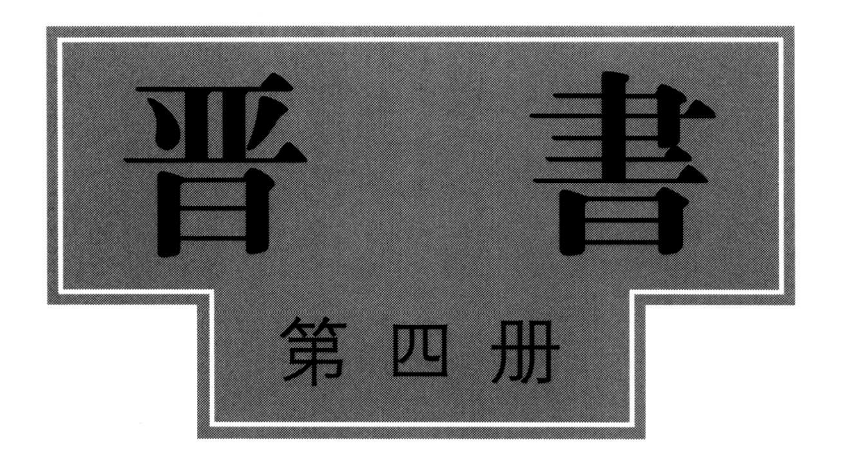



晉　書
第四册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 晋書

第四册

主　　編　許嘉璐
副 主 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許嘉璐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晉書/許嘉璐分史主編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76-8

I.晉… II.許… III.①中國-古代史-兩晉時
代-紀傳體②晉書-譯文 IV.K237.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52630 號

二十四史全譯

# 晉　書

(全四册)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許嘉璐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　刷**　上海中華印刷有限公司
**規　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175.25　字數 4,374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76-8/K・79
**定　價**　全套 88 册　12 000 圓
《晉書》4 册　555 圓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係。　T:62662100

# 二十四史全譯

書名題簽　江澤民

本書列入

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兹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璽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禕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晉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吴大逵　吴洪澤　吴　鷗　余光煜　余和祥
余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茜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毓珹　凌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金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樸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聲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羿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艷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艷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湜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茶英
彭久安　黄永年　黄壽成　黄鳳顯　黄　毅　黄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艷艷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崢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衛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隄　趙愼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閻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55 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閱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别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 1027 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幚"、"幇"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畂"、"畮"、"畆"、"𤰝"、"畒"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 784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76%。一般情况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决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辫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贓(《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哲"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踐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别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敺”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 243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内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況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況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䯊髀) 缶(缻) 黎(莉) 禪(禫)
辯(辯辯辯) 蓋(葢) 贅(贅贅) 善(譱)
飆(飈飈) 剛(罡) 料(粁) 觴(醻)
餅(餅) 詬(詢) 躪(躝) 舐(舐)
豺(犲) 轂(轂) 櫺(櫺) 疏(踈疏)
躔(躔) 罐(䍟) 騮(駵駠) 搜(挍)
諂(讇) 駭(駴) 攣(攣) 髓(髓)
嘲(謿) 侯(矦) 裸(羸) 鎖(鏁)
齔(齓) 齏(韲) 美(媺) 踏(蹹蹋)
弛(弛) 羈(覊) 滅(威) 柝(榜橐櫜)
欻(欻) 悸(痵) 秣(餘) 蜿(蝅)
垂(烝垂) 奸(姧) 粦(鏊) 腕(掔)
齪(齱) 殲(殲) 腦(膸) 尪(尫尫)
瓷(甆) 韉(韉) 旆(旆) 誤(悞)
蹵(蹴) 剿(剿) 篷(篷) 舄(舄)
啖(噉) 秸(稭) 睥(睤) 隙(隟隙)
島(隝) 截(㦸) 媲(媲) 溆(漵)
登(豋) 賮(賮賮) 撇(撆) 璇(琁)
鐙(鞜) 鯨(鱷) 愆(僁僁僁) 燕(鷰)
貂(鼦) 鞠(鞫) 鍥(㓞) 腰(署)
斗(㪷) 絶(㡭) 煢(焭) 燁(爗)
陡(陡) 誑(誆) 蛆(胆) 曄(曅)
扼(扼) 框(閆) 麯(麴) 彝(彞)
愕(愕) 髡(髨) 紝(絍) 癰(癕)
鋒(鏠鋒) 攬(擥擥) 穤(穤) 禹(禽)
蜂(蠭) 雷(靁) 潸(潸) 輿(轝)

| 籲(龥) | 燥(熮) | 煮(鬻) | 棕(椶) |
| --- | --- | --- | --- |
| 鳶(鳶) | 瀦(豬) | 裝(裘) | 菹(葅) |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虚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閱讀時不産生歧意。如:"耼"、"聃"統一爲"聃","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鼂錯"、"鼌錯"統一爲"鼂錯"。地名中的"涼"、"況"、"峯"、"兗"等字,則均改爲"凉"、"况"、"峰"、"兖"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第"(《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第"一詞,據文意"第"當爲"笫"之訛,故校改爲"笫"。

"設爼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爼"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1964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説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别,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 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況。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況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 1003 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衹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衹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衹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 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衹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決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内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標題的文字内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内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删,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祇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内分段内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閲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 《晋書》全譯出版説明

《晋書》是唐代一部大型的官修正史。全書一百三十卷，其中帝紀十卷，志二十卷，列傳七十卷，載記三十卷，記載整個晋朝從泰始元年(265)至元熙二年(420)共156年的史事，並追敘晋室先世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在東漢末年和曹魏時期的活動，還包括與東晋并存的五胡十六國的史事。《晋書》由房玄齡監修，通常署爲房玄齡等人撰。唐太宗李世民曾經爲晋宣帝、武帝兩篇本紀和陸機、王羲之兩篇列傳寫後論，《晋書》曾一度被題爲“御撰”。

唐高祖李淵於武德五年(622)採納起居舍人令狐德棻的建議，詔修齊、梁、陳、北魏、北周、隋六代史。由於種種原因，這次修史工作没有結果。唐太宗貞觀三年(629)，重詔繼續修北周、北齊、梁、陳、隋五代史，秘書監魏徵與尚書左僕射房玄齡監修，貞觀十年，五書修成，統稱“五代史”。貞觀二十年(646)，又開局重修晋史。

晋是繼東漢之後，結束三國鼎立，開創統一局面的重要王朝。它立國不久，便在統治者内部鬬争和少數民族首領挑起的動亂中迅速衰敗下去。晋及其以後五代的史官學者，曾以不同方式記載有晋一代歷史，到唐初修史時尚存“十八家晋史”，但内容很不完整。其如陸機的《晋紀》、干寶的《晋紀》、習鑿齒的《漢晋陽秋》、王隱、虞預、朱鳳和謝沈等人的《晋書》、何法盛的《晋中興書》、鄧粲的《晋紀》、孫盛的《晋陽秋》、王韶之的《晋紀》、檀道鸞的《續晋陽秋》、郭季産的《續晋紀》都詳記東晋，或兼記二代而不全面。其中沈約的《晋書》有一百多卷，可惜亡佚不傳。衹有臧榮緒《晋書》“括東西晋爲一書，紀、志、傳百一十卷”，内容完整。唐修《晋書》即以其爲藍本。另外，晋代每一帝都有《起居注》；同時還有十六國國史，這些都是撰寫晋代史的第一手史料。

《新唐書・藝文志》所列的《晋書》修撰名單中有二十一人，分别是：房玄齡、褚遂良、許敬宗、來濟、陸元仕、劉子翼、令狐德棻、李義府、薛元超、上官儀、崔行功、李淳風、辛丘馭、劉引之、陽仁卿、李延壽、張文恭、敬播、李安期、李懷儼、趙弘智。有人説于志寧、孔穎達、盧承基也參加了編修，加上唐太宗李世民，有姓名可考者一共二十五人。

《晋書》帝紀以記帝王，列傳記大臣，載記記“五胡十六國”，都是先寫内容，後加史評。

帝紀，分别記載西晋四帝，東晋十一帝，共十五個帝王，故多有合紀的現象。其中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三人，終生没有稱帝，但是晋朝江山的奠定者，所以爲之立帝紀。這三人的帝紀在寫法上還是列傳的寫法，衹述個人事跡，用的也是曹魏的年號。

志，分天文、地理、律曆、禮、樂、職官、輿服、食貨、五行、刑法，系統地論述有晋一朝典章制度的重要史事及其發展過程。它的内容並不限於兩晋，上溯到曹魏，甚至東漢，從而彌補

了《三國志》有"傳"無"志"的缺陷。因此鄭樵評論說:"本末兼明,惟《晋志》可以無憾。"《晋書》各志在立目上都是承襲以前的正史,没有創新。

列傳可分專傳、合傳、類傳、民族傳四種。這些傳記雖不是類傳,却以類相從。重視政治人物,是《晋書》列傳的一大特點,把重要的大臣都單獨立傳,没有放在類傳中。

載記,又被稱作"霸史"。記述與東晋并列的北方十六國政權。他們是南遷中原的少數民族,處於中土却不受晋朝封爵,有自己的國號、年號和文武百官,其軍事實力有的足以與東晋抗衡。因此唐修《晋書》繼承了東漢人所撰的《東觀漢記》中"載記"的體例,既以晋爲正統,又承認十六國的獨立地位,一一備載。在寫法上根據國别分别記述,仍然用個人傳記的形式。紀年一概用晋朝的年號,便於與晋朝相比較。由於西涼和前涼"奉晋正朔",接受晋朝的封爵,這兩國歸入《諸臣列傳》中,載記中衹剩下十四國。

唐修《晋書》具有如下優點:

一、内容完整。在時間上包括西晋、東晋,甚至把敍事的起點上溯到司馬懿,讓讀者瞭解到司馬氏創建政權的全過程。在地域上包括晋朝和"十六國",即使在東晋諸帝的帝紀中,也記載"十六國"發生的軍國大事。

二、體例完備。帝紀、志書、列傳、載記四種體例,全部具備。

三、内容豐富。它是在"十八家晋書"、《十六國春秋》的基礎上寫成的,又補充了起居注、晋朝文集等史料,不但本朝史料豐富,同時彌補了前朝史書的諸多不足。

四、列傳有很高的文學性,許多篇章敍事有條不紊,刻畫人物則形神畢備。

五、史論頗多精闢的見解。爲了對晋朝的治亂興衰作一總結,吸取晋朝滅亡的教訓,唐太宗李世民親自爲《宣帝紀》、《武帝紀》寫史論。如對於司馬炎的弊政誤國,李世民説他"居治而忘危","以新集易動之基,而無久安難拔之慮",終於把西晋引向滅亡。《帝紀》篇末對西晋的盛衰從政治、經濟、道德、風俗等各方面進行分析,鞭辟入裏,讓人嘆服。

唐修《晋書》的不足之處在於:

一、有"爲長者諱"的現象,對於一個人的缺點在本傳中不寫,而寫在相關人員的傳記裏。

二、少數地方前後矛盾,失去照應。如《馮紞傳》説"兄恢,自有傳",《殷顗傳》説"弟仲文、叔獻分别有傳",而實際上《晋書》没有《馮恢傳》和《殷叔獻傳》。《李重傳》説"重議之,見《百官志》。"其實《晋書》没有《百官志》,衹有《職官志》,其中不載李重所議之事,從歷史編纂學上看,這些都是嚴重缺陷。

三、有些篇章份量不足。如《食貨志》衹有一卷,明顯不够份量。而且許多在列傳中談到的,如力役創度、水利建設、紡織業的發展、商業的發展等内容,在《食貨志》都没有加以總結。另如"九品中正制"是晋朝延襲曹魏的一項重要職官制度,《職官志》隻字未提。

四、列傳的編次也不盡合理。

《晋書》修成後,在近四百年的時間内依手抄流傳,直到北宋中期雕刻"十七史"時,纔印刷出版,這就是"宋本",現已殘缺不全。元代有大德年間九路儒學刻本,明代有南京國子監和北京國子監各自雕刻的"二十一史"本、吴管西爽堂刻本、周若年刊本、毛晋汲古閣"十七史"本;清代有武英殿刻本、金陵書局仿明汲古閣本、上海同文書局石印本,民國有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的"百衲本"。《晋書》的通行本是 1974 年出版的中華書局標點本,它以金陵書局本爲底本,與百衲本、武英殿本互校,並參考上述諸本異同,擇善而從。

全譯本所録原文是以百衲本爲底本,以中華書局本、殿本爲參校本。原文的古字、異體字,根據國家語委文字改革的規定進行了逐一辨析,做了一些統一工作。另外,三本中殿本和中華本有文内標題,本書的文内標題是參考了兩本的文内標題形式及文前的目録所加。

《晉書》全譯主編:許嘉璐。譯者:朱瑞平、張和生、易敏、李林、張猛、周信炎、郭樹羣、漆永祥、黄鳳顯、朱玫、王清淮、李培芬。

# 晋書目録

## 第一册

## 第二册

## 第三册

第四册

# 晋書卷九十四

## 列傳第六十四

### 隱　逸

若夫穹昊垂景，少微以躔其次；《文》《繫》探幽，貞遁以成其象。故有避於言色，其道聞乎孔公；驕乎富貴，厥義詳於孫子。是以處柔伊存，有生之恒性；在盈斯害，惟神之常道。古先智士體其若兹，介焉超俗，浩然養素，藏聲江海之上，卷迹囂氛之表，漱流而激其清，寢巢而韜其耀，良畫以符其志，絶機以虚其心。玉輝冰潔，川渟岳峙，修至樂之道，固無疆之休，長往邈而不追，安排窅而無悶，修身自保，悔吝弗生，詩人《考槃》之歌，抑在兹矣。至於體天作制之後，訟息刑清之時，尚乃仄席幽貞以康神化，徵聘之禮賁於岩穴，玉帛之贄委於窐衡，故《月令》曰"季春之月聘名士，禮賢者"，斯之謂歟！

昊天顯示徵象，處士星按照它的軌迹運行；《文》、《繫》探求幽隱，潔身隱退以合其象。所以要注意言語神情，這道理可以從孔公那裏聽到；面對富貴傲然獨立，這義理可以從孫子那裏詳知。所以處於柔弱而得以存身，這是有生的平常之性；處於盈足就有損害，這是神靈的常道。古代的明智之士深明於此，耿直超俗，涵養他浩然的素性，把聲迹隱藏在江海之上，塵囂之外，用河水漱口來激發自己的情操，卧眠於巢臼以藏匿自己的光彩，用高明的謀劃來符合他的志向，斷絶俗緣來使其心靈虚空。品格的高尚像玉那樣光彩，像冰那樣潔白，凝重莊嚴就像静止的淵潭，像矗立的高山，修習至樂的道行，鞏固無盡的美善，長遠前行雖遥遠却不追逐，安排雖深幽却不煩悶，修身自保，没有悔恨，詩人《考槃》這首詩歌，説的就是這樣。至於依據天命制定制度之後，訴訟止息刑罰清明的時候，還是側身居於幽静來弘揚神化，徵聘的禮儀炫耀在山岩洞穴中，玉帛這樣的禮物送到了窐竇衡門裏，所以《月令》説"暮春之月聘名士，禮遇賢人"，説的就是這個吧！

自典午運開，旁求隱逸，譙元彦之杜絶人事，江思悛之嘯咏林藪，峻其貞白之軌，成其出塵之迹，雖不應其嘉招，亦足激其貪競。今美其高尚之德，綴集於篇。

自從司馬氏擁有天下，就廣泛訪求隱逸之士，譙元彦的杜絶人事，江思悛的在山林水澤之間唱歌長嘯，更遵守正直清廉的原則，成就他們超出世俗的事迹，雖然不響應朝廷美好的徵召，也足以阻遏貪婪競進。現在贊美他們高尚的德行，編集在本書。

##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爲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一弦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時時游人間，所經家或設衣食者，一無所辭，去皆捨棄。嘗住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亦不應。

孫登字公和，是汲郡共人。他没有家屬，在郡裏的北山上挖了個土穴居住，夏天就用草編成衣服穿，冬天就披頭散髮覆蓋住自己。喜歡讀《易經》，撫彈一弦琴，見到他的人都親近喜歡他。孫登生性不發怒，有人把他扔到水中，想看他生氣的樣子，孫登從水中上來，接着就大笑。時常在社會上游蕩，所經過的人家有的給他酒食和衣物，孫登全都不推辭，離開後就捨棄了。曾經居住在宜陽山，有個燒炭人見到他，知道他不是個平常人，和他説話，他也不回答。

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嵇康又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每嘆息。將别，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 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乃作《幽憤詩》曰："昔慚柳下，今愧孫登。"或謂登以魏晋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嘿者也。竟不知所終。

文帝聽到孫登的消息，就派阮籍去察看，阮籍見到孫登後，和他説話，孫登也不答應。嵇康又跟孫登交游了三年，問孫登需要什麽，孫登始終不回答，嵇康爲此經常嘆氣。即將分别時，嵇康對孫登説："先生最終無話可説嗎?"孫登這纔説道："你知道火嗎? 火一點燃就有光，而不用它的光，最終在於用其光。人生下來就有才能，而不用他的才能，最終在於能用其才能。所以要用光在於得到柴火，用以保持它的光明；要用才能在於認識其真實，用以保全其性命。現在你才能多而見識少，在這個世上是難以避免災禍的了！你没有想辦法嗎?"嵇康不能采納這些話，果然遭到非命，他於是寫了《幽憤詩》説道："我愧對從前的柳下惠，羞對現在的孫登。"有人説孫登是因爲魏、晋交替之際，容易被人嫌疑，所以纔沉默的。最終不知道他的去向。

## 董京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也。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而行，逍遥吟咏，常宿白社中。時乞於市，得殘碎繒絮，結以自覆，全帛佳綿則不肯受。或見推排駡辱，曾無怒色。

董京字威輦，不知道是何郡人。最初和隴西計吏一起到達洛陽，披頭散髮走在路上，逍遥自在地吟唱，經常止宿在白社裏。有時在市肆上行乞，得到一些殘碎的繒帛粗絮，就連結起來遮蓋身體，如果别人施捨好的帛綿，他就不願意接受。有時被人推攘辱駡，董京從來也没有憤怒的神色。

孫楚時爲著作郎，數就社中與語，遂載與俱歸，京不肯坐。楚乃貽之書，勸以今堯舜之世，胡爲懷道迷邦。京答之以詩曰："周道斁兮頌

孫楚當時是著作郎，多次到社裏來和董京交談，於是就用自己的車子載董京一起回去，董京不肯坐車。孫楚就贈給董京書籍，規勸他説現在是堯舜那樣的盛世，爲什麽擁有才學却不出來

聲没，夏政衰兮五常汨。便便君子，顧望而逝，洋洋乎滿目，而作者七。豈不樂天地之化也？哀哉乎時之不可與，對之以獨處。無娱我以爲歡，清流可飲，至道可餐，何爲栖栖，自使疲單？魚懸獸檻，鄙夫知之。夫古之至人，藏器於靈，緼袍不能令暖，軒冕不能令榮；動如川之流，静如川之渟。鸚鵡能言，泗濱浮磬，衆人所玩，豈合物情！玄鳥紆幕，而不被害？鴟隼遠巢，咸以欲死。眄彼梁魚，逡巡倒尾，沈吟不决，忽焉失水。嗟乎！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悟；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焉知不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窺我，顰顣而去。萬物皆賤，惟人爲貴，動以九州爲狹，静以環堵爲大。”

做官呢。董京用一首詩來回答孫楚説：“周道衰敗啊頌聲消失，夏政衰落啊五常亂。明於辭令的君子，回頭望時已消失，眼前可見很多，而作者有七。難道不喜歡天地的教化嗎？哀傷時世不可隨從，用獨處來應對。不要讓我娱樂使我高興，清澈的流水可以喝，至高的道可以當飯吃，爲什麽要忙忙碌碌，使自己疲憊不堪呢？魚被釣起野獸被圈檻，其結果是連鄙陋淺薄的人都知道的。那些古代的聖人，收斂才幹在神靈之中，緼袍不能讓他感到温暖，軒車冕服不能讓他感到榮光；動起來就像河水流淌，静下來就像河水止息。鸚鵡能够説話，泗水岸邊露出可以作磬的石頭，這是大家所玩的，但是，難道這符合情理嗎！燕子環繞帷幕，能够不遭到傷害嗎？鴟鷹遠離巢穴，都是因爲想死去。河梁下的魚，徘徊翻尾，沉吟不决，忽然之間就没有了水。唉呀！魚和鳥相同，萬世還不醒悟；以我察看，纔明白它的緣故。怎麽能知道没有通達知命的人，含有氣度，也將會在看到我這個樣子以後，皺着眉頭離開。萬物都卑賤，衹有人是尊貴的，動起來覺得九州都很狹小，静下來覺得四堵墻之内也大得很。”

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於其所寢處惟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其一曰：“乾道剛簡，坤體敦密，茫茫太素，是則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質，悠悠世目，孰知其實！逝將去此至虚，歸我自然之室。”又曰：“孔子不遇，時彼感麟。麟乎麟！胡不遁世以存真？”

數年以後，董京悄悄地離開，不知道他到了哪裏，在他睡覺的地方留有一棵石竹子和二首詩。其中的一首寫道：“乾道堅强樸直，坤體敦厚詳密，茫茫的太素啊，我要去效法和遵循。末世流散，用文采來代替質樸，悠悠的世代之相，誰知道它的實際情形！我將要離開這最爲空虚的地方，回到我那自然的天地裏去。”又寫道：“孔子没有趕上好時世，時常感慨麒麟的出現。麒麟啊麒麟，爲什麽不逃避時世以保存真性？”

## 夏統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也。幼孤貧，養親以孝聞，睦於兄弟，每采梠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螊蛦以資養。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謂之曰：“卿清亮質直，可作郡綱紀，與府朝接，自當顯至，如何甘辛苦於山林，畢性命於海濱也！”統悖然作色曰：“諸君待我乃至此乎！

夏統字仲御，是會稽永興人。幼年喪父，生活貧困，奉養母親以孝敬聞名，和弟兄們和睦相處，夏統經常靠采集野生穀物爲食，早出晚歸，有時到海邊去，用捕取蛤類和小蟹等來作爲食物。夏統平素擅長談論，他的宗族勸他出仕，對他説：“你清亮正直，可以做郡主簿，和府朝裏的人交接，顯貴就會到來，爲什麽要甘心在山林中艱辛勞苦，在海濱上耗盡一生呢！”夏統勃

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代，念與屈生同污共泥；若污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曲意於郡府之間乎！聞君之談，不覺寒毛盡戴，白汗四匝，顔如渥丹，心熱如炭，舌縮口張，兩耳壁塞也。”言者大慚。統自此遂不與宗族相見。

然大怒説：“各位竟然這樣地對待我嗎！假使我夏統遇上太平時世，就會和輔佐的大臣們品評和議論進退；遇上亂世，就想和屈生一樣同處污穢之間；如果處在時世的盛衰之間，自會像長沮、桀溺一樣耦耕度日，豈能在郡府之間辱没自身，委曲自己的内心去奉承别人呢！聽到各位的話，令人不覺寒毛全都竪起來，冷汗布滿全身，臉色像朱砂那麼紅，内心發熱像炭一樣，張口結舌，兩耳閉塞。”勸説他的人非常羞愧。夏統從此不和宗族人相見。

會母疾，統侍醫藥，宗親因得見之。其從父敬寧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二人，并有國色，莊服甚麗，善歌儛，又能隱形匿影。甲夜之初，撞鐘擊鼓，間以絲竹，丹、珠乃拔刀破舌，吞刀吐火，雲霧杳冥，流光電發。統諸從兄弟欲往觀之，難統，於是共紿之曰：“從父間疾病得瘳，大小以爲喜慶，欲因其祭祀，并往賀之，卿可俱行乎?”統從之。入門，忽見丹、珠在中庭，輕步佪儛，靈談鬼笑，飛觸挑柈，酬酢翩翻。統驚愕而走，不由門，破藩直出。歸責諸人曰：“昔淫亂之俗興，衛文公爲之悲惋；螮蝀之氣見，君子尚不敢指；季桓納齊女，仲尼載馳而退；子路見夏南，憤恚而忼愾。吾常恨不得頓叔向之頭，陷華父之眼。奈何諸君迎此妖物，夜與游戲，放傲逸之情，縱奢淫之行，亂男女之禮，破貞高之節，何也?”遂隱床上，被髮而卧，不復言。衆親踧踖，即退遣丹、珠，各各分散。

適逢母親患病，夏統侍奉母親治病吃藥，宗親因此能見到他。夏統的叔父夏敬寧祭祀先輩，接來了女巫章丹、陳珠二人，這兩個人容貌都非常美，服裝很華麗，擅長歌舞，又能隱身藏影。初更時分，就撞鐘擊鼓，中間還夾雜着奏樂，章丹、陳珠就拔出刀來割破舌頭，吞食刀吐出火，雲遮霧罩，電光飛閃。夏統的各個堂兄弟都想去觀看，害怕夏統拒絶，就串通起來欺騙夏統説：“叔父最近疾病好轉，家裏大大小小都認爲是喜慶的事，想趁着祭祀，一起去慶賀，你能和我們一起去嗎?”夏統答應了他們。一進門内，忽然見到章丹、陳珠在中庭裏，用輕快的步子跳舞，像鬼怪一樣説話發笑，飛舞觸碰托舉的盤子，賓主敬酒上下閃動。夏統驚愕地跑開了，不從大門而是撞破了籬笆直衝出去。回家以後，責駡衆人説：“從前淫亂的風俗剛興起，衛文公爲之悲傷嘆息；彩虹的雲氣出現，君子尚且不敢用手指；季桓娶納齊女，仲尼坐上車子退出來；子路見到夏南，憤怒而慷慨。我常常悔恨不能够叩擊叔向的頭，摳華父的眼。爲什麼各位要接來這兩個妖物，和她們在晚上游樂嬉戲，放任傲慢不羈的情懷，恣縱驕奢淫逸的行爲，擾亂男女之間的禮節，破壞正直清高的節操，爲什麼呢?”接着就靠在床上，披散着頭髮躺下，不再説話。衆位宗親都局促不安，就送走了章丹、陳珠，各各分散。

後其母病篤，乃詣洛市藥。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已下并至浮橋，士女駢填，車服燭路。統時在船中曝所

後來夏統的母親病重，他就到洛陽去買藥。碰巧是三月三日上巳節，洛陽裏王公以下的人全都來到浮橋上，男男女女一個挨着一個，車馬服

市藥，諸貴人車乘來者如雲，統并不之顧。太尉賈充怪而問之，統初不應，重問，乃徐答曰："會稽夏仲御也。"充使問其土地風俗，統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黄公之高節。"又問："卿居海濱，頗能隨水戲乎?"答曰："可。"統乃操柂正櫓，折旋中流，初作鯔鯸躍，後作鯆鯙引，飛鷁首，掇獸尾，奮長梢而船直逝者三焉。於是風波振駭，雲霧杳冥，俄而白魚跳入船者有八九。觀者皆悚遽，充心尤異之，乃更就船與語，其應如響，欲使之仕，即俯而不答。充又謂曰："昔堯亦歌，舜亦歌，子與人歌而善，必反而後和之，明先聖前哲無不盡歌。卿頗能作卿土地間曲乎?"統曰："先公惟寓稽山，朝會萬國，授化鄙邦，崩殂而葬。恩澤雲布，聖化猶存，百姓感咏，遂作《慕歌》。又孝女曹娥，年甫十四，貞順之德過越梁宋，其父墮江不得尸，娥仰天哀號，中流悲嘆，便投水而死，父子喪尸，後乃俱出，國人哀其孝義，爲歌《河女》之章。伍子胥諫吴王，言不納用，見戮投海，國人痛其忠烈，爲作《小海唱》。今欲歌之。"衆人僉曰："善。"統於是以足叩船，引聲喉囀，清激慷慨，大風應至，含水嗽天，雲雨響集，叱咤歡呼，雷電晝冥，集氣長嘯，沙塵烟起。王公已下皆恐，止之乃已。諸人顧相謂曰："若不游洛水，安見是人！聽《慕歌》之聲，便彷彿見大禹之容。聞《河女》之音，不覺涕淚交流，即謂伯姬高行在目前也。聆《小海》之唱，謂子胥、屈平立吾左右矣。"充欲耀以文武鹵簿，覬其來觀，因而謝之，遂命建朱旗，舉幡校，分羽騎爲隊，軍

飾光耀道路。夏統當時在船中曬他所買的藥，各個貴人車馬來來往往的極爲衆多，夏統看都不看他們一眼。太尉賈充覺得奇怪，就問他是誰，夏統開始不答話，再問時，纔慢慢回答説："會稽夏仲御。"賈充讓人問他會嵇的風土人情，夏統説："當地的百姓循規蹈矩，還有大禹的遺風，太伯的節義禮讓，嚴遵的高尚之志，黄公的高風亮節。"又問道："你住在海邊，很會隨水戲嬉嗎?"夏統回答説："會。"於是就操起船舵擺正船櫓，在河中間盤旋往復，先表演鯔鯸躍，後表演鯆鯙引，飛揚船頭，回轉船尾，有多次揮起長梢船就直往前衝。於是就像是風波震驚，雲霧昏暗，突然有八九條白魚跳進船裏。觀看的人都很吃驚，賈充心裏尤其驚異，就又靠近他的船和他談話，夏統對所有問題都能即刻回答上來，賈充想讓他當官，他就低頭不説話。賈充又對他説："從前堯也歌唱，舜也歌唱，你和衆人唱歌唱得很精彩，大家定會返過來應和，先前的聖哲們没有不盡情歡歌的。你能唱一些你家鄉的地方歌謡嗎?"夏統説："先公寓居在稽山，就讓各國來朝見，傳授教化偏僻之國，死後安葬在那裏。恩澤廣泛地播布，聖人的教化還保存，百姓感恩歌咏，於是作《慕歌》。又有孝女曹娥，年僅十四歲，純貞孝順的德行超過了梁宋，她父親掉進江裏，找不到尸首，曹娥仰天號哭，十分悲傷，就投水而死，父女倆都不見了尸體，後來纔一起浮出來，國人哀憐她的孝義，爲她咏唱《河女》的篇章。伍子胥規諫吴王，意見不被采納，被殺死扔到海裏，國人哀痛他的忠烈，爲他作了《小海唱》。現在我想唱一唱這幾首歌。"大家都説："好。"夏統便用脚敲船，放聲高歌，歌聲激揚慷慨，大風應聲吹來，捲起水揚散到天空，雲雨接着集合，叱咤歡呼，雷電大作，白日昏暗，集氣長嘯，沙塵像烟霧揚起。王公以下的人都很害怕，阻止夏統，夏統纔停止歌唱。大家互相談論説："如果不到洛水來游玩，怎麽能見到這樣的人！聽到《慕歌》的聲音，就彷彿看到大禹的容顔。聽到《河女》的聲音，就禁不住淚流滿面，覺得伯姬的高尚操行就在眼前。聆聽《小海唱》，

伍肅然。須臾，鼓吹亂作，胡葭長鳴，車乘紛錯，縱橫馳道，又使妓女之徒服袿襡，炫金翠，繞其船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等各散曰："此吴兒是木人石心也。"統歸會稽，竟不知所終。

認爲伍子胥、屈原就站在身邊了。"賈充想向夏統炫耀他的文武儀仗隊，希望夏統前來觀看，趁機答謝他，就命令打起朱旗，推舉掌管旗幟的校尉，按羽旗分成隊列，隊伍很是整肅。不一會兒，鼓吹同時奏響，胡笳長鳴，車馬紛紛出動，在大道上縱橫馳騁，又命令藝妓們穿上袿襡，顯露出金翠之飾，繞着夏統的船轉了三圈。夏統端坐如故，好像什麼也没有聽到。賈充等人各自散去後説："這個吴兒真是個木人石心啊。"夏統回會稽，最後不知下落。

## 朱冲

朱冲字巨容，南安人也。少有至行，閑静寡欲，好學而貧，常以耕藝爲事。鄰人失犢，認冲犢以歸，後得犢於林下，大慚，以犢還冲，冲竟不受。有牛犯其禾稼，冲屢持芻送牛而無恨色。主愧之，乃不復爲暴。

朱冲字巨容，是南安人。少年時就有很高的德行，嫻静寡欲，喜歡讀書但是家境貧寒，常常耕種田地。鄰居丢了牛犢，就把朱冲的牛犢當成自己的領了回來，後來在樹林下見到了自己的牛犢，非常慚愧，把牛犢歸還朱冲，朱冲却不接受。有牛吃朱冲的莊稼，朱冲多次拿着草料把牛送回去，臉上没有怨恨的神色。牛的主人對此很慚愧，不再讓牛去吃莊稼。

咸寧四年，詔補博士，冲稱疾不應。尋又詔曰："東宫官屬亦宜得履蹈至行、敦悦典籍者，其以冲爲太子右庶子。"冲每聞徵書至，輒逃入深山，時人以爲梁管之流。冲居近夷俗，羌戎奉之若君，冲亦以禮讓爲訓，邑里化之，路不拾遺，村無凶人，毒蟲猛獸皆不爲害。卒以壽終。

咸寧四年，下詔讓朱冲補博士，朱冲稱病不接受。不久後又下詔説："東宫的屬吏也應該找那些德行高尚、尊崇愛好經典文籍的人，就讓朱冲擔任太子右庶子吧。"朱冲每次聽到徵召的文書來，總是逃進深山裏，當時的人們認爲他是梁父、管仲一流的人物。朱冲居住在鄰近夷人的地方，羌戎奉侍他就像是君父，朱冲也用禮讓之義訓導他們，鄉里都蒙受了他的教化，路不拾遺，村裏没有凶暴的人，毒蟲猛獸都不來作惡。最後得以壽終正寢。

## 范粲

范粲字承明，陳留外黄人，漢萊蕪長丹之孫也。粲高亮貞正，有丹風，而博涉强記，學皆可師，遠近請益者甚衆，性不矜莊，而見之皆肅如也。魏時州府交辟，皆無所就。久之，乃應命爲治中，轉别駕，辟太尉掾、尚書郎，出爲征西司馬，所歷職皆有聲稱。

范粲字承明，是陳留外黄人，漢朝萊蕪長范丹的孫子。范粲高潔忠誠正直，有范丹的遺風，而又博學强記，他的學問都可以作老師，遠近有很多人向他請教，范粲生性不端莊持重，但是見到他的人都非常恭敬。魏時州府交相徵召他，全都不赴任。時間長了，纔接受了治中一職，轉任别駕，徵召爲太尉掾、尚書郎，出任征西司馬，經歷的官任都有好名聲。

及宣帝輔政，遷武威太守。到

到了宣帝輔佐國政，范粲升任武威太守。到

郡，選良吏，立學校，勸農桑。是時戎夷頗侵疆埸，粲明設防備，敵不敢犯，西域流通，無烽燧之警。又郡壤富實，珍玩充積，粲檢制之，息其華侈。以母老罷官。郡既接近寇戎，粲以重鎮輒去職，朝廷尤之，左遷樂涫令。

郡裏後，選授良吏，建立學校，勸勉農桑生産。當時戎夷都侵犯邊境，范粲設置防備，敵人不敢侵犯，西域暢通，没有了打仗的警報。武威郡又富庶，珍奇玩賞物品很多，范粲加以約束，制止奢華。因爲母親年老而離職。武威郡接近寇戎，范粲守重鎮却總是擅離職守，朝廷責怪他，降職爲樂涫令。

頃之，轉太宰從事中郎。遭母憂，以至孝稱。服闋，復爲太宰中郎。齊王芳被廢，遷于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慟左右。時景帝輔政，召群官會議，粲又不到，朝廷以其時望，優容之。粲又稱疾，闔門不出。於是特詔爲侍中，持節使於雍州。粲因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恒侍左右，至有婚宦大事，輒密諮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旨。

不久，范粲轉任太宰從事中郎。遭逢母喪，以至孝著稱。服喪完畢以後，又任太宰中郎。齊王曹芳被廢黜，遷居金墉城，范粲穿着白衣服給他送行，哀慟感人。當時景帝輔佐國政，召集百官共同議事，范粲又不到會，朝廷因爲他是有威望的人，寬免了他。范粲又稱病，閉門不出。於是朝廷特詔任他爲侍中，持節出使雍州。范粲便假裝癲狂不説話，就在乘坐的車子上睡覺，脚不下地。他的兒子孫子一直服侍在身邊，到了有婚姻或仕宦的大事時，就秘密地去徵詢他。如果合意，范粲的臉色没有什麽變化，如果不合意，就睡覺都不安穩，他妻子兒女因此能懂得他的心志。

武帝踐阼，泰始中，粲同郡孫和時爲太子中庶子，表薦粲，稱其操行高潔，久嬰疾病，可使郡縣輿致京師，加以聖恩，賜其醫藥，若遂瘳除，必有益於政。乃詔郡縣給醫藥，又以二千石禄養病，歲以爲常，加賜帛百匹。子喬以父疾篤，辭不敢受，詔不許。以太康六年卒，時年八十四，不言三十六載，終於所寢之車。長子喬。

晋武帝即位，泰始年間，范粲的同郡人孫和當時任太子中庶子，上表舉薦范粲，稱揚范粲操行高潔，早就患了病，可讓郡縣用車把他送到京師，施加聖上的恩典，賞賜他醫藥，如果能成功地治愈他的病，一定會對政事有所補益。武帝下詔讓郡縣供給醫藥，又用二千石的俸禄供給他養病，每年都是這樣，又加賜一百匹帛。他兒子范喬因爲父親病重，推辭不敢接受，皇帝下詔不讓推辭。范粲於太康六年去世，享年八十四歲，有三十六年没説過話，死在他睡覺的車子上。他的長子范喬。

## 范喬

喬字伯孫。年二歲時，祖馨臨終，撫喬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執硯涕泣。九歲請學，在同輩之中，言無媟辭。弱冠，受業於樂安蔣國明。濟陰劉公榮有知人之鑒，見喬，深相器重。友人劉彦秋夙有聲

范喬字伯孫。二歲時，祖父范馨臨終撫摸着范喬的頭説："遺憾的是看不到你長成人了！"就把自己使用的硯臺給了范喬。到了范喬五歲時，他的祖母把這件事告訴了他，范喬就拿着硯臺哭泣。九歲時請人教學，在同一批人之中，説話没有不恭敬的辭句。二十歲時，隨從樂安蔣國明受業。濟陰人劉公榮有洞察人的明鑒，見到范

譽，嘗謂人曰："范伯孫體應純和，理思周密，吾每欲錯其一事而終不能。"光禄大夫李銓嘗論楊雄才學優於劉向，喬以爲向定一代之書，正群籍之篇，使雄當之，故非所長，遂著《劉楊優劣論》，文多不載。

喬，非常器重他。范喬的友人劉彦秋早年就有聲譽，曾經對别人說："范伯孫稟性純正寬和，思維很周密，我經常想攪亂他的一件事但却始終做不到。"光禄大夫李銓曾經論述楊雄的才學優於劉向，范喬認爲劉向編定一代的書籍，訂正了典籍篇章，假使讓楊雄來擔當，不是他所擅長的，於是著述了《劉楊優劣論》，文章太長不載録。

喬好學不倦。父粲陽狂不言，喬與二弟并棄學業，絶人事，侍疾家庭，至粲没，足不出邑里。司隸校尉劉毅嘗抗論於朝廷曰："使范武威疾若不篤，是爲伯夷、叔齊復存於今。如其信篤，益是聖主所宜哀矜。其子久侍父疾，名德著茂，不加敘用，深爲朝廷惜遺賢之譏也。"元康中，詔求廉讓冲退履道寒素者，不計資，以參選敘。尚書郎王琨乃薦喬曰："喬稟德真粹，立操高潔，儒學精深，含章内奥，安貧樂道，栖志窮巷，簞瓢咏業，長而彌堅，誠當今之寒素，著厲俗之清彦。"時張華領司徒，天下所舉凡十七人，於喬特發優論。又吏部郎郗隆亦思求海内幽遁之士，喬供養衡門，至於白首，於是除樂安令。辭疾不拜。喬凡一舉孝廉，八薦公府，再舉清白異行，又舉寒素，一無所就。

范喬好學不倦。他父親范粲佯裝癲狂不説話後，范喬和兩位弟弟一起捨棄學業，斷絶與人交往，在家裏侍奉父親，直到范粲去世，范喬從没有走出鄉外。司隸校尉劉毅曾經在朝廷直言陳詞説："假使范武威病情不嚴重，這就是伯夷、叔齊又重現於今天。如果病情確實嚴重，就更是聖明的君主所應該哀憐的。他兒子長久侍奉父親治病，名聲德行都著名，竟然不加以録用，我深爲朝廷被譏笑爲遺棄賢人而嘆惜。"元康年間，皇帝下詔訪求清廉謙虚遵循道義生活貧寒的人，不計較聲望地位，用以參酌選拔進用。尚書郎王琨就舉薦范喬説："范喬德行純真，操行高潔，儒學精深，美質深沉，安貧樂道，在陋巷裏堅持志節，在簡樸的生活中倡言學業，意志越來越堅定，實在是當今的寒素，不同世俗的清明賢士。"當時張華兼司徒，全國舉薦上來的共有十七人，惟獨對范喬評價很高。又吏部郎郗隆也想訪求海内隱居人士，范喬在簡陋的房屋裏生活，一直到了年老，於是任他爲樂安令。范喬用有病來推辭。范喬總共有一次被舉薦爲孝廉，八次受公府舉薦，兩次被推舉爲清白異行，又推舉爲寒素，范喬全都没有接受。

初，喬邑人臘夕盜斫其樹，人有告者，喬陽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往喻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娱耳，何以愧爲！"其通物善導，皆此類也。外黄令高頵嘆曰："諸士大夫未有不及私者，而范伯孫恂恂率道，名諱未嘗經於官曹，士之貴異，於今而見。大道廢而有仁義，信矣！"其行身不穢，爲物所嘆服如此。以元康八年卒，年七十八。

當初，范喬的同邑人在除夕偷砍了他的樹，有人告訴范喬，范喬假裝没聽見，同邑人很羞愧，歸還了樹木。范喬曉諭他説："你在節日取一些柴，是想和父母一起歡度節日而已，爲什麽要羞愧呢！"范喬理解别人和善於誘導，都是像這類的事。外黄令高頵感嘆説："士大夫没有不想到自己私利的，但是范伯孫恭謹地遵行正道，却始終未爲官，士的貴重，現在可以見到了。大道衰廢但是仁義還在，確實是這樣。"范喬出污泥而不染，如此被人所嘆服。范喬於元康八年去

世，享年七十八歲。

## 魯勝

魯勝字叔時，代郡人也。少有才操，爲佐著作郎。元康初，遷建康令。到官，著《正天論》云："以冬至之後立晷測影，準度日月星。臣案日月裁徑百里，無千里；星十里，不百里。"遂表上求下群公卿士考論。"若臣言合理，當得改先代之失，而正天地之紀。如無據驗，甘即刑戮，以彰虛妄之罪"。事遂不報。嘗歲日望氣，知將來多故，便稱疾去官。中書令張華遣子勸其更仕，再徵博士，舉中書郎，皆不就。

魯勝字叔時，是代郡人。年輕時就有才幹節操，任佐著作郎。元康初年，遷任建康令。任官以後，著述《正天論》說道："在冬至之後設日圭測量日影，確定度測日月星辰。臣下認爲測定日月的徑僅有百里，没有一千里；星星的徑僅有十里，没有百里。"於是上表請求把這個問題交給群公卿士考核論定。"如果臣下的話合理，就應該改正先代的闕失，更正天地之紀。如果没有憑證，臣下甘願受刑或被處死，用以彰明虛妄的罪過"。這件事竟然没得到答覆。魯勝曾經在歲日望氣，知道將來變故多，就稱病辭官。中書令張華派他的兒子去勸魯勝再出來當官，兩次徵召爲博士，推舉爲中書郎，魯勝都不赴任。

其著述爲世所稱，遭亂遺失，惟注《墨辯》，存其敘曰：

魯勝的著述被世人所稱道，但遭逢戰亂，都遺失了，僅有注釋《墨辯》一書，保存有敘言道：

> 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別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辭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毁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

> 名是用來區別同異，辨明是非的，是道義的門户，政化的準繩。孔子說："一定要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墨子著書，撰作《辯經》來確立名實，惠施、公孫龍繼承陳述他的學說，以正名聞名於世。孟子批評墨子，但是他的辯言正辭却和墨子相同。荀卿、莊周等都詆毁名家，但是不能改變名家的理論。

> 名必有形，察形莫如別色，故有堅白之辯。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無，故有無序之辯。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兩可。同而有異，異而有同，是之謂辯同異。至同無不同，至異無不異，是謂辯同辯異。同異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辯於一物而原極天下之污隆，名之至也。

> 名一定有形，審察形不如區別色，所以有堅和白的辯論。名一定有分明，分明不如有無，所以有無序的辯論。是中有不是，可中有不可，這就叫做兩可。同中有異，異中有同，這就叫做辨析同異。最根本的同没有不同，最根本的不同没有不異，這就是辨同辨異。同異生是非，是非生吉凶，辨析一個事物就能推究盡天下的盛衰，這是名的極至。

> 自鄧析至秦時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頗難知，後學莫復傳

> 自從鄧析到秦時的名家，歷代都著有書籍，但大多很難通曉，後來的學人不再傳

習，於今五百餘歲，遂亡絶。《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説》，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説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雜集爲《刑》《名》二篇，略解指歸，以俟君子。其或興微繼絶者，亦有樂乎此也！

習，到現在已有五百多年，最終失傳了。《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説》，一共四篇，和書中别的篇章連接，所以單獨保存下來。現在引用解説依於經文，各附加到它的篇後，有疑難的就空着。又從各種雜説中采集出來編爲《刑》、《名》二篇，粗略地解説它的旨意，等待君子來糾正。或許有繼承發揚名家學説的，甚至有喜歡這些學説的！

**董養**

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也。泰始初，到洛下，不干禄求榮。及楊后廢，養因游太學，升堂嘆曰："建斯堂也，將何爲乎？每覽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於殺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爲王法所不容也。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作矣。"因著《無化論》以非之。

董養字仲道，是陳留浚儀人。泰始初年，到了洛下，并不追求榮禄。到了楊后被廢，董養就在太學裏游學，登上學堂後感嘆説："建這個學堂，準備用來做什麽呢？每當我看到國家的赦書，那些謀反大逆的人全都赦免，但殺死了祖父祖母、父母的却不赦免，認爲這是王法所不能容忍的。爲什麽公卿們决策，以虚辭妄釋禮儀法典，到了這種地步！天人之道已經滅絶，大亂就要起來了。"於是撰著《無化論》來非難。

永嘉中，洛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陷，有二鵝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聞嘆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即此地也。今有二鵝，蒼者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盡言乎！"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機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

永嘉年間，洛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面崩陷，有兩隻鵝出來，其中青黑色的飛走了，白的飛不起來。董養聽到後嘆息説："當年周時所盟會的狄泉，就是這個地方。現在出現兩隻鵝，青黑的是胡象，白的是國家之象，其餘的話還用明説嗎！"又回過頭來對謝鯤、阮孚説："《易》上説以小見大，能測禍福，諸君可以隱居了。"就和妻子挑着擔子去了蜀，不知道最終下落如何。

**霍原**

霍原字休明，燕國廣陽人也。少有志力，叔父坐法當死，原入獄訟之，楚毒備加，終免叔父。年十八，觀太學行禮，因留習之。貴游子弟聞而重之，欲與相見，以其名微，不欲晝往，乃夜共造焉。父友同郡劉岱將舉之，未果而病篤，臨終，敕其子沈曰："霍原慕道清虚，方成奇器，汝後必薦之。"後歸鄉里。高陽許猛素服其名，會爲幽州刺史，將詣之，主簿當車諫不可出界，猛嘆恨而止。

霍原字休明，是燕國廣陽人。少年時就有志向，他叔父犯了法應當處死，霍原進入獄中替他雪冤，受盡了毒刑，終於使叔父得以免罪。十八歲時，觀看太學行禮儀式，於是就留下來學習。貴游子弟聽到後很推重他，想和他會面，但因爲他名氣不大，不想在白天去見，就在晚上一起去看他。他父親的朋友同郡人劉岱準備舉薦他，事情還没辦成劉岱就病重了，臨終時，告訴他兒子劉沈説："霍原仰慕正道清静玄虚，將會成爲大器，你以後一定要舉薦他。"霍原後來返回鄉里。高陽人許猛素來欽仰霍原大名，適逢這

時做了幽州刺史，準備去看望霍原，主簿擋着車規勸説不能越出州界，許猛遺憾地嘆息作罷。

原山居積年，門徒百數，燕王月致羊酒。及劉沈爲國大中正，元康中，進原爲二品，司徒不過，沈乃上表理之。詔下司徒參論，中書監張華令陳準奏爲上品，詔可。元康末，原與王褒等俱以賢良徵，累下州郡，以禮發遣，皆不到。後王浚稱制謀僭，使人問之，原不答，浚心銜之。又有遼東囚徒三百餘人，依山爲賊，意欲劫原爲主事，亦未行。時有謡曰："天子在何許？近在豆田中。"浚以豆爲霍，收原斬之，懸其首。諸生悲哭，夜竊尸共埋殯之。遠近駭愕，莫不冤痛之。

霍原長年住在山上，門徒有上百人，燕王每月送來羊和酒。到了劉沈爲國大中正以後，在元康年間，引薦霍原爲二品，司徒不通過，劉沈就上表明辯。皇帝下詔把此事下交司徒參議討論，中書監張華讓陳準上奏請爲上品，皇帝下詔許可。元康末年，霍原和王褒等人都被徵召爲賢良，徵令多次下達到州郡，按禮節發送，霍原都不去。後來王浚代掌朝政謀劃僭立，派人來問霍原，霍原不回答，王浚懷恨在心。又有三百多遼東囚徒，占山作亂，想劫持霍原去做主事，霍原也没有去。當時有歌謡唱道："天子在哪裏，近在豆田中。"王浚認爲豆就是霍，把霍原抓起來殺了，把頭顱懸挂起來。霍原的門生們都悲傷地哭泣，在晚上把他的尸身偷出來和頭顱一起安葬了。遠近的人們都非常驚愕，没有不爲他覺得冤屈而感到痛心的。

## 郭琦

郭琦字公偉，太原晉陽人也。少方直，有雅量，博學，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傳》，注《穀梁》、《京氏易》百卷。鄉人王游等皆就琦學。武帝欲以琦爲佐著作郎，問琦族人尚書郭彰。彰素疾琦，答云："不識。"帝曰："若如卿言，烏丸家兒能事卿，即堪爲郎矣。"遂决意用之。及趙王倫篡位，又欲用琦，琦曰："我已爲武帝吏，不容復爲今世吏。"終身處於家。

郭琦字公偉，是太原晉陽人。少年時就正直，氣度非凡，博學，擅長五行，著有《天文志》、《五行傳》，注釋《穀梁傳》、《京氏易》百卷。同鄉人王游等人都向郭琦就學。武帝想讓郭琦做佐著作郎，詢問郭琦的同族人尚書郭彰。郭彰素來憎惡郭琦，回答説："不知道。"武帝説："如果像你説的那樣，烏丸家的孩子能事奉你，就能做郎了。"就决意起用郭琦。到了趙王司馬倫篡奪帝位，又打算任用郭琦，郭琦説："我已經做了武帝的官，不能再做今世的官。"於是終身在家裏閑居。

## 伍朝

伍朝字世明，武陵漢壽人也。少有雅操，閑居樂道，不修世事。性好學，以博士徵，不就。刺史劉弘薦朝爲零陵太守，主者以非選例，不聽。尚書郎胡濟奏曰："臣以爲當今資喪亂之餘運，承百王之遺弊，進趨者乘國故以僥倖，守道者懷蘊匱以終身，故令敦褒之化虧，退讓之風薄。

伍朝字世明，是武陵漢壽人。少年時就有高尚的操守，閑居在家，樂守正道，不理世俗之事。生性好學，徵召爲博士，不赴任。刺史劉弘推薦伍朝爲零陵太守，選官認爲這不符合選拔官員的常例，没有采納。尚書郎胡濟上奏説："臣下認爲當今憑藉喪亂的餘留運數，承襲了百王遺下的弊端，追名逐利的人趁着國家多難貪婪地謀求私利，固守正道的人懷藏着美好的才德終老一

案朝游心物外，不屑時務，守静衡門，志道日新，年過耳順而所尚無虧，誠江南之奇才，丘園之逸老也。不加飾進，何以勸善！且白衣爲郡，前漢有舊，宜聽光顯，以獎風尚。”奏可，而朝不就，終於家。

生，所以使得勸勉褒獎的教化受到損害，謙退遜讓的風俗日趨淡薄。查驗伍朝心在世俗之外，輕視時務，在簡樸的住處固守寧静，立志大道日日進取，年紀過了六十歲但是追求毫無改變，實在是江南的奇才，隱居的遺老。如果對這樣的人不加以獎用，還怎麽勉勵善行！而且由布衣提拔爲郡守，前漢已經有先例，應該使他得到榮耀，用以勸勉風尚。”皇帝同意了，但是伍朝不赴任，在家裏終老一生。

## 魯褒

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也。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元康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論》以刺之。其略曰：

魯褒字元道，是南陽人。喜歡讀書，見聞廣博，以貧窮樸素立身。元康以後，國家綱紀大壞，魯褒對當時社會的貪婪鄙俗感到很痛心，就隱姓埋名，撰著《錢神論》來譏刺這種現象。文章大略説道：

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内則其方，外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静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折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爲世神寶。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顔，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處前者爲君長，在後者爲臣僕。君長者豐衍而有餘，臣僕者窮竭而不足。《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

錢這個東西，有天地的象徵，内形象徵地爲方形，外廓象徵天爲圓形。積聚可以如山，流通可以如河。動或静都有一定的時候，或行或藏都有一定的規律，在市井上流通交易，不擔心耗損。難以折毁象徵長壽，不缺象徵道義，所以能够長久，是世人的神寶。人們喜歡它就像是哥哥那樣，取名叫“孔方”，失去了就貧弱，得到了就富强。没有翅膀却能飛，没有腿却能跑，能够使嚴峻的面孔眉開眼笑，也可以使難得張開的嘴笑口常開。錢多的人處在前頭，錢少的人處在後頭。處在前頭的人爲君長，處在後頭的人做臣僕。君長財物豐盛盈溢而有餘，做臣僕的人財物枯竭而不足。《詩》云：“快樂啊富貴的人，可憐啊這些孤獨者。”

錢之爲言泉也，無遠不往，無幽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肄，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昔吕公欣悦於空版，漢祖克之於嬴二，文君解布裳而被錦綉，相如乘高蓋而解犢鼻，官尊名顯，皆錢所致。空版至

錢又是泉，没有什麽遥遠的地方不去，没有什麽幽隱的地方不到。京邑裏的士大夫們，講習疲勞，清談聽膩，當着面就打瞌睡，忽然見到了孔方兄，没有不驚異的。錢所庇祐，没有不吉，何必先讀書，然後富貴！從前吕公喜歡空版，漢祖專心經商獲得微利，卓文君解下粗布衣服披上了華麗的衣服，司馬相如乘坐高大車蓋的車解下了拉車的牛犢，官職尊貴名聲顯赫，都

虛，而況有實；贏二雖少，以致親密。由此論之，謂爲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争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仇非錢不解，令問非錢不發。

是錢所造成的。空版是虛的，而錢是實的；經商獲得微利雖少，也能招來親密。由此説來，錢叫做神物。没有德行却尊貴，没有權勢却炙手可熱，衝開富貴人家的大門，進入皇帝的殿庭。使危險變爲安全，使死變活，使尊貴變成卑賤，使活着的死去。所以争執没有錢就不能取勝，官場上不得意的没有錢就不能得到提拔，怨仇没有錢就無法化解，好的名聲没有錢就不能傳播。

洛中朱衣，當途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不計優劣，不論年紀，賓客輻輳，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故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仕無中人，不如歸田。雖有中人，而無家兄，不異無翼而欲飛，無足而欲行。

洛中的官員，執掌大權的人士，喜好我孔方兄，追求起來都没有休止。他們握住了我的手，自始至終抱着我，不管我是好是壞，也不論我是什麼樣的年紀，賓客們都聚集到一起，我的門庭常常像集市一樣熱鬧。諺語説道："錢没有耳朵，可以差使鬼神。"今天所有的人，衹知道有錢而已。所以説軍隊没有錢財，將士不會前來；軍中没有獎賞，將士不會前往。當官却没有可依托的人，不如回家耕田。雖然有可依托，却没有孔方兄，無異於没有翅膀却想飛翔，没有脚却想行走。

蓋疾時者共傳其文。褒不仕，莫知其所終。

憎惡時世的人都傳誦這篇文章。魯褒不當官，不知道他最終下落如何。

## 氾騰

氾騰字無忌，敦煌人也。舉孝廉，除郎中。屬天下兵亂，去官還家。太守張閟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嘆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張軌徵之爲府司馬，騰曰："門一杜，其可開乎！"固辭。病兩月餘而卒。

氾騰字無忌，是敦煌人。被舉薦爲孝廉，任郎中。適值天下戰亂，就辭官回家。太守張閟去拜訪他，氾騰閉門不見，饋贈的禮物全都不接受。氾騰感嘆道："生在亂世，能把自己從富貴變爲貧窮，纔可以免於災難。"把五十萬家財都散發，分給宗族裏的人，自己簡樸地生活，從事田園勞動，用彈琴讀書自我滿足。張軌徵召他爲府司馬，氾騰説："大門一關上，難道還能再開嗎！"堅決推辭。病了兩個多月以後去世。

## 任旭

任旭字次龍，臨海章安人也。父訪，吴南海太守。旭幼孤弱，兒童時勤於學。及長，立操清修，不染流俗，鄉曲推而愛之。郡將蔣秀嘉其名，請爲功曹。秀居官貪穢，每不奉

任旭字次龍，是臨海章安人。父親任訪，當過吴國南海太守。任旭年幼喪父，兒童時期勤苦地學習。到長大以後，操行潔美，不沾染社會上的壞習氣，鄉親們尊重和愛戴他。郡將蔣秀讚賞他有好名聲，請他爲功曹。蔣秀爲官貪污，

法，旭正色苦諫。秀既不納，旭謝去，閉門講習，養志而已。久之，秀坐事被收，旭狼狽營送，秀慨然嘆曰："任功曹真人也。吾違其讜言，以至於此，復何言哉！"尋察孝廉，除郎中，州郡仍舉爲郡中正，固辭歸家。

經常不守法，任旭嚴肅地苦苦規諫。蔣秀一概聽不進去，任旭就告辭離開，在家裏閉門講論研習，修養情操而已。很久以後，蔣秀因事獲罪被捕，任旭慌亂地去送他，蔣秀感慨地嘆息説："任功曹是個真人啊。我不聽他的直言，以致到了今日，還有什麽話可説呢！"不久以後任旭被舉薦爲孝廉，任郎中，州郡又舉薦他爲郡中正，任旭堅决推辭，回到家裏。

永康初，惠帝博求清節俊異之士，太守仇馥薦旭清貞潔素，學識通博，詔下州郡以禮發遣。旭以朝廷多故，志尚隱遁，辭疾不行。尋天下大亂，陳敏作逆，江東名豪并見羈縶，惟旭與賀循守死不迴。敏卒不能屈。

永康初年，惠帝廣泛地訪求有清高節操的傑出人士，太守仇馥舉薦任旭清貞高尚，學識淵博，皇帝下詔讓州郡按禮節發送他。任旭因爲朝廷變故多，立志隱居，就用患病來推辭不動身。不久天下大亂，陳敏作逆，江東有名望的人都被拘禁，任旭和賀循寧死也不改變心志，陳敏不能使他們屈服。

元帝初鎮江東，聞其名，召爲參軍，手書與旭，欲使必到，旭固辭以疾。後帝進位鎮東大將軍，復召之；及爲左丞相，辟爲祭酒，并不就。中興建，公車徵，會遭母憂。於時司空王導啓立學校，選天下明經之士，旭與會稽虞喜俱以隱學被召。事未行，會有王敦之難，尋而帝崩，事遂寢。

元帝在開始鎮守江東的時候，聽到任旭的名聲，徵召他爲參軍，親自寫信給任旭，想讓他務必前來，任旭用生病爲由堅决推辭。後來元帝官職升到鎮東大將軍，又徵召任旭；元帝任左丞相時，徵召任旭爲祭酒，任旭都不赴任。中興時，用公車徵召任旭，適逢遭母喪。當時司空王導開始建立學校，選拔天下通曉經術的人，任旭和會稽人虞喜都作爲隱居的學者受到徵召。事情還没有實行，碰上了王敦的禍難，不久皇帝去世，這件事情就停下了。

明帝即位，又徵拜給事中，旭稱疾篤，經年不到，尚書以稽留除名，僕射荀崧議以爲不可。太寧末，明帝復下詔備禮徵旭，始下而帝崩。咸和二年卒，太守馮懷上疏謂宜贈九列，值蘇峻作亂，事竟不行。

明帝即位後，又徵召他任給事中，任旭稱説自己病重，過了一年還不到任，尚書因爲他延滯時日太久，要除他的名，僕射荀崧議論，認爲不能這樣做。太寧末年，明帝又下詔以完備的禮節徵召任旭，詔書剛下，皇帝就去世了。任旭於咸和二年去世，太守馮懷上疏，認爲應該贈任旭爲九卿，事逢蘇峻作亂，最終也没實行。

子琚，位至大宗正，終於家。

兒子任琚，官位至大宗正，死於家中。

##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内軹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遁。年十三，每游山林，彌旬忘反。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游名山，歷華陰之崖，以觀石室之石函。洛陽陷，乃步擔入吴興

郭文字文舉，是河内軹人。從小喜歡山水，崇尚退隱。十三歲時，經常到山林裏游玩，過了十天八天還不知道回家。父母死後，郭文服喪完畢，不娶妻，辭別家鄉去游覽名山，登上了華陰的懸崖，去看山裏石室中的石函。洛陽淪陷後，

餘杭大辟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於樹，苫覆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障。時猛獸爲暴，入屋害人，而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患害。恒著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采竹葉木實，貿鹽以自供。人或酬下價者，亦即與之。後人識文，不復賤酬。食有餘穀，輒恤窮匱。人有致遺，取其粗者，示不逆而已。有猛獸殺大麀鹿於庵側，文以語人，人取賣之，分錢與文。文曰："我若須此，自當賣之。所以相語，正以不須故也。"聞者皆嗟嘆之。嘗有猛獸忽張口向文，文視其口中有横骨，乃以手探去之，猛獸明旦致一鹿於其室前。獵者時往寄宿，文夜爲擔水而無倦色。

郭文就挑着擔子走進吴興餘杭大辟山裏深谷無人的地方，用木頭靠着樹，把茅苫覆蓋在上面就住進去了，也没有墻壁遮蔽。當時猛獸作惡，進入房子裏害人，但是郭文獨自住了十多年，最終也没有遭受災禍。他經常是穿着粗陋的裘衣和葛布頭巾，不喝酒不吃肉，按距離挖開溝播種豆和麥，采摘竹葉和樹木的果實，换回一些鹽供給自己。有的人用低賤的價格换他的東西，他也馬上給了别人。後來人們知道他是郭文，就不再賤買他的東西。郭文有了餘糧，總是拿來救濟没有飯吃的人。有人送東西給他，他拿那些粗劣的，以示不違逆别人的好意而已。有猛獸在草屋旁邊咬死了大麀鹿，郭文把這一情况告訴别人，人們拿去賣了，分給郭文錢。郭文説："我如果需要錢，自己就會賣了死鹿。我之所以告訴你們，正是因爲不需要錢的緣故。"人們聽了，都感嘆不已。曾經有猛獸對着郭文張開大口，郭文看見它的口中横着一根骨頭，就把手探進去拿了出來，第二天清晨猛獸把一隻鹿送到郭文的屋前。獵人有時候到他那裏寄宿，他連夜給獵人挑水用，臉上没有厭倦的神色。

餘杭令顧颺與葛洪共造之，而携與俱歸。颺以文山行或須皮衣，贈以韋袴褶一具，文不納，辭歸山中。颺追遣使者置衣室中而去，文亦無言，韋衣乃至爛於户内，竟不服用。

餘杭令顧颺和葛洪一起拜訪郭文，把他帶了回來。顧颺因爲郭文在山中行走有時需要皮衣，就贈給他一套皮褲褶，郭文不接受，辭别回到山中。顧颺派人把衣服放在郭文的屋子裏就離開了，郭文也不再説話，皮衣竟至於爛在了屋裏，始終没有穿。

王導聞其名，遣人迎之，文不肯就船車，荷擔徒行。既至，導置之西園，園中果木成林，又有鳥獸麋鹿，因以居文焉。於是朝士咸共觀之，文頹然踑踞，傍若無人。温嶠嘗問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娱，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是以來也。"又問曰："飢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問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疾病遭命，則爲烏鳥所

王導聽説郭文的名聲，派人去接他，郭文不肯乘坐車船，挑着擔子步行。來到以後，王導把他安置在西園，園中果木成林，又有鳥獸麋鹿，讓郭文居住在那裏。於是朝廷官員全都去觀看，郭文自顧蹲坐在那兒，旁若無人。温嶠曾經問郭文説："人人都有六親相娱，先生捨棄了他們怎麽還很快樂？"郭文説："本來準備學道，没想到遭逢時世混亂，欲歸無路，所以就來了。"又問道："人餓了就想吃飯，成年後就想妻室，這本是自然之性，先生爲什麽偏偏没有七情六欲呢？"郭文説："七情六欲是因爲想念纔會産生，我不想，所以没有。"又問道："先生獨自處在深山

食，顧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爲螻蟻所食，復何異乎！”又問曰：“猛獸害人，人之所畏，而先生獨不畏邪？”文曰：“人無害獸之心，則獸亦不害人。”又問曰：“苟世不寧，身不得安。今將用先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導嘗衆賓共集，絲竹并奏，試使呼之。文瞪眸不轉，跨躡華堂如行林野。於時坐者咸有鈎深味遠之言，文常稱不達來語。天機鏗宏，莫有窺其門者。温嶠嘗稱曰：“文有賢人之性，而無賢人之才，柳下、梁踦之亞乎！”永昌中，大疫，文病亦殆。王導遺藥，文曰：“命在天，不在藥也。夭壽長短，時也。”

裏，如果患病死去，就會被烏鴉吃掉，難道不殘酷嗎？”郭文說：“藏埋地下也被螻蟻吃掉，又有什麽兩樣呢！”又問道：“猛獸害人，這是人所害怕的，先生難道不怕嗎？”郭文說：“如果人没有害猛獸的想法，那麽猛獸也不會害人。”又問道：“如果時世不安寧，自己無法安身。現在準備讓先生匡救時世，怎麽樣？”郭文說：“山林草野之人，怎麽能够輔佐時世！”王導曾經聚集衆位賓客，各種樂器同時奏起，試探着讓人叫來郭文。郭文眼光直視，不轉過來看别的人，走過華麗的廳堂就像行走在山林野外一樣。當時在座的人全都説了一些富有深意的精妙言論，郭文總是説不能領悟别人對他説的話。他天性宏遠，没有人能够窺知其門徑。温嶠曾經稱揚説：“郭文有賢人的性情，但是没有賢人的才幹，是僅次於柳下惠、梁踦一類的人物吧！”永昌年間，流行瘟疫，郭文的病情也很嚴重。王導送來藥品，郭文説：“命在天，不在藥。是長命還是短命，這是時運。”

居導園七年，未嘗出入。一旦忽求還山，導不聽。後逃歸臨安，結廬舍於山中。臨安令萬寵迎置縣中。及蘇峻反，破餘杭，而臨安獨全，人皆異之，以爲知機。自後不復語，但舉手指麾，以宣其意。病甚，求還山，欲枕石安尸，不令人殯葬，寵不聽。不食二十餘日，亦不瘦。寵問曰：“先生復可得幾日？”文三舉手，果以十五日終。寵葬之於所居之處而祭哭之，葛洪、庾闡并爲作傳，贊頌其美云。

郭文在王導的西園裏住了七年，不曾走出過。有一天他忽然請求返回山裏，王導不允許。後來郭文逃回臨安，在山中構築草廬住下。臨安令萬寵把他接回去安置在縣裏。到了蘇峻反叛後，攻克了餘杭，但是臨安偏能保全，人們都對郭文表示驚異，認爲他能够預知玄機。自此以後郭文就不再説話，僅伸出手指指點點，表示他的意思。郭文病得很重，就請求返回山裏，打算躺在石頭上，死後尸體就安放在那裏，不讓人殯葬，萬寵不許。郭文絶食了二十多天，也不消瘦。萬寵問道：“先生還能活多少天？”郭文伸出手掌揚了三次，果然在十五天後去世。萬寵在郭文居住的地方安葬并且祭哭他，葛洪、庾闡都給他作傳記，贊頌他的情操。

**龔壯**

龔壯字子瑋，巴西人也。潔己自守，與鄉人譙秀齊名。父叔爲李特所害，壯積年不除喪，力弱不能復仇。及李壽戍漢中，與李期有嫌，期，特孫也，壯欲假壽以報，乃説壽曰：

龔壯字子瑋，是巴西人。他潔身自守，和同鄉人譙秀齊名。父親叔父都被李特害死，龔壯多年不除下喪服，力量薄弱不能復仇。到了李壽戍守漢中時，和李期有怨仇，李期是李特的孫子，龔壯想假手李壽報仇，就勸李壽説：“你如果能

"節下若能并有西土，稱藩於晉，人必樂從。且捨小就大，以危易安，莫大之策也。"壽然之，遂率衆討期，果克之。壽猶襲僞號，欲官之，壯誓不仕，賂遺一無所取。會天久雨，百姓饑墊，壯上書説壽以歸順，允天心，應人望，永爲國藩，福流子孫。壽省書内愧，秘而不宣。乃遣使入胡，壯又諫之，壽又不納。壯謂百行之本莫大忠孝，既假壽殺期，私仇以雪，又欲使其歸朝，以明臣節。壽既不從，壯遂稱聾，又云手不制物，終身不復至成都，惟研考經典，譚思文章，至李勢時卒。

够兼并西部，向晉王朝稱藩，人們一定樂於聽從。况且捨小就大，轉危爲安，這是大策略。"李壽認爲這話很正確，就率領軍隊討伐李期，果然打敗了他。李壽仍然襲用僞號，想讓龔壯擔任官職，龔壯發誓不當官，李壽餽贈的財物他全都没有拿。適逢天長時間下雨，百姓遭受饑荒，龔壯上書勸説李壽歸順晉室，順從天意，順應民望，永遠做國家的藩屏，福澤流傳到子孫。李壽看了龔壯的上書以後心裏感到愧疚，藏了起來没有公開。李壽還派使者去和胡人聯絡，龔壯又規諫，李壽又不采納。龔壯認爲各種品行没有比忠孝更大的了，既然已經假李壽之手殺了李期，私仇已經洗雪，又想使李壽歸順朝廷，用以表明人臣的節操。李壽既不聽從，龔壯就假裝耳聾，又説不會處理事務，終身不再到成都，衹是研究經典，深思辭章，到李勢的時候死去。

初，壯每嘆中夏多經學，而巴蜀鄙陋，兼遭李氏之難，無復學徒，乃著《邁德論》，文多不載。

當初，龔壯經常感嘆中原經學繁盛，巴蜀鄙俗淺薄，加上遭受李氏之難，再也没有研學的人了，於是撰寫《邁德論》，文字太多不録。

**孟陋**

孟陋字少孤，武昌人也。吴司空宗之曾孫也。兄嘉，桓温征西長史。陋少而貞立，清操絶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娱。口不及世事，未曾交游，時或弋釣，孤興獨往，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喪母，毁瘠殆於滅性，不飲酒食肉十有餘年。親族迭謂之曰："少孤！誰無父母？誰有父母！聖人制禮，令賢者俯就，不肖企及。若使毁性無嗣，更爲不孝也。"陋感此言，然後從吉。由是名著海内。

孟陋字少孤，是武昌人。吴國司空孟宗的曾孫。哥哥孟嘉，是桓温的征西長史。孟陋年少時就正直，清高的操守超過其他人，穿粗布衣服，吃粗食，以讀書自得其樂。他説話從來不涉及俗事，不曾交游，有時候去捕鳥釣魚，自己起身獨自前往，即使是家裏人也不知道他去了哪裏。母親去世，他因哀傷過度而消瘦，幾乎危及生命，有十多年不喝酒不吃肉。親族紛紛對他説："少孤！誰没有父母？誰又能總有父母！聖人制禮儀，讓賢人俯就，讓不肖的人跟上。如果損毁性命没有了後嗣，反而是不孝了。"孟陋被這些話所打動，這以後纔從吉。孟陋由此名聞海内。

簡文帝輔政，命爲參軍，稱疾不起。桓温躬往造焉。或謂温曰："孟陋高行，學爲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温嘆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恭

簡文帝輔佐國政時，任命孟陋爲參軍，孟陋稱説有病，不去上任。桓温親自去拜訪他。有人對桓温説："孟陋操行高尚，學問稱得上是一代儒宗，應該招引到府裏輔佐政事。"桓温嘆息説："會稽王尚且不能讓他做官，我更不敢有這種打算。"孟陋聽到後，説："桓公真正説出了我不去的原因。億萬人中，十個有九個是没有官職的，

相王之命，非敢爲高也。”由是名稱益重。

博學多通，長於《三禮》。注《論語》，行於世。卒以壽終。

難道都是高士嗎！我身患疾病不能奉相王之命，并不敢自作清高。”因此他的聲望更大了。

孟陋博學多通，擅長《三禮》。注釋《論語》，流行於世。最後老死。

**韓績　劉驎　郄郁**

韓績字興齊，廣陵人也。其先避亂，居於吴之嘉興。父建，仕吴至大鴻臚。績少好文學，以潜退爲操，布衣蔬食，不交當世，由是東土并宗敬焉。司徒王導聞其名，辟以爲掾，不就。咸康末，會稽内史孔愉上疏薦之，詔以安車束帛徵之。尚書令諸葛恢奏績名望猶輕，未宜備禮，於是召拜博士。稱老病不起，卒於家。

韓績字興齊，是廣陵人。他的祖先因避亂住到了吴地的嘉興。父親韓建，在吴國做官爲大鴻臚。韓績年少時喜歡文獻經典，以隱退爲節操，穿粗布衣服，吃粗食，不與當權者交往，因此東土的人都崇敬他。司徒王導聽到他的名聲，徵召他爲掾吏，韓績不赴任。咸康末年，會稽内史孔愉上疏推薦韓績，皇帝下詔用安車束帛徵召他。尚書令諸葛恢上奏説韓績名望還小，不宜準備禮物，於是徵召任命爲博士。韓績説自己年老有病，不上任，最後死在家中。

於時高密劉驎字長魚、城陽郄郁字弘文，并有高名。驎幼不慕俗，長而希古，篤學厲行，化流邦邑。郁，魏徵士原之曾孫，少有原風，敕身謹潔，口不妄説，耳不妄聽，端拱恂恂，舉動有禮。咸康中，成帝博求異行之士，驎、郁并被公卿薦舉，於是依績及翟湯等例，以博士徵之。郁辭以疾，驎隨使者到京師，自陳年老，不拜。各以壽終。

當時高密人劉驎字長魚、城陽人郄郁字弘文，這兩個人都有盛名。劉驎年幼時就不思慕世俗，長大以後仰慕古人，刻苦讀書，磨礪品行，他的教化傳布在邦邑。郄郁是魏徵士郄原的曾孫，年少時就有郄原的遺風，整飭己身，謹慎高潔，嘴不亂説，耳不亂聽，端身拱手都很恭順，一舉一動很有禮節。咸康年間，成帝廣泛訪求異行之士，劉驎、郄郁都被公卿舉薦，於是依照韓績和翟湯等人事例，徵召爲博士。郄郁用疾病來推辭，劉驎隨從使者到京師，陳説自己年事已高，不任職。二人各自得以壽終。

**譙秀**

譙秀字元彦，巴西人也。祖周，以儒學著稱，顯明蜀朝。秀少而静默，不交於世，知天下將亂，預絶人事，雖内外宗親，不與相見。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就。及李雄據蜀，略有巴西，雄叔父驤、驤子壽皆慕秀名，具束帛安車徵之，皆不應。常冠皮弁，弊衣，躬耕山藪，龔壯常嘆服焉。桓温滅蜀，上疏薦之，朝廷以秀年在篤老，兼道遠，故不徵，遣使敕所在四時存問。尋而范賁、蕭敬相繼作亂，秀避難宕渠，鄉里宗族依

譙秀字元彦，是巴西人。祖父譙周，以儒學著稱，在蜀很著名。譙秀年少時沉静緘默，不和世人交往，知道天下就要動蕩，預先斷絶人事，即使是内外的宗親，也不和他們相見。郡府舉薦他爲孝廉，州府舉薦爲秀才，他都不赴任。到了李雄占據蜀地，攻取了巴西，李雄的叔父李驤、李驤的兒子李壽都仰慕譙秀的大名，帶了束帛安車徵召他，他都不應徵。常常戴着皮弁，穿着破衣服，親自在山深林密的地方耕種，龔壯常常贊嘆和敬服他。桓温滅亡蜀後，上疏推薦譙秀，朝廷因爲譙秀年紀太老，加上路遠，所以不徵召，派人敕令當地官員四季存問他。不久後范賁、蕭

憑之者以百數。秀年出八十，衆人欲代之負擔，秀曰："各有老弱，當先營護。吾氣力猶足自堪，豈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年九十餘卒。

敬相繼作亂，譙秀去宕渠避難，鄉里宗族有上百人依從他。譙秀年過八十，大家想替他挑擔子，譙秀說："你們各人都有老弱的人，應該首先設法保護他們。我的氣力還足够照顧自己，豈能因爲我這將要朽腐之人而連累各位呢！"九十多歲時去世。

**翟湯**　*翟莊*

翟湯字道深，尋陽人。篤行純素，仁讓廉潔，不屑世事，耕而後食，人有饋贈，雖釜庾一無所受。永嘉末，寇害相繼，聞湯名德，皆不敢犯，鄉人賴之。

司徒王導辟，不就，隱於縣界南山。始安太守干寶與湯通家，遣船餉之，敕吏云："翟公廉讓，卿致書訖，便委船還。"湯無人反致，乃貨易絹物，因寄還寶。寶本以爲惠，而更煩之，益愧嘆焉。咸康中，征西大將軍庾亮上疏薦之，成帝徵爲國子博士，湯不起。建元初，安西將軍庾翼北征石季龍，大發僮客以充戎役，敕有司特蠲湯所調。湯悉推僕使委之鄉吏，吏奉旨一無所受，湯依所調限，放免其僕，使令編户爲百姓。康帝復以散騎常侍徵湯，固辭老疾，不至。年七十三，卒於家。

翟湯字道深，是尋陽人。他行爲敦厚，純貞樸素，仁讓廉潔，不留心世俗事務，自己種田吃飯，有人饋贈他糧食，即使是一釜一庾也不接受。永嘉末年，寇賊相繼爲害，但是他們一聽到翟湯的名望，都不敢來侵害，鄉人都仰賴他。

司徒王導徵召，他不赴任，隱居到縣境内的南山裹。始安太守干寶和翟湯兩家世代有交誼，干寶派船饋贈他東西，并告誡吏人說："翟公廉潔謙讓，你們送書信事畢，就捨棄船隻趕緊回來。"翟湯找不到人送回去，就賣了絹物，托人送回給干寶。干寶本來以爲是給了翟湯好處，却反而給他添了麻煩，心裹更加羞愧和嘆服。咸康年間，征西大將軍庾亮上疏推薦他，成帝徵召他爲國子博士，翟湯不去。建元初年，安西將軍庾翼北征石季龍，大規模徵發奴僕去充軍役，告誡官員特别免除翟湯的徵調。翟湯把奴僕全部交付給鄉吏，鄉吏接受了庾翼的命令，一個都没有要，翟湯依照所徵調的數額，放免了他的奴僕，讓他們編入户籍做平民。康帝又徵召翟湯爲散騎常侍，翟湯用年老有病堅决推辭，不到任。七十三歲時死在家中。

子莊字祖休。少以孝友著名，遵湯之操，不交人物，耕而後食，語不及俗，惟以弋釣爲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鈎，豈我哉！"時人以爲知言。晚節亦不復釣，端居篳門，歠菽飲水。州府禮命，及公車徵，并不就。年五十六，卒。

翟湯的兒子翟莊字祖休。他年少時以孝友著名，遵循着翟湯的操守，不和名人交往，自己種田吃飯，言談不涉及世俗，日常從事捕鳥釣魚。長大以後，不再打獵。有人問他："釣魚打獵一樣都是殺生的事，但是先生僅戒除了一種，爲什麼呢？"翟莊說："打獵是我自己去打，釣魚却是魚自己上鈎，我一下子不能戒除這兩樣，所以先戒除那厲害的。况且它是貪吃香餌纔上鈎，難道能怪我嗎！"當時人們認爲這是有深意的話。翟莊到了晚年也不再釣魚，閑居在簡陋的房屋裹，過着清苦的生活。州府聘用，用公車徵召，翟莊

子矯亦有高操，屢辭辟命。矯子法賜，孝武帝以散騎郎徵，亦不至。世有隱行云。

都不赴任。五十六歲時去世。

兒子翟矯也有高尚的節操，多次推辭徵召爲官。翟矯的兒子翟法賜，孝武帝徵召他爲散騎郎，他也不到任。他們家累世都有隱逸之行。

**郭翻**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也。伯父訥，廣州刺史。父察，安城太守。翻少有志操，辭州郡辟及賢良之舉。家於臨川，不交世事，惟以漁釣射獵爲娱。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稻將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遂不受。嘗以車獵，去家百餘里，道中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其漁獵所得，或從買者，便與之而不取直，亦不告姓名。由是士庶咸敬貴焉。

郭翻字長翔，是武昌人。伯父郭訥，官做到廣州刺史。父親郭察，做到安城太守。郭翻年少時就有志向和操守，推辭了州郡的徵召和推舉爲賢良。到臨川定居，不關心時事，衹以漁釣射獵爲樂。生活貧困没有産業，打算開墾荒田，先在荒田旁邊立一個標牌，過了一年没有土地的主人出現，這以後纔開始耕作。稻子快要成熟時，有人以土地主人的身份來認領土地，郭翻就把土地和稻子一起給了他。縣令聽到以後，就責問那個人，那個人把稻子還給郭翻，郭翻竟然不接受。他曾經駕着車子去打獵，離開家有一百多里地，在路上碰到一個病人，就把車子送給他，自己走路回家。郭翻捕魚打獵所得到的魚和禽獸，如果有來買的，就給了他却不收錢財，也不告訴他自己的姓名。因此士人庶人都很敬重他。

與翟湯俱爲庾亮所薦，公車博士徵，不就。咸康末，乘小船暫歸武昌省墳墓，安西將軍庾翼以帝舅之重，躬往造翻，欲强起之。翻曰："人性各有所短，焉可强逼！"翼又以其船小狹，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

郭翻和翟湯都受到庾亮舉薦，用公車徵召爲博士，不赴任。咸康末年，郭翻乘坐小船回武昌爲父母掃墓，安西將軍庾翼以皇帝舅舅的重要身份，親自去拜訪郭翻，想强迫他出來做官。郭翻説："人的本性各有各的短處，豈能强逼！"庾翼又以郭翻的船狹小爲由，想把他領上自己的大船。郭翻説："使君不因我鄙賤，屈辱地到我這裏來，我這本來就是鄉野之人的船隻啊。"庾翼衹好屈從地上了郭翻的船，過了一整天纔離開。

嘗墜刀於水，路人有爲取者，因與之。路人不取，固辭，翻曰："爾向不取，我豈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將爲天地鬼神所責矣。"翻知其終不受，復沈刀於水。路人悵焉，乃復沈没取之。翻於是不逆其意，乃以十倍刀價與之。其廉不受惠，皆此類也。卒於家。

郭翻曾經有一把刀掉到水底，有過路人潛到水底下取了上來，郭翻就把刀送給他。過路人不要，堅決推辭，郭翻説："你如果不取出來，我怎麽能得到！"過路人説："我如果要了刀，就將會被天地鬼神責罰。"郭翻知道他終究不會接受，又把刀扔進水裏。過路人很是惋惜，就又潛入水中取了上來。郭翻於是不再違背他的心意，就把相當於這刀十倍的價錢給了他。郭翻清廉不接受别人的恩惠，都是這種情况。死在家裏。

## 辛謐

辛謐字叔重，隴西狄道人也。父怡，幽州刺史，世稱冠族。謐少有志尚，博學善屬文，工草隸書，爲時楷法。性恬靜，不妄交游。召拜太子舍人、諸王文學，累徵不起。永嘉末，以謐兼散騎常侍，慰撫關中。謐以洛陽將敗，故應之。及長安陷没於劉聰，聰拜太中大夫，固辭不受。又歷石勒、季龍之世，并不應辟命。雖處喪亂之中，頽然高邁，視榮利蔑如也。

及冉閔僭號，復備禮徵爲太常，謐遺閔書曰："昔許由辭堯，以天下讓之，全其清高之節。伯夷去國，子推逃賞，皆顯史牒，傳之無窮。此往而不反者也。然賢人君子雖居廟堂之上，無異於山林之中，期窮理盡性之妙，豈有識之者邪！是故不嬰於禍難者，非爲避之，但冥心至趣而與吉會耳。謐聞物極則變，冬夏是也；致高則危，累棊是也。君王功以成矣，而久處之，非所以顧萬全遠危亡之禍也。宜因兹大捷，歸身本朝，必有許由、伯夷之廉，享松喬之壽，永爲世輔，豈不美哉！"因不食而卒。

辛謐字叔重，是隴西狄道人。父親辛怡，官做到幽州刺史，世代都是豪門望族。辛謐年少時就有志向，學問淵博，善於寫文章，工草書隸書，是當時的法帖。生性恬靜，不胡亂交游。徵召爲太子舍人、諸王文學，多次徵召都不去。永嘉末年，任命辛謐兼任散騎常侍，撫慰關中。辛謐因爲洛陽將敗，所以接受了。到了長安被劉聰攻陷後，劉聰任他爲太中大夫，辛謐堅決推辭不接受。又經歷了石勒、石季龍時代，全都不接受徵召任命。辛謐雖然身處喪亂之中，但是頽放清高，把榮譽利益看得極輕。

到了冉閔僭稱帝號時，又以禮徵召辛謐爲太常，辛謐寫給冉閔一封信説："當年許由推辭堯把天下讓給他，保全了清高的節操。伯夷離開國都，介子推逃避獎賞，都在史籍上顯揚，永遠流傳。這是一去不復返的事了。但是賢人君子雖然處在朝廷之上，但無異於處在山林之中，這種窮理盡性的妙處，難道有懂得它的人嗎！之所以不遭遇禍難，并不是因爲逃避它，僅是因爲潛心苦思至高的志趣而和吉祥會合而已。辛謐聽説事物到了極點就會發生變化，冬天夏天就是這樣；位置太高了就會危險，累叠棋子就是這樣。君王功業已經成就，却長久地居處在上面，這不是用來顧念萬全、遠離危亡禍害的辦法。應該趁着這次大捷，歸回本朝，一定會有許由、伯夷那樣的清廉，能享受赤松子、王子喬那樣的長壽，永遠做國家的輔佐，豈不是美好嗎！"於是絶食而死。

## 劉驎之

劉驎之字子驥，南陽人，光禄大夫耽之族也。驎之少尚質素，虚退寡欲，不修儀操，人莫之知。好游山澤，志存遁逸。嘗采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囷，一囷閉，一囷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説囷中皆仙靈方藥諸雜物，驎之欲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

劉驎之字子驥，是南陽人，光禄大夫劉耽的族人。劉驎之年少時就崇尚質樸，謙退寡欲，不修飾儀表行爲，人們無法瞭解他。他喜歡在山林川澤之間游玩，有志於隱逸。曾經因采藥到了衡山，一直進入山林深處，忘了返回，看見有一山澗，澗水南邊有兩座石造的倉庫，一座關着，一座開着，但是水面又深又寬，過不去。想返回，已經迷了路，碰到一個砍伐弓木的人問路，纔得以回家。有人告訴他説倉庫裏全都是神仙的醫方藥物各種物品，劉驎之打算再去尋找，終於無法

再知道在什麽地方。

車騎將軍桓冲聞其名，請爲長史，驎之固辭不受。冲嘗到其家，驎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驎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冲聞大愧，於是乃造其父。父命驎之，然後方還，拂短褐與冲言話。父使驎之於内自持濁酒蔬菜供賓，冲敕人代驎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冲慨然，至昏乃退。

車騎將軍桓冲聽到他的名聲，請他做長史，劉驎之堅決推辭不接受。桓冲曾經到他家裏，劉驎之正在樹下采桑，派人去告訴，劉驎之説："你既然委屈地光臨了，應該先去見見家父。"桓冲聽了這話非常慚愧，於是就到他父親那裏。父親召喚劉驎之，這纔回去，拂撣着短褐衣和桓冲説話。他父親讓劉驎之到屋裏親自端着濁酒蔬菜來招待賓客，桓冲叫下人替劉驎之斟酒，他父親推辭説："如果讓侍從來做，這不是山野之人的意思。"桓冲很感慨，直到黄昏纔告退。

驎之雖冠冕之族，信義著於群小，凡厮伍之家婚娶葬送，無不躬自造焉。居於陽岐，在官道之側，人物來往，莫不投之。驎之躬自供給，士君子頗以勞累，更憚過焉。凡人致贈，一無所受。去驎之家百餘里，有一孤姥，病將死，嘆息謂人曰："誰當埋我，惟有劉長史耳！何由令知？"驎之先聞其有患，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爲營棺殯送之。其仁愛隱惻若此。卒以壽終。

劉驎之雖然出身於官宦之家，但是他的信義在地位低賤的人中也很著名，凡是僕役家裏有婚娶葬送這類事情，劉驎之没有不親自去問候的。他居住在陽岐，正在官道的旁邊，有名望的人物過往時，無不投宿到他家裏。劉驎之親自供給招待，士君子很是因爲讓他受累，反而害怕過謁他。凡是有人饋贈他東西，他全都不接受。離劉驎之家一百多里的地方，有一個孤單的老婦人，病得快要死了，嘆息着對人説："誰會來埋葬我呢，衹有劉長史而已！怎麽樣纔能讓他知道呢?"劉驎之原先就聽説她有病，所以去問候她，恰巧她去世了，劉驎之就親自置辦棺材殯葬她。劉驎之的仁愛惻隱之心就像這樣。最終老死在家。

## 索襲

索襲字偉祖，敦煌人也。虚靖好學，不應州郡之命，舉孝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游思於陰陽之術，著天文地理十餘篇，多所啓發。不與當世交通，或獨語獨笑，或長嘆涕泣，或請問不言。

索襲字偉祖，是敦煌人。他虚静好學，不接受州郡的聘用，舉薦孝廉、賢良方正，都用疾病來推辭。他留心陰陽之術，著述天文地理方面的文章十多篇，多有闡述和發揮。索襲不和當官的人交往，有時獨自説話或發笑，有時嘆息流淚，有時别人請教他問題也不回答。

張茂時，敦煌太守陰澹奇而造焉，經日忘反，出而嘆曰："索先生碩德名儒，真可以諮大義。"澹欲行鄉射之禮，請襲爲三老，曰："今四表輯寧，將行鄉射之禮，先生年耆望重，道冠一時，養老之義，實繫儒賢。既樹非梧桐，而希鸞鳳降翼；器謝曹公，而冀蓋公枉駕，誠非所謂

張茂的時候，敦煌太守陰澹對索襲感到驚奇，去拜訪他，過了一整天還記不起返回，出來以後讚嘆説："索先生是個大德名儒，真是可以商議大義的人。"陰澹打算行鄉射之禮，請索襲爲三老，説："現在四境安寧，準備行鄉射之禮，先生德高望重，道行超過所有的人，養老的大義，實在就繫在大儒賢人身上。既然不是梧桐樹，却希望鳳凰在上面止息；器度不如曹參，却

也。然夫子至聖，有召赴焉；孟軻大德，無聘不至，蓋欲弘闡大猷，敷明道化故也。今之相屈，遵道崇教，非有爵位，意者或可然乎！”會病卒，時年七十九。澹素服會葬，贈錢二萬。澹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目之所好者，五色也；耳之所玩者，五音也。而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慌惚之際，兼重玄於衆妙之內。宅不彌畝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栖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願，蔑以過也。”乃謚曰玄居先生。

希望蓋公枉屈前來，這實在是説不過去的。但是孔夫子是至聖，一有了召唤就趕去響應；孟軻有大德，却没有一次徵聘是不到的，大概是想弘揚大道、闡明道德教化的緣故。現在委屈你，也是尊崇道德教化，没有爵位，料想這或許可以吧！”適逢索襲病死，當時七十九歲。陰澹穿着喪服來行葬送之禮，贈二萬錢。陰澹説：“世人有餘求的，是富貴；眼睛喜歡看的，是五色；耳朵欣賞的，是五音。但是先生捨棄了衆人所追求的，追求衆人所捨棄的，在恍惚之際品味無味，在衆妙裏頭兼有了玄之又玄。先生的房宅不足一畝，但是心志輕忽九州，形貌是塵俗的樣子，但是心在天外，即使是像黔婁的高遠，莊生的不願，也無法超過他。”就給他謚號玄居先生。

### 楊軻

楊軻，天水人也。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微，養徒數百，常食粗飲水，衣褐緼袍，人不堪其憂，而軻悠然自得，疏賓異客，音旨未曾交也。雖受業門徒，非入室弟子，莫得親言。欲所論授，須旁無雜人，授入室弟子，令遞相宣授。

楊軻，是天水人。年少時喜歡《易》，長大以後不娶妻，學業精微，收門徒有數百人，他常常是吃粗食，喝清水，穿褐衣緼袍，别人都受不了這種生活，而楊軻悠然自得，疏遠賓客，不曾作深入的交流。即使是受業的門徒，如果不是入室弟子，也不能親耳聽到他教誨。打算講授時，必須是旁邊没有其他閑人，僅傳授給入室弟子，再讓入室弟子傳給其他門徒。

劉曜僭號，徵拜太常，軻固辭不起，曜亦敬而不逼，遂隱於隴山。曜後爲石勒所擒，秦人東徙，軻留長安。及石季龍嗣僞位，備玄纁束帛安車徵之，軻以疾辭。迫之，乃發。既見季龍，不拜，與語，不言，命舍之於永昌乙第。其有司以軻倨傲，請從大不敬論，季龍不從，下書任軻所尚。

劉曜僭稱帝號後，徵召楊軻爲太常，楊軻堅决推辭不去，劉曜也敬重而不逼迫他，楊軻於是隱居到隴山。劉曜後來被石勒擒獲，秦人往東遷徙，楊軻留在長安。到了石季龍繼嗣僞帝位後，置辦了玄纁束帛安車徵召楊軻，楊軻用疾病來推辭。石季龍强迫他，他纔動身。見到石季龍以後，不下拜，石季龍和他交談，他也不説話，石季龍下令把他安置到永昌乙第。官員們認爲楊軻倨傲，請求按大不敬定罪，石季龍不聽從，下書令任由楊軻做所愛之事。

軻在永昌，季龍每有饋餉，輒口授弟子，使爲表謝，其文甚美，覽者嘆有深致。季龍欲觀其真趣，乃密令美女夜以動之，軻蕭然不顧。又使人將其弟子盡行，遣魁壯羯士衣甲持刀，臨之以兵，并竊其所賜衣服而

楊軻住在永昌，每當石季龍饋贈食物，楊軻總是口授弟子，讓他們寫成表文答謝，文辭非常華美，讀過的人都贊嘆它意味深遠。石季龍想觀察楊軻的真正志趣，就暗中命令美女在晚上去打動他，楊軻冷淡地看也不看。又讓人把他的弟子全部遣開，派魁偉的羯兵穿着甲胄，手執大刀，

去，軻視而不言，了無懼色。常卧土床，覆以布被，倮寢其中，下無茵褥。潁川荀鋪，好奇之士也，造而談經，軻瞑目不答。鋪發軻被，露其形，大笑之。軻神體頹然，無驚怒之狀。于時咸以爲焦先之徒，未有能量其深淺也。

用兵器對着他，并派人把賞賜給他的衣服都偷走，楊軻默默地看着武士，全然没有恐懼的神色。楊軻常常躺在土床上，用布被蓋着，赤身裸體睡在裏面，身下没有褥子。潁川人荀鋪，是個好奇的人，到楊軻這裏來談論經義，楊軻閉着眼睛不答話。荀鋪揭開楊軻的被子，露出他的身體，大聲嘲笑他。楊軻頹放不羈，没有驚恐發怒的樣子。當時人們都認爲他是焦先一類的人，没人能知道他的深淺。

後上疏陳鄉思，求還，季龍送以安車蒲輪，蠲十户供之。自歸秦州，仍教授不絶。其後秦人西奔涼州，軻弟子以牛負之，爲戍軍追擒，并爲所害。

後來楊軻上疏陳説思念故鄉，請求回家，石季龍把安車蒲輪送給他，免了十户人的賦役供他使用。自從回到秦州後，仍然教書不止。後來秦人西逃涼州，楊軻的弟子用牛馱着他奔走，被戍守的軍隊追上捉住，師徒都被殺害。

## 公孫鳳

公孫鳳字子鸞，上谷人也。隱於昌黎之九城山谷，冬衣單布，寢處土床，夏則并食於器，停令臭敗，然後食之。彈琴吟咏，陶然自得，人咸異之，莫能測也。慕容暐以安車徵至鄴，及見暐，不言不拜，衣食舉動如在九城。賓客造請，鮮得與言。數年病卒。

公孫鳳字子鸞，是上谷人。他隱居在昌黎的九城山谷，冬天穿着單衣，在土床上睡覺，夏天把食物都合到一個器皿裏，讓它放着變壞發臭，然後纔吃。他整天彈琴吟咏，悠然自得，人們都很驚異，無法知道他的深淺。慕容暐用安車把他徵召到鄴城，等見慕容暐時，不説話也不下拜，穿衣吃飯，一舉一動都和在九城時一樣。賓客們去見他，很少能够和他説上話的。數年後因病去世。

## 公孫永

公孫永字子陽，襄平人也。少而好學恬虚，隱於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墾植，則不衣食之，吟咏岩間，欣然自得，年餘九十，操尚不虧。

公孫永字子陽，是襄平人。年少時喜歡讀書，恬淡虚静，隱居在平郭南山，不娶妻妾，如果不是自己種植出來的東西，就不去吃穿，在岩石之間吟咏歌唱，欣然自得，九十多歲，他的品德理想絲毫不變。

與公孫鳳俱被慕容暐徵至鄴，及見暐，不拜，王公以下造之，皆不與言，雖經隆冬盛暑，端然自若。一歲餘，詐狂，暐送之平郭。後苻堅又將備禮徵之，難其年耆路遠，乃遣使者致問。未至而永亡，堅深悼之，謚曰崇虚先生。

公孫永和公孫鳳同時被慕容暐徵召到鄴城，見到慕容暐以後，不下拜，王公以下的人去見他，他都不和他們説話，雖然經歷了隆冬盛夏，他還是端莊自若。一年多以後，公孫永假裝癲狂，慕容暐把他送到平郭。後來苻堅又準備置辦禮品去徵召他，却苦於他年老和路途遥遠，就派人去表達問候。人還没有到，公孫永就去世了，苻堅爲他的死深感悲傷，謚爲崇虚先生。

## 張忠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亂，隱於泰山。恬静寡欲，清虚服氣，餐芝餌石，修導養之法。冬則緼袍，夏則帶索，端拱若尸。無琴書之適，不修經典，勸教但以至道虚無爲宗。其居依崇岩幽谷，鑿地爲窟室。弟子亦以窟居，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立道壇於窟上，每旦朝拜之。食用瓦器，鑿石爲釜。左右居人饋之衣食，一無所受。好事少年頗或問以水旱之祥，忠曰："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萬物生焉，陰陽之事非窮山野叟所能知之。"其遺諸外物，皆此類也。年在期頤，而視聽無爽。

張忠字巨和，是中山人。永嘉之亂，張忠隱居在泰山。張忠恬静寡欲，清虚服氣，吃芝草藥石，修煉導養之法。冬天穿緼袍，夏天繫索帶，端身拱手就像是尸首一樣。他没有琴書的娱樂，不修習經典，勸勉教化以至道虚無爲宗旨。張忠依傍高山深谷挖洞穴居。他的弟子們也居住在洞穴裏，離張忠有六十多步遠，每五天拜見老師一次。張忠用形體動作而不是用語言教授，弟子們受業，觀察他的形貌後退下。張忠在洞穴上邊建起道壇，每天早晨朝拜。用瓦器吃飯，把石頭鑿作鍋。附近的居民饋贈他們衣服食物，全都不接受。有些喜歡生事的年輕人都拿水災旱災這些事情問他，張忠説："上天不説話但是四季運行，萬物生長，陰陽之事不是深山野老所能知道的。"他的超然物外，都是這類情况。到了一百歲時，張忠的視力聽力都正常。

苻堅遣使徵之。使者至，忠沐浴而起，謂弟子曰："吾餘年無幾，不可以逆時主之意。"浴訖就車。及至長安，堅賜以冠衣，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覲。"從之。及見，堅謂之曰："先生考磐山林，研精道素，獨善之美有餘，兼濟之功未也。故遠屈先生，將任齊尚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地泰山，與鳥獸爲侶，以全朝夕之命。屬堯舜之世，思一奉聖顔。年衰志謝，不堪展效，尚父之况，非敢竊擬。山栖之性，情存岩岫，乞還餘齒，歸死岱宗。"堅以安車送之。行達華山，嘆曰："我東嶽道士，没於西嶽，命也，奈何！"行五十里，及關而死。使者馳驛白之，堅遣黄門郎韋華持節策吊，祀以太牢，褒賜命服，謚曰安道先生。

苻堅派使者徵召他。使者到來以後，張忠沐浴起程，對弟子們説："我没有多少可活的時間了，不能違背君主的意旨。"沐浴完了就上車。等到了長安，苻堅賞賜他衣冠，張忠推辭説："我年老，頭髮脱落完了，承受不了穿戴，請允許我穿着山野人的衣服覲見。"苻堅允許了。見面以後，苻堅對他説："先生隱居山林，精研道業，獨善其身的美德有餘，兼濟天下的功績却還没有，所以大老遠委屈先生，準備任用位同尚父。"張忠説："從前因爲喪亂，我到泰山上躲避災禍，和鳥獸作伴，用以保全小命。恰值堯舜之世，正想着敬奉聖容。現在年已衰老，志向已經没有了，不能效力，將我比作尚父，我不敢接受。山居的性情還在，心思在山谷裏，請求讓我回去度過殘年，死在岱宗山。"苻堅用安車遣送他。走到華山時，張忠嘆息説："我一個東嶽的有道之士，却死在西嶽，這是命啊，怎麽辦！"又走了五十里，到函谷關時死去。使者馳驛報告，苻堅派黄門郎韋華持節策去吊唁，用猪牛羊三牲祭祀，賞賜命服，謚爲安道先生。

## 石垣

石垣字洪孫，自云北海劇人。

石垣字洪孫，自稱是北海劇人。他没有固

居無定所，不娶妻妾，不營產業，食不求美，衣必粗弊。或有遺其衣服，受而施人。人有喪葬，輒杖策弔之。路無遠近，時有寒暑，必在其中；或同日共時，咸皆見焉。又能暗中取物，如晝無差。姚萇之亂，莫知所終。

定的住處，不娶妻妾，不經營產業，吃飯不講求美味，穿衣一定是又粗又破的。有人送衣服給他，他接受過來又轉送給别人。誰家有喪葬的事，他總是拄着拐杖去吊唁。不管路途遠近，也不分寒暑，吊唁的人裏一定有他；有時是同一天幾家有喪事，他在這幾家裏全都出現。石垣又能够在黑暗中取東西，就像在白天取一樣没有差錯。姚萇之亂時，不知他的下落。

## 宋纖

宋纖字令艾，敦煌效穀人也。少有遠操，沈靖不與世交，隱居於酒泉南山。明究經緯，弟子受業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惟與陰顒、齊好友善。張祚時，太守楊宣畫其象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高尚之士也，具威儀，鳴鐃鼓，造焉。纖高樓重閣，距而不見。岌嘆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睹，吾而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蓊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

宋纖字令艾，是敦煌效穀人。他年輕時就有遠大的節操，沉靜而不和世人交往，隱居在酒泉南山。探求研究經書緯書，受業的弟子有三千多人。不接受州郡的徵召，僅和陰顒、齊好二人友好。張祚時，太守楊宣把他的畫像繪在閣樓上，進出都能看見，寫了頌辭道："以什麼石頭爲枕？以什麼清流洗漱？其身不能親眼見到，其名不能求得。"酒泉太守馬岌，是個高尚人士，準備了儀仗，敲着鐃鼓，到宋纖那裏去拜訪他。宋纖在高樓重閣之中，拒不相見。馬岌感嘆説："可以聽到他的名聲却見不到身影，可以敬仰他的品德却看不到行踪，我從今以後知道先生是人中的蛟龍呀。"就在石壁上刻了一首詩説："紅紅的山崖百丈高，青青的峭壁高萬尋。罕見的樹木茂又密，繁盛如鄧林。那個人品德像美玉一樣純美無瑕，真是國家的奇珍異寶。他的住處就在眼前人却離我很遠，實在讓我憂愁。"

纖注《論語》，及爲詩頌數萬言。年八十，篤學不倦。張祚後遣使者張興備禮徵爲太子友，興逼喻甚切，纖喟然嘆曰："德非莊生，才非干木，何敢稽停明命！"遂隨興至姑臧。祚遣其太子太和以執友禮造之，纖稱疾不見，贈遺一皆不受。尋遷太子太傅。頃之，上疏曰："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没。素有遺屬，屬諸知識，在山投山，臨水投水，處澤露形，在人親土。聲聞書疏，勿告我家。今當命終，乞如素願。"遂不食而卒，時年八十二，謚

宋纖注釋《論語》，并寫了詩頌共數萬字。八十歲了，還苦學不倦。張祚後來派使者張興置辦禮物徵召宋纖爲太子友，張興逼得很急切，宋纖嘆息着説："我品德比不上莊生，才幹比不上段干木，怎麼敢延滯聖明的命令！"於是就跟隨張興到了姑臧。張祚派他的太子張太和用朋友的禮節去拜訪他，宋纖説自己有病，不見張太和，對饋贈的禮物全都不接受。不久，宋纖升爲太子太傅。没過多久，宋纖上疏説："臣下身在世俗之外，心中思慕太古時代。不因爲活着而高興，也不因爲死去而悲哀。平素寫下遺囑，囑咐各位認識我的人，我若死在山裏就扔在山上，如果死在水邊就扔到水裏，處於沼澤就暴露尸體，在人

曰玄虛先生。

群中就入於土。我死以後，不要告訴我家裏。現在我將要死了，請讓我遂了平生的心願。”於是絶食而死，當時八十二歲，謚號玄虛先生。

## 郭荷

郭荷字承休，略陽人也。六世祖整，漢安順之世，公府八辟，公車五徵，皆不就。自整及荷，世以經學致位。荷明究群籍，特善史書。不應州郡之命。張祚遣使者以安車束帛徵爲博士祭酒，使者迫而致之。及至，署太子友。荷上疏乞還，祚許之，遣以安車蒲輪送還張掖東山。年八十四卒，謚曰玄德先生。

郭荷字承休，是略陽人。六世祖郭整，在漢朝安帝順帝的時候，公府八次徵召，朝廷用公車五次徵召，都不赴任。從郭整到郭荷，世代都因爲經學得到官職。郭荷明究群書，特别擅長歷史。他不接受州郡的任命。張祚派人用安車束帛徵召他爲博士祭酒，强迫着把他帶走。等到了姑臧，張祚署任他爲太子友。郭荷上疏請求回家，張祚允許了，派人用安車蒲輪把他送回張掖東山。八十四歲時去世，謚號玄德先生。

## 郭瑀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也。少有超俗之操，東游張掖，師事郭荷，盡傳其業。精通經義，雅辯談論，多才藝，善屬文。荷卒，瑀以爲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重，蓋聖人謙也，遂服斬衰，廬墓三年。禮畢，隱於臨松薤谷，鑿石窟而居，服柏實以輕身，作《春秋墨説》、《孝經錯緯》，弟子著録千餘人。

郭瑀字元瑜，是敦煌人。年少時就有超凡脱俗的節操，往東到張掖游學，師事郭荷，全部學到了郭荷的學問。他精通經義，非常善於談論，多才多藝，擅長寫文章。郭荷死後，郭瑀認爲父親是生自己的人，老師是培養自己成長的人，國君是授予自己官爵的人，但五服的制度，給老師服喪不服重服，這大概是聖人謙虚吧，郭瑀於是服斬衰，住在墓旁三年。服喪完畢，隱居在臨松薤谷，鑿石窟居住，吃柏樹的籽實用以輕身，撰寫《春秋墨説》、《孝經錯緯》，記載在簿籍上的弟子就有一千多人。

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玄纁備禮徵之，遺瑀書曰：“先生潛光九皋，懷真獨遠，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者乎！孤忝承時運，負荷大業，思與賢明同贊帝道。昔傅説龍翔殷朝，尚父鷹揚周室，孔聖車不停軌，墨子駕不俟旦，皆以黔首之禍不可以不救，君不獨立，道由人弘故也。況今九服分爲狄場，二都盡爲戎穴，天子僻陋江東，名教淪於左衽，創毒之甚，開闢未聞。先生懷濟世之才，坐觀而不救，其於仁智，孤竊惑焉。故遣使者虚左授綏，鶴企先生，

張天錫派使者孟公明持節，用蒲輪玄纁準備禮品去徵召郭瑀，寫給郭瑀信説：“先生隱藏光輝在偏遠的地方，懷藏真純獨處幽遠，心境和至境暗合，心志和四季一起流轉，哪裏知道蒼生處境極端困苦，四海的百姓正急待拯救呢！孤家慚愧地承受天命，肩負大業，想着和賢明的人一起實行帝王之道。當年傅説在殷朝大顯身手，尚父在周室大展雄才，孔聖人駕着車子不停地奔忙，墨子等不到天亮就要出發，都是因爲百姓的禍難不可以不救治，國君不能獨自治國，道業要靠聖人來弘揚的緣故。何況現在九州被分割成狄人的場所，兩處京都全都變成了戎人的巢穴，天子處在偏僻的江東，名教淪落成了衣襟開向左邊的夷狄模樣，受毒害的嚴厲程度，有史以來没有聽説

乃眷下國。”公明至山，瑀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逃絶迹。公明拘其門人，瑀嘆曰：“吾逃禄，非避罪也，豈得隱居行義，害及門人！”乃出而就徵。及至姑臧，值天錫母卒，瑀括髮入弔，三踊而出，還於南山。

過。先生懷藏着匡濟天下的雄才，却坐觀不救，這是否算得上仁智，孤家心裏表示不解。所以虚位以待，派人接你。翹首以待，望先生眷顧下國。”孟公明到了山上，郭瑀指着飛翔的鴻雁對他説：“這樣的鳥，怎麽能關到鳥籠裏去呢！”於是郭瑀逃到深山裏没有了踪影。孟公明把郭瑀的門人抓了起來，郭瑀嘆息着説：“我是逃避禄位，不是逃避罪惡，怎能因隱居行義禍害到門人呢！”於是出來應徵。等到達了姑臧，恰值張天錫的母親去世，郭瑀束起頭髮進去弔喪，跳脚號哭了三次後出來，回到南山。

及天錫滅，苻堅又以安車徵瑀定禮儀，會父喪而止，太守辛章遣書生三百人就受業焉。及苻氏之末，略陽王穆起兵酒泉，以應張大豫，遣使招瑀。瑀嘆曰：“臨河救溺，不卜命之短長；脉病三年，不豫絶其餐饋；魯連在趙，義不結舌，况人將左衽而不救之！”乃與敦煌索嘏起兵五千，運粟三萬石，東應王穆。穆以瑀爲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雖居元佐，而口咏黄老，冀功成世定，追伯成之踪。

到了張天錫滅亡後，苻堅又用安車徵召郭瑀去制定禮儀，適逢父喪，這件事就停下了，太守辛章派了三百個書生去跟從郭瑀學習。到苻氏末年，略陽人王穆在酒泉起兵響應張大豫，派人招用郭瑀。郭瑀嘆息説：“在河邊上拯救溺水的人，不卜算壽命的長短；對於重病三年的人，不忍心斷絶給他送飯食；魯連在趙國，從道義上説也不能沉默，何况人們就要被夷狄統治却不拯救！”就和敦煌人索嘏一起率領五千人馬起事，運輸三萬石糧食，往東接應王穆。王穆任命郭瑀爲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郭瑀雖然身居佐僚的首位，但是口中朗誦黄老，希望在大功告成時勢安定之後，仿效伯成的做法。

穆惑於讒間，西伐索嘏，瑀諫曰：“昔漢定天下，然後誅功臣。今事業未建而誅之，立見麋鹿游於此庭矣。”穆不從。瑀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還而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七日，輿疾而歸，旦夕祈死。夜夢乘青龍上天，至屋而止，寤而嘆曰：“龍飛在天，今止於屋。屋之爲字，尸下至也。龍飛至尸，吾其死也。古之君子不卒内寢，况吾正士乎！”遂還酒泉南山赤厓閣，飲氣而卒。

王穆被離間的讒言所迷惑，向西攻打索嘏，郭瑀規諫説：“從前漢朝是先平定天下，這以後纔誅殺功臣。現在事業還没有建立就誅殺功臣，馬上就會看到麋鹿游蕩到這個堂庭上來了。”王穆不聽。郭瑀走出城外大哭，舉起手向城裏告辭説：“我再也見不到你了！”回來以後以被子蓋着臉，不和人説話，絶食七天，抱病登車而去，整天祈求死去。晚上夢見自己乘青龍向天上飛，到了屋停下，醒來以後嘆息説：“飛龍應該上天，現在停在了屋。屋字的形體，是尸下一個至字。龍飛至尸，我就要死了。古代的君子不死在床上何况我是正直之士呢！”於是回到酒泉南山赤厓閣，飲氣而死。

**祈嘉**

祈嘉字孔賓，酒泉人也。少清

祈嘉字孔賓，是酒泉人。少年時清貧，喜歡

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窗中有聲呼曰：“祈孔賓，祈孔賓！隱去來，隱去來！修飾人世，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崖。”旦而逃去，西至敦煌，依學官誦書，貧無衣食，爲書生都養以自給，遂博通經傳，精究大義。西游海渚，教授門生百餘人。張重華徵爲儒林祭酒。性和裕，教授不倦，依《孝經》作《二九神經》。在朝卿士、郡縣守令彭和正等受業獨拜床下者二千餘人，天錫謂爲先生而不名之。竟以壽終。

讀書。二十多歲時，晚上忽然在窗户中有聲音呼喊説：“祈孔賓，祈孔賓！隱居去吧，隱居去吧！修飾人世，非常痛苦不可調和。得到的還没有毛銖那麽多，失去的却像山崖那麽大。”天亮後祈嘉就逃離了家鄉，往西到達敦煌，跟從學官讀書，因爲貧窮没有衣服食物，靠着給書生們做飯來養活自己，終於精通經傳，探究經傳中的微言大義。往西游學到海邊，教授的門生有一百多人。張重華徵召他爲儒林祭酒。祈嘉生性謙和寬厚，孜孜不倦地教誨門生，依照《孝經》撰作《二九神經》。朝廷的卿士、郡縣守令彭和正等人受業單獨拜倒在床前的，有二千餘人，張天錫稱呼他爲先生，不直呼他的名字。祈嘉最終得以壽終。

## 瞿硎先生

瞿硎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和末，常居宣城郡界文脊山中，山有瞿硎，因以爲名焉。大司馬桓温嘗往造之。既至，見先生被鹿裘，坐於石室，神無忤色，温及僚佐數十人皆莫測之，乃命伏滔爲之銘贊。竟卒於山中。

瞿硎先生，不知道他的姓名，也不知道他是哪裏人。太和末年，一直居住在宣城郡邊界上的文脊山中，山中有瞿硎，於是就用瞿硎來作爲自己的名字。大司馬桓温曾經去拜訪他。到達以後，看見瞿硎先生披着粗陋的裘衣坐在石室裏，臉上没有違逆的神色，桓温和他的數十個僚佐都無法猜透他，於是命令伏滔給他寫銘贊。瞿硎先生最終死在山中。

## 謝敷

謝敷字慶緒，會稽人也。性澄靖寡欲，入太平山十餘年。鎮軍郗愔召爲主簿，臺徵博士，皆不就。

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譙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吴人云：“吴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死。”

謝敷字慶緒，是會稽人。生性清静寡欲，進入太平山十多年。鎮軍郗愔徵召他爲主簿，臺省徵召他爲博士，謝敷都不赴任。

當初，月亮侵犯少微星，少微星又名處士星，占卜者用隱士承當此事。譙國人戴逵有才幹，有人很爲他擔憂。不久謝敷死，所以會稽人士用這件事嘲笑吴人説：“吴中高士，就是求死也不能死。”

## 戴逵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總角時，以鷄卵汁溲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爲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嘆。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娱。師事術

戴逵字安道，是譙國人。年少時博學，喜歡談論，善於寫文章，會鼓琴，工書畫，其餘的巧工技藝没有不研究透的。還没有成年的時候，用鷄蛋汁淘洗白瓦屑製作鄭玄碑，又寫了碑文自己鎸刻，詞句華麗，碑的質地精妙，當時的人們没有不驚奇贊嘆的。生性不樂於出仕，常用彈琴讀

士范宣於豫章，宣異之，以兄女妻焉。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聞命欣然，擁琴而往。

書自娱。在豫章師事術士范宣，范宣對他很感驚異，把哥哥的女兒嫁給他。太宰、武陵王司馬晞聽説他善於鼓琴，派人去叫他，戴逵對着來人毁壞琴説："我戴安道不做王門的伶人！"司馬晞很生氣，就又進用戴逵的哥哥戴述。戴述聽到任命後很高興，抱着琴就去了。

逵後徙居會稽之剡縣。性高潔，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達爲非道，乃著論曰：

夫親没而采藥不反者，不仁之子也；君危而屢出近關者，苟免之臣也。而古之人未始以彼害名教之體者何？達其旨故也。達其旨，故不惑其迹。若元康之人，可謂好遁迹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徇末之弊，舍實逐聲之行，是猶美西施而學其颦眉，慕有道而折其巾角，所以爲慕者，非其所以爲美，徒貴貌似而已矣。夫紫之亂朱，以其似朱也。故鄉原似中和，所以亂德；放者似達，所以亂道。然竹林之爲放，有疾而爲颦者也，元康之爲放，無德而折巾者也，可無察乎！

戴逵後來遷居到會稽郡的剡縣。他品性高潔，常常以禮儀法度自處，把放縱曠達看成是非道，於是著述論説道：

父母死了自己却采藥不回來的，這是不仁的兒子；國君危險了自己却多次出走近邊關的，這是苟且偷生的臣子。古代的人們不認爲是妨害名教，爲什麽呢？這是因爲十分清楚其意旨的緣故。清楚其意旨，所以能不迷惑於其行迹。像元康年間的人，可以説是喜歡隱居却不探求它的本源，所以有捨本求末的弊病，捨棄實際追逐虚名的行爲，這就好像覺得西施美就學她皺眉頭，羡慕有道就也折起頭巾巾角，他們羡慕美，并非追求神似，而是追求形似。紫色能够和大紅色混雜，這是因爲它和大紅色相近。所以没有是非的好好先生和中和相似，這就是他能敗壞道德的原因；放縱的人和曠達相似，這就是他能擾亂正道的原因。竹林七賢的放縱，好像是有了疾病纔皺眉，元康年間的人放縱，却像没有德行而折起頭巾，這能不審察嗎！

且儒家尚譽者，本以興賢也，既失其本，則有色取之行。懷情喪真，以容貌相欺，其弊必至於末僞。道家去名者，欲以篤實也，苟失其本，又有越檢之行。情禮俱虧，則仰咏兼忘，其弊必至於本薄。夫僞薄者，非二本之失，而爲弊者必托二本以自通。夫道有常經，而弊無常情，是以《六經》有失，王政有弊，苟乖其本，固聖賢所無奈何也。

況且儒家崇尚聲譽，本來是用來推重賢人的，既然失去了它的本來面目，就有了越軌的行爲。懷藏虚情喪失真性，用容貌互相欺騙，它的弊端一定會成爲虚僞。道家拋棄虚名，是想通過這種手段來敦厚真實，假如喪失了這個根本，又會出現有失檢點的行爲。情和禮都受到損害，就會仰慕咏贊全都忘却，它的弊病一定會使根本削弱。虚僞輕薄，并不是兩種根本失去，但是做壞事的人一定會假托這兩個根本來自圓其説。道有常規，但是弊病没有常情，所以《六經》有闕失，王政有弊病，假如和它的根本相違背，這就連聖賢也無可奈何了。

嗟夫！行道之人自非性足體備、闇蹈而當者，亦曷能不栖情古烈，擬規前修。苟迷擬之然後動，議之然後言，固當先辯其趣舍之極，求其用心之本，識其枉尺直尋之旨，采其被褐懷玉之由。若斯，塗雖殊，而其歸可觀也；迹雖亂，而其契不乖也。不然，則流遁忘反，爲風波之行，自驅以物，自誑以僞，外眩囂華，内喪道實，以矜尚奪其真主，以塵垢翳其天正，貽笑千載，可不慎歟！

唉！履行正道的人自然不是本性完備、行動都能得當的，又怎麽能不把情志寄托在古代壯士身上，追尋模仿前代的賢士。假如沉迷於模仿然後纔行動，思慮了然後纔説出來，自然應該首先辨清取捨的原則，探求用心的本意，知道是非曲直的原因，挖掘披褐懷玉的根由。這樣，途徑雖然不同，但結果是好的；踪迹雖然混亂，但是并不悖謬。不然，就流連忘返，作風波之行，用外物來驅使自己，用虚假來欺騙自己，外被眩目的華美所迷惑，内心喪失了道的本質，因矜尚失去了自己的真心，因塵垢遮蔽了上天的正道，貽笑千年，能不慎重嗎！

孝武帝時，以散騎常侍、國子博士累徵，辭父疾不就。郡縣敦逼不已，乃逃於吴。吴國内史王珣有别館在武丘山，逵潛詣之，與珣游處積旬。會稽内史謝玄慮逵遠遁不反，乃上疏曰："伏見譙國戴逵希心俗表，不嬰世務，栖遲衡門，與琴書爲友。雖策命屢加，幽操不回，超然絶迹，自求其志。且年垂耳順，常抱羸疾，時或失適，轉至委篤。今王命未回，將離風霜之患。陛下既已愛而器之，亦宜使其身名并存，請絶其召命。"疏奏，帝許之，逵復還剡。

孝武帝時，多次徵召戴逵爲散騎常侍、國子博士，戴逵以父親患病爲由推辭不赴任。郡縣不斷地催促逼迫，戴逵就逃到吴。吴國内史王珣在武丘山有别墅，戴逵秘密地到了那裏，和王珣游玩了十餘天，會稽内史謝玄擔心戴逵逃到遠方不回來，就上疏説："我看到譙國戴逵心在世俗之外，不被世事所羈絆，隱遁在簡陋的房屋裏，和琴書作伴。雖然策命多次下達，但是他隱遁的操守不變，超脱地不理世事，自己遵循自己的心志。况且戴逵已經年近六十，經常患病，一旦身體不適，更會病危。現在王命如果還不改變，他就將遭受風吹霜凍的禍患。陛下既然愛惜并器敬重他，也應該讓他身體名聲都保持下去，請放棄對他的召命。"疏奏上去，皇帝答應了，戴逵又回到剡縣。

後王珣爲尚書僕射，上疏復請徵爲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徵之，復不至。太元二十年，皇太子始出東宫，太子太傅會稽王道子、少傅王雅、詹事王珣又上疏曰："逵執操貞厲，含味獨游，年在耆老，清風彌劭。東宫虚德，式延事外，宜加旌命，以參僚侍。逵既重幽居之操，必以難進爲美，宜下所在備禮發遣。"會病卒。

後來王珣做了尚書僕射，上疏再次請求徵召戴逵爲國子祭酒，加授散騎常侍，皇帝徵召戴逵，戴逵又不來。太元二十年，皇太子開始出東宫，太子太傅會稽王司馬道子、少傅王雅、詹事王珣又上疏説："戴逵堅持操守堅貞不移，心懷真意獨自遠游，年紀老邁，清高的風骨更堅。東宫太子虚懷爲德，效法招納置身世俗之外的人，應該給戴逵加以表揚徵召，讓他加入到官員中來。戴逵既然注重隱居的操守，一定會把不當官看成美好的事，最好是把這件事下交所在地方

官府準備禮物把他發遣來。”適逢戴逵病死。

長子勃，有父風。義熙初，以散騎侍郎徵，不起，尋卒。

長子戴勃，有父親的遺風。義熙初年，徵召他爲散騎侍郎，不赴任，不久去世。

**龔玄之**

龔玄之字道玄，武陵漢壽人也。父登，歷長沙相、散騎常侍。玄之好學潛默，安於陋巷。州舉秀才，公府辟，不就。孝武帝下詔曰：“夫哲王御世，必搜揚幽隱，故空谷流縶維之咏，丘園旅束帛之觀。譙國戴逵、武陵龔玄之並高尚其操，依仁游藝，潔己貞鮮，學弘儒業，朕虛懷久矣。二三君子，豈其戢賢於懷抱哉！思挹雅言，虛誠諷議，可並以爲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指下所在備禮發遣，不得循常，以稽側席之望。”郡縣敦逼，苦辭疾篤，不行。尋卒，時年五十八。

龔玄之字道玄，是武陵漢壽人。父親龔登，歷任長沙相、散騎常侍。龔玄之喜歡讀書，性情沉靜，安於平民生活。州舉薦他爲秀才，公府徵召他，龔玄之不赴任。孝武帝下詔說：“聖哲的君王統治天下，一定訪求幽居隱退的人，所以深谷中流傳着挽留人才的歌謠，丘園有聘請人才的盛景，譙國人戴逵、武陵人龔玄之都操守高尚，以仁自處，潔身自好，學問光大了儒業，朕已經傾心很久了。你們這幾位君子，難道都把賢能收藏在懷抱中了嗎！想援引高雅的言論，虛心誠懇地接受諷勸諫議，可都任命爲散騎常侍，兼領國子博士，令其所在郡縣準備禮品發遣來，不得依照通常做法，以符合朕等待賢良的願望。”郡縣催逼，龔玄之以病重爲由苦苦推辭，没有動身。不久去世，當時五十八歲。

弟子元壽，亦有德操，高尚不仕，舉秀才及州辟召，並稱疾不就。孝武帝以太學博士、散騎侍郎、給事中累徵，遂不起。卒於家。

弟弟的兒子龔元壽，也有美好的品德操守，高尚而不出仕，舉薦爲秀才以及州徵召，他都稱病不赴任。孝武帝多次徵召他爲太學博士、散騎侍郎、給事中，龔元壽始終没有去。死在家中。

**陶淡**

陶淡字處靜，太尉侃之孫也。父夏，以無行被廢。淡幼孤，好導養之術，謂仙道可祈。年十五六，便服食絕穀，不婚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數，淡終日端拱，曾不營問。頗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州舉秀才，淡聞，遂轉逃羅縣埤山中，終身不返，莫知所終。

陶淡字處靜，是太尉陶侃的孫子。父親陶夏，因爲行爲惡劣被貶黜。陶淡幼年喪父，喜好導養之術，認爲仙道可以求到。十五六歲時，就服食丹藥，不食五穀，不娶妻。家裏儲積有千金，奴僕有上百人，陶淡整天端身拱手，從來不料理過問。他很喜歡讀《易》，擅長卜筮。在長沙臨湘山中建造房子居住，養了一隻白鹿來作伴。親人故友有探望他的，他總是渡過澗水，親友們不能接近他。州舉薦他爲秀才，陶淡聽說後，就輾轉逃到羅縣埤山中，一輩子不回來，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陶潛**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脱不羈，任真自得，

陶潛字元亮，是大司馬陶侃的曾孫。祖父陶茂，曾做到武昌太守。陶潛年少時懷有高遠的志向，學問廣博，善於寫文章，超脱不羈，聽任自

爲鄉鄰之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静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録。

然，受到鄉鄰尊重。曾經著述《五柳先生傳》形容自己說："先生不知道是哪裏人，姓名不詳，住宅旁邊有五棵柳樹，於是就用'五柳'來作號。嫻静少言，不思慕名位利禄。喜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體會，就高興得忘記了吃飯。生性喜歡喝酒，但是因爲家境貧寒不能經常喝到。親朋故友知道他的這個嗜好，有的安排了酒食招他去喝，他一到就一定喝完，希望一定要喝醉，喝醉以後就回來，一點也不把這事挂在心上。四壁空空，連風吹日曬都遮擋不住，粗布短衣破爛補結，常常没有可吃的東西，還很安然自在。常寫文章自娱，顯示自己的心志，不在意自己的得失，以此來度過自己的一生。"陶潛的自序如此，當時的人們認爲這是實録。

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弦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粳，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義熙二年，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其辭曰：

因爲父母年老，家境貧寒，出仕爲州祭酒，因爲受不了處理具體事務，不久就自行解職回家。州徵召爲主簿，不赴任，親自耕種糧食供養自己，終於患了羸疾。又爲鎮軍、建威參軍，陶潛對親朋好友說："想要演奏，作爲隱居的錢可以嗎？"管事的聽到了，將他改任彭澤令。陶潛把他在縣裏的公田全部都種上秫穀，說："讓我常常能喝醉酒就滿足了。"他的妻子兒女堅決請求種粳，於是他就讓每一頃地中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陶潛素來簡傲自矜，不巴結長官。郡上派督郵至縣裏，吏人告知說應該整束好衣帶出去見他，陶潛嘆息說："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低聲下氣地服事鄉里小人！"義熙二年，辭官離開縣裏，於是寫了《歸去來》。文辭說：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希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來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顔，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

回家去吧，田園都要荒蕪了，爲什麽還不回去？既然自己的心志被軀體所役使，爲什麽偏要惆悵悲傷？領悟了以往的不可挽回，知道了未來還可以趕得上。實在是誤入歧途但還走得不遠，覺察到了昨天做錯而今天就改正。船隻遥遠而漂蕩，微風飄飄吹動衣裳，向徵人詢問前方的道路，恨早晨曙光迷蒙。看見衡門窮舍，一邊高興一邊奔跑，奴僕前來迎接，年幼的子女們在門口等候。園庭裏的小徑已近荒蕪，松樹和菊花依舊還在。我攜着孩子們的手進入屋裏，杯中盛滿

安。園日涉而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而流憩，時翹首而遐觀。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其將入，撫孤松而盤桓。

了美酒。我手持酒杯自斟自飲，閑觀庭院裏的樹木，使我容顏和悦，倚憑着南向的窗户寄托我傲世的情懷，深知狹小的居室容易使我安適。每天涉足庭園已經成爲樂趣，雖然設有大門却是常常關閉；我拄着手杖在裏面游息，時時抬起頭看遠方。白雲無心而飄出山巒，鳥雀飛翔疲倦了也知道返回；日光昏暗，太陽就要下山，我撫着孤松徘徊不前。

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絶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悦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暮春，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

回家去吧，請息絶交游，世人和我互相遺棄，又出游去尋求什麽呢！親人們的友好言談使我高興，撫琴讀書使我樂而忘憂。農夫們告訴我已經是暮春，準備到西邊的田園去耕作。有的安排巾車，有的摇起小船，既在幽深曲折的溝壑裏前進，又經過了崎嶇的山丘小路。兩旁的樹木欣欣向榮，涓涓的泉水開始流動，真羡慕萬物都趕上了好時光，感嘆我的生命很快就要結束。

已矣乎！寓形宇内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晨以孤往，或植杖而芸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而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算了吧！托身在天地之間還有多久呢，爲什麽不隨着心意任我去留。爲什麽要匆匆奔忙，想到哪裏去呢？富貴不是我的願望，仙境又不可期盼。欣喜的是在美好的早晨我獨自前行，有時扶着手杖耕田培土，登上東邊的高地放聲長嘯，到清澈的溪流邊賦詩；姑且隨着造化度過一生，樂天知命再也不糊塗！

頃之，徵著作郎，不就。既絶州郡覲謁，其鄉親張野及周旋人羊松齡、寵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反。未嘗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

不久，徵召他爲著作郎，不赴任。陶潛辭絶了州郡官的拜見，他的同鄉張野以及隨從人羊松齡、寵遵等人有時有了酒邀請他，有時邀請他一起赴别人的酒席，陶潛雖然不認識主人，也欣然順從，喝得大醉而返回。他不曾訪游過什麽地方，所去的僅有田舍以及廬山游觀而已。

刺史王弘以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後自造焉。潛稱疾不見，既而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幸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爲榮邪！夫謬以不賢，此劉公幹所以招謗君子，其罪不細也。”弘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先於半道要之。潛既遇酒，便

刺史王弘在元熙年間到州上任職，很敬仰陶潛，後來親自到陶潛家裏。陶潛稱説有病，没有見王弘，後來對别人説：“我生性不媚世俗，因爲生病得以保持清閑，幸而不是高潔志趣慕取聲名，哪裏敢把王公的駕到看成是榮耀呢！假稱自己不賢，這就是劉公幹受到君子指責的原因，罪過不小啊。”王弘經常派人窺伺他，暗中得知他準備去廬山，就派他的老朋友龐通之等人帶着酒

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弘乃出與相見，遂歡宴窮日。潛無履，弘顧左右爲之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申脚令度焉。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答云："素有脚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轝之至州，而言笑賞適，不覺其有羡於華軒也。弘後欲見，輒於林澤間候之。至於酒米乏絶，亦時相贍。

先到半路上等着邀請他。陶潛碰到有酒喝，就在曠野的亭中取飲，高興得忘記了往前走。王弘這纔出來和陶潛相見，於是高興地宴飲了整整一天。陶潛没有穿鞋，王弘示意隨從給陶潛做鞋。隨從詢問鞋子的尺寸，陶潛就在座位中伸出脚來讓他們量。王弘邀請陶潛回州府，問他乘坐什麽，陶潛回答説："我平時脚就有病，向來是乘坐竹轎，也完全能自己回去。"王弘就命令一個門生的兩個兒子一起把他抬到州府，陶潛言談歡笑安適，并不覺得他羨慕華麗的車子。王弘後來想見陶潛，總是在山林水澤之間等候他經過。到了陶潛没有酒和米時，王弘也經常供給他。

其親朋好事，或載酒肴而往，潛亦無所辭焉。每一醉，則大適融然。又不營生業，家務悉委之兒僕。未嘗有喜愠之色，惟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咏不輟。嘗言夏月虚閑，高卧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張，弦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以宋元嘉中卒，時年六十三，所有文集并行於世。

陶潛的親朋好友有喜歡多事的，帶着酒肉到他家裏去，他也不推辭。每次喝醉了，就非常舒適快意。陶潛不經營産業，家中的事務全部都交給兒女和奴僕。他從來没有過高興或憤怒的神色，碰到有酒就喝，有時候没有酒，也常常吟咏不停。他曾經説夏季安閑無事，高卧在北窗之下，清風吹來，自己覺得是羲皇時代的人。陶潛生性不懂音律，但是收藏有一張素琴，琴上繫弦的繩子和標記都不完整，每當有朋友聚會，他就撫琴應和，説："祇要懂得琴中的樂趣，不用彈出弦上音！"陶潛在宋元嘉年間去世，當時六十三歲，所有文集都流行於世。

史臣曰：君子之行殊塗，顯晦之謂也。出則允厘庶政，以道濟時；處則振拔囂埃，以卑自牧。詳求厥義，其來敻矣。公和之居窟室，裳唯編草，誡叔夜而凝神鑒；威輦之處叢祠，衣無全帛，對子荆而陳貞則：并滅景而弗追，柳禽、尚平之流亞。夏統遠邇稱其孝友，宗黨高其諒直，歌《小海》之曲，則伍胥猶存；固貞石之心，則公閭尤愧，時幸洛濱之觀，信乎兹言。宋纖幼懷遠操，清規映拔，楊宣頌其畫象，馬岌嘆其人龍，玄虚之號，實斯爲美。餘之數子，或移病而去官，或著論而矯俗，或箕踞

史臣曰：君子所走之路不同，有的出仕有的隱居。出仕就能允當地治理國政，用正道匡救時世；閑處就振奮塵俗，用謙卑來管束自己。詳細地探求它的大義，由來已久了。孫公和居住在土窟裏，編草爲衣裳，告誡嵇叔夜而關注神明的鑒察；董威輦住在樹叢中的神祠裏，衣服裏没有帛綿，他在回答孫子荆時陳述了貞潔的準則：這些都是隱居而無法追踪的人，是亞於柳禽、尚平一類的人物。夏統這人，遠近的人們都稱揚他的孝友行爲，宗族的人們敬重他的誠實和正直，唱《小海》之曲，就好像伍子胥還活着一樣；固守像貞石一樣堅定的心志，那麽公閭都感到特别慚愧，時或幸有洛水邊上的游覽，這句話確實不假啊。宋纖從小就胸懷遠大的情操，清規出衆，楊

而對時人，或弋釣而栖衡泌，含和隱璞，乘道匿輝，不屈其志，激清風於來葉者矣。

宣給他的畫像作頌，馬岌贊嘆他是人中之龍，玄虛的謚號，的確對他是很確切的。其餘的幾位，有的稱病而辭官，有的著書立説矯正時俗，有的傲慢不敬地面對世人，有的射鳥釣魚，栖居在隱僻的地方，蘊含和美懷藏璞玉，行着大道收隱光輝，不讓自己的意志屈服，他們清高的風範將一直激揚到將來。

贊曰：厚秩招累，修名順欲。確乎群士，超然絶俗。養粹岩阿，銷聲林曲。激貪止競，永垂高躅。

贊曰：豐厚的俸禄招來憂患，修身立名却順合欲望。衆位士人，超然脱俗。在山崖邊涵養真性，在樹林深處銷聲匿迹。遏止貪婪競逐之念，永遠流傳下高尚的行迹。

# 晉書卷九十五

## 列傳第六十五

### 藝術

藝術之興，由來尚矣。先王以是決猶豫，定吉凶，審存亡，省禍福。曰神與智，藏往知來；幽贊冥符，弼成人事；既興利而除害，亦威衆以立權，所謂神道設教，率由於此。然而詭托近於妖妄，迂誕難可根源，法術紛以多端，變態諒非一緒，真雖存矣，僞亦憑焉。聖人不語怪力亂神，良有以也。逮丘明首唱，叙妖夢以垂文，子長繼作，援龜策以立傳，自兹厥後，史不絶書。漢武雅好神仙，世祖尤耽讖術，遂使文成、五利逞詭詐而取寵榮，尹敏、桓譚由忤時而嬰罪戾，斯固通人之所蔽，千慮之一失者乎！

各種術數技藝之術的興起，由來已經很久遠了。先王用它來決斷遲疑不決的事，判定吉凶，審察存亡，省察禍福。稱作神稱作智，包藏以往知道將來；在暗中神明授符命佐助，輔弼并成就人事；既能興利除害，又能威震衆人建立權威，所説的用神道來實施教化，遵循的大概就是這點。但是假藉名義接近於妖妄，迂闊荒誕難以尋根究源，法術紛繁多端，變化確實不止一種，雖然有真實的，但是假的東西也憑寄在裏面。聖人不談論怪力亂神，確實是有原因的。到了左丘明最先發起，記叙了怪異的夢留下了文字，司馬子長繼之而起，援引龜策以立傳，從此以後，史不絶書。漢武帝非常喜好神仙之術，世祖尤其沉迷於讖術，於是使得文成、五利逞詭詐而獲取了恩寵榮耀，尹敏、桓譚因爲忤逆時勢而遭罪，這固然是通人受蒙蔽，是千慮之一失！

詳觀衆術，抑惟小道，棄之如或可惜，存之又恐不經。載籍既務在博聞，筆削則理宜詳備，晉謂之《乘》，義在於斯。今録其推步尤精、伎能可紀者，以爲《藝術傳》，式備前史云。

周詳地察看各種術數，或者是小道，捨棄了也許可惜，保存下來又恐怕不合常典。載籍既然是力求廣博，著述就理應詳備，晉國把它稱作《乘》，理義就在這裏。現在記述那些推步特别精妙、技能值得記録的，作爲《藝術傳》，用以補備前史。

#### 陳訓

陳訓字道元，歷陽人。少好秘學，天文、算曆、陰陽、占候無不畢綜，尤善風角。孫晧以爲奉禁都尉，使其占候。晧政嚴酷，訓知其必敗而不敢言。時錢唐湖開，或言天下當太

陳訓字道元，是歷陽人。年少時就喜歡道術，天文、算曆、陰陽、占候没有不研究透徹的，尤其擅長風角。孫晧任命他爲奉禁都尉，讓他占候。孫晧政刑嚴酷，陳訓知道他一定會失敗但是不敢説出來。當時錢唐湖水清澈，有人説天

平，青蓋入洛陽。晧以問訓，訓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將有輿櫬銜璧之事，非吉祥也。"尋而吴亡。訓隨例内徙，拜諫議大夫。俄而去職還鄉。

下將太平，青蓋車進入洛陽。孫晧拿這件事詢問陳訓，陳訓説："下臣祇能望氣，不能洞曉湖面的開塞。"退下來後告訴他的友人説："青蓋車進入洛陽，將會有載着棺材同行、口銜璧玉的事，不是吉祥的事。"不久後吴國滅亡。陳訓按例遷往洛陽，任諫議大夫。不久就辭官回家鄉。

及陳敏作亂，遣弟宏爲歷陽太守，訓謂邑人曰："陳家無王氣，不久當滅。"宏聞，將斬之，訓鄉人秦璩爲宏參軍，乃説宏曰："訓善風角，可試之。如不中，徐斬未晚也。"乃赦之。時宏攻征東參軍衡彦於歷陽，乃問訓曰："城中有幾千人？攻之可拔不？"訓登牛渚山望氣，曰："不過五百人。然不可攻，攻之必敗。"宏復大怒曰："何有五千人攻五百人而有不得理？"命將士攻之，果爲彦所敗，方信訓有道術，乃優遇之。

到了陳敏作亂時，派弟弟陳宏爲歷陽太守，陳訓對同鄉人説："陳家没有王氣，不久將會滅亡。"陳宏聽到這話，準備殺死陳訓，陳訓的同鄉秦璩任陳宏的參軍，就勸説陳宏道："陳訓善於風角，可以讓他試一試。如果他説不中，再慢慢殺了他不晚。"陳宏就放了他。當時陳宏往歷陽攻打征東參軍衡彦，就問陳訓説："城中有幾千人？攻打它能攻下來嗎？"陳訓登上牛渚山望氣，説："城中不超過五百人。但是不能進攻，進攻它一定會失敗。"陳宏又非常憤怒地説："哪裏有五千人攻打五百人却攻不下來的道理？"命令官兵攻打，果然被衡彦打敗，這纔相信陳訓有道術，就優厚地對待他。

都水參軍淮南周亢嘗問訓以官位，訓曰："君至卯年當剖符近郡，酉年當有曲蓋。"亢曰："脱如來言，當相薦拔。"訓曰："性不好官，惟欲得米耳。"後亢果爲義興太守、金紫將軍。時劉聰、王彌寇洛陽，歷陽太守武瑕問訓曰："國家人事如何？"訓曰："胡賊三逼，國家當敗，天子野死。今尚未也。"其後懷愍二帝果有平陽之酷焉。或問其以明年吉凶者，訓曰："揚州刺史當死，武昌大火，上方節將亦當死。"至時，劉陶、周訪皆卒，武昌大火，燒數千家。時甘卓爲歷陽太守，訓私謂所親曰："甘侯頭低而視仰，相法名爲眄刀，又目有赤脉，自外而入，不出十年，必以兵死，不領兵則可以免。"卓果爲王敦所害。丞相王導多病，每自憂慮，以問訓。訓曰："公耳竪垂肩，必壽，亦大貴，子孫當興於江東。"咸如其

都水參軍淮南人周亢曾經拿自己的官運問陳訓，陳訓説："你到了卯年將會當上近郡的郡守，酉年將會用上曲柄傘。"周亢説："倘若像你説的那樣，我將會舉薦提拔你。"陳訓説："我生性不喜歡當官，祇想得到米而已。"後來周亢果然當了義興太守、金紫將軍。當時劉聰、王彌侵犯洛陽，歷陽太守武瑕問陳訓説："國家的命運怎樣？"陳訓説："胡賊從三面逼來，國家將會破敗，天子死在朝廷外。現在還没有到。"後來懷帝愍帝果然發生了平陽的悲慘事件。有人問陳訓明年的吉凶如何，陳訓説："揚州刺史將會死去，武昌發生大火災，上方節將也將死去。"到時候，劉陶、周訪都去世，武昌大火，焚燒了數千家。當時甘卓任歷陽太守，陳訓私下對親近的人説："甘侯頭低但是目光朝上，相法上名爲眄刀，還有他眼睛有赤脉，自外而入，不出十年，他一定會因刀兵而死，不領兵就可以避免。"甘卓果然被王敦殺害。丞相王導多病，總是爲自己擔心，拿這件事問陳訓。陳訓説："明公耳竪垂肩，一定長壽，又能大貴，子孫將會在江東興

言。訓年八十餘卒。

旺。”結果全都像他說的那樣。陳訓八十多歲時去世。

**戴洋**

戴洋字國流，吴興長城人也。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說死時天使其爲酒藏吏，授符録，給吏從幡麾，將上蓬萊、崐崘、積石、太室、恒、廬、衡等諸山。既而遣歸，逢一老父，謂之曰：“汝後當得道，爲貴人所識。”及長，遂善風角。

戴洋字國流，是吴興長城人。十二歲時，生病死去，五天後又蘇醒過來。他告訴人說死去時上天讓他做酒藏吏，授給他符籙，供給吏從幡麾，將上蓬萊、崐崘、積石、太室、恒山、廬山、衡山等各山。不久派遣回來，遇到一個老頭，對他說：“你以後將會得道，受到貴人的賞識。”到長大以後，就善於風角。

爲人短陋，無風望，然好道術，妙解占候卜數。吴末爲臺吏，知吴將亡，托病不仕。及吴平，還鄉里。後行至瀨鄉，經老子祠，皆是洋昔死時所見使處，但不復見昔物耳。因問守藏應鳳曰：“去二十餘年，嘗有人乘馬東行，過老君而不下馬，未達橋，墜馬死者不?”鳳言有之。所問之事，多與洋同。

戴洋相貌矮小醜陋，没有風度，但是喜歡道術，善於解析占候卜數。吴國末年爲臺吏，知道吴國將要滅亡，推托有病不出仕。到吴國被平定後，戴洋返回鄉里。後來出行到達瀨鄉，經過老子祠，都是戴洋從前死時被派遣到過的地方，衹是再也見不到從前的人物而已。便問看守人應鳳說：“離現在二十多年以前，曾經有一個人騎着馬往東走，經過老君祠却不下馬，還没有到橋前就墜馬而死嗎?”應鳳說有過這回事。所問到的事，大多和戴洋經歷過的相同。

揚州刺史嘗問吉凶於洋，答曰：“熒惑入南斗，八月有暴水，九月當有客軍西南來。”如期果大水，而石冰作亂。冰既據揚州，洋謂人曰：“視賊雲氣，四月當破。”果如其言。時陳敏爲右將軍，堂邑令孫混見而羡之。洋曰：“敏當作賊族滅，何足顧也!”未幾，敏果反而誅焉。初，混欲迎其家累，洋曰：“此地當敗，得臘不得正，豈可移家於賊中乎!”混便止。歲末，敏弟昶攻堂邑，混遂以單身走免。其後都水馬武舉洋爲都水令史，洋請急還鄉。將赴洛，夢神人謂之曰：“洛中當敗，人盡南渡，後五年揚州必有天子。”洋信之，遂不去。既而皆如其夢。

揚州刺史曾經向戴洋問吉凶，戴洋回答說：“火星進入南斗，八月有洪水，九月將有外來的軍隊從西南方向來。”到時候果然發大水，石冰作亂。石冰占據揚州以後，戴洋對人說：“看逆賊的雲氣，四個月後將會失敗。”果然像他說的那樣。當時陳敏任右將軍，堂邑令孫混看到了，很是羡慕。戴洋說：“陳敏將要作逆賊被滅族，哪裏值得傾慕!”没多久，陳敏果然謀反被殺死。當初，孫混打算把家屬接來，戴洋說：“這個地方將要打敗仗，過得了臘月過不了正月，怎麽能把家屬遷到逆賊的地盤裏呢!”孫混就打消了這個念頭。年底，陳敏的弟弟陳昶攻打堂邑，孫混竟然因爲單身逃跑免於一死。後來都水馬武提拔戴洋爲都水令史，戴洋請求回家鄉休假。準備趕赴洛陽，夢見神人對他説道：“洛陽將要被攻陷，人們全南渡，五年以後揚州一定會有天子。”戴洋相信了，便没有離去。没過多久全都和夢中所說的一樣。

廬江太守華譚問洋曰：“天下誰

廬江太守華譚問戴洋道：“天下還有誰會謀

當復作賊者？”洋曰：“王機。”尋而機反。陳眕問洋曰：“人言江南當有貴人，顧彦先、周宣珮當是不？”洋曰：“顧不及臘，周不見來年八月。”榮果以十二月十七日卒，十九日臘；玘以明年七月晦亡。王導遇病，召洋問之。洋曰：“君侯本命在申，金爲土使之主，而於申上石頭立冶，火光照天，此爲金火相爍，水火相煎，以故受害耳。”導即移居東府，病遂差。

反？”戴洋説：“王機。”不久王機謀反。陳眕問戴洋道：“人們説江南將會有貴人，顧彦先、周宣珮會是嗎？”戴洋説：“顧活不過臘日，周活不過來年八月。”顧榮果然在十二月十七日去世，十九日臘；周玘在明年七月底亡故。王導生病，把戴洋叫來詢問。戴洋説：“君侯本命在申，金爲土使之主，但是在申上石頭立冶，火光照天，這是金火相爍，水火相煎，因此你受到損害。”王導就移居到東府，疾病便痊愈了。

鎮東從事中郎張闓舉洋爲丞相令史。時司馬颺爲烏程令，將赴職，洋曰：“君宜深慎下吏。”颺後果坐吏免官。洋又謂曰：“卿雖免官，十一月當作郡，加將軍。”至期，爲太山太守、鎮武將軍。颺賣宅將行，洋止之曰：“君不得至，當還，不可無宅。”颺果爲徐龕所逼，不得之郡。元帝增颺衆二千，使助祖逖。洋勸颺不行，颺乃稱疾。收付廷尉，俄而因赦得出。

鎮東從事中郎張闓提拔戴洋爲丞相令史。當時司馬颺爲烏程令，將要赴任，戴洋説：“你最好嚴密地提防下屬官吏。”司馬颺後來果然因爲屬吏犯罪而被免官。戴洋又對他説：“你雖然被免官，但十一月將會作郡守，加授將軍。”到那時候，司馬颺當泰山太守、鎮武將軍。司馬颺準備賣掉房子赴任，戴洋阻止他説：“你到不了那裏，將會返回，不能没有房子。”司馬颺果然被徐龕逼迫，没有能够到郡上任。晉元帝給司馬颺增撥了二千軍隊，讓他去援助祖逖。戴洋勸司馬颺別去，司馬颺就稱説有病。司馬颺被抓起來交付廷尉，很快又因爲赦免得以出來。

元帝將登阼，使洋擇日，洋以爲宜用三月二十四日丙午。太史令陳卓奏用二十二日，言：“昔越王用甲辰三月反國，范蠡稱在陽之前，當主盡出，上下盡空，德將出游，刑入中宫，今與此同。”洋曰：“越王爲吴所囚，雖當時遜媚，實懷怨憤，蠡故用甲辰，乘德而歸，留刑吴宫。今大王内無含咎，外無怨憤，當承天洪命，納祚無窮，何爲追越王去國留殃故事邪！”乃從之。

晉元帝將要登基，讓戴洋擇日，戴洋認爲應該在三月二十四日丙午。太史令陳卓上奏在二十二日，説：“從前越王在甲辰三月返回越國，范蠡稱説在陽之前，應當預示着全部出走，上上下下全部走完，德將會出游，刑進入中宫，現在的情况正和此事相同。”戴洋説：“越王被吴人囚禁，雖然當時表示出恭順和巴結，内心裏其實是懷着怨憤，范蠡故意用甲辰，乘着盛德回國，把刑殺留在吴宫裏。現在大王内没有負罪，外没有怨憤，將要承受上天的洪命，無窮無盡地接納福運，爲什麽要追隨越王離開國都留下禍殃的舊事呢！”元帝於是聽從了戴洋的意見。

及祖約代兄鎮譙，請洋爲中典軍，遷督護。永昌元年四月庚辰，禺中時有大風，起自東南，折木。洋謂約曰：“十月必有賊到譙城東，至歷陽，南方有反者。”主簿王振以洋爲

到了祖約代哥哥鎮守譙城後，請戴洋爲中典軍，升遷督護。永昌元年四月庚辰，禺中當時颳大風，從東南吹過來，吹折樹木。戴洋對祖約説：“十月一定有賊寇到譙城東邊，到達歷陽，南方有人謀反。”主簿王振認爲戴洋是妖人，報

妖，白約收洋，付刺奸而絶其食五十日，言語如故。約知其有神術，乃赦之而讓振。振後有罪被收，洋救之。約曰："振往日相繫，今何以救之?"洋曰："振不識風角，非有宿嫌。振往時垂餓死，洋養活之，振猶尚遺忘。夫處富貴而不棄貧賤甚難。"約義之，即原振，賜洋米三十石。至十月三日，石勒騎果到譙城東。洋言於約曰："賊必向城父，可遣騎水南追之，步軍於水北斷要路，賊必敗。"約竟不追，賊乃掠城父婦女輜重而去。約將魯延求追賊，洋曰："不可。"約不從，使兄子智與延追之。賊僞棄婦女輜重走，智與延等争物，賊還掩之，智、延僅以身免，士卒皆死。約表洋爲下邑長。時梁國人反，逐太守袁晏。梁城峻嶮，約欲討之而未决，洋曰："賊以八月辛酉日反，日辰俱王，辛德在南方，酉受自刑，梁在譙北，乘德伐刑，賊必破亡。又甲子日東風而雷西行，譙在東南，雷在軍前，爲軍驅除。昔吴伐關羽，天雷在前，周瑜拜賀。今與往同，故知必克。"約從之，果平梁城。

告祖約把戴洋抓起來，交給刺奸斷絶他的飲食達五十天，戴洋言談依舊。祖約知道他有神術，就赦免了他并責備王振。王振後來犯罪被捕，戴洋救他。祖約説："王振從前拘囚過你，現在你爲什麽要救他?"戴洋説："王振不懂風角，并不是有宿怨。王振從前在快要餓死時，戴洋我養活了他，王振還是遺忘了。身處富貴却不拋棄貧賤的朋友是很難做到的。"祖約認爲戴洋很有義氣，就寬赦了王振，賞賜給戴洋三十石米。到了十月三日，石勒的騎兵果然到了譙城東邊。戴洋對祖約説："賊寇一定往城父那邊去，可以派騎兵在河流南邊追擊，步兵在河流北邊截斷他們的要路，賊寇一定失敗。"祖約竟然不追趕，賊寇於是搶掠城父的婦女輜重離開。祖約的將領魯延請求追擊賊寇，戴洋説："不行。"祖約不聽，派哥哥的兒子祖智和魯延一起追擊賊寇。賊寇假裝丢棄婦女輜重逃離，祖智和魯延等人争搶東西，賊寇返回掩擊他們，祖智、魯延僅僅自己免於一死，士兵全都戰死。祖約上表請讓戴洋爲下邑長。當時梁國人謀反，驅逐了太守袁晏。梁城地勢險峻，祖約想去討伐他們但是拿不定主意，戴洋説："逆賊在八月辛酉謀反，日子時辰都旺盛，辛德在南方，酉受到自刑，梁在譙的北方，乘德攻刑，逆賊一定大敗。再説甲子日吹東風而雷向西行，譙在東南，雷在軍隊前面，爲軍隊驅逐敵人。從前吴國攻伐關羽，雷在軍隊前面，周瑜祝賀。現在正和當年的情形一樣，所以知道一定能取勝。"祖約聽從了，果然平定了梁城。

太寧三年正月，有大流星東南行，洋曰："至秋，府當移壽陽。"及王敦作逆，約問其勝敗，洋曰："太白在東方，辰星不出。兵法先起爲主，應者爲客。辰星若出，太白爲主，辰星爲客。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先起兵者敗。今有客無主，有前無後，宜傳檄所部，應詔伐之。"約乃率衆向合肥。俄而敦死衆敗，遂住壽陽。洋又曰："江淮之間當有軍事，譙城虚曠，宜還固守。不者，雍

太寧三年正月，有大流星流向東南方，戴洋説："到了秋天，府治將會遷到壽陽。"到了王敦反叛以後，祖約詢問勝敗的情形，戴洋説："太白星在東方，辰星不出現。兵法中首先行動的是主，應戰的是客。辰星如果出現，那麽太白星爲主，辰星爲客。辰星不出現，太白星爲客，先起兵的一方失敗。現在有客無主，有先起兵的没有應戰的，應該把檄文傳到各部，響應詔命討伐王敦。"祖約就率領軍隊開往合肥。不久王敦死，叛軍失敗，祖約就停留在壽陽。戴洋又説："江淮之間將會有戰事，譙城空虚，應該回去固守。

丘、沛皆非官有也。"約不從，豫土遂陷於賊。

咸和元年春，約南行佃，遇大雷雨西南來，洋曰："甲子西南天雷，其夏必失大將。"至夏，汝南人反，執約兄子濟，送於石勒。約府内地忽赤如丹，洋曰："案《河圖徵》云：'地赤如丹血丸丸，當有下反上者。'恐十月二十七日胡馬當來飲淮水。"至時，石聰騎大至，攻城大戰。其日西風，兵火俱發，約大懼。會風迴，賊退。時傳言勒遣騎向壽陽，約欲送其家還江東，洋曰："必無此事。"尋而傳言果妄。

否則，雍丘、沛都不會是朝廷的了。"祖約不聽，豫土便陷入賊寇手中。

咸和元年春，祖約往南外出打獵，碰上大雷雨從西南方而來，戴洋說："甲子日西南方打雷，今年夏天一定損折大將。"到了夏天，汝南人謀反，抓住了祖約哥哥的兒子祖濟，押送給石勒。祖約府中的地面忽然像硃砂那麽紅，戴洋說："依照《河圖徵》說：'地面紅得像丹砂，一團團的血，將會有下民謀反。'恐怕十月二十七日胡馬將會來飲淮水。"到了那個時候，石聰的騎兵大規模到來，攻城大戰。那天颳西風，石勒把兵器和火把都發射到城裏，祖約非常害怕。恰巧風向回轉，賊寇撤退。當時有傳言説石勒派騎兵去壽陽，祖約想把家屬送回江東，戴洋說："一定不會有這樣的事。"不久就證明傳言果然是虛妄的。

咸和初，月暈左角，有赤白珥。約問洋，洋曰："角爲天門，開布陽道，官門當有大戰。"俄而蘇峻遣使招約俱反，洋謂約曰："蘇峻必敗，然其初起，兵鋒不可當，可外和内嚴，以待其變。"約不從，遂與峻反。至三年五月，大風雷雨西北來，城内晦暝，洋謂約曰："雷鳴人上，明使君當遠佞近直，愛下振貧。昔秦有此變，卒致亂亡。"約大怒，收洋繫之。遣部將李概將兵到廬江，其衆盡散。約召洋出，問之曰："吾還東何如留壽陽？若留壽陽，何如入胡？"洋曰："東入失半，入胡滅門，留壽陽尚可。"約欲東向歷陽，其衆不樂東下，皆叛約，劫約姊及嫂奔於石勒。約到歷陽，祖煥問洋曰："君昔言平西在壽陽可得五年，果如君言。今在歷陽，可得幾時？"洋曰："得六月耳。"約問洋："臺下及此氣候何如？"洋曰："此當復有反者。臺下來年三月當太平，江州當大喪。後南方復有軍事，去此千里。"尋而牽騰叛約，約

咸和初年，月亮左角有光暈，有紅色白色的光暈。祖約詢問戴洋，戴洋說："角爲天門，開布陽道，官門將會有大戰。"不久蘇峻派人邀祖約一起謀反，戴洋對祖約說："蘇峻必敗，但是當他剛起兵的時候，他的軍隊鋭不可當，可以外和内緊，以等待形勢變化。"祖約不聽，就和蘇峻一起謀反。到了咸和三年五月，大風雷雨從西北方來，城内一片昏暗，戴洋對祖約說："雷聲在人頭頂上轟鳴，表明使君應該疏遠奸佞小人親近忠直之士，愛護下屬賑救貧苦百姓。從前秦朝有過這樣的變故，最終導致了滅亡。"祖約非常憤怒，把戴洋抓起來囚禁。祖約派部將李概率領軍隊到廬江，軍隊全部逃散。祖約把戴洋叫出來，問他說："我返回東邊和留在壽陽相比會怎麽樣？如果留在壽陽，和進入胡人那裏相比會怎麽樣？"戴洋說："進入東邊要損失一半兵力，進入胡地會被滿門抄斬，留在壽陽還可以。"祖約打算往東邊開往歷陽，他的部隊不願意東下，都背叛了祖約，劫持了祖約的姐姐和嫂子投奔石勒。祖約到了歷陽，祖煥問戴洋說："你從前説平西在壽陽能够守五年，果然像你説的那樣。現在在歷陽，能够待多久？"戴洋說："能待六個月而已。"祖約問戴洋說："臺下和這裏的氣象怎麽

率所親將家屬奔於石勒。二月而天子反正，四月而温嶠卒，郭默據湓口以叛。後勒誅約及親屬并盡，皆如洋言。

約既敗，洋往尋陽。時劉胤鎮尋陽，胤問洋曰："我病當差不?"洋曰："不憂使君不差，憂使君今年有大厄。使君年四十七，行年入庚寅。《太公陰謀》曰：'六庚爲白獸，在上爲客星，在下爲害氣。'年與命并，必凶當忌。十二月二十二日庚寅勿見客。"胤曰："我當解職，將君還野中治病。"洋曰："使君當作江州，不得解職。"胤曰："温公不復還邪?"洋曰："温公雖還，使君故作江州。"俄如其言。九月甲寅申時，迴風從東來，入胤兒船中，西過，狀如匹練，長五六丈。洋曰："風從咸池下來，攝提下去，咸池爲刀兵，大殺爲死喪。到甲子日申時，府内大聚骨埋之。"胤問在何處，洋曰："不出州府門也。"胤架府東門。洋又曰："東爲天牢，牢下開門，憂天獄至。"十二月十七日，洋又曰："臘近可閉門，以五十人備守，并以百人備東北寅上，以却害氣。"胤不從。二十四日壬辰，胤遂爲郭默所害。

南中郎將桓宣以洋爲參軍，將隨宣往襄陽，太尉陶侃留之住武昌。時侃謀北伐，洋曰："前年十一月熒惑守胃昴，至今年四月，積五百餘日。昴，趙之分野，石勒遂死。熒惑以七月退，從畢右順行入黄道，未及天關，以八月二十二日復逆行還鈎，繞畢向昴。昴畢爲邊兵，主胡夷，故置天弓以射之。熒惑逆行，司無德之

樣?"戴洋説："這裏還會有反叛的人。臺下明年三月將會太平，江州將會有大喪。以後南方還有戰事，離這裏有千里遠。"不久牽騰背叛祖約，祖約率領親近的人帶着家屬投奔石勒。二月，天子復位，四月温嶠死，郭默占據湓口反叛。後來石勒把祖約和他的親屬全都殺光，全都像戴洋説的那樣。

祖約失敗以後，戴洋去尋陽。當時劉胤鎮守尋陽，劉胤問戴洋説："我的疾病會痊愈嗎?"戴洋説："我不擔憂你的病不痊愈，我擔憂的是你今年有大災難。你四十七歲，行年進入庚寅。《太公陰謀》上説：'六庚爲白獸，在上面的是客星，在下面的是害氣。'年和命相合，一定有凶事應當避忌，十二月二十二日庚寅切勿見客人。"劉胤説："我將要解職了，帶父親回鄉下治病。"戴洋説："使君要作江州刺史，不會解職。"劉胤説："温公不再回來了嗎?"戴洋説："温公雖然回來，你仍然要作江州刺史。"没過多久，情況果然像戴洋説的那樣。九月甲寅申時，旋風從東邊來，進入劉胤兒子的船中，往西吹去，形狀像一匹白絹，有五六丈長。戴洋説："風從咸池下來，攝提下去，咸池爲刀兵，大殺爲死喪。到甲子日申時，府中積聚很多人骨被掩埋。"劉胤問在什麽地方，戴洋説："不出州府的大門。"劉胤構築府東門。戴洋又説："東邊是天牢，天牢下面開大門，我擔心有天獄出現。"十二月十七日，戴洋又説："快到臘日可以關閉大門，用五十人守備，用一百人防衛東北寅上，用以驅退害氣。"劉胤不聽。二十四日壬辰，劉胤就被郭默殺害。

南中郎將桓宣任命戴洋爲參軍，戴洋準備隨桓宣去襄陽，太尉陶侃把他留在武昌。當時陶侃策劃北伐，戴洋説："前年十一月熒惑星留在胃昴二宿之間，直到今年四月，共有五百多天。昴宿對應趙地，石勒便死去。熒惑星在七月退出，從畢宿右邊順行進入黄道，還没到天關，在八月二十二日又逆行返回鈎星，繞過畢宿往昴宿運行。昴畢二宿爲邊境戰事，主胡夷，所以置天弓射它。熒惑星逆行，主管没有德政的國家，石勒

國，石勒死是也。勒之餘燼，以自殘害。今年官與太歲、太陰三合癸巳，癸爲北方，北方當受災。歲鎮二星共合翼軫，從子及巳，徘徊六年。荆楚之分，歲鎮所守，其下國昌，豈非功德之徵也！今年六月，鎮星前角亢。角亢，鄭之分。歲星移入房，太白在心。心房，宋分。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石季龍若興兵東南，此其死會也。官若應天伐刑，徑據宋鄭，則無敵矣。若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侃志在中原，聞而大喜。會病篤，不果行。

侃薨，征西將軍庾亮代鎮武昌，復引洋問氣候。洋曰：“天有白氣，喪必東行，不過數年必應。”尋有大鹿向西城門，洋曰：“野獸向城，主人將去。”城東家夜半望見城内有數炬火，從城上出，如大車狀，白布幔覆，與火俱出城東北行，至江乃滅。洋聞而嘆曰：“此與前白氣同。”時亮欲西鎮石城，或問洋：“此西足當欲東不?”洋曰：“不當也。”咸康三年，洋言於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昔吴用壬寅來上，創立宫城，至己酉，還下秣陵。陶公亦涉八年。土地盛衰有數，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擇吉處，武昌不可久住。”五年，亮令毛寶屯邾城。九月，洋言於亮曰：“毛豫州今年受死問。昨朝大霧晏風，當有怨賊報仇，攻圍諸侯，誠宜遠偵邏。”寶問當在何時，答曰：“五十日内。”其夕，又曰：“九月建戌，朱雀飛驚，征軍還歸，乘戴火光，天示有信，災發東房，葉落歸本，慮有後患。”明日，又曰：“昨夜火殃，非國福，今年架

之死就是。石勒的殘餘，又自相殘殺。今年官星和太歲、太陰三星在癸巳日相合，癸爲北方，北方將要遭受災禍。歲星和鎮星在翼軫二星之間相合，從子年到巳年，一共徘徊了六年。荆楚的對應，正是歲星鎮星停留的地方，它下面的國家昌盛，難道不是功德的證驗嗎！今年六月，鎮星往前運行到角亢二宿之間。角亢是鄭的對應。歲星移入房宿，太白星在心宿。心房二宿是宋的對應。順從天理的興旺，違逆天理的滅亡。石季龍如果興兵到東南，這是他的死期。你如果順應天意前去攻打，直接占據宋鄭，就無人能匹敵。如果上天賜給却不去獲取，反而會遭受罪過。”陶侃志在收復中原，聽到這話後非常高興。適逢病重，未能真正實行。

陶侃死後，征西將軍庾亮代理鎮守武昌，又把戴洋找來詢問氣候。戴洋説：“天上有白氣，死喪的事一定會到東邊，過不了幾年一定應驗。”不久後有大鹿跑往西城門，戴洋説：“野獸跑往城裏，主人將要離去。”城東的人家在半夜看見城内有數炬火焰，從城上出來，像一輛大車，白布帷幕覆蓋，和火一起出了城往東北方向移動，到了長江火纔熄滅。戴洋聽到後嘆息説：“這和以前的白氣是一個意思。”當時庾亮想往西鎮守石城，有人問戴洋説：“這次往西去足以抵消往東去嗎?”戴洋説：“抵不了。”咸康三年，戴洋對庾亮説：“武昌這地方有山無林，政事可以圖謀開端，却不能守留到結束。山呈八字的形狀，數到不了九。當年吴國用壬寅年來上，創立宫城，至己酉年就返回秣陵。陶公也剛到八年。一個地方的盛衰有期數，人心的向背也有期數，不可更改。明公最好另外選擇吉利的地方，武昌不可久留。”咸康五年，庾亮命令毛寶屯駐邾城。九月，戴洋對庾亮説：“毛豫州今年接到死訊。昨天早晨有大霧没有風，將會有仇人來報仇，攻圍諸侯，應該擴大偵察巡邏的範圍。”毛寶問將會在什麽時候，戴洋回答説：“五十天之内。”當晚，戴洋又説：“九月建戌，朱雀受驚飛起，征戰的軍隊返回，戰車披着火光，上天垂示有信，災禍從東方開始出現，葉落歸根，恐怕有後患。”

屋，致使君病，可因燒屋，移家南渡，無嫌也。”寶即遣兒婦還武昌。尋傳賊當來攻城，洋曰：“十月丁亥夜半時得賊問，干爲君，支爲臣，丁爲征西府，亥爲邾城，功曹爲賊神，加子時十月水王木相，王相氣合，賊必來。寅數七，子數九，賊高可九千人，下可七千人。從魁爲貴人加丁，下克上，有空亡之事，不敢進武昌也。”賊果陷邾城而去。亮問洋曰：“故當不失石城否?”洋曰：“賊從安陸向石城，逆太白，當伐身，無所慮。”亮曰：“天何以利胡而病我?”洋曰：“天符有吉凶，土地有盛衰，今年害氣三合己亥，已爲天下，亥爲戎胡，季龍亦當受死。今乃不憂賊，但憂公病耳。”亮曰：“何方救我疾?”洋曰：“荆州受兵，江州受災，公可去此二州。”亮曰：“如此，當有解不?”洋曰：“恨晚，猶差不也。”亮竟不能解二州，遂至大困。洋曰：“昔蘇峻時，公於白石祠中祈福，許賽其牛，至今未解，故爲此鬼所考。”亮曰：“有之，君是神人也。”或問洋曰：“庾公可得幾時?”洋曰：“見明年。”時亮已不識人，咸以爲妄，果至正月一日而薨。

明日，又說：“昨天晚上有火殃，不是國家的福運，今年建房子，致使你困厄，可以趁着燒房子，把家遷到長江南邊去，没有妨礙。”毛寶就派兒子妻子返回武昌。不久有傳言說賊寇將要來攻城，戴洋說：“十月丁亥日夜半時得到賊寇消息，干爲君，支爲臣，丁爲征西府，亥爲邾城，功曹爲賊神，加上子時十月水王木相，王相氣合，賊寇一定來。寅數是七，子數是九，賊寇最多大約有九千人，最少大約有七千人。從魁爲貴人加丁，下克上，有空亡的事，賊寇不敢進入武昌。”賊寇果然在攻陷邾城後離去。庾亮問戴洋說：“果然不會失掉石城嗎?”戴洋說：“賊寇從安陸去石城，逆犯太白，將會殺身，没有值得擔憂的。”庾亮說：“上天爲什麽便利胡人，困厄我們?”戴洋說：“上天的符命有吉凶，土地有盛衰，今年害氣三次在己亥日會合，己爲天下，亥爲戎胡，石季龍也將要死去。現在不用擔憂賊寇來犯，衹擔憂你的困厄而已。”庾亮說：“有什麽辦法解救我的困厄?”戴洋說：“在荆州會遭受兵禍，在江州會遭受災殃，你可離開這二州。”庾亮說：“像這樣，還會化解嗎?”戴洋說：“可惜晚了些，還是不能全化解。”庾亮到底不能離開二州，終於導致大困厄。戴洋說：“當年在蘇峻那時候，你在白石祠中祈求福祉，許諾用牛來酬神，到了現在還没有解除，所以被這個鬼審訊。”庾亮說：“是有這件事，你真是神人。”有人問戴洋說：“庾公還能活多久?”戴洋說：“能够在明年看到。”當時庾亮已經認不出人了，大家都認爲戴洋胡說，庾亮果然到了正月初一纔死。

庾翼代亮，洋復爲占候。少時卒，年八十餘。所占驗者不可勝紀。

庾翼代任庾亮的職務，戴洋又給他占候。過不多久戴洋去世，享年八十多歲。他的占候應驗了的不計其數。

**韓友**

韓友字景先，廬江舒人也。爲書生，受《易》於會稽伍振，善占卜，能圖宅相冢，亦行京費厭勝之術。

韓友字景先，是廬江舒人。他做書生時，向會稽人伍振學習《易》，擅長占卜，能够籌劃選擇陽宅陰宅，也會京氏費氏的巫咒之術。

龍舒長鄧林婦病積年，垂死，醫巫皆息意。友爲筮之，使畫作野猪著

龍舒長鄧林的妻子常年患病，快要死了，醫生巫師都不抱希望。韓友給她卜筮，讓鄧林畫一

卧處屏風上，一宿覺佳，於是遂差。舒縣廷掾王睦病死，已復魄。友爲筮之，令以丹畫版作日月置床頭，又以豹皮馬鄣泥卧上，立愈。劉世則女病魅積年，巫爲攻禱，伐空冢故城間，得狸鼉數十，病猶不差。友筮之，命作布囊，依女發時，張囊著窗牖間，友閉户作氣，若有所驅。斯須之間，見囊大脹如吹，因决敗之，女仍大發。友乃更作皮囊二枚，沓張之，施張如前，囊復脹滿，因急縛囊口，懸著樹二十許日，漸消，開視有二斤狐毛，女遂差。

隻野猪貼在她睡覺地方的屏風上，一晚上以後就感覺良好，於是病就痊愈了。舒縣廷掾王睦病死，已經作過招魂復魄儀式了。韓友給他卜筮，讓用紅畫板畫日月安放在床頭，又用豹皮和馬障泥平放在上面，王睦馬上就痊愈了。劉世則的女兒多年被鬼魅纏身而病，巫師給她禱祝，在舊城裏挖開空墳墓，得到數十隻狸鼉，劉女的病還是没有痊愈。韓友給她卜筮，讓他們製作一個布袋，在劉女發病時，張開布袋靠在窗户上，韓友關起門作氣，好像在驅趕什麽東西。片刻之間，看到布袋脹大得就像吹起來一樣，於是就把布袋捅破了，劉女仍然發病很厲害。韓友就再製作兩個皮袋，重叠着張開，像原先一樣施行，等到皮袋再脹滿後，就趕緊捆住袋口，在樹上懸挂了二十多天，皮袋逐漸凹陷後，打開皮袋，看到有二斤狐毛，劉女於是痊愈。

宣城邊洪以四月中就友卜家中安否，友曰："卿家有兵殃，其禍甚重。可伐七十束柴，積於庚地，至七月丁酉放火燒之，咎可消也。不爾，其凶難言。"洪即聚柴。至日，大風，不敢發火。洪後爲廣陽領校，遭母喪歸家，友來投之，時日已暮，出告從者，速裝束，吾當夜去。從者曰："今日已暝，數十里草行，何急復去？"友曰："非汝所知也。此間血覆地，寧可復住！"苦留之，不待食而去。其夜洪欻發狂，絞殺兩子，并殺婦，又斫父妾二人，皆被創，因出亡走。明日，其宗族往收殯亡者，尋索洪，數日，於宅前林中得之，已自經死。

宣城人邊洪在四月中到韓友那裏占卜家中是否平安，韓友説："你家裏有兵災，災禍很重。可砍伐七十束柴，堆積在庚地，到七月丁酉日放火焚燒，禍難可以消除。不然，凶不可言。"邊洪就積聚柴草。到了那一天，大風，邊洪不敢點火。邊洪後來當了廣陽領校，遭逢母喪回家，韓友來投宿他家，當時太陽已經下山，韓友出來告訴隨從説，趕快準備行裝，我將要連夜離開這裏。隨從説："現在天已經黑了，涉草走了數十里，爲什麽又要急着離開？"韓友説："這不是你們所知道的。這裏血污蓋地，哪裏還能再住下！"邊洪苦苦挽留，韓友没等到吃飯就離開了。當晚邊洪突然發狂，絞死了兩個兒子，并且殺了妻子，又用斧頭砍他父親的兩個妾，二人都被砍傷，邊洪接着就外出逃走。第二天，同宗族的人去收殯死者，尋找邊洪，幾天以後，在房子前面的樹林裏找到了他，已經自己上吊死了。

宣城太守殷祐有病，友筮之，曰："七月晦日，將有大鸖鳥來集廳事上，宜勤伺取，若獲者爲善，不獲將成禍。"祐乃謹爲其備。至日，果有大鸖垂尾九尺，來集廳事上，掩捕得之，祐乃遷石頭督護，後爲吴郡太

宣城太守殷祐有病，韓友給他卜筮，説："七月最後一天，將會有大鸖鳥聚集在廳事上，最好是努力等候捕取，如果能捕獲就吉利，捕不到就將會成爲禍患。"殷祐就謹慎地做準備。到了那一天，果然有垂着九尺長尾巴的大鸖飛來聚集在廳事上，殷祐突然動手，捕獲了，於是升任

守。

友卜占神效甚多，而消殃轉禍，無不皆驗。干寶問其故，友曰："筮卦用五行相生殺，如案方投藥治病，以冷熱相救。其差與不差，不可必也。"友以元康六年舉賢良，元帝渡江，以爲廣武將軍，永嘉末卒。

石頭督護，後來爲吴郡太守。

韓友卜占有神效的很多，消除災殃轉化禍患，没有不完全應驗的。干寶問韓友是什麽原因，韓友説："筮卦用五行相互生殺，就像按照藥方下藥治病，用冷熱互相救治。能否治好，不能肯定。"韓友在元康六年舉薦爲賢良，元帝渡過長江以後，任命韓友爲廣武將軍，韓友在永嘉末年去世。

### 淳于智

淳于智字叔平，濟北盧人也。有思義，能《易》筮，善厭勝之術。高平劉柔夜卧，鼠嚙其左手中指，以問智。智曰："是欲殺君而不能，當爲君使其反死。"乃以朱書手腕横文後三寸作田字，辟方一寸二分，使露手以卧。明旦，有大鼠伏死手前。譙人夏侯藻母病困，詣智卜，忽有一狐當門向之嗥。藻怖愕，馳見智。智曰："其禍甚急，君速歸，在狐嗥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怪，大小必出，一人不出，哭勿止，然後其禍可救也。"藻還，如其言，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間拉然而崩。護軍張劭母病篤，智筮之，使西出市沐猴，繫母臂，令傍人捶拍，恒使作聲，三日放去。劭從之。其猴出門即爲犬所咋死，母病遂差。上黨鮑瑗家多喪病貧苦，或謂之曰："淳于叔平神人也，君何不試就卜，知禍所在？"瑗性質直，不信卜筮，曰："人生有命，豈卜筮所移！"會智來，應詹謂曰："此君寒士，每多屯虞，君有通靈之思，可爲一卦。"智乃爲卦，卦成，謂瑗曰："君安宅失宜，故令君困。君舍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持荆馬鞭者，便就買以懸此樹，三年當暴得財。"瑗承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浚井，得錢數十萬，銅鐵器復

淳于智字叔平，是濟北盧人。有思辯能力，能够用《易》卜筮，善於巫咒之術。高平人劉柔晚上就寢，老鼠咬他左手的中指，劉柔拿這件事問淳于智。淳于智説："這是想殺你却没得逞，我將爲你反使其死去。"就用紅筆在劉柔手腕横紋後三寸寫一個田字，一寸二分見方，讓劉柔露出手來睡覺。第二天早晨，有一隻大老鼠在劉柔的手前伏倒死掉了。譙人夏侯藻母親病重，夏侯藻去淳于智那裏卜筮，忽然有一隻狐狸對着門口向夏侯藻嗥叫。夏侯藻很擔驚受怕，飛速地去見淳于智。淳于智説："禍難很急迫了，你趕緊回去，在狐狸嗥叫的地方拊心啼哭，讓家人感到吃驚奇怪，大大小小的人都出來，如果還有一個人没出來，就不要停止啼哭，這以後禍難纔可以消除。"夏侯藻回來，按淳于智説的話去做，他母親也支撑着病體出來了。家人都出來集合以後，五間正屋一下子崩塌。護軍張劭母親病重，淳于智給他卜筮，讓他到西邊去買一隻沐猴，繫在他母親的手臂上，讓旁人捶拍沐猴，使沐猴不斷叫出聲音來，三天以後放走它。張劭聽從了。沐猴被放走後一出門就被狗咬死，他母親的病於是痊愈。上黨人鮑瑗家中人多死喪疾病貧苦，有人對他説："淳于叔平是個神人，你爲什麽不找他卜筮試試，知道禍根在哪裏？"鮑瑗生性質直，不相信卜筮，説："人的一生自有命定，豈是卜筮能够改變的！"適逢淳于智來，應詹對他説："這位鮑瑗先生是個寒士，總是有很多艱難，你有與神靈相通的心靈，可以給他卜一卦。"淳于智就給他占卜，卦成後，對鮑瑗説："你的住宅建得不當，所以讓你困屯。你家中的東北邊有棵大桑

二十餘萬，於是致贍，疾者亦愈。其消災轉禍，不可勝紀，而卜筮所占，千百皆中。應詹少亦多病，智乃爲符使詹佩之，誦其文，既而皆驗，莫能學也。

樹，你徑直到市場上，進門數十步，將會有一個人手拿荆條馬鞭，就立即買回來挂在這桑樹上，三年後將會突然間得到財富。"鮑瑗聽了這句話以後到了市上，果然買到了馬鞭，挂在桑樹上，三年後，鮑瑗挖井，得到數十萬錢，銅鐵器又值二十多萬，於是致富，患病的人也痊愈了。淳于智消災轉禍，不計其數，卜筮所占的，千百次都準確。應詹年輕時也多病，淳于智就畫了一道符讓應詹佩帶，并誦讀符文，不久就都有效驗，這本領没人學得到。

性深沈，常自言短命，曰："辛亥歲天下有事，當有巫醫挾道術者死。吾守《易》義以行之，猶當不應此乎!"太康末，爲司馬督，有寵於楊駿，故見殺。

淳于智生性深沉，常常説自己活不長，他説："辛亥年天下有事，有道術的巫醫將會死去。我固守《易經》大義來施行，應當不應驗這個!"太康末年，淳于智爲司馬督，受到楊駿親寵，所以被殺。

**步熊**

步熊字叔熙，陽平發干人也。少好卜筮數術，門徒甚盛。熊學舍側有一人燒死，吏持熊諸生，謂爲失火。熊曰："已爲卿卜得其人矣。使從道南行，當有一人來問得火主未者，便縛之。"吏如熊言，果是耕人，自言草惡難耕，故燒之，忽風起延燒遠近，實不知草中有人。又鄰人兒遠行，或告已死，其父母號哭制服，熊爲之卜，剋日當還，如期果至。

步熊字叔熙，是陽平發干人。年少時喜歡卜筮數術，門徒很多。步熊的學舍旁有一個人被燒死，吏人把步熊的門徒抓了起來，認爲是失火。步熊説："已經爲你卜到那個人了。如果你從道上往南走，將會有一個人來問查到放火的人没有，就捆住那個人。"吏人按步熊説的去做，果然是那個農夫，他自己説雜草長得粗惡，難以耕治，所以用火燒，忽然起了風，火勢蔓延燒到了遠近的地方，實在不知道草中有人。又一次鄰居的兒子遠行，有人來報告説兒子死了，這兒子的父母號哭穿喪服，步熊給占卜，説在某日將會回來，到那個時候果然回來了。

趙王倫聞其名，召之。熊謂諸生曰："倫死不久，不足應也。"倫怒，遣兵圍之數重。熊乃使諸生著其裘南走，倫兵悉赴捉之，熊密從北出，得脱。後爲成都王穎所辟，穎使熊射覆，物無所失。後穎奔關中，平昌公模鎮鄴，以熊穎黨，誅之。

趙王司馬倫聽到步熊的名聲，徵召步熊。步熊對門徒説："司馬倫離死不遠了，不值得答應他。"司馬倫很生氣，派兵來包圍了他，圍了好幾層。步熊就派門徒穿着他的裘衣往南逃跑，司馬倫的軍隊全都趕去抓他的門生，步熊秘密地向北邊逃去，這纔得以脱身。後來受到成都王司馬穎徵召，司馬穎讓步熊做占卜類游戲，没有失敗過一次。後來司馬穎逃奔關中，平昌公司馬模鎮守鄴城，因爲步熊是司馬穎的黨徒，就殺了他。

**杜不愆**

杜不愆，廬江人也。少就外祖郭璞學《易》卜，屢有驗。高平郗超年二十餘，得重疾，試令筮之。不愆曰："案卦言之，卿所苦尋除。然宜於東北三十里上官姓家索其所養雄雉，籠盛置東檐下，却後九日丙午日午時，必當有雌雉飛來與交，既而雙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都除，又是休應，年將八十，位極人臣。若但雌逝雄留者，病一周方差，年半八十，名位亦失。"超時正羸篤，慮命在旦夕，笑而答曰："若保八十之半，便有餘矣。一周病差，何足爲淹！"然未之信。或勸依其言，索雉果得。至丙午日，超卧南軒之下觀之，至日晏，果有雌雉飛入籠，與雄雉交而去，雄雉不動。超嘆息曰："雖管郭之奇，何以尚此！"超病彌年乃起，至四十，卒於中書郎。

杜不愆是廬江人。年少時跟隨外祖父郭璞學習《易》卜，多次占卜應驗。高平人郗超二十多歲，得了重病，試讓杜不愆卜筮。杜不愆說："按卦象說來，你的痛苦不久就可以解除。但是你應該到東北三十里處上官姓家索求他家裏飼養的雄雉，用籠子裝着放置在東邊屋檐下，往後九天丙午日午時，必將有雌雉飛來與雄雉交配，然後雙雙離開。如果是這樣，不出二十天疾病全都消除，又是吉兆，能活到將近八十歲，位極宰輔。如果衹是雌雉飛走雄雉留下來，疾病要過一周年纔痊愈，活到四十歲，名聲地位也没有了。"郗超當時正病得厲害，料想是命在旦夕，就笑着回答說："如果保得住八十歲的一半，就有富餘了。一周年病愈，哪裏算得上長！"但是郗超還不相信。有人勸他按照杜不愆說的去做，郗超去索求雄雉，果然得到。到了丙午日，郗超躺在南廊窗户下觀察它，到日暮，果然有雌雉飛進籠子裏，和雄雉交配後離去了，雄雉不動。郗超嘆息說："即使是管郭那麼神奇，又怎麼能超過這種神算！"郗超病了滿一年纔痊愈，到四十歲時，死在中書郎官職上。

不愆後占筮轉疏，無復此類。後爲桓嗣建威參軍。

杜不愆後來占筮變得粗疏，再也没有像這類事那麼準確。後來他任桓嗣的建威參軍。

**嚴卿**

嚴卿，會稽人也。善卜筮。鄉人魏序欲暫東行，荒年多抄盗，令卿筮之。卿筮曰："君慎不可東行，必遭暴害之氣，而非劫也。"序不之信。卿曰："既必不停，宜以禳之，可索西郭外獨母家白雄狗繫著船前。"求索止得駁狗，無白者。卿曰："駁者亦足，然猶恨其色不純，當餘小毒，正及六畜輩耳，無所復憂。"序行半路，狗忽然作聲甚急，有如人打之者。比視，已死，吐黑血斗餘。其夕，序墅上白鵝數頭無故自死，而序家無恙。

嚴卿是會稽人。善於卜筮。同鄉魏序想暫時往東去，荒年多劫盗，就讓嚴卿卜筮。嚴卿卜筮後說："你千萬不能往東去，一定會遭受禍害之氣，而不是劫盗。"魏序不相信。嚴卿說："既然你一定不肯停行，就應該除災，可以索求西郭外獨母家的白公狗繫在船頭。"魏序去尋求，得到雜毛的狗，没有白狗。嚴卿說："雜毛的也可以，但還是遺憾毛色不純，將會留下小災害，僅僅禍害到六畜而已，再没有什麼可擔憂的。"魏序走到半路上，狗忽然很急迫地發出叫聲，好像有人打它一樣。到去看時，狗已經死了，吐了一斗多的黑血。當晚，魏序别館上的數頭白鵝無緣無故自行死亡，但是魏序的家人無恙。

## 隗炤

隗炤，汝陰人也。善於《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窮，雖爾，慎莫賣宅也。却後五年春，當有詔使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即以此版往責之，勿違言也。"炤亡後，其家大困乏，欲賣宅，憶夫言輒止。期日，有龔使者止亭中，妻遂齎版往責之。使者執版惘然，不知所以。妻曰："夫臨亡，手書版見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者沈吟良久而悟，謂曰："賢夫何善？"妻曰："夫善於《易》，而未曾爲人卜也。"使者曰："噫，可知矣！"乃命取蓍筮之，卦成，撫掌而嘆曰："妙哉隗生！含明隱迹，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於是告炤妻曰："吾不相負金也，賢夫自有金耳，知亡後當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瓮，覆以銅柈，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

隗炤是汝陰人。善於《易》卜。他在臨終時，寫板牘交給妻子說："我死後將會有大饑荒，即便這樣，也千萬不要賣了房子。再往後五年的春天，將會有傳達詔命的人來停留在這個亭子中，姓龔，這個人欠我的錢，就拿這個板牘去向他索取，不要違背我的話。"隗炤死後，他家裏非常窮困，他妻子想賣掉房子，想起丈夫的話後就總作罷。到了隗炤説定的日子，有姓龔的人在亭中休息，隗妻就帶着板牘去索取錢財。那人拿着板牘，惘然不知所以。隗妻説："我丈夫臨終時，親手寫板牘叫我這樣做，我并不敢亂説。"使者沉吟良久，明白了，對隗妻説："你丈夫善於做什麽？"隗妻説："丈夫善於《易》卜，但是不曾給人占卜。"使者説："唉，可以知道了！"就讓隗妻取來蓍草占筮，卦成後，拍着手贊嘆説："奇妙啊隗生！包藏明智隱匿行迹，可以説是洞悉窮達吉凶的人了。"便告訴隗炤的妻子説："我并未借你丈夫的錢財，你丈夫自有錢財，他知道死後將會暫時困厄，所以埋藏錢財等待太平，他不告訴兒女妻子的原因，是擔心錢財用完後困乏不已。他知道我善於《易》卜，所以寫下板牘來寄托心意。錢財有五百斤，以青瓮盛裝，用銅盤蓋着，埋在堂屋東頭，離墻有一丈遠，在地下九尺多深處。"隗妻回家挖掘，情形全部和卜筮相同。

## 卜珝

卜珝字子玉，匈奴後部人也。少好讀《易》，郭璞見而嘆曰："吾所弗如也，奈何不免兵厄！"珝曰："然。吾大厄在四十一，位爲卿將，當受禍耳。不爾者，亦爲猛獸所害。吾亦未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營之，未見免兆。雖然，在南猶可延期，住此不過時月。"珝曰："子勿爲公吏，可以免諸。"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之不能免卿將也。"珝曰："吾此雖當有帝王子，終不復奉二京矣。琅邪可奉，卿謹奉

卜珝字子玉，是匈奴後部人。他年輕時喜歡讀《易》，郭璞見到他後贊嘆説："我比不上你啊，無奈躲避不了兵災！"卜珝説："是啊。我大厄是在四十一歲，官職是卿將，將要遭受災禍而已。如果不是這樣，也會被猛獸傷害。我也没有看見你能够善終啊。"郭璞説："我的禍患在江南，爲此已謀劃很久，還没有看到能够避免的徵兆。雖然這樣，在南方還可以延期，留在這裏過不了多久。"卜珝説："你别當公吏，可以免去了吧。"郭璞説："我不能躲避當公吏，就好像你躲不開做卿將一樣。"卜珝説："我這裏雖然將有帝王的子孫，終究不能再在二京做事了。琅邪王值

之，主晋祀者必此人也。”珝遂隱於龍門山。

劉元海僭號，徵爲大司農、侍中，固以疾辭。元海曰：“人各有心，卜珝之不欲在吾朝，何異高祖四公哉！可遂其高志。”後復徵爲光禄大夫，珝謂使者曰：“非吾死所也。”及劉聰嗣僞位，徵爲太常。時劉琨據并州，聰問何時可平，珝答曰：“并州陛下之分，今兹克之必矣。”聰戲曰：“朕欲勞先生一行可乎？”珝曰：“臣所以來不及裝者，正爲是行也。”聰大悦，署珝使持節、平北將軍。將行，謂其妹曰：“此行也，死自吾分，後慎勿紛紜。”及攻晋陽，爲琨所敗，珝卒先奔，爲其元帥所殺。

得奉事，你恭謹地事奉他吧，主持晋室祭祀的一定是這個人。”卜珝就隱居在龍門山。

劉元海僭稱帝號後，徵召卜珝爲大司農、侍中，卜珝稱病堅決推辭。劉元海説：“人各有志，卜珝不想在我朝廷做官，和漢高祖時的四公有什麽區别呢！可以順遂他的清高志向。”後來又徵召他爲光禄大夫，卜珝對來人説：“這不是我死的地方。”到了劉聰繼承僞位後，徵召卜珝爲太常。當時劉琨占據并州，劉聰問什麽時候可以平定并州，卜珝回答説：“并州是陛下的地方，現在攻克是一定的。”劉聰開玩笑説：“朕打算勞先生走一趟，行嗎？”卜珝説：“臣來不及裝束就趕來的原因，正是爲了這次動身。”劉聰非常高興，任卜珝使持節、平北將軍。準備出發時，卜珝對他妹妹説：“這次出行，死去是我的本分，我死後你們千萬别紛争。”到了攻打晋陽時，被劉琨打敗，卜珝的士兵搶先逃跑，卜珝被元帥殺死。

### 鮑靚

鮑靚字太玄，東海人也。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墜井死。”其父母尋訪得李氏，推問皆符驗。靚學兼内外，明天文河洛書，稍遷南陽中部都尉，爲南海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煮食之以自濟。王機時爲廣州刺史，入厠，忽見二人著烏衣，與機相捍，良久擒之，得二物似烏鴨。靚曰：“此物不祥。”機焚之，徑飛上天，機尋誅死。靚嘗見仙人陰君，授道訣，百餘歲卒。

鮑靚字太玄，是東海人。五歲時，鮑靚對父母説：“我本來是曲陽李家的兒子，九歲時墜入井中死了。”他父母尋訪到李氏，向他調查詢問，全都符合應驗。鮑靚的學問包含内外，通曉天文河洛之書，逐漸升遷南陽中部都尉，任南海太守。鮑靚曾經行部進入海上，遇到大風，很是飢餓，就取白石煮來吃以救自己的命。王機當時任廣州刺史，進厠所，忽然看見兩個人穿着黑衣服，和王機打架，王機過了很久纔抓住他們，却是兩個像黑鴨一樣的東西。鮑靚説：“這些東西不吉祥。”王機焚燒那兩個東西，却徑直飛上了天，王機不久被處死。鮑靚曾經見到仙人陰君，陰君傳授給他修道的秘訣，他活了一百多歲纔去世。

### 吴猛

吴猛，豫章人也。少有孝行，夏日常手不驅蚊，懼其去己而噬親也。年四十，邑人丁義始授其神方。因還豫章，江波甚急，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觀者異之。庾亮爲江州刺史，嘗遇疾，聞猛神異，乃迎

吴猛是豫章人。他年少時孝順父母，在夏天常常不趕蚊子，擔心蚊子離開自己去叮父母。四十歲時，同鄉丁義纔開始傳授他神術。他便回到豫章，長江上波浪很急，吴猛坐船不用船槳，用白羽扇划水渡江，看見的人都感到驚異。庾亮爲江州刺史時，曾經患病，聽説吴猛神奇，就把他

之，問己疾何如。猛辭以算盡，請具棺服。旬日而死，形狀如生。未及大斂，遂失其尸。識者以爲亮不祥之徵。亮疾果不起。

接來，詢問自己的病情。吴猛用壽命已盡來推辭，請求允許置辦棺材服飾。過了十天吴猛就死了，容貌和活着時一樣。還没有到大殮的時候，竟然没有了吴猛的尸首。有見識的人認爲這是庾亮不祥的徵兆。庾亮的疾病果然未能痊愈。

## 幸靈

幸靈者，豫章建昌人也。性少言，與小人群居，見侵辱而無慍色，邑里號之痴，雖其父母兄弟亦以爲痴也。嘗使守稻，群牛食之，靈見而不驅，待牛去乃往理其殘亂者。其父母見而怒之，靈曰："夫萬物生天地之間，各欲得食。牛方食，奈何驅之!"其父愈怒曰："即如汝言，復用理壞者何爲?"靈曰："此稻又欲得終其性，牛自犯之，靈可以不收乎!"

幸靈是豫章建昌人。他生性不愛説話，和平民百姓在一起，被他們侮辱却没有憤怒的神色，同鄉人説他痴，即使是他的父母兄弟也認爲他痴。曾經有一次讓幸靈看守稻田，牛群來吃稻苗，幸靈看見却不去驅趕，等牛走後纔去收拾那些殘亂的稻苗。他父母看到後生他的氣，幸靈説："萬物生於天地之間，各自都想吃到東西。牛正在吃東西，爲什麽要趕走!"他父親更加生氣地説："如果照你這麽説，你爲何還要去收拾被弄壞的稻苗?"幸靈説："這稻苗想能够長到老，牛却吃了，幸靈可以不收拾嗎!"

時順陽樊長賓爲建昌令，發百姓作官船於建城山中，吏令人各作箸一雙。靈作而未輸，或竊之焉。俄而竊者心痛欲死，靈謂之曰："爾得無竊我箸乎?"竊者不應。有頃，愈急，靈曰："若爾不以情告我者，今真死矣。"竊者急遽，乃首出之。靈於是飲之以水，病即立愈。行人由此敬畏之。船成，當下，吏以二百人引一艘，不能動，方請益人。靈曰："此以過足，但部分未至耳。靈請自牽之。"乃手執箸，惟用百人，而船去如流。衆大驚怪，咸稱其神，於是知名。

當時順陽人樊長賓爲建昌令，徵發百姓在建城山中造官船，吏人命令每人各做一雙筷子。幸靈做好了，還没有繳納，有人偷走了。没過多久偷的人心臟疼痛將死，幸靈對他説："你莫非偷了我的筷子?"偷的人不答話。過了一會兒，心痛得更加厲害，幸靈説："如果你不把實情告訴我，這次可真的要死了。"偷的人很着急，纔承認。幸靈於是拿水給他喝，病馬上就好了。服役的人們因此敬畏幸靈。官船造成後，準備放下水，吏人率領二百人牽拉一艘，拉不動，正要請求增加人數。幸靈説："這些人已經太多了，僅是安排不完善而已。請讓我自己來拉。"便手拿筷子，僅用一百人，船運行如流水。大家感到非常吃驚和奇怪，都説神奇，幸靈於是聞名。

有龔仲儒女病積年，氣息財屬，靈使以水含之，已而强起，應時大愈。又吕猗母皇氏得痿痹病，十有餘年，靈療之，去皇氏數尺而坐，冥目寂然，有頃，顧謂猗曰："扶夫人令起。"猗曰："老人得病累年，奈何可倉卒起邪?"靈曰："但試扶起。"於是兩人夾扶以立。少選，靈又令去

有個龔仲儒的女兒患病多年，氣息僅能維持，幸靈叫人拿水來讓她含着，一會兒就能勉强起來，當時就痊愈。又有吕猗的母親皇氏患痿痹病有十多年，幸靈給她治療，在離皇氏數尺遠的地方坐下，閉着眼睛默不作聲，過了一會兒，轉過頭來對吕猗説："扶老夫人讓她起來。"吕猗説："老人得病多年，怎麽能一下子起來呢?"幸靈説："你儘管扶起來試試看。"於是兩人夾扶着

扶，即能自行，由此遂愈。於是百姓奔趣，水陸輻輳，從之如雲。皇氏自以病久，懼有發動，靈乃留水一器令食之，每取水，輒以新水補處，二十餘年水清如新，塵垢不能加焉。

皇氏站起來。没過多久，幸靈又讓吕猗去扶，皇氏立即就能自己行走，因此就痊愈了。於是百姓奔走而來，從水路陸路上聚集過來，跟隨幸靈的人極多。皇氏自認爲患病已久，害怕又復發，幸靈就留下一罐水讓她飲用，皇氏每次取水飲，總是用新水補充，二十多年後水還是像開始一樣清澈，塵垢不能使它渾濁。

時高悝家有鬼怪，言語呵叱，投擲内外，不見人形，或器物自行，再三發火，巫祝厭劾而不能絶。適值靈，乃要之。靈於陌頭望其屋，謂悝曰：“此君之家邪？”悝曰：“是也。”靈曰：“知之足矣。”悝固請之，靈不得已，至門，見符索甚多，謂悝曰：“當以正止邪，而以邪救邪，惡得已乎！”并使焚之，惟據軒小坐而去，其夕鬼怪即絶。

當時高悝家裏有鬼怪，説話呵叱，在屋裏屋外投擲東西，看不到影子，或者是器物自己走動，接二連三地起火，巫祝驅鬼却不能使鬼怪絶迹。恰巧高悝碰到幸靈，就把他邀回家。幸靈在路旁看他的房子，對他説：“這是你的家嗎？”高悝説：“是的。”幸靈説：“知道這一點就足够了。”高悝堅決邀請他，幸靈不得已，到了門口，看到有很多符索，對高悝説：“應該以正壓邪，你却以邪壓邪，怎麽能壓得住呢！”就讓高悝把符索全都燒掉，自己在走廊上坐了一會兒就離開了，當天晚上鬼怪就絶迹了。

靈所救愈多此類，然不取報謝。行不騎乘，長不娶妻，性至恭，見人即先拜，言輒自名。凡草木之夭傷於山林者，必起理之，器物之傾覆於途路者，必舉正之。周旋江州間，謂其士人曰：“天地之於人物，一也，咸欲不失其情性，奈何制服人以爲奴婢乎！諸君若欲享多福以保性命，可悉免遣之。”十餘年間，賴其術以濟者極多。後乃娶妻，畜車馬奴婢，受貨賂致遺，於是其術稍衰，所療得失相半焉。

幸靈救治保全大多是這種事情，但是不拿報酬。他出行不騎馬或乘車，長大後不娶妻，性情極爲謙恭，看到人就首先下拜，一説話總是先自通姓名。凡是山林裏有草木夭傷的，他一定去整理好，路途上有器物傾覆的，一定把它們弄正。在江州間輾轉奔走，對那裏的士人説：“天地對所有的人，都是一視同仁的，都是不想讓他們失去自己的性情，爲什麽人們要制服别人當作奴婢呢！各位如果想享受更多的幸福并保全性命，可以全都把奴婢釋放送走。”十餘年間，靠着幸靈的道術而得到救助的極多。後來幸靈娶妻，蓄養車馬奴婢，接受贈送的錢財，於是他的法術逐漸衰退，救治病人有效和無效各占一半。

## 佛圖澄

佛圖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少學道，妙通玄術。永嘉四年，來適洛陽，自云百有餘歲，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善誦神咒，能役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又嘗齋時，平旦至流水側，從腹

佛圖澄是天竺人。原來姓帛。他年少時學道，精通方術。永嘉四年，佛圖澄來到洛陽，自己説已經有一百多歲，常常服氣保養自己，能够好幾天不吃東西。他善於神咒，能够役使鬼神。他的腹部旁邊有一個洞，常用棉絮堵住，每當晚上讀書，就拔出棉絮，洞中放出光芒，照亮整個房子。又曾經在齋戒時，早上到河邊，從腹部旁

旁孔中引出五藏六府洗之，訖，還内腹中。又能聽鈴音以言吉凶，莫不懸驗。

及洛中寇亂，乃潛草野以觀變。石勒屯兵葛陂，專行殺戮，沙門遇害者甚衆。澄投勒大將軍郭黑略家，黑略每從勒征伐，輒豫克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智謀，而每知軍行吉凶何也?"黑略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智術非常，云將軍當略有區夏，己應爲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召澄，試以道術。澄即取鉢盛水，燒香咒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光色曜日，勒由此信之。

邊的窟窿裏拉出五臟六腑清洗，洗完後，又放回腹中。他又能通過聽鈴聲説出吉凶，没有不應驗的。

到了洛中戰亂時，佛圖澄潛藏在民間觀察事態發展。石勒在葛陂屯兵，專門殺人，有很多和尚遇害。佛圖澄就投宿石勒的大將軍郭黑略家，郭黑略每次跟從石勒出征，總是預先能知道勝負，石勒感到疑惑，問道："我不覺得愛卿有出衆的智謀，愛卿却總能知道軍隊行動的吉凶，爲什麽?"郭黑略説："將軍天資卓異，神明威武，有幽靈相助，有一個沙門智術不平常，説將軍將會占有中原，他自己應該作軍師。臣下前後所説的，都是他的話。"石勒召來佛圖澄，用道術考他。佛圖澄立即就取出鉢盛滿水，燒香禱告，一會兒鉢中生出青蓮花，色彩映日，石勒因此相信他。

勒自葛陂還河北，過枋頭，枋頭人夜欲斫營，澄謂黑略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備，故不敗。勒欲試澄，夜冠冑衣甲，執刀而坐，遣人告澄云："夜來不知大將軍何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益信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乃潛避至黑略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既而勒使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澄，澄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矣。"

石勒自葛陂回到黄河北，經過枋頭，枋頭人想在晚上偷襲軍營，佛圖澄對郭黑略説："過一會兒賊寇要到來，可以讓石勒知道。"情況果然像他説的一樣，因爲有防備，所以没有被打敗。石勒想考一考佛圖澄，在晚上穿戴好頭盔鎧甲。握着大刀端坐，派人去告訴佛圖澄説："晚上不知道大將軍在哪裏了。"派去的人剛剛到佛圖澄那裏，還没有來得及説話，佛圖澄反而問道："平素没有賊寇，爲什麽在夜間戒嚴?"石勒更加相信他了。石勒後來因爲怨恨，打算殺各道士，并想讓佛圖澄受苦。佛圖澄就秘密地到郭黑略家裏躲避，對弟子們説："如果將軍派人到來，問我在什麽地方，你們就回答説不知我到哪裏去了。"没多久石勒的人來到，没有找到佛圖澄。使者回去報告石勒，石勒驚奇地説："我對佛圖澄有惡意，佛圖澄撇下我離開了。"石勒整個晚上没睡覺，想見佛圖澄。佛圖澄知道石勒心中後悔，第二天就到石勒那裏。石勒説："昨天晚上你到哪裏去了?"佛圖澄説："明公有憤怒的情緒，昨晚故意權且躲避明公。現在明公改變主意，所以敢來。"石勒大笑説："道人錯了。"

襄國城塹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其水源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

襄國的護城河水源在城西北五里處，水源突然枯竭，石勒問佛圖澄怎樣得到水。佛圖澄説：

"今當敕龍取水。"乃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故泉源上，坐繩床，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而來，諸道士競往視之。有頃，水大至，隍塹皆滿。

"現在準備敕命龍取水。"就和弟子法首等數人到原來的水源上，坐上繩床，燒安息香，禱告了數百句。這樣做了三天，水一滴一滴地慢慢流了出來，有一條五六寸左右長的小龍隨水流出，各道士爭着去看小龍。過了一會兒，大水到來，護城河全都水滿。

鮮卑段末波攻勒，衆甚盛。勒懼，問澄。澄曰："昨日寺鈴鳴云，明旦食時，當擒段末波。"勒登城望末波軍，不見前後，失色曰："末波如此，豈可獲乎！"更遣夔安問澄。澄曰："已獲末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末波，執之。澄勸勒宥末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

鮮卑段末波攻打石勒，軍隊很强大。石勒害怕，詢問佛圖澄。佛圖澄說："昨天寺鈴響道，明天吃飯的時辰，將會擒獲段末波。"石勒登上城頭觀察段末波的軍隊，看不到隊伍的頭尾，臉色都變了，說："段末波這麼强大，難道能擒獲嗎！"再派夔安去問佛圖澄。佛圖澄說："已經抓到段末波了。"當時城北的伏兵出擊，遭遇段末波，抓到了他。佛圖澄勸石勒寬免段末波，送回本國，石勒聽從了這個建議，最終得到了段末波的幫助。

劉曜遣從弟岳攻勒，勒遣石季龍距之。岳敗，退保石梁塢，季龍堅柵守之。澄在襄國，忽嘆曰："劉岳可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日亥時，岳已敗被執。"果如所言。

劉曜派從弟劉岳攻打石勒，石勒派石季龍去抵抗。劉岳失敗，退守石梁塢，石季龍加固營柵固守。佛圖澄在襄國，忽然嘆息說："劉岳真可憐！"弟子法祚問是怎麼回事，佛圖澄說："昨天亥時，劉岳已經兵敗被俘。"果然像他說的那樣。

及曜自攻洛陽，勒將救之，其群下咸諫以爲不可。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秃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秃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又令一童子潔齋七日，取麻油合胭脂，躬自研於掌中，舉手示童子，粲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甚衆，見一人長大白皙，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即曜也。"勒甚悦，遂赴洛距曜，生擒之。

劉曜親自攻打洛陽，石勒準備去救援，他的部下全都規諫，認爲不能去。石勒去詢問佛圖澄，佛圖澄說："相輪鈴音說：'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秃當。'這是羯語。秀支是軍隊的意思；替戾岡是出來的意思；僕谷是劉曜在胡人中的官位。劬秃當是捉到的意思。這句話是說軍隊出動就能抓到劉曜。"佛圖澄又命令一個童子潔齋七天，取出麻油和胭脂混在一起，親自在手掌裏磨研，舉起手給童子看，手掌有很明亮的光輝。童子驚奇地說："有很多兵馬，看見一個人高大白皙，用紅絲捆住肘。"佛圖澄說："這個人就是劉曜。"石勒很高興，就奔赴洛陽抵禦劉曜，活捉了他。

勒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敬澄彌篤。時石葱將叛，澄誡勒曰："今年葱中有蟲，食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葱也。"勒班告境内，慎無食葱。俄而石葱果走。勒益重之，事必諮而

石勒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更加誠篤地敬重佛圖澄。當時石葱將要反叛，佛圖澄告誡石勒說："今年葱中有蟲，吃了一定會害人，可命令百姓不要吃葱。"石勒布告境内人民千萬不要吃葱。不久石葱果然逃跑。石勒更加敬重佛圖澄，

後行，號曰大和尚。

凡有事一定先和他商量然後纔施行，把他稱作大和尚。

勒愛子斌暴病死，將殯，勒嘆曰："朕聞虢太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可得效乎?"乃令告澄。澄取楊枝沾水，灑而咒之，就執斌手曰："可起矣!"因此遂蘇，有頃，平復。自是勒諸子多在澄寺中養之。勒死之年，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既而勒果死。

石勒的愛子石斌得暴病而死，快要殯殮時，石勒嘆息說："朕聽說虢太子死後，扁鵲能使他活過來，現在能够仿效嗎?"就派人報告佛圖澄。佛圖澄取來楊樹枝沾上水，邊灑邊禱告，握住石斌的手說："可以起來了!"石斌因此蘇醒，過了不久，就復蘇了。從此石勒的兒子們大多在佛圖澄的寺中養育。石勒死那年，有一天平靜無風，但是塔上有一隻鈴鳴響，佛圖澄對大家說："鈴聲說國家有大喪，出不了今年。"不久石勒果然死去。

及季龍僭位，遷都於鄴，傾心事澄，有重於勒。下書衣澄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之日，引之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衆坐皆起，以彰其尊。又使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其太子諸公五日一朝，尊敬莫與爲比。支道林在京師，聞澄與諸石游，乃曰："澄公其以季龍爲海鷗鳥也。"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真僞混淆，多生愆過。季龍下書料簡，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外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漢代初傳其道，惟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下逮衆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祀同罪。其趙人爲沙門者，還服百姓。"朝士多同度所奏。季龍以澄故，下書曰："朕出自邊戎，忝君諸夏，至於饗祀，應從本俗。佛是戎神，所應兼奉，其夷趙百姓有樂事佛者，特聽之。"

到了石季龍僭登帝位，遷都到鄴，盡心奉事佛圖澄，比石勒還器重。下詔書讓佛圖澄穿綾錦衣服，乘坐雕飾的車，朝見皇帝的日子，引導他上殿，常侍以下官員全部都幫助抬轎，太子王公護持着上去，主管人高呼大和尚，坐着的人們全都站起來，用以表明對他的尊重。又派司空李農早晚親自問候，太子王公每五天去拜見他一次，對他的尊敬程度再也没有人能比得上。支道林在京師，聽說佛圖澄和石氏家族交游，就說："澄公是把石季龍當作海鷗鳥。"百姓因爲佛圖澄的緣故，很多人信奉佛教，全都營造寺廟，競相出家爲僧，真假混淆，生出了許多罪惡。石季龍下書評比選擇，著作郎王度上奏說："佛是外國的神，不是華夏應該建祠敬奉的。漢代開始傳播佛教，僅是聽由西域人能够在都邑裏營建寺廟，用以敬奉他們的神，漢人都不出家。魏繼承漢朝的制度，也沿用前代的做法。現在可決定趙人全都不許到寺中燒香禮拜，用以遵守典禮，百官卿士以下直至小吏，一概禁止，有違犯的，和淫祀同罪。趙人做和尚的，還俗成百姓。"朝廷官員大多同意王度上奏的意見。石季龍因爲佛圖澄的緣故，下書說："朕出身於邊遠的戎人，慚愧地統治華夏，至於祭祀，應該服從本地原來的習俗。佛是戎人的神，是應該一并敬奉的，夷人趙人中有樂於信佛的，特許他們。"

澄時止鄴城寺中，弟子遍於郡國。嘗遣弟子法常北至襄國，弟子法

佛圖澄當時住在鄴城的寺中，弟子遍布全國。他曾經派弟子法常往北到襄國去，弟子法佐

佐從襄國還，相遇於梁基城下，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佐始入，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説汝師邪?"佐愕然愧懺。於是國人每相語："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者。

從襄國回來，二人在梁基城下相遇，車挨着車交談了一晚上，談到了和尚，到第二天早上各自離去。法佐剛進門，佛圖澄笑着説道："昨夜你和法常車連着車一起議論你們老師了吧?"法佐驚愕，愧悔交加。於是國人經常互相説道："不要産生邪惡心理，和尚知道你們。"到了佛圖澄所在的地方，没有人敢對着他的方向擤鼻涕吐唾沫。

季龍太子邃有二子，在襄國，澄語邃曰："小阿彌比當得疾，可往看之。"邃即馳信往視，果已得疾。太醫殷騰及外國道士自言能療之，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疾，况此等乎!"後三日果死。邃將圖爲逆，謂内竪曰："和尚神通，儻發吾謀。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覲季龍，謂弟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過人。'我儻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必過邃。邃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上南臺，僧慧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邃固留不住，所謀遂差。還寺，嘆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因事從容箴季龍，季龍終不能解。俄而事發，方悟澄言。

石季龍的太子石邃有兩個兒子，在襄國，佛圖澄對石邃説："小阿彌最近將要患病，可以去看望他。"石邃馬上派人飛速去看望，果然他兒子已經患病。太醫殷騰和外國道士自稱能够治好病，佛圖澄告訴弟子法牙説："即使是聖人再世，也治不好這病，何况是這些人呢!"三天以後果然死去。石邃準備謀反，對宦官説："和尚神通廣大，也許會發現我們的圖謀。明天他來後，應當首先除了他。"佛圖澄十五日將要入宫朝見石季龍，對弟子僧慧説："昨天晚上天神呼叫我説：'明天如果入宫，返回時不要見别人。'我如果見别人，你應該勸阻我。"佛圖澄平時入宫，一定見石邃。石邃知道佛圖澄入宫，苦苦地迎候。佛圖澄準備登上南臺，僧慧拉一下他的衣服，佛圖澄説："這件事不能不做。"佛圖澄在石邃那裏還没有坐安穩就站了起來，石邃極力挽留留不住，謀劃便没有成功。佛圖澄回到寺廟以後，嘆息説："太子作亂，規模已經形成，想説又難以説出來，想忍又難以忍得住。"於是通過别的事情從容地告誡石季龍，石季龍始終不能領會。不久事情泄露，石季龍纔領悟佛圖澄的話。

後郭黑略將兵征長安北山羌，墮羌伏中。時澄在堂上坐，慘然改容曰："郭公今有厄。"乃唱云："衆僧祝願。"澄又自祝願。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者則困。"復更祝願。有頃，曰："脱矣。"後月餘，黑略還，自説墜羌圍中，東南走，馬乏，正遇帳下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馬，小人乘公馬，濟與不濟，命也。"略得其馬，故獲免。推檢時日，

後來郭黑略率領軍隊征討長安北山裏的羌人，陷入羌人的埋伏。當時佛圖澄在堂上坐，悲傷得改變了臉色，説："郭公現在有災難。"於是高呼道："衆僧祝願。"佛圖澄又親自祝願。過了一會兒，又説："如果向東南方逃出就有生路，别的方向就困厄。"又再祝願。過了不多久，説："脱身了。"過了一個多月，郭黑略回來，自己説陷入羌人的包圍之中，往東南方逃跑，馬匹疲乏，恰好碰到軍中的官佐，把馬讓給他，説："明公騎這匹馬，小人騎明公的馬，能不能逃出

正是澄祝願時也。

去，都是命定。”郭黑略得到那匹馬，所以能够脱身。推算時間，正是佛圖澄祝願的時候。

時天旱，季龍遣其太子詣臨漳西滏口祈雨，久而不降，乃令澄自行，即有白龍二頭降於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澄嘗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既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劫垂死。”因燒香祝願，遥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某處爲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黄河中舊不生黿，時有得者，以獻季龍。澄見而嘆之曰：“桓温入河，其不久乎！”温字元子，後果如其言也。季龍嘗晝寢，夢見群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後亦皆驗。澄嘗與季龍升中臺，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災。”乃取酒噀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季龍遣驗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

當時天旱，石季龍派太子到臨漳西滏口祈雨，過了很長時間也不降雨，就讓佛圖澄親自施行，馬上就有二白龍降落在祈雨的地方，當天方圓數千里下大雨。佛圖澄曾經派弟子到西域去買香，弟子出發以後，佛圖澄告訴别的弟子説：“我在手掌中看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搶面臨死亡。”於是燒香祝願，遥遠地救援保護弟子。弟子後來返回，説某月某日在某處被盗賊搶劫，差一點被殺掉，忽然聞到香氣，盗賊無緣無故自己就吃驚地説：“救兵已經到了。”撇下他就跑了。黄河原來没有黿，當時有人在那裏捕到了黿，獻給石季龍。佛圖澄看見後嘆息説：“桓温到黄河，大概不長久了吧！”桓温字元子，後來果然像佛圖澄説的那樣。石季龍曾經在白天睡覺，夢見很多羊背着魚從東北方向來，醒來以後就去詢問佛圖澄。佛圖澄説：“不吉祥，鮮卑要占有中原了！”後來也全都應驗。佛圖澄曾經和石季龍一起登上中臺，佛圖澄忽然驚奇地説：“災變，災變，幽州該有火災。”就取來酒含在嘴裏往外噴，過了很長時間纔笑着説：“已經止住了。”石季龍派人去幽州驗證，説是那一天火從四個城門燒起來，西南邊有黑雲飄來，下急雨把火澆滅了，雨水稍微有些酒氣。

石宣將殺石韜，宣先到寺與澄同坐，浮屠一鈴獨鳴，澄謂曰：“解鈴音乎？鈴云胡子洛度。”宣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爲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石韜後至，澄孰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季龍夢龍飛西南，自天而落，旦而問澄，澄曰：“禍將作矣，宜父子慈和，深以慎之。”季龍引澄入東閣，與其后杜氏問訊之。澄曰：“脅下有賊，不出十日，自浮圖以西，此殿以東，當有血流，慎勿東也。”杜后曰：“和尚耄邪！何處有賊？”澄即

石宣準備殺石韜，石宣先到寺廟和佛圖澄同坐，佛塔上有一隻鈴單獨鳴響，佛圖澄對石宣説：“你聽得懂鈴音嗎？鈴説胡子洛度。”石宣變了臉色，説：“這話是什麽意思？”佛圖澄用假話説道：“老胡人修道，不能隱居不説話，坐好車穿好的衣服，難道不是洛度嗎！”石韜後到，佛圖澄仔細地看了他很久。石韜很害怕，問佛圖澄，佛圖澄説：“我對明公有血臭感到奇怪，所以看着你。”石季龍夢見龍飛向西南方，從天上落下，天亮以後問佛圖澄，佛圖澄説：“災禍將要來了，最好是父子之間慈愛和睦，請謹慎。”石季龍把佛圖澄帶進東閣内，和皇后杜氏一同詢問他。佛圖澄説：“身邊有逆賊，不出十天，在佛塔以西，這個殿以東，將會有流血的事，千萬

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昏即好耳。"遂便寓言，不復彰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季龍臨喪殺之。季龍以澄先誡，故獲免。及宣被收，澄諫季龍曰："皆陛下之子也，何爲重禍邪！陛下若含怒加慈者，尚有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宣當爲彗星下掃鄴宮。"季龍不從。後月餘，有一妖馬，髦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嘆曰："災其及矣！"季龍大享群臣於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季龍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冉閔小字棘奴。

別向東邊去。"杜后說："和尚老糊塗了吧！哪裏有逆賊？"佛圖澄馬上改口說："六情容納的，全都是賊。老了自然會糊塗，衹要使年輕的不糊塗就好了。"於是就用別的話來寄寓他的意思，不再明白地說出來。過了兩天，石宣果然派人在佛寺中害死了石韜，想趁石季龍去處理喪事時殺死他。石季龍因爲佛圖澄先前告誡過，因此得以免於災難。到了石宣被捕後，佛圖澄規諫石季龍說："都是陛下的兒子，爲什麽要加重災禍呢！陛下如果能藏起憤怒，施加仁慈，還能有六十多年。如果一定要殺石宣，他將會成爲彗星下來消滅鄴宮。"石季龍不聽。過了一個多月，有一匹妖馬，馬鬃馬尾都有火燒過的樣子，從中陽門進，從顯陽門出，往東跑往東宮，都進不去，跑向東北邊，没多久就不見了。佛圖澄聽到此事以後嘆息說："災禍就要降臨了！"石季龍在太武前殿大宴群臣，佛圖澄嘆息說："殿啊，殿啊！棘木長成樹林，將要刺壞人們的衣服。"石季龍命令挖開殿石察看，長有棘木。冉閔小字棘奴。

季龍造太武殿初成，圖畫自古賢聖、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爲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惟冠髣彷佛微出，季龍大惡之，秘而不言也。澄對之流涕，乃自啓塋墓於鄴西紫陌，還寺，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遂無復言。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己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卒於鄴宮寺。後有沙門從雍州來，稱見澄西入關，季龍掘而視之，惟有一石而無尸。季龍惡之曰："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吾將死矣。"因而遇疾。明年，季龍死，遂大亂。

石季龍營建太武殿剛建好，畫出自古以來的賢聖、忠臣、孝子、烈士、貞女圖像，全都改成胡人的樣子，十多天以後，畫像上的人頭全都縮進肩膀裏，衹有帽子簪結似乎略微露出來，石季龍非常厭惡，隱秘着没有往外說。佛圖澄對着流眼淚，就到鄴城西邊的紫陌自己打開墳墓，回到寺裏，獨自說："過得了三年嗎?"自己回答："過不了。"又說："過得了二年、一年、一百天、一個月嗎?"自己回答說："過不了。"就再也没有說話。他對弟子法祚說："戊申年禍亂逐漸萌發，己酉年石氏將會滅亡。我趁着還未亂，先死了。"去世於鄴宮寺。後來有和尚從雍州來，稱說看見佛圖澄往西入關，石季龍挖出他的棺材來看，衹有一塊石頭，没有尸體。石季龍憎惡地說道："石頭指的是朕，葬了我離開，我就要死了。"因而得了病。明年，石季龍死，於是大亂。

**麻襦**

麻襦者，不知何許人也，莫得其姓名。石季龍時，在魏縣市中乞丐，恒着麻襦布裳，故時人謂之麻襦。言

麻襦，不知是哪裏人，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姓名。石季龍時，他在魏縣街市中行乞，經常穿着麻布短衣衫，所以當時人們叫他麻襦。他言談卓

語卓越，狀如狂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云飴天馬。趙興太守籍狀收送詣季龍。

越，樣子像是瘋子，乞討得到米穀不吃，總是撒到大路上，說是喂天馬。趙興太守籍狀把他抓起來送到石季龍那裏。

先是，佛圖澄謂季龍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日當送一非常人，勿殺之也。"如期果至。季龍與共語，了無異言，惟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季龍不解，送以詣澄。麻襦謂澄曰："昔在光和中會，奄至今日。西戎受玄命，絕曆終有期。金離消于壤，邊荒不能遵，驅除靈期迹，莫已已之懿。裔苗葉繁，其來方積。休期於何期，永以嘆之。"澄曰："天迴運極，否將不支，九木水爲難，無可以術寧。玄哲雖存世，莫能基必莫能基必頹。久游閻浮利，擾擾多此患。行登陵雲宇，會於虛游間。"其所言人莫能曉。季龍遣驛馬送還本縣，既出城，請步，云："我當有所過，君至合口橋見待。"使人如言而馳，至橋，麻襦已先至。

先前，佛圖澄對石季龍說："國東邊二百里在某月日將送來一個非凡的人，别殺掉他。"到時候果然送到。石季龍和他談話，他全然没有說奇特的話，衹說"陛下將會終止在一柱殿下"。石季龍不理解，把他送到佛圖澄那裏。麻襦對佛圖澄說："當年在光和相會，一下子就到了今天。西戎承受天命，終究會有到頭的時候。金離消失在土裏，邊遠荒凉地區不能遵從，消除掉登基之時的痕迹，覆蓋掉已停止的好處。苗裔繁茂，未來正長久得很。佳期何日有個盼頭啊，叫人長長地嘆息。"佛圖澄說："時光流轉期運到頭，將要支持不住，九木水發難，没有可以用來導致安寧的。深悟妙理的聖哲雖然還活在世上，也不能支撑一定不能支撑的傾倒的大厦。長久地游歷閻浮利，紛紛紜紜地有很多這種災難。準備登上凌雲宇，在虛游間相會。"他們說的話没有人聽得懂。石季龍派驛馬把麻襦送回本縣，出城以後，麻襦請求步行，說："我將要順路去看一個人，你到合口橋等我。"派去的人依他的話騎馬先走，到合口橋時，麻襦已經先到了那裏。

後慕容儁投季龍尸於漳水，倚橋柱不流，時人以爲"一柱殿下"即謂此也。及元帝嗣位江左，亦以爲"天馬"之應云。

後來慕容儁把石季龍的尸體扔到漳水裏，尸體靠着橋柱不漂走，當時人認爲"一柱殿下"說的就是此時。到了晉元帝在江東繼位，也被認爲是應驗了"天馬"之說。

**單道開**

單道開，敦煌人也。常衣粗褐，或贈以繒服，皆不著，不畏寒暑，晝夜不卧。恒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日一服，或多或少。好山居，而山樹諸神見異形試之，初無懼色。

單道開是敦煌人。他常常穿着粗褐衣，有人送給他繒衣，他都不穿，他不怕冷不怕熱，白天黑夜都不睡覺。單道開常常吃小石子，一口吞下數枚，每天吃一次，有時多吃些有時少吃些。喜歡住在山裏，山樹諸神顯出奇怪的形體來試他，他一點兒也没有害怕的神色。

石季龍時，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其一沙彌年十四，行亦及之。至秦州，表送到鄴，季龍令佛圖澄與語，不能屈也。初止鄴城西沙門法綝祠中，後徙臨漳昭德寺。於房內造

石季龍時，單道開從西平來，一天走七百里，他身邊的一個小和尚十四歲，走路也能趕上他。到了秦州，護送到鄴城，石季龍讓佛圖澄和他交談，没能辯勝他。他起初住在鄴城西沙門法綝祠中，後來遷到臨漳昭德寺。單道開在房子

重閣，高八九尺，於上編菅爲禪室，常坐其中。季龍資給甚厚，道開皆以施人。人或來諮問者，道開都不答。日服鎮守藥數丸，大如梧子，藥有松蜜薑桂伏苓之氣，時復飲茶蘇一二升而已。自云能療目疾，就療者頗驗。視其行動，狀若有神。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亂。"及季龍末，道開南渡許昌，尋而鄴中大亂。

内建造樓閣，高八九尺，在上面用菅草編成禪室，自己常常坐在裏面。石季龍供給他很優厚的東西，單道開全都分給了别人。有人來詢問單道開事情，他全都不回答。他每天服用數丸鎮守藥，像梧桐果那麽大，藥有松蜜薑桂伏苓的氣味，偶爾再喝一二升茶蘇而已。他自稱能治療眼病，去找他醫治的很是靈驗。看他的一舉一動，都像是有神靈的樣子。佛圖澄説："這個道士能看出國家的興衰，如果他離開了，將會有大亂。"到了石季龍末年，單道開南渡到許昌，不久鄴中大亂。

升平三年至京師，後至南海，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餘歲，卒於山舍，敕弟子以尸置石穴中，弟子乃移入石室。陳郡袁宏爲南海太守，與弟穎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道開形骸如生，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群，正當如蟬蜕耳。"乃爲之贊云。

單道開在升平三年到京師，後來到南海，進入羅浮山，獨自住在茅屋裏，超然物外。一百多歲時，死在山間茅舍裏，先告誡弟子們把尸體放進石洞中，弟子們就把尸體移進石洞。陳郡人袁宏爲南海太守，和弟弟袁穎叔以及和尚支法防一同登上羅浮山，到了石洞口，看到單道開的形骸就像是活人一樣，香火瓦器還在。袁宏説："法師的道行與衆不同，正應當像解脱一樣。"就給他寫了贊。

## 黄泓

黄泓字始長，魏郡斥丘人也。父沈，善天文秘術。泓從父受業，精妙逾深，兼博覽經史，尤明《禮》《易》。性忠勤，非禮不動。永嘉之亂，與渤海高瞻避地幽州，説瞻曰："王浚昏暴，終必無成，宜思去就以圖久安。慕容廆法政修明，虚懷引納，且讖言真人出東北，儻或是乎？宜相與歸之，同建事業。"瞻不從。泓乃率宗族歸廆，廆待以客禮，引爲參軍，軍國之務動輒訪之。泓指説成敗，事皆如言。廆常曰："黄參軍，孤之仲翔也。"

黄泓字始長，是魏郡斥丘人。父親黄沈，擅長天文秘術。黄泓跟從父親受業，比他父親更爲精妙，加上博覽經史，尤其通曉《禮》《易》。他生性忠厚勤勞，不合乎禮的不做。永嘉之亂，黄泓和渤海人高瞻一起到幽州避亂，規勸高瞻説："王浚昏庸暴虐，最終一定不會成功，應該考慮去留，圖謀久安。慕容廆刑罰政令整飭清明，虚心地招納人才，而且讖言説帝王出在東北方，也許就是吧？我們最好一起去歸附他，共同建立事業。"高瞻不聽從。黄泓就率領宗族人歸附慕容廆，慕容廆用待客的禮儀接待他，提拔他爲參軍，軍事國政經常問他。黄泓闡述事情的成敗，全都準確無誤。慕容廆常常説："黄參軍是孤的仲翔啊。"

及皝嗣位，遷左常侍，領史官，甚重之。石季龍攻皝，皝將走遼東，泓曰："賊有敗氣，無可憂也，不過二日，必當奔潰。宜嚴勒士馬，爲追

到了慕容皝繼位以後，提拔黄泓爲左常侍，兼領史官，很器重他。石季龍攻打慕容皝，慕容皝準備逃往遼東，黄泓説："賊寇有敗氣，没什麽可憂慮的，過不了兩天，石季龍一定會潰敗。

擊之備。”皝曰：“今寇盛如此，卿言必走，孤未敢信。”泓曰：“殿下言盛者，人事耳，臣言必走者，天時也，胡足爲疑！”及期，季龍果退，皝益奇之。

應該趕緊整備兵馬，作追擊的準備。”慕容皝説：“現在賊寇這麼强盛，你説他們一定逃走，我不敢相信。”黄泓説：“殿下説的强盛，説的是人事，臣下説他們一定逃，説的是天時，不值得疑惑！”到時候，石季龍果然敗退，慕容皝對黄泓更加驚奇。

及慕容儁即王位，遷從事中郎。儁聞冉閔亂，將圖中原，訪之於泓。泓勸行，儁從之。及僭號，署爲進謀將軍、太史令、關内侯，尋加奉車都尉、西海太守、領太史令、開陽亭侯，又封平舒縣五等伯，常從左右，諮决大事。靈臺令許敦害其寵，諂事慕容評，設異議以毁之，乃以泓爲太史靈臺諸署統，加給事中。泓待敦彌厚，不以毁已易心。

到慕容儁即王位時，黄泓升遷從事中郎。慕容儁聽説冉閔作亂，打算謀圖中原，拿這事去和黄泓商議。黄泓勸他行動，慕容儁聽從了。到慕容儁僭稱帝號，任黄泓爲進謀將軍、太史令、關内侯，不久加授奉車都尉、西海太守、兼太史令、開陽亭侯，又封平舒縣五等伯，常常跟隨在慕容儁身邊，商議和斷决大事。靈臺令許敦妒嫉他受尊寵，就諂媚慕容評，以不同的言論詆毁黄泓，於是慕容儁讓黄泓爲太史靈臺諸署統，加授給事中。黄泓對待許敦更好，不因爲他詆毁自己而改變心意。

慕容暐敗，以老歸家，嘆曰：“燕必中興，其在吴王，恨吾年過不見耳。”年九十七卒。卒後三年，僞吴王慕容垂興焉。

慕容暐失敗後，黄泓因爲年老回家，嘆息説：“燕國一定會中興，就在吴王身上，遺憾的是我年事已過，看不到而已。”九十七歲那年去世。死後三年，僞吴王慕容垂興起。

## 索紞

索紞字叔徹，敦煌人也。少游京師，受業太學，博綜經籍，遂爲通儒。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司徒辟，除郎中，知中國將亂，避世而歸。鄉人從紞占問吉凶，門中如市，紞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己；無爲多事，多事多患。”遂詭言虚説，無驗乃止。惟以占夢爲無悔吝，乃不逆問者。

索紞字叔徹，是敦煌人。年少時在京師游學，進太學從師學習，廣博地研究經籍，終於成爲學識淵博的大儒。索紞通曉陰陽天文，擅長術數占候。司徒徵召他，任爲郎中，他知道中原將要戰亂，避世回家。鄉人向索紞占問吉凶，門庭若市，索紞説：“研究異端，要防備的是害了自己；不要多事，多事就多災禍。”於是以虚假無憑的話來應付，因爲没有應驗，大家就不來了。因爲占夢是没有悔吝的，纔不得罪問卜的人。

孝廉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紞曰：“冰上爲陽，冰下爲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與冰下人語，爲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爲人作媒，冰泮而婚成。”策曰：“老夫耄矣，不爲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爲子求鄉人張公徵女，仲春而成婚焉。郡主簿張

孝廉令狐策夢見自己站在冰上，同冰下面的人説話。索紞説：“冰上爲陽，冰下爲陰，這是陰陽間的事。青年男子如果要娶妻，就要在冰没融化的時候，這是婚姻方面的事。你在冰上和冰下的人説話，是陽和陰交談，這是媒人的事。你將要給别人作媒，冰融化的時候成婚。”令狐策説：“老夫老了，不作媒了。”適逢太守田豹通過令狐策給兒子向同鄉張公徵的女兒求婚，到仲春

宅夢走馬上山，還繞舍三周，但見松柏，不知門處。紞曰："馬屬離，離爲火。火，禍也。人上山，爲凶字。但見松柏，墓門象也。不知門處，爲無門也。三周，三期也。後三年必有大禍。"宅果以謀反伏誅。索充初夢天上有二棺落充前。紞曰："棺者，職也，當有京師貴人舉君。二官者，頻再遷。"俄而司徒王戎書屬太守使舉充，太守先署充功曹而舉孝廉。充後夢見一虜，脱上衣來詣充。紞曰："虜去上中，下半男字，夷狄陰類，君婦當生男。"終如其言。宋桷夢内中有一人著赤衣，桷手把兩杖，極打之。紞曰："内中有人，肉字也。肉色，赤也。兩杖，箸象也。極打之，飽肉食也。"俄而亦驗焉。黄平問紞曰："我昨夜夢舍中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此何祥也?"紞曰："馬者，火也，舞爲火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歸而火作。索綏夢東有二角書詣綏，大角朽敗，小角有題韋囊角佩，一在前，一在後。紞曰："大角朽敗，腐棺木。小角有題，題所詣。一在前，前凶也。一在後，後背也。當有凶背之問。"時綏父在東，居三日而凶問至。郡功曹張邈嘗奉使詣州，夜夢狼啖一脚。紞曰："脚肉被啖，爲却字。"會東虜反，遂不行。凡所占莫不驗。

太守陰澹從求占書，紞曰："昔入太學，因一父老爲主人，其人無所不知，又匿姓名，有似隱者，紞因從父老問占夢之術，審測而説，實無書也。"澹命爲西閤祭酒，紞辭曰："少無山林之操，游學京師，交結時賢，希申鄙藝。會中國不靖，欲養志終年。老亦至矣，不求聞達。又少不習

二月成婚。郡主簿張宅夢見騎着馬跑上山，繞着家轉了三圈，衹見松柏，看不見門在何處。索紞説："馬屬離，離爲火。火就是禍。人上山，是凶字。衹見松柏，是墓門之象。不知道門，這是没有門。繞了三周，是三年整。三年後一定有大禍。"張宅果然因爲謀反被處死。索充當初夢見天上有兩具棺材掉在索充面前。索紞説："棺者，官職也，將會有京師的貴人舉薦你。兩個官職，是很快就升官兩次。"不久司徒王戎寫信囑咐太守，讓他舉薦索充，太守先任索充爲功曹，又舉薦爲孝廉。索充後來夢見一個虜人脱了上衣拜訪索充。索紞説："虜字去掉上半截，下半截是個男字，夷狄屬於陰類，你妻子將要生兒子。"結果像他説的一樣。宋桷夢見内室有一人穿着紅衣服，宋桷手中拿着兩根棍杖，狠狠地打他。索紞説："内字裏有人，是肉字。肉色紅。兩根棍杖，是筷子之象。狠狠地打，是飽餐肉食。"很快也應驗了。黄平問索紞説："我昨天晚上夢見家中的馬跳舞，有數十個人向馬拍手，這是什麽徵兆?"索紞説："馬是火，跳舞爲火起。向馬拍手，這是救火的人。"黄平還没有回到家裏，火已經起了。索綏夢見東邊有一本二角書到了索綏那裏，大角已經腐爛，小角有題韋皮袋角佩，一在前，一在後。索紞説："大角腐爛，那是腐爛的棺木。小角有題簽，題的是到達的地方。一在前，前是凶，一在後，後是背。將會有凶背的消息。"當時索綏的父親在東方，過了三天，他父親的死訊就傳到了。郡功曹張邈曾經奉命出使去州裏，晚上夢見狼咬了他的一隻脚。索紞説："脚的肉被吃掉，是退却的却字。"適逢東面的夷人反叛，便没有成行。索紞占卜没有不應驗的。

太守陰澹向索紞索求占卜書，索紞説："從前進太學，依憑一個老人爲主人，那個人無所不知，又隱名埋姓，像個隱者，我便向老人請教占夢之術，研究着解説，實在是没有書。"陰澹任命他爲西閤祭酒，索紞推辭説："我年少時并没有隱逸的志向，到京師游學，交結時賢，希望能施展我小小的才幹。適逢中原不安定，打算頤養心志直至終生。我也已經老了，不求顯貴了。而

勤，老無吏幹，濛汜之年，弗敢聞命。”澹以束帛禮之，月致羊酒。年七十五，卒于家。

且我小的時候不勤奮，年老了又没有吏人的才幹，垂暮之年，不敢受命。”陰澹送束帛對他以禮相待，每月送去羊和酒。索紞七十五歲那年，死在家中。

## 孟欽

孟欽，洛陽人也。有左慈、劉根之術，百姓惑而赴之。苻堅召詣長安，惡其惑衆，命苻融誅之。俄而欽至，融留之，遂大宴郡僚，酒酣，目左右收欽。欽化爲旋風，飛出第外。頃之，有告在城東者，融遣騎追之，垂及，忽然已遠，或有兵衆距戰，或前有谿澗，騎不得過，遂不知所在。堅末，復見於青州。苻朗尋之，入于海島。

孟欽是洛陽人。有左慈、劉根的道術，百姓受迷惑，趕去追隨他。苻堅把他召到長安，憎惡他迷惑百姓，命令苻融殺他。不久孟欽到了長安，苻融把他留下來，便大宴郡臣，酒正喝得酣暢，苻融使眼色讓手下人把孟欽抓起來。孟欽化爲旋風，飛出宅第外面。不多久，有人報告説孟欽在城東，苻融派騎兵去追，快要追上了，忽然間已隔得很遠，有時有軍隊抵抗，有時前面有溪澗，騎兵過不去，竟不知道他在哪裏。苻堅末年，孟欽又在青州出現。苻朗去尋找，孟欽進入了海島。

## 王嘉

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也。輕舉止，醜形貌，外若不足，而聰睿内明。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不衣美麗，清虚服氣，不與世人交游。隱於東陽谷，鑿崖穴居，弟子受業者數百人，亦皆穴處。

王嘉字子年，是隴西安陽人。不注重舉止，長相醜陋，外表好像不强壯，但是聰明睿智。他滑稽喜歡説笑，不吃五穀，不穿好衣服，清虚服氣，不和世人交游。王嘉隱居在東陽谷，在山崖上鑿洞居住，受業的弟子有數百人，也全都穴居。

石季龍之末，棄其徒衆，至長安，潛隱於終南山，結菴廬而止。門人聞而復隨之，乃遷於倒獸山。苻堅累徵不起，公侯已下咸躬往參詣，好尚之士無不師宗之。問其當世事者，皆隨問而對。好爲譬喻，狀如戲調；言未然之事，辭如讖記，當時鮮能曉之，事過皆驗。

石季龍末年，王嘉離開他的徒弟，到了長安，秘密地隱居在終南山，建造草舍居住。他的弟子聽説後又追隨他，他便遷居到倒獸山。苻堅多次徵召他，不赴任，公侯以下的人全都親自去參見他，愛好和崇尚他的人没有不師法他的。問他當世的事，他全都隨口就回答出來。他喜歡作譬喻，像是大開玩笑；説到還没有發生的事，言辭像是讖語，當時很少有人能明白，事過以後都應驗。

堅將南征，遣使者問之。嘉曰：“金剛火强。”乃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行數百步，而策馬馳反，脱衣服，棄冠履而歸，下馬踞床，一無所言。使者還告，堅不悟，復遣問之，曰：“吾世祚云何？”嘉曰：“未央。”咸以爲吉。明年癸未，敗於淮南，所

苻堅將要南征，派人詢問王嘉。王嘉説：“金剛火强。”就騎上來人的馬匹，把衣帽理正，往東慢慢地走了數百步，然後策馬飛馳返回，脱下衣服，扔了帽子鞋子回到住處，下馬坐在床上，一句話都不説。來人回去報告，苻堅不領會，再派人來問王嘉説：“我世代的封爵怎麽樣？”王嘉説：“未央。”人們全都認爲是吉祥話。

謂未年而有殃也。人候之者，至心則見之，不至心則隱形不見。衣服在架，履杖猶存，或欲取其衣者，終不及，企而取之，衣架逾高，而屋亦不大，履杖諸物亦如之。

明年癸未，苻堅在淮南被打敗，王嘉說的是到不了一年就有災殃。人們有等候王嘉的，有至誠之心王嘉就見，如果没有至誠之心，王嘉就隱形不出現。衣服還在衣架上，鞋子手杖還在，有人想取下他的衣服，始終够不着，踮起脚跟去取，衣架就更高一些，但房子却不變大，鞋子手杖各物也是一樣。

姚萇之入長安，禮嘉如苻堅故事，逼以自隨，每事諮之。萇既與苻登相持，問嘉曰："吾得殺苻登定天下不?"嘉曰："略得之。"萇怒曰："得當云得，何略之有!"遂斬之。先此，釋道安謂嘉曰："世故方殷，可以行矣。"嘉答曰："卿其先行，吾負債未果去。"俄而道安亡，至是而嘉戮死，所謂"負債"者也。苻登聞嘉死，設壇哭之，贈太師，謚曰文。及萇死，萇子興字子略方殺登，"略得"之謂也。嘉之死日，人有隴上見之。其所造《牽三歌讖》，事過皆驗，累世猶傳之。又著《拾遺録》十卷，其記事多詭怪，今行於世。

姚萇進入長安後，用苻堅那樣的禮節來對待王嘉，逼迫他跟隨自己，每件事都詢問他。姚萇和苻登相持以後，問王嘉說："我能不能殺了苻登平定天下?"王嘉說："大約可以。"姚萇生氣地說："能就說能，有什麽大約!"就殺了他。先前，釋道安對王嘉說："變故正是大的時候，可以遠走高飛了。"王嘉回答說："你還是先走吧，我負債没法走。"不久道安逃走，到這時候王嘉被殺死，這就是所說的"負債"。苻登聽說王嘉死了，設壇哭吊他，贈太師，謚號文。到了姚萇死後，姚萇的兒子姚興字子略纔殺了苻登，這就是王嘉說的"大約可以"。王嘉死那天，有人在隴上看見他。他創作的《牽三歌讖》，事後全都應驗，幾代以後還流傳着。他又著有《拾遺録》十卷，記載的事情多詭怪，現在流傳於世。

**僧涉**

僧涉者，西域人也，不知何姓。少爲沙門，苻堅時入長安。虚静服氣，不食五穀，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能以秘祝下神龍，每旱，堅常使之咒龍請雨。俄而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及群臣親就鉢觀之。卒於長安。後大旱移時，苻堅嘆曰："涉公若在，豈憂此乎!"

僧涉是西域人，不知道姓什麽。少年時爲和尚，苻堅時進入長安。虚静服氣，不吃五穀，每天能走五百里，説没有發生的事情，應驗得瞭如指掌。僧涉能用秘祝的名義讓神龍下來，每當天旱，苻堅常常讓他向龍禱告求雨。没過多久龍下到鉢中，天馬上下大雨，苻堅和大臣們親自走近鉢觀看。僧涉在長安去世。後來大旱了一段時間，苻堅嘆息說："涉公如果還在，哪裏會有這種擔憂呢!"

**郭黁**

郭黁，西平人也。少明式《易》，仕郡主簿。張天錫末年，苻氏每有西伐之問，太守趙凝使黁筮之，黁曰："若郡内二月十五日失囚者，東軍當至，凉祚必終。"凝乃申約屬縣。至十五日，鮮卑折掘送馬於凝，凝怒

郭黁是西平人。年少時就通曉《易》，出仕郡主簿。張天錫末年，經常有苻氏攻打西邊的消息，太守趙凝讓郭黁卜筮，郭黁說："如果郡内在二月十五日那天跑了囚犯，東邊的軍隊就會到來，西凉的國運一定終結。"趙凝告誡各屬縣注意。到了十五日那天，鮮卑折掘送馬給趙凝，

其非駿，幽之内厩，鮮卑懼而夜遁。凝以告麐，麐曰："是也。國家將亡，不可復振。"

趙凝對這些馬不是駿馬很生氣，把使者都囚禁在内厩，鮮卑感到害怕，連夜逃跑。趙凝把這件事告訴了郭麐，郭麐説："這就對了。國家將要滅亡，不能再振興。"

苻堅末，當陽門震，刺史梁熙問麐曰："其祥安在？"麐曰："爲四夷之事也。當有外國二王來朝主上，一當反國，一死此城。"歲餘而鄯善及前部王朝於苻堅，西歸，鄯善王死於姑臧。

苻堅末年，當陽門震動，刺史梁熙問郭麐説："這是什麽徵兆？"郭麐説："這是四夷的事。將會有兩個外國國王來朝見主上，一個將要回國，一個死在城市。"一年多後，鄯善和前部王朝見苻堅，返回西方時，鄯善王死在姑臧城。

吕光之王河西也，西海太守王楨叛，麐勸光襲之。光之左丞吕寶曰："千里襲人，自昔所難，况王者之師天下所聞，何可僥倖以邀成功！麐不可從，誤人大事。"麐曰："若其不捷，麐自伏鈇鉞之誅。如其克也，左丞爲無謀矣。"光從而克之。光比之京管，常參帷幄密謀。

吕光統治河西的時候，西海太守王楨反叛，郭麐勸吕光襲擊王楨。吕光的左丞吕寶説："到千里以外的地方襲擊别人，這是古人就感到爲難的，何况王者之師天下聞名，怎麽能够僥幸地去求得成功！郭麐的話不能聽，誤人大事。"郭麐説："如果不成功，我郭麐自己用斧鉞砍死自己。如果勝利了，左丞就是無謀了。"吕光聽從了郭麐的話，取得了勝利。吕光把郭麐比作京管，常常讓他參與重要的秘密策劃。

光將伐乞伏乾歸，麐諫曰："今太白未出，不宜行師，往必無功，終當覆敗。"太史令賈曜以爲必有秦隴之地。及克金城，光使曜詰麐，麐密謂光曰："昨有流星東墜，當有伏尸死將，雖得此城，憂在不守。正月上旬，河冰將解，若不早渡，恐有大變。"後二日而敗問至，光引軍渡河訖，冰泮。時人服其神驗。光以麐爲散騎常侍、太常。

吕光準備攻打乞伏乾歸，郭麐規諫説："現在太白還没有出現，不宜用兵，去了一定没有戰功，最終將會大敗。"太史令賈曜認爲一定能攻占秦隴之地。到了攻克金城以後，吕光讓賈曜責問郭麐，郭麐秘密地對吕光説："昨晚有流星墜落在東邊，將會損兵折將，即使得到這個城市，也恐怕守不住。正月上旬，黄河上的冰將要融化，如果不趁早渡河，恐怕會有大變故。"過了兩天，失敗的消息就傳到了，吕光率領軍隊剛渡過黄河，冰就融解了。當時的人們都佩服他的神奇驗算。吕光任命郭麐爲散騎常侍、太常。

麐後以光年老，知其將敗，遂與光僕射王祥起兵作亂。百姓聞麐起兵，咸以聖人起事，事無不成，故相率從之如不及。麐以爲代吕者王，乃推王乞基爲主。後吕隆降姚興，興以王尚爲凉州刺史，終如麐言。麐之與光相持也，逃人稱吕纂病死，麐曰："未也，光、纂之命盡在一時。"後纂死三日而光死。麐嘗曰："凉州謙光

郭麐後來因爲吕光年老，知道他將要失敗，就和吕光的僕射王祥一起起兵作亂。百姓聽説郭麐起兵，全都認爲是聖人起事，事情没有不成功的，所以相繼跟隨他惟恐跟不上。郭麐認爲代替吕光稱王的是王家，就推舉王乞基爲主。後來吕隆投降了姚興，姚興任命王尚爲凉州刺史，終於和郭麐説的一樣。在郭麐和吕光相持的時候，逃跑出來的人説吕纂病死了，郭麐説："還没有死，吕光、吕纂的命在一個時候終結。"後來吕纂死

殿後當有索頭鮮卑居之。"終於禿髮傉檀、沮渠蒙遜迭據姑臧。黁性褊酷，不爲士庶所附。戰敗，奔乞伏乾歸。乾歸敗，入姚興。黁以滅姚者晋，遂將妻子南奔，爲追兵所殺也。

了三天後吕光死了。郭黁曾經説："凉州謙光殿後將會有索頭鮮卑居住。"終於禿髮傉檀、沮渠蒙遜更替占據姑臧。郭黁生性狹隘殘忍，没有得到士人庶人的親附。戰敗後，郭黁投奔乞伏乾歸。乞伏乾歸失敗後，并入姚興。郭黁因爲消滅姚興的是晋，就帶領妻子兒女南逃，被追兵殺死。

**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天竺人也。世爲國相。父鳩摩羅炎，聰懿有大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渡蔥嶺。龜兹王聞其名，郊迎之，請爲國師。王有妹，年二十，才悟明敏，諸國交娉，并不許，及見炎，心欲當之，王乃逼以妻焉。既而羅什在胎，其母慧解倍常。及年七歲，母遂與俱出家。

鳩摩羅什是天竺人。他家世代爲國相。父親鳩摩羅炎，聰慧有大節，快要繼嗣國相的時候，就退避出家，往東越過蔥嶺。龜兹王知道他的名聲，就到郊外迎接他，請他爲國師。龜兹王有個妹妹，二十歲，才智聰敏，各國交相來聘娶，龜兹王都不應許，等見到了鳩摩羅炎後，心中打算許給他，龜兹王就强逼着把妹妹嫁給鳩摩羅炎。到了鳩摩羅什還在胎腹時，他母親比平常更智慧穎悟。到鳩摩羅什七歲時，他母親就和他一起出家。

羅什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義亦自通。年十二，其母携到沙勒，國王甚重之，遂停沙勒一年。博覽五明諸論及陰陽星算，莫不必盡，妙達吉凶，言若符契。爲性率達，不拘小檢，修行者頗共疑之。然羅什自得於心，未嘗介意，專以大乘爲化，諸學者皆共師焉。年二十，龜兹王迎之還國，廣説諸經，四遠學徒莫之能抗。

鳩摩羅什隨從師傅學經，每天誦讀一千偈，每偈有三十二字，一共三萬二千字，自己也能明白其意義。十二歲時，他母親帶他到了沙勒，國王很器重他們，他們便在沙勒住了一年。鳩摩羅什博覽五明各論以及陰陽星算，全都看完，通曉吉凶之事，説的事就像符節一樣對得上。他生性坦率，不拘小節，修行的人都很疑惑。但是鳩摩羅什心中怡然自得，不曾介意，專一地信奉大乘，各學者都師事他。二十歲時，龜兹王把他接回國，廣泛地解説各經，遠近四方的學徒没有人能與他相比。

有頃，羅什母辭龜兹王往天竺，留羅什住，謂之曰："方等深教，不可思議，傳之東土，惟爾之力。但於汝無利，其可如何?"什曰："必使大化流傳，雖苦而無恨。"母至天竺，道成，進登第三果。西域諸國咸伏羅什神俊，每至講説，諸王皆長跪坐側，令羅什踐而登焉。

過了不久，鳩摩羅什的母親辭别龜兹王去天竺，留鳩摩羅什住下，對他説："從前那些深奥的教義，深奥得不可思議，要把它們傳到東土，靠你的力量了。但這樣對你不利，怎麽辦呢?"鳩摩羅什説："果真能使大教流傳，我雖然困苦也不後悔。"母親到了天竺，修道成，進登第三果。西域各國都佩服鳩摩羅什神俊，每當他來講説時，各國王都長跪在座位旁邊，讓鳩摩羅什踩着登座。

苻堅聞之，密有迎羅什之意。會

苻堅聽説了鳩摩羅什，暗地裏有把他接來的

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將非此邪?"乃遣驍騎將軍吕光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謂光曰："若獲羅什，即馳驛送之。"光軍未至，羅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勍敵從日下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出兵距戰，光遂破之，乃獲羅什。光見其年齒尚少，以凡人戲之，强妻以龜茲王女，羅什距而不受，辭甚苦至。光曰："道士之操不逾先父，何所固辭?"乃飲以醇酒，同閉密室。羅什被逼，遂妻之。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羅什曰："在此必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人，光密異之。

想法。適逢太史上奏説："有星星出現在對應外國的星區，將有大智的人來輔弼中原。"苻堅説："朕聽説西域有個鳩摩羅什，莫非就是這個人吧?"於是派驍騎將軍吕光等率領七萬軍隊，往西攻打龜茲，并對吕光説："如果抓到鳩摩羅什，馬上用驛馬把他快速送來。"吕光的軍隊還没有到龜茲，鳩摩羅什對龜茲王白純説："國運衰落了，將會有强敵從長安來，最好恭敬地迎接，不要抵抗他們的軍隊。"白純不聽從，出兵抵抗，吕光打敗了他們，這纔得到了鳩摩羅什。吕光看到他年紀還小，把他當作普通人來開玩笑，强迫着把龜茲王的女兒嫁給他，鳩摩羅什拒不接受，苦苦地堅决推辭。吕光説："僧人的節操不超越已死的父親，還極力推辭什麽?"於是讓他喝醇酒，然後把他和龜茲王的女兒一起關到密室裏。鳩摩羅什被逼無奈，就娶了她。吕光在返回的路上，把軍隊安置在山下，將士已經休息，鳩摩羅什説："停在這個地方一定會狼狽不堪，應該把軍隊移到隴上。"吕光不采納。到了晚上，果然下大雨，洪水突然來臨，水深數丈，死了數千人，吕光暗中對鳩摩羅什感到很驚異。

光欲留王西國，羅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中路自有福地可居。"光還至涼州，聞苻堅已爲姚萇所害，於是竊號河右。屬姑臧大風，羅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奸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有叛者，尋皆殄滅。

吕光想在西方留下稱王，鳩摩羅什對吕光説："這裏是凶亡之地，不宜長久居留，途中自有福地可以居留。"吕光回到涼州，聽説苻堅已經被姚萇殺害，便在河西私稱帝號。恰值姑臧大風，鳩摩羅什説："這是不祥之風，將會有奸逆，但是不用動手，自能平定。"不久就有反叛的人，很快就全都被消滅。

沮渠蒙遜先推建康太守段業爲主，光遣其子纂率衆討之。時論謂業等烏合，纂有威聲，勢必全克。光以訪羅什，答曰："此行未見其利。"既而纂敗於合黎，俄又郭麐起兵，纂棄大軍輕還，復爲麐所敗，僅以身免。

沮渠蒙遜先是推舉建康太守段業爲首領，吕光派兒子吕纂率領軍隊去討伐他們。當時的言論認爲段業等人是烏合之衆，吕纂有威名，勢必全勝。吕光拿這件事去詢問鳩摩羅什，鳩摩羅什回答説："我看不出這次行動有什麽好處。"不久吕纂在合黎被打敗，很快郭麐又起兵，吕纂捨棄部隊輕裝逃回，又被郭麐打敗，僅僅免於一死。

中書監張資病，光博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叉，云能差資病。光喜，給賜甚重。羅什知叉誑詐，告資曰："叉不能爲益，徒煩費耳。冥運雖隱，

中書監張資患病，吕光多方謀劃治療。有外國僧人名叫羅叉，説能治好張資的病。吕光很高興，賞賜給他很多東西。鳩摩羅什知道羅叉説假話，就告訴張資説："羅叉不能做什麽好事，僅

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爲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爲繩，叉療果無效，少日資亡。

是耗費錢財而已。幽冥間的事雖然隱晦，但是可以通過事物探查。"於是用五色絲做成繩子結起來，燒成灰末，扔進水中，灰末出水後如果還原成繩子，病就好不了。不一會兒，灰末凝結浮出水面，還原成繩子，羅叉的醫治果然無效，未過幾天張資就死了。

頃之，光死，纂立。有猪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箱井中，於殿前蟠卧，比旦失之。纂以爲美瑞，號其殿爲龍翔殿。俄而有黑龍升於當陽九宫門，纂改九宫門爲龍興門。羅什曰："比日潛龍出游，豕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爲災眚，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克己修德，以答天戒。"纂不納，後果爲吕超所殺。

不久，吕光死，吕纂立。有猪生下猪仔，一個身子三個頭。在東厢的水井中有龍出來，蟠卧在殿前，第二天早晨就消失了。吕纂認爲是好兆頭，把那個殿稱爲龍翔殿。很快有黑龍飛上當陽九宫門，吕纂把九宫門改爲龍興門。鳩摩羅什説："近日潛龍出游，猪妖顯怪，龍是陰類，出入有一定的時候，現在多次出現，這就是災難，一定有下面圖謀犯上的變故。應該約束自己，修治德政，用以回答上天的警告。"吕纂不聽從，後來果然被吕超殺害。

羅什之在涼州積年，吕光父子既不弘道，故藴其深解，無所宣化。姚興遣姚碩德西伐，破吕隆，乃迎羅什，待以國師之禮，仍使入西明閣及逍遥園，譯出衆經。羅什多所暗誦，無不究其義旨，既覽舊經多有紕繆，於是興使沙門僧叡、僧肇等八百餘人傳受其旨，更出經論，凡三百餘卷。沙門慧叡才識高明，常隨羅什傳寫，羅什每爲慧叡論西方辭體，商略同異，云："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宫商體韵，以入管弦爲善。凡覲國王，必有贊德，經中偈頌，皆其式也。"羅什雅好大乘，志在敷演，常嘆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子比也。今深識者既寡，將何所論！"惟爲姚興著《實相論》二卷，興奉之若神。

鳩摩羅什在涼州多年，吕光父子不弘揚大道，所以把精深的見解隱藏起來，不去教化百姓。姚興派姚碩德西征，打敗了吕隆，就把鳩摩羅什接來，用國師的禮儀接待他，接着讓他進入西明閣和逍遥園，翻譯各種佛經。鳩摩羅什默誦了很多佛經，没有不推究它們的義旨的，在看到舊佛經有很多紕繆以後，姚興派和尚僧叡、僧肇等八百多人向鳩摩羅什學習義旨，另外寫出經論，共三百多卷。和尚慧叡才識高明，常跟隨鳩摩羅什傳寫，鳩摩羅什經常給慧叡講論西方的文辭體制，商討其中的同異，説："天竺國的風俗很重視文教禮樂制度，他們音樂韵致，以能用樂器演奏爲善。凡是覲見國王，一定要稱贊德操，經中的偈頌，都是它的式樣。"鳩摩羅什向來喜歡大乘，他的願望是敷陳論説它，常常嘆息説："我如果提筆作大乘阿毗曇，那就不是迦旃子比得上的了。現在理解得深的人已經少了，還講論什麽呢！"他僅給姚興寫了二卷《實相論》，姚興奉若神明。

嘗講經於草堂寺，興及朝臣、大德沙門千有餘人肅容觀聽，羅什忽下高坐，謂興曰："有二小兒登吾肩，欲鄣須婦人。"興乃召宫女進之，一

鳩摩羅什曾經在草堂寺講經，姚興和朝臣、大德沙門共一千多人容貌恭敬地觀聽，鳩摩羅什忽然走下座位，對姚興説："有兩個小男孩登上我的肩膀，有了情欲，需要婦人。"姚興就召來

交而生二子焉。興嘗謂羅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種少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爾後不住僧坊，別立解舍，諸僧多效之。什乃聚針盈鉢，引諸僧謂之曰："若能見效食此者，乃可畜室耳。"因舉匕進針，與常食不別，諸僧愧服乃止。

一個宮女送給鳩摩羅什，鳩摩羅什和宮女同房一次，就生了兩個兒子。姚興曾經對鳩摩羅什說："大師聰明超悟，天下無雙，怎麽能使法種缺少繼承人呢。"於是就送給他十個歌舞伎，逼着他接受。從此以後鳩摩羅什不住在僧坊，另外建造官舍，各僧大多效法他。鳩摩羅什就聚集了滿滿一鉢針，叫來各僧對他們說："如果能學我吃這些東西，纔能養女人。"便拿起匕匙把針送進嘴裏，和吃平常的食品没有什麽區别，各僧又羞愧又佩服，纔作罷。

杯渡比丘在彭城，聞羅什在長安，乃嘆曰："吾與此子戲，别三百餘年，相見杳然未期，遲有遇於來生耳。"羅什未終少日，覺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咒，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衆僧告别曰："因法相遇，殊未盡心，方復後世，惻愴可言。"死於長安。姚興於逍遥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尸，薪滅形碎，惟舌不爛。

杯渡僧人在彭城，聽説鳩摩羅什在長安，就嘆息說："我與這位先生游戲，分别了三百多年，相見遥遥無期，希望在來生相遇而已。"鳩摩羅什臨終那幾天，覺得四大病重不起，就説出三道神咒，讓外國弟子誦讀拯救自己，還没有盡力，反而覺得危險，於是勉强支撑病體和衆僧告别説："靠着法相遇，没有盡心，正要回到後世，悲傷可以言説。"死在長安。姚興在逍遥園外按外國法用火焚尸，柴火滅後身體燒碎了，僅有舌頭没有燒成灰。

**曇霍**

沙門曇霍者，不知何許人也。秃髪傉檀時從河南來，持一錫杖，令人跪曰："此是般若眼，奉之可以得道。"時人咸異之。或遺以衣服，受而投之於河，後日以還其本主，衣無所污。行步如風雲，言人死生貴賤無毫厘之差。人或藏其錫杖，曇霍大哭數聲，閉目須臾，起而取之，咸奇其神異，莫能測也。每謂傉檀曰："若能安坐無爲，則天下可定，祚胤克昌。如其窮兵好殺，禍將及己。"傉檀不能從。

曇霍和尚，不知道是哪裏人。他在秃髪傉檀的時候從河南來，手持錫杖，讓人跪下，説："這是般若眼，尊奉可以得道。"當時的人們全都對他感到驚異。有人送給他衣服，他收下來扔到河裏，後日拿來歸還原主，衣服没有被污染的。他走路像風一樣快，説死生貴賤没有一絲差别。有人把他的錫杖藏起來，曇霍大哭數聲，閉一會兒眼睛，起來就取出錫杖，大家都對他的神奇感到驚異，無法知道他的底細。他經常對傉檀説："如果能安穩地坐着，清静無爲，那麽天下自可平定，子孫能够昌盛。如果無節制地用兵，喜好打仗，災禍將會降臨到自己身上。"秃髪傉檀不能聽從。

傉檀女病甚，請救療，曇霍曰："人之生死自有定期，聖人亦不能轉禍爲福，曇霍安能延命邪！正可知早晚耳。"傉檀固請之。時後宫門閉，曇霍曰："急開後門，及開門則生，

秃髪傉檀的女兒病重，請曇霍治病，曇霍説："人的生死自有定期，聖人也不能轉禍爲福，曇霍怎麽能延長她的壽命呢！僅能知道她死的時間而已。"秃髪傉檀堅决地請求。當時後宫的門關閉着，曇霍説："趕緊打開後門，趕得上開門

不及則死。”傉檀命開之，不及而死。後兵亂，不知所在也。

就能活下去，趕不上就會死。”禿髮傉檀命令開門，未趕上而死。後來戰亂，不知曇霍到了什麽地方。

**臺產**

臺產字國儁，上洛人，漢侍中崇之後也。少專京氏《易》，善圖讖、秘緯、天文、洛書、風角、星算、六日七分之學，尤善望氣、占候、推步之術。隱居商洛南山，兼善經學，泛情教授，不交當世。

劉曜時，災異特甚，命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士一人。其大司空劉均舉產。曜親臨東堂，遣中黄門策問之，產極言其故。曜覽而嘉之，引見，訪以政事。產流涕歔欷，具陳災變之禍，政化之闕，辭甚懇至。曜改容禮之，署爲博士祭酒、諫議大夫，領太史令。至明年而其言皆驗，曜彌重之，轉太中大夫，歲中三遷。歷位尚書、光禄大夫、太子少師，位特進，金章紫綬，爵關中侯。

臺產字國儁，是上洛人，他是漢朝侍中臺崇的後代。少年時專攻京氏《易》，擅長圖讖、秘緯、天文、洛書、風角、星算、六日七分之學，尤其擅長望氣、占候、推步之術。他隱居在商洛南山，又擅長經學，沉迷在教學上，不交結當權者。

劉曜時，災異特別嚴重，劉曜命令公卿各人推舉一位見識廣博、敢於直言之士。大司空劉均舉薦臺產。劉曜親自到東堂，派宦官策問他，臺產極力説明了災異產生的原因。劉曜看了，很稱贊臺產，引見了他，和他商討政事。臺產流着眼淚哀嘆，詳細地陳説災變的禍難，教化的闕失，言辭非常懇切。劉曜改變儀容以禮待他，任他爲博士祭酒、諫議大夫，兼太史令。到了第二年，他的話全都應驗，劉曜更加倚重他，轉任太中大夫，一年升遷了三次。歷任尚書、光禄大夫、太子少師，位特進，金章紫綬，封爵關内侯。

史臣曰：陳戴等諸子并該洽墳典，研精數術，究推步之幽微，窮陰陽之秘奥，雖前代京管，何以加之！郭黁知有晋之亡姚，去姚以歸晋，追兵奄及，致斃中塗，斯則遠見秋毫，不能近知目睫。澄什爰自遐裔，來游諸夏。什既兆見星象，澄乃驅役鬼神，并通幽洞冥，垂文闡教，諒見珍於道藝，非取貴於他山，姚石奉之若神，良有以也。鮑、吴、王、幸等或假靈道訣，或受教神方，遂能厭勝禳災，隱文彰義，雖獲譏於妖妄，頗有益於世用者焉。然而碩學通人，未宜枉轡。

史臣曰：陳訓、戴洋等全都廣博研治典籍，精深研究數術，探究推步的幽微，推尋陰陽的奥秘，即使是前代的京管，又怎麽能超過他們！郭黁知道有晋滅亡姚氏，離開姚氏歸附晋，追兵趕上，中途斃命，這是遠能明察秋毫，却難以看到睫毛。佛圖澄、鳩摩羅什出自邊遠種族，來到華夏遠游。鳩摩羅什能在星象裏看出徵兆，佛圖澄又能驅使鬼神，兩人都通曉幽冥裏的事，開創和留下教化，實在是道藝上應被珍視，并非是藉助外力而顯貴。姚氏石氏像神明一樣敬奉他們，是很對的。鮑靚、吴猛、王嘉、幸靈等人有的藉助於神靈，有的得到神方的指教，便能够用巫術除災，隱匿外表彰顯大義，雖然受譏諷爲妖妄，却對當世很有好處。但是博學通人，不應隨便模仿。

贊曰：《傳》叙災祥，《書》稱龜

贊曰：《傳》記述災祥，《書》稱説龜筮。像

筮。應如影響，叶若符契。怪力亂神，詭時惑世。崇尚弗已，必致流弊。

影隨形、響應聲那樣應驗，像符節那樣相合。怪力亂神，詭時亂世。崇尚無度，必有流弊。

# 晋書卷九十六

## 列傳第六十六

## 列　女

夫三才分位，室家之道克隆；二族交歡，貞烈之風斯著。振高情而獨秀，魯册於是飛華；挺峻節而孤標，周篇於焉騰茂。徽烈兼劭，柔順無愆，隔代相望，諒非一緒。然則虞興嬀汭，夏盛塗山，有娀、有㜪廣隆殷之業，大姙、大姒衍昌姬之化，馬鄧恭儉，漢朝推德，宣昭懿淑，魏代揚芬，斯皆禮極中闈，義殊月室者矣。至若恭姜誓節，孟母求仁，華率傅而經齊，樊授規而霸楚，譏文伯於奉劍，讓子發於分菽，少君之從約禮，孟光之符隱志，既昭婦則，且擅母儀。子政緝之於前，元凱編之於後，具宣閨範，有裨陰訓。故上從泰始，下迄恭安，一操可稱，一藝可紀，咸皆撰録，爲之傳云。或位極后妃，或事因夫子，各隨本傳，今所不録。在諸僞國，暫阻王猷，天下之善，足以懲勸，亦同搜次，附於篇末。

天地人三才各有職分，夫婦之道纔能興盛；二姓結成婚姻，貞烈之風纔能彰顯。振揚高尚情操，一枝獨秀，史書於是有美名傳揚；堅守高尚節操，清峻特立，典籍上於是記下優異的事迹。美好的業績加倍美好，温柔順從没有差錯，隔代相望，實在不止一端。即然這樣，那麽虞在嬀汭興起，夏在塗山興盛，有娀、有㜪弘揚大殷的事業，大姙、大姒推廣昌盛的姬周的教化，馬、鄧恭儉，漢朝施以恩德，宣、昭德行美善，魏代美名遠揚，這些都是禮節到達了寢室，義却與内室不同。至於像恭姜誓行貞道，孟母追求仁道，華以身作則而治理齊國，樊作出表率而使楚國稱霸，譏笑文伯捧着劍，責讓子發分豆菽，少君遵從簡單的禮制，孟光符合隱志，既昭明婦女的榜樣，又有母親的模範。在前面有劉子政輯録，在後面有杜元凱編纂，詳備地指明女子的規範，對於女子的訓教有好處。所以上從泰始開始，下至恭帝安帝，凡有一種操守值得稱道的，一種才藝值得記録的，全都撰録下來，給她們作傳。有的人位極后妃，有的人事迹隨在丈夫那裏，這些人各隨本傳，在這裏不記載。在各個僞國裏，一時阻隔王道，天下的美好德行，足以懲惡勸善的，也一同搜求編上，附在篇末。

### 羊耽妻辛氏

羊耽妻辛氏，字憲英，隴西人，魏侍中毗之女也。聰朗有才鑒。初，魏文帝得立爲太子，抱毗項謂之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

羊耽妻辛氏，字憲英，是隴西人，她是魏侍中辛毗的女兒。聰明有才智見識。當初，魏文帝得以立爲太子，摟着辛毗的脖子對他説道："辛君知道我的歡欣嗎?"辛毗把這件事告訴辛憲英，

嘆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

辛憲英嘆息説："太子是繼承君主宗廟社稷的人。繼任國君不可以不擔憂，統治國家不可以不恐懼，應該擔憂反而高興，怎麽能長久！魏朝大概不能興旺吧？"

弟敞爲大將軍曹爽參軍，宣帝將誅爽，因其從魏帝出而閉城門，爽司馬魯芝率府兵斬關赴爽，呼敞同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得不爾。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屬以後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托之任，而獨專權勢，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爽耳。"敞曰："然則敞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也。且爲人任，爲人死，親昵之職也，汝從衆而已。"敞遂出。宣帝果誅爽。事定後，敞嘆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

她弟弟辛敞做大將軍曹爽的參軍，宣帝準備處死曹爽，趁着他跟從魏帝出行時關閉城門，曹爽的司馬魯芝率領府兵攻開城門趕去追隨曹爽，叫辛敞一起離開。辛敞感到害怕，問憲英説："天子在外，太傅關閉城門，人們説將要對國家不利，對事情能够這麽做嗎？"辛憲英説道："有些事情是無法知道的，但是依我猜度，太傅大概是不得不這樣。明皇帝臨崩時，握着太傅的手臂，囑托後事，這些話還回響在朝廷官員的耳邊。而且曹爽和太傅一同接受寄托大任，曹爽却獨自專權，對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太傅這一舉動不過是爲了殺曹爽而已。"辛敞説："既然這樣，那我就不出城了吧？"辛憲英説："怎麽可以不出城！忠於職守是人的大義。普通人處在患難之中，還要救濟他；給别人辦事却扔下不管，不吉祥。而且爲人任事，爲人賣命，這是親昵的人的職責，你跟着大家做就是了。"辛敞於是出城。宣帝果然處死曹爽。事件平定以後，辛敞感嘆説："我要不和姐姐商議，差一點兒就失去大義！"

其後鍾會爲鎮西將軍，憲英謂耽從子祜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將爲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將行，請其子琇爲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請於文帝，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會至蜀果反，琇竟以全歸。祜嘗送錦被，憲英嫌其華，反而覆之，其明鑒儉約如此。泰始五年卒，年七十九。

後來鍾會做鎮西將軍，辛憲英對羊耽的侄子羊祜説："鍾士季爲什麽要往西邊去？"羊祜説道："爲了準備消滅蜀國。"辛憲英説："鍾會居官任事很放肆，不是長久屈居人下的做法，我擔心他有别的企圖。"到了鍾會即將出發時，請她兒子羊琇做參軍，辛憲英擔憂地説："往日我爲國家擔憂，今天災難却到了我家裏。"羊琇堅决向文帝請求不赴任，文帝不允許。辛憲英對羊琇説："去吧，要警惕！古代的君子進入家中就向父母盡孝，出外就爲國家盡節；居官任職就要想着掌管的事情，講究節義就要想着有没有建樹，不留給父母憂患而已。軍隊之間能够成功的，大概衹有仁恕吧！"鍾會到了蜀國果然反叛，羊琇最終能保全回來。羊祜曾經送來錦面被子，辛憲英嫌它太華麗，反過來蓋，她是這樣的明鑒和儉

約。泰始五年去世，享年七十九歲。

### 杜有道妻嚴氏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京兆人也。貞淑有識量。年十三，適於杜氏，十八而嫠居。子植、女韡并孤藐，憲雖少，誓不改節，撫育二子，教以禮度，植遂顯名於時，韡亦有淑德，傅玄求爲繼室，憲便許之。時玄與何晏、鄧颺不穆，晏等每欲害之，時人莫肯共婚。及憲許玄，内外以爲憂懼。或曰："何、鄧執權，必爲玄害，亦由排山壓卵，以湯沃雪耳，奈何與之爲親?"憲曰："爾知其一，不知其他。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獸睡耳，吾恐卵破雪銷，行自有在。"遂與玄爲婚。晏等尋亦爲宣帝所誅。植後爲南安太守。

杜有道的妻子嚴氏，字憲，是京兆人。她貞潔淑善，有見識度量。十三歲時，嫁給杜氏，十八歲就喪夫守寡。兒子杜植、女兒杜韡都很小就成了孤兒，嚴憲雖然年輕，但是發誓不再嫁，她撫育兩個子女，用禮法教育他們，杜植終於聞名一時，杜韡也有賢德，傅玄請求娶杜韡爲繼室，嚴憲馬上就答應了。當時傅玄和何晏、鄧颺不和，何晏等人經常想害他，當時人不願意和他通婚。到了嚴憲答應傅玄後，家族内外都擔憂害怕。有人説："何、鄧掌權，一定成爲傅玄的禍患，就好比推倒山壓碎鳥蛋，用熱水澆灌到雪地上一樣，爲什麽要和他做親戚?"嚴憲説："你衹知其一，不知其二。何晏等人驕慢奢侈，必將毁了自己，司馬太傅正在待機行事而已，我恐怕卵破雪消後，平安無事。"到底把女兒嫁給了傅玄。何晏等人不久被宣帝處死。杜植後來做了南安太守。

植從兄預爲秦州刺史，被誣，徵還，憲與預書戒之曰："諺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坐。"預後果爲儀同三司。玄前妻子咸年六歲，嘗隨其繼母省憲，謂咸曰："汝千里駒也，必當遠至。"以其妹之女妻之。咸後亦有名於海内。其知人之鑒如此。年六十六卒。

杜植的堂兄杜預做秦州刺史，被誣陷，徵召回京，嚴憲寫信給杜預告誡他説："諺語説忍辱能做到三公。您現在可以説是受辱了，能忍耐，三公是您的位置。"杜預後來果然爲儀同三司。傅玄前妻生的兒子傅咸年僅六歲，曾經跟他繼母看望嚴憲，嚴憲對傅咸説："你是一匹千里駒，一定會成大器。"把她妹妹的女兒嫁給他。傅咸後來也名聞海内。她知人的鑒識如此。六十六歲去世。

### 王渾妻鍾氏

王渾妻鍾氏，字琰，潁川人，魏太傅繇曾孫也。父徽，黄門郎。琰數歲能屬文，及長，聰慧弘雅，博覽記籍。美容止，善嘯咏，禮儀法度爲中表所則。既適渾，生濟。渾嘗共琰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故不翅如此。"參軍，謂渾中弟淪也。琰女亦有才淑，爲求賢夫。時有兵家子甚俊，濟欲妻

王渾妻鍾氏，字琰，是潁川人，魏朝太傅鍾繇的曾孫女。父親鍾徽，是黄門郎。鍾琰幾歲時就能寫文章，到長大以後，聰慧弘雅，博覽典籍。容貌美麗舉止大方，善於歌咏，禮儀法度受到家族内外人的效法。嫁給王渾以後，生下了王濟。王渾曾經和鍾琰一起坐着，王濟經過庭中時快步走了過去，王渾高興地説："生了這樣的兒子，足以慰藉人心了。"鍾琰笑着説："如果能讓我嫁給參軍，生的兒子本來還不止這樣。"參軍指王渾中間的弟弟王淪。鍾琰的女兒也有才而且

之，白琰，琰曰：“要令我見之。”濟令此兵與群小雜處，琰自幃中察之，既而謂濟曰：“緋衣者非汝所拔乎?”濟曰：“是。”琰曰：“此人才足拔萃，然地寒壽促，不足展其器用，不可與婚。”遂止。其人數年果亡。琰明鑒遠識，皆此類也。

賢淑，鍾琰給她尋找賢良的丈夫。當時有個兵家子很出色，王濟想把妹妹嫁給他，告訴了鍾琰，鍾琰說：“得讓我見見他。”王濟讓這個士兵和僕人們混在一起，鍾琰從內室裏觀察他，後來對王濟說：“穿紅色衣服的那個人是你選中的那個嗎?”王濟說：“是。”鍾琰說：“這個人才能足以出類拔萃，但是出身寒賤壽命短促，不足以施展他的器用，不能和他通婚。”這件事於是停止了。那個人過了幾年果然死去。鍾琰的明鑒遠識，都像是這種情況。

渾弟湛妻郝氏亦有德行，琰雖貴門，與郝雅相親重，郝不以賤下琰，琰不以貴陵郝，時人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云。

王渾的弟弟王湛的妻子郝氏也有德行，鍾琰雖然出身豪門，却和郝氏向來互相親近敬重，郝氏不因寒賤而對鍾琰低聲下氣，鍾琰不因尊貴欺侮郝氏，當時人稱賞鍾夫人有禮，郝夫人有法。

## 鄭袤妻曹氏

鄭袤妻曹氏，魯國薛人也。袤先娶孫氏，早亡，娉之爲繼室。事舅姑甚孝，躬紡績之勤，以充奉養，至於叔妹群娣之間，盡其禮節，咸得歡心。及袤爲司空，其子默等又顯朝列，時人稱其榮貴。曹氏深懼盛滿，每默等升進，輒憂之形於聲色。然食無重味，服浣濯之衣，袤等所獲祿秩，曹氏必班散親姻，務令周給，家無餘貲。

鄭袤妻曹氏，是魯國薛人。鄭袤先前娶孫氏，早死，就聘娶曹氏爲繼室。曹氏事奉公婆很孝敬，親自紡紗績麻，用以供備奉養，至於與叔妹和小妾們之間，都盡禮節，全都得到了她們的歡心。到鄭袤做了司空，他兒子鄭默等又顯貴當官，當時人們都稱道他們家的榮貴。曹氏很擔心家族的榮華富貴滿盈，每當鄭默等人升遷時，擔憂之情總是表現在臉上。但是他們家吃飯沒上過兩道菜，穿舊衣服，鄭袤等人得到的俸祿，曹氏一定拿來散發給親戚，一定要接濟人，自己家中沒有多餘的財貨。

初，孫氏瘞於黎陽，及袤薨，議者以久喪難舉，欲不合葬。曹氏曰：“孫氏元妃，理當從葬，何可使孤魂無所依邪。”於是備吉凶導從之儀以迎之，具衣衾几筵，親執雁行之禮，聞者莫不嘆息，以爲趙姬之下叔隗，不足稱也。太康元年卒，年八十三。

當初，孫氏埋葬在黎陽，到鄭袤死後，商議者因爲長時間的喪事難以舉辦，打算不合葬。曹氏說：“孫氏是前妻，理應從葬，怎麼能使孤魂沒有依托呢。”於是備辦了吉凶導從的禮儀去迎回孫氏棺槨，準備了衣衾几筵，親自主持排列次序的禮儀，聽到這件事的人沒有不嘆息感慨的，認爲相比之下趙姬尊禮叔隗也不值得稱道了。曹氏於太康元年去世，年紀八十三歲。

## 愍懷太子妃王氏

愍懷太子妃王氏，太尉衍女也，字惠風。貞婉有志節。太子既廢居於金墉，衍請絕婚，惠風號哭而歸，行路爲之流涕。及劉曜陷洛陽，以惠風

愍懷太子妃王氏，是太尉王衍的女兒，字惠風。她堅貞柔順有志節。太子被廢黜居住在金墉以後，王衍請求斷絕婚姻關係，王惠風號哭着回家，路上的人都替她傷心流淚。到了劉曜攻陷洛

賜其將喬屬，屬將妻之。惠風拔劍距屬曰："吾太尉公女、皇太子妃，義不爲逆胡所辱。"屬遂害之。

陽後，把王惠風賞賜給他的將領喬屬，喬屬準備娶她。王惠風拔出劍抵抗喬屬説道："我是太尉的女兒、皇太子妃，守大義決不讓逆胡污辱。"喬屬於是殺了她。

**鄭休妻石氏**

鄭休妻石氏，不知何許人也。少有德操，年十餘歲，鄉邑稱之。既歸鄭氏，爲九族所重。休前妻女既幼，又休父布臨終，有庶子沈生，命棄之，石氏曰："奈何使舅之胤不存乎！"遂養沈及前妻女。力不兼舉，九年之中，三不舉子。

鄭休的妻子石氏，不知是哪裏人。她年少時就有品德操守，十多歲時，鄉邑人就稱贊她。嫁到鄭家以後，受到九族敬重。鄭休前妻的女兒還很年幼，鄭休的父親鄭布臨終時，又有庶子鄭沈出生，鄭休讓把鄭沈拋棄，石氏説："爲什麽要讓公公的後代不在了呢！"就撫養鄭沈和鄭休前妻生的女兒。因爲力量有限不能再撫養更多的人，在九年之中，石氏三次不養育自己的子女。

**陶侃母湛氏**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也。初，侃父丹娉爲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己。侃少爲尋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坩鮓遺母。湛氏封鮓及書，責侃曰："爾爲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鄱陽孝廉范逵寓宿於侃，時大雪，湛氏乃徹所卧新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鄰人，供肴饌。逵聞之，嘆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竟以功名顯。

陶侃的母親湛氏，是豫章新淦人。當初，陶侃的父親陶丹聘娶她爲妾，生下了陶侃，陶氏當時貧賤，湛氏經常紡紗績麻資助陶丹，讓他交結比自己優秀的人。陶侃年少時做尋陽縣吏，曾經監管魚梁，把一坩的腌魚送給母親。湛氏把腌魚封了起來并寫了信一起送回，責駡陶侃説："你做吏，把官家的東西送給我，不但不能給我帶來好處，反而因此增加我的憂愁了。"鄱陽孝廉范逵在陶侃那裏寄宿，當時下着大雪，湛氏就把睡覺用的新草墊子撤下來，親自鍘碎喂范逵的馬，又暗中把頭髮剪下來賣給同鄉人，用來供給好飯菜。范逵後來聽説這件事，嘆息説："不是這樣的母親生不出這樣的兒子！"陶侃最終因爲功名顯貴。

**賈渾妻宗氏**

賈渾妻宗氏，不知何許人也。渾爲介休令，被劉元海將喬晞攻破，死之。宗氏有姿色，晞欲納之。宗氏罵曰："屠各奴！豈有害人之夫而欲加無禮，於爾安乎？何不促殺我！"因仰天大哭。晞遂害之，時年二十餘。

賈渾的妻子宗氏，不知是哪裏人。賈渾任介休令，被劉元海的將領喬晞攻破，因此而死。宗氏有姿色，喬晞想娶她。宗氏駡道："屠各奴！哪裏有害死了别人丈夫又想對人非禮的，對你來説能安心嗎？爲什麽不趕快殺了我！"接着仰天大哭。喬晞於是殺了她，當時年僅二十多歲。

**梁緯妻辛氏**

梁緯妻辛氏，隴西狄道人也。緯爲散騎常侍，西都陷没，爲劉曜所害。辛氏有殊色，曜將妻之。辛氏據

梁緯的妻子辛氏，是隴西狄道人。梁緯任散騎常侍，西都陷落，被劉曜殺害。辛氏容貌特别美，劉曜打算娶她。辛氏伏地大哭，仰起頭對

地大哭，仰謂曜曰："妾聞男以義烈，女不再醮。妾夫已死，理無獨全。且婦人再辱，明公亦安用哉！乞即就死，下事舅姑。"遂號哭不止。曜曰："貞婦也，任之。"乃自縊而死。曜以禮葬之。

劉曜説："我聽説丈夫爲大義而犧牲，女子就不嫁第二次。我的丈夫已經死了，我没有單獨活下去的道理。而且婦人兩次受辱，明公怎能再娶呢！請求馬上讓我去死，到地下去事奉公婆。"於是號哭不止。劉曜説："真是個貞婦，隨你的便吧。"辛氏就上吊死了。劉曜依照禮節安葬了她。

**許延妻杜氏**

許延妻杜氏，不知何許人也。延爲益州別駕，爲李驤所害。驤欲納杜氏爲妻，杜氏號哭守夫尸，罵驤曰："汝輩逆賊無道，死有先後，寧當久活！我杜家女，豈爲賊妻也！"驤怒，遂害之。

許延的妻子杜氏，不知是哪裏人。許延任益州別駕，被李驤害死。李驤想娶杜氏爲妻，杜氏號哭着守着丈夫的尸體，罵李驤説："你們這幫逆賊無道，死有先後，怎能長久地活着！我是杜家女，豈能做逆賊的妻子！"李驤很生氣，於是殺死了她。

**虞潭母孫氏**

虞潭母孫氏，吴郡富春人，孫權族孫女也。初適潭父忠，恭順貞和，甚有婦德。及忠亡，遺孤藐爾，孫氏雖少，誓不改節，躬自撫養，劬勞備至。性聰敏，識鑒過人。潭始自幼童，便訓以忠義，故得聲望允洽，爲朝廷所稱。

永嘉末，潭爲南康太守，值杜弢構逆，率衆討之。孫氏勉潭以必死之義，俱傾其資産以饋戰士，潭遂克捷。及蘇峻作亂，潭時守吴興，又假節征峻。孫氏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爲累也。"仍盡發其家僮，令隨潭助戰，貿其所服環珮以爲軍資。於時會稽内史王舒遣子允之爲督護，孫氏又謂潭曰："王府君遣兒征，汝何爲獨不？"潭即以子楚爲督護，與允之合勢。其憂國之誠如此。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潭立養堂於家，王導以下皆就拜謁。咸和末卒，年九十五。成帝遣使吊祭，謚曰定夫人。

虞潭的母親孫氏，是吴郡富春人，她是孫權的同族孫女。當初嫁給虞潭的父親虞忠，恭順貞和，很有婦德。虞忠死後，遺孤還年幼，孫氏雖然年輕，但發誓不再嫁，親自撫養虞潭，辛勞備至。孫氏資性聰敏，見識和鑒别人才的能力超過别人。從虞潭爲幼童時開始，孫氏就用忠義教導他，所以能使虞潭聲望和美，被朝廷稱賞。

永嘉末年，虞潭任南康太守，碰上杜弢叛逆，虞潭率領軍隊去討伐。孫氏用必死的大義來勉勵虞潭，并把家裏的財産全都拿出來饋贈戰士，虞潭於是打了勝仗。到了蘇峻作亂時，虞潭正做吴興太守，又被賜任假節征伐蘇峻。孫氏告誡他説："我聽説忠臣出在孝子家中，你應該捨生取義，不要因爲我年老拖累了你。"接着把家僮全部徵發，命令他們跟隨虞潭助戰，并賣掉自己佩帶的環珮作爲軍隊經費。當時會稽内史王舒派兒子王允之做督護，孫氏又對虞潭説："王府君派兒子出征，你爲什麽偏偏不派？"虞潭就讓兒子虞楚做督護，和王允之聯合力量。孫氏憂國的情懷如此。她被拜封爲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虞潭在家裏築立奉養母親的屋子，王導以下的人都去拜謁。孫氏於咸和末年去世，享年九十五歲。成帝派使者吊祭，謚爲定夫人。

## 周顗母李氏

周顗母李氏，字絡秀，汝南人也。少時在室，顗父浚爲安東將軍，時嘗出獵，遇雨，過止絡秀之家。會其父兄不在，絡秀聞浚至，與一婢於内宰猪羊，具數十人之饌，甚精辦而不聞人聲。浚怪使覘之，獨見一女子甚美，浚因求爲妾。其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户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庶有大益矣。"父兄許之。遂生顗及嵩、謨。而顗等既長，絡秀謂之曰："我屈節爲汝家作妾，門户計耳。汝不與我家爲親親者，吾亦何惜餘年！"顗等從命，由此李氏遂得爲方雅之族。

周顗的母親李氏，字絡秀，是汝南人。她年少時曾有一次在家裏，周顗的父親周浚任安東將軍，當時曾經外出打獵，遇到下雨，經過并止息在李絡秀家。適逢李絡秀的父親哥哥不在家，李絡秀聽説周浚到來，和一個婢女在内堂宰猪羊，備辦了數十人的酒食，辦得很精緻却聽不到有人的動静。周浚奇怪地使人去窺視，衹見一個女子很是漂亮，周浚於是請求納她爲妾。李絡秀的父親、哥哥不答應，李絡秀説："門户這麽困苦了，怎麽還愛惜一個女兒！如果和貴族聯姻，將來或許有大好處呢。"她父親、哥哥答應了她。於是生下了周顗和周嵩、周謨。周顗等到長大以後，李絡秀對他們説："我屈節給你們家作妾，衹是爲門户考慮。你們如果不和我家作親戚，我還愛惜我剩下的日子幹什麽！"周顗等人從命，因此李氏居然能成爲門第高雅的家族。

中興時，顗等并列顯位。嘗冬至置酒，絡秀舉觴賜三子曰："吾本渡江，托足無所，不謂爾等并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謨小字也。後果如其言。

中興時，周顗等人全都登上了顯貴的位置。曾經在冬至置辦酒席，李絡秀舉起酒杯賞賜三個兒子説："我原是在長江彼岸渡江過來的，没有落脚的地方，没料到你們都顯貴了，排列在我眼前，我還有什麽憂慮的呢！"周嵩站起來説："恐怕不像您説的那樣。伯仁志大而才疏，名聲大却見識糊塗，喜歡乘人之危，這不是保全自己的辦法。我周嵩性情坦率耿直，也不被社會所容。衹有阿奴平庸無能，將會在母親眼前而已。"阿奴是周謨小名。後來果然像周嵩説的那樣。

## 張茂妻陸氏

張茂妻陸氏，吴郡人也。茂爲吴郡太守，被沈充所害，陸氏傾家産，率茂部曲爲先登以討充。充敗，陸詣闕上書，爲茂謝不克之責。詔曰："茂夫妻忠誠，舉門義烈，宜追贈茂太僕。"

張茂的妻子陸氏，是吴郡人。張茂任吴郡太守，被沈充殺害，陸氏傾盡家産，率領張茂的私人軍隊作先鋒討伐沈充。沈充失敗後，陸氏趕赴皇帝的殿庭上書，爲張茂解脱没打勝仗的責任。皇帝下詔説："張茂夫妻忠誠，全家忠義節烈，應該追贈張茂爲太僕。"

## 尹虞二女

尹虞二女，長沙人也。虞前任始興太守，起兵討杜弢，戰敗，二女爲弢所獲，并有國色，弢將妻之。女曰："我父二千石，終不能爲賊婦，

尹虞的兩個女兒，是長沙人。尹虞先前任始興太守，起兵討伐杜弢，戰敗，二個女兒被杜弢抓獲，她們都非常美麗，杜弢準備娶她們。她們説："我們的父親是領取二千石俸禄的太守，無

有死而已！”弢并害之。

論如何不能做逆賊的老婆，祇有死而已！”杜弢把她們都殺了。

**荀崧小女灌**

荀崧小女灌，幼有奇節。崧爲襄城太守，爲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逾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獲免。自詣覽乞師，又爲崧書與南中郎將周訪請援，仍結爲兄弟，訪即遣子撫率三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灌之力也。

荀崧的小女兒荀灌，年幼時就有奇特的節操。荀崧任襄城太守，被杜曾圍攻，荀崧力量弱小，糧食吃盡，打算向以前的屬吏平南將軍石覽求救，但是想不出辦法。荀灌當時十三歲，竟然率領數十個勇士，在晚上越過城墻突圍出去。逆賊追趕得非常急迫，荀灌督率策勵將士們一邊戰鬥一邊前進，進入魯陽山得以免於災難。荀灌親自到石覽那裏請求軍隊，又替荀崧寫信給南中郎將周訪請求援助，并結爲兄弟，周訪馬上派兒子周撫率領三千人和石覽集合起來一起去救荀崧。逆賊聽説軍隊到來，紛紛逃跑，這都是荀灌出的力。

**王凝之妻謝氏**

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安西將軍奕之女也。聰識有才辯。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又嘗内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悦。

初適凝之，還，甚不樂。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群從兄弟復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封謂謝韶，胡謂謝朗，羯謂謝玄，末謂謝川，皆其小字也。又嘗譏玄學植不進，曰：“爲塵務經心，爲天分有限邪？”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爲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鄣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

及遭孫恩之難，舉厝自若，既聞夫及諸子已爲賊所害，方命婢肩輿抽

王凝之的妻子謝氏，字道韞，是安西將軍謝奕的女兒。她聰識有才辯。叔父謝安曾經問她：“《毛詩》中哪一句最好？”謝道韞説：“吉甫作頌，温和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謝安説有高雅人的深刻見地。又曾經有家庭聚會，不一會兒大雪突然降下，謝安説：“大雪紛紛像什麽？”謝安哥哥的兒子謝朗説：“撒鹽空中略可比擬。”謝道韞説：“不如比作柳絮隨風起。”謝安非常高興。

謝道韞當初嫁給王凝之時，回家，很不開心。謝安説：“王郎是王逸少的兒子，并不差，你還遺憾什麽？”謝道韞回答説：“我們全家裏叔父就有阿大、中郎，一群堂兄弟裏又有封、胡、羯、末，没想到天地之中竟然有王郎這種人！”封指謝韶，胡指謝朗，羯指謝玄，末指謝川，都是他們的小名。又曾經譏笑謝玄學業没進步，説：“是因爲俗務煩心呢，還是因爲天分有限呢？”王凝之的弟弟王獻之曾經和賓客談論，快要理屈詞窮了，謝道韞派婢女告知王獻之説：“想替小郎解圍。”就安排了青綾步障遮擋住自己，申辯王獻之前面的論辯，客人不能説服她。

到了遭受孫恩的災難以後，謝道韞舉動自如，在聽到丈夫和兒子們已經被反賊殺害以後，

刃出門，亂兵稍至，手殺數人，乃被虜。其外孫劉濤時年數歲，賊又欲害之，道韞曰："事在王門，何關他族！必其如此，寧先見殺。"恩雖毒虐，爲之改容，乃不害濤。自爾嫠居會稽，家中莫不嚴肅。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議。道韞素知柳名，亦不自阻，乃簪髻素褥坐於帳中，柳束修整帶造於別榻。道韞風韵高邁，叙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漣，徐酬問旨，詞理無滯。柳退而嘆曰："實頃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道韞亦云："親從凋亡，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開人胸府。"

纔命令婢女用肩輿抬着她，抽出刀，出了家門，亂兵到來以後，謝道韞親手殺了數人，於是被抓住。她的外孫劉濤當時年僅數歲，反賊又想害死他，謝道韞説："事情全在王家，和其他家族有什麽關係！如果你們一定要殺，我寧願先讓你們殺掉。"孫恩雖然狠毒暴虐，也爲之動容，就不殺劉濤。自此以後謝道韞寡居在會稽，家中没有一件事不嚴謹有法度。太守劉柳聽到她的名聲，請求和她談議。謝道韞素來知道劉柳的名聲，也不阻攔自己，就插起髮髻，坐在帳中的素褥子上，劉柳整肅儀容、繫好佩帶在別榻上拜訪。謝道韞風韵高邁，叙述事理很清雅，先談及家事，慷慨激昂，痛哭流淚，沉穩地應答對方的發問，詞理都很順暢。劉柳出來以後贊嘆説："這樣的人實在是從前没有見過的，觀察她的言詞聲氣，使人心神形體都佩服。"謝道韞也説："親人們都死亡後，第一次碰到這樣的人士，聽他的問話，實在開人胸腑。"

初，同郡張玄妹亦有才質，適於顧氏，玄每稱之，以敵道韞。有濟尼者，游於二家，或問之，濟尼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道韞所著詩賦誄頌并傳於世。

當初，同郡人張玄的妹妹也有才能品性，嫁給了顧氏，張玄經常稱贊她，認爲和謝道韞不相上下。有個名叫濟尼的，和這兩家交游，有人問他對這兩個人的看法，濟尼回答説："王夫人神情散朗，所以有嫻雅超脱的風致。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中的優秀人物。"謝道韞所著的詩賦誄頌全都流傳於世。

### 劉臻妻陳氏

劉臻妻陳氏者，亦聰辯能屬文。嘗正旦獻《椒花頌》，其詞曰："旋穹周迴，三朝肇建。青陽散輝，澄景載焕。標美靈葩，爰采爰獻。聖容映之，永壽於萬。"又撰元日及冬至進見之儀，行於世。

劉臻的妻子陳氏，也聰敏善辯，能寫文章。她曾經在正月初一獻《椒花頌》，文詞説："穹頂在天空環繞，正月初一開始建造。春天散發着温暖，鮮美的景色很明麗。美麗無比的神靈花朵啊，一邊采擷一邊呈獻。聖人的容顔和它交相輝映，長壽萬歲。"陳氏又撰著有元日和冬至進見的禮儀，流傳於世。

### 皮京妻龍氏

皮京妻龍氏，字憐，西道縣人也。年十三適京，未逾年而京卒，京二弟亦相次而隕，既無胤嗣，又無期功之親。憐貨其嫁時資裝，躬自紡織，數年間三喪俱舉，葬斂既畢，每

皮京的妻子龍氏，字憐，是西道縣人。她十三歲時嫁給皮京，没到一年皮京就去世，皮京的兩個弟弟也相繼謝世，既没有後嗣，又没有五服之内的親人。龍憐賣掉她出嫁時的財物嫁妝，親自紡紗織布，數年之間三個人的喪事都辦了，葬

時享祭無闕。州里聞其賢，屢有娉者，憐誓不改醮，守節窮居五十餘載而卒。

殮完畢以後，按時祭祀不闕失。州裏的人聽到她的賢名，常常有人聘娶她，龍憐誓不改嫁，守節生活了五十餘年後去世。

### 孟昶妻周氏

孟昶妻周氏，昶弟顗妻又其從妹也。二家并豐財産。初，桓玄雅重昶而劉邁毀之，昶知，深自悅失。及劉裕將建義，與昶定謀，昶欲盡散財物以供軍糧，其妻非常婦人，可語以大事，乃謂之曰："劉邁毀我於桓公，便是一生淪陷，决當作賊。卿幸可早爾離絶，脱得富貴，相迎不晚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諫！事之不成，當於奚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昶愴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昶坐，云："觀君舉厝，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時其所生女在抱，推而示之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况資財乎！"遂傾資産以給之，而托以他用。及事之將舉，周氏謂顗妻云："一昨夢殊不好，門内宜浣濯沐浴以除之，且不宜赤色，我當悉取作七日藏厭。"顗妻信之，所有絳色者悉斂以付焉。乃置帳中，潛自剔綿，以絳與昶，遂得數十人被服赫然，悉周氏所出，而家人不之知也。

孟昶的妻子周氏，孟昶的弟弟孟顗的妻子又是她的堂妹。兩家都有很多財産。當初，桓玄很器重孟昶但是劉邁詆毀他，孟昶知道後，深深地感到怨恨失意。到了劉裕將要樹起義旗時，和孟昶制定策略，孟昶打算把財物全部散發用以供應軍糧，他的妻子不是一般的婦人，可以談論大事，孟昶於是對她説："劉邁在桓公面前詆毀我，縱使我一輩子淪落，也決意準備作反賊了。你可以趁早和我分離，如果我日後得到富貴，再把你接回來也不晚。"周氏説道："您有父母在堂，打算建立非常的事業，豈是我一個婦人規諫的！如果事情不成功，我將會在奚官中奉養婆婆，在道義上没有回娘家的心志。"孟昶悲傷了很久，站起來要走。周氏把孟昶追回來坐下，説："看您的舉動，并不是有事和我商量，不過想得到財物而已。"當時她的親生女兒就在懷抱裏，就給孟昶看説："如果這女兒能賣錢，也將不會捨不得她，何况財物呢！"就竭盡財産供給孟昶，假托説是他用。到了準備起事時，周氏對孟顗的妻子説："前些日子做了個夢實在不好，大門内應該洗滌沐浴驅除不祥，而且不宜有紅色，我準備全部都收起來作七天隱藏。"孟顗的妻子相信了她，所有紅色的東西都收了起來交給周氏。周氏就把它們放在帳中，暗地裏親自把綿去掉，把紅布交給孟昶，於是使得數十人衾被衣服鮮艷，全都是周氏做出來的，但是家人不知道。

### 何無忌母劉氏

何無忌母劉氏，征虜將軍建之女也。少有志節。弟牢之爲桓玄所害，劉氏每銜之，常思報復。及無忌與劉裕定謀，而劉氏察其舉厝有異，喜而不言。會無忌夜於屏風裏制檄文，劉氏潛以器覆燭，徐登橙於屏風上窺之，既知，泣而撫之曰："我不如東海吕母明矣！既孤其誠，常恐壽促，

何無忌的母親劉氏，是征虜將軍劉建的女兒。她年少時就有志節。弟弟劉牢之被桓玄殺害，劉氏總是懷恨在心，常常想報仇。到了何無忌和劉裕制定謀略，劉氏覺察他舉止有所不同，心裏高興，但是没説出來。適逢何無忌晚上在屏風裏撰寫檄文，劉氏暗中用器具蓋住燭火，悄悄地登上凳子從屏風上偷看，知道事情真相以後，哭泣着撫摸何無忌説："我不如東海吕母，這是

汝能如此，吾仇耻雪矣。”因問其同謀，知事在裕，彌喜，乃説桓玄必敗、義師必成之理以勸勉之。後果如其言。

明顯的了！既辜負了她的誠意，常常擔心壽命短促，你能够這麽做，我的仇耻可以洗雪了。”於是問他的同謀，知道事情在劉裕身上，更加高興，就講了桓玄必敗、義師必定成功的道理來勸勉何無忌。後來果然像她説的一樣。

**劉聰妻劉氏**

劉聰妻劉氏，名娥，字麗華，僞太保殷女也。幼而聰慧，晝營女工，夜誦書籍，傅母恒止之，娥敦習彌厲。每與諸兄論經義，理趣超遠，諸兄深以嘆伏。性孝友，善風儀進止。

劉聰的妻子劉氏，名娥，字麗華，是僞太保劉殷的女兒。她年幼時就聰慧，白天營理女工，晚上誦讀書籍，充任女師的保姆經常勸阻她，劉娥攻讀更加刻苦。她經常和兄長們討論經義，理趣高遠，各兄長非常贊嘆佩服。劉娥生性孝友，風度儀表和進退舉止都很好。

聰既僭位，召爲右貴嬪，甚寵之。俄拜爲后，將起鷂儀殿以居之，其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將斬之。娥時在後堂，私敕左右停刑，手疏啓曰：“伏聞將爲妾營殿，今昭德足居，鷂儀非急。四海未一，禍難猶繁，動須人力資財，尤宜慎之。廷尉之言，國家大政。夫忠臣之諫，豈爲身哉？帝王距之，亦非顧身也。妾仰謂陛下上尋明君納諫之昌，下忿闇主距諫之禍，宜賞廷尉以美爵，酬廷尉以列土，如何不惟不納，而反欲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人怨國疲，咎歸於妾，距諫害忠，亦妾之由。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者也。妾每覽古事，忿之忘食，何意今日妾自爲之！後人之觀妾，亦猶妾之視前人也，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誤惑之過。”聰覽之色變，謂其群下曰：“朕比得風疾，喜怒過常。元達，忠臣也，朕甚愧之。”以娥表示元達曰：“外輔如公，内輔如此后，朕無憂矣。”及娥死，僞謚武宣皇后。

劉聰僭登帝位以後，召進劉娥爲右貴嬪，很寵愛她。不久後拜爲皇后，準備建造鷂儀殿讓她居住，廷尉陳元達極力規諫，劉聰非常憤怒，準備殺了陳元達。劉娥當時在後堂，私下命令侍從們停止用刑，自己親手上疏説：“聽説準備爲小妾營建宫殿，現在昭德殿足可以居住，建鷂儀殿不是急務。四海還没有統一，禍難還很繁多，動輒需要人力錢財，尤其應該謹慎。廷尉的話，是國家大政。忠臣的規諫，難道是爲了自己嗎？帝王不接納，也不是顧念自己。小妾認爲陛下往上承接賢明君主納諫的昌明，往下怨恨暗昧君主不納諫的禍患，應該用好爵位獎賞廷尉，用分封的土地賞酬廷尉，爲什麽不但不采納廷尉的規勸，反而想殺害他？陛下這次生氣是因爲小妾，廷尉的災禍是因爲小妾而招致，人心怨憤，國家疲敝，歸罪小妾，拒不納諫，殘害忠臣，也是小妾的緣故。自古敗國喪家，没有不是因爲婦人的。小妾每次讀到古代的事例，怨恨得忘記了吃飯，哪裏想到今天小妾親自做了這樣的事！後人看小妾，也像小妾看前人一樣，小妾還有什麽面目做陛下的妻后呢，請讓我死在這個堂上，用以堵住陛下惑亂的過錯。”劉聰看後臉色都變了，對他的下臣們説：“朕近日患了瘋病，喜怒無常。元達是忠臣，朕很對不起他。”把劉娥的上表給陳元達看，説道：“宫外有像您這樣的人輔佐，宫内有像皇后這樣的人輔佐，朕没有可憂慮的了。”到劉娥死後，僞謚爲武宣皇后。

其姊英，字麗芳，亦聰敏涉學，而文詞機辯，曉達政事，過於娥。初與娥同召拜左貴嬪，尋卒，僞追謚武德皇后。

劉娥的姐姐劉英，字麗芳，也聰敏愛讀書，而且文詞機辯，通曉政事，超過劉娥。她開始和劉娥一同召進宫，拜左貴嬪，不久去世，僞追謚爲武德皇后。

**王廣女**

王廣女者，不知何許人也。容質甚美，慷慨有丈夫之節。廣仕劉聰，爲西揚州刺史。蠻帥梅芳攻陷揚州，而廣被殺。王時年十五，芳納之。俄於暗室擊芳，不中，芳驚起曰："何故反邪?"王罵曰："蠻畜！我欲誅反賊，何謂反乎？吾聞父仇不同天，母仇不同地，汝反逆無狀，害人父母，而復以無禮陵人，吾所以不死者，欲誅汝耳！今死自吾分，不待汝殺，但恨不得梟汝首於通逵，以塞大耻。"辭氣猛厲，言終乃自殺，芳止之不可。

王廣的女兒，不知道是哪裏人。她容貌姿質都很美，慷慨大方有丈夫的氣節。王廣在劉聰處做官，任西揚州刺史。蠻帥梅芳攻陷揚州，王廣被殺。王女當時十五歲，梅芳娶了她。不久她在暗室裏擊打梅芳，没打中，梅芳吃驚地爬起來説："你爲什麽要造反呢?"王女駡道："蠻畜！我要誅殺反賊，怎麽叫做造反呢？我聽説父仇不共戴天，母仇不共踏地，你叛逆的罪惡不可言狀，害死了我父母，又用無禮行爲欺侮我，我没有去死的原因，是想殺你而已！現在死自是我的名分，不用等你來殺，衹恨不能把你的頭砍下來扔到大路上，用以洗雪大耻辱。"王女辭氣激烈，説完就自殺，梅芳没能阻止。

**陜婦人**

陜婦人，不知姓字，年十九。劉曜時嫠居陜縣，事叔姑甚謹，其家欲嫁之，此婦毁面自誓。後叔姑病死，其叔姑有女在夫家，先從此婦乞假不得，因而誣殺其母，有司不能察而誅之。時有群鳥悲鳴尸上，其聲甚哀，盛夏暴尸十日，不腐，亦不爲蟲獸所敗，其境乃經歲不雨。曜遣呼延謨爲太守，既知其冤，乃斬此女，設少牢以祭其墓，謚曰孝烈貞婦，其日大雨。

陜婦人，不知道姓名，十九歲。劉曜時寡居在陜縣，奉事叔姑很恭謹，她家裏想再把她嫁出去，這婦人毁壞自己的面容，發誓不再嫁。後來她的婶婆病死，她婶婆有女兒在丈夫家，先向這個婦人請假没請到，於是誣告這婦人殺了她母親，官員們不能明察，處死了這個婦人。當時有鳥群在她的尸體上悲哀地鳴叫，聲音很是凄慘，尸體在盛夏暴露了十天，不腐爛，也不被蟲獸損壞，陜縣境内竟然整年没有下雨。劉曜派呼延謨做太守，知道她的冤屈以後，就殺了她婶婆的女兒，置辦少牢來祭奠這婦人的墳墓，謚號叫孝烈貞婦，當天下大雨。

**靳康女**

靳康女者，不知何許人也。美姿容，有志操。劉曜之誅靳氏，將納靳女爲妾，靳曰："陛下既滅其父母兄弟，復何用妾爲！妾聞逆人之誅也，尚污宫伐樹，而况其子女乎！"因號泣請死，曜哀之，免康一子。

靳康的女兒，不知道是哪裏人。姿態容色都很美，有志節操守。劉曜殺了靳氏，準備娶靳女爲妾，靳女説："陛下既然殺了我的父母兄弟，還要小妾幹什麽！小妾聽説逆人被殺之時，還要掘毁住宅，連樹都要砍掉，何况他的子女呢！"於是號泣着請求讓她去死，劉曜哀憐她，赦免了靳康的一個兒子。

### 韋逞母宋氏

韋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也，家世以儒學稱。宋氏幼喪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又周公所制，經紀典誥，百官品物，備於此矣。吾今無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絶世。"屬天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

韋逞的母親宋氏，不知是哪郡人，她家裏世代以儒學著稱。宋氏年幼時母親就去世，她父親親自撫養她。等她長大以後，她父親教授她《周官》音義，對她説："我們家世代學習《周官》，傳授學業相繼不絶，這又是周公創制，經紀典誥，百官品物，在這裏都詳備了。我現在没有兒子可以傳授，你可以學習它，别讓這門學問絶世。"適逢天下禍亂，但是宋氏諷誦不停。

其後爲石季龍徙之於山東，宋氏與夫在徙中，推鹿車，背負父所授書，到冀州，依膠東富人程安壽，壽養護之。逞時年小，宋氏晝則樵采，夜則教逞，然紡績無廢。壽每嘆曰："學家多士大夫，得無是乎！"逞遂學成名立，仕苻堅爲太常。堅嘗幸其太學，問博士經典，乃憫禮樂遺闕。時博士盧壼對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比年綴撰，正經粗集，唯《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爲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時稱韋母宋氏焉。

後來被石季龍强迫遷到山東，宋氏和丈夫在遷徙之中，推着鹿車，背上背着父親傳給的書籍，到了冀州，依附膠東富人程安壽，程安壽養護他們。韋逞當時年紀小，宋氏白天打柴，晚上教育韋逞，然而紡紗績麻没有荒廢。程安壽經常贊嘆説："讀書的家庭中多士大夫，説的莫非就是這個人吧！"韋逞到底學成名立，在苻堅那裏做官，任太常。苻堅曾經幸臨太學，詢問博士經典，於是憐惜禮樂闕失。當時博士盧壼回答説："學校荒廢已久，書傳七零八落，近年來編撰，五經正典已粗略編成，祇有《周官禮·注》還没有老師。我私下聽説太常韋逞的母親宋氏是世代儒學家的女兒，繼承她父親的學業，學得《周官》音義，現在她八十歲，眼睛耳朵都不壞，如果不是這位母親就無法傳授後生。"於是就到宋氏家建立講堂，設置學生一百二十人，隔着絳紗幔接受學業，稱宋氏爲宣文君，賞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又一次行於世，當時稱作韋母宋氏。

### 張天錫妾閻氏薛氏

張天錫妾閻氏、薛氏，并不知何許人也，咸有寵於天錫。天錫寢疾，謂之曰："汝二人將何以報我？吾死後，豈可爲人妻乎！"皆曰："尊若不諱，妾請效死，供灑掃地下，誓無他志。"及其疾篤，二姬皆自刎。天錫疾瘳，追悼之，以夫人禮葬焉。

張天錫妾閻氏、薛氏，都不知道是哪裏人，二人都得到張天錫寵愛。張天錫卧病，對她們説："你們二人準備怎麼報答我？我死後，你們難道能做别人的妻子嗎！"她們二人都説："您如果辭世了，小妾請求捨命報效，在地下侍候您，决没有别的想法。"到了張天錫病重時，這兩個姬妾都自殺了。張天錫病好後，追悼她們，用夫人的禮節安葬了她們。

### 苻堅妾張氏

苻堅妾張氏，不知何許人，明辯有才識。堅將入寇江左，群臣切諫不

苻堅妾張氏，不知是哪裏人，聰明善辯有才識。苻堅將要侵犯江東，群臣極力規諫，不聽

從。張氏進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馭天下，莫不順其性而暢之，故黄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鑿龍門，决洪河，因水之勢也；后稷之播殖百穀，因地之氣也；湯武之滅夏商，因人之欲也。是以有因成，無因敗。今朝臣上下皆言不可，陛下復何所因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猶若此，况於人主乎！妾聞人君有伐國之志者，必上觀乾象，下采衆祥。天道崇遠，非妾所知。以人事言之，未見其可。諺言：'鷄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群嗥者宫室必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秋冬已來，每夜群犬大嗥，衆鷄夜鳴，伏聞厩馬驚逸，武庫兵器有聲，吉凶之理，誠非微妾所論，願陛下詳而思之。"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豫也。"遂興兵。張氏請從。堅果大敗於壽春，張氏乃自殺。

從。張氏進言説："小妾聽説天地生出萬物，聖王統治天下，没有不是順從它的本性讓它盡情舒展的，所以黄帝役使牛馬駕車，這是因循它的本性；大禹鑿開龍門，决開洪河，這是依順水勢；后稷播種百穀，這是順從地氣；湯武滅亡夏商，這是順從人們的願望。因此有順從而成功的，没有順從而失敗的。現在朝臣上上下下都説不行，陛下還順應什麽呢？《書》説：'上天明智，從我百姓明智開始。'天尚且這樣，何况人主呢！小妾聽説人君有攻伐别國的打算的，一定是上看天象，往下采集各種吉兆。天道高遠，不是小妾能知道的。按人事來説，没有看到可行的地方。諺語説：'鷄在半夜啼叫就不利用兵，狗成群地嗥叫的，宫室一定變空，兵器馬匹驚動，軍隊失敗回不來。'秋冬以來，每天晚上狗群大叫，很多鷄半夜啼叫，隱隱聽到馬棚裏的馬驚動奔走，武庫裏的兵器有聲音，吉凶之理，實在不是小妾議論的，希望陛下審察考慮這些事。"苻堅説："軍隊的事情不是婦人參與的。"於是起兵。張氏請求跟從。苻堅果然在壽春被打得大敗，張氏於是自殺。

### 竇滔妻蘇氏

竇滔妻蘇氏，始平人也，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滔，苻堅時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迴文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凄惋，凡八百四十字，文多不録。

竇滔的妻子蘇氏，是始平人，名蕙，字若蘭。她善於寫文章。竇滔在苻堅時任秦州刺史，被遷徙到沙漠，蘇氏思念他，就織了錦緞織成迴文旋圖詩寄贈竇滔。輾轉循環地閲讀它，文詞很是凄惋，共有八百四十字，文字太多，不載録。

### 苻登妻毛氏

苻登妻毛氏，不知何許人，壯勇善騎射。登爲姚萇所襲，營壘既陷，毛氏猶彎弓跨馬，率壯士數百人，與萇交戰，殺傷甚衆。衆寡不敵，爲萇所執。萇欲納之，毛氏駡曰："吾天子后，豈爲賊羌所辱，何不速殺我！"因仰天大哭曰："姚萇無道，前害天子，今辱皇后，皇天后土，寧不鑒照！"萇怒，殺之。

苻登的妻子毛氏，不知是哪裏人，强健勇敢，善於騎馬射箭。苻登被姚萇襲擊，軍營陷落以後，毛氏還彎弓跨馬，率領數百壯士，和姚萇交戰，殺死殺傷了很多人。因爲寡不敵衆，被姚萇俘獲。姚萇想娶她，毛氏駡道："我是天子的妻后，豈能被賊羌污辱，爲什麽不趕快殺了我！"接着仰天大哭説："姚萇無道，先是害死了天子，現在又污辱皇后，皇天后土，竟然没有明察！"姚萇很憤怒，殺了她。

## 慕容垂妻段氏

慕容垂妻段氏，字元妃，僞右光禄大夫儀之女也。少而婉慧，有志操，常謂妹季妃曰："我終不作凡人妻。"季妃亦曰："妹亦不爲庸夫婦。"鄰人聞而笑之。垂之稱燕王，納元妃爲繼室，遂有殊寵。僞范陽王德亦娉季妃焉。姊妹俱爲垂、德之妻，卒如其志。垂既僭位，拜爲皇后。

慕容垂的妻子段氏，字元妃，是僞右光禄大夫段儀的女兒。她年少時就柔美聰慧，有志節操守，常常對妹妹段季妃説："我終究不會作凡人的妻子。"季妃也説："妹妹我也不作庸夫的老婆。"鄰居聽到了，覺得好笑。慕容垂稱燕王時，娶段元妃爲繼室，於是對她特别寵愛。僞范陽王慕容德也聘娶段季妃。姐妹都分别做了慕容垂、慕容德的妻子，最終順遂了她們的心志。慕容垂僭登皇位以後，封段氏爲皇后。

垂立其子寶爲太子也，元妃謂垂曰："太子姿質雍容，柔而不斷，承平則爲仁明之主，處難則非濟世之雄，陛下托之以大業，妾未見克昌之美。遼西、高陽二王，陛下兒之賢者，宜擇一以樹之。趙王麟奸詐負氣，常有輕太子之心，陛下一旦不諱，必有難作。此陛下之家事，宜深圖之。"垂不納。寶及麟聞之，深以爲恨。其後元妃又言之，垂曰："汝欲使我爲晋獻公乎?"元妃泣而退，告季妃曰："太子不令，群下所知，而主上比吾爲驪戎之女，何其苦哉！主上百年之後，太子必亡社稷。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終，其在王乎!"

慕容垂立他兒子慕容寶爲太子的時候，段元妃對慕容垂説："太子姿質雍容，優柔寡斷，在太平時世是個仁明的君主，在危難的時候却不是濟世的雄傑，陛下把大業交給他，小妾就看不到子孫後代昌大。遼西王和高陽王是陛下兒子中賢明的，應該選擇一個立爲太子。趙王慕容麟奸詐負氣，常有輕侮太子的心理，陛下一旦辭世，一定會有災難出現。這是陛下的家事，應該深入考慮。"慕容垂不采納。慕容寶和慕容麟聽到這番話，都很痛恨她。後來元妃又説起這番話，慕容垂説："你想讓我做晋獻公嗎?"段元妃哭着退出來，告訴季妃説："太子無德，是下臣們都知道的，但是主上把我比作驪戎女子，多麽痛苦啊！主上死了以後，太子一定亡國。范陽王有非凡的器度，如果燕國的福運没有終結，就在范陽王身上吧!"

垂死，寶嗣僞位，遣麟逼元妃曰："后常謂主上不能嗣守大統，今竟何如? 宜早自裁，以全段氏。"元妃怒曰："汝兄弟尚逼殺母，安能保守社稷！吾豈惜死，念國滅不久耳。"遂自殺。寶議以元妃謀廢嫡統，無母后之道，不宜成喪，群下咸以爲然。僞中書令眭邃大言於朝曰："子無廢母之義，漢之安思閻后親廢順帝，猶配饗安皇，先后言虚實尚未可知，宜依閻后故事。"寶從之。其後麟果作亂，寶亦被殺，德復僭稱尊號，終如元妃之言。

慕容垂死後，慕容寶繼承僞位，派慕容麟逼迫段元妃説："皇后常説主上不能繼承和守住帝位，現在到底怎麽樣呢? 你最好趁早自裁，用以保全段氏一家。"段元妃憤怒地説："你們兄弟倆還要逼殺母親，怎麽能保住江山！我哪裏是捨不得去死，衹是想到國家不久就要滅亡而已。"於是自殺。慕容寶的意見認爲段元妃圖謀廢黜嫡統，没有母后之道，不宜具備守喪之禮，下臣們都認爲正確。僞中書令眭邃在朝廷上大聲説："兒子没有廢黜母親的道理，漢朝的安思閻后親自廢黜漢順帝，還配饗安皇，先皇后的話真假還不知道，應該依循閻后的舊事。"慕容寶聽從了。之後慕容麟果然作亂，慕容寶也被殺，慕容德又

僭稱帝號，終於像段元妃説的那樣。

**段豐妻慕容氏**

段豐妻慕容氏，德之女也。有才慧，善書史，能鼓琴。德既僭位，署爲平原公主。年十四，適於豐。豐爲人所譖，被殺，慕容氏寡歸，將改適僞壽光公餘熾。慕容氏謂侍婢曰："我聞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段氏既遭無辜，己不能同死，豈復有心於重行哉！今主上不顧禮義嫁我，若不從，則違嚴君之命矣。"於是剋日交禮。慕容氏姿容婉麗，服飾光華，熾睹之甚喜。經再宿，慕容氏僞辭以疾，熾亦不之逼。三日還第，沐浴置酒，言笑自若，至夕，密書其裙帶云："死後當埋我於段氏墓側，若魂魄有知，當歸彼矣。"遂於浴室自縊而死。及葬，男女觀者數萬人，莫不嘆息曰："貞哉公主！"路經餘熾宅前，熾聞挽歌之聲，慟絶良久。

段豐的妻子慕容氏，是慕容德的女兒。有才能智慧，喜歡讀書史，擅長彈琴。慕容德僭登帝位以後，封爲平原公主。慕容氏十四歲時，嫁給了段豐。段豐受人誣陷，被殺，慕容氏守寡回家，慕容德準備將她改嫁給僞壽光公餘熾。慕容氏對侍婢説："我聽説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段氏已經無辜被殺，我自己不能和他一起去死，哪裏還有改嫁的心思呢！現在主上不顧禮義嫁我，如果不服從，就違抗嚴君之命了。"於是約定日期成婚，慕容氏姿態容貌温柔美麗，服飾光彩奪目，餘熾看到後非常高興。過了兩個晚上，慕容氏假意用生病來拒絶，餘熾也不逼迫她。第三天她回家，沐浴安排酒席，談笑自如，到了晚上，秘密地在她的裙帶上寫道："我死後應該把我埋葬在段氏墓側，如果我的魂魄有知，將要返歸那裏。"就在浴室裏上吊死了。到安葬時，觀看的男女有數萬人，無不嘆息説："貞潔啊公主！"路經餘熾宅第前，餘熾聽到挽歌的聲音，慟絶了很久。

**吕纂妻楊氏　吕紹妻張氏**

吕纂妻楊氏，弘農人也。美艷有義烈。纂被吕超所殺，楊氏與侍婢十數人殯纂於城西。將出宫，超慮齎珍物出外，使人搜之。楊氏厲聲責超曰："爾兄弟不能和睦，手刃相屠，我旦夕死人，何用金寶！"超慚而退。又問楊氏玉璽所在，楊氏怒曰："盡毁之矣。"超將妻之，謂其父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楊氏，楊氏曰："大人本賣女與氐以圖富貴，一之已甚，其可再乎！"乃自殺。

吕纂的妻子楊氏，是弘農人。她生得美艷而又忠義節烈。吕纂被吕超殺死，楊氏和十多個侍婢在城西埋葬了吕纂。將要出宫時，吕超擔心她携帶珍寶出宫外，派人去搜查。楊氏厲聲責駡吕超説："你兄弟之間不能和睦相處，手拿利刃自相屠殺，我早晚之間就是死人了，用珍寶幹什麽！"吕超羞慚地退了出來。又問楊氏玉璽在哪裏，楊氏憤怒地説："全都毁壞了。"吕超準備娶她，對她父親楊桓説："皇后如果自殺，禍患就會降臨到您宗族頭上。"楊桓把這話告訴了楊氏，楊氏説："大人本來是把女兒我賣給氐人圖謀富貴，這種事做一次已經太過分，難道還能做第二次嗎！"於是自殺。

時吕紹妻張氏亦有操行，年十四，紹死，便請爲尼。吕隆見而悦之，欲穢其行，張氏曰："欽樂至道，誓不受辱。"遂升樓自投於地，二脛

當時吕紹的妻子張氏也有操行，十四歲時，吕紹死，她就請求做尼姑。吕隆看到她後，很喜歡她，想玷污她的修行，張氏説："我欽仰至道，堅決不受污辱。"於是登樓跳下自殺，兩個脚脛

俱折，口誦佛經，俄然而死。

都摔折了，她口誦佛經，不一會兒就死了。

### 凉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

凉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天水冀人也。幼好學，清辯有志節。初適扶風馬元正，元正卒，爲玄盛繼室。以再醮之故，三年不言。撫前妻子逾於己生。玄盛之創業也，謨謀經略多所毗贊，故西州諺曰："李、尹王敦煌。"

凉武昭王李玄盛的王后尹氏，是天水冀人。她年幼時就喜歡讀書，清辯有志節。一開始嫁給扶風人馬元正，元正死後，做了李玄盛的繼室。因爲是再嫁的緣故，她三年時間没有説話。她撫養前妻的兒子比養自己生的還要盡心。李玄盛創業的時候，謀劃經略，尹氏給了很多幫助，所以西州的諺語説："李、尹統治敦煌。"

及玄盛薨，子士業嗣位，尊爲太后。士業將攻沮渠蒙遜，尹氏謂士業曰："汝新造之國，地狹人稀，靖以守之猶懼其失，云何輕舉，窺冀非望！蒙遜驍武，善用兵，汝非其敵。吾觀其數年已來有并兼之志，且天時人事似欲歸之。今國雖小，足以爲政。知足不辱，道家明誡也。且先王臨薨，遺令殷勤，志令汝曹深慎兵戰，俟時而動。言猶在耳，奈何忘之！不如勉修德政，蓄力以觀之。彼若淫暴，人將歸汝；汝苟德之不建，事之無日矣。汝此行也，非唯師敗，國亦將亡。"士業不從，果爲蒙遜所滅。

到了李玄盛死後，他兒子李士業繼位，尊尹氏爲太后。李士業準備攻打沮渠蒙遜，尹氏對李士業説："你這個剛剛建立的國家，地窄人稀，安定地守着還擔心失去，爲什麽要輕舉妄動，暗中求取非分的期望！蒙遜驍武，善於用兵，你不是他的對手。我看他數年以來就有兼并别國的圖謀，而且天時人事好像要歸順他。現在我們國家雖然小，但也足可治理國政。知足的人不受辱，這是道家的明哲訓誡。而且先王臨死時，懇切地留下命令，讓你們深深地慎重用兵打仗，伺機而動。這些話還在耳邊，爲什麽就忘了！不如勉力治理德政，積蓄力量觀察他。他如果過於暴虐，人民就將會歸順你；你如果不建立德行，過不了幾天就要事奉他了。你這次行動，不但軍隊打敗仗，國家也將會滅亡。"李士業不聽從，果然被蒙遜消滅。

尹氏至姑臧，蒙遜引見勞之，對曰："李氏爲胡所滅，知復何言！"或諫之曰："母子命懸人手，奈何倨傲！且國敗子孫屠滅，何獨無悲？"尹氏曰："興滅死生，理之大分，何爲同凡人之事，起兒女之悲！吾一婦人，不能死亡，豈憚斧鉞之禍，求爲臣妾乎！若殺我者，吾之願矣。"蒙遜嘉之，不誅，爲子茂虔娉其女爲妻。及魏氏以武威公主妻茂虔，尹氏及女遷居酒泉。既而女卒，撫之不哭，曰："汝死晚矣！"沮渠無諱時鎮酒泉，每謂尹氏曰："后諸孫在伊吾，后能去不?"尹氏未測其言，答曰："子孫流

尹氏到了姑臧，蒙遜引見并勞問她，她回答説："李氏都被胡人滅了，我還再説些什麽呢！"有人規諫她説："你母子的性命還懸在别人手中，爲什麽還倨傲！而且國家敗滅子孫被殺死，你爲什麽偏偏不悲傷?"尹氏説："興滅死生，這些都是道理的大體，爲什麽要等同於凡人的事情，涌起兒女的悲傷！我一個婦人，不能跟他們去死亡，難道懼怕斧鉞之禍，請求做臣妾嗎！如果殺了我，正是我的心願。"蒙遜嘉贊她，不殺她，爲自己的兒子沮渠茂虔聘娶她的女兒爲妻。到了魏氏以武威公主的身份嫁給茂虔後，尹氏和女兒遷居酒泉。不久她女兒死，她撫摸着女兒的尸體，却不哭泣，説："你死晚了！"沮渠無諱當時鎮守酒泉，經常對尹氏説："王后的各孫子在伊

漂，托身醜虜，老年餘命，當死於此，不能作氈裘鬼也。”俄而潛奔伊吾，無諱遣騎追及之。尹氏謂使者曰：“沮渠酒泉許我歸北，何故來追？汝可斬吾首歸，終不迴矣。”使者不敢逼而還。年七十五，卒於伊吾。

吾，王后能去嗎？”尹氏猜不透他的話，回答説：“子孫漂流離散，自己又寄身在醜虜，老年餘命，將要死在這裏，不能作氈裘鬼。”不久尹氏秘密逃往伊吾，沮渠無諱派騎兵追上了她。尹氏對使者説：“沮渠酒泉答應讓我歸往北方，爲什麽來追趕？你可以把我的頭顱砍下來帶回去，我是永遠不回去了。”使者不敢逼迫她，衹好返回。尹氏七十五歲時死在伊吾。

史臣曰：夫繁霜降節，彰勁心於後凋；横流在辰，表貞期於上德，匪伊君子，抑亦婦人焉。自晋政陵夷，罕樹風檢，虧閑爽操，相趨成俗，荐之以劉石，汩之以苻姚。三月歌胡，唯見争新之飾；一朝辭漢，曾微戀舊之情。馳騖風埃，脱落名教，頽縱忘反，於兹爲極。至若惠風之數喬屬，道韞之對孫恩，荀女釋急於重圍，張妻報怨於强寇，僭登之后，蹈死不迴，僞纂之妃，捐生匪吝，宗辛抗情而致夭，王靳守節而就終，斯皆冥踐義途，匪因教至。聳清漢之喬葉，有裕徽音；振幽谷之貞蕤，無慚雅引，比夫懸梁靡顧，齒劍如歸，異日齊風，可以激揚千載矣。

史臣曰：濃霜按節令降下，彰顯最後凋謝的松柏的勁心；動蕩的局勢出現，表彰高尚道德的人們的貞節，不僅僅是君子，也包括婦人。自從晋朝國政衰落，很少樹立風紀，法度損缺操守喪失，互相趨趕成爲風俗，這風俗一直流傳到劉石，興盛於苻姚。三月歌頌胡人，衹見争着穿新艷的服飾；剛剛辭别漢人，竟然没有戀舊之情。民風衰喪，名教脱落，頽廢放縱，不知道回頭，在這個時候最爲厲害。至於像王惠風責駡喬屬，謝道韞回答孫恩，荀灌在敵人的重圍中解脱危難，張茂的妻子向强大的敵寇報仇雪恨，僭帝苻登的皇后走向死亡也不變節，僞帝吕纂的妃子捐棄生命不吝惜，宗氏辛氏因抗情而招致早死，王氏靳氏因守節而走向死亡，這些人都是在不知不覺中踏進了節義的道路，并不是因爲風教的結果。挺拔參天的大葉，到處有美好的名聲；舉起幽谷中的常青枝葉，無愧於正聲。比起那些懸梁自盡没有反顧，持劍自刎視死如歸的人，時日不同操守却一樣，可以激揚千年了。

贊曰：從容陰禮，婉娩柔則。載循六行，爰昭四德。操潔風霜，譽流邦國。彤管貽訓，清芬靡忒。

贊曰：從容是婦女的禮儀，婉娩是女性的道德準則。遵循六行，昭明四德。操守和風霜一樣高潔，聲譽流傳到其它邦國。彤管筆留下了訓誡，德行高潔没有過失。

# 晋書卷九十七

## 列傳第六十七

## 四 夷

夫恢恢乾德，萬類之所資始；蕩蕩坤儀，九區之所均載。考羲軒於往統，肇承天而理物；訊炎昊於前辟，爰制地而疏疆。襲冠帶以辨諸華，限要荒以殊遐裔，區分中外，其來尚矣。九夷八狄，被青野而亘玄方；七戎六蠻，綿西宇而横南極。繁種落，異君長，遇有道則時遵聲教，鍾無妄則争肆虔劉，趨扇風塵，蓋其常性也。詳求遐議，歷選深謨，莫不待以羈縻，防其猾夏。

廣大無邊的天德，是萬物開始的憑藉；寬闊無垠的大地，把九州全部負載。考察前代的伏羲、軒轅，開始奉承天道統治萬物；訊問先王炎帝、太昊，開始開拓土地整治疆域。傳襲服制用以辨别諸華，在邊遠的地方設置險阻用以隔開遠方的民族，區分中外，由來已久了。九夷八狄，遍布東方大地，直到北方盡頭；七戎六蠻，綿延在四方，一直到遥遠的南方。種族繁多，君長各異，遇到有道的，就時常遵循聲教；遇上災禍變亂，就争相殘殺，專門製造戰亂，大概是他們的常性。詳細地探求古人的謀慮，依次選録精微的典謨，無不用牽制的辦法來對待夷狄，防備他們擾亂華夏。

武帝受終衰魏，廓境全吴，威略既申，招擕斯廣，迷亂華之議，矜來遠之名，撫舊懷新，歲時無怠，凡四夷入貢者，有二十三國。既而惠皇失德，中宗遷播，凶徒分據，天邑傾淪，朝化所覃，江外而已，賝貢之禮，於兹殆絶，殊風異俗，所未能詳。故采其可知者，爲之傳云。北狄竊號中壤，備於載記；在其諸部種類，今略書之。

晋武帝從衰敗的魏中承受帝位，并吞了整個吴國，威略舒展以後，就廣泛地招撫還不歸服的人，迷亂他們擾亂華夏的想法，崇尚招徠遠人的美名，安撫原來就歸服和新近歸服的人，歲歲時時不懈怠，入貢的四夷一共有二十三國。後來惠皇帝失德，中宗遷都，凶徒分裂割據，京都淪陷，朝廷教化所能達到的，僅僅是江外而已，進貢財寶的禮儀，在這時差不多絶迹了，風俗不同的地方和人，不能詳察。所以選取其中可知的，爲他們作傳。北狄在中土竊取帝號，記載有詳細傳録；其中的諸部種類，現在簡略地記載。

### 東夷

#### 夫餘國

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餘里，南接鮮

夫餘國在玄菟北邊一千多里，南接鮮卑，北

卑，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户八萬，有城邑宫室，地宜五穀。其人强勇，會同揖讓之儀有似中國。其出使，乃衣錦罽，以金銀飾腰。其法，殺人者死，没入其家；盗者一責十二；男女淫，婦人妒，皆殺之。若有軍事，殺牛祭天，以其蹄占吉凶，蹄解者爲凶，合者爲吉。死者以生人殉葬，有椁無棺。其居喪，男女皆衣純白，婦人著布面衣，去玉佩。出善馬及貂豽、美珠，珠大如酸棗。其國殷富，自先世以來，未嘗被破。其王印文稱"穢王之印"。國中有古穢城，本穢貊之城也。

武帝時，頻來朝貢，至太康六年，爲慕容廆所襲破，其王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帝爲下詔曰："夫餘王世守忠孝，爲惡虜所滅，甚愍念之。若其遺類足以復國者，當爲之方計，使得存立。"有司奏護東夷校尉鮮于嬰不救夫餘，失於機略。詔免嬰，以何龕代之。明年，夫餘後王依羅遣詣龕，求率見人還復舊國，仍請援。龕上列，遣督護賈沈以兵送之。廆又要之於路，沈與戰，大敗之，廆衆退，羅得復國。爾後每爲廆掠其種人，賣於中國。帝愍之，又發詔以官物贖還，下司、冀二州，禁市夫餘之口。

有弱水，土地方圓二千里，人口八萬户，有都城宫室，土地適宜種植五穀。那裏的人們强悍勇敢，朝會揖讓的禮儀類似中原。他們在出使時，就穿錦罽，用金銀裝飾腰部。他們的法律，殺人者要被處死，他全家和財産都没收入官；犯盗竊罪的，偷一罰十二；男女犯淫，婦人妒嫉，都殺死。如果有戰事，就殺牛祭天，用牛蹄占卜吉凶，牛蹄分開爲凶，聚合爲吉。死了人用活人殉葬，有椁無棺。他們在居喪時，男女都穿白邊的衣服，婦人穿布面衣，除下玉佩。出産好馬以及貂豽、美珠，珠像酸棗那麽大。那個國家殷富，自從先世以來，不曾被打敗。他們的印文刻成"穢王之印"。國家有古穢城，本來是穢貊的城邑。

武帝時，夫餘國頻繁地來朝見進貢，到太康六年，他們被慕容廆襲擊打敗，國王依慮自殺，子弟們逃跑，固守沃沮。皇帝爲此下詔説："夫餘王世代恪守忠孝，被惡虜滅亡了，朕很憐憫他們。如果他們存留下的人中有能够恢復國家的，應當給他們想辦法，使他們能够生存下去。"有關官員上奏護東夷校尉鮮于嬰不救援夫餘，是没有謀略。皇帝下詔免除鮮于嬰的職務，讓何龕代替。第二年，夫餘後王依羅派使者到何龕那裏，請求率領現有的人返回原來的國家，仍然請求援助。何龕請使者坐上座，派督護賈沈率領軍隊護送他們。慕容廆又在半路上截擊他們，賈沈和慕容廆作戰，大敗慕容廆，慕容廆的軍隊敗退，依羅得以回國。後來夫餘國經常被慕容廆搶掠人口，賣給中原。皇帝很憐憫他們，又發詔讓他們用官物贖買回去，下詔司、冀二州，禁止買入夫餘國的人口。

## 馬韓

韓種有三：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辰韓在帶方南，東西以海爲限。

馬韓居山海之間，無城郭，凡有小國五十六所，大者萬户，小者數千家，各有渠帥。俗少綱紀，無跪拜之禮。居處作土室，形如冢，其户向

韓國有三種：一叫馬韓，二叫辰韓，三叫弁韓。辰韓在帶方的南方，東面西面都延伸到海邊。

馬韓位居山海之間，没有城郭，共有五十六處小國，大的有一萬多户，小的有數千家，各自都有首領。他們的習俗法度較少，没有跪拜的禮節。住處作成土室，形狀像是墳墓，門朝北，全

上，擧家共在其中，無長幼男女之别。不知乘牛馬，畜者但以送葬。俗不重金銀錦罽，而貴瓔珠，用以綴衣或飾髮垂耳。其男子科頭露紒，衣布袍，履草蹻，性勇悍。國中有所調役，及起築城隍，年少勇健者皆鑿其背皮，貫以大繩，以杖摇繩，終日歡呼力作，不以爲痛。善用弓楯矛櫓，雖有鬥争攻戰，而貴相屈服。俗信鬼神，常以五月耕種畢，群聚歌舞以祭神；至十月農事畢，亦如之。國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謂爲天君。又置别邑，名曰蘇塗，立大木，懸鈴鼓。其蘇塗之義，有似西域浮屠也，而所行善惡有異。

家一起住在裏面，没有長幼男女之别。他們不懂得乘坐牛馬，牲畜衹是用來送葬。他們的習俗不看重金銀錦罽，但是看重瓔珠，用來裝飾衣服或者裝飾頭髮作耳墜。他們的男子不戴冠，露出髮髻，身穿布袍，脚穿草鞋，性格悍勇。國家中有了調役以及建造城隍時，年少勇健的人全都穿通背皮，用大繩穿上，用棍棒摇動繩子，整天歡呼用力勞作，不覺得疼痛。善於使用弓盾矛櫓，雖然有鬥争攻戰，但是看重相互屈服。他們的習俗相信鬼神，常常在五月耕種完畢後，大家聚集在一起載歌載舞祭神；到了十月農事完畢後，也同樣。國邑中各立一人主持祭祀天神，叫做天君。又設置别邑，名叫蘇塗，豎起大木，懸挂鈴鼓。蘇塗的含義，和西域佛塔相似，但是施行的好壞不一樣。

武帝太康元年、二年，其主頻遣使入貢方物，七年、八年、十年，又頻至。太熙元年，詣東夷校尉何龕上獻。咸寧三年復來，明年又請内附。

武帝太康元年、二年，他們的首領頻繁派使者入京進貢地方物産，七年、八年、十年，又頻頻到來。太熙元年，到東夷校尉何龕那裏上獻。咸寧三年又來，第二年又請求内附。

## 辰韓

辰韓在馬韓之東，自言秦之亡人避役入韓，韓割東界以居之，立城栅，言語有類秦人，由是或謂之爲秦韓。初有六國，後稍分爲十二，又有弁辰，亦十二國，合四五萬户，各有渠帥，皆屬於辰韓。辰韓常用馬韓人作主，雖世世相承，而不得自立，明其流移之人，故爲馬韓所制也。地宜五穀，俗饒蠶桑，善作縑布，服牛乘馬。其風俗可類馬韓，兵器亦與之同。初生子，便以石押其頭使扁。喜舞，善彈瑟，瑟形似筑。

辰韓在馬韓的東面，自稱是秦的逃亡者，逃避徭役進入韓，韓分出東邊土地安置他們，建造城栅，語言類似秦人，因此有人稱他們爲秦韓。辰韓最初有六個國家，後來逐漸分爲十二個，又有弁辰，也有十二國，合計有四五萬户人口，各有首領，全都從屬於辰韓。辰韓一直用馬韓人作首領，雖然代代相承，但是不能立自己人，表明他們是流移不定的人，所以就被馬韓人控制。土地適宜種五穀，平時蠶桑富足，善於製作縑布，乘坐牛馬。他們的風俗大略和馬韓相似，兵器也和他們相同。剛生下子女時，就用石頭把頭壓扁。喜歡跳舞，善於彈奏瑟，瑟的形狀像筑。

武帝太康元年，其王遣使獻方物。二年復來朝貢，七年又來。

武帝太康元年，他們的國王派使者來進獻地方物産。二年又來朝見進貢，七年又來。

## 肅愼氏

肅愼氏一名挹婁，在不咸山北，去夫餘可六十日行。東濱大海，西接寇漫汗國，北極弱水。其土界廣袤數

肅愼氏一名挹婁，在不咸山的北面，距離夫餘大約有六十天的路程。東邊直到大海，西邊和寇漫汗國接壤，北邊到達弱水。它的國土廣袤數

千里，居深山窮谷，其路險阻，車馬不通。夏則巢居，冬則穴處。父子世爲君長。無文墨，以言語爲約。有馬不乘，但以爲財產而已。無牛羊，多畜猪，食其肉，衣其皮，績毛以爲布。有樹名雒常，若中國有聖帝代立，則其木生皮可衣。無井竈，作瓦鬲，受四五升以食。坐則箕踞，以足挾肉而啖之，得凍肉，坐其上令暖。土無鹽鐵，燒木作灰，灌取汁而食之。俗皆編髮，以布作襜，徑尺餘，以蔽前後。將嫁娶，男以毛羽插女頭，女和則持歸，然後致禮娉之。婦貞而女淫，貴壯而賤老，死者其日即葬之於野，交木作小椁，殺猪積其上，以爲死者之糧。性凶悍，以無憂哀相尚。父母死，男子不哭泣，哭者謂之不壯。相盜竊，無多少皆殺之，故雖野處而不相犯。有石砮，皮骨之甲，檀弓三尺五寸，楛矢長尺有咫。其國東北有山出石，其利入鐵，將取之，必先祈神。

千里，處在深山窮谷，道路險阻，車馬不通。他們夏天居住在樹上，冬天居住在洞穴裏。父子世代承襲爲君長。没有文字，用語言作爲約定。有馬不騎，祇是作爲財產而已。没有牛羊，大多養猪，吃猪肉，穿猪皮，把猪毛紡織成布。有樹木名叫雒常，如果國中有聖帝繼承王位，那麽，雒常樹就長出可以當衣服穿的皮。没有井竈，製作瓦鬲，裝上四五升糧食食用。坐下時就箕踞，用脚挾肉吃，肉凍了，就坐在它上面讓它暖和。那地方没有鹽和鐵，祇是把木燒成灰，灌取灰汁來喝。他們習慣上都把頭髮編起來，用布做成襜衣，寬一尺多，用來遮蓋身前身後。將要嫁娶時，男子把毛羽插在女子頭上，女子如果合意就帶回家，然後男子送禮聘娶女子。婦人貞潔但是未婚女子淫蕩，看重壯年人，不尊重老人，死者當天就埋葬到野外，用木頭搭成小椁，殺猪堆在上面，作爲死者的糧食。性情凶猛悍勇，崇尚不憂愁不哀傷。父母死了，男子不哭泣，哭的人被稱爲不堅强。如果盜竊别人東西，不管偷了多少都要殺死，所以雖然栖息野外却各不相犯。有石砮，皮骨的甲衣，檀弓長三尺五寸，楛矢長一尺八寸。他們國家的東北部有山出產石頭，鋒利得可以刺入鐵内，準備取石時，一定先祈禱神靈。

周武王時，獻其楛矢、石砮。逮於周公輔成王，復遣使入賀。爾後千餘年，雖秦漢之盛，莫之致也。及文帝作相，魏景元末，來貢楛矢、石砮、弓甲、貂皮之屬。魏帝詔歸於相府，賜其王傉鷄、錦罽、綿帛。至武帝元康初，復來貢獻。元帝中興，又詣江左貢其石砮。至成帝時，通貢於石季龍，四年方達。季龍問之，答曰“每候牛馬向西南眠者三年矣，是知有大國所在，故來”云。

周武王時，肅慎氏進獻他們的楛矢、石砮。到了周公輔佐成王時，又派使者入朝慶賀。以後的一千多年，即使是秦漢那麽强盛，也没有派使者來。到了文帝作宰相，魏景元末年，來進貢楛矢、石砮、弓甲、貂皮之類。魏帝下詔把這些貢品歸相府所有，并賞賜肅慎氏王傉鷄、錦罽、綿帛。到了武帝元康初年，又來進貢。元帝復興帝業，他們又到江左進貢石砮。到成帝時，肅慎氏和石季龍通貢，四年纔成功。石季龍詢問這件事，他們回答説：“經常看見牛馬面向西南方向睡覺已經有三年了，因此知道有大國在這裏，所以就來了。”

## 倭人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國，地多山林，無良田，食海物。舊有百餘小國相接，至魏時，有三十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憑山島爲國，土地多山林，没有良田，吃海物。原來有一百多個小國相接，到了魏朝時，有三十個國家交好。人

國通好。户有七萬。男子無大小，悉黥面文身。自謂太伯之後，又言上古使詣中國，皆自稱大夫。昔夏少康之子封於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今倭人好沈没取魚，亦文身以厭水禽。計其道里，當會稽東冶之東。其男子衣以横幅，但結束相連，略無縫綴。婦人衣如單被，穿其中央以貫頭，而皆被髮徒跣。其地温暖，俗種禾稻紵麻而蠶桑織績。土無牛馬，有刀楯弓箭，以鐵爲鏃。有屋宇，父母兄弟卧息異處。食飲用俎豆。嫁娶不持錢帛，以衣迎之。死有棺無槨，封土爲冢。初喪，哭泣，不食肉。已葬，舉家入水澡浴自潔，以除不祥。其舉大事，輒灼骨以占吉凶。不知正歲四節，但計秋收之時以爲年紀。人多壽百年，或八九十。國多婦女，不淫不妒。無爭訟，犯輕罪者没其妻孥，重者族滅其家。舊以男子爲主。漢末，倭人亂，攻伐不定，乃立女子爲王，名曰卑彌呼。

口有七萬户。男子不分大小，全都黥面文身。自稱是太伯的後裔，又説在上古使者到了中原，都自稱大夫。當年夏少康的兒子封在會稽，斷髮文身用以躲避蛟龍禍害，現在倭人喜歡潛到水下捉魚，也文身用以鎮住水禽。計算他們的路途，應該在會稽東冶的東方。他們的男子圍穿腰裙，衹是裝束相連，没有一點兒縫綴。婦人的衣服像單被，從中央穿過直到頂頭，但全都是散髮赤脚。那個地方温暖，習慣上種植禾稻紵麻并養蠶種桑紡紗織布。不産牛馬，有刀盾弓箭，用鐵作箭鏃。有屋宇，父母兄弟不在同一處寢息。吃飯喝水用俎豆。嫁娶不拿錢帛，用衣服迎娶。人死後有棺無槨，堆起土做墳墓。開始辦喪事時，哭泣，不吃肉。安葬以後，全家進入水中洗浴，把自己洗乾净，用以消除不祥。舉辦大事時，總是燒灼骨頭用來占卜吉凶。不知道正月和四季，衹是把每次秋收的時候算作一年。那裏的人大多長命百歲，有的八九十歲。國中多婦女，不淫不妒。没有爭訟，犯了輕罪的没收他的妻子兒女，犯重罪的全家滅族。他們原來是以男子爲首領。漢朝末年，倭人動亂，經常打仗，就立女子爲王，名叫卑彌呼。

宣帝之平公孫氏也，其女王遣使至帶方朝見，其後貢聘不絶。及文帝作相，又數至。泰始初，遣使重譯入貢。

宣帝平定公孫氏的時候，倭人女王派使者到帶方朝見，後來貢聘不絶。到了文帝作國相時，又數次前來。泰始初年，派使者通過多重翻譯來入貢。

## 裨離(等十國)

裨離國在肅慎西北，馬行可二百日，領户二萬。養雲國去裨離馬行又五十日，領户二萬。寇莫汗國去養雲國又百日行，領户五萬餘。一群國去莫汗又百五十日，計去肅慎五萬餘里。其風俗土壤并未詳。

裨離國在肅慎西北，騎馬大約需要走二百天，統領二萬户人口。養雲國距離裨離國大約騎馬又要走五十天，統領二萬户人口。寇莫汗國距離養雲國又需走一百天，統領五萬多户人口。一群國離莫汗又需走一百五十天，共計距離肅慎五萬餘里。他們的風俗土壤情况都不清楚。

泰始三年，各遣小部獻其方物。至太熙初，復有牟奴國帥逸芝惟離、模盧國帥沙支臣芝、于離末利國帥加牟臣芝、蒲都國帥因末、繩余國帥馬路、沙樓國帥鈐加，各遣正副使詣東夷校尉何龕歸化。

泰始三年，他們各自派小部來進獻地方物産。到了太熙初年，又有牟奴國頭領逸芝惟離、模盧國頭領沙支臣芝、于離末利國頭領加牟臣芝、蒲都國頭領因末、繩余國頭領馬路、沙樓國頭領鈐加，各派正副使到東夷校尉何龕那裏表示歸化。

## 西戎

### 吐谷渾

吐谷渾，慕容廆之庶長兄也，其父涉歸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隸之。及涉歸卒，廆嗣位，而二部馬鬥，廆怒曰：“先公分建有別，奈何不相遠離，而令馬鬥！”吐谷渾曰：“馬爲畜耳，鬥其常性，何怒於人！乖別甚易，當去汝於萬里之外矣。”於是遂行。廆悔之，遣其長史史那樓馮及父時耆舊追還之。吐谷渾曰：“先公稱卜筮之言，當有二子克昌，祚流後裔。我卑庶也，理無并大，今因馬而別，殆天所啓乎！諸君試驅馬令東，馬若還東，我當相隨去矣。”樓馮遣從者二千騎，擁馬東出數百步，輒悲鳴西走。如是者十餘輩，樓馮跪而言曰：“此非人事也。”遂止。鮮卑謂兄爲阿干，廆追思之，作《阿干之歌》，歲暮窮思，常歌之。

吐谷渾是慕容廆的庶長兄，他父親涉歸分出部落裏的一千七百家隸屬於他。到涉歸死時，慕容廆繼位，這二部的馬匹打架，慕容廆生氣地說：“先公分別封建各有不同，爲什麽不離得遠一些，讓馬匹打架！”吐谷渾説：“馬衹是畜牲，打架是它們的常性，爲什麽要對人生氣！要分別容易得很，我準備離開你到萬里之外去。”於是就動身。慕容廆後悔了，派長史史那樓馮以及父親當年的老臣故交去把吐谷渾追回來。吐谷渾説：“先公提到過卜筮者的話，將會有兩個兒子能够興旺，福祚綿延到後代。我是卑賤的庶子，没有和慕容廆同等興盛的道理，現在因爲馬而分離，大概是上天開導吧！各位試着趕馬讓它們朝東邊走，如果馬返回東方，我將跟隨馬匹回去。”史那樓馮派出二千名隨從騎兵，護着馬群往東走出數百步，馬群馬上就悲哀地嘶叫向西逃走。趕了十幾群都是這様，史那樓馮跪下説：“這不是人力所能做的事了。”於是停止。鮮卑人把哥哥叫做阿干，慕容廆追思哥哥，作了《阿干之歌》，在晚年極爲思念，經常唱這首歌。

吐谷渾謂其部落曰：“我兄弟俱當享國，廆及曾玄纔百餘年耳。我玄孫已後，庶其昌乎！”於是乃西附陰山。屬永嘉之亂，始度隴而西，其後子孫據有西零已西甘松之界，極乎白蘭數千里。然有城郭而不居，隨逐水草，廬帳爲屋，以肉酪爲糧。其官置長史、司馬、將軍，頗識文字。其男子通服長裙，帽或戴冪䍠。婦人以金花爲首飾，辮髮縈後，綴以珠貝。其婚姻，富家厚出娉財，竊女而去。父卒，妻其群母；兄亡，妻其諸嫂。喪服制，葬訖而除。國無常税，調用不給，輒斂富室商人，取足而止。殺人及盜馬者罪至死，他犯則徵物以贖。地宜大麥，而多蔓菁，頗有菽粟。出

吐谷渾對他的部落説：“我兄弟倆都將要享有國家，慕容廆到了曾孫玄孫後纔一百多年而已。我到了玄孫以後，大概就要昌盛了吧！”於是就往西居住在陰山。適逢永嘉之亂，開始越過隴地往西，後來他的子孫占據了西零以西甘松地界，一直到達白蘭數千里以外。但是他們有城郭却不定居，隨逐水草，用廬帳作房屋，以肉酪爲糧食。他們的官員設置有長史、司馬、將軍，略微懂得文字。他們的男子全都穿長裙，帽子有的戴冪䍠。婦人用金花爲首飾，頭髮辮起來繞在後面，用珠貝裝飾。他們婚姻方面的情形，是富有人家出很多聘娶的財物，偷偷地把女子娶走。父親死了，兒子就把父親的妻妾娶過來；哥哥死了，弟弟就把哥哥的妻妾娶過來。喪服之制，安葬完畢喪服就脱掉。國家没有固定的税收，在調用供給不上時，就斂取富室商人，到够爲止。殺

蜀馬、氂牛。西北雜種謂之爲阿柴虜，或號爲野虜焉。吐谷渾年七十二卒，有子六十人，長曰吐延，嗣。

人和盗馬的人罪行該處死，犯其他罪的就徵用財物贖罪。土地適宜種大麥，蔓菁很多，有一些菽粟。出産蜀馬、牦牛。西北方的各種族稱他們爲阿柴虜，也有稱作野虜的。吐谷渾七十二歲死，有六十個兒子，長子叫做吐延，繼位。

吐延　葉延

吐延身長七尺八寸，雄姿魁傑，羌虜憚之，號曰項羽。性倜儻不群，嘗慷慨謂其下曰："大丈夫生不在中國，當高光之世，與韓、彭、吴、鄧并驅中原，定天下雌雄，使名垂竹帛，而潛竄窮山，隔在殊俗，不聞禮教於上京，不得策名於天府，生與麋鹿同群，死作氈裘之鬼，雖偷觀日月，獨不愧於心乎!"性酷忍，而負其智，不能恤下，爲羌酋姜聰所刺。劍猶在其身，謂其將紇拔泥曰："豎子刺吾，吾之過也，上負先公，下愧士女。所以控制諸羌者，以吾故也。吾死之後，善相葉延，速保白蘭。"言終而卒。在位十三年，有子十二人，長子葉延嗣。

吐延身高七尺八寸，雄姿魁傑，羌虜懼怕他，把他稱作項羽。生性倜儻不群，曾經慷慨地對他的部下説："大丈夫没有生在中原，處在高祖、光武的時代，和韓、彭、吴、鄧并驅中原，平定天下决一雌雄，使名垂青史，却隱逃在深山，遠隔在異國，聽不到上京的禮教，不能够在天府之地當官任職，活着和麋鹿在一起，死後做邊遠種族的鬼，雖然暗中圖謀天下，但難道就不心中有愧嗎!"吐延生性殘忍，自負智謀，不能體恤下屬，被羌酋姜聰刺殺。劍刺在他身上還没有拔出來，他就對將領紇拔泥説："小子刺殺我，這是我的過錯，對上有負先公，對下有愧於百姓。我們之所以能控制諸羌人，就是因爲有我的緣故。我死之後，你好好地輔佐葉延，火速回守白蘭。"説完就死了。他在位十三年，有十二個兒子，長子葉延繼位。

葉延年十歲，其父爲羌酋姜聰所害，每旦縛草爲姜聰之象，哭而射之，中之則號泣，不中則瞋目大呼。其母謂曰："姜聰，諸將已屠鱠之矣，汝何爲如此?"葉延泣曰："誠知射草人不益於先仇，以申罔極之志耳。"性至孝，母病，五日不食，葉延亦不食。

葉延十歲時，他父親被羌酋姜聰殺死，他每天早晨用草結成姜聰的模樣，哭着射它，射中了就號泣，射不中就瞪眼大喊。他母親對他説："姜聰，各將領已經把他殺死剁碎了，你爲什麽這麽做?"葉延哭泣着説："我確實知道射草人對先父的仇人没有什麽作用，衹是用來伸展無窮的大志而已。"葉延生性極爲孝順，母親病重，五天没吃東西，葉延也不吃東西。

長而沈毅，好問天地造化、帝王年曆。司馬薄洛鄰曰："臣等不學，實未審三皇何父之子，五帝誰母所生。"延曰："自羲皇以來，符命玄象昭言著見，而卿等面墻，何其鄙哉!語曰'夏蟲不知冬冰'，良不虚也。"又曰："《禮》云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爲氏，吾祖始自昌黎光宅於此，今以吐谷渾爲氏，尊祖之義也。"在位二

葉延長大後深沉而剛毅，喜歡問天地造化、帝王年曆。司馬薄洛鄰説："臣下不學無術，實在没弄清楚三皇的父親是誰，五帝的母親是誰。"葉延説："自從羲皇以來，符命天象説得明明白白，但是你們一無所知，多麽鄙陋啊!俗話説'夏蟲不知道冬冰'，確實不假。"又説："《禮》説公孫之子可以用祖父的字爲氏，我的祖先從昌黎開始就占有了這個地方，現在以吐谷渾爲氏，正是尊敬祖先的意思。"葉延在位二十三年去世，

十三年卒，年三十三。有子四人，長子辟奚嗣。

享年三十三歲。有四個兒子，長子辟奚繼位。

### 辟奚

辟奚性仁厚慈惠。初聞苻堅之盛，遣使獻馬五十匹，金銀五百斤。堅大悦，拜爲安遠將軍。

時辟奚三弟皆專恣，長史鍾惡地恐爲國害，謂司馬乞宿雲曰："昔鄭莊公、秦昭王以一弟之寵，宗祀幾傾，况今三孽并驕，必爲社稷之患。吾與公忝當元輔，若獲保首領以没於地，先君有問，其將何辭！吾今誅之矣。"宿雲請白辟奚，惡地曰："吾王無斷，不可以告。"於是因群下入覲，遂執三弟而誅之。辟奚自投於床，惡地等奔而扶之，曰："臣昨夢先王告臣云：'三弟將爲逆亂，汝速除之。'臣謹奉先王之命矣。"辟奚素友愛，因恍惚成疾，謂世子視連曰："吾禍滅同生，何以見之於地下！國事大小，汝宜攝之，吾餘年殘命，寄食而已。"遂以憂卒。在位二十五年，時年四十二。有子六人，視連嗣。

辟奚生性仁厚慈惠。他一聽説苻堅强盛，就派使者去獻五十匹馬，五百斤金銀。苻堅非常高興，拜任辟奚爲安遠將軍。

當時辟奚的三個弟弟都專横恣縱，長史鍾惡地擔心他們成爲國家的禍害，對司馬乞宿雲説："從前鄭莊公、秦昭王因爲一個弟弟的驕縱，差一點傾覆國家，何况現在三個孽種都驕縱，一定會成爲國家的禍患。我和您擔任元輔，如果能够保住腦袋老死地下，先君問起來，將要怎麽回答呢！我現在要殺掉他們三個了。"宿雲請求報告辟奚，惡地説："我們國王没有决斷，不能告訴他。"於是趁着下臣們入朝覲見辟奚時，就把他的三個弟弟抓起來殺了。辟奚自己滚到床上，惡地等人忙跑過去扶住，説："臣下昨夜夢見先王告訴臣子説：'三個弟弟將要逆亂，你們趕快除滅他們。'臣下謹奉先王命令了。"辟奚素來和兄弟友愛，於是恍惚成疾，對太子視連説："我害死同根生的兄弟，死了以後怎麽去見他們！大大小小的國事，你應該代我處理，我已經風燭殘年，祇是吃閑飯而已。"最後因爲悲傷而死去。辟奚在位二十五年，死時四十二歲。有六個兒子，視連繼位。

### 視連

視連既立，通聘於乞伏乾歸，拜爲白蘭王。視連幼廉慎有志性，以父憂卒，不知政事，不飲酒游田七年矣。鍾惡地進曰："夫人君者，以德御世，以威齊衆，養以五味，娱以聲色。此四者，聖帝明王之所先也，而公皆略之。昔昭公儉嗇而喪，偃王仁義而亡，然則仁義所以存身，亦所以亡己。經國者，德禮也；濟世者，刑法也。二者或差，則綱維失緒。明公奕葉重光，恩結西夏，雖仁孝發於天然，猶宜憲章周孔，不可獨追徐偃之仁，使刑德委而不建。"視連泣曰：

視連立爲國王以後，和乞伏乾歸通好，被拜封爲白蘭王。視連年幼時就潔身謹慎，有志向，因爲父親是悲傷而死，不處理政事，不飲酒游獵已經七年了。鍾惡地進言説："人君用德行統治天下，用威嚴治理百姓，用五味補養身體，用聲色娱樂身心。這四樣東西，是聖帝明王首先要做的，但是您全都省去了。從前昭公節儉却喪身，偃王仁義却滅亡，那麽，仁義是保存自身的原因，也是滅亡自己的原因。治理國家的，是德行和禮儀；匡救時世的，是刑法。二者一有差失，就會法度混亂。明公累世王業相承，用恩惠和西夏交結，即使是仁孝發自天然，也還應該效法周公、孔子，不能祇追循徐偃之仁，使刑德委棄不

"先王追友于之痛，悲憤升遐，孤雖纂業，尸存而已。聲色游娱，豈所安也！綱維刑禮，付之將來。"臨終，謂其子視羆曰："我高祖吐谷渾公常言子孫必有興者，永爲中國之西藩，慶流百世。吾已不及，汝亦不見，當在汝之子孫輩耳。"在位十五年而卒。有二子，長曰視羆，少曰烏紇堤。

建立。"視連哭泣着説："先王爲了兄弟的死而痛惜，悲憤棄世，孤家雖然繼承王業，但衹是如同行尸走肉而已。聲色游娱，哪裏是我安適的！法度刑禮，留給將來吧。"臨終時，對他兒子視羆説："我高祖吐谷渾公常説子孫中一定有興旺的，永爲中原的西邊藩國，吉慶流傳百世。我已經趕不上了，你也看不到，將會在你的子孫輩吧。"視連在位十五年去世。他有兩個兒子，長子叫視羆，小兒子叫烏紇堤。

### 視羆

視羆性英果，有雄略，嘗從容謂博士金城騫苞曰："《易》云：'動静有常，剛柔斷矣。'先王以仁宰世，不任威刑，所以剛柔靡斷，取輕鄰敵。當仁不讓，豈宜拱默者乎！今將秣馬厲兵，争衡中國，先生以爲何如?"苞曰："大王之言，高世之略，秦隴英豪所願聞也。"於是虚襟撫納，衆赴如歸。

乞伏乾歸遣使拜爲使持節、都督龍涸已西諸軍事、沙州牧、白蘭王。視羆不受，謂使者曰："自晋道不綱，奸雄競逐，劉、石虐亂，秦、燕跋扈，河南王處形勝之地，宜當糾合義兵，以懲不順，奈何私相假署，擬僭群凶！寡人承五祖之休烈，控弦之士二萬，方欲掃氛秦隴，清彼沙涼，然後飲馬涇渭，戮問鼎之豎，以一丸泥封東關，閉燕趙之路，迎天子於西京，以盡遐藩之節，終不能如季孟、子陽妄自尊大。爲吾白河南王，何不立勛帝室，策名王府，建當年之功，流芳來葉邪!"乾歸大怒，然憚其强，初猶結好，後竟遣衆擊之。視羆大敗，退保白蘭。在位十一年，年三十三卒。子樹洛干年少，傳位於烏紇堤。

烏紇堤一名大孩，性懦弱，耽酒淫色，不恤國事。乞伏乾歸之入長安

視羆生性英武果敢，有雄略，他曾經從容地對博士金城人騫苞説："《易》説：'動静有常，剛柔就定了。'先王用仁德統治天下，不運用威刑，所以剛柔不定，被鄰近的敵國輕視。當仁不讓，哪裏適合拱手沉默呢！現在準備厲兵秣馬，和中原抗衡，先生以爲如何?"騫苞説："大王的話，真是超出世人的謀略，是秦、隴的英豪希望聽到的。"視羆於是虚心地安撫和招納人民，大家趕去追隨他就像回家一樣。

乞伏乾歸派使者拜任視羆爲使持節、都督龍涸以西諸軍事、沙州牧、白蘭王。視羆不接受，對使者説："自從晋室失去綱紀，奸雄們競相争鬥，劉、石暴亂，秦、燕跋扈，河南王處在形勝之地，應當糾集義兵，懲罰不順的人們，爲什麼要私自代理官職，行爲和那夥惡人一樣。寡人繼承五代祖先的盛美事業，有二萬戰士，正打算掃蕩秦、隴，平定沙、涼，然後飲馬涇水、渭水，殺盡圖謀王位的小子，用一丸泥封塞函谷關，關閉燕、趙的通路，把天子接到西京，用以盡我遠方藩國的禮節，終究不能像季孟、子陽那樣妄自尊大。給我告訴河南王，爲什麼不給帝室建立功勛，在王府中擔任官職，建立當年的功績，流芳來世呢!"乞伏乾歸非常生氣，但是又懼怕視羆的强大，開始還和視羆交好，後來終於派軍隊攻打視羆。視羆大敗，退保白蘭。他在位十一年，三十三歲去世。兒子樹洛干年紀小，傳位給烏紇堤。

烏紇堤又名大孩，生性懦弱，沉迷酒色，不關心國事。乞伏乾歸進入長安時，烏紇堤多次進

也，烏紇堤屢抄其境。乾歸怒，率騎討之。烏紇堤大敗，亡失萬餘口，保於南涼，遂卒於胡國。在位八年，時年三十五。視羆之子樹洛干立。

入他的國境内搶掠。乾歸很憤怒，率領騎兵討伐烏紇堤。烏紇堤大敗，失掉萬餘人，退到南涼固守，最後死在胡國。烏紇堤在位八年，死時三十五歲。視羆的兒子樹洛干繼立。

### 樹洛干

樹洛干九歲而孤，其母念氏聰惠有姿色，烏紇堤妻之，有寵，遂專國事。洛干十歲便自稱世子，年十六嗣立，率所部數千家奔歸莫何川，自稱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大單于、吐谷渾王。化行所部，衆庶樂業，號爲戊寅可汗，沙漒雜種莫不歸附。乃宣言曰："孤先祖避地於此，暨孤七世，思與群賢共康休緒。今士馬桓桓，控弦數萬，孤將振威梁益，稱霸西戎，觀兵三秦，遠朝天子，諸君以爲何如？"衆咸曰："此盛德之事也，願大王自勉！"

樹洛干九歲時死了父親，他母親念氏聰慧有姿色，烏紇堤娶了她，念氏很受寵愛，於是專擅國事。樹洛干十歲就自稱世子，十六歲繼位，率領所部數千家去歸附莫何川，自稱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大單于、吐谷渾王。教化施行所部，百姓安居樂業，稱爲戊寅可汗，沙漒雜族没有不歸附他的。樹洛干於是宣言説："我的先祖在這裏避亂，到我這輩已經七代了，正想和各位賢良一起光大美好的功業。現在兵馬勇武，有數萬精兵，我準備在梁益樹起聲威，稱霸西戎，在三秦之地讓他們看看我們的兵威，朝見遥遠的天子，諸君以爲如何？"大家都説："這是有大功德的事情，希望大王自勉！"

乞伏乾歸甚忌之，率騎二萬，攻之於赤水。樹洛干大敗，遂降乾歸，乾歸拜爲平狄將軍、赤水都護，又以其弟吐護真爲捕虜將軍、層城都尉。其後屢爲乞伏熾磐所破，又保白蘭，慚憤發病而卒。在位九年，時年二十四。熾磐聞其死，喜曰："此虜矯矯，所謂有豕白蹢也。"有子四人，世子拾虔嗣。其後世嗣不絶。

乞伏乾歸很是忌恨樹洛干，率領二萬騎兵在赤水攻打他。樹洛干大敗，於是投降了乾歸，乾歸拜任他爲平狄將軍、赤水都護，又任命他的弟弟吐護真爲捕虜將軍、層城都尉。後來他多次被乞伏熾磐擊敗，又固守白蘭，因羞憤發病而死。樹洛干在位九年，死時二十四歲。乞伏熾磐聽到他的死訊，高興地説："這個虜人勇武凶狠，正所謂白蹢子猪。"樹洛干有四個兒子，世子拾虔繼嗣。他們後來世世相承不絶。

### 焉耆國

焉耆國西去洛陽八千二百里，其地南至尉犂，北與烏孫接，方四百里。四面有大山，道險隘，百人守之，千人不過。其俗丈夫翦髮，婦人衣襦，著大袴。婚姻同華夏。好貨利，任奸詭。王有侍衛數十人，皆倨慢無尊卑之禮。

焉耆國西距洛陽八千二百里，它的地域南邊到達尉犂，北邊和烏孫國接壤，方圓四百里。四面有大山，道路險隘，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其地的風俗是男人剪髮，婦人穿短襖，穿大褲子。婚姻和華夏相同。喜愛財利，縱任奸詭。國王有數十個侍衛，都傲慢，没有尊卑的禮節。

武帝太康中，其王龍安遣子入侍。安夫人獪胡之女，妊身十二月，剖脅生子，曰會，立之爲世子。會少而勇傑，安病篤，謂會曰："我嘗爲

武帝太康年間，它的國王龍安派兒子進宫侍奉。龍安的夫人是獪胡女子，懷胎十二個月，剖開脅部生下兒子，叫作龍會，把他立爲太子。龍會年少時就勇猛出衆，龍安病重，對龍會説：

龜兹王白山所辱，不忘於心。汝能雪之，乃吾子也。"及會立，襲滅白山，遂據其國，遣子熙歸本國爲王。會有膽氣籌略，遂霸西胡，葱嶺以東莫不率服。然恃勇輕率，嘗出宿於外，爲龜兹國人羅雲所殺。

"我曾經被龜兹王白山羞辱，一直没有忘記。你能報仇雪恨，纔是我的兒子。"到龍會繼位後，襲擊并消滅了白山，於是占有了他的國家，派兒子龍熙回本國做國王。龍會有膽氣和謀略，最終稱霸西胡，葱嶺以東的國家没有不順服的。但是他恃負勇力行動輕率，經常外出過夜，被龜兹國人羅雲殺死。

其後張駿遣沙州刺史楊宣率衆疆理西域，宣以部將張植爲前鋒，所向風靡。軍次其國，熙距戰於賁崙城，爲植所敗。植進屯鐵門，未至十餘里，熙又率衆先要之於遮留谷。植將至，或曰："漢祖畏於柏人，岑彭死於彭亡，今谷名遮留，殆將有伏?"植單騎嘗之，果有伏發。植馳擊敗之，進據尉犂，熙率群下四萬人肉袒降於宣。吕光討西域，復降於光。及光僭位，熙又遣子入侍。

後來張駿派沙州刺史楊宣率領軍隊整治西域，楊宣任部將張植爲前鋒，所向披靡。軍隊駐扎在焉耆國，龍熙在賁崙城抵禦，被張植打敗。張植進駐鐵門，還有十多里没到達，龍熙又先率領軍隊在遮留谷準備截擊。張植快要到達遮留谷，有人説道："漢高祖在柏人擔驚受怕，岑彭死在彭亡，現在這谷名叫遮留，大概會有伏兵吧?"張植獨自騎馬去試探，果然有伏兵。張植迅速地擊敗了他們，進據尉犂，龍熙率領四萬部下裸露上身向楊宣投降。吕光討伐西域時，龍熙又向吕光投降。到了吕光僭登帝位後，龍熙又派兒子入朝奉侍。

## 龜兹國

龜兹國西去洛陽八千二百八十里，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廟千所。人以田種畜牧爲業，男女皆翦髮垂項。王宫壯麗，焕若神居。

龜兹國西距洛陽八千二百八十里，習俗上有城郭，城有三重，其中有上千所佛塔廟。人們以種田畜牧爲業，男人女人都剪髮垂到頸背。王宫壯麗，光彩奪目，就像神仙居住的地方一樣。

武帝太康中，其王遣子入侍。惠懷末，以中國亂，遣使貢方物於張重華。苻堅時，堅遣其將吕光率衆七萬伐之，其王白純距境不降，光進軍討平之。

武帝太康年間，龜兹國王派兒子入宫侍奉。惠帝懷帝末年，因爲中原動蕩，就派使者向張重華進貢地方物産。苻堅時，苻堅派他的大將吕光率領七萬軍隊攻打龜兹國，龜兹國王白純在邊境抵抗，不投降，吕光進軍平定了他們。

## 大宛國

大宛西去洛陽萬三千三百五十里，南至大月氏，北接康居，大小七十餘城。土宜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其人皆深目多鬚。其俗娶婦先以金同心指鐶爲娉，又以三婢試之，不男者絶婚。奸淫有子，皆卑其母。與人馬乘不調墜死者，馬主出斂具。善市賈，爭分銖之利，得中國金銀，輒爲器物，不用爲幣也。

大宛西距洛陽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國土南邊到達大月氏，北和康居接壤，共有大小七十多座城邑。土地適宜種稻子麥子，有葡萄酒，多好馬，馬汗血。他們的人眼窩深，鬚毛多。他們的風俗，娶妻時先用金同心指鐶作聘禮，又用三個婢女試驗男方，不能生育就絶婚。犯奸淫有了孩子的，人們都鄙視他母親。把馬給別人乘坐，因爲人和馬不諧調而摔死的，馬主人出殯殮的器具。善於做買賣，分銖的小利也要争，得到中土

的金銀，總是用來做器物，不用作貨幣。

太康六年，武帝遣使楊顥拜其王藍庾爲大宛王。藍庾卒，其子摩之立，遣使貢汗血馬。

太康六年，武帝派使者楊顥拜封他們的國王藍庾爲大宛王。藍庾死後，他兒子摩之繼立，派使者來進貢汗血馬。

**康居國**

康居國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粟弋、伊列鄰接。其王居蘇薤城。風俗及人貌、衣服略同大宛。地和暖，饒桐柳蒲陶，多牛羊，出好馬。泰始中，其王那鼻遣使上封事，并獻善馬。

康居國在大宛西北大約二千里，與粟弋、伊列接鄰。他們的國王居住在蘇薤城。風俗以及人的外貌、衣服大略和大宛相同。土地和暖，桐柳葡萄很豐富，多牛羊，出産好馬。泰始年間，他們的國王那鼻派使者奏上封王之事，并進獻好馬。

**大秦國**

大秦國一名犂鞬，在西海之西，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邑，其城周迴百餘里。屋宇皆以珊瑚爲棁栭，琉璃爲墻壁，水精爲柱礎。其王有五宮，其宮相去各十里，每旦於一宮聽事，終而復始。若國有災異，輒更立賢人，放其舊王，被放者亦不敢怨。有官曹簿領，而文字習胡，亦有白蓋小車、旌旗之屬，及郵驛制置，一如中州。其人長大，貌類中國人而胡服。其土多出金玉寶物、明珠、大貝，有夜光璧、駭鷄犀及火浣布，又能刺金縷綉及織錦縷罽。以金銀爲錢，銀錢十當金錢之一。安息、天竺人與之交市於海中，其利百倍。鄰國使到者，輒廩以金錢。途經大海，海水鹹苦不可食，商客往來皆齎三歲糧，是以至者稀少。

大秦國又名犂鞬，在西海的西邊，它的國土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邑，城郭周長有百餘里。房子都用珊瑚做棁栭，用琉璃做墻壁，用水晶做柱礎。國王有五處宫殿，宫殿之間相距各十里，每天早上在一處宫殿處理政事，周而復始。如果國家有災異，就另立賢人爲王，放逐舊國王，被放逐的國王也不敢有怨言。有官曹簿領，但是文字因襲胡人。也有白蓋小車、旌旗之類，以及驛館的制置，全都和中州一樣。那裏的人體形高大，相貌類似中原人但是穿胡服。土地出産很多金玉寶物、明珠、大貝，有夜光璧、駭鷄犀以及火浣布，又能刺金縷綉和織錦縷罽。用金銀作貨幣，十個銀錢值一個金錢。安息、天竺人在海中和他們貿易，可得到百倍的好處。鄰國使者有到來的，常常儲藏金錢。途經大海，海水鹹苦不能飲用，商客往來都要帶足三年的糧食，所以很少有到來的。

漢時都護班超遣掾甘英使其國，入海，船人曰："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懷。若漢使不戀父母妻子者，可入。"英不能渡。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貢獻。

漢朝時都護班超派掾吏甘英出使大秦，入海，船夫説："海裏有讓人思慕的東西，去的人没有不悲傷的。如果漢朝使者不眷戀父母妻子兒女的，可以進入。"甘英渡不過去。武帝太康年間，大秦王派使者來進貢。

## 南蠻

**林邑國**

林邑國本漢時象林縣，則馬援鑄

林邑國本來是漢朝時的象林縣，就是馬援鑄

柱之處也，去南海三千里。後漢末，縣功曹姓區，有子曰連，殺令自立爲王，子孫相承。其後王無嗣，外孫范熊代立。熊死，子逸立。其俗皆開北户以向日，至於居止，或東西無定。人性凶悍，果於戰鬥，便山習水，不閑平地。四時暄暖，無霜無雪，人皆倮露徒跣，以黑色爲美。貴女賤男，同姓爲婚，婦先娉婿。女嫁之時，著迦盤衣，横幅合縫如井欄，首戴寶花。居喪翦鬢謂之孝，燔尸中野謂之葬。其王服天冠，被纓絡，每聽政，子弟侍臣皆不得近之。

柱的地方，距南海三千里。後漢末年，縣功曹姓區，有個兒子叫區連，殺死縣令自立爲王，子孫相承。後來國王没有子嗣，外孫范熊代立。范熊死，兒子范逸繼立。那裏的風俗，都是開北門用以朝向太陽，至於歇息的地方，有時在東邊，有時在西邊，不固定。那裏的人生性凶悍，戰鬥果敢，熟悉走山地水路，不習慣平地。四季温暖，無霜無雪，人們都光身赤脚，以黑膚色爲美。貴女賤男，同姓通婚，婦人首先聘娶夫婿。女子出嫁的時候，穿迦盤衣，横幅合縫，像井口的圍欄，頭戴寶花。在居喪時剪去鬢髮就算作孝，把尸體焚燒在野外就算作葬。他們的國王戴天冠，披纓絡，每當處理政事時，子弟侍臣都不得接近。

自孫權以來，不朝中國。至武帝太康中，始來貢獻。咸康二年，范逸死，奴文簒位。

自從孫權以來，林邑國不到中原朝見。到了武帝太康年間，纔來進貢。咸康二年，范逸死，奴僕文篡位。

文，日南西卷縣夷帥范椎奴也。嘗牧牛澗中，獲二鯉魚，化成鐵，用以爲刀。刀成，乃對大石嶂而咒之曰："鯉魚變化，冶成雙刀，石嶂破者，是有神靈。"進斫之，石即瓦解。文知其神，乃懷之。隨商賈往來，見上國制度，至林邑，遂教逸作宫室、城邑及器械。逸甚愛信之，使爲將。文乃譖逸諸子，或徙或奔。

文是日南西卷縣夷帥范椎的家奴。他曾經在澗水中放牛，抓到兩條鯉魚，變化成鐵，用來做刀。刀做成後，就對着大石嶂禱告説："鯉魚變化，冶煉成雙刀，如果砍破了石嶂，這就是有神靈了。"上前砍石嶂，石頭馬上就瓦解了。文知道刀的神奇，就把刀藏了起來。他隨從商賈往來，看見了上國的規制，到了林邑，就教范逸建造宫室、城邑和器械。范逸很親信他，讓他作將領。文就誣陷范逸的兒子們，使得他們有的謫戍有的出逃。

及逸死，無嗣，文遂自立爲王。以逸妻妾悉置之高樓，從己者納之，不從者絶其食。於是乃攻大岐界、小岐界、式僕、徐狼、屈都、乾魯、扶單等諸國，并之，有衆四五萬人。遣使通表入貢於帝，其書皆胡字。至永和三年，文率其衆攻陷日南，害太守夏侯覽，殺五六千人，餘奔九真，以覽尸祭天，鏟平西卷縣城，遂據日南。告交州刺史朱蕃，求以日南北鄙横山爲界。

到了范逸死後，没有繼嗣，文就自立爲王。把范逸的妻妾全都安置到高樓上，跟從自己的就娶了她，不跟從的就斷絶她的飲食。於是就攻打大岐界、小岐界、式僕、徐狼、屈都、乾魯、扶單等國，兼并了他們，有了四五萬軍隊。文派使者通表入貢皇帝，他的信都是使用胡字。到了永和三年，文率領軍隊攻陷日南，殺害太守夏侯覽，殺死五六千人，其餘的逃到九真，文用夏侯覽的尸體祭天，鏟平西卷縣城，於是據有了日南。文告知交州刺史朱蕃，請求以日南北部邊境横山爲界。

初，徼外諸國嘗齎寶物自海路來

當初，境外各國曾經從海路携帶寶物來交换

寶貨，而交州刺史、日南太守多貪利侵侮，十折二三。至刺史姜壯時，使韓戢領日南太守，戢估較太半，又伐船調枹，聲云征伐，由是諸國恚憤。且林邑少田，貪日南之地，戢死絶，繼以謝擢，侵刻如初。及覽至郡，又耽荒於酒，政教愈亂，故被破滅。

財貨，但是交州刺史、日南太守大多貪利侵侮他們，使他們虧損十分之二三。到了刺史姜壯時，派韓戢任日南太守，韓戢評定物價時都砍一大半，又調來船隻槍炮，宣稱要攻打，因此各國都憤恨。而且林邑田地少，貪愛日南的土地。韓戢死後，用謝擢繼任太守，侵削如故。到了夏侯覽到郡上後，又沉迷喝酒，政教更加混亂，所以被消滅。

既而文還林邑。是歲，朱蕃使督護劉雄戍於日南，文復攻陷之。四年，文又襲九真，害士庶十八九。明年，征西督護滕畯率交廣之兵伐文於盧容，爲文所敗，退次九真。其年，文死，子佛嗣。

後來文返回林邑。這一年，朱蕃派督護劉雄在日南戍守，文又攻陷它。四年後，文又襲擊九真，殺了十分之八九的官吏百姓。第二年，征西督護滕畯率領交州、廣州的兵馬在盧容攻打文，被文打敗，撤退駐扎在九真。那年，文死，他兒子佛繼嗣。

升平末，廣州刺史滕含率衆伐之，佛懼，請降，含與盟而還。至孝武帝寧康中，遣使貢獻。至義熙中，每歲又來寇日南、九真、九德等諸郡，殺傷甚衆，交州遂致虚弱，而林邑亦用疲弊。

升平末年，廣州刺史滕含率領軍隊攻打林邑國，佛害怕了，請求投降，滕含和佛盟誓後回來。到了孝武帝寧康年間，佛派使者來進貢。到了義熙年間，林邑國每年又來侵犯日南、九真、九德等各郡，殺死殺傷很多人，交州於是變得很衰弱，林邑國也因此凋敝。

佛死，子胡達立，上疏貢金盤碗及金鉦等物。

佛死後，兒子胡達繼立，上疏進貢金盤碗以及金鉦等物。

**扶南國**

扶南西去林邑三千餘里，在海大灣中，其境廣袤三千里，有城邑宫室。人皆醜黑拳髮，倮身跣行。性質直，不爲寇盗，以耕種爲務，一歲種，三歲穫。又好雕文刻鏤，食器多以銀爲之，貢賦以金銀珠香。亦有書記府庫，文字有類於胡。喪葬婚姻略同林邑。

扶南國西距林邑三千多里，在大海灣中，境内廣袤三千里，有城邑宫室。那裏的人都是又醜又黑，頭髮鬈曲，裸身赤脚。他們性情質樸憨直，不做寇盗之事，以耕種爲業，一年有三次收穫。又喜歡雕文刻鏤，飲食的器具大多用銀來做，用金銀珠香來做貢賦。他們也有書記府庫，文字類似胡文。喪葬婚姻大略和林邑國相同。

其王本是女子，字葉柳。時有外國人混潰者，先事神，夢神賜之弓，又教載舶入海。混潰旦詣神祠，得弓，遂隨賈人泛海至扶南外邑。葉柳率衆禦之，混潰舉弓，葉柳懼，遂降之。於是混潰納以爲妻，而據其國。後胤衰微，子孫不紹，其將范尋復世王扶南矣。

他們的國王本來是個女子，字葉柳。當時有個外國人叫混潰的，早先侍奉神靈，夢見神靈賜給他一張弓，又讓他坐船入海。混潰天亮後到神祠那裏去，得到了弓，就隨從商人漂洋過海到了扶南外邑。葉柳率領軍隊抵抗他，混潰舉起弓，葉柳害怕，就投降了混潰。於是混潰娶葉柳爲妻，占有了扶南國。混潰的後代衰微，子孫不能繼承王位，他的將領范尋又世代統治扶南了。

武帝泰始初，遣使貢獻。太康中，又頻來。穆帝升平初，復有竺旃檀稱王，遣使貢馴象。帝以殊方異獸，恐爲人患，詔還之。

武帝泰始初年，扶南王派使者來進貢。太康年間，又頻繁到來。穆帝升平初年，又有竺旃檀稱王，派使者進貢馴象。皇帝因爲象是别國的奇獸，擔心成爲人患，下詔退還他們。

## 北狄

### 匈奴

匈奴之類，總謂之北狄。匈奴地南接燕趙，北暨沙漠，東連九夷，西距六戎。世世自相君臣，不禀中國正朔。夏曰薰鬻，殷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其强弱盛衰、風俗好尚、區域所在，皆列於前史。

匈奴之類，總稱爲北狄。匈奴的土地南邊和燕趙相接，北邊到達沙漠，東邊和九夷相連，西邊到達六戎。他們世代有自己的君主，不禀受中原的統治。夏朝時他們叫做薰鬻，商朝時叫鬼方，周朝時叫獫狁，漢朝時叫匈奴。他們的强弱盛衰、風俗愛好、區域位置，在從前的史書裏都有叙述。

前漢末，匈奴大亂，五單于争立，而呼韓邪單于失其國，携率部落，入臣於漢。漢嘉其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於是匈奴五千餘落入居朔方諸郡，與漢人雜處。呼韓邪感漢恩，來朝，漢因留之，賜其邸舍，猶因本號，聽稱單于，歲給綿絹錢穀，有如列侯。子孫傳襲，歷代不絶。其部落隨所居郡縣，使宰牧之，與編户大同，而不輸貢賦。多歷年所，户口漸滋，彌漫北朔，轉難禁制。後漢末，天下騷動，群臣競言胡人猥多，懼必爲寇，宜先爲其防。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衆爲五部，部立其中貴者爲帥，選漢人爲司馬以監督之。魏末，復改帥爲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統可萬餘落，居於太原故茲氏縣；右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祁縣；南部都尉可三千餘落，居蒲子縣；北部都尉可四千餘落，居新興縣；中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大陵縣。

前漢末年，匈奴大亂，五個單于争位，呼韓邪單于失掉自己的國家，率領部落進來向漢朝稱臣。漢室嘉贊他的心願，割出并州北界的土地來安置他。於是匈奴的五千多部落入居朔方各郡，和漢人雜居。呼韓邪感念漢朝的恩德，來朝見漢天子，漢室於是挽留他，賜給他邸舍，還是因襲本號，聽任他稱作單于，每年供給他綿絹錢穀，跟列侯一樣。子孫傳襲，歷代不絶。他們的部落隨着所在的郡縣，讓州牧管理他們，和編户大略相同，但是不交貢賦。經過多年，人口逐漸增多，布滿了北朔，反而難以禁制。後漢末年，天下騷動，群臣紛紛説胡人衆多，害怕必定會成爲逆寇，應該先設法防備。建安年間，魏武帝纔把他們的人分爲五部，每部立其中尊貴的人爲統帥，選拔漢人爲司馬來監督他們。魏朝末年，又把統帥改爲都尉。他們的左部都尉統率的人馬大約有一萬多部落，居住在太原原來的茲氏縣；右部都尉大約六千多部落，居住在祁縣；南部都尉大約有三千多部落，居住在蒲子縣；北部都尉大約有四千多部落，居住在新興縣；中部都尉大約有六千多部落，居住在大陵縣。

武帝踐阼後，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難等二萬餘落歸化，帝復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後復與晋人雜居，由是平陽、西河、太原、新

晋武帝登上帝位以後，塞外匈奴發大水，塞泥、黑難等二萬多部落歸化，皇帝又接納他們，讓他們居住在河西原來的宜陽城下。後來又和晋人雜居，因此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

興、上黨、樂平諸郡靡不有焉。泰始七年，單于猛叛，屯孔邪城。武帝遣婁侯何楨持節討之。楨素有志略，以猛衆凶悍，非少兵所制，乃潛誘猛左部督李恪殺猛，於是匈奴震服，積年不敢復反。其後稍因忿恨，殺害長史，漸爲邊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强獷，歷古爲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爲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吴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已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帝不納。至太康五年，復有匈奴胡太阿厚率其部落二萬九千三百人歸化。七年，又有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各率種類大小凡十萬餘口，詣雍州刺史扶風王駿降附。明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復率種落大小萬一千五百口，牛二萬二千頭，羊十萬五千口，車廬什物不可勝紀，來降，并貢其方物，帝并撫納之。

北狄以部落爲類，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鮮支種、寇頭種、烏譚種、赤勒種、捍蛭種、黑狼種、赤沙種、鬱鞞種、萎莎種、禿童種、勃蔑種、羌渠種、賀賴種、鍾跂種、大樓種、雍屈種、真樹種、力羯種，凡十九種，皆有部落，不相雜錯。屠各最豪貴，故得爲單于，統領諸種。其國號有左賢王、右賢王、左奕蠡王、右奕蠡王、左於陸王、右於陸王、左漸尚王、右漸尚王、左朔方王、右朔方

樂平各郡没有不居住有匈奴人的。泰始七年，單于猛反叛，屯駐在孔邪城。武帝派婁侯何楨持節討伐他。何楨素來有志向才略，因爲猛的軍隊凶悍，不是少量兵力能够制服的，就秘密地誘使猛的左部督李恪殺了猛，於是匈奴震服，多年不敢再造反。後來逐漸因爲憤恨，殺害長史，逐漸地成了邊境上的禍患。侍御史西河人郭欽上疏説："戎狄强悍，自古以來就是禍患。魏朝初年人口稀少，西北各郡都有戎人居住。現在他們雖然順服，如果多年以後有了戰亂，胡騎從平陽、上黨用不了幾天就能到達孟津，那麽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全都會變成狄人的天下了。應該乘着平定吴國的餘威，謀臣猛將的大略，出兵北地、西河、安定，光復上郡，充實馮翊，在平陽以北各縣招募犯了死罪的人，遷徙三河、三魏的四萬家去充實那裏。邊裔不禍亂華夏，逐漸遷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的雜胡，嚴格地防備四夷出入，闡明先王對荒服地區的制度，這是統治萬世的好辦法。"皇帝不采納。到太康五年，又有匈奴胡太阿厚率領部落二萬九千三百人歸化。七年，又有匈奴胡都大博以及萎莎胡等各自率領種類大小共有十萬多人，到雍州刺史扶風王司馬駿那裏降附。第二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人又率領種落大小一萬一千五百人，二萬二千頭牛，十萬五千隻羊，車廬什物多得記録不下，來降服，并進貢地方物産，皇帝全都撫納他們。

北狄以部落爲類，其中入居邊塞的有屠各種、鮮支種、寇頭種、烏譚種、赤勒種、捍蛭種、黑狼種、赤沙種、鬱鞞種、萎莎種、禿童種、勃蔑種、羌渠種、賀賴種、鍾跂種、大樓種、雍屈種、真樹種、力羯種，共有十九個種落，都有部落，互不混雜。屠各種最强盛尊貴，所以能够做單于，統領各種落。他們的國號有左賢王、右賢王、左奕蠡王、右奕蠡王、左於陸王、右於陸王、左漸尚王、右漸尚王、左朔方王、右朔方王、左獨鹿王、右獨鹿王、左顯禄王、右顯禄王、左安樂王、右安樂王，一共十六

王、左獨鹿王、右獨鹿王、左顯禄王、右顯禄王、左安樂王、右安樂王，凡十六等，皆用單于親子弟也。其左賢王最貴，唯太子得居之。其四姓，有呼延氏、卜氏、蘭氏、喬氏。而呼延氏最貴，則有左日逐、右日逐，世爲輔相；卜氏則有左沮渠、右沮渠；蘭氏則有左當户、右當户；喬氏則有左都侯、右都侯。又有車陽、沮渠、餘地諸雜號，猶中國百官也。其國人有綦毋氏、勒氏，皆勇健，好反叛。武帝時，有騎督綦毋俔邪伐吴有功，遷赤沙都尉。

等，都用單于的親子弟。其中左賢王最尊貴，祇有太子纔能擔當。有四姓氏，即呼延氏、卜氏、蘭氏、喬氏。呼延氏最尊貴，有左日逐、右日逐，世代做輔相；卜氏則有左沮渠、右沮渠；蘭氏則有左當户、右當户；喬氏則有左都侯、右都侯。又有車陽、沮渠、餘地各種雜號，就像中原的百官。他們的國人中有綦毋氏、勒氏，都勇敢强健，喜歡反叛。武帝時，有個騎督綦毋俔邪在攻打吴國中有功，升遷爲赤沙都尉。

惠帝元康中，匈奴郝散攻上黨，殺長吏，入守上郡。明年，散弟度元又率馮翊、北地羌胡攻破二郡。自此已後，北狄漸盛，中原亂矣。

惠帝元康年間，匈奴郝散攻打上黨，殺死長吏，入守上郡。第二年，郝散的弟弟郝度元又率領馮翊、北地的羌胡攻破二郡。從此以後，北狄逐漸强盛，中原開始戰亂了。

史臣曰：夫宵形稟氣，是稱萬物之靈；繫土隨方，乃有群分之異。蹈仁義者爲中宇，肆凶獷者爲外夷，譬諸草木，區以别矣。夷狄之徒，名教所絶，窺邊候隙，自古爲患，稽諸前史，憑陵匪一。軒皇北逐，唐帝南征，殷后東戡，周王西狩，皆所以禦其侵亂也。嬴劉之際，匈奴最强；元成之間，呼韓委質，漢嘉其節，處之中壤。歷年斯永，種類逾繁，舛號殊名，不可勝載。爰及泰始，匪革前迷，廣闢塞垣，更招種落，納萎莎之後附，開育鞠之新降，接帳連韝，充郊掩甸。既而沸脣成俗，鳴鏑爲群，振鴞響而挻災，恣狼心而逞暴。何楨縱策，弗沮於奸萌；郭欽馳疏，無救於妖漸。未環星紀，坐傾都邑，黎元塗地，凶族滔天。迹其所由，抑武皇之失也。吐谷渾分緒僞燕，遠辭正嫡，率東胡之餘衆，掩西羌之舊宇，綱疏政暇，地廣兵全，廓萬里之基，

史臣曰：鄙陋的軀體禀受了天地之氣，這就稱作萬物之靈；各自適應不同的水土，於是有了各種群體的區分。履行仁義的是中原，肆意行凶的成了外夷，譬如草木一樣，可以按類區分。夷狄之徒，没有名教，窺伺邊境等候時機，自古以來就是禍患，從前史中考察，侵凌中原不止是一二次。軒皇往北追逐，唐帝往南征伐，殷后往東戡剿，周王往西攻打，這都是用來抵禦他們的侵犯。秦、漢之際，匈奴最强盛；漢元帝、成帝之間，呼韓來歸順，漢室嘉許他們的節操，把他們安處在中原。經歷了多年以後，他們的種類更加繁多，名號紛紛，各自不同，記都記不完。到了泰始年間，没有更革前代的迷誤，廣泛地開闢邊境地區，又招撫其他的種族部落，撫納後來歸附的萎莎，赦免新近降服的育鞠，帳幕和臂韝一個接一個，遍布在郊甸地帶。没過多久胡人的習俗流行，響箭一陣接一陣，嘴裏發出鴞鳥的聲音到處製造災禍，恣縱自己的狼心大行暴虐。何楨使出計策，没能阻止他們奸惡的萌芽；郭欽飛速上疏，没能救止他們的邪惡漸進。没過多長時間，都邑淪陷，百姓塗炭，凶惡的人威勢滔天。推尋

貽一匡之訓，弗忘忠義，良可嘉焉。吐延夙標宏偉，見方於項籍，始遵朝化，遽夭於姜聰，高節不群，亦殊藩之秀也。葉延至孝，寄新哀於射草；辟奚深友，邁古烈於分荆；視連蒸蒸，光奉先之義；視羆矯矯，蘊經時之略；洛干童幼，早擅英規，未騁雄心，先摧凶手，奉順者必敗，豈天亡晋乎！且渾廆連枝，生自邊極，各謀孫而翼子，咸革裔而希華。廆胤奸凶，假鳳圖而竊號；渾嗣忠謹，距龍涸而歸誠。懷奸者數世而亡，資忠者累葉彌劭，積善餘慶，斯言信矣。

這局面的成因，正是武皇的過失。吐谷渾從僞燕中分離出來，和正嫡遠遠地辭别，率領東胡的殘餘人馬，擁有了西羌原來的土地，法律寬疏，政事閑少，土地廣闊，兵馬衆多，開拓了萬里的基業，留下了匡正天下的訓導，没有遺忘忠義，實在值得嘉贊。吐延素來風姿雄偉，被比作項籍，剛剛遵從朝廷的教化，馬上就被姜聰殺死，高尚的節操超過别人，也算是藩邦中優秀的了。葉延最爲孝順，把悲痛寄托在射草人上；辟奚看重友情，在兄弟分離時行止超過了古代賢人；視連孝順，光大了奉祀祖先的大義；視羆勇武，藴藏着經世濟時的大略；洛干幼小，早年就握有英明的策略，雄圖還没有施展，就先被凶手打敗，奉順朝廷的一定會失敗，這難道是上天要滅亡晋室嗎！况且吐谷渾、慕容廆二人是兄弟，生長在邊極之地，各自爲子孫出謀輔翼，全都革除邊民習俗，向往華夏。慕容廆的後代奸邪凶惡，假托鳳圖竊取帝號；吐谷渾的後嗣忠誠恭謹，在龍涸城拒敵歸附。懷藏奸邪的人數代以後滅亡，積聚忠誠的人數世以後更加美好，積聚善行餘留吉慶，這句話確實不虚啊。

贊曰：逖矣前王，區别群方。叛由德弛，朝因化昌。武后升圖，智昧遷胡。遽淪家國，多謝明謨。谷渾英奮，思矯頽運；克昌其緒，實資忠訓。

贊曰：遥遠的前王，區别各方。叛逆是因爲德行廢弛，來朝順服是因爲教化昌明。武后運用策略，使胡人的思想改變。很快就淪喪了家國，很多明典都已消亡。吐谷渾優異卓越，希望整頓頽喪的國運；他昌盛了自己的事業，實在是忠誠的榜樣。

# 晋書卷九十八

## 列傳第六十八

### 王敦

王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父基，治書侍御史。敦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除太子舍人。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嘗置酒，敦與導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聲韵，愷便毆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强盡觴。導還，嘆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洗馬潘滔見敦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爲人所噬。"及太子遷許昌，詔東宫官屬不得送。敦及洗馬江統、潘滔，舍人杜蕤、魯瑶等，冒禁於路側望拜流涕，時論稱之。遷給事黄門侍郎。

王敦字處仲，是司徒王導的從父兄。父親王基，是治書侍御史。王敦年少時就有一雙奇特的眼睛，娶武帝的女兒襄城公主，拜任駙馬都尉，任太子舍人。當時王愷、石崇用豪侈來互相攀比，王愷曾經設置酒席，王敦和王導都在座，有個女伎吹笛子略微有些不合聲韵，王愷就把她毆打致死，滿座的人都變了臉色，王敦神色自若。又有一天，又到王愷那裏，王愷讓美人行酒，如果客人没把杯裏的酒喝了，王愷就殺死美人。行酒到了王敦、王導這裏，王敦故意不肯舉杯，美人又悲傷又害怕，臉上都變了顔色，但是王敦神色傲慢，看也不看一眼。王導向來不能喝酒，擔心行酒的人獲罪，就勉强喝了。王導回家後，嘆息説："處仲如果當官，内心剛暴殘忍，不會有好結果。"洗馬潘滔看到王敦，評論道："處仲凶悍的面目已經露出來了，衹是豺聲還没有震發出來，如果不害人，也將會被人害。"到了太子遷往許昌時，下詔説東宫的官員不得送行。王敦和洗馬江統、潘滔，舍人杜蕤、魯瑶等，冒犯禁令在路邊望拜流淚，當時的言論稱贊他們。王敦升遷任給事黄門侍郎。

趙王倫簒位，敦叔父彦爲兖州刺史，倫遣敦慰勞之。會諸王起義兵，彦被齊王冏檄，懼倫兵强，不敢應命，敦勸彦起兵應諸王，故彦遂立勛績。惠帝反正，敦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大鴻臚、侍中，出除廣武將軍、青州刺史。

趙王司馬倫簒奪帝位時，王敦的叔父王彦做兖州刺史，司馬倫派王敦去慰勞他。適逢諸王興起義兵，王彦接到齊王司馬冏的檄文，害怕司馬倫兵力强盛，不敢響應，王敦勸王彦起兵響應諸王，所以王彦就建立了功勛。惠帝恢復帝位，王敦升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大鴻臚、侍中，出任廣武將軍、青州刺史。

永嘉初，徵爲中書監。于時天下

永嘉初年，徵召王敦爲中書監。當時天下大

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百餘人配給將士，金銀寶物散之於衆，單車還洛。東海王越自滎陽來朝，敦謂所親曰："今威權悉在太傅，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之，太傅今至，必有誅罰。"俄而越收中書令繆播等十餘人殺之。越以敦爲揚州刺史，潘滔説越曰："今樹處仲於江外，使其肆豪强之心，是見賊也。"越不從。

亂，王敦把公主當時的侍婢一百多人全都分給衆將士，金銀寶物散發給大家，自己獨自坐車回洛陽。東海王司馬越從滎陽來朝見，王敦對親近的人説："現在威勢權力全都在太傅那裏，但是選用官吏上書問事，尚書還是按原來的制度來裁斷，太傅這次到來，一定要誅罰人。"没多久司馬越把中書令繆播等十多人抓起來殺了。司馬越讓王敦做揚州刺史，潘滔勸説司馬越道："現在把處仲培植在江外，使他恣縱豪强的心志，這是害了自己。"司馬越不聽從。

其後徵拜尚書，不就。元帝召爲安東軍諮祭酒。會揚州刺史劉陶卒，帝復以敦爲揚州刺史，加廣武將軍。尋進左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節。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等同心翼戴，以隆中興，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尋與甘卓等討江州刺史華軼，斬之。

後來徵拜王敦爲尚書，王敦不赴任。元帝徵召他做安東軍諮祭酒。適逢揚州刺史劉陶死去，皇帝又讓王敦做揚州刺史，加任廣武將軍。不久他進升爲左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節。皇帝剛剛鎮管江東，威勢名聲還没有顯赫，王敦和堂弟王導等人同心擁戴，用以强盛復興帝業，當時人們給他們編了首流言説道："王家與馬家，一同分享天下。"不久王敦和甘卓等人討伐江州刺史華軼，殺了他。

蜀賊杜弢作亂，荆州刺史周顗退走，敦遣武昌太守陶侃、豫章太守周訪等討弢，而敦進住豫章，爲諸軍繼援。及侃破弢，敦上侃爲荆州刺史。既而侃爲弢將杜曾所敗，敦以處分失所，自貶爲廣武將軍，帝不許。侃之滅弢也，敦以元帥進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都督江揚荆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封漢安侯。敦始自選置，兼統州郡焉。頃之，杜弢將杜弘南走廣州，求討桂林賊自效，敦許之。陶侃距弘不得進，乃詣零陵太守尹奉降，奉送弘與敦，敦以爲將，遂見寵待。南康人何欽所居險固，聚黨數千人，敦就加四品將軍，於是專擅之迹漸彰矣。

蜀賊杜弢作亂，荆州刺史周顗往後方逃奔，王敦派武昌太守陶侃、豫章太守周訪等人討伐杜弢，王敦進住豫章，給各路軍馬作後援。到了陶侃擊敗杜弢後，王敦推舉陶侃爲荆州刺史。没多久陶侃被杜弢的將領杜曾打敗，王敦因爲事情處理不當，自貶爲廣武將軍，皇帝不准許。陶侃消滅杜弢後，王敦以主將的身份進升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封都督江揚荆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封漢安侯。王敦開始自行選擇安排官員，兼統理州郡。不久，杜弢的將領杜弘往南逃到廣州，請求用討伐桂林的賊寇來效忠，王敦允許了。陶侃抵禦杜弘，杜弘無法前進，就到零陵太守尹奉那裏投降，尹奉把杜弘送到王敦那裏，王敦讓他作將領，於是受到親寵。南康人何欽占據在險要的地方，聚集了數千個同黨，王敦就加任何欽爲四品將軍，這時候王敦專擅國政的迹象已逐漸明顯了。

建武初，又遷征南大將軍，開府如故。中興建，拜侍中、大將軍、江州牧。遣部將朱軌、趙誘伐杜曾，爲

建武初年，王敦又升遷征南大將軍，開府一職不變。復興帝業政權建立後，拜任爲侍中、大將軍、江州牧。王敦派部將朱軌、趙誘攻打杜

曾所殺，敦自貶，免侍中，并辭牧不拜。尋加荆州牧，敦上疏曰：

曾，被杜曾殺死，王敦自貶官職，免除侍中一職，并且辭去州牧不赴任。不久又加任王敦爲荆州牧，王敦上疏説：

昔漢祖以神武革命，開建帝業，繼以文帝之賢，纂承洪緒，清虚玄默，擬迹成、康。賈誼嘆息，以爲天下倒懸，雖言有抑揚，不失事體。今聖朝肇建，漸振宏綱，往段匹磾遣使求效忠節，尚未有勞，便以方州與之。今靳明等爲國雪耻，欲除大逆，此之志望，皆欲附翼天飛。雖功大宜報，亦宜有以裁之，當杜漸防萌，慎之在始。中間不逞，互生事變，皆非忠義，率以一朝之榮。天下漸弊，實由於此。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奢侈，晋文思崇周室，至有求隧之請，襄王讓之以禮，聞義而服，自爾諸侯莫敢越度。臣謂前者賊寇未殄，苟以濟事，朝廷諸所加授，頗多爵位兼重。今自臣以下，宜皆除之，且以塞群小矜功之望，夷狄無厭之求。若復遷延，顧望流俗，使奸狡生心，遂相怨謗，指擿朝廷，讒諛蜂起，臣有以知陛下無以正之。此安危之機，天下之望。

從前漢高祖憑着神明威武改朝换代，創建帝業，又繼以文帝的賢明，繼承宏偉的業績，清静無爲，效法成王、康王。賈誼嘆息感慨，認爲天下倒懸，雖然言論有褒貶，但不至於有失體統。現在聖朝剛剛建立，漸漸地整頓國家禮法，從前段匹磾派使者來請求效忠，還没有功績，就把州郡送給他。現在靳明等人爲國雪耻，想要鏟除大逆，這些人的志向願望，都是想相互依傍比翼高飛登上高位。雖説是功勛巨大應該獎賞，但也應該有所節制，如果要防微杜漸，就要在一開始就慎重。其中如偶爾有不如意的，彼此生出事變，這都不是忠義，大都是爲了一時的榮華。天下逐漸凋敝，實在是因爲這個緣故。春秋的時候，天子力量弱小，諸侯奢侈，晋文公想尊崇周室，以致有了隧葬的請求，周襄王按禮法責備他，他聽到大義後心中悦服，從此諸侯中没有敢超越法度的。微臣認爲前些日子賊寇還没有消滅，勉强用此來成就大事，朝廷歷次加官授職，有很多是爵與職位都過重。現在從微臣以下，都應該去掉，而且用來杜絶小人們自己誇耀功績的願望，以及夷狄没完没了的請求。如果一再拖延，畏忌流俗，使人心生奸狡，最終互相怨恨和指責，指謫朝廷，讒毁和阿諛之言紛紛興起，微臣有根據知道陛下無法整治這種局面。這是安危的關鍵，天下的希望。

臣門户特受榮任，備兼權重，渥恩偏隆，寵過公族。行路厮賤猶謂不可，臣獨何心可以安之。臣一宗誤陛下，傾覆亦將尋至；雖復灰身剖心，陛下追悔將何所及！伏願諒臣至款，及今際會，小解散之，并授賢俊，少慰有識，各得盡其所懷，則人思競勸矣。州牧之

微臣家族特别地蒙受皇恩擔任要職，權勢地位全都有了，深厚的恩情過於隆盛，親寵超過了公族。路人及卑賤之人尚且認爲不能這樣，微臣偏偏有什麽心情可以安適呢。微臣的宗族如果貽誤了陛下，傾覆很快就會到來；即使我粉碎身體剖開心，陛下也追悔莫及！希望陛下原諒微臣最爲真誠的謝罪，趁着現在的時機，稍微解除臣下的一些官職，并全都授任給賢俊的人們，稍微撫慰有

號，所不敢當，輒送所假侍中貂蟬。又宜并官省職，以塞群小覬覦之望。

見識的人，讓他們各自得以完全如願，那麼，人人都想着争相勸勉了。州牧的稱號，是臣下所不敢當的，即時送還饋贈所兼的侍中貂蟬。又應該省并官職，用以杜絶小人非分的願望。

帝優詔不許。又固辭州牧，聽爲刺史。

皇帝優詔不許可。王敦又堅决地辭讓州牧，同意當刺史。

時劉隗用事，頗疏間王氏，導等甚不平之。敦上疏曰：

當時劉隗專權，很是疏遠王氏，王導等人對劉隗很感不平。王敦上疏説：

導昔蒙殊寵，委以事機，虚己求賢，竭誠奉國，遂藉恩私，居輔政之重。帝王體遠，事義不同，雖皇極初建，道教方闡，惟新之美，猶有所闕。臣每慷慨於遐遠，愧憤於門宗，是以前後表疏，何嘗不寄言及此。陛下未能少垂顧眄，暢臣微懷，云導頃見疏外，所陳如昨，而其萌已著，其爲咎責，豈惟導身而已。群從所蒙，并過才分。導誠不能自量，陛下亦愛忘其短。常人近情，恃恩昧進，獨犯龍鱗，迷不自了。臣竊所自憂慮，未詳所由，惶愧踧踖，情如灰土。天下事大，盡理實難，導雖凡近，未有穢濁之累；既往之勳，疇昔之顧，情好綢繆，足以厲薄俗，明君臣，合德義，同古賢。昔臣親受嘉命，云："吾與卿及茂弘當管鮑之交。"臣忝外任，漸冉十載，訓誘之誨，日有所忘；至於斯命，銘之於心，竊猶眷眷，謂前恩不得一朝而盡。

王導從前蒙受特殊的恩寵，被委托辦理要事，虚心訪求賢能的人，竭誠奉事國家，終於憑藉皇上的私情恩寵，位居輔政的重位。帝王體察深遠，事義不同，雖然帝王的準則剛剛建立，道德教化剛剛開創，推行新政的美善之處，還是有所闕失。微臣經常慷慨地想到遠方，對門宗感到羞愧和不平，所以前後所上的表疏，何嘗不藉機提到這些話。陛下没能够稍微地加以體察，讓臣下微小的願望能够實現，如果王導很快就被疏遠，所叙述的事就像是昨天發生，但是它的萌芽已經顯露，要怪罪的，豈止是王導一個人而已。微臣的各個子侄所蒙受的，都超過了他們的才分。王導確實不能自量，陛下也喜歡忘記他的短處。常人的一般情况，憑恃恩寵冒進，隻身觸犯龍鱗，還茫然不知。微臣私下爲自己擔憂，没能詳察原因，惶愧不安，情緒消沉。天下的事情很大，要完全合乎道理實在困難，王導雖然才識淺陋，也還没有污濁之累；以往的功績，以前的眷顧，情意密切友好，足以激勵輕薄的風俗，表明君臣的際分，和合德義，能和古代的賢人媲美。從前微臣親自領受了美好的命令，説道："我和愛卿以及茂弘將會是管鮑之交。"微臣忝職外任，漸漸地已經十年，很多訓導教誨，一天天地忘却；至於這句教命，却銘刻在心，私下還眷戀不已，以爲從前的恩德不能很快就完結。

伏惟陛下聖哲日新，廣延俊乂，臨之以政，齊之以禮。頃者

希望陛下一天比一天聖哲，廣泛招延賢德的人，用國政來管理他們，用禮教來修整

令導内綜機密，出録尚書，杖節京都，并統六軍，既爲刺史，兼居重號，殊非人臣之體。流俗好評，必有譏謗，宜省録尚書、杖節及都督。且王佐之器，當得宏達遠識、高正明斷、道德優備者，以臣暗識，未見其才。然於見人，未逾于導；加輔翼積年，實盡心力。霸王之主，何嘗不任賢使能，共相終始！管仲有三歸反坫之譏，子犯有臨河要君之責，蕭何、周勃得罪囹圄，然終爲良佐。以導之才，何能無失！當令任不過分，役其所長，以功補過，要之將來。導性慎密，尤能忍事，善於斟酌，有文章才義，動静顧問，起予聖懷，外無過寵，公私得所。今皇祚肇建，八表承風；聖恩不終，則遐邇失望。天下荒弊，人心易動；物聽一移，將致疑惑。臣非敢苟私親親，惟欲忠於社稷。

他們。前些日子讓王導在内統理機要，出任録尚書，在京都持杖節，并統率六軍，既已做刺史，又兼占據重號，實在不合人臣的體制。社會上的風俗喜好品評，一定會有譏諷誹謗，應該解除他的録尚書、杖節以及都督官職。況且帝王的輔佐大臣，應當得到廣博通達見識高遠、高雅正直清明果斷、道德完美的人，憑我的愚見，没有看到王導的才能。但是對於發現人才這一點，還没有能超過王導的；加上他輔翼皇室多年，實在是盡心盡力。稱霸稱王的君主，何嘗不任用賢能的人，和他們共相終始呢！管仲有三歸和反坫的譏嘲，子犯有河邊要挾國君的責駡，蕭何、周勃獲罪入獄，但是最終成爲賢良的輔佐。憑着王導的才能，怎麽能没有過失！如果讓他官職不超過他的才分，使用他的長處，將功補過，要等待將來。王導生性謹慎周密，尤其能够以忍耐的態度處理事物，善於斟酌，有能寫有義理文章的才能，有了行動顧視問詢他，能够啓發聖上的思想，在外不要過分地親寵他，公事私事都做得合適。現在皇朝剛剛建立，八極都承受風教；聖恩如果有始無終，就會讓遠近的人們失望。天下荒蕪凋敝，人心容易浮動；輿論一變動，將會導致人們疑惑。微臣不敢苟且爲私偏愛自己的親人，祇是想忠於社稷江山。

表至，導封以還敦，敦復遣奏之。

疏表送到後，王導封起來退還王敦，王敦又派人去上奏。

初，敦務自矯厲，雅尚清談，口不言財色。既素有重名，又立大功於江左，專任閫外，手控强兵，群從貴顯，威權莫貳，遂欲專制朝廷，有問鼎之心。帝畏而惡之，遂引劉隗、刁協等以爲心膂。敦益不能平，於是嫌隙始構矣。每酒後輒咏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爲節，壺邊盡缺。及湘州刺史甘卓遷梁州，敦欲以從事中郎陳頒代卓，帝不從，

當初，王敦極力磨煉自己，非常崇尚清談，口中不説財色這種事。到有了名聲以後，又在江左立了大功，獨自把持朝廷外的兵權，手中控制着强兵，子侄們都顯貴，威勢權力無人比得上，於是就想專制朝廷，有圖謀皇位的野心。皇帝害怕而且憎惡他，就把劉隗、刁協等人招引爲親信。王敦更加不能平心，於是嫌隙開始構成了。王敦每次喝酒後總要吟咏魏武帝的樂府歌道："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用如意擊打痰盂爲節拍，盂邊全都打殘缺了。到了湘州刺史甘卓遷任梁州後，王敦想讓從事中郎

更以譙王承鎮湘州。敦復上表陳古今忠臣見疑於君，而蒼蠅之人交構其間，欲以感動天子。帝愈忌憚之。俄加敦羽葆鼓吹，增從事中郎、掾屬、舍人各二人。帝以劉隗爲鎮北將軍，戴若思爲征西將軍，悉發揚州奴爲兵，外以討胡，實禦敦也。永昌元年，敦率衆内向，以誅隗爲名，上疏曰：

劉隗前在門下，邪佞諂媚，譖毁忠良，疑惑聖聽，遂居權寵，撓亂天機，威福自由，有識杜口。大起事役，勞擾士庶；外托舉義，内自封植；奢僭過制，乃以黄散爲參軍，晋魏已來，未有此比。傾盡帑藏，以自資奉；賦役不均，百姓嗟怨；免良人奴，自爲惠澤。自可使其大田以充倉廩，今便割配，皆充隗軍。臣前求迎諸將妻息，聖恩聽許，而隗絶之，使三軍之士莫不怨憤。又徐州流人辛苦經載，家計始立，隗悉驅逼，以實己府。當陛下踐阼之始，投刺王官，本以非常之慶使豫蒙榮分。而更充征役，復依舊名，普取出客，從來久遠，經涉年載，或死亡滅絶，或自贖得免，或見放遣，或父兄時事身所不及，有所不得，輒罪本主，百姓哀憤，怨聲盈路。身欲北渡，以遠朝廷爲名，而密知機要，潛行險慝，進人退士，高下任心，奸狡饕餮，未有隗比，雖無忌、宰嚭、弘恭、石顯未足爲喻。是以遐邇憤慨，群后失望。

陳頒接替甘卓，皇帝不同意，另讓譙王司馬承鎮守湘州。王敦再次上表陳述古往今來的忠臣被君主猜疑，但是顛倒黑白的小人在中間互相構陷，想用這個來感動天子。皇帝更加忌憚王敦。不久給王敦加授羽葆鼓吹，增加從事中郎、掾屬、舍人各二人。皇帝任命劉隗爲鎮北將軍，戴若思爲征西將軍，全數徵發揚州的奴僕作軍隊，對外聲稱討伐胡人，實際上是防禦王敦。永昌元年，王敦率領軍隊向京都進發，用誅罰劉隗爲名義，上疏説道：

劉隗從前在門下省時，邪佞諂媚，誣陷詆毁忠良，擾亂聖上視聽，於是得到了權寵的位置，擾亂國家大政，作威作福，爲所欲爲，有識之士閉口不敢發言。他大肆興起事役，騷擾官吏和百姓；在外假托大興義舉，在内培植自己的勢力；奢侈超過了禮制，竟然讓黄門侍郎和散騎常侍爲參軍，晋、魏以來，還没有與此類似的情况。他傾盡國庫來供奉自己；賦役不均，百姓慨嘆怨憤；赦免良民的家奴，自行施行恩惠。本來可以用他們的肥沃土地上的糧食來充實糧庫，現在就已經收割分配完畢，全部充入劉隗的軍隊。微臣從前請求把各將領的妻子兒女接來，聖恩已經准許，但是劉隗又斷絶了這條路，使三軍將士没有不怨憤的。還有，徐州的流民辛苦了一整年，家中的生計纔開始建立起來，劉隗盡數驅趕和逼迫他們，用他們的財産充實自己的府庫。當陛下開始登基的時候，求見皇帝的官員，本來以爲非凡的吉慶讓人一同承蒙榮耀。但是劉隗反而加重徵税和力役，又依照原來的名目，廣泛抓捕出行的旅客，由來久遠，經歷了一年多，有的人死了，有的人自贖得以幸免，有的人被放逐，有的人父母兄弟當時事奉不周到，有些東西没有得到，總是追罪原主，百姓哀怨憤怒，怨聲滿路。他自己打算北渡，用遠離朝廷爲名目，而且秘密地瞭解機要，暗中施行邪惡的事情，官員的晋升貶降，隨意處置，奸狡貪殘，没有比得上劉隗的，即使是無

忌、宰嚭、弘恭、石顯都不足以與他相比擬。所以遠近的人感到憤慨，諸王感到失望。

臣備位宰輔，與國存亡，誠乏平勃濟時之略，然自忘駑駘，志存社稷，豈忍坐視成敗，以虧聖美。事不獲已，今輒進軍，同討奸孽，願陛下深垂省察，速斬隗首，則衆望厭服，皇祚復隆。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不能遵明湯典，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勛，殷道復昌。漢武雄略，亦惑江充讒佞邪說，至乃父子相屠，流血丹地，終能克悟，不失大綱。今日之事，有逾於此，願陛下深垂三思，諮詢善道，則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

微臣備位宰輔，與國家共存亡，雖然實在缺少陳平、周勃那樣的匡救時世的謀略，但是忘却自己的庸劣，立志保存國家朝廷，哪能容忍坐視成敗，減損聖上的美德呢。事情不得已，現在馬上進軍，一起討伐奸孽，希望陛下深深加以省察，迅速斬下劉隗的腦袋，那麽衆人的願望歸服，皇朝重新興旺。劉隗的腦袋一挂起來，各路軍隊很快就撤退。當年太甲不能遵行湯的典法，顛覆法度，幸好納取了伊尹的功勛，殷道重新昌明。漢武帝雄才大略，也被江充的讒言邪說所迷惑，以至於父子互相殘殺，流血染紅了大地，最終能够醒悟，没有喪失大體綱紀。今日的事情，比這些事嚴重，希望陛下深深地三思，咨取正道，那麽就四海平安，江山永遠穩固了。

又曰：

陛下昔鎮揚州，虚心下士，優賢任能，寬以得衆，故君子盡心，小人畢力。臣以暗蔽，豫奉徽猷，是以遐邇望風，有識自竭，王業遂隆，惟新克建，四海延頸，咸望太平。

又說：

陛下從前鎮守揚州時，虚心下士，優待和任用賢能，憑着寬厚贏得人心，所以君子盡心，小人盡力。微臣憑着昏憒和無知，能參與致力於美善之道，所以遠近的人向往風采，有識之士竭盡心力，王業於是興隆，維新能够實現，四海的人伸長了脖子，全都盼望太平。

自從信隗已來，刑罰不中，街談巷議，皆云如吴之將亡。聞之惶惑，精魂飛散，不覺胸臆摧破，泣血横流。陛下當全祖宗之業，存神器之重，察臣前後所啓，奈何棄忽忠言，遂信奸佞，誰不痛心！願出臣表，諮之朝臣，介石之幾，不俟終日，令諸軍早還，不至虚擾。

自從親信劉隗以來，刑罰不合法度，街談巷議，都説和吴國將要滅亡時相似。聽到這些議論，臣惶惑不安，精魂飛散，不覺胸中極度悲傷，泣血横流。陛下應當保全祖宗的基業，保存帝位大業，詳察微臣前後所啓奏書表，爲什麽要廢棄忠言，偏信奸佞，誰能不痛心呢！希望出示微臣的表奏，和朝中大臣商議，操守堅貞的到來是很快的事，使各路軍馬及早撤退，不至於無端擾亂自己。

敦黨吴興人沈充起兵應敦。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下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

王敦的同黨吴興人沈充起兵接應王敦。王敦到了蕪湖，又上表數責刁協的罪狀。皇帝大怒，下詔説："王敦仗着恩寵，膽敢肆意叛逆，把朕

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親率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户侯。”召戴若思、劉隗并會京師。敦兄含時爲光禄勛，叛奔於敦。

敦至石頭，欲攻劉隗，其將杜弘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克，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兵不爲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自走。”敦從之。札果開城門納弘。諸將與敦戰，王師敗績。既入石頭，擁兵不朝，放肆兵士劫掠内外。官省奔散，惟有侍中二人侍帝。帝脱戎衣，著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但當早道，我自還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敦收周顗、戴若思害之。以敦爲丞相、江州牧，進爵武昌郡公，邑萬户，使太常荀崧就拜，又加羽葆鼓吹，并僞讓不受。還屯武昌，多害忠良，寵樹親戚，以兄含爲衛將軍、都督沔南軍事、領南蠻校尉、荆州刺史，以義陽太守任愔督河北諸軍事、南中郎將，敦又自督寧、益二州。

及帝崩，太寧元年，敦諷朝廷徵己，明帝乃手詔徵之，語在《明帝紀》。又使兼太常應詹拜授加黄鉞，班劍武賁二十人，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敦移鎮姑孰，帝使侍中阮孚齎牛酒犒勞，敦稱疾不見，使主簿受詔。以王導爲司徒，敦自爲揚州牧。

敦既得志，暴慢愈甚，四方貢獻多入己府，將相岳牧悉出其門。徙含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從弟舒爲荆州，彬爲江州，邃爲徐州。含字處弘，凶頑剛暴，時所不齒，以敦貴重，故歷顯位。敦以沈充、錢鳳爲謀主，諸葛瑶、鄧嶽、周

比作太甲，想囚禁我。是可忍，孰不可忍！現在親自率領六軍，誅討大逆，有誰殺死王敦的，封五千户侯。”召令戴若思、劉隗都到京師集合。王敦的哥哥王含當時任光禄勛，反叛投奔了王敦。

王敦到達石頭，準備攻打劉隗，他的將領杜弘説：“劉隗有很多敢死的戰士，不容易攻克，不如攻打石頭。周札恩惠寡少，士兵不爲他效力，攻打他們，他們一定失敗。周札失敗，那麽劉隗自然逃跑。”王敦聽從了杜弘。周札果然打開城門迎接杜弘。各將領和王敦交戰，皇帝的軍隊大敗。王敦進入石頭以後，聚集兵馬，不朝見皇帝，放縱士兵到内外各處搶掠。官員們逃散，衹有侍中二人侍奉皇帝。皇帝脱掉戎衣，穿上朝服，回過頭看着大家説：“想得到我的位置，應該早些説話，我自會回琅邪，何至於這麽困擾百姓！”王敦把周顗、戴若思抓起來殺害了。皇帝讓王敦任丞相、江州牧，官爵進升爲武昌郡公，采邑一萬户，使太常荀崧去拜任，又增加羽葆鼓吹，王敦全都假意推讓不接受。王敦回師屯駐在武昌，殘害很多忠良，寵信和培植親戚，讓哥哥王含爲衛將軍、都督沔南軍事、領南蠻校尉、荆州刺史，讓義陽太守任愔督河北諸軍事、南中郎將，王敦又自督寧、益二州。

到了皇帝駕崩時，太寧元年，王敦諷諭朝廷徵召自己，明帝就親手下詔書徵召他，話語在《明帝紀》裏。又使兼太常應詹拜授加黄鉞，班劍武賁衛士二十人，奏事不用具名，入朝不用小步快走，可以佩劍穿鞋上殿。王敦改鎮姑孰，皇帝派侍中阮孚帶着牛和酒去犒勞，王敦稱病不見，使主簿聽受詔令。王敦讓王導任司徒，自任揚州牧。

王敦得志以後，更加殘暴傲慢，四方貢獻來的物品大多充入了自己的府庫，將相以及各地官員全都出自他的門庭。升遷王含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從弟王舒爲荆州牧，王彬爲江州牧，王邃爲徐州牧。王含字處弘，凶頑剛暴，被當時人所鄙視，憑着王敦的尊貴，因此出任顯要的職位。王敦讓沈充、錢鳳做主要謀劃

撫、李恒、謝雍爲爪牙。充等并凶險驕恣，共相驅扇，殺戮自己；又大起營府，侵人田宅，發掘古墓，剽掠市道，士庶解體，咸知其禍敗焉。敦從弟豫章太守棱日夜切諫，敦怒，陰殺之。敦無子，養含子應。及敦病甚，拜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錢鳳謂敦曰："脱其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敦曰："非常之事，豈常人所能！且應年少，安可當大事。我死之後，莫若解衆放兵，歸身朝廷，保全門户，此計之上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亦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計之下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須敦死後作難。

人，諸葛瑶、鄧嶽、周撫、李恒、謝雍做得力助手。沈充等人都凶險驕縱，互相煽動，殺戮親近的人，又大肆興建府第，侵吞别人的田宅，發掘古墓，剽掠集市中和路上的行人，官吏和百姓人心離散，都知道王敦要遭殃。王敦的堂弟豫章太守王棱日夜極力諫阻，王敦很憤怒，暗地裏殺了他。王敦没有兒子，繼養王含的兒子王應。到王敦病重時，拜任王應爲武衛將軍來輔助自己。錢鳳對王敦説："如果您不幸辭世，就準備把後事交給王應。"王敦説："非常之事，哪裏是常人能够勝任的！況且王應年紀小，怎麽能擔當大事。我死之後，不如大家解散，歸順朝廷，保全門户，這是上策。退回武昌，聚兵自守，不停止向朝廷貢獻，這也是中策。趁我還活着，率領所有的軍隊攻打，萬一僥幸成功，這是下策。"錢鳳對同黨説："王公的下策就是上策。"就和沈充確定了策略，等王敦死後作亂。

敦又忌周札，殺之而盡滅其族。常從督冉曾、公乘雄等爲元帝腹心，敦又害之。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二。及敦病篤，詔遣侍中陳碞、散騎常侍虞駿問疾。時帝將討敦，微服至蕪湖，察其營壘，又屢遣大臣訊問其起居。遷含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含子瑜散騎常侍。

王敦又忌憚周札，殺害他并滅絶他的家族。常從督冉曾、公乘雄等人做元帝的心腹，王敦又害死他們。因爲宿衛還很多，上奏讓分成三班，兩班輪流休息。到王敦病重時，皇帝下詔派侍中陳碞、散騎常侍虞駿去問候病情。當時皇帝準備討伐王敦，微服到蕪湖，觀察他的營壘，又多次派遣大臣問候他的日常起居。升遷王含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升遷王含的兒子王瑜爲散騎常侍。

敦以温嶠爲丹楊尹，欲使覘伺朝廷。嶠至，具言敦逆謀。帝欲討之，知其爲物情所畏服，乃僞言敦死，於是下詔曰：

先帝以聖德應運，創業江東，司徒導首居心膂，以道翼贊。故大將軍敦參處股肱，或内或外，夾輔之勳，與有力焉。階緣際會，遂據上宰，杖節專征，委以五州。刁協、劉隗立朝不允，敦抗義致討，情希鬻拳，兵雖犯順，猶嘉乃誠，禮秩優崇，人臣無貳。事解之後，

王敦讓温嶠任丹楊尹，想讓他窺伺朝廷。温嶠來到後，詳細地述説王敦的逆亂陰謀。皇帝想討伐他，知道他被人心的歸向所折服，就假稱王敦已死，於是下詔説：

先帝憑着聖德順應期運，在江東創業，司徒王導處在心腹大臣的首位，依道輔佐。故大將軍王敦參與輔佐成爲朝廷重臣，有時在内有時在外，輔弼的功勛，王敦出了大力。憑藉着機會，就占據了宰相的職位，執持符節專擅征伐，把五州大任都交給了他。刁協、劉隗在朝廷執政不當，王敦直言反對并加以討伐，情形直追鬻拳，起兵雖然犯順，先帝還是嘉贊他的忠誠，官職俸禄都優

劫掠城邑，放恣兵人，侵及宫省；背違赦信，誅戮大臣；縱凶極逆，不朝而退。六合阻心，人情同憤。先帝含垢忍耻，容而不責，委任如舊，禮秩有加。朕以不天，尋丁酷罰，煢煢在疚，哀悼靡寄。而敦曾無臣子追遠之誠，又無輔孤同奬之操，繕甲聚兵，盛夏來至，輒以天官假授私屬，將以威脅朝廷，傾危宗社。朕愍其狂戾，冀其覺悟，故且含隱以觀其終。而敦矜其不義之强，有侮弱朝廷之志，棄親用羈，背賢任惡。錢鳳竪子，專爲謀主，逞其凶慝，誣罔忠良。周嵩亮直，讜言致禍；周札、周莚累世忠義，聽受讒構，殘夷其宗。秦人之酷，刑不過五。敦之誅戮，傍濫無辜，滅人之族，莫知其罪。天下駭心，道路以目。神怒人怨，篤疾所嬰，昏荒悖逆，日以滋甚，輒立兄息以自承代，多樹私黨，莫非同惡，未有宰相繼體而不由王命者也。頑凶相奬，無所顧忌，擅録冶工，輒割運漕，志騁凶醜，以窺神器。社稷之危，匪夕則旦。天下長奸，敦以隕斃。鳳承凶宄，彌復煽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厚，人臣没有其他的想法。事情解决之後，王敦劫掠城邑，放縱士兵，侵入宫省；違背赦免的信用，殺戮大臣；凶逆的行爲放縱到了極點，不朝見就回去了。天下人心隔膜，人們都很憤怒。先帝含垢忍耻，容忍了不懲罰他，還是像從前一樣信任他，給他加官晋爵。朕因爲不受上天保祐，普通百姓遭到酷罰，朕孤獨地悲傷哀痛，哀悼之情無所寄托。但是王敦竟然没有臣子追遠的誠意，又没有共同輔助孤兒的節操，修繕武器聚集兵馬，盛夏來到，動輒假藉名義把朝廷官職授予自己的部下和親屬，準備用來威脅朝廷，傾覆宗廟社稷。朕憐愍他狂戾，希冀他覺悟，所以姑且隱忍用以觀看他的結果。但是王敦倚仗他不合乎正義的强大，有侮弱朝廷的志向，背棄親人任用遠人，背棄賢人任用惡人。錢鳳這小子，專門做謀主，逞露邪惡，誣陷忠良。周嵩忠誠耿直，因直言招致禍害；周札、周莚累世忠義，無端受到惡言致禍，殘酷地夷滅了他們的宗族。秦人殘酷，刑罰也不超過五族。王敦殺戮，濫及無辜，滅絶别人家族，不知道他們的罪過。天下人心中驚駭，道路上衹能對他怒目而視。神怒人怨，重病患到他的身上，他的昏憒和叛逆，一天比一天嚴重，就立哥哥的兒子來接替自己，多多地樹立自己的同黨，没有不是狼狽爲奸的壞人，還没有過宰相繼位却不經過王命的。頑凶們互相協助，無所顧忌，擅自聚用冶煉的工匠，常常奪取水路上的糧食，立志施展邪惡，來窺伺帝位。國家朝廷的危險，不在今晚就在明天早上。上天不滋長奸惡，王敦因此斃命。錢鳳承接凶惡，又再次煽動叛逆。是可忍，孰不可忍！

今遣司徒導，鎮南將軍、丹楊尹嶠，建威將軍趙胤武旅三萬，十道并進；平西將軍邃率兖州刺史遐、奮武將軍峻、奮威將軍瞻精鋭三萬，水陸齊勢；朕親御六軍，左衛將軍亮，右衛將軍

現在派司徒王導，鎮南將軍、丹楊尹温嶠，建威將軍趙胤率三萬戰士，十路并進；平西將軍王邃率領兖州刺史劉遐、奮武將軍蘇峻、奮威將軍瞻的三萬精鋭，水陸并進；朕親自統率六軍，左衛將軍亮，右衛將軍胤，護軍將軍詹，領軍將軍瞻，中軍將軍

胤，護軍將軍詹，領軍將軍瞻，中軍將軍壹，驍騎將軍艾，驃騎將軍、南頓王宗，鎮軍將軍、汝南王祐，太宰、西陽王羕被練三千，組甲三萬，總統諸軍，討鳳之罪。罪止一人，朕不濫刑。有能殺鳳送首，封五千户侯，賞布五千匹。

冠軍將軍鄧嶽志氣平厚，識經邪正；前將軍周撫質性詳簡，義誠素著；功臣之胄，情義兼常，往年從敦，情節不展，畏逼首領，不得相違，論其乃心，無貳王室，朕嘉其誠，方任之以事。其餘文武，諸爲敦所授用者，一無所問，刺史二千石不得輒離所職。書到奉承，自求多福，無或猜嫌，以取誅滅。敦之將士，從敦彌年，怨曠日久，或父母隕没，或妻子喪亡，不得奔赴，銜哀從役，朕甚愍之，希不凄愴。其單丁在軍無有兼重者，皆遣歸家，終身不調，其餘皆與假三年，休訖還臺，當與宿衛同例三番。明承詔書，朕不負信。

壹，驍騎將軍艾，驃騎將軍、南頓王司馬宗，鎮軍將軍、汝南王司馬祐，太宰、西陽王司馬羕的三千被練兵，三萬穿甲胄兵士，總領各軍，討伐錢鳳的罪惡。罪惡衹在他一人身上，朕不濫用刑罰。有能殺死錢鳳送來首級的，封五千户侯，賞五千匹布。

冠軍將軍鄧嶽志氣平厚，能够辨别邪正；前將軍周撫資性周密儉樸，忠義向來顯著；功臣的後代，情義比普通人多一倍，前些年跟隨王敦，節操没有顯露出，被首領脅迫，不能够違抗，説到他們的本意，對王室并没有二心，朕嘉贊他們的忠誠，纔任命他們官職。其餘的文武官員，各個得到王敦授官任用的，一個都不追問，刺史二千石不得擅自離開職守。詔書一到就恭敬地接旨，自求多福，不要有猜疑，以免自取滅亡。王敦的將士，跟隨王敦多年，離愁别怨已經很久了，有的父母已經去世，有的妻子兒女死亡，却不能够去奔喪，含着悲痛從軍，我很憐愍他們，很少不悲傷的。那些在軍中的獨生子没有很多職務的，全都送回家，終生不徵收户調，其餘的都給三年假，休完假後返回臺裏，將和宿衛同例三次。明白地接過詔書，我不背信棄義。

又詔曰："敢有捨王敦姓名而稱大將軍者，軍法從事。"

又下詔説："膽敢有省去王敦姓名却稱他爲大將軍的，軍法從事。"

敦病轉篤，不能御衆，使錢鳳、鄧嶽、周撫等率衆三萬向京師。含謂敦曰："此家事，吾便當行。"於是以含爲元帥。鳳等問敦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得稱天子！便盡卿兵勢，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乃上疏罪狀溫嶠，以誅奸臣爲名。

王敦的病情更加嚴重，不能指揮軍隊，派錢鳳、鄧嶽、周撫等人率領三萬軍隊開往京師。王含對王敦説："這是家事，我應該走一趟。"於是讓王含做元帥。錢鳳等人問王敦説："事成之日，天子稱什麽？"王敦説："還没有祭天，怎麽能稱爲天子！立刻把你所有的兵力，保護東海王以及裴妃而已。"於是上疏數責溫嶠的罪狀，以誅伐奸臣爲名。

含至江寧，司徒導遺含書曰：

王含到達江寧後，司徒王導寫信給王含説：

近承大將軍困篤綿綿，或云

近來聽説大將軍病重垂危，有人説已經

已有不諱，悲怛之情，不能自勝。尋知錢鳳大嚴，欲肆奸逆，朝士忿憤，莫不扼腕。去月二十三日，得征北告，劉遐、陶瞻、蘇峻等深懷憂慮，不謀同辭。都邑大小及二宫宿衛咸懼有往年之掠，不復保其妻孥，是以聖主發赫斯之命，具如檄旨。近有嘉詔，崇兄八命，望兄奬群賢忠義之心，抑奸細不逞之計，當還武昌，盡力藩任。卒奉來告，乃承與犬羊俱下，雖當逼迫，猶以罔然。兄立身率素，見信明於門宗，年逾耳順，位極人臣，仲玉、安期亦不足作佳少年，本來門户，良可惜也！

辭世，悲痛之情，教人承受不了。接着知道錢鳳大嚴，企圖大肆施行奸詐忤逆之道，朝廷百官都很憤怒，無不扼腕激憤。上月二十三日，得到征北的報告，劉遐、陶瞻、蘇峻等人深深地懷着憂慮，没有經過商討却説出了相同的話。都邑大小以及二宫的宿衛全都害怕有往年的擄掠，再不能保全妻子兒女，所以聖主發出憤怒的命令，全都像檄文上的意思一樣。近日有很好的詔令，尊崇哥哥是八命大臣，希望哥哥勸勉賢良們的忠義之心，壓制奸人爲非作歹的詭計，準備返回武昌，盡心盡職做好地方官。突然得到消息，你竟然承命率領犬羊一般的士兵順江而下，雖然是處在被逼迫之中，我還是感到迷惑不解。哥哥立身簡單樸素，在門宗之中表現出信義明哲，年紀已經過了耳順之年，位極人臣，仲玉、安期也不足以作佳少年，維持門户，實在是可惜啊！

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弊。將終之日，委重安期，安期斷乳未幾日，又乏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邪？自開闢以來，頗有宰相孺子者不？諸有耳者皆是將禪代意，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遺愛在人。聖主聰明，德洽朝野，思與賢哲弘濟艱難。不北面而執臣節，乃私相樹建，肆行威福，凡在人臣，誰不憤嘆！此直錢鳳不良之心聞於遠近，自知無地，遂唱奸逆。至如鄧伯山、周道和恒有好情，往來人士咸皆明之，方欲委任，與共戮力，非徒無慮而已也。

哥哥此舉，料想能够像大將軍當年的事情一樣嗎？當年奸佞臣子擾亂朝政，人人心懷不安，像我王導這種人，心裏還想着出去濟助。現在却不是這樣。大將軍前來屯駐在于湖，漸漸地失去了人心，君子感到恐懼，百姓疲勞困苦。臨終的時候，把重任交給安期，安期斷奶還没有幾天，又没有威望，就可以沿襲宰相的踪迹嗎？自從開天闢地以來，可曾有小孩子當宰相的嗎？各個長着耳朵的人都是認爲禪代這種事，不是人臣的事情。先帝復興帝業，仁愛遺留在人間。聖主聰明，恩德沾潤朝野，希望和賢哲的人廣泛解脱時世的艱難。不向皇上執持臣子的禮節，却私自互相樹植，肆意作威作福，凡是做人臣的，誰不憤慨嘆息！這衹不過是錢鳳的不良用心被遠近的人們所知悉，自知無地自容，於是倡議作亂。至於像鄧伯山、周道和一直都待人情意深厚，往來人士全都明瞭，正想委以重任，和他們同心合力，不衹是没有憂慮而已。

導門户小大受國厚恩，兄弟

王導我全家深受國家厚恩，兄弟顯赫光

顯寵，可謂隆矣。導雖不武，情在寧國。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爲六軍之首，寧忠臣而死，不無賴而生矣。但恨大將軍桓文之勳不遂，而兄一旦爲逆節之臣，負先人平素之志，既没之日，何顔見諸父於黄泉，謁先帝於地下邪？執省來告，爲兄羞之，且悲且慚。願速建大計，惟取錢鳳一人，使天下獲安，家國有福，故是竹素之事，非惟免禍而已。

夫福如反手，用之即是。導所統六軍，石頭萬五千人，宫内後苑二萬人，護軍屯金城六千人，劉遐已至，征北昨已濟江萬五千人。以天子之威，文武畢力，豈可當乎！事猶可追，兄早思之。大兵一奮，導以爲灼炟也。

含不答。

帝遣中軍司馬曹渾等擊含于越城，含軍敗，敦聞，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户衰矣！兄弟才兼文武者，世將、處季皆早死，今世事去矣。"語參軍吕寶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卧。

鳳等至京師，屯于水南。帝親率六軍以禦鳳，頻戰破之。敦謂羊鑒及子應曰："我亡後，應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乃營葬事。"初，敦始病，夢白犬自天而下嚙之，又見刁協乘軺車導從，瞋目令左右執之。俄而敦死，時年五十九。應秘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于廳事中，與諸葛瑶等恒縱酒淫樂。

沈充自吴率衆萬餘人至，與含等合。充司馬顧颺説充曰："今舉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喉，情離衆沮，鋒摧勢

寵，可以説是隆盛了。王導我雖然不勇武，但是立志要安定國家。今天的事情，我公開地做六軍的統領，寧做忠臣而死，不做奸人而生。衹恨没有建立大將軍桓文那樣的功勛，哥哥一旦做了叛逆的臣子，違背先人平素的志向，去世的時候，有什麽面目在黄泉之下見到各位叔父，在地下拜謁先帝呢？執省前來告知，爲哥哥感到羞耻，又悲傷又慚愧。希望趕緊籌劃大計，衹拿錢鳳一個人，使天下獲得安定，家國有福，固然是名垂青史的大事，不僅僅是免除禍患而已。

福氣輕而易舉可以得到，使用這個辦法就是。王導我所統率的六軍中，石頭城一萬五千人，宫内後苑二萬人，護軍屯駐金城六千人，劉遐已經到來，征北昨天已經率一萬五千人渡江。憑着天子的聲威，文武百官竭盡全力，難道能够抵擋嗎！事情還可以挽回，哥哥及早考慮這件事。大兵一奮起，王導心中感到焦灼憂慮。

王含不回答。

皇帝派遣中軍司馬曹渾等人在越城攻打王含，王含的軍隊被打敗，王敦得知後，生氣地説："我哥哥簡直是個老奴婢，門户要衰敗了！兄弟中文武兼備的，世將、處季都早死，現在大事不好了。"他對參軍吕寶説："我將要盡力去做了。"於是吃力坐起來，因爲困乏又躺下去了。

錢鳳等人到達京師，屯駐在河水南邊。皇帝親自率領六軍抵禦錢鳳，經過多次的戰鬥擊破了他。王敦對羊鑒和兒子王應説："我死後，王應馬上即位，先設置朝廷百官，然後再安排喪葬事宜。"起初，王敦剛剛患病時，夢見白狗從天上降下來撲咬他，又看見刁協乘坐軺車做導從，瞪着眼睛命令侍從捉拿他。没過多久王敦死，死時五十九歲。王應保密不發喪，用席子包起尸體，外面塗了一層蠟，埋在廳事中，和諸葛瑶等人常常縱酒淫樂。

沈充從吴率領一萬多軍隊到來，和王含等會合。沈充的司馬顧颺勸説沈充道："現在圖舉大事，但是天子已經扼住我們的咽喉，人心離散，

挫，持疑猶豫，必致禍敗。今若决破柵塘，因湖水灌京邑，肆舟艦之勢，極水軍之用，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上策也。藉初至之鋭，并東南衆軍之力，十道俱進，衆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爲福，因敗爲成，召錢鳳計事，因斬之以降，下策也。”充不能用，颺逃歸於吴。含復率衆渡淮，蘇峻等逆擊，大敗之，充亦燒營而退。

士氣低落，鋒芒被毁，氣勢受挫，這時候遲疑猶豫，一定招致禍敗。如果决破柵塘，憑藉湖水淹灌京邑，擺開戰船的陣勢，極盡水軍的作用，這正所謂不用交戰就使敵人屈服，這是上策。憑藉軍隊剛到達時的鋭氣，會合東南各路軍馬的力量，十路并進，我軍力量優於對方一倍，按道理必然摧陷他們，這是中策。轉禍爲福，憑藉敗勢求取成功，把錢鳳召來商議大事，趁機殺了他再去投降，這是下策。”沈充不能采用，顧颺逃回吴地。王含再次率領軍隊横渡淮水，蘇峻等人迎擊，大敗王含，沈充也燒毁營寨後撤。

既而周光斬錢鳳，吴儒斬沈充，并傳首京師。有司議曰：“王敦滔天作逆，有無君之心，宜依崔杼、王淩故事，剖棺戮尸，以彰元惡。”於是發瘞出尸，焚其衣冠，跽而刑之。敦、充首同日懸于南桁，觀者莫不稱慶。敦首既懸，莫敢收葬者。尚書令郗鑒言於帝曰：“昔王莽漆頭以�татку車，董卓然腹以照市，王淩儭土，徐馥焚首。前朝誅楊駿等，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殯。然《春秋》許齊襄之葬紀侯，魏武義王修之哭袁譚。由斯言之，王誅加於上，私義行於下。臣以爲可聽私葬，於義爲弘。”詔許之，於是敦家收葬焉。含父子乘單船奔荆州刺史王舒，舒使人沈之于江，餘黨悉平。

不久周光殺死錢鳳，吴儒殺了沈充，都把首級送往京師。有關官員商議説：“王敦作亂，罪大滔天，有渺視君主的心志，應當依照崔杼、王淩的舊事，開棺斬戮尸體，用以彰明首惡。”於是挖掘墳墓取出王敦的尸體，焚燒他的衣帽，讓他跪着給他行了刑。王敦、沈充的首級同一天懸挂在南桁，觀看的人没有不慶賀的。王敦的首級懸挂示衆後，没有人敢收去安葬。尚書令郗鑒對皇帝説：“從前王莽塗黑腦袋去阻礙車子，董卓腹部被點燈照亮了市肆，王淩被埋進土裏，徐馥被焚燒腦袋。前朝誅殺楊駿等人，都是先由官府處死，然後聽任他親近的人給殯葬。因此《春秋》贊許齊襄安葬紀侯，魏武認爲王修哀哭袁譚合乎義。由此説來，君王的誅罰在上面施加，私人的義舉在下面進行。臣下認爲可以聽任他們私葬，這對於節義可算是弘揚。”皇帝下詔同意，於是王敦的家屬收葬了他。王含父子倆乘坐一條小船投奔荆州刺史王舒，王舒派人把他們沉入江中，其餘的黨羽全部平定。

敦眉目疏朗，性簡脱，有鑒裁，學通《左氏》，口不言財利，尤好清談，時人莫知，惟族兄戎異之。經略指麾，千里之外肅然，而麾下擾而不能整。武帝嘗召時賢共言伎藝之事，人人皆有所説，惟敦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擊鼓，因振袖揚枹，音節諧韵，神氣自得，傍若無人，舉坐嘆其雄爽。石崇以奢豪矜物，厠上常

王敦眉目疏朗，性情簡脱，有鑒識裁定的才能，他的學識通曉《左氏傳》，言談從不涉及錢財利益，尤其喜歡清談，當時的人們都不瞭解他，衹有族兄王戎對他感到驚異。他治理和指揮軍隊，千里之外都能安定平静，軍紀嚴肅，但是身邊的部下却紛亂不能整肅。武帝曾經召集時賢共同談論伎藝的事情，人人都有自己喜歡的，惟獨王敦没有什麽關心的，神色顯得很是厭惡。他自己説懂得擊鼓，接着揮起袖子舞動擊鼓槌，鼓

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沈香汁，有如厠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脱衣，而敦脱故著新，意色無怍。群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於色，體爲之弊，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并放之，時人嘆異焉。

聲音節與韵律諧和，神氣自得，旁若無人，滿座的人都嘆服他雄武豪爽。石崇因自己的豪奢而傲視别人，厠所裏常常有十多個婢女列隊伺候，她們都有姿色，備置有甲煎粉、沉香汁，有上厠所的，都更换了新衣服出來。客人大多羞於脱衣服，但是王敦脱掉原來的衣服换上新衣服的時候，神色没有絲毫的羞慚。婢女們互相交談道："這個客人必然能作賊人。"王敦又曾經沉迷女色，身體因此而受損害，侍從們規諫他，王敦説："這太容易了。"於是打開後閤，把數十個婢妾都趕出去放了，當時的人們都對他感到驚嘆詫異。

## 沈充

沈充字士居。少好兵書，頗以雄豪聞於鄉里。敦引爲參軍，充因薦同郡錢鳳。鳳字世儀，敦以爲鎧曹參軍，數得進見。知敦有不臣之心，因進邪説，遂相朋構，專弄威權，言成禍福。遭父喪，外托還葬，而密爲敦使，與充交構。

沈充字士居。年少時喜歡讀兵書，很是因爲雄武豪放而聞名鄉里。王敦任用他做參軍，沈充於是推薦同郡人錢鳳。錢鳳字世儀，王敦讓他做鎧曹參軍，多次得到進見。錢鳳知道王敦有不臣之心，乘機獻進邪説，於是就互相勾結，專擅大權，出言就能决定别人的禍福。遭逢父喪，表面上假托回家葬父，却秘密作爲王敦的使者，和沈充勾結。

初，敦參軍熊甫見敦委任鳳，將有異圖，因酒酣謂敦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佞倖在位，鮮不敗業。"敦作色曰："小人阿誰？"甫無懼容，因此告歸。臨與敦别，因歌曰："徂風飆起蓋山陵，氛霧蔽日玉石焚。往事既去可長嘆，念别惆悵復會難。"敦知其諷己而不納。

當初，王敦的參軍熊甫看到王敦信任錢鳳，將要有不軌的圖謀，就乘着酒酣對王敦説："開建國家承繼家業，不任用小人，如果佞幸在位，很少有不敗壞基業的。"王敦憤怒地説："小人是誰？"熊甫没有絲毫懼怕的神色，接着告辭回家。快要和王敦分手，於是唱道："徂風疾速飈起覆蓋山陵，氛霧遮蔽太陽玉石俱焚。往事已經遠去真讓人長嘆，想到分别心中惆悵再也難以相會。"王敦知道他諷諭自己，但是不能采納他的話。

明帝將伐敦，遣其鄉人沈禎諭充，許以爲司空。充謂禎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幣厚言甘，古人所畏。且丈夫共事，終始當同，寧可中道改易，人誰容我！"禎曰："不然。舍忠與順，未有不亡者也。大將軍阻兵不朝，爵賞自己，五尺之童知其異志。今此之舉，將行篡弑耳，豈同於往年乎？是以疆埸諸將莫不歸赴

明帝將要攻伐王敦，派沈充的同鄉沈禎去諷諭沈充，答應讓沈充做司空。沈充對沈禎説："三司具瞻的重位，哪裏是我所能擔當的！禮物豐厚話語甘甜，連古人都害怕。況且大丈夫共事，應當同始共終，怎麽能够中途改變，誰還能容忍我呢！"沈禎説："不是這樣。捨棄了忠和順，没有不滅亡的。大將軍擁兵不朝見皇帝，自行拿爵禄賞賜人，連五尺的孩童都知道他的野心。現在的這個舉動，不過是準備進行篡弑而

本朝，内外之士咸願致死，正以移國易主，義不北面以事之也，奈何協同逆圖，當不義之責乎！朝廷坦誠，禎所知也。賊之黨類，猶宥其罪，與之更始，况見機而作邪！"充不納。率兵臨發，謂其妻子曰："男兒不豎豹尾，終不還也。"及敗歸吴興，亡失道，誤入其故將吴儒家。儒誘充内重壁中，因笑謂充曰："三千户侯也。"充曰："封侯不足貪也。爾以大義存我，我宗族必厚報汝。若必殺我，汝族滅矣。"儒遂殺之。充子勁竟滅吴氏。勁見《忠義傳》。

已，豈能和往年一樣呢？所以邊疆上的將領們無不歸赴本朝，朝廷内外的人士全都願意爲國捐軀，正因爲國家江山要改變，道義上不能臣服大將軍的緣故，你爲什麽要協同他圖謀篡逆，承當不義的罪責呢！朝廷的坦誠，是我沈禎所知道的。逆賊的同黨，還要寬宥他們的罪過，和他們重新開始生活，何况見機行事的呢！"沈充不采納。將要率兵出發時，沈充對他的妻子兒女説："男兒不建起將帥的豹尾旗，永遠不回來。"到了失敗逃回吴興，迷了路，誤入他原來的將領吴儒家裏。吴儒把沈充誘進夾墻中，接着笑對沈充説："三千户侯的封賜到手了。"沈充説："封侯不值得貪圖。你講大義讓我活命，我的宗族一定會重重地報答你。你如果一定要殺我，你的宗族就要滅亡了。"吴儒到底殺了沈充。沈充的兒子沈勁終於滅亡了吴氏。沈勁見於《忠義傳》。

史臣曰：琅邪之初鎮建鄴，龍德猶潛，雖當璧膺圖預定於冥兆，豐功厚利未被於黎氓。王敦歷官中朝，威名夙著，作牧淮海，望實逾隆，遂能托魚水之深期，定金蘭之密契，弼成王度，光佐中興，卜世延百二之期，論都創三分之業，此功固不細也。既而負勋高而圖非望，恃勢逼而肆驕陵。釁隙起自刁劉，禍難成於錢沈。興晋陽之甲，纏象魏之兵。蜂目既露，豺聲又發，擅竊國命，殺害忠良，遂欲篡盗乘輿，逼遷龜鼎。賴嗣君英略，晋祚靈長，諸侯釋位，股肱戮力，用能運兹廟算，殄彼凶徒，克固鴻圖，載清天步者矣。

史臣曰：琅邪王開始鎮守建鄴時，帝王之德還不明顯，雖然在冥冥之中預定了將要立爲國君的徵兆，豐功厚利還没有被加到百姓身上。王敦在朝中歷任官職，威名早就顯赫，在淮海做州牧，名聲與事實都更加隆盛，於是能够憑藉君臣相得的深深期許，定下了互相投合的親密契約，輔弼成帝王的政教，多方面輔佐中興，國運延長了一百二十年，論述建都創建了三分天下的功業，這功勞固然不小。不久以後他自負功高而圖謀非分的願望，依仗勢力强大而肆意欺凌别人。怨仇因爲刁協、劉隗而引起，禍難因爲錢鳳、沈充而造成。興起晋陽的兵甲，攪擾朝廷的軍隊。蜂目既顯露，豺聲又發出，專擅和竊取國事大權，殺害忠良，竟然想篡奪盗取帝位，脅迫更换君主。靠着繼位君主的英略，晋室的國祚廣延綿長，諸侯輔佐朝政，朝廷重臣合力同心，因此能够用運籌的能力制定出克敵的謀略，消滅那些凶惡的人，能穩定地大展鴻圖，澄清國運了。

## 桓温

桓温字元子，宣城太守彝之子也。生未期而太原温嶠見之，曰：

桓温字元子，是宣城太守桓彝的兒子。桓温還没滿周歲的時候，太原人温嶠看到他，説道：

"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彝以嶠所賞，故遂名之曰温。嶠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彝爲韓晃所害，涇令江播豫焉。温時年十五，枕戈泣血，志在復仇。至年十八，會播已終，子彪兄弟三人居喪，置刃杖中，以爲温備。温詭稱吊賓，得進，刃彪於廬中，并追二弟殺之，時人稱焉。

"這孩子有奇骨，可以讓他哭幾聲試試看。"到聽到他的聲音後，説："真是英才胚子啊！"桓彝因爲兒子得到温嶠賞識，所以給他取名叫温。温嶠笑着説："果真如此，以後他將要讓我改姓了。"桓彝被韓晃害死，涇令江播參與了這件事。桓温當時十五歲，枕戈泣血，立志復仇。到十八歲那年，適逢江播已經去世，江播的兒子江彪兄弟三人在守喪期間，把刀子放置在手杖中，用來防備桓温。桓温假稱是吊喪的賓客，得以進入，就在倚廬中殺了江彪，并追上他的兩個弟弟一同殺了，當時的人都稱賞桓温。

温豪爽有風概，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沛國劉惔善，惔嘗稱之曰："温眼如紫石棱，鬚作猬毛磔，孫仲謀、晋宣王之流亞也。"選尚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襲爵萬寧男，除琅邪太守，累遷徐州刺史。

桓温豪爽有風采氣概，外貌很魁偉，臉上有七星。他年輕時和沛國人劉惔友善，劉惔曾經稱贊他説："桓温眼睛像紫石棱，鬚毛像濃密的猬毛向外張開，是孫仲謀、晋宣王一類的人物。"被選娶了南康長公主，任駙馬都尉，承襲萬寧男爵位，任琅邪太守，多次升遷做到徐州刺史。

温與庾翼友善，恒相期以寧濟之事。翼嘗薦温於成帝曰："桓温少有雄略，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婿畜之，宜委以方召之任，托其弘濟艱難之勋。"翼卒，以温爲都督荆梁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荆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假節。

桓温和庾翼友好，常常用寧民濟世的事情互相共勉。庾翼曾經向成帝舉薦桓温説："桓温年少時就有雄略，希望陛下不要像對常人一樣對待他，不要像養普通女婿一樣畜養他，應該像周宣王委任方叔與召虎一樣把國家重臣的職務交給他，委托給他廣泛地匡濟艱難的重任。"庾翼死後，任命桓温爲都督荆梁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荆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假節。

時李勢微弱，温志在立勋于蜀，永和二年，率衆西伐。時康獻太后臨朝，温將發，上疏而行。朝廷以蜀險遠，而温兵寡少，深入敵場，甚以爲憂。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行相去二丈。温見之，謂"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及軍次彭模，乃命參軍周楚、孫盛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勢使其叔父福及從兄權等攻彭模，楚等禦之，福退走。温又擊權等，三戰三捷，賊衆散，自間道歸成都。勢於是悉衆與温戰于笮橋，參軍龔護戰没，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

當時李勢微弱，桓温有志在蜀地立功，永和二年，率領軍隊攻伐西方。當時康獻太后臨朝聽政，桓温在將要發兵時，上疏後就動身了。朝廷認爲蜀地險阻遥遠，而桓温軍隊人少，深入敵人的地區，很爲他感到憂慮。當初，諸葛亮在魚復平沙上建造八陣圖，把石頭壘成八行，每行相距二丈。桓温看到後，説"這是常山蛇勢"。文武官員没有能懂得的。到了軍隊到達彭模以後，就命令參軍周楚、孫盛守衛輜重，自己率領步兵直指成都。李勢派他的叔父李福以及堂兄李權等人攻打彭模，周楚等人抵禦，李福後退逃跑。桓温又攻擊李權等人，三戰三勝，反賊的軍隊潰散，從小路逃回成都。李勢於是率領全部軍隊在笮橋和桓温交戰，參軍龔護戰死，士兵害怕，想後

鼓，於是攻之，勢衆大潰。温乘勝直進，焚其小城，勢遂夜遁九十里，至晋壽葭萌城，其將鄧嵩、昝堅勸勢降，乃面縛輿櫬請命。温解縛焚櫬，送于京師。温停蜀三旬，舉賢旌善，僞尚書僕射王誓、中書監王瑜、鎮東將軍鄧定、散騎常侍常璩等，皆蜀之良也，并以爲參軍，百姓咸悦。軍未旋而王誓、鄧定、隗文等反，温復討平之。振旅還江陵，進位征西大將軍、開府，封臨賀郡公。

退，但是擊鼓的官吏誤擊了進攻的戰鼓，於是進攻，李勢的軍隊大崩潰。桓温乘勝直進，焚燒了敵人的小城，李勢於是連夜逃跑九十里，到了晋壽葭萌城，李勢的將領鄧嵩、昝堅勸説李勢投降，李勢就反綁雙手，跟在棺材後面前來請命。桓温解開李勢的繩索，焚燒了棺材，把他送到京師。桓温在蜀地停留了三十天，選拔和表彰賢善的人，僞尚書僕射王誓、中書監王瑜、鎮東將軍鄧定、散騎常侍常璩等人，都是蜀地的賢良，桓温全都讓他們做參軍，老百姓全都很高興。軍隊還没有返回而王誓、鄧定、隗文等人反叛，桓温又一次討伐平定了他們。整頓部隊回江陵，官職進升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封臨賀郡公。

及石季龍死，温欲率衆北征，先上疏求朝廷議水陸之宜，久不報。時知朝廷杖殷浩等以抗己，温甚忿之，然素知浩，弗之憚也。以國無他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迹，亦相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殆不爲國家用。聲言北伐，拜表便行，順流而下，行達武昌，衆四五萬。殷浩慮爲温所廢，將謀避之，又欲以騶虞幡住温軍，内外噂喈，人情震駭。簡文帝時爲撫軍，與温書明社稷大計，疑惑所由。温即迴軍還鎮，上疏曰：

到了石季龍死後，桓温打算率領軍隊北征，先上疏請求朝廷商議水路陸路進軍事宜，久久没有回覆。當時知道朝廷是依仗殷浩等人跟自己對抗，桓温很是憤怒，但是他素來瞭解殷浩，并不忌憚他。由於國家没有其他事件，所以能够相持多年，即使有君主臣子的表面行爲，也衹是互相維係關係而已，八州軍隊財産，差不多全都不交給國家使用。桓温聲言要北伐，上了奏章馬上就出發，順流而下，一直到達武昌，軍隊有四五萬。殷浩擔心被桓温廢黜，準備謀劃迴避他，又想用騶虞幡止住桓温的軍隊，朝廷内外議論紛紛，人心震駭。簡文帝當時任撫軍，寫信給桓温闡明國家大計，疑惑的原因。桓温馬上把軍隊撤回鎮守地，上疏説：

> 臣近親率所統，欲北歸趙魏，軍次武昌，獲撫軍大將軍、會稽王昱書，説風塵紛紜，妄生疑惑，辭旨危急，憂及社稷。省之惋愕，不解所由，形影相顧，隕越無地。臣以暗蔽，忝荷重任，雖才非其人，職在静亂。寇仇不滅，國耻未雪，幸因開泰之期，遇可乘之會，匹夫有志，猶懷憤慨，臣亦何心，坐觀其弊！故荷戈驅馳，不遑寧處，前後表陳，于今歷年矣。

> 微臣近日親自率領自己的部下，打算往北掃平趙、魏，軍隊駐扎在武昌，接到撫軍大將軍、會稽王司馬昱的信，告知衆人議論紛紜，妄自生出疑惑，文辭的意思很是危急，憂慮到朝廷國家的安危。微臣看了信後悵嘆驚詫，不明白是什麽原因，形影相對，觸犯死罪無地自容。微臣憑着昏昧無知，慚愧地擔當重任，雖然我没有這才幹，但是我的職責是平定叛亂。敵寇不消滅，國耻還没有洗雪，有幸乘着亨通安泰的期遇，遇上了可乘之機，匹夫如果有志，還會懷有憤慨之情，微臣又有什麽用心，坐觀國家的凋敝

丹誠坦然，公私所察，有何纖介，容此嫌忌？豈醜正之徒心懷怵惕，操弄虛説，以惑朝聽？

呢！所以微臣操着武器奔波，來不及安定地生活，前後上的表奏，到現在已經過了一年了。微臣赤誠的心坦坦蕩蕩，這是大家都詳察的，有什麽細微嫌隙，能容這種猜忌？難道不是嫉害正直的人心懷驚懼，散布謠言，用來迷惑朝廷視聽嗎？

昔樂毅竭誠，垂涕流奔；霍光盡忠，上官告變。讒説殄行，奸邪亂德，及歷代之常患，存亡之所由也。今主上富於陽秋，陛下以聖淑臨朝，恭己委任，責成群下，方寄會通於群才，布德信於遐荒。况臣世蒙殊恩，服事三朝，身非羈旅之賓，迹無韓彭之釁，而反間起於胸心，交亂過於四國，此古賢所以嘆息於既往，而臣亦大懼於當年也。今寇賊冰消，大事垂定，晋之遺黎鶴立南望，赴義之衆慷慨即路，元凶之命懸在漏刻，而横議妄生，成此貝錦，使垂滅之賊復獲蘇息，所以痛心絶氣，悲慨彌深。臣雖所存者公，所務者國；然外難未弭，而内弊交興，則臣本心陳力之志也。

從前樂毅竭盡忠誠，流着眼淚奔走；霍光竭盡忠誠，上官告發他變亂。讒言滅絶善行，奸邪擾亂德行，是歷代一貫的禍患，亡國的因由。現在主上年富力强，陛下用聖善當朝執掌國政，謙恭地委任群臣，督責大臣們完成任務，正把隨事處理的權力交給群才，在偏遠的地方播揚恩德仁信。何況微臣家中世代蒙受特殊的恩寵，服事了三朝，自己不是寄居的賓客，所作所爲没有韓彭的怨仇，却會在心胸中生出反間的想法，作亂超過了四方鄰國，這是古代賢人過去就曾經慨嘆，微臣在這些年也感到恐懼的原因。現在寇賊將被消滅，大事將要平定，晋室的遺民伸長脖子向南方企望，赴義的人們慷慨上路，元凶的性命頃刻間就要完蛋，但是風言風語肆意地生出，編造出這種讒言，使將要滅亡的賊寇又得到休養生息，真是讓人痛心絶氣，更加悲憤慷慨。微臣雖然一心爲公，努力爲國家奔波；但是在外難還没有弭息的時候，内弊又交互興起，那麽這是微臣本心效力的志向了。

進位太尉，固讓不拜。

進升桓温爲太尉，桓温堅决推辭不擔任。

時殷浩至洛陽修復園陵，經涉數年，屢戰屢敗，器械都盡。温復進督司州，因朝野之怨，乃奏廢浩，自此内外大權一歸温矣。温遂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自淅川以征關中，命梁州刺史司馬勳出子午道。别軍攻上洛，獲苻健荆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健又遣子生、弟雄衆數萬屯嶢柳、愁思堆以距温，遂大戰，生親自陷陣，殺温將應誕、劉泓，死傷千數。温軍

當時殷浩到洛陽修復園陵，前後經歷了數年，屢戰屢敗，作戰軍械物資全都用完了。桓温又進升督掌司州，乘着朝野對殷浩的怨氣，就上奏表廢黜殷浩，從此朝廷内外大權全都歸入桓温手中。桓温於是就統率四萬步兵騎兵從江陵出發，水軍從襄陽進入均口，到達南鄉，步兵從淅川出發去征討關中，命令梁州刺史司馬勳領兵出子午道。另一軍進攻上洛，俘獲苻健的荆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攻陷了。苻健又派兒子苻生、弟弟苻雄的數萬軍隊屯駐嶢柳、愁思堆抵抗桓温，於是大戰，苻生親自衝鋒陷陣，殺死桓温的

力戰，生衆乃散。雄又與將軍桓冲戰白鹿原，又爲冲所破。雄遂馳襲司馬勳，勳退次女媧堡。温進至霸上，健以五千人深溝自固，居人皆安堵復業，持牛酒迎温於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初，温恃麥熟，取以爲軍資，而健芟苗清野，軍糧不屬，收三千餘口而還。帝使侍中黄門勞温于襄陽。

將領應誕、劉泓，殺死殺傷士兵數以千計。桓温的軍隊極力奮戰，苻生的軍隊纔潰散了。苻雄又和將軍桓冲在白鹿原交戰，又被桓冲擊破。苻雄於是飛馳去襲擊司馬勳，司馬勳退守女媧堡。桓温前進到了霸上，苻健用五千人挖深溝壑固守，居民們都安居恢復常業，十有八九帶着牛和酒在路上歡迎桓温，耆老們感動得哭泣着説："没想到今天又能見到官軍！"當初，桓温仗着麥子成熟，割取來做軍隊的資給，但是苻健割掉麥子，轉移了人口物資，桓温的軍糧接濟不上，俘獲三千多口人回來了。皇帝派侍中黄門到襄陽慰勞桓温。

初，温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有以其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是征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伎女也，一見温，便潸然而泣。温問其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温大悦，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温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

當初，桓温認爲自己的雄姿風度是宣帝、劉琨一類的人物，有拿他和王敦相比擬的，他心中很是不平。到了這次征戰回來，在北方得到一個手巧的老婢女，細問之下，原來是劉琨當年的伎女，一見到桓温，就流淚哭泣。桓温問她是什麽原因，回答："您和劉司空很相像。"桓温非常高興，出外穿戴好衣服帽子，又把婢女叫來詢問。婢女説："臉面很像，可惜有些薄相；眼睛很像，可惜小了些；鬚毛很像，可惜紅了些；身形很像，可惜矮了些；聲音很像，可惜嫩了些。"桓温於是脱下衣帽，昏昏欲睡，有好幾天不高興。

母孔氏卒，上疏解職，欲送葬宛陵，詔不許。贈臨賀太夫人印綬，謚曰敬，遣侍中吊祭，謁者監護喪事，旬月之中，使者八至，軺軒相望於道。温葬畢視事，欲修復園陵，移都洛陽，表疏十餘上，不許。進温征討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諸軍事，委以專征之任。

桓温的母親孔氏去世，上疏解職，想送葬到宛陵，皇帝下詔不允許。贈孔氏臨賀太夫人印綬，謚號叫敬，派侍中去吊祭，派謁者去監護喪事，一個月之中，皇帝的使者八次到來，路上的軺軒相連不斷。桓温安葬母親後就處理政事，打算修復園陵，把京都移到洛陽，表疏上了十多次，皇帝不准許。進升桓温爲征討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諸軍事，把專征的重任托付給他。

温遣督護高武據魯陽，輔國將軍戴施屯河上，勒舟師以逼許洛，以譙梁水道既通，請徐豫兵乘淮泗入河。温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爲琅邪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涕。於是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

桓温派督護高武占據魯陽，輔國將軍戴施屯駐在河上，統率水軍進逼許洛，因爲譙梁的水路已經通暢，就要求徐豫二州的軍隊通過淮水泗水進入黄河。桓温從江陵開始北伐，路過金城，看到年少時做琅邪刺史時栽種的柳樹都已經有十圍大了，感慨地説："樹木尚且長成了這麽大，人又怎麽得了！"他折下樹枝拿着柳條，淚流滿面。於是跨過淮水泗水，踏上了北方的土

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謂四座曰："頗聞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啖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荊州，以享軍士。"意以况宏，坐中皆失色。師次伊水，姚襄屯水北，距水而戰。溫結陣而前，親被甲督弟沖及諸將奮擊，襄大敗，自相殺死者數千人，越北芒而西走，追之不及，遂奔平陽。溫屯故太極殿前，徙入金墉城，謁先帝諸陵，陵被侵毀者皆繕復之，兼置陵令。遂旋軍，執降賊周成以歸，遷降人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遣西陽太守滕畯出黄城，討蠻賊文盧等，又遣江夏相劉岵、義陽太守胡驥討妖賊李弘，皆破之，傳首京都。溫還軍之後，司、豫、青、兖復陷于賊。升平中，改封南郡公，降臨賀爲縣公，以封其次子濟。

地，和各個僚屬們登上平乘樓，遠望中原，憤慨地說："竟然使神州陸沉，成爲百年丘墟，王夷甫等人不能不擔當罪責！"袁宏說："期運有興旺有衰敗，怎麼一定要説成那幾個人的罪過呢！"桓溫臉色嚴厲，對四周的人說："我略微地聽説劉景升有頭千斤重的大牛，吃的草是普通牛的十倍，但是在負重走遠路的時候，竟然不如一頭病弱的母牛，魏武帝進入荊州後，把它殺掉犒勞士兵。"他的意思是用這牛來比擬袁宏，在座的人都大驚失色。軍隊駐扎在伊水，姚襄軍屯駐在伊水北岸，兩軍隔河戰鬥。桓溫擺好陣勢前進，親自披上鎧甲率領弟弟桓沖以及各將領們奮擊，姚襄大敗，自相殺死的有數千人，越過北芒往西逃跑，桓溫追擊没追上，姚襄終於逃到平陽。桓溫屯駐在原來的太極殿前，遷進金墉城，拜謁先帝的各陵墓，被侵毀的陵墓全都修整恢復，又設置陵令。接着收兵，抓獲降賊周成回來，把三千多家降服的人遷徙到江、漢之間。派西陽太守滕畯率兵出黄城，討伐蠻賊文盧等人，又派江夏相劉岵、義陽太守胡驥討伐妖賊李弘，全都擊敗了他們，把他們的首級送到京都。桓溫軍隊撤回之後，司、豫、青、兖四州又陷落在賊人手中。升平年間，改封桓溫爲南郡公，把臨賀降爲縣公，用來封桓溫的次子桓濟。

隆和初，寇逼河南，太守戴施出奔，冠軍將軍陳祐告急，溫使竟陵太守鄧遐率三千人助祐，并欲還都洛陽，上疏曰：

> 巴蜀既平，逆胡消滅，時來之會既至，休泰之慶顯著。而人事乖違，屢喪王略，復使二賊雙起，海内崩裂，河洛蕭條，山陵危逼，所以遐邇悲惶，痛心於既往者也。伏惟陛下稟乾坤自然之姿，挺羲皇玄朗之德，鳳栖外藩，龍飛皇極，時務陵替，備徹天聽，人之情僞，盡知之矣。是以九域宅心，幽遐企踵，思佇雲羅，混網四裔。誠宜遠圖廟

隆和初年，賊寇逼近河南，太守戴施出城逃跑，冠軍將軍陳祐告急，桓溫派竟陵太守鄧遐率領三千人援助陳祐，并打算把京都遷回洛陽，上疏説道：

> 巴蜀已經平定，逆胡已經消滅，時運來臨的時刻已經到來，吉祥的福慶顯現了。但是人事乖違，多次斷送了帝王的謀略，又讓兩個逆賊雙雙興起，海内分崩離析，河洛地區蕭條，山岳危急，這正是遠近的人們悲傷惶急，痛心往事的原因。希望陛下稟承乾坤自然的資質，發揚羲皇高潔的品德，統治外藩，使皇室興旺發達，此時綱紀廢弛，充滿了天廳，人情的真假，全都已經清楚了。因此九州歸心，僻遠的人殷切地盼望，期盼大軍統一四方。實在應該長遠籌劃克敵

算，大存經略，光復舊京，疆理華夏，使惠風陽澤洽被八表，霜威寒飆陵振無外，豈不允應靈休，天人齊契！今江河悠闊，風馬殊邈，故向義之徒覆亡相尋，而建節之士猶繼踵無悔。況辰極既迴，衆星斯仰，本源既運，枝派自遷；則晉之餘黎欣皇德之攸憑，群凶妖逆知滅亡之無日，騁思順之心，鼓雷霆之勢，則二豎之命不誅而自絶矣。故員通貴於無滯，明哲尚於應機，砎如石焉，所以成務。若乃海運既徙，而鵬翼不舉，永結根於南垂，廢神州於龍漠，令五尺之童掩口而嘆息。

夫先王經始，玄聖宅心，畫爲九州，制爲九服，貴中區而内諸夏，誠以晷度自中，霜露惟均，冠冕萬國，朝宗四海故也。自强胡陵暴，中華蕩覆，狼狽失據，權幸揚越，蠖屈以待龍伸之會，潛蟠以俟風雲之期，蓋屯圮所鍾，非理勝而然也。而喪亂緬邈，五十餘載，先舊徂没，後來童幼，班荆輟音，積習成俗，遂望絶於本邦，宴安於所托。眷言悼之，不覺悲嘆！臣雖庸劣，才不周務，然攝官承乏，屬當重任，願竭筋骨，宣力先鋒，翦除荆棘，驅諸豺狼。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資其舊業，反其土宇，勸農桑之務，盡三時之利，導之以義，齊之以禮，使文武兼宣，信順交暢，井邑既修，綱維粗舉。然後陛下建三辰之章，振旂旗之旌，冕旒錫鑾，朝服濟江，則宇

的謀略，廣泛籌劃經略，光復舊京都，治理華夏，使仁愛和恩澤廣博地覆被八方，肅殺之威和寒冷的大風侵凌所有的地區，豈不是應答神靈的福祐，天和人同心默契！現在江河廣闊，風馬遼遠，所以歸附正義的人們一個個死亡，但是建立節義的人士無悔地繼續前進。何況北極星既已運回，衆星就敬仰它，本源既已改動，支流自然變動；那麽晉室的餘民欣慰皇德可以憑藉，群凶妖逆知道自己很快就要滅亡，馳騁思慕歸順的心意，鼓起雷霆般的氣勢，那麽兩個豎賊的性命不用誅罰就自行斃絶了。圓通以没有淤滯爲貴，明哲以順應時機爲上，像石頭那麽堅實，這是成事的原因，如果海運已經移動，但是大鵬不展翅起飛，永遠在南方邊陲上扎根，把神州廢棄在塞外沙漠地區，讓五尺高的童子都掩口嘆息。

先王開始經營天下的時候，聖人存心，劃分天下爲九州，制定爲九服，尊崇中原地區容納諸夏，實在是因爲晷度自然準確，霜露均匀，統領萬國，使四海歸順的緣故。自從强盛的胡人欺凌壓迫，中華被毁敗，狼狽失據，權且幸臨揚越，退却隱忍等待王略施展的機會，蟠龍潛藏以等待局勢變動的期日，大概是艱難困苦所屯聚，并不是理當如此。但是死喪禍亂已遥遠，經過了五十多年，故舊已經去世，後來的小孩子們，相聚叙舊却無話可説，已經積習成俗，於是對原本的家園不抱期望，在暫時托身的地方享受安逸。回首追念，禁不住要悲傷嘆息！微臣雖然庸劣，才能又不能濟事，但是充數暫任了官職，恰巧遇上重任，希望能竭盡力量，致力打先鋒，剪除荆棘，驅除各處的豺狼。從永嘉之亂以來，流散到江東的人，請他們一律往北遷徙，用以充實河南，資助他們從事原來的職業，歸還他們的土地屋宅，讓他們努力從事農桑，儘可能利用春夏秋三季，用節義來引導他們，用禮法來治理他們，使得文武都

宙之內誰不幸甚!

舒暢，誠信順應都通達，城鄉整治好以後，綱紀大略完備。這樣以後陛下再建立三辰之章，舉起旌旗，穿戴冕旒錫鑾等朝服，横渡長江，那麽宇宙之内誰不幸運萬分!

夫人情昧安，難與圖始；非常之事，衆人所疑。伏願陛下决玄照之明，斷常均之外，責臣以興復之效，委臣以終濟之功。此事既就，此功既成，則陛下盛勛比隆前代，周宣之咏復興當年。如其不效，臣之罪也，褰裳赴鑊，其甘如薺。

人總是貪圖安逸，難和他們圖謀開創基業；不平常的事情，是大家都要疑惑的。希望陛下展開微妙鑒照事理的聖明，在常法之外決斷，用興復國家的功效來督責微臣，把最終成功的事托付給微臣。這件事情有成就以後，這個功績建成以後，那麽陛下的豐功偉績和前代一樣巨大，周宣王的咏嘆又在這一年響起。如果這次行動没有功效，這就是微臣的罪責了，即使提起衣裳走進鼎鑊裏，也像吃薺菜一樣甘甜。

詔曰：“在昔喪亂，忽涉五紀，戎狄肆暴，繼襲凶迹，眷言西顧，慨嘆盈懷！知欲躬率三軍，蕩滌氛穢，廓清中畿，光復舊京，非夫外身殉國，孰能若此者哉！諸所處分，委之高算。但河洛丘墟，所營者廣，經始之勤，致勞懷也。”於是改授并、司、冀三州，以交廣遼遠，罷都督，温表辭不受。又加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黄鉞。

皇帝下詔説：“從當年的喪亂算起，忽然間經過了六十年，戎狄肆虐，繼續沿襲凶暴的行爲，回首西望，滿胸慨嘆！知道你想親自率領三軍，蕩滌氛穢，廓清京都，光復舊京，如果不是那些獻身殉國的人，誰能像這個樣子呢！陳説的各種做法，實在很是高明。衹是河洛丘墟，所經營的地方廣闊，開始營建時的辛勤，極爲費心。”於是改授桓温爲并、司、冀三州牧，由於交州廣州遼遠，免去都督，桓温上表推辭不接受。又加授桓温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黄鉞。

温以既總督内外，不宜在遠，又上疏陳便宜七事：其一，朋黨雷同，私議沸騰，宜抑杜浮競，莫使能植。其二，户口凋寡，不當漢之一郡，宜并官省職，令久於其事。其三，機務不可停廢，常行文案宜爲限日。其四，宜明長幼之禮，獎忠公之吏。其五，褒貶賞罰，宜允其實。其六，宜述遵前典，敦明學業。其七，宜選建史官，以成晋書。有司皆奏行之。尋加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受鼓吹，餘皆辭。復率舟軍進合肥。加揚州牧、録尚書事，使侍中顔旄宣旨，召温入參朝政。温

桓温認爲既已總督内外，不宜到遠方，又上疏陳述應該辦理的七件大事：第一，朋黨隨聲附和，私下議論紛紛，應該制止争名奪利，不使它滋長下去。第二，户口凋零稀少，比不上漢朝的一個郡，應該并官省職，讓官吏們長久從事他的工作。第三，機要事務不可停止，常行的文案應該限定時間。第四，應該闡明長幼的禮儀，褒獎忠於公府的吏人。第五，褒貶賞罰，應該和事實相符。第六，應該遵循前代的典章，昭明學業。第七，應當選拔和設立史官，來撰修晋書。有關官員都上奏施行了。不久給桓温增加羽葆鼓吹，設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桓温接受鼓吹，其餘的都推辭了。桓温又率領水軍進駐合肥。皇帝加授桓温揚州牧、録尚書事，使侍中

上疏曰：

方攘除群凶，掃平禍亂，當竭天下智力，與衆共濟，而朝議咸疑，聖詔彌固，事異本圖，豈敢執遂！至於入參朝政，非所敢聞。臣違離宫省二十餘載，韓韝戎務，役勤思苦，若得解帶逍遥，鳴玉闕廷，參贊無爲之契，豫聞曲成之化，雖實不敏，豈不是願！但顧以江漢艱難，不同曩日，而益梁新平，寧州始服，懸兵漢川，戍禦彌廣，加强蠻盤互，勢處上流，江湖悠遠，當制命侯伯，自非望實重威，無以鎮御遐外。臣知捨此之艱危，敢背之而無怨，願奮臂投身造事中原者，實耻帝道皇居仄陋於東南，痛神華桑梓遂埋於戎狄。若憑宗廟之靈，則雲徹席卷，呼吸蕩清。如當假息游魂，則臣據河洛，親臨二寇，廣宣皇靈，襟帶秦趙，遠不五載，大事必定。

今臣昱以親賢贊國，光輔二世，即無煩以臣疏鈍，并間機務。且不有行者，誰捍牧圉？表裏相濟，實深實重。伏願陛下察臣所陳，兼訪内外，乞時還屯，撫寧方隅。

詔不許，復徵温。温至赭圻，詔又使尚書車灌止之，温遂城赭圻，固讓内録，遥領揚州牧。屬鮮卑攻洛陽，陳祐出奔，簡文帝時輔政，會温於洌洲，議征討事，温移鎮姑孰。會哀帝崩，事遂寢。

顏旄宣布詔書，召桓温入朝參理朝政。桓温上疏説：

正要鏟除群凶，掃平禍亂之際，應當竭盡天下的才智力量，和大家同舟共濟，但是朝廷中的議論全都猜疑，聖詔更加堅定，事情和本來的意圖不一樣了，哪裏還敢堅持到底！至於入朝參理國政，這不是我膽敢聽到的。微臣離開宫省已經二十多年，佩刀從戎，戰鬥生活艱苦，如果能够解下戎裝逍遥自在，在朝廷上行走鳴玉，參謀和協助無爲而治的契義，預先知道各種有成就的教化，雖然微臣實在不才，難道就不希望這樣嗎！衹是因爲江漢地區的艱難和往日大不相同，而且益梁二州剛剛平定，寧州剛剛歸服，孤軍深入漢川，守禦更加廣闊，加上强蠻相互交結，勢力處在上流，江湖悠遠，應敕命侯伯，如果不是名實相符威望高的人，無法鎮守這邊遠之地。微臣知道捨棄這一點的艱危，斗膽違背，心中没有怨恨，希望振臂投身致力中原的原因，實在是耻於帝道皇居仄陋地處在東南方，痛恨神華的家園竟然埋陷在戎狄手中。如果憑着宗廟的神靈，就會像雲撤席捲一樣，很快就能掃清敵人。如果要苟延殘喘，那麽微臣就占據河洛，親臨二寇那裏，廣泛宣播皇上威德，控制秦趙，最多不過五年時間，大事一定會安定。

現在臣下司馬昱憑着親賢輔佐國家，多方面輔佐了兩朝，就不必因爲微臣懶散愚鈍，一同參與機務。而且没有出行的人，誰來守衛邊境呢？表裏相濟，實在是重要。希望陛下體察微臣的陳奏，内外都訪察，給時間讓微臣返回駐守地，安撫地方邊境。

皇帝下詔不允許，又一次徵召桓温。桓温到了赭圻，皇帝又派尚書車灌去阻止他，桓温於是在赭圻修築城垣，堅決推辭内録，遥領揚州牧。恰好鮮卑攻打洛陽，陳祐出逃，簡文帝當時輔佐國政，在洌洲和桓温相會，商議征討的事情，桓温遷到姑孰鎮守。適逢哀帝死去，這件事於是停下了。

温性儉，每宴惟下七奠柈茶果而已。然以雄武專朝，窺覦非望，或卧對親僚曰："爲爾寂寂，將爲文景所笑。"衆莫敢對。既而撫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邪!"嘗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其心迹若是。時有遠方比丘尼名有道術，於别室浴，温竊窺之。尼倮身先以刀自破腹，次斷兩足。浴竟出，温問吉凶，尼云："公若作天子，亦當如是。"

桓温生性儉樸，每次宴飲衹擺出七奠盤茶果而已。但是他憑着雄武專擅朝政，等待時機篡奪帝位，有時候他躺着對親信僚屬説："像這樣冷落寂寞，將要被文帝、景帝譏笑了。"衆人没有一個敢答話。不一會兒他按着枕頭起來説道："既不能流芳後世，還不足以遺臭萬年嗎!"他曾路經王敦的墳墓，看着它説道："有才德的人，可敬可愛的人啊!"他的心迹就是如此。當時有個遠方來的尼姑號稱有道術，在别室裏洗浴，桓温暗中偷看。尼姑赤身裸體，先用刀捅破自己的腹部，再砍斷自己的兩脚。洗浴完畢後出來，桓温問吉凶，比丘尼説："您如果做天子，也將會像我剛纔那樣。"

太和四年，又上疏悉衆北伐。平北將軍郗愔以疾解職，又以温領平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率弟南中郎冲、西中郎袁真步騎五萬北伐。百官皆於南州祖道，都邑盡傾。軍次湖陸，攻慕容暐將慕容忠，獲之，進次金鄉。時亢旱，水道不通，乃鑿鉅野三百餘里以通舟運，自清水入河。暐將慕容垂、傅末波等率衆八萬距温，戰于林渚。温擊破之，遂至枋頭。先使袁真伐譙梁，開石門以通運。真討譙梁皆平之，而不能開石門，軍糧竭盡。温焚舟步退，自東燕出倉垣，經陳留，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垂以八千騎追之，戰于襄邑，温軍敗績，死者三萬人。温甚耻之，歸罪於真，表廢爲庶人。真怨温誣己，據壽陽以自固，潛通苻堅、慕容暐。

太和四年，桓温又上疏率領軍隊北伐。平北將軍郗愔因爲疾病解職，皇帝又讓桓温兼領平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率領弟弟南中郎桓冲、西中郎袁真五萬步兵騎兵北伐。百官都在南州爲他祭祀路神并爲他飲宴送行，都邑的人全都出來了。軍隊駐扎在湖陸，攻打慕容暐的將領慕容忠，擒獲了他，進駐金鄉。當時天大旱，水道不通暢，就鑿通鉅野的三百多里水道使船運通暢，從清水進入黄河。慕容暐將領慕容垂、傅末波等人率領八萬軍隊抵禦桓温，在林渚交戰。桓温擊破他們，於是就到達枋頭。原先曾派袁真攻伐譙梁，開闢石門打通運輸綫路。袁真討伐譙梁都平定了，但是不能攻下石門，軍糧竭盡。桓温焚燒舟船步行退却，自東燕退出倉垣，經過陳留，鑿水井取飲用水，走了七百多里。慕容垂率領八千騎兵追擊，在襄邑交戰，桓温的軍隊大敗，死了三萬人。桓温很爲此感到羞耻，歸罪到袁真頭上，上表廢黜袁真爲庶人。袁真怨恨桓温誣陷自己，憑據壽陽固守，暗中和苻堅、慕容暐勾結。

帝遣侍中羅含以牛酒犒温於山陽，使會稽王昱會温于涂中，詔以温世子給事熙爲征虜將軍、豫州刺史、假節。及南康公主薨，詔賻布千匹，錢百萬，温辭不受。又陳息熙三年之孤，且年少未宜使居偏任，詔不許。發州人築廣陵城，移鎮之。時温

皇帝派侍中羅含用牛酒在山陽犒賞桓温，派會稽王 司馬昱到涂中和桓温相會，下詔讓桓温的世子給事桓熙爲征虜將軍、豫州刺史、假節。到了南康公主死時，皇帝下詔送給一千匹賻布，一百萬錢，桓温推辭不接受。桓温又陳説停下桓熙三年的孤卿官職，而且他年輕，不宜讓他擔任副職，詔令不允許。桓温徵發州人修建廣陵城，

行役既久，又兼疾癘，死者十四五，百姓嗟怨。

遷到那裏鎮守。當時桓溫的軍隊征戰已久，又加上疾癘，死去的占了十分之四五，百姓嗟嘆怨憤。

袁真病死，其將朱輔立其子瑾以嗣事。慕容暐、苻堅并遣軍援瑾，溫使督護竺瑶、矯陽之等與水軍擊之。時暐軍已至，瑶等與戰於武丘，破之。溫率二萬人自廣陵又至，瑾嬰城固守，溫築長圍守之。苻堅乃使其將王鑒、張蚝等率兵以救瑾，屯洛澗，先遣精騎五千次於肥水北。溫遣桓伊及弟子石虔等逆擊，大破之，瑾衆遂潰，生擒之，并其宗族數十人及朱輔送於京都而斬之，瑾所侍養乞活數百人悉坑之，以妻子爲賞。溫以功，詔加班劍十人，犒軍於路次，文武論功賞賜各有差。

袁真病死，他的將領朱輔立袁真的兒子袁瑾繼承事業。慕容暐、苻堅都派兵援助袁瑾，桓溫派督護竺瑶、矯陽之等和水軍一起攻擊他們。當時慕容暐的軍隊已經到達，竺瑶等和他們在武丘交戰，擊敗了他們。桓溫率領二萬人又從廣陵到來，袁瑾環城固守，桓溫把軍隊合圍起來困住袁瑾。苻堅就派他的大將王鑒、張蚝等人率兵救援袁瑾，屯駐在洛澗，先派精鋭騎兵五千人駐扎在肥水北岸。桓溫派桓伊以及弟子石虔等人迎擊，大敗他們，袁瑾的軍隊於是潰敗，生擒袁瑾，把他和他的宗族數十人以及朱輔都送到京都殺了，把袁瑾所侍養的求食飢民數百人全部坑殺，把他們的妻兒奬賞給軍士。桓溫因爲有功，詔令增加班劍衛士十人，在路旁犒賞軍隊，文武官員論定功績予以賞賜，各有不同。

溫既負其才力，久懷異志，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既逢覆敗，名實頓減，於是參軍郗超進廢立之計，溫乃廢帝而立簡文帝。詔溫依諸葛亮故事，甲仗百人入殿，賜錢五千萬，絹二萬匹，布十萬匹。溫多所廢徙，誅庾倩、殷涓、曹秀等。是時溫威勢翕赫，侍中謝安見而遥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時溫有脚疾，詔乘輿入朝，既見，欲陳廢立本意，帝便泣下數十行，溫兢懼不得一言而出。

桓溫既已自負才力，早就懷有非分的意圖，打算先在河朔立功，回來後接受九錫。既然遭到大敗，名望實權頓時減小，於是參軍郗超獻進廢舊帝立新帝的計策，桓溫就廢黜皇帝而立簡文帝。皇帝詔令桓溫依循諸葛亮舊事，率領一百名披執兵甲的衛士進殿，賞賜五千萬錢，二萬匹絹，十萬匹布。桓溫廢黜遷徙了很多人，殺死了庾倩、殷涓、曹秀等。當時桓溫威勢盛大，侍中謝安見到他，遠遠地就下拜，桓溫吃驚地說："安石，您爲什麼竟要這麼做！"謝安說："還没有國君先拜，臣子後作揖的。"當時桓溫脚上有病，皇帝下詔讓他乘坐肩輿入朝，桓溫見到皇帝以後，想陳説廢立的本意，皇帝便哭泣流下了數十行眼淚，桓溫恐懼得説不出一句話就出來了。

初，元明世，郭璞爲讖曰："君非無嗣，兄弟代禪。"謂成帝有子，而以國祚傳弟。又曰："有人姓李，兒專征戰。譬如車軸，脱在一面。"兒者，子也；李去子木存，車去軸爲亘，合成"桓"字也。又曰："爾來，爾來，河内大縣。"爾來謂自爾已來

當初，在元帝、明帝的時候，郭璞作出讖語説："國君并不是没有子嗣，他弟弟代立爲君。"説的是成帝有子嗣，却把帝位傳給弟弟。又説道："有人姓李，兒子專擅征戰。就好比車軸一樣，脱卸就脱卸一邊。"兒就是子；李字除去子剩下木，車除去軸心是亘字，合成一個"桓"字。又説："爾來，爾來，河内大縣。"爾來是説

爲元始，温字元子也；故河内大縣，温也。成康既崩，桓氏始大，故連言之。又曰："賴子之薨，延我國祚。痛子之隕，皇運其暮。"二子者，元子、道子也。温志在簒奪，事未成而死，幸之也。會稽王道子雖首亂晋國，而其死亦晋衰之由也，故云痛也。

温復還白石，上疏求歸姑孰。詔曰："夫乾坤體合，而化成萬物；二人同心，則不言所利。古之哲王咸賴元輔，姬旦光于四表，而周道以隆；伊尹格于皇天，而殷化以洽。大司馬明德應期，光大深遠，上合天心，含章時發，用集大命，在予一人，功美博陸，道固萬世。今進公丞相，其大司馬本官皆如故，留公京都，以鎮社稷。"温固辭，仍請還鎮。遣侍中王坦之徵温入相，增邑爲萬户，又辭。詔以西府經袁真事故，軍用不足，給世子熙布三萬匹，米六萬斛，又以熙弟濟爲給事中。

從那時以來是元始，桓温字元子；原來的河内大縣，即温。成帝、康帝死以後，桓氏纔開始興旺，所以連起來説。又説："仰賴先生的薨故，延長我國的祚運。痛惜先生的隕落，皇運開始衰落。"二位先生是指桓元子、司馬道子。桓温立志簒奪帝位，事情没成功就死掉，爲此感到慶幸。會稽王司馬道子雖然首先禍亂晋室，但是他的死也是晋室衰敗的原因，所以説痛惜。

桓温又返回白石，上疏請求回姑孰去。皇帝下詔説："乾坤體合，化爲萬物；二人同心，它的鋭利就不用説了。古代聖哲的皇帝全都依賴元輔，周公的大德照耀四方，周道因此興隆；伊尹感通皇天，殷朝的教化因此和洽。大司馬德性完美，順應期運，光大深遠，上與天心相合，藴含的美質時常表現出來，於是能够成就天命，在我一人身上，功績比博陸侯還高，大道萬世穩固。現在進升公爲丞相，原來的大司馬本官都依舊，留公在京都，用以鎮守社稷。"桓温堅决推辭，并且請求回藩鎮。皇帝派侍中王坦之徵召桓温入京做丞相，食邑增加到一萬户，桓温又推辭。皇帝下詔按照西府經袁真的老例，軍隊給用不足，供給桓温的世子桓熙三萬匹布，六萬斛米，又讓桓熙的弟弟桓濟爲給事中。

及帝不豫，詔温曰："吾遂委篤，足下便入，冀得相見。便來，便來!"於是一日一夜頻有四詔。温上疏曰："聖體不和，以經積日，愚心惶恐，無所寄情。夫盛衰常理，過備無害，故漢高枕疾，吕后問相，孝武不豫，霍光啓嗣。嗚噎以問身後，蓋所存者大也。今皇子幼稚，而朝賢時譽惟謝安、王坦之才識智能皆簡在聖鑒。内輔幼君，外禦强寇，實群情之大懼，然理盡於此。陛下便宜崇授，使群下知所寄，而安等奉命陳力，公私爲宜。至如臣温位兼將相，加陛下垂布衣之顧，但朽邁疾病，懼不支久，無所復堪托以後事。"疏未及奏而帝崩，遺詔家國事一稟之於公，如諸葛武

到了皇帝病重的時候，詔令桓温説："我竟然病危了，足下馬上入京，希望能够相見。馬上來，馬上來!"於是一日一夜連續有四次下詔。桓温上疏説："聖體不和，已經有些日子了，我的心裏惶恐不安，情志無所寄托。盛衰本是常理，過多的準備没有害處，所以漢高祖卧病的時候，吕后詢問宰相的人選，孝武帝病重的時候，霍光詢問繼承人選。嗚咽着詢問身後的事情，大概是其中存在着大道理。現在皇子幼小，但是朝廷中聲譽高的賢良衹有謝安、王坦之的才識智能都能够簡選在皇上的鑒察裏。對國内輔佐年幼的君主，對國外抵禦强大的敵寇，實在是人心中應十分恐懼的，但是義理全都在於此。陛下馬上就應該有所交待，使下臣們知道寄托的人，謝安等人奉命施展才力，這對公對私都相宜。至於像微臣桓温位兼將相，加上陛下以貧賤之交垂顧，衹

侯、王丞相故事。温初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己，不爾便爲周公居攝。事既不副所望，故甚憤怨，與弟沖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王、謝處大事之際，日憤憤少懷。"

是微臣老朽患病，擔心支持不了多久，再也承當不了顧命的重任。"疏書還來不及上奏皇帝就死了，皇帝遺詔家事國事全都聽命桓公，就像諸葛武侯、王丞相舊例。桓温當初期望簡文帝臨終時把帝位禪讓給自己，不然就做周公攝政。事情既已和所期望的不相符，所以非常怨恨，寫信給弟弟桓沖説："遺詔衹是讓我依循武侯、王公的舊事而已。王、謝處在大事之際，每天發泄心中的憤懣。"

及孝武即位，詔曰："先帝遺敕云：'事大司馬如事吾。'令答表便可盡敬。"又詔："大司馬社稷所寄，先帝托以家國，内外衆事便就關公施行。"復遣謝安徵温入輔，加前部羽葆鼓吹，武賁六十人，温讓不受。及温入朝，赴山陵，詔曰："公勛德尊重，師保朕躬，兼有風患，其無敬。"又敕尚書安等於新亭奉迎，百僚皆拜于道側。當時豫有位望者咸戰懾失色，或云因此殺王、謝，内外懷懼。温既至，以盧悚入宫，乃收尚書陸始付廷尉，責替慢罪也。於是拜高平陵，左右覺其有異，既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既不述帝所言，故衆莫之知，但見將拜時頻言"臣不敢"而已。又問左右殷涓形狀，答者言肥短，温云："向亦見在帝側。"初，殷浩既爲温所廢死，涓頗有氣尚，遂不詣温，而與武陵王晞游，故温疑而害之，竟不識也。及是，亦見涓爲祟，因而遇疾。凡停京師十有四日，歸於姑孰，遂寢疾不起。諷朝廷加己九錫，累相催促。謝安、王坦之聞其病篤，密緩其事。錫文未及成而薨，時年六十二。皇太后與帝臨於朝堂三日，詔賜九命袞冕之服，又朝服一具，衣一襲，東園秘器，錢二百萬，布二千匹，臘五百斤，以供喪事。及葬，一依太宰安平

到孝武帝即位後，下詔説："先帝的遺敕説：'服事大司馬就像服事我一樣。'讓回覆表章時就可以盡敬意。"又下詔説："大司馬是國家的支柱，朝廷的寄托，先帝把家國托付給他，内外各種事務馬上就由明公施行。"又派謝安去徵召桓温入朝輔佐，加授前部羽葆鼓吹，武賁六十人，桓温推辭不接受。到了桓温入朝，趕赴山陵，皇帝下詔説："公功高德重，輔導和協助朕，又患有風病，太不够尊敬了。"又敕令尚書謝安等人到新亭奉迎桓温，百官都在路旁對他下拜。當時所有有地位聲望的人都驚恐失色，有人説因爲這事要殺掉王、謝，朝廷内外的人都心懷恐懼。桓温到來以後，因爲盧悚進入宫中，就把尚書陸始抓起來交付廷尉，責罰他懈怠的罪過。於是參拜高平陵，左右侍從發覺桓温有怪異，上車以後，桓温對侍從説："先帝剛纔竟然顯靈了。"他既然不復述皇帝的話，所以大家不知説了些什麽，衹看見桓温準備下拜時屢屢説"臣不敢"而已。桓温又問侍從殷涓的形貌，回答的人説是又胖又矮，桓温説："剛纔也出現在先帝旁邊。"當初，殷浩被桓温廢黜而死後，殷涓很有氣節，於是不再到桓温那裏，而和武陵王司馬晞交游，因此桓温疑心并殺了殷涓，竟然不認識。到了這時，竟也看到殷涓作祟，於是患病。在京師一共停留了十四天，返回姑孰，於是卧病不起。桓温諷諭朝廷給自己加授九錫，多次催促。謝安、王坦之聽説他病重，暗中拖延這件事。錫文還没有作成桓温就死了，當時六十二歲。皇太后和皇帝上了三天朝堂，下詔賜給桓温九命袞冕之服，又賜朝服一具，衣一襲，東園秘器，錢二百萬，布二千

獻王、漢大將軍霍光故事，賜九旒鸞輅，黄屋左纛，轀輬車，挽歌二部，羽葆鼓吹，武賁班劍百人，優册即前南郡公增七千五百户，進地方三百里，賜錢五千萬，絹二萬匹，布十萬匹，追贈丞相。

初，冲問温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温曰："伊等不爲汝所處分。"温知己存彼不敢異，害之無益於冲，更失時望，所以息謀。

温六子：熙、濟、歆、禕、偉、玄。熙字伯道，初爲世子，後以才弱，使冲領其衆。及温病，熙與叔祕謀殺冲，冲知之，徙于長沙。濟字仲道，與熙同謀，俱徙長沙。歆字叔道，賜爵臨賀公。禕最愚，不辨菽麥。偉字幼道，平厚篤實，居藩爲士庶所懷。歷使持節、督荆益寧秦梁五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南蠻校尉、荆州刺史、西昌侯，贈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玄嗣爵，别有傳。

匹，蠟五百斤，用以供應喪事。到安葬時，全都依循太宰安平獻王、漢大將軍霍光舊事，賜九旒鸞輅，黄屋左纛，轀輬車，挽歌二部，羽葆鼓吹，武賁班劍衛士百人，優厚册封比前南郡公增加七千五百户，加賞土地方圓三百里，賞賜錢五千萬，絹二萬匹，布十萬匹，追贈丞相。

當初，桓冲問桓温謝安、王坦之的官職安排，桓温説："他們不會聽你擺布。"桓温知道自己在世他們不敢有異謀，害死他們對桓冲没有好處，更會失掉當時的聲望，所以停止了圖謀。

桓温有六個兒子：桓熙、桓濟、桓歆、桓禕、桓偉、桓玄。桓熙字伯道，開始時做世子，後來因爲才幹不足，讓桓冲統領他的兵衆。到桓温病重以後，桓熙和叔叔桓祕謀劃要殺死桓冲，桓冲知道了，把他們遷往長沙。桓濟字仲道，和桓熙同謀，被一起遷到長沙。桓歆字叔道，賜爵臨賀公。桓禕最愚蠢，分不清菽和麥子。桓偉字幼道，平厚篤實，住在藩地時很受官吏百姓愛戴。他歷任使持節、督荆益寧秦梁五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南蠻校尉、荆州刺史、西昌侯，贈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桓玄繼嗣爵位，另外有傳。

## 孟嘉

孟嘉字萬年，江夏鄳人，吴司空宗曾孫也。嘉少知名，太尉庾亮領江州，辟部廬陵從事。嘉還都，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還傳當問吏。"亮舉麈尾掩口而笑，謂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轉勸學從事。褚裒時爲豫章太守，正旦朝亮，裒有器識，亮大會州府人士，嘉坐次甚遠。裒問亮："聞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指嘉謂亮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得嘉，奇嘉爲裒所得，乃益器焉。

孟嘉字萬年，是江夏鄳人，吴國司空孟宗的曾孫。孟嘉年少時就知名，太尉庾亮領江州刺史，徵召任命爲廬陵從事。孟嘉返回京都後，庾亮召唤他來詢問當地的風俗得失，孟嘉回答説："回去後將問吏人。"庾亮舉起麈尾掩住嘴笑，對弟弟庾翼説："孟嘉確實是很有德行的人啊。"轉任勸學從事。褚裒時孟嘉任豫章太守，正月初一謁見庾亮，褚裒有度量見識，庾亮大規模會集州府人士，孟嘉的座次離得很遠。褚裒問庾亮説："聽説江州有個孟嘉，那人在哪裏？"庾亮説："他在座，您衹管自己找。"褚裒放眼掃遍了全座，指着孟嘉對庾亮説："此君與衆有點兒不一樣，大概就是他吧？"庾亮欣然地笑了，爲褚裒賞識孟嘉而高興，爲孟嘉受褚裒賞識而感到驚奇，於是更加器重他。

後爲征西桓温參軍，温甚重之。

孟嘉後來任征西桓温的參軍，桓温很是看重

九月九日，温燕龍山，僚佐畢集。時佐吏并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温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厠，温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嘆。

他。九月九日，桓温在龍山設宴，官屬們全都聚集。當時佐吏都穿着戰服，有風吹來，把孟嘉的帽子吹掉了，孟嘉没有感覺到。桓温讓身邊的侍從别言語，想觀看孟嘉的舉止。很久以後孟嘉上厠所，桓温讓人把帽子取回來歸還孟嘉，命孫盛作文嘲笑孟嘉，顯著地放在孟嘉的座位上。孟嘉回來看見了，馬上作答，文辭很華美，四座的人都贊嘆不已。

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温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謂也?"嘉答曰："漸近使之然。"一坐咨嗟。轉從事中郎，遷長史。年五十三卒于家。

孟嘉喜歡酣飲，喝過量了也不會醉。桓温問孟嘉説："酒有什麽好的，您這麽愛喝?"孟嘉説："明公還没有領略到酒中的趣味而已。"桓温又問道："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怎麽理解?"孟嘉回答説："逐漸接近了變成這樣。"滿座的人都感嘆。孟嘉轉任從事中郎，升遷長史。五十三歲時死於家中。

史臣曰：桓温挺雄豪之逸氣，韞文武之奇才，見賞通人，夙標令譽。時既豺狼孔熾，疆埸多虞，受寄捍城，用恢威略，乃逾越險阻，戡定岷峨，獨克之功，有可稱矣。及觀兵洛汭，修復五陵，引旆秦郊，威懷三輔，雖未能梟除凶逆，亦足以宣暢王靈。既而總戎馬之權，居形勝之地，自謂英猷不世，勳績冠時。挾震主之威，蓄無君之志，企景文而慨息，想處仲而思齊，睥睨漢廷，窺覦周鼎。復欲立奇功於趙魏，允歸望於天人；然後步驟前王，憲章虞夏。逮乎石門路阻，襄邑兵摧，懟謀略之乖違，耻師徒之撓敗，遷怒於朝廷，委罪於偏裨，廢主以立威，殺人以逞欲，曾弗知寶命不可以求得，神器不可以力征。豈不悖哉！豈不悖哉！斯實斧鉞之所宜加，人神之所同棄。然猶存極光寵，没享哀榮，是知朝政之無章，主威之不立也。

史臣曰：桓温挺出雄傑的逸氣，蘊藏文武奇才，受到學識淵博通達者的賞識，早年就美名遠揚。時世既然是豺狼很猖狂，疆界上多生憂患，受委托保衛城池，因此恢弘威勢謀略，於是逾越險阻，平定岷峨，單獨取勝的功績，就有值得稱譽的。到了在洛汭顯示兵威，修復五陵，把軍旗插到了秦地邊郊，聲威威震三輔人民，雖然没能梟除凶逆，但也足以廣爲宣揚王朝的威德。不久後總攬征戰大權，身居地勢險要的地方，自認爲傑出的謀略舉世無雙，功績冠絶一時。挾持着使君主畏忌的威勢，積存着廢君自立的志向，企望景帝、文帝而感慨，思慕王處仲并想和他一樣，窺伺朝廷，覬覦帝位。他又想在趙、魏建立奇功，把希望寄托在天子身上；這樣以後就學習前王，效法虞夏。等到在石門受阻，在襄邑兵敗後，就怨怒謀略乖違，把軍隊的失敗看成羞耻，遷怒於朝廷，把罪責推到偏將裨將身上，用廢黜國君來樹立聲威，用殺人來逞快私欲，竟然不懂得寶命是不可以追求得到，神器是不可以用武力征討到的。豈不是謬誤嗎！豈不是謬誤嗎！這實在是應該把斧鉞加到他頭上，應該受到人和神的共同唾棄。但是他還是在活着的時候極盡光寵，在死後享受哀榮，於是知道朝政没有條理，

贊曰：播越江濆，政弱權分。元子恃力，處仲矜勛。迹既陵上，志亦無君。罪浮浞豷，心窺舜禹。樹威外略，稱兵内侮。惟身與嗣，竟罹齊斧。

君主的威望不能樹立了。

贊曰：朝廷流亡在長江邊，政權弱小權力被分。桓元子仗恃武力，王處仲矜誇功勛。行迹已經凌駕於主上，心志也是自立爲君。罪惡超過了浞豷，志向遠窺舜禹。在抵禦外力侵略中樹立威望，在内侮中領兵打仗。自己和子孫，最終齊遭斧鉞。

# 晉書卷九十九

## 列傳第六十九

### 桓玄

桓玄字敬道，一名靈寶，大司馬温之孽子也。其母馬氏嘗與同輩夜坐，於月下見流星墜銅盆水中，忽如二寸火珠，冏然明淨，競以瓢接取，馬氏得而呑之，若有感，遂有娠。及生玄，有光照室，占者奇之，故小名靈寶。妳媪每抱詣温，輒易人而後至，云其重兼常兒，温甚愛異之。臨終，命以爲嗣，襲爵南郡公。

桓玄字敬道，又名靈寶，是大司馬桓温的庶子。他母親馬氏曾在夜晚與同輩坐在一起，在月下看見流星墜落在銅盆水中，忽如直徑二寸的火珠，光亮明淨，衆人競相用瓢接取，馬氏得到後呑了下去，好像有所感應，於是有了身孕。到生桓玄時，有光芒照耀屋内，占卜者認爲很神奇，所以桓玄的小名叫靈寶。乳母每次抱桓玄去桓温處，都换人抱着他而後至，説他的重量相當於兩個平常的孩子，桓温異常喜愛桓玄，臨終時，下令以桓玄爲繼承人，承襲南郡公爵位。

年七歲，温服終，府州文武辭其叔父冲，冲撫玄頭曰："此汝家之故吏也。"玄因涕淚覆面，衆并異之。及長，形貌瑰奇，風神疏朗，博綜藝術，善屬文。常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衆咸憚之，朝廷亦疑而未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時議謂温有不臣之迹，故折玄兄弟而爲素官。

桓玄七歲時，服父喪結束，府州文武官員向桓玄的叔父桓冲致辭，桓冲撫摸着桓玄的頭説："這是你家的故吏。"桓玄因此掩面哭泣，衆人都感到很驚異。到長大成人時，桓玄形體面貌奇異，气質神情爽朗，多才多藝，善寫文章。常常自負有才，以英雄豪傑自居，衆人都怕他，朝廷也對他疑而未用。二十三歲時，纔開始被授爲太子洗馬，當時有人議論桓温有反叛迹象，所以桓玄兄弟被降爲無實權的閑官。

太元末，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嘆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棄官歸國。自以元勛之門而負謗於世，乃上疏曰：

臣聞周公大聖而四國流言，樂毅王佐而被謗騎劫，《巷伯》有豺獸之慨，蘇公興飄風之刺，惡直醜正，何代無之！先臣蒙國殊遇，姻婭皇極，常欲以身報

太元末年，桓玄出京補任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曾登高望震澤，嘆息道："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棄官歸封國。桓玄自以爲出身於有特殊功勞的人家却在世上背負誹謗，於是上疏説：

我聽説周公非常聖明而四國有流言傳播，樂毅輔佐君王而被騎劫誹謗，《巷伯》慨嘆豺狼當道，蘇公興飄風之刺，厭惡耿直醜化中正，哪代没有！先父承蒙國家予以特殊待遇，與皇家聯姻，常想以身報德，待機

德，投袂乘機，西平巴蜀，北清伊洛，使竊號之寇繫頸北闕，園陵修復，大恥載雪，飲馬灞滻，懸旌趙魏，勤王之師，功非一捷。太和之末，皇基有潛移之懼，遂乃奉順天人，翼登聖朝，明離既朗，四凶兼澄。向使此功不建，此事不成，宗廟之事豈可孰念！昔太甲雖迷，商祚無憂；昌邑雖昏，弊無三孽。因兹而言，晉室之機危於殷、漢，先臣之功高於伊、霍矣。而負重既往，蒙謗清時，聖世明王黜陟之道，不聞廢忽顯明之功，探射冥冥之心，啓嫌謗之塗，開邪枉之路者也。先臣勤王艱難之勞，匡復克平之勛，朝廷若其遺之，臣亦不復計也。至於先帝龍飛九五，陛下之所以繼明南面，請問談者，誰之由邪？誰之德邪？豈惟晉室永安，祖宗血食，於陛下一門，實奇功也。

而動，西平巴蜀，北定伊洛，使私立旗號的賊寇懸尸宮門，修復園陵，雪洗恥辱，飲馬灞滻，揚旗趙魏，勤王之軍，屢傳捷報。太和末年，皇帝的基業有政變的憂懼，於是先父奉承天意順應人心，輔助聖朝，離合已明朗，四凶被肅清。假若此功不建，此事不成，國家怎能不滅！過去太甲雖然迷亂，但商王地位無憂；昌邑雖然昏庸，但没有三孽之弊。因此而言，晉室的危機超過殷代、漢代，先父的功勞高於伊尹、霍光。然而身負重任已成爲過去，在清明之世蒙受誹謗，聖世明王降升官吏的方法，未聽説有廢置有顯赫功勛的人，中傷他們的耿耿忠心，啓嫌隙誹謗之途，開奸邪誣枉之路。先父輔佐帝王的功勞，匡復社稷的勛業，朝廷如果把這些都遺忘了的話，我也不再計較了。至於先帝能够登上皇位，陛下之所以能繼位，請問是依靠何人？誰的功德？豈止是使晉室永遠安定，祖宗享有祭祀，對於陛下一家，也是立下了奇功啊。

自頃權門日盛，醜政實繁，咸稱述時旨，互相扇附，以臣之兄弟皆晉之罪人，臣等復何理可以苟存聖世？何顔可以尸饗封禄？若陛下忘先臣大造之功，信貝錦萋菲之説，臣等自當奉還三封，受戮市朝，然後下從先臣，歸先帝於玄宫耳。若陛下述遵先旨，追録舊勛，竊望少垂愷悌覆蓋之恩。

自從近來有權勢的豪門日益强盛，同政共惡，都稱是符合旨意，互相煽動附和，把我家兄弟都説成是晉朝的罪人，我們又有什麽理由苟且活在聖世？以什麽臉面可以坐享封禄？假若陛下忘了先父的大造之功，聽信那些故意編造的陷害人的讒言，我們自當奉還三封，在市朝受死，然後去地下追隨先父，到先帝居住的地宫裏。如果陛下遵照先王的旨意，追憶記録先父過去的功勛，我希望陛下稍垂平易近人眷顧之恩。

疏寢不報。

疏奏被壓下未上報皇帝。

玄在荆、楚積年，優游無事，荆州刺史殷仲堪甚敬憚之。及中書令王國寶用事，謀削弱方鎮，内外騷動，知王恭有憂國之言，玄潛有意於功業，乃説仲堪曰：“國寶與君諸人素已爲對，唯患相弊之不速耳。今既執

桓玄在荆、楚多年，優游無事，荆州刺史殷仲堪很敬畏他。中書令王國寶主事時，計劃削弱方鎮勢力，於是内外騷動，知道王恭有憂國的言論，桓玄暗中意圖建功立業，就游説仲堪道：“國寶與你們諸位平素就是對頭，惟怕不能馬上加害於你們。如今國寶執掌大權，與王緒内外配

權要，與王緒相爲表裏，其所迴易，罔不如志。孝伯居元舅之地，正情爲朝野所重，必未便動之，唯當以君爲事首。君爲先帝所拔，超居方任，人情未以爲允，咸謂君雖有思致，非方伯人。若發詔徵君爲中書令，用殷顗爲荆州，君何以處之?"仲堪曰："憂之久矣，君謂計將安出?"玄曰："國寶奸凶，天下所知，孝伯疾惡之情每至而當，今日之會，以理推之，必當過人。君若密遣一人，信說王恭，宜興晋陽之師，以内匡朝廷，己當悉荆楚之衆順流而下，推王爲盟主，僕等亦皆投袂，當此無不響應。此事既行，桓文之舉也。"仲堪持疑未决。俄而王恭信至，招仲堪及玄匡正朝廷。國寶既死，於是兵罷。玄乃求爲廣州，會稽王道子亦憚之，不欲使在荆楚，故順其意。

合，他們之間的交易，無不如願。孝伯身居皇帝大舅的高位，正依情理被朝野看重，他們必定不便觸動孝伯，衹會拿你開刀。你被先帝提拔，居方鎮之任，人們没有認爲這是允當的，都説你雖有思想意趣，但不是一方諸侯之長的人才。如果皇帝發下詔書徵你任中書令，用殷顗掌管荆州，你怎麽辦?"仲堪説："我對此擔憂很久了，你有什麽計策?"桓玄説："國寶是奸凶之人，天下共知，孝伯對他的疾惡之情每至而受阻，今日的機會，以理推論，必當過人。你若能秘密地派遣一人，送信游説王恭，應興晋陽兵馬，用以對内匡正朝廷政治，你應當瞭解荆楚衆人會順流而下，推舉王恭爲盟主，我們這些人也都會立即行動，此時無人不響應。這事如果辦成了，可稱作桓文之舉。"仲堪遲疑不决。不久王恭來信，招仲堪和桓玄去匡正朝廷。國寶已死，於是收兵。桓玄便請求去廣州做官，會稽王道子也害怕桓玄，不想讓他留在荆楚，所以順從了他的意向。

隆安初，詔以玄督交廣二州、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玄受命不行。其年，王恭又與庾楷起兵討江州刺史王愉及譙王尚之兄弟。玄、仲堪謂恭事必克捷，一時響應。仲堪給玄五千人，與楊佺期俱爲前鋒。軍至溢口，王愉奔於臨川，玄遣偏將軍追獲之。玄、佺期至石頭，仲堪至蕪湖。恭將劉牢之背恭歸順。恭既死，庾楷戰敗，奔於玄軍。既而詔以玄爲江州，仲堪等皆被换易，乃各迴舟西還，屯於尋陽，共相結約，推玄爲盟主。玄始得志，乃連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尚之、牢之等。朝廷深憚之，乃免桓脩，復仲堪以相和解。

隆安初年，詔令任桓玄督交廣二州、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桓玄接受了任命没有上任。同年，王恭又與庾楷起兵討伐江州刺史王愉和譙王尚之兄弟。桓玄、仲堪認爲王恭此行必能取勝，一時響應。仲堪給桓玄五千人，與楊佺期一起作前鋒。軍隊行至溢口，王愉逃奔到臨川，桓玄派遣偏將軍追趕并抓獲了王愉。桓玄、佺期到石頭，仲堪到蕪湖。王恭的大將劉牢之背叛王恭歸順桓玄。王恭死後，庾楷戰敗，投奔到桓玄軍中。不久詔令桓玄統管江州，仲堪等人都被撤换，於是各自回舟西還，屯兵於尋陽，共同訂立盟約，推舉桓玄爲盟主。桓玄從此得志，連名上疏請求爲王恭伸冤，請求誅殺尚之、牢之等人。朝廷對他們深感懼怕，罷免了桓脩，恢復了仲堪官職以相和解。

初，玄在荆州豪縱，士庶憚之，甚於州牧。仲堪親黨勸殺之，仲堪不聽。及還尋陽，資其聲地，故推爲盟主，玄逾自矜重。佺期爲人驕悍，常

當初，桓玄在荆州霸道放縱，士人百姓都怕他，超過州官。仲堪的親信勸仲堪殺掉桓玄，仲堪不聽。回尋陽後，桓玄憑着聲望地位，所以被推舉爲盟主，桓玄更加自尊自大。佺期爲人驕

自謂承藉華胄，江表莫比，而玄每以寒士裁之，佺期甚慽，即欲於壇所襲玄。仲堪惡佺期兄弟虓勇，恐克玄之後復爲己害，苦禁之。於是各奉詔還鎮。玄亦知佺期有異謀，潛有吞并之計，於是屯於夏口。

隆安中，詔加玄都督荆州四郡，以兄偉爲輔國將軍、南蠻校尉。仲堪慮玄跋扈，遂與佺期結婚爲援。初，玄既與仲堪、佺期有隙，恒慮掩襲，求廣其所統。朝廷亦欲成其釁隙，故分佺期所督四郡與玄，佺期甚忿懼。會姚興侵洛陽，佺期乃建牙，聲云援洛，密欲與仲堪共襲玄。仲堪雖外結佺期而疑其心，距而不許，猶慮弗能禁，復遣從弟遹屯於北境以遏佺期。佺期既不能獨舉，且不測仲堪本意，遂息甲。南蠻校尉楊廣，佺期之兄也，欲距桓偉，仲堪不聽，乃出廣爲宜都、建平二郡太守，加征虜將軍。佺期弟孜敬先爲江夏相，玄以兵襲而召之。既至，以爲諮議參軍。玄於是興軍西征，亦聲云救洛，與仲堪書，説佺期受國恩而棄山陵，宜共罪之。今親率戎旅，徑造金墉，使仲堪收楊廣，如其不爾，無以相信。仲堪本計欲兩全之，既得玄書，知不能禁，乃曰："君自沔而行，不得一人入江也。"玄乃止。

後荆州大水，仲堪振恤飢者，倉廩空竭。玄乘其虚而伐之，先遣軍襲巴陵。梁州刺史郭銓當之所鎮，路經夏口，玄聲云朝廷遣銓爲己前鋒，乃授以江夏之衆，使督諸軍并進，密報兄偉令爲内應。偉遑遽不知所爲，乃自齎疏示仲堪。仲堪執偉爲質，令與玄書，辭甚苦至。玄曰："仲堪爲人不得專决，常懷成敗之計，爲兒子作慮，我兄必無憂矣。"

悍，常常自稱是世家貴族，江表無人可比，而桓玄總像對待寒士一樣安排他，佺期很憤恨，就想在壇所襲擊桓玄。仲堪厭惡佺期兄弟驍勇，擔心他們消滅桓玄後又加害自己，苦苦制止佺期。於是各自奉詔回鎮。桓玄也知道佺期有陰謀，暗中有吞并他的計劃，於是屯兵於夏口。

隆安年間，皇帝下詔加任桓玄都督荆州四郡，以桓玄的哥哥桓偉爲輔國將軍、南蠻校尉。仲堪憂慮桓玄跋扈，便與佺期聯姻相互爲援。起初，桓玄已與仲堪、佺期有隙，一直擔心他們偷襲自己，要求擴大統領地盤。朝廷也想促使他們產生仇隙，所以分佺期所都督的四郡給桓玄，佺期深感忿恨懼怕。逢姚興侵犯洛陽，佺期出兵，聲稱援救洛陽，想秘密與仲堪一起偷襲桓玄。仲堪雖然表面與佺期交結但懷疑他的用心，拒絶不允，還擔心不能制止他，又派堂弟殷遹在北境屯兵以遏制佺期。佺期既不能單獨舉兵，又猜不透仲堪的本意，於是罷兵。南蠻校尉楊廣，是佺期的哥哥，要抗拒桓偉，仲堪不聽，於是讓楊廣出任宜都、建平二郡太守，加征虜將軍。佺期的弟弟孜敬起先爲江夏相，桓玄出兵襲擊并召孜敬。孜敬既至，桓玄任用他爲諮議參軍。桓玄於是興兵西征，也聲稱援救洛陽，寫信給仲堪，説佺期身受國恩而背棄國家，應該共同向他問罪。如今自己率領軍隊，直奔金墉，讓仲堪捉拿楊廣，如不這樣做，不能信任。仲堪原本打算要兩全其間，既已收到桓玄的書信，知道不能制止，於是説："君自沔水而行，不能一人入長江。"桓玄於是收兵。

後荆州發大水，仲堪救濟飢民，倉庫空竭。桓玄乘虚討伐仲堪，先派軍隊襲擊巴陵。梁州刺史郭銓在鎮所，路經夏口，桓玄聲稱朝廷派遣郭銓作自己的前鋒，於是把江夏衆兵交給郭銓，讓他督促各路軍隊一并前進，密報哥哥桓偉讓他作内應。桓偉驚慌失措，便自己送桓玄的書信給仲堪看。仲堪抓起桓偉作人質，命令他給桓玄寫信，信中言辭非常哀苦。桓玄説："仲堪爲人不能專斷果决，常考慮成敗得失，他會爲兒子做打算，我哥哥必定没有憂患。"

玄既至巴陵，仲堪遣衆距之，爲玄所敗。玄進至楊口，又敗仲堪弟子道護，乘勝至零口，去江陵二十里，仲堪遣軍數道距之。佺期自襄陽來赴，與兄廣共擊玄，玄懼其鋭，乃退軍馬頭。佺期等方復追玄苦戰，佺期敗，走還襄陽，仲堪出奔酇城，玄遣將軍馮該躡佺期，獲之。廣爲人所縛，送玄，并殺之。仲堪聞佺期死，乃將數百人奔姚興，至冠軍城，爲該所得，玄令害之。

桓玄已至巴陵，仲堪派衆兵抵抗，被桓玄打敗。桓玄進兵至楊口，又打敗了仲堪的弟弟之子道護，乘勝前進至零口，離江陵有二十里，仲堪派軍隊數道防守。佺期從襄陽趕來，與哥哥楊廣共同攻打桓玄，桓玄畏懼他們的鋭氣，便退軍至馬頭。佺期等各方人馬又追趕桓玄苦戰，佺期戰敗，跑回襄陽，仲堪出奔酇城，桓玄派將軍馮該追踪佺期，抓住了他。楊廣被人捆縛，送交桓玄，桓玄將二人一并殺死。仲堪聽説佺期已死，便帶領數百人逃奔姚興，至冠軍城，被馮該抓獲，桓玄下令害死他。

於是遂平荆雍，乃表求領江、荆二州。詔以玄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寧七州、後將軍、荆州刺史、假節，以桓脩爲江州刺史。玄上疏固争江州，於是進督八州及揚、豫八郡，復領江州刺史。玄又輒以偉爲冠軍將軍、雍州刺史。時寇賊未平，朝廷難違其意，許之。玄於是樹用腹心，兵馬日盛，屢上疏求討孫恩，詔輒不許。其後恩逼京都，玄建牙聚衆，外托勤王，實欲觀釁而進，復上疏請討之。會恩已走，玄又奉詔解嚴。以偉爲江州，鎮夏口；司馬刁暢爲輔國將軍，督八郡，鎮襄陽；遣桓振、皇甫敷、馮該等戍湓口。移沮漳蠻二千户於江南，立武寧郡；更招集流人，立綏安郡。又置諸郡丞。詔徵廣州刺史刁逵、豫章太守郭昶之，玄皆留不遣。自謂三分有二，知勢運所歸，屢上禎祥以爲己瑞。

於是桓玄平定了荆雍，便上表請求領江、荆二州。皇帝下詔任桓玄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寧七州、後將軍、荆州刺史、假節，以桓脩爲江州刺史。桓玄上疏堅決争要江州，於是進督八州及揚、豫八郡，又兼任江州刺史。桓玄又馬上請求以桓偉爲冠軍將軍、雍州刺史。當時寇賊未掃平，朝廷難以違背桓玄的意願，應允了他的請求。桓玄於是培養任用心腹，兵馬日盛，屢次上疏請求討伐孫恩，詔書不許。其後孫恩進逼京都，桓玄樹旗聚衆，表面上爲王效力，實際上準備尋釁進兵，又上疏請求討伐孫恩。逢孫恩已逃跑，桓玄又奉詔解除戒備。桓玄以桓偉出任江州，鎮守夏口；司馬刁暢爲輔國將軍，都督八郡，鎮守襄陽；派遣桓振、皇甫敷、馮該等守衛湓口。將沮漳蠻二千户遷移到長江以南，設立武寧郡；又招集流亡之人，設立綏安郡。又設置各郡丞。皇帝下詔徵調廣州刺史刁逵、豫章太守郭昶之，桓玄把他們都留住不放。桓玄自稱天下三分已有其二，知道國家命運的歸向，屢次呈上祥瑞之象説與自己有關。

初，庾楷既奔於玄，玄之求討孫恩也，以爲右將軍。玄既解嚴，楷亦去職。楷以玄方與朝廷構怨，恐事不克，禍及於己，乃密結於後將軍元顯，許爲内應。元興初，元顯稱詔伐玄，玄從兄石生時爲太傅長史，密書報玄。玄本謂揚土饑饉，孫恩未滅，必未遑討己，可得蓄力養衆，觀釁而

當初，庾楷已經投奔於桓玄，桓玄請求討伐孫恩，以庾楷爲右將軍。桓玄既已解除戒備，庾楷隨之離職。庾楷因桓玄正與朝廷結怨，惟恐不能成功，累及自己，便秘密結交後將軍元顯，同意作内應。元興初年，元顯奉詔討伐桓玄，桓玄的堂兄石生當時爲太傅長史，寫密信報知桓玄。桓玄本以爲揚地饑饉，孫恩未滅，必定無暇征討自己，可以蓄力養衆，見機而動。一聽説元顯將

動。既聞元顯將伐之，甚懼，欲保江陵。長史卞範之説玄曰："公英略威名振於天下，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威賞，則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蹙弱者乎！"玄大悦，乃留其兄偉守江陵，抗表率衆，下至尋陽，移檄京邑，罪狀元顯。檄至，元顯大懼，下船而不克發。玄既失人情，而興師犯順，慮衆不爲用，恒有迴旆之計。既過尋陽，不見王師，意甚悦，其將吏亦振。庾楷謀泄，收縶之。至姑孰，使其將馮該、苻宏、皇甫敷、索元等先攻譙王尚之，尚之敗。劉牢之遣子敬宣詣玄降。

討伐自己，桓玄很畏懼，準備保守江陵。長史卞範之游説桓玄道："公英略威名震於天下，元顯口中尚有乳臭，劉牢之大失人望，如果兵臨京都，以威勢恩賞示衆，則元顯的土崩之勢可翹足以待，豈有引敵入境自取弱勢的呢！"桓玄很高興，留下他哥哥桓偉守衛江陵，上書直言并率兵出發，下至尋陽，移送檄文至京邑，列舉元顯罪狀。檄文至，元顯非常恐懼，船已下水而不出發。桓玄已失人情，又興師犯順，擔心衆人不能爲己所用，一直有回師之念。已過尋陽，不見王師，非常高興，他的將官也很高興。庾楷的陰謀泄露，被關押起來。至姑孰，桓玄派他的大將馮該、苻宏、皇甫敷、索元等先攻打譙王尚之，尚之被打敗。劉牢之派兒子敬宣到桓玄處投降。

玄至新亭，元顯自潰。玄入京師，矯詔曰："義旗雲集，罪在元顯。太傅已别有教，其解嚴息甲，以副義心。"又矯詔加己總百揆，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録尚書事、揚州牧，領徐州刺史，又加假黄鉞、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甲仗二百人上殿。玄表列太傅道子及元顯之惡，徙道子於安成郡，害元顯於市。於是玄入居太傅府，害太傅中郎毛泰、泰弟游擊將軍邃、太傅參軍荀遜、前豫州刺史庾楷父子、吏部郎袁遵、譙王尚之等，流尚之弟丹楊尹恢之、廣晋伯允之、驃騎長史王誕、太傅主簿毛遁等於交、廣諸郡，尋追害恢之、允之於道。以兄偉爲安西將軍、荆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從兄謙爲左僕射、加中軍將軍、領選，脩爲右將軍、徐兖二州刺史，石生爲前將軍、江州刺史，長史卞範之爲建武將軍、丹楊尹，王謐爲中書令、領軍將軍。大赦，改元爲大亨。玄讓丞相，自署太尉、領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又加

桓玄至新亭，元顯自潰。桓玄入京師，詐稱皇帝的詔書説："義旗雲集，罪在元顯。太傅已别有教，桓玄解除戒備偃旗息鼓，以合義心。"桓玄又詐稱皇帝下詔加封自己總領百官，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録尚書事、揚州牧，兼任徐州刺史，又假以黄鉞、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設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甲仗二百人上殿。桓玄上表列舉太傅道子及元顯的罪惡，將道子遷移到安成郡，殺害元顯於市中。於是桓玄入住太傅府，害死了太傅中郎毛泰、毛泰的弟弟游擊將軍毛邃、太傅參軍荀遜、前豫州刺史庾楷父子、吏部郎袁遵、譙王尚之等，流放尚之的弟弟丹楊尹恢之、廣晋伯允之、驃騎長史王誕、太傅主簿毛遁等人到交、廣各郡，不久追殺恢之、允之於路上。桓玄以哥哥桓偉爲安西將軍、荆州刺史，兼南蠻校尉，堂兄桓謙爲左僕射、加中軍將軍、領選，桓脩爲右將軍、徐兖二州刺史，石生爲前將軍、江州刺史，長史卞範之爲建武將軍、丹楊尹，王謐爲中書令、領軍將軍。大赦天下，改年號爲大亨。桓玄辭讓丞相，自署太尉，兼任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又加禮服禮帽，使用緑色繫印絲帶，增加班劍爲六十人，佩劍上殿，入朝不急走，贊奏不呼名。

衮冕之服，緑綟綬，增班劍爲六十人，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奏不名。

玄將出居姑孰，訪之於衆，王謐對曰："《公羊》有言，周公何以不之魯？欲天下一乎周也。願静根本，以公旦爲心。"玄善其對而不能從。遂大築城府，臺館山池莫不壯麗，乃出鎮焉。既至姑孰，固辭録尚書事，詔許之，而大政皆諮焉，小事則决於桓謙、卞範之。

自禍難屢構，干戈不戢，百姓厭之，思歸一統。及玄初至也，黜凡佞，擢俊賢，君子之道粗備，京師欣然。後乃陵侮朝廷，幽擯宰輔，豪奢縱欲，衆務繁興，於是朝野失望，人不安業。時會稽饑荒，玄令賑貸之。百姓散在江湖采梠，内史王愉悉召之還。請米，米既不多，吏不時給，頓仆道路死者十八九焉。玄又害吴興太守高素、輔國將軍竺謙之、謙之從兄高平相朗之、輔國將軍劉襲、襲弟彭城内史季武、冠軍將軍孫無終等，皆牢之之黨，北府舊將也。襲兄冀州刺史軌及寧朔將軍高雅之、牢之子敬宣并奔慕容德。玄諷朝廷以己平元顯功，封豫章公，食安成郡地方二百二十五里，邑七千五百户；平仲堪、佺期功，封桂陽郡公，地方七十五里，邑二千五百户；本封南郡如故。玄以豫章改封息昇，桂陽郡公賜兄子濬，降爲西道縣公。又發詔爲桓温諱，有姓名同者一皆改之，贈其母馬氏豫章公太夫人。

元興二年，玄詐表請平姚興，又諷朝廷作詔，不許。玄本無資力，而好爲大言，既不克行，乃云奉詔故止。初欲飾裝，無他處分，先使作輕舸，載服玩及書畫等物。或諫之，玄

桓玄將要出京去姑孰，向衆人徵求意見，王謐回答説："《公羊傳》中有這樣的話，周公爲什麽不到魯國去？是想使天下一統於周。願國家安定，要以公旦爲念。"桓玄認爲王謐説得好但不能聽從他的話。於是大築城府，臺館山池無不壯麗，便離開京都。既到姑孰，堅决辭去録尚書事，皇帝下詔允許，而大政要事都向桓玄詢問，小事則由桓謙、卞範之决斷。

自從禍難屢生，干戈不息，百姓厭亂，思歸一統。桓玄初到時，廢黜庸官佞臣，選拔俊才賢人，君子之道大體具備，京師上下歡欣。後來桓玄凌侮朝廷，幽禁排除宰相輔臣，奢侈縱欲，勞務繁多，於是朝野失望，人不安業。當時會稽遇饑荒，桓玄下令賑貸災民。百姓散在江湖求生，内史王愉把百姓都召回。請發糧食，糧食不多，官吏不按時供給，災民十之八九倒在路上死去。桓玄又害死吴興太守高素、輔國將軍竺謙之、謙之的堂兄高平相朗之、輔國將軍劉襲、劉襲的弟弟彭城内史季武、冠軍將軍孫無終等，這些人都是牢之的黨羽，是北府的舊將。劉襲的哥哥冀州刺史劉軌及寧朔將軍高雅之、牢之的兒子敬宣一起投奔慕容德。桓玄勸説朝廷因自己平元顯有功，封豫章公，食邑安成郡方圓二百二十五里，七千五百户；因平仲堪、佺期有功，封桂陽郡公，食邑方圓七十五里，二千五百户；原封南郡如故。桓玄改封豫章給其子桓昇，桂陽郡公賜予侄子桓濬，原桂陽郡公降爲西道縣公。又下發詔書避桓温諱，有姓名相同的人一律改名，追封桓玄的母親馬氏爲豫章公太夫人。

元興二年，桓玄假意上表請求平姚興之亂，又勸説朝廷下詔，朝廷不應允。桓玄本無人力物力，而好説大話，既不能成行，便説奉詔停止行動。當初桓玄要裝飾自己，没有别處安放，先讓人造輕舟，裝載衣服玩物及書畫等。有人勸諫桓

曰：“書畫服玩既宜恒在左右，且兵凶戰危，脱有不意，當使輕而易運。”衆咸笑之。

是歲，玄兄偉卒，贈開府、驃騎將軍，以桓脩代之。從事中郎曹靖之説玄以桓脩兄弟職居内外，恐權傾天下，玄納之，乃以南郡相桓石康爲西中郎將、荆州刺史。偉服始以公除，玄便作樂。初奏，玄撫節慟哭，既而收淚盡歡。玄所親仗唯偉，偉既死，玄乃孤危。而不臣之迹已著，自知怨滿天下，欲速定篡逆，殷仲文、卞範之等又共催促之，於是先改授群司，解琅邪王司徒，遷太宰，加殊禮，以桓謙爲侍中、衛將軍、開府、録尚書事，王謐散騎常侍、中書監，領司徒，桓胤中書令，加桓脩散騎常侍、撫軍大將軍。置學官，教授二品子弟數百人。又矯詔加其相國，總百揆，封南郡、南平、宜都、天門、零陵、營陽、桂陽、衡陽、義陽、建平十郡爲楚王，揚州牧，領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如故，加九錫備物，楚國置丞相已下，一遵舊典。又諷天子御前殿而策授焉。玄屢僞讓，詔遣百僚敦勸，又云：“當親降鑾輿乃受命。”矯詔贈父温爲楚王，南康公主爲楚王后。以平西長史劉瑾爲尚書，刁逵爲中領軍，王嘏爲太常，殷仲文爲左衛，皇甫敷爲右衛，凡衆官合六十餘人，爲楚官屬。玄解平西、豫州，以平西文武配相國府。

新野人庾仄聞玄受九錫，乃起義兵，襲馮該於襄陽，走之。仄有衆七千，於城南設壇，祭祖宗七廟。南蠻參軍庾彬、安西參軍楊道護、江安令鄧襄子謀爲内應。仄本仲堪黨，桓偉既死，石康未至，故乘間而發，江陵震動。桓濟之子亮起兵於羅縣，自號

玄，桓玄説：“書畫衣服玩物就應該一直放在身邊，而且戰争凶險，倘有不測，容易搬運。”衆人都譏笑他。

當年，桓玄的哥哥桓偉去世，贈開府、驃騎將軍，以桓脩代替他。從事中郎曹靖之游説桓玄因桓脩兄弟内外任職，惟恐他們權傾天下，桓玄采納了這個意見，於是以南郡相桓石康爲西中郎將、荆州刺史。爲桓偉服喪剛完，桓玄便作樂。剛開始奏樂，桓玄撫節痛哭，一會兒就收起眼淚盡享歡樂。桓玄所能依仗的惟有桓偉，桓偉一死，桓玄就孤立危險。而且桓玄篡立的迹象已經顯著，自知怨滿天下，準備迅速篡位反叛，殷仲文、卞範之等人又共同催促他，於是桓玄先改授百官，解除琅邪王司徒官職，升任太宰，加以特殊禮遇，以桓謙爲侍中、衛將軍、開府、録尚書事，王謐爲散騎常侍、中書監，兼任司徒，桓胤爲中書令，加桓脩爲散騎常侍、撫軍大將軍。設置學校，教授二品子弟數百人。桓玄又詐稱皇帝詔令加封自己爲相國，總領百官，封南郡、南平、宜都、天門、零陵、營陽、桂陽、衡陽、義陽、建平十郡爲楚王，揚州牧，兼任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如故，賜準備篡位的九種器物，楚國丞相以下的官吏設置，一概遵循舊典。又勸説天子上前殿爲他策封授官。桓玄屢次假意推讓，下詔書給百官讓他們敦促勸説桓玄領受，桓玄又説：“天子要親自下車授官我纔能受命。”桓玄假稱皇帝詔令贈封父親桓温爲楚王，南康公主爲楚王后。桓玄以平西長史劉瑾爲尚書，刁逵爲中領軍，王嘏爲太常，殷仲文爲左衛，皇甫敷爲右衛，共封官六十餘人，作楚官吏。桓玄取消平西、豫州，以平西文武配相國府。

新野人庾仄聽説桓玄接受九種器物的賞賜，於是興起義兵，在襄陽襲擊馮該，馮該逃走。庾仄有七千兵馬，在城南設置祭壇，祭祀祖宗七廟。南蠻參軍庾彬、安西參軍楊道護、江安令鄧襄子計劃作内應。庾仄本是仲堪的黨羽，桓偉已死，石康未到，所以乘機起兵，江陵震動。桓濟的兒子桓亮在羅縣起兵，自號平南將軍、湘州刺

平南將軍、湘州刺史，以討仄爲名。南蠻校尉羊僧壽與石康共攻襄陽，仄衆散，奔姚興，彬等皆遇害。長沙相陶延壽以亮乘亂起兵，遣收之。玄徙亮於衡陽，誅其同謀桓奥等。

史，以討伐庾仄爲名。南蠻校尉羊僧壽與石康共同進攻襄陽，庾仄的軍隊被打散，庾仄逃奔姚興，庾彬等人都遇害。長沙相陶延壽因桓亮乘亂起兵，派人去收捕他。桓玄將桓亮遷徙到衡陽，誅殺了他的同謀桓奥等人。

玄僞上表求歸藩，又自作詔留之，遣使宣旨，玄又上表固請，又諷天子作手詔固留焉。玄好逞僞辭，塵穢簡牘，皆此類也。謂代謝之際宜有禎祥，乃密令所在上臨平湖開除清朗，使衆官集賀。矯詔曰："靈瑞之事非所敢聞也，斯誠相國至德，故事爲之應。太平之化，於是乎始，六合同悦，情何可言！"又詐云江州甘露降王成基家竹上。玄以歷代咸有肥遁之士，而己世獨無，乃徵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爲著作，并給其資用，皆令讓而不受，號曰高士，時人名爲"充隱"。議復肉刑，斷錢貨，迴復改異，造革紛紜，志無一定，條制森然，動害政理。性貪鄙，好奇異，尤愛寶物，珠玉不離於手。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者，悉欲歸己，猶難逼奪之，皆蒱博而取。遣臣佐四出，掘果移竹，不遠數千里，百姓佳果美竹無復遺餘。信悦諂譽，逆忤讜言，或奪其所憎與其所愛。

桓玄假意上表請求回到自己的封國，又自作詔書挽留自己，派遣使者宣讀聖旨，桓玄又上表堅決請回，又勸説天子親手寫詔書堅決挽留自己。桓玄喜好弄虚作假，有許多骯髒的文書，都屬這類。桓玄稱新舊朝代交替之際應有祥瑞，於是密令所在地上奏臨平湖開淤清水，使衆官齊來祝賀。假稱詔書説："靈瑞之事不是由我而起，實爲相國的高尚品德所致，所以這件事是上天的感應。太平盛世，從此開始，天下同悦，歡慶難表！"又詐稱江州甘露降落在王成基家的竹子上。桓玄因歷代都有隱居避世之士，而惟獨本世没有，於是召來皇甫謐的六世孫希之著書作文，并供給他資財，都命令他推讓而不接受，號稱高士，當時人們叫作"充隱"。桓玄倡議恢復肉刑，斷絶錢貨交易，恢復被改異的制度，變革紛紜，没有固定的想法，條例法制森嚴，傷害朝政。桓玄爲人貪婪鄙吝，喜好奇異之物，尤其愛寶物，珠玉不離手。别人有好字畫及佳園高宅的，桓玄都想占爲己有，還有難以逼迫搶奪的，都通過賭博得到。派遣大臣四出，掘果移竹，不遠數千里，百姓的佳果美竹再無剩餘。喜歡聽信諂諛之言，反對正直言論，有時奪取他所憎恨的人的東西給與他所喜愛的人。

十一月，玄矯制加其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儛八佾，設鍾虡宫縣，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其女及孫爵命之號皆如舊制。玄乃多斥朝臣爲太宰僚佐，又矯詔使王謐兼太保，領司徒，奉皇帝璽禪位於己。又諷帝以禪位告廟，出居永安宫，移晋神主於琅邪廟。

十一月，桓玄假托朝制爲自己加冕十二旒，建天子旌旗，出入警戒清道，乘金根車，駕六匹馬，配備五時副車，安置牦牛尾裝飾的雲旗，觀賞八佾樂舞，設立鐘虡宫懸，妃子爲王后，世子爲太子，他的女兒及孫子享受爵位稱號都如同舊制。桓玄常斥責朝臣是太宰的手下，又假稱詔書任王謐兼太保，領司徒，奉皇帝印讓位給自己。又勸皇帝在祖廟祭告讓位之事，出居永安宫，將晋祖先的牌位移到琅邪廟。

初，玄恐帝不肯爲手詔，又慮璽

起初，桓玄惟恐皇帝不肯作手詔，又擔心得

不可得，逼臨川王寶請帝自爲手詔，因奪取璽。比臨軒，璽已久出，玄甚喜。百官到姑孰勸玄僭僞位，玄僞讓，朝臣固請，玄乃於城南七里立郊，登壇篡位，以玄牡告天，百僚陪列，而儀注不備，忘稱萬歲，又不易帝諱。榜爲文告天皇后帝云："晋帝欽若景運，敬順明命，以命于玄。夫天工人代，帝王所以興，匪君莫治，惟德司其元，故承天理物，必由一統。并聖不可以二君，非賢不可以無主，故世换五帝，鼎遷三代。爰暨漢魏，咸歸勋烈。晋自中葉，仍世多故，海西之亂，皇祚殆移，九代廓寧之功，升明黜陟之勋，微禹之德，左衽將及。太元之末，君子道消，積釁基亂。鍾於隆安，禍延士庶，理絶人倫。玄雖身在草澤，見棄時班，義情理感，胡能無慨！投袂克清之勞，阿衡撥亂之績，皆仰憑先德遺愛之利，玄何功焉！屬當理運之會，猥集樂推之數，以寡昧之身踵下武之重，膺革泰之始，托王公之上，誠仰藉洪基，德漸有由。夕惕祗懷，罔知攸厝。君位不可以久虚，人神不可以乏饗，是用敢不奉以欽恭大禮，敬簡良辰，升壇受禪，告類上帝，以永綏衆望，式孚萬邦，惟明靈是饗。"乃下書曰："夫三才相資，天人所以成功；理由一統，貞夫所以司契，帝王之興，其源深矣。自三五已降，世代參差，雖所由或殊，其歸一也。朕皇考宣武王聖德高邈，誕啓洪基，景命攸歸，理貫自昔。中間屯險，弗克負荷，仰瞻宏業，殆若綴旒。藉否終之運，遇時來之會，用獲除奸救溺，拯拔人倫。晋氏以多難荐臻，曆數唯既，典章唐虞之準，述遵漢魏之則，用集天禄於朕躬。惟德不敏，辭不獲命，稽若

不到玉璽，逼迫臨川王司馬寶請皇帝親自手寫詔書，於是奪取了玉璽。等到桓玄登殿時，玉璽已拿出很久了，桓玄很高興。百官到姑孰勸説桓玄僭僞帝位，桓玄假意推讓，大臣們堅决請求，桓玄便在城南七里處進行郊祀，登壇篡位，桓玄以黑色公牛祭告上天，百官列隊陪同，但是禮節不完備，忘記稱呼萬歲，又不改帝諱。寫文張榜祭告天皇后帝地説："晋朝皇帝親歷天地宏運，恭敬順從天命，授命讓位於桓玄。天的職能由人代替，帝王由此興起，没有君主不能治理天下，以德管理百姓，所以秉承天意治理國家，必須一統天下。并列聖位的不可以是二位君主，不是賢才不可以做君主，因此世换五帝，鼎遷三代。時至漢魏，皆建功業。晋自中葉，世多變故，海西之亂，皇位不穩，九代開拓疆土安寧國家的功勞，清明而升降官吏的勛業，如果不是具備禹一樣的德行，外族將會入侵。太元末年，君子之道消亡，争端不斷國家混亂。隆安年間，禍患累及士人百姓，人倫之理滅絶。桓玄雖然身處民間，未被朝廷任用，感念道義情理，怎能不心生憤慨！立即行動平定天下的功勞，輔佐皇帝撥亂反正的業績，全仰仗先人德行遺愛之利，我桓玄哪有什麽功績！時值確定名分的祭典，承蒙衆人對我的擁戴，我以寡德愚昧之身繼承先王的功業，領受天命開始改换朝代，位居王公之上，實爲依賴宏大的基業，緣於積累的德行。心中僅存戒慎恐懼，不知會有什麽危險。君位不可以長時間空虚，祖先神靈不可以缺乏祭祀，因此我怎敢不以欽恭大禮奉命，恭敬地選擇良辰，登壇接受禪讓，告知上帝，以永遠不負衆望，作萬邦信服的榜樣，在此祭祀各位神靈。"桓玄於是下詔説："有天地人相助，天人所以合一；以一統天下爲理由，忠直之人所以投合，帝王之興，根源深遠。自三皇五帝以來，世代參差不同，雖原因不一，結果却是一樣的。我已故的父親宣武王聖德高邈，開啓宏偉基業，久已歸順天意接受王位，自昔而今一理貫通。中經艱難險阻，不堪負重，瞻仰宏業，似有大權旁落的危險。憑藉否極泰來的運氣，遇上時來運轉的機會，用心争取鏟除奸

令典，遂升壇燎于南郊，受終于文祖。思覃斯慶，願與億兆聿茲更始。”於是大赦，改元永始，賜天下爵二級，孝悌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穀人五斛。其賞賜之制，徒設空文，無其實也。初出僞詔，改年爲建始，右丞王悠之曰：“建始，趙王倫僞號也。”又改爲永始，復是王莽始執權之歲，其兆號不祥，冥符僭逆如此。又下書曰：“夫三恪作賓，有自來矣。爰暨漢魏，咸建疆宇。晉氏欽若曆數，禪位于朕躬，宜則是古訓，授茲茅土。以南康之平固縣奉晉帝爲平固王，車旗正朔一如舊典。”遷帝居尋陽，即陳留王處鄴宮故事。降永安皇后爲零陵君，琅邪王爲石陽縣公，武陵王遵爲彭澤縣侯。追尊其父溫宣武皇帝，廟稱太廟，南康公主爲宣皇后。封子昇爲豫章郡王，叔父雲孫放之爲寧都縣王，豁孫稚玉爲臨沅縣王，豁次子石康爲右將軍、武陵郡王，祕子蔚爲醴陵縣王，贈冲太傅、宣城郡王，加殊禮，依晉安平王故事，以孫胤襲爵，爲吏部尚書，冲次子謙爲揚州刺史、新安郡王，謙弟脩爲撫軍大將軍、安成郡王，兄歆臨賀縣王，禕富陽縣王，贈偉侍中、大將軍、義興郡王，以子濬襲爵，爲輔國將軍，濬弟邈西昌縣王。封王謐爲武昌公，班劍二十人，卞範之爲臨汝公，殷仲文爲東興公，馮該爲魚復侯。又降始安郡公爲縣公，長沙爲臨湘縣公，廬陵爲巴丘縣公，各千户。其康樂、武昌、南昌、望蔡、建興、永脩、觀陽皆降封百户，公侯之號如故。又普進諸征鎮軍號各有差。以相國左長史王綏爲中書令。崇桓謙母庾氏爲宣城太妃，加殊禮，給以輦乘。號溫墓曰永崇陵，

凶力挽狂瀾，拯救人倫。晉氏因災難多至，曆數已盡，我將以唐虞典章爲準，遵守漢魏之法，親自聚集天賜的福禄。衹是我修德不够，未獲天命，考查典章，於是在南郊登壇焚香，從有文德的祖先處承受帝位。深感慶幸，但願從今天開始帝位永固，與萬民共同萬象更新。”於是大赦天下，改年號爲永始，賞賜官吏進爵二級，孝悌與努力耕田的人三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的每人五斛糧食。桓玄的賞賜制度，徒設空文，有名無實。起初桓玄發出詔書，改年號爲建始，右丞王悠之説：“建始，是趙王司馬倫的僞號。”再改爲永始，又是王莽開始掌權的年號，年號徵兆不祥，竟然與叛逆者的命運如此相符。桓玄又下詔説：“以客禮對待前代三個王朝的子孫，由來已久。到了漢魏，都分封疆土。晉氏皇帝遵從天意，禪位給我，應按照古訓，授予他封號及土地。以南康的平固縣奉養晉帝爲平固王，車旗曆法一如舊規。”將皇帝的居所遷到尋陽，依陳留王處鄴宮的舊例。將永安皇后降爲零陵君，琅邪王降爲石陽縣公，武陵王司馬遵降爲彭澤縣侯。桓玄爲他的父親桓溫追加尊號爲宣武皇帝，廟稱太廟，南康公主尊號爲宣皇后。賜封兒子桓昇爲豫章郡王，叔父桓雲的孫子放之爲寧都縣王，桓豁的孫子稚玉爲臨沅縣王，桓豁的二兒子石康爲右將軍、武陵郡王，桓祕的兒子桓蔚爲醴陵縣王，贈封桓冲爲太傅、宣城郡王，加以特殊禮遇，依照晉安平王的舊例，讓孫子桓胤承襲爵位，爲吏部尚書，桓冲的二兒子桓謙爲揚州刺史、新安郡王，桓謙的弟弟桓脩爲撫軍大將軍、安成郡王，哥哥桓歆爲臨賀縣王，桓禕爲富陽縣王，贈封桓偉爲侍中、大將軍、義興郡王，以其子桓濬承襲爵位，爲輔國將軍，桓濬的弟弟桓邈爲西昌縣王。封王謐爲武昌公，班劍二十人，卞範之爲臨汝公，殷仲文爲東興公，馮該爲魚復侯。又將始安郡公降爲縣公，長沙郡公降爲臨湘縣公，廬陵郡公降爲巴丘縣公，各封食邑千户。康樂、武昌、南昌、望蔡、建興、永脩、觀陽各郡公都降爲食邑百户，公侯名號不變。又進封各征鎮軍號各有不同。以相國左長史王綏爲中書

置守衛四十人。

玄入建康宫，逆風迅激，旍旗儀飾皆傾偃。及小會于西堂，設妓樂，殿上施絳綾帳，縷黄金爲顔，四角作金龍，頭銜五色羽葆旒蘇，群臣竊相謂曰："此頗似轜車，亦王莽仙蓋之流也。龍角，所謂亢龍有悔者也。"又造金根車，駕六馬。是月，玄臨聽訟觀閲囚徒，罪無輕重，多被原放。有干輿乞者，時或恤之。其好行小惠如此。自以水德，壬辰，臘于祖。改尚書都官郎爲賊曹，又增置五校、三將及强弩、積射武衛官。元興三年，玄之永始二年也，尚書答"春蒐"字誤爲"春菟"，凡所關署皆被降黜。玄大綱不理，而糾擿纖微，皆此類也。以其妻劉氏爲皇后，將修殿宇，乃移入東宫。又開東掖、平昌、廣莫及宫殿諸門，皆爲三道。更造大輦，容三十人坐，以二百人舁之。性好畋游，以體大不堪乘馬，又作徘徊輿，施轉關，令迴動無滯。既不追尊祖曾，疑其禮儀，問於群臣。散騎常侍徐廣據晋典宜追立七廟，又敬其父則子悦，位彌高者情理得申，道愈廣者納敬必普也。玄曰："《禮》云三昭、三穆，與太祖爲七，然則太祖必居廟之主也，昭穆皆自下之稱，則非逆數可知也。禮，太祖東向，左昭右穆。如晋室之廟，則宣帝在昭穆之列，不得在太祖之位。昭穆既錯，太祖無寄，失之遠矣。"玄曾祖以上名位不顯，故不欲序列，且以王莽九廟見譏於前史，遂以一廟矯之，郊廟齋二日而已。秘書監卞承之曰："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也。"又毁晋小廟以廣臺榭。其庶母蒸嘗，靡有定所，忌日

令。尊崇桓謙的母親庾氏爲宣城太妃，加以特殊禮遇，供給車馬。將桓温的墳墓稱爲永崇陵，設置守衛四十人。

桓玄進入建康宫，逆風驟起，旍旗儀飾都倒地。桓玄在西堂舉行小型宴會時，設置歌妓樂舞，殿上垂挂綾帳，用黄金絲織成，四角作金龍，龍頭銜五色鳥羽流蘇，群臣私下議論説："這很像喪車，就像王莽的仙蓋之流一樣。龍角，是所謂亢龍有悔的意思。"桓玄又造金根車，駕六馬。同月，桓玄到聽訟觀閲覽囚徒案卷，無論罪過輕重，多被赦免釋放。有人到桓玄車前乞討，桓玄時常會給予周濟。他就是這樣喜好施行小恩小惠。桓玄自以爲以水德稱王，壬辰，臘祭祖先。將尚書都官郎改爲賊曹，又增置五校、三將及强弩、積射武衛官。元興三年，也就是桓玄的永始二年，尚書答"春蒐"字誤爲"春菟"，凡是有關部門官吏都被降職或罷黜。桓玄不理大事，而糾纏小事，都像這樣。桓玄以妻子劉氏爲皇后，將修殿宇，便移入東宫。又開東掖、平昌、廣莫及宫殿的各門，都是三道。製造大轎子，可容三十人坐，用二百人抬轎。桓玄生性喜好打獵游玩，因身體肥大不能騎馬，又製造了徘徊車，設置了轉動機關，使車子轉動自如。桓玄没有給曾祖追加尊號，對這禮儀産生了疑惑，便向群臣詢問。散騎常侍徐廣認爲根據晋典追立七廟爲宜，又説尊敬父親則兒子喜悦，地位越高越應申明情理，道德越廣受到的尊敬必然普遍。桓玄説："《禮》中講三昭、三穆，與太祖加在一起爲七，然而太祖一定要位居宗廟之主的地位，昭穆都從太祖以下稱呼，那不是逆數可以得知的。依禮，太祖東向，左昭右穆。如晋室宗廟，就是宣帝在昭穆之列，不得居太祖之位。昭穆已經排列錯了，太祖無處寄身，過失太大了。"桓玄曾祖以上名聲地位不顯赫，所以不準備排列次序，而且因爲王莽的九廟被前代史官譏諷，於是用一廟矯正，郊廟祭祀時齋戒二日而已。秘書監卞承之説："祭祀不及於祖，可知楚德不能長久。"桓玄又毁壞晋氏小廟用以擴建臺榭。桓玄對庶母的祭祀，没有固定的場所，在庶母的忌日裏仍與賓

見賓客游宴，唯至亡時一哭而已。期服之內，不廢音樂。玄出游水門，飄風飛其儀蓋。夜，濤水入石頭，大桁流壞，殺人甚多。大風吹朱雀門樓，上層墜地。

玄自篡盜之後，驕奢荒侈，游獵無度，以夜繼晝。兄偉葬日，旦哭晚游，或一日之中屢出馳騁。性又急暴，呼召嚴速，直官咸繫馬省前，禁內讙雜，無復朝廷之體。於是百姓疲苦，朝野勞瘁，怨怒思亂者十室八九焉。於是劉裕、劉毅、何無忌等共謀興復。裕等斬桓脩於京口，斬桓弘於廣陵，河內太守辛扈興、弘農太守王元德、振威將軍童厚之、竟陵太守劉邁謀爲內應。至期，裕遣周安穆報之，而邁惶遽，遂以告玄。玄震駭，即殺扈興等，安穆馳去得免。封邁重安侯，一宿又殺之。

裕率義軍至竹里，玄移還上宫，百僚步從，召侍官皆入止省中。赦揚、豫、徐、兗、青、冀六州，加桓謙征討都督、假節，以殷仲文代桓脩，遣頓丘太守吴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距義軍。裕等於江乘與戰，臨陣斬甫之，進至羅落橋，與敷戰，復梟其首。玄聞之大懼，乃召諸道術人推算數爲厭勝之法，乃問衆曰："朕其敗乎?"曹靖之對曰："神怒人怨，臣實懼焉。"玄曰："人或可怨，神何爲怒?"對曰："移晉宗廟，飄泊失所，大楚之祭，不及於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諸君子皆以爲堯舜之世，臣何敢言!"玄愈忿懼，使桓謙、何澹之屯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衆合二萬，以距義軍。裕至蔣山，使羸弱貫油帔登山，分張旗幟，數道并前。玄偵候還云："裕軍四塞，不知多少。"

客們游玩宴飲，僅在庶母死去時哭了一次而已。服喪的一年之内，不廢音樂。桓玄外出至水門游玩，一陣大風吹飛了儀蓋。夜裏，濤水涌入石頭城，朱雀橋被水冲毁，淹死了很多人。狂風猛吹朱雀門樓，上層墜地。

桓玄自篡位盗國以後，驕縱奢侈，游獵無度，夜以繼日。在哥哥桓偉的葬日，桓玄早晨哭泣夜晚游玩，有時一天之内多次出游。性情急躁暴烈，招呼手下嚴厲緊急，值日官都備好馬在殿前待命，宫中喧嘩嘈雜，没有朝廷禮儀。於是百姓疲憊勞苦，朝野勞累，因怨怒而想起義的十家中有八九家。於是劉裕、劉毅、何無忌等人共同謀劃復興晋室。劉裕等人在京口殺了桓脩，在廣陵殺了桓弘，河内太守辛扈興、弘農太守王元德、振威將軍童厚之、竟陵太守劉邁計劃作内應。到了預定日期，劉裕派遣周安穆去報信，而劉邁却非常驚慌害怕，報告了桓玄。桓玄震驚，立刻殺了扈興等人，安穆乘馬逃走免於一死。桓玄封劉邁爲重安侯，過了一夜又殺了他。

劉裕率領軍隊到了竹里，桓玄轉移到上宫，百官步行跟從，將侍官都召入宫禁之中。大赦揚、豫、徐、兗、青、冀六州，加封桓謙爲征討都督、假節，以殷仲文代替桓脩，派遣頓丘太守吴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上抵抗義軍。劉裕等人在江乘與他們作戰，臨陣斬殺了甫之，向前推進至羅落橋，與皇甫敷交戰，又砍了他的首級。桓玄知道後非常害怕，便召來各位懂道術的人推算氣數及咒死之法，他問衆人説："我會失敗嗎?"曹靖之回答道："神怒人怨，我實感恐懼。"桓玄説："人可能有怨恨，神爲什麽憤怒?"靖之回答説："遷移了晋室宗廟，晋祖先神靈飄泊失所，大楚祭祀，未及於祖先，這就是神怒的原因。"桓玄説："你爲什麽不進諫?"靖之回答説："輔子上的各位君子都認爲是處於堯舜之世，我怎麽敢説話!"桓玄更加氣憤而又畏懼，讓桓謙、何澹之屯兵東陵，卞範之屯兵在覆舟山西，合計兩萬兵馬，用以抵抗義軍。劉裕到了蔣山，讓瘦弱的人都披上油帔登山，分別舉起旗幟，分作多路一同前進。桓玄的偵察兵回去報告説："四面

玄益憂惶，遣武衛將軍庾頤之配以精卒，副援諸軍。於時東北風急，義軍放火，烟塵張天，鼓噪之音震駭京邑。劉裕執鉞麾而進，謙等諸軍一時奔潰。玄率親信數千人聲言赴戰，遂將其子昇、兄子濬出南掖門，西至石頭，使殷仲文具船，相與南奔。

八方都是劉裕的軍隊，不知有多少人馬。”桓玄越發憂慮惶恐，派遣武衛將軍庾頤之配備上精兵，支援各軍。當時東北風急，義軍放火，烟塵遮天，鼓噪之聲震驚京城。劉裕手持兵器親自帶兵進攻，桓謙等各路軍隊一時奔逃潰敗。桓玄率領親信數千人聲稱奔赴戰場，便帶着他兒子桓昇、他哥哥的兒子桓濬從南掖門出走，西至石頭，讓殷仲文準備船，一起南逃。

初，玄在姑孰，將相星屢有變；篡位之夕，月及太白，又入羽林，玄甚惡之。及敗走，腹心勸其戰，玄不暇答，直以策指天。而經日不得食，左右進以粗飯，咽不能下。昇時年數歲，抱玄胸而撫之，玄悲不自勝。

當初，桓玄在姑孰，將相星屢有變異；篡位的當晚，月至太白星，又入羽林星，桓玄非常厭惡這種天象。到了敗逃之時，心腹勸桓玄迎戰，桓玄無暇回答，以杖直指天空。多日得不到食物，左右的人找來些粗飯進獻給桓玄，桓玄咽不下去。桓昇當時衹有幾歲，抱着桓玄撫摸他的胸口，桓玄不勝悲哀。

劉裕以武陵王遵攝萬機，立行臺，總百官。遣劉毅、劉道規躡玄，誅玄諸兄子及石康兄權、振兄洪等。

劉裕以武陵王司馬遵攝理萬機，建立行臺，總領百官。派遣劉毅、劉道規追踪桓玄，誅殺了桓玄各位侄子及石康的哥哥桓權、桓振的哥哥桓洪等人。

玄至尋陽，江州刺史郭昶之給其器用兵力。殷仲文自後至，望見玄舟，旌旗輿服備帝者之儀，嘆息曰：“敗中復振，故可也。”玄於是逼乘輿西上。桓歆聚黨向歷陽，宣城內史諸葛長民擊破之。玄於道作起居注，叙其距義軍之事，自謂經略指授，算無遺策，諸將違節度，以致虧喪，非戰之罪。於是不遑與群下謀議，唯耽思誦述，宣示遠近。玄至江陵，石康納之，張幔屋於城南，署置百官，以卞範之爲尚書僕射，其餘職多用輕資。於是大修舟師，曾未三旬，衆且二萬，樓船器械甚盛。謂其群黨曰：“卿等并清塗翼從朕躬，都下竊位者方應謝罪軍門，其觀卿等入石頭，無異雲霄中人也。”

桓玄到了尋陽，江州刺史郭昶之爲他提供器用兵力。殷仲文隨後趕到，望見桓玄的船，旌旗輿服仍依照帝王的儀禮配備，嘆息道：“敗中重振，這也可以呀。”桓玄於是脅迫車夫駕車西上。桓歆聚集黨徒奔向歷陽，宣城內史諸葛長民打敗了他們。桓玄在途中作起居注，叙寫他們抵抗義軍的事，自稱指揮有方，無失算之處，諸位將領違反部署調度，以致損兵折將，不是自己指揮作戰不力的罪過。於是不找時間與下屬商議，一味專心述説，宣示遠近。桓玄至江陵，石康接納了他，在城南張幔作屋，設置百官，以卞範之爲尚書僕射，其餘職位多任用資歷淺的人。於是大建水師，不到三十天，聚衆二萬，樓船器械很多。桓玄對他的黨徒説：“你們一同走正路輔助跟從我，在京都竊居大位的人都應該到軍門謝罪，他們會看着你們進入石頭城，與雲霄中的人没有兩樣。”

玄以奔敗之後，懼法令不肅，遂輕怒妄殺，人多離怨。殷仲文諫曰：“陛下少播英譽，遠近所服，遂掃平

桓玄因在兵敗奔逃之後，懼怕法令不嚴肅，於是輕易發怒胡亂殺人，人們多生背離怨恨之心。殷仲文勸諫道：“陛下年輕時就英名傳揚，

荆雍，一匡京室，聲被八荒矣。既據有極位，而遇此圮運，非爲威不足也。百姓喁喁，想望皇澤，宜弘仁風，以收物情。”玄怒曰：“漢高、魏武幾遇敗，但諸將失利耳！以天文惡，故還都舊楚，而群小愚惑，妄生是非，方當糾之以猛，未宜施之以恩也。”玄左右稱玄爲“桓詔”，桓胤諫曰：“詔者，施於辭令，不以爲稱謂也。漢魏之主皆無此言，唯聞北虜以苻堅爲‘苻詔’耳。願陛下稽古帝則，令萬世可法。”玄曰：“此事已行，今宣敕罷之，更爲不祥。必其宜革，可待事平也。”荆州郡守以玄播越，或遣使通表，有匪寧之辭，玄悉不受，仍更令所在表賀遷都。

遠近敬服，終於掃平荆雍，救助王室，聲名遠播八荒之地。已經據有了最高的地位，而遭遇了惡運，不是威嚴不足的原因。百姓低聲議論，盼望皇帝施予恩澤，應弘揚仁義之風，以收民心。”桓玄生氣地說：“漢高祖、魏武帝幾次遭遇兵敗，都是因爲諸位將領的失利！因天象不好，所以還都舊楚，而小人愚昧惑亂，妄生是非，應當猛力糾正，不該對他們施予恩惠。”桓玄左右的人稱桓玄爲“桓詔”，桓胤進諫說：“詔，用於辭令，不能作爲對人的稱呼。漢魏的君主都没有這種稱呼，僅聽說北虜對苻堅稱‘苻詔’。願陛下考證古代帝王的法則，令萬世可以效法。”桓玄說：“這事已經如此，現在下令停止使用這種稱呼，更爲不祥。一定要改的話，可以等待事態平息以後。”荆州郡守因桓玄流亡在外，有時派遣使者送表奏，其中如有不安寧的詞語，桓玄都不接受，仍命令改用言辭在表奏中稱駐地爲祝賀遷都。

玄遣游擊將軍何澹之、武衛將軍庾稚祖、江夏太守桓道恭就郭銓以數千人守溢口。又遣輔國將軍桓振往義陽聚衆，至弋陽，爲龍驤將軍胡譁所破，振單騎走還。何無忌、劉道規等破郭銓、何澹之、郭昶之於桑落洲，進師尋陽。玄率舟艦二百發江陵，使苻宏、羊僧壽爲前鋒。以鄱陽太守徐放爲散騎常侍，欲遣説解義軍，謂放曰：“諸人不識天命，致此妄作，遂懼禍屯結，不能自反。卿三州所信，可明示朕心，若退軍散甲，當與之更始，各授位任，令不失分。江水在此，朕不食言。”放對曰：“劉裕爲唱端之主，劉毅兄爲陛下所誅，并不可説也。輒當申聖旨於何無忌。”玄曰：“卿使若有功，當以吴興相敘。”放遂受使，入無忌軍。

桓玄派遣游擊將軍何澹之、武衛將軍庾稚祖、江夏太守桓道恭靠近郭銓以數千人守衛溢口。又派輔國將軍桓振前往義陽聚衆，至弋陽，被龍驤將軍胡譁擊破，桓振一人騎馬跑回。何無忌、劉道規等在桑落洲打敗了郭銓、何澹之、郭昶之，進軍尋陽。桓玄率領二百舟艦從江陵出發，命令苻宏、羊僧壽作前鋒。以鄱陽太守徐放爲散騎常侍，想要派他去游説解散義軍，桓玄對徐放説：“那些人不識天命，因此胡作非爲，又懼怕災禍集結，不能自己改正。你是三州所信賴的人，可以明示我的心意，如果他們退兵解甲，應當允許他們重新開始，授予每個人職位，使他們不失身份。長江水在此作證，我絶不食言。”徐放回答説：“劉裕是起事的帶頭人，劉毅的哥哥被陛下誅殺，他二人都不可以去游説，衹應當對何無忌申明聖旨。”桓玄説：“你出使如能成功，就以吴興獎勵你。”徐放於是接受使命，進入無忌軍中。

魏詠之破桓歆於歷陽，諸葛長民又敗歆於芍陂，歆單馬渡淮。毅率道規及下邳太守孟懷玉與玄戰於峥嶸

魏詠之在歷陽打敗了桓歆，諸葛長民又在芍陂打敗了桓歆，桓歆單槍匹馬渡過了淮水。劉毅率領道規及下邳太守孟懷玉與桓玄在峥嶸洲交

洲。於時義軍數千，玄兵甚盛，而玄懼有敗衄，常漾輕舸於舫側，故其衆莫有鬥心。義軍乘風縱火，盡鋭争先，玄衆大潰，燒輜重夜遁，郭銓歸降。玄故將劉統、馮稚等聚黨四百人，襲破尋陽城，毅遣建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玄留永安皇后及皇后於巴陵。殷仲文時在玄艦，求出别船收集散軍，因叛玄，奉二后奔於夏口。玄入江陵城，馮該勸使更下戰，玄不從，欲出漢川，投梁州刺史桓希，而人情乖阻，制令不行。玄乘馬出城，至門，左右於暗中斫之，不中，前後相殺交横，玄僅得至船。於是荆州别駕王康產奉帝入南郡府舍，太守王騰之率文武營衛。

時益州刺史毛璩使其從孫祐之、參軍費恬送弟璠喪葬江陵，有衆二百，璩弟子脩之爲玄屯騎校尉，誘玄以入蜀，玄從之。達枚回洲，恬與祐之迎擊玄，矢下如雨。玄嬖人丁仙期、萬蓋等以身蔽玄，并中數十箭而死。玄被箭，其子昇輒拔去之。益州督護馮遷抽刀而前，玄拔頭上玉導與之，仍曰："是何人邪？敢殺天子！"遷曰："欲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時年三十六。又斬石康及濬等五級，庾頤之戰死。昇云："我是豫章王，諸君勿見殺。"送至江陵市斬之。

初，玄在宫中，恒覺不安，若爲鬼神所擾，語其所親云："恐己當死，故與時競。"元興中，衡陽有雌鷄化爲雄，八十日而冠萎。及玄建國於楚，衡陽屬焉，自篡盗至敗，時凡八旬矣。其時有童謡云："長干巷，巷長干，今年殺郎君，後年斬諸桓。"其凶兆符會如此。郎君，謂元顯也。

是月，王騰之奉帝入居太府。桓謙亦聚衆沮中，爲玄舉哀，立喪庭，

戰。當時義軍有數千人，桓玄兵馬衆多，但桓玄懼怕失敗，常在戰船側面預備逃走用的小船，因此他的士兵没有鬥志。義軍乘風縱火，奮勇争先，桓玄的軍隊大敗，燒毁了輜重連夜逃走，郭銓投降。桓玄舊將劉統、馮稚等人聚集黨徒四百人，偷襲攻破了尋陽城，劉毅派遣建威將軍劉懷肅討伐掃平了他們。桓玄將永安皇后及皇后留在巴陵。殷仲文當時在桓玄的船上，請求派出其他船收集散兵，乘機背叛了桓玄，送二位皇后逃到夏口。桓玄進入江陵城，馮該勸桓玄派人再下戰書，桓玄不從，欲出漢川，投奔梁州刺史桓希，而人情抵觸，不執行命令。桓玄乘馬出城，到城門，有左右的人在暗中要殺他，未砍中，前後相殺交横，桓玄僅得以帶少數幾人上船。於是荆州别駕王康產送皇帝進入南郡府舍，太守王騰之率領文武官員設置軍營護衛皇帝。

當時益州刺史毛璩派他堂孫祐之、參軍費恬送弟弟毛璠下葬江陵，有兵衆二百人，毛璩弟子脩之是桓玄的屯騎校尉，脩之誘騙桓玄入蜀，桓玄聽信了。到達枚回洲時，費恬與祐之迎擊桓玄，箭如雨下。桓玄的幸臣丁仙期、萬蓋等用身體遮蔽桓玄，都身中數十箭而死。桓玄被箭射中，他的兒子桓昇把箭都拔掉了。益州督護馮遷抽刀上前，桓玄拔出頭上的玉導給他，口中仍說："你是什麽人？竟敢殺天子！"馮遷說："我要殺的是天子的賊。"於是斬殺了桓玄，桓玄時年三十六歲。又斬下石康及桓濬等五人首級，庾頤之戰死。桓昇說："我是豫章王，各位不要殺我。"被送到江陵斬於市。

當初，桓玄在宫中，總覺得不安，好像被鬼神攪擾，便對親近的人說："恐怕是我該死了，所以要争取時間。"元興年間，衡陽有母鷄變爲公鷄，過了八十天鷄冠萎縮。在桓玄於楚地建國時，衡陽爲屬地，桓玄從篡位盗國到失敗，共八十天時間。當時有童謡唱道："長干巷，巷長干，今年殺郎君，後年斬諸桓。"桓玄的凶兆與命運是如此符合。郎君，説的是元顯。

當月，王騰之送皇帝入住太府。桓謙也在沮中聚衆，爲桓玄辦喪事，設立喪庭，僞謚爲武悼

僞謚爲武悼皇帝。毅等傳送玄首，梟於大桁，百姓觀者莫不欣幸。

皇帝。劉毅等人傳送桓玄的首級，懸挂於大桁，百姓見此情景無不歡欣鼓舞。

何無忌等攻桓謙於馬頭，桓蔚於龍洲，皆破之。義軍乘勝競進，振、該等距戰於靈溪，道規等敗績，死沒者千餘人。義軍退次尋陽，更繕舟甲。毛璩自領梁州，遣將攻漢中，殺桓希。江夏相張暢之、高平太守劉懷肅攻何澹之於西塞磯，破之。振遣桓蔚代王曠守襄陽。道規進討武昌，破僞太守王旻。魏詠之、劉藩破桓石綏於白茅。義軍發尋陽。桓亮自號江州刺史，侵豫章，江州刺史劉敬宣討走之。義軍進次夏口。僞鎮東將軍馮該等守夏口，揚武將軍孟山圖據魯城，輔國將軍桓山客守偃月壘。劉毅攻魯城，道規攻偃月壘，無忌與檀祗列艦中流，以防越逸。義軍騰赴，叫聲動山谷，自辰及午，二城俱潰，馮該散走，生擒山客。毅等平巴陵。毛璩遣涪陵太守文處茂東下，振遣桓放之爲益州，屯夷陵，處茂距戰，放之敗走，還江陵。

何無忌等人在馬頭攻打桓謙，在龍洲攻打桓蔚，都打敗了他們。義軍乘勝前進，桓振、馮該等人在靈溪作戰抵禦，道規等人戰敗，一千多人喪命。義軍退至尋陽駐扎，增加修繕戰船與兵器。毛璩自領梁州，派遣將士攻打漢中，殺死桓希。江夏相張暢之、高平太守劉懷肅在西塞磯攻打何澹之，擊敗了他。桓振派桓蔚代替王曠鎮守襄陽。道規進軍征討武昌，打敗僞太守王旻。魏詠之、劉藩在白茅打敗桓石綏。義軍進發尋陽。桓亮自己號稱江州刺史，侵占豫章，江州刺史劉敬宣前往討伐，桓亮逃走。義軍進駐夏口。僞鎮東將軍馮該等人鎮守夏口，揚武將軍孟山圖占據魯城，輔國將軍桓山客鎮守偃月壘。劉毅攻打魯城，道規攻打偃月壘，無忌與檀祗在河中排列好戰艦，以防敵軍逃跑。義軍奮勇作戰，喊聲震動山谷，從清晨到中午，二城都被攻克，馮該逃走，山客被活捉。劉毅等人平定了巴陵。毛璩派涪陵太守文處茂東下，桓振派遣桓放之占據益州，屯兵夷陵，處茂奮戰抵抗，放之敗逃，回到江陵。

義熙元年正月，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兵襲襄陽，破僞雍州刺史桓蔚。無忌諸軍次江陵之馬頭，振擁帝出營江津。魯宗之率衆於柞溪，破僞武賁中郎温楷，進至紀南。振自擊宗之，宗之失利。時蜀軍據靈溪，毅率無忌、道規等破馮該軍，推鋒而前，即平江陵。振見火起，知城已陷，乃與謙等北走。是日，安帝反正。大赦天下，唯逆黨就戮，詔特免桓胤一人。桓亮自豫章，自號鎮南將軍、湘州刺史。苻宏寇安成、廬陵，劉敬宣遣將討之，宏走入湘中。二月，桓謙、何澹之、温楷等奔於姚興。桓振與宏出自溳城，襲破江陵，劉懷肅自雲杜伐振等，破之。廣武將軍唐興斬振及僞

義熙元年正月，南陽太守魯宗之帶領義軍襲擊襄陽，打敗僞雍州刺史桓蔚。無忌等各路兵馬駐扎在江陵的馬頭，桓振將皇帝帶走扎營於江津。魯宗之在柞溪統率衆兵，打敗僞武賁中郎温楷，進軍至紀南。桓振親自攻打宗之，宗之失利。當時蜀軍占據了靈溪，劉毅率領無忌、道規等人打敗了馮該的軍隊，乘勝前進，很快平定了江陵。桓振看見火起，知道城已被攻占，便與桓謙等人北逃。這一天，安帝復位。大赦天下，惟叛逆者殺而不赦，皇帝下詔書特赦桓胤一人。桓亮在豫章，自號鎮南將軍、湘州刺史。苻宏侵犯安成、廬陵，劉敬宣派遣兵將討伐苻宏，苻宏逃到湘中。二月，桓謙、何澹之、温楷等逃到姚興。桓振與苻宏從溳城出兵，偷襲攻克了江陵，劉懷肅從雲杜發兵討伐桓振等人，打敗了他們。廣武將軍唐興斬殺了桓振及僞輔國將軍桓珍，劉

輔國將軍桓珍，毅於臨嶂斬僞零陵太守劉叔祖。桓亮、苻宏復出寇湘中，害郡守長吏，檀祗討宏於湘東，斬之，廣武將軍郭彌斬亮於益陽，其餘擁衆假號皆討平之。詔徙桓胤及諸黨與於新安諸郡。

毅在臨嶂斬殺了僞零陵太守劉叔祖。桓亮、苻宏再次出兵侵犯湘中，害死了郡守長吏，檀祗在湘東討伐苻宏，斬殺了他，廣武將軍郭彌在益陽斬殺了桓亮，其餘聚衆自稱僞號的人都被討伐掃平。皇帝下詔將桓胤及其黨徒流放到新安各郡。

三年，東陽太守殷仲文與永嘉太守駱球謀反，欲建桓胤爲嗣，曹靖之、桓石松、卞承之、劉延祖等潛相交結，劉裕以次收斬之，并誅其家屬。後桓謙走入蜀，蜀賊譙縱以謙爲荆州刺史，使率兵而下，荆楚之衆多應之。謙至枝江，荆州刺史劉道規斬之，梁州刺史傅歆又斬桓石綏，桓氏遂滅。

三年，東陽太守殷仲文與永嘉太守駱球謀反，準備立桓胤爲桓玄的繼承人，曹靖之、桓石松、卞承之、劉延祖等暗中交往勾結，劉裕將他們一一捉住斬殺，并殺了他們的家屬。後來桓謙逃入蜀地，蜀賊譙縱讓桓謙做荆州刺史，命他率兵而下，荆楚有許多人響應他。桓謙到了枝江，荆州刺史劉道規將他斬殺，梁州刺史傅歆又斬殺了桓石綏，桓氏於是滅亡。

## 卞範之

卞範之字敬祖，濟陰宛句人也。識悟聰敏，見美於當世。太元中，自丹楊丞爲始安太守。桓玄少與之游，及玄爲江州，引爲長史，委以心膂之任，潛謀密計，莫不决之。後玄將爲篡亂，以範之爲丹楊尹。範之與殷仲文陰撰策命，進範之爲征虜將軍、散騎常侍。玄僭位，以範之爲侍中，班劍二十人，進號後將軍，封臨汝縣公。其禪詔，即範之文也。

卞範之字敬祖，是濟陰宛句人。有悟性而聰敏，在當世顯露才華。太元年間，從丹楊丞升爲始安太守。桓玄年輕時就與他交往，桓玄統管江州時，任用範之爲長史，委以重任，私下裏的密謀策劃，無不由範之决斷。後來桓玄準備篡位謀反，以範之爲丹楊尹。範之與殷仲文暗中撰寫策命，晋封範之爲征虜將軍、散騎常侍。桓玄篡位，以範之爲侍中，配班劍二十人，加稱號爲後將軍，封爲臨汝縣公。那篇禪位的詔書，就出自範之手筆。

玄既奢侈無度，範之亦盛營館第。自以佐命元勛，深懷矜伐，以富貴驕人，子弟傲慢，衆咸畏嫉之。義軍起，範之屯兵於覆舟山西，爲劉毅所敗，隨玄西走，玄又以範之爲尚書僕射。玄爲劉毅等所敗，左右分散，唯範之在側。玄平，斬於江陵。

桓玄奢侈無度，範之也大肆營造府第。自以爲是輔佐桓玄的元老功臣，非常居功自傲，以富貴不可一世，子弟們傲慢無禮，衆人都畏懼并嫉恨他們。義軍兵起，範之在覆舟山西側屯兵，被劉毅打敗，隨桓玄西逃，桓玄又任命範之爲尚書僕射。桓玄被劉毅等人打敗，左右的人都四散奔逃，衹有範之留在桓玄身旁。桓玄之亂被平定，範之被斬殺於江陵。

## 殷仲文

殷仲文，南蠻校尉顗之弟也。少有才藻，美容貌。從兄仲堪薦之於會稽王道子，即引爲驃騎參軍，甚相賞待。俄轉諮議參軍，後爲元顯征虜

殷仲文，是南蠻校尉殷顗的弟弟。年輕時就有才華，容貌俊美。堂兄仲堪將他推薦給會稽王道子，仲文一去就被任用爲驃騎參軍，賞賜優待有加。不久改任諮議參軍，後任元顯的征虜長

長史。會桓玄與朝廷有隙，玄之姊，仲文之妻，疑而間之，左遷新安太守。仲文於玄雖爲姻親，而素不交密，及聞玄平京師，便棄郡投焉。玄甚悦之，以爲諮議參軍。時王謐見禮而不親，卞範之被親而少禮，而寵遇隆重，兼於王、卞矣。玄將爲亂，使總領詔命，以爲侍中，領左衛將軍。玄九錫，仲文之辭也。

史。逢桓玄與朝廷有矛盾，桓玄的姐姐，是仲文的妻子，仲文因此受到懷疑被人離間，降爲新安太守。仲文與桓玄雖是親戚，但平素交往不密切，聽説桓玄占據京師，便棄郡投靠桓玄。桓玄非常喜歡仲文，任他作諮議參軍。當時王謐被禮遇而不被親近，卞範之被親近而少禮遇，而仲文被桓玄寵信并以隆禮相待，兼有給予王謐、卞範之的優待。桓玄將作亂，命令仲文總領詔命，任他爲侍中，兼任左衛將軍。桓玄受九錫之賜，是仲文寫的詔令。

初，玄篡位入宫，其床忽陷，群下失色，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悦。以佐命親貴，厚自封崇，輿馬器服，窮極綺麗，後房伎妾數十，絲竹不絶音。性貪吝，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常若不足。玄爲劉裕所敗，隨玄西走，其珍寶玩好悉藏地中，皆變爲土。至巴陵，因奉二后投義軍，而爲鎮軍長史，轉尚書。

當初，桓玄篡位入宫，卧床突然下陷，群臣大驚失色，仲文説："因聖德深厚，大地托載不了。"桓玄非常高興。以仲文爲輔佐自己的親近顯貴之人，厚加封賞，車馬器用服裝，極盡華麗，後房中歌舞伎女加妻妾共有數十人，絲竹之音不絶。仲文生性貪吝，收受了許多賄賂，家中積累了千金財産，還常嫌不足。桓玄被劉裕打敗，仲文隨同桓玄西逃，他的珍寶玩物全埋藏在地下，都變爲土。到了巴陵，仲文因護送二位皇后投奔義軍，而作了鎮軍長史，改任尚書。

帝初反正，抗表自解曰："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飆拂野，林無静柯。何者？勢弱則受制於巨力，質微則無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言，於臣實非所敢譬。昔桓玄之代，誠復驅逼者衆。至如微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亡身殉國；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遂乃宴安昏寵，叨昧僞封，錫文篡事，曾無獨固。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兹兼撓，宜其極法，以判忠邪。會鎮軍將軍劉裕匡復社稷，大弘善貸，佇一戮於微命，申三驅於大信，既惠之以首領，又申之以縶維。於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進退，是以僶俛從事，自同令人。今宸極反正，唯新告始，憲章既明，品物思舊，臣亦胡顔之厚，可以顯居榮次！乞解所職，待罪私門。違離闕庭，乃心慕戀。"詔不許。

皇帝剛復位，仲文便上表爲自己辯解説："我聽説洪波振蕩溝壑，河中没有安然的魚類；驚風掃蕩原野，林中没有静止的樹枝。爲什麽？勢力薄弱便受制於巨大的外力，實力微小便無法自我保全。從道理上雖然可以這樣講，對我來説實在不敢這樣比喻。過去桓玄掌權時，被他逼迫驅使的人的確很多。就像我這種人，罪過實在深重，進不能臨危授命，以身殉國；退不能歸隱首陽山，拂袖而去。於是貪享安樂昏然邀寵，貪圖僞封，私寫封九錫篡位的詔書，曾經喪失節操。我的名聲道義因此而淪落，情操從此被攪亂，我應該被處以極刑，以判明忠奸。逢鎮軍將軍劉裕匡復社稷，大力弘揚善德，他一句話留我一命，他申明信義對我網開一面，既以官職恩賜於我，又表明他挽留人才。當時皇帝落難并被阻隔，天人不安，我迷失了進退的方向，所以爲桓玄做事，見識如同婦人。如今皇帝復位，新的時代開始，典章制度已明確，品評事物回想過去，我的臉皮也太厚了，怎能再身居顯要榮華的職位！乞

求准許我辭職，在家中待罪，遠離宫廷，這是我心中的願望。”皇帝下詔不許。

仲文因月朔與衆至大司馬府，府中有老槐樹，顧之良久而嘆曰：“此樹婆娑，無復生意!”仲文素有名望，自謂必當朝政，又謝混之徒疇昔所輕者，并皆比肩，常怏怏不得志。忽遷爲東陽太守，意彌不平。劉毅愛才好士，深相禮接，臨當之郡，游宴彌日。行至富陽，慨然嘆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伯符。”何無忌甚慕之。東陽，無忌所統，仲文許當便道修謁，無忌故益欽遲之，令府中命文人殷闡、孔甯子之徒撰義構文，以俟其至。仲文失志恍惚，遂不過府。無忌疑其薄己，大怒，思中傷之。時屬慕容超南侵，無忌言於劉裕曰：“桓胤、殷仲文乃腹心之疾，北虜不足爲憂。”義熙三年，又以仲文與駱球等謀反，及其弟南蠻校尉叔文并伏誅。仲文時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遇禍。

仲文在初一這一天與衆人一起來到大司馬府，府中有棵老槐樹，仲文望樹很久而嘆息道：“這棵樹雖然枝葉繁茂，却已無生氣!”仲文平素就有名望，自稱必當主持朝政，再加上過去所輕視的謝混之流，都與自己比肩而立，所以常怏怏不得志。忽然被任命爲東陽太守，心中更覺不平。劉毅愛才好士，對待仲文十分有禮，臨去郡時，劉毅與仲文游玩歡飲了一整天。走到富陽時，仲文慨然長嘆道：“看此山川形勢，會再出一位伯符。”何無忌很敬慕仲文。東陽，由無忌統管，仲文答應在順路時去拜見無忌，所以無忌更加敬仰他，命令府中的文人殷闡、孔甯子等撰寫文章，以等待仲文的到來。仲文因不得志而神思恍惚，便没去無忌府上拜謁。無忌懷疑是仲文輕視自己，大怒，想要中傷仲文。當時慕容超南侵，無忌對劉裕説：“桓胤、殷仲文纔是心腹之患，北虜不足爲憂。”義熙三年，又因仲文與駱球等人謀反，與他的弟弟南蠻校尉叔文一并被處死。仲文當時照鏡子看不見自己的面目，幾天後就遇禍。

仲文善屬文，爲世所重，謝靈運嘗云：“若殷仲文讀書半袁豹，則文才不減班固。”言其文多而見書少也。

仲文善於作文章，被世人看重，謝靈運曾説：“如果殷仲文讀的書有袁豹一半多，那麽他的文才不比班固差。”説的是仲文寫的文章多而讀的書少。

史臣曰：桓玄纂凶，父之餘基。挾奸回之本性，含怒於失職；苞藏其豕心，抗表以稱冤。登高以發憤，觀釁而動，竊圖非望。始則假寵於仲堪，俄而戮殷以逞欲，遂得據全楚之地，驅勁勇之兵，因晋政之陵遲，乘會稽之酗醟，縱其狙詐之計，扇其陵暴之心，敢率犬羊，稱兵内侮。天長喪亂，凶力實繁，逾年之間，奄傾晋祚，自謂法堯禪舜，改物君臨，鼎業方隆，卜年惟永。俄而義旗電發，忠勇雷奔，半辰而都邑廓清，逾月而凶

史臣曰：桓玄篡位逞凶，是他父親遺留下的基礎。他挾奸邪反叛的本性，失去職位時隱含怨怒；包藏起野心，上表喊冤。登高抒發怨憤，見機而動，暗中有非分之想。開始時假意受寵於仲堪，不久就殺死殷仲堪以滿足自己的欲望，於是得以占據全楚之地，驅使强勁勇猛的士兵，由於晋朝衰落，趁會稽王沉迷不醒，運用奸詐的計策，煽動起欺凌暴虐之心，膽敢率領兵馬，興兵發難，使天下禍亂産生，兵革連年，一年之間傾覆晋氏帝位，自稱是堯禪位於舜，改朝换代君臨天下，帝王大業方興，夢想永遠稱帝。不久義旗被迅速舉起有如閃電，忠勇之士奮起有如迅雷，

渠即戮，更延墜曆，復振頹綱。是知神器不可以暗干，天祿不可以妄處者也。夫帝王者，功高宇內，道濟含靈，龍宮鳳曆表其祥，彤雲玄石呈其瑞，然後光臨大寶，克享鴻名，允徯后之心，副樂推之望。若桓玄之幺麼，豈足數哉！適所以干紀亂常，傾宗絕嗣，肇金行之禍難，成宋氏之驅除者乎！

贊曰：靈寶隱賊，世載凶德。信順未孚，奸回是則。肆逆遷鼎，憑威縱慝。違天虐人，覆宗殄國。

半個時辰都邑便被廓清，剛過一月元凶就被殺戮，改用失落的年曆，重振頹廢的綱紀。由此可知帝位不可以冒犯，天賜之位不可以妄有。所謂帝王，功高蓋世，天道相助體含神靈，龍宮鳳曆表明吉利，彤雲玄石呈現祥瑞，然後光臨帝位，享有崇高的名聲，應合百姓對明主的盼望之心，符合臣民對賢君的擁戴之意。像桓玄這種小人，豈能充數！偶然的機會使桓玄冒犯攪亂法紀綱常，招致滅族絕後，開啓晉朝禍難，成就了宋氏驅除而已！

贊曰：靈寶反賊，世載凶德。未得民心，效法奸邪。肆意遷都，憑威作惡。違天虐人，絕宗滅國。

# 晉書卷一百

## 列傳第七十

### 王彌

王彌，東萊人也。家世二千石。祖頎，魏玄菟太守，武帝時，至汝南太守。彌有才幹，博涉書記。少游俠京都，隱者董仲道見而謂之曰："君豺聲豹視，好亂樂禍，若天下騷擾，不作士大夫矣。"

惠帝末，妖賊劉柏根起於東萊之惤縣，彌率家僮從之，柏根以爲長史。柏根死，聚徒海渚，爲苟純所敗，亡入長廣山爲群賊。彌多權略，凡有所掠，必豫圖成敗，舉無遺策。弓馬迅捷，膂力過人，青土號爲"飛豹"。後引兵入寇青徐，兖州刺史苟晞逆擊，大破之。彌退集亡散，衆復大振，晞與之連戰，不能克。彌進兵寇泰山、魯國、譙、梁、陳、汝南、潁川、襄城諸郡，入許昌，開府庫，取器杖，所在陷没，多殺守令。有衆數萬，朝廷不能制。

會天下大亂，進逼洛陽，京邑大震，宫城門晝閉。司徒王衍等率百官距守，彌屯七里澗，王師進擊，大破之。彌謂其黨劉靈曰："晉兵尚强，歸無所厝。劉元海昔爲質子，我與之周旋京師，深有分契，今稱漢王，將歸之，可乎?"靈然之。乃渡河歸元海。元海聞而大悦，遣其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致書於彌曰："以將軍有不世之功，超時之德，故有此迎耳。

王彌，東萊人。他家世代是兩千石的官吏。祖父王頎，是魏的玄菟太守，武帝時，任汝南太守。王彌有才幹，讀過許多書籍文章。少年時代游京都，京師的隱士董仲道見到他説："你豺音豹目，喜歡禍亂，如果天下發生騷動，你就不會做士大夫了。"

惠帝末年，妖賊劉柏根在東萊的惤縣起事，王彌率領自己的家奴追隨響應，劉柏根任他爲長史。劉柏根死後，王彌聚集徒衆於海濱，被苟純打敗，逃到長廣山中做盜賊。王彌有權謀，每次搶掠，必定預先謀劃成敗，行動没有失算的。他騎馬射箭迅捷，力氣超人，青州一帶稱他爲"飛豹"。以後帶兵侵擾青州徐州，兖州刺史苟晞阻擊，大敗賊軍。王彌撤退招集逃亡徒衆，賊勢再次强大，苟晞與他們多次交戰，不能獲勝。王彌進兵搶掠泰山、魯國、譙、梁、陳、汝南、潁川、襄城諸郡，攻入許昌，打開官府庫房，奪取武器工具，經過的地方全部淪陷，殺害當地長官。有徒衆數萬，朝廷對他無可奈何。

適逢天下大亂，王彌亂軍進逼洛陽，京師震動，宫城在白天也關閉了城門。司徒王衍等率領百官保衛宫城，王彌屯駐在七里澗，王師進攻，大敗亂軍。王彌對他的黨羽劉靈説："晉兵還很强大，我們無處可去。劉元海從前做人質時，我與他在京師有過來往，交情很厚，現在他號稱漢王，我們去投奔他，可以嗎?"劉靈認爲可行。於是渡河去歸附劉元海。劉元海聽到消息極爲高興，派他的侍中兼御史大夫到郊外迎接，寫信給王彌道："因爲將軍建有世上少見的功績，超過

遲望將軍之至，孤今親行將軍之館，輒拂席洗爵，敬待將軍。”及彌見元海，勸稱尊號，元海謂彌曰：“孤本謂將軍如竇周公耳，今真吾孔明、仲華也。烈祖有云：‘吾之有將軍，如魚之有水。’”於是署彌司隸校尉，加侍中、特進，彌固辭。使隨劉曜寇河内，又與石勒攻臨漳。

時代的功德，所以來迎接。早就盼望將軍前來，我現在要親自到將軍的館舍，給你安設酒席洗好酒杯，恭敬等待將軍。”王彌見到劉元海，勸他稱帝，劉元海説：“我原本以爲將軍好比竇周公呢，現在知道你真是我的孔明、仲華啊。烈祖曾經説：‘我有將軍，如魚兒有水。’”於是任命王彌爲司隸校尉，加授侍中、特進，王彌堅決辭讓。命他隨劉曜進犯河内，又與石勒一起攻臨漳。

永嘉初，寇上黨，圍壺關，東海王越遣淮南内史王曠、安豐太守衛乾等討之，及彌戰於高都、長平間，大敗之，死者十六七。元海進彌征東大將軍，封東萊公。與劉曜、石勒等攻魏郡、汲郡、頓丘，陷五十餘壁，皆調爲軍士。又與勒攻鄴，安北將軍和郁棄城而走。懷帝遣北中郎將裴憲次白馬討彌，車騎將軍王堪次東燕討勒，平北將軍曹武次大陽討元海。武部將軍彭默爲劉聰所敗，見害，衆軍皆退。聰渡黄河，帝遣司隸校尉劉暾、將軍宋抽等距之，皆不能抗。彌、聰以萬騎至京城，焚二學。東海王越距戰於西明門，彌等敗走。彌復以二千騎寇襄城諸縣，河東、平陽、弘農、上黨諸流人之在潁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者數萬家，爲舊居人所不禮，皆焚燒城邑，殺二千石長吏以應彌。彌又以二萬人會石勒寇陳郡、潁川，屯陽翟，遣弟璋與石勒共寇徐兗，因破越軍。

永嘉初年，侵犯上黨，圍攻壺關，東海王司馬越派淮南内史王曠、安豐太守衛乾等征討，王彌與他們戰於高都、長平間，大敗官軍，戰死十之六七。劉元海晉升王彌爲征東大將軍，封東萊公。與劉曜、石勒等攻魏郡、汲郡、頓丘，攻陷五十餘座堡壘，把堡壘中的人徵調參軍。又與石勒攻鄴城，安北將軍和郁棄城逃走。懷帝派遣中郎將裴憲進駐白馬討伐王彌，車騎將軍王堪進駐東燕討伐石勒，平北將軍曹武進駐大陽討伐劉元海。武部將軍彭默被劉聰打敗，被殺害，各路大軍全部撤退。劉聰渡過黄河，皇帝派司隸校尉劉暾、將軍宋抽等抵禦，都不能抵擋。王彌、劉聰率領一萬騎兵到京城，焚燒了國學和太學。東海王 司馬越據守西明門與亂軍交戰，王彌等戰敗撤走。王彌再次用兩千騎兵進犯襄城諸縣，河東、平陽、弘農、上黨等地流亡在潁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諸地的流民約數萬户，被當地人欺侮，現在都焚燒城池村莊，殺兩千石長吏以響應王彌。王彌又用兩萬人與石勒會合侵犯陳郡、潁川，屯聚陽翟，派弟弟王璋與石勒一同侵犯徐州、兗州，於是大敗司馬越軍。

彌後與曜寇襄城，遂逼京師。時京邑大饑，人相食，百姓流亡，公卿奔河陰。曜、彌等遂陷宫城，至太極前殿，縱兵大掠。幽帝於端門，逼辱羊皇后，殺皇太子詮，發掘陵墓，焚燒宫廟，城府蕩盡，百官及男女遇害者三萬餘人，遂遷帝於平陽。

王彌後來與劉曜侵犯襄城，進逼京師。當時京師正發生饑荒，已經人吃人，百姓流散逃亡，公卿們奔往河陰。劉曜、王彌等攻陷京師，到太極殿前，放縱士兵大肆搶掠。幽禁皇帝在端門，逼迫凌辱羊皇后，殺皇太子司馬詮，發掘皇帝陵墓，焚燒宫殿宗廟，城府蕩然無存，百官及百姓遇害的有三萬多人，把皇帝遷移到平陽。

彌之掠也，曜禁之，彌不從。曜

王彌搶掠京師，劉曜禁止，但王彌不服從。

斬其牙門王延以徇，彌怒，與曜阻兵相攻，死者千餘人。彌長史張嵩諫曰："明公與國家共興大事，事業甫耳，便相攻討，何面見主上乎？平洛之功誠在將軍，然劉曜皇族，宜小下之。晉二王平吴之鑒，其則不遠，願明將軍以爲慮。縱將軍阻兵不還，其若子弟宗族何！"彌曰："善，微子，吾不聞此過也。"於是詣曜謝，結分如初。彌曰："下官聞過，乃是張長史之功。"曜謂嵩曰："君爲朱建矣，豈況范生乎！"各賜嵩金百斤。彌謂曜曰："洛陽天下之中，山河四險之固，城池宫室無假營造，可徙平陽都之。"曜不從，焚燒而去。彌怒曰："屠各子，豈有帝王之意乎！汝奈天下何！"遂引衆東屯項關。

初，曜以彌先入洛，不待己，怨之，至是嫌隙遂構。劉暾説彌還據青州，彌然之，乃以左長史曹嶷爲鎮東將軍，給兵五千，多齎寶物還鄉里，招誘亡命，且迎其室。彌將徐邈、高梁輒率部曲數千人隨嶷去，彌益衰弱。

初，石勒惡彌驍勇，常密爲之備。彌之破洛陽也，多遺勒美女寶貨以結之。時勒擒苟晞，以爲左司馬，彌謂勒曰："公獲苟晞而用之，何其神妙！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愈忌彌，陰圖之。劉暾又勸彌徵曹嶷，藉其衆以誅勒。於是彌使暾詣青州，令曹嶷引兵會己，而詐要勒共向青州。暾至東阿，爲勒游騎所獲。勒見彌與嶷書，大怒，乃殺暾。彌未之知，勒伏兵襲彌，殺之，并其衆。

劉曜斬王彌的牙門王延示衆，王彌大怒，與劉曜互相攻打，死千餘人。王彌的長史張嵩勸諫道："明公與國家共同發起大事，事業剛開頭，就互相攻打討伐，有什麽臉面去見主公呢？平定洛陽的功績確實屬於將軍，但劉曜是皇族，將軍應當稍稍屈尊俯就。晉二王平定吴的前車之鑒，并不遠，希望將軍作爲教訓。縱然將軍滯留於此不再回去，那麽子弟宗族又該怎麽辦！"王彌説："對，如果没有你，我還不知道自己有這種過失呢。"於是去向劉曜謝罪，兩人又恢復了從前的關係。王彌説："使下官知道有錯誤，是張長史的功勞。"劉曜對張嵩説："你簡直是朱建了，豈止可比范生呢！"分别賜給張嵩百斤金。王彌對劉曜説："洛陽在天下的中央，四周有山河天險，城池宫室都不用重新建造，可以從平陽遷都洛陽。"劉曜不接受這個建議，焚燒了洛陽然後撤走。王彌大怒道："野種，不想當皇帝麽？你怎麽對待天下！"便領兵東進屯駐項關。

當初，劉曜因爲王彌先進入洛陽没等他，已經不高興，到現在怨隙就更深。劉暾鼓動王彌還東占據青州，王彌認爲有理，便以左長史曹嶷爲鎮東將軍，撥給他五千兵卒，帶着許多財物返回故鄉，招募流亡者，迎接家室。王彌的部將徐邈、高梁也率家兵數千人隨曹嶷而去，王彌的勢力愈發衰弱。

當初，石勒顧慮王彌驍勇，時常秘密作防備。王彌攻破洛陽，送給石勒許多美女、寶物來籠絡他。當時石勒俘虜了苟晞，任他爲左司馬，王彌對石勒説："你獲得苟晞而加以任用，這太好了！讓苟晞爲你左手，我爲你右手，平定天下就是小事一件。"石勒愈發疑忌王彌，暗地裏要處置他。劉暾又勸王彌徵召曹嶷，用曹嶷的兵力消滅石勒。於是王彌令劉暾訪問青州，命曹嶷帶兵來與他會合，同時假意邀請石勒一起到青州。劉暾到東阿，被石勒的巡邏隊截獲。石勒見到王彌給曹嶷的信，大怒，殺劉暾。王彌還不知道，石勒設伏兵襲擊王彌，殺死王彌，兼并了他的軍隊。

## 張昌

張昌，本義陽蠻也。少爲平氏縣吏，武力過人，每自占卜，言應當富貴。好論攻戰，儕類咸共笑之。及李流寇蜀，昌潛遁半年，聚黨數千人，盜得幢麾，詐言臺遣其募人討流。會《壬午詔書》發武勇以赴益土，號曰“壬午兵”。自天下多難，數術者云當有帝王興於江左，及此調發，人咸不樂西征，昌黨因之誑惑，百姓各不肯去。而詔書催遣嚴速，所經之界停留五日者，二千石免。由是郡縣官長皆躬出驅逐，展轉不遠，屯聚而爲劫掠。是歲江夏大稔，流人就食者數千口。

張昌，原是義陽蠻。青年時爲平氏縣吏，武力過人，常自行占卜，說命中該富貴。喜歡議論攻戰謀略，同伴們全都嘲笑他。李流侵犯蜀地，張昌潛逃半年，聚集數千人，盜竊得旗幟儀仗，謊稱朝廷令他招募兵士討伐李流。正逢《壬午詔書》徵發武裝丁壯到益州，號稱“壬午兵”。自從天下戰亂，占卜人說當有帝王在江左興起，因此這次徵調，人們都不願意西征，張昌的黨羽於是欺騙煽惑，百姓都不肯去。但詔書催促嚴厲且緊急，壯丁們經過的地區停留五天還不出界，郡縣官便要被免官。因此郡縣長官都親自出面驅趕，壯丁們輾轉不肯遠行，聚集起來肆行搶掠。這一年江夏大豐收，流民來就食的有數千人。

太安二年，昌於安陸縣石巖山屯聚，去郡八十里，諸流人及避戍役者多往從之。昌乃易姓名爲李辰。太守弓欽遣軍就討，輒爲所破。昌徒衆日多，遂來攻郡。欽出戰，大敗，乃將家南奔沔口。鎮南大將軍、新野王歆遣騎督靳滿討昌於隨郡西，大戰，滿敗走，昌得其器杖，據有江夏，即其府庫。造妖言云：“當有聖人出。”

太安二年，張昌在安陸縣石巖山屯聚，離郡治八十里，流民以及逃避徵役的人多數去投靠。張昌便改姓名叫李辰。太守弓欽派軍隊前往征討，多戰敗。張昌的徒衆日益增多，便進攻郡治。弓欽出戰，大敗，帶着家口南逃沔口。鎮南大將軍、新野王司馬歆遣騎兵都督靳滿討伐張昌於隨郡以西，兩軍大戰，靳滿戰敗退走，張昌獲得官軍的器械，占據了江夏，擁有府庫。造妖言說：“當有聖人出現。”

山都縣吏丘沈遇於江夏，昌名之爲聖人，盛車服出迎之，立爲天子，置百官。沈易姓名爲劉尼，稱漢後。以昌爲相國，昌兄味爲車騎將軍，弟放廣武將軍，各領兵。於石岩中作宮殿，又於岩上織竹爲鳥形，衣以五綵，聚肉於其傍，衆鳥群集，詐云鳳皇降。又言珠袍、玉璽、鐵券、金鼓自然而至。乃下赦書，建元神鳳，郊祀、服色依漢故事。其有不應其募者，族誅。又流訛言云：“江淮已南當圖反逆，官軍大起，悉誅討之。”群小互相扇動，人情惶懼，江沔間一時猋起，豎牙旗，鳴鼓角，以應昌，旬月之間，衆至三萬，皆以絳科

山都縣吏丘沈在江夏遇到張昌，張昌把丘沈稱作聖人，用隆重的車馬迎接他，擁立爲天子，設置百官。丘沈改姓名叫做劉尼，自稱是漢朝皇族的後人。任命張昌爲相國，張昌的哥哥張味爲車騎將軍，弟弟張放爲廣武將軍，各自帶兵。在山岩中建築宮殿，又在岩石上用竹子織成鳥的形狀，穿上五彩衣服，在它旁邊放着一些肉，引得許多鳥會集，詐稱鳳凰下落。還說珠袍、玉璽、鐵券、金鼓都自己來到。頒布大赦令，建年號爲神鳳，舉行郊祀、服飾的顏色，一切仿照漢的做法。有不響應他們招募的，就滅族。又散布流言說：“江淮以南要發生反叛，官軍大規模進發，全部討伐平定了。”群小互相煽動，人情惶恐，江沔之間紛紛起事，樹立牙旗，擂鼓吹角，以呼應張昌，不到一個月，聚衆三萬，都纏着紅頭

頭，播之以毛。江夏、義陽士庶莫不從之，惟江夏舊姓江安令王僱、秀才呂蕤不從。昌以三公位徵之，僱、蕤密將宗室北奔汝南，投豫州刺史劉喬。鄉人期思令李權、常安令吴鳳、孝廉吴暢糾合善士，得五百餘家，追隨僱等，不豫妖逆。

巾，并用獸毛作裝飾。江夏、義陽士庶大都追隨，惟有江夏舊姓江安令王僱、秀才呂蕤不肯隨從。張昌以三公之位徵召他們，王僱、呂蕤悄悄地帶着家室北逃汝南，投奔豫州刺史劉喬。鄉人期思令李權、常安令吴鳳、孝廉吴暢糾合正義之士，得五百多家，追隨王僱等，不肯參預妖逆之事。

新野王歆上言："妖賊張昌、劉尼妄稱神聖，犬羊萬計，絳頭毛面，挑刀走戟，其鋒不可當。請臺敕諸軍，三道救助。"於是劉喬率諸軍據汝南以禦賊，前將軍趙驤領精卒八千據宛，助平南將軍羊伊距守。昌遣其將軍黄林爲大都督，率二萬人向豫州，前驅李宫欲掠取汝水居人，喬遣將軍李楊逆擊，大破之。林等東攻弋陽，太守梁桓嬰城固守。又遣其將馬武破武昌，害太守，昌自領其衆。西攻宛，破趙驤，害羊伊。進攻襄陽，害新野王歆。昌别率石冰東破江、揚二州，僞置守長。當時五州之境皆畏逼從逆。又遣其將陳貞、陳蘭、張甫等攻長沙、湘東、零陵諸郡。昌雖跨帶五州，樹立牧守，皆桀盗小人而無禁制，但以劫掠爲務，人情漸離。

新野王司馬歆上書説："妖賊張昌、劉尼妄稱神聖，有兵卒數以萬計，戴着紅頭巾臉上沾着獸毛，舉刀舞戟，鋒芒鋭不可擋。請令諸路軍隊，齊來救助。"於是劉喬率諸軍據守汝南抵禦賊兵，前將軍趙驤領精兵八千據守宛城，援助平南將軍羊伊堅守。張昌派他的將軍黄林爲大都督，率兩萬人向豫州，前鋒李宫要搶掠汝水兩岸的居民，劉喬命將軍李楊迎擊，大敗賊兵。黄林等東攻弋陽，太守梁桓據城固守。張昌又派將領馬武攻破武昌，殺害太守，張昌把郡中兵衆置於自己麾下。西攻宛城，大敗趙驤，殺害了羊伊。進攻襄陽，殺害了新野王司馬歆。張昌又率石冰攻破江、揚二州，設置僞官員。當時五州全境都畏懼賊軍被迫隨從了逆賊。張昌又派遣陳貞、陳蘭、張甫等攻打長沙、湘東、零陵諸郡。張昌的勢力雖然跨五州，委派了地方官，但他們全是殘暴的盗賊，没有禁令法度，惟以搶劫掠奪爲務，人情漸漸離散。

是歲，詔以寧朔將軍、領南蠻校尉劉弘鎮宛，弘遣司馬陶侃、參軍蒯桓、皮初等率衆討昌於竟陵，劉喬又遣將軍李楊、督護尹奉總兵向江夏。侃等與昌苦戰累日，大破之，納降萬計，昌乃沈竄于下儁山。明年秋，乃擒之，傳首京師，同黨并夷三族。

當年，詔令以寧朔將軍、領南蠻校尉劉弘鎮守宛城，劉弘派遣司馬陶侃、參軍蒯桓、皮初等率軍隊討伐張昌於竟陵，劉喬又派將軍李楊、督護尹奉集中軍隊進攻江夏。陶侃等與張昌苦戰許多天，大敗賊軍，招納降卒數以萬計，張昌便躲藏流竄於下儁山。第二年秋天，擒獲張昌，把首級傳送到京師，同黨全被誅滅三族。

**陳敏**

陳敏字令通，廬江人也。少有幹能，以郡廉吏補尚書倉部令史。及趙王倫篡逆，三王起義兵，久屯不散，京師倉廩空虚，敏建議曰："南方米穀皆積數十年，時將欲腐敗，而不漕運以濟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

陳敏字令通，是廬江人。少年時就有才幹，由郡廉吏補尚書倉部令史。趙王司馬倫篡逆，三王起義兵討伐，長期聚兵不遣返，京師倉庫消耗殆盡，陳敏建議道："南方的米穀已經積累了數十年，隨時可能腐爛，却不通過漕運來援助中原，不是救急的辦法。"朝廷贊同他的建議，任

朝廷從之，以敏爲合肥度支，遷廣陵度支。

命陳敏爲合肥度支，又改任廣陵度支。

張昌之亂，遣其將石冰等趣壽春，都督劉準憂惶計無所出。時敏統大軍在壽春，謂準曰："此等本不樂遠戍，故逼迫成賊。烏合之衆，其勢易離。敏請合率運兵，公分配衆力，破之必矣。"準乃益敏兵擊之，破吴弘、石冰等，敏遂乘勝逐北，戰數十合。時冰衆十倍，敏以少擊衆，每戰皆克，遂至揚州。迴討徐州賊封雲，雲將張統斬雲降。敏以功爲廣陵相。時惠帝幸長安，四方交爭，敏遂有割據江東之志。其父聞之，怒曰："滅我門者，必此兒也！"父亡，去職。

張昌之亂，派遣他的將軍石冰奔襲壽春，壽春都督劉準憂愁惶恐不知怎麼辦。此時陳敏統領大軍駐在壽春，對劉準説："這些人因爲不願意到遠處戍守，所以被迫成了盜賊。烏合之衆，要離間他們也容易。我請求把兵力合在一起，由你指揮，肯定能戰勝敵人。"劉準便增加陳敏的兵力攻擊敵人，打敗了吴弘、石冰等，陳敏乘勝追擊敗軍，交戰數十次。當時石冰的兵力是陳敏的十倍，陳敏以少勝多，每戰必勝，於是到了揚州。又回軍征討徐州賊封雲，封雲的部將張統斬殺封雲投降。陳敏因軍功任廣陵王丞相。此時惠帝到長安，四方互相交戰爭奪，陳敏便有割據江東的心思。他的父親知道後，大怒道："滅我家族的，一定是這個小子！"父親死，陳敏自動離職。

東海王越當西迎大駕，承制起敏爲右將軍、假節、前鋒都督。致書於敏曰：

東海王司馬越準備西去迎接皇帝，受命起用陳敏爲右將軍、假節、前鋒都督。司馬越給陳敏信説道：

將軍建謀富國，則有大漕之勛。及遭冰昌之亂，則首率義徒，以寡敵衆。外無强兵之援，内無運籌之侣，隻身挺立，雄略從横，擢奇謀於馬首，奮靈計於臨危，金聲振於江外，精光赫於揚楚。攻堅陷嶮，三十餘戰，師徒無虧，勍敵自滅。五州復全，苞茅入貢，豈非將軍之功力哉！

將軍謀求國家富强，建立了大規模漕運的功勛。遭遇石冰張昌作亂，將軍首先率領義軍，以寡敵衆。外面没有强兵支援，裏面没有幫助籌劃的同僚，將軍隻身挺立，雄才大略縱横無阻，在兩軍對陣之際展現奇謀，在危急時刻施展妙計，美名傳播到江南，威風顯赫於揚州楚州。攻克堅固的城池奪取險要的關隘，三十多次戰役，大軍没有遭到損失，强敵則先後消滅。五州重新歸於一統，四方紛紛進貢，這難道不是將軍的大功績嗎！

今羯賊屯結，游魂河濟，鼠伏雉竄，藏匿陳留，始欲奸盜，終圖不軌。將軍孫吴之術既明，已試之功先著，孤與將軍情分特隆，想割草土之哀，抑難居之思，捨絰執戈，來恤國難。天子遠巡，鑾輿未反，引領東眷，有懷山陵。當憑將軍戮力，

現在羯人屯聚集結，在黄河濟水間流竄，神出鬼没，藏匿在陳留郡，盜竊行凶，圖謀不軌。將軍已顯示了孫武吴起的才能，已建卓著功勛，我與將軍情分極其深厚，將軍定能割捨故鄉之情，抑止"不遑啓居"的苦惱，拋却一切束縛，前來救國難。天子在遠方，車駕還没有回京，抬頭向東邊張望，懷念先祖的陵墓。應當憑將軍努力作戰，使

王輅有旋。將軍率將所領，承書風發，米布軍資，惟將軍所運。

天子得以返回。請將軍率領部下，見到此書後火速出發，糧布等軍用物資，任憑將軍調運。

時越討豫州刺史劉喬，敏引兵會之，與越俱敗於蕭。

此時司馬越正討伐豫州刺史劉喬，陳敏帶兵與司馬越會合，跟司馬越一起在蕭地戰敗。

敏因中國大亂，遂請東歸，收兵據歷陽。會吴王常侍甘卓自洛至，教卓假稱皇太弟命，拜敏爲揚州刺史，并假江東首望顧榮等四十餘人爲將軍、郡守，榮并僞從之。敏爲息娶卓女，遂相爲表裏。揚州刺史劉機、丹楊太守王廣等皆棄官奔走。敏弟昶知顧榮等有貳心，勸敏殺之，敏不從。昶將精兵數萬據烏江，弟恢率錢端等南寇江州，刺史應邈奔走，弟斌東略諸郡，遂據有吴越之地。敏命寮佐以己爲都督江東軍事、大司馬、楚公，封十郡，加九錫，列上尚書，稱自江入河，奉迎鑾駕。

當時陳敏因中原大亂，請求回到東邊，收集兵卒據守歷陽。恰逢吴王的常侍甘卓從洛陽來，教甘卓假稱皇太弟的詔令，任陳敏爲揚州刺史，并私自授江東貴族顧榮等四十多人爲將軍、郡守，顧榮等都表面上接受了。陳敏給自己的兒子娶甘卓的女兒，於是互爲内外。揚州刺史劉機、丹楊太守王廣等都放棄官職逃走。陳敏的弟弟陳昶知道顧榮等人有二心，勸陳敏殺他們，陳敏不聽勸告。陳昶率領精兵數萬據守烏江，他的弟弟陳恢率錢端等南進侵犯江州，江州刺史應邈逃走，陳敏弟弟陳斌東進攻略諸郡，於是據有了吴越之地。陳敏令僚屬推舉他爲都督江東軍事、大司馬、楚公，封十郡，加九錫，列位上尚書，宣稱從長江進入黄河，迎接天子。

東海王軍諮祭酒華譚聞敏自相署置，而顧榮等并江東首望，悉受敏官爵，乃遺榮等書曰：

東海王的軍事參謀祭酒華譚聽説陳敏自行設置官署，而顧榮等人都是江東的貴族，都接受了陳敏的官爵，便寫信給顧榮等説：

石冰之亂，朝廷録敏微功，故加越次之禮，授以上將之任，庶有韓盧一噬之效。而本性凶狡，素無識達，貪榮干進，逆天而動，阻兵作威，盗據吴會，内用凶弟，外委軍吏，上負朝廷寵授之榮，下孤宰輔過禮之惠。天道伐惡，人神所不祐。雖阻長江，命危朝露。忠節令圖，君子高行，屈節附逆，義士所耻。王蠋匹夫，志不可屈；於期慕義，隕首燕庭。况吴會仁人并受國寵，或剖符名郡，或列爲近臣，而便辱身奸人之朝，降節逆叛之黨，稽顙屈膝，不亦羞乎！昔龔勝絶粒，不食莽朝；魯連赴海，耻爲秦臣。

石冰作亂，朝廷記録了陳敏的些許功績，給予超等的禮遇賞賜，授與上將軍的重任，希望他有忠誠的回報。但他本性凶狠狡猾，素來不識大體，貪圖榮華追求官位，違背天道而行動，依恃兵權而作威，盗據吴會，内重用凶暴的諸弟，外委任軍人爲官吏，對上辜負朝廷寵愛任用的榮耀，對下辜負主持政務者超等獎掖的恩德。天道歷來懲罰惡人，人神都不保佑。他們雖然以長江作爲屏障，但命同於朝露。堅持忠貞的氣節，是君子的高尚品行，屈節依附叛逆，忠義之士以此爲耻。王蠋雖爲匹夫，但志氣不可屈服；樊於期仰慕正義，獻身燕國。何况吴會的志士仁人一直受國家尊寵，或封給郡治，或爲朝廷近臣，却負辱而去奸人的朝廷列隊，投降了叛逆的黨徒，屈膝叩頭，這不是太羞耻了嗎！從

君子義行，同符千載，遥度雅量，豈獨是安！

前龔勝絶食，不吃王莽之食；魯仲連遠赴東海，耻作秦臣。君子的正義之行，流傳千載，遥想君子雅量，心裏怎能平静！

昔吴之武烈，稱美一代，雖奮奇宛葉，亦受折襄陽。討逆雄氣，志存中夏，臨江發怒，命訖丹徒。賴先主承運，雄謀天挺，尚内倚慈母仁明之教，外杖子布廷爭之忠，又有諸葛、顧、步、張、朱、陸、全之族，故能鞭笞百越，稱制南州。然兵家之興，不出三世，運未盈百，歸命人臣。今以陳敏倉部令史，七第頑冗，六品下才，欲躡桓王之高蹤，蹈大皇之絶軌，遠度諸賢，猶當未許也。諸君垂頭，不能建翟義之謀；而顧生俯眉，已受羈絆之辱。皇輿東軒，行即紫館，百僚垂纓，雲翔鳳闕，廟勝之謨，潜運帷幄。然後發荆州武旅，順流東下，徐州鋭鋒，南據堂邑；征東勁卒，耀威歷陽；飛橋越横江之津，泛舟涉瓜步之渚；威震丹楊，擒寇建鄴，而諸賢何顔見中州之士邪！

從前吴的武烈，有一代美名，雖在宛、葉建有奇功，却也在襄陽受挫。討逆將軍有英雄豪氣，要繼承國家正統，渡江大舉進攻，可惜在丹徒被害。有幸先帝接受父兄事業，雄才謀略傑出於當世。内依賴慈母仁義明達的教誨，外恃子布廷爭之忠誠，又有諸葛、顧、步、張、朱、陸、全各大族的支持，所以能制服百越，統治南方各州。但起兵興盛以來，没有超過三代，年運不到一百，便成了别人的臣子。現在陳敏以一個管倉庫的小官吏，七等的頑劣，六品的下才，還想追尋桓王的脚步，行進於大皇的大道上，揣度在遠鄉的江南賢士，該不會順從他。諸君低頭，不能實施翟義式的謀略；而顧生低眉臣服，已經受了被囚之辱。皇帝在東，所行便是紫館，百僚冠纓上朝，彩雲飛舞鳳凰降落，在朝中定了决勝的謀略，運籌帷幄，然後發荆州的武裝，順流東下，徐州的精鋭，在南部占據堂邑；征東的生力軍，炫耀武力在歷陽；架飛橋跨越横江渡口，戰艦進逼瓜步港口；王師威震丹楊，擒獲敵寇於建鄴，那麽諸賢有什麽臉面見中州人呢！

小寇隔津，音符道闊，引領南望，情存舊懷。忠義之人，何世蔑有！夫危而不能安，亡而不能存，將何貴乎！永長宿德，情所素重；彦先垂髮，分著金石；公胄早交，恩紀特隆；令伯義聲，親好密結。上欲與諸賢效翼紫宸，建功帝籍。如其不爾，亦可泛舟河、渭，擊楫清歌。何爲辱身小寇之手，以蹈逆亂之禍乎！昔爲同志，今已殊域；往爲一體，今成異身。瞻江長嘆，非子誰思！願

被小賊寇隔絶江河，音聲書信被阻斷，翹首南望，情誼積於胸懷。忠義之人，什麽時代没有呢？危急而不能安，將滅亡而不能存，有什麽富貴可言！永長的品德，一向被看重；彦先的名望，已經刻在金石之上；公胄早與朝廷合作，受到的恩遇特别隆盛；令伯的義聲，也與朝廷密切相關。皇帝想與諸位賢能之士共同聚集在朝廷，建功帝業。即使不願在朝廷做官，也可以在黄河、渭水上蕩起小船，扣着船槳而唱歌。爲什麽要屈辱於小賊寇之手，去遭受叛逆的災禍！從前我們志向相同，現在分隔在兩地；從前我們親密如同一人，現在

圖良策，以存嘉謀也。

却完全不同。望着長江長嘆，我不思念你還能思念誰！希望你有好的計謀，救國的良策。

敏凡才無遠略，一旦據有江東，刑政無章，不爲英俊所服，且子弟凶暴，所在爲患。周玘、顧榮之徒常懼禍敗，又得譚書，皆有慚色。玘、榮遣使密報征東大將軍劉準遣兵臨江，己爲内應。準遣揚州刺史劉機、寧遠將軍衡彦等出歷陽。敏使弟昶及將軍錢廣次烏江以距之，又遣弟閎爲歷陽太守，戍牛渚。錢廣家在長城，玘鄉人也，玘潛使圖昶。廣遣其屬何康、錢象投募送白事於昶，昶俯頭視書，康揮刀斬之，稱州下已殺敏，敢有動者誅三族，吹角爲内應。廣先勒兵在朱雀橋，陳兵水南，玘、榮又説甘卓，卓遂背敏。敏率萬餘人將與卓戰，未獲濟，榮以白羽扇麾之，敏衆潰散。敏單騎東奔至江乘，爲義兵所斬，母及妻子皆伏誅，於是會稽諸郡并殺敏諸弟無遺焉。

陳敏平庸而没有遠略大才，一旦占據了江東，刑法政治全無章法，英雄豪傑不佩服他，而且陳家子弟凶暴，所到之處便是禍害。周玘、顧榮等人時時恐懼禍事來臨，現在收到華譚的來信，都覺得慚愧。周玘、顧榮派人密報征東大將軍劉準，請他發兵到江邊，自己作爲内應。劉準派揚州刺史劉機、寧遠將軍衡彦等從歷陽出發。陳敏命弟弟陳昶及將軍錢廣駐守烏江以抵禦官軍，又派遣弟弟陳閎任歷陽太守，戍守牛渚。錢廣家在長城，是周玘的同鄉，周玘暗中指使錢廣殺死陳昶。錢廣派他的部下何康、錢象送信給陳昶，陳昶低頭看信，何康揮刀斬殺陳昶，宣稱州中已殺了陳敏，敢有違抗的誅滅三族，吹號角作爲内應。錢廣先布置軍隊在朱雀橋，在橋南列陣，周玘、顧榮又勸説甘卓，甘卓便背叛了陳敏。陳敏率萬餘人將與甘卓交戰，未及渡河，顧榮用白羽扇指揮，陳敏的部衆於是潰散。陳敏一人單騎逃到江乘，被義兵殺死，他的母親及妻子兒女全部被處死，於是會稽諸郡一起殺死陳敏的諸弟而一個不留。

**王如**

王如，京兆新豐人也。初爲州武吏，遇亂流移至宛。時諸流人有詔并遣還鄉里，如以關中荒殘，不願歸，征南將軍山簡、南中郎將杜蕤各遣兵送之，而促期令發。如遂潛結諸無賴少年，夜襲二軍，破之。杜蕤悉衆擊如，戰于涅陽，蕤軍大敗。山簡不能禦，移屯夏口，如又破襄城。於是南安龐寔、馮翊嚴嶷、長安侯脱等各帥其黨攻諸城鎮，多殺令長以應之。未幾，衆至四五萬，自號大將軍，領司、雍二州牧。

王如，京兆新豐人。早年任州武吏，遭遇戰亂流浪至宛城。此時有詔書令所有流民全部遣返故鄉，王如因爲關中荒凉殘破，不肯回去，征南將軍山簡、南中郎將杜蕤各遣兵驅送，催促他們按期出發。王如便暗中拉攏聯絡無賴青年，乘夜襲擊兩支押送的軍隊，打敗官軍。杜蕤集中全部兵衆進擊王如，在涅陽交戰，杜蕤軍大敗。山簡無法抵擋，便轉移駐地到夏口，王如又攻破襄城。於是南安龐寔、馮翊嚴嶷、長安侯脱等各率領徒衆攻打諸城鎮，殺了許多當地長官以響應王如。不久，有兵衆四五萬，自己號稱大將軍，兼司、雍二州牧。

如懼石勒之攻己也，乃厚賄於勒，結爲兄弟，勒亦假其强而納之。時侯脱據宛，與如不協，如説勒曰：

王如恐怕石勒來攻打他，便用重禮賄賂石勒，結拜爲兄弟，石勒也想藉助王如的强大而收納他。當時侯脱據守宛城，與王如關係不和，王

"侯脱雖名漢臣，其實漢賊。如常恐其來襲，兄宜備之。"勒素怒脱貳己，憚如唇齒，故不攻之。及聞如言，甚悦，遂夜令三軍蓐食待命，鷄鳴而駕，後出者斬。晨壓宛門攻之，旬有二日而克之，勒遂斬脱。如於是大掠沔漢，進逼襄陽。征南山簡使將趙同帥師擊之，經年不能克，智力并屈，遂嬰城自守。王澄帥軍赴京都，如邀擊破之。

如便游説石勒道："侯脱名義是漢臣，其實是漢賊。王如常常恐懼他來偷襲，兄長應防備他。"石勒早就怨恨侯脱背叛，但忌憚侯脱與王如唇齒相依，所以不敢貿然進攻。聽了王如的話，極其高興，便連夜命令全軍早早吃飯待命，鷄鳴時出發，不按時出發的斬首。凌晨逼近宛城門發動進攻，十二天後攻克宛城，石勒殺了侯脱。王如便大肆搶掠沔漢一帶，進逼襄陽。征南將軍山簡令部將趙同率軍攻擊王如，奮戰一年仍不能消滅，智謀與軍力都不够了，於是加固城池防守。王澄率軍趕赴京都，王如截擊打敗了王澄。

如連年種穀皆化爲莠，軍中大飢，其黨互相攻劫，官軍進討，各相率來降。如計無所出，歸于王敦。敦從弟棱愛如驍武，請敦配己麾下。敦曰："此輩猇險難蓄，汝性忌急，不能容養，更成禍端。"棱固請，與之。棱置諸左右，甚加寵遇。如數與敦諸將角射，屢鬥争爲過失，棱果不容而杖之，如甚以爲耻。初，敦有不臣之迹，棱每諫之，敦常怒其異己。及敦聞如爲棱所辱，密使人激怒之，勸令殺棱。如詣棱，因閑宴，請劍舞爲歡，棱從之。如於是舞刀爲戲，漸漸來前。棱惡而呵之不止，叱左右使牽去，如直前害棱。敦聞而陽驚，亦捕如誅之。

王如的地界連年種穀都長成了莠草，軍中發生嚴重的饑荒，他的黨羽互相攻擊搶奪，官軍趁機進剿，他們相繼前來投降。王如無計可施，投奔了王敦。王敦的叔伯弟弟王棱喜愛王如驍勇英武，請王敦把王如分配在自己的軍中。王敦説："這種人奸險難養，你的性子又急又忌，不能容忍和使用，會成爲禍根。"王棱堅持要王如，王敦於是允許。王棱把王如作爲左右心腹，十分寵愛器重。王如多次與王敦的部將們比賽角力射箭，屢次相争終於釀成過失，王棱果然不肯寬容而對他施以杖刑，王如深以爲耻。當初，王敦有不肯做臣下的迹象，王棱總是勸諫，王敦常氣憤他與自己不一心。現在王敦聽説王如被王棱羞辱，便秘密派人去激怒王如，勸王如殺死王棱。王如拜訪王棱，王棱設便宴招待，王如請求舞劍助興，王棱允許。於是王如舞刀爲戲，漸漸來到跟前。王棱覺得不對，呵斥他停止，但不聽，叱令左右將王如拉走，王如躍起向前殺了王棱。王敦聽到消息佯裝吃驚，逮捕了王如并處死。

## 杜曾

杜曾，新野人，南中郎將蕤之從祖弟也。少驍勇絶人，能被甲游於水中。始爲新野王歆鎮南參軍，歷華容令，至南蠻司馬。凡有戰陣，勇冠三軍。

杜曾，新野人，南中郎將杜蕤的遠房兄弟。少年時即驍勇過人，能穿着鎧甲游泳。早年任新野王司馬歆的鎮南參軍，歷任華容令，至南蠻司馬。凡是有戰争對陣，杜曾常勇冠三軍。

會永嘉之亂，荆州荒梗，故牙門將胡亢聚衆於竟陵，自號楚公，假曾竟陵太守。亢後與其黨自相猜貳，誅

永嘉之亂，荆州荒蕪，曾任牙門將的胡亢在竟陵聚集黨徒，自己封爲楚公，讓杜曾代理竟陵太守。胡亢後來跟他的同夥互相猜疑，殺死自己

其驍將數十人，曾心不自安，潛謀圖之，乃卑身屈節以事於亢，亢弗之覺，甚信任之。會荆州賊王冲自號荆州刺史，部衆亦盛，屢遣兵抄亢所統，亢患之，問計於曾，曾勸令擊之，亢以爲然。曾白亢取帳下刀戟付工磨之，因潛引王冲之兵。亢遣精騎出距冲，城中空虚，曾因斬亢而并其衆，自號南中郎將，領竟陵太守。曾求南郡太守劉務女不得，盡滅其家。會愍帝遣第五猗爲安南將軍、荆州刺史，曾迎猗於襄陽，爲兄子娶猗女，遂分據沔漢。

的驍將數十人，杜曾内心不安，暗中企圖謀害胡亢，於是低聲下氣地討好胡亢，胡亢不知他的企圖，十分信任他。這時荆州賊首王冲自封荆州刺史，部下也很强盛，多次派兵抄掠胡亢的地盤，胡亢爲此煩惱，徵詢杜曾的意見，杜曾勸他反擊，胡亢聽從。杜曾請把胡亢帳中的武器交給工匠説是讓他們打磨，然後秘密引來王冲的軍隊。胡亢派精鋭騎兵出城抵禦王冲，城中空虚，杜曾便殺了胡亢并奪取他的軍隊，自稱南中郎將，任竟陵太守。杜曾求南郡太守劉務女兒爲妻没有得到，便滅絶了劉務家。那時愍帝派第五猗爲安南將軍、荆州刺史，杜曾從襄陽接來了第五猗，并讓侄子娶了第五猗的女兒，於是得以割據沔水漢水一帶。

時陶侃新破杜弢，乘勝擊曾，有輕曾之色。侃司馬魯恬言於侃曰："古人争戰，先料其將，今使君諸將無及曾者，未易可逼也。"侃不從，進軍圍之於石城。時曾軍多騎，而侃兵無馬，曾密開門，突侃陣，出其後，反擊其背，侃師遂敗，投水死者數百人。曾將趨順陽，下馬拜侃，告辭而去。既而致箋於平南將軍荀崧，求討丹水賊以自效，崧納之。侃遺崧書曰："杜曾凶狡，所將之卒皆豺狼也，可謂鴟梟食母之物。此人不死，州土未寧，足下當識吾言。"崧以宛中兵少，藉曾爲外援，不從侃言。曾復率流亡二千餘人圍襄陽，數日不下而還。

當時陶侃剛打敗杜弢，乘勝攻擊杜曾，以爲他不堪一擊，他的司馬魯恬勸他説："古人征戰先考察他們的將領，現在你的將領中没有比得上杜曾的，不要把他追逼得太緊。"陶侃不聽勸説，進軍把杜曾包圍在石城。此時杜曾的騎兵多，而陶侃的軍卒多數没有馬，杜曾悄悄地打開城門，突然襲擊陶侃的陣營，并繞到他的後面，攻擊他的後陣，陶侃軍戰敗，數百人投水而死。杜曾要進兵順陽，下馬對陶侃致禮，告辭而去。杜曾又給平南將軍荀崧寫信，請求討伐丹水賊寇以報效朝廷，荀崧接受了。陶侃致信給荀崧道："杜曾凶險狡詐，他的軍卒都是豺狼，跟吃掉自己母親的鴟梟差不多。此人不死，本州便不會有安寧的一天，請足下相信我的話。"荀崧覺得宛城兵少，想藉助杜曾作外援，便不聽陶侃的勸阻。杜曾果然再反，率流亡者兩千多人包圍襄陽，圍了幾日攻不下而退回。

及王廙爲荆州刺史，曾距之，廙使將朱軌、趙誘擊曾，皆爲曾所殺。王敦遣周訪討之，屢戰不能克。訪潛遣人緣山開道，出曾不意以襲之，曾衆潰，其將馬儁、蘇温等執曾詣訪降。訪欲生致武昌，而朱軌息昌、趙誘息胤皆乞曾以復冤，於是斬曾，而昌、胤臠其肉而啖之。

王廙任荆州刺史，杜曾阻擊他，王廙派遣部將朱軌、趙誘攻打杜曾，二人都被杜曾殺死。王敦派周訪討伐，經過多次交戰不能取勝。周訪派人依山開道，偷襲杜曾，杜曾軍隊潰散，他的部下馬儁、蘇温等抓獲他到周訪處投降。周訪想把他解送到武昌，但朱軌的兒子朱昌、趙誘的兒子趙胤都要得到杜曾報仇，於是斬杜曾，朱昌、趙胤切碎分吃了他的肉。

## 杜弢

杜弢字景文，蜀郡成都人也。祖植，有名蜀土，武帝時爲符節令。父眕，略陽護軍。弢初以才學著稱，州舉秀才。遭李庠之亂，避地南平，太守應詹愛其才而禮之。後爲醴陵令。

杜弢字景文，蜀郡成都人。祖父杜植，在蜀地很有名，武帝時任符節令。父親杜眕，是略陽護軍。杜弢早年以才學著稱，州推舉爲秀才。遭遇李庠之亂，杜弢避亂到了南平，南平太守應詹愛他的才學而給以禮遇。後來任醴陵令。

時巴蜀流人汝班、蹇碩等數萬家，布在荆湘間，而爲舊百姓之所侵苦，并懷怨恨。會蜀賊李驤殺縣令，屯聚樂鄉，衆數百人，弢與應詹擊驤，破之。蜀人杜疇、蹇撫等復擾湘州，參軍馮素與汝班不協，言於刺史荀眺曰："流人皆欲反。"眺以爲然，欲盡誅流人。班等懼死，聚衆以應疇。時弢在湘中，賊衆共推弢爲主，弢自稱梁益二州牧、平難將軍、湘州刺史。攻破郡縣，眺委城走廣州。廣州刺史郭訥遣始興太守嚴佐率衆攻弢，弢逆擊破之。荆州刺史王澄復遣王機擊弢，敗於巴陵。弢遂縱兵肆暴，僞降於山簡，簡以爲廣漢太守。

當時巴蜀的流民汝班、蹇碩等數萬家，散布在荆湘一帶，被當地的大姓人家侵凌欺侮，都心懷怨恨。逢蜀地賊人李驤殺縣令，屯聚在樂鄉，部衆數百人，杜弢與應詹進擊李驤，打敗亂軍。蜀人杜疇、蹇撫等又擾害湘州，參軍馮素與汝班不和，向刺史荀眺進言道："流民都想造反。"荀眺相信了，要殺死全部流民。汝班等人怕被殺，便聚集流民響應杜疇。當時杜弢正在湘州，於是賊衆推舉杜弢爲首領，杜弢自稱是梁、益二州的州牧、平難將軍、湘州刺史。攻破郡縣，荀眺棄城逃往廣州。廣州刺史郭訥派始興太守嚴佐率兵攻杜弢，杜弢迎擊大敗官軍。荆州刺史王澄再派王機攻杜弢，在巴陵戰敗。杜弢放縱士兵大肆搶掠施暴，并向山簡假意投降，山簡任杜弢爲廣漢太守。

眺之走也，州人推安成太守郭察領州事，因率衆討弢，反爲所敗，察死之。弢遂南破零陵，東侵武昌，害長沙太守崔敷、宜都太守杜鑒、邵陵太守鄭融等。元帝命征南將軍王敦、荆州刺史陶侃等討之，前後數十戰，弢將士多物故，於是請降。帝不許。弢乃遺應詹書曰：

荀眺逃走以後，本州人推舉安成太守郭察代州刺史，郭察率衆討伐杜弢，反被杜弢打敗，郭察戰死。杜弢於是向南攻破零陵，向東侵入武昌，殺害長沙太守崔敷、宜都太守杜鑒、邵陵太守鄭融等。元帝命征南將軍王敦、荆州刺史陶侃等討伐杜弢，前後交戰數十次，杜弢的將士多數戰死，於是請求投降。皇帝不允許。杜弢便寫信給應詹道：

> 天步艱難，始自吾州。州黨流移，在於荆土。其所遇值，蔑之如遺，頓伏死亡者略復過半，備嘗荼毒，足下之所鑒也。客主難久，嫌隙易構，不謂樂鄉起變出於不意，時與足下思散疑結，求擒其黨帥，惟患算不經遠，力不陷堅耳。及在湘中，懼死求

> 國家有難，從我們蜀州開始。州民流浪漂泊，散布在荆州一帶。他們的收入，幾乎没有，死亡者超過一半，嘗盡了人間苦難，這你是很清楚的。主客難以長久相處，容易產生嫌隙和怨恨，想不到樂鄉突然間發生事變，當時我與你一心想的是希望擒獲亂黨的首領，祇是擔心謀算不深遠，力量不足以破敵。後來在湘中，因怕死貪生，便聚集了一

生，遂相結聚，欲守善自衛，天下小定，然後輸誠盟府。尋山公鎮夏口，即具陳之。此公鑒開塞之會，察窮通之運，納吾於衆疑之中，非高識玄睹，孰能若此！西州人士得沐浴於清流，豈惟滌蕩瑕穢，乃骨肉之施。此公薨逝，斯事中廢，賢愚痛毒，竊心自悼。欲遣滕永文、張休豫詣大府備列起事以來本末，但恐貪功殉名之徒將讒間於聖主之聽，戮吾使於市朝以彰叛逆之罪，故未敢遣之。而甘陶卒至，水陸十萬，旌旗曜於山澤，舟艦盈於三江，威則威矣，然吾衆竊未以爲懼。晉文伐原，以全信爲本，故能使諸侯歸之。陶侃宣赦書而繼之以進討，豈所以崇奉明詔，示軌憲於四海？逼向義之夫以爲叛逆之虜，蹙思善之衆以極不赦之責，非不戰而屈人之算也。驅略烏合，欲與必死者求一戰，未見爭衡之機權也。吾之赤心，貫於神明，西州人士，卿粗悉之耳。寧當令抱枉於時，不證於大府邪。

昔虞卿不榮大國之相，與魏齊同其安危；司馬遷明言於李陵，雖刑殘而無慨。足下抗威千里，聲播汶衡，進宜爲國思靜難之略，退與舊交措枉直之正，不亦綽然有餘裕乎。望卿騰吾箋令，時達盟府，遣大使光臨，使吾得披露肝膽，没身何恨哉！伏想盟府必結紐於紀綱，爲一匡於聖世，使吾厠列義徒，負戈前驅，迎皇輿於閶闔，掃長蛇於荒裔，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若然，先清方夏，却定中原，吾得

些人，打算固守正義自行保衛，等到天下稍稍安定，便向官府陳述詳情請求寬赦。不久山公鎮守夏口，我便詳細陳説了這一切。這位山公開已塞之道，明瞭人物世道有窮通的道理，排除衆多疑慮接納了我，若不是高瞻遠矚深謀遠慮，怎能如此！西部各州人士得以沐浴在山公的清流之中，豈止是清除污垢呢，實在是再生骨肉。山公逝世，此事中途廢止，無論賢愚都極爲悲痛，我也深深哀悼。想派滕永文、張休豫到朝廷詳細説明起事的緣由，但恐怕貪功求名的人在聖主面前進讒言，把我派的人在京城斬首以張揚我叛逆的罪過，因此不敢派人出發。但甘、陶大軍忽然來到，水陸十萬，遍山滿野都是旗幟，戰船塞滿了江河，確實是很威武，但我和部下并不因此害怕。晉文公伐原，以信義爲本，因此能使諸侯歸附。陶侃宣布了赦令却又進兵討伐，這怎能崇奉聖主詔令，給四海樹立法令榜樣？逼迫走向正義的好人成爲叛逆的壞人，對回心向善的百姓施以極刑，這不是不戰而使人歸附的辦法啊。驅趕着一些烏合之衆，要跟懷抱必死决心的人决一死戰，我不見得他有多少優勢可言。我的赤膽忠心，神明全都知道，西州的人士，你也當瞭解。怎能讓我蒙受冤屈，不向朝廷證明呢。

從前虞卿不留戀大國的相位，與魏齊共赴危難；司馬遷爲李陵申明冤枉，雖然身受酷刑而没有怨言。你的威望傳播千里，名聲遍及汶、衡，進應當爲國家謀劃平難之策，退應替舊交申辯冤屈，這對你來説不是毫不費力的事情嗎？盼望你能把我的信，儘快送到朝廷，派遣大使前來，讓我披肝瀝膽訴説真情，即使死了也没有什麽遺憾！我想朝廷必定嚴明綱紀，用以匡正聖世，讓我成爲義軍中的一員，舉着武器作前鋒，在閶闔奉迎皇輿，在邊疆掃蕩賊寇，那麽即使死了，也是一次再生。那樣，我將先掃清南方，再平定中原，給我一年的軍糧，讓我逆流而西

一年之糧，使泝流西歸，夷李雄之逋寇，修《禹貢》之舊獻，展微勞以補往愆，復州邦以謝鄰國，亦其志也，惟所裁處耳。

上，掃平李雄這些逃寇，恢復《禹貢》進貢禮物的規矩，取得功勞以彌補從前的罪過，恢復疆界以告知鄰國，這就是我的志願，請求你裁處。

吾遠州寒士，與足下出處殊倫，誠不足感神交而濟其傾危。但顯吾忠誠，則汶嶽荷忠順之恕，衡湘無伐叛之虞，隆足下宏納之望，拯吾徒陷溺之艱，焉可金玉其音哉！然顒顒十餘萬口，亦勞瘁於警備，思放逸於南畝矣。衡嶽、江、湘列吾左右，若往言有貳，血誠不亮，益梁受殃，不惟鄙門而已。

我是偏遠州縣的窮書生，與足下的出身差距太大，不足以有神交而救助我的困危。但顯示我的忠誠，那麽汶、嶽有忠順的美名，衡、湘不用討伐叛逆，顯示足下容納別人的宏量，拯救了我們即將滅頂的災難，怎麽可以捨不得開尊貴之口替我説話呢！况且十多萬人，也爲警戒戰備辛勞不堪，想休戰回去了。衡嶽、長江、湘江就在我左右，如果言語之間出了差錯，我的赤誠之心不能獲得顯揚，那麽益州、梁州將遭殃，不但我杜氏而已。

詹甚哀之，乃啓呈弢書，并上言曰："弢益州秀才，素有清望，文理既優，幹事兼美。往因使流寓，居詹郡界，其貞心堅白，詹所委究。李驤爲變樂鄉，劫略良善，弢時出家財，招募忠勇，登壇歃血，義誠慷慨。會驤攻燒南平，弢遂東下巴漢，與湘中鄉人相遇，推其素望，遂相憑結。論弢本情，非首作亂階者也。然破湘川，實弢之罪，亦由兵交其間，遂使滋蔓。按弢今書，血誠亦至矣。昔朱鮪自疑於洛陽，光武指河水以明心，鮪感義歸誠，終展力報施，受封侯之寵，由恕過以録功也。詹竊謂今者當圮運之會，思弘遠猷，故齊赦射鉤之誅，晉貰斬袪之戮，用能濟翼戴之高勛，隆一匡之美譽，况弢等素無斯愆而稽顙投命邪！以爲可遣大使宣揚聖旨。雲澤沾之於上，百姓沐浴於下，則上下交泰，江左無風塵之虞矣。"帝乃使前南海太守王運受弢降，宣詔書大赦，凡諸反逆一皆除之，加弢巴東監軍。

應詹很覺憐憫，便把杜弢的信呈獻給朝廷，并且上書道："杜弢是益州秀才，素來有好名聲，文才人品是上等，做事也很優秀。從前因流浪，居住在我的郡界内，他忠貞之心堅定昭然，我很瞭解。李驤在樂鄉作亂，搶劫欺凌平民，杜弢便用自己的財産，招募戰士，登壇盟誓討伐賊寇，慷慨激昂正義而忠誠。李驤攻掠焚燒南平，杜弢便東下巴、漢，與湘中鄉人相遇，那些人推重他的名望，於是結成聯盟。論杜弢的本意，他不是首先作亂的人。但攻破湘川，確是杜弢的罪惡，也是因爲戰爭緊急，局勢一步步演變所致。看杜弢這封信，赤誠之極。從前朱鮪在洛陽生疑，光武指河水表明心迹，朱鮪感正義而歸順，終於施展才能回報恩德，享受封侯的榮耀，由寬恕罪過而建立功勛。我以爲如今形勢危急，應當思慮長遠，所以齊國赦免射鉤的人，晉國赦免割袖的人，終於建立曠古的大事業，成就一匡天下的美譽，何况杜弢等本來没有那樣的罪惡而俯首投降的呢！我認爲可以派遣朝廷的正式使臣前來宣布聖旨。皇上的大恩得以布施，百姓都受恩惠，上下都和睦，江左再也没有戰亂。"皇帝便派前南海太守王運前去接受杜弢的投降，宣讀大赦詔書，凡是反叛者全部赦免，任命杜弢爲巴東監軍。

弢受命後，諸將殉功者攻擊之不已，弢不勝憤怒，遂殺運而使其將王真領精卒三千爲奇兵，出江南，向武陵，斷官軍運路。陶侃使伏波將軍鄭攀邀擊，大破之，真步走湘城。於是侃等諸軍齊進，真遂降侃，衆黨散潰。弢乃逃遁，不知所在。

杜弢接受朝廷任命後，諸將中殉功的仍然不斷攻擊他，杜弢不能忍受而大怒，殺王運并派他的部將王真率精兵三千作奇兵，出江南，向武陵，切斷官軍的運輸路綫。陶侃令伏波將軍鄭攀攔擊，大敗王真軍，王真逃往湘城。於是陶侃等諸支軍隊一齊前進，王真投降了陶侃，黨徒全部潰散。杜弢逃跑隱匿，不知到了何地。

## 王機

王機字令明，長沙人也。父毅，廣州刺史，甚得南越之情。機美姿儀，倜儻有度量。陳恢之亂，機年十七，率衆擊破之。嘗慕王澄爲人，澄亦雅知之，以爲己亞，遂與友善，内綜心膂，外爲牙爪。尋用爲成都内史。機終日醉酒，不存政事，由是百姓怨之，人情騷動。

王機字令明，長沙人。父親王毅，曾任廣州刺史，十分熟悉南越的情況。王機容貌儀表很美，瀟灑有度量。陳恢之亂，王機十七歲，率衆人打敗陳恢。他傾慕王澄的爲人，王澄也早知王機，把他看作是僅次於自己的人，於是與他友善，把他引作心腹，以他爲助手。不久任爲成都内史。但王機整天喝醉酒，不過問政事，因此百姓怨恨，民情不穩。

會澄遇害，機懼禍及，又屬杜弢所在發墓，而獨爲機守冢，機益自疑。就王敦求廣州，敦不許。會廣州人背刺史敦訥，迎機爲刺史，機遂將奴客門生千餘人入廣州，州部將温邵率衆迎機。敦遣參軍葛幽追之，及於廬陵，機叱幽曰："何以敢來？欲取死邪？"幽不敢逼而歸。郭訥聞邵之納機也，乃遣兵擊邵，反爲所破。訥又遣機父兄時吏距之，咸倒戈迎機，訥衆皆散，乃握節而避機。機遂入城就訥求節，訥嘆曰："昔蘇武不失其節，前史以爲美談。此節天朝所假，義不相與，自可遣兵來取之。"機慚而止。

王澄遇害後，王機怕災禍延及自己，加上杜弢到處挖墳墓，却爲王機家守墓，王機越發疑心不安。向王敦請求去廣州任職，王敦不允許。廣州人背叛刺史郭訥，迎王機爲廣州刺史，王機便帶着奴僕門客千餘人入廣州，廣州的部將温邵率領衆人迎接。王敦派參軍葛幽追王機，到廬陵追上，王機呵斥葛幽道："憑什麼敢來追我？想找死嗎？"葛幽不敢逼迫他而回去。郭訥聽到温邵迎接王機，便派兵攻打温邵，却被温邵打敗。郭訥又派王機父兄在廣州任職時的官員抵禦，他們全都倒戈迎接王機，郭訥的部下全部離散，於是郭訥手握朝廷的符節躲避王機。王機進城向郭訥索要符節，郭訥嘆息道："從前蘇武不放棄他的符節，史書傳爲美談。這節杖是朝廷頒發的，没有給你的道理，你可以派兵來取走。"王機慚愧而停止索要符節。

機自以篡州，懼爲王敦所討，乃更求交州。時杜弢餘黨杜弘奔臨賀，送金數千兩與機，求討桂林賊以自效。機爲列上，朝廷許之。王敦以機難制，又欲因機討梁碩，故以降杜弘之勛轉爲交州刺史。碩聞而遣子侯候機於鬱林，機怒其迎遲，責云："須

王機覺得篡奪州權，恐怕被王敦討伐，便想據有交州。此時杜弢餘黨杜弘逃往臨賀，送給王機金數千兩，請求討伐桂林賊以贖罪。王機替他奏請，朝廷准許。王敦因王機難以控制，又想利用王機討平梁碩，便以收降杜弘的功勛將王機改任交州刺史。梁碩得知便派兒子梁侯在鬱林迎候王機，王機爲他迎接來遲而憤怒，斥責他説：

至州當相收拷。"碩子馳使報碩，碩曰："王郎已壞廣州，何可復來破交州也！"乃禁州人不許迎之。府司馬杜讚以碩不迎機，率兵討碩，爲碩所敗。碩恐諸傖人爲機，於是悉殺其良者，乃自領交阯太守。機既爲碩所距，遂往鬱林。時杜弘大破桂林賊還，遇機於道，機勸弘取交州。弘素有意，乃執機節曰："當相與迭持，何可獨捉！"機遂以節與之。於是機與弘及温邵、劉沈等并反。

"到州再逮捕拷打你。"梁碩的兒子派人急報梁碩，梁碩説："王家小子已經毁了廣州，怎麽又來害交州呢！"於是傳令州民不准接受王機。府司馬杜讚因梁碩不肯接受王機，率兵討伐梁碩，被梁碩打敗。梁碩恐怕傖民幫助王機，便把他們中間有本領的全都殺死，自己任交阯太守。王機既已被梁碩拒絶，便往鬱林。此時杜弘大破桂林賊返回，在路上遇見王機，王機勸杜弘奪取交州。杜弘一直有意於此，便抓住王機的符節説："我們應當輪换拿着，怎能一個人掌握呢！"王機便把符節給了杜弘。於是王機與杜弘以及温邵、劉沈等一齊反叛。

尋而陶侃爲廣州，到始興，州人皆諫不可輕進，侃不聽。及至州，諸郡縣皆已迎機矣。侃先討温邵、劉沈，皆殺之。機遣牙門屈藍還州，詐言增糧，密招誘所部，欲以距侃。侃即收藍斬之，遣督護許高討機走之，病死于道。高掘出其尸斬首，并殺其二子焉。

不久陶侃入主廣州，到始興，州人都勸諫説不可輕進，陶侃不聽。等到了州治所，諸郡縣都已接受了王機的號令。陶侃先討伐温邵、劉沈，殺死了他們。王機派牙門屈藍回到州治，謊稱增加糧草，秘密召集各部兵馬，企圖抗拒陶侃。陶侃收捕屈藍并斬首，派督護許高討伐王機，王機敗逃，在路上病死。許高掘出他的尸體斬首，并殺死了他的兩個兒子。

**王矩**

機兄矩，字令式。美姿容，每出游，觀者盈路。初爲南平太守，豫討陳恢有功，遷廣州刺史。將赴職，忽見一人持奏謁矩，自云京兆杜靈之。矩問之，答稱："天上京兆，被使召君爲主簿。"矩意甚惡之。至州月餘卒。

王機的哥哥王矩，字令式。儀表很美，每當出游，觀看的人塞滿了道路。起初任南平太守，參與討伐陳恢有功，升任廣州刺史。即將前往就任，忽然看見一人捧着表章來拜謁，自稱是京兆杜靈之。王矩詢問，回答道："我是天上的京兆，被差遣徵召你任主簿。"王矩很覺不祥。到州任上一個多月便死去。

**祖約**

祖約字士少，豫州刺史逖之弟也。初以孝廉爲成皋令，與逖甚相友愛。永嘉末，隨逖過江。元帝稱制，引爲掾屬，與陳留阮孚齊名。後轉從事中郎，典選舉。

祖約字士少，是豫州刺史祖逖的弟弟。最初以孝廉任成皋令，與祖逖十分友愛。永嘉末年，隨祖逖過江。元帝主政，援引他任掾屬，與陳留的阮孚齊名於當時。後改任從事中郎，主管選舉。

約妻無男而性妒，約亦不敢違忤。嘗夜寢於外，忽爲人所傷，疑其妻所爲。約求去職，帝不聽，約便從右司馬營東門私出。司直劉隗劾之曰："約幸荷殊寵，顯位選曹，銓衡

祖約的妻子没有生男孩而且生性嫉妒，祖約也不敢違逆她。曾有一次在外室過夜，忽然被人打傷，懷疑是他的妻子所爲。祖約請求辭職，皇帝不允許，祖約便從右司馬營東門私自跑出去。司直劉隗彈劾道："祖約蒙受特别的寵愛，在朝

人物，衆所具瞻。當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杜漸防萌，式遏寇害。而乃變起蕭墻，患生婢妾，身被刑傷，虧其膚髮。群小嘩嗒，囂聲遠被，塵穢清化，垢累明時。天恩含垢，猶復慰喻，而約違命輕出。既無明智以保其身，又孤恩廢命，宜加貶黜，以塞衆謗。"帝不之罪。隗重加執據，終不許。

廷中居於顯位，主管品評選舉人物，爲衆人所矚目。應當忠於職守，深明大義，防微杜漸，阻遏禍害。却在家中發生事變，使婢妾不和家庭矛盾，自己的身體被弄傷，損害了膚髮。被群小們傳播謡言，壞名聲傳得很遠，使清明的教化蒙上了塵土污穢，聖明的時代被塗抹了污垢。天子的恩德被玷污，還要去勸諭安慰他，但祖約却違背聖命自行外出。既没有明智保全自己，又違逆君命，應當加以廢黜，以平息衆人議論。"皇帝没有加罪。劉隗堅持己見再次上書，皇帝還是不准許。

及逖有功於譙沛，約漸見任遇。逖卒，自侍中代逖爲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領逖之衆。約異母兄光禄大夫納密言於帝曰："約内懷陵上之心，抑而使之可也。今顯侍左右，假其權勢，將爲亂階矣。"帝不納。時人亦謂納與約異生，忌其寵貴，故有此言。而約竟無綏馭之才，不爲士卒所附。

祖逖後來在譙、沛立有功勛，祖約逐漸被重用。祖逖死，祖約以侍中代替祖逖任平西將軍、豫州刺史，率領祖逖的軍隊。祖約的異母哥哥光禄大夫祖納秘密向皇帝報告説："祖約懷有欺凌皇上的心志，控制着使用就可以了。現在讓他官位顯赫且隨侍左右，給他重要的權勢，這將要成爲禍亂的開端啊。"皇帝不采納祖納的建議。當時人們也認爲祖納、祖約不是一母所生，祖納忌恨弟弟的顯貴得寵，便有這一席話。但祖約終究没有統馭部下的才能，士卒多不歸附他。

及王敦舉兵，約歸衛京都，率衆次壽陽，逐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以功封五等侯，進號鎮西將軍，使屯壽陽，爲北境藩捍。自以名輩不後郗、卞，而不豫明帝顧命，又望開府，及諸所表請多不見許，遂懷怨望。石聰嘗以衆逼之，約屢表請救，而官軍不至。聰既退，朝議又欲作涂塘以遏胡寇，約謂爲棄己，彌懷憤恚。先是，太后使蔡謨勞之，約見謨，瞋目攘袂，非毁朝政。及蘇峻舉兵，遂推崇約而罪執政，約聞而大喜。從子智及衍并傾險好亂，又贊成其事，於是命逖子沛内史渙、女婿淮南太守許柳以兵會峻。逖妻，柳之姊也，固諫不從。及峻克京都，矯詔以約爲侍中、太尉、尚書令。潁川人陳光率其屬攻之，約左右閻秃貌類約，光謂爲約而

王敦起兵，祖約回來保衛京都，率軍進駐壽陽，驅逐王敦任命的淮南太守任台，因功封五等侯，進號爲鎮西將軍，受命屯駐壽陽，成爲守衛北部邊境的主力。他自認爲名氣資歷不在郗、卞以下，却没有得到明帝的臨終顧命，他又希望開府，還有多次上表所請的事都没有獲准，因此心懷怨恨。石聰曾率軍威逼祖約，祖約多次上表請救，但官軍不來。石聰退兵後，朝廷討論又要作涂塘以遏制胡寇，祖約認爲那是對他的抛棄，怨恨更深。早些時候，太后派蔡謨慰勞祖約，祖約見到蔡謨，又瞪眼睛又揮袖子，批評朝政。蘇峻起兵，推舉祖約而責備執政者，祖約聽到後極爲高興。他的侄子祖智和祖衍行爲奸險愛作亂，支持他舉事，於是命祖逖的兒子沛縣内史祖渙、女婿淮南太守許柳帶兵與蘇峻會合。祖逖的妻子是許柳的姐姐，極力勸阻無效。蘇峻攻占京都，發布假詔書任命祖約爲侍中、太尉、尚書令。潁川人陳光率部下進攻祖約，祖約的護衛閻秃相貌很

擒之，約逾垣獲免。光奔於石勒，而約之諸將復陰結於勒，請爲内應。勒遣石聰來攻之，約衆潰，奔歷陽。遣兄子渙攻桓宣于皖城，會毛寶援宣，擊渙，敗之。趙胤復遣將軍甘苗從三焦上歷陽，約懼而夜遁，其將牽騰率衆出降。

約以左右數百人奔於石勒，勒薄其爲人，不見者久之。勒將程遐説勒曰："天下粗定，當顯明逆順，此漢高祖所以斬丁公也。今忠於事君者莫不顯擢，背叛不臣者無不夷戮，此天下所以歸伏大王也。祖約猶存，臣切惑之。且約大引賓客，又占奪鄉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怨。"於是勒乃詐約曰："祖侯遠來，未得喜歡，可集子弟一時俱會。"至日，勒辭之以疾，令遐請約及其宗室。約知禍及，大飲致醉。既至於市，抱其外孫而泣。遂殺之，并其親屬中外百餘人悉滅之，婦女伎妾班賜諸胡。

初，逖有胡奴曰王安，待之甚厚。及在雍丘，告之曰："石勒是汝種類，吾亦不在爾一人。"乃厚資遣之，遂爲勒將。祖氏之誅也，安多將從人於市觀省，潛取逖庶子道重，藏之爲沙門，時年十歲。石氏滅後來歸。

像祖約，陳光把他誤作祖約擒獲，祖約跳墻逃走。陳光逃奔石勒，祖約的部將秘密與石勒聯絡，請作内應。石勒命石聰攻祖約，祖約的軍隊潰散，祖約逃奔歷陽。派侄子祖渙攻桓宣於皖城，恰逢毛寶來援助桓宣，迎擊祖渙，祖渙戰敗。趙胤又派將軍甘苗從三焦去歷陽，祖約恐懼而連夜逃跑，他的部將牽騰率軍出城投降。

祖約帶着左右數百人投奔石勒，石勒瞧不起他的爲人，很久不見他。石勒的部將程遐勸説石勒道："天下草定，應當使逆順顯明，這就是漢高祖斬丁公的道理。現在忠於你的全都提拔到顯要位置，背叛喪失人臣禮的全都殺死滅族，所以天下歸附大王。祖約還活着，我感到十分不安。而且祖約大肆招引賓客，還奪占家鄉先人的田地，地主多有怨恨。"於是石勒騙祖約説："祖侯遠道而來，還没有很好地慶賀，請召集子弟們都來聚會。"到宴會那天，石勒推説有病，指示程遐宴請祖約及其宗室。祖約知道災難已到，暢飲大醉。到了刑場，抱着他的外孫痛哭。於是殺祖約，親戚屬下本家外戚百餘人一齊被殺，媳婦女兒藝伎侍妾等分等級賜給各部胡人。

當初，祖逖家有胡奴名叫王安，祖逖待他很好。在雍丘時，告訴王安："石勒跟你是同類，我不在乎你一個人。"便送給他許多財物讓他走了，後來成爲石勒的部將。祖家被滅族，王安帶着許多隨從到刑場觀看，偷偷地救下祖逖的一個庶出兒子祖道重，隱藏起來讓他作了和尚，當時是十歲。在石勒滅亡後回到家鄉。

## 蘇峻

蘇峻字子高，長廣掖人也。父模，安樂相。峻少爲書生，有才學，仕郡主簿。年十八，舉孝廉。永嘉之亂，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糾合得數千家，結壘於本縣。于時豪傑所在屯聚，而峻最强。遣長史徐瑋宣檄諸屯，示以王化，又收枯骨而葬之，遠近感其恩義，推峻爲主。遂射獵於海邊青山中。

元帝聞之，假峻安集將軍。時曹

蘇峻字子高，長廣掖人。父親蘇模，任安樂相。蘇峻少年時爲書生，有才學，任郡主簿。十八歲時被推舉爲孝廉。永嘉之亂，百姓流亡，家鄉聚衆舉事，蘇峻糾合了數千家，在本縣築堡壘。當時的豪傑們各有聚集的徒衆，但蘇峻最爲强大。蘇峻派長史徐瑋宣布檄文於各個屯落，宣示王化，又收拾無主的枯骨埋葬，遠近之人感激他的恩義，推舉蘇峻爲其主。於是在海邊的青山中演習軍事。

元帝知道後，暫命蘇峻爲安集將軍。當時曹

嶷領青州刺史，表峻爲掖令，峻辭疾不受。嶷惡其得衆，恐必爲患，將討之。峻懼，率其所部數百家泛海南渡。既到廣陵，朝廷嘉其遠至，轉鷹揚將軍。會周堅反於彭城，峻助討之，有功，除淮陵内史，遷蘭陵相。

嶷任青州刺史，上表請任蘇峻爲掖縣令，蘇峻以生病爲由不受任命。曹嶷忌恨他得到衆人擁護，要成爲禍患，想討伐他。蘇峻害怕，率領徒衆數百家渡海向南方轉移。到了廣陵，朝廷嘉獎他從遠處來到，就改任他爲鷹揚將軍。周堅在彭城謀反，蘇峻幫助官軍討伐，有功，授淮陵内史，升任蘭陵相。

王敦作逆，詔峻討敦。卜之不吉，遲迴不進。及王師敗績，峻退保盱眙。淮陵故吏徐深、艾毅重請峻爲内史，詔聽之，加奮威將軍。

王敦叛逆，朝廷下詔令蘇峻討伐王敦。蘇峻占卜得卦不吉利，便徘徊遲疑不肯前進。官軍戰敗，蘇峻退保盱眙。淮陵的舊吏徐深、艾毅又請蘇峻爲内史，朝廷認可，加奮威將軍稱號。

太寧初，更除臨淮内史。王敦復肆逆，尚書令郗鑒議召峻及劉遐援京都，敦遣峻兄説峻曰："富貴可坐取，何爲自來送死?"峻不從，遂率衆赴京師，頓於司徒故府。道遠行速，軍人疲困。沈充、錢鳳謀曰："北軍新到，未堪攻戰，擊之必克。若復猶豫，後難犯也。"賊於其夜度竹格渚，拔栅將戰，峻率其將韓晃於南塘横截，大破之。又隨庾亮追破沈充。進使持節、冠軍將軍、歷陽内史，加散騎常侍，封邵陵公，食邑一千八百户。

太寧初年，又任臨淮内史。王敦再次肆虐，尚書令郗鑒建議召蘇峻及劉遐援助京都，王敦派遣蘇峻的哥哥去勸蘇峻道："可以坐取富貴，爲什麽還要來送死呢?"蘇峻不聽游説，率軍奔赴京都，在司徒的舊宅暫歇。因路途遠行軍速度快，軍士們十分疲勞。沈充、錢鳳商議道："北軍剛到，經不住攻擊，進攻一定能戰勝。如果現在猶豫，以後就難以制服了。"賊軍便在當夜到竹格渚，打開寨門即將出戰，蘇峻率領部將韓晃在南塘阻擊，大破賊軍。又隨庾亮追擊并打敗了沈充。晋升爲使持節、冠軍將軍、歷陽内史，加散騎常侍，封邵陵公，食邑一千八百户。

峻本以單家聚衆於擾攘之際，歸順之後，志在立功，既有功於國，威望漸著。至是有鋭卒萬人，器械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頗懷驕溢，自負其衆，潛有異志，撫納亡命，得罪之家有逃死者，峻輒蔽匿之。衆力日多，皆仰食縣官，運漕者相屬，稍有不如意，便肆忿言。

蘇峻本來不是大族，以單家身份在紛亂之際聚衆，歸順之後，一心想着立功，既已有功於國，威望逐漸提高。至此已有精兵萬人，武器裝備也十分精良，朝廷把江北都托付給他。此時蘇峻很有驕傲之氣，爲有强兵而自負，滋生了謀反的意向，招納安撫亡命之徒，犯罪的人家有逃出來的，蘇峻往往隱瞞藏匿。兵衆日益增多，都靠政府供養，運輸船隊連綿不斷，稍有不如意，就怒駡朝廷。

時明帝初崩，委政宰輔，護軍庾亮欲徵之。峻聞將徵，遣司馬何仍詣亮曰："討賊外任，遠近從命，至於内輔，實非所堪。"不從，遂下優詔徵峻爲大司農，加散騎常侍，位特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素疑亮欲害

當時明帝剛逝世，國政由丞相主持，護軍庾亮要徵召蘇峻。蘇峻聽到要徵召他，便派司馬何仍拜訪庾亮説："在外邊討伐賊寇，遠近都聽朝廷調遣，如果要我作朝廷輔佐，實在是我不能勝任的。"朝廷不依蘇峻，便頒布優撫詔，徵召蘇峻爲大司農，加散騎常侍，位特進，令他的弟弟

已，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寇。今中原未靖，無用家爲，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峻嚴裝將赴召，而猶豫未决，參軍任讓謂峻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勒兵自守。"峻從之，遂不應命。朝廷遣使諷諭之，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往者國危累卵，非我不濟。狡兔既死，獵犬理自應烹。但當死報造謀者耳。"於是遣參軍徐會結祖約，謀爲亂，而以討亮爲名。約遣祖涣、許柳率衆助峻，峻遣將韓晃、張健等襲姑孰，進逼慈湖，殺于湖令陶馥及振威將軍司馬流。峻自率涣、柳衆萬人，乘風濟自横江，次於陵口，與王師戰，頻捷，遂據蔣陵覆舟山，率衆因風放火，臺省及諸營寺署一時蕩盡。遂陷宫城，縱兵大掠，侵逼六宫，窮凶極暴，殘酷無道。驅役百官，光禄勛王彬等皆被捶撻，逼令擔負登蔣山。裸剥士女，皆以壞席苫草自鄣，無草者坐地以土自覆，哀號之聲震動内外。時官有布二十萬匹，金銀五千斤，錢億萬，絹數萬匹，他物稱是，峻盡廢之。矯詔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自爲驃騎領軍將軍、録尚書事，許柳丹楊尹，加前將軍馬雄左衛將軍，祖涣驍騎將軍，復弋陽王羕爲西陽王、太宰、録尚書事，羕息播亦復本官。於是改易官司，置其親黨，朝廷政事一皆由之。又遣韓晃入義興，張健、管商、弘徽等入晋陵。

時温嶠、陶侃已唱義於武昌，峻聞兵起，用參軍賈寧計，還據石頭，更分兵距諸義軍，所過無不殘滅。嶠

蘇逸代替他統領親兵。蘇峻一直猜疑庾亮要謀害他，便上表道："從前明皇帝拉着我的手，命我北上討伐胡寇。現在中原還没有平定，何以爲家，乞請補授青州境内的一個偏遠小郡，讓我爲朝廷效鷹犬之勞。"朝廷仍然不允許。蘇峻裝束整齊準備赴召，却還猶豫不决，參軍任讓對他説："將軍請求到一個偏遠小郡都不被允許，形勢竟至這樣，恐怕没有活路了，不如部署軍隊自衛。"蘇峻依從，便不應召。朝廷派人勸告他，蘇峻説："臺府説我要謀反，我還能活嗎？我寧可站在山頭看法庭，不想到了法庭再望山頭。以前國家危如累卵，不是我便不能度過危機。兔死狗烹。不過我當以死報答製造陰謀的人。"於是派參軍徐會聯合祖約，謀劃作亂，以討伐庾亮爲號召。祖約派遣祖涣、許柳率兵援助蘇峻，蘇峻派部將韓晃、張健等襲擊姑孰，進逼慈湖，殺于湖令陶馥及振威將軍司馬流。蘇峻自己率領祖涣、許柳的部衆萬人，乘風從横江渡江，進駐陵口，與官軍交戰，頻頻告捷，於是據守蔣陵覆舟山，率領衆人順風放火，臺省官署及軍營等頃刻燒盡。於是攻陷宫城，放縱士兵大肆搶掠，侵凌六宫，窮凶極惡，殘酷没有人道。驅逐朝廷百官服苦役，光禄勛王彬等都被暴打，逼迫他們背着重物登蔣山。把男女都剥成裸體，各以破席爛草遮掩身體，没有草可蓋的便坐在地上用土把自己埋起來，哀號之聲震動宫城内外。當時官府有布二十萬匹，金銀五千斤，錢億萬，絹數萬匹，其他物品也大致如此，蘇峻全部焚毁丢棄。發布假詔書實行大赦，祇有庾亮兄弟不在被赦之列。自任驃騎領軍將軍、録尚書事，許柳任丹楊尹，加授前將軍馬雄左衛將軍，祖涣爲驍騎將軍，恢復弋陽王司馬羕爲西陽王、太宰、録尚書事，司馬羕的兒子司馬播也恢復原任官職。於是改任各部門，安置他的親屬朋黨，朝廷政事全由蘇峻一人决定。又派韓晃進入義興，張健、管商、弘徽等進入晋陵。

此時温嶠、陶侃已在武昌倡議討逆，蘇峻聽到義兵興起，便采用參軍賈寧的計謀，回兵占據石頭，再分兵抵禦義軍，賊兵所過之處，無不殘

等將至，峻遂遷天子於石頭，逼迫居人，盡聚之後苑，使懷德令匡術守苑城。嶠等既到，乃築壘於白石，峻率衆攻之，幾至陷没。東西抄掠，多所擒虜，兵威日盛，戰無不克，由是義衆沮衄，人懷異計。朝士之奔義軍者，皆云："峻狡黠有智力，其徒黨驍勇，所向無敵。惟當以天討有罪，誅滅不久；若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温嶠怒曰："諸君怯懦，乃是譽賊。"及後累戰不捷，嶠亦深憚之。管商等進攻吴郡，焚吴縣、海鹽、嘉興，敗諸義軍。韓晃又攻宣城，害太守桓彝。商等又焚餘杭，而大敗於武康，退還義興。嶠與趙胤率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欲以臨之。峻與匡孝將八千人逆戰，峻遣子碩與孝以數十騎先薄趙胤，敗之。峻望見胤走，曰："孝能破賊，我更不如乎！"因舍其衆，與數騎北下突陣，不得入，將迴趣白木陂，牙門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墜馬，斬首臠割之，焚其骨，三軍皆稱萬歲。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爲主。求峻尸不獲，碩乃發庾亮父母墓，剖棺焚尸。逸閉城自守。韓晃聞峻死，引兵赴石頭。管商及弘徽進攻庱亭壘，督護李閎及輕車長史滕含擊破之，斬首千級。商率衆走延陵，李閎與庱亭諸軍追之，斬獲數千級。商詣庾亮降，匡術舉苑城降。韓晃與蘇逸等并力攻術，不能陷。温嶠等選精鋭將攻賊營，碩率驍勇數百渡淮而戰，於陣斬碩。晃等震懼，以其衆奔張健於曲阿，門厄不得出，更相蹈藉，死者萬數。逸爲李湯所執，斬於車騎府。

管商之降也，餘衆并歸張健。健又疑弘徽等不與己同，盡殺之，更以舟軍自延陵向長塘，小大二萬餘口，

破。温嶠等將到，蘇峻便把天子遷往石頭城，逼迫居民，全部聚集到後苑，以懷德令匡術守苑城。温嶠等來到，在白石築城堡，蘇峻率軍卒攻壘，幾乎被攻克。賊軍到處搶劫，擒獲很多，軍威日漸强盛，戰無不克，因此義軍士氣低落，部衆多懷有異心。朝中大臣奔來義軍的，都説："蘇峻狡猾奸詐智謀多，他的徒黨也驍勇，所向無敵。應當以天子的名義討伐罪人，誅滅他當在不久以後；若是憑人的能力，不易剿除。"温嶠怒道："你們都膽小，這是爲賊人長威風。"但後來多次作戰都没有獲勝，温嶠也很懼怕蘇峻。管商等進攻吴郡，焚燒了吴縣、海鹽、嘉興，打敗了諸路義軍。韓晃又攻宣城，殺害了太守桓彝。管商等又焚燒餘杭，但在武康被官軍打得大敗，退守義興。温嶠與趙胤率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進逼蘇峻主力。蘇峻與匡孝率領八千人進擊，蘇峻令兒子蘇碩和蘇孝帶數十名騎兵迫近趙胤，打敗了趙胤軍。蘇峻看見趙胤敗走，便説："蘇孝能攻破賊兵，我還不如蘇孝嗎!"便離開部衆，帶領數名騎兵北下突入敵陣，但没有成功，準備回奔白木陂，牙門彭世、李千等用長矛投擊他，蘇峻從馬上墜落，被斬首分割，焚燒尸骨，三軍歡呼萬歲。蘇峻的司馬任讓等擁立蘇峻的弟弟蘇逸爲主帥。搜尋蘇峻的尸體但没有得到，蘇碩便發掘庾亮父母的墳墓，剖棺焚尸。蘇逸閉城自守。韓晃聽到蘇峻已死的消息，帶兵奔赴石頭。管商及弘徽進攻庱亭壘，督護李閎及輕車長史滕含擊敗賊軍，斬首千人。管商率衆逃往延陵，李閎與庱亭諸軍追擊，斬首俘獲數千人。管商到庾亮處請降，匡術以苑城投降。韓晃與蘇逸等合力攻打匡術，不能攻陷苑城。温嶠等選精鋭士卒準備攻賊營，蘇碩率驍勇士卒數百人渡淮河來戰，於陣上斬蘇碩。韓晃等震驚畏懼，帶領部衆逃奔曲阿的張健，因城門阻塞不能順利出城，自相踐踏，死者達到萬人。蘇逸被李湯捕獲，在車騎府斬首。

管商投降後，他的散卒都歸附了張健。張健懷疑弘徽等跟自己不一心，盡數殺死他們，再發水軍自延陵進往長塘，得大小兩萬餘口，金銀寶

金銀寶物不可勝數。揚烈將軍王允之與吴興諸軍擊健，大破之，獲男女萬餘口。健復與馬雄、韓晃等輕軍俱走，閎率鋭兵追之，及於巖山，攻之甚急。健等不敢下山，惟晃獨出，帶兩步鞍箭，却據胡床，彎弓射之，傷殺甚衆。箭盡，乃斬之。健等遂降，并梟其首。

物不計其數。揚烈將軍王允之與吴興諸路義軍攻擊張健，大敗賊軍，俘獲男女萬餘人。張健又與馬雄、韓晃等帶軍隊輕裝逃走，李閎率精兵追擊，在巖山追及，攻打十分凌厲。張健等不敢下山，惟有韓晃單獨出戰，帶兩袋箭坐在胡床上，拉弓放箭，殺傷官軍很多，箭射盡了，被斬殺。張健等於是投降，都被梟首示衆。

**孫恩**

孫恩字靈秀，琅邪人，孫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泰，字敬遠，師事錢唐杜子恭。而子恭有秘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瓜刀。其爲神效往往如此。子恭死，泰傳其術。然浮狡有小才，誑誘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財産，進子女，以祈福慶。王珣言於會稽王道子，流之於廣州。廣州刺史王懷之以泰行鬱林太守，南越亦歸之。太子少傅王雅先與泰善，言於孝武帝，以泰知養性之方，因召還。道子以爲徐州主簿，猶以道術眩惑士庶。稍遷輔國將軍、新安太守。王恭之役，泰私合義兵，得數千人，爲國討恭。黄門郎孔道、鄱陽太守桓放之、驃騎諮議周勰等皆敬事之，會稽世子元顯亦數詣泰求其秘術。泰見天下兵起，以爲晋祚將終，乃扇動百姓，私集徒衆，三吴士庶多從之。于時朝士皆懼泰爲亂，以其與元顯交厚，咸莫敢言。會稽内史謝輶發其謀，道子誅之。

孫恩字靈秀，琅邪人，是孫秀的族人。世代信奉五斗米教。孫恩的叔父孫泰，字敬遠，拜錢唐杜子恭爲師。杜子恭有秘術，曾向人借瓜刀，主人來索還，杜子恭説："會還給你的。"後瓜刀主人走到嘉興，有魚躍入船中，剖開魚腹而發現瓜刀。杜子恭的秘術往往是這一類。杜子恭死，孫泰繼承了秘術。但他狡詐有歪才，誑騙誘惑百姓，愚民奉敬如神，都傾盡自己的財産，進獻自己的子女，用以祈求福運吉慶。王珣把這件事禀報了會稽王司馬道子，把他流放到廣州。廣州刺史王懷之任用孫泰代理鬱林太守，南越也歸附了孫泰。太子少傅王雅早先即與孫泰友好，向孝武帝推薦他，孝武帝因爲孫泰有養性之術，便召他回京都。司馬道子任用他爲徐州主簿，他仍然用道術迷惑百姓。漸漸升至輔國將軍、新安太守。在王恭之戰中，孫泰自行招集義兵，得到數千人，替國家討伐王恭。黄門郎孔道、鄱陽太守桓放之、驃騎諮議周勰等都敬仰侍奉孫泰，會稽王世子司馬元顯也多次拜謁孫泰，向他學習秘術。孫泰見天下兵起，認爲晋朝即將終結，便煽動百姓，私自聚集徒衆，三吴地區的貴族平民多數追隨孫泰。當時朝廷大臣都懼怕孫泰叛亂，因爲他與司馬元顯交情深厚，都不敢説話。會稽内史謝輶揭發了孫泰的陰謀，司馬道子殺了孫泰。

恩逃于海。衆聞泰死，惑之，皆謂蟬蜕登仙，故就海中資給。恩聚合亡命得百餘人，志欲復仇。及元顯縱暴吴會，百姓不安。恩因其騷動，自海攻上虞，殺縣令，因襲會稽，害内史王凝之，有衆數萬。於是會稽謝

孫恩逃到海上。徒衆聽説孫泰的死訊，都感到詫異，認爲是解脱成仙了，於是到海中繼續供奉。孫恩聚合亡命徒得百餘人，决心要復仇。司馬元顯禍亂吴會，百姓不安。孫恩乘着這場騷動，從海上進攻上虞，殺縣令，就勢襲擊會稽，殺害内史王凝之，擁有徒衆數萬。於是會稽謝

鍼、吴郡陸瓌、吴興丘尪、義興許允之、臨海周胄、永嘉張永及東陽、新安等凡八郡，一時俱起，殺長吏以應之，旬日之中，衆數十萬。於是吴興太守謝邈，永嘉太守謝逸，嘉興公顧胤，南康公謝明慧，黄門郎謝冲、張琨，中書郎孔道，太子洗馬孔福，烏程令夏侯愔等皆遇害。吴國内史桓謙，義興太守魏傿，臨海太守、新蔡王崇等并出奔。於是恩據會稽，自號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宣語令誅殺異己，有不同者戮及嬰孩，由是死者十七八。畿内諸縣處處蜂起，朝廷震懼，内外戒嚴。遣衛將軍謝琰、鎮北將軍劉牢之討之，并轉鬥而前。吴會承平日久，人不習戰，又無器械，故所在多被破亡。諸賊皆燒倉廪，焚邑屋，刊木堙井，虜掠財貨，相率聚於會稽。其婦女有嬰累不能去者，囊簏盛嬰兒投於水，而告之曰：“賀汝先登仙堂，我尋後就汝。”

鍼、吴郡陸瓌、吴興丘尪、義興許允之、臨海周胄、永嘉張永及東陽、新安等八郡，一時都起事，殺長吏以響應孫恩，十天之内，聚衆數十萬。吴興太守謝邈，永嘉太守謝逸，嘉興公顧胤，南康公謝明慧，黄門郎謝冲、張琨，中書郎孔道，太子洗馬孔福，烏程令夏侯愔等都被殺害。吴國内史桓謙，義興太守魏傿，臨海太守、新蔡王司馬崇等出逃。孫恩占據會稽，自稱征東將軍，把自己的黨徒叫做“長生人”，宣布命令誅殺異己，有不贊同的連嬰孩也一齊殺戮，民衆死去的達到十之七八。管轄内諸縣紛紛起事，朝廷震驚恐慌，内外戒嚴。派遣衛將軍謝琰、鎮北將軍劉牢之前往征討，兩軍輾轉戰鬥前進。吴會安定時間已久，人們已不習於作戰，又没有兵器，所以賊衆經過之處多數破亡。賊衆燒毁倉庫和城鄉房屋，砍樹填井，搶掠財物，相聚於會稽。賊衆的婦女有小孩牽累不能走的，便用布袋或竹簍裝入孩子扔到水中，并禱告説：“祝你先登仙界，我不久就來找你。”

初，恩聞八郡響應，告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而至建康。”既聞牢之臨江，復曰：“我割浙江，不失作句踐也。”尋知牢之已濟江，乃曰：“孤不羞走矣。”乃虜男女二十餘萬口，一時逃入海。懼官軍之躡，乃緣道多棄寶物子女。時東土殷實，莫不粲麗盈目，牢之等遽於收斂，故恩復得逃海。朝廷以謝琰爲會稽，率徐州文武戍海浦。

當初，孫恩聽到八郡響應的消息，告訴他的部下説：“天下没什麽大戰了，我要與你們穿着朝服到建康。”之後知道劉牢之到了長江，又説：“我割據浙江，仍然可以做句踐。”不久知道劉牢之已經渡過長江，便説：“我不以逃走爲羞耻。”便搶掠男女二十餘萬口，一起逃入海中。害怕官軍追擊，便在沿途丢棄許多寶物和子女。當時東部富庶，所扔的財物莫不燦爛美麗耀人眼目，劉牢之的軍隊忙着收斂實物，所以孫恩得以再次逃亡入海。朝廷任命謝琰主持會稽政務，率領徐州的文武官員士卒衛戍海濱。

隆安四年，恩復入餘姚，破上虞，進至刑浦。琰遣參軍劉宣之距破之，恩退縮。少日，復寇刑浦，害謝琰。朝廷大震，遣冠軍將軍桓不才、輔國將軍孫無終、寧朔將軍高雅之擊之，恩復還於海。於是復遣牢之東屯會稽，吴國内史袁山松築扈瀆壘，緣

隆安四年，孫恩再度攻入餘姚，破上虞，進軍到刑浦。謝琰派參軍劉宣之抵禦打敗了賊軍，孫恩被迫退縮。幾天後，再入寇刑浦，殺害了謝琰。朝廷大爲震動，派遣冠軍將軍桓不才、輔國將軍孫無終、寧朔將軍高雅之迎擊賊兵，孫恩便再一次退回海上。於是又派遣劉牢之向東屯駐會稽，吴國内史袁山松築扈瀆壘，沿海邊防備孫

海備恩。

明年，恩復入浹口，雅之敗績。牢之進擊，恩復還于海。轉寇扈瀆，害袁山松，仍浮海向京口。牢之率衆西擊，未達，而恩已至，劉裕乃總兵緣海距之。及戰，恩衆大敗，狼狽赴船。尋又集衆，欲向京都，朝廷駭懼，陳兵以待之。恩至新州，不敢進而退，北寇廣陵，陷之，乃浮海而北。劉裕與劉敬宣并軍躡之於郁洲，累戰，恩復大敗，由是漸衰弱，復沿海還南。裕亦尋海要截，復大破恩於扈瀆，恩遂遠迸海中。

及桓玄用事，恩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討破之。恩窮戚，乃赴海自沈，妖黨及妓妾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餘衆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自恩初入海，所虜男女之口，其後戰死及自溺并流離被傳賣者，至恩死時裁數千人存，而恩攻没謝琰、袁山松，陷廣陵，前後數十戰，亦殺百姓數萬人。

恩。

第二年，孫恩又進入浹口，高雅之軍隊大敗。劉牢之進攻孫恩，賊軍又回到海上。轉而進攻扈瀆，殺害了袁山松，沿海奔向京口。劉牢之率軍向西攻擊，官軍未到，而孫恩已經到了京口，劉裕便總領軍隊沿海抵禦。交戰，孫恩軍大敗，狼狽上船。很快又聚集徒衆，準備襲擊京都，朝廷震驚恐懼，陳兵待戰。孫恩到了新州，不敢交戰而退兵，向北侵擾廣陵，攻陷廣陵，然後沿海再北上。劉裕與劉敬宣兩軍追踪到郁洲，經多次戰鬥，孫恩又大敗，從此勢力漸漸衰落，便沿海路向南返回。劉裕沿海截擊，再次大敗孫恩於扈瀆，孫恩於是遠逃海中。

桓玄主政時，孫恩又入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征討擊敗了孫恩。孫恩窮途末路，於是投海自殺，妖黨以及他的妓妾們説他成了水仙，投水跟他一起死的數百人。殘餘的賊衆又推舉孫恩的妹夫盧循爲首領。自孫恩首次入海，所掠奪的男女人口，經過戰死及自殺流散被賣，到孫恩死時衹有幾千人活着，而孫恩攻殺謝琰、袁山松，攻陷廣陵，前後經過數十次戰役，也有百姓數萬人被殺。

## 盧循

盧循字于先，小名元龍，司空從事中郎諶之曾孫也。雙眸冏徹，瞳子四轉，善草隸弈棋之藝。沙門慧遠有鑒裁，見而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

循娶孫恩妹。及恩作亂，與循通謀。恩性酷忍，循每諫止之，人士多賴以濟免。恩亡，餘衆推循爲主。元興二年正月，寇東陽，八月，攻永嘉。劉裕討循至晉安，循窘急，泛海到番禺，寇廣州，逐刺史吴隱之，自攝州事，號平南將軍，遣使獻貢。時朝廷新誅桓氏，中外多虞，乃權假循征虜將軍、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

義熙中，劉裕伐慕容超，循所署始興太守徐道覆，循之姊夫也，使人

盧循字于先，小名元龍，是司空從事中郎盧諶的曾孫。他雙目清澈有神，眼瞳在眼珠中游移不定，善於草書隸書弈棋等技藝。僧人慧遠善於品評人物，見到盧循後説："你雖然有風采素養，但心存不軌。"

盧循娶孫恩的妹妹。孫恩作亂，與盧循是同謀。孫恩性情殘酷，盧循時常勸止他，人們多依賴盧循得以活命。孫恩死，殘餘賊衆推舉盧循爲首領。元興二年正月，入寇東陽，八月，攻永嘉。劉裕征討盧循到晉安，盧循窘迫，渡海到番禺，進犯廣州，驅逐刺史吴隱之，自己主持州事務，號平南將軍，派人到京都獻貢品。此時朝廷剛誅滅桓氏，朝廷内外多事，便暫時任命盧循爲征虜將軍、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

義熙年間，劉裕討伐慕容超，盧循所任的始興太守徐道覆，是盧循的姐夫，派人勸盧循乘朝

勸循乘虚而出，循不從。道覆乃至番禺，説循曰："朝廷恒以君爲腹心之疾，劉公未有旋日，不乘此機而保一日之安，若平齊之後，劉公自率衆至豫章，遣鋭師過嶺，雖復君之神武，必不能當也。今日之機，萬不可失。既克都邑，劉裕雖還，無能爲也。君若不同，便當率始興之衆直指尋陽。"循甚不樂此舉，無以奪其計，乃從之。

廷空虚起事，盧循不聽。徐道覆便親到番禺，勸説盧循道："朝廷一直把你當作心腹之患，劉公還没有回來，不乘此機保住一時平安，如果在平定齊國之後，劉公親自率軍隊到豫章，派遣精鋭部隊越過南嶺，即使以你的神武，也難以抵擋。今天這個機會，千萬不能失去。攻克都城以後，劉公即使回來，也無能爲力了。你如果不贊成我的建議，那麽我就率始興的兵馬直取尋陽。"盧循很不願意這麽做，但没有辦法讓徐道覆改變主意，便聽從了他。

初，道覆密欲裝舟艦，乃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僞云將下都貨之。後稱力少不能得致，即於郡賤賣之，價減數倍，居人貪賤，賣衣物而市之。贛石水急，出船甚難，皆儲之。如是者數四，故船版大積，而百姓弗之疑。及道覆舉兵，案賣券而取之，無得隱匿者，乃并力裝之，旬日而辦。遂舉衆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相皆委任奔走。鎮南將軍何無忌率衆距之，兵敗被害。

當初，徐道覆暗地要造戰艦，派人在南康山上砍伐可做船的木材，謊稱要到下游城中去賣。後來又説勞力少無法運到下游，便在郡中賤價出賣，價錢減低幾倍，居民貪圖便宜，賣衣物而買木材。贛江水流急而且多石，出船很難，木材都儲存在本地。就這樣許多回，百姓的船板積存得極多，百姓却没有任何懷疑。徐道覆舉事起兵，便根據賣木材的收據一一索取，不准隱藏不報，雇用許多人拼裝戰船，十多天便完成。率領士卒進攻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官都棄城逃走。鎮南將軍何無忌率衆迎戰，兵敗被殺。

循遣道覆寇江陵，未至，爲官軍所敗，馳走告循曰："請并力攻京都，若克之，江陵非所憂也。"乃連旗而下，戎卒十萬，舳艫千計。敗衛將軍劉毅於桑落洲，徑至江寧。道覆素有膽决，知劉裕已還，欲乾没一戰，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之。循多謀少决，欲以萬全之計，固不聽。道覆以循無斷，乃嘆曰："我終爲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得爲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裕懼其侵軼，乃栅石頭，斷柤浦，以距之。循攻栅不利，船艦爲暴風所傾，人有死者。列陣南岸，戰又敗績。乃進攻京口，寇掠諸縣，無所得。循謂道覆曰："師老矣！弗能復振。可據尋陽，并力取荆州，徐更與都下争衡，猶可以濟。"因自蔡洲南走，復據尋陽。

盧循派遣徐道覆進犯江陵，軍隊還没到達，被官軍戰敗，便急報盧循説："請合力攻京都，如果攻克京都，江陵就不用擔心了。"於是合軍沿江而下，兵卒十萬，戰艦數以千計。在桑落洲打敗了衛將軍劉毅，一直打到江寧。徐道覆很有膽略和决斷力，知道劉裕已經還都，便想拼死一戰，獻計在新亭至白石間，燒船進攻，發動多路攻擊。盧循多謀但少决斷，想要萬無一失之計，堅决不聽徐道覆的計謀。徐道覆因盧循不能决斷，嘆息道："我必定要被盧循所誤，大事一定不能成功。假使我能被英雄驅使，平定天下自然不在話下!"劉裕害怕盧循侵入，便在石頭城設置栅欄，阻斷柤浦，用以抵禦盧循。盧循攻栅欄失利，戰艦又被暴風吹翻，多人死亡。在南岸列陣交戰，又大敗，便進攻京口，搶掠各縣，但没有得到什麽。盧循對徐道覆説："軍隊疲憊了！不能振作。可以據守尋陽，合力攻取荆州，慢慢地與京城抗争，還可以獲勝。"於是從蔡洲南奔，

裕先遣群率追討，自統大衆繼進，又敗循於雷池。循欲遁還豫章，乃悉力栅斷左里。裕命衆攻栅，循衆雖死戰，猶不能抗。裕乘勝擊之，循單舸而走，收散卒得千餘人，還保廣州。裕先遣孫處從海道據番禺城，循攻之不下。道覆保始興，因險自固。循乃襲合浦，克之，進攻交州。至龍編，刺史杜慧度譎而敗之。

再次占據尋陽。劉裕先派衆將士追擊賊兵，自己率領大軍隨後進擊，又在雷池打敗盧循。盧循想逃回豫章，便拼全力在左里設置了栅欄。劉裕命令部衆攻栅欄，盧循軍隊雖然死戰，還是不能抵抗住官軍。劉裕乘勝進擊，盧循單船逃脱，收攏逃散士卒得千餘人，退還再保廣州。劉裕先派孫處從海道占據了番禺城，盧循攻城不下。徐道覆退保始興，依險固守。盧循襲擊合浦，攻克，又進攻交州。到龍編，刺史杜慧度用巧計戰敗盧循。

循勢屈，知不免，先鴆妻子十餘人，又召妓妾問曰："我今將自殺，誰能同者？"多云："雀鼠貪生，就死實人情所難。"有云："官尚當死，某豈願生！"於是悉鴆諸辭死者，因自投於水。慧度取其尸斬之，及其父嘏。同黨盡獲，傳首京都。

盧循勢力喪敗，知道不能免死，先把妻子兒女十餘人毒死，又召集妓妾問道："我現在要自殺，誰願意跟我一起死？"多數人説："麻雀老鼠還貪生，去死實在是人情所難。"有的説："官家還準備死呢，我豈能想活着！"於是把那些不願隨死的人全部毒殺，便投水自盡。杜慧度撈出了他的尸體斬首，連同他的父親盧嘏一同處死。同黨全部擒獲，把首級傳送到京都。

## 譙縱

譙縱，巴西南充人也。祖獻之，有重名於西土。縱少而謹慎，蜀人愛之。爲安西府參軍。義熙元年，刺史遣縱及侯暉等領諸縣氐進兵東下。暉有貳志，因梁州人不樂東也，將圖益州刺史毛璩，與巴西陽昧結謀於五城水口，共逼縱爲主。縱懼而不當，走投於水，暉引出而請之，至於再三，遂以兵逼縱於輿上，攻璩弟西夷校尉瑾於涪城，城陷，瑾死之，縱乃自號梁、秦二州刺史。璩聞縱反，自略城步還成都，遣參軍王瓊率三千人討縱，又遣弟瑗領四千兵繼瓊後進。縱遣弟明子及暉距瓊於廣漢，瓊擊破暉等，追至綿竹。明子設二伏以待之，大敗瓊衆，死者十八九。益州營户李騰開城以納縱。

譙縱，巴西南充人。祖父譙獻之，在西川有顯赫的名聲。譙縱少年時很謙恭謹慎，蜀人親近他。任安西府參軍。義熙元年，刺史派譙縱及侯暉等率領各縣的氐人進兵東下。侯暉有反叛之心，藉梁州人不願意東下的心情，企圖攻打益州刺史毛璩，與巴西的陽昧勾結謀劃在五城水口，共同逼迫譙縱做首領。譙縱害怕不肯聽從，逃走投河，侯暉把他從水裏救出來再請求，請求多次後，最後用兵器逼迫譙縱坐在車駕上，進攻毛璩的弟弟西夷校尉毛瑾於涪城，涪城陷落，毛瑾戰死，譙縱便自稱梁、秦二州刺史。毛璩聽到譙縱謀反，從略城徒步回成都，派參軍王瓊率三千人征討譙縱，又派弟弟王瑗率領四千兵在王瓊後邊繼進。譙縱派弟弟譙明子及侯暉在廣漢抵禦王瓊，王瓊打敗了侯暉等，追到綿竹。譙明子設兩路伏兵等待，大敗王瓊軍，官軍死亡的有十之八九。益州營户李騰開城門放進了譙縱。

毛璩既死，縱以從弟洪爲益州刺史，明子爲鎮東將軍、巴州刺史，率其衆五千人屯白帝，自稱成都王。明

毛璩已死，譙縱以堂弟譙洪爲益州刺史，譙明子爲鎮東將軍、巴州刺史，率領徒衆五千人屯駐白帝城，自稱成都王。第二年，向姚興派遣使

年，遣使稱藩於姚興，將順流東寇，以討車騎將軍劉裕爲名，乞師於姚興，且請桓謙爲助。興遣之。

九年，劉裕以西陽太守朱齡石爲益州刺史，寧朔將軍臧喜、下邳太守劉鍾、蘭陵太守蒯恩等率衆二萬，自江陵討縱。初謀元率，僉難其人，齡石資名素淺，裕違衆拔之，授以麾下之半。臧喜，裕妻弟也，位出其右，又隸焉。齡石次於白帝，縱遣譙道福重兵守涪。齡石師次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其大將軍侯暉、尚書僕射譙詵屯平模，夾岸連城，層樓重栅，衆未能攻。齡石謂劉鍾曰："天方暑熱，賊今固險，攻之難拔，衹困我師。吾欲蓄鋭息兵，伺隙而進，卿以爲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將由内水，故道福不敢捨涪，今重軍逼之，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正可因其凶而攻之，勢當必克。克平模之後，自可鼓行而前，成都必不能守。若緩兵相持，虚實相見，涪軍復來，難爲敵也。進不能戰，退無所資，二萬餘人因爲蜀子虜耳。"從之。翌日，進攻皆克，斬侯暉等，於是遂進。縱之城守者相次瓦解，縱乃出奔。其尚書令馬耽封倉庫以待王師。及齡石入成都，誅縱同祖之親，餘皆安堵，使復其業。

縱之走也，先如其墓，縱女謂縱曰："走必不免，衹取辱焉。等死，死於先人之墓可也。"縱不從，投道福於涪。道福怒謂縱曰："大丈夫居如斯功業，安可棄哉！今欲爲降虜，豈可而得！人誰不死，何懼之甚!"因投縱以劍，中其馬鞍。縱去之，乃自縊。道福謂其徒曰："吾養爾等，正爲今日。蜀之存亡，實係在我，不在譙王。我尚在，猶足一戰。"士咸

者稱臣，將順流東下作亂，以討伐車騎將軍劉裕爲名，向姚興求救兵，并且請桓謙爲援助。姚興同意出援軍。

九年，劉裕任西陽太守朱齡石爲益州刺史，寧朔將軍臧喜、下邳太守劉鍾、蘭陵太守蒯恩等率軍兩萬，從江陵出發征討譙縱。開始選拔元帥時，難以找出合適的人，朱齡石資歷名望較淺，劉裕不顧衆人的意見提拔他，把自己部下的一半交給他。臧喜，是劉裕的妻弟，官位比他高，却又隸屬於朱齡石。朱齡石進駐白帝城，譙縱派譙道福用重兵據守涪城。朱齡石的軍隊進駐平模，離成都二百里，譙縱派大將軍侯暉、尚書僕射譙詵屯聚平模，沿着兩岸城堡接連不斷，高樓重寨，官軍不能攻破。朱齡石對劉鍾説："天氣正炎熱，賊現依險固守，進攻很難奪取，徒使我軍困頓。我要養精蓄鋭暫時休戰，尋找機會進攻，你看怎麽樣?"劉鍾説："不對。此前揚言你由水路進攻，所以譙道福不敢放棄涪城，現在大軍逼近，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經嚇破膽了。正可以趁勢攻擊，一定能戰勝他。攻克平模之後，可以大張旗鼓向前進攻，成都一定能奪下來。如果緩兵相持，被對方探聽到虚實，涪城守軍再來，恐怕抵擋不住。進不能作戰，退没有資財支援，兩萬多人都要被蜀中小子俘虜了。"朱齡石依從了劉鍾的計議。第二天，各路進攻全部取勝，斬侯暉等人，於是進兵。譙縱的各地守軍相繼瓦解，譙縱出逃，他的尚書令馬耽封倉庫等待官軍進城。朱齡石進成都，殺與譙縱同祖的宗親，對其餘人進行安撫，讓他們恢復舊業。

譙縱逃走前，先到自己的祖塋，他的女兒説："逃是逃不脱了，不免受辱，一樣是死，就死在祖墳上吧。"譙縱不聽，往涪城投奔譙道福。譙道福發怒道："大丈夫有這樣的功業，怎能輕易放棄！現在要做俘虜，能做成嗎！人誰没有死的一天，爲什麽那樣害怕!"把劍投向譙縱，刺中了他的馬鞍。譙縱離去，便自縊而死。譙道福對他的徒衆説："我培養你們，正是爲了今天。蜀的存亡，在於我，不在於譙王。我還活着，足以戰鬥。"士卒全都表示贊許。於是分散金銀財

許諾。乃散金帛以賜其衆，衆受之而走。道福獨奔廣漢，廣漢人杜瑾執之。朱齡石徙馬耽於越巂，追殺之。耽之徙也，謂其徒曰："朱侯不送我京師，滅衆口也，吾必不免。"乃盥洗而卧，引繩而死。須臾，齡石師至，遂戮尸焉。

物賞賜衆人，衆人接受了財物却全都逃走。譙道福單人逃奔廣漢，廣漢人杜瑾抓獲了他。朱齡石流放馬耽到越巂，又派人追殺他。馬耽被流放到遠方，對他的徒衆説："朱侯不把我解送京師，是爲堵住衆人的嘴，我不能免災了。"於是盥洗之後躺在床上，用繩子勒死了自己。不一會兒，朱齡石的軍隊來到，便斬戮馬耽尸體。

史臣曰：惠皇失御，政紊朝危，難起蕭墻，毒痡函夏，九州波駭，五嶽塵飛，干戈日尋，戎車競逐。王彌好亂樂禍，挾詐懷奸，命儔嘯侶，伺間候隙，助悖逆於平陽，肆殘忍於都邑，遂使生靈塗炭，神器流離。邦國軫《麥秀》之哀，宫廟興《黍離》之痛，豈天意乎？豈人事乎？何醜虜之猖狂而亂離之斯瘼者也！張昌等或鴟張淮浦，或蟻聚荆衡，招烏合之凶徒，逞豺狼之貪暴，憑陵險隘，倔强江湖，未淹歲稔，咸至誅戮，實自取之，非爲不幸。峻約同惡相濟，生此亂階，孫盧同類相求，嗣成妖逆。至乃干戈掃地，災沴滔天，雖樊謝之毒被含靈，李郭之禍延宫闕，方凶比暴，弗是加也。譙縱乘兹釁隙，肆彼奸謀，旋踵而亡，無足論矣。

史臣曰：惠帝失去了統治，政治紊亂朝廷危急，災難在宫廷内發生，毒瘤遍布華夏，九州震蕩，五嶽蒙塵，戰争不斷，軍車奔走。王彌喜歡禍亂，心懷奸詐，指揮同黨聚集同類，尋找機會，在平陽幫助悖逆，在都城施展殘忍手段，竟使生靈塗炭，朝廷流離失所。國家遭受了《麥秀》的災難，宫廟經歷了《黍離》的哀痛，這是天意嗎？還是人事造成的呢？爲什麼叛逆者如此猖狂災禍如此嚴重呢！張昌等人或是像鴟梟一樣横行在淮河流域，或像螞蟻一樣聚集在荆、衡之間，招集烏合的凶惡暴徒，滿足自己豺狼般的貪暴願望，憑藉險要地勢，横行在江湖之上，不到一年，全被誅滅，這是咎由自取，不是個人的不幸。蘇峻祖約同惡相濟，釀成禍亂，孫恩盧循同類相求，終成妖逆，遍地干戈，災氣衝天，即使是樊、謝的流毒遍及生靈，李、郭的禍亂延及宫廷，比此凶殘狂暴，也不超過。譙縱乘機尋隙，施展他的奸謀，不久敗亡，不值得評論。

贊曰：中朝隳政，王彌肇亂。神器流離，生靈塗炭。群妖伺隙，構兹多難。荐食荆衡，陵虐江漢。孫盧奸慝，約峻殘賊。窮凶極暴，爲鬼爲蜮。縱竊岷峨，旋至顛踣。

贊曰：朝廷有敗政，王彌纔叛亂。朝廷多流離，生靈遭塗炭。群妖趁亂世，遍地成災難。掠奪荆與衡，侵凌江與漢。孫盧皆凶惡，祖蘇暴且悍。窮凶復極惡，鬼蜮成禍患。譙縱得巴蜀，轉眼雲飛散。

# 晋書卷一百一

## 載記第一

古者帝王乃生奇類，淳維、伯禹之苗裔，豈異類哉？反首衣皮，餐膻飲湩，而震驚中域，其來自遠。天未悔禍，種落彌繁。其風俗險詖，性靈馳突，前史載之，亦以詳備。軒帝患其干紀，所以徂征；武王竄以荒服，同乎禽獸。而於露寒之野，候月覘風，睹隙揚埃，乘間騁暴，邊城不得緩帶，百姓靡有室家。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此言能教訓卒伍，整齊車甲，邊場既伏，境内以安。然則燕築造陽之郊，秦塹臨洮之險，登天山，絶地脉，苞玄菟，款黄河，所以防夷狄之亂中華，其備豫如此。

古代的帝王往往養育出奇特的族類，匈奴的始祖淳維、夏后氏部落的首領伯禹，他們的後裔，大概就是不同平常的族類吧？那些披頭散髮、腰纏獸皮，吃獸肉、飲獸乳的蠻夷之邦，從遠方而來，却威震中原大地。但上天并未後悔所加的禍亂，反而使他們的部族種落愈加繁衍昌盛。他們的風俗邪惡不正，性情機敏狡詐，驅馬進擊剽勇神速，關於這些，以前的史書均有記載，而且非常詳細全面。軒帝擔心他們違犯法紀，所以前去征討；武王把他們放逐到遥遠的荒原，視他們如同禽獸。他們露宿於寒冷的曠野，時時窺伺着風雲變幻，尋找可乘之隙挑起戰亂，利用一切機會放縱惡行，致使邊境無法安定，百姓也不能安居樂業。孔子説："如果没有管仲，我們大概早就披頭散髮、穿着左衽之衣了。"這些話能够教訓激勵將士，整頓軍旅，邊境一帶平静無事，境内便可安定。那麽燕國修築了造陽郊外的工事，秦國建造了臨洮的長城，攀登頂天的高峰，挖掘地底的經脉，收服了玄菟等郡，治服了黄河一帶，爲了防止夷狄在中原作亂，其防備如此嚴密。

漢宣帝初納呼韓，居之亭鄣，委以候望，始寬戎狄。光武亦以南庭數萬徙入西河，後亦轉至五原，連延七郡。董卓之亂，則汾晋之郊蕭然矣。郭欽騰箋於武帝，江統獻策於惠皇，皆以爲魏處戎夷，綉居都鄙，請移沙塞之表，定一殷周之服。統則憂諸并部，欽則慮在盟津。言猶自口，元海已至。語曰"失以毫厘"，晋卿大夫

漢宣帝首次收納了匈奴單于呼韓邪，讓他駐守邊塞城堡，把偵察敵情的重任交給他，這纔開始寬容地對待戎狄。光武帝也曾把南庭數萬人遷到西河，後來又轉徙到五原，連接七郡。董卓之亂，則汾、晋之郊騷亂起來。郭欽曾給武帝上書，江統也曾爲惠帝獻策，都認爲魏靠近戎狄，就好像華美的居所却處在鄙陋之地，請求把戎狄之族遷移到沙漠之外，劃定好華夏民族的區域。江統憂心并州一帶，郭欽則思慮盟津等地。話音

之辱也。聰之誓兵，東兼齊地；曜之馳旆，西逾隴山，覆没兩京，蒸徒百萬。天子陵江御物，分據地險，迴首中原，力不能救，劃長淮以北，大抵棄之。胡人利我艱虞，分鑣起亂；晋臣或阻兵遐遠，接武效尤。

還在口中，匈奴劉元海已打進來了。真可謂是"失之毫厘"，實則是晋卿大夫們的耻辱。劉聰出兵進犯，向東兼并了齊地；劉曜進軍，向西越過了隴山，攻陷了秦、凉兩京，徒衆增加至百萬。天子渡過長江統率民衆，分而據守險要地勢，回首中原，却没有力量去收復失地，淮河以北的地區，大部分都丢棄。胡人利用我們困難的處境，各自紛紛興兵作亂；晋朝諸臣有的在遠方擁兵據守，相繼仿效爲虐。

大凡劉元海以惠帝永興元年據離石稱漢。後九年，石勒據襄國稱趙。張氏先據河西，是歲，自石勒後三十六年也，重華自稱凉王。後一年，冉閔據鄴稱魏。後一年，苻健據長安稱秦。慕容氏先據遼東稱燕，是歲，自苻健後一年也，儁始僭號。後三十一年，後燕慕容垂據鄴。後二年，西燕慕容冲據阿房。是歲也，乞伏國仁據枹罕稱秦。後一年，慕容永據上黨。是歲也，吕光據姑臧稱凉。後十二年，慕容德據滑臺稱南燕。是歲也，秃髮烏孤據廉川稱南凉，段業據張掖稱北凉。後三年，李玄盛據敦煌稱西凉。後一年，沮渠蒙遜殺段業，自稱凉。後四年，譙縱據蜀稱成都王。後二年，赫連勃勃據朔方稱大夏。後二年，馮跋殺離班，據和龍稱北燕。提封天下，十喪其八，莫不龍旌帝服，建社開祊，華夷咸暨，人物斯在。或篡通都之鄉，或擁數州之地，雄圖内卷，師旅外并，窮兵凶於勝負，盡人命於鋒鏑，其爲戰國者一百三十六載，抑元海爲之禍首云。

大致劉元海於晋惠帝永興元年占據離石稱漢。這以後九年，石勒占據襄國稱趙。張氏先是占據了黄河以西的地區，這年，即自石勒稱漢之後的三十六年，張重華又自稱凉王。此後一年，冉閔占據了鄴地而自號魏。此後一年，苻健占據了長安自號秦。慕容氏先是占據了遼東稱燕，當年，即苻健稱秦之後的一年，慕容儁也開始僭越稱尊。此後三十一年，後燕慕容垂占據了鄴。以後兩年，西燕的慕容冲據守阿房。這一年，乞伏國仁據守枹罕自稱秦。第二年，慕容永占據了上黨。同年，吕光據守姑臧自稱凉。這以後十二年，慕容德據守滑臺自稱南燕。當年，秃髮烏孤據廉川自號南凉，段業據守張掖自號北凉。以後三年，李玄盛據守敦煌自號西凉。此後一年，沮渠蒙遜殺了段業，自稱凉。以後四年，譙縱據蜀地自稱成都王。此後二年，赫連勃勃據朔方自稱大夏。以後兩年，馮跋殺掉離班，據和龍自稱北燕。整個天下，喪失了十分之八，無不樹龍旗穿帝服，建社祭開祊廟，華夏與戎夷均至，各色人物集中於此。或篡奪四通八達的都市，或占據數州之地域，雄圖謀劃於内，軍隊吞并於外，窮盡兵力以爭勝負，屠殺人命於戰火之中，形成戰國的局面有一百三十六年，而劉元海是禍首。

### 劉元海

劉元海，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後也。名犯高祖廟諱，故稱其字焉。

劉元海，新興匈奴人，冒頓的後代。他的名干犯了高祖的廟諱，所以稱他的字。

初，漢高祖以宗女爲公主，以妻冒頓，約爲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建武初，烏珠留若鞮單于子右奥

最初，漢高祖把同姓的女子册封爲公主，把她嫁給冒頓，彼此相約爲兄弟，所以他的子孫後代就冒姓了劉。建武初年，烏珠留若鞮單于之子

鞬日逐王比自立爲南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今離石左國城即單于所徙庭也。中平中，單于羌渠使子於扶羅將兵助漢，討平黄巾。會羌渠爲國人所殺，於扶羅以其衆留漢，自立爲單于。屬董卓之亂，寇掠太原、河東，屯於河内。於扶羅死，弟呼厨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爲左賢王，即元海之父也。魏武分其衆爲五部，以豹爲左部帥，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爲之。太康中，改置都尉，左部居太原兹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大陵。劉氏雖分居五部，然皆居于晋陽汾、澗之濱。

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於龍門，俄而有一大魚，頂有二角，軒鬐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旦所見魚變爲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鷄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而告豹，豹曰："吉徵也。吾昔從邯鄲張冏母司徒氏相，云吾當有貴子孫，三世必大昌，仿像相符矣。"自是十三月而生元海，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齠齔英慧，七歲遭母憂，擗踴號叫，哀感旁鄰，宗族部落咸共嘆賞。時司空太原王昶等聞而嘉之，并遣吊賻。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吴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耻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於是遂學武事，妙絶於衆，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儀魁偉，身長

右奥鞬日逐王劉比自立爲南單于，進入内地居守於西河美稷，現在的離石左國城就是單于所遷徙的居所。中平年間，單于羌渠派兒子於扶羅領兵幫助漢，討伐平定了黄巾。適逢羌渠被國人殺害，於扶羅率領他的兵將留在了漢境，自立爲單于。後又因董卓之亂，於扶羅侵犯劫掠太原、河東，屯兵於河内。於扶羅死後，其弟呼厨泉繼位，封於扶羅的兒子劉豹爲左賢王，也就是元海的父親。魏武帝把他的部下分爲五部，任命劉豹爲左部帥，其餘各部帥均由劉姓人擔任。太康年間，改建都尉，其左部駐守太原兹氏，右部駐守祁，南部駐守蒲子，北部駐守新興，中部駐守大陵。劉姓人雖分别駐守在五部，但都駐屯在晋陽汾、澗之濱。

劉豹的妻子呼延氏，魏嘉平年間到龍門祈子，忽然有一條大魚，頭頂上有兩隻角，高展其鰭飛躍而至祭祀之所，很久纔離去。巫師都認爲很奇異，説："這是吉祥的徵兆。"當夜呼延氏夢見白天所看見的魚變成了人，左手拿着一樣東西，大小如半個鷄蛋，樣子很不一般，交給呼延氏説："這是日精，吃下會生貴子。"醒了之後告訴劉豹，劉豹説："這是好徵兆。以前我曾讓邯鄲張冏的母親司徒氏看相，説我應當有顯貴的子孫，三世之後一定會非常興盛，好像很相符啊。"從此十三個月後生下了元海，左手紋有他的名字，於是就以此給他命名。元海年幼時聰明出衆，七歲時母親去世，他搥胸頓足，痛哭哀號，悲痛之情感動了旁舍鄰人，同族部落之人都很贊嘆。當時司空太原王昶等人聽説此事後都稱贊他，并贈送了吊唁錢帛。劉元海自幼好學，拜上黨的崔游爲師，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特别喜歡《春秋左氏傳》、《孫吴兵法》，全部讀過，《史記》、《漢書》、諸子百家，没有不博覽的。曾經對同門學友朱紀、范隆説："我閲讀書傳，常常鄙視漢初的隨何、陸賈没有武功，周勃、灌嬰没有文采。道是被人弘揚起來的，對其中一項不通曉，確實應該讓君子們感到羞愧。隨、陸二生得遇高皇却不能建立封侯的業績，絳、灌兩公作爲文帝的大臣却不能開創教化之

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毛三根，長三尺六寸。有屯留崔懿之、襄陵公師彧等，皆善相人，及見元海，驚而相謂曰："此人形貌非常，吾所未見也。"於是深相崇敬，推分結恩。太原王渾虛襟友之，命子濟拜焉。

美，真是可惜啊！"於是就開始學習武藝，武藝精湛没人能比得上，臂長而善於射箭，臂力超過常人。身姿魁梧勇偉，身高八尺四寸，鬚長三尺有餘，正中有三根赤紅色的毫毛，長三尺六寸。屯留的崔懿之、襄陵的公師彧等人，都很會給人相面，他們見到元海，都驚奇地相互告訴説："這個人的形貌異常，是我從未見過的。"於是彼此非常崇敬，守分自安施恩於人。太原的王渾虛襟相待，與之交友，命自己的兒子王濟拜會元海。

咸熙中，爲任子在洛陽，文帝深待之。泰始之後，渾又屢言之於武帝。帝召與語，大悦之，謂王濟曰："劉元海容儀機鑒，雖由余、日磾無以加也。"濟對曰："元海儀容機鑒，實如聖旨，然其文武才幹賢於二子遠矣。陛下若任之以東南之事，吴會不足平也。"帝稱善。孔恂、楊珧進曰："臣觀元海之才，當今懼無其比，陛下若輕其衆，不足以成事；若假之威權，平吴之後，恐其不復北渡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任之以本部，臣竊爲陛下寒心，若舉天阻之固以資之，無乃不可乎！"帝默然。

咸熙年間，元海作爲質子留居在洛陽，文帝待他很真誠友好。泰始之後，王渾又多次向武帝介紹他。武帝召見他并與之交談，非常欣賞他，對王濟説："劉元海儀表美而能明察，即使是由余、日磾也不比他强。"王濟回答説："劉元海的儀表和機敏鑒識，確實像聖上所説的那樣，然而他的文武才幹比由余、日磾兩人可强得多了。陛下如果委派他主管東南方面的事，平吴郡、會稽就不在話下。"武帝認爲很對。孔恂、楊珧進諫道："我觀察元海的才能，當今之世恐怕没有能比得上他的，陛下如果輕慢了他的部屬，就不足以成事；如果給與他權力，平定了吴地之後，恐怕他就不再渡江北上了。他不是我們同一種族之人，其心一定不同。以本部之事委任他，我私下爲陛下感到害怕，若用高峻險要之地來安頓他，恐怕可以吧！"武帝默然無語。

後秦涼覆没，帝疇咨將帥，上黨李憙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元海一將軍之號，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孔恂曰："李公之言，未盡殄患之理也。"憙勃然曰："以匈奴之勁悍，元海之曉兵，奉宣聖威，何不盡之有！"恂曰："元海若能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耳。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帝乃止。後王彌從洛陽東歸，元海餞彌於九曲之濱，泣謂彌曰："王渾、李憙以鄉曲見知，每相稱達，讒間因之而進，深非吾願，適足爲害。吾本無宦情，惟

其後秦、涼覆没，武帝訪求將帥，上黨的李憙説："陛下若能發動匈奴五部的兵將，給劉元海一個將軍的名號，讓他向西進軍，平定那兒指日可待。"孔恂説："李公的話，没有講全消滅禍患的道理。"李憙勃然大怒説："以匈奴的剽悍，元海的通曉軍務，憑藉聖上的威嚴，有什麽不全面呢！"孔恂説："元海如果能够平定涼州，斬樹機能，恐怕涼州就要有災難了。蛟龍一旦得到了雲雨，就不再在池中了。"武帝於是作罷。後來王彌從洛陽回到東邊時，元海在九曲之濱爲王彌餞行，流着眼淚對王彌説："王渾、李憙因爲同鄉而贊賞我，而讒言誹謗也就因之而進，這絶對不是我的意願，恰恰足以成爲禍害。我本來没有

足下明之。恐死洛陽，永與子別。"因慷慨歔欷，縱酒長嘯，聲調亮然，坐者爲之流涕。齊王攸時在九曲，比聞而馳遣視之，見元海在焉，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元海，臣恐并州不得久寧。"王渾進曰："元海長者，渾爲君王保明之。且大晉方表信殊俗，懷遠以德，如之何以無萌之疑殺人侍子，以示晉德不弘。"帝曰："渾言是也。"

會豹卒，以元海代爲左部帥。太康末，拜北部都尉。明刑法，禁奸邪，輕財好施，推誠接物，五部俊傑無不至者。幽冀名儒，後門秀士，不遠千里，亦皆游焉。楊駿輔政，以元海爲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封漢光鄉侯。元康末，坐部人叛出塞免官。成都王穎鎮鄴，表元海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

惠帝失馭，寇盜蜂起，元海從祖故北部都尉、左賢王劉宣等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爲兄弟，憂泰同之。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土之業，自諸王侯，降同編户。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其時矣。左賢王元海姿器絶人，幹宇超世，天若不恢崇單于，終不虛生此人也。"於是密共推元海爲大單于。乃使其黨呼延攸詣鄴，以謀告之。元海請歸會葬，穎弗許。乃令攸先歸，告宣等招集五部，引會宜陽諸胡，聲言應穎，實背之也。

穎爲皇太弟，以元海爲太弟屯騎校尉。惠帝伐穎，次于蕩陰，穎假元海輔國將軍、督北城守事。及六軍敗

當官之心，衹希望足下明白這一點。恐怕我將要老死在洛陽，與君永别了。"於是情緒激昂哀嘆抽泣，狂飲長嘯，聲調高昂洪亮，在座的人都爲他悲傷流淚。齊王司馬攸當時正在九曲，聽説之後馳馬去探望，正看見元海在那裏，對武帝説："陛下如果不除掉劉元海，我擔心并州無法長久安寧。"王渾進言道："劉元海是有德之人，我爲君王擔保他。況且大晉正對異族表示友好，用仁德來懷柔遠方，爲什麽又因爲毫無根據的疑心殺害屬國入侍的質子，顯示晉國的德政不能弘揚。"武帝説："王渾説得很對。"

劉豹去世，任命元海代父任左部帥。太康末年，官拜北部都尉。他嚴明刑罰法紀，禁止奸邪，不看重錢財喜好施捨，待人接物誠懇忠厚，五部的俊傑之士没有不到他那裏去的。幽州、冀州的知名儒士，寒門的秀才學士，不遠千里，都與元海交好往來。楊駿輔政期間，任元海爲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封爲漢光鄉侯。元康末年，因部内叛亂出塞而獲罪被免官。成都王司馬穎鎮守鄴時，啓奏聖上任命劉元海爲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

晉惠帝時失去駕馭朝政的能力，敵寇盜匪蜂起，元海的堂祖父原北部都尉、左賢王劉宣等人私下計議説："以前我們的祖先和漢相約爲兄弟，同憂患，共歡樂。自從漢亡以來，魏、晉相替而興，我們單于雖然有空名號，却没有得到寸土的産業，上至王侯，地位降成與百姓相近。現在司馬氏内部骨肉相殘，四海擾亂，復興邦國，建立功業，這正是時機。左賢王元海氣質才能超過常人，風度才能舉世無雙，上天如果不推崇單于，不會白白地降生此人。"於是密謀共同推舉元海爲大單于。又讓他們的黨羽呼延攸抵達鄴，把這計謀告訴元海。元海請求歸返故里參加葬禮，司馬穎没有同意。就命令呼延攸先回去，告訴劉宣等人招集五部人馬，去與宜陽各族部落會合，宣稱説響應司馬穎，實際上背叛了他。

司馬穎自立爲皇太弟，任命元海爲太弟屯騎校尉。惠帝討伐司馬穎，到達蕩陰，司馬穎委任元海爲代理輔國將軍、督北城守事。及至六軍大

績，穎以元海爲冠軍將軍，封盧奴伯。并州刺史東嬴公騰、安北將軍王浚，起兵伐穎，元海説穎曰："今二鎮跋扈，衆餘十萬，恐非宿衛及近都士庶所能禦之，請爲殿下還説五部，以赴國難。"穎曰："五部之衆可保發已不？縱能發之，鮮卑、烏丸勁速如風雲，何易可當邪？吾欲奉乘輿還洛陽，避其鋒鋭，徐傳檄天下，以逆順制之。君意何如？"元海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殊勛於王室，威恩光洽，四海欽風，孰不思爲殿下没命投軀者哉，何難發之有乎！王浚豎子，東嬴疏屬，豈能與殿下争衡邪！殿下一發鄴宫，示弱於人，洛陽可復至乎？縱達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紙檄尺書，誰爲人奉之！且東胡之悍不逾五部，願殿下勉撫士衆，靖以鎮之，當爲殿下以二部摧東嬴，三部梟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矣。"穎悦，拜元海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

元海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衆已五萬，都于離石。

王浚使將軍祁弘率鮮卑攻鄴，穎敗，挾天子南奔洛陽。元海曰："穎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真奴才也。然吾與其有言矣，不可不救。"於是命右於陸王劉景、左獨鹿王劉延年等率步騎二萬，將討鮮卑。劉宣等固諫曰："晋爲無道，奴隸御我，是以右賢王猛不勝其忿。屬晋綱未弛，大事不遂，右賢塗地，單于之耻也。今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魚肉，此天厭晋德，授之於我。單于積德在躬，爲晋人所服，方當興我邦族，復呼韓邪之業，鮮卑、烏丸可以爲援，奈何距之而拯仇敵！今天假手於我，不可違

敗，司馬穎又任元海爲冠軍將軍，封爲盧奴伯。并州刺史東嬴公司馬騰、安北將軍王浚，起兵討伐司馬穎，元海勸司馬穎説："現在兩鎮十分囂張，兵衆十萬餘人，恐怕不是皇家衛隊和京都附近的百姓能抵禦的，請讓我爲殿下回去游説五部將士，率領他們共赴國難。"司馬穎説："五部的將士能够調發得來嗎？即使能够調發來，鮮卑、烏丸之兵迅捷如風雲，豈是容易抵擋的？我想保護聖上返回洛陽，避開其鋒芒，慢慢地再傳令天下，根據其逆順制裁他們。你的意見如何？"元海説："殿下是武皇帝的兒子，對王室有特殊的功勛，威望恩德廣布天下，四海之民仰慕，誰不想爲殿下投身捨命呢？怎麽會有難以調發之事呢！王浚是個無知的小子，而東嬴公是遠族，怎麽能和殿下争勝抗衡呢！殿下一離開鄴宫，就向人表示出軟弱，還能再到洛陽嗎？縱然到達洛陽，權力也不再屬於殿下了。一紙檄書，誰肯爲人尊奉！况且東胡的剽悍超不過五部將士，希望殿下鼓勵撫慰衆將士，使他們安心而服從，我當替殿下用二部的兵力打垮東嬴公，用三部的兵力消滅王浚，兩個賊子的首級指日便可懸挂。"司馬穎非常高興，任元海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

元海到了左國城，劉宣等人進上大單于的稱號，二十天中，部衆已達五萬，在離石建都。

王浚派將軍祁弘率領鮮卑人攻打鄴，司馬穎大敗，挾持天子向南直奔洛陽。元海説："司馬穎不聽我的建議，叛亂而自行奔潰，真是個奴才。但是我和他有言在先，不能不救。"於是命令右於陸王劉景、左獨鹿王劉延年等率領步兵騎兵二萬人，準備去討伐鮮卑。劉宣等人堅持勸諫説："晋逆行無道，像對待奴隸一樣對待我們，所以右賢王劉猛很氣憤。但晋綱紀尚未敗壞，因此大事未成，右賢王一敗塗地，這也是單于的耻辱。現在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殘殺，這是上天拋棄晋，而把天下授予我們。單于積德行善，爲晋人所信服，正應該振興我們部族，恢復呼韓邪的大業，鮮卑、烏丸可以成爲後援，爲什麽抗拒他們而救仇敵！現在上天在假藉我們的手，不可違

也。違天不祥，逆衆不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單于勿疑。”元海曰：“善。當爲崇岡峻阜，何能爲培塿乎！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授耳。今見衆十餘萬，皆一當晉十，鼓行而摧亂晉，猶拉枯耳。上可成漢高之業，下不失爲魏氏。雖然，晉人未必同我。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於人心，是以昭烈崎嶇於一州之地，而能抗衡於天下。吾又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人望。”乃遷于左國城，遠人歸附者數萬。

反天意。違反天意不吉祥，背逆民衆没有好處；上天贈與而不接受，反而會受到懲罰。希望單于不要猶豫。”劉元海説：“好。應當成爲高大陡峭的山巔，怎麽能是小土堆呢！帝王難道有固定不變的嗎？大禹出身於西戎，文王降生在東夷，帝王之位是授給有德之人的。現在有兵衆十餘萬，每一個人都能抵擋十個晉兵，擊鼓進軍而摧毁晉兵，如摧枯拉朽。上可成就漢高祖的功業，下也能像魏氏一樣。雖是這樣，晉人未必與我們同心。漢統有天下年代久遠，恩德深入民心，所以昭烈帝劉備艱難地屈居於一州之地，而能抗衡於天下。我又是劉漢的親屬，相約爲兄弟，兄長喪亡，弟弟繼承，不也是允許的嗎？暫且稱漢，追尊後主劉禪，以收攏民心。”於是遷徙到左國城，遠方之人前來歸順的有幾萬人。

永興元年，元海乃爲壇于南郊，僭即漢王位，下令曰：“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應期，廓開大業。太宗孝文皇帝重以明德，升平漢道。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地過唐日。中宗孝宣皇帝搜揚俊乂，多士盈朝。是我祖宗道邁三王，功高五帝，故卜年倍於夏、商，卜世過於姬氏。而元成多僻，哀平短祚，賊臣王莽，滔天篡逆。我世祖光武皇帝誕資聖武，恢復鴻基，祀漢配天，不失舊物，俾三光晦而復明，神器幽而復顯。顯宗孝明皇帝、肅宗孝章皇帝累葉重暉，炎光再闡。自和安已後，皇綱漸頹，天步艱難，國統頻絶。黄巾海沸於九州，群閹毒流於四海，董卓因之肆其猖勃，曹操父子凶逆相尋。故孝愍委棄萬國，昭烈播越岷蜀，冀否終有泰，旋軫舊京。何圖天未悔禍，後帝窘辱。自社稷淪喪，宗廟之不血食四十年于兹矣。今天誘其衷，悔禍皇漢，使司馬氏父子兄弟迭相殘滅。黎庶塗炭，靡所控告。孤今猥爲群公所推，紹修三祖之業。顧兹尪暗，戰惶

永興元年，元海在南郊設立祭壇，僭越登上漢王之位，下令説：“從前我們太祖高皇帝以神明威武順應天意，開創大業。太宗孝文皇帝以明德繼承，使漢室之道發揚光大。世宗孝武皇帝拓展領地、攘除夷敵，國土的面積超過了唐堯時期。中宗孝宣皇帝招集俊傑之士，朝廷中充滿了各種人才。我們祖宗道義超過了三王，功勞高過了五帝，所以傳國的年代是夏、商的一倍，君位傳襲的世代超過了周。而元帝、成帝年間多災，哀帝、平帝在位年限短促不長，賊臣王莽，欺天篡位。我世祖光武皇帝天資神武，恢復鴻業，重繼漢室受天命而爲天子，不失舊日典章文物，使日月星暗而復明，祖業失而復得。顯宗孝明皇帝、肅宗孝章皇帝相繼重振祖業，光芒再揚。自和帝、安帝之後，綱紀漸漸頹敗，國運艱難，時勢頻危。黄巾在九州大地聚衆騷亂，宦官在四海之内製造禍害，董卓乘機專權，曹操父子悖逆相繼。所以孝愍皇帝放棄了萬邦之國，昭烈皇帝流亡在岷山蜀地，希望否極泰來，重返舊日京都。但上天并未追悔而降下災禍，劉禪窘迫受辱。自從社稷淪喪，宗廟得不到供奉至今已四十年。如今天導其善，追悔降禍於大漢，使司馬氏父子更相殘殺。黎民百姓困苦受害，無處控告。我現在承蒙各位推舉，要繼承復興祖先的業績。我自知

靡厝。但以大耻未雪，社稷無主，銜膽栖冰，勉從群議。”乃赦其境内，年號元熙，追尊劉禪爲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爲王后。置百官，以劉宣爲丞相，崔游爲御史大夫，劉宏爲太尉，其餘拜授各有差。

懦弱愚昧，心中惶恐而不知所措。但因大耻未雪，社稷無主，自當刻苦自勵銜膽栖冰，聽從衆人的意見。”於是大赦境内，定年號爲元熙，追尊劉禪爲孝懷皇帝，設立漢高祖以下各位祖宗的神位，按時祭祖。封他的妻子呼延氏爲王后。設置百官，任命劉宣爲丞相，崔游爲御史大夫，劉宏爲太尉，其餘各人都授與不同的官職。

東嬴公騰使將軍聶玄討之，戰于大陵，玄師敗績，騰懼，率并州二萬餘户下山東，遂所在爲寇。元海遣其建武將軍劉曜寇太原、泫氏、屯留、長子、中都，皆陷之。二年，騰又遣司馬瑜、周良、石鮮等討之，次于離石汾城。元海遣其武牙將軍劉欽等六軍距瑜等，四戰，瑜皆敗，欽振旅而歸。是歲，離石大饑，遷于黎亭，以就邸閣穀，留其太尉劉宏、護軍馬景守離石，使大司農卜豫運糧以給之。以其前將軍劉景爲使持節、征討大都督、大將軍，要擊并州刺史劉琨于版橋，爲琨所敗，琨遂據晋陽。其侍中劉殷、王育進諫元海曰：“殿下自起兵以來，漸已一周，而顓守偏方，王威未震。誠能命將四出，决機一擲，梟劉琨，定河東，建帝號，鼓行而南，克長安而都之，以關中之衆席卷洛陽，如指掌耳。此高皇帝之所以創啓鴻基，克殄强楚者也。”元海悦曰：“此孤心也。”遂進據河東，攻寇蒲坂、平陽，皆陷之。元海遂入都蒲子，河東、平陽屬縣壘壁盡降。時汲桑起兵趙魏，上郡四部鮮卑陸逐延、氐酋大單于徵、東萊王彌及石勒等并相次降之，元海悉署其官爵。

東嬴公司馬騰派將軍聶玄征討劉元海，戰於大陵，聶玄的部隊大敗，司馬騰害怕，率領并州二萬餘户跑到山東，於是占據了那一帶爲寇。劉元海派遣其建武將軍劉曜侵犯太原、泫氏、屯留、長子、中都，都攻占。第二年，司馬騰又派遣司馬瑜、周良、石鮮等討伐劉元海，駐兵離石汾城。元海派遣他的武牙將軍劉欽等六路軍馬抗拒司馬瑜等部，交戰四次，司馬瑜都失敗，劉欽收軍而歸。當年，離石大災荒，遷徙到黎亭，以靠近屯積軍糧物資之所，留下太尉劉宏、護軍馬景守衛離石，派大司農卜豫運送糧草供給他們。任命前將軍劉景爲使持節、征討大都督、大將軍，在版橋截擊并州刺史劉琨，被劉琨打敗，劉琨占據了晋陽。其侍中劉殷、王育進諫元海説：“殿下自起兵以來，已近一年，然而還是小心謹慎地恪守在偏遠的地方，王威尚未振興。如果能命令各將四面出擊，據時決斷奮力一擊，斬殺劉琨，平定河東，建立帝號，擊鼓進軍直奔南方，攻克長安而爲國都，率領關中民衆席捲洛陽，易如反掌。這正是高祖皇帝之所以能開創鴻業、殲滅强悍的楚軍之時。”元海高興地説：“這也是我的心願。”於是進軍占據了河東，侵犯蒲坂、平陽，都攻克。劉元海遂侵入蒲子，河東、平陽所屬各縣全都投降。當時汲桑在趙、魏起兵，上郡四部的鮮卑人陸逐延、氐首領大單于單徵、東萊王彌和石勒等人都相繼投降，劉元海都封給他們官爵。

永嘉二年，元海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元永鳳。以其大將軍劉和爲大司馬，封梁王，尚書令劉歡樂爲大司徒，封陳留王，御史大夫呼延翼爲大司空，封雁門郡公，宗室以親疏

永嘉二年，劉元海僭越自登皇位，在境内實行大赦，改年號爲永鳳。任命大將軍劉和爲大司馬，封爲梁王，任命尚書令劉歡樂爲大司徒，封爲陳留王，任命御史大夫呼延翼爲大司空，封爲雁門郡公，宗室族人根據親疏之别，全都封爲郡

爲等，悉封郡縣王，異姓以勳謀爲差，皆封郡縣公侯。太史令宣于脩之言於元海曰："陛下雖龍興鳳翔，奄受大命，然遺晋未殄，皇居仄陋，紫宮之變，猶鍾晋氏，不出三年，必克洛陽。蒲子崎嶇，非可久安。平陽勢有紫氣，兼陶唐舊都，願陛下上迎乾象，下協坤祥。"於是遷都平陽。汾水中得玉璽，文曰"有新保之"，蓋王莽時璽也。得者因增"泉海光"三字，元海以爲己瑞，大赦境内，改年河瑞。封子裕爲齊王，隆爲魯王。

於是命其子聰與王彌進寇洛陽，劉曜與趙固等爲之後繼。東海王越遣平北將軍曹武、將軍宋抽、彭默等距之，王師敗績。聰等長驅至宜陽，平昌公模遣將軍淳于定、吕毅等自長安討之，戰于宜陽，定等敗績。聰恃連勝，不設備，弘農太守垣延詐降，夜襲，聰軍大敗而還，元海素服迎師。

是冬，復大發卒，遣聰、彌與劉曜、劉景等率精騎五萬寇洛陽，使呼延翼率步卒繼之，敗王師于河南。聰進屯于西明門，護軍賈胤夜薄之，戰于大夏門，斬聰將呼延顥，其衆遂潰。聰迴軍而南，壁於洛水，尋進屯宣陽門，曜屯上東門，彌屯廣陽門，景攻大夏門，聰親祈嵩嶽，令其將劉厲、呼延朗等督留軍。東海王越命參軍孫詢、將軍丘光、樓裒等率帳下勁卒三千，自宣陽門擊朗，斬之。聰聞而馳還。厲懼聰之罪己也，赴水而死。王彌謂聰曰："今既失利，洛陽猶固，殿下不如還師，徐爲後舉。下官當於兖豫之間收兵積穀，伏聽嚴期。"宣于脩之又言於元海曰："歲在辛未，當得洛陽。今晋氣猶盛，大軍不歸，必敗。"元海馳遣黄門郎傅詢

縣王，異姓之人根據功勛謀略的差别，全都封爲郡縣公侯。太史令宣于脩之對元海説："陛下雖然龍飛鳳翔，接受了天命，但是晋還没有消滅，皇宫狹窄簡陋，宫禁之變，仍然在晋氏身上，不出三年，一定會攻下洛陽。蒲子地勢崎嶇，不能長久安居。平陽有帝王之氣，兼是堯帝舊都，希望陛下上合天象，下符地祥。"於是遷都平陽。在汾水中得到一塊玉璽，上面有"有新保之"四字，是王莽的御璽。找到的人又增加上"泉海光"三字，劉元海認爲是自己的吉兆，在境内大赦，改年號爲河瑞。封兒子劉裕爲齊王，劉隆爲魯王。

不久命令其子劉聰和王彌一起進犯洛陽，劉曜與趙固等作他們的後援。東海王司馬越派遣平北將軍曹武、將軍宋抽、彭默等人抵抗劉部，東海王的軍隊大敗。劉聰等人長驅直入到宜陽，平昌公司馬模派遣將軍淳于定、吕毅等部自長安去討伐劉軍，在宜陽交戰，淳于定等人大敗。劉聰依恃接連獲勝，不加防備，弘農太守垣延假裝投降，趁夜偷襲，劉聰的軍隊大敗而回，劉元海身着素服出迎敗軍。

當年冬天，又一次大規模地調動軍隊，派劉聰、王彌與劉曜、劉景等人率領精鋭騎兵五萬進犯洛陽，派呼延翼率領步兵跟在後面，在河南大敗王師。劉聰進駐西明門，晋護軍賈胤趁夜逼近劉軍，在大夏門交戰，斬殺劉聰的大將呼延顥，他的部下四散潰逃。劉聰率軍轉向南，在洛水邊修築堡壘，隨即又進軍駐兵宣陽門，劉曜駐兵上東門，王彌駐兵廣陽門，劉景攻打大夏門，劉聰親自祭祀嵩嶽，命令其將領劉厲、呼延朗等人督責留守部隊。東海王司馬越命令參軍孫詢、將軍丘光、樓裒等人率領帳下精壯士卒三千人，從宣陽門進擊呼延朗，斬殺了他。劉聰聽説之後急馳而還。劉厲懼怕劉聰降罪於己，投水而死。王彌對劉聰説："現在軍隊已經失利，洛陽還很堅固難攻，殿下不如還師，再作打算。我則在兖、豫之間收攏散兵屯積糧食，嚴加防備等待消息。"宣于脩之又對元海説："辛未年必然會攻下洛陽。現在晋的氣勢還很盛。大軍不返回，一定會失

召聰等還師。王彌出自轘轅，越遣薄盛等追擊彌，戰于新汲，彌師敗績。於是攝蒲阪之戍，還於平陽。

以劉歡樂爲太傅，劉聰爲大司徒，劉延年爲大司空，劉洋爲大司馬，赦其境內。立其妻單氏爲皇后，子和爲皇太子，封子乂爲北海王。

元海寢疾，將爲顧托之計，以歡樂爲太宰，洋爲太傅，延年爲太保，聰爲大司馬、大單于，并録尚書事，置單于臺于平陽西，以其子裕爲大司徒。元海疾篤，召歡樂及洋等入禁中受遺詔輔政。以永嘉四年死，在位六年，僞謚光文皇帝，廟號高祖，墓號永光陵。子和立。

劉和

和字玄泰。身長八尺，雄毅美姿儀，好學夙成，習《毛詩》、《左氏春秋》、《鄭氏易》。及爲儲貳，内多猜忌，馭下無恩。

元海死，和嗣僞位。其衛尉西昌王劉鋭、宗正呼延攸恨不參顧命也，説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計，而使三王總强兵於内，大司馬握十萬勁卒居于近郊，陛下今便爲寄坐耳。此之禍難，未可測也，願陛下早爲之所。"和即攸之甥也，深然之，召其領軍劉盛及劉欽、馬景等告之。盛曰："先帝尚在殯宫，四王未有逆節，今忽一旦自相魚肉，臣恐人不食陛下之餘。四海未定，大業甫爾，願陛下以上成先帝鴻基爲志，且塞耳勿聽此狂簡之言也。《詩》云：'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陛下既不信諸弟，復誰可信哉！"鋭、攸怒曰："今日之議，理無有二。"於是命左右刃之。景懼曰："惟陛下詔，臣等以死奉之，蔑不濟矣。"乃相與盟于東堂，使鋭、景攻

敗。"劉元海馬上派遣黄門郎傅詢速召劉聰等人還師。王彌從轘轅取道而回，司馬越派遣薄盛等追擊王彌，在新汲交戰，王彌軍隊大敗。於是先到蒲阪戍所，返回平陽。

以劉歡樂爲太傅，劉聰爲大司徒，劉延年爲大司空，劉洋爲大司馬，在境内實行大赦。封立他的妻子單氏爲皇后，兒子劉和爲皇太子，封兒子劉乂爲北海王。

劉元海卧病不起，作臨終顧命之托，任命劉歡樂爲太宰，劉洋爲太傅，劉延年爲太保，劉聰爲大司馬、大單于，一并録尚書事，在平陽西設置了單于臺，任命他的兒子劉裕爲大司徒。劉元海病重之時，召劉歡樂和劉洋等人進入皇宫接受遺詔輔政。劉元海於永嘉四年死去，在位六年，僞謚稱光文皇帝，廟號爲高祖，墓號爲永光陵。兒子劉和立爲新帝。

劉和字玄泰。身高八尺，長得雄偉剛毅儀表堂堂，好學而早成，學習《毛詩》、《左氏春秋》、《鄭氏易》等。及至成爲儲君，在内多猜忌，對下屬没有恩德。

劉元海死後，劉和繼承了僞帝位。他的衛尉西昌王劉鋭、宗正呼延攸怨恨未能參與臨終顧命，游説劉和説："先帝没有考慮輕重之計，而讓三王統領精鋭宫廷禁軍，大司馬又在近郊掌握着十萬勁旅，陛下現在就等於是寄於客位了。這樣的禍難，不可測知，希望陛下早作打算。"劉和是呼延攸的外甥，深以爲然，召來其領軍劉盛及劉欽、馬景等人告訴他們。劉盛説："先帝尚在殯宫没有安葬，四王也没有叛逆的行爲，現在忽然一下子自相殘殺，我擔心人們將與陛下離心。四海尚未安定，大業還没有成功，希望陛下以完成先帝的鴻基爲志，充耳不聞這些狂妄無知的話。《詩經》中説：'難道没有其他的人，都不如我同父兄弟。'陛下如果不相信各位兄弟，還有誰可信任呢！"劉鋭、呼延攸大怒道："今日所議，理當没有二話。"於是命令左右殺死了劉盛。馬景害怕地説："陛下下詔令，我等拼死奉行，没有不成功的。"於是一起在東堂結盟，派劉鋭、

聰，攸率劉安國攻裕，使侍中劉乘、武衛劉欽攻魯王隆，尚書田密、武衛劉璿攻北海王乂。

密、璿等使人斬關奔于聰，聰命貫甲以待之。銳知聰之有備也，馳還，與攸、乘等會攻隆、裕。攸、乘懼安國、欽之有異志也，斬之。是日，斬裕及隆。聰攻西明門，克之。銳等奔入南宮，前鋒隨之，斬和于光極西室。銳、攸梟首通衢。

馬景攻打劉聰，呼延攸率領劉安國攻打劉裕，派侍中劉乘、武衛劉欽攻打魯王劉隆，尚書田密、武衛劉璿攻打北海王劉乂。

田密、劉璿等派人斬殺守關的衛兵投奔到劉聰處，劉聰下令穿戴好盔甲等候劉銳大軍。劉銳知道劉聰已有防備，奔馳而還，與呼延攸、劉乘等會集攻打劉隆、劉裕。呼延攸和劉乘害怕劉安國與劉欽有異心，斬殺了他們。這一天，殺死了劉裕和劉隆。劉聰攻打西明門，攻克。劉銳等人逃奔進入南宮，前鋒追隨，在光極西室斬殺了劉和。在大道上將劉銳、呼延攸斬首示衆。

### 劉宣

劉宣字士則。朴鈍少言，好學修潔。師事樂安孫炎，沈精積思，不舍晝夜，好《毛詩》、《左氏傳》。炎每嘆之曰：“宣若遇漢武，當逾於金日磾也。”學成而返，不出門閭蓋數年。每讀《漢書》，至《蕭何》、《鄧禹傳》，未曾不反覆咏之，曰：“大丈夫若遭二祖，終不令二公獨擅美於前矣。”

并州刺史王廣言之於武帝，帝召見，嘉其占對，因曰：“吾未見宣，謂廣言虚耳。今見其進止風儀，真所謂如珪如璋，觀其性質，足能撫集本部。”乃以宣爲右部都尉，特給赤幢曲蓋。莅官清恪，所部懷之。元海即王位，宣之謀也，故特荷尊重，勛戚莫二，軍國内外靡不專之。

劉宣字士則，質樸厚道沉默寡言，勤勉好學高尚純潔。拜樂安孫炎爲師，精研深思，不分晝夜，喜好《毛詩》、《左傳》。孫炎常常感嘆説：“劉宣若遇上漢武帝，當會超過金日磾。”劉宣學成返回，幾年間從不走出大門。常常讀《漢書》，讀到《蕭何傳》、《鄧禹傳》時，反復咏讀，説：“大丈夫若遇到漢高祖和光武帝那樣的君主，絶不會讓此二公在皇帝面前專享美名。”

并州刺史王廣對晋武帝講述了劉宣的情況，武帝召見了他，很賞識他的應對能力，説：“我没見到劉宣時，認爲王廣所言不實。現在看到他的舉止風範，真像所説的如珪如璋那樣，觀察他的性格品質，完全能够撫慰統領本部人馬。”於是任命劉宣爲右部都尉，特地賜給紅色的帷幕曲柄傘。劉宣爲官清廉克己，所統領的部下都歸順他。劉元海即王位，是劉宣謀劃的，所以特别受到尊重，有功勛的皇親貴戚也比不上他，總管軍國内外之事。



# 晋書卷一百二

## 載記第二

### 劉聰

劉聰字玄明，一名載，元海第四子也。母曰張夫人。初，聰之在孕也，張氏夢日入懷，寤而以告，元海曰："此吉徵也，慎勿言。"十五月而生聰焉，夜有白光之異。形體非常，左耳有一白毫，長二尺餘，甚光澤。幼而聰悟好學，博士朱紀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孫吴兵法》靡不誦之。工草隸，善屬文，著述懷詩百餘篇、賦頌五十餘篇。十五習擊刺，猿臂善射，彎弓三百斤，膂力驍捷，冠絶一時。太原王渾見而悦之，謂元海曰："此兒吾所不能測也。"

劉聰字玄明，又名劉載，是劉元海的第四個兒子。母親稱張夫人。當初，劉聰在娘胎時，張氏夢見太陽進到她的肚裏，醒後相告，劉元海説："這是吉兆，小心别説。"十五個月後生下劉聰，當晚有白光的異常現象。劉聰形體非同尋常，左耳有根白毛，長二尺多，很有光澤。幼年聰明好學，博士朱紀對他相當驚奇。十四歲時，精通經史，百家之言，《孫吴兵法》没有不讀的。擅長草書隸書及寫文章，作懷念詩百餘篇、賦頌五十餘篇。十五歲學擊劍，手臂像猿臂，擅長射箭，彎弓三百斤，四肢有力敏捷，爲一時之冠。太原王渾見到他很高興，對劉元海説："你這個兒子的前途無量啊。"

弱冠游于京師，名士莫不交結，樂廣、張華尤異之也。新興太守郭頤辟爲主簿，舉良將，入爲驍騎别部司馬，累遷右部都尉，善於撫接，五部豪右無不歸之。河間王顒表爲赤沙中郎將。聰以元海在鄴，懼爲成都王穎所害，乃亡奔成都王，拜右積弩將軍，參前鋒戰事。

二十歲時游於京城，名士都與他結交，樂廣、張華尤其認爲他奇異。新興太守郭頤徵用爲主簿，舉爲良將，入朝任驍騎别部司馬，多次升任右部都尉，善於安撫接待，五部豪强都奔向他。河間王司馬顒上奏用爲赤沙中郎將。劉聰因劉元海在鄴，害怕被成都王司馬穎殺害，於是逃奔成都王，任右積弩將軍，參前鋒戰事。

元海爲北單于，立爲右賢王，隨還右部。及即大單于位，更拜鹿蠡王。既殺其兄和，群臣勸即尊位。聰初讓其弟北海王乂，乂與公卿泣涕固請，聰久而許之，曰："乂及群公正以四海未定，禍難尚殷，貪孤年長故耳。此國家之事，孤敢不祇從。今

劉元海爲北單于，立爲右賢王，隨父親回右部。等到即大單于位，另授鹿蠡王。殺了哥哥劉和，群臣就勸他即位。劉聰最初讓給弟弟北海王劉乂，劉乂與大臣哭着堅決請求，劉聰很久纔答應説："劉乂及群臣正以四海未定，禍難正凶，貪圖我年長的緣故而已。這是國家的事，我豈敢不服從。現在我想遵循從前魯隱公的做法，等劉

便欲遠遵魯隱，待乂年長，復子明辟。”於是以永嘉四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元光興。尊元海妻單氏曰皇太后，其母張氏爲帝太后，乂爲皇太弟，領大單于、大司徒，立其妻呼延氏爲皇后，封其子粲爲河内王，署使持節、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易河間王，翼彭城王，悝高平王。遣粲及其征東王彌、龍驤劉曜等率衆四萬，長驅入洛川，遂出轘轅，周旋梁、陳、汝、潁之間，陷壘壁百餘。以其司空劉景爲大司馬，左光禄劉殷爲大司徒，右光禄王育爲大司空。

乂長大後，再還給他明君的位置。”於是在永嘉四年稱帝即位，大赦境内，改年號爲光興。尊奉劉元海的妻子單氏爲皇太后，母親張氏爲帝太后，劉乂爲皇太弟，領大單于、大司徒，立妻子呼延氏爲皇后，封兒子劉粲爲河内王，署使持節、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劉易爲河間王，劉翼爲彭城王，劉悝爲高平王。派劉粲和征東將軍王彌、龍驤將軍劉曜等率領四萬人，長驅直入洛川，於是出轘轅，轉戰梁、陳、汝、潁之間，攻克堡壘百餘座。以司空劉景爲大司馬，左光禄大夫劉殷爲大司徒，右光禄大夫王育爲大司空。

僞太后單氏姿色絶麗，聰烝焉。單即乂之母也，乂屢以爲言，單氏慚恚而死，聰悲悼無已。後知其故，乂之寵因此漸衰，然猶追念單氏，未便黜廢。又尊母爲皇太后。

僞太后單氏美麗無比，劉聰與她通奸。單氏是劉乂的母親，劉乂多次提及此事，單氏慚愧憤恨而死，劉聰哀悼不止。後來知道原因，就日漸疏遠劉乂，但仍追念單氏，不便廢掉劉乂。又尊奉母親爲皇太后。

署其衛尉呼延晏爲使持節、前鋒大都督、前軍大將軍，配禁兵二萬七千，自宜陽入洛川，命王彌、劉曜及鎮軍石勒進師會之。晏比及河南，王師前後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彌等未至，晏留輜重于張方故壘，遂寇洛陽，攻陷平昌門，焚東陽、宣陽諸門及諸府寺。懷帝遣河南尹劉默距之，王師敗于税門。晏以外繼不至，出自東陽門，掠王公已下子女二百餘人而去。時帝將濟河東遁，具船于洛水，晏盡焚之，還于張方故壘。王彌、劉曜至，復與晏會圍洛陽。時城内饑甚，人皆相食，百官分散，莫有固志。宣陽門陷，彌、晏入于南宫，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悉收宫人、珍寶。曜於是害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萬餘人，於洛水北築爲京觀。遷帝及惠帝羊后、傳國六璽于平陽。聰大赦，改年嘉平，以帝爲特進、左光禄大

任命衛尉呼延晏爲使持節、前鋒大都督、前軍大將軍，配禁兵二萬七千人，自宜陽入洛川，令王彌、劉曜和鎮軍將軍石勒進軍與呼延晏會師。呼延晏接着到河南，晋軍前後十二次被打敗，死者三萬餘人。王彌等未到，呼延晏把携帶的物資留在張方的堡壘中，於是侵犯洛陽，攻陷平昌門，焚燒東陽、宣陽等門及各官府。懷帝派河南尹劉默抵抗，晋兵敗於税門。呼延晏因外援不到，自東陽門出，擄掠王公以下子女二百餘人而去。當時懷帝將渡黄河東逃，在洛水邊準備了船隻，呼延晏將船全部燒光，又回到了張方的堡壘。王彌、劉曜趕到，又與呼延晏會兵包圍洛陽。當時城内饑荒厲害，人吃人，百官分散，没有固守之心。宣陽門被攻陷，王彌、呼延晏闖入南宫，登太極前殿，放縱士兵大肆搶劫，全部没收宫人、珍寶。劉曜當時殺害各王公及百官以下三萬餘人，在洛水的北邊把尸首築成高冢以炫耀武功。把懷帝及惠帝羊后、傳國六璽遷到平陽。劉聰大赦，改年號爲嘉平，以懷帝爲特進、左光禄大夫、平阿公。

夫、平阿公。

遣其平西趙染、安西劉雅率騎二萬攻南陽王模于長安，粲、曜率大衆繼之。染敗王師于潼關，將軍呂毅死之。軍至于下邽，模乃降染。染送模於粲，粲害模及其子范陽王黎，送衛將軍梁芬、模長史魯繇、兼散騎常侍杜驁、辛謐及北宫純等于平陽。聰以粲之害模也，大怒。粲曰："臣殺模本不以其晚識天命之故，但以其晉氏肺腑，洛陽之難不能死節，天下之惡一也，故誅之。"聰曰："雖然，吾恐汝不免誅降之殃也。夫天道至神，理無不報。"

劉聰派平西趙染、安西劉雅率騎兵二萬到長安攻打南陽王司馬模，劉粲、劉曜率大軍隨後。趙染在潼關打敗晉軍，將軍呂毅戰死。大軍開到下邽，司馬模向趙染投降。趙染把司馬模送交劉粲，劉粲殺死司馬模和他的兒子范陽王司馬黎，把衛將軍梁芬、司馬模長史魯繇、兼散騎常侍杜驁、辛謐及北宫純等送到平陽。劉聰因劉粲殺死司馬模，大怒。劉粲說："我殺司馬模本來不是因爲他不識天命的緣故，是因爲他是晉氏的近親，洛陽之難不能爲守節而死，是天下的惡人之一，所以殺了他。"劉聰說："雖然如此，我擔心你會因殺害降虜而遭殃的。天道很神，理當相報。"

署劉曜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牧，改封中山王，鎮長安，王彌爲大將軍，封齊公。尋而石勒等殺彌於己吾而并其衆，表彌叛狀。聰大怒，遣使讓勒專害公輔，有無上之心，又恐勒之有二志也，以彌部衆配之。劉曜既據長安，安定太守賈疋及諸氐、羌皆送質任，唯雍州刺史麴特、新平太守竺恢固守不降。護軍麴允、頻陽令梁肅自京兆南山將奔安定，遇疋任子於陰密，擁還臨涇，推疋爲平西將軍，率衆五萬，攻曜於長安，扶風太守梁綜及麴特、竺恢等亦率衆十萬會之。曜遣劉雅、趙染來距，敗績而還。曜又盡長安鋭卒與諸軍戰于黄丘，曜衆大敗，中流矢，退保甘泉。杜人王禿、紀特等攻劉粲于新豐，粲還平陽。曜攻陷池陽，掠萬餘人歸于長安。時閻鼎等奉秦王爲皇太子，入于雍城，關中戎晉莫不響應。

任命劉曜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牧，改封中山王，鎮守長安，王彌爲大將軍，封齊公。不久石勒等在己吾殺王彌并吞并了他的人馬，上奏王彌的謀反情況。劉聰大怒，派使臣譴責石勒專害重臣，有反上之心，又擔心石勒真有二心，便把王彌的人配給他。劉曜占領長安後，安定太守賈疋及氐、羌各部落都送人質，惟有雍州刺史麴特、新平太守竺恢堅守不投降。護軍麴允、頻陽令梁肅自京兆南山將要投奔安定，在陰密遇見賈疋的做人質的兒子，護衛着他回到臨涇，推舉賈疋爲平西將軍，率五萬人在長安攻打劉曜，扶風太守梁綜和麴特、竺恢等也率十萬人與他們會合。劉曜派劉雅、趙染來抵抗，失敗而回。劉曜又出動長安全部精兵與他們戰於黄丘，劉曜大敗，中流箭，退保甘泉。杜人王禿、紀特等在新豐攻打劉粲，劉粲回平陽。劉曜攻陷池陽，掠走萬餘人回到長安。當時閻鼎等擁立秦王爲皇太子，攻入雍城，關中晉朝的軍隊全都響應。

聰后呼延氏死，將納其太保劉殷女，其弟乂固諫。聰更訪之於太宰劉延年、太傅劉景，景等皆曰："臣常聞太保自云周劉康公之後，與聖氏

劉聰的皇后呼延氏死，將要娶太保劉殷的女兒，劉聰的弟弟劉乂堅決勸諫。劉聰又詢問太宰劉延年、太傅劉景，他們都說："我們常聽太保自己說是周劉康公的後人，與聖上本源既然不

本源既殊，納之爲允。”聰大悦，使其兼大鴻臚李弘拜殷二女爲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又納殷女孫四人爲貴人，位次貴嬪。謂弘曰：“此女輩皆姿色超世，女德冠時，且太保於朕實自不同，卿意安乎？”弘曰：“太保胤自有周，與聖源實别，陛下正以姓同爲恨耳。且魏司空東萊王基當世大儒，豈不達禮乎！爲子納司空太原王沈女，以其姓同而源異故也。”聰大悦，賜弘黄金六十斤，曰：“卿當以此意諭吾子弟輩。”於是六劉之寵傾於後宫，聰稀復出外，事皆中黄門納奏，左貴嬪决之。

同，娶她是可以的。”劉聰很高興，派其兼大鴻臚李弘以劉殷的兩個女兒爲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之上。又娶劉殷孫女四人爲貴人，位次於貴嬪。劉聰對李弘説：“這些女子都是絶代佳人，婦德也首屈一指，况且太保於我的確本源不同，你心安了嗎？”李弘説：“太保是周的後人，與聖源的確有别，陛下正是以同姓爲遺憾罷了。况且魏司空東萊王基當代大儒，豈不明禮嗎！爲兒子娶司空太原王沈的女兒，因爲姓同而源不同的緣故。”劉聰很高興，賞給李弘黄金六十斤，説：“你應當把此意告訴我的子弟們。”於是六劉之寵壓倒了後宫，劉聰很少再外出，事情都由中黄門接奏章，左貴嬪决斷。

聰假懷帝儀同三司，封會稽郡公，庾珉等以次加秩。聰引帝入宴，謂帝曰：“卿爲豫章王時，朕嘗與王武子相造，武子示朕於卿，卿言聞其名久矣。以卿所製樂府歌示朕，謂朕曰：‘聞君善爲辭賦，試爲看之。’朕時與武子俱爲《盛德頌》，卿稱善者久之。又引朕射于皇堂，朕得十二籌，卿與武子俱得九籌，卿贈朕柘弓、銀研，卿頗憶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顔。”聰曰：“卿家骨肉相殘，何其甚也？”帝曰：“此殆非人事，皇天之意也。大漢將應乾受曆，故爲陛下自相驅除。且臣家若能奉武皇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至日夕乃出，以小劉貴人賜帝，謂帝曰：“此名公之孫，今特以相妻，卿宜善遇之。”拜劉爲會稽國夫人。

劉聰以懷帝爲儀同三司，封會稽郡公，庾珉等按等級加俸禄。劉聰引懷帝入宴會，對他説：“你爲豫章王時，我曾經與王武子到你那裏，武子把我介紹給你，你説久聞我名。把你寫的樂府歌給我看，説：‘聽説你很會寫辭賦，試着幫我看看。’當時我和武子寫的都是《盛德頌》，你很贊賞。又領着我在皇堂射箭，我得十二籌，你和武子都得九籌，你送給我柘弓、銀研，你記得嗎？”懷帝説：“我怎敢忘記，但恨當時没有早早地認識你的帝王之相。”劉聰説：“你家骨肉相殘，怎麽那麽厲害？”懷帝説：“這大概不是人事，是上天的意思。大漢將應天意受命，所以爲陛下互相驅除。况且我家如能奉行武皇大業，各家和睦，陛下怎麽能得到天下！”到晚上纔出來，把小劉貴人賜給懷帝，對他説：“這是名公的孫女，現特把她送給你做妻子，你應當善待她。”以劉氏爲會稽國夫人。

遣其鎮北靳冲寇太原，平北卜珝率衆繼之。冲攻太原不克，而歸罪于珝，輒斬之。聰聞之，大怒曰：“此人朕所不得加刑，冲何人哉！”遣其御史中丞浩衍持節斬冲。

劉聰派鎮北靳冲侵犯太原，平北卜珝率兵隨後。靳冲攻太原不下，却歸罪於卜珝，殺了他。劉聰聽説後，大怒説：“此人我都不能給他加刑，靳冲是什麽人！”派御史中丞浩衍帶着符節去斬靳冲。

左都水使者襄陵王攄坐魚蟹不

左都水使者襄陵王劉攄因魚蟹供應不上，

供，將作大匠望都公靳陵坐温明、徽光二殿不成，皆斬于東市。聰游獵無度，常晨出暮歸，觀漁於汾水，以燭繼晝。中軍王彰諫曰："今大難未夷，餘晋假息，陛下不懼白龍魚服之禍，而昏夜忘歸。陛下當思先帝創業之艱難，嗣承之不易，鴻業已爾，四海屬情，何可墜之於垂成，隳之於將就！比竊觀陛下所爲，臣實痛心疾首有日矣。且愚人係漢之心未專，而思晋之懷猶盛，劉琨去此咫尺之間，狂狷刺客息頃而至。帝王輕出，一夫敵耳。願陛下改往修來，則億兆幸甚。"聰大怒，命斬之。上夫人王氏叩頭乞哀，乃囚之詔獄。聰母以聰刑怒過差，三日不食，弟乂、子粲并輿櫬切諫。聰怒曰："吾豈桀、紂、幽、厲乎，而汝等生來哭人!"其太宰劉延年及諸公卿列侯百有餘人，皆免冠涕泣固諫曰："光文皇帝以聖武膺期，創建鴻祚，而六合未一，夙世升遐。陛下睿德自天，龍飛紹統，東平洛邑，南定長安，真可謂功高周成，德超夏啓。往也唐、虞，今則陛下，歷觀書記，未有此比。而頃頻以小務不供而斬王公，直言忤旨，便囚大將，游獵無度，機管不修，臣等竊所未解，臣等所以破肝糜胃忘寢與食者也。"聰乃赦彰。

將作大匠望都公靳陵因温明、徽光兩殿没建成，都被斬首於東市。劉聰出游打獵無度，常早出晚歸，在汾水觀看打魚，通宵點燭至天明。中軍王彰進諫説："今大難未平，晋朝的殘餘勢力苟延殘喘，陛下不怕白龍魚服的災禍，却黑夜忘歸。陛下當想想先帝創業的艱難，繼承的不易，大業如此，四海歸心，豈可在即將成功時失敗，在即將造就時毁壞！近來我觀察陛下的所作所爲，確實痛心疾首很久了。況且愚昧之人對漢不忠心，對晋很想念，劉琨就在咫尺之間，狂妄的刺客片刻就到。帝王輕易出去，一人就能對付你。願陛下改正過去善待將來，則百姓太幸運了。"劉聰大怒，下令斬他。上夫人王氏叩頭求情，於是關進牢獄。劉聰的母親因爲他因怒用刑的過錯，三天不進食，弟弟劉乂、兒子劉粲一起載棺相隨苦諫。劉聰大怒道："難道我是夏桀、商紂、周幽王、周厲王嗎？而你等來哭活人!"太宰劉延年和大臣百餘人，都免冠哭着堅決進諫説："光文皇帝以聖明英武承受天命，創建大業，而天下未統一，前世升天。陛下聖德來自天命，皇位承自皇統，東平洛邑，南定長安，真可説是功績高過周成，品德超過夏啓。過去是唐、虞，今天是陛下，逐一查看用以記事的文字，没有更好的。但最近常因不供應小東西而斬王公，説真話違背旨意，便囚禁大將，出游打獵無度，大事不抓，我等不理解，所以身心俱損寢食不安。"劉聰這纔赦免了王彰。

麴特等圍長安，劉曜連戰敗績，乃驅掠士女八萬餘口退還平陽，因攻司徒傅祗于三渚，使其右將軍劉參攻郭默于懷城。祗病卒，城陷，遷祗孫純、粹并其二萬餘户于平陽縣。聰贈祗太保，純、粹皆給事中，謂祗子暢曰："尊公雖不達天命，然各忠其主，吾亦有以亮之。但晋主已降，天命非人所支，而虔劉南鄙，沮亂邊萌，此其罪也。以元惡之種而贈同勳舊，逆

麴特等包圍長安，劉曜連戰失利，於是掠奪驅趕男女八萬餘人退回平陽，由此在三渚攻打司徒傅祗，派右將軍劉參在懷城攻打郭默。傅祗因病去世，城陷没，劉曜把傅祗的孫子傅純、傅粹加上二萬餘户遷往平陽縣。劉聰追封傅祗爲太保，任命傅純、傅粹均爲給事中，對傅祗的兒子傅暢説："令尊雖不達天命，但各忠於自己的主人，我所以要表彰他。但晋帝已經投降，天命非人所能支配，而他却劫掠南部邊疆，製造事端，這是他的罪過。以罪魁禍首而與有功舊臣的追封

臣之孫荷榮禁闥，卿知皇漢之德弘曠以不?”暢曰:“陛下每嘉先臣，不以小臣之故而虧其忠節，及是恩也，自是明主伐國吊人之義，臣輒同萬物，未敢謝生於自然。”

相同，謀反大臣的孫子能在宮中享受榮耀，你説皇漢的恩德宏大嗎?”傅暢説:“陛下每嘉獎我去世的父親，不因我的緣故而有虧他的忠誠節操，至於恩賜，也是英明的君主討伐别國撫慰百姓的大義，我與萬物相同，不敢向自然感謝生命。”

聰遣劉粲、劉曜等攻劉琨於晉陽，琨使張喬距之，戰于武灌，喬敗績，死之，晉陽危懼。太原太守高喬、琨别駕郝聿以晉陽降粲。琨與左右數十騎，携其妻子奔于趙郡之亭頭，遂如常山。粲、曜入于晉陽。先是，琨與代王猗盧結爲兄弟，乃告敗於猗盧，且乞師。猗盧遣子日利孫、賓六須及將軍衛雄、姬澹等率衆數萬攻晉陽，琨收散卒千餘爲之鄉導，猗盧率衆六萬至于狼猛。曜及賓六須戰于汾東，曜墜馬，中流矢，身被七創。討虜傅武以馬授曜，曜曰:“當今危亡之極，人各思免。吾創已重，自分死此矣。”武泣曰:“武小人，蒙大王識拔，以至於是，常思效命，今其時矣。且皇室始基，大難未弭，天下何可一日無大王也。”於是扶曜乘馬，驅令渡汾，迴而戰死。曜入晉陽，夜與劉粲等掠百姓，逾蒙山遁歸。猗盧率騎追之，戰于藍谷，粲敗績，斬其征虜邢延，獲其鎮北劉豐。琨收合離散，保于陽曲，猗盧戍之而還。

劉聰派劉粲、劉曜等到晉陽攻打劉琨，劉琨派張喬抵抗，戰於武灌，張喬失利，死去，晉陽危險驚恐。太原太守高喬、劉琨别駕郝聿以晉陽向劉粲投降。劉琨携帶妻子兒女與身邊數十名騎兵奔向趙郡的亭頭，到了常山。劉粲、劉曜進入晉陽。先前，劉琨與代王猗盧結爲兄弟，便向猗盧告知敗情，請求派兵。猗盧派兒子日利孫、賓六須和將軍衛雄、姬澹等率數萬人攻晉陽，劉琨集合散兵千餘人爲嚮導，猗盧率六萬人到狼猛。劉曜和賓六須戰於汾東，劉曜墜馬，中流箭，身受七處傷。討虜將軍傅虎把馬給劉曜，劉曜説:“現在是危急關頭，人各想着如何逃脱。我傷已重，就該死在這裏了。”傅虎哭着説:“我是小人，蒙大王看重提拔，所以有今天，常想報答，現在時機到了。况且皇朝初建，大難未除，天下怎能一日無大王呢。”於是扶劉曜上馬，驅趕戰馬渡過汾河，自己返回而戰死。劉曜進入晉陽，夜與劉粲等搶劫百姓，越過蒙山逃回。猗盧率騎兵追來，戰於藍谷，劉粲失利，猗盧殺征虜將軍邢延，俘虜了鎮北將軍劉豐。劉琨集合離散人馬，退守陽曲，猗盧屯兵後返回。

正旦，聰宴于光極前殿，逼帝行酒，光禄大夫庾珉、王儁等起而大哭，聰惡之。會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者，聰遂鴆帝而誅珉、儁，復以賜帝劉夫人爲貴人，大赦境内殊死已下。

正月初一，劉聰在光極前殿設宴，逼懷帝行酒，光禄大夫庾珉、王儁等站起來大哭，劉聰討厭他們。正好有人告發庾珉等謀劃以平陽呼應劉琨，劉聰於是用毒酒害死懷帝，殺庾珉、王儁，重新以賜給懷帝的劉夫人爲貴人，大赦境内死刑以下罪犯。

立左貴嬪劉氏爲皇后。聰將爲劉氏起鵼儀殿於後庭，廷尉陳元達諫曰:“臣聞古之聖王愛國如家，故皇天亦祐之如子。夫天生蒸民而樹之君

劉聰立左貴嬪劉氏爲皇后。將爲劉氏在後院蓋鵼儀殿，廷尉陳元達進諫説:“我聽説古代的明君愛國如家，所以皇天也保佑他如同自己的兒子。天生百姓而爲他們立君主，是讓他作爲父母

者，使爲之父母以刑賞之，不欲使殿屎黎元而蕩逸一人。晉氏暗虐，視百姓如草芥，故上天剿絶其祚。乃眷皇漢，蒼生引領息肩，懷更蘇之望有日矣。我高祖光文皇帝靖言惟兹，痛心疾首，故身衣大布，居不重茵；先皇后嬪服無綺綵。重逆群臣之請，故建南北宫焉。今光極之前足以朝群后饗萬國矣，昭德、温明已後足可以容六宫，列十二等矣。陛下龍興已來，外殄二京不世之寇，内興殿觀四十餘所，重之以饑饉疾疫，死亡相屬，兵疲於外，人怨於内，爲之父母固若是乎！伏聞詔旨，將營鷂儀，中宫新立，誠臣等樂爲子來者也。竊以大難未夷，宫宇粗給，今之所營，尤實非宜。臣聞太宗承高祖之業，惠、吕息役之後，以四海之富，天下之殷，尚以百金之費而輟露臺，歷代垂美，爲不朽之迹。故能斷獄四百，擬於成、康。陛下之所有，不過太宗二郡地耳，戰守之備者，豈僅匈奴、南越而已哉！孝文之廣，思費如彼；陛下之狹，欲損如此。愚臣所以敢昧死犯顔色，冒不測之禍者也。”聰大怒曰：“吾爲萬機主，將營一殿，豈問汝鼠子乎！不殺此奴，沮亂朕心，朕殿何當得成邪！將出斬之，并其妻子同梟東市，使群鼠共穴。”時在逍遥園李中堂，元達抱堂下樹叫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也，而陛下殺臣。若死者有知，臣要當上訴陛下於天，下訴陛下於先帝。朱雲有云：‘臣得與龍逢、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審陛下何如主耳！”元達先鎖腰而入，及至，即以鎖繞樹，左右曳之不能動。聰怒甚。劉氏時在後堂，聞之，密遣中常侍私敕左右停刑，於是手疏切諫，聰乃解，引元達而謝之，易逍遥園爲納

來懲罰或獎賞他們，不想讓百姓愁苦來滿足一人。晉氏黑暗暴虐，視百姓如草芥，所以上天斷絶其國運。於是寵愛皇漢，百姓都伸長脖頸，卸去負擔，懷着復蘇的願望已經有些日子了。我高祖光文皇帝沉默思慮，痛心疾首，所以身穿布衣，住不用雙層墊褥，先帝后妃無漂亮衣服。在群臣的再三請求下，所以建了南北宫。現在光極殿的前面足以召見群臣宴請萬國，昭德、温明以後足可以容納六宫，排列十二等級的官員了。陛下登基以來，外滅二京非常之敵，内建宫殿樓觀四十餘所，再加上飢餓疾病、瘟疫死亡與之相伴，士兵疲憊在外，人民怨恨在内，爲人父母應該是這樣的嗎！聞聽詔旨，將建鷂儀殿，中宫剛立，確實我們也樂意效忠順從。我認爲大難未平，宫中衣食剛够滿足，今天所建，尤其不合適。我聽説太宗繼承高祖之業，孝惠、吕后停止戰争以後，以天下之富，尚且因爲要花費百金而停止建高臺，歷代留美名，爲不朽的事迹。所以能斷案四百，與成王、康王相媲美。陛下所擁有的，不過太宗兩個郡的地域，所要防備的，豈僅是匈奴、南越！孝文時區域廣大，還像那樣考慮費用；陛下地域窄小，還像這樣消耗。所以我敢冒死觸犯陛下，甘願承受無法預料的災禍。”劉聰大怒説：“我是萬事之主，將建一殿，難道還用問你們嗎！不殺此奴，搞亂我心，我的殿何時能建成呢！把他拉出去斬了，和他的妻子兒女一起在東市砍頭示衆，然後與群鼠同埋一穴。”當時在逍遥園李中堂，元達抱住堂下樹叫道：“我所説的，是國家大計，陛下却殺我。如果死者有知，我要上訴陛下於天，下訴陛下於先帝。朱雲説過：‘我能够與龍逢、比干游於地下足矣。’不知陛下是怎樣的君主啊！”元達先把自己攔腰鎖住，然後用鎖繞樹，左右拽鎖不能動。劉聰憤怒至極。劉氏當時在後堂，聽説後，秘密派中常侍私下告訴左右停止用刑，同時親自寫奏章急諫，劉聰纔消氣，召見元達而道歉，將逍遥園改名爲納賢園，李中堂改名爲愧賢堂。

賢園，李中堂爲愧賢堂。

時愍帝即位于長安，聰遣劉曜及司隸喬智明、武牙李景年等寇長安，命趙染率衆赴之。時大都督麴允據黄白城，累爲曜、染所敗。染謂曜曰："麴允率大衆在外，長安可襲而取之。得長安，黄白城自服。願大王以重衆守此，染請輕騎襲之。"曜乃承制加染前鋒大都督、安南大將軍，以精騎五千配之而進。王師敗於渭陽，將軍王廣死之。染夜入長安外城，帝奔射鴈樓，染焚燒龍尾及諸軍營，殺掠千餘人，旦退屯逍遥園。麴允率衆襲曜，連戰敗之。曜入粟邑，遂歸平陽。

這時愍帝即位於長安，劉聰派劉曜和司隸喬智明、武牙李景年等侵犯長安，令趙染率兵趕去。當時大都督麴允占據黄白城，多次被劉曜、趙染打敗。趙染對劉曜説："麴允率大部隊在外，長安可突襲而得到。得長安，黄白城自然降服。願大王以重兵守在此地，我帶輕騎襲擊長安。"劉曜於是秉承劉聰旨意加授趙染爲前鋒大都督、安南大將軍，配給他精兵五千，前進。晋軍在渭陽失利，將軍王廣戰死。趙染夜入長安外城，愍帝奔向射鴈樓，趙染焚燒龍尾和各軍營，殺掠千餘人，早晨退駐逍遥園。麴允率衆襲擊劉曜，連續作戰打敗了他。劉曜進入粟邑，回到平陽。

時流星起於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于平陽北十里。視之，則有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聞于平陽，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聰甚惡之，延公卿已下問曰："朕之不德，致有斯異，其各極言，勿有所諱。"陳元達及博士張師等進對曰："星變之異，其禍行及，臣恐後庭有三后之事，亡國喪家，靡不由此，願陛下慎之。"聰曰："此陰陽之理，何關人事！"既而劉氏産一蛇一猛獸，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在隕肉之旁。俄而劉氏死，乃失此肉，哭聲亦止。自是後宫亂寵，進御無序矣。

當時流星從牽牛星座飛出，進入紫微星座，呈龍形而曲折前行，星光照地，落在平陽以北十里。去看時，便有一塊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在平陽能聞到臭味，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停。劉聰很厭惡，請來公卿以下官員問道："我無德才，纔會招致這種異常現象。請你們盡情陳説，不要有所忌諱。"陳元達及博士張師等進諫説："星辰變化出現異常現象，災禍就要降臨。我擔心後宫有三后之事，亡國喪家，都由於此，願陛下慎重。"劉聰説："此陰陽之理，關人何事！"不久劉氏産下一條蛇一頭猛獸，各害人而走，尋它們不見，很快，在那塊肉旁邊找到了。不一會兒劉氏死，肉不見了，哭聲也停止。從此後宫混亂，侍候劉聰不按禮法。

聰以劉易爲太尉。初置相國，官上公，有殊勛德者死乃贈之。於是大定百官，置太師、丞相，自大司馬以上七公，位皆上公，緑綟綬，遠游冠。置輔漢，都護，中軍，上軍，撫軍，鎮、衛京，前、後、左、右、上、下軍，輔國，冠軍，龍驤，武牙大將軍，營各配兵二千，皆以諸子爲之。置左右司隸，各領户二十餘萬，

劉聰以劉易爲太尉。首次設置相國，位在上公，有大功大德的人死後追封。於是大定百官，設太師、丞相，自大司馬以上七公，官位都是上公，佩緑綟綬帶，戴遠游冠。設輔漢，都護，中軍，上軍，撫軍，鎮、衛京，前、後、左、右、上、下軍，輔國，冠軍，龍驤，武牙大將軍，兵營各配兵二千，都用諸子擔任。設左右司隸，各負責管理二十餘萬户，每萬户設一内史，有四十三人。單于左右輔，各主管六夷十萬落，每萬落

萬户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省吏部，置左右選曹尚書。自司隸以下六官，皆位次僕射。置御史大夫及州牧，位皆亞公。以其子粲爲丞相、領大將軍、録尚書事，進封晋王，食五郡。劉延年録尚書六條事，劉景爲太師，王育爲太傅，任顗爲太保，馬景爲大司徒，朱紀爲大司空，劉曜爲大司馬。

設一都尉。不設吏部，設左右選曹尚書。自司隸以下六官，位都次於僕射。設御史大夫及州牧，位都次於上公。以兒子劉粲爲丞相、領大將軍、録尚書事，晋封晋王，給五郡的食邑。劉延年録尚書六條事，劉景爲太師，王育爲太傅，任顗爲太保，馬景爲大司徒，朱紀爲大司空，劉曜爲大司馬。

曜復次渭汭，趙染次新豐。索綝自長安東討染，染狃于累捷，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曰："今司馬鄴君臣自以逼僭王畿，雄劣不同，必致死距我，將軍宜整陣案兵以擊之，弗可輕也。困獸猶鬥，况於國乎！"染曰："以司馬模之强，吾取之如拉朽。索綝小竪，豈能污吾馬蹄刀刃邪！要擒之而後食。"晨率精騎數百，馳出逆之，戰于城西，敗績而歸，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於此，何面見之！"於是斬徽。徽臨刑謂染曰："將軍愎諫違謀，戇而取敗，而復忌前害勝，誅戮忠良，以逞愚忿，亦何顔面瞬息世間哉！袁紹爲之於前，將軍踵之於後，覆亡敗喪，亦當相尋，所恨不得一見大司馬而死。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下見田豐爲徒，要當訴將軍於黄泉，使將軍不得服床枕而死。"叱刑者曰："令吾面東向。"大司馬曜聞之曰："蹄涔不容尺鯉，染之謂也。"

劉曜再次駐兵渭汭，趙染駐兵新豐。索綝自長安向東討伐趙染，趙染頻頻獲勝，輕視索綝。長史魯徽説："現在司馬鄴君臣自逼稱帝，兵力懸殊，必定以死相拒，將軍應整兵布陣而出擊，不可輕敵。困獸猶鬥，何况國家呢！"趙染説："以司馬模的兵力，我打敗他如摧枯拉朽。索綝小兒，豈能玷污我的馬蹄刀刃！我要活捉他然後把他吃了。"早晨趙染率領精鋭騎兵數百人，出來迎戰，戰於城西，失敗而回，趙染後悔説："我不聽魯徽的話，所以如此，有何臉面見他!"於是斬魯徽。魯徽臨刑前對趙染説："將軍剛愎自用而不聽勸告，愚蠢而失敗，却又忌恨殘害比你强的人，殺害忠良，以發泄你的憤怒，有何臉面還活在世間呢！袁紹這樣做在前，將軍這樣做在後，滅亡失敗，也是一樣的，衹恨不能在死前見大司馬一面。死者不知則已；如果有知，在地下拜田豐爲師，在黄泉控訴將軍，使將軍不得服床枕而死。"魯徽喝斥行刑的人説："讓我面向東方。"大司馬劉曜聽説後説："牛馬所留足的坑中容不下一尺長的鯉魚，説的就是趙染。"

曜還師攻郭默于懷城，收其米粟八十萬斛，列三屯以守之。聰遣使謂曜曰："今長安假息，劉琨游魂，此國家所尤宜先除也。郭默小醜，何足以勞公神略，可留征虜將軍貝丘王翼光守之，公其還也。"於是曜歸蒲坂。俄而徵曜輔政。

劉曜回師懷城攻打郭默，收繳米粟八十萬斛，堆成三座糧山來守着。劉聰派使臣對劉曜説："現在長安苟延殘喘，劉琨已成游魂，這是國家應當先消滅的。郭默小醜，何足以勞你費心，可留征虜將軍貝丘王劉翼光駐守，你回來吧。"於是劉曜回蒲坂。不久召劉曜輔政。

趙染寇北地，夢魯徽大怒，引弓射之，染驚悸而寤。旦將攻城，中弩而死。

趙染侵犯北地，夢見魯徽大怒，拉弓射他，趙染驚恐心跳而醒來。天明攻城，中箭而死。

聰以粲爲相國，總百揆，省丞相以并相國。平陽地震，烈風拔樹發屋。光義人羊充妻産子二頭，其兄竊而食之，三日而死。聰以其太廟新成，大赦境内，改年建元。雨血於其東宫延明殿，徹瓦在地者深五寸。劉乂惡之，以訪其太師盧志、太傅崔瑋、太保許遐。志等曰："主上往以殿下爲太弟者，蓋以安衆望也，志在晋王久矣，王公已下莫不希旨歸之。相國之位，自魏武已來，非復人臣之官，主上本發明詔，置之爲贈官，今忽以晋王居之，羽儀威尊逾於東宫，萬機之事無不由之，置太宰、大將軍及諸王之營以爲羽翼，此事勢去矣，殿下不得立明也。然非止不得立而已，不測之危厄在於旦夕，宜早爲之所。四衛精兵不减五千，餘營諸王皆年齒尚幼，可奪而取之。相國輕佻，正可煩一刺客耳。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得也。殿下但當有意，二萬精兵立便可得，鼓行向雲龍門，宿衛之士孰不倒戈奉迎，大司馬不慮爲異也。"乂弗從，乃止。

劉聰以劉粲爲相國，總管百官，廢丞相把職責并到相國。平陽地震，狂風拔起樹木掀掉房屋。光義人羊充的妻子生下的兒子有兩個頭，他的哥哥偷去吃掉，三天後死了。劉聰因太廟剛落成，大赦境内，改年號爲建元。東宫延明殿下血雨，把瓦吹到地上深五寸。劉乂討厭這些事，問他的太師盧志、太傅崔瑋、太保許遐。盧志等人說："主上以前以殿下爲皇太弟，是爲了安撫衆望，他的心在晋王身上已經很久了，王公以下都心歸晋王。相國的位置，自魏武以來，不再是大臣的官位，主上曾公開發布詔令，以作追封的官位用，現在忽然讓晋王擔任，儀仗威望超過東宫，日常政務交由他管，設太宰、大將軍和各王的兵營作爲輔佐，大勢已去，殿下不得即位已很明顯。不但是不得即位，無法預料的危險就在旦夕之間，應早點想辦法。四衛精兵剛够五千，餘下營中的各王年齡還小，可奪取而得到。相國輕佻，正可有勞一刺客呀。大將軍每日必出，他的營可襲擊而得到。殿下衹要有此意，兩萬精兵立馬可得，敲鼓走向雲龍門，警衛的士兵誰不倒戈迎接，大司馬不會反對的。"劉乂不贊同，於是作罷。

聰如中護軍靳準第，納其二女爲左右貴嬪，大曰月光，小曰月華，皆國色也。數月，立月光爲皇后。

劉聰到中護軍靳準的府第，娶他的兩個女兒爲左右貴嬪，大的稱月光，小的稱月華，都是國色天香。數月後，立月光爲皇后。

東宫舍人荀裕告盧志等勸乂謀反，乂不從之狀。聰於是收志、瑋、遐於詔獄，假以他事殺之。使冠威卜抽監守東宫，禁乂朝賀。乂憂懼不知所爲，乃上表自陳，乞爲黔首，并免諸子之封，褒美晋王粲宜登儲副，抽又抑而弗通。

東宫舍人荀裕告發盧志等人勸劉乂謀反而劉乂不同意的情况。劉聰於是逮捕盧志、崔瑋、許遐關進牢獄，藉别的事殺了他們。派冠威卜抽監守東宫，禁止劉乂朝賀。劉乂擔心害怕不知道該怎麽辦，便上奏章自我表白，請求免爲庶民，并免去兒子的封爵，贊美晋王劉粲適合當繼承人，卜抽又壓着不報。

其青州刺史曹嶷攻汶陽關、公丘，陷之，害齊郡太守徐浮，執建威

劉聰的青州刺史曹嶷攻打汶陽關、公丘，攻占了兩地，殺死齊郡太守徐浮，活捉建威劉宣，

劉宣，齊魯之間郡縣壘壁降者四十餘所。嶷遂略地，西下祝阿、平陰，衆十餘萬，臨河置戍，而歸于臨淄。嶷於是遂有雄據全齊之志。石勒以嶷之懷二也，請討之。聰又憚勒之并齊，乃寢而弗許。

齊魯之間郡縣堡壘投降的有四十餘處。曹嶷於是占領土地，向西攻下祝阿、平陰，有十餘萬人，臨河設戍衛，然後回臨淄。曹嶷便有稱雄整個齊地的打算。石勒以曹嶷有二心，請求討伐他。劉聰又害怕石勒兼并齊地，於是止住而不同意。

劉曜濟自盟津，將攻河南，將軍魏該奔于一合塢。曜進攻李矩于滎陽，矩遣將軍李平師於成皋，曜覆而滅之。矩恐，送質請降。

劉曜自盟津渡河，將攻打河南，將軍魏該奔向一合塢。劉曜在滎陽進攻李矩，李矩派將軍李平出師成皋，被劉曜打得全軍覆没。李矩害怕，送人質請求投降。

時聰以其皇后靳氏爲上皇后，立貴妃劉氏爲左皇后，右貴嬪靳氏爲右皇后。左司隸陳元達以三后之立也，極諫，聰不納，乃以元達爲右光禄大夫，外示優賢，内實奪其權也。於是太尉范隆、大司馬劉丹、大司空呼延晏、尚書令王鑒等皆抗表遜位，以讓元達。聰乃以元達爲御史大夫、儀同三司。

這時劉聰以皇后靳氏爲上皇后，貴妃劉氏爲左皇后，右貴嬪靳氏爲右皇后。左司隸陳元達因此事極力進諫，劉聰不聽，便以元達爲右光禄大夫，表面好像優待賢人，實際是奪他的權。因此太尉范隆、大司馬劉丹、大司空呼延晏、尚書令王鑒等人都上奏要求退位，以讓給元達。劉聰又以元達爲御史大夫、儀同三司。

劉曜寇長安，頻爲王師所敗。曜曰："彼猶强盛，弗可圖矣。"引師而歸。

劉曜侵犯長安，多次被晋軍打敗。劉曜説："他們仍很强盛，不可謀取啊。"領兵而回。

聰宫中鬼夜哭，三日而聲向右司隸寺，乃止。其上皇后靳氏有淫穢之行，陳元達奏之。聰廢靳，靳慚恚自殺。靳有殊寵，聰迫於元達之勢，故廢之。既而追念其姿色，深仇元達。

劉聰宫中鬼夜哭，三日後聲音轉向右司隸寺，纔停止。上皇后靳氏有淫穢的行爲，元達上奏彈劾她。劉聰廢掉靳氏，靳氏慚愧氣憤自殺。靳氏特别受寵，劉聰迫於元達的壓力，所以廢掉她。不久又懷念她的美貌，非常仇恨元達。

劉曜進師上黨，將攻陽曲，聰遣使謂曜曰："長安擅命，國家之深耻也。公宜以長安爲先，陽曲一委驃騎。天時人事，其應至矣，公其亟還。"曜迴滅郭邁，朝于聰，遂如蒲阪。

劉曜進軍上黨，將攻打陽曲，劉聰派使臣對劉曜説："長安擅自發號施令，這是國家的大耻辱。你應當以長安爲先，把陽曲交給驃騎。天時人事，應驗的時候到了，你快回來。"劉曜返回途中滅掉郭邁，朝見劉聰後，接着趕往蒲阪。

平陽地震，雨血于東宫，廣袤頃餘。

平陽地震，東宫下血雨，方圓一頃多。

劉曜又進軍，屯于粟邑。麴允饑甚，去黄白而軍于靈武。曜進攻上郡，太守張禹與馮翊太守梁肅奔于允吾。於是關右翕然，所在應曜。曜進

劉曜又進軍，駐扎在粟邑。麴允的人馬餓極了，離開黄白到靈武駐軍。劉曜進攻上郡，太守張禹與馮翊太守梁肅逃往允吾。於是關右響應劉曜，劉曜占據黄阜。

據黄阜。

聰武庫陷入地一丈五尺。時聰中常侍王沈、宣懷、俞容，中宫僕射郭猗，中黄門陵修等皆寵幸用事。聰游宴後宫，或百日不出，群臣皆因沈等言事，多不呈聰，率以其意愛憎而决之，故或有勳舊功臣而弗見叙録，奸佞小人數日而便至二千石者。軍旅無歲不興，而將士無錢帛之賞，後宫之家賜賚及於僮僕，動至數千萬。沈等車服宅宇皆逾於諸王，子弟、中表布衣爲内史令長者三十餘人，皆奢僭貪殘，賊害良善。靳準合宗内外諂以事之。

劉聰的武器庫陷入地下一丈五尺。此時劉聰的中常侍王沈、宣懷、俞容，中宫僕射郭猗，中黄門陵修等人都寵幸當權。劉聰在後宫游玩擺宴，有時百日不出，群臣都通過王沈等進言大事，大多不呈交劉聰，一般按照他們的意思或感情來决定，所以有時功臣舊臣不見進用，奸邪小人數日便當上了二千石官。每年要打仗，而將士没有錢絹賞賜，後宫却連僮僕都能得到賞賜，動輒數千萬。王沈等的車馬衣服住宅都超過衆王，子弟、中表親之類由百姓擔任内史令長的有三十餘人，都奢侈貪婪殘暴，殘害善良。靳準家族的人都巴結他們。

郭猗有憾於劉乂，謂劉粲曰："太弟於主上之世猶懷不逞之志，此則殿下父子之深仇，四海蒼生之重怨也。而主上過垂寬仁，猶不替二尊之位，一旦有風塵之變，臣竊爲殿下寒心。且殿下高祖之世孫，主上之嫡統，凡在含齒，孰不係仰。萬機事大，何可與人！臣昨聞太弟與大將軍相見，極有言矣，若事成，許以主上爲太上皇，大將軍爲皇太子。乂又許衛軍爲大單于，二王已許之矣。二王居不疑之地，并握重兵，以此舉事，事何不成！臣謂二王兹舉，禽獸之不若也。背父親人，人豈親之！今又苟貪其一切之力耳，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故在忘言，東宫、相國、單于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許以三月上巳因宴作難，事淹變生，宜早爲之所。《春秋傳》曰：'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臣屢啓主上，主上性敦友于，謂臣言不實。刑臣刀鋸之餘，而蒙主上、殿下成造之恩，故不慮逆鱗之誅，每所聞必言，冀垂采納。臣當入言之，願殿下不泄，密表其狀也。若不信臣言，可呼

郭猗對劉乂不滿意，對劉粲説："太弟在主上的時代就感到不得志，這是殿下父子的深仇，天下百姓的大根。但主上却過於寬厚仁慈，仍不替换你的位置，一旦發生戰亂，我爲殿下寒心。况且殿下是高祖的親孫子，主上的嫡子，世上之人，誰不敬仰。帝王之事，事關重大，怎麽可以給别人！我昨天聽説太弟與大將軍相見，竭力勸説，若事成，答應以主上爲太上皇，大將軍爲皇太子。劉乂又答應以衛軍爲大單于，二王也同意了。二王處在無可懷疑的位置上，握有重兵，以此行動，何事不成！我説二王此舉，連禽獸都不如。背叛父親親近他人，他人誰敢親近他！現在又竭盡全力，事成之後，主上豈有保全的道理！殿下兄弟本來無須多説，東宫、相國、單于是武陵兄弟的，怎麽肯給别人！二王説好三月初三宴會上發難，事不宜遲，遲則生變，應當先動手。《春秋傳》説：'蔓生的雜草還不應除掉，何况國君的寵弟呢！'我多次啓奏主上，主上性格敦厚友愛，説我説的不是事實。臣罪該萬死之餘，蒙主上、殿下再造之恩，所以不考慮觸怒君主被殺頭，每次聽到什麽必定説出來，希望能够被采納。我還要對主上説，願殿下不要泄露，我密奏情况。如不信我的話，可叫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馬劉惇，給他們恩惠關心，指一條光明大道，再問他們，必定可以知道。"劉粲頗以

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馬劉惇，假之恩顧，通其歸善之路以問之，必可知也。”粲深然之。猗密謂皮、惇曰：“二王逆狀，主、相已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猗曰：“此事必無疑，吾憐卿親舊并見族耳。”於是歔欷流涕。皮、惇大懼，叩頭求哀。猗曰：“吾爲卿作計，卿能用不？”二人皆曰：“謹奉大人之教。”猗曰：“相國必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何不先啓，卿即答云：‘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聖性寬慈，殿下篤於骨肉，恐言成誑僞故也。’”皮、惇許諾。粲俄而召問二人，至不同時，而辭若畫一，粲以爲信然。

爲然。郭猗秘密地對王皮、劉惇說：“二王反叛的情況，主上、相國已經全都知道了，你們參與了嗎？”二人吃驚地說：“没有。”郭猗說：“此事必定無疑，我可憐你們的親戚故舊都要被滅族了。”於是哽噎流涕。王皮、劉惇非常害怕，叩頭乞求可憐他們。郭猗說：“我爲你們出主意，你們能聽從嗎？”二人都說：“完全聽從大人指教。”郭猗說：“相國必定問你們，你們就說有這回事。如果責備你們爲何先不啓奏，你們就說：‘臣的確該死，但想到主上寬厚慈祥，殿下很重骨肉之情，害怕說了假話，所以没說。’”王皮、劉惇答應了。劉粲不久分别召見二人，說的全都一樣，劉粲信以爲真。

初，靳準從妹爲乂孺子，淫于侍人，乂怒殺之，而屢以嘲準。準深慚恚，説粲曰：“東宫萬機之副，殿下宜自居之，以領相國，使天下知早有所繫望也。”至是，準又説粲曰：“昔孝成距子政之言，使王氏卒成篡逆，可乎？”粲曰：“何可之有！”準曰：“然，誠如聖旨。下官亟欲有所言矣，但以德非更生，親非皇宗，恐忠言暫出，霜威已及，故不敢耳。”粲曰：“君但言之。”準曰：“聞風塵之言，謂大將軍、衛將軍及左右輔皆謀奉太弟，剋季春構變，殿下宜爲之備。不然，恐有商臣之禍。”粲曰：“爲之奈何？”準曰：“主上愛信於太弟，恐卒聞未必信也。如下官愚意，宜緩東宫之禁固，勿絶太弟賓客，使輕薄之徒得與交游。太弟既素好待士，必不思防此嫌，輕薄小人不能無逆意以勸太弟之心。小人有始無終，不能如貫高之流也。然後下官爲殿下露表其罪，殿下與太宰拘太弟所與交通者考問之，窮其事原，主上必以無將之罪罪

當初，靳準的堂妹是劉乂的妾，與僕人通奸，劉乂氣得殺了她，而且多次嘲笑靳準。靳準慚愧憤怒之極，對劉粲說：“東宫是處理國家政務的副手，殿下應當自己占據這一位置，來總領相國事，使天下知道早有依靠啊。”現在，靳準又對劉粲說：“過去孝成不聽子政的話，使王氏最終謀反篡位，合適嗎？”劉粲說：“有什麽合適的！”靳準說：“是的，誠如你所說。我幾次想要說，却認爲論德我不是更生，論親我不是皇親，害怕忠言一旦出口，寒霜肅殺般的威力就已經到了，所以不敢說。”劉粲說：“你儘管說。”靳準說：“我聽流言蜚語說，大將軍、衛將軍和左右輔都謀劃立太弟，約定春季三月發動政變，殿下應早做準備。不然，怕有商臣之禍。”劉粲問：“我該怎麽辦？”靳準說：“主上寵信太弟，怕最終聽了未必相信。按我的意思，應暫緩對東宫的看管，不要斷了太弟的賓客，使輕薄之人得以與他交友游玩。太弟從來喜歡與士人來往，必定不會想到提防猜忌，輕薄小人不可能無反心來勸太弟。小人有始無終，不可能像貫高之流。然後我爲殿下公開啓奏他的罪行，殿下與太宰拘留與太弟交往的人加以拷問，徹底搞清原委，主上必定以陰謀反叛的罪名治罪。不然，現在朝中人

之。不然，今朝望多歸太弟，主上一旦晏駕，恐殿下不得立矣。”於是粲命卜抽引兵去東宫。

聰自去冬至是，遂不復受朝賀，軍國之事一决於粲，唯發中旨殺生除授，王沈、郭猗等意所欲皆從之。又立市於後庭，與宫人宴戲，或三日不醒。聰臨上秋閣，誅其特進綦毋達，太中大夫公師彧，尚書王琰、田歆，少府陳休，左衛卜崇，大司農朱誕等，皆群閹所忌也。侍中卜幹泣諫聰曰：“陛下方隆武宣之化，欲使幽谷無考槃，奈何一旦先誅忠良，將何以垂之於後！昔秦愛三良而殺之，君子知其不霸。以晋厲之無道，尸三卿之後，猶有不忍之心，陛下如何忽信左右愛憎之言，欲一日尸七卿！詔尚在臣間，猶未宣露，乞垂昊天之澤，迴雷霆之威。且陛下直欲誅之耳，不露其罪名，何以示四海！此豈是帝王三訊之法邪！”因叩頭流血。王沈叱幹曰：“卜侍中欲距詔乎?”聰拂衣而入，免幹爲庶人。

太宰劉易及大將軍劉敷、御史大夫陳元達、金紫光禄大夫王延等詣闕諫曰：“臣聞善人者，乾坤之紀，政教之本也。邪佞者，宇宙之螟螣，王化之蠹賊也。故文王以多士基周，桓、靈以群閹亡漢，國之興亡，未有不由此也。自古明王之世，未嘗有宦者與政，武、元、安、順豈足爲故事乎！今王沈等乃處常伯之位，握生死與奪於中，勢傾海内，愛憎任之，矯弄詔旨，欺誣日月，内諂陛下，外佞相國，威權之重，侔於人主矣。王公見之駭目，卿宰望塵下車，銓衡迫之，選舉不復以實，士以屬舉，政以賄成，多樹奸徒，殘毒忠善。知王琰等忠臣，必盡節於陛下，懼其奸萌發

心多歸向太弟，主上一旦去世，怕殿下不得即位。”於是劉粲令卜抽領兵去東宫。

劉聰自去年冬天至今，便不再接受朝賀，軍國大事，都由劉粲決定，惟有生殺任免大權由自己過問，但却都按照王沈、郭猗的意圖辦。又在後院建立市場，與宫女宴會嬉戲，有時三天不醒。劉聰到上秋閣，殺特進綦毋達，太中大夫公師彧，尚書王琰、田歆，少府陳休，左衛卜崇，大司農朱誕等人，都是宦官忌恨的人。侍中卜幹哭着對劉聰進諫説：“陛下剛興盛武宣的教化，想要使幽谷無隱士，如何一時先殺忠良，將拿什麽留給後人！過去秦國國君寵愛三位賢人却殺了他們，君子知道他不能稱霸了。以晋厲公的無道，殺三臣之後，還有不忍之心，陛下如何忽然相信左右一時愛恨之言，想要一天殺七個人！詔書還在我處，還没有宣布，但願能垂示上天的恩澤，收回雷霆般的威力。况且陛下殺他們，不説出罪名，以什麽昭示天下！這難道是帝王謹慎決獄之法嗎!”於是叩頭流血。王沈呵斥卜幹道：“卜侍中想要抗詔嗎?”劉聰拂衣而入，免卜幹爲平民。

太宰劉易和大將軍劉敷、御史大夫陳元達、金紫光禄大夫王延等到宫中進諫説：“我們聽説愛護他人是天地的法則，王政教化的根本。奸邪諂媚是天下的害蟲，王政教化的蠹賊。所以文王以人才濟濟奠定了周朝的基礎，桓帝、靈帝以宦官滿朝葬送了漢朝的江山，國家興亡，都由此決定。自古以來的明王當朝，未曾有宦官干政，武帝、元帝、安帝、順帝，難道還不够爲前車之鑒嗎！現在王沈等占據侍中位置，掌握生殺與奪大權，權勢壓倒天下，愛恨隨心所欲，假傳聖旨，欺瞞上天，對内奉承陛下，在外巴結相國，權力之大，與陛下相當。王公見到他們害怕，大臣望見來車叩拜。任意升降官吏，選舉不再按照實際，士以托人被舉，政以行賄得成。多拉奸黨，殘害忠良。知道王琰等是忠臣，必定對陛下效忠死諫，害怕自己的陰謀敗露，誣陷他們并加以殺

露，陷之極刑。陛下不垂三察，猥加誅戮，怨感穹蒼，痛入九泉，四海悲惋，賢愚傷懼。沈等皆刀鋸之餘，背恩忘義之類，豈能如士人君子感恩展效，以答乾澤也。陛下何故親近之？何故貴任之？昔齊桓公任易牙而亂，孝懷委黄皓而滅，此皆覆車於前，殷鑒不遠。比年地震日蝕，雨血火災，皆沈等之由。願陛下割翦凶醜與政之流，引尚書、御史朝省萬機，相國與公卿五日一入，會議政事，使大臣得極其言，忠臣得逞其意，則衆災自弭，和氣呈祥。今遺晋未殄，巴蜀未賓，石勒潛有跨趙魏之志，曹嶷密有王全齊之心，而復以沈等助亂大政，陛下心腹四支何處無患！復誅巫咸，戮扁鵲，臣恐遂成桓侯膏肓之疾，後雖欲療之，其如病何！請免沈等官，付有司定罪。”聰以表示沈等，笑曰：“是兒等爲元達所引，遂成痴也。”寢之。沈等頓首泣曰：“臣等小人，過蒙陛下識拔，幸得備洒掃官閤，而王公朝士疾臣等如仇讎，又深恨陛下。願收大造之恩，以臣等膏之鼎鑊，皇朝上下自然雍穆矣。”聰曰：“此等狂言恒然，卿復何足恨乎！”更以訪粲，粲盛稱沈等忠清，乃心王室。聰大悦，封沈等爲列侯。太宰劉易詣闕，又上疏固諫。聰大怒，手壞其表，易遂忿恚而死。元達哭之悲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吾既不復能言，安用此默默生乎！”歸而自殺。

害。陛下不做慎重調查，胡亂殺戮，怨恨驚動蒼天，痛苦直達九泉，四海悲痛惋惜，百姓傷心害怕。王沈等人都是忘恩負義的宦官，怎麽能像士人君子那樣感恩效力，來報答上天的恩澤。陛下爲什麽要親近他們呢？爲什麽要重用他們呢？過去齊桓公任用易牙而亂國，孝懷委任黄皓而滅亡，這都是前車之鑒，并不遥遠。近年地震日食，火災血雨，都是王沈等人的緣故。願陛下鏟除凶醜干政之流，引尚書、御史處理日常政務，相國和公卿大臣五日一朝，討論政事，使大臣暢所欲言，忠臣施展抱負，那麽衆多災難自然消弭，和氣吉祥。現在晋朝的殘餘勢力還没消滅，巴蜀還没向我們稱臣，石勒暗地有兼并趙、魏的志向，曹嶷秘密有統一齊地的用心，陛下却一再用王沈等擾亂大政，以致陛下病患無窮！如果再殺如巫咸、扁鵲之類，怕會得桓侯膏肓之病，後來雖想治好，又怎能治愈！請免去王沈等人的官，交給有關部門定罪。”劉聰把王延等的奏章給王沈等人看，笑着説：“這些人都是被元達引導的，竟成傻子了。”把奏章放下不理。王沈等哭着叩頭説：“我等小人，過於蒙陛下看重提拔，有幸在宫内打掃衛生，而王公大臣却痛恨我們如同仇敵，又深恨陛下。願陛下收回再造之恩，把我們放進鼎鑊煮死，皇朝上下自然和睦了。”劉聰説：“此等狂言常有，你們又何足恨呢！”劉聰又問劉粲，劉粲大贊王沈等人忠誠清廉，一心爲王室。劉聰大喜，封王沈等人爲列侯。太宰劉易到宫中，又上疏堅持進諫。劉聰大怒，撕毁了他的奏章，劉易於是忿恨而死。元達哭他，極度悲哀，説：“人之言死，國家遭難。我既不能説話，還用這樣默默地活着嗎！”回家就自殺了。

北地饑甚，人相食啖，羌酋大軍須運糧以給麴昌，劉雅擊敗之。麴允與劉曜戰于磻石谷，王師敗績，允奔靈武。平陽大饑，流叛死亡十有五六。石勒遣石越率騎二萬，屯于并州，以懷撫叛者。聰使黄門侍郎喬詩

北地饑荒嚴重，人吃人，羌酋長軍須運糧給麴昌，劉雅打敗了他。麴允與劉曜戰於磻石谷，晋軍失敗，麴允逃往靈武。平陽大饑荒，流亡叛亂死亡的人占十分之五六。石勒派石越率領騎兵二萬人，駐在并州，以安撫反叛的人。劉聰派黄門侍郎喬詩責備石勒，石勒不奉命，暗地勾結曹

讓勒，勒不奉命，潛結曹嶷，規爲鼎峙之勢。

嶷，謀劃形成鼎立之勢。

聰立上皇后樊氏，即張氏之侍婢也。時四后之外，佩皇后璽綬者七人，朝廷内外無復綱紀，阿諛日進，貨賄公行，軍旅在外，饑疫相仍，後宫賞賜動至千萬。劉敷屢泣言之，聰不納，怒曰："爾欲得使汝公死乎？朝朝夕夕生來哭人！"敷憂忿發病而死。

劉聰立上皇后樊氏，她是張氏的婢女。這時除四后之外，佩帶皇后印章和綬帶的還有七人，朝廷内外不再有法度，每天説些阿諛奉承的話，賄賂公行，軍隊在外，飢餓和瘟疫并至，後宫賞賜動輒千萬。劉敷多次哭着説這些事，劉聰不聽，發怒説："你想要我死嗎？每天早晚來哭活人！"劉敷憂忿發病而死。

河東大蝗，唯不食黍豆。靳準率部人收而埋之，哭聲聞於十餘里，後乃鑽土飛出，復食黍豆。平陽饑甚，司隸部人奔于冀州二十萬户，石越招之故也。犬與豕交于相國府門，又交于宫門，又交司隸、御史門。有豕著進賢冠，升聰坐。犬冠武冠，帶綬，與豕并升。俄而鬥死殿上。宿衛莫有見其入者。而聰昏虐愈甚，無誡懼之心。宴群臣于光極前殿，引見其太弟乂，容貌毁悴，鬢髮蒼然，涕泣陳謝。聰亦對之悲慟，縱酒極歡，待之如初。

河東大鬧蝗災，獨不吃黍和豆。靳準率領部族捕捉蝗蟲然後把它們埋掉，十餘里内都能聽到哭聲。後來蝗蟲竟破土而出，又吃黍和豆。平陽饑荒鬧得太凶，司隸所轄的民衆奔向冀州的有二十萬户，這是石越招致的緣故。狗和猪相繼在相國府、宫門、司隸門、御史門的門前交配。有頭猪戴着進賢冠，有條狗戴着武官帽，佩帶綬帶，共同登上劉聰的座位。不久在殿上相鬥而死。警衛無人看見猪狗進來。但劉聰却越發昏暗暴虐，毫不戒備害怕。劉聰在光極前殿宴請群臣，引見太弟劉乂，劉乂因悲哀過度而脱相，鬢髮蒼白，哭着謝罪。劉聰也對着他悲哀，接着縱酒行樂，待他像當初一樣。

劉曜陷長安外城，愍帝使侍中宋敞送箋于曜，帝肉袒牽羊，輿櫬銜璧出降。及至平陽，聰以帝爲光禄大夫、懷安侯，使粲告于太廟，大赦境内，改年麟嘉。麴允自殺。

劉曜攻陷長安外城，愍帝派侍中宋敞送信給劉曜，愍帝脱衣露體牽着羊，抬着棺材口銜玉璧出來投降。到了平陽，劉聰以愍帝爲光禄大夫、懷安侯，派劉粲告祭太廟，大赦境内，改年號爲麟嘉。麴允自殺。

聰東宫四門無故自壞，後内史女人化爲丈夫。時聰子約死，一指猶暖，遂不殯殮。及蘇，言見元海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返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宫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爲之。汝父後三年當來，來後國中大亂相殺害，吾家死亡略盡，但可永明輩十數人在耳。汝且還，後年當來，見汝不久。"約拜辭

劉聰東宫四門無故自壞，後來内史女人變成男人。當時劉聰的兒子劉約死，一個手指仍然有體温，所以不入殮。等到蘇醒過來，説在不周山看見劉元海，過了五天又到崑崙山，三天後又返回不周山，看見死去的各王、公卿、將相全在，宫室特别壯觀美麗，號稱蒙珠離國。劉元海對劉約説："東北方有遮須夷國，没有國君很久了，等着你父親去擔任。你父親後三年應當來，來後國内將大亂互相殘殺，我家的人幾乎死光，剩下永明那一代十幾個人活着。你暫且回去吧，後年應當來，我不久就能見到你。"劉約拜謝返回，

而歸，道遇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枚，曰："爲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郎後年來必見過，當以小女相妻。"約歸，置皮囊於机上。俄而蘇，使左右机上取皮囊開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馳使呈聰，聰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聰死，與此玉并葬焉。

途經一國家名爲猗尼渠餘國，國君引劉約進到宮裏，給他一枚皮囊，說："替我送給漢皇帝。"劉約告辭返回，國君對劉約說："劉郎後年來必從這裏經過，到時我要把小女兒嫁給你。"劉約回來，把皮囊放到停尸床上。不久蘇醒過來，讓身邊的人從停尸床上取來皮囊打開，見有一方白玉，上面刻着："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劉約派使臣快馬將東西交給劉聰，劉聰說："如果真是這樣，我就不怕死了。"後來他死後，與這塊玉一起安葬。

時東宮鬼哭；赤虹經天，南有一歧；三日并照，各有兩珥，五色甚鮮；客星歷紫宮入於天獄而滅。太史令康相言於聰曰："蛇虹見彌天，一歧南徹；三日并照；客星入紫宮。此皆大異，其徵不遠也。今虹達東西者，許洛以南不可圖也。一歧南徹者，李氏當仍跨巴蜀，司馬叡終據全吳之象，天下其三分乎！月爲胡王，皇漢雖苞括二京，龍騰九五，然世雄燕代，肇基北朔，太陰之變其在漢域乎！漢既據中原，曆命所屬，紫宮之異，亦不在他，此之深重，胡可盡言。石勒鴟視趙魏，曹嶷狼顧東齊，鮮卑之衆星布燕代，齊、代、燕、趙皆有將大之氣。願陛下以東夏爲慮，勿顧西南。吳蜀之不能北侵，猶大漢之不能南向也。今京師寡弱，勒衆精盛，若盡趙魏之銳，燕之突騎自上黨而來，曹嶷率三齊之衆以繼之，陛下將何以抗之？紫宮之變何必不在此乎！願陛下早爲之所，無使兆人生心。陛下誠能發詔，外以遠追秦皇、漢武循海之事，内爲高帝圖楚之計，無不克矣。"聰覽之不悅。

當時東宮有鬼哭；赤虹經過天空，南邊有一個岔道；三日照耀，各有兩個光暈，五種顏色非常鮮艷；客星經過紫宮星座進入天獄星座後消失了。太史令康相對劉聰說："蛇狀的虹出現，彌漫天空，一個岔道向南貫通；三日照耀；客星進入紫宮星座。這些都是特别異常的，徵兆不遠了。現在虹通向東西方的，是許、洛以南不可攻取。一個岔道通向南方的是李氏應當仍然占據巴蜀，司馬叡終將占據整個吳地的徵象，天下要分成三部分！月爲胡王，皇漢雖然占有洛陽、長安，陛下稱帝，但世代雄踞燕、代，起源於北方，太陰的變化是在漢的疆域上！漢既然占據中原，就是天道歸屬的對象，紫宮星座的異常，也不在别的，這其中的奧秘，不可盡言。石勒像鷂鷹一樣盯着趙、魏，曹嶷像狼一樣惦着東面的齊地，鮮卑的人遍布燕、代，齊、代、燕、趙都有壯大之氣。願陛下以東邊爲慮，不要管西南。吳、蜀不可能北伐，就好像大漢不可能南討一樣。現在京師人少勢弱，石勒隊伍精鋭强大，如果用盡趙魏的精兵，燕地的快騎自上黨而來，曹嶷率領齊地人馬接踵而來，陛下將用什麽來抵抗？紫宮星座的變化爲何一定不在於此呢！願陛下早想辦法，不要讓百姓圖謀不軌。陛下真能發詔令，對外追循秦皇、漢武巡視大海的做法，對内采用漢高帝圖謀楚國的計策，就没有不勝的。"劉聰看後不高興。

劉粲使王平謂劉乂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敕裹甲以備之。"乂以爲信然，令命宮臣裹甲以居。粲

劉粲派王平對劉乂說："剛纔接到皇帝的手詔，說京師將有變，命令我們穿好鎧甲準備對付。"劉乂信以爲真，令宮中之臣穿好鎧甲居住。

馳遣告靳準、王沈等曰："向也王平告云東宫陰備非常，將若之何?"準白之，聰大驚曰："豈有此乎!"王沈等同聲曰："臣等久聞，但恐言之陛下弗信。"於是使粲圍東宫。粲遣沈、準收氐、羌酋長十餘人，窮問之，皆懸首高格，燒鐵灼目，乃自誣與乂同造逆謀。聰謂沈等言曰："而今而後，吾知卿等忠於朕也。當念爲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不用也。"於是誅乂素所親厚大臣及東宫官屬數十人，皆靳準及閹豎所怨也。廢乂爲北部王，粲使準賊殺之。坑士衆萬五千餘人，平陽街巷爲之空。氐、羌叛者十餘萬落，以靳準行車騎大將軍以討之。時聰境内大蝗，平陽、冀、雍尤甚。靳準討之，震其二子而死。河、汾大溢，漂没千餘家。東宫災，門閤宫殿蕩然。立粲爲皇太子，大赦殊死已下。以粲領相國、大單于，總攝朝政如前。

劉粲快馬飛報靳準、王沈等説："剛纔王平告訴説東宫私下有不尋常動作，怎麽辦?"靳準禀報劉聰，劉聰大驚説："豈有這樣的事！"王沈等同聲説："我等早就聽説，衹怕説了陛下不相信。"於是派劉粲包圍東宫。劉粲派王沈、靳準逮捕氐、羌酋長十餘人，刨根問底，把他們的頭懸在很高的栅欄上，用燒熱的鐵灼他們的眼睛，於是他們被迫承認與劉乂共同策劃謀反。劉聰對王沈等人説："從今以後，我知道你們忠於我了。應當知無不言，不要恨往日説了没被采用。"於是殺了劉乂一向親近的大臣和東宫官吏數十人，都是靳準和宦官所怨恨的人。將劉乂降爲北部王，劉粲派靳準把他殺了。活埋士兵平民一萬五千餘人，平陽街巷都空了。氐、羌有十餘萬落反叛，派靳準代理車騎大將軍討伐他們。當時劉聰境内大鬧蝗災，平陽、冀、雍尤其嚴重。靳準率部討伐，兩個兒子被雷擊死。河、汾河水泛濫，漂走淹没了千餘家。東宫發生火災，旁門和宫殿蕩然無存。立劉粲爲皇太子，大赦死刑以下的罪犯。以劉粲領相國、大單于，像以前一樣總攝朝政。

聰校獵上林，以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行三驅之禮。粲言於聰曰："今司馬氏跨據江東，趙固、李矩同逆相濟，興兵聚衆者皆以子鄴爲名，不如除之，以絶其望。"聰然之。

劉聰在上林園打獵，以愍帝行車騎將軍，穿戎服拿着戟在前面走，行三驅之禮。劉粲對劉聰説："如今司馬氏占據江東，趙固、李矩同舟共濟，糾集人馬都打着子鄴的旗號，不如除掉他，以斷了他們的念頭。"劉聰同意。

趙固、郭默攻其河東，至於絳邑，右司隸部人盜牧馬負妻子奔之者三萬餘騎。騎兵將軍劉勳追討之，殺萬餘人，固、默引歸。劉頡遮邀擊之，爲固所敗。使粲及劉雅等伐趙固，次于小平津，固揚言曰："要當生縛劉粲以贖天子。"聰聞而惡之。

趙固、郭默攻打河東，到了絳邑，右司隸轄下的百姓偷得牧馬馱着妻子兒女投奔的有三萬餘人。騎兵將軍劉勳追討他們，殺了一萬餘人，趙固、郭默領着他們往回走。劉頡截擊，被趙固打敗。劉聰派劉粲及劉雅等討伐趙固，停駐在小平津，趙固揚言説："一定要活捉劉粲贖回天子。"劉聰聽了很憎恨他。

李矩使郭默、郭誦救趙固，屯于洛汭，遣耿稚、張皮潛濟，襲粲。貝丘王翼光自厘城覘之，以告粲。粲曰："征北南渡，趙固望聲逃竄，彼方憂自固，何暇來邪！且聞上身在

李矩派郭默、郭誦救趙固，駐守在洛汭，派耿稚、張皮偷偷地渡河襲擊劉粲。貝丘王翼光自厘城看見了，報告劉粲。劉粲説："南北征討，趙固望風而逃，他正擔憂能否自守，哪有時間來呢！况且聽説我在此地，料他不敢往北瞧，更不

此，自當不敢北視，况敢濟乎！不須驚動將士也。”是夜，稚等襲敗粲軍，粲奔據陽鄉，稚館穀粲壘。雅聞而馳還，柵于壘外，與稚相持。聰聞粲敗，使太尉范隆率騎赴之，稚等懼，率衆五千，突圍趨北山而南。劉勱追之，戰于河陽，稚師大敗，死者三千五百人，投河死者千餘人。

要説渡河了！不須驚動將士。”當晚，耿稚等襲擊劉粲成功，劉粲敗逃占據了陽鄉，耿稚在劉粲的營壘中吃住。劉雅聽説後快馬返回，在營壘外立栅欄，與耿稚相持。劉聰聽説劉粲失敗，派太尉范隆率領騎兵趕來，耿稚等害怕，率領五千人向北山突圍再往南走。劉勱緊追，戰於河陽，耿稚大敗，死三千五百人，投河死的一千餘人。

聰所居螽斯則百堂災，焚其子會稽王康已下二十有一人。聰聞之，自投於床，哀塞氣絶，良久乃蘇。平陽西明門牡自亡，霍山崩。

劉聰所住的螽斯則百堂發生火災，燒死他的兒子會稽王劉康以下二十一人。劉聰聽説後，撲到床上悲傷過度一時斷氣，很久纔醒過來。平陽西明門門閂自己丢失，霍山發生山崩。

署其驃騎大將軍、濟南王劉驥爲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録尚書，衛大將軍、齊王劉勱爲大司徒。

劉聰任命驃騎大將軍、濟南王劉驥爲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録尚書，衛大將軍、齊王劉勱爲大司徒。

中常侍王沈養女年十四，有妙色，聰立爲左皇后。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等諫曰："臣聞王者之立后也，將以上配乾坤之性，象二儀敷育之義，生承宗廟，母臨天下，亡配后土，執饋皇姑，必擇世德名宗，幽閑淑令，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是故周文造舟，姒氏以興，《關雎》之化饗，則百世之祚永。孝成任心縱欲，以婢爲后，使皇統亡絶，社稷淪傾。有周之隆既如彼矣，大漢之禍又如此矣。從麟嘉以來，亂淫於色，縱沈之弟女，刑餘小醜猶不可塵瓊寢，污清廟，况其家婢邪！六宫妃嬪皆公子公孫，奈何一旦以婢主之，何異象榱玉簀而對腐木朽楹哉！臣恐無福於國家也。”聰覽之大怒，使宣懷謂粲曰："鑒等小子，慢侮國家，狂言自口，無復君臣上下之禮，其速考竟。”於是收鑒等送市。金紫光禄大夫王延馳將入諫，門者弗通。鑒等臨刑，王沈以杖叩之曰："庸奴，復能爲惡乎？乃公何與汝事！”鑒瞋目叱之曰："竪子！使皇漢

中常侍王沈的養女十四歲，有姿色，劉聰立爲左皇后。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等進諫説："我們聽説國君立皇后，將用來上配天地之性，象徵天地生育之義，傳宗接代，以母后的身份統治天下，死了匹配地神，孝敬婆婆。必定選擇世代修德名門望族，嫻静美好的女子，滿足天下人的期望，符合天地神的心願。所以周文造船，姒氏興起，崇拜《關雎》的教化，國統就能百代相傳。孝成隨心所欲，以婢女爲皇后，使國統斷絶，國家滅亡。周朝的崛起是那樣，漢朝的災難又如此。從麟嘉以來，亂淫女色，寵幸王沈的養女，宦官小醜尚且不可以打掃用玉裝飾的卧室，清潔肅穆清静的宗廟，何况他家的婢女呢！六宫妃嬪都是名門之後，怎麼可以忽然讓婢女來管理她們，這和拿象骨做的椽子玉做的席子與腐朽的木頭木柱相比有什麼不同！我等恐怕這不會給國家帶來福運。”劉聰看後大怒，派宣懷對劉粲説："王鑒等人，侮辱國家，口出狂言，没有君臣上下的禮節，立即拷問追究。”於是逮捕王鑒等人押往東市。金紫光禄大夫王延快馬入宫進諫，門口警衛不讓進。王鑒等臨刑前，王沈用拐杖敲打他説："庸奴，你還能作惡嗎？我礙你什麼事了！”王鑒瞪眼呵斥他道："小子！使皇漢滅亡的，正是你和靳準，我要在先帝

滅者，坐汝鼠輩與靳準耳，要當訴汝於先帝，取汝等於地下。"懿之曰："靳準梟聲鏡形，必爲國患。汝既食人，人亦當食汝。"皆斬之。聰又立其中常侍宣懷養女爲中皇后。

面前控告你們，在陰間捉拿你們。"崔懿之説："靳準是生食父母忘恩負義的禽獸，必爲國害。你既已吃人，别人也要吃你。"王鑒等都被斬首。劉聰又立中常侍宣懷的養女爲中皇后。

鬼哭於光極殿，又哭於建始殿。雨血平陽，廣袤十里。時聰子約已死，至是晝見。聰甚惡之，謂粲曰："吾寢疾惙頓，怪異特甚。往以約之言爲妖，比累日見之，此兒必來迎吾也。何圖人死定有神靈，如是，吾不悲死也。今世難未夷，非諒闇之日，朝終夕殮，旬日而葬。"徵劉曜爲丞相、録尚書，輔政，固辭乃止。仍以劉景爲太宰，劉驥爲大司馬，劉顗爲太師，朱紀爲太傅，呼延晏爲太保，并録尚書事；范隆守尚書令、儀同三司，靳準爲大司空、領司隸校尉，皆迭决尚書奏事。

有鬼哭於光極殿，又哭於建始殿。平陽下血雨，方圓十里。當時劉聰的兒子劉約已死，這時在白天出現。劉聰很厭惡，對劉粲説："我卧病在床，疲乏勞累，怪事特别多。以前認爲劉約的話是妖言，近來好幾天都見到他，此兒必定來接我了。圖什麽人死定有神靈，如果那樣，我就不悲傷死了。如今災難未平，不是爲我服喪的日子。早晨死了晚上就入殮，十天後下葬。"徵召劉曜爲丞相、録尚書，輔理朝政，劉曜堅决推辭於是作罷。以劉景爲太宰，劉驥爲大司馬，劉顗爲太師，朱紀爲太傅，呼延晏爲太保，同爲録尚書事；范隆守尚書令、儀同三司，靳準爲大司空、領司隸校尉，都輪流决定尚書上奏之事。

太興元年，聰死，在位九年，僞謚曰昭武皇帝，廟號烈宗。

太興元年，劉聰死，在位九年，僞謚號爲昭武皇帝，廟號烈宗。

## 劉粲

粲字士光。少而俊傑，才兼文武。自爲宰相，威福任情，疏遠忠賢，昵近奸佞，任性嚴刻無恩惠，距諫飾非。好興造宫室，相國之府仿像紫宫，在位無幾，作兼晝夜，飢困窮叛，死亡相繼，粲弗之恤也。

劉粲字士光。年少時就才能出衆，文武雙全。自任宰相以來，作威作福，疏遠忠誠賢德之人，親近奸邪諂媚之人，任性刻薄不施恩惠，拒絶勸諫掩飾過失。喜歡興建宫室，相國府模仿紫宫，在位不久，百姓晝夜勞作，飢餓貧困，鋌而走險，死亡相繼，而劉粲不體恤他們。

既嗣僞位，尊聰后靳氏爲皇太后，樊氏號弘道皇后，宣氏號弘德皇后，王氏號弘孝皇后。靳等年皆未滿二十，并國色也，粲晨夜烝淫於内，志不在哀。立其妻靳氏爲皇后，子元公爲太子，大赦境内，改元漢昌。雨血于平陽。

繼嗣僞位，尊奉劉聰的皇后靳氏爲皇太后，樊氏稱弘道皇后，宣氏稱弘德皇后，王氏稱弘孝皇后。她們都不滿二十歲，均爲國色天香，劉粲在宫内早晚與她們厮混，一點也不悲哀。立妻子靳氏爲皇后，兒子元公爲太子，大赦境内，改年號爲漢昌。平陽下血雨。

勒準將有異謀，私於粲曰："如聞諸公將欲行伊尹、霍光之事，謀先誅太保及臣，以大司馬統萬機。陛下若不先之，臣恐禍之來也不晨則夕。"

靳準將要另有陰謀，私下對劉粲説："據説諸公將要做伊尹、霍光做過的事，謀劃先殺太保和我，以大司馬統領朝政。陛下如不先下手，我怕不是早晨就是晚上禍亂就會發生。"劉粲不聽。

粲弗納。準懼其言之不從，謂二靳氏曰："今諸公侯欲廢帝，立濟南王，恐吾家無復種矣。盍言之於帝。"二靳承間言之。粲誅其太宰、上洛王劉景，太師、昌國公劉顗，大司馬、濟南王劉驥，大司徒、齊王劉勱等。太傅朱紀、太尉范隆出奔長安。又誅其車騎大將軍、吴王劉逞，驥母弟也。粲大閲上林，謀討石勒。以靳準爲大將軍、録尚書事。粲荒耽酒色，游宴後庭，軍國之事一决於準。準矯粲命，以從弟明爲車騎將軍，康爲衛將軍。

準將作亂，以金紫光禄大夫王延耆德時望，謀之于延。延弗從，馳將告之，遇靳康，劫延以歸。準勒兵入宫，升其光極前殿，下使甲士執粲，數而殺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于東市。發掘元海、聰墓，焚燒其宗廟。鬼大哭，聲聞百里。

準自號大將軍、漢大王，置百官，遣使稱藩于晋。左光禄劉雅出奔西平。尚書北宫純、胡崧等招集晋人，保於東宫，靳康攻滅之。準將以王延爲左光禄，延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入也，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準怒，殺之。

陳元達

陳元達字長宏，後部人也。本姓高，以生月妨父，故改云陳。少而孤貧，常躬耕兼誦書，樂道行咏，忻忻如也。至年四十，不與人交通。

元海之爲左賢王，聞而招之，元達不答。及元海僭號，人謂元達曰："往劉公相屈，君蔑而不顧，今稱號龍飛，君其懼乎？"元達笑曰："是何言邪？彼人姿度卓犖，有籠羅宇宙之志，吾固知之久矣。然往日所以不往

靳準怕他的話最終不被采納，就對兩位靳氏説："現在衆公侯想要廢掉皇帝，擁立濟南王，怕我家要絶種了。何不告訴陛下。"二靳乘機説了此事。劉粲殺了太宰、上洛王劉景，太師、昌國公劉顗，大司馬、濟南王劉驥，大司徒、齊王劉勱等。太傅朱紀、太尉范隆逃奔長安。又殺了劉驥的同母弟弟車騎大將軍、吴王劉逞。劉粲在上林大檢閲，謀劃征討石勒。以靳準爲大將軍、録尚書事。劉粲沉湎酒色，在後宫游玩宴樂，軍事政務都由靳準決定。靳準假傳劉粲的命令，以堂弟靳明爲車騎將軍，靳康爲衛將軍。

靳準將發動叛亂，又因金紫光禄大夫王延年老而德高望重，便與他謀劃。王延不肯，快馬要去宫中報告，路遇靳康，被他劫持。靳準率兵入宫，登上光極前殿，讓兵士抓住劉粲，數落他然後把他殺了。劉氏男女老少都在東市被斬首。掘劉元海、劉聰墓，焚燒劉氏宗廟。鬼大哭，百里以内都能聽到。

靳準自稱大將軍、漢大王，設置百官，派使臣向晋稱臣。左光禄劉雅逃往西平。尚書北宫純、胡崧等集合晋人，守衛東宫，靳康消滅了他們。靳準將以王延爲左光禄，王延罵道："屠各叛賊，何不快點殺了我，把我的左眼放在西陽門，看着相國進來，右眼放在建春門，看着大將軍進來。"靳準大怒，殺了他。

陳元達字長宏，是後部人。原姓高，因出生的月份妨父，所以改姓陳。少年時喪父貧窮，常邊種地邊念書，喜歡邊走邊吟，怡然自得。到四十歲時，仍不與人交往。

劉元海爲左賢王時，聽説後招他來，元達不去。元海即僞位，有人對元達説："過去劉公讓你屈就，你輕視他不去，如今他稱帝像龍一樣飛起來了，你怕他嗎？"元達笑着説："這是什麽話？他的姿態風度都很超群，有囊括天下的志向，我早就知道了。但往日所以不去，因機遇未

者，以期運未至，不能無事喧喧，彼自有以亮吾矣。卿但識之，吾恐不過二三日，驛書必至。”其暮，元海果徵元達爲黄門郎。人曰：“君殆聖乎！”既至，引見，元海曰：“卿若早來，豈爲郎官而已。”元達曰：“臣惟性之有分，盈分者顛。臣若早叩天門者，恐大王賜處於九卿、納言之間，此則非臣之分，臣將何以堪之！是以抑情盤桓，待分而至，大王無過授之謗，小臣免招寇之禍，不亦可乎！”元海大悦。在位忠謇，屢進讜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而知也。聰每謂元達曰：“卿當畏朕，反使朕畏卿乎？”元達叩頭謝曰：“臣聞師臣者王，友臣者霸。臣誠愚暗無可采也，幸邀陛下垂齊桓納九九之義，故使微臣得盡愚忠。昔世宗遥可汲黯之奏，故能恢隆漢道；桀、紂誅諫，幽、厲弭謗，是以三代之亡也忽焉。陛下以大聖應期，挺不世之量，能遠捐商周覆國之弊，近模孝武光漢之美，則天下幸甚，群臣知免。”及其死也，人盡冤之。

到，不能没事張揚，他自然會用我的。你要記住，怕不用三天，文書必到。”當晚，元海果然徵用元達爲黄門郎。人們説：“你大概是聖人吧！”到了京城，引見之後，元海説：“你要是早來，豈衹是做郎官。”元達説：“我想什麼都有定分，超過定分就會傾倒。我如果早叩你的門，恐怕大王會給我一個九卿、納言的官位，這不是我的定分，我怎麼擔當得起！所以我克制自己等待，等到我的定分來了，大王不會招致小才大用的非議，我也免了招致仇敵的禍害，不是很好嗎！”元海很高興。元達在位忠誠正直，多次諫諍，退而割草，就是子弟也不知是怎麼回事。劉聰總是對元達説：“你應當怕我，怎麼反讓我怕你呢？”元達叩頭謝罪説：“我聽説以大臣爲師傅的能當王，以大臣爲朋友的能稱霸。我的確愚昧不可取，有幸求得陛下有齊桓公廣開言路的意圖，所以使小臣得以盡愚忠。過去世宗在遠方同意了汲黯的奏請，所以能興盛漢朝；夏桀、商紂殺害諫臣，幽王、厲王消滅諫言，所以三代滅亡得很快。陛下以大聖應期而生，顯示了罕有的器量，如果遠能摒棄商、周亡國的弊病，近能仿效孝武光大漢朝的美德，那麼天下太幸運了，群臣也放心了。”等到他死時，人們全都認爲他冤枉。

# 晋書卷一百三

## 載記第三

### 劉曜

劉曜字永明，元海之族子也。少孤，見養於元海。幼而聰慧，有奇度。年八歲，從元海獵于西山，遇雨，止樹下，迅雷震樹，旁人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元海異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從兄爲不亡矣!"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膝，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鬚髯不過百餘根，而皆長五尺。性拓落高亮，與衆不群。讀書志於廣覽，不精思章句，善屬文，工草隸。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于時號爲神射。尤好兵書，略皆暗誦。常輕侮吴、鄧，而自比樂毅、蕭、曹，時人莫之許也，惟聰每曰："永明，世祖、魏武之流，何數公足道哉!"

劉曜字永明，是劉元海叔伯兄弟的兒子。小時候即爲孤兒，被元海收養。年幼聰明，有特別的度量。八歲時，跟着元海到西山打獵，遇雨，躲在樹下，迅雷震撼大樹，旁邊的人都卧倒，劉曜神態自若。元海驚訝地説："這是我家的千里駒，我的叔伯兄弟好像還活着呢！"劉曜身高九尺三寸，手垂下過膝，生下來就是白眉毛，眼冒紅光，鬍子不過百餘根，却都五尺長。性情豁達高遠，喜歡獨處。好讀書，專意廣泛閲讀而不求甚解，擅長寫文章，也擅長草書、隸書。勇武過人，能一箭射穿厚一寸的鐵板，當時號稱"神射"。尤其喜歡兵書，大多能背誦。常看不起吴起、鄧禹，而把自己比作樂毅、蕭何、曹參，當時的人并不贊同他的看法，衹有劉聰常説："永明，世祖、魏武之流，豈能讓你常稱道呢！"

弱冠游于洛陽，坐事當誅，亡匿朝鮮，遇赦而歸。自以形質異衆，恐不容于世，隱迹管涔山，以琴書爲事。嘗夜閑居，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赤玉爲室，背上有銘曰："神劍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劍隨四時而變爲五色。

二十歲時在洛陽游玩，因事獲罪應當被殺，逃到朝鮮躲起來，遇到赦免而返回。自認爲形象氣質與衆不同，害怕不被當世所容納，便隱居管涔山，撫琴寫字。有天晚上正在休息，有兩個兒童進來下跪説："管涔王派小臣拜見趙皇帝，獻劍一把。"把劍放到面前再拜而去。點火一照，見劍長二尺，非常光澤，劍鞘用紅玉製成，背上有銘文："神劍御，除衆毒。"劉曜便佩劍。劍隨季節而變成五色。

元海世頻歷顯職，後拜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鎮長安。靳準之難，自長安赴之。至于赤壁，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陽奔之，與太傅朱紀、太尉范

元海時多次擔任顯赫官職，後來任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鎮守長安。靳準之難，劉曜自長安趕往京師。到了赤壁，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陽投奔他，與太傅朱紀、太尉范隆等呈上尊崇爲帝的

隆等上尊號。曜以太興元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惟準一門不在赦例，改元光初。以朱紀領司徒，呼延晏領司空，范隆以下悉復本位。使征北劉雅、鎮北劉策次于汾陰，與石勒爲掎角之勢。

稱號。太興元年，劉曜即僞帝位，大赦境内，衹有靳準一家除外，改年號爲光初。以朱紀領司徒，呼延晏領司空，范隆以下都恢復原來的官位。派征北劉雅、鎮北劉策屯駐汾陰，與石勒爲掎角之勢。

靳準遣侍中卜泰降于勒，勒囚泰，送之曜。謂泰曰："先帝末年，實亂大倫，群閹撓政，誅滅忠良，誠是義士匡討之秋。司空執心忠烈，行伊、霍之權，拯濟塗炭，使朕及此，勳高古人，德格天地。朕方寧濟大艱，終不以非命及君子賢人。司空若執忠誠，早迎大駕者，政由靳氏，祭則寡人，以朕此意布之司空，宣之朝士。"泰還平陽，具宣曜旨。準自以殺曜母兄，沈吟未從。尋而喬泰、王騰、靳康、馬忠等殺準，推尚書令靳明爲盟主，遣卜泰奉傳國六璽降于曜。曜大悦，謂泰曰："使朕獲此神璽而成帝王者，子也。"石勒聞之，怒甚，增兵攻之。明戰累敗，遣使求救于曜，曜使劉雅、劉策等迎之。明率平陽士女萬五千歸于曜，曜命誅明，靳氏男女無少長皆殺之。使劉雅迎母胡氏喪于平陽，還葬粟邑，墓號陽陵，僞謚宣明皇太后。僭尊高祖父亮爲景皇帝，曾祖父廣爲獻皇帝，祖防懿皇帝，考曰宣成皇帝。徙都長安，起光世殿於前，紫光殿於後。立其妻羊氏爲皇后，子熙爲皇太子，封子襲爲長樂王，闡太原王，冲淮南王，敞齊王，高魯王，徽楚王，徵諸宗室皆進封郡王。繕宗廟、社稷、南北郊。以水承晉金行，國號曰趙。牲牡尚黑，旗幟尚玄，冒頓配天，元海配上帝，大赦境内殊死已下。

靳準派侍中卜泰向石勒投降，石勒把卜泰拘禁起來送給劉曜。劉曜對卜泰説："先帝末年，綱紀大亂，宦官干政，殺害忠良，真是義士匡正討伐的年代。司空忠誠剛烈，行使伊尹、霍光那樣的權力，拯救災難困苦的百姓，使我有了現在，功比古人高，德與天地齊。我正要平定大難，終不能讓君子賢人死非其所。司空如能忠誠，早迎皇上，朝政由靳氏處理，我衹用祭祀，把我的意思告訴司空及大臣。"卜泰回平陽，傳達了劉曜的話。靳準自認爲殺了劉曜的同母哥哥，猶豫不决。不久喬泰、王騰、靳康、馬忠等殺了靳準，推舉尚書令靳明爲盟主，派卜泰捧着傳國六璽向劉曜投降。劉曜非常高興，對卜泰説："讓我獲此神璽而成帝王的是你呀。"石勒聽説後，勃然大怒，增加兵力攻打靳明。靳明屢敗，派使臣向劉曜求救，劉曜派劉雅、劉策等接應他。靳明率領平陽男女一萬五千人投奔劉曜，劉曜命令殺了他及所有姓靳的人。派劉雅到平陽把母親胡氏的靈柩迎回來葬在粟邑，墓號陽陵，僞謚宣明皇太后。僞尊高祖父劉亮爲景皇帝，曾祖父劉廣爲獻皇帝，祖父劉防爲懿皇帝，父親爲宣成皇帝。遷都長安，前建光世殿，後建紫光殿。立妻子羊氏爲皇后，兒子劉熙爲皇太子，封兒子劉襲爲長樂王，劉闡爲太原王，劉冲爲淮南王，劉敞爲齊王，劉高爲魯王，劉徽爲楚王，各宗室都進封爲郡王。修繕宗廟、社稷、南北郊。因水繼承晉金行，所以改國號爲趙。祭祀用的家畜用黑色，旗幟黑中帶紅色，冒頓配天，元海配上帝，大赦境内死刑以下的罪犯。

黄石屠各路松多起兵於新平、扶風，聚衆數千，附于南陽王保。

黄石屠各路松多在新平、扶風起兵，集合數千人，依附南陽王司馬保。司馬保任命他的

保以其將楊曼爲雍州刺史，王連爲扶風太守，據陳倉；張顗爲新平太守，周庸爲安定太守，據陰密。松多下草壁，秦隴氐、羌多歸之。曜遣其車騎劉雅、平西劉厚攻楊曼于陳倉，二旬不克。曜率中外精鋭以赴之，行次雍城，太史令弁廣明言於曜曰："昨夜妖星犯月，師不宜行。"乃止。敕劉雅等攝圍固壘，以待大軍。

將領楊曼爲雍州刺史，王連爲扶風太守，占領陳倉；張顗爲新平太守，周庸爲安定太守，占領陰密。松多攻下草壁，秦、隴的氐、羌大多歸附他。劉曜派車騎劉雅、平西劉厚在陳倉攻打楊曼，二十天攻不下來。劉曜率領内外精兵强將趕往陳倉，途中停駐在雍城，太史令弁廣明對劉曜説："昨晚彗星侵犯月亮，隊伍不適合前行。"於是停在那裏。命令劉雅堅守築壘，等待大軍到來。

地震，長安尤甚。時曜妻羊氏有殊寵，頗與政事，陰有餘之徵也。

地震，長安尤其厲害。當時劉曜的妻子羊氏特别受寵，常干預政務，這是陰有多餘的徵象。

三年，曜發雍，攻陳倉，曼、連謀曰："諜者適還，云其五牛旗建，多言胡主自來，其鋒恐不可當也。吾糧廪既少，無以支久，若頓軍城下，圍人百日，不待兵刃而吾自滅，不如率見衆以一戰。如其勝也，關中不待檄而至；如其敗也，一等死，早晚無在。"遂盡衆背城而陣，爲曜所敗，王連死之，楊曼奔于南氐。曜進攻草壁，又陷之，松多奔隴城，進陷安定。保懼，遷于桑城，氐、羌悉從之。曜振旅歸于長安，署劉雅爲大司徒。

三年，劉曜自雍出發，攻打陳倉，楊曼、王連商量説："間諜剛剛回來，説他們立了五牛旗，都在説胡主親自來，他的先鋒恐怕擋不住。我們的糧食不多，不能堅持很久，如果停留在城下，包圍我們一百天，不用打我們就會自己滅亡，不如率領現有的士兵决一死戰。如果勝了，關中不用討伐就歸我們；如果敗了，反正是死，早晚無所謂。"於是出動所有人馬背靠城墻而戰，被劉曜打敗，王連戰死，楊曼逃往南氐。劉曜進攻草壁獲勝，松多逃奔隴城，劉曜攻破安定。司馬保害怕，遷往桑城，氐、羌都跟着他。劉曜班師長安，任命劉雅爲大司徒。

晋將李矩襲金墉，克之。曜左中郎將宋始、振威宋恕降于石勒。署其大將軍、廣平王岳爲征東大將軍，鎮洛陽。會三軍疫甚，岳遂屯澠池。石勒遣石生馳應宋始等，軍勢甚盛。曜將尹安、趙慎等以洛陽降生，岳乃班師，鎮于陜城。

晋將李矩襲擊金墉，攻克。劉曜左中郎將宋始、振威宋恕投降石勒。劉曜任命大將軍、廣平王劉岳爲征東大將軍，鎮守洛陽。正值三軍大鬧瘟疫，劉岳於是駐守澠池。石勒派石生快馬接應宋始等，聲勢浩大。劉曜的將領尹安、趙慎等以洛陽投降石生，劉岳便撤兵，鎮守陜城。

西明門内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撥變爲人形，髮長一尺，鬚眉長三寸，皆黄白色，有斂手之狀，亦有兩脚著裙之形，惟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枝葉甚茂。

西明門内的大樹被風吹斷，經過一晚上，斷樹變成人形，頭髮長一尺，眉毛長三寸，都爲黄白色，有拱手和兩脚穿裙的形狀，僅是没有眼睛鼻子，每晚有聲，十天後長出枝條，便成了大樹，枝葉很茂盛。

長水校尉尹車謀反，潛結巴酋徐庫彭，曜乃誅車，囚庫彭等五十餘人

長水校尉尹車謀反，暗中勾結巴酋長徐庫彭，劉曜於是殺了尹車，把庫彭等五十餘人關在

于阿房，將殺之。光禄大夫游子遠固諫，曜不從。子遠叩頭流血，曜大怒，幽子遠而盡殺庫彭等，尸諸街巷之中十日，乃投之於水。於是巴氐盡叛，推巴歸善王句渠知爲主，四山羌、氐、巴、羯應之者三十餘萬，關中大亂，城門晝閉。子遠又從獄表諫，曜怒甚，毁其表曰："大荔奴不憂命在須臾，猶敢如此，嫌死晚邪?"叱左右速殺之。劉雅、朱紀、呼延晏等諫曰："子遠幽而尚諫者，所謂忠於社稷，不知死之將至。陛下縱弗能用，奈何殺之！若子遠朝誅，臣等亦暮死，以彰陛下過差之咎。天下之人皆當去陛下蹈西海而死耳，陛下復與誰居乎！"曜意解，乃赦之。於是敕内外戒嚴，將親討渠知。子遠進曰："陛下誠能納愚臣之計者，不勞大駕親動，一月之中可使清定。"曜曰："卿試言之。"子遠曰："彼匪有大志，希竊非望也，但逼於陛下峻網耳。今死者不可追，莫若赦諸逆人之家老弱没奚官者，使迭相撫育，聽其復業，大赦與之更始。彼生路既開，不降何待！若渠知自以罪重不即下者，願假臣弱兵五千，以爲陛下梟之，不敢勞陛下之將帥也。不爾者，今賊黨既衆，彌川被谷，雖以天威臨之，恐非年歲可除。"曜大悦，以子遠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秦征討諸軍事。大赦境内。子遠次于雍城，降者十餘萬。進軍安定，氐、羌悉下，惟句氏宗黨五千餘家保于陰密，進攻平之，遂振旅循隴右，陳安郊迎。

阿房，將要殺他們。光禄大夫游子遠堅持進諫，劉曜不聽。子遠叩頭流血，劉曜大怒，幽禁子遠，把庫彭等全都殺了，把尸體陳列在街巷當中共十天，然後投進水中。於是巴氐全都叛亂，推舉巴歸善王句渠知爲盟主，四山的羌、氐、巴、羯各部族響應的人有三十餘萬，關中大亂，城門白天都關着。子遠又在獄中上奏章進諫，劉曜氣極，撕了奏章説："大荔奴不擔心死到臨頭了，還敢如此，嫌死得晚嗎?"呼喊左右趕緊殺了他。劉雅、朱紀、呼延晏等進諫説："子遠被幽禁仍進諫，是忠於國家，不知死到臨頭。陛下即使不用，也别殺他！如果子遠早晨被殺，我等晚上也死，來顯示陛下的失誤。天下人都要離開陛下跳入西海去死，陛下再與誰一塊住呢！"劉曜氣消了，赦免了子遠。於是命令内外戒嚴，將親自討伐渠知。子遠進諫説："陛下真能用我的計謀的話，不勞陛下親自出馬，一月之内就可平定。"劉曜説："你説説看吧。"子遠説："對方胸無大志，并不知道自己想什麽，衹是被陛下嚴峻的法紀給逼的。如今死者不可能再生，不如赦免那些叛賊家中淪爲奴隸的老人和體弱的人，使他們互相撫養培育，聽憑他們重操舊業，大赦讓他們重新開始。對方的生路既然有了，不投降還等什麽！如果渠知自以爲罪重不肯立即下山，願陛下給我五千弱兵，爲陛下拿下他的頭懸挂在樹上，不敢麻煩陛下的將帥。如果不這樣，賊黨人多，滿山遍野，雖然以上天的威力面對他們，恐怕一年也不能除盡。"劉曜非常高興，以子遠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秦征討諸軍事。大赦境内。子遠停駐在雍城，投降的人有十餘萬。進軍安定，氐、羌全都下山，僅有句氏宗族五千餘家守着陰密，子遠進攻掃平了他們，整頓隊伍巡行并占領隴西，陳安出郊迎接。

先是，上郡氐、羌十餘萬落保嶮不降，酋大虚除權渠自號秦王。子遠進師至其壁下，權渠率衆來距，五戰敗之。權渠恐，將降，其子伊餘大

先前，上郡氐、羌十餘萬部落守住險隘不投降，酋長虚除權渠自稱秦王。子遠進軍到他們的峭壁下，權渠率領衆人來抵抗，五次都敗了。權渠害怕，將要投降，他的兒子伊餘大聲對衆人

言於衆曰："往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况此偏師而欲降之！"率勁卒五萬，晨壓壘門。左右勸戰，子遠曰："吾聞伊餘之勇，當今無敵，士馬之强，復非其匹；又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剽勁，鋒鋭不可擬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誓衆蓐食，晨，大風霧，子遠曰："天贊我也！"躬先士卒，掃壁而出，遲明覆之，生擒伊餘，悉俘其衆。權渠大懼，被髮剺面而降。子遠啓曜以權渠爲征西將軍、西戎公，分徙伊餘兄弟及其部落二十餘萬口于長安。西戎之中，權渠部最强，皆稟其命而爲寇暴，權渠既降，莫不歸附。

曜大悦，宴群臣于東堂，語及平生，泫然流涕，遂下書曰："蓋褒德惟舊，聖后之所先；念惠録孤，明王之恒典。是以世祖草創河北，而致封於嚴尤之孫；魏武勒兵梁宋，追慟於橋公之墓。前新贈大司徒、烈愍公崔岳，中書令曹恂，晉陽太守王忠，太子洗馬劉綏等，或識朕於童齔之中，或濟朕於艱窘之極，言念君子，實傷我心。《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漢昌之初雖有褒贈，屬否運之際，禮章莫備，今可贈岳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遼東公，恂大司空、南郡公，綏左光禄大夫、平昌公，忠鎮軍將軍、安平侯，并加散騎常侍。但皆丘墓夷滅，申哀莫由，有司其速班訪岳等子孫，授以茅土，稱朕意焉。"初，曜之亡，與曹恂奔於劉綏，綏匿之於書匱，載送於忠，忠送之朝鮮。歲餘，飢窘，變姓名，客爲縣卒。岳爲朝鮮令，見而異之，推問所由。曜叩頭自首，流涕求哀。岳曰："卿謂崔元嵩不如孫賓

説："以前劉曜親自來，都不能把我們怎麽樣，何况是小部隊却要投降他！"伊餘率領五萬精兵早晨堵在了營壘的門前。左右要求開戰，子遠説："我聽説伊餘的勇敢，當今无雙，兵馬强盛，又不是他的對手；另外他的父親剛剛被打敗，怒氣很盛；况且西戎慓悍强勁，鋭利不可比。不如等一等，等他們疲勞後再打。"於是堅守不戰。伊餘驕傲了。子遠乘其不備，晚上誓師，天未亮就在床上吃好飯。早晨，大風有霧，子遠説："天助我也！"身先士卒，傾巢出動，天快亮的時候打敗了對方，活捉了伊餘和所有的人。權渠非常害怕，披髮割臉投降。子遠啓奏劉曜以權渠爲征西將軍、西戎公，分别遷徙伊餘兄弟及其部落二十餘萬人到長安。西戎之中，權渠部最强，都聽他的話而搶掠强暴，權渠已經投降，他們没有不歸附的。

劉曜非常高興，在東堂宴請群臣，説起自己這一生，潸然淚下，於是下詔説："褒奬德行不忘舊人，這是聖主首先考慮的；思念恩惠録用孤兒，這是明王常典。所以世祖草創河北，却遥封嚴尤的孫子；魏武帶兵到梁宋，却在橋玄的墓前哀思。先前追封的大司徒、烈愍公崔岳，中書令曹恂，晉陽太守王忠，太子洗馬劉綏等，有的在我幼童時就能鑒賞我，有的在我最困窘時幫助我，念叨君子，真傷我心。《詩》不是説嗎：'心中藏之，何日能忘！'崔岳，漢昌之初雖給了他褒奬和追封，但正值戰亂年代，禮儀典章還不齊備，現在可追封崔岳爲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遼東公，曹恂爲大司空、南郡公，劉綏爲左光禄大夫、平昌公，王忠爲鎮軍將軍、安平侯，都加散騎常侍。但墳墓都已被平滅，無法表達哀思，有關部門要迅速遍訪崔岳等人的子孫，給他們封地，讓我稱心。"當初，劉曜逃亡時，與曹恂投奔劉綏，劉綏把他藏在書櫃裏，運送到王忠處，王忠送他到朝鮮。一年多後，飢餓窘迫，改姓名，當了縣卒。崔岳爲朝鮮令，見到他感覺他很特别，就詢問緣由。劉曜叩頭自首，哭着求饒。崔岳説："你是説崔元嵩不如孫賓碩嗎，你怎麽那麽怕他！現在詔令抓捕你很急，在百姓中

頑乎，何懼之甚也！今詔捕卿甚峻，百姓間不可保也。此縣幽僻，勢能相濟，縱有大急，不過解印綬與卿俱去耳。吾既門衰，無兄弟之累，身又薄祜，未有兒子，卿猶吾子弟也，勿爲過憂。大丈夫處身立世，鳥獸投人，要欲濟之，而况君子乎!”給以衣服，資供書傳。曜遂從岳，質通疑滯，恩顧甚厚。岳從容謂曜曰：“劉生姿宇神調，命世之才也！四海脱有微風摇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曹恂雖於屯厄之中，事曜有君臣之禮，故皆德之。

是藏不住的。此縣幽静偏僻，對你有利，縱然情况緊急，不過解下印章綬帶和你一起去而已。我的家族小，無兄弟的拖累，自己又没福氣，没有兒子，你就像我的子弟一樣，不要太擔心。大丈夫處身立世，鳥獸奔向人，是要人幫他，何况君子呢！”崔岳給他衣服和書籍。劉曜於是跟隨崔岳，弄懂疑難問題，崔岳對他非常好。崔岳從容地對劉曜説：“看劉生的體貌風度和神氣，是聞名於當世的人才啊！天下如有微風摇動的話，英雄之首就是你。”曹恂雖然處於厄運之中，但對待劉曜按君臣的禮儀，所以劉曜都感激他們。

曜立太學於長樂宫東，小學於未央宫西，簡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選朝賢宿儒明經篤學以教之。以中書監劉均領國子祭酒。置崇文祭酒，秩次國子。散騎侍郎董景道以明經擢爲崇文祭酒。以游子遠爲大司徒。

劉曜在長樂宫的東面立太學，在未央宫的西面立傳授文字訓詁之學的小學，選百姓二十五歲以下十三歲以上，聰明有志向可以教的人共一千五百名，讓朝中賢臣、年長博學的儒生以及通曉經術、勤奮好學的人來教他們。以中書監劉均領國子祭酒。設崇文祭酒，俸禄次於國子祭酒。散騎侍郎董景道以通曉經術被提拔爲崇文祭酒。以游子遠爲大司徒。

曜命起酆明觀，立西宫，建陵霄臺於滈池，又將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諫曰：“臣聞人主之興作也，必仰準乾象，俯順人時，是以衛文承亂亡之後，宗廟社稷流漂無所，而猶上候營室以構楚宫。彼其急也猶尚若兹，故能興康叔、武公之迹，以延九百之慶也。奉詔書將營酆明觀，市道芻蕘咸以非之，曰一觀之功可以平凉州矣。又奉敕旨復欲擬阿房而建西宫，模瓊臺而起陵霄，此則費萬酆明，功億前役也。以此功費，亦可以吞吴、蜀，翦齊、魏矣。陛下何爲於中興之日而踪亡國之事！自古聖王，人誰無過！陛下此役，實爲過舉。過貴在能改，終之實難。又伏聞敕旨將營建壽陵，周迴四里，下深二十五丈，以銅爲棺椁，黄金飾

劉曜命令在滈池建酆明觀，立西宫和陵霄臺，又將在霸陵西南建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進諫説：“我們聽説帝王要有所建造時，必定上遵循天象，下順應人時，所以衛文在戰亂國亡之時即位，宗廟社稷漂泊不定，而仍能觀察營室星座來構建楚宫。在那樣緊急的情况下他尚且如此，所以能振興康叔、武公的事業，延續了九百年的國運。接到詔書説要建酆明觀，市井草野之人都説不可，説建一個觀的財力可以平定凉州了。又接敕旨説又想要仿照阿房宫來建西宫，仿照瓊臺來建陵霄宫，這些費用要超過酆明觀萬倍，人力是一億倍。按照這些人力和費用，也可以吞并吴國、蜀國，消滅齊國、魏國了。陛下爲什麽要在中興之時行亡國之事呢！自古聖王，誰能無錯！陛下建造宫觀，確實過分。不犯錯誤實在很難，可貴在於能够改正。又聽説敕旨將要建壽陵，周圍四里，下深二十五丈，用銅做棺椁，黄金來裝飾，恐怕人力費用不是國内所能辦到

之，恐此功費非國内所能辦也。且臣聞堯葬穀林，市不改肆；顓頊葬廣陽，下不及泉。聖王之於終也如是。秦皇下錮三泉，周輪七里，身亡之後，毁不旋踵，暗主之於終也如此。向魋石椁，孔子以爲不如速朽；王孫倮葬，識者嘉其矯世。自古無有不亡之國，不掘之墓，故聖王知厚葬之招害也，故不爲之。臣子之於君父，陵墓豈不欲高廣如山岳哉！但以保全始終，安固萬世爲優耳。興亡奢儉，冏然於前，惟陛下覽之。”曜大悦，下書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烈矣，可謂社稷之臣也。非二君，朕安聞此言乎！以孝明於承平之世，四海無虞之日，尚納鍾離一言而罷北宫之役，況朕之暗眇，當今極弊，而可不敬從明誨乎！今敕悉停壽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詩》不云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其封豫安昌子，苞平輿子，并領諫議大夫。可敷告天下，使知區區之朝思聞過也。自今政法有不便於時，不利社稷者，其詣闕極言，勿有所諱。”省酆水囿以與貧户。

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於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咢酉小衰困嚻喪。嗚呼！嗚呼！赤牛奮靷其盡乎！”時群臣咸賀，以爲勒滅之徵。曜大悦，齋七日而後受之於太廟，大赦境内，以終爲奉瑞大夫。中書監劉均進曰：“臣聞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終南，京師之鎮，國之所瞻，無故而崩，其凶焉可極言！昔三代之季，其災也如是。今朝臣皆言祥瑞，臣獨言非，誠上忤聖旨，下違衆議，然臣不達大理，竊所未同。何則？玉之於山石也，猶君之於臣下。山崩石壞，象國傾人亂。

的。而且我聽説堯葬在穀林，市場照樣；顓頊葬在廣陽，下面不碰到泉水。聖王對於喪葬就是這樣。秦始皇深埋地下，周圍七里，人死以後，毁壞得不迅速，昏君對於喪葬就是這樣。向魋用石椁，孔子以爲不如快点爛掉；王孫裸葬，賞識的人稱贊矯正世俗。自古没有不亡的國家，不被盗掘的墓，所以聖王知道厚葬會招致災禍，因此不厚葬。臣子對於君父，誰不想陵墓能又高又大像山岳呢！但應始終完好，安全牢固地流傳萬代。興盛與滅亡，奢侈與節儉的差别很分明，請陛下察看。”劉曜非常高興，下詔説：“二侍中懇切有古人的遺風，可以説是一心爲國的大臣。不是你們，我怎麽能聽到這些話呢！孝明帝在天下太平没有憂患的時候，還能聽進鍾離意的一句話免建北宫，何況我看不清事物真相，當今困難這樣嚴重，怎可以不遵從教誨！現在命令全面停止壽陵建造，完全按照霸陵之法。《詩》不是説嗎：‘没有好建議不給酬謝，没有功德不給報答。’封喬豫爲安昌子，和苞爲平輿子，一起領諫議大夫。可布告天下，讓人們知道我想聽自己的過失。從今以後政策法令有不合時宜，不利於國家的，請到朝廷來暢所欲言，不要避諱什麽。”把原想建酆水囿的土地給了貧户。

終南山山崩，長安人劉終在山崩處撿到一尺見方的白玉，上面有文字寫道：“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咢酉小衰困嚻喪。嗚呼！嗚呼！赤牛奮靷其盡乎！”當時群臣都來祝賀，以爲是石勒滅亡的徵兆。劉曜非常高興，齋戒七天然後在太廟裏接受了這塊玉，大赦境内，以劉終爲奉瑞大夫。中書監劉均進諫説：“我聽説國家主管山川，因山崩河乾，國君爲此不宴飲作樂。終南是京師重鎮，全國都注視的地方，無故而崩，它的不祥怎麽可以説盡！過去三代的時候，災難也是如此。如今朝臣都説是吉兆，我却説不是，的確是對上違背了聖旨，對下與大家的議論相左，但大臣們不通天理，我有不同意見。爲什麽？玉對於山石來説，就好像君主對於大臣。山崩石壞，就好像國亡人亂。‘皇亡，皇亡，

‘皇亡，皇亡，敗趙昌’者，此言皇室將爲趙所敗，趙因之而昌。今大趙都於秦雍，而勒跨全趙之地，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井水竭，構五梁’者，井謂東井，秦之分也，五謂五車，梁謂大梁，五車、大梁，趙之分也，此言秦將竭滅，以構成趙也。咢者，歲之次名作咢也，言歲馭作咢酉之年，當有敗軍殺將之事。困謂困敦，歲在子之年名，玄囂亦在子之次，言歲馭於子，國當喪亡。赤牛奮靷謂赤奮若，在丑之歲名也。牛謂牽牛，東北維之宿，丑之分也，言歲在丑當滅亡，盡無復遺也。此其誡悟蒸蒸，欲陛下勤修德化以禳之。縱爲嘉祥，尚願陛下夕惕以答之。《書》曰：‘雖休勿休。’願陛下追踪周旦盟津之美，捐鄙虢公夢廟之凶，謹歸沐浴以待妖言之誅。”曜憮然改容。御史劾均狂言瞽說，誣罔祥瑞，請依大不敬論。曜曰：“此之災瑞，誠不可知，深戒朕之不德，朕收其忠惠多矣，何罪之有乎!”

曜親征氐、羌，仇池楊難敵率衆來距，前鋒擊敗之，難敵退保仇池，仇池諸氐、羌多降於曜。曜後復西討楊韜于南安，韜懼，與隴西太守梁勛等降于曜，皆封列侯。使侍中喬豫率甲士五千，遷韜等及隴右萬餘户于長安。曜又進攻仇池。時曜寢疾，兼癘疫甚，議欲班師，恐難敵躡其後，乃以其尚書郎王獷爲光國中郎將，使于仇池，以説難敵，難敵於是遣使稱藩。曜大悦，署難敵爲使持節、侍中、假黄鉞、都督益寧南秦凉梁巴六州隴上西域諸軍事、上大將軍、益寧南秦三州牧、領護南氐校尉、寧羌中郎將、武都王，子弟爲公侯列將二千石者十五人。

敗趙昌’，這是説皇室將要被趙打敗，趙因此而昌盛。如今大趙在秦雍，而石勒占據着整個趙地，趙昌的應兆，應當是石勒，不是我們。‘井水竭，構五梁’，井説的是井宿，是秦的對應地，五是五車星官，梁是大梁星次，五車、大梁是趙的對應地，這句話説的是秦將衰竭滅亡，成爲趙的一部分。咢是木星的下一個星座，咢酉小衰是説當木星控制着咢酉那一年時，應有敗軍殺將的事情發生。困是困敦，是木星在子的年名，嚻是玄囂，也在子的下一個，説的是當木星控制着子時，國家就要滅亡。赤牛奮靷説的是赤奮若，是丑時的木星的名字。牛是牽牛，是東北隅的星座，屬丑的對應，是説木星在丑時應當滅亡，一点都不剩。這些告誡的話非常明白，願陛下勤修德行以教化來消災。縱然是吉祥，也願陛下小心應付。《書》説：‘雖休勿休。’願陛下追循周旦盟津的美談，捨棄虢公夢廟的災難，小心沐浴來等待妖言消失。”劉曜茫然若失。御史彈劾劉均狂言胡説，把吉兆説成凶兆，請按大不敬論處。劉曜説：“凶兆吉兆，不可預料，可以告誡我不犯過錯，我得到他的忠誠好意很多，他有什麽罪啊！”

劉曜親征氐、羌，仇池楊難敵率領衆人抵抗，前鋒擊敗他，難敵退守仇池，仇池各氐、羌大多投降劉曜。劉曜後來又西去南安討伐楊韜，楊韜害怕，與隴西太守梁勛等投降劉曜，都封爲列侯。派侍中喬豫率領五千士兵，將楊韜等及隴西萬餘户遷往長安。劉曜又進攻仇池。當時劉曜卧病，加上瘟疫嚴重，議論想要班師，怕難敵追隨其後，便以尚書郎王獷爲光國中郎將，出使仇池，説服難敵，難敵便派使臣向劉曜稱臣。劉曜非常高興，任命難敵爲使持節、侍中、假黄鉞、都督益、寧、南秦、凉、梁、巴六州隴上西域諸軍事、上大將軍、益、寧、南秦三州牧、領護南氐校尉、寧羌中郎將、武都王，子弟爲公侯列將封郡縣官的有十五人。

陳安請朝，曜以疾篤不許。安怒，且以曜爲死也，遂大掠而歸。曜疾甚篤，馬輿而還，使其將呼延寔監輜重於後。陳安率精騎要之于道，寔奔戰無路，與長史魯憑俱没于安。安囚寔而謂之曰："劉曜已死，子誰輔哉？孤當與足下終定大業。"寔叱安曰："狗輩！汝荷人榮寵，處不疑之地，前背司馬保，今復如此。汝自視何如主上？憂汝不久梟首上邽通衢，何謂大業！可速殺我，懸我首於上邽東門，觀大軍之入城也。"安怒，遂殺之。以魯憑爲參軍，又遣其弟集及將軍張明等率騎二萬追曜，曜衛軍呼延瑜逆戰，擊斬之，悉俘其衆。安懼，馳還上邽。曜至自南安。陳安使其將劉烈、趙罕襲汧城，拔之，西州氐、羌悉從安。安士馬雄盛，衆十餘萬，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假黄鉞、大將軍，雍、凉、秦、梁四州牧，凉王，以趙募爲相國，領左長史。魯憑對安大哭曰："吾不忍見陳安之死也。"安怒，命斬之。憑曰："死自吾分，懸吾頭於秦州通衢，觀趙之斬陳安也。"遂殺之。曜聞憑死，悲慟曰："賢人者，天下之望也。害賢人，是塞天下之情。夫承平之君猶不敢乖臣妾之心，况於四海乎！陳安今於招賢采哲之秋，而害君子，絶當時之望，吾知其無能爲也。"

陳安請求朝見，劉曜以病重爲由不許。陳安發怒，以爲劉曜死了，於是大肆搶劫而回。劉曜病得很重，用馬車送回，派將領呼延寔看管軍用物資斷後。陳安率領精騎半路攔截，呼延寔走投無路，與長史魯憑都被陳安俘虜。陳安把呼延寔關起來對他説："劉曜已死，你輔佐誰？你應當與我完成大業。"呼延寔呵斥他："狗輩！你受人恩寵，處在不被懷疑的位置，以前背叛司馬保，現在又如此。你自己怎能比得上主上？怕你不久就要被懸首示衆在上邽大道，還談什麽大業！可以趕快把我殺掉，把我的頭懸挂在上邽東門，看着大軍進城。"陳安大怒，殺了他。以魯憑爲參軍，又派弟弟陳集及將軍張明等率領二萬騎兵追趕劉曜，劉曜衛軍呼延瑜迎戰，擊敗并殺了他倆，俘虜了所有的人。陳安害怕，快馬逃回上邽。劉曜從南安來。陳安派將領劉烈、趙罕襲擊并攻占了汧城，西州氐、羌都追隨陳安。陳安兵馬强盛，有十餘萬人，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假黄鉞、大將軍，雍、凉、秦、梁四州牧，凉王，以趙募爲相國，領左長史。魯憑對着陳安大哭説："我不忍心看見陳安死啊。"陳安大怒，命令殺了他。魯憑説："該當我死，把我的頭懸挂在秦州大道，看着趙國殺陳安。"於是殺了魯憑。劉曜聽説魯憑死了，悲痛地説："賢人是天下的期望，害賢人是堵了天下人的期望。太平時期的君主尚且不敢違背臣妾之心，何况天下呢！陳安在招納賢才能人的時候害死君子，斷絶了人們的期望，我知道他無所作爲了。"

休屠王石虎以桑城降，曜大悦，署虎爲使持節、都督秦州隴上雜夷諸軍事、平西大將軍、秦州刺史，封酒泉王。

休屠王石虎把桑城交出來投降，劉曜非常高興，任命他爲使持節、都督秦州隴上雜夷諸軍事、平西大將軍、秦州刺史，封爲酒泉王。

曜后羊氏死，僞謚獻文皇后。羊氏内有特寵，外參朝政，生曜三子熙、襲、闡。

劉曜的皇后羊氏死，僞謚號獻文皇后。羊氏在宫内特别受寵愛，在外又參與朝政，爲劉曜生了三個兒子：劉熙、劉襲、劉闡。

曜始禁無官者不聽乘馬，禄八百石已上婦女乃得衣錦綉，自季秋農功

劉曜開始下令不是當官的不能坐馬車，俸禄在八百石以上妻女纔可以穿錦綉衣服，到秋後農

畢，乃聽飲酒，非宗廟社稷之祭不得殺牛，犯者皆死。曜臨太學，引試學生之上第者拜郎中。

武功男子蘇撫、陝男子伍長平并化爲女子。石言於陝，若言勿東者。

曜將葬其父及妻，親如粟邑以規度之。負土爲墳，其下周迴二里，作者繼以脂燭，怨呼之聲盈于道路。游子遠諫曰："臣聞聖主明王、忠臣孝子之於終葬也，棺足周身，椁足周棺，藏足周椁而已，不封不樹，爲無窮之計。伏惟陛下聖慈幽被，神鑒洞遠，每以清儉恤下爲先，社稷資儲爲本。今二陵之費至以億計，計六萬夫百日作，所用六百萬功。二陵皆下錮三泉，上崇百尺，積石爲山，增土爲阜，發掘古冢以千百數，役夫呼嗟，氣塞天地，暴骸原野，哭聲盈衢，臣竊謂無益於先皇先后，而徒喪國之儲力。陛下脫仰尋堯、舜之軌者，則功不盈百萬，費亦不過千計，下無怨骨，上無怨人，先帝先后有太山之安，陛下饗舜、禹、周公之美，惟陛下察焉。"曜不納，乃使其將劉岳等帥騎一萬，迎父及弟暉喪於太原。疫氣大行，死者十三四。上洛男子張盧死二十七日，有盜發其冢者，盧得蘇。曜葬其父，墓號永垣陵，葬妻羊氏，墓號顯平陵。大赦境內殊死已下，賜人爵二級，孤老貧病不能自存者帛各有差。

太寧元年，陳安攻曜征西劉貢於南安，休屠王石虎自桑城將攻上邽，以解南安之圍。安聞之懼，馳歸上邽，遇於瓜田，虎以衆寡不敵，奔保張春故壘。安引軍追虎曰："叛逆胡奴！要當生縛此奴，然後斬劉貢。"虎閉壘距之。貢敗安後軍，俘斬萬餘。安馳還赴救，貢逆擊敗之。俄而

事完畢，纔可以喝酒，不是宗廟社稷的祭祀不能殺牛，違犯的人都處死。劉曜親臨太學，對名列前茅的學生進行測試後拜爲郎中。

武功男子蘇撫、陝男子伍長平一起變成女子。石頭在陝說話，好像說不要往東去。

劉曜將要埋葬他的父親和妻子，親自到粟邑去規劃。堆土爲墳，其下周圍二里，施工者在裏面點着蠟燭，怨聲載道。游子遠進諫說："我聽說聖王明主、忠臣孝子對於喪葬的態度，是棺够放下整個身體，椁够放下棺，埋葬處够容納椁就可以了，不做墳也不種樹，是保存永久的打算。陛下聖明仁慈，高瞻遠矚，常以清正節儉體恤下情爲先，以國家資財的儲備爲根本。現在二陵耗費數以億計，合六萬民工用一百天，用六百萬個工。二陵深處地下，地面上堆高百尺，堆積石土成山丘，挖掘成百上千的古墓，民工憤怒，怨氣堵塞天地，尸骨暴露原野，哭聲充滿街巷，我以爲這對先皇先后没有益處，却白白耗費了國家的人力物力。陛下如能學習堯、舜，則工不過百萬，費用也不過以千計，下無抱怨的尸骨，上無抱怨的人，先帝先后有泰山般的安全，陛下也享有舜、禹、周公的美名。願陛下明察。"劉曜不聽，於是派將領劉岳等率領一萬騎兵往太原迎回父親及弟弟劉暉的棺木。瘟疫大流行，死的人占十之三四。上洛男子張盧死後二十七天，有賊盜挖他的墓，他醒了過來。劉曜重新葬了父親，墓號永垣陵，葬了妻子羊氏，墓號顯平陵。大赦境內死刑以下的罪犯，賜每人爵兩級，孤老貧病不能自立的賜絹各不等。

太寧元年，陳安在南安攻打劉曜征西劉貢，休屠王石虎自桑城攻打上邽，以解南安之圍。陳安聽說後害怕，快馬返回上邽，在瓜田相遇，石虎因寡不敵衆，逃奔張春原來的堡壘。陳安領兵追上石虎說："叛逆胡奴！我要活捉你，然後殺劉貢。"石虎堅壁不戰。劉貢打敗陳安後軍，殺虜一萬餘人。陳安快馬奔回救援，劉貢反擊打敗他。不久石虎衆多騎兵趕到，陳安部下大潰

虎騎大至，安衆大潰，收騎八千，奔于隴城。貢乃留虎督後衆，躬先士卒，戰輒敗之，遂圍安于隴城。

逃，陳安收攏八千騎兵逃往隴城。劉貢留石虎督促後面的兵，自己身先士卒，打敗了陳安并把他包圍在隴城。

大雨霖，震曜父墓門屋，大風飄發其父寢堂于垣外五十餘步。曜避正殿，素服哭于東堂五日，使其鎮軍劉襲、太常梁胥等繕復之。松柏衆木植已成林，至是悉枯。署其大司馬劉雅爲太宰，加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給千兵百騎，甲仗百人入殿，增班劍六十人，前後鼓吹各二部。

下大雨，震開了劉曜父親的墓門，大風把寢堂吹到了墻外五十餘步的地方。劉曜避正殿，在東堂穿白衣哭了五天，派鎮軍劉襲、太常梁胥等修繕恢復它。松柏及各種樹種後都已成林，至此都枯萎。任命大司馬劉雅爲太宰，可帶劍穿鞋進殿，入朝後不用快走，拜見皇帝時不用報姓名，給千名步兵百名騎兵，百名儀仗進殿，增加六十人班劍，給前後鼓吹各兩部。

曜親征陳安，圍安于隴城。安頻出挑戰，累擊敗之，斬獲八千餘級。右軍劉榦攻平襄，克之，隴上諸縣悉降。曲赦隴右殊死已下，惟陳安、趙募不在其例。安留楊伯支、姜冲兒等守隴城，帥騎數百突圍而出，欲引上邽、平襄之衆還解隴城之圍。安既出，知上邽被圍，平襄已敗，乃南走陜中。曜使其將軍平先、丘中伯率勁騎追安，頻戰敗之，俘斬四百餘級。安與壯士十餘騎於陜中格戰，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近交則刀矛俱發，輒害五六；遠則雙帶鞬服，左右馳射而走。平先亦壯健絶人，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奪其蛇矛而退。會日暮，雨甚，安棄馬，與左右五六人步逾山嶺，匿于溪澗。翌日尋之，遂不知所在。會連雨始霽，輔威呼延清尋其徑迹，斬安于澗曲。曜大悦。

劉曜親征陳安，把陳安包圍在隴城。陳安常出來挑戰，多次被打敗，斬殺俘獲八千餘人。右軍劉榦攻克了平襄，隴上各縣都投降。特赦隴西死刑以下的罪犯，陳安、趙募不在其列。陳安留楊伯支、姜冲兒等守隴城，率領數百名騎兵突圍而出，想要引上邽、平襄的兵回來解隴城之圍。陳安出來後，知道了上邽被圍，平襄已敗，於是南奔陜中。劉曜派將軍平先、丘中伯率領騎兵追陳安，多次交鋒打敗他，俘獲斬殺四百餘人。陳安與十餘名壯士在陜中格鬥，他左手拿七尺大刀，右手握一丈八的蛇矛，走近時則刀矛一起進攻，連殺五六人；離遠時則從弓袋裏拿出弓箭左右快射奔走。平先也健壯超群，勇敢敏捷如飛，與陳安交鋒，三個回合，奪了他的蛇矛往後退。到黄昏，雨大，陳安丢下馬，與左右五六人步行越過山嶺，藏在山澗溪流中。第二天找他們未找到。適逢雨過天晴，輔威呼延清找到了他們的行踪，在山澗的轉彎處把陳安找到并殺了他。劉曜非常高興。

安善於撫接，吉凶夷險與衆同之，及其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躡驄父馬鐵瑕鞍，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蕩十决無當前。戰始三交失蛇矛，棄我躡驄竄岩幽，爲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

陳安善於安撫，與人同甘共苦，他死後，隴上有歌唱道："隴上壯士有陳安，身材雖小腹中寬，愛護將士同心肝。驄馬快跑鐵馬鞍，七尺大刀奮如飛，丈八蛇矛左右戰，十戰十决全無敵。戰始三交失蛇矛，棄我驄馬逃進山，爲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回無奈何！"劉曜聽後也贊賞感傷，命令樂府傳唱。

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奈子何！”曜聞而嘉傷，命樂府歌之。

楊伯支斬姜冲兒，以隴城降。宋亭斬趙募，以上邽降。徙秦州大姓楊、姜諸族二千餘户于長安。氐、羌悉下，并送質任。

楊伯支殺姜冲兒，交出隴城投降。宋亭殺趙募，交出上邽投降。將秦州大姓楊、姜各族二千餘户遷往長安。氐、羌全都投降，并送人質。

時劉岳與凉州刺史張茂相持于河上，曜自隴長驅至西河，戎卒二十八萬五千，臨河列營，百餘里中，鍾鼓之聲沸河動地，自古軍旅之盛未有斯比。茂臨河諸戍皆望風奔退。揚聲欲百道俱渡，直至姑臧，凉州大怖，人無固志。諸將咸欲速濟，曜曰："吾軍旅雖盛，不踰魏武之東也。畏威而來者，三有二焉。中軍宿衛已皆疲老，不可用也。張氏以吾新平陳安，師徒殷盛，以形聲言之，非彼五郡之衆所能抗也，必怖而歸命，受制稱藩，吾復何求！卿等試之，不出中旬，張茂之表不至者，吾爲負卿矣。"茂懼，果遣使稱藩，獻馬一千五百匹，牛三千頭，羊十萬口，黄金三百八十斤，銀七百斤，女妓二十人，及諸珍寶珠玉、方域美貨不可勝紀。曜大悦，使其大鴻臚田崧署茂使持節、假黄鉞、侍中，都督凉、南、北秦、梁、益、巴、漢、隴右西域雜夷匈奴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凉州牧、領西域大都護、護氐羌校尉、凉王。

此時劉岳與凉州刺史張茂相持在河上，劉曜自隴長驅直入西河，士兵二十八萬五千人，臨河排列陣營，百餘里中，鐘鼓之聲使河水沸騰大地震動，盛況空前。張茂臨河各守衛望風而逃。劉曜揚言要百道一起渡河，直達姑臧，凉州非常恐懼，人們無心堅守。將領們都想快渡河，劉曜説："我軍雖强盛，但超不過魏武東渡之勢。因害怕而來的占三分之二。中軍禁軍士兵年老疲憊，不可用。張氏因我剛滅陳安，軍隊强盛，以陣勢而言，不是他五郡的人所能抵抗的，他必恐懼而歸順，受命稱臣，我還求什麽！你們看，不出中旬，要是張茂的降表不到的話，就是我辜負你們了。"張茂害怕，果然派使臣來稱臣，獻馬一千五百匹，牛三千頭，羊十萬隻，黄金三百八十斤，銀七百斤，歌舞伎二十人，加上各種珍寶珠玉、地方特産不可勝數。劉曜非常高興，派大鴻臚田崧任命張茂爲使持節、假黄鉞、侍中，都督凉、南秦、北秦、梁、益、巴、漢、隴右西域雜夷匈奴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凉州牧、領西域大都護、護氐羌校尉、凉王。

曜至自河西，遣胡元增其父及妻墓高九十尺。

劉曜自河西來，派胡元把父親和妻子的墓加高九十尺。

楊難敵以陳安既平，内懷危懼，奔于漢中。鎮西劉厚追擊之，獲其輜重千餘兩，士女六千餘人，還之仇池。曜以大鴻臚田崧爲鎮南大將軍、益州刺史，鎮仇池，以劉岳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進封中山王。

楊難敵因陳安被滅，感到危險和恐懼，逃往漢中。鎮西劉厚追擊他，繳獲軍用物資一千餘兩，男女六千餘人，返回仇池。劉曜以大鴻臚田崧爲鎮南大將軍、益州刺史，鎮守仇池，以劉岳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進封爲中山王。

初，靳準之亂，曜世子胤没于黑匿郁鞠部，至是，胤自言，郁鞠大

當初，靳準之亂，劉曜太子劉胤淪陷於黑匿郁鞠部，至此，劉胤自己説出來，郁鞠大驚，給

驚，資給衣馬，遣子送之。曜對胤悲慟，嘉郁鞠忠款，署使持節、散騎常侍、忠義大將軍、左賢王。胤字義孫，美姿貌，善機對，年十歲，身長七尺五寸，眉鬢如畫。聰奇之，謂曜曰："此兒神氣豈同義真乎！固當應爲卿之冢嫡，卿可思文王廢伯邑考立武王之意也。"曜曰："臣之藩國，僅能守祭祀便足矣，不可以亂長幼之倫也。"聰曰："卿勛格天地，國兼百城，當世祚太師，受專征之任，五侯九伯得專征之者，卿之子孫，奈何言同諸藩國也！義真既不能遠追太伯高讓之風，吾不過爲卿封之以一國。"義真，曜子儉之字也。於是封儉爲臨海王，立胤爲世子。胤雖少離屯難，流躓殊荒，而風骨俊茂，爽朗卓然。身長八尺三寸，髮與身齊，多力善射，驍捷如風雲，曜因以重之，其朝臣亦屬意焉。曜於是顧謂群下曰："義孫可謂歲寒而不凋，涅而不淄者矣。義光雖先已樹立，然冲幼儒謹，恐難乎爲今世之儲貳也，懼非所以上固社稷，下愛義光。義孫年長明德，又先世子也，朕欲遠追周文，近踪光武，使宗廟有太山之安，義光饗無疆之福，於諸卿意如何？"其太傅呼延晏等咸曰："陛下遠擬周、漢，爲國家無窮之計，豈惟臣等賴之，實亦宗廟四海之慶。"左光祿卜泰、太子太保韓廣等進曰："陛下若以廢立爲是也，則不應降日月之明，垂訪群下。若以爲疑也，固思聞臣等異同之言，竊以誠廢太子非也。何則？昔周文以未建之前，擇聖表而超樹之可也。光武緣母色而廢立，豈足爲聖朝之模範！光武誠以東海纂統，何必不如明帝！皇子胤文武才略，神度弘遠，信獨絶一時，足以擬踪周發；然太子孝

他衣服和馬，派兒子送他回劉曜處。劉曜對着劉胤悲痛，褒獎郁鞠的忠誠，任命他爲使持節、散騎常侍、忠義大將軍、左賢王。劉胤字義孫，體貌俊美，善於問答，十歲時身高七尺五寸，眉毛和鬢髮如畫一般。劉聰很驚訝，對劉曜說："此兒神態和氣質難道和義真一樣嗎！他應當是你的繼承人，你可以想想文王廢伯邑考立武王的用意。"劉曜說："我是藩王，僅能守宗廟便足够了，不要亂了長幼的輩分。"劉聰說："你功高蓋世，封國統轄百城，又是當朝的太師，被特許自行出兵征伐，五侯九伯享此特權的衹有你的子孫，怎麽可以說與其他藩國相同呢！義真既不能追循太伯謙讓的風範，我不過爲他求一封國。"義真，是劉曜的兒子劉儉的字。於是封劉儉爲臨海王，重新立劉胤爲太子。劉胤雖少年時備嘗艱辛，流落異鄉，但品格和骨氣俱佳，開朗超群。身高八尺三寸，髮與肩齊，力大善射，勇猛敏捷如風雲，劉曜因而很看重他，朝臣也都歸心於他。劉曜對大臣們說："義孫可說是天寒而不凋謝，出淤泥而不染。雖然先前已經確定義光爲太子，但他年幼拘謹，恐怕難以勝任，害怕上不能使國家穩固，下不能算是真正愛護義光。義孫年長明理，又是世子，我要效法周文、光武，使宗廟有泰山般的穩固，義光有享不盡的福。大家意見如何？"太傅呼延晏等都說："陛下效法周、漢，爲國家長久打算，不僅是我們的依靠，也是宗廟國家的大福啊。"左光禄卜泰、太子太保韓廣等却進諫說："陛下如果以爲廢立是對的，就不應降低身份來詢問大臣。如果以爲有疑問，本來也就想聽聽不同的意見，我們的確認爲廢太子是不對的。爲什麽？過去周文在未立太子前，根據聖人的標準打破常規確立太子，這是可以的，而光武却因母親的壓力而廢立太子，這些怎麽足以作爲我朝的楷模呢！光武真以東海繼承皇位，未必不如明帝！皇子劉胤文武雙全，雄才大略，氣質高遠，卓然超群，足以和周發相比；但太子孝順友愛仁慈，淡泊文雅，也足以承擔帝業，爲太平時代的賢主。何況所謂太子，是天地四方人神歸心的對象，不可以輕易廢換。陛下真要如此，

友仁慈，志尚冲雅，亦足以堂負聖基，爲承平之賢主。何況儲宫者，六合人神所繫望也，不可輕以廢易。陛下誠實爾者，臣等有死而已，未敢奉詔。”曜默然。胤前泣曰：“慈父之於子也，當務存《尸鳩》之仁，何可替熙而立臣也！陛下謬恩乃爾者，臣請死於此，以明赤心。且陛下若愛忘其醜，以臣微堪指授，亦當能輔導義光，仰遵聖軌。”因歔欷流涕，悲感朝臣。曜亦以太子羊氏所生，羊有寵，哀之不忍廢，乃止。追謚前妻卜氏爲元悼皇后，胤之母也。卜泰，胤之舅，曜嘉之，拜上光禄大夫、儀同三司、領太子太傅。封胤爲永安王，署侍中、衛大將軍、都督二宫禁衛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録尚書事，領太子太傅，號曰皇子。命熙於胤盡家人之禮。

我們惟有一死，不敢奉命。”劉曜沉默。劉胤上前哭着説：“慈父對於兒子，應當存有《尸鳩》所説的仁愛之心，怎麽可以换下劉熙而立我呢！陛下一定要如此，我請求死在此地，以證明我的忠心。何況陛下如能不看缺点，認爲我還可以指導别人的話，也應當能輔導義光，按着聖王的要求做。”劉胤抽咽流涕，悲情感動了朝臣。劉曜也因太子是羊氏所生，羊氏有寵，愛憐而不忍心廢掉，於是作罷。追封前妻卜氏謚號爲元悼皇后，她是劉胤的母親。卜泰是劉胤的舅舅，劉曜褒獎他，授上光禄大夫、儀同三司、領太子太傅。封劉胤爲永安王，任命他爲侍中、衛大將軍、都督二宫禁衛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録尚書事，領太子太傅，稱皇子。命令劉熙對劉胤全部按家人的禮節相處。

時有鳳皇將五子翔於故未央殿五日，悲鳴不食皆死。曜立后劉氏。

此時有老鳳凰領着五隻小鳳凰在原來的未央殿的上空飛了五天，哀叫不吃東西而死。劉曜立皇后劉氏。

石勒將石他自雁門出上郡，襲安國將軍、北羌王盆句除，俘三千餘落，獲牛馬羊百餘萬而歸。曜大怒，投袂而起。是日次于渭城，遣劉岳追之，曜次于富平，爲岳聲援。岳及石他戰于河濱，敗之，斬他及其甲士一千五百級，赴河死者五千餘人，悉收所虜，振旅而歸。

石勒的將領石他自雁門經過上郡，襲擊安國將軍、北羌王盆句除，俘虜三千多部落，繳獲牛、馬、羊百餘萬返回。劉曜大怒，拂袖而起。當天停駐在渭城，派劉岳追石他，劉曜停駐在富平，聲援劉岳。劉岳和石他戰於河濱，打敗并殺了石他及其士兵一千五百人，投河死的有五千餘人，帶上所有被搶的人和牲畜，勝利返回。

楊難敵自漢中還襲仇池，克之，執田崧，立之於前。難敵左右叱崧令拜，崧瞋目叱之曰：“氐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乎！”難敵曰：“子岱，吾當與子終定大事。子謂劉氏可爲盡忠，吾獨不可乎！”崧厲色大言曰：“若賊氐奴才，安敢欲希覬非分！吾寧爲國家鬼，豈可爲汝臣，何不速殺我！”顧排一人，取其劍，前刺難

楊難敵自漢中返回襲擊仇池，攻克，抓住田崧，讓他站在自己面前。難敵左右呵斥田崧跪下，田崧瞪眼駡道：“氐狗！哪有天子的地方官向賊跪拜的！”難敵説：“子岱，我要與你共圖大業。你對劉氏可説是盡忠，對我就不行嗎！”田崧厲聲説：“你這個賊氐奴才，怎麽敢有非分之想！我寧願做國家的鬼，也不做你的臣，還不快殺了我！”田崧轉身推開一人，奪走他的劍，向前刺殺難敵，未刺中，被難敵殺害。

敵，不中，爲難敵所殺。

曜遣劉岳攻石生于洛陽，配以近郡甲士五千，宿衛精卒一萬，濟自盟津。鎮東呼延謨率荆司之衆自崤澠而東。岳攻石勒盟津、石梁二戍，克之，斬獲五千餘級，進圍石生于金墉。石季龍率步騎四萬入自成皋關，岳陳兵以待之。戰于洛西，岳師敗績，岳中流矢，退保石梁。季龍遂塹柵列圍，遏絶内外。岳衆飢甚，殺馬食之。季龍又敗呼延謨，斬之。曜親率軍援岳，季龍率騎三萬來距。曜前軍劉黑大敗季龍將石聰于八特坂。曜次于金谷，夜無故大驚，軍中潰散，乃退如澠池。夜中又驚，士卒奔潰，遂歸長安。季龍執劉岳及其將王騰等八十餘人，并氐、羌三千餘人，送于襄國，坑士卒一萬六千。曜至自澠池，素服郊哭，七日乃入城。

劉曜派劉岳往洛陽攻打石生，給他配備了附近郡的士兵五千，禁衛精兵一萬，自盟津渡河。鎮東呼延謨率領荆司之衆自崤澠往東。劉岳攻打石勒盟津、石梁兩守戍，攻克，斬殺俘獲五千餘人，又前進把石生包圍在金墉。石季龍率領步騎兵四萬人自成皋關來，劉岳嚴陣以待。戰於洛西，劉岳兵敗，被流箭射中，退守石梁。石季龍便挖深溝列栅欄將其包圍，阻絶内外溝通。劉岳的兵衆十分飢餓，殺馬吃。石季龍又打敗呼延謨，殺了他。劉曜親自率兵救援劉岳，石季龍率領三萬騎兵來抵抗。劉曜前軍劉黑在八特坂大敗石季龍將領石聰。劉曜停駐在金谷，夜裏無故大驚，軍中潰散，退到澠池。夜中又驚，士兵奔潰，於是回長安。石季龍把劉岳及其將領王騰等八十餘人，加上氐、羌三千餘人押往襄國，活埋士兵一萬六千人。劉曜自澠池回，穿白衣在郊外哭祭，七天後纔進城。

武功豕生犬，上邽馬生牛，及諸妖變不可勝記。曜命其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士一人，司空劉均舉參軍臺産，曜親臨東堂，遣中黄門策問之。産極言其故，曜覽而嘉之，引見東堂，訪以政事。産流涕歔欷，具陳災變之禍，政化之闕，辭旨諒直，曜改容禮之，即拜博士祭酒、諫議大夫，領太史令。其後所言皆驗，曜彌重之，歲中三遷，歷位尚書、光禄大夫、太子少師，位特進。

武功猪生狗，上邽馬生牛，各種怪事妖變不可勝數。劉曜命令公卿各推舉一名知識廣博敢説真話的人，司空劉均推舉參軍臺産，劉曜親臨東堂，派中黄門策問。臺産詳答所問，劉曜看後很欣賞，在東堂召見他，問以政事。臺産流涕抽咽，詳説災變的禍害，政治教化的不足，言語誠懇直率，劉曜動容而禮待，當時就授以博士祭酒、諫議大夫，領太史令。後來他説的都應驗了，劉曜更看重他，一年中三次升遷，歷任尚書、光禄大夫、太子少師，位特進。

曜署劉胤爲大司馬，進封南陽王，以漢陽諸郡十三爲國；置單于臺于渭城，拜大單于，置左右賢王已下，皆以胡、羯、鮮卑、氐、羌豪桀爲之。

劉曜任命劉胤爲大司馬，進封南陽王，以漢陽十三郡爲封國；在渭城設單于臺，授大單于，任命左右賢王以下官，都用胡、羯、鮮卑、氐、羌豪傑擔任。

曜自還長安，憤恚發病，至是疾瘳，曲赦長安殊死已下。署其汝南王劉咸爲太尉、録尚書事，光禄大夫劉綏爲大司徒，卜泰爲大司空。

劉曜自回長安以後，憤恨以致發病，至此痊愈，特赦長安死刑以下的罪犯。任命汝南王劉咸爲太尉、録尚書事，光禄大夫劉綏爲大司徒，卜泰爲大司空。

曜妻劉氏疾甚，曜親省臨之，問其所欲言。劉泣曰："妾叔父昶無子，妾少養於叔，恩撫甚隆，無以報德，願陛下貴之。妾叔皚女芳有德色，願備後宮。"曜許之。言終而死，僞謚獻烈皇后。以劉昶爲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録尚書事，進封河南郡公，封昶妻張氏爲慈鄉君，立劉皚女芳爲皇后，追念劉氏之言也。俄署驃騎劉述爲大司徒，劉昶爲太保。召公卿已下子弟有勇幹者爲親御郎，被甲乘鎧馬，動止自隨，以充折衝之任。尚書郝述、都水使者支當等固諫，曜大怒，鴆而殺之。

劉曜的妻子劉氏病重，劉曜親自去看望，問她想説什麽。劉氏哭着説："我的叔叔劉昶没有孩子，我小時候在叔叔家長大，他對我特别好，我無法報答他，願陛下讓他顯赫。另一個叔叔劉皚的女兒劉芳有德有色，願陛下讓她在後宫。"劉曜答應了。劉氏説完就死了，僞謚號獻烈皇后。以劉昶爲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録尚書事，進封河南郡公，封劉昶妻張氏爲慈鄉君，立劉皚的女兒劉芳爲皇后，這是不忘劉氏的臨終囑托。不久任命驃騎劉述爲大司徒，劉昶爲太保。徵召公卿以下子弟勇敢有才能的爲親御郎，披甲騎帶鎧甲的馬，行動自由，以充當折衝即抵禦敵人的兵馬。尚書郝述、都水使者支當等堅持進諫，劉曜大怒，用毒酒毒死了他們。

咸和三年，夜夢三人金面丹脣，東向逡巡，不言而退，曜拜而履其迹。旦召公卿已下議之，朝臣咸賀以爲吉祥，惟太史令任義進曰："三者，曆運統之極也。東爲震位，王者之始次也。金爲兑位，物衰落也。脣丹不言，事之畢也。逡巡揖讓，退舍之道也。爲之拜者，屈伏於人也。履迹而行，慎不出疆也。東井，秦分也。五車，趙分也。秦兵必暴起，亡主喪師，留敗趙地。遠至三年，近七百日，其應不遠。願陛下思而防之。"曜大懼，於是躬親二郊，飾繕神祠，望秩山川，靡不周及。大赦殊死已下，復百姓租税之半。長安自春不雨，至於五月。

咸和三年，夜裏夢見三人金面紅唇，東向徘徊，不説話而往後退，劉曜拜後沿着他們的足迹走。天明召見公卿以下來討論，大家都慶賀以爲吉祥，惟有太史令任義進諫説："三，是推算命運的最高數。東爲震位，是爲王的人開始停駐的地方。金爲兑位，是物衰落。紅唇不説話，是事情已經完畢。徘徊作揖謙讓，是退却的路。拜是屈服。踏着足迹前行是謹慎不要出界。東井是秦的對應，五車是趙的對應。秦兵必定突然興起，主死兵敗在趙地。遠至三年，近不過七百天，應驗不會太遠。願陛下思考防備。"劉曜很害怕，於是親臨南北郊，修繕神廟，遥祭山川，十分周到。大赦死刑以下的罪犯，免除百姓一半租税。長安從春天開始不下雨，一直到五月。

曜遣其武衛劉朗率騎三萬襲楊難敵于仇池，弗克，掠三千餘户而歸。張駿聞曜軍爲石氏所敗，乃去曜官號，復稱晋大將軍、凉州牧，遣金城太守張閬及枹罕護軍辛晏、將軍韓璞等率衆數萬人，自大夏攻掠秦州諸郡。曜遣劉胤率步騎四萬擊之，夾洮相持七十餘日。冠軍呼延那雞率親御郎二千騎，絶其運路。胤濟師逼之，

劉曜派武衛劉朗率領三萬騎兵在仇池襲擊楊難敵，未攻克，掠來三千餘户返回。張駿聽説劉曜的軍隊被石氏打敗，便去掉劉曜給他的官號，重新稱自己爲晋大將軍、凉州牧，派金城太守張閬及枹罕護軍辛晏、將軍韓璞等率領數萬人，自大夏攻打掠奪秦州各郡。劉曜派劉胤率領步、騎兵四萬人迎擊他，在洮河兩邊相持七十餘天。冠軍呼延那雞率領親御郎二千人，斷絶了他的運路。劉胤軍隊渡河逼近，韓璞的兵大潰散，逃回

璞軍大潰，奔還涼州。胤追之，及于令居，斬級二萬。張閬、辛晏率衆數萬降于曜，皆拜將軍，封列侯。

石勒遣石季龍率衆四萬，自軹關西入伐曜，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進攻蒲坂。曜將東救蒲坂，懼張駿、楊難敵承虛襲長安，遣其河間王述發氐、羌之衆屯于秦州。曜盡中外精鋭水陸赴之，自衛關北濟。季龍懼，引師而退。追之，及于高候，大戰，敗之，斬其將軍石瞻，枕尸二百餘里，收其資仗億計。季龍奔于朝歌。曜遂濟自大陽，攻石生于金墉，决千金堨以灌之。曜不撫士衆，專與嬖臣飲博，左右或諫，曜怒，以爲妖言，斬之。大風拔樹，昏霧四塞。聞季龍進據石門，續知勒自率大衆已濟，始議增滎陽戍，杜黄馬關。俄而洛水候者與勒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曰："大胡自來邪？其衆大小復如何？"羯曰："大胡自來，軍盛不可當也。"曜色變，使攝金墉之圍，陳于洛西，南北十餘里。曜少而淫酒，末年尤甚。勒至，曜將戰，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局頓，乃乘小馬。比出，復飲酒斗餘。至於西陽門，撝陣就平，勒將石堪因而乘之，師遂大潰。曜昏醉奔退，馬陷石渠，墜于冰上，被瘡十餘，通中者三，爲堪所執，送于勒所。曜曰："石王！憶重門之盟不？"勒使徐光謂曜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復云何邪！"幽曜于河南丞廨，使金瘡醫李永療之，歸于襄國。

曜瘡甚，勒載以馬輿，使李永與同載。北苑市三老孫機上禮求見曜，勒許之。機進酒于曜曰："僕谷王，關右稱帝皇。當持重，保土疆。輕用兵，敗洛陽。祚運窮，天所亡。開大

涼州。劉胤追他，到令居時殺了二萬人。張閬、辛晏率領數萬人投降劉曜，都授將軍，封列侯。

石勒派石季龍率領四萬人，從軹關西入討伐劉曜，河東響應的有五十餘縣，進攻蒲坂。劉曜將東救蒲坂，害怕張駿、楊難敵乘虛襲擊長安，派河間王劉述發動氐、羌民衆停駐在秦州。劉曜出動所有内外精兵强將從水陸趕去，從衛關北渡。石季龍害怕，領兵返回。劉曜追他，到了高候，大戰，打敗了他，殺其將軍石瞻，尸骸狼藉有二百餘里，繳獲物資兵器數以億計。石季龍逃往朝歌。劉曜從大陽渡河，在金墉攻打石生，把千金堨挖開來灌他。劉曜不愛護士兵，專與寵臣飲酒博戲，左右有人進諫，劉曜發怒，以爲妖言便殺了他。大風拔樹，到處昏暗。聽説石季龍進占石門，接着又得知石勒親率大軍已經渡河，劉曜纔討論增加滎陽的防守，堵住黄馬關。不久洛水岸邊的偵察兵與石勒前鋒交戰，抓住羯人送往劉曜處。劉曜問他："大胡自己來了嗎？有多少人？"羯人答："大胡自己來了，軍隊强盛不可抵擋。"劉曜變了臉色，命令解除金墉之圍，在洛西列陣，南北十餘里。劉曜少年時就愛飲酒，晚年尤其厲害。石勒到，劉曜將戰，飲酒數斗，平常乘坐的紅馬無故低首蜷足，於是改乘小馬。出發時，又飲酒一斗多。到了西陽門，指揮軍陣向平坦處移動，石勒的將領石堪乘機進攻，劉曜的軍隊大潰散。劉曜酒醉昏昏，往後退逃，馬在石渠失足，把他摔到冰上，受傷十餘處，有三處傷及内部，被石堪抓獲，送到石勒處。劉曜問："石王！還能想起重門的結盟嗎？"石勒派徐光對劉曜説："今天的事情出自天意，還説什麽呢！"石勒把劉曜幽禁在河南丞的官署裏，派金瘡醫李永給他治療，然後回襄國。

劉曜傷勢嚴重，石勒讓他坐馬車，派李永和他同車。北苑市三老孫機以禮求見劉曜，石勒同意。孫機邊進酒邊對劉曜説："僕谷王，關西的人稱你爲帝皇。本當慎重，保衛疆土。却輕率用兵，兵敗洛陽。國運到頭，此乃天意。壽命開

分，持一觴。"曜曰："何以健邪！當爲翁飲。"勒聞之，凄然改容曰："亡國之人，足令老叟數之。"舍曜于襄國永豐小城，給其妓妾，嚴兵圍守。遣劉岳、劉震等乘馬，從男女，衣帢以見曜，曜曰："久謂卿等爲灰土，石王仁厚，全宥至今，而我殺石他，負盟之甚。今日之禍，自其分耳。"留宴終日而去。勒諭曜與其太子熙書，令速降之，曜但敕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勒覽而惡之，後爲勒所殺。

熙及劉胤、劉咸等議西保秦州，尚書胡勳曰："今雖喪主，國尚全完，將士情一，未有離叛，可共并力距險，走未晚也。"胤不從，怒其沮衆，斬之，遂率百官奔于上邽，劉厚、劉策皆捐鎮奔之。關中擾亂，將軍蔣英、辛恕擁衆數十萬，據長安，遣使招勒，勒遣石生率洛陽之衆以赴之。胤及劉遵率衆數萬，自上邽將攻石生于長安，隴東、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諸郡戎夏皆起兵應胤。胤次于仲橋，石生固守長安。勒使石季龍率騎二萬距胤，戰於義渠，爲季龍所敗，死者五千餘人。胤奔上邽，季龍乘勝追戰，枕尸千里，上邽潰。季龍執其僞太子熙、南陽王劉胤并將相諸王等及其諸卿校公侯已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臺省文武、關東流人、秦雍大族九千餘人于襄國，又坑其王公等及五郡屠各五千餘人于洛陽。曜在位十年而敗。始，元海以懷帝永嘉四年僭位，至曜三世，凡二十有七載，以成帝咸和四年滅。

了，請喝一杯。"劉曜説："你怎麽那麽健康！我應當爲你喝一杯。"石勒聽後凄然改容説："亡國之人，足以讓老人數落他。"把劉曜安排在襄國永豐小城，供給他歌妓小妾，嚴加守衛。派劉岳、劉震等乘馬，後面跟着劉氏男女，帶着便帽來見劉曜，劉曜説："我以爲你們都成灰土了，石王仁厚，保全我到今天，而我殺了石他，太不守信用。今日之禍，是對我的報應。"留他們宴飲一天，纔離開。石勒讓劉曜給太子劉熙寫信，叫他快投降，劉曜却告訴劉熙"與各位大臣匡復維護國家，不要因我而改變主意"。石勒看後憎恨他，後來劉曜被石勒殺害。

劉熙及劉胤、劉咸等討論向西到秦州去，尚書胡勳説："如今雖然失去了國君，但國家還完整，將士同心，没有叛離，可盡力抵抗，然後再走也不遲。"劉胤不聽，恨他動摇軍心，殺了他。便率領百官逃往上邽，劉厚、劉策都棄地前往。關中騷亂，將軍蔣英、辛恕擁兵數十萬，占領長安，派使臣招引石勒，石勒派石生率領洛陽的隊伍趕去。劉胤及劉遵率領數萬人，自上邽至長安將攻打石生，隴東、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各郡華夷民衆都起兵響應劉胤。劉胤停駐在仲橋，石生固守長安。石勒派石季龍率領二萬騎兵抵抗劉胤，戰於義渠，劉胤被石季龍打敗，死了五千餘人。劉胤逃往上邽，石季龍乘勝追擊，横尸千里，上邽潰敗。季龍抓住僞太子劉熙、南陽王劉胤和將相諸王等及其諸卿校公侯以下三千餘人，都殺了他們。將臺省文武、關東流民、秦雍大族九千餘人遷往襄國，又在洛陽活埋王公等及五郡屠各五千餘人。劉曜在位十年而滅亡。當初，劉元海在懷帝永嘉四年即僞帝位，到劉曜共三代二十七年，在成帝咸和四年滅亡。

史臣曰：彼戎狄者，人面獸心，見利則棄君親，臨財則忘仁義者也。投之遐遠，猶懼外侵，而處以封畿，

史臣曰：戎狄，人面獸心，見利就捨棄國君和親人，見財就忘記了仁義。把他們放在遥遠的地方，仍然怕他們外侵，要是把他們放在京城一

窺我中釁。昔者幽后不綱，胡塵暗於戲水；襄王失御，戎馬生于關、洛。至于算强弱，妙兵權，體興衰，知利害，於我中華未可量也。况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許以殊才，不居庸劣之下。是以策馬鴻騫，乘機豹變，五部高嘯，一旦推雄，皇枝相害，未有與之爭衡者矣。伊秩啓興王之略，骨都論克定之秋，單于無北顧之懷，獫狁有南郊之祭，大哉天地，兹爲不仁矣！若乃習以華風，温乎雅度；兼其舊俗，則罕規模。雖復石勒稱藩，王彌效款，終爲夷狄之邦，未辯君臣之位。至於不遠儒風，虛襟正直，則昔賢所謂并仁義而盜之者焉。

偽主斯亡，玄明纂嗣，樹恩戎旅，既總威權，關河開曩日之疆，士馬倍前人之氣。然則信不由中，自乖弘遠，貌之爲美，處事難終。縱武窮兵，殘忠害訾，佞人方轡，并后載馳，閹豎類於迴天，凝科逾於炮烙。遣豺狼之將，逐鷹犬之師，懸旌俯渭，分麾陷洛，鐵馬陵山，胡笳遵渚，粉忠貞於戎手，聚搢紳於京觀。先王井賦，乃眷維桑；舊都宫室，咸成茂草。墜露沾衣，行人洒泪。若乃上古敦龐，不親其子，功成高讓，歸諸有德。爰及三代，乃用干戈，將以拯厥版蕩，恭膺天命。懿彼武王，殷之列辟，載旆乘時，興兵誓野，投焚既隕，可以絶言。而輕吕旁揮，彤弧三發，豈若響清蹕於常道之門，馳金車於山陽之館！故知黔首來蘇，居今愛古；白旗陳肆，古不如今。胡寇不仁，有同豺豕，役天子以行觴，驅乘輿以執蓋，庾珉之淚既盡，辛賓加之以血。若乃有生之貴，處死爲難，弘在三之義，忘七尺之重，主憂之恨，畢命同歸，自古纂奪，於斯爲甚。是

帶，又擔心他們在中原反叛。過去幽后法紀不整，胡人到達戲水；襄王失去控制，戎馬生於關、洛。至於估計强弱，巧用兵權，體現興衰，知曉利害，對我中原來説則是不可估量。何况劉元海是人傑，必達青雲之上；給他優秀人才，他不會甘居平庸卑劣之下。所以仰首策馬，乘機由貧窮變爲顯赫，五部高嘯，一旦稱雄，殘害藩王，没有能够與他相抗衡的。伊秩提出振興王室的謀略，骨都談論制勝平定的時機，單于不想往北發展，獫狁想南郊祭祀，天地真大，這些都不仁愛！如果能够學習中原風俗，温文爾雅；加上舊有的習俗，就能規模空前。雖然石勒重新稱臣，王彌效忠，終究還是夷狄之邦，説不清君臣之位。至於儒家風範，虛心正直，則是過去賢人所説的假仁義爲盜而已。

偽主去世，劉聰纂位，在戎馬生涯中收買人心，既然總掌大權，便在關河開拓往日的疆土，軍隊超過前人。但是信任不發自内心，差得太遠，雖然貌美，但處事很難善終。窮兵黷武，殘害忠良，邪人手握繮繩，與帝并駕齊驅，宦官權大於天，法律重於炮烙之刑。派遣豺狼般的將領，驅趕鷹犬般的軍隊，高舉旗幟直逼渭水，分路前進攻陷洛陽，鐵馬上山，胡笳沿水，殺害忠貞之士，把士人的尸首堆成山丘。先王的田税，衹能依靠養蠶；舊都宫室，都茂草叢生。露水沾衣，行人灑淚。上古敦厚，不親兒子，功成謙讓，歸於有德。到了三代，始有戰爭，拯救危難，恭受天命。武王善美，當殷商頒布法律時，乘機揮舞大旗，起兵在郊野誓師，火燒而絶，可以無話可説。但却彈奏音樂，射出紅色的箭，怎麽比得上帝王在常道門開路清道時音樂的回聲，在山陽館馳騁金車的場面！所以知道百姓在疾苦中獲得再生時，生在今天喜歡古代；白旗四處飄揚，古代不如今天。胡寇不仁愛，和豺猪一樣，役使天子來行酒，驅使天子執車蓋，庾珉的眼淚已乾，辛賓又以血相拼。似乎是生命可貴，想死很難，弘揚事父、事師、事君的大義，達到忘我的地步，恨國君之所恨，與國君生死與共，自古纂奪，没有比這更厲害的了。所以災氣形成，賊

以災氣呈形，賊臣萑亂，政荒民散，可以危亡。劉聰竟得壽終，非不幸也。

臣包藏禍心，政治荒廢百姓離散，以致滅亡。劉聰最後得以壽終，并非不幸。

曜則天資虓勇，運偶時艱，用兵則王翦之倫，好殺亦董公之亞。而承基醜類，或有可稱。子遠納忠，高旌暫偃；和苞獻直，酆明罷觀。而師之所處，荊棘生焉，自絕强藩，禍成勁敵。天之所厭，人事以之，駭戰士而宵奔，酌戎杯而不醒，有若假手，同乎拾芥。豈石氏之興歟，何不支之甚也！

劉曜天性勇猛，命運遭遇艱難，用兵則王翦之流，好殺僅次於董公。但繼承前業，也有值得稱道之處。子遠獻上忠心，暫時偃旗息鼓；和苞獻上直言，決定不建酆明觀。軍隊所到之處，長滿荊棘，和强大的藩國絶交，災禍直逼眼前。上天討厭，人事相佐，使戰士驚駭而晚上四處奔散，上陣時醉酒而不醒，如若假手，同於拾草。難道是石氏的興起，爲什麽就不能支撑久呢！

贊曰：惟皇不範，邇甸居穹。丹朱罕嗣，冒頓争雄。胡旌颺月，朔馬騰風。埃塵淮浦，虓呼河宫。未央朝寂，謻門旦空。郭欽之慮，辛有知戎。

贊曰：帝皇没有榜樣，靠近郊外住在氈帳。丹朱罕有後人，冒頓争霸天下。胡旗飄揚，塞外之馬奔騰。踐踏淮岸，虎叫河宫。未央宫門一空。郭欽憂慮，辛有知戎。

# 晋書卷一百四

## 載記第四

### 石勒(上)

石勒，字世龍，初名㔨，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冑。祖耶奕于，父周曷朱，一名乞翼加，并爲部落小率。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于中庭，見者咸異之。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爲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長而壯健有膽力，雄武好騎射。曷朱性凶粗，不爲群胡所附，每使勒代己督攝，部胡愛信之。所居武鄉北原山上草木皆有鐵騎之象，家園中生人參，花葉甚茂，悉成人狀。父老及相者皆曰："此胡狀貌奇異，志度非常，其終不可量也。"勸邑人厚遇之。時多嗤笑，唯鄔人郭敬、陽曲甯驅以爲信然，并加資贍。勒亦感其恩，爲之力耕。每聞鞞鐸之音，歸以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

石勒，字世龍，起初名㔨，是上黨武鄉的羯族人。他的前輩是匈奴别部羌渠的後裔。祖父耶奕于，父親周曷朱，又名乞翼加，都擔任過部落小率。石勒誕生時滿室赤光，白氣自天空貫連到庭中，見到的人都感到驚異。石勒十四歲時，跟隨同鄉人到洛陽販賣貨物，倚靠着上東門而嘯，王衍見到後認爲他非同尋常，回頭對左右的人説："剛纔那個胡人的晚輩小子，我觀察他的聲氣，看出他有非凡的志向，恐怕會成爲天下的禍患。"王衍派人馳馬去拘留石勒，恰逢石勒已經離去。石勒成人後體魄健壯而有膽力，英俊威武，擅長騎馬射箭。曷朱性格凶狠粗魯，胡人并不依附他，他常常派石勒代替自己督管理事，部落中的胡人都愛戴信賴石勒。石勒居住的武鄉北原山上草木都呈現騎兵的形象，自家園庭中生長的人參，花葉繁茂，都長成人的形狀。同鄉父老及看相占卜的人都説："這個胡人狀貌奇異，志向度量非同尋常，他的未來將不可估量。"勸誡邑中之人寬厚地對待他。當時許多人對這種説法報以嗤笑，惟鄔人郭敬、陽曲甯驅認爲確會如此，并且資助供養他。石勒也感激他們的恩惠，爲他們奮力耕作。經常聽到軍中鞞鼓金鐸之音，石勒就回家告訴母親，母親説："勞作時耳中鳴響，并非不祥。"

太安中，并州飢亂，勒與諸小胡亡散，乃自雁門還依甯驅。北澤都尉劉監欲縛賣之，驅匿之，獲免。勒於是潛詣納降都尉李川，路逢郭敬，泣拜言飢寒。敬對之流涕，以帶貨鬻食

太安年間，并州因饑荒而發生戰亂，石勒與其他諸股胡人散失，就從雁門還鄉歸依甯驅。北澤都尉劉監打算捕捉并出賣他，甯驅把他藏了起來，使他得以免災。石勒便暗中前去納降都尉李川，途中遇到郭敬，石勒哭泣着下拜向他訴説飢

之，并給以衣服。勒謂敬曰："今者大餓，不可守窮。諸胡飢甚，宜誘將冀州就穀，因執賣之，可以兩濟。"敬深然之。會建威將軍閻粹説并州刺史、東嬴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騰使將軍郭陽、張隆虜群胡將詣冀州，兩胡一枷。勒時年二十餘，亦在其中，數爲隆所驅辱。敬先以勒屬郭陽及兄子時，陽，敬族兄也，是以陽、時每爲解請，道路飢病，賴陽、時而濟。既而賣與茌平人師懽爲奴。有一老父謂勒曰："君魚龍髮際上四道已成，當貴爲人主。甲戌之歲，王彭祖可圖。"勒曰："若如公言，弗敢忘德。"忽然不見。每耕作於野，常聞鼓角之聲。勒以告諸奴，諸奴亦聞之，因曰："吾幼來在家恒聞如是。"諸奴歸以告懽，懽亦奇其狀貌而免之。

寒。郭敬也對着他流淚，賣掉携帶的物品供石勒飲食，并且供給他衣物。石勒對郭敬説："如今饑荒嚴重，不能固守困厄。諸胡饑荒更甚，應該引誘他們到尚有收成的冀州去謀食，趁機把他們抓起來賣了，可以彼此受益。"郭敬認爲很有道理。恰逢建威將軍閻粹勸説并州刺史、東嬴公司馬騰拘捕諸胡賣到山東充實軍中兵卒，司馬騰派遣將軍郭陽、張隆俘獲衆胡將送往冀州，每兩個胡人合戴一副枷鎖。石勒當時二十歲出頭，也在其中，常受到張隆毆打侮辱。郭敬先安排石勒歸屬於郭陽及他哥哥的兒子郭時，郭陽，是郭敬族兄，因此郭陽、郭時常爲石勒解釋開脱，沿途的飢餓病痛，靠着郭陽、郭時接濟而一一解決。不久，賣給茌平人師懽爲奴。有一位老人對石勒説："你魚龍髮際上的四道已經形成，應該成爲顯貴的帝王。甲戌之年，可謀取王彭祖。"石勒説："假如老父的話真能實現，我不會忘記你的恩德。"老父忽然隱而不見。每當石勒在田間耕作，常能聽到鼓角之聲。他把此事告訴諸奴僕，他們也聽到了，石勒趁勢説："我從小在家常能聽到這種聲音。"諸奴僕回來把此事報告給師懽聽，師懽也因其狀貌奇特而釋放了他。

懽家鄰於馬牧，與牧率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托於桑。嘗傭於武安臨水，爲游軍所囚。會有群鹿旁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又見一父老，謂勒曰："向群鹿者我也，君應爲中州主，故相救爾。"勒拜而受命。遂招集王陽、夔安、支雄、冀保、吴豫、劉膺、桃豹、逯明等八騎爲群盜。後郭敖、劉徵、劉寶、張曀僕、呼延莫、郭黑略、張越、孔豚、趙鹿、支屈六等又赴之，號爲十八騎。復東如赤龍、騄驥諸苑中，乘苑馬遠掠繒寶，以賂汲桑。

師懽家鄰近馬牧，與牧率魏郡汲桑來往，石勒以相馬的本領與汲桑結交。他曾在武安臨水受雇爲人勞作，被流散的部隊拘禁。恰逢有一群鹿從隊伍旁經過，軍中士卒競相逐鹿，石勒得以逃脱。頃刻間又見一位父老，對石勒説："剛纔的群鹿就是我，你應當成爲中州之主，因此我來拯救你。"石勒行拜禮受命。於是招集了王陽、夔安、支雄、冀保、吴豫、劉膺、桃豹、逯明等八位騎士結爲群盜。後來郭敖、劉徵、劉寶、張曀僕、呼延莫、郭黑略、張越、孔豚、趙鹿、支屈六等人又前來投奔，號稱十八騎。又東行到赤龍、騄驥諸處苑囿中，乘苑馬遠行去搶掠絲繒寶物，把所得的財物都送給汲桑。

及成都王穎敗乘輿于蕩陰，逼帝如鄴宫，王浚以穎陵辱天子，使鮮卑擊之，穎懼，挾惠帝南奔洛陽。帝復爲張方所逼，遷于長安。關東所在

成都王司馬穎在蕩陰擊敗王室軍隊，逼迫惠帝到了鄴宫，王浚因司馬穎凌辱天子，派遣鮮卑軍隊攻打，司馬穎十分恐懼，挾持惠帝南奔洛陽。惠帝又受到張方的逼迫，遷至長安。關東地

兵起，皆以誅穎爲名。河間王顒懼東師之盛，欲輯懷東夏，乃奏議廢穎。是歲，劉元海稱漢王于黎亭，穎故將陽平人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衆至數萬。勒與汲桑帥牧人乘苑馬數百騎以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爲姓，勒爲名焉。藩拜勒爲前隊督，從攻平昌公模於鄴。模使將軍馮嵩逆戰，敗之。藩濟自白馬而南，濮陽太守苟晞討藩斬之。勒與桑亡潛苑中，桑以勒爲伏夜牙門，帥牧人劫掠郡縣繫囚，又招山澤亡命，多附勒，勒率以應之。桑乃自號大將軍，稱爲成都王穎誅東海王越、東嬴公騰爲名。桑以勒爲前驅，屢有戰功，署爲掃虜將軍、忠明亭侯。桑進軍攻鄴，以勒爲前鋒都督，大敗騰將馮嵩，因長驅入鄴，遂害騰，殺萬餘人，掠婦女珍寶而去。濟自延津，南擊兗州，越大懼，使苟晞、王讚等討之。

區紛紛起兵，都以誅伐成都王爲名。河間王司馬顒畏懼關東諸軍的强盛，想使東部地區融洽安寧，便呈奏要求廢黜成都王司馬穎。這一年，劉元海在黎亭自稱漢王，司馬穎舊日部將陽平人公師藩等自稱將軍，在趙魏起兵，士卒達到數萬。石勒與汲桑率領牧民乘數百騎苑馬前去投奔。此時汲桑正式讓他以石爲姓，以勒爲名。公師藩任命石勒爲前隊督，跟隨他到鄴地攻打平昌公司馬模。司馬模遣將軍馮嵩迎戰，擊敗了公師藩的隊伍。公師藩渡河自白馬南行，濮陽太守苟晞討伐公師藩并斬殺了他。石勒與汲桑潛逃至苑中，汲桑讓石勒任伏夜牙門，帶領牧民劫掠各郡縣拘繫的囚犯，又招引山澤中的逃亡游民，多數都歸附了石勒，石勒帶領他們響應汲桑。汲桑便自稱爲大將軍，聲稱爲成都王司馬穎討伐東海王司馬越、東嬴公司馬騰。汲桑以石勒爲前鋒，屢建戰功，暫任掃虜將軍、忠明亭侯。汲桑進軍攻鄴，以石勒爲前鋒都督，石勒大敗司馬騰將馮嵩，使汲桑長驅入鄴，接着殺害司馬騰，又殺了萬餘人，劫掠婦女和珍寶而離去。自延津渡河，向南進擊兗州，東海王司馬越十分驚懼，派苟晞、王讚等人討伐。

桑、勒攻幽州刺史石尟於樂陵，尟死之。乞活田甄帥衆五萬救尟，勒逆戰，敗甄，與晞等相持于平原、陽平間數月，大小三十餘戰，互有勝負。越懼，次於官渡，爲晞聲援。桑、勒爲晞所敗，死者萬餘人，乃收餘衆，將奔劉元海。冀州刺史丁紹要之于赤橋，又大敗之。桑奔馬牧，勒奔樂平。王師斬桑于平原。

汲桑、石勒在樂陵攻打幽州刺史石尟，石尟戰死。乞活田甄帶領五萬隊伍前來解救石尟，石勒迎戰，打敗了田甄，同苟晞等部在平原、陽平一帶相持數月，歷大小三十餘戰，雙方各有勝負。司馬越畏懼，到官渡，聲援苟晞。汲桑、石勒被苟晞擊敗，死萬餘人，於是收攏餘衆，準備投奔劉元海。冀州刺史丁紹在赤橋攔截，又大敗他們。汲桑逃回馬牧，石勒逃往樂平。王室軍隊在平原殺了汲桑。

時胡部大張𨾊督、馮莫突等擁衆數千，壁于上黨，勒往從之，深爲所昵，因説𨾊督曰："劉單于舉兵誅晉，部大距而不從，豈能獨立乎?"曰："不能。"勒曰："如其不能者，兵馬當有所屬。今部落皆已被單于賞募，往往聚議欲叛部大而歸單于矣，宜早爲之計。"𨾊督等素無智略，懼部衆

當時胡人部落首領張𨾊督、馮莫突等擁有數千士衆，屯守上黨，石勒前往歸附他們，深得親寵，趁機勸説𨾊督道："劉單于舉兵討伐晉室，你拒而不從，難道能够獨立嗎?"𨾊督説："不能。"石勒説："如果不能的話，人馬應當有所歸屬。如今部落中都被單于懸賞招募，到處都在談論要背叛你而歸附單于，你應當早日想方設法。"𨾊督等人向來缺乏智謀策略，對部下離心離德感

之貳己也，乃潛隨勒單騎歸元海。元海署匐督爲親漢王，莫突爲都督部大，以勒爲輔漢將軍、平晉王以統之。勒於是命匐督爲兄，賜姓石氏，名之曰會，言其遇己也。

烏丸張伏利度亦有衆二千，壁于樂平，元海屢招而不能致。勒僞獲罪于元海，因奔伏利度。伏利度大悦，結爲兄弟，使勒率諸胡寇掠，所向無前，諸胡畏服。勒知衆心之附己也，乃因會執伏利度，告諸胡曰："今起大事，我與伏利度孰堪爲主?"諸胡咸以推勒。勒於是釋伏利度，率其部衆歸元海。元海加勒督山東征討諸軍事，以伏利度衆配之。

元海使劉聰攻壺關，命勒率所統七千爲前鋒都督。劉琨遣護軍黄秀等救壺關，勒敗秀於白田，秀死之，勒遂陷壺關。元海命勒與劉零、閻羆等七將率衆三萬寇魏郡、頓丘諸壘壁，多陷之，假壘主將軍、都尉，簡强壯五萬爲軍士，老弱安堵如故，軍無私掠，百姓懷之。

及元海僭號，遣使授勒持節、平東大將軍，校尉、都督、王如故。勒并軍寇鄴，鄴潰，和郁奔于衛國。執魏郡太守王粹于三臺。進攻趙郡，害冀州西部都尉馮冲。攻乞活赦亭、田甄于中丘，皆殺之。元海授勒安東大將軍、開府，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進軍攻鉅鹿、常山，害二郡守將。陷冀州郡縣堡壁百餘，衆至十餘萬，其衣冠人物集爲君子營。乃引張賓爲謀主，始署軍功曹，以刁膺、張敬爲股肱，夔安、孔萇爲爪牙，支雄、呼延莫、王陽、桃豹、逯明、吴豫等爲將率。使其將張斯率騎詣并州山北諸郡縣，説諸胡羯，曉以安危。諸胡懼勒威名，多有附者。進

到恐懼，便秘密地跟隨石勒單槍匹馬歸附了劉元海。元海任匐督爲親漢王，莫突爲都督部大，任石勒爲輔漢將軍、平晉王而統領他們。石勒從此稱匐督爲兄，賜姓石，名叫會，意爲知己。

烏丸張伏利度也有二千士衆，屯守在樂平，元海幾次招徠却不曾前來歸附。石勒詐稱得罪於元海，而投奔伏利度。伏利度非常高興，二人結爲兄弟，派石勒率領諸胡部隊外出劫掠，無往而不勝，諸胡都敬畏順服。石勒知道衆人之心已經依附自己，便趁機拘捕了伏利度，對諸胡説："現在我們舉兵起事，我與伏利度誰能擔任首領?"諸胡都推舉石勒。於是石勒釋放了伏利度，帶領他的部衆歸附元海。元海加任石勒督山東征討諸軍事，把伏利度的士衆分配給他。

元海派劉聰攻打壺關，命石勒帶領他統率的七千士卒作爲前鋒都督。劉琨派遣護軍黄秀等解救壺關，石勒在白田打敗了黄秀，黄秀戰死，石勒接着攻陷壺關。元海命令石勒與劉零、閻羆等七位將領帶領三萬士衆攻掠魏郡、頓丘等城堡工事，大多攻下，暫任壘主將軍、都尉，挑選五萬强壯之民爲軍士，老弱百姓安居如故，軍隊不准搶掠財物，百姓都歸附他們。

元海僭稱王號後，派使者授石勒持節、平東大將軍，校尉、都督、王如故。石勒合并軍隊攻掠鄴地，鄴崩潰，和郁逃到衛國。在三臺拘捕了魏郡太守王粹。進攻趙郡，殺死冀州西部都尉馮冲。在中丘攻打乞活赦亭、田甄，一一殺害了他們。元海授石勒安東大將軍、開府，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進軍攻打鉅鹿、常山，殺害二郡守將。攻陷冀州各郡縣一百餘處堡壘，士衆達到十餘萬，其中大小士官集聚爲君子營。請張賓作爲謀主，開始設軍功曹，以刁膺、張敬爲左右輔佐之臣，夔安、孔萇爲爪牙之士，支雄、呼延莫、王陽、桃豹、逯明、吴豫等爲將帥。派出將領張斯率領騎兵前往并州山北諸郡縣，勸説胡羯諸部，曉以安危。諸胡懼怕石勒的聲威，大多表示歸附。進軍常山，分頭派遣諸將進攻中山、博陵、高陽諸縣，數萬人投降。

軍常山，分遣諸將攻中山、博陵、高陽諸縣，降之者數萬人。

王浚使其將祁弘帥鮮卑段務塵等十餘萬騎討勒，大敗勒于飛龍山，死者萬餘。勒退屯黎陽，分命諸將攻諸未下及叛者，降三十餘壁，置守宰以撫之。進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斌。於是車騎將軍王堪、北中郎將裴憲自洛陽率衆討勒，勒燒營并糧，迴軍距之，次于黄牛壘。魏郡太守劉矩以郡附于勒，勒使矩統其壘衆爲中軍左翼。勒至黎陽，裴憲棄其軍奔于淮南，王堪退堡倉垣。元海授勒鎮東大將軍，封汲郡公，持節、都督、王如故。勒固讓公不受。與閻羆攻圈圈、苑市二壘，陷之，羆中流矢死，勒并統其衆。潛自石橋濟河，攻陷白馬，坑男女三千餘口。東襲鄄城，害兖州刺史袁孚。因攻倉垣，陷之，遂害堪。渡河攻廣宗、清河、平原、陽平諸縣，降勒者九萬餘口。復南濟河，滎陽太守裴純奔于建業。

王浚派部將祁弘帶領鮮卑段務塵等十餘萬騎兵討伐石勒，在飛龍山大敗石勒，死者達萬餘人。石勒軍退守黎陽，分别命令諸將攻打尚未攻克的城堡以及叛變的將士，降服了三十餘座小城堡，設置守宰來安撫當地官民。進軍攻掠信都，殺害了冀州刺史王斌。此時車騎將軍王堪、北中郎將裴憲從洛陽率領士衆征討石勒，石勒焚燒了軍營并集攏軍糧，回軍抵抗，在黄牛壘暫駐下來。魏郡太守劉矩以一郡歸附石勒，石勒派劉矩帶領他壁壘中的士衆作爲中軍左翼。石勒到達黎陽，裴憲拋棄了他的隊伍逃跑到淮河以南，王堪退守倉垣。元海授石勒鎮東大將軍，封汲郡公，持節、都督、王如故。石勒堅決推辭而不接受封爵爲公。與閻羆進攻圈圈、苑市兩處壁壘，攻下兩地，閻羆被流矢射中而死，石勒統領了他的部下。從石橋秘密渡過黄河，攻陷白馬，坑埋了男女三千餘人。東襲鄄城，殺死兖州刺史袁孚。接着攻打倉垣，攻陷倉垣後殺了王堪。渡黄河攻打廣宗、清河、平原、陽平諸縣，投降石勒的有九萬餘人。再次南渡黄河，滎陽太守裴純逃往建業。

時劉聰攻河内，勒率騎會之，攻冠軍將軍梁巨于武德，懷帝遣兵救之。勒留諸將守武德，與王桑逆巨於長陵。巨請降，勒弗許，巨逾城而遁，軍人執之。勒馳如武德，坑降卒萬餘，數梁巨罪而害之。王師退還，河北諸堡壁大震，皆請降送任于勒。

當時劉聰攻打河内，石勒率領騎兵與他會合，在武德進攻冠軍將軍梁巨，懷帝派兵前來營救。石勒留下諸將據守武德，與王桑到長陵迎戰梁巨。梁巨請求投降，石勒不答應，梁巨越城墻而逃，軍中士卒抓住了他。石勒騎馬趕到武德，坑埋了一萬餘名投降的士卒，歷數梁巨罪狀而殺了他。王室軍隊撤退回朝，河北諸城堡壁壘的守軍極爲震驚，都向石勒請求投降，送親屬去作人質。

及元海死，劉聰授勒征東大將軍、并州刺史、汲郡公，持節、開府、都督、校尉、王如故。勒固辭將軍，乃止。

劉元海死後，劉聰授石勒征東大將軍、并州刺史、汲郡公，持節、開府、都督、校尉、王如故。石勒堅決推辭被任爲大將軍，這項任命便終止不授。

劉粲率衆四萬寇洛陽，勒留輜重于重門，率騎二萬會粲於大陽，大敗王師於澠池，遂至洛川。粲出轘轅，

劉粲帶領四萬士卒攻掠洛陽，石勒把軍中輜重留在重門，率領二萬騎兵在大陽與劉粲會合，在澠池大敗王室軍隊，進軍到達洛川。劉粲出轘

勒出成皋關，圍陳留太守王讚於倉垣，爲讚所敗，退屯文石津。將北攻王浚，會浚將王申始率遼西鮮卑萬餘騎敗趙固于津北，勒乃燒船棄營，引軍向柏門，迎重門輜重，至于石門，濟河，攻襄城太守崔曠於繁昌，害之。

轅，石勒出成皋關，在倉垣圍攻陳留太守王讚，被王讚打敗，退守文石津。將要向北攻打王浚，適逢王浚部將王申始帶領遼西鮮卑萬餘騎兵在津北打敗了趙固，石勒便燒毀船隻遺棄軍營，帶領軍隊奔向柏門，迎接留在重門的輜重，到達石門，渡過黄河，在繁昌攻打襄城太守崔曠，并殺了他。

先是，雍州流人王如、侯脱、嚴嶷等起兵江淮間，聞勒之來也，懼，遣衆一萬屯襄城以距，勒擊敗之，盡俘其衆。勒至南陽，屯于宛北山。如懼勒之攻襄也，使送珍寶車馬犒師，結爲兄弟，勒納之。如與侯脱不平，説勒攻脱。勒夜令三軍鷄鳴而駕，晨壓宛門，攻之，旬有二日而克。嚴嶷率衆救脱，至則無及，遂降于勒。勒斬脱，囚嶷送于平陽，盡并其衆，軍勢彌盛。

在此之前，雍州流民王如、侯脱、嚴嶷等人在江淮一帶起兵，聽説石勒前來，心中畏懼，派遣一萬士衆屯駐在襄城抵抗石勒，石勒打敗了守軍，全數俘獲軍中士卒。石勒進軍南陽，在宛北山駐軍。王如懼怕石勒攻打襄城，派人送來珍寶車馬犒勞石勒軍，與石勒結爲兄弟，石勒接納了禮物。王如與侯脱不和，勸説石勒攻打侯脱。石勒連夜命令三軍鷄鳴便駕車出發，清晨軍隊迫近宛門，攻宛，十二天攻克宛城。嚴嶷帶領衆人救援侯脱，趕到那裏爲時已晚，於是向石勒投降。石勒斬殺侯脱，囚禁了嚴嶷送往平陽，把他的隊伍全部吞并，石勒軍勢力更加强大。

勒南寇襄陽，攻陷江西壘壁三十餘所，留刁膺守襄陽，躬帥精騎三萬還攻王如。憚如之盛，遂趣襄城。如知之，遣弟璃率騎二萬五千，詐言犒軍，實欲襲勒。勒逆擊，滅之，復屯江西，蓋欲有雄據江漢之志也。張賓以爲不可，勸勒北還，弗從，以賓爲參軍都尉，領記室，位次司馬，專居中總事。

石勒向南攻掠襄陽，攻陷了江西三十餘所壘壁，留刁膺防守襄陽，親自率領三萬精鋭騎兵回師攻打王如。又懼怕王如兵力强盛，於是速回襄城。王如聽説了這一情况，派其弟王璃帶領二萬五千名騎兵，詐稱犒勞軍隊，其實想襲擊石勒。石勒迎擊，消滅了他們，又在江西駐兵，有雄據江漢之志。張賓認爲不能這樣，勸告石勒返回北方，石勒不聽從他的意見，任命張賓爲參軍都尉，兼記室，位次於司馬，專管軍中之事。

元帝慮勒南寇，使王導率衆討勒。勒軍糧不接，死疫太半，納張賓之策，乃焚輜重，裹糧卷甲，渡沔，寇江夏，太守楊珉棄郡而走。北寇新蔡，害新蔡王確于南頓，朗陵公何襲、廣陵公陳眕、上黨太守羊綜、廣平太守邵肇等率衆降于勒。勒進陷許昌，害平東將軍王康。

元帝考慮到石勒可能向南侵犯，派王導率軍討伐石勒。石勒軍隊中斷了軍糧供給，士卒大半死於瘟疫，石勒采納張賓的計策，焚燒了輜重，聚集起軍中餘糧，收起軍士盔甲，渡沔侵犯江夏，太守楊珉棄郡而逃。向北進犯新蔡，在南頓殺害新蔡王司馬確，朗陵公何襲、廣陵公陳眕、上黨太守羊綜、廣平太守邵肇等人率衆向石勒投降。石勒進軍攻陷許昌，殺害平東將軍王康。

先是，東海王越率洛陽之衆二十餘萬討勒，越薨于軍，衆推太尉王衍爲主，率衆東下，勒輕騎追及之。

在此之前，東海王司馬越率領洛陽二十餘萬士衆討伐石勒，司馬越在軍中病逝，衆人推舉太尉王衍爲主，率衆東下，石勒帶領輕騎追上了

衍遣將軍錢端與勒戰，爲勒所敗，端死之，衍軍大潰，勒分騎圍而射之，相登如山，無一免者。於是執衍及襄陽王範、任城王濟、西河王喜、梁王禧、齊王超、吏部尚書劉望、豫州刺史劉喬、太傅長史庾敳等，坐之于幕下，問以晋故。衍、濟等懼死，多自陳說，惟範神色儼然，意氣自若，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甚奇之。勒於是引諸王公卿士於外害之，死者甚衆。勒重衍清辨，奇範神氣，不能加之兵刃，夜使人排墻填殺之。左衛何倫、右衛李惲聞越薨，奉越妃裴氏及越世子毗出自洛陽。勒逆毗於洧倉，軍復大潰，執毗及諸王公卿士，皆害之，死者甚衆。因率精騎三萬，入自成皋關。會劉曜、王彌寇洛陽，洛陽既陷，勒歸功彌、曜，遂出轘轅，屯于許昌。劉聰署勒征東大將軍，勒固辭不受。

他們。王衍派將軍錢端迎戰石勒，被石勒打敗，錢端戰死，王衍軍隊大敗，石勒分遣騎兵包圍并射殺他們，死者堆積如山，無一幸免。於是捉住了王衍及襄陽王司馬範、任城王司馬濟、西河王司馬喜、梁王司馬禧、齊王司馬超、吏部尚書劉望、豫州刺史劉喬、太傅長史庾敳等人，讓他們坐在帳幕下，向他們詢問晋室舊事。王衍、司馬濟等人怕死，多主動陳説，惟司馬範神色自若，回頭呵斥他們説："面臨今天這樣的事，爲何還如此多嘴多舌！"石勒看他不平凡。於是帶着諸位王公卿士走出門外殺害了他們，死者很多。石勒看重王衍高潔明辨、襄陽王司馬範的神氣，不忍對他們加以兵刃，夜間派人推倒土墻，二人被壓在斷墻下死去。左衛何倫、右衛李惲聽説東海王司馬越死於軍中，陪奉着司馬越妃裴氏及司馬越世子司馬毗自洛陽而出。石勒在洧倉迎擊司馬毗，王室軍隊又一次大敗，石勒拘捕了司馬毗及諸王公卿士，全部殺掉，死的人很多。接着率領三萬精鋭騎兵自成皋關而入。會合劉曜、王彌進攻洛陽，洛陽攻陷後，石勒把功績歸於王彌、劉曜，於是出轘轅，駐兵許昌。劉聰任石勒爲征東大將軍，石勒辭讓不受。

先是，平陽人李洪有衆數千，壘于舞陽，苟晞假洪雍州刺史。勒進寇穀陽，害冠軍將軍沛王滋。破王讚于陽夏，獲讚，以爲從事中郎。襲破大將軍苟晞于蒙城，執晞，署爲左司馬。劉聰授勒征東大將軍、幽州牧，固辭將軍不受。

此前，平陽人李洪有數千士衆，在舞陽築起壁壘，苟晞暫任李洪爲雍州刺史。石勒進軍劫掠穀陽，殺冠軍將軍沛王司馬滋。在陽夏攻克王讚并俘獲了他，任他作從事中郎。在蒙城襲擊大將軍苟晞，獲勝後得到苟晞，任他作左司馬。劉聰授予石勒征東大將軍、幽州牧，石勒辭讓再三，不接受所授大將軍之職。

先是，王彌納劉暾之説，將先誅勒，東王青州，使暾徵其將曹嶷於齊。勒游騎獲暾，得彌所與嶷書，勒殺之，密有圖彌之計矣。會彌將徐邈輒引部兵去彌，彌漸削弱。及勒之獲苟晞也，彌惡之，僞卑辭使謂勒曰："公獲苟晞而赦之，何其神也！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勒謂張賓曰："王彌位重言卑，恐其遂成前狗意也。"賓曰："觀王公有青

在此之前，王彌采納了劉暾的建議，打算先攻討石勒，然後在東部稱王青州，讓劉暾到齊徵召他的部將曹嶷。石勒的巡游騎兵俘獲了劉暾，得到王彌寫給曹嶷的信，石勒殺了劉暾，秘密謀劃好對付王彌的計策。逢王彌部將徐邈不久帶兵離開了王彌，王彌的勢力削弱。石勒俘獲苟晞後，王彌内心憎惡他，派人假裝言辭卑下地對石勒説："公俘獲了苟晞而又赦免了他，何其神明！如果讓苟晞任公之左，我任公之右，天下不難平定。"石勒對張賓説："王彌地位顯赫而言辭卑

州之心，桑梓本邦，固人情之所樂，明公獨無并州之思乎？王公遲迴未發者，懼明公踵其後，已有規明公之志，但未獲便爾。今不圖之，恐曹嶷復至，共爲羽翼，後雖欲悔，何所及邪！徐邈既去，軍勢稍弱，觀其控御之懷猶盛，可誘而滅之。”勒以爲然。勒時與陳午相攻于蓬關，王彌亦與劉瑞相持甚急。彌請救于勒，勒未之許。張賓進曰：“明公常恐不得王公之便，今天以其便授我矣。陳午小豎，何能爲寇？王彌人傑，將爲我害。”勒因迴軍擊瑞，斬之。彌大悦，謂勒深心推奉，無復疑也。勒引師攻陳午于肥澤，午司馬上黨李頭説勒曰：“公天生神武，當平定四海，四海士庶皆仰屬明公，望濟于塗炭。有與公爭天下者，公不早圖之，而返攻我曹流人。我曹鄉黨，終當奉戴，何遽見逼乎！”勒心然之，詰朝引退。詭請王彌宴于已吾，彌長史張嵩諫彌勿就，恐有專諸、孫峻之禍，彌不從。既入，酒酣，勒手斬彌而并其衆，啓聰稱彌叛逆之狀。聰署勒鎮東大將軍、督并幽二州諸軍事、領并州刺史，持節、征討都督、校尉、開府、幽州牧、公如故。

微，我怕他依然想實現先前之志。”張賓説：“我看王公有稱王青州的志向，故土本鄉，原本是人情留戀之處，你難道没有收復并州的想法嗎？王公遲遲没有發兵的原因，是怕你步後塵而至，他已有謀算你的心思，衹是没有得到機會罷了。如果現在我們不作打算，恐曹嶷又要來到，成爲他的羽翼，以後我們即使後悔，也來不及了！徐邈已經離去，他們的軍力漸漸減弱，我觀察王彌依然大有控制軍隊之心，可以誘惑而消滅他。”石勒認爲有理。當時石勒正與陳午在蓬關交戰，王彌也與劉瑞激烈相持。王彌向石勒請求救援，石勒没有應允他。張賓進言道：“你常擔心得不到對付王公的機會，如今上天把機會給予我們。陳午小人，怎能成爲强敵？王彌是人傑，將會成爲我們的禍患。”石勒於是回師攻打劉瑞，殺掉了他。王彌大悦，認爲石勒衷心敬奉自己，不再對他有懷疑之心。石勒帶領軍隊在肥澤攻打陳午，陳午的司馬上黨人李頭充當説客對石勒道：“你天生神明威武，應當平定四海，四海的士人庶民都敬仰你，希望你從水深火熱中解救他們。有與你競爭天下的對手，你不早日謀劃對付他們，却回頭來攻打我輩流亡之人。我們同鄉之人，終當敬奉愛戴你，怎需嚴加逼迫呢！”石勒内心贊同這種説法，次日清晨引兵撤退。詭稱邀請王彌在已吾宴會，王彌長史張嵩勸諫王彌不要前往，恐怕將遇專諸、孫峻式的暗殺之禍，王彌没有聽從。入席之後，飲酒正酣，石勒親手斬殺王彌而把他的部下收歸於己，稟告劉聰，數説王彌叛逆之罪。劉聰任命石勒爲鎮東大將軍、督并幽二州諸軍事、兼并州刺史，持節、征討都督、校尉、開府、幽州牧、公如故。

苟晞、王讚謀叛勒，勒害之。以將軍左伏肅爲前鋒都尉，攻掠豫州諸郡，臨江而還，屯于葛陂，降諸夷楚，署將軍二千石以下，税其義穀，以供軍士。

苟晞、王讚謀劃背叛石勒，石勒殺害了他們。以將軍左伏肅爲前鋒都尉，攻打豫州諸郡，臨近長江而返，駐在葛陂，降服夷楚諸國，任命將軍二千石以下的官吏，徵收其義捐賑災的糧食，用以供養軍士。

初，勒被鬻平原，與母王相失。至是，劉琨遣張儒送王于勒，遺勒書曰：“將軍發迹河朔，席卷兖豫，飲

起初，石勒在平原被賣，與母親王氏散失。到了此時，劉琨派張儒把王氏送到石勒處，寫信給石勒説：“將軍在河北發迹，勢力席捲兖豫，

馬江淮，折衝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爲諭。所以攻城而不有其人，略地而不有其土，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知其然哉？存亡决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克，而終歸殄滅。昔赤眉、黄巾横逆宇宙，所以一旦敗亡者，正以兵出無名，聚而爲亂。將軍以天挺之質，威振宇内，擇有德而推崇，隨時望而歸之，勛義堂堂，長享遐貴。背聰則禍除，向主則福至。采納往誨，翻然改圖，天下不足定，蟻寇不足掃。今相授侍中、持節、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城郡公，總内外之任，兼華戎之號，顯封大郡，以表殊能，將軍其受之，副遠近之望也。自古以來誠無戎人而爲帝王者，至於名臣建功業者，則有之矣。今之遲想，蓋以天下大亂，當須雄才。遥聞將軍攻城野戰，合於機神，雖不視兵書，暗與孫吴同契，所謂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但得精騎五千，以將軍之才，何向不摧！至心實事，皆張儒所具。”勒報琨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爲效。”遺琨名馬珍寶，厚賓其使，謝歸以絶之。

飲馬江淮，獲勝漢沔，縱然是千古名將，也未足與之并論。攻城而不占有其人，略地而不占有其地，忽而如雲聚合，忽而似星流散，將軍知其所以然嗎？存亡之機在於擁有明主，成敗之要在於歸屬何方；擁有明主則爲義兵，依附叛逆則爲賊衆。義兵雖然失敗，而功業必定成功；賊衆即使獲勝，而終歸消滅。從前赤眉、黄巾横掃天下而一旦敗亡的原因，正在於出師無名，聚衆謀亂。將軍憑着卓越超拔的資質，威震海内，選擇有德之人而推崇之，順隨衆望而依附之，勛義赫然，長享富貴。背棄劉聰則禍患消除，歸向明主則福運必至。采納以往的教誨，改换門庭，那麽平定天下將不足挂齒，如蟻之寇也不值一掃了。現在授你爲侍中、持節、車騎大將軍、兼護匈奴中郎將、襄城郡公，總管内外重任，兼領華戎名號，赫然受封大郡，以表彰你特殊的功勞，希望將軍接受任命封賞，滿足遠近衆人的願望。自古以來確實没有身爲異族之人而稱帝王的先例，至於名臣建立功業之例則古來有之。現在我們産生這種想法，是因爲天下大亂，當需雄才。遥聞將軍攻城野戰，神機妙算，雖然不曾熟讀兵書，而暗中與孫吴不謀而合，這就是聖人所説的生而知之者爲上，學而知之者次之。衹需得到五千精鋭的騎兵，憑着將軍的才能，將無堅不摧！我内心的真實想法，都由張儒報知於你。”石勒回報劉琨説：“我們的道路不同，本非腐儒所能明白。你應當向本朝顯示出自己的節操，我本是夷族之人，難以爲此效勞。”送給劉琨名馬珍寶，厚待他的使者，辭謝使者使其返回，并斷絶了與劉琨的交往。

勒於葛陂繕室宇，課農造舟，將寇建鄴。會霖雨歷三月不止，元帝使諸將率江南之衆大集壽春，勒軍中飢疫死者太半。檄書朝夕繼至，勒會諸將計之。右長史刁膺諫勒先送款於帝，求掃平河朔，待軍退之後徐更計之。勒愀然長嘯。中堅夔安勸勒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其怯乎！”孔萇、支雄等三十餘將進曰：“及吴軍

石勒在葛陂修繕屋宇，勉勵農耕，修造船隻，將要進犯建鄴。適逢三個月不停地下雨，元帝派諸將率領江南之人在壽春聚會，石勒軍士大半因飢餓、瘟疫而死。檄書朝夕接踵而至，石勒召集諸將商議。右長史刁膺勸諫石勒先向元帝歸順，請求掃平河北地區，等待王室軍隊撤退之後再另作打算。石勒愀然長嘯。中堅夔安勸説石勒接近地勢高的地方，避開水瀆，石勒説：“將軍何其膽怯呵！”孔萇、支雄等三十餘位將領進言

未集，萇等請各將三百步卒，乘船三十餘道，夜登其城，斬吴將頭，得其城，食其倉米。今年要當破丹楊，定江南，盡生縛取司馬家兒輩。”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匹。顧問張賓曰：“於君計何如?”賓曰：“將軍攻陷帝都，囚執天子，殺害王侯，妻略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奈何復還相臣奉乎！去年誅王彌之後，不宜於此營建。天降霖雨方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四塞山河，有喉衿之勢，宜北徙據之。伐叛懷服，河朔既定，莫有處將軍之右者。晋之保壽春，懼將軍之往擊爾，今卒聞迴軍，必欣於敵去，未遑奇兵掎擊也。輜重徑從北道，大軍向壽春，輜重既過，大軍徐迴，何懼進退無地乎！”勒攘袂鼓髯曰：“賓之計是也。”責刁膺曰：“君共相輔佐，當規成功業，如何便相勸降！此計應斬。然相明性怯，所以宥君。”於是退膺爲將軍，擢賓爲右長史，加中壘將軍，號曰“右侯”。

道：“趁吴軍尚未聚齊，孔萇等請求各帶三百名步卒，乘船三十餘艘，夜半登上城墻，斬下吴將頭顱，取得城池，食其倉米。今年定要攻克丹楊，平定江南，全部活捉司馬家兒輩。”石勒笑道：“這是勇將之計。”賜給每位將領全副披挂的戰馬一匹。回頭詢問張賓：“你有什麽計策?”張賓説：“將軍如果攻陷帝都，囚執天子，殺害王侯，占有妃主，那麽拔下你的頭髮也不足以列數你的罪孽，怎能讓别人作爲臣子來敬奉你呢！去年誅討王彌之後，不應在此地營建。方圓數百里中上天連月降雨，暗示將軍不應滯留。鄴有三臺之險固，西與平陽相連接，四周有山有河，占有要害之勢，我們應向北遷徙而占領那裏。討伐叛軍，安撫歸附之人，河北平定之後，就没有人能够居將軍之上。晋保守壽春，不過是因爲懼怕將軍前往攻打他們，現在聽説我們回師北向，他們一定會因我軍離去而歡欣不已，無暇顧及奇兵襲擊。我們的輜重直接向北行進，大部隊向壽春行進，輜重經過之後，大部隊再徐徐而走，還怕什麽進退無路呢!”石勒捋起衣袖掀動鬚髯説：“張賓之計極是。”責備刁膺説：“君共相輔佐，應當勉勵我成就功業，怎能勸我投降呢！出此計者應當殺頭。但是我知道你生性膽小，所以赦免了你。”於是刁膺退位爲將軍，提拔張賓爲右長史，加中壘將軍，號“右侯”。

發自葛陂，遣石季龍率騎二千距壽春。會江南運船至，獲米布數十艘，將士争之，不設備。晋伏兵大發，敗季龍于巨靈口，赴水死者五百餘人，奔退百里，及于勒軍。軍中震擾，謂王師大至，勒陣以待之。晋懼有伏兵，退還壽春。勒所過路次，皆堅壁清野，采掠無所獲，軍中大飢，士衆相食。行達東燕，聞汲郡向冰有衆數千，壁于枋頭，勒將於棘津北渡，懼冰邀之，會諸將問計。張賓進曰：“如聞冰船盡在瀆中，未上枋内，可簡壯勇者千人，詭道潛渡，襲取其船，以濟大軍。大軍既濟，冰必可擒

軍隊從葛陂出發，石勒派石季龍帶領二千騎兵抵抗壽春方面的兵力。正逢江南的運輸船隊到達，劫獲了數十艘糧食布匹，軍中將士互相争奪，没有設置防備。晋軍伏兵大舉進攻，在巨靈口打敗了石季龍，五百餘人投水而死，隊伍退逃百里，逃到石勒軍中。全軍震驚騷動，聲稱王室軍隊大舉前來，石勒列陣以待。晋軍怕有伏兵，退回壽春。石勒軍隊所到之處，都已堅壁清野，軍隊徵糧掠物一無所獲，軍中大鬧饑荒，士衆互相殘食。行至東燕，聽説汲郡向冰有數千士衆，在枋頭築起壁壘，石勒將從棘津北渡，害怕向冰截擊，召集諸將來詢問對策。張賓進言道：“聽説向冰的船隻都停泊在河流中而没有進入堤堰的木欄之内，可以挑選一千名强壯勇猛者，從隱秘

也。”勒從之，使支雄、孔萇等從文石津縛筏潛渡，勒引其衆自酸棗向棘津。冰聞勒軍至，始欲内其船。會雄等已渡，屯其壘門，下船三十餘艘以濟其軍，令主簿鮮于豐挑戰，設三伏以待之。冰怒，乃出軍，將戰，而三伏齊發，夾擊攻之，又因其資，軍遂豐振。長驅寇鄴，攻北中郎將劉演于三臺。演部將臨深、牟穆等率衆數萬降于勒。

的途徑潛渡過去，偷襲獲取他們的船隻，用以載大部隊渡河。大部隊渡過之後，向冰必定能够擒獲。”石勒聽從了這個主張，派支雄、孔萇等人從文石津扎好竹筏偷偷渡河，石勒帶領隊伍自酸棗向棘津進發。向冰聽説石勒軍隊來到，纔開始收攏船隻。適逢支雄等人已經渡過河來，在向冰營壘門前停下，獲取三十餘艘船隻載大部隊渡河，命令主簿鮮于豐前去挑戰，設三重伏兵静待出擊。向冰大怒，從壁壘出兵，準備應戰，而三重伏兵一起出動，夾攻向冰，又藉助向冰的資財，石勒軍於是豐足振奮。長驅進犯鄴，在三臺進攻北中郎將劉演。劉演部將臨深、牟穆等率領數萬士卒向石勒投降。

時諸將佐議欲攻取三臺以據之，張賓進曰：“劉演衆猶數千，三臺險固，攻守未可卒下，舍之則能自潰。王彭祖、劉越石大敵也，宜及其未有備，密規進據罕城，廣運糧儲，西稟平陽，掃定并、薊，桓、文之業可以濟也。且今天下鼎沸，戰争方始，游行羈旅，人無定志，難以保萬全、制天下也。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形勝之國，可擇此二邑而都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略，推亡固存，兼弱攻昧，則群凶可除，王業可圖矣。”勒曰：“右侯之計是也。”於是進據襄國。賓又言於勒曰：“今我都此，越石、彭祖深所忌也，恐及吾城池未固，資儲未廣，送死於我。聞廣平諸縣秋稼大成，可分遣諸將收掠野穀。遣使平陽，陳宜鎮此之意。”勒又然之。於是上表於劉聰，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壘壁，率多降附，運糧以輸勒。劉聰署勒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冀幽并營四州雜夷、征討諸軍事、冀州牧，進封本國上黨郡公，邑五萬户，開府、幽州牧、東夷校尉如故。

其時諸將商議，想攻取三臺而據守，張賓進言説：“劉演士衆猶有數千，三臺地勢險固，未必能够立刻攻克，放棄進攻却能讓其自行潰散。王彭祖、劉越石是我們的大敵，應該趁他們尚無防備，秘密進軍攻取罕城，向四方運輸糧食儲備，給西邊的平陽糧食，掃平并、薊，便能够成就齊桓公、晋文公般的功業。再説如今天下鼎沸，戰争始興，遷徙流浪，人無定志，難以保萬全、定天下。得地者昌盛，失地者衰亡。邯鄲、襄國，是古時趙國的舊都，依山據險，是位置優越、地勢險要之地，可以選擇這兩個都邑作爲都城，然後命令諸將四處出擊，授予他們奇策，使亡國復興，尚存之地更加鞏固，兼并弱國，攻打愚昧不化之地，那麽群凶可以消滅，王業能够成功。”石勒説：“右侯的計策正確。”於是進軍占據襄國。張賓又對石勒説：“現在我們定都此地，爲越石、彭祖忌恨，恐怕會趁我們城池尚未堅固，物資儲備尚不豐實，而致我們於死地。聽説廣平諸縣秋糧豐收，可以分派諸將掠取田野中的穀物。派人前往平陽，陳述應當鎮守此地的意思。”石勒又同意了。於是向劉聰上表，分别命令諸將進攻冀州郡縣壘壁，大多數都投降歸附了石勒，把糧食運往石勒處。劉聰任命石勒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冀幽并營四州雜夷、征討諸軍事、冀州牧，進封爲本國上黨郡公，食邑五萬户，開府、幽州牧、東夷校尉如故。

廣平游綸、張豺擁衆數萬，受王浚假署，保據苑鄉。勒使夔安、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外壘。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柸、匹磾等部衆五萬餘以討勒。時城隍未修，乃於襄國築隔城重柵，設鄣以待之。就六眷屯于渚陽，勒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頻爲就六眷所敗，又聞其大造攻具，勒顧謂其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衆我寡，恐攻圍不解，外救不至，内糧罄絶，縱孫吴重生，亦不能固也。吾將簡練將士，大陣於野以决之，何如?"諸將皆曰："宜固守以疲寇，彼師老自退，追而擊之，蔑不克矣。"勒顧謂張賓、孔萇曰："君以爲何如?"賓、萇俱曰："聞就六眷剋來月上旬送死北城，其大衆遠來，戰守連日，以我軍勢寡弱，謂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衆之悍，末柸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柸所，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敵必震惶，計不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末柸之衆既奔，餘自摧散。擒末柸之後，彭祖可指辰而定。"勒笑而納之，即以萇爲攻戰都督，造突門于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噪于城上。會孔萇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柸，就六眷等衆遂奔散。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就六眷收其遺衆，屯于渚陽，遣使求和，送鎧馬金銀，并以末柸三弟爲質而請末柸。諸將并勸勒殺末柸以挫之，勒曰："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怨仇，爲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結怨一國，非計也。放之必悦，不復爲王浚用矣。"於是納其質，遣石季龍盟就六眷于渚陽，

廣平人游綸、張豺擁有數萬士衆，受到王浚的暫時任命，保衛守護苑鄉。石勒派遣夔安、支雄等七位將領前去攻打，攻破了外壘。王浚派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柸、匹磾等五萬餘部衆討伐石勒。當時城池尚未修繕，便在襄國築起層層木栅，設置屏障嚴陣以待。就六眷駐屯渚陽，石勒分遣諸將出城挑戰，屢次被就六眷打敗，又聽説敵軍大造進攻器械，石勒環顧左右將佐説："眼下敵寇輾轉相逼，敵衆我寡，恐怕包圍難以解除，外援又不能到來，城内軍糧已盡，縱然孫吴復活，也無法固守。我將要簡選將士，在野外大擺戰陣而進行决戰，怎麽樣?"諸將都説："應當固守而使敵寇疲憊，他們軍隊在外久了自然會撤退，我們再追擊，戰無不勝。"石勒看看張賓、孔萇説："你們認爲怎樣?"張賓、孔萇都説："聽説就六眷限期下月上旬在北城殊死决戰，他們大部隊遠道而來，連日作戰防守，認爲我們軍隊勢單力薄而不敢出戰，他們一定會懈怠。現在段氏同族中，末柸最爲强悍，精鋭勇猛之兵，都在末柸手下，我們可以不用再出戰，向他們顯示我們力量薄弱。迅速在北壘鑿開二十餘處秘密通道，趁賊陣尚未形成，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下，敵軍必定驚惶不已，來不及設想對策，這便是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末柸士衆逃跑後，其餘部隊自會潰散。捉住末柸後，彭祖便可指日而勝。"石勒笑着接受了這個建議，立即以孔萇爲攻戰都督，在北城開秘密出口。鮮卑部隊向前推進，駐屯在營壘之北，石勒趁其陣列未定之時，親自率領將士在城墻上鼓噪喧嘩。此時孔萇帶領各路秘密出口的伏兵出城襲擊，活捉了末柸，就六眷等部士衆四下逃散。孔萇乘勝追擊，敵軍尸體遍地，綿延三十餘里，繳獲披甲戰馬五千匹。就六眷收攏剩餘的士衆，在渚陽駐屯，派人來求和，送來戰馬金銀，并以末柸三弟爲人質請求赦免末柸。諸將都勸石勒殺掉末柸來挫傷敵軍士氣，石勒説："遼西鮮卑是强健之國，與我們素無怨仇，祇是受王浚唆使罷了。現在殺掉一人，與一國結下怨仇，這不是良策。釋放了他，他們一定很高興，不再被王浚利用。"於是接納了

結爲兄弟，就六眷等引還。使參軍閻綜獻捷於劉聰。於是游綸、張豺請降稱藩，勒將襲幽州，務養將士，權宜許之，皆就署將軍。於是遣衆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象。王浚復以邵舉行冀州刺史，保于信都。

人質，派石季龍與就六眷在渚陽結盟，結爲兄弟，就六眷等引兵回去。派參軍閻綜向劉聰獻戰利品。此時游綸、張豺請求投降作爲藩臣，石勒將要襲擊幽州，將士需要休整，作爲權宜之計應許了他們，都就地暫授將軍。於是派部隊進犯信都，殺害冀州刺史王象。王浚又暫任邵舉兼冀州刺史，在信都設防。

建興元年，石季龍攻鄴三臺，鄴潰，劉演奔于廩丘，將軍謝胥、田青、郎牧等率三臺流人降于勒，勒以桃豹爲魏郡太守以撫之。命段末柸爲子，署爲使持節、安北將軍、北平公，遣還遼西。末柸感勒厚恩，在途日南面而拜者三，段氏遂專心歸附，自是王浚威勢漸衰。

建興元年，石季龍攻打鄴三臺，鄴潰敗，劉演逃到廩丘，將軍謝胥、田青、郎牧等人帶領三臺流民向石勒投降，石勒任桃豹爲魏郡太守來安撫他們。稱段末柸爲子，授爲使持節、安北將軍、北平公，派他返回遼西。末柸感激石勒的厚恩，在歸途中每日三次南面而拜，段氏於是專心歸附，從此王浚威勢漸漸削弱。

勒襲苑鄉，執游綸以爲主簿。攻乞活李惲于上白，斬之，將坑其降卒，見郭敬而識之，曰："汝郭季子乎？"敬叩頭曰："是也。"勒下馬執其手，泣曰："今日相遇，豈非天邪！"賜衣服車馬，署敬上將軍，悉免降者以配之。其將孔萇寇定陵，害兖州刺史田徽。烏丸薄盛執渤海太守劉既，率户五千降于勒。劉聰授勒侍中、征東大將軍，餘如故，拜其母王氏爲上黨國太夫人，妻劉氏上黨國夫人，章綬首飾一同王妃。

石勒襲擊苑鄉，俘獲游綸後任爲主簿。在上白攻打乞活李惲，殺了他，想坑埋投降的士卒，見到郭敬而認出了他，説："你是郭季子嗎？"郭敬叩頭道："是呵。"石勒下馬拉着他的手哭着説："今日相遇，莫非是天意吧！"賞給他衣服車馬，任他爲上將軍，把投降的士卒全部赦免而分配給郭敬。石勒部將孔萇侵掠定陵，殺害兖州刺史田徽。烏丸薄盛抓住渤海太守劉既，帶領五千户向石勒投降。劉聰授石勒侍中、征東大將軍，其餘官爵如故，授石勒母王氏爲上黨國太夫人，妻劉氏爲上黨國夫人，印章佩綬及首飾全部與王妃相同。

段末柸任弟亡歸遼西，勒大怒，所經令尉皆殺之。

段末柸做人質的弟弟逃回遼西，石勒大怒，有關涉及的令尉全部殺頭。

烏丸審廣、漸裳、郝襲背王浚，密遣使降于勒，勒厚加撫納。司冀漸寧，人始租賦。立太學，簡明經善書吏署爲文學掾，選將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勒母王氏死，潜窆山谷，莫詳其所。既而備九命之禮，虚葬于襄國城南。

烏丸審廣、漸裳、郝襲背着王浚，秘密派遣使者向石勒投降，石勒大加安撫，收納了他們。司冀一帶漸漸安寧，百姓開始繳納租賦。設立太學，提拔精通書經的官吏任爲文學掾，挑選將領佐吏的子弟三百人進行教育。石勒母王氏死，秘密埋葬在山谷中，無人詳知其地。不久備九等官爵中最高一級的禮儀，虚葬在襄國城南。

勒謂張賓曰："鄴，魏之舊都，吾將營建。既風俗殷雜，須賢望以綏之，誰可任也？"賓曰："晋故東萊太

石勒對張賓説："鄴是魏的舊都，我打算在此營建宅第。這裏的風俗十分雜亂，需要有聲望的賢人來安撫平定，誰能承擔這一重任？"張賓

守南陽趙彭忠亮篤敏，有佐時良幹，將軍若任之，必能允副神規。”勒於是徵彭，署爲魏郡太守。彭至，入泣而辭曰：“臣往策名晉室，食其祿矣。犬馬戀主，切不敢忘。誠知晉之宗廟鞠爲茂草，亦猶洪川東逝，往而不還。明公應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但受人之榮，復事二姓，臣志所不爲，恐亦明公之所不許。若賜臣餘年、全臣一介之願者，明公大造之惠也。”勒默然。張賓進曰：“自將軍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者。至如此賢，以將軍爲高祖，自擬爲四公，所謂君臣相知，此亦足成將軍不世之高，何必吏之。”勒大悦，曰：“右侯之言得孤心矣。”於是賜安車駟馬，養以卿祿，辟其子明爲參軍。勒以石季龍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季龍篡奪之萌兆于此矣。

說：“晉原東萊太守南陽趙彭忠厚聰敏，有輔佐時政的才幹，將軍如果任用他，必能十分符合道規。”石勒於是徵召趙彭，任爲魏郡太守。趙彭前來，進門後哭着推辭說：“臣往日獻身仕宦於晉室，已享用其俸祿。犬馬尚且留戀主人，切切不敢忘懷。我確知晉室宗廟已盡生蕪草，猶如大川東逝，往而不返。明公應驗符命接受天意，稱得上是個攀龍的時機。但是已接受過一份榮耀，又去事奉異姓君主，這是我心中不願做的事，恐怕也是明公所不允許的。如果賜我安度餘年、成全我的一介之願，便是明公的大恩大德了。”石勒默然不語。張賓進言：“將軍旗幟所經之處，官吏仕人無不變節，没有人能執守大義來決定自身進退。至於這位賢人，以將軍爲高祖，自擬作四公，這便是所謂君臣相知，也足以成就將軍的蓋世高功，何必一定給他以吏的名分。”石勒非常高興，説：“右侯的話正合我的心意。”於是賞給趙彭安車駟馬，用卿的俸禄供養他，起用他的兒子趙明爲參軍。石勒以石季龍爲魏郡太守，鎮守鄴三臺，季龍篡權奪位之心從此萌生。

時王浚署置百官，奢縱淫虐，勒有吞并之意，欲先遣使以觀察之。議者僉曰：“宜如羊祜與陸抗書相聞。”時張賓有疾，勒就而謀之。賓曰：“王浚假三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之志，必思協英雄，圖濟事業。將軍威聲震于海内，去就爲存亡，所在爲輕重，浚之欲將軍，猶楚之招韓信也。今權譎遣使，無誠款之形，脱生猜疑，圖之兆露，後雖奇略，無所設也。夫立大事者必先爲之卑，當稱藩推奉，尚恐未信，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勒曰：“右侯之計是也。”乃遣其舍人王子春、董肇等多齎珍寶，奉表推崇浚爲天子曰：“勒本小胡，出於戎裔，值晉綱弛御，海内饑亂，流離屯厄，竄命冀州，共相帥合，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遠播吴會，中原無主，蒼生無

當時王浚設置百官，奢縱暴虐，石勒有吞并王浚的心意，想先派使者去觀察。議事者都說：“應該如同羊祜給陸抗寫信那樣互通信息。”其時張賓正在生病，石勒去探訪他并與他商議此事。張賓說：“王浚憑藉三部勢力，執政一方，雖稱是晉室藩臣，實際上懷着僭位叛逆的心志，一定會英雄協力同心，共圖大業。將軍聲威震於海内，所就之國存，所去之地亡，所在之國重，所去之國輕，王浚想得到將軍，如當年楚之招韓信。如今密遣使者，没有誠心誠意的表現，使人頓生猜疑，暴露出想圖謀對方的徵兆，以後你縱有奇略，也無處可施了。成就大事者一定要先自爲卑下，應該先向王浚稱藩而推奉他爲君主，這樣做尚且怕他不信任我們，羊祜、陸抗的那種關係，我認爲目前不可仿效。”石勒說：“右侯的計策不錯。”便派舍人王子春、董肇等人厚贈珍寶，奉表去推崇王浚爲天子說：“石勒本爲小小胡人，是戎族的後裔，恰值晉室朝綱廢弛，天下連年饑荒戰亂，流離困頓，我們逃至冀州，與你們共同

繫。伏惟明公殿下，州鄉貴望，四海所宗，爲帝王者，非公復誰？勒所以捐軀命、興義兵誅暴亂者，正爲明公驅除爾。伏願殿下應天順時，踐登皇阼。勒奉戴明公，如天地父母，明公當察勒微心，慈眄如子也。”亦遺棗嵩書而厚賂之。浚謂子春等曰：“石公一時英武，據趙舊都，成鼎峙之勢，何爲稱藩于孤，其可信乎？”子春對曰：“石將軍英才俊拔，士馬雄盛，實如聖旨。仰惟明公州鄉貴望，累葉重光，出鎮藩岳，威聲播于八表，固以胡越欽風，戎夷歌德，豈唯區區小府而敢不斂衽神闕者乎！昔陳嬰豈其鄙王而不王，韓信薄帝而不帝者哉？但以知帝王不可以智力爭故也。石將軍之擬明公，猶陰精之比太陽，江、河之比洪海爾。項籍、子陽覆車不遠，是石將軍之明鑒，明公亦何怪乎！且自古誠胡人而爲名臣者實有之，帝王則未之有也。石將軍非所以惡帝王而讓明公也，顧取之不爲天人之所許耳。願公勿疑。”浚大悦，封子春等爲列侯，遣使報勒，答以方物。浚司馬游統時鎮范陽，陰叛浚，馳使降于勒。勒斬其使，送于浚，以表誠實。浚雖不罪統，彌信勒之忠誠，無復疑矣。

聚合以挽救性命。如今晉室福祚淪喪，遠傳吳會，中原没有君主，蒼生失去依附。明公是州鄉的顯貴望族，四海宗奉，能够擔任帝王的，除了明公還有誰呢？我之所以捐棄性命，興義兵除暴亂，正是爲明公驅除禍患。我希望殿下順應天時，登上皇位。我奉戴明公，如同奉戴天地父母，明公應該審知我的心意，如同對待兒子一般慈愛眷顧我。”也寫信給棗嵩并送去厚禮。王浚對子春等人説：“石公是當今的英武之才，據守趙之舊都，形成鼎峙之勢，爲何向我稱藩，這可以相信嗎？”子春回答説：“石將軍英武超群，兵馬强盛，確實如你所言。他希望仰賴明公州鄉貴族的聲望，累世聖德輝光相承，遠鎮藩國山岳，威聲揚於天下，使胡越欽敬其風範，戎夷歌頌其功德而鞏固統治，哪能僅守住區區城府而不向殿下稱臣呢！昔日陳嬰豈因鄙視王位而不稱王，韓信豈因非薄帝名而不爲帝？衹因他們深知帝王之位不能僅以智慧力量去爭得。石將軍與明公相比，猶如月亮與太陽相比，長江、黄河與滔滔海洋相比。項籍、子陽被顛覆的教訓尚在，這是石將軍的前車之鑒，明公又有什麽可奇怪的！再説自古以來，胡人確有爲名臣的事實，却無爲帝王的先例。石將軍并非因爲嫌惡帝王之名而辭讓於明公，是因考慮到取天下將得不到上天與下民的應允。希望明公不要再有什麽疑慮。”王浚非常高興，封子春等人爲列侯，派遣使者回報石勒，用當地物産來答謝他。王浚司馬游統當時鎮守范陽，暗中背叛王浚，派使者投奔石勒處表示投降。石勒斬殺了來使，送到王浚那裏以表示自己的忠誠。王浚雖然没有罪罰游統，却更加相信石勒的忠誠，不再疑慮。

子春等與王浚使至，勒命匿勁卒精甲，虛府羸師以示之，北面拜使而受浚書。浚遺勒麈尾，勒僞不敢執，懸之于壁，朝夕拜之，云：“我不得見王公，見王公所賜如見公也。”復遣董肇奉表于浚，期親詣幽州奉上尊號，亦修箋于棗嵩，乞并州牧、廣平公，以見必信之誠也。

子春等人與王浚的使者來到，石勒命令藏匿起精兵强將和精鋭的武器，向來人顯示空虛的府第和羸弱的軍隊，面向北方謁拜使者并接受了王浚的書信。王浚贈給石勒麈尾，石勒佯裝不敢執拿，懸掛在墻上，朝夕行拜禮，説：“我不能面見王公，見到王公所賜之物如見到王公一樣。”又派董肇奉表去見王浚，期望親自到幽州去尊奉王浚帝王稱號，又給棗嵩寫信，請求并州牧、廣

平公的官爵，以顯示自己的萬分忠誠。

勒將圖浚，引子春問之。子春曰："幽州自去歲大水，人不粒食，浚積粟百萬，不能贍恤，刑政苛酷，賦役殷煩，賊害賢良，誅斥諫士，下不堪命，流叛略盡。鮮卑、烏丸離貳于外，棗嵩、田嬌貪暴于内，人情沮擾，甲士羸弊。而浚猶置立臺閣，布列百官，自言漢高、魏武不足并也。又幽州謡怪特甚，聞者莫不爲之寒心，浚意氣自若，曾無懼容，此亡期之至也。"勒撫几笑曰："王彭祖真可擒也。"浚使達幽州，具陳勒形勢寡弱，款誠無二。浚大悦，以勒爲信然。

石勒將要謀取王浚，延請子春來詢問。子春説："幽州自去年發洪水以來，百姓顆粒未收，王浚囤積百萬糧食，不能贍養接濟百姓，政律刑法苛刻嚴酷，租賦徭役繁雜沉重，殺害賢良，誅責諫士，百姓不堪忍受，流離叛逃殆盡。鮮卑、烏丸在外挑撥離間，棗嵩、田嬌在内貪婪暴虐，人心沮喪紛亂，甲士羸弱疲敝。而王浚仍然設立官署，任命百官，自稱漢高、魏武不足以相提并論。另外，幽州傳謡詭怪異常，聽到的人無不爲之寒心，王浚却坦然自若，毫無懼色，由此可見，滅亡指日可待。"石勒手撫案几笑着説："王彭祖真的可以擒獲了。"王浚使者抵達幽州，一一陳述了石勒勢力寡弱，忠誠無二心。王浚十分高興，以爲石勒十分誠實可信。

勒纂兵戒期，將襲浚，而懼劉琨及鮮卑、烏丸爲其後患，沈吟未發。張賓進曰："夫襲敵國，當出其不意。軍嚴經日不行，豈顧有三方之慮乎？"勒曰："然，爲之奈何？"賓曰："彭祖之據幽州，唯仗三部，今皆離叛，還爲寇仇，此則外無聲援以抗我也。幽州飢儉，人皆蔬食，衆叛親離，甲旅寡弱，此則内無强兵以禦我也。若大軍在郊，必土崩瓦解。今三方未靖，將軍便能懸軍千里以征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就使三方有動，勢足旋趾。宜應機電發，勿後時也。且劉琨、王浚雖同名晋藩，其實仇敵。若修箋于琨，送質請和，琨必欣于得我，喜于浚滅，終不救浚而襲我也。"勒曰："吾所不了，右侯已了，復何疑哉！"

石勒集中士兵約定日期，準備襲擊王浚，但擔心劉琨及鮮卑、烏丸會成爲後患，徘徊而没有發兵。張賓進言道："襲擊敵國，應當出其不意。軍令連日不行，是否考慮有三方後患呢？"石勒問："是的，該怎麽辦呢？"張賓説："彭祖據守幽州，惟依三部兵力，現在都已叛離，成爲寇仇，這樣便外無聲援來攻擊我們。幽州饑荒缺乏資財，人們都難以度日，衆叛親離，兵力寡弱，這樣便内無强兵來抵禦我們。如陳兵在郊外，必定土崩瓦解。如今三方尚未安定，將軍便能調兵千里以征服幽州。輕裝往返，不超出二十天。即便三方有風吹草動，也足可調轉兵力。應該趁機迅速行動，不要貽誤戰機。再説劉琨、王浚雖然都稱晋之藩國，其實互爲仇敵。如果修封書箋送達劉琨，送去人質請求和解，劉琨一定因得到我方而喜悦，因消滅王浚而高興，最終不會解救王浚而襲擊我們。"石勒説："我所不清楚之事，右侯已洞察，我還有什麽疑慮呢！"

於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至柏人，殺主簿游綸，以其兄統在范陽，懼聲軍計故也。遣張慮奉箋于劉琨，陳己過深重，求討浚以自效。琨既素疾浚，乃檄諸州郡，説勒知命思愆，收累年之咎，求拔幽都，效善將

於是石勒輕騎襲擊幽州，執火夜行。行至柏人，殺其主簿游綸，因其兄游統在范陽，怕他聲張泄露軍機。派張慮給劉琨送去信箋，陳説自己罪孽深重，請求討伐王浚以將功補過。劉琨平素忌恨王浚，便發檄文到各州郡，説石勒知命思過，想改正數年來的罪過，請求攻取幽都，報功

來，今聽所請，受任通和。軍達易水，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將引軍距勒，游統禁之。浚將佐咸請出擊勒，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填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乃懼，或坐或起。勒升其廳事，命甲士執浚，立之于前，使徐光讓浚曰："君位冠元台，爵列上公，據幽都驍悍之國，跨全燕突騎之鄉，手握强兵，坐觀京師傾覆，不救天子，而欲自尊。又專任奸暴，殺害忠良，肆情恣欲，毒遍燕壤。自貽于此，非爲天也。"使其將王洛生驛送浚襄國市斬之。於是分遣流人各還桑梓，擢荀綽、裴憲，資給車服。數朱碩、棗嵩、田矯等以賄亂政，責游統以不忠于浚，皆斬之。遷烏丸審廣、漸裳、郝襲、靳市等于襄國。焚燒浚官殿。以晋尚書劉翰爲寧朔將軍、行幽州刺史，戍薊，置守宰而還。遣其東曹掾傅遘兼左長史，封王浚首，獻捷于劉聰。勒既還襄國，劉翰叛勒，奔段匹磾。襄國大飢，穀二升直銀一斤，肉一斤直銀一兩。劉聰以平幽州之勛，乃遣其使人柳純持節署勒大都督陜東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東單于，侍中、使持節、開府、校尉、二州牧、公如故，加金鉦黄鉞，前後鼓吹二部，增封十二郡。勒固辭，受二郡而已。勒封左長史張敬等十一人爲伯、子、侯，文武進位有差。

於將來，現在聽從他的請求，接受命令互相和解。軍隊抵達易水，王浚督護孫緯派人快馬前去報告王浚，準備帶領軍隊抵禦石勒，游統禁止這樣做。王浚將佐都請求出擊石勒，王浚生氣地說："石公來這裏，正想擁戴敬奉我，敢言出擊者斬!"於是命令設宴以待石勒。石勒清晨到薊，呵斥守門者打開城門。懷疑這裏有伏兵，先驅趕着數千頭牛羊，聲稱來送禮，實際上想堵滿街巷，使伏兵不能出擊。王浚開始懼怕，時而坐下時而站起。石勒登堂，命令甲士拘執王浚站在面前，讓徐光責備王浚説："你居元台之位，列上公之爵，據守兵强馬壯的幽都，跨越騎士精猛的燕鄉，手中握有强兵，坐觀國都顛覆，不去解救天子，却妄想自行稱帝。又專斷暴虐，殺害忠良，放縱私欲，流毒遍布燕地。把自己弄到這等地步，并非因爲天意。"派部將王洛生用驛馬把王浚押送到襄國集市中當衆殺頭。於是分送流民各還家鄉，提拔荀綽、裴憲，供給他們車馬服飾。指責朱碩、棗嵩、田矯等人以賄賂手段擾亂政權，指責游統不忠於王浚，把他們一一殺害。把烏丸審廣、漸裳、郝襲、靳市等人遷到襄國。焚燒王浚宫殿。任命晋尚書劉翰爲寧朔將軍、兼幽州刺史，防守薊，設置守宰而班師。派東曹掾傅遘兼左長史，封裝了王浚的首級，向劉聰進獻。石勒返回襄國後，劉翰背叛了他，投奔段匹磾。襄國鬧饑荒，二升穀值一斤銀，一斤肉值一兩銀。劉聰因石勒平定幽州有功，便派使者柳純持節授石勒大都督陜東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東單于，侍中、使持節、開府、校尉、二州牧、公如故，儀仗增加金鉦黄鉞，前後鼓吹二部，增加十二郡的封地。石勒堅決辭讓，僅接受其中兩郡。石勒封左長史張敬等十一人爲伯、子、侯爵位，文官武將升遷各有等級。

勒將支雄攻劉演於廪丘，爲演所敗。演遣其將韓弘、潘良襲頓丘，斬勒所署太守邵攀。支雄追擊弘等，害潘良于廪丘。劉琨遣樂平太守焦球攻勒常山，斬其太守邢泰。琨司馬温

石勒部將支雄在廪丘攻打劉演，被劉演打敗。劉演派部將韓弘、潘良襲擊頓丘，殺了石勒任命的太守邵攀。支雄追擊韓弘等，在廪丘殺了潘良。劉琨派出樂平太守焦球攻打石勒的領地常山，殺了那裏的太守邢泰。劉琨司馬温嶠向西征

嶠西討山胡，勒將逯明要之，敗嶠于潞城。

討山區的胡人，石勒將逯明截擊他，在潞城打敗溫嶠。

勒以幽冀漸平，始下州郡閲實人户，户貲二匹，租二斛。

因幽冀地區漸漸安定，石勒開始深入州郡檢查核實户口，每户徵收二匹織物，交納二斛租税。

陳川以浚儀叛于勒。勒將逯明攻甯黑于茌平，降之，因破東燕酸棗而還，徙降人二萬餘户于襄國。勒使其將葛薄寇濮陽，陷之，害太守韓弘。

陳川率浚儀向石勒投降。石勒部將逯明在茌平攻打甯黑，降服甯黑，繼而攻克東燕酸棗而返回，把二萬餘户歸降的人丁遷到襄國。石勒派遣部將葛薄攻掠濮陽，攻克後殺害太守韓弘。

劉聰遣其使人范龕持節策命勒，賜以弓矢，加崇爲陝東伯，得專征伐，拜封刺史、將軍、守宰、列侯，歲盡集上。署其長子興爲上黨國世子，加翼軍將軍，爲驃騎副貳。

劉聰派遣使者范龕持節以策書向石勒封官授爵，賜予他弓箭，加爵位爲陝東伯，有權專管征伐和授封刺史、將軍、守宰、列侯諸官，歲末上報。任石勒長子石興爲上黨國世子，加封翼軍將軍，爲驃騎副貳。

劉琨遣王旦攻中山，逐勒所署太守秦固。勒將劉勔距旦，敗之，執旦于望都關。勒襲邵續于樂陵。續盡衆逆戰，大敗而還。

劉琨派王旦攻打中山，驅逐石勒所任命的太守秦固。石勒部將劉勔抵抗王旦，打敗了他，在望都關俘虜了王旦。石勒在樂陵襲擊邵續。邵續率領全部人馬迎戰，大敗而還。

章武人王眘起兵于科斗壘，擾亂勒河間、渤海諸郡。勒以揚武張夷爲河間太守，參軍臨深爲渤海太守，各率步騎三千以鎮静之，使長樂太守程遐屯于昌亭爲之聲勢。

章武人王眘在科斗壘起兵，擾亂石勒的河間、渤海諸郡。石勒任揚武張夷爲河間太守，參軍臨深爲渤海太守，各自率領三千名步卒騎兵來鎮守安定這一帶，派長樂太守程遐駐屯在昌亭以張聲勢。

徙平原烏丸展廣、劉哆等部落三萬餘户于襄國。

把平原烏丸展廣、劉哆等部落三萬餘户遷到襄國。

使石季龍襲乞活王平于梁城，敗績而歸。又攻劉演于廩丘。支雄、逯明擊甯黑于東武陽，陷之，黑赴河而死，徙其衆萬餘于襄國。邵續使文鴦救演，季龍退止盧關津避之，文鴦弗能進，屯于景亭。兖豫豪右張平等起兵救演。季龍夜棄營設伏于外，揚聲將歸河北。平等以爲信然，入于空營。季龍迴擊敗之，遂陷廩丘，演奔文鴦軍，獲演弟啓，送于襄國。演即劉琨之兄子也。勒以琨撫存其母，德之，賜啓田宅，令儒官授其經。

派石季龍在梁城襲擊乞活王平，兵敗而歸。又在廩丘攻打劉演。支雄、逯明在東武陽擊敗甯黑，甯黑投黄河而死，把他的萬餘士衆遷到襄國。邵續派文鴦救援劉演，石季龍退兵到盧關津躲避，文鴦不能前進，屯兵景亭。兖豫富豪張平等起兵救援劉演。季龍夜半丢棄營壘在外面設下伏兵，聲稱將要回到河北去。張平等人信以爲真，進入空營。季龍回兵擊敗了他們，接着攻陷廩丘，劉演投奔文鴦，俘獲了劉演之弟劉啓，送達襄國。劉演即劉琨之兄子。石勒因劉琨曾撫慰其母，認爲他有恩德，賞賜給劉啓田地住宅，命儒官向他傳授經學。

時大蝗，中山、常山尤甚。中山

當時正鬧蝗災，中山、常山更爲嚴重。中山

丁零翟鼠叛勒，攻中山、常山，勒率騎討之，獲其母妻而還。鼠保于胥關，遂奔代郡。

勒攻樂平太守韓據于坫城，劉琨遣將軍姬澹率衆十餘萬討勒，琨次廣牧，爲澹聲援。勒將距之，或諫之曰："澹兵馬精盛，其鋒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其鋭，攻守勢異，必獲萬全。"勒曰："澹大衆遠來，體疲力竭，犬羊烏合，號令不齊，可一戰而擒之，何强之有！寇已垂至，胡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我之退，顧乃無暇，焉得深溝高壘乎！此爲不戰而自滅亡之道。"立斬諫者。以孔萇爲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設疑兵于山上，分爲二伏。勒輕騎與澹戰，僞收衆而北。澹縱兵追之，勒前後伏發，夾擊，澹軍大敗，獲鎧馬萬匹，澹奔代郡，據奔劉琨。琨長史李弘以并州降于勒，琨遂奔于段匹磾。勒遷陽曲、樂平户于襄國，置守宰而退。孔萇追姬澹于桑乾。勒遣兼左長史張敷獻捷于劉聰。

勒之征樂平也，其南和令趙領招合廣川、平原、渤海數千户叛勒，奔于邵續。河間邢嘏累徵不至，亦聚衆數百以叛。勒巡下冀州諸縣，以右司馬程遐爲寧朔將軍、監冀州七郡諸軍事。

勒姊夫廣威張越與諸將蒱博，勒親臨觀之。越戲言忤勒，勒大怒，叱力士折其脛而殺之。

孔萇攻代郡，澹死之。時司、冀、并、兗州流人數萬户在于遼西，迭相招引，人不安業。孫萇等攻馬嚴、馮賭，久而不克。勒問計於張賓，賓對曰："馮賭等本非明公之深仇，遼西流人悉有戀本之思。今宜班

丁零翟鼠背叛石勒，攻打中山、常山，石勒帶領騎兵討伐叛軍，俘獲了翟鼠的母親、妻子而返回。翟鼠保守胥關，又投奔代郡。

石勒在坫城攻打樂平太守韓據，劉琨派遣將軍姬澹率領十餘萬士衆討伐石勒，劉琨屯兵在廣牧，聲援姬澹。石勒準備抵抗，有人勸諫他説："姬澹兵馬精鋭强大，鋭不可擋，應該掘深溝築高壘以挫其鋭氣，攻守形勢改變後，我們一定能獲全勝。"石勒説："姬澹的大部隊遠道而來，精疲力竭，是一群烏合之衆，號令不齊，可以一戰而勝他們，有何强大可言！敵寇即將來臨，怎能放棄戰機而離去，大部隊一旦行動，中途返回就很難了！如果姬澹乘我們後退而進攻，我們回頭迎擊尚且來不及，豈能有時間去掘深溝築高壘呢！這是不戰而自取滅亡之道。"立刻斬殺了諫者。任孔萇爲前鋒都督，命令斬殺三軍中出擊落後的人。在山上設疑兵，分兩道埋伏。石勒輕騎與姬澹交戰，假裝收攏士衆而敗北。姬澹放出士兵追擊，石勒前後伏兵出動，夾擊追兵，姬澹軍大敗，俘獲戰馬萬匹，姬澹投奔代郡，韓據投奔劉琨。劉琨長史李弘以并州向石勒投降，劉琨便投奔段匹磾。石勒把陽曲、樂平的百姓遷到襄國，設置守宰後退回。孔萇追擊姬澹至桑乾。石勒派兼左長史張敷向劉聰獻戰利品。

石勒征討樂平時，他的南和令趙領聚合廣川、平原、渤海數千户背叛石勒，投奔邵續。河間邢嘏屢次徵召而不至，也聚合數百士衆背叛石勒。石勒巡視冀州諸縣，以右司馬程遐爲寧朔將軍、監冀州七郡諸軍事。

石勒姊夫廣威張越與諸將博戲，石勒親臨觀看。張越戲言冒犯了石勒，石勒大怒，喊力士折斷他的脛骨而殺了他。

孔萇攻打代郡，姬澹戰死。當時司、冀、并、兗州數萬户流民在遼西，互相招引，不能安於家業。孔萇等進攻馬嚴、馮賭，長期未能攻克。石勒向張賓詢問計策，張賓對答道："馮賭等人本非明公的宿仇，遼西流民都有留戀本土之心。現在應當停息戰火而班師，選拔賢良守宰，

師息甲，差選良守，任之以龔遂之事，不拘常制，奉宣仁澤，奮揚威武，幽冀之寇可翹足而静，遼西流人可指時而至。”勒曰：“右侯之計是也。”召萇等歸，署武遂令李回爲易北都護、振武將軍、高陽太守。馬嚴士衆多李潛軍人，回先爲潛府長史，素服回威德，多叛嚴歸之。嚴以部衆離貳，懼，奔于幽州，溺水而死。馮賭率衆降于勒。回移居易京，流人降者歲常數千，勒甚嘉之，封回弋陽子，邑三百户。加賓封一千户，進賓位前將軍，固辭不受。

委任他承擔如同漢龔遂那樣的職事，不拘常規，廣布仁惠，奮發威武，那麽幽冀之寇可以翹足而定，遼西流民可以指日而至。”石勒説：“右侯之計有理。”召孔萇等人返回，任命武遂令李回爲易北都護、振武將軍、高陽太守。馬嚴士衆多來自李潛軍中，李回曾任李潛府長史，士卒平素敬服李回的威德，多叛離馬嚴而歸附李回。馬嚴因部下叛離，心中恐懼，逃向幽州，溺水而死。馮賭率領士卒向石勒投降。李回移居易京，每年有數千流民前來投降，石勒很欣賞他，封李回爲弋陽子，食邑三百户。加封張賓一千户，進升爲前將軍，張賓執意推辭而不接受。

河朔大蝗，初穿地而生，二旬則化狀若蠶，七八日而卧，四日蜕而飛，彌亘百草，唯不食三豆及麻，并冀尤甚。

黄河以北蝗災嚴重，蝗蟲起初穿透地面而生，二十天左右變如蠶狀，卧伏七八天，再過四天蜕皮而飛，遍布百草，惟不吃三種豆類和麻，并州、冀州災情更爲嚴重。

石季龍濟自長壽津，寇梁國，害内史荀闓。劉琨與段匹磾、涉復辰、疾六眷、段末柸等會于固安，將謀討勒，勒使參軍王續齎金寶遺末柸以間之。末柸既思有以報勒恩，又忻於厚賂，乃説辰眷等引還，琨、匹磾亦退如薊城。

石季龍自長壽津渡河，攻掠梁國，殺害内史荀闓。劉琨與段匹磾、涉復辰、疾六眷、段末柸等人聚集在固安，商議征討石勒之事，石勒派參軍王續帶着金銀財寶送給末柸以挑撥離間。末柸既惦記着要有所行動來報答石勒的恩德，又喜愛豐厚的賄賂，便勸説涉復辰、疾六眷等人引軍退還，劉琨、匹磾也退到薊城。

邵續使兄子濟攻勒渤海，虜三千餘人而還。劉聰將趙固以洛陽歸順，恐勒襲之，遣參軍高少奉書推崇勒，請師討聰。勒以大義讓之，固深恨恚，與郭默攻掠河内、汲郡。

邵續派兄子邵濟在渤海攻打石勒，俘虜了三千餘人而返回。劉聰部將趙固以洛陽城來歸順，怕石勒會偷襲他，派參軍高少帶着書信來推崇石勒，請求出兵討伐劉聰。石勒用大義責備他，趙固深恨石勒，與郭默一同攻打搶掠了河内、汲郡一帶。

段末柸殺鮮卑單于截附真，立忽跋鄰爲單于。段匹磾自幽州攻末柸，末柸逆擊敗之，匹磾奔還幽州，因害太尉劉琨，琨將佐相繼降勒。末柸遣弟騎督擊匹磾于幽州，匹磾率其部衆數千，將奔邵續，勒將石越要之于鹽山，大敗之，匹磾退保幽州。越中流矢死，勒爲之屏樂三月，贈平南將軍。

段末柸殺了鮮卑單于截附真，立忽跋鄰爲單于。段匹磾從幽州來攻打末柸，末柸迎擊并打敗了他，匹磾逃回幽州，趁勢害死太尉劉琨，劉琨部將相繼向石勒投降。末柸派弟騎督到幽州攻打匹磾，匹磾率領數千士卒想去投奔邵續，石勒部將石越在鹽山截擊，大敗匹磾，匹磾撤回防守幽州。石越被流箭射中而死，石勒爲他的死三個月屏絶樂聲，贈平南將軍。

初，曹嶷據有青州，既叛劉聰，南稟王命，以建鄴懸遠，勢援不接，懼勒襲之，故遣通和。勒授嶷東州大將軍、青州牧，封琅邪公。

劉聰疾甚，驛召勒爲大將軍、録尚書事，受遺詔輔政，勒固辭乃止。聰又遣其使人持節署勒大將軍、持節鉞，都督、侍中、校尉、二州牧、公如故，增封十郡，勒不受。聰死，其子粲襲僞位，其大將軍靳準殺粲于平陽，勒命張敬率騎五千爲前鋒以討準，勒統精鋭五萬繼之，據襄陵北原，羌羯降者四萬餘落。準數挑戰，勒堅壁以挫之。劉曜自長安屯于蒲阪，曜復僭號，署勒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并前十三郡，進爵趙公。勒攻準于平陽小城，平陽大尹周置等率雜户六千降于勒。巴帥及諸羌羯降者十餘萬落，徙之司州諸縣。準使卜泰送乘輿服御請和，勒與劉曜競有招懷之計，乃送泰于曜，使知城内無歸曜之意，以挫其軍勢。曜潛與泰結盟，使還平陽宣慰諸屠各。勒疑泰與曜有謀，欲斬泰以速降之，諸將皆曰："今斬卜泰，準必不復降，就令泰宣漢要盟于城中，使相率誅靳準，準必懼而速降矣。"勒久乃從諸將議遣之。泰入平陽，與準將喬泰、馬忠等起兵攻準，殺之，推靳明爲盟主，遣泰及卜玄奉傳國六璽送于劉曜。勒大怒，遣令史羊升使平陽，責明殺準之狀。明怒，斬升。勒怒甚，進軍攻明，明出戰，勒擊敗之，枕尸二里。明築城門堅守，不復出戰。勒遣其左長史王脩獻捷于劉曜。晋彭城内史周堅害沛内史周默，以彭沛降于勒。石季龍率幽、冀州兵會勒攻平陽。劉曜遣征東劉暢救明。勒命舍師于蒲上。靳明率平陽之

當初曹嶷占據青州，背叛劉聰後，稟承南遷的晋室之命，因建鄴遥遠，鞭長莫及，怕石勒攻打他，所以派使者與石勒講和。石勒授予曹嶷東州大將軍、青州牧，封爲琅邪公。

劉聰病危，派出驛使徵召石勒爲大將軍、録尚書事，接受遺詔輔佐執政，因石勒堅決推辭而停止。劉聰又派出使者持節任命石勒爲大將軍、持節鉞，都督、侍中、校尉、二州牧、公如故，增封十郡，石勒没有接受。劉聰死後，其子劉粲襲承他的僞位，大將軍靳準在平陽殺了劉粲，石勒命令張敬帶領五千騎兵爲前鋒討伐靳準，石勒帶領五萬精鋭的士卒作爲後繼，占領了襄陵北原，有四萬餘羌羯向他們投降。靳準屢次挑戰，石勒加固壁壘以挫敗他。劉曜自長安進駐蒲阪，又僭稱尊號，任石勒爲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與先前所封共十三郡，進爵趙公。石勒在平陽小城攻打靳準，平陽大尹周置等率六千雜户向石勒投降。巴帥及諸羌羯投降的人有十餘萬，石勒把他們遷到司州諸縣中。靳準派卜泰送來乘輿及衣物服飾等用品請求講和，石勒與劉曜各懷招降之計，石勒便把卜泰送到劉曜那裏，想讓劉曜明白城裏的靳準一方并没有歸降於劉曜的意思，以此來挫傷劉曜的軍勢。劉曜與卜泰秘密締結了盟約，讓他回平陽告慰各屠各部族。石勒懷疑卜泰與劉曜有陰謀，想殺了卜泰而使靳準早日投降，諸將都説："如果殺了卜泰，靳準一定不再會降服，就讓卜泰聲稱漢人邀請他在城中訂立盟約，讓他帶領他們去討伐靳準，靳準一定會畏懼而迅速投降。"石勒好久纔聽從諸將的建議讓卜泰返回。卜泰進入平陽，與靳準部將喬泰、馬忠等起兵攻打靳準，殺了他，推舉靳明爲盟主，派卜泰及卜玄捧着傳世國璽六枚送到劉曜那裏。石勒大怒，派令史羊升出使平陽，譴責靳明殺害靳準的罪狀。靳明發怒，殺了羊升。石勒更爲憤怒，進軍攻打靳明，靳明出城迎戰，石勒擊敗了他，尸體綿延二里長。靳明修築城門固守，不再出城作戰。石勒派左長史王脩向劉曜獻戰利品。晋彭城内史周堅害死沛内史周默，以彭沛二地向石勒投降。石季龍帶領幽、冀二

衆奔于劉曜，曜西奔粟邑。勒焚平陽宫室，使裴憲、石會修復元海、聰二墓，收劉粲已下百餘尸葬之，徙渾儀、樂器于襄國。

州兵力與石勒會同攻打平陽。劉曜派征東劉暢解救靳明。石勒命令軍隊在蒲上夜宿。靳明帶着平陽士衆投奔劉曜，劉曜向西逃往粟邑。石勒燒毁了平陽宫室，派裴憲、石會修復劉元海、劉聰兩座墓地，收集起劉粲以下百餘具尸體埋葬妥當，把渾儀、樂器遷至襄國。

劉曜又遣其使人郭氾等持節署勒太宰，領大將軍，進爵趙王，增封七郡，并前二十郡，出入警蹕，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如曹公輔漢故事，夫人爲王后，世子爲王太子。勒舍人曹平樂因使留仕於曜，言於曜曰："大司馬遣王脩等來，外表至虔，内覘大駕强弱，謀待脩之返，將輕襲乘輿。"時曜勢實殘弊，懼脩宣之。曜大怒，追氾等還，斬脩于粟邑，停太宰之授。劉茂逃歸，言王脩死故，勒大怒，誅平樂三族，贈脩太常。又知停殊禮之授，怒甚，下令曰："孤兄弟之奉劉家，人臣之道過矣，若微孤兄弟，豈能南面稱朕哉！根基既立，便欲相圖。天不助惡，使假手靳準。孤惟事君之體當資舜求瞽瞍之義，故復推崇令主，齊好如初，何圖長惡不悛，殺奉誠之使。帝王之起，復何常邪！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其所節邪！"於是置太醫、尚方、御府諸令，命參軍鼂讚成正陽門。俄而門崩，勒大怒，斬讚。既怒刑倉卒，尋亦悔之，賜以棺服，贈大鴻臚。

劉曜又派使者郭氾等人持節委任石勒爲太宰，兼大將軍，晋封爵位爲趙王，增封七郡，與先前的共計二十郡，出入有警蹕清道，禮冠有十二根旒纓，乘金根車，由六匹馬駕車，如同曹操輔佐漢室時那樣，夫人爲王后，世子爲王太子。石勒舍人曹平樂因出使之便留在劉曜處任職，對劉曜説："大司馬派王脩等人來此，外表十分虔敬，暗中伺探你的力量强弱，謀議待王脩返回後，將要派輕兵襲擊你。"當時劉曜勢力確實殘敗破敝，怕王脩如實報告。劉曜大怒，把郭氾等人追回，在粟邑斬殺了王脩，不再授石勒爲太宰。劉茂逃回，述説了王脩的死因，石勒大怒，誅滅平樂三族，追贈王脩爲太常。又得知停止了特殊的任命，更爲生氣，下令説："我們兄弟侍奉劉家，超過了人臣的做法，如果没有我們兄弟，他們怎能南面稱王！事業的根基剛建立，便想算計我們。上天不助惡人，便托命假靳準之手殺了劉粲。我思量事奉君主之事應當藉助舜求瞽瞍那種義氣，所以我又推崇新主，和睦如初，豈想到他繼續作惡不思悔改，殺了敬表忠誠的使者。帝王的興廢，没有固定不變的道理！趙王、趙帝，都由我自定，名號的大小，怎能由他人限制呢！"於是設置太醫、尚方、御府諸令，命令參軍鼂讚修正陽門。不久城門崩塌，石勒大怒，殺鼂讚。怒氣之下行刑倉促，繼而又後悔，賜以棺木服飾，贈大鴻臚。

平西將軍祖逖攻陳川于蓬關，石季龍救川，逖退屯梁國，季龍使揚武左伏肅攻之。

平西將軍祖逖在蓬關攻打陳川，石季龍解救陳川，祖逖退駐梁國，季龍派揚武左伏肅攻打他。

勒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訓十餘小學于襄國四門，簡將佐豪右子弟百餘人以教之，且備擊柝之衛。置挈壺署，鑄豐貨錢。

石勒在襄國的四門附近增設宣文、宣教、崇儒、崇訓等十餘所小學，教授挑選出來的百餘名將佐豪族子弟，并且設立夜間擊柝的防衛措施。建置挈壺署，鑄豐貨錢。

河西鮮卑日六延叛于勒，石季龍討之，敗延于朔方，斬首二萬級，俘三萬餘人，獲牛馬十餘萬。孔萇討平幽州諸郡。時段匹磾部衆饑散，棄其妻子，匹磾奔邵續。曹嶷遣使來聘，獻其方物，請以河爲斷。桃豹至蓬關，祖逖退如淮南。徙陳川部衆五千餘户于廣宗。

石季龍與張敬、張賓及諸將佐百餘人勸勒稱尊號，勒下書曰：“孤猥以寡德，忝荷崇寵，夙夜戰惶，如臨深薄，豈可假尊竊號，取譏四方！昔周文以三分之重，猶服事殷朝；小白居一匡之盛，而尊崇周室。況國家道隆殷、周，孤德卑二伯哉！其亟止斯議，勿復紛紜。自今敢言，刑兹無赦！”乃止。

勒又下書曰：“今大亂之後，律令滋煩，其采集律令之要，爲施行條制。”於是命法曹令史貫志造《辛亥制度》五千文，施行十餘歲，乃用律令。晋太山太守徐龕叛降于勒。

石季龍及張敬、張賓、左右司馬張屈六、程遐文武等一百二十九人上疏曰：“臣等聞有非常之度，必有非常之功；有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事。是以三代陵遲，五伯迭興，静難濟時，績侔睿后。伏惟殿下天縱聖哲，誕應符運，鞭撻宇宙，弼成皇業，普天率土，莫不來蘇，嘉瑞徵祥，日月相繼，物望去劉氏、威懷于明公者十分而九矣。今山川夷静，星辰不孛，夏海重譯，天人係仰，誠應升御中壇，即皇帝位，使攀附之徒蒙寸尺之潤。請依劉備在蜀、魏王在鄴故事，以河内、魏、汲、頓丘、平原、清河、鉅鹿、常山、中山、長樂、樂平十一郡，并前趙國、廣平、

河西鮮卑日六延背叛石勒，石季龍討伐叛軍，在朔方打敗日六延，斬殺二萬餘人，俘虜三萬餘人，得到牛馬十餘萬。孔萇討伐平定幽州諸郡。當時段匹磾的部下因饑荒而四散，抛棄了妻子兒女，匹磾投奔邵續。曹嶷派使者來聘問，獻上當地物産，請求以黄河爲界。桃豹到蓬關，祖逖退到淮南。把陳川部衆五千餘户遷到廣宗。

石季龍與張敬、張賓及諸位將佐百餘人勸石勒稱帝，石勒發下文書道：“我憑着些微德才，愧受寵愛推崇，朝夕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怎能竊用尊號，取笑於四方！昔日周文王爲西方諸侯之長，尚且服事殷朝；小白有統一治理的大功，依然尊崇周室。何況國家的朝政比殷、周更興盛，而我的德才比二伯更卑微呢！希望立即停止這一議論，不要再衆説紛紜了。從現在起誰再敢提起此事，行刑無赦！”這種議論便停息了。

石勒又發下文書稱：“目前值大亂之後，律令增繁，應采集律令的要點，施行條令法律。”於是命令法曹令史貫志撰定《辛亥制度》五千字，施行十餘年後，使用律令。晋泰山太守徐龕背叛晋投降石勒。

石季龍及張敬、張賓、左右司馬張屈六、程遐等一百二十九名文官武將上疏道：“我們聽説有不同尋常的氣度，必有非同一般的功勞；有非同一般的功勞，必有超凡絶倫的事業。因此三代衰微頽敗，五伯更相興盛，平定危難拯救時世，業績同於聖明的君主。我們認爲陛下是上天降下的聖哲，應合符命時運，鞭撻天下，成就了宏大的事業，普天之下，無不順服，吉祥的徵兆，日月相繼，百姓希望離開劉氏而歸順於您的，已經有十分之九。現在山川平静，星辰不孛，海濱之人輾轉翻譯打通交流的途徑，上有蒼天授命，下有萬民敬仰，確應登臨中壇，即皇帝之位，使攀附的衆人都蒙受潤澤。請依照劉備在蜀、魏王在鄴時所行之事，以河内、魏、汲、頓丘、平原、清河、鉅鹿、常山、中山、長樂、樂平十一郡，合并前趙國、廣平、陽平、章武、渤海、河間、

陽平、章武、渤海、河間、上黨、定襄、范陽、漁陽、武邑、燕國、樂陵十三郡，合二十四郡、户二十九萬爲趙國。封内依舊改爲内史，準《禹貢》、魏武復冀州之境，南至盟津，西達龍門，東至于河，北至于塞垣。以大單于鎮撫百蠻。罷并、朔、司三州，通置部司以監之。伏願欽若昊天，垂副群望也。”勒西面而讓者五，南面而讓者四，百僚皆叩頭固請，勒乃許之。

上黨、定襄、范陽、漁陽、武邑、燕國、樂陵十三郡，共二十四郡、二十九萬户建成趙國。封地之内按照舊制改設内史，依據《禹貢》和魏武收復冀州之境，南至盟津，西達龍門，東至黄河，北至邊關城墻。以大單于的身份安撫各蠻族之人。撤去并、朔、司三州，統一設置部司來監管他們。我們希望你敬順昊天，應合衆望。”石勒面向西方辭讓了五次，面向南方辭讓了四次，衆官吏都叩頭一再請求，石勒纔應許。

# 晋書卷一百五

## 載記第五

### 石勒(下)

太興二年，勒僞稱趙王，赦殊死已下，均百姓田租之半，賜孝悌力田死義之孤帛各有差，孤老鰥寡穀人三石，大酺七日。依春秋列國、漢初侯王每世稱元，改稱趙王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廟，營東西宫。署從事中郎裴憲、參軍傅暢、杜嘏并領經學祭酒，參軍續咸、庾景爲律學祭酒，任播、崔濬爲史學祭酒。中壘支雄、游擊王陽并領門臣祭酒，專明胡人辭訟，以張離、張良、劉群、劉謨等爲門生主書，司典胡人出内，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華族。號胡爲國人。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加張賓大執法，專總朝政，位冠僚首。署石季龍爲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署前將軍李寒領司兵勛，教國子擊刺戰射之法。命記室佐明楷、程陰、徐機撰《上黨國記》，中大夫傅彪、賈蒲、江軌撰《大將軍起居注》，參軍石泰、石同、石謙、孔隆撰《大單于志》。自是朝會常以天子禮樂饗其群下，威儀冠冕從容可觀矣。群臣議請論功，勒曰："自孤起軍，十六年于兹矣。文武將士從孤征伐者，莫不蒙犯矢石，備嘗艱阻，其在葛陂之役，厥功尤著，宜爲賞之先也。若身見存，爵封輕重隨功位爲差，死事之孤，賞加一等，庶足以慰答存亡，申

太興二年，石勒僭位稱趙王，赦免死刑以下的罪犯，減免了百姓一半田租，對於有孝悌品行、努力耕作的人以及捨身取義者的遺孤賞賜各有差等的絲織物，賞賜孤老鰥寡每人三石糧食，人們聚集在一起，飽食暢飲七天。依照春秋各國和漢初侯王每一代都自改年號的慣例，改爲趙王元年。開始建置社稷神壇，設立宗廟，營造東西二宫。委任從事中郎裴憲、參軍傅暢、杜嘏同兼經學祭酒，任參軍續咸、庾景爲律學祭酒，任播、崔濬爲史學祭酒。中壘支雄、游擊王陽同兼門臣祭酒，專門判决胡人的訴訟，任命張離、張良、劉群、劉謨等人爲門生主書，主管胡人出入之事，制定嚴格的法令，不允許欺侮輕視漢人中的世族士紳。稱胡人爲國人。派人到各州郡出行巡視，勉勵人們從事農業生産，并考核其成果。提升張賓爲大執法，總管朝政，位居官員之首。任石季龍爲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任前將軍李寒兼司兵勛，向公卿大夫的子弟傳授擊打、行刺、格鬥、射箭的技能。命令記室佐明楷、程陰、徐機撰寫《上黨國記》，中大夫傅彪、賈蒲、江軌撰寫《大將軍起居注》，參軍石泰、石同、石謙、孔隆撰寫《大單于志》。從此，君臣朝會時，石勒經常用天子的禮樂宴饗下屬，儀容舉止、冠冕服飾從容而頗具氣派。群臣商議請求論功，石勒説："自我舉兵至今，已十六年了。跟隨我征伐的文武將士，無不冒着飛箭流石，嘗盡艱難險阻，葛陂一戰，戰功尤爲卓著，這一戰的功臣應當首先犒賞。如果這些將士至今仍然在世，那麽賞賜爵位的高低和封地的多寡，要根據

孤之心也。”又下書禁國人不聽報嫂及在喪婚娶，其燒葬令如本俗。

戰功的大小顯示差别等級，死於戰事者的遺孤，賞賜增加一等，希望足以撫慰生者，報答亡人，表明我的心意。”又對胡人下達禁令，不允許弟娶寡嫂以及居喪期間的人婚娶，至於焚燒送葬物品，仍與原來本族的習俗相同。

孔萇攻邵續别營十一，皆下之。續尋爲石季龍所獲，送于襄國。劉曜將尹安、宋始據洛陽，降于勒。

孔萇進攻邵續大本營之外的十一處營地，全部攻下。邵續不久被石季龍俘獲，送到襄國。劉曜部將尹安、宋始占有洛陽，向石勒投降。

晉徐州刺史蔡豹敗徐龕于檀丘，龕遣使詣勒，陳討豹之計。勒遣將王步都爲龕前鋒，使張敬率騎繼之。敬達東平，龕疑敬之襲己也，斬步都等三百餘人，復降于晉。勒大怒，命張敬據其襟要以守之。

晉徐州刺史蔡豹在檀丘打敗徐龕，徐龕派遣使者到石勒那裏陳述討伐蔡豹的計策。石勒派部將王步都爲徐龕軍隊的前鋒，讓張敬率領騎兵作爲後援。張敬抵達東平，徐龕懷疑張敬要襲擊自己，殺了王步都等三百餘人，又向晉投降。石勒大怒，命令張敬占據要害之地來防備徐龕。

大雨霖，中山、常山尤甚，滹沲泛溢，衝陷山谷，巨松僵拔，浮于滹沲，東至渤海，原隰之間皆如山積。

久雨不止，中山、常山二地尤其嚴重，滹沲河水泛濫，冲塌了山谷，巨松倒伏，被連根拔起，漂浮在滹沲河上，向東流進渤海，平原窪地之間堆積如山。

孔萇攻陷文鴦十餘營，萇不設備，鴦夜擊之，大敗而歸。

孔萇攻陷了文鴦十幾處營地，孔萇的營地不安排防備措施，文鴦趁着夜間襲擊孔萇，孔萇大敗而歸。

勒始制軒懸之樂，八佾之舞，爲金根大輅，黄屋左纛，天子車旗，禮樂備矣。

石勒開始制定古代諸侯用的軒懸之樂，樂器呈三面懸挂式陳列，用天子所用的八佾之舞，舞列縱横各爲八人，製造表示祥瑞的金根大車，以黄繒作爲車蓋的蓋裏，綴以牦牛尾的大旗豎立在車的左邊，天子的乘輿旗幟，禮樂儀式，一應俱全。

使石季龍率步騎四萬討徐龕，龕遣長史劉霄詣勒乞降，送妻子爲質，納之。時蔡豹屯于卞城，季龍攻豹，豹夜遁，季龍引軍城封丘而旋。

石勒派石季龍率領步卒騎兵四萬餘人討伐徐龕，徐龕派長史劉霄到石勒那裏乞求投降，送來妻子、兒子作爲人質，石勒接納了人質。當時蔡豹屯兵卞城，石季龍進攻蔡豹，蔡豹連夜逃遁，石季龍帶領軍隊在封丘築起城墻後凱旋。

徙朝臣掾屬已上士族者三百户于襄國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領之。勒宫殿及諸門始就，制法令甚嚴，諱胡尤峻。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大怒，謂宫門小執法馮翥曰：“夫人君爲令，尚望威行天下，況宫闕之間乎！向馳馬入門爲是何人，而不彈白

把朝廷官吏屬於士族之家的三百户遷徙到襄國崇仁里，設置公族大夫統管。石勒的宫殿和各宫門剛建成，法令嚴厲，尤其忌諱胡人的稱謂。有個喝醉酒的胡人騎馬突然闖進止車門，石勒大怒，對守護宫門的小執法馮翥説：“君主制定法令，是希望權威遍行於天下，何況在皇宫大門之間呢！剛纔騎馬闖進宫門的是什麽人，而你

邪?”嚢惶懼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禦之，而不可與語。”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恕而不罪。

不舉報禀告呢?”馮嚢因惶恐害怕而忘記了宫中的忌諱，回答説：“剛纔有個喝醉了酒的胡人騎馬奔馳而入，我着實呵斥抵擋了一番，却不能與他對話。”石勒笑着説：“胡人本來就是難以對話的。”寬恕了馮嚢而没有治罪。

使石季龍擊託候部掘咄哪於岍北，大破之，俘獲牛馬二十餘萬。

派遣石季龍在岍山之北攻打託候部掘咄哪，大敗他們，俘獲牛馬二十多萬。

勒清定五品，以張賓領選。復續定九品。署張班爲左執法郎，孟卓爲右執法郎，典定士族，副選舉之任。令群僚及州郡歲各舉秀才、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置都部從事各一部一州，秩二千石，職準丞相司直。

石勒制定五品職官制，以張賓兼任量才授官的職務。接着制定九品官制。委任張班爲左執法郎，孟卓爲右執法郎，主持勘定士族，輔助遴選舉薦的事務。命令衆官屬及州郡每年推舉秀才、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設都部從事各統領一部一州，俸禄爲二千石，職位相當於丞相司直。

勒下令曰：“去年水出巨材，所在山積，將皇天欲孤繕修宫宇也！其擬洛陽之太極起建德殿。”遣從事中郎任汪帥使工匠五千采木以供之。黎陽人陳武妻一産三男一女，武携其妻子詣襄國上書自陳。勒下書以爲二儀諧暢，和氣所致，賜其乳婢一口，穀一百石，雜綵四十匹。

石勒下令説：“去年洪水冲下來許多木材，滯留之處堆積如山，這大概是皇天想讓我修繕宫宇！擬照洛陽之太極建起建德殿。”派從事中郎任汪帶領五千名工匠采伐木材來供給所需。黎陽人陳武之妻一胎生了三男一女，陳武携帶妻子兒女到襄國上書陳述了這一情况。石勒頒下詔書認爲天地協調，是由於和諧之氣所致，賜給陳武夫婦乳娘一人，一百石糧食，四十匹雜色絲織品。

石季龍攻段匹磾于厭次。孔萇討匹磾部内諸城，陷之。匹磾勢窮，乃率其臣下輿櫬出降。季龍送之襄國，勒署匹磾爲冠軍將軍，以其弟文鴦、亞將衛麟爲左右中郎將，皆金章紫綬。散諸流人三萬餘户，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冀、并、幽州、遼西巳西諸屯結皆陷於勒。

石季龍在厭次攻打段匹磾。孔萇討伐匹磾部内諸城，攻克。匹磾大勢已去，便帶着臣下載棺出城投降。石季龍把段匹磾送到襄國，石勒暫命匹磾爲冠軍將軍，任其弟文鴦、亞將衛麟爲左右中郎將，都配備金章紫綬。發送各部流民三萬餘户，使他們恢復從事農業生産，設守宰來安撫他們，至此冀、并、幽州、遼西以西各部聚衆起事者都被石勒攻陷。

時晋征北將軍祖逖據譙，將平中原。逖善於撫納，自河以南多背勒歸順。勒憚之，不敢爲寇，乃下書曰：“祖逖屢爲邊患。逖，北州士望也，儻有首丘之思。其下幽州，修祖氏墳墓，爲置守冢二家。冀逖如趙他感恩，輟其寇暴。”逖聞之甚悦，遣參軍王愉使於勒，贈以方物，修結和好。勒厚賓其使，遣左常侍董樹報

當時晋征北將軍祖逖據守譙，將要平定中原。祖逖善於安撫百姓，自黄河以南的百姓多數都背叛石勒而歸順祖逖。石勒心中畏懼，不敢擄掠，便發下詔書稱：“祖逖屢次在邊境發難。祖逖，出身於北方的士族，也許有故土之思。下告幽州，修建祖氏墳墓，并爲之設兩户人家守護墳冢。希望祖逖如趙他一樣感念恩情，停止他的寇暴行爲。”祖逖聽説此事後很高興，派遣參軍王愉出使到石勒處，向他贈送地方特産，締結和

聘，以馬百匹、金五十斤答之。自是兗豫乂安，人得休息矣。

約。石勒款待祖逖的使者，派左常侍董樹去回禮，用一百匹馬、五十斤金來酬答他們。從此兗州、豫州和平安定，百姓得以休養生息。

從事中郎劉奧坐營建德殿井木斜縮，斬于殿中。勒悔之，贈太常。

從事中郎劉奧因營建建德殿井木斜縮而獲罪，在殿中處以斬刑。石勒又爲此後悔，追贈太常。

建德校尉王和掘得員石，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新氏造。"議者未詳，或以爲瑞。參軍續咸曰："王莽時物也。"其時兵亂之後，典度堙滅，遂命下禮官爲準程定式。又得一鼎，容四斗，中有大錢三十文，曰："百當千，千當萬。"鼎銘十三字，篆書不可曉，藏之於永豐倉。因此令公私行錢，而人情不樂，乃出公絹市錢，限中絹匹一千二百，下絹八百。然百姓私買中絹四千，下絹二千，巧利者賤買私錢，貴賣於官，坐死者十數人，而錢終不行。勒徙洛陽銅馬、翁仲二于襄國，列之永豐門。

建德校尉王和挖到一塊圓石，石上刻着："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新氏造。"朝中議者不解其意，有人認爲這是吉兆。參軍續咸說："這是王莽時代的器物。"當時正值戰亂之後，典章制度湮没，石勒便下令讓禮官制定標準的格式制度。又得到一尊鼎，容量四斗，其中有三十文大錢，上有："百當千，千當萬。"鼎上有十三字銘文，用篆文書寫不能辨識，把鼎收藏在永豐倉。因此而命令公私都通行錢幣，但人們不願意這樣做，便拿出公家的絹帛去買錢，限定中等質量的絹每匹一千二百錢，質量較差的絹每匹八百錢。但是百姓私下買中絹需四千錢，下絹需二千，投機取利者降低私錢的價格買進，又抬高價格賣給官方，因此而犯罪處死的有十幾人，而錢始終没有通行。石勒把洛陽銅馬和兩尊銅鑄的巨人像遷到襄國，列在永豐門。

祖逖牙門童建害新蔡内史周密，遣使降于勒。勒斬之，送首于祖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遣使報謝。自是兗豫間壘壁叛者，逖皆不納，二州之人率多兩屬矣。

祖逖的武將童建殺害了新蔡内史周密，派使者向石勒投降。石勒斬使者，把頭顱送到祖逖那裏，說："天下的惡恨之情是相同的。叛臣逃吏，是我深爲仇視之人，將軍厭惡的人，如同是我厭惡的人。"祖逖派使者來表達謝意。從此兗豫一帶越過城堡反叛的人，祖逖一律不接納，二州之人許多都歸附雙方。

勒令武鄉耆舊赴襄國。既至，勒親與鄉老齒坐歡飲，語及平生。初，勒與李陽鄰居，歲常爭漚麻池，迭相毆擊。至是，謂父老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漚麻是布衣之恨，孤方崇信于天下，寧仇匹夫乎！"乃使召陽。既至，勒與酣謔，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賜甲第一區，拜奉車都尉。令曰："武鄉，吾之豐沛，萬歲之

石勒下令讓武鄉德高望重的人到襄國來。他們來到後，石勒親自與鄉老以年齡大小列次而坐，開懷暢飲，談及平生之事。當初，石勒與李陽是鄰居，每年常爭搶漚麻的池子，互相毆打。現在，石勒對家鄉父老說："李陽是個壯士，他爲什麽不來？漚麻之事是貧民之間的怨恨，我如今正得到天下人的尊崇信任，難道還與一個平民爲仇嗎！"便派人把李陽召來。李陽來後，石勒與他暢飲而互相戲謔，拉過李陽的手臂笑着說："我以前厭恨你的老拳，你也飽嘗了我的毒手。"

後，魂靈當歸之，其復之三世。”勒以百姓始復業，資儲未豐，於是重制禁釀，郊祀宗廟皆以醴酒，行之數年，無復釀者。

賞賜李陽一處宅第，任他爲奉車都尉。頒布命令稱：“武鄉，是我的故鄉，我去世之後，魂靈應該回歸故鄉，免除那裏三代人的徭役賦税。”石勒認爲百姓剛恢復家業，儲蓄的財物不够充裕，於是嚴格規定禁止釀酒，郊祀宗廟之事都用甜酒，這樣施行幾年後，不再有釀酒的人。

尋署石季龍爲車騎將軍，率騎三萬討鮮卑鬱粥于離石，俘獲及牛馬十餘萬，鬱粥奔烏丸，悉降其衆城。

先是，勒世子興死，至是，立子弘爲世子，領中領軍。

遣季龍統中外精卒四萬討徐龕，龕堅守不戰，於是築室返耕，列長圍以守之。晋鎮北將軍劉隗降于勒，拜鎮南將軍，封列侯。石季龍攻陷徐龕，送之襄國，勒囊盛於百尺樓自上撲殺之，令步都等妻子刳而食之，坑龕降卒三千。晋兗州刺史郗鑒懼，自鄒山退屯于下邳。琅邪内史孫默以琅邪叛降于勒。徐兗間壘壁多送任請降，皆就拜守宰。

清河張披爲程遐長史，遐甚委昵之，張賓舉爲别駕，引參政事。遐疾披去己，又惡賓之權盛。勒世子弘，即遐之甥也，自以有援，欲收威重於朝，乃使弘之母譖之曰：“張披與張賓爲游俠，門客日百餘乘，物望皆歸之，非社稷之利也，宜除披以便國家。”勒然之。至是，披取急召不時至，因此遂殺之。賓知遐之間己，遂弗敢請。無幾，以遐爲右長史，總執朝政，自是朝臣莫不震懼，赴于程氏矣。

時祖逖卒，勒始侵寇邊戍。勒征虜石他敗王師于鄫西，執將軍衛榮而歸。征北將軍祖約懼，退如壽春。勒境内大疫，死者十二三，乃罷徽文殿作。遣其將王陽屯于豫州，有窺闈之志，於是兵難日尋，梁鄭之間騷然

不久，委任石季龍爲車騎將軍，帶領三萬騎兵到離石討伐鮮卑鬱粥，俘虜人及牛馬共十餘萬，鬱粥逃往烏丸，降服了他的所有城堡。

在此之前，石勒世子石興死去，到了此時，立子石弘爲世子，兼中領軍。

派石季龍統領京城内外精兵四萬人討伐徐龕，徐龕固守而不出擊，石季龍修築房舍歸返田作，包圍駐守待戰。晋鎮北將軍劉隗向石勒投降，任鎮南將軍，封爲列侯。石季龍攻陷徐龕，把他送達襄國，石勒把徐龕裝進口袋置於百尺樓上擲下致死，下令讓步都等人的妻兒剖食尸體，坑埋了徐龕的三千名投降士兵。晋兗州刺史郗鑒感到畏懼，從鄒山退守到下邳。琅邪内史孫默携琅邪反叛而向石勒投降。徐兗之間築城堡自守的人多送來人質請求投降，都就地任爲守宰。

清河張披任程遐長史，程遐對他十分親近，張賓提拔張披爲别駕，引參政事。程遐嫉恨張披離開了自己，又不滿張賓權力過大。石勒世子石弘，即程遐之甥，程遐自認爲有人援助，想在朝中獲得威望與重視，便讓石弘之母進讒言説：“張披與張賓是游俠，每日來往的門客車輛有百餘乘，衆望所歸，這對國家是不利的，應該除掉張披以有益於國家。”石勒認爲有理。此時，張披因急召而没有按時到達，便趁機殺了他。張賓得知程遐挑撥離間，就没敢求情。不久，石勒任程遐爲右長史，總領朝政，從此朝臣無不震驚恐懼，投向程氏。

這時祖逖死了，石勒開始侵犯邊防。石勒的征虜將軍石他在鄫西打敗了王室軍隊，拘捕了將軍衛榮而返回。征北將軍祖約内心畏懼，退至壽春。石勒境内瘟疫流行，死者占十分之二三，便停止了徽文殿的營建。派部將王陽屯兵豫州，有伺機而動之意，從此戰亂連年，梁鄭之間騷亂

矣。

又遣季龍統中外步騎四萬討曹嶷。先是，嶷議欲徙海中，保根余山，會疾疫甚，計未及就。季龍進兵圍廣固，東萊太守劉巴、長廣太守吕披皆以郡降。以石他爲征東將軍，擊羌胡于河西。左軍石挺濟師于廣固，曹嶷降，送于襄國。勒害之，坑其衆三萬。季龍將盡殺嶷衆，其青州刺史劉徵曰："今留徵，使牧人也；無人焉牧，徵將歸矣。"季龍乃留男女七百口配徵，鎮廣固。青州諸郡縣壘壁盡陷。

勒司州刺史石生攻晋揚武將軍郭誦于陽翟，不克，進寇襄城，俘獲千餘而還。

勒以參軍樊坦清貧，擢授章武内史。既而入辭，勒見坦衣冠弊壞，大驚曰："樊參軍何貧之甚也！"坦性誠朴，率然而對曰："頃遭羯賊無道，資財蕩盡。"勒笑曰："羯賊乃爾暴掠邪！今當相償耳。"坦大懼，叩頭泣謝。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卿輩老書生也。"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以勵貪俗。

勒將兵都尉石瞻寇下邳，敗晋將軍劉長，遂寇蘭陵，又敗彭城内史劉續。東莞太守竺珍、東海太守蕭誕以郡叛降于勒。

勒親臨大小學，考諸學生經義，尤高者賞帛有差。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朝賢儒士聽者莫不歸美焉。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其天資英達如此。

勒徵徐、揚州兵，會石瞻于下

不安。

又派遣季龍統率各路步卒騎兵共四萬人去討伐曹嶷。此前，曹嶷打算遷到海中，守住根余山，恰逢瘟疫嚴重，計劃未及實現。季龍進兵包圍了廣固，東萊太守劉巴、長廣太守吕披都以郡投降。任石他爲征東將軍，在河西進擊羌胡。左軍石挺的增援部隊到達廣固，曹嶷投降，被送到襄國。石勒殺害了他，坑埋了他的三萬士衆。季龍打算殺盡曹嶷士衆，青州刺史劉徵説："現在留下劉徵，是讓我管理衆人；無人可管，我也該歸去了。"季龍就留下男女七百人分配給劉徵，鎮守廣固。青州諸郡縣的各個堡壘全部淪陷。

石勒的司州刺史石生在陽翟攻打晋揚武將軍郭誦，未能攻克，進兵寇掠襄城，俘獲千餘人而還。

石勒因參軍樊坦清貧，擢拔他爲章武内史。不久樊坦入朝辭官，石勒見他衣冠破舊，十分吃驚地説："樊參軍爲何竟如此貧困！"樊坦性格誠實純樸，坦率地回答："近來遭遇羯賊無道，財物蕩然無存。"石勒笑着説："羯賊竟然這樣殘暴擄掠嗎！今天理當賠償你。"樊坦十分害怕，流着淚叩頭謝罪。石勒説："我的律令原本是防備俗士的，與你這樣的老書生無關。"賜給他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以觀勉貪求世俗之物之人。

石勒的將兵都尉石瞻劫掠下邳，打敗晋將軍劉長，接着劫掠蘭陵，又打敗彭城内史劉續。東莞太守竺珍、東海太守蕭誕携郡反叛而向石勒投降。

石勒親臨大學小學，考核學生掌握經義的情況，對成績優異者賜帛不等。石勒非常喜愛文學，雖然身在軍旅，仍常讓儒生讀史書給他聽，常按照自己的看法評論古代帝王的善惡，朝廷賢能儒士聆聽到這些評論的人無不贊同敬佩他。曾經讓别人讀《漢書》，聽説酈食其勸漢王立六國之後，大驚道："這個辦法不妥，怎能成就天下大業！"聽到留侯諫漢王，便説："幸虧有這諫言啊。"石勒的天資就是如此明達。

石勒徵召徐州、揚州軍隊，與石瞻在下邳會

邳，劉遐懼，又自下邳奔于泗汭。

合，劉遐感到畏懼，又從下邳逃到泗水北岸。

石生攻劉曜河内太守尹平于新安，斬之，克壘壁十餘，降掠五千餘户而歸。自是劉、石禍結，兵戈日交，河東、弘農間百姓無聊矣。

石生在新安攻打劉曜的河内太守尹平，殺了尹平，攻克十餘處壘壁，降服劫掠了五千餘户而返回。從此劉曜與石氏結下怨仇，經常兵戈相見，河東、弘農一帶百姓的生活失去了保障。

以右常侍霍皓爲勸課大夫，與典農使者朱表、典勸都尉陸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户籍，勸課農桑。農桑最修者賜爵五大夫。

任右常侍霍皓爲勸課大夫，與典農使者朱表、典勸都尉陸充等到各州郡巡行，核定户籍勉勵百姓從事農業生産。務農最佳者賜爵爲五大夫。

使石生自延壽關出寇許潁，俘獲萬餘，降者二萬，生遂攻陷康城。晋將軍郭誦追生，生大敗，死者千餘。生收散卒，屯于康城。勒汲郡内史石聰聞生敗，馳救之，進攻郭默，俘獲男女二千餘人。石聰攻敗晋將李矩、郭默等。

派石生從延壽關出關劫掠許潁，俘獲一萬餘人馬，有兩萬人投降，石生接着攻陷了康城。晋將軍郭誦追擊石生，石生大敗，死了一千餘士卒。石生收攏散兵，駐兵康城。石勒的汲郡内史石聰聽説石生打了敗仗，馳馬前來解救，進攻郭默，俘獲了男女二千餘人。石聰打敗了晋將李矩、郭默等。

勒將狩於近郊，主簿程琅諫曰："劉、馬刺客，離布如林，變起倉卒，帝王亦一夫之敵耳。孫策之禍可不慮乎！且枯木朽株盡能爲害，馳騁之弊，今古戒之。"勒勃然曰："吾幹力自可，足能裁量。但知卿文書事，不須白此輩也。"是日逐獸，馬觸木而死，勒亦幾殆，乃曰："不用忠臣言，吾之過也。"乃賜琅朝服錦絹，爵關内侯。於是朝臣謁見，忠言競進矣。

石勒將去近郊狩獵，主簿程琅勸諫説："劉、馬的刺客，遍布如林，驟然起兵突襲，帝王也衹是匹夫之敵。孫策之禍怎能不考慮呢！再説枯木朽株都能成爲隱患，馳騁狩獵的弊病，是今人古人都格外防備的。"石勒勃然大怒道："我的能力足够應付，能處理這事。你衹懂你的文書之事，不需要對這類事情説三道四。"這一天，石勒打獵追逐野獸，馬撞到樹上而死，石勒也險些遇難，這纔説："不聽忠臣言，這是我的過錯啊。"賜給程琅朝服錦絹，封爵爲關内侯。從此朝臣謁見時，忠言競相上達。

晋都尉魯潜叛，以許昌降於勒。石瞻攻陷晋兖州刺史檀斌于鄒山，斌死之。勒西夷中郎將王勝襲殺并州刺史崔琨、上黨内史王眘，以并州叛于勒。先是，石季龍攻劉曜將劉岳于石梁，至是，石梁潰，執岳送襄國。季龍又攻王勝于并州，殺之。李矩以劉岳之敗也，懼，自滎陽遁歸。矩長史崔宣率矩衆二千降于勒。於是盡有司兖之地，徐豫濱淮諸郡縣皆降之。

晋都尉魯潜反叛，以許昌向石勒投降。石瞻在鄒山攻陷晋兖州刺史檀斌，檀斌戰死。石勒西夷中郎將王勝襲擊殺害了并州刺史崔琨、上黨内史王眘，以并州背叛了石勒。此前，石季龍在石梁攻打劉曜將劉岳，此時，石梁潰散，石季龍拘捕了劉岳送往襄國。石季龍又在并州攻打王勝并殺了他。李矩因劉岳的失敗而恐懼，從滎陽逃回。李矩長史崔宣帶領李矩士衆二千人向石勒投降。從此石勒全部占有了司兖之地，徐州、豫州和淮河沿岸的各郡縣也都投降。

勒命徙洛陽晷影于襄國，列之單于庭。銘佐命功臣三十九人于石函，

石勒下令把洛陽的定時器晷影遷到襄國，陳列在單于庭中。在石匣上銘刻下佐命功臣三十九

置于建德前殿。立桑梓苑于襄國。

勒嘗夜微行，檢察營衛，齎繒帛金銀以賂門者求出。永昌門門候王假欲收捕之，從者至，乃止。旦召假以爲振忠都尉，爵關内侯。勒如苑鄉，召記室參軍徐光，光醉不至。以光物情所湊，常不平之，因此發怒，退爲牙門。勒自苑鄉如鄴，徐光侍直，慍然攘袂振紛，仰視不顧。勒因而惡之，讓光曰："何負卿而敢怏怏邪!"於是幽光并其妻子于獄。

勒既將營鄴宫，又欲以其世子弘爲鎮，密與程遐謀之。石季龍自以勳效之重，仗鄴爲基，雅無去意。及修構三臺，遷其家室，季龍深恨遐，遣左右數十人夜入遐宅，奸其妻女，掠衣物而去。勒以弘鎮鄴，配禁兵萬人，車騎所統五十四營悉配之，以驍騎領門臣祭酒王陽專統六夷以輔之。

石聰攻壽春，不克，遂寇逡遒、阜陵，殺掠五千餘人，京師大震。

濟岷太守劉闓、將軍張闔等叛，害下邳内史夏侯嘉，以下邳降于石生。

石瞻攻河南太守王羡于邾，陷之。

晋彭城内史劉續復據蘭陵、石城，石瞻攻陷之。

勒令州郡，有墳發掘不掩覆者推劾之，骸骨暴露者縣爲備棺衾之具。以牙門將王波爲記室參軍，典定九流，始立秀、孝試經之制。

茌平令師懽獲黑兔，獻之於勒，程遐等以爲勒"龍飛革命之祥，於晋以水承金，兔陰精之獸，玄爲水色，

人的姓名，放置在建德前殿。在襄國建立了桑梓苑。

石勒曾經在夜間微服出行，檢查軍營的防衛，贈送繒帛金銀來賄賂守門的士卒要求出營。永昌門門候王假正想拘捕他，他的隨從人員趕到，纔没有被拘捕。次日清晨石勒召見王假任他爲振忠都尉，賜爵爲關内侯。石勒前往苑鄉，召見記室參軍徐光，徐光因喝醉了酒而未能前來。因徐光頗得人心，石勒常忿忿不平，藉此發怒，把徐光降職爲牙門。石勒從苑鄉到鄴，徐光當班，憤然捋起衣袖，仰視前方而不屑一顧。石勒因此而怨恨他，責備徐光説："我哪裏得罪了你，你竟敢如此憤憤不平!"於是把徐光和他的妻兒一起囚禁在獄中。

石勒既已打算在鄴地營建宫殿，又想讓世子石弘鎮守此地，與程遐密謀。石季龍自認爲功勛卓著，依恃鄴地爲基地，全無離開此地的打算。到修建三臺時，石季龍的家室被搬遷出去，季龍深恨程遐，派身邊的數十人趁夜間闖入程遐的住宅，奸污了程遐的妻子和女兒，搶掠衣物揚長而去。石勒以石弘鎮守鄴地，配給他萬名禁兵，車騎所統轄的五十四營全部配備給他，以驍騎兼門臣祭酒王陽專門統管異族來輔佐他。

石聰攻打壽春，未能攻克，緊接着劫掠逡遒、阜陵，殺戮掠奪五千餘人，京城極爲震駭。

濟岷太守劉闓、將軍張闔等叛變，殺害了下邳内史夏侯嘉，以下邳向石生投降。

石瞻在邾地攻打河南太守王羡，攻陷該地。

晋彭城内史劉續再次占領蘭陵、石城，石瞻攻陷二地。

石勒命令各州郡，墳墓若有發掘而不加掩埋的要審問有關人員，尸骨暴露在外的要由縣中爲其備齊棺衾。以牙門將王波爲記室參軍，制定九流，開始定秀才、孝廉考核經義的制度。

茌平令師懽獵獲黑兔，獻給石勒，程遐等人認爲石勒面臨的形勢是"巨龍飛騰是改朝换代的徵兆，對於晋是以水承金，兔是月中之獸，黑色

此示殿下宜速副天人之望也”。於是大赦，以咸和三年改年曰太和。

石堪攻晋豫州刺史祖約于壽春，屯師淮上。晋龍驤將軍王國以南陽叛降于堪。南陽都尉董幼叛，率襄陽之衆又降于堪。祖約諸將佐皆陰遣使附于勒。石聰與堪濟淮，陷壽春，祖約奔歷陽，壽春百姓陷于聰者二萬餘户。

劉曜敗季龍于高候，遂圍洛陽。勒滎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等皆降之，襄國大震。勒將親救洛陽，左右長史、司馬郭敖、程遐等固諫曰：“劉曜乘勝雄盛，難與争鋒，金墉糧豐，攻之未可卒拔。曜懸軍千里，勢不支久。不可親動，動無萬全，大業去矣。”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於是赦徐光，召而謂之曰：“劉曜乘高候之勢，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也。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殆，以我初鋭擊之，可一戰而擒。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已北，席卷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親行，卿以爲何如?”光對曰：“劉曜乘高候之勢而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爲也。懸軍三時，亡攻戰之利，若鸞旗親駕，必望旌奔敗。定天下之計，在今一舉。今此機會，所謂天授，授而弗應，禍之攸集。”勒笑曰：“光之言是也。”佛圖澄亦謂勒曰：“大軍若出，必擒劉曜。”勒尤悦，使内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石聰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統見衆會滎陽，使石季龍進據石門，以左衛石邃都督中軍事，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墉，濟自大堨。先是，流澌風猛，軍至，冰泮清和，濟畢，流澌大至，勒以爲神靈之助也，命曰靈昌津。勒顧

爲水色，這表明陛下應儘快滿足天和人的願望”。於是大赦，把咸和三年改爲太和元年。

石堪在壽春攻打晋豫州刺史祖約，軍隊屯駐在淮河畔。晋龍驤將軍王國以南陽叛變，向石堪投降。南陽都尉董幼叛變，帶領襄陽士衆又向石堪投降。祖約手下的各位將佐都私下派遣使者歸附石勒。石聰與石堪渡過淮河，攻陷壽春，祖約逃往歷陽，壽春百姓有二萬餘户淪入石聰之手。

劉曜在高候戰敗石季龍，包圍了洛陽。石勒的滎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等都投降了劉曜，襄國震驚。石勒將要親自前去解救洛陽，左右長史、司馬郭敖、程遐等極力勸諫説：“劉曜乘勝而勢力强大，難與他硬拼高下，金墉糧食充裕，進攻不能立刻攻克。劉曜軍在千里之外，不能長久保持這種氣勢。不能親自出動，出動而没有萬全之計，成果可能付之東流。”石勒大怒，按劍叱責程遐等人，令其退下。於是赦免徐光，召見徐光對他説：“劉曜乘着高候一戰取勝的氣勢，圍困了洛陽，平庸之輩都認爲他鋭不可擋。然而劉曜帶領十萬士兵，攻打一城而百日未能攻克，軍隊疲憊士卒力竭，憑着我們初戰的鋒芒來攻打，可以一戰而勝。如果洛陽失守，劉曜一定會放棄冀州，自黄河以北，以席捲之勢向南推進，我可能失敗。程遐等人不主張我親自出兵，你認爲怎樣?”徐光回答説：“劉曜乘着高候一戰而勝的氣勢却未能進逼襄國，而改守金墉，這是因爲他力所不及。軍隊外出作戰多時，已没有攻戰的優勢，如果御駕親自前去，他們必定望風而逃。平定天下之計，在此一舉。眼前這個機會，正是上天授予的，上天授予我們而我們不能回應，將導致災禍聚集。”石勒笑着説：“你説得對啊。”佛圖澄也對石勒説：“大軍一旦出動，必能擒獲劉曜。”石勒更是興奮，讓王宫内外戒嚴，誰敢勸諫就被斬殺。命令石堪、石聰及豫州刺史桃豹等人各自帶領現有的士衆在滎陽會合，派石季龍進軍石門，以左衛石邃都督中軍事，石勒親率四萬騎兵步卒趕往金墉，自大堨渡過黄河。在此之前，流冰順水而下，風勢猛烈，石勒軍隊來

謂徐光曰："曜盛兵成皋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諸軍集于成皋，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勒見曜無守軍，大悦，舉手指天，又自指額曰："天也！"乃卷甲銜枚而詭道兼路，出于鞏、訾之間。知曜陳其軍十餘萬于城西，彌悦，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勒統步騎四萬入自宣陽門，升故太極前殿。季龍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其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自城西而北，擊其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貫甲冑，出自閶闔，夾擊之。曜軍大潰，石堪執曜，送之以徇于軍，斬首五萬餘級，枕尸于金谷。勒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敕將士抑鋒止鋭，縱其歸命之路。"乃旋師。使征東石邃等帥騎衛曜而北。

到時，冰凌融化，微風清和，軍隊渡河後，大量流冰又來臨了，石勒認爲這是神靈的幫助，命名這個渡口爲靈昌津。石勒回頭對徐光説："劉曜用强大的兵力駐守成皋關，這是上計；阻斷洛水，是計在其次；坐守洛陽，則是等待被擒。"各路軍隊在成皋會集，共有六萬步卒，二萬七千騎兵。石勒見劉曜在此地并無守軍，非常高興，舉手指天，又指着自己的額頭説："天意啊！"於是軍隊捲起鎧甲，士卒口銜行枚，從隱秘的岔道别徑輕裝疾進，從鞏、訾二地之間走出。瞭解到劉曜把十餘萬軍隊排列在城西，石勒更加高興，對左右將士説："你們可以向我祝賀了！"石勒率領四萬騎兵步卒自宣陽門進城，登上舊太極前殿。石季龍帶領三萬步卒，從城北向西行進，攻打劉曜中軍，石堪、石聰等人各帶八千精鋭騎兵，從城西向北行進，攻打劉曜的前鋒，在西陽門展開激戰。石勒穿上甲冑，自閶闔而出，兩面夾擊。劉曜的軍隊大敗，石堪捉住劉曜，把他送到軍中示衆，殺了五萬餘人，金谷尸骸狼藉。石勒下令道："我們想擒拿的僅僅是劉曜一人而已，現在已經擒獲了他，告誡將士們抑制進攻的鋒芒，任敵軍歸順投誠。"於是全軍凱旋。派征東石邃等帶領騎兵護送劉曜北去。

及是，祖約舉兵敗，降于勒，勒使王波讓之曰："卿逆極勢窮，方來歸命，吾朝豈逋逃之藪邪？而卿敢有靦面目也。"示之以前後檄書，乃赦之。

此時，祖約舉兵失敗，向石勒投降，石勒派王波責備他説："你反叛作亂，到了山窮水盡之時纔來歸順，我們這裏難道是逃逋歸宿之地嗎？而你竟敢有臉見人。"向他出示了先後發出的檄文後赦免了他。

劉曜子熙等去長安，奔于上邽，遣季龍討之。

劉曜之子劉熙等離開長安，逃到上邽，石勒派季龍前去討伐。

勒巡行冀州諸郡，引見高年、孝悌、力田、文學之士，班賜穀帛有差。令遠近牧守宣告屬城，諸所欲言，靡有隱諱，使知區區之朝虚渴讜言也。

石勒在冀州諸郡巡行，引見高年、孝悌、力田、文學各類人士，分别賞賜不同的穀帛。命令遠近州牧郡守向所轄地宣布，有所言論，都不要隱諱，使衆人瞭解朝廷虚懷若谷，渴求忠直之言。

季龍克上邽，遣主簿趙封送傳國玉璽、金璽、太子玉璽各一于勒。季龍進攻集木且羌于河西，克之，俘獲數萬，秦隴悉平。凉州牧張駿大懼，

季龍攻克上邽，派主簿趙封給石勒送來傳國玉璽、金璽、太子玉璽各一枚。季龍在河西進攻集木且羌獲勝，俘獲數萬人，秦隴一帶安定。凉州牧張駿十分恐懼，派遣使者前來向石勒稱

遣使稱藩，貢方物于勒。徙氐羌十五萬落于司、冀州。

勒群臣議以勒功業既隆，祥符并萃，宜時革徽號以答乾坤之望，於是石季龍等奉皇帝璽綬，上尊號于勒，勒弗許。群臣固請，勒乃以咸和五年僭號趙天王，行皇帝事。尊其祖邪曰宣王，父周曰元王。立其妻劉氏爲王后，世子弘爲太子。署其子宏爲持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大單于，封秦王；左衛將軍斌太原王；小子恢爲輔國將軍、南陽王；中山公季龍爲太尉、守尚書令、中山王；石生河東王；石堪彭城王；以季龍子邃爲冀州刺史，封齊王，加散騎常侍、武衛將軍；宣左將軍；挺侍中、梁王。署左長史郭敖爲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程遐爲右僕射、領吏部尚書，左司馬夔安、右司馬郭殷、從事中郎李鳳、前郎中令裴憲爲尚書，署參軍事徐光爲中書令、領秘書監。論功封爵，開國郡公文武二十一人，侯二十四人，縣公二十六人，侯二十二人，其餘文武各有差。侍中任播等參議，以趙承金爲水德，旗幟尚玄，牲牡尚白，子社丑臘，勒從之。勒下書曰："自今有疑難大事，八坐及委丞郎齎詣東堂，詮詳平決。其有軍國要務須啓，有令僕尚書隨局入陳，勿避寒暑昏夜也。"

藩，并貢獻地方特産。把氐羌十五萬户遷到司州、冀州。

石勒的群臣議論，石勒功業已經鼎盛，吉兆薈萃，應當及時更改國號以報答天地厚望，於是石季龍等人獻上皇帝的印璽綬帶，向石勒奉上尊號，石勒没有同意。群臣再三請求，石勒纔於咸和五年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尊奉其祖父石邪爲宣王，其父石周爲元王。立其妻劉氏爲王后，世子石弘爲太子。任其子石宏爲持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大單于，封爲秦王；封左衛將軍石斌爲太原王；任小兒子石恢爲輔國將軍、南陽王；任中山公季龍爲太尉、守尚書令、中山王；封石生爲河東王；石堪爲彭城王；任季龍之子石邃爲冀州刺史，封爲齊王，加散騎常侍、武衛將軍；任石宣爲左將軍；石挺爲侍中、梁王。任左長史郭敖爲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程遐爲右僕射、兼吏部尚書，任左司馬夔安、右司馬郭殷、從事中郎李鳳、前郎中令裴憲爲尚書，任參軍事徐光爲中書令、兼秘書監。論功封爵，封開國郡公文武共二十一人，侯二十四人，縣公二十六人，縣侯二十二人，其餘文官武將各有不同封授。侍中任播等參謀議事，認爲趙承金爲水德，旗幟應推崇黑色，祭祀的犧牲應用白色，十一月舉行社祭，十二月舉行臘祭，石勒同意了他們的建議。石勒發布詔書稱："從現在起，如遇疑難大事，八坐高官及委丞郎共到東堂，審慎審查議定。如果有軍隊、國家的重要事務需要禀報，可以由尚書令、僕射根據情況需要而入内陳述，寒暑黑夜都可以。"

勒以祖約不忠於本朝，誅之，及其諸子侄親屬百餘人。

石勒因祖約不忠於自己的朝廷而殺了他，以及他的諸子侄親屬百餘人。

群臣固請勒宜即尊號，勒乃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元曰建平，自襄國都臨漳。追尊其高祖曰順皇，曾祖曰威皇，祖曰宣皇，父曰世宗元皇帝，妣曰元昭皇太后，文武封進各有差。立其妻劉氏爲皇后，又定昭儀、夫人位視上公，貴嬪、貴人視列侯，

群臣一再請求石勒應稱帝，石勒便僭位登皇帝位，對境内實行大赦，改年號爲建平，自襄國遷都至臨漳。追贈高祖爲順皇，曾祖爲威皇，祖父爲宣皇，父爲世宗元皇帝，已死的母親爲元昭皇太后，文武百官封爵進官各有不等。立妻劉氏爲皇后，又規定昭儀、夫人的地位視同上公，貴嬪、貴人視同列侯，各一員；三英、九華視同

員各一人；三英、九華視伯，淑媛、淑儀視子，容華、美人視男，務簡賢淑，不限員數。

勒荆州監軍郭敬、南蠻校尉董幼寇襄陽。勒驛敕敬退屯樊城，戒之使偃藏旗幟，寂若無人，彼若使人觀察，則告之曰："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策不復得走矣。"敬使人浴馬于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絶。偵諜還告南中郎將周撫，撫以爲勒軍大至，懼而奔武昌。敬入襄陽，軍無私掠，百姓安之。晋平北將軍魏該弟遐等率該部衆自石城降于敬。敬毁襄陽，遷其百姓于沔北，城樊城以戍之。

秦州休屠王羌叛于勒，刺史臨深遣司馬管光帥州軍討之，爲羌所敗，隴右大擾，氐羌悉叛。勒遣石生進據隴城。王羌兄子擢與羌有仇，生乃賂擢，與掎擊之。羌敗，奔凉州。徙秦州夷豪五千餘户于雍州。

勒下書曰："自今諸有處法，悉依科令。吾所忿戮、怒發中旨者，若德位已高，不宜訓罰，或服勤死事之孤，邂逅罹譴，門下皆各列奏之，吾當思擇而行也。"堂陽人陳豬妻一産三男，賜其衣帛廪食，乳婢一口，復三歲勿事。時高句麗、肅慎致其楛矢，宇文屋孤并獻名馬于勒。凉州牧張駿遣長史馬詵奉圖送高昌、于寘、鄯善、大宛使，獻其方物。晋荆州牧陶侃遣兼長史王敷聘于勒，致江南之珍寶奇獸。秦州送白獸、白鹿，荆州送白雉、白兔，濟陰木連理，甘露降苑鄉。勒以休瑞并臻，遐方慕義，赦三歲刑已下，均百姓去年逋調；特赦凉州殊死，凉州計吏皆拜郎中，賜絹十匹，綿十斤。勒南郊，有白氣自壇屬天，勒大悦，還宫，赦四歲刑。

伯，淑媛、淑儀視同子，容華、美人視同男，力求簡選賢能善良的人，不限員數。

石勒的荆州監軍郭敬、南蠻校尉董幼劫掠襄陽。石勒用驛書命令郭敬退駐樊城，告誡他們要偃旗息鼓，寂若無人，敵方如派人觀察，就告訴他們："我們自我保衛堅守，過七八天大隊騎兵即將到達，你們已不再有退路了。"郭敬派人到渡口浴馬，周而復始，晝夜不停。前來偵察的間諜回去報告南中郎將周撫，周撫以爲石勒的部隊已大批抵達，恐懼不已而逃往武昌。郭敬進入襄陽，士兵們不得搶掠，百姓安定。晋平北將軍魏該弟魏遐等人率領魏該部衆從石城向郭敬投降。郭敬毁壞襄陽，把當地百姓遷到沔北，在樊城築起城墻防守。

秦州休屠王羌背叛石勒，刺史臨深派司馬管光帶領州軍討伐他，被王羌打敗，隴西大亂，氐羌部族全部反叛。石勒派遣石生進駐隴城。王羌兄子王擢與王羌有仇，石生賄賂他，王擢幫助牽制并攻打王羌。王羌戰敗，逃往凉州。把秦州夷族中的五千餘户富豪遷到雍州。

石勒發布詔書稱："從現在開始諸類處罰之事，全部依照法令。我因忿恚而懲罰、因憤怒而發出旨令的案例，如果犯法者功德地位很高，不宜訓斥處罰他們，或者遇到服侍勤勞死於王事者的遺孤，偶然遭到譴責，門下省都要一一列出呈奏，我會選擇處理方法。"堂陽人陳豬之妻一胎生了三個男兒，賞賜給他衣帛食物，一個喂乳的婢女，免除他家三年徭役。當時高句麗、肅慎都送來當地的楛矢，宇文屋孤同時向石勒獻上名馬。凉州牧張駿派長史馬詵手捧輿圖護送高昌、于寘、鄯善、大宛使者，獻上各地物産。晋荆州牧陶侃派兼長史王敷向石勒結交問候，送來江南的珍寶奇獸。秦州送來白獸、白鹿，荆州送來白雉、白兔，濟陰長出連理樹，苑鄉普降甘露。石勒因祥瑞齊至，遠方慕義，赦免三年以下刑期的囚犯，減免百姓去年所欠的租税；特赦凉州的死囚，凉州計吏都授郎中，賜絹十匹，綿十斤。石勒祭天，有一股白氣從神壇直連上天，石勒非

遣使封張駿武威郡公，食涼州諸郡。勒親耕藉田，還宮，赦五歲刑，賜其公卿已下金帛有差。勒以日蝕，避正殿三日，令群公卿士各上封事。禁州郡諸祠堂非正典者皆除之，其能興雲致雨，有益於百姓者，郡縣更爲立祠堂，殖嘉樹，準岳瀆已下爲差等。

常高興，還宮，赦免四年刑期。派遣使者封張駿爲武威郡公，涼州諸郡爲其食邑。石勒到藉田親自耕作，返回宮内，赦免五年刑期，賞賜公卿以下官吏金帛各有不等。石勒因日食，三日迴避登臨正殿，命令群公卿士各自呈報密封的奏章。州郡凡不符合本朝典章制度的祠堂都要清除，其中能够呼雲唤雨，對百姓有利的，由郡縣改立新祠堂，種植嘉樹，按照五岳四瀆以下各有不同。

勒將營鄴宫，廷尉續咸上書切諫。勒大怒，曰："不斬此老臣，朕宫不得成也！"敕御史收之。中書令徐光進曰："陛下天資聰睿，超邁唐虞，而更不欲聞忠臣之言，豈夏癸、商辛之君邪？其言可用用之，不可用故當容之，奈何一旦以直言而斬列卿乎！"勒嘆曰："爲人君不得自專如是！豈不識此言之忠乎？向戲之爾。人家有百匹資，尚欲市别宅，況有天下之富，萬乘之尊乎！終當繕之耳。且敕停作，成吾直臣之氣也。"因賜咸絹百匹，稻百斛。又下書令公卿百僚歲薦賢良、方正、直言、秀異、至孝、廉清各一人，答策上第者拜議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其舉人得遞相薦引，廣招賢之路。起明堂、辟雍、靈臺于襄國城西。時大雨霖，中山西北暴水，流漂巨木百餘萬根，集于堂陽。勒大悦，謂公卿曰："諸卿知不？此非爲災也，天意欲吾營鄴都耳。"於是令少府任汪、都水使者張漸等監營鄴宫，勒親授規模。

石勒將要營建鄴宫，廷尉續咸上書力諫。石勒大怒説："不殺了這個老臣，我的王宫終不能建成！"下令讓御史逮捕續咸。中書令徐光進言："陛下天資聰穎睿智，勝過唐虞，却越發不愛聽忠臣之言，豈不成夏癸、商辛之類了嗎？群臣的話如果可以采納就采納，如果不能采納也應當寬容，怎能因諸臣直言不諱而立即行斬呢！"石勒感嘆道："作爲君主不能這樣獨斷專行啊！我難道不明白續咸諫言的忠誠嗎？原先我是與他開玩笑罷了。一户人家有了百匹資財，尚且打算購買别宅，何况擁有天下的財富、帝王的尊貴呢！最終還是應當修繕宫庭的。暫且下令停止施工，成全我的忠直之臣的正氣。"賜給續咸絹百匹，稻百斛。又發布詔書命令公卿百僚每年舉薦賢良、方正、直言、秀異、至孝、廉清各一人，應對策試成績優秀者授爲議郎，成績中等者爲中郎，成績下等者爲郎中。舉薦人才可以互相薦引，廣開招賢之路。在襄國城西建起明堂、辟雍、靈臺。當時大雨不止，中山西北洪水暴發，漂流下數以百萬計的大樹，集中在堂陽。石勒非常高興，對公卿們説："各位知道嗎？這不是災，這是上天的意旨要我營建鄴都了。"於是命令少府任汪、都水使者張漸等人監督營建鄴宫，石勒親自把規模告訴他們。

蜀梓潼、建平、漢固三郡蠻巴降于勒。

蜀梓潼、建平、漢固三郡的蠻巴向石勒投降。

勒以成周土中，漢晋舊京，復欲有移都之意，乃命洛陽爲南都，置行臺治書侍御史于洛陽。

石勒認爲成周地處中原，是漢、晋舊都，便又産生了遷都的想法，就以洛陽爲南都，在洛陽設置行臺治書侍御史。

勒因饗高句麗、宇文屋孤使，酒酣，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

石勒宴請高句麗和宇文屋孤的使者，酒興正濃時對徐光説："我相當於自古以來開創基業的

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于高皇,雄藝卓犖超絶魏祖,自三王已來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以太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脱遇光武,當并驅于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其群臣皆頓首稱萬歲。

晋將軍趙胤攻克馬頭,石堪遣將軍韓雍救之,至則無及,遂寇南沙、海虞,俘獲五千餘人。初,郭敬之退據樊城也,王師復戍襄陽。至是,敬又攻陷之,留戍而歸。

暴風大雨,震電建德殿端門、襄國市西門,殺五人。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鷄子,平地三尺,洿下丈餘,行人禽獸死者萬數,歷太原、樂平、武鄉、趙郡、廣平、鉅鹿千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勒正服于東堂,以問徐光曰:"歷代已來有斯災幾也?"光對曰:"周、漢、魏、晋皆有之,雖天地之常事,然明主未始不爲變,所以敬天之怒也。去年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或者以爲未宜替也。一人吁嗟,王道尚爲之虧,况群神怨憾而不怒動上帝乎!縱不能令天下同爾,介山左右,晋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下書曰:"寒食既并州之舊風,朕生其俗,不能異也。前者外議以子推諸侯之臣,王者不應爲忌,故從其議,儻或由之而致斯災乎!子推雖朕鄉之神,非法食者亦不得亂也,尚書其促檢舊典定議以聞。"有司奏以子推歷代攸尊,請普復寒食,更爲植嘉樹,立祠堂,

哪一類君主?"徐光回答:"陛下的神明威武宏謀大略勝於高皇,才略卓犖絶倫超過魏祖,自三王以來没有人可相比,可以説僅次於軒轅!"石勒笑着説:"人怎能没有自知之明,你的話不是太過分了嗎?我如遇到高皇,必當北面而事奉他,與韓信、彭越并肩齊驅而爭爲人先。倘若遇到光武,當共同馳騁於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要光明磊落,如日月光明,不能像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侮孤兒寡婦,以狐媚來奪取天下。我應當處在二劉之間而已,哪能與軒轅相比呢!"群臣都頓首齊稱萬歲。

晋將軍趙胤攻克馬頭,石堪派遣將軍韓雍前往救援,趕到那裏爲時已晚,便寇掠南沙、海虞,俘獲五千餘人。當初,郭敬退守樊城時,王室軍隊再度防守襄陽。此時,郭敬又一次攻陷襄陽,在那裏留下守軍而返還。

暴風大雨,建德殿端門、襄國市西門遭雷擊,死了五個人。西河介山降冰雹,有鷄蛋般大小,在平地上堆積了三尺厚,低窪之地有一丈左右,行人與禽獸死亡近萬,雹災歷經太原、樂平、武鄉、趙郡、廣平、鉅鹿一千餘里,樹木折斷,莊稼蕩然無存。石勒身着朝服在東堂上向徐光詢問此事:"歷代以來有幾次這樣的災害?"徐光答道:"周、漢、魏、晋都曾有過,雖然這是天地常有之事,但是明智的君主不妨做些改變,表示對上天發怒的敬畏之情。去年我們禁止了寒食節,介子推,是帝鄉之神,歷代受到尊崇,有人認爲不宜廢止。一人吁嗟,王道尚且要因而受到虧損,何况群神抱憾而不觸怒上帝呢!縱然不能使天下同此習俗,介山左右,是晋文封賞之地,應聽任百姓尊奉介子推。"石勒發下詔書稱:"寒食既然是并州的舊風俗,我詔令爲當地立風俗不能有違。以前有人議論,認爲子推是諸侯之臣,君王不應爲他立忌日,所以我聽從了這種議論,也許因此而導致了這場災害吧!子推雖已是天帝之神,取消祭祀也不能毫無一定之規,請尚書督促查檢舊法典,擬定意見再告知我。"有關部門呈奏認爲子推爲歷代所尊崇,請求普遍恢復

給户奉祀。勒黄門郎韋謏駁曰："案《春秋》，藏冰失道，陰氣發泄爲雹。自子推已前，雹者復何所致？此自陰陽乖錯所爲耳。且子推賢者，曷爲暴害如此！求之冥趣，必不然矣。今雖爲冰室，懼所藏之冰不在固陰沍寒之地，多皆山川之側，氣泄爲雹也。以子推忠賢，令綿、介之間奉之爲允，於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於是遷冰室於重陰凝寒之所，并州復寒食如初。

寒食節，另行種植嘉樹，設立祠堂，供給各户祭祀用品。石勒的黄門郎韋謏反駁道："根據《春秋》，藏冰是悖道的，陰氣發泄便成爲雹。自子推之前，冰雹從何處而生？這自是陰陽乖錯而造成的。再説子推是賢者，怎能如此行暴施害呢！用陰間之意來解釋，一定不是這麽回事。現在我們雖然築有冰室，但恐怕所藏之冰都不在嚴寒凍閉極陰之地，多在山川之側，陰氣外泄而成爲雹。因子推忠誠賢良，命令綿、介之間的百姓尊奉他是恰當的，推及天下就行不通了。"石勒聽從了他的意見。於是把冰室遷到陰氣極盛的嚴寒之地，并州恢復了寒食節，與先前一樣。

勒令其太子省可尚書奏事，使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征伐刑斷大事乃呈之。自是震威權之盛過于主相矣。季龍之門可設雀羅，季龍愈怏怏不悦。

石勒下令由太子批閲定奪尚書奏事，派中常侍嚴震參與决定可否，有關征伐行刑判决之類的大事就向上呈報。從此嚴震權大氣盛超過了宰相。季龍府門可羅雀，心中更加怏怏不樂。

郭敬南掠江西，晋南中郎將桓宣承其虚攻樊城，取城中之衆而去。敬旋師救樊，追戰于涅水。敬前軍大敗，宣亦死傷太半，盡取所掠而止。宣遂南取襄陽，留軍戍之。

郭敬南去劫掠江西，晋南中郎將桓宣乘虚進攻樊城，搜捕城中衆人而離去。郭敬立即班師救援樊城，追至涅水交戰。郭敬的前鋒慘敗，桓宣軍隊也死傷大半，郭敬奪回桓宣掠取的全部人財而停止。桓宣接着南下占領襄陽，留下軍隊戍守。

勒如鄴，臨石季龍第，謂之曰："功力不可并興，待宫殿成後，當爲王起第，勿以卑小悒悒也。"季龍免冠拜謝，勒曰："與王共有天下，何所謝也！"有流星大如象，尾足蛇形，自北極西南流五十餘丈，光明燭地，墜于河，聲聞九百餘里。黑龍見鄴井中，勒觀龍有喜色。朝其群臣于鄴。

石勒到達鄴，親臨石季龍的府第，對他説："工程所需的勞力不能同時并用，待宫殿建成後，會爲你建宅第，不要因目前的低矮狹小而心中不快。"季龍免冠行拜禮致謝，石勒説："我與王共同享有天下，有什麽可謝的呢！"有一顆流星狀如大象，尾足呈蛇形，自北極向西南流逝五十餘丈，光亮照亮了地面，墜入黄河，九百餘里之内可以聽到它的聲響。鄴地井中出現黑龍，石勒看着龍而面露喜色。在鄴朝見群臣。

命郡國立學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顯升台府。於是擢拜太學生五人爲佐著作郎，録述時事。時大旱，勒親臨廷尉録囚徒，五歲刑已下皆輕决遣之，重者賜酒食，聽沐浴，一須秋論。還未及宫，澍雨大降。

命令各郡國設立學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一百五十人，經過三次考試修成學業，大力提拔至臺府。於是擢授太學生五人爲佐著作郎，記録叙述時政要務。當時天大旱，石勒親臨廷尉處詢問記録囚徒罪狀的情况，五年刑期以下的都從輕判决遣送回家，刑重者賜予酒食，任其沐浴，待秋天再作論定。石勒還未回到宫中，天

降及時雨。

勒如其灃水宮，因疾甚而還。召石季龍與其太子弘、中常侍嚴震等侍疾禁中。季龍矯命絶弘、震及内外群臣親戚，勒疾之增損莫有知者。詐召石宏、石堪還襄國。勒疾小瘳，見宏，驚曰："秦王何故來邪？使王藩鎮，正備今日。有呼者邪？自來也？有呼者誅之！"季龍大懼曰："秦王思慕暫還耳，今謹遣之。"數日復問之，季龍曰："奉詔即遣，今已半路矣。"更諭宏在外，遂不遣之。

石勒前往灃水宮，因病情加重而返回。召石季龍與太子石弘、中常侍嚴震等在宫中侍候。季龍假稱王命，把石弘、嚴震及内外群臣親戚都拒絶於宫門之外，石勒疾病的好壞狀況無人可知。季龍假稱詔命召石宏、石堪返回襄國。石勒疾病略有好轉，見到石宏，吃驚地問："秦王爲什麽來了？派王駐守藩鎮，正爲防備今日之事。有人叫你回來嗎？還是你自己回來的？叫你回來的人要殺頭！"季龍十分恐懼，説："秦王是因思念而暫時回來的，現在就讓他回去。"幾天後石勒再次詢問，季龍説："奉詔命立即派他回去，現在已在半路了。"又告諭石宏在外，不再發遣。

廣阿蝗。季龍密遣其子邃率騎三千游于蝗所。熒惑入昴。星隕于鄴東北六十里，初赤黑黄雲如幕，長數十匹，交錯，聲如雷震，墜地氣熱如火，塵起連天。時有耕者往視之，土猶燃沸，見有一石方尺餘，青色而輕，擊之音如磬。

廣阿發生蝗災。季龍秘密派遣其子石邃帶領三千騎兵在蝗蟲出没的地區巡游。熒惑星進入昴宿。鄴東北六十里有流星隕落，起初赤黑色、黄色的雲如帷幕一般，有數十匹之長，彼此交錯，聲如雷鳴，墜地時氣浪火熱，塵土衝天而起。當時在田間耕作的人前去觀看，地面依然如燃燒沸騰一般，看到有塊約一尺見方的石頭，色青體輕，敲擊可聽到像擊磬一樣的聲音。

勒疾甚，遺令："三日而葬，内外百僚既葬除服，無禁婚娶、祭祀、飲酒、食肉，征鎮牧守不得輒離所司以奔喪，斂以時服，載以常車，無藏金寶，無内器玩。大雅冲幼，恐非能構荷朕志。中山已下其各司所典，無違朕命。大雅與斌宜善相維持，司馬氏汝等之殷鑒，其務於敦穆也。中山王深可三思周霍，勿爲將來口實。"以咸和八年死，時年六十，在位十五年。夜瘞山谷，莫知其所，備文物虚葬，號高平陵。僞謚明皇帝，廟號高祖。

石勒病情加重，他留下遺囑："死後三天即下葬，王宫内外僚屬待下葬後就脱下喪服，不要禁止婚娶、祭祀、飲酒、食肉，各地駐軍將領和地方官員不能擅離職守來奔喪，用平常穿的衣服入殮，載在普通的車輛上，不要收藏金銀財寶、器具玩物陪葬。大雅幼弱，恐怕不能承荷我的志向繼續建立大業。中山以下希望各自掌管好自己的部門，不要違背我的命令。大雅與石斌應該互相維持，司馬氏是你們的前鑒，務求敦厚和睦。中山王可以三思周勃、霍光之事，不要成爲後世的話柄。"石勒於咸和八年死去，當時六十歲，在位十五年。夜半埋葬在山谷，無人知道下葬的處所，又備齊文物虚作安葬，號爲高平陵。僞謚明皇帝，廟號高祖。

*石弘*

弘字大雅，勒之第二子也。幼有孝行，以恭謙自守，受經於杜嘏，誦律於續咸。勒曰："今世非承平，不

石弘字大雅，是石勒的第二子。年幼時有孝行，以恭謹謙虚自守操節，向杜嘏學習經學，向續咸學習詩賦律令。石勒説："今世并非太平年

可專以文業教也。"於是使劉徵、任播授以兵書，王陽教之擊刺。立爲世子，領中領軍，尋署衛將軍，使領開府辟召，後鎮鄴。

勒僭位，立爲太子。虚襟愛士，好爲文咏，其所親昵，莫非儒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愔愔，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世勝殘，天之道也。"勒大悦。光因曰："皇太子仁孝温恭，中山王雄暴多詐，陛下一旦不諱，臣恐社稷必危，宜漸奪中山威權，使太子早參朝政。"勒納之。程遐又言於勒曰："中山王勇武權智，群臣莫有及者。觀其志也，自陛下之外，視之蔑如。兼荷專征歲久，威振外内，性又不仁，殘忍無賴。其諸子并長，皆預兵權。陛下在，自當無他，恐其怏怏不可輔少主也。宜早除之，以便大計。"勒曰："今天下未平，兵難未已，大雅冲幼，宜任强輔。中山佐命功臣，親同魯衛，方委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言也。卿當恐輔幼主之日，不得獨擅帝舅之權故耳。吾亦當參卿於顧命，勿爲過懼也。"遐泣曰："臣所言者至公，陛下以私賜距，豈明主開襟納説，忠臣必盡之義乎！中山雖爲皇太后所養，非陛下天屬，不可以親義期也。杖陛下神規，微建鷹犬之效，陛下酬其父子以恩榮，亦以足矣。魏任司馬懿父子，終於鼎祚淪移，以此而觀，中山豈將來有益者乎！臣因緣多幸，托瓜葛於東宫，臣而不竭言於陛下，而誰言之！陛下若不除中山，臣已見社稷不復血食矣。"勒不聽。遐退告徐光曰："主上向言如此，太子必危，將若之何?"光曰："中山常切齒於吾二人，恐非但國危，亦爲家

代，不能專以文章經學來教誨他。"於是派劉徵、任播教他學兵書，王陽教他刺殺之術。立石弘爲世子，兼任中領軍，不久任衛將軍，兼開府辟召，後鎮守鄴。

石勒僭位，石弘被立爲太子。虚懷愛士，喜歡作詩賦，他所親近的人都是具有儒者品德操行的人。石勒對徐光説："大雅和悦安静，不像將門子弟。"徐光説："漢祖憑着馬上的戰功奪取天下，孝文以清静無爲而守成，聖人之後，一定是凶暴之人不再作惡的朝代，這是上天的安排。"石勒非常高興。徐光趁機接着説："皇太子仁義孝順，温良謙恭，中山王逞雄强暴，多有詐僞，陛下一旦辭世，我擔心國家有危險，應該逐漸奪去中山王的威權，讓太子及早參與朝政。"石勒接受了他的建議。程遐又對石勒説："中山王勇武機智，善於權變，群臣都不及他。觀察他的志向，除陛下之外，他都蔑視不敬。加上他承擔征伐任務年代已久，威震内外，性格本不仁義，殘忍無賴。他的幾個兒子都已成人，都參預兵權。陛下健在，他自然没有二心，恐怕他内心不服不能輔助少主。應該早日清除他，以便實現大業。"石勒説："當今天下尚未平定，戰亂不止，大雅幼弱，應當任命强有力的輔相。中山是輔佐王命的功臣，親如魯、衛般的同盟，正要委任他以伊、霍般的重任，豈至像你所説的那樣呢。你大概恐怕到輔助幼主時，自己不能獨擅帝舅之權的緣故吧。我也會任你爲顧命之臣，不要過分疑懼。"程遐哭泣着説："我所説的話完全出於公心，陛下却賜以私利來拒絶我，這豈合乎明君敞開襟懷容納諫言、忠臣必竭其誠的道義呢！中山雖爲皇太后所養育，并非陛下天命所屬，不能期望他有親子之義。他依仗着陛下的神謀，建立了小小的鷹犬之勞，陛下用恩寵榮耀來報答他們父子，也已足够了。魏任用了司馬懿父子，以皇權旁落而告終，由此看來，中山難道是對將來有益的人嗎！我因遇機緣而多受寵幸，把後輩親戚托付在東宫，我再不向陛下傾盡忠言，還有誰會進言呢！陛下如若不除掉中山，我已預見到國家不再能够年年祭祀，代代不絶了。"石勒没有聽從。

禍，當爲安國寧家之計，不可坐而受禍也。”光復承間言於勒曰：“陛下廓平八州，帝有海内，而神色不悦者何也？”勒曰：“吴蜀未平，書軌不一，司馬家猶不絶於丹楊，恐後之人將以吾爲不應符籙。每一思之，不覺見於神色。”光曰：“臣以陛下爲憂腹心之患，而何暇更憂四支乎！何則？魏承漢運，爲正朔帝王，劉備雖紹興巴蜀，亦不可謂漢不滅也。吴雖跨江東，豈有虧魏美？陛下既苞括二都，爲中國帝王，彼司馬家兒復何異玄德，李氏亦猶孫權。符籙不在陛下，竟欲安歸？此四支之輕患耳。中山王藉陛下指授神略，天下皆言其英武亞於陛下，兼其殘暴多奸，見利忘義，無伊霍之忠。父子爵位之重，勢傾王室。觀其耿耿，常有不滿之心。近於東宫曲宴，有輕皇太子之色。陛下隱忍容之，臣恐陛下萬年之後，宗廟必生荆棘，此心腹之重疾也，惟陛下圖之。”勒默然，而竟不從。

程遐退朝後告訴徐光説：“主上剛纔這樣説，太子必會遭遇危險，該怎麽辦呢？”徐光説：“中山常對我們兩人恨得咬牙切齒，恐怕不僅有國危，還將逢家禍，我們應籌劃出安國寧家的計策，不可坐等遇難。”徐光再一次詢問石勒：“陛下廓清八州，海内稱帝，却爲什麽神色不悦呢？”石勒説：“吴蜀尚未平定，天下尚未統一，司馬家仍居於丹楊没有滅絶，恐怕後人將認爲我没有應合符籙。每當想到這些，不覺面露憂色。”徐光説：“我認爲陛下應以腹心之疾爲憂，豈有閑暇再慮及其他呢！爲什麽這麽説呢？魏繼承漢的天運，是改朝换代的一代帝王，劉備雖在巴蜀繼起，也不能説是漢朝未滅。吴雖横跨江東，哪裏有損於魏的强大？陛下既已包括兩處都城，成爲中原一帶的帝王，那司馬家的兒孫又與劉備有什麽差别，李氏也同孫權一樣。符籙不在陛下這裏，還想歸於何方？這就是説，其他不過是較輕的憂患而已。中山王憑藉陛下親自指導的神機妙算，天下人都説他的英武僅次於陛下，加上他殘暴奸詐，見利忘義，没有伊尹、霍光般的忠誠。他們父子爵位顯赫，權勢壓過王室。我認爲他不得安寧，常有不滿之心。近來在東宫參加私宴，他露出輕視皇太子的神色。陛下克制寬容他，我擔心陛下萬年之後，宗廟定會險象環生，這是心腹重疾，希望陛下考慮。”石勒默然不語，但最終没有聽從。

及勒死，季龍執弘使臨軒，命收程遐、徐光下廷尉，召其子邃率兵入宿衛，文武靡不奔散。弘大懼，讓位于季龍。季龍曰：“君薨而世子立，臣安敢亂之！”弘泣而固讓，季龍怒曰：“若其不堪，天下自當有大議，何足預論！”遂以咸和八年逼立之，改年曰延熙，文武百僚進位一等。誅程遐、徐光。弘策拜季龍爲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以魏郡等十三郡爲邑，總攝百揆。季龍僞固讓，久而受命，赦其境内殊死已下，立季龍妻鄭氏爲魏王后，子邃爲魏太子，加

石勒死後，石季龍拘捕了石弘讓他坐在殿前，下令逮捕程遐、徐光下交廷尉審理，召來其子石邃帶兵入宫宿衛，文武百官無不逃散。石弘十分驚恐，讓位給石季龍。石季龍説：“君死而世子即位，我豈敢破壞法規！”石弘哭泣着堅决辭讓，季龍生氣地説：“如果世子不能勝任，天下自會有議論，豈用預先論定！”於是在咸和八年逼迫石弘即位，年號改爲延熙，文武百官都進位一等。殺了程遐、徐光。石弘發策書任命季龍爲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以魏郡等十三郡爲食邑，統領百官。季龍假裝堅辭不受，過了一段時間便接受了任命，釋放他轄境内死刑以下的囚犯，立季龍妻鄭氏爲魏王后，子石邃爲魏太

使持節、侍中、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録尚書事；宣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封河間王；韜爲前鋒將軍、司隸校尉，封樂安王；遵齊王，鑒代王，苞樂平王；徙太原王斌爲章武王。勒文武舊臣皆補左右丞相閑任，季龍府僚舊昵悉署臺省禁要。命太子宫曰崇訓宫，勒妻劉氏已下皆徙居之。簡其美淑及勒車馬、珍寶、服御之上者，皆入于己署。鎮軍夔安領左僕射，尚書郭殷爲右僕射。

子，加封使持節、侍中、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録尚書事；石宣任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封爲河間王；石韜任前鋒將軍、司隸校尉，封爲樂安王；石遵爲齊王，石鑒爲代王，石苞爲樂平王；改太原王石斌爲章武王。石勒的文武舊臣都補任左右丞相閑職，季龍的府僚及舊日親近者都在臺省和宫禁要害部門任職。命太子宫爲崇訓宫，石勒妻劉氏以下的眷屬都搬到那裏居住。挑選宫中漂亮的女子和石勒車馬、珍寶、服用器物中質量上乘的，都歸入自己的官府。鎮軍夔安兼左僕射，尚書郭殷任右僕射。

劉氏謂石堪曰："皇祚之滅不復久矣，王將何以圖之？"堪曰："先帝舊臣皆已斥外，衆旅不復由人，宫殿之内無所措籌，臣請出奔兗州，據廩丘，挾南陽王爲盟主，宣太后詔於諸牧守征鎮，令各率義兵同討桀逆，蔑不濟也。"劉氏曰："事急矣，便可速發，恐事淹變生。"堪許諾，微服輕騎襲兗州，失期，不克，遂南奔譙城。季龍遣其將郭太等追擊之，獲堪于城父，送襄國，炙而殺之。徵石恢還于襄國。劉氏謀泄，季龍殺之。尊弘母程氏爲皇太后。

劉氏對石堪説："皇運滅絶指日可待了，你怎樣打算呢？"石堪説："先帝的舊臣都已被排斥在外，諸軍不再聽我們指揮，宫殿之内也是想不出應急之策的，我請求出奔兗州，占據廩丘，挾持南陽王爲盟主，向各地守官和駐軍將軍宣布太后詔命，命令各自率領義兵共同征討逆賊，將無不出兵拯救危難。"劉氏説："形勢緊迫，你可以立即出發，恐怕延擱久了會生變故。"石堪同意，身着普通的服裝，帶領少數精鋭騎兵襲擊兗州，錯過了進攻的時機，未能攻克，接着向南逃往譙城。季龍派遣將領郭太等人追擊，在城父捕獲石堪，送到襄國，炙烤而死。徵召石恢回到襄國。劉氏的計謀泄露，季龍殺了她。尊奉石弘之母程氏爲皇太后。

時石生鎮關中，石朗鎮洛陽，皆起兵於二鎮。季龍留子邃守襄國，統步騎七萬攻朗于金墉。金墉潰，獲朗，刖而斬之。進師攻長安，以石挺爲前鋒大都督。生遣將軍郭權率鮮卑涉璝部衆二萬爲前鋒距之，生統大軍繼發，次于蒲坂。前鋒及挺大戰潼關，敗之，挺及丞相左長史劉隗皆戰死，季龍退奔澠池，枕尸三百餘里。鮮卑密通于季龍，背生而擊之。生時停蒲坂，不知挺之死也，懼，單馬奔長安。郭權乃復收衆三千，與越騎校尉石廣相持于渭汭。生遂去長安，潛

當時石生鎮守關中，石朗鎮守洛陽，都從鎮守之地起兵。季龍留下其子石邃守衛襄國，親自帶領步卒、騎兵共七萬人在金墉攻打石朗。金墉失陷，捕獲石朗，施刖刑後斬了他。進軍攻打長安，任石挺爲前鋒大都督。石生派將軍郭權率領鮮卑、涉璝二萬部衆爲前鋒來抵擋進攻，石生統領大軍緊隨其後出發，在蒲坂扎營。前鋒同石挺在潼關展開激戰，大敗石挺部隊，石挺及丞相左長史劉隗都戰死，季龍撤退，逃向澠池，三百餘里道路上尸體狼藉。鮮卑秘密與季龍相通，背叛并襲擊石生。石生當時停留在蒲坂，不知石挺已經戰死，心中恐懼，單槍匹馬逃往長安。郭權便收復三千士卒，與越騎校尉石廣在渭北相持。石

于雞頭山。將軍蔣英固守長安。季龍聞生之奔也，進師入關，進攻長安，旬餘拔之，斬蔣英等。分遣諸將屯于汧。徙雍、秦州華戎十餘萬户于關東。生部下斬生于雞頭山。季龍還襄國，大赦，諷弘命己建魏臺，一如魏輔漢故事。

生接着離開長安，隱藏在雞頭山。將軍蔣英固守長安。季龍聽説石生逃亡，就進軍入關，攻打長安，十多天後攻克長安，殺了蔣英等人。分别派遣諸將在汧駐屯。把雍、秦州的華族與戎族共十餘萬户遷徙到關東。石生部下在雞頭山殺掉石生。季龍返回襄國，實行大赦，婉言勸説石弘命令自己營建魏臺，完全如同當年魏輔佐漢的舊事。

郭權以生敗，據上邽以歸順，詔以權爲鎮西將軍、秦州刺史，於是京兆、新平、扶風、馮翊、北地皆應之。弘鎮西石廣與權戰，敗績。季龍遣郭敖及其子斌等率步騎四萬討之，次于華陰。上邽豪族害權以降。徙秦州三萬餘户于青、并二州諸郡。南氐楊難敵等送任通和。長安陳良夫奔于黑羌，招誘北羌四角王薄句大等擾北地、馮翊，與石斌相持。石韜等率騎掎句大之後，與斌夾擊，敗之，句大奔于馬蘭山。郭敖等懸軍追北，爲羌所敗，死者十七八。斌等收軍還于三城。季龍聞而大怒，遣使殺郭敖。石宏有怨言，季龍幽之。

郭權因石生已敗，據守上邽而歸順，詔命任郭權爲鎮西將軍、秦州刺史，於是京兆、新平、扶風、馮翊、北地都響應他。石弘鎮西石廣與郭權交戰，石廣大敗。季龍派郭敖及其子石斌等率領步卒騎兵四萬來討伐郭權，駐兵華陰。上邽的豪族殺害了郭權而投降。把秦州的三萬餘户遷往青、并二州諸郡。南氐楊難敵等送來人質議和。長安陳良夫逃往黑羌，招徠引誘北羌四角王薄句大等騷擾北地、馮翊，與石斌相持。石韜等率領騎兵牽制句大的殿後部隊，與石斌兩相夾擊，打敗了敵人，句大逃到馬蘭山。郭敖等孤軍深入，追逐逃亡的敵軍，被羌人打敗，死者有十分之七八。石斌等收攏兵力返回三城。季龍聽説後勃然大怒，派遣人殺郭敖。石宏對此有怨言，季龍囚禁了他。

弘齎璽綬親詣季龍，諭禪位意。季龍曰："天下人自當有議，何爲自論此也！"弘還宫，對其母流涕曰："先帝真無復遺矣！"俄而季龍遣丞相郭殷持節入，廢弘爲海陽王。弘安步就車，容色自若，謂群臣曰："不堪纂承大統，顧慚群后，此亦天命去矣，又何言！"百官莫不流涕，宫人慟哭。咸康元年，幽弘及程氏并宏、恢于崇訓宫，尋殺之，在位二年，時年二十二。

石弘帶着璽印綬帶親自造訪石季龍，向他説明禅讓帝位的心意。季龍説："天下人自然會議及，爲何自己這樣呢！"石弘回宫，對着母親流淚哭泣説："先帝真的不再有遺業了！"不久季龍派丞相郭殷持節入宫，廢黜石弘帝位，貶爲海陽王。石弘邁步登車，神色自若，對群臣説："我不能勝任繼承大業的皇權，愧對群臣，這也是天命已去，還用説什麽呢！"百官無不落淚，宫人慟哭。咸康元年，把石弘及程氏、石宏、石恢囚禁在崇訓宫，不久又殺了他們。石弘在位兩年，死時二十二歲。

## 張賓

張賓字孟孫，趙郡中丘人也。父瑶，中山太守。賓少好學，博涉經史，不爲章句，闊達有大節，常謂昆弟曰："吾自言智算鑒識不後子房，

張賓字孟孫，趙郡中丘人。父張瑶，曾任中山太守。張賓自幼好學，廣泛涉獵經史，不爲章句之學，豁達有大節，常對兄弟説："我自認爲智謀與鑒識不比子房差，衹是没有遇到高祖而

但不遇高祖耳。”爲中丘王帳下都督，非其好也，病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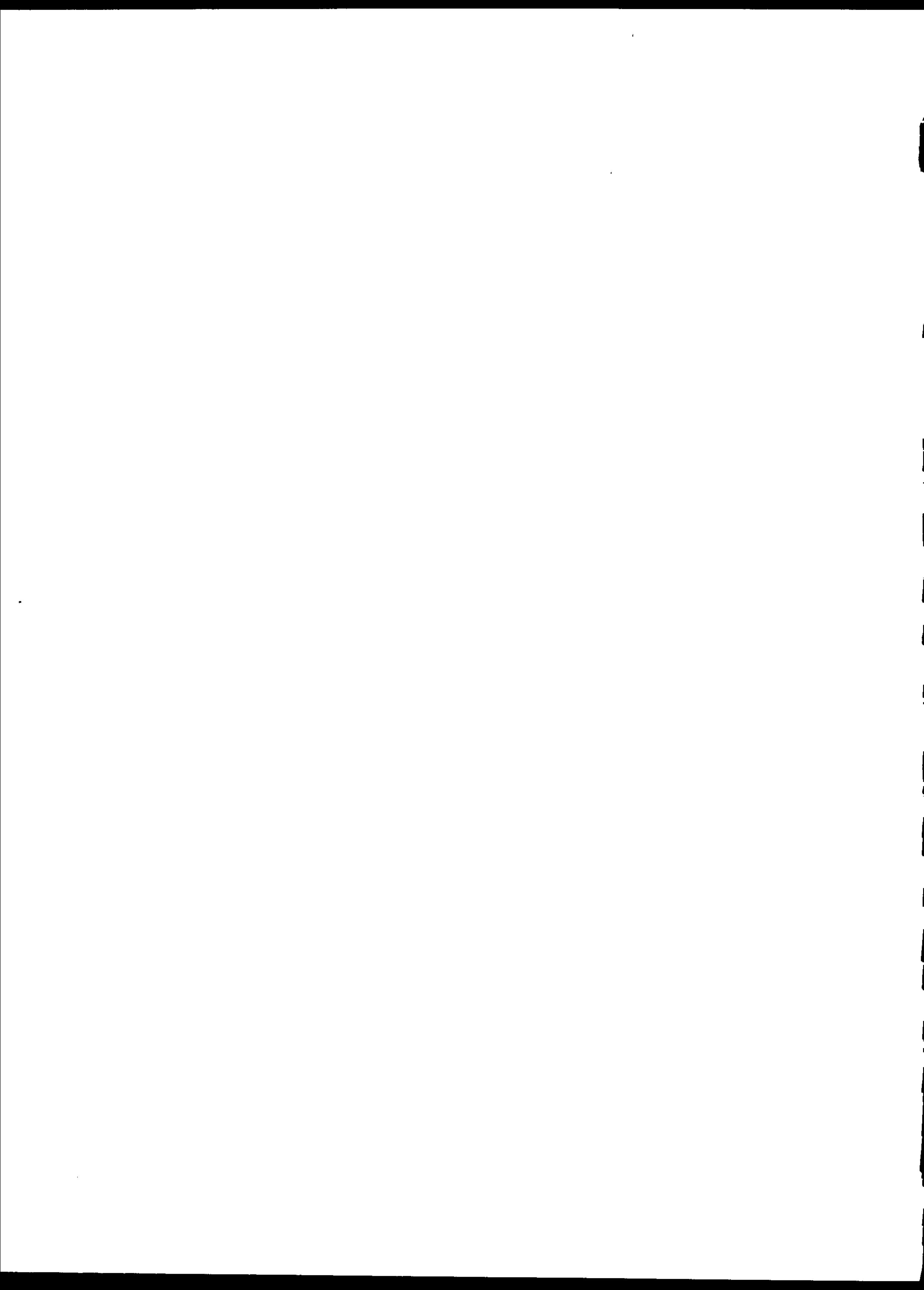
及永嘉大亂，石勒爲劉元海輔漢將軍，與諸將下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多矣，獨胡將軍可與共成大事。”乃提劍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後漸進規謨，乃異之，引爲謀主。機不虛發，算無遺策，成勒之基業，皆賓之勛也。及爲右長史、大執法，封濮陽侯，任遇優顯，寵冠當時，而謙虛敬慎，開襟下士，士無賢愚，造之者莫不得盡其情焉。肅清百僚，屏絶私昵，入則格言，出則歸美。勒甚重之，每朝，常爲之正容貌，簡辭令，呼曰“右侯”而不名之，勒朝莫與爲比也。

及卒，勒親臨哭之，哀慟左右，贈散騎常侍、右光禄大夫、儀同三司，謚曰景。將葬，送于正陽門，望之流涕，顧左右曰：“天欲不成吾事邪，何奪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爲右長史，勒每與遐議，有所不合，輒嘆曰：“右侯捨我去，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乎！”因流涕彌日。

已。”任中丘王帳下都督，不合他的心意，因病免官。

永嘉大亂時，石勒擔任劉元海的輔漢將軍，與諸將前往山東，張賓對他親近的人説：“我歷來觀察的將軍多了，惟獨胡將軍可以與之共同成就大事。”就提劍前往石勒軍門，大呼要求接見，石勒并没有認爲他與衆不同。後來漸漸進獻謀略，石勒便認爲他不凡了，延請他爲謀主。計謀從不虛發，妙算終無失策，成就了石勒的基業，這都是張賓的功勛。任右長史、大執法，封爲濮陽侯，職任和待遇都顯赫優厚，得到的恩寵在當時首屈一指，但是他謙虛謹慎，禮賢下士，士不分賢愚，與他有交往的人無不得到他的盡心關照。肅清百官，屏絶親情，入則口出格言，出則盡行善事。石勒很器重他，每當朝見時，常爲之端正容貌，修飾辭令，稱之爲“右侯”而不直呼其名，石勒的滿朝文武無人可與他相比。

張賓死時，石勒親臨哭喪，悲哀之情感動左右諸臣，贈散騎常侍、右光禄大夫、儀同三司，謚號景。將要下葬時，石勒送至正陽門，遠望流淚，回頭對左右的人説：“上天難道不想成就我的大業嗎，爲什麼過早奪走了我的右侯！”程遐代張賓任右長史，石勒每當與程遐議論政事有所不合時，就感嘆道：“右侯捨我而去，讓我與這些人共事，豈不慘痛嗎！”由此而終日流淚不止。



# 晋書卷一百六

## 載記第六

**石季龍(上)**

石季龍，勒之從子也，名犯太祖廟諱，故稱字焉。祖曰訇邪，父曰寇覓。勒父朱幼而子季龍，故或稱勒弟焉。年六七歲，有善相者曰："此兒貌奇有壯骨，貴不可言。"永興中，與勒相失。後劉琨送勒母王及季龍于葛陂，時年十七矣。性殘忍，好馳獵，游蕩無度，尤善彈，數彈人，軍中以爲毒患。勒白王將殺之，王曰："快牛爲犢子時，多能破車，汝當小忍之。"年十八，稍折節。身長七尺五寸，趫捷便弓馬，勇冠當時，將佐親戚莫不敬憚。勒深嘉之，拜征虜將軍。爲娉將軍郭榮妹爲妻。季龍寵惑優僮鄭櫻桃而殺郭氏，更納清河崔氏女，櫻桃又譖而殺之。所爲酷虐。軍中有勇幹策略與己侔者，輒方便害之，前後所殺甚衆。至於降城陷壘，不復斷別善惡，坑斬士女，鮮有遺類。勒雖屢加責誘，而行意自若。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之，信任彌隆，仗以專征之任。

石季龍，是石勒的侄子，因爲他的名觸犯了太祖的廟諱，所以用字來稱呼他。祖父訇邪，父親寇覓。石勒之父石朱自季龍幼年時就以他爲子，故有人稱季龍爲石勒之弟。季龍六七歲時，有個擅長相面的人説："這個男孩相貌奇偉，生有壯骨，貴不可言。"永興年間，與石勒失散。後來劉琨把石勒之母王氏及季龍送到葛陂，此時季龍已十七歲。生性殘忍，喜歡驅馳狩獵，游蕩終日，毫無節制，尤其擅長用彈丸射人，多次射中他人，軍中將士視他爲毒禍。石勒告訴母親，想要殺了季龍，母親説："快牛尚爲犢子之時，大多能毀壞它拉的車，你應當容忍他。"季龍長到十八歲，漸漸克制住自己。身高七尺五寸，矯健敏捷善於挽弓驅馬，勇力在當時首屈一指，將佐親戚無不敬畏。石勒賞識他，任爲征虜將軍。爲他聘娶將軍郭榮之妹爲妻。季龍迷惑於他所寵愛的優伶鄭櫻桃而殺了郭氏，又納娶清河崔氏之女，櫻桃又進譖言，季龍又殺了崔氏之女。季龍的所作所爲殘酷暴虐。軍中若有勇氣才幹、策略與他相當的人，他就找機會殺害他們，先後被殺的人很多。以致攻陷城堡之後，不再判斷甄别善惡，坑埋斬殺男女，很少有人幸免。石勒雖然常對他責備勸告，但他仍我行我素。季龍管理士衆嚴格而不煩瑣，没有人敢違犯軍令，接到攻伐的命令，軍隊所向無敵，因此石勒寵愛季龍，越來越信任他，把征伐之事都托付給他。

勒之居襄國，署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後封繁陽侯。勒即大單于、趙王位，署爲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

石勒在襄國時，季龍充任魏郡太守，鎮守鄴三臺，後來封爲繁陽侯。石勒登上大單于、趙王之位後，任季龍爲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

軍事，遷侍中、開府，進封中山公。及勒僭號，授太尉、守尚書令，進封爲王，邑萬户。季龍自以勳高一時，謂勒即位之後，大單于必在己，而更以授其子弘。季龍深恨之，私謂其子邃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授，而以吾躬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剋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之望實在于我，而授黄吻婢兒，每一憶此，令人不復能寢食。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

升任侍中、開府，進封中山公。石勒僭位稱帝時，任季龍爲太尉、守尚書令，進封爲王，食邑萬户。季龍自認爲功高當世，以爲石勒就位之後，大單于一定屬於自己，而石勒却改授予兒子石弘。季龍對此深懷不滿，私下對兒子石邃説："主上自從定都襄國以來，我對他的旨意恭敬不二，而以自己的軀體抵擋流矢飛石。二十餘年間，南擒劉岳，北逐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誅伐消滅了十三個州。成就趙之大業的功臣是我。大單于的名望實際在我，却授給微不足道的年幼小兒，每當想起這事，常讓我坐卧不寧，飲食不安。待到主上百年之後，不能留下他的後代。"

咸康元年，季龍廢勒子弘，群臣已下勸其稱尊號。季龍下書曰："王室多難，海陽自棄，四海業重，故俯從推逼。朕聞道合乾坤者稱皇，德協人神者稱帝，皇帝之號非所敢聞，且可稱居攝趙天王，以副天人之望。"於是赦其境内，改年曰建武。以夔安爲侍中、太尉、守尚書令，郭殷爲司空，韓晞爲尚書左僕射，魏槩、馮莫、張崇、曹顯爲尚書，申鍾爲侍中，郎闓爲光禄大夫，王波爲中書令，文武封拜各有差。立其子邃爲太子。季龍以讖文天子當從東北來，於是備法駕行自信都而還以應之。分麼陶之柳鄉立停駕縣。

咸康元年，季龍廢黜了石勒之子石弘，群臣勸他稱帝。季龍下達文書稱："王室多災多難，海陽王自棄山河，應以大業爲重，所以我俯身遵從衆臣推逼。我聽説道與乾坤相合者稱皇，德與人神相協者稱帝，皇帝之號我不敢躬聽，暫且可以代任趙天王，以合上天與臣民的期望。"於是赦免境内囚犯，改年號爲建武。任夔安爲侍中、太尉、守尚書令，郭殷爲司空，韓晞爲尚書左僕射，魏槩、馮莫、張崇、曹顯爲尚書，申鍾爲侍中，郎闓爲光禄大夫，王波爲中書令，文官武將封爵拜官各有等級。立其子石邃爲太子。季龍看到讖文預示天子應當從東北方向來，於是備好天子車駕自信都返回來應合讖文所示。劃分出麼陶的柳鄉爲停駕縣。

季龍徐州從事朱縱殺刺史郭祥，以彭城歸順。季龍遣將王朗擊之，縱奔淮南。

季龍的徐州從事朱縱殺掉刺史郭祥，以彭城向晋投降。季龍派將領王朗去攻打他，朱縱逃往淮南。

季龍荒游廢政，多所營繕，使邃省可尚書奏事，選牧守，祀郊廟；惟征伐刑斷乃親覽之。觀雀臺崩，殺典匠少府任汪。復使修之，倍於常度。

季龍縱欲游蕩荒廢朝政，營造修繕多處宫廷，由石邃審閲批准尚書呈報之事，選用州牧郡守，祀郊祭廟；惟有征伐斷刑之事季龍纔親自過目。觀雀臺倒塌，殺了典匠少府任汪。又派人修復，比一般的規模增大了一倍。

季龍自率衆南寇歷陽，臨江而旋，京師大震。遣其征虜石遇寇中廬，遂圍平北將軍桓宣于襄陽。輔國

季龍親自率領軍隊南侵歷陽，臨長江而回師，晋京都大爲震恐。季龍派遣征虜石遇侵犯中廬，接着把平北將軍桓宣圍困在襄陽。晋輔國將

將軍毛寶、南中郎將王國、征西司馬王愆期等率荆州之衆救之，屯于章山。遇攻守二旬，軍中飢疫而還。

軍毛寶、南中郎將王國、征西司馬王愆期等率領荆州士衆前去救援，屯兵章山。石遇攻守二十天，因軍中斷糧及瘟疫而返回。

季龍以租入殷廣，轉輸勞煩，令中倉歲入百萬斛，餘皆儲之水次。

因租賦收入多而地域廣，輾轉運輸勞苦，季龍命令中倉每年納糧一百萬斛，其餘的都儲藏在河岸。

晋將軍淳于安攻其琅邪費縣，俘獲而歸。

晋將軍淳于安進攻琅邪費縣，俘獲人財而歸。

石邃保母劉芝初以巫術進，既養邃，遂有深寵，通賄賂，豫言論，權傾朝廷，親貴多出其門，遂封芝爲宜城君。

石邃的保姆劉芝當初憑着巫術進宫，把石邃撫養成人後，她便得到深寵，收受賄賂，參與發表言論，權傾朝廷，貴官近臣多出於她的家族，又封劉芝爲宜城君。

季龍下書令刑贖之家得以錢代財帛，無錢聽以穀麥，皆隨時價輸水次倉。冀州八郡雨雹，大傷秋稼，下書深自咎責。遣御史所在發水次倉麥，以給秋種，尤甚之處差復一年。

季龍下文書命以財物贖刑的人家可以用錢代替財帛，没有錢的可以任他們以穀麥代替，都按照時價運送到水邊的糧倉。冀州八郡降雹，嚴重損傷了秋田莊稼，季龍下書深深自責。派御史在所在地分發水邊糧倉儲積的麥子，用來供給秋後播種，災害特别嚴重的地區減免一年租賦。

季龍將還于鄴，尚書請太常告廟，季龍曰："古者將有大事，必告宗廟，而不列社稷。尚書可詳議以聞。"公卿乃請使太尉告社稷，從之。及入鄴宫，澍雨周洽，季龍大悦，赦殊死已下。尚方令解飛作司南車成，季龍以其構思精微，賜爵關内侯，賞賜甚厚。始制散騎常侍已上得乘軺軒，王公郊祀乘副車，駕四馬，龍旂八旒，朔望朝會即乘軺軒。

季龍將要遷往鄴，尚書請求由太常祭告祖廟，季龍説："古代如遇重大事件，一定要祭告祖廟，而不列入社稷。尚書可以評加議論并告知我。"公卿便請求派太尉祭告社稷，季龍聽從了他們。遷入鄴宫後，時雨周遍，季龍十分高興，赦免死罪以下的囚犯。尚方令解飛製成司南車，季龍因其構思精巧，賜爵爲關内侯，賞賜豐厚。開始規定散騎常侍以上的官員可以乘坐軺軒，王公郊祀時乘坐副車，由四馬駕車，用有八根垂旒的龍旗，朔望日朝會即乘軺軒。

時羌薄句大猶保險未賓，遣其子章武王斌帥精騎二萬，并秦、雍二州兵以討之。

當時羌人薄句大依舊恃守險固不曾歸附，季龍派其子章武王石斌統率兩萬精鋭騎兵，加上秦、雍二州兵去討伐。

季龍如長樂、衛國，有田疇不闢、桑業不修者，貶其守宰而還。

季龍前往長樂、衛國，如見到不開闢田地、不治理農桑的地區，就把當地的守宰貶職，其後返回宫中。

咸康二年，使牙門將張彌徙洛陽鍾虡、九龍、翁仲、銅駝、飛廉于鄴。鍾一没于河，募浮没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絚，牛百頭，鹿櫨引之乃出。造萬斛舟以渡之，以四輪纏輞

咸康二年，派牙門將張彌把洛陽的鐘虡、九龍、翁仲、銅駝、飛廉遷到鄴。有一口鐘沉入黄河，招募三百個會潛水的人跳進黄河，用竹竿繩索繫在鐘上，又用了一百頭牛，并由轆轤牽引着把鐘吊上水面。營造一艘萬斛容量的船來運送這

車，轍廣四尺，深二尺，運至鄴。季龍大悦，赦二歲刑，賚百官穀帛，百姓爵一級。

下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斯則先王之令典，政道之通塞。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雖未盡弘美，亦縉紳之清律，人倫之明鏡。從爾以來，遵用無改。先帝創臨天下，黄紙再定。至於選舉，銓爲首格。自不清定，三載于兹。主者其更銓論，務揚清激濁，使九流咸允也。吏部選舉，可依晋氏九班選制，永爲揆法。選畢，經中書、門下宣示三省，然後行之。其著此詔書于令。銓衡不奉行者，御史彈坐以聞。"

索頭郁鞠率衆三萬降于季龍，署鞠等一十三人親通趙王，皆封列侯，散其部衆于冀青等六州。

時衆役煩興，軍旅不息，加以久旱穀貴，金一斤直米二斗，百姓嗷然無生賴矣。又納解飛之説，於鄴正南投石于河，以起飛橋，功費數千億萬，橋竟不成，役夫饑甚，乃止。使令長率丁壯隨山澤采橡捕魚以濟老弱，而復爲權豪所奪，人無所得焉。又料殷富之家，配饑人以食之，公卿已下出穀以助振給，奸吏因之侵割無已，雖有貸贍之名而無其實。

改直蕩爲龍騰，冠以絳幘。

於襄國起太武殿，於鄴造東西宫，至是皆就。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綷之，下穿伏室，置衛士五百人於其中。東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皆漆瓦、金鐺、銀楹、金柱、珠簾、玉壁，窮極伎巧。又起靈

口鐘渡河，用四輪纏輞車，車轍寬四尺，深二尺，運抵鄴宫。季龍非常高興，赦免兩年刑期的囚犯，賞賜百官穀帛，百姓升爵一級。

發布文告稱："每三年考核政績，賞功罰罪，這是先王的嚴明法令，政道得以執行的關鍵。魏開始創建九品官制，每三年清核定品，雖然這一官制尚不盡善盡美，也不失爲仕官的清律，識别人倫的明鏡。從那時以來，一直遵照執行不曾改動。先帝創業始臨天下，再次定作皇帝的法令。至於舉薦選用人才，量才授官是首要之事。自從不再考核定品，至今已有三年。主管之官應重新量才品評，務求揚清激濁，使九品衆臣都順服允當。吏部舉用人才，可以依照晋氏九班選制，永立爲常法。選任完畢，經中書、門下宣告三省，然後開始執行。把這一詔書作爲律令。不遵照律令銓衡人才的，御史要彈劾、判刑并告知我。"

索頭郁鞠帶領三萬士衆向季龍投降，任郁鞠等十三人爲親通趙王，都封作列侯，把他們的士衆分散安置在冀、青等六州。

當時徭役紛繁，征戰不息，加上久旱穀貴，一斤金僅相當於二斗米，百姓飢寒交迫，無法生存。季龍又采納了解飛的建議，在鄴正南方填石入河，想用這種辦法架起飛橋，耗費了數千億萬人力財力，橋最終未能建成，役夫更加飢餓，這纔罷休。派地方令長帶着青壯年到附近的山澤采集橡栗、捕魚來賑濟老弱之輩，但又遭當地權豪搶奪，百姓終無所得。又選擇一些殷實富有的人家，把受飢挨餓的百姓分配給他們，由他們供給食物，公卿以下的臣子拿出穀米幫助賑濟百姓，奸吏趁機攫取私分，雖有貸糧贍養之名却無其實。

把直蕩這一官名改爲龍騰，以絳色頭巾爲冠。

在襄國興建太武殿，在鄴營造東西宫，至此全都竣工。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周邊是帶刻紋的石頭，殿下建有暗室，可以在其中安置五百名衛士。東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都飾以漆瓦、金鐺、銀楹、金柱、珠簾、玉壁，用盡了技巧。又在顯陽殿後建起靈風臺九殿，選士庶之女

風臺九殿于顯陽殿後，選士庶之女以充之。後庭服綺縠、玩珍奇者萬餘人，內置女官十有八等，教宫人星占及馬步射。置女太史于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太史之虚實。又置女鼓吹羽儀，雜伎工巧，皆與外侔。禁郡國不得私學星讖，敢有犯者誅。

住在那裏。後庭有一萬多身着綺縠、把玩珍奇的人，内置十八等女官，教授宫人星占之術以及馬步射技。在靈臺設置女太史，仰觀吉凶禍福之兆，以考核證實外太史呈報的虚實真僞。又設置女鼓吹羽儀，雜技工巧，都與外宫相同。郡國不可私自學習星占讖圖，膽敢違犯者殺。

左校令成公段造庭燎于崇杠之末，高十餘丈，上盤置燎，下盤置人，絙繳上下。季龍試而悦之。其太保夔安等文武五百九人勸季龍稱尊號，安等方入而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七人。季龍惡之，大怒，斬成公段于閶闔門。

左校令成公段在高杠的頂端造庭燎，高十餘丈，上盤放置巨燭，下盤站人，用繩索引導升降。季龍試用後很喜歡。太保夔安等文武大臣五百零九人勸季龍稱帝，夔安等人剛入宫而庭燎的蠟油傾灌下盤，死亡七人。季龍厭惡此事，勃然大怒，把成公段處死在閶闔門。

於是依殷周之制，以咸康三年僭稱大趙天王，即位于南郊，大赦殊死已下。追尊祖㔨邪爲武皇帝，父寇覓爲太宗孝皇帝。立其鄭氏爲天王皇后，以子邃爲天王皇太子。親王皆貶封郡公，藩王爲縣侯，百官封署各有差。

於是依殷周之制，在咸康三年僭稱大趙天王，即位於南郊，大赦死罪以下的囚犯。追尊祖㔨邪爲武皇帝，父寇覓爲太宗孝皇帝。立鄭氏爲天王皇后，以子石邃爲天王皇太子。親王都貶封郡公，藩王爲縣侯，百官封爵任職各有等級。

太原徙人五百餘户叛入黑羌。

遷徙到太原的五百餘户叛逃入歸黑羌。

武鄉長城徙人韓彊獲玄玉璽，方四寸七分，龜紐金文，詣鄴獻之。拜彊騎都尉，復其一門。夔安等又勸進曰："臣等謹案大趙水德，玄龜者，水之精也；玉者，石之寶也；分之數以象七政，寸之紀以準四極。昊天成命，不可久違。輒下史官擇吉日，具禮儀，謹昧死上皇帝尊號。"季龍下書曰："過相褒美，猥見推逼，覽增恧然，非所望也，其亟止兹議。今東作告始，自非京城内外，皆不得表慶。"中書令王波上《玄璽頌》以美之。季龍以石弘時造此璽，彊遇而獻之。

遷徙到武鄉長城的韓彊得到一塊黑玉璽，四寸七分見方，龜紐金文，韓彊到鄴宫獻璽。任韓彊爲騎都尉，免除他們一家的賦税徭役。夔安等人再次勸季龍稱帝："臣等謹案大趙水德，玄色之龜，是水中之精；玉，是石中之寶；玉璽尺寸的分之數象徵七政，寸之數標志四極。皇天的成命，不可久違。立即派史官選擇吉日，備齊禮儀，謹此昧死勸上皇帝尊號。"季龍下文書道："過分褒美，辱承推逼，我徒增慚愧之色，本非所望，希望立即停止這類議論。現在春耕即將開始，若非京城内外，一律不得有表彰喜慶之事。"中書令王波呈上《玄璽頌》來稱頌。季龍認爲是石弘時造的這塊玉璽，韓彊正巧遇見玉璽并呈獻上來。

邃自總百揆之後，荒酒淫色，驕恣無道，或盤游于田，懸管而入，或夜出于宫臣家，淫其妻妾。妝飾宫人

石邃自從總領百官之後，酒色過度，驕縱無道，有時去田獵游樂，鼓樂齊鳴地返回宫中，有時夜出到宫臣家中，奸淫他們的妻妾。把宫人中

美淑者，斬首洗血，置於盤上，傳共視之。又内諸比丘尼有姿色者，與其交褻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賜左右，欲以識其味也。河間公宣、樂安公韜有寵於季龍，邃疾之如仇。季龍荒耽内游，威刑失度，邃以事爲可呈呈之，季龍恚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不聞，復怒曰："何以不呈?"誚責杖捶，月至再三。邃甚恨，私謂常從無窮、長生、中庶子李顔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顔等伏不敢對。邃稱疾不省事，率宫臣文武五百餘騎宴于李顔别舍，謂顔等曰："我欲至冀州殺石宣，有不從者斬!"行數里，騎皆逃散，李顔叩頭固諫，邃亦昏醉而歸。邃母鄭氏聞之，私遣中人責邃。邃怒，殺其使。季龍聞邃有疾，遣所親任女尚書察之。邃呼前與語，抽劍擊之。季龍大怒，收李顔等詰問，顔具言始末，誅顔等三十餘人。幽邃于東宫，既而赦之，引見太武東堂。邃朝而不謝，俄而便出。季龍遣使謂邃曰："太子應入朝中宫，何以便去?"邃徑出不顧。季龍大怒，廢邃爲庶人。其夜，殺邃及妻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於一棺之中。誅其宫臣支黨二百餘人。廢鄭氏爲東海太妃。立其子宣爲天王皇太子，宣母杜昭儀爲天王皇后。

漂亮賢淑的女子梳妝打扮，砍下頭顱洗去血迹，放在盤中供衆人傳遞觀賞。宫内有姿色的尼姑，石邃與其交歡淫亂後再殺了她們，與牛羊肉和在一起煮着吃，并且把肉賞給左右的人，想讓他們知道人肉的滋味。河間公石宣、樂安公石韜受到季龍的寵愛，石邃嫉之如仇。季龍沉溺於宫内游逸，刑法失去常度，石邃把他認爲可呈報之事呈報季龍，季龍生氣地説："這等小事，不值得呈報。"如果不呈報，又發怒説："爲何不報告?"嚴厲譴責施行杖刑，每月都有多次。石邃忿恨不已，私下對常從無窮、長生、中庶子李顔等人説："天子難以稱心如意，我想做像冒頓那樣的殺父之事，你們跟隨我嗎?"李顔等人伏地不敢應對。石邃便自稱有疾不審理政事，率領五百餘騎兵及宫臣文武在李顔别居飲宴，對李顔等人説："我想到冀州去殺石宣，有不服從者就殺頭!"出發數里後，騎兵都四下逃散，李顔叩頭力諫，石邃也酒醉而歸。石邃母鄭氏聽説此事，私下派遣宦官指責石邃。石邃一怒之下殺了母親派來的人。季龍聽説石邃有疾，派自己親近信任的女尚書來探察。石邃把她招呼到身邊與她對話，抽劍猛擊。季龍大怒，拘捕李顔等人詰問，李顔一一道出始末，季龍殺了李顔等三十餘人。把石邃囚禁在東宫，不久又赦免了他，在太武東堂引見他。石邃上朝而不拜謝，一會兒就出去了。季龍派使者對石邃説："太子應該進入朝見中宫，爲什麽這就離去?"石邃頭也不回地徑直出了宫。季龍大怒，廢黜石邃爲庶人。當夜，殺石邃及妻張氏和男女二十六人，同埋在一口棺木之中。殺掉石邃的宫臣支系餘黨二百餘人。廢黜鄭氏爲東海太妃。立其子石宣爲天王皇太子，石宣母杜昭儀爲天王皇后。

安定人侯子光，弱冠美姿儀，自稱佛太子，從大秦國來，當王小秦國。易姓名爲李子楊，游于鄠縣爰赤眉家，頗見其妖狀，事微有驗。赤眉信敬之，妻以二女，轉相扇惑。京兆樊經、竺龍、嚴謀、謝樂子等聚衆數千人於杜南山，子楊稱大黄帝，

安定人侯子光，二十歲左右儀表很美，自稱佛太子，從大秦國來，應當做小秦國之王。更名改姓爲李子楊，到鄠縣爰赤眉家，現出他的妖狀，料事也略有應驗。赤眉信任而敬重他，把二女給他爲妻，轉相煽惑衆人。京兆樊經、竺龍、嚴謀、謝樂子等人在杜南山聚集了數千人，子楊自稱爲大黄帝，建年號爲龍興。赤眉、樊經任左

建元曰龍興。赤眉與經爲左右丞相，龍、諶爲左右大司馬，樂子爲大將軍。鎮西石廣擊斬之。子楊頸無血，十餘日而面色無異於生。

右丞相，竺龍、嚴諶任左右大司馬，樂子爲大將軍。鎮西石廣攻打并殺了他們。子楊頸無血迹，十餘日後面色仍與活人無異。

季龍將伐遼西鮮卑段遼，募有勇力者三萬人，皆拜龍騰中郎。遼遣從弟屈雲襲幽州，刺史李孟退奔易京。季龍以桃豹爲横海將軍，王華爲渡遼將軍，統舟師十萬出漂渝津，支雄爲龍驤大將軍，姚弋仲爲冠軍將軍，統步騎十萬爲前鋒，以伐段遼。季龍衆次金臺，支雄長驅入薊，遼漁陽太守馬鮑、代相張牧、北平相陽裕、上谷相侯龕等四十餘城并率衆降于季龍。支雄攻安次，斬其部大夫那樓奇。遼懼，棄令支，奔于密雲山。遼左右長史劉群、盧諶、司馬崔悦等封其府庫，遣使請降。季龍遣將軍郭太、麻秋等輕騎二萬追遼，及之，戰于密雲，獲其母妻，斬級三千。遼單馬竄險，遣子乞特真送表及名馬，季龍納之。乃遷其户二萬餘于雍、司、兖、豫四州之地，諸有才行者皆擢叙之。先是，北單于乙回爲鮮卑敦那所逐，既平遼西，遣其將李穆擊那破之，復立乙回而還。季龍入遼宫，論功封賞各有差。

季龍將要討伐遼西鮮卑段遼，徵募三萬名有勇力的士卒，都任龍騰中郎。段遼派堂弟屈雲襲擊幽州，刺史李孟敗退并逃往易京。季龍任桃豹爲横海將軍，王華爲渡遼將軍，統率十萬水師出漂渝津，任支雄爲龍驤大將軍，姚弋仲爲冠軍將軍，率領十萬步卒騎兵擔任前鋒，來攻伐段遼。季龍士衆在金臺駐屯，支雄長驅直入薊，段遼的漁陽太守馬鮑、代相張牧、北平相陽裕、上谷相侯龕等四十餘城都率衆向季龍投降。支雄進攻安次，斬殺了那裏的部大夫那樓奇。段遼懼怕，丢棄令支，逃到密雲山。段遼左右長史劉群、盧諶、司馬崔悦等人封存了他的府庫，派人前來請求投降。季龍派將軍郭太、麻秋等二萬輕騎追趕段遼，追上後，在密雲展開激戰，俘獲了段遼的母親和妻子，斬殺了三千士兵。段遼單馬脱險，派兒子乞特真送來降表和名馬，季龍接納了他。把他統轄的二萬餘户遷到雍、司、兖、豫四州，對有才能德行的人都給予提拔。在此之前，北單于乙回被鮮卑敦那趕跑，遼西平定之後，派他的部將李穆攻克敦那，再次立乙回而回師。季龍入遼宫，論功封賞各有等級。

初，慕容皝與段遼有隙，遣使稱藩于季龍，陳遼宜伐，請盡衆來會。及軍至令支，皝師不出，季龍將伐之。天竺佛圖澄進曰："燕福德之國，未可加兵。"季龍作色曰："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衆戰，誰能禦之？區區小竪，何所逃也！"太史令趙攬固諫曰："燕地歲星所守，行師無功，必受其禍。"季龍怒，鞭之，黜爲肥如長。進師攻棘城，旬餘不克。皝遣子恪帥胡騎二千，晨出挑戰，諸門皆若有師出者，四面如雲，

當初，慕容皝與段遼不和，派使者向季龍稱藩國，述説應當討伐段遼，請求聚集人馬會合軍隊。軍隊行進到令支時，慕容皝的軍隊不出兵，季龍打算討伐他。天竺佛圖澄進言道："燕是有德行有福運的國家，不能討伐。"季龍臉色大變："憑着這支軍隊攻城，什麽城堡不能攻克？憑着這些人馬作戰，誰有力量來抵禦我們？區區小兒，往哪裏逃！"太史令趙攬極力勸諫説："燕地是歲星守護的地方，出師不會成功，必定遭受禍患。"季龍很生氣，鞭打趙攬，把他貶黜爲肥如長。進軍進攻棘城，十餘日尚未攻克。慕容皝派兒子慕容恪率領二千胡騎，清晨出城門挑戰，諸

季龍大驚，棄甲而遁。於是召趙攬復爲太史令。季龍旋自令支，過易京，惡其固而毀之。還謁石勒墓，朝其群臣於襄國建德前殿，復從征文武有差。至鄴，設飲至之禮，賜俘遍於丞郎。

城門好像都有軍隊出擊，四面雲集，季龍十分驚恐，棄甲而逃。徵召趙攬重新出任太史令。季龍自令支還師，途經易京，厭惡易京的堅固而毀壞了城郭。回來拜謁石勒墓，在襄國建德前殿朝見群臣，對跟隨他征戰的文官武將免除賦役各有不同。到了鄴宮，設下飲至之禮，把繳獲的物資賞給群臣，賞賜遍及丞郎。

季龍謀伐昌黎，遣渡遼曹伏將青州之衆渡海，戍蹋頓城，無水而還，因戍于海島，運穀三百萬斛以給之。又以船三百艘運穀三十萬斛詣高句麗，使典農中郎將王典率衆萬餘屯田于海濱。又令青州造船千艘。使石宣率步騎二萬擊朔方鮮卑斛摩頭破之，斬首四萬餘級。

季龍謀劃進攻昌黎，派渡遼曹伏率領青州士衆渡海，戍守在蹋頓城，因水源不足而返回，接着戍守在海島上，運送了三百萬斛糧食供應他們。又用三百艘船運送三十萬斛糧食到高句麗，派典農中郎將王典帶領一萬多士衆在海濱屯田墾荒。又命令青州建造一千艘船隻。派石宣率領二萬步卒騎兵打敗了朔方鮮卑斛摩頭，斬首四萬餘級。

冀州八郡大蝗，司隸請坐守宰，季龍曰："此政之失和，朕之不德，而欲委咎守宰，豈禹湯罪己之義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不逮，而歸咎無辜，所以重吾之責，可白衣領司隸。"

冀州八郡蝗災嚴重，司隸請求將守宰治罪，季龍說："這是政治失和，我恩德不高所致，卻把罪責推卸給守宰，難道合乎禹湯引咎自責之義嗎！司隸不進正直之言，幫助彌補我的不足，卻歸咎於無辜之人，這是加重我罪責的行爲，可用無功名的人統領司隸。"

加其子司徒韜金鉦黄鉞，鑾輅九旒。

加賜其子司徒石韜金鉦黄鉞和飾以九旒旗及鑾鈴車駕。

先是，使襄城公涉歸、上庸公日歸率衆戍長安，二歸告鎮西石廣私樹恩澤，潛謀不軌。季龍大怒，追廣至鄴，殺之。

在此之前，季龍派襄城公涉歸、上庸公日歸帶領士卒戍守長安，二歸上報説鎮西石廣爲自己樹立恩德，暗中圖謀不軌。季龍大怒，追石廣到鄴殺了。

段遼於密雲山遣使詐降，季龍信之，使征東麻秋百里郊迎，敕秋曰："受降如待敵，將軍慎之。"遼又遣使降于慕容皝曰："胡貪而無謀，吾今請降求迎，彼終不疑也。若伏重軍以要之，可以得志。"皝遣子恪伏兵於密雲。麻秋統衆三萬迎遼，爲恪所襲，死者十六七，秋步遁而歸。季龍聞之驚怒，方食吐餔，乃削秋官爵。

段遼從密雲山派人來詐稱投降，季龍相信了他，派遣征東麻秋到百里郊外相迎，告訴麻秋説："接受降人如同面對敵軍，將軍要謹慎從事。"段遼又派人向慕容皝投降説："胡人貪婪而無計謀，我現在告降請求接迎，他們一直没有生疑。如果埋伏重兵來截擊他們，可以實現夙願。"慕容皝派其子慕容恪在密雲埋伏了軍隊。麻秋帶領三萬士衆前去迎接段遼，受到慕容恪的襲擊，死者占十之六七，麻秋步行逃回。季龍聽説此事後又驚又氣，剛進食又把食物吐了出來，削革了麻秋的官爵。

下書令諸郡國立《五經》博士。

下書命令郡國設立《五經》博士。當初石勒

初，勒置大小學博士，至是復置國子博士、助教。季龍以吏部選舉斥外耆德，而勢門童幼多爲美官，免郎中魏奐爲庶人。以其太子宣爲大單于，建天子旌旗。

設置大小學博士，至此時又置國子博士、助教。季龍因吏部選舉排斥年高德重之人，而權門的年輕子弟多任高官，把郎中魏奐免爲庶人。任其太子石宣爲大單于，建樹天子旌旗。

以夔安爲征討大都督，統五將步騎七萬寇荆揚北鄙。石閔敗王師于沔陰，將軍蔡懷死之。宣將朱保又敗王師于白石，將軍鄭豹、談玄、郝莊、隨相、蔡熊皆遇害。季龍將張賀度攻陷邾城，敗晉將毛寶于邾西，死者萬餘人。夔安進據胡亭，晉將軍黄冲、義陽太守鄭進皆降之。安於是掠七萬户而還。

以夔安爲征討大都督，統率五位將領七萬步騎擄掠荆揚二州北部邊邑。石閔在沔陰戰敗王室軍隊，將軍蔡懷戰死。石宣的部將朱保又在白石打敗王室軍隊，將軍鄭豹、談玄、郝莊、隨相、蔡熊都遇害而死。季龍部將張賀度攻陷邾城，在邾西擊敗晉將毛寶，死了一萬餘人。夔安進兵占據胡亭，晉將軍黄冲、義陽太守鄭進都投降。夔安於是劫掠了七萬户而回師。

時豪戚侵恣，賄托公行，季龍患之，擢殿中御史李矩爲御史中丞，特親任之。自此百僚震慴，州郡肅然。季龍曰："朕聞良臣如猛獸，高步通衢而豺狼避路，信矣哉！"

當時豪族國戚任意侵害，行賄請托流行，季龍擔心這種狀況，提拔殿中御史李矩爲御史中丞，特加信任。從此百官驚恐懾服，州郡肅然不敢妄行。季龍説："我聽説良臣如同猛獸，昂首闊步於通道而豺狼遠遠避開，真是這樣啊！"

鎮遠王擢表雍、秦二州望族，自東徙已來，遂在戍役之例，既衣冠華冑，宜蒙優免，從之。自是皇甫、胡、梁、韋、杜、牛、辛等十有七姓蠲其兵貫，一同舊族，隨才銓敘，思欲分還桑梓者聽之；其非此等，不得爲例。

鎮遠王擢上表稱雍、秦二州的名門望族，自遷徙到東部以來，便在征戍服役之例，既爲貴族，應該受到優待減免，季龍聽從了這個建議。從此皇甫、胡、梁、韋、杜、牛、辛等十七姓免除了兵籍，與舊族完全相同，根據才幹選擇授官，想分頭返還故鄉的人也聽任他們自己選擇；如果不屬於這類情況，不能以此爲例。

以其撫軍李農爲使持節、監遼西北平諸軍事、征東將軍、營州牧，鎮令支。

任撫軍李農爲使持節、監遼西北平諸軍事、征東將軍、營州牧，鎮守令支。

于時大旱，白虹經天，季龍下書曰："朕在位六載，不能上和乾象，下濟黎元，以致星虹之變。其令百僚各上封事，解西山之禁，蒲葦魚鹽除歲供之外，皆無所固。公侯卿牧不得規占山澤，奪百姓之利。"又下書曰："前以豐國、澠池二冶初建，徙刑徒配之，權救時務。而主者循爲恒法，致起怨聲。自今罪犯流徒，皆當申奏，不得輒配也。京獄見囚，非手殺

當時大旱，白虹出現在天空，季龍下詔書稱："我在位六年以來，不能上和天象，下救百姓，以致産生星辰虹霓的變異。我命令百官各自呈報密封的奏摺，解除西山禁令，蒲葦魚鹽除每年進貢之外，都不要加以禁止。公侯卿牧不得占據山澤來奪取百姓的利益。"又下書道："先前因豐國、澠池兩地剛剛建立，就把罪犯發配到那裏，權且解救當務之急。但掌管此事的人依此而成常規，以致怨聲四起。從今以後，罪犯流放都應當申報，不能動輒發配。京都大獄中的囚徒，

人，一皆原遣。”其日澍雨。

季龍將討慕容皝，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復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鄴城舊軍滿五十萬，具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豆千一百萬斛于樂安城，以備征軍之調。徙遼西、北平、漁陽萬户于兖、豫、雍、洛四州之地。

季龍僭位之後，有所調用，皆選司擬官，經令僕而後奏行。不得其人，案以爲令僕之負，尚書及郎不坐。至是，吏部尚書劉真以爲失銓考之體而言之，季龍責怒主者，加真光禄大夫，金章紫綬。

季龍如宛陽，大閱於曜武場。

慕容皝襲幽冀，略三萬餘家而去。幽州刺史石光坐懦弱徵還。

賜徵士辛謐几杖衣服，穀五百斛，敕平原爲起甲第。

先是，李壽將李閎自晉奔于季龍，壽致書請之，題曰趙王石君。季龍不悦，付外議之，多有異同。中書監王波議曰：“今李閎以死自誓，若得反魂蜀漢，當鳩率宗族，混同王化。若遣而果也，則不煩一旅之師而坐定梁益，就有進退，豈在逃命一夫。壽既號并日月，跨僭一方，今若制詔，或敢酬反，則取誚戎裔。宜書答之，并贈以楛矢，使壽知我遐荒必臻也。”於是遣閎，備物以酬之。

以石韜爲太尉，與太子宣迭日省可尚書奏事。自幽州東至白狼，大興屯田。

張駿憚季龍之盛，遣其别駕馬詵朝之。季龍初大悦，及覽其表，辭頗蹇傲，季龍大怒，將斬詵。侍中石璞進曰：“爲陛下之患者，丹楊也。區

除了親手殺人者，全部赦免釋放。”當天下了場及時雨。

季龍將討伐慕容皝，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各州免除徭役之家五丁抽三，四丁取二，會合鄴城舊軍共計五十萬，準備一萬艘船隻，從黄河通向近海，把一千一百萬斛穀豆運到樂安城，以備作戰之用。把遼西、北平、漁陽的一萬户人家遷往兖、豫、雍、洛四州之地。

季龍僭位之後，若調用官員，都要由主管機構擬定人選，經令僕審定後呈報執行。如果所選的人不能勝任其職，按規定是令僕失職，尚書及郎不受牽連。到了此時，吏部尚書劉真認爲這種做法有失考核的原則而進言，季龍對主管官員進行指責，加劉真爲光禄大夫，金章紫綬。

季龍抵達宛陽，在曜武場大規模檢閲軍隊。

慕容皝襲擊幽冀，劫掠了三萬餘家而離去。幽州刺史石光因軟弱獲罪而召還。

賞賜徵士辛謐几杖和衣服，五百斛糧，令平原爲他建造宅第。

在此以前，李壽部將李閎自晉逃到季龍處，李壽送來書信請求送還他，信中稱呼季龍爲趙王石君。季龍心中不悦，交付外廷議論此事，衆説不一。中書監王波議論説：“現在李閎以死發誓，如果得以返回蜀漢，會聚集率領宗族，混同王化。如果把他遣送回去而言之有信的話，那就不必動用一旅之師便可以坐定梁益，便有進退，哪裏在乎放一個人逃脱了性命。李壽既已公開稱號，跨越一方，如今一旦定了收留，或再遣返，便會被戎裔耻笑。我們應當用書信酬答他，并贈給他楛矢，讓他知道我們必至遠處之心。”於是遣返了李閎，備齊物品來酬答李壽。

以石韜爲太尉，與太子石宣按日輪换審閲尚書奏事。自幽州東至白狼，大舉屯田。

張駿畏懼季龍勢盛，派遣别駕馬詵前來朝見。季龍起初十分高興，待到閲畢所上之表，發現其言辭高傲不遜，季龍大怒，要殺馬詵。侍中石璞進言道：“爲陛下禍患之地的是丹楊。小小

區河右，焉能爲有無！今斬馬詵，必征張駿，則南討之師勢分爲二，建鄴君臣延其數年之命矣。勝之不爲武，弗克爲四夷所笑，不如因而厚之。彼若改圖謝罪，率其臣職者，則我又何求！迷而不悟，討之未後也。"季龍乃止。

的河右，豈是得失的關鍵！現在如果殺了馬詵，必定要征討張駿，那麼南征的軍隊要一分爲二，建鄴的君臣便將延長數年壽命。戰勝了張駿也稱不上懂得軍事，如果不能戰勝他，將被四夷所耻笑，不如厚待他。他如果改變主意而謝罪，稱臣任職，我們還要求什麼呢！迷惑而不覺悟，到那時再討伐他也不遲。"季龍便打消了殺馬詵的念頭。

李閎既至蜀漢，李壽欲誇其境内，下令云："羯使來庭，獻其楛矢。"季龍聞之怒甚，黜王波以白衣守中書監。

李閎返回蜀漢後，李壽想向境内之人誇耀，下令稱："羯人的使者來到我們的朝廷，呈獻了楛矢。"季龍聽説後氣極了，貶黜王波以無功名官員守中書監。

季龍志在窮兵，以其國内少馬，乃禁畜私馬，匿者腰斬，收百姓馬四萬餘匹以入于公。兼盛興宫室於鄴，起臺觀四十餘所，營長安、洛陽二宫，作者四十餘萬人。又敕河南四州具南師之備，并、朔、秦、雍嚴西討之資，青、冀、幽州三五發卒，諸州造甲者五十萬人。兼公侯牧宰競興私利，百姓失業，十室而七。船夫十七萬人爲水所没、猛獸所害，三分而一。貝丘人李弘因衆心之怨，自言姓名應讖，遂連結奸黨，署置百僚。事發，誅之，連坐者數千家。

季龍志在大肆施展武力，因爲國内馬匹缺乏，就禁止私人畜養馬匹，藏匿私馬的人要處以腰斬，徵收了百姓喂養的四萬餘匹馬歸公。又在鄴大修宫室，築起四十餘所臺觀，營造長安、洛陽二宫，參加修建的達四十餘萬人。還敕命河南四州備齊南路軍隊的軍備，并、朔、秦、雍整肅向西征伐的資糧，青、冀、幽州實行五丁抽三的徵役制度，各州製作兵器的人有五十萬。加之公侯牧宰各級官員競相追逐私利，百姓失去家業，十户人家有七家受苦。十七萬船夫或被水淹没、或遭猛獸傷害，僅餘下三分之一。貝丘人李弘趁衆人之怨，自稱姓名與讖語相應驗，於是勾結同夥私黨，委任百官。事情敗露後李弘被殺，受牽連獲罪的有數千家。

季龍畋獵無度，晨出夜歸，又多微行，躬察作役之所。侍中韋謏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陛下雖天生神武，雄據四海，乾坤冥贊，萬無所慮。然白龍魚服，有豫且之禍；海若潜游，罹葛陂之酷，深願陛下清宫蹕路，思二神爲元鑒，不可忽天下之重，輕行斤斧之間。一旦有狂夫之變，龍騰之勇不暇施也，智士之計豈及設哉！又自古聖王之營建宫室，未始不於三農之隙，所以不奪農時也。今或盛功于耘藝之辰，或煩役于收穫之月，頓斃屬

季龍毫無節制地打獵，清晨出發，入夜而歸，又常微服出行，視察大興土木的建築場所。侍中韋謏勸諫説："我聽説富貴人家的子弟不靠近堂屋檐下而坐，擁有萬乘車馬的君主不涉足危險之地。陛下雖然是天生的神明威武，雄據四海，天地佑助，絶無可憂慮之處。然而白龍魚服，有豫且之禍；海若潜游，遭葛陂之難，深願陛下清理宫舍道路，以二神爲鑒，不能輕忽天下重任，在刀斧之間隨意行走。一旦發生狂妄之人暗殺，縱有龍騰般的勇力也無暇施展，智士的計謀豈及設防！自古聖王營建宫室，無不安排在春、夏、秋三個農時之外的空閑時日，是爲了不失農時。如今時而在耕耘的日子裏大興土木，時

途，怨聲塞路，誠非聖君仁后所忍爲也。昔漢明賢君也，鍾離一言而德陽役止。臣誠識慚昔士，言無可采，陛下道越前王，所宜哀覽。”季龍省而善之，賜以穀帛，而興繕滋繁，游察自若。

而在收穫的季節煩徵徭役，困頓倒斃的人隨處可見，痛苦哀怨之聲充滿道路，這實在不是聖明仁慈的君主所忍心做的事。從前漢明是位賢君，因鍾離的一句話而停止了德陽之役。我的見識實在愧比昔日賢士，言辭無可采納，陛下聖道超越前王，應垂愛躬覽。”季龍省閱後認爲説得有理，賞賜給他穀帛，但是修繕工程更爲頻繁，游獵視察依然故我。

右僕射張離領五兵尚書，專總兵要，而欲求媚于石宣，因説之曰：“今諸公侯吏兵過限，宜漸削弱，以盛儲威。”宣素疾石韜之寵，甚説其言，乃使離奏奪諸公府吏，秦、燕、義陽、樂平四公聽置吏一百九十七人，帳下兵二百人，自此以下，三分置一，餘兵五萬，悉配東宮。於是諸公咸怨，爲大釁之漸矣。

右僕射張離兼任五兵尚書，專門統管軍隊要務，而想向石宣求媚，趁機游説石宣説：“現在各位公侯的吏員兵士超過界限，應該漸加削弱，來加强副儲的威望。”石宣素來忌恨石韜受到恩寵，十分欣賞張離的話，就讓張離呈奏削奪諸公府吏的人數，秦、燕、義陽、樂平四公任其置吏一百九十七人，帳下兵二百人，自此以下，吏兵數爲其三分之一，餘下五萬士兵，全部分配到東宫。於是諸公皆怨，萌發了禍患的苗頭。

遣征北張舉自雁門討索頭郁鞠，克之。

派遣征北張舉從雁門征討索頭郁鞠，獲得了勝利。

制：“征士五人車一乘，牛二頭，米各十五斛，絹十匹，調不辦者以斬論。”將以圖江表。於是百姓窮窘，鬻子以充軍制，猶不能赴，自經于道路死者相望，而求發無已。會青州言濟南平陵城北石獸，一夜中忽移在城東南善石溝，上有狼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路。季龍大悦曰：“獸者，朕也。自平陵城北而東南者，天意將使朕平蕩江南之徵也。天命不可違，其敕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董六軍，以副成路之祥。”群臣皆賀，上《皇德頌》者一百七人。時祆怪尤多，石然于泰山，八日而滅。東海有大石自立，旁有血流。鄴西山石間血流出，長十餘步，廣二尺餘。太武殿畫古賢悉變爲胡，旬餘，頭悉縮入肩中。季龍大惡之，佛圖澄對之流涕。

命令：“征士每五人車一輛，牛二頭，每人十五斛米，十匹絹，徵調而不辦者以斬首論處。”將以此圖謀江南。於是百姓窮困窘迫，出賣子女以充軍需，仍不能完成，在道路上自殺身亡的人隨處可見，但是徵發接連不斷。恰巧青州人説濟南平陵城北的石獸，一夜之間忽然移到了城東南善石溝，石上有千餘狼狐的足迹相隨，那些足迹都形成了道路。季龍很高興地説：“獸就是我。從平陵城北移到東南，是天意將讓我蕩平江南的徵兆。天意不可違背，命令各州軍隊明年悉數集結。我將親自統領六軍，來符合足迹成路的徵兆。”群臣一齊祝賀，有一百零七人上《皇德頌》。當時怪異現象特别多，有石自燃於泰山，八天後熄滅。東海有大石自立，旁有血流。鄴西山石間有血流出，流經之地長十餘步，寬二尺餘。太武殿中所畫的古賢畫像都變爲胡人畫像，十餘天後，畫像中的人頭全都縮入肩中。季龍十分嫌惡這種現象，佛圖澄對着畫像流淚。

寧遠劉寧攻武都狄道，陷之。使石宣討鮮卑斛穀提，大破之，斬

寧遠劉寧進攻武都狄道，攻陷。派石宣討伐鮮卑斛穀提，大獲全勝，斬首三萬級。

首三萬級。

中謁者令申扁有寵於季龍，而宣亦昵之。扁聰辯明斷，專綜機密之任。季龍既不省奏案，宣荒酒内游，石韜沈湎好獵，生殺除拜皆扁所決。於是權傾内外，刺史二千石多出其門，九卿已下望塵而拜，唯侍中鄭系、王謨、常侍盧諶、崔約等十餘人與之抗禮。

中謁者令申扁受到季龍的寵信，而石宣也親近他。申扁聰明善斷，專門管理機密事務。季龍既不親自審閲奏章，石宣又沉溺於酒色逸游，石韜也沉湎在打獵之中，生殺予奪、晋職免官都由申扁决定。於是申扁權傾朝廷内外，刺史二千石這類官員多數出自他的宗族，九卿以下對申扁望塵而拜，惟有侍中鄭系、王謨、常侍盧諶、崔約等十餘人與申扁分庭抗禮。

季龍又取州郡吏馬一萬四千餘匹，以配曜武關將，馬主皆復一年。

季龍又收取州郡吏馬一萬四千餘匹，用來裝備曜武關將，馬匹的主人都免除一年賦税。

鎮北宇文歸執送段遼之子蘭降于季龍，獻駿馬萬匹。

鎮北宇文歸押來段遼之子段蘭向季龍投降，獻上一萬匹駿馬。

季龍以平西張伏都爲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帥步騎三萬擊凉州。既濟河，與張駿將謝艾大戰于河西，伏都敗績。

季龍任平西張伏都爲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率領三萬步騎進擊凉州。渡黄河後，與張駿將謝艾在河西展開激戰，伏都大敗。

季龍雖昏虐無道，而頗慕經學，遣國子博士詣洛陽寫石經，校中經于秘書。國子祭酒聶熊注《穀梁春秋》，列于學官。

季龍雖然昏虐無道，却很傾慕經學，派遣國子博士到洛陽寫石經，在宫廷藏書的處所校讀宫中所藏經籍。國子祭酒聶熊注釋《穀梁春秋》，列於學官。

燕公石斌淫酒荒獵，常懸管而入。征北張賀度以邊防宜警，每裁諫之。斌怒，辱賀度。季龍聞之大怒，杖斌一百，遣主書禮儀持節監之。斌行意自若，儀持法呵禁，斌怒殺之。欲殺賀度，賀度嚴衛馳白之，季龍遣尚書張離持節帥騎追斌，鞭之三百，免官歸第，誅其親任十餘人。

燕公石斌飲酒過度，終日打獵，常常奏樂入宫。征北張賀度認爲邊防應加强警戒，常制止并規勸他。石斌大怒，侮辱賀度。季龍聽説後十分生氣，打了石斌一百杖，派遣主書禮儀持節監督他。石斌依然如故，禮儀持法斥責禁止，石斌發怒而殺了禮儀。石斌想殺賀度，賀度嚴加警衛馳馬來禀告季龍，季龍派尚書張離持節帶領騎兵追趕石斌，鞭打他三百下，免除官職歸還原籍，殺了他親近信任的十餘人。

建元初，季龍饗群臣于太武前殿，有白雁百餘集于馬道南。季龍命射之，無所獲。既將討三方，諸州兵至者百餘萬。太史令趙攬私於季龍曰："白雁集殿庭，宫室將空，不宜行也。"季龍納之，臨宣武觀大閲而解嚴。

建元初年，季龍在太武前殿宴會群臣，有百餘隻白雁聚集在馬道之南。季龍命人射雁，一無所獲。將要征討三方，各州人馬前來集結的有一百餘萬。太史令趙攬私下對季龍説："白雁聚集在殿庭，預示着宫室將要空虚，不宜出兵。"季龍聽從，親臨宣武觀大規模地檢閲軍隊後解除戒備措施。

以燕公斌爲使持節、侍中、大司馬、録尚書事。置左右戎昭、曜武

以燕公石斌爲使持節、侍中、大司馬、録尚書事。設置左右戎昭、曜武將軍，職位高於左

將軍，位在左右衛上。東宫置左右統將軍，位在四率上。置上、中光禄大夫，在左右光禄上。置鎮衛將軍，在車騎將軍上。

右衛。東宫設置左右統將軍，職位高於四率。設置上、中光禄大夫，職位高於左右光禄。設置鎮衛將軍，職位高於車騎將軍。

時石宣淫虐日甚，而莫敢以告。領軍王朗言之於季龍曰："今隆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斫伐宫材，引於漳水，功役數萬，士衆吁嗟。陛下宜因游觀而罷之也。"季龍如其言。既而宣知朗所爲，怒欲殺之而無因。會熒惑守房，趙攬承宣旨言於季龍曰："昴者，趙之分也，熒惑所在，其主惡之。房爲天子，此殃不小。宜貴臣姓王者當之。"季龍曰："誰可當者?"攬久而對曰："無復貴於王領軍也。"季龍既惜朗，且猜之，曰："更言其次。"攬曰："其次唯中書監王波耳。"季龍乃下書追波前議遣李閎及答楛矢之愆，腰斬之，及其四子投于漳水，以厭熒惑之變。尋愍波之無罪，追贈司空，封其孫爲侯。

當時石宣淫虐愈演愈烈，而没有人敢上報實情。領軍王朗向季龍談及石宣道："如今正值隆冬嚴寒，而皇太子派人砍伐宫用木材，沿漳水而下，徵集動用了數萬服勞役的人，士衆吁嗟不已。陛下應趁機巡游察看并制止這一行動。"季龍按照王朗説的那樣做了。不久石宣得知是王朗所爲，氣得想殺他却找不到理由。適逢火星運行到房宿，趙攬接受石宣的意旨對季龍説："昴宿是趙的對應，火星所在，該地之主對這種星象嫌惡。房宿爲天子，這災殃非同小可。應該用姓王的貴臣來抵擋。"季龍問："誰可以抵擋呢?"趙攬過了好一會兒纔回答説："没有比王領軍更顯貴的人了。"季龍既捨不得王朗，又有些疑惑，説："再説一個位在其次的人。"趙攬説："其次惟有中書監王波。"季龍於是發布文書追究王波此前議論遣送李閎以及用楛矢作答的過錯，處以腰斬，把他的四個兒子投入漳水，用以鎮壓火星所帶來的變故。不久，季龍惋惜王波無罪，追贈爲司空，封王波之孫爲侯。

平北尹農攻慕容皝凡城，不克而還。黜農爲庶人。

平北尹農攻打慕容皝的凡城，未能攻克而返回。貶黜尹農爲庶人。

時白虹出自太社，經鳳陽門，東南連天，十餘刻乃滅。季龍下書曰："蓋古明王之理天下也，政以均平爲首，化以仁惠爲本，故能允協人和，緝熙神物。朕以眇薄，君臨萬邦，夕惕乾乾，思遵古烈，是以每下書蠲除徭賦，休息黎元，庶俯懷百姓，仰稟三光。而中年已來變眚彌顯，天文錯亂，時氣不應，斯由人怨於下，譴感皇天。雖朕之不明，亦群后不能翼獎之所致也。昔楚相修政，洪災旋弭；鄭卿厲道，氛祲自消，皆股肱之良，用康群變。而群公卿士各懷道迷邦，拱默成敗，豈所望於台輔百司哉！其

當時太社出現白虹，經過鳳陽門，與東南方天空相連，十餘刻後消失。季龍下書稱："自古賢明的君王治理天下，政道以均平爲首，教化以仁惠爲本，故能公平和協，神人昌盛。我憑藉微薄之力，君臨萬邦，終日勤勉謹慎，希望遵循聖賢的偉業，因此常常下書蠲除徭役賦税，使百姓休養生息，希望對下安定百姓，對上秉承日月星三光。但中年以來變異災象愈益明顯，天文錯亂不經，時氣不和，這是由於人們在世間怨聲載道，譴責之聲上感皇天。雖然這是由於我不聖明，但也因群臣不能輔佐所致。昔日楚相修治朝政，洪災旋即弭散；鄭卿勵精圖治，祆氛自行消亡，都是因爲有心腹大臣，安定了各種變異。如果群公卿士胸懷治道而不問政事，對於國家成敗

各上封事，極言無隱。”於是閉鳳陽門，唯元日乃開。立二畤于靈昌津，祠天及五郊。

拱手緘默，難道符合我對大臣百官的厚望嗎！希望各自呈送密封的奏摺，傾盡腹中之言，無所隱諱。”於是關閉鳳陽門，祇在每月初一打開。在靈昌津設立兩處祭祀場所，祭天及五郊。

李壽以建寧、上庸、漢固、巴徵、梓潼五郡降于季龍。

李壽以建寧、上庸、漢固、巴徵、梓潼五郡向季龍投降。

先是，季龍起河橋於靈昌津，采石爲中濟，石無大小，下輒隨流，用功五百餘萬而不成。季龍遣使致祭，沈璧于河。俄而所沈璧流于渚上，地震，水波騰上，津所殿觀莫不傾壞，壓死者百餘人。季龍恚甚，斬工匠而止作焉。

此前，季龍在靈昌津架設黄河橋，采集石塊作爲橋底基石，采集來的石塊無論大小，投入河中便隨水而流，用工五百餘萬而終未成功。季龍派人到河邊舉行祭祀，把璧玉沉入河中。所沉的璧玉旋即流到河中小洲上，地震，水波翻騰上揚，渡口建起的殿觀無不倒塌，壓死一百餘人。季龍十分生氣，殺了工匠，停止在此處繼續架橋。

命石宣、石韜，生殺拜除皆迭日省决，不復啓也。司徒申鍾諫曰：“慶賞刑威，后皇攸執，名器至重，不可以假人，皆以防奸杜漸，以示軌儀。太子國之儲貳，朝夕視膳而不及政也。庶人邃往以聞政致敗，殷鑒不遠，宜革而弗遵。且二政分權，鮮不及禍。周有子頹之釁，鄭有叔段之難，此皆由寵之不道，所以亂國害親，惟陛下覽之。”季龍不從。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約素狎珍，戲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卿目睕睕，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宣。宣諸子中最胡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珍有寵于宣，頗預朝政，自誅約之後，公卿已下憚之側目。

命令石宣、石韜，生殺行刑、升職貶官等事務按日輪换審理，不再上報。司徒申鍾勸諫説：“賞賜刑罰之事，是君主所執掌的，名器最爲重要，不可以隨意授予他人，都要用來防微杜漸，顯示出法規儀制。太子是國家的副儲，應當朝夕侍奉君主進膳而不涉及朝政。庶人石邃昔日因參與朝政而導致失敗，殷鑒不遠，應當革除不再沿用。再説二政分權，很少有不導致禍殃的。周有子頹之患，鄭有叔段之難，這都是因爲過於寵信而不合禮法，所以擾亂國家謀害至親，希望陛下留意省視。”季龍不聽諫言。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崔約説：“我患有眼疾，用什麽方法來治療？”崔約平素與孫珍親近，就戲弄他説：“便溺其中便可治愈。”孫珍説：“怎能溺於眼中？”崔約説：“你的眼睛深陷進去，正可溺入其中。”孫珍懷恨在心，把這件事告訴了石宣。石宣在季龍諸子中最具胡人相貌，雙目深陷，聽後大怒，殺了崔約父子。孫珍得到石宣的寵信，常常干預朝政，殺了崔約之後，公卿以下官吏都對他心存畏懼不敢正視。

季龍子義陽公鑒時鎮關中，役煩賦重，失關右之和。其友李松勸鑒，文武有長髮者，拔爲冠纓，餘以給宫人。長史取髮白之，季龍大怒，以其右僕射張離爲征西左長史、龍驤

季龍子義陽公石鑒當時鎮守關中，徭役繁多賦税沉重，與關右失和。他的朋友李松勸他，文官武將凡有長髮的，都拔下來作爲冠纓，其餘的分給宫人。長史取來長髮上告了這件事，季龍大怒，以右僕射張離爲征西左長史、龍驤將軍、

將軍、雍州刺史以察之，信然，徵鑒還鄴，收松下廷尉，以石苞代鎮長安。發雍、洛、秦、并州十六萬人城長安未央宮。

季龍性既好獵，其後體重，不能跨鞍，乃造獵車千乘，轅長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一丈七尺，格獸車四十乘，立三級行樓二層于其上，剋期將校獵。自靈昌津南至滎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有犯者罪至大辟。御史因之擅作威福，百姓有美女好牛馬者，求之不得，便誣以犯獸論，死者百餘家，海岱、河濟間人無寧志矣。

又發諸州二十六萬人修洛陽宮。發百姓牛二萬餘頭配朔州牧官。

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有二等，諸公侯七十餘國皆爲置女官九等。先是，大發百姓女二十已下十三已上三萬餘人，爲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縣要媚其旨，務於美淑，奪人婦者九千餘人。百姓妻有美色，豪勢因而脅之，率多自殺。石宣及諸公又私令采發者，亦垂一萬。總會鄴宮。季龍臨軒簡第諸女，大悦，封使者十二人皆爲列侯。自初發至鄴，諸殺其夫及奪而遣之縊死者三千餘人。荆、楚、揚、徐間流叛略盡，宰守坐不能綏懷，下獄誅者五十餘人。金紫光禄大夫逯明因侍切諫，季龍大怒，遣龍騰拉而殺之。自是朝臣杜口，相招爲禄仕而已。季龍常以女騎一千爲鹵簿，皆著紫綸巾、熟錦袴、金銀鏤帶、五文織成靴，游于戲馬觀。觀上安詔書五色紙，在木鳳之口，鹿盧迴轉，狀若飛翔焉。

遣凉州刺史麻秋等伐張重華。

尚書朱軌與中黄門嚴生不協，會

雍州刺史調查這件事，果然有這種情況，季龍徵召石鑒返鄴，逮捕了李松交廷尉處治，以石苞代理鎮守長安。募集雍、洛、秦、并州十六萬人修築長安未央宮。

季龍生來喜歡打獵，後來體重增加，不能跨鞍，就建造了一千輛獵車，車轅長三丈，車高一丈八尺，罝網高一丈七尺，還造了四十輛格獸車，車上立起二層的三級行樓，將要約定時日去打獵。自靈昌津南至滎陽，東至陽都，派御史監督察看，這一地區中若有傷害禽獸的人以死刑論處。御史趁此機會作威作福，百姓家有美女或好牛良馬，索求而未能得到的話，御史便誣稱他們傷害禽獸而論罪，有一百餘家以死刑論處，海岱、河濟一帶人人自危，不得安寧。

又徵調各州二十六萬人修洛陽宫殿。徵調百姓的二萬餘頭牛調配給朔州牧官。

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二等，諸公侯七十餘個封國都設置了女官九等。在此之前，大批徵調了三萬餘名二十歲以下十三歲以上的百姓家女子，按三個等級分配給各處。郡縣爲了執行這一旨令以取悦於上，務求美人淑女，搶奪九千餘名婦人。百姓之妻若有美色，豪門勢族就趁機威脅她們，許多人自殺身亡。石宣及諸公又私自下令選取徵調的婦人也有近一萬。全都聚集在鄴宫。季龍登上高車甄别婦女的等第，十分高興，把十二位使者全部封作列侯。從開始徵調至赴鄴宫，被殺死的婦人之夫及被奪妻後導致自縊身亡的男子有三千餘人。荆、楚、揚、徐間的百姓流散叛離殆盡，當地宰守因未能安撫百姓而獲罪，投入監獄而被殺死的有五十餘人。金紫光禄大夫逯明因侍奉之便極力諫諍，季龍大怒，派龍騰把他拖拉而死。從此朝中衆臣緘默不言，僅爲俸禄而居官而已。季龍常以一千名女騎兵作爲出行時的儀仗隊，都身着紫綸巾、精緻的錦褲、金銀雕鏤的飾帶、五彩織成的靴子，行走至戲馬觀。觀上木鳳的口中安放着詔書五色紙，轆轤來回轉動，如同在飛翔。

派凉州刺史麻秋等討伐張重華。

尚書朱軌與中黄門嚴生不和，正巧遇上大雨

大雨霖，道路陷滯不通，生因而譖軌不修道，又訕謗朝政，季龍遂殺之。於是立私論之條，偶語之律，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威刑日濫，公卿已下，朝會以目，吉凶之問，自此而絶。軌之囚也，冠軍苻洪諫曰："臣聞聖主之馭天下也，土階三尺，茅茨不翦，食不累味，刑措而不用。亡君之馭海内也，傾宫瓊榭，象箸玉杯，截脛剖心，脯賢刳孕，故其亡也忽焉。今襄國、鄴宫足康帝宇，長安、洛陽何爲者哉？盤于游田，耽於女德，三代之亡恒必由此。而忽爲獵車千乘，養獸萬里，奪人妻女，十萬盈宫。尚書朱軌，納言大臣，以道路不修，將加酷法，此自陛下政之失和，陰陽災沴，暴降霖雨七旬，霽方二日，縱有鬼兵百萬，尚未及修之，而况人乎！刑政如此，其如史筆何！其如四海何！特願止作徒，休宫女，赦朱軌，允衆望。"季龍省之不悦，憚其强，但寢而不納，弗之罪也。乃停二京作役焉。

不止，道路塌陷阻滯不通，嚴生趁機詆毀朱軌不修整道路，又毀謗朝政，季龍便殺了他。於是定下私論偶語要依法論處的條律，聽憑吏告其君，奴告其主，苛刻的刑法愈益增多，公卿以下的官員，朝會時僅以目相視，有關前途吉凶的問題，再也無人提起。朱軌被囚禁時，冠軍苻洪勸諫説："我聽説聖主駕馭天下，以土爲三尺之階，以茅草蓋屋，進食時不需繁多的菜肴，刑法措置不用。亡君統治海内，則高宫瓊榭，象箸玉杯，行截脛剖心、脯賢刳孕之刑，因而其轉瞬即亡。現在襄國、鄴宫足以安居，又爲什麽要修建長安、洛陽呢？盤游打獵，耽溺於女德，三代的滅亡由此而來。而忽然營造千乘獵車，在萬里的地域内豢養禽獸，搶奪他人妻女，十萬美女充盈内宫。尚書朱軌，是納言大臣，因道路没有修整，將要受到嚴酷的刑罰，這是因爲陛下朝政失和，陰陽不調而生災害，連降七十天暴雨，僅僅放晴兩天，縱然擁有鬼兵百萬，也來不及修整道路，何况人呢！刑法政道到了這種地步，該如何面對史官之筆！又該如何面對四海之民呢！希望陛下停止工役，遣返宫女，釋放朱軌，順遂衆望。"季龍閲後心中不悦，但又畏懼苻洪勢力强大，僅把諫言擱置不接受，而没有對苻洪論罪。就停止修建二京。

# 晋書卷一百七

## 載記第七

### 石季龍(下)

永和三年，季龍親耕藉田于其桑梓苑，其妻杜氏祠先蠶于近郊，遂如襄國謁勒墓。

以中書監石寧爲征西將軍，率并、司州兵二萬餘人爲麻秋等後繼。張重華將宋秦等率户二萬來降。河、湟間氐、羌十餘萬落與張璩相首尾，麻秋憚之，不進。重華金城太守張冲又以郡降石寧。麻秋尋次曲柳，劉寧、王擢進攻晋興武街。重華將楊康等與寧戰于沙阜，寧敗績，乃引還金城。王擢克武街，執重華護軍曹權、胡宣，徙七千餘户于雍州。季龍又以孫伏都爲征西將軍，與麻秋率步騎三萬長驅濟河，且城長最。重華大懼，遣將謝艾逆擊，敗之，秋退歸金城。

勒及季龍并貪而無禮，既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國珍奇異貨不可勝紀，而猶以爲不足，曩代帝王及先賢陵墓靡不發掘，而取其寶貨焉。邯鄲城西石子堈上有趙簡子墓，至是季龍令發之，初得炭深丈餘，次得木板厚一尺，積板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絞車以牛皮囊汲之，月餘而水不盡，不可發而止。又使掘秦始皇冢，取銅柱鑄以爲器。

時沙門吳進言于季龍曰："胡運將衰，晋當復興，宜苦役晋人以厭其

永和三年，季龍在他的桑梓苑内親自耕種，其妻杜氏在近郊主祭先蠶神，接着前往襄國謁拜石勒墓。

以中書監石寧爲征西將軍，率領并州、司州的二萬餘名士兵作爲麻秋等部的後繼部隊。張重華部將宋秦等率領二萬户前來投降。河、湟一帶十餘萬氐、羌部落與張璩部隊首尾相接，麻秋害怕這種形勢，按兵不前。重華金城太守張冲又以一郡投降石寧。麻秋不久便駐屯曲柳，劉寧、王擢進攻晋興武街。重華部將楊康等與劉寧在沙阜交戰，劉寧大敗，引軍退還金城。王擢攻克武街，拘捕了重華護軍曹權、胡宣，把七千餘户遷至雍州。季龍又以孫伏都爲征西將軍，與麻秋率領三萬步騎長驅渡河，并在長最修築城墻。重華十分驚恐，派遣部將謝艾迎擊，打敗了麻秋，麻秋退回金城。

石勒及季龍都貪婪而無禮，既已占有十州之地爲王，金帛珠玉和外國的珍奇異貨不可勝數，却仍然認爲不滿足，對於前代帝王和先賢的陵墓無不發掘，攫取墓中寶物。邯鄲城西石子堈上有趙簡子墓，此時季龍下令發掘，起初挖到一丈餘深的炭，往下是厚一尺的木板，堆聚起來有八尺，便挖到了泉水，泉水異常清冷，做一部絞車用牛皮囊汲水，一個多月後水依舊未盡，不能繼續發掘而作罷。又派人發掘秦始皇冢，取出那裏的銅柱鑄爲器具。

當時一位僧侶吳進對季龍説："胡人的福運即將衰竭，晋室當能復興，應該大力役使晋人來

氣。”季龍于是使尚書張群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墻于鄴北，廣長數十里。趙攬、申鍾、石璞等上疏陳天文錯亂，蒼生凋弊，及因引見，又面諫，辭旨甚切。季龍大怒曰：“墻朝成夕没，吾無恨矣。”乃促張群以燭夜作。起三觀、四門，三門通漳水，皆爲鐵扉。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揚州送黄鵠雛五，頸長一丈，聲聞十餘里，泛之于玄武池。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季龍命司虞張曷柱調之，以駕芝蓋，列于充庭之乘。鑿北城，引水于華林園。城崩，壓死者百餘人。

壓他們的氣勢。”季龍便派尚書張群徵調附近郡中的十六萬男女，十萬輛車，在鄴北運土築起華林苑和長墻，長寬各數十里。趙攬、申鍾、石璞等人上疏陳述天文錯亂，民生凋敝，因此而得以引見時，又當面勸諫，言辭十分懇切。季龍大怒説：“這墻即便是朝成夕毁，我也毫不遺憾。”催促張群夜間秉燭施工。築起三觀、四門，有三座門與漳水相通，都造成鐵門。狂風大雨，有數萬人死於風雨中。揚州送來五隻黄鵠雛，頸長一丈，鳴叫之聲傳出十餘里，放在玄武池游水。郡國先後送來十六隻蒼麟、七頭白鹿，季龍命司虞張曷柱馴養，用以駕芝蓋車，列在滿庭的車隊之中。鑿北城，引水到華林園。城墻崩塌，壓死一百餘人。

命石宣祈于山川，因而游獵，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季龍從其後宫升陵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爲樂耳！”宣既馳逐無厭，所在陳列行宫，四面各以百里爲度，驅圍禽獸，皆暮集其所。文武跪立，圍守重行，烽炬星羅，光燭如晝，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嬖姬顯德美人乘輦觀之，嬉娱忘反，獸殫乃止。其有禽獸奔逸，當之者坐，有爵者奪馬步驅一日，無爵者鞭之一百。峻制嚴刑，文武戰栗，士卒饑凍而死者萬有餘人。宣弓馬衣食皆號爲御，有亂其間者，以冒禁罪罪之。所過三州十五郡，資儲靡有孑遺。季龍復命石韜亦如之，出自并州，游于秦、晋。宣素惡韜寵，是行也，嫉之彌甚。宦者趙生得幸于宣而無寵于韜，微勸宣除之，於是相圖之計起矣。

命石宣向山川祈禱，接着出發游獵，乘坐有羽葆華蓋的高車，樹起天子旌旗，有十六軍，十八萬戎卒，自金明門出發。季龍從他的後宫登上陵霄觀望着行進的隊伍，笑着説：“我家父子威風如此，衹要不天崩地陷，還用憂愁什麽呢，抱子弄孫享盡歡樂就行了！”石宣打獵時馳騁追逐從無滿足，所到之處的行宫，四周各以一百里爲長，追趕圍捕的禽獸，黄昏時都要集聚到他所在的地方。文官武將分别跪立，重重圍着獵物看守，到處烽烟火炬，光亮如同白晝，命令一百餘名身體强健的騎士在圈中馳馬射箭。石宣携寵姬顯德美人乘輦觀看，嬉樂忘返，直至圈中禽獸打盡纔停止。如有禽獸逃出去，負責圍擋的官吏就要論罪，有爵位者將被奪去馬匹步行一日，無爵位者鞭打一百下。刑法十分嚴峻，文武官員人人戰栗，士兵因飢寒交迫而死的達一萬餘人。石宣的弓馬衣食都稱作御用物品，誰若把這些物品與其他的東西相混淆，就以冒犯宫禁罪論處。他所經過的三州十五郡，儲備的資財毫無遺留。季龍又命令石韜也如此，從并州出發，到秦、晋一帶游獵。石宣平時就嫌惡石韜得寵，這次石韜出行，石宣更加嫉恨他。宦官趙生得到石宣的寵幸，却得不到石韜的寵幸，暗中勸石宣除掉石韜，於是圖謀對方之計萌生。

麻秋又襲張重華將張瑁於河陝，

麻秋又在河陝襲擊張重華部將張瑁，打敗了

敗之，斬首三千餘級。枹罕護軍李逵率衆七千降于季龍。自河已南，氐羌皆降。

張瑁，斬首三千餘級。枹罕護軍李逵率領七千士衆向季龍投降。自黄河以南，氐羌全部投降。

石韜起堂于太尉府，號曰宣光殿，梁長九丈。宣視而大怒，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十丈。宣聞之，恚甚，謂所幸楊杯、牟成曰："韜凶竪勃逆，敢違我如是！汝能殺之者，吾入西宫，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既死，主上必親臨喪，因行大事，蔑不濟矣。"杯等許諾。時東南有黄黑雲，大如數畝，稍分爲三，狀若匹布，東西經天，色黑而青。酉時貫日，日没後分爲七道，每相去數十丈，間有白雲如魚鱗，子時乃滅。韜素解天文，見而惡之，顧謂左右曰："此變不小，當有刺客起于京師，不知誰定當之？"是夜，韜宴其僚屬于東明觀，樂奏，酒酣，愀然長嘆曰："人居世無常，别易會難。各付一杯，開意爲吾飲，令必醉。知後會復何期而不飲乎！"因泫然流涕，左右莫不歔欷，因宿于佛精舍。宣使楊杯、牟皮、牟成、趙生等緣獼猴梯而入，殺韜，置其刀箭而去。旦，宣奏之。季龍哀驚氣絶，久之方蘇。將出臨之，其司空李農諫曰："害秦公者恐在蕭墻之内，慮生非常，不可以出。"季龍乃止。嚴兵發哀于太武殿。宣乘素車，從千人，臨韜喪，不哭，直言呵呵，使舉衾看尸，大笑而去。收大將軍記室參軍鄭靖、尹武等，將委之以罪。

石韜在太尉府築起殿堂，稱爲宣光殿，殿梁長九丈。石宣見後大怒，殺了匠人，截斷殿梁而去。石韜怒從心起，把殿梁增至十丈長。石宣聽説後，更加氣憤，對他的親信楊杯、牟成説："石韜這個凶惡小人乖戾悖逆，竟敢如此違抗我！你們如能殺了他，待我入主西宫時，將把石韜的封國分封給你們。石韜死後，主上必會親自參加喪禮，我們趁機行動，一切即可成功。"楊杯等人滿口允諾。當時東南方向有黄黑雲，有數畝地大，漸漸分作三塊，形狀如同布匹，從東到西飄行天空，顔色黑而青。酉時遮過太陽，日落後分爲七道，每道相隔數十丈，中有魚鱗般的白雲，至子時纔消失。石韜平素懂得天文，見此情景便心中嫌惡，回頭對左右的人説："這一變異不小，將有刺客在京師發難，不知誰該承擔這次風險？"當夜，石韜在東明觀宴請他的僚屬，樂曲奏起，酒興正酣，石韜愀然長嘆道："人活一世，安危無常，相别容易，相見却難。各自斟滿一杯，爲我開懷暢飲，定要一醉方休。不知後會何期，爲何不痛飲呢！"説着傷心落淚，左右無不歔欷，在佛精舍留宿。石宣指使楊杯、牟皮、牟成、趙生等沿着獼猴梯攀援而入，殺了石韜，撂下刀箭而去。清晨，石宣奏報噩耗，季龍哀驚交加，一時氣絶，過了好久纔蘇醒。將出宫親臨出事地點，司空李農勸諫説："謀害秦公的人恐怕就在皇宫内部，考慮到會發生意外，不可以出宫。"季龍便留在宫内没有外出。整肅軍隊在太武殿舉行哀悼儀式。石宣乘坐着素車，由一千人隨從，去參加石韜的喪禮，没有哭泣，衹是聲音含混地呵呵了兩聲，讓人掀開衾衣觀看尸體，大笑着離去。逮捕了大將軍記室參軍鄭靖、尹武等，將把罪責推給他們。

季龍疑宣之害韜也，謀召之，懼其不入，乃僞言其母哀過危惙。宣不虞己之見疑也，入朝中宫，因而止之。建興人史科告稱："韜死夜，宿

季龍懷疑是石宣害死了石韜，想召見他，又怕他不進宫，便僞稱他們的母親因悲哀過度而病危。石宣没有料到自己受到懷疑，進中宫朝見，季龍趁機把他留在宫中。建興人史科報告説：

東宫長上楊杯家，杯夜與五人從外來，相與語曰：‘大事已定，但願大家老壽，吾等何患不富貴。’語訖便入。科寢暗中，杯不見也。科尋出逃匿。俄而杯與二人出求科不得，杯曰：‘宿客聞人向語，當殺之斷口舌。今而得去，作大事矣。’科逾墻獲免。”季龍馳使收之，獲楊杯、牟皮、趙生等。杯、皮尋皆亡去，執趙生而詰之，生具首服。季龍悲怒彌甚，幽宣於席庫，以鐵環穿其頷而鎖之，作數斗木槽，和羹飯，以猪狗法食之。取害韜刀箭舐其血，哀號震動宫殿。積柴鄴北，樹標於其上，標末置鹿盧，穿之以繩，倚梯柴積，送宣於標所，使韜所親宦者郝稚、劉霸拔其髮，抽其舌，牽之登梯，上於柴積。郝稚以繩貫其頷，鹿盧絞上，劉霸斷其手足，斫眼潰腹，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烟炎際天。季龍從昭儀已下數千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九人。宣小子年數歲，季龍甚愛之，抱之而泣。兒曰：“非兒罪。”季龍欲赦之，其大臣不聽，遂於抱中取而戮之，兒猶挽季龍衣而大叫，時人莫不爲之流涕，季龍因此發病。又誅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洿其東宫，養豬牛。東宫衛士十餘萬人皆謫戍涼州。先是，散騎常侍趙攬言於季龍曰：“中宫將有變，宜防之。”及宣之殺韜也，季龍疑其知而不告，亦誅之。廢宣母杜氏爲庶人。貴嬪柳氏，尚書耆之女也，以才色特幸，坐其二兄有寵于宣，亦殺之。季龍追其姿色，復納耆少女于華林園。

“石韜死的那一夜，我在東宫長上楊杯家，半夜楊杯與另外五人從外歸來，互相談論説：‘大事已定，但願大家都長壽，我們幾人還愁不能富貴。’説罷便進屋。我睡在暗處，楊杯没有看到。我隨後溜出逃匿。不久楊杯與另兩人出來找不到我，楊杯説：‘留宿的客人聽到了我們剛纔的話，應當殺了他滅口。現在他跑了，該出大事了。’我翻越墻頭得以免災。”季龍派人火速前去捉拿，俘獲了楊杯、牟皮、趙生等。楊杯、牟皮不久都逃脱了，拘捕了趙生來審問，趙生供出全部實情。季龍更爲悲憤，把石宣幽禁於席庫，用鐵環貫穿他的下巴而鎖住，做了一個有數斗大的木槽，把湯飯調和在一起，用喂養猪狗的辦法來對待他。取來殺害石韜的刀箭舔舐上面的血迹，哀號之聲震動了宫殿。在鄴北堆起柴垛，在上面立起一根木杆，杆頭安上轆轤，用繩子穿好，在柴垛旁斜靠着一架梯子，把石宣押送到木杆處，派石韜親信的宦官郝稚、劉霸拔去石宣頭髮，抽出他的舌頭，牽着他登上梯子，站到柴垛上，郝稚用繩貫穿他的下巴，用轆轤絞動把他送上杆頂，劉霸砍斷他的手足，挖出雙眼剖開胸腹，就像石韜受害時一樣。從四面點火，火焰散發的濃烟直衝天空。季龍由昭儀以下數千人陪同登上宫中高臺觀望。大火熄滅後，取其灰燼分别散發到各城門路上。殺了石宣的妻室子女九人。石宣的小兒子纔幾歲，季龍十分寵愛他，抱着他哭泣。小兒説：“不是我的罪。”季龍想赦免他，但大臣們不同意，於是從季龍懷中奪去殺了，小兒還牽着季龍的衣襟大叫，當時在場的人無不爲之流淚，季龍因此發病。又殺掉石宣四率長以下的三百人，宦官五十人，都處以車裂肢解的刑法，丢棄到漳水中。把石宣的東宫挖掘開，在那裏飼養猪牛。十餘萬東宫衛士都貶謫去防守涼州。此前，散騎常侍趙攬對季龍説：“宫廷中將要産生變故，應當有所防範。”石宣殺了石韜後，季龍懷疑趙攬知情不報，把他也殺了。把石宣母杜氏廢黜爲庶人。貴嬪柳氏是尚書柳耆的女兒，因才貌雙全而格外得到寵幸，因她的兩個兄弟得寵於石宣，柳氏也受到牽連而獲罪被殺。季龍思慕她的姿

季龍議立太子，其太尉張舉進曰："燕公斌、彭城公遵并有武藝文德，陛下神齒已衰，四海未一，請擇二公而樹之。"初，戎昭張豺之破上邽也，獲劉曜幼女，年十二，有殊色，季龍得而嬖之，生子世，封齊公。至是，豺以季龍年長多疾，規立世爲嗣，劉當爲太后，己得輔政，説季龍曰："陛下再立儲宫，皆出自倡賤，是以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季龍曰："卿且勿言，吾知太子處矣。"又議于東堂，季龍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腹，腹穢惡，故生凶子，兒年二十餘便欲殺公。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於是與張舉、李農定議，敕公卿上書請立世。大司農曹莫不署名，季龍使張豺問其故。莫頓首曰："天下業重，不宜立少，是以不敢署也。"季龍曰："莫，忠臣也，然未達朕意。張舉、李農知吾心矣，其令諭之。"遂立世爲皇太子，劉氏爲皇后。季龍召太常條攸、光禄勛杜嘏謂之曰："煩卿傅太子，實希改轍，吾之相托，卿宜明之。"署攸太傅，嘏爲少傅。

季龍時疾瘳，以永和五年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境内，建元曰太寧。百官增位一等，諸子進爵郡王。以尚書張良爲右僕射。

故東宫謫卒高力等萬餘人當戍凉州，行達雍城，既不在赦例，又敕雍州刺史張茂送之，茂皆奪其馬，令步推鹿車，致糧戍所。高力督定陽梁犢等因衆心之怨，謀起兵東還，陰令胡人頡獨鹿微告戍者，戍者皆踊抃大呼。梁犢乃自稱晋征東大將軍，率衆攻陷下辯，逼張茂爲大都督、大司

色，又把柳耆的小女兒納入華林園。

季龍謀議立太子，太尉張舉進言道："燕公石斌、彭城公石遵都兼備武藝文德，陛下年事已高，四海尚未統一，希望陛下在二公中選擇一人立爲太子。"起初，戎昭張豺攻克上邽時，俘獲了劉曜的幼女，當時十二歲，容貌出衆，季龍得到了她并深加寵愛，生下兒子石世，封爲齊公。到了此時，張豺認爲季龍年邁多病，如果規勸他立石世爲繼承人，劉氏就會成爲太后，自己也得以輔佐朝政，就勸説季龍："陛下兩次立太子，都選擇了出身微賤的人，因此禍亂接連不斷。現在應該選立母貴子孝之人。"季龍説："你暫且不要多説，我知道太子在哪裏了。"又在東堂謀議此事，季龍説："我想用三斛純灰清洗腹部，腹部穢惡不潔，所以生出凶子，兒子二十多歲便想謀害我。現在石世衹有十歲，等到他二十歲時，我已經老了。"於是與張舉、李農作出決定，令公卿上書請求立石世爲太子。大司農曹莫不署名，季龍派張豺詢問緣故。曹莫頓首説："天下大事繁多，不宜立孩童爲太子，因此我不敢署名。"季龍説："曹莫是位忠臣，然而尚未理解我的心意。張舉、李農瞭解我的心意，讓他們去告知曹莫吧。"於是立石世爲皇太子，劉氏爲皇后。季龍召見太常條攸、光禄勛杜嘏，對他們説："麻煩二位教導太子，我確實希望作爲太子的人能一改舊轍，我托付你們的心意，你們應該明白。"任命條攸爲太傅，杜嘏爲少傅。

季龍病愈，永和五年在南郊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囚犯，立年號爲太寧。百官各增位一等，諸子進爵爲郡王。任尚書張良爲右僕射。

一萬餘名原東宫被貶謫的士卒高力等應當戍於凉州，走到雍城時，既不在赦免之列，又命雍州刺史張茂遣送他們，張茂把他們的馬匹全部搶走，命令他們步行推着鹿車，把糧食運到戍所。高力督定陽人梁犢等人因衆人滿腹怨氣，謀議發兵返回東部，暗中命令胡人頡獨鹿悄悄告訴戍卒，戍卒都拍手跳脚歡呼。梁犢便自稱晋征東大將軍，率領衆人攻陷下辯，逼張茂任大都督、大

馬，載以軺車。安西劉寧自安定擊之，大敗而還。秦雍間城戍無不摧陷，斬二千石長史，長驅而東。高力等皆多力善射，一當十餘人，雖無兵甲，所在掠百姓大斧，施一丈柯，攻戰若神，所向崩潰，戍卒皆隨之，比至長安，衆已十萬。其樂平王石苞時鎮長安，盡銳距之，一戰而敗。犢遂東出潼關，進如洛川。季龍以李農爲大都督，行大將軍事，統衛軍張賀度、征西張良、征虜石閔等，率步騎十萬討之。戰于新安，農師不利。又戰于洛陽，農師又敗，乃退壁成皋。犢東掠滎陽、陳留諸郡，季龍大懼，以燕王石斌爲大都督中外諸軍事，率精騎一萬，統姚弋仲、苻洪等擊犢于滎陽東，大敗之，斬犢首而還，討其餘黨，盡滅之。

俄而晋將軍王龕拔其沛郡。始平人馬勖起兵於洛氏葛谷，自稱將軍。石苞攻滅之，誅三千餘家。

時熒惑犯積尸，又犯昴、月，及熒惑北犯河鼓。未幾，季龍疾甚，以石遵爲大將軍，鎮關右，石斌爲丞相、録尚書事，張豺爲鎮衛大將軍、領軍將軍、吏部尚書，并受遺輔政。劉氏懼斌之輔政也害世，與張豺謀誅之。斌時在襄國，乃遣使詐斌曰："主上患已漸損，王須獵者，可小停也。"斌性好酒耽獵，遂游畋縱飲。劉氏矯命稱斌無忠孝之心，免斌官，以王歸第，使張豺弟雄率龍騰五百人守之。石遵自幽州至鄴，敕朝堂受拜，配禁兵三萬遣之，遵慟泣而去。是日季龍疾小瘳，問曰："遵至未?"左右答言久已去矣。季龍曰："恨不見之。"季龍臨於西閤，龍騰將軍、中郎二百餘人列拜于前。季龍曰："何所求也?"皆言聖躬不和，宜令燕

司馬，用輕車載着他前進。安西劉寧自安定攻打他們，大敗而還。摧毁攻陷了秦雍一帶所有的城堡戍所，斬殺郡守長史，長驅東進。高力等大多力大善射，一人可以抵擋十餘人，雖然没有鎧甲兵器，所到之處掠取百姓大斧，加上一丈長的斧柄，攻戰如神，所向披靡，戍卒都跟隨着他們，待到達長安時，已經擁有十萬士衆。樂平王石苞當時鎮守長安，竭盡全力抵擋他們，但一戰而敗。梁犢接着東出潼關，進達洛川。季龍以李農爲大都督，兼攝大將軍職事，統率衛軍張賀度、征西張良、征虜石閔等，帶領十萬步騎討伐亂軍。雙方在新安交戰，李農出師不利。又在洛陽交戰，李農再次失敗，便退回成皋築壘防守。梁犢向東侵犯滎陽、陳留諸郡，季龍十分恐懼，以燕王石斌爲大都督中外諸軍事，率領一萬精鋭騎兵，帶着姚弋仲、苻洪等部在滎陽東進攻梁犢，大敗亂軍，殺了梁犢而還，討伐他的餘黨，把他們一網打盡。

不久晋將軍王龕攻下季龍統轄的沛郡。始平人馬勖在洛氏葛谷起兵，自稱將軍。石苞進攻并消滅了他，殺死三千餘家。

當時，熒惑星觸犯積尸星，又犯昴、月，熒惑又北犯河鼓星。不久，季龍疾病加重，以石遵爲大將軍，鎮守關西，石斌爲丞相、録尚書事，張豺爲鎮衛大將軍、領軍將軍、吏部尚書，共同接受遺詔輔佐朝政。劉氏害怕石斌輔佐朝政將會謀害石世，與張豺密謀殺掉石斌。石斌此時正在襄國，他們便派人騙石斌説："主上疾患已漸見好轉，王若想打獵的話，可在外稍作停留。"石斌生性嗜酒好獵，就四處打獵，開懷縱飲。劉氏僞稱帝命説石斌無忠孝之心，免去他的官職，以王的身份歸還故里，派張豺弟張雄率領龍騰五百人看守他。石遵自幽州至鄴，命在朝堂受拜，配禁兵三萬遣送他返回，石遵痛哭着離去。這一天季龍病情略有好轉，問："石遵到了嗎?"左右人回答説早已回去了。季龍説："真遺憾未能見到他。"季龍親臨西閤，龍騰將軍、中郎二百餘人列隊在他面前拜見。季龍説："有什麽要求嗎?"衆人都説陛下聖體欠佳，應讓燕王入宫宿衛，主

王入宿衛，典兵馬，或言乞爲皇太子。季龍不知斌之廢也，責曰："燕王不在內邪？呼來！"左右言王酒病，不能入。季龍曰："促持輦迎之，當付其璽綬。"亦竟無行者。尋惛眩而入。張豺使弟雄等矯季龍命殺斌，劉氏又矯命以豺爲太保、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千兵百騎，一依霍光輔漢故事。侍中徐統嘆曰："禍將作矣，吾無爲豫之。"乃仰藥而死。俄而季龍亦死。季龍始以咸康元年僭立，至此永和六年，凡在位十五歲。

管兵馬，有人請求立他爲皇太子。季龍不知石斌已遭廢黜，責備說："燕王不在宮中嗎？把他叫來！"左右官吏說燕王因酒致病，不能入宮。季龍說："趕快派人用輦車迎他入宮，我將把璽印綬帶交付給他。"最終也無人前往迎石斌入宮。不久季龍眩暈而進入內室。張豺指使其弟張雄等僞稱季龍之命殺石斌，劉氏又詐稱帝命任張豺爲太保、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增加兵士一千坐騎一百，完全依照霍光輔漢的先例。侍中徐統嘆息道："大禍即將臨頭了，我無法防止。"便仰面服藥而死。不久季龍也死去。季龍在咸康元年僭立，至此永和六年，在位共十五年。

### 石世

於是世即僞位，尊劉氏爲皇太后，臨朝，進張豺爲丞相。豺請石遵、石鑒爲左右丞相，以慰其心，劉氏從之。豺與張舉謀誅李農，而舉與農素善，以豺謀告之。農懼，率騎百餘奔廣宗，率乞活數萬家保于上白。劉氏使張舉等統宿衛精卒圍之。豺以張離爲鎮軍大將軍、監中外諸軍事、司隸校尉，爲己之副。鄴中群盜大起，迭相劫掠。

於是石世即僞位，尊奉劉氏爲皇太后，臨朝聽政，進張豺爲丞相。張豺請求以石遵、石鑒爲左右丞相，以撫慰其心，劉氏聽從了這一建議。張豺與張舉謀劃殺李農，而張舉與李農平日很親近，張舉把張豺的陰謀告訴了李農。李農畏懼，帶領一百餘名騎兵逃往廣宗，帶領乞活數萬家防守上白。劉氏派張舉等帶領宿衛精兵包圍了他們。張豺以張離爲鎮軍大將軍、監中外諸軍事、司隸校尉，作爲自己的副將。鄴中强盜成群興起，更相劫掠財物。

石遵聞季龍之死，屯于河內。姚弋仲、苻洪、石閔、劉寧及武衛王鸞、寧西王午、石榮、王鐵、立義將軍段勤等既平秦、洛，班師而歸，遇遵于李城，說遵曰："殿下長而且賢，先帝亦有意于殿下矣。但以末年惛惑，爲張豺所誤。今上白相持未下，京師宿衛空虛，若聲張豺之罪，鼓行而討之，孰不倒戈開門而迎殿下者邪！"遵從之。洛州刺史劉國等亦率洛陽之衆至于李城。遵檄至鄴，張豺大懼，馳召上白之軍。遵次于蕩陰，戎卒九萬，石閔爲前鋒。豺將出距之，耆舊羯士皆曰："天子兒來奔喪，吾當出迎之，不能爲張豺城戍也。"踰城而出，豺斬之不能止。張離率龍

石遵得知季龍死訊後，屯兵河內。姚弋仲、苻洪、石閔、劉寧及武衛王鸞、寧西王午、石榮、王鐵、立義將軍段勤等平定秦、洛後，班師回朝，在李城與石遵相遇，勸說石遵道："殿下年長而賢能，先帝也有讓殿下繼位之意。但因晚年昏惑，此事被張豺所誤。現在上白相持不下，京師宿衛空虛，如果聲討張豺的罪行，公開討伐他，誰能不掉轉武器打開城門而迎接殿下呢！"石遵同意了。洛州刺史劉國等也率領洛陽士衆到達李城。石遵的檄文傳到鄴，張豺十分恐懼，派人飛速召回上白的軍隊。石遵駐扎在蕩陰，共有九萬士卒，石閔爲前鋒。張豺想出兵交戰，羯族老兵都說："天子的兒子前來奔喪，我們應當歡迎，不能做張豺的守城衛士。"翻越城墻而出，張豺殺了一些人却仍不能制止他們。張離率領二千名龍騰打開城門去迎接石遵。劉氏恐懼，召張

騰二千斬關迎遵。劉氏懼，引張豺入，對之悲哭曰："先帝梓宫未殯，而禍難繁興。今皇嗣冲幼，托之于將軍，將軍何以匡濟邪？加遵重官，可以弭不？"豺惶怖失守，無復籌計，但言唯唯。劉氏令以遵爲丞相、領大司馬、大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加黄鉞、九錫，增封十郡，委以阿衡之任。遵至安陽亭，張豺懼而出迎，遵命執之。於是貫甲曜兵，入自鳳陽門，升于太武前殿，擗踴盡哀，退如東閤。斬張豺于平樂市，夷其三族。假劉氏令曰："嗣子幼冲，先帝私恩所授，皇業至重，非所克堪。其以遵嗣位。"遵偽讓至于再三，群臣敦勸，乃受之，僭即尊位于太武前殿，大赦殊死已下，罷上白圍。封世爲譙王，邑萬户，待以不臣之禮，廢劉氏爲太妃，尋皆殺之。世凡立三十三日。

石遵

于是李農歸請罪，遵復其位，待之如初。尊其母鄭氏爲皇太后，其妻張氏爲皇后，以石斌子衍爲皇太子，石鑒爲侍中，石冲爲太保，石苞爲大司馬，石琨爲大將軍，石閔爲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録尚書事，輔政。暴風拔樹，震雷，雨雹大如盂升。太武、暉華殿災，諸門觀閣蕩然，其乘輿服御燒者太半，光焰照天，金石皆盡，火月餘乃滅。雨血周遍鄴城。

石冲時鎮于薊，聞遵殺世而自立，乃謂其僚佐曰："世受先帝之命，遵輒廢殺，罪逆莫大，其敕内外戒嚴，孤將親討之。"於是留寧北沭堅戍幽州，帥衆五萬，自薊討遵，傳檄燕趙，所在雲集，比及常山，衆十餘萬。次于苑鄉，遇遵赦書，謂左右曰："吾弟一也，死者不可復追，何

豺入宫，對他悲痛地哭道："先帝的靈柩尚未出殯安葬，禍難却頻繁而起。如今太子幼弱，把他托付給將軍，將軍用什麽辦法來匡時濟世呢？爲石遵加封顯要官職，可以消災免禍嗎?"張豺驚恐不能自持，再也想不出計謀，衹會滿口稱是。劉氏下令以石遵爲丞相、兼大司馬、大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加賜黄鉞、九錫，增封十郡，交給他如同伊尹般的輔佐重任。石遵到達安陽亭，張豺心中畏懼而出來迎接，石遵下令拘捕了他。接着身披鎧甲手執兵器，自鳳陽門進宫，登上太武前殿，捶胸頓足行盡哀之禮，退至東閣。在平樂的集市上斬了張豺，滅掉他家三族。假稱劉氏之令説："嗣子幼弱，爲先帝私恩所授，皇業至關重大，非他所能勝任。以石遵繼承帝位。"石遵再三假托辭讓，群臣誠心相勸，然後接受重任，在太武前殿僭即帝位，大赦死刑以下的囚犯，撤去上白之圍。封石世爲譙王，食邑一萬户，不以對待臣子的禮儀對待他，把劉氏廢爲太妃，不久把他們都殺了。石世在位共三十三日。

這時李農回來請罪，石遵使他恢復官位，像當初那樣對待他。石遵尊奉其母鄭氏爲皇太后，其妻張氏爲皇后，以石斌子石衍爲皇太子，石鑒爲侍中，石冲爲太保，石苞爲大司馬，石琨爲大將軍，石閔爲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録尚書事，輔佐朝政。狂風拔起樹木，雷聲大作，天降冰雹，大如盂升。太武、暉華殿失火，諸門觀閣蕩然無存，其中乘輿服飾及御用物品大半被燒，火焰衝天，鐘鼎樂器等都化爲灰燼，大火燃燒了一個多月纔熄滅。雨血流遍鄴城。

石冲當時鎮守薊，聽説石遵殺石世而自立爲帝，對他的僚佐説："石世接受先帝之命，石遵輕易廢黜殺害了他，罪逆没有比這更大的，命令内外戒嚴，我將親自去討伐他。"於是留下寧北沭堅防守幽州，率領五萬士衆，自薊出發去討伐石遵，向燕趙一帶發布檄文，所到之處人馬雲集，抵達常山時，士衆已有十餘萬。在苑鄉駐兵，正遇上石遵頒布大赦的文書，石冲對臣下

爲復相殘乎！吾將歸矣。"其將陳暹進曰："彭城篡弑自尊，爲罪大矣。王雖北旆，臣將南轅，平京師，擒彭城，然後奉迎大駕。"冲從之。遵馳遣王擢以書喻冲，冲弗聽。遵假石閔黄鉞、金鉦，與李農等率精卒十萬討之。戰于平棘，冲師大敗，獲冲于元氏，賜死，坑其士卒三萬餘人。

説："我的弟弟統一了天下，死者不能重新追回，我們爲何還要自相殘殺呢！我想回去了。"他的部將陳暹進言道："彭城王篡位弑君自立爲王，罪大惡極。大王縱然揮師北上，我仍要帶兵南下，平定京師，擒獲彭城王，然後奉迎大駕。"石冲同意了。石遵立即派王擢送來書信曉諭石冲，石冲没有聽從。石遵暫交給石閔黄鉞、金鉦，與李農等率領精兵十萬討伐石冲。雙方在平棘交鋒，石冲大敗，在元氏擒獲石冲，賜死，坑埋了他的士卒三萬餘人。

始葬季龍，號其墓爲顯原陵，僞謚武皇帝，廟號太祖。

開始安葬季龍，稱他的墓爲顯原陵，僞謚武皇帝，廟號太祖。

遵揚州刺史王浹以淮南歸順。晋西中郎將陳逵進據壽春。征北將軍褚裒率師伐遵，次于下邳，遵以李農爲南討大都督，率騎二萬來距。裒不能進，退屯廣陵。陳逵聞之，懼，遂焚壽春積聚，毁城而還。

石遵的揚州刺史王浹以淮南歸順。晋西中郎將陳逵進兵占據壽春。征北將軍褚裒率軍討伐石遵，到下邳，石遵任李農爲南討大都督，帶領二萬騎兵前來抵抗。褚裒不能前進，退守廣陵。陳逵聽説後很害怕，馬上焚燒了壽春積聚的財物，毁城而撤離。

石苞時鎮長安，謀帥關中之衆攻鄴，左長史石光、司馬曹曜等固諫。苞怒，誅光等百餘人。苞性貪而無謀，雍州豪右知其無成，并遣使告晋梁州刺史司馬勳。勳於是率衆赴之，壁於懸鉤，去長安二百餘里，使治中劉焕攻京兆太守劉秀離，斬之。三輔豪右多殺其令長，擁三十餘壁，有衆五萬以應勳。苞輟攻鄴之謀，使麻秋、姚國等率騎距勳。遵遣車騎王朗率精騎二萬，外以討勳爲名，因劫苞，送之于鄴。勳又爲朗所距，釋懸鉤，拔宛城，殺遵南陽太守袁景而還。

石苞當時鎮守長安，籌劃要帶領關中士衆前去攻鄴，左長史石光、司馬曹曜等極力勸諫。石苞發怒，殺了石光等一百餘人。石苞生性貪婪而缺少智謀，雍州豪門大族知道他無所成就，共同派人禀報晋梁州刺史司馬勳。司馬勳於是率領士衆討伐石苞，在懸鉤築起營壘，離長安二百餘里，派治中劉焕攻打京兆太守劉秀離，斬了他。三輔的豪門望族大多殺了當地令長，擁有三十餘處壁壘，帶着五萬士衆以響應司馬勳。石苞放棄了攻鄴的計謀，派麻秋、姚國等帶領騎兵抵擋司馬勳。石遵派車騎王朗率領二萬精鋭騎兵，對外以討伐司馬勳爲名，趁機劫持石苞，把他送到鄴。司馬勳又遭到王朗的抵抗，撤離懸鉤，拔取宛城，殺了石遵南陽太守袁景而返回。

初，遵之發李城也，謂石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爲儲貳。"既而立衍，閔甚失望，自以勋高一時，規專朝政，遵忌而不能任。閔既爲都督，總内外兵權，乃懷撫殿中將士及故東宫高力萬餘人，皆奏爲殿中員外將軍，爵關外侯，賜以宫女，樹己之

當初，石遵從李城出發時，曾對石閔説："努力吧！事情成功後，讓你做太子。"不久却立石衍爲皇太子，石閔頗感失望，自認爲功高一時，企圖掌握朝政，石遵顧忌這一點而不能任用他。石閔擔任都督後，總管内外兵權，便安撫殿中將士和原東宫的高力一萬餘人，把他們都申報爲殿中員外將軍，進爵爲關外侯，賜給他們宫

恩。遵弗之猜也，而更題名善惡以挫抑之，衆咸怨矣。而又納中書令孟準、左衛將軍王鸞之計，頗疑憚於閔，稍奪兵權。閔益有恨色，準等咸勸誅之。遵召石鑒等入，議于其太后鄭氏之前，皆請誅之。鄭氏曰："李城迴師，無棘奴豈有今日！小驕縱之，不可便殺也。"鑒出，遣宦者楊環馳以告閔，閔遂劫李農及右衛王基，密謀廢遵。使將軍蘇亥、周成率甲士三十執遵于如意觀。遵時方與婦人彈棋，問成等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鑒當立。"遵曰："我尚如是，汝等立鑒，復能幾時!"乃殺之于琨華殿，誅鄭氏及其太子衍、上光禄張斐、中書令孟準、左衛王鸞等。遵凡在位一百八十三日。

女，樹立自己的恩德。石遵并不懼怕他，而更改了題名及其褒貶評價來抑制石閔的勢力，很多人都産生了怨氣。又采取了中書令孟準、左衛將軍王鸞的計策，對石閔有幾分疑懼，漸漸奪取他的兵權。石閔更加流露出不滿，孟準等人都勸諫石遵殺掉石閔。石遵召石鑒等進宫，在太后鄭氏面前議論這件事，都請求殺石閔。鄭氏説："從李城回師進京，若無棘奴豈能有今日！他略微有些驕縱，不可動輒殺他。"石鑒出宫後，派宦官楊環馳馬報告石閔，石閔旋即劫持了李農及右衛王基，密謀廢黜石遵。指使將軍蘇亥、周成率領三十名甲士在如意觀拘捕石遵。當時石遵正與婦人下棋，問周成等人説："謀反者是誰?"周成説："義陽王石鑒當立爲君王。"石遵説："我尚且這樣，你們立石鑒爲王，又能維持幾時呢！"在琨華殿殺了石遵，又殺了鄭氏以及皇太子石衍、上光禄張斐、中書令孟準、左衛王鸞等。石遵在位共一百八十三天。

## 石鑒

鑒乃僭位，大赦殊死已下。以石閔爲大將軍，封武德王，李農爲大司馬，并録尚書事；郎闓爲司空，秦州刺史劉群爲尚書左僕射，侍中盧諶爲中書監。

於是石鑒僭即帝位，大赦死刑以下的囚犯。以石閔爲大將軍，封他爲武德王，任李農爲大司馬，兼録尚書事；以郎闓爲司空，秦州刺史劉群爲尚書左僕射，侍中盧諶爲中書監。

鑒使石苞及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張才等夜誅閔、農於琨華殿，不克，禁中擾亂。鑒恐閔爲變，僞若不知者，夜斬松、才於西中華門，并誅石苞。

石鑒派遣石苞及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張才等人深夜在琨華殿殺掉石閔、李農，未能成功，宫中驚擾混亂。石鑒恐怕石閔叛亂，假裝不知此事，連夜在西中華門斬了李松、張才，同時殺了石苞。

時石祗在襄國，與姚弋仲、苻洪等通和，連兵檄誅閔、農。鑒遣石琨爲大都督，與張舉及侍中呼延盛率步騎七萬分討祗等。中領軍石成、侍中石啓、前河東太守石暉謀誅閔、農，閔、農殺之。

此時石祗在襄國，與姚弋仲、苻洪等友好往來，集結了軍隊傳檄誅討石閔、李農。石鑒任石琨爲大都督，與張舉及侍中呼延盛率領七萬步騎兵分幾路討伐石祗等人。中領軍石成、侍中石啓、前河東太守石暉謀劃誅殺石閔、李農，石閔、李農把他們殺害。

龍驤孫伏都、劉銖等結羯士三千伏于胡天，亦欲誅閔等。時鑒在中臺，伏都率三十餘人將升臺挾鑒以攻之。鑒見伏都毁閣道，臨問其故。伏

龍驤孫伏都、劉銖等人集結了三千羯兵暗中埋伏在胡人居住的區域，也想殺掉石閔等人。當時石鑒正在中臺，伏都帶領三十餘人想登臺挾持石鑒而發起進攻。石鑒見伏都在破壞閣道，詢問

| | |
|---|---|
| 都曰："李農等反，已在東掖門，臣嚴率衛士，謹先啓知。"鑒曰："卿是功臣，好爲官陳力。朕從臺觀卿，勿慮無報也。"於是伏都及銖率衆攻閔、農，不克，屯於鳳陽門。閔、農率衆數千毀金明門而入。鑒懼閔之誅己也，馳招閔、農，開門内之，謂曰："孫伏都反，卿宜速討之。"閔、農攻斬伏都等，自鳳陽至琨華，横尸相枕，流血成渠。宣令内外六夷敢稱兵杖者斬之。胡人或斬關，或逾城而出者，不可勝數。使尚書王簡、少府王鬱帥衆數千，守鑒于御龍觀，懸食給之。令城内曰："與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敕城門不復相禁。於是趙人百里内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之不爲己用也，班令内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尸諸城外，悉爲野犬豺狼所食。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之，于時高鼻多鬚至有濫死者半。 | 原因。伏都説："李農等人謀反，已經聚集在東掖門，我帶領着衛士，謹先告知你。"石鑒説："你是功臣，好好爲官效力。我從臺上觀望着你，無須考慮尚未向我報告。"於是伏都及劉銖帶領士衆攻打石閔、李農，未能獲勝，駐兵鳳陽門。石閔、李農帶着數千士卒毀壞了金明門而入宫。石鑒害怕石閔會殺了自己，迅速招來石閔、李農，打開宫門接納他們，對他們説："孫伏都謀反，你們應當立即討伐他。"石閔、李農進攻殺了孫伏都等，從鳳陽門至琨華殿，横尸遍地，血流成河。發布命令告知宫廷内外，六夷凡敢動用兵器者一律斬殺。胡人有的攻破城門，有的越墻而出，逃亡者不可勝數。派尚書王簡、少府王鬱率領數千士卒，在御龍觀看守石鑒，食物都懸吊着給他吃。在城内發令稱："與官同心者留下，不同心者聽任各自離開。"命城門不再戒嚴。於是百里之内的趙人都進城來，離城而去的胡羯也堵滿了城門。石閔明白胡人不願爲己所用，頒布命令告知内外趙人，斬一個胡人首級送到鳳陽門的，凡文官進位三等，武職都任牙門。一天之内，殺了數萬胡人。石閔親自率領趙人誅殺胡羯，不論貴賤男女少長一律殺頭，死者達二十餘萬，尸體在城外，全被野犬豺狼所吃。集居在四方的胡人，當地的軍隊依照石閔的命令殺了他們，當時外表長得高鼻多鬚的人有一半因濫殺而死。 |
| 太宰趙鹿、太尉張舉、中軍張春、光禄石岳、撫軍石寧、武衛張季及諸公侯、卿、校、龍騰等萬餘人出奔襄國。石琨奔據冀州，撫軍張沈屯滏口，張賀度據石瀆，建義段勤據黎陽，寧南楊群屯桑壁，劉國據陽城，段龕據陳留，姚弋仲據混橋，苻洪據枋頭，衆各數萬。王朗、麻秋自長安奔于洛陽。秋承閔書，誅朗部胡千餘。朗奔于襄國。麻秋率衆奔于苻洪。 | 太宰趙鹿、太尉張舉、中軍張春、光禄石岳、撫軍石寧、武衛張季以及諸公侯、卿、校、龍騰等共一萬餘人出奔襄國。石琨出奔後據守冀州，撫軍張沈屯兵滏口，張賀度據守石瀆，建義段勤據守黎陽，寧南楊群屯兵桑壁，劉國據守陽城，段龕據守陳留，姚弋仲據守混橋，苻洪據守枋頭，各擁兵數萬。王朗、麻秋自長安投奔洛陽。麻秋接受石閔的旨意，殺了王朗部一千餘名胡人。王朗跑到襄國。麻秋率衆投奔苻洪。 |
| 石琨及張舉、王朗率衆七萬伐鄴，石閔率騎千餘，距之城北。閔執 | 石琨及張舉、王朗率領七萬士衆伐鄴，石閔帶領千餘騎兵，在城北抵抗他們。石閔手執兩刃 |

兩刃矛，馳騎擊之，皆應鋒摧潰，斬級三千。琨等大敗，遂歸于冀州。

閔與李農率騎三萬討張賀度于石瀆，鑒密遣宦者齎書召張沈等，使承虛襲鄴。宦者以告閔、農，閔、農馳還，廢鑒殺之，誅季龍孫三十八人，盡殪石氏。鑒在位一百三日。

季龍小男混，永和八年將妻妾數人奔京師，敕收付廷尉，俄而斬之於建康市。季龍十三子，五人爲冉閔所殺，八人自相殘害，混至此又死。初，讖言滅石者陵，尋而石閔徙封蘭陵公，季龍惡之，改蘭陵爲武興郡，至是終爲閔所滅。始勒以元帝太興二年僭立，二主四子，凡三十一年，以穆帝永和六年滅。

冉閔

閔字永曾，小字棘奴，季龍之養孫也。父瞻，字弘武，本姓冉，名良，魏郡內黃人也。其先漢黎陽騎都督，累世牙門。勒破陳午，獲瞻，時年十二，命季龍子之。驍猛多力，攻戰無前。歷位左積射將軍、西華侯。閔幼而果銳，季龍撫之如孫。及長，身長八尺，善謀策，勇力絶人。拜建節將軍，徙封脩成侯，歷位北中郎將、游擊將軍。季龍之敗於昌黎，閔軍獨全，由此功名大顯。及敗梁犢之後，威聲彌振，胡夏宿將莫不憚之。

永和六年，殺石鑒，其司徒申鍾、司空郎闓等四十八人上尊號于閔，閔固讓李農，農以死固請，於是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曰永興，國號大魏，復姓冉氏。追尊其祖隆元皇帝，考瞻烈祖高皇帝，尊母王氏爲皇太后，立妻董氏爲皇后，子智爲皇太子。以李農爲太宰、領太

矛，飛馳進攻，對手應刃而敗，斬殺首級三千。石琨等大敗，於是回到冀州。

石閔與李農帶領三萬騎兵到石瀆討伐張賀度，石鑒秘密派遣宦官送信召張沈等，讓他們乘虛襲鄴。宦官把此事報告了石閔、李農，石閔、李農馳馬速歸，廢黜石鑒并殺了他，又殺害季龍孫三十八人，把石氏家族全部消滅。石鑒在位一百零三天。

季龍小兒石混，永和八年帶着妻妾數人逃到京師，詔令交付廷尉審理，不久在建康的集市上殺了他。季龍十三個兒子，五人被冉閔所殺，八人自相殘害，石混至此又死。當初，曾有讖言稱滅石者陵，不久石閔徙封蘭陵公，季龍嫌惡這個名稱，改蘭陵爲武興郡，至此石氏最終被石閔所滅。起初石勒在元帝太興二年僭位，二主四子，共統治三十一年，於穆帝永和六年滅亡。

石閔字永曾，小子棘奴，是季龍的養孫。父冉瞻，字弘武，本姓冉，名良，是魏郡內黃人。他們的祖先曾任漢黎陽騎都督，累世爲牙門。石勒攻破陳午，俘獲冉瞻，當時他十二歲，石勒命季龍收他爲子。冉瞻勇猛多力，攻戰無敵。歷任左積射將軍、西華侯。石閔年幼時就果敢敏銳，季龍如同對待孫兒般撫養他。待他成年後，身高八尺，善於謀策，勇力絶人。授建節將軍，改封脩成侯，歷任北中郎將、游擊將軍。季龍昌黎之敗，惟石閔一支軍隊人馬齊全，由此他功名大顯。打敗梁犢後，威望更高，胡夏各族宿將無不畏懼他。

永和六年，殺石鑒，司徒申鍾、司空郎闓等四十八人尊石閔爲帝，石閔執意讓給李農，李農以死來堅決請求石閔爲帝，於是石閔於南郊僭登帝位，大赦天下囚犯，改年號爲永興，國號爲大魏，又改姓冉氏。追尊其祖冉隆爲元皇帝，其父冉瞻爲烈祖高皇帝，尊其母王氏爲皇太后，立其妻董氏爲皇后，其子冉智爲皇太子。以李農爲太宰、兼任太尉、録尚書事，封爲齊王，李農諸子

尉、録尚書事，封齊王，農諸子皆封爲縣公。封其子胤、明、裕皆爲王。文武進位三等，封爵有差。遣使者持節赦諸屯結，皆不從。

石祗聞鑒死，僭稱尊號于襄國，諸六夷據州郡擁兵者皆應之。閔遣使臨江告晋曰："胡逆亂中原，今已誅之。若能共討者，可遣軍來也。"朝廷不答。閔誅李農及其三子，并尚書令王謨、侍中王衍、中常侍嚴震、趙昇等。晋廬江太守袁真攻其合肥，執南蠻校尉桑坦，遷其百姓而還。

石祗遣其相國石琨率衆十萬伐鄴，進據邯鄲。祗鎮南劉國自繁陽會琨。閔大敗琨于邯鄲，死者萬餘。劉國還屯繁陽。苻健自枋頭入關。張賀度、段勤與劉國、靳豚會于昌城，將攻鄴。閔遣尚書左僕射劉群爲行臺都督，使其將王泰、崔通、周成等帥步騎十二萬次于黄城，閔躬統精卒八萬繼之，戰于蒼亭。賀度等大敗，死者二萬八千，追斬靳豚于陰安，盡俘其衆，振旅而歸。戎卒三十餘萬，旌旗鍾鼓綿亘百餘里，雖石氏之盛無以過之。

閔至自蒼亭，行飲至之禮，清定九流，準才授任，儒學後門多蒙顯進，于時翕然，方之爲魏、晋之初。

閔率步騎十萬攻石祗于襄國，署其子太原王胤爲大單于、驃騎大將軍，以降胡一千配爲麾下。光禄大夫韋謏啓諫甚切，閔覽之大怒，誅謏及其子孫。閔攻襄國百餘日，爲土山地道，築室反耕。祗大懼，去皇帝之號，稱趙王，遣使詣慕容儁、姚弋仲以乞師。會石琨自冀州援祗，弋仲復遣其子襄率騎三萬八千至自滆頭，儁

都封爲縣公。封其子冉胤、冉明、冉裕爲王。文官武將進三等官位，封爵各有等級。派人持節赦免各地聚衆鬧事者，都不歸從。

石祗聽説石鑒已死，在襄國僭位稱帝，各夷據守州郡擁有兵力的頭領紛紛響應。冉閔派遣使者到長江岸邊報告晋説："叛逆的胡人擾亂了中原，如今已消滅了他們。如果能共同征伐的話，可以派遣軍隊前來。"朝廷没有答覆。冉閔誅殺李農及其三子，同時被殺的還有尚書令王謨、侍中王衍、中常侍嚴震、趙昇等人。晋廬江太守袁真攻打合肥，拘捕了南蠻校尉桑坦，把百姓遷離而返回。

石祗派其相國石琨帶領十萬士衆伐鄴，進兵據守邯鄲。石祗鎮南劉國從繁陽前來與石琨會合。冉閔於邯鄲大敗石琨，死者數以萬計。劉國退駐繁陽。苻健從枋頭入關。張賀度、段勤與劉國、靳豚在昌城會合，將要攻鄴。冉閔遣尚書左僕射劉群任行臺都督，派他的部將王泰、崔通、周成等率領十二萬步騎在黄城宿營，冉閔親自統率精兵八萬作爲他們的後繼，在蒼亭展開激戰。張賀度等部大敗，死者達兩萬八千，靳豚被追擊并斬殺於陰安，冉閔部將悉數俘虜了靳豚的士衆，整軍而歸。冉閔擁有戎卒三十餘萬，旌旗鐘鼓綿延百餘里，即使在石氏鼎盛時期也没有這般威勢。

冉閔自蒼亭回到鄴宫，行飲至之禮，整頓核定九流，依據才能授予職任，儒學後人多數得到顯赫的官職，一時境内安寧和順，可比作魏、晋之初。

冉閔帶領十萬步騎到襄國攻打石祗，任其子太原王冉胤爲大單于、驃騎大將軍，把一千名歸降的胡人分配到他麾下。光禄大夫韋謏呈上言辭激切的諫書，冉閔閲後大怒，殺了韋謏及其子孫。冉閔攻打襄國長達百餘日，挖地道、壘土山，建造房屋、翻地耕作。石祗非常恐懼，除去自封的皇帝之號，稱爲趙王，派出使者到慕容儁、姚弋仲那裏請求援軍。適逢石琨自冀州前來援救石祗，弋仲又遣其子姚襄率領三萬八千騎兵

遣將軍悦綰率甲卒三萬自龍城，三方勁卒合十餘萬。閔遣車騎胡睦距襄于長蘆，將軍孫威候琨于黄丘，皆爲敵所敗，士卒略盡，睦、威單騎而還。琨等軍且至，閔將出擊之，衛將軍王泰諫曰："窮寇固迷，希望外援。今强救雲集，欲吾出戰，腹背擊我。宜固壘勿出，觀勢而動，以挫其謀。今陛下親戎，如失萬全，大事去矣。請慎無出，臣請率諸將爲陛下滅之。"閔將從之，道士法饒進曰："太白經昴，當殺胡王，一戰百克，不可失也。"閔攘袂大言曰："吾戰决矣，敢諫者斬！"於是盡衆出戰。姚襄、悦綰、石琨等三面攻之，祗衝其後，閔師大敗。閔潜于襄國行宫，與十餘騎奔鄴。降胡栗特康等執冉胤及左僕射劉琦等送于祗，盡殺之。司空石璞、尚書令徐機、車騎胡睦、侍中李綝、中書監盧諶、少府王鬱、尚書劉欽、劉休等及諸將士死者十餘萬人，於是人物殲矣。賊盗蜂起，司、冀大饑，人相食。自季龍末年而閔盡散倉庫以樹私恩。與羌胡相攻，無月不戰。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諸氐、羌、胡、蠻數百餘萬，各還本土，道路交錯，互相殺掠，且饑疫死亡，其能達者十有二三。諸夏紛亂，無復農者。閔悔之，誅法饒父子，支解之，贈韋謏大司徒。

自灄頭前來，慕容儁派遣將軍悦綰率領三萬甲卒自龍城趕到，三方强勁的士卒共計十餘萬。冉閔遣車騎胡睦在長蘆抵擋姚襄，將軍孫威在黄丘防守石琨，都被敵方打敗，士卒幾乎被消滅盡净，胡睦、孫威單槍匹馬逃回。石琨等部即將來到，冉閔打算出兵進擊，衛將軍王泰勸諫説："陷於困境之敵頑固，寄希望於外援。眼下强大的救兵四方雲集，想引誘我們出兵交戰，以便從腹背兩個方向攻打我們。我們應該加固營壘不出兵，静觀態勢而行動，用這種戰術挫敗他們的計謀。現在陛下親自臨戰，一旦没有萬全之策，我們的宏業就會喪失。請謹慎勿出，我請求率諸將爲陛下去消滅他們。"冉閔想要聽從他的諫言，道士法饒進言説："太白星行經昴宿，當殺胡王，一戰百勝，不能失去這個時機。"冉閔捋起衣袖高聲宣布："我出戰已定，誰再敢進諫就殺了他！"於是集合起全部士衆出戰。姚襄、悦綰、石琨等部三面夾擊，石祗猛攻其後，冉閔軍大敗。冉閔潜伏在襄國行宫，與十餘名騎士逃往鄴。投降的胡人栗特康等收捕了冉胤及左僕射劉琦等送給石祗，石祗把他們全都殺了。死者共十餘萬人，其中包括司空石璞、尚書令徐機、車騎胡睦、侍中李綝、中書監盧諶、少府王鬱、尚書劉欽、劉休等及諸將士，一時人盡物絶。賊盗蜂擁而起，司、冀饑荒嚴重，人相食。自季龍末年起，冉閔已把倉庫積儲散發净盡，用以樹立自己的恩德。此時與羌胡作戰，没有一個月不交鋒。青、雍、幽、荆各州遷徙百姓及諸氐、羌、胡、蠻共數百餘萬人，各自歸回本土，在道路上相遇，互相殺害劫掠，加之因飢餓、疾病等死亡，能够抵達家鄉的僅有十分之二三。中原各地一片混亂，無人再從事農耕。冉閔對此感到懊悔，殺了法饒父子，肢解其尸體，贈韋謏爲大司徒。

石祗使劉顯帥衆七萬攻鄴。時閔潜還，莫有知者，内外凶凶，皆謂閔已没矣。射聲校尉張艾勸閔親郊，以安衆心，閔從之，訛言乃止。劉顯次于明光宫，去鄴二十三里。閔懼，召衛將軍王泰議之。泰恚其謀之不從，

石祗派劉顯帶領七萬士衆攻鄴。當時冉閔潜還鄴，無人知曉，内外議論紛紛，都以爲冉閔已死。射聲校尉張艾勸冉閔親出郊祀，以此安定衆心，冉閔聽從了這個建議，訛傳纔止息了。劉顯到明光宫，距離鄴二十三里。冉閔心中恐懼，召來衛將軍王泰商議此事。王泰怨恨當初冉閔不聽

辭以瘡甚。閔親臨問之，固稱疾篤。閔怒，還宫，顧謂左右曰：“巴奴，乃公豈假汝爲命邪！要將先滅群胡，却斬王泰。”於是盡衆而戰，大敗顯軍，追奔及于陽平，斬首三萬餘級。顯懼，密使請降，求殺祗爲效，閔振旅而歸。會有告王泰招集秦人，將奔關中，閔怒，誅泰，夷其三族。劉顯果殺祗及其太宰趙鹿等十餘人，傳首于鄴，送質請命。驃騎石寧奔于柏人。閔命焚祗首于通衢。

祗兖州刺史劉啓以鄄城歸順。劉顯復率衆伐鄴，閔擊敗之。還，稱尊號于襄國。閔徐州刺史周成、兖州刺史魏統、豫州牧張遇、荆州刺史樂弘皆以城歸順。平南高昌、征虜呂護執洛州刺史鄭系，以三河歸順。慕容彪攻陷中山，殺閔寧北白同、幽州刺史劉準，降于慕容儁。時有雲黄赤色，起東北，長百餘丈，一白鳥從雲間西南去，占者惡之。

劉顯率衆伐常山，太守蘇亥告難于閔。閔留其大將軍蔣幹等輔其太子智守鄴，親率騎八千救之。顯所署大司馬、清河王寧以棗强降于閔，收其餘衆，擊顯，敗之，追奔及于襄國。顯大將曹伏駒開門爲應，遂入襄國，誅顯及其公卿已下百餘人，焚襄國宫室，遷其百姓于鄴。顯領軍范路率衆千餘，斬關奔于枋頭。

時慕容儁已克幽薊，略地至于冀州。閔帥騎距之，與慕容恪相遇於魏昌城。閔大將軍董閏、車騎張温言於閔曰：“鮮卑乘勝氣勁，不可當也，請避之以溢其氣，然後濟師以擊之，可以捷也。”閔怒曰：“吾成師以出，將平幽州，斬慕容儁。今遇恪而避

從自己的計謀，以患瘡不愈而推辭。冉閔親臨探望，王泰執意聲稱疾病嚴重。冉閔大怒，返回宫中，對左右的人説：“巴奴，我難道要你救命嗎！關鍵要先滅群胡，退而斬掉王泰。”於是帶領全部兵馬去作戰，大敗劉顯，追擊到陽平，斬首三萬餘級。劉顯畏懼，秘密派出使者請求投降，請求殺了石祗來作爲報效，冉閔整頓師旅而返回。適逢有人稟報王泰招集秦人，將逃往關中，冉閔大怒，殺王泰，滅他三族。劉顯果然殺了石祗及其太宰趙鹿等十餘人，把石祗的首級傳送到鄴，送來人質請求冉閔保全生命。驃騎石寧逃往柏人。冉閔下令在大路口焚燒石祗首級。

石祗兖州刺史劉啓以鄄城歸順。劉顯又率領士衆攻鄴，冉閔擊敗了他們的進攻。劉顯返回襄國稱帝。冉閔徐州刺史周成、兖州刺史魏統、豫州牧張遇、荆州刺史樂弘都携城堡歸順。平南高昌、征虜呂護拘捕了洛州刺史鄭系，携三河歸順。慕容彪攻陷中山，殺掉冉閔寧北白同、幽州刺史劉準，向慕容儁投降。其時有黄赤色的雲自東北方向形成，長百餘丈，一白鳥從雲間向西南飛去，占卜者嫌惡這種現象。

劉顯率衆攻伐常山，太守蘇亥向冉閔告難。冉閔留下手下的大將軍蔣幹等輔佐太子冉智守鄴，親自率領八千騎兵解救常山。劉顯委任的大司馬、清河王劉寧以棗强向冉閔投降，冉閔收編了他們剩餘的部衆，攻擊劉顯并打敗了他，追擊逃兵直至襄國。劉顯大將曹伏駒打開城門接應，冉閔便進入襄國，誅殺劉顯及其公卿以下百餘人；焚燒了襄國的宫室，把當地百姓遷徙到鄴。劉顯領軍范路帶領千餘士衆，斬關出城逃往枋頭。

此時慕容儁已攻下幽薊，侵占土地已達到冀州。冉閔帶領騎兵抵抗他，與慕容恪在魏昌城相遇。冉閔大將軍董閏、車騎張温對他説：“鮮卑乘勝氣勢强盛，不可硬抗，請迴避一下再增添他們的盛氣，然後組織軍隊進攻他們，便可以取勝。”冉閔生氣地説：“我集合起部隊出戰，將要平定幽州，斬慕容儁。如今遇到慕容恪就退避，

之，人將侮我矣。”乃與恪遇，十戰皆敗之。恪乃以鐵鎖連馬，簡善射鮮卑勇而無剛者五千，方陣而前。閔所乘赤馬曰朱龍，日行千里，左杖雙刃矛，右執鉤戟，順風擊之，斬鮮卑三百餘級。俄而燕騎大至，圍之數周。閔衆寡不敵，躍馬潰圍東走，行二十餘里，馬無故而死，爲恪所擒，及董閏、張温等送之于薊。儁立閔而問之曰：“汝奴僕下才，何自妄稱天子?”閔曰：“天下大亂，爾曹夷狄，人面獸心，尚欲篡逆。我一時英雄，何爲不可作帝王邪!”儁怒，鞭之三百，送于龍城，告廆、皝廟。

遣慕容評率衆圍鄴。劉寧及弟崇帥胡騎三千奔于晉陽，蘇亥棄常山奔于新興。鄴中饑，人相食，季龍時宫人被食略盡。冉智尚幼，蔣幹遣侍中繆嵩、詹事劉猗奉表歸順，且乞師于晉。濮陽太守戴施自倉垣次于棘津，止猗，不聽進，責其傳國璽。猗使嵩還鄴復命，幹沈吟未決，施乃率壯士百餘人入鄴，助守三臺，譎之曰：“且出璽付我。今凶寇在外，道路不通，未敢送也。須得璽，當馳白天子耳。天子聞璽已在吾處，信卿至誠，必遣軍糧厚相救餉。”幹以爲然，乃出璽付之。施宣言使督護何融迎糧，陰令懷璽送于京師。長水校尉馬願、龍驤田香開門降評。施、蔣幹懸縋而下，奔于倉垣。評送閔妻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司空條攸、中書監聶熊，司隸校尉籍羆、中書令李垣及諸王公卿士于薊。尚書令王簡、左僕射張乾、右僕射郎肅自殺。

儁送閔既至龍城，斬于遏陘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蟲大起，五月不雨，至于十二月。儁遣使者祀

他們將會小看我。”便與慕容恪交戰，十戰皆擊敗了對手。慕容恪就用鐵鎖把戰馬連接起來，在善射的鮮卑士兵中挑選了五千名勇敢而不剛愎自用的人，列成方陣前進。冉閔所乘的赤馬名叫朱龍，日行千里，冉閔左持雙刃矛，右執鉤戟，順風迎擊，斬殺三百餘名鮮卑兵。頃刻間燕地騎兵蜂擁而至，重重包圍住冉閔。冉閔寡不敵衆，躍馬衝破重圍向東逃跑，走了二十餘里，馬無緣無故地死去，冉閔被慕容恪擒獲，與董閏、張温等一起被送到薊。慕容儁讓冉閔站在面前而問他：“你這個奴僕下人，爲何妄自稱作天子?”冉閔答道：“天下大亂，你們夷狄之族，人面獸心，尚且意欲篡位謀反。我乃一世英雄，爲何不能做帝王呢！”慕容儁大怒，把冉閔鞭打三百下，送至龍城，告祭慕容廆、慕容皝廟。

派遣慕容評率衆圍鄴。劉寧及弟劉崇率領三千胡騎逃向晉陽，蘇亥丢棄常山逃往新興。鄴中饑荒，人吃人，季龍時的宫人幾乎被吃盡。冉智年齡尚幼，蔣幹派侍中繆嵩、詹事劉猗奉表歸順晉，并到晉請求援軍。濮陽太守戴施自倉垣出發，到棘津，制止住劉猗，不讓他繼續前進，向他索要傳國璽。劉猗派繆嵩返回鄴報告，蔣幹沉吟未決，戴施便率領一百餘名壯士入鄴，協助鎮守三臺，騙蔣幹説：“姑且拿出璽來交給我。眼下凶寇在外，道路不通，不敢去送信。如果得璽，我會馳馬去禀告天子。天子聽説璽已在我這裏，相信你絶對忠誠，一定會派出足够的軍糧來接濟你們。”蔣幹信以爲真，便拿出璽交給戴施。戴施宣稱派督護何融去迎接軍糧，私下命令何融懷揣璽印送往京師。長水校尉馬願、龍驤田香打開城門向慕容評投降。戴施、蔣幹用繩索懸垂着下了城墻，逃向倉垣。慕容評把冉閔妻董氏、太子冉智、太尉申鍾、司空條攸、中書監聶熊，司隸校尉籍羆、中書令李垣及諸王公卿士遣送到薊。尚書令王簡、左僕射張乾、右僕射郎肅自殺。

慕容儁把冉閔送到龍城後，在遏陘山斬了他。山左右七里草木全部枯萎，蝗蟲大起，自五月起天旱不雨，直至十二月。慕容儁派使者前往

之，謚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雪。是歲永和八年也。

祭祀冉閔，謚號爲武悼天王，當天降大雪。這一年是永和八年。

史臣曰：夫拯溺救焚，帝王之師也；窮凶騁暴，戎狄之舉也。蠢兹雜種，自古爲虞，限以塞垣，猶懼侵軼，况乃入居中壤，窺我王政，乘弛紊之機，睹危亡之隙，而莫不嘯群鳴鏑，汩亂天常者乎！

史臣曰：拯溺救焚的是帝王之師；窮凶施暴的是戎狄之舉。這些愚蠢的異族，自古以來就是禍患，築起要塞長城限制他們，尚且擔心冒犯，何况他們入居中原，伺機篡奪皇權，乘混亂之機，以危亡之時，無不聚衆操戈，擾亂天理！

石勒出自羌渠，見奇醜類。聞鞞上黨，季子鑒其非凡；倚嘯洛城，夷甫識其爲亂。及惠皇失統，宇内崩離，遂乃招聚螘徒，乘間煽禍，虔劉我都邑，翦害我黎元。朝市淪胥，若沈航於鯨浪；王公顛仆，譬游魂於龍漠。豈天厭晋德而假兹妖孽者歟！觀其對敵臨危，運籌賈勇，奇謨間發，猛氣横飛。遠嗤魏武，則風情慷慨；近答劉琨，則音詞倜儻。焚元超於苦縣，陳其亂政之愆；戮彭祖于襄國，數以無君之罪。於是跨躡燕趙，并吞韓魏，杖奇材而竊徽號，擁舊都而抗王室，褫氈裘，襲冠帶，釋介胄，開庠序，鄰敵懼威而獻款，絶域承風而納貢，則古之爲國，曷以加諸！雖曰凶殘，亦一時傑也。而托授非所，貽厥無謀，身隕嗣滅，業歸攜養，斯乃知人之暗焉。

石勒出身羌渠，爲異族之奇才。在上黨初起，季子鑒識他的非凡；在洛城倚門長嘯，夷甫預感到他將爲亂。惠皇失去權統，天下分崩離析，石勒便招聚徒衆，乘機煽動禍亂，掃蕩我都邑，殘害我百姓。朝市淪亡，若驚浪之沉船；王公顛仆，如荒漠之游魂。莫非是上天厭棄晋室而助此妖孽嗎！觀察他對敵臨危之時，運籌帷幄而勇猛，奇謀時發，猛氣横飛。遠嗤魏武，則風情慷慨；近答劉琨，則音詞倜儻。在苦縣焚元超，陳説其擾亂政道之愆失；在襄國戮彭祖，數責其目無君上之罪。於是跨越燕趙，并吞韓魏，倚仗奇才而竊取帝號，擁有舊都而抗衡王室，脱下氈裘，加穿冠帶，去甲胄，辦學校，鄰近的敵人懼威而歸附，絶遠的邊域承風而納貢，古之治國者，何以復加！雖説凶殘，亦爲一時豪傑。但立太子失當，後嗣無謀，自身隕滅，子孫受戮，大業歸於撫養之人，這是不能知人善任的緣故。

季龍心昧德義，幼而輕險，假豹姿於羊質，騁梟心於狼性，始懷怨懟，終行篡奪。於是窮驕極侈，勞役繁興，畚鍤相尋，干戈不息，刑政嚴酷，動見誅夷，惵惵遺黎，求哀無地，戎狄殘獷，斯爲甚乎！既而父子猜嫌，兄弟仇隙，自相屠膾，取笑天下。墳土未燥，禍亂薦臻，釁起於張豺，族傾於冉閔，積惡致滅，有天道哉！夫從逆則凶，事符影響；爲咎必應，理若循環。世龍之殪晋人，既窮

季龍毫無德義，幼時便輕佻殘忍，外强内弱，虚有其表，逞野心於狼性，始懷怨恨之心，終行篡奪之舉。於是窮盡驕侈，繁興勞役，大興土木，干戈常年不息，刑法嚴酷，動輒被殺滅族，遺民驚懼，哀告無門，戎狄殘酷凶猛，這就是極點！不久父子猜疑生隙，兄弟仇怨失和，自相殘殺，見笑於天下。墳土未乾，禍亂連起，災難起自張豺，全族滅於冉閔，積惡導致滅亡，確是天道！叛逆就會遇到凶險，後果如影隨身，如響應聲；有惡必報，因果循環。世龍之殺晋人，窮盡其殘酷；永曾誅殺羯士，滅其餘類。無德不

其酷；永曾之誅羯士，亦殲其類。無德不報，斯之謂乎！

贊曰：中朝不競，蠻狄爭衡。塵飛五嶽，霧暗三精。狡焉石氏，怙亂窮兵。流災肆慝，剽邑屠城。始自群盜，終假鴻名。勿謂凶醜，亦曰時英。季龍篡奪，淫虐播聲。身喪國泯，其由禍盈。

報，説的就是如此！

贊曰：中朝衰弱，蠻狄爭霸。塵飛五嶽，霧掩三精。石氏貪詐，恃亂窮兵。災禍橫流，劫害城邑。始爲群盜，終假帝名。勿謂凶醜，亦爲一時英傑。季龍篡權，淫虐遠揚。身喪國滅，惡貫滿盈。

# 晋書卷一百八

## 載記第八

### 慕容廆

慕容廆字弈洛瓌，昌黎棘城鮮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號曰東胡。其後與匈奴并盛，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風俗官號與匈奴略同。秦漢之際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以爲號。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宣帝伐公孫氏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時燕代多冠步摇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摇，其後音訛，遂爲慕容焉。或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爲氏。祖木延，左賢王。父涉歸，以全柳城之功，進拜鮮卑單于，遷邑於遼東北，於是漸慕諸夏之風矣。

慕容廆字弈洛瓌，昌黎棘城鮮卑人。他的祖先是有熊氏的後代，世代居住在北方夷人地區，聚居在紫蒙之野，稱爲東胡。後來與匈奴并相强盛，有二十餘萬善於射箭的士兵，風俗官號與匈奴大致相同。秦漢之際被匈奴打敗，分地防守鮮卑山，因此便稱爲鮮卑。曾祖莫護跋，魏初率領他的各部進入遼西居住，跟隨宣帝討伐公孫氏建立了功績，授爲率義王，在棘城之北開始建立國家。當時燕代之人多戴步摇冠，莫護跋見後喜歡這種帽子，就斂束起頭髮戴上帽，各部因此而稱他爲步摇，後來步摇之音逐漸以訛傳訛，就成爲慕容。另一種説法是仰慕天地二儀之德，繼承日月星三光之容，便以慕容爲氏。祖木延，任左賢王。父涉歸，因保衛柳城有戰功，升授鮮卑單于，把邑落遷至遼東之北，於是漸漸追慕華夏的風俗。

廆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長八尺，雄傑有大度。安北將軍張華雅有知人之鑒，廆童冠時往謁之，華甚嘆異，謂曰："君至長必爲命世之器，匡難濟時者也。"因以所服簪幘遺廆，結殷勤而别。

慕容廆年少時就身材魁偉，容貌俊美，身高八尺，雄偉出衆有器度。安北將軍張華素有識别人才的能力，慕容廆少年時前往拜見張華，張華驚嘆他是奇才，對他説："你成人後必定成爲治世之才和匡救時難的人。"接着把自己用的簪幘贈送給慕容廆，結爲摯友而道别。

涉歸死，其弟耐篡位，將謀殺廆，廆亡潛以避禍。後國人殺耐，迎廆立之。

慕容涉歸死，其弟慕容耐篡位，想謀殺慕容廆，慕容廆潛逃以避禍。後來國人殺了慕容耐，迎慕容廆立爲首領。

初，涉歸有憾於宇文鮮卑，廆將修先君之怨，表請討之。武帝弗許。廆怒，入寇遼西，殺略甚衆。帝遣幽州諸軍討廆，戰于肥如，廆衆大

當初，慕容涉歸與宇文鮮卑有仇，慕容廆想報先君的怨仇，上表請求討伐宇文鮮卑。武帝没有答應。慕容廆怒，侵犯遼西，殺戮劫掠很多。武帝調遣幽州諸軍討伐慕容廆，在肥如交

敗。自後復掠昌黎，每歲不絶。又率衆東伐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廆夷其國城，驅萬餘人而歸。東夷校尉何龕遣督護賈沈將迎立依慮之子爲王，廆遣其將孫丁率騎邀之。沈力戰斬丁，遂復扶餘之國。

戰，慕容廆士衆大敗。此後又劫掠昌黎，年年不斷。還率領士衆向東討伐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慕容廆蕩平其國都，驅趕萬餘人而回。東夷校尉何龕派督護賈沈迎立依慮之子爲王，慕容廆派部將孫丁帶着騎兵去攔截伏擊。賈沈奮力迎戰殺了孫丁，使扶餘復國。

廆謀於其衆曰："吾先公以來世奉中國，且華裔理殊，强弱固别，豈能與晋競乎？何爲不和以害吾百姓邪！"乃遣使來降。帝嘉之，拜爲鮮卑都督。廆致敬於東夷府，巾衣詣門，抗士大夫之禮。何龕嚴兵引見，廆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其故，廆曰："主人不以禮，賓復何爲哉！"龕聞而慚之，彌加敬憚。時東胡宇文鮮卑段部以廆威德日廣，懼有吞并之計，因爲寇掠，往來不絶。廆卑辭厚幣以撫之。

慕容廆與衆人商議説："自我們祖先以來世代侍奉中原之國，華夏之族與邊裔民族風俗禮儀各不相同，强弱有别，我們怎能與晋競争呢？爲什麽不與他們講和却反而傷害我們的百姓呢！"便派遣使者向晋投降。武帝很贊賞，授慕容廆爲鮮卑都督。慕容廆到東夷府去表達敬意，他穿束巾衣到達大門口，行士大夫之禮。何龕列兵引見，慕容廆便改服戎衣而入。有人問他爲何如此，慕容廆答："主人不以禮相見，賓客還能做什麽呢！"何龕聽説後自覺慚愧，更加敬畏他。當時東胡宇文鮮卑段部因慕容廆的威德日見增廣，怕他有吞并他們的打算，就藉機掠奪，來往不絶。慕容廆用謙卑的言辭、豐厚的禮物來安撫他們。

太康十年，廆又遷于徒河之青山。廆以大棘城即帝顓頊之墟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教以農桑，法制同于上國。永寧中，燕垂大水，廆開倉振給，幽方獲濟。天子聞而嘉之，褒賜命服。

太康十年，慕容廆又遷到徒河的青山。慕容廆認爲大棘城即帝顓頊之墟，元康四年便移居大棘城。教百姓從事農桑生産，法制與晋相同。永寧年間，燕遭洪水，慕容廆開倉賑濟，幽繞得到解救。天子聽説後很贊賞，褒賜給他官服。

太安初，宇文莫圭遣弟屈雲寇邊城，雲别帥大素延攻掠諸部，廆親擊敗之。素延怒，率衆十萬圍棘城，衆咸懼，人無距志。廆曰："素延雖犬羊蟻聚，然軍無法制，已在吾計中矣。諸君但爲力戰，無所憂也。"乃躬貫甲胄，馳出擊之，素延大敗，追奔百里，俘斬萬餘人。

太安初，宇文莫圭派其弟屈雲侵犯邊城，屈雲别帥大素延攻掠諸部，慕容廆親自打敗了他們。素延怒，帶領十萬士衆包圍棘城，衆人都感到恐懼，没有抵抗的志氣。慕容廆説："素延雖然人多如蟻集，但軍中無法制，已處在我的計謀之中了。各位衹需奮力作戰，不要憂慮其他。"於是親自穿上甲胄，馳馬出城迎擊，素延大敗，慕容廆追擊敗軍百里，俘獲斬殺萬餘人。

永嘉初，廆自稱鮮卑大單于。遼東太守龐本以私憾殺東夷校尉李臻，附塞鮮卑素連、木津等托爲臻報仇，實欲因而爲亂，遂攻陷諸縣，殺掠士庶。太守袁謙頻戰失利，校尉封釋懼

永嘉初，慕容廆自稱鮮卑大單于。遼東太守龐本因私仇殺了東夷校尉李臻，邊塞鮮卑素連、木津等假托爲李臻報仇，實際想乘機作亂，便攻陷諸縣，殺掠士庶。太守袁謙屢戰失利，校尉封釋心中畏懼而請求和解。因連年劫掠，百姓失去

而請和。連歲寇掠，百姓失業，流亡歸附者日月相繼。廆子翰言於廆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自古有爲之君靡不杖此以成事業者也。今連、津跋扈，王師覆敗，蒼生屠膾，豈甚此乎！豎子外以龐本爲名，内實幸而爲寇。封使君以誅本請和，而毒害滋深。遼東傾没，垂已二周，中原兵亂，州師屢敗，勤王杖義，今其時也。單于宜明九伐之威，救倒懸之命，數連、津之罪，合義兵以誅之。上則興復遼邦，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于我國，此則吾鴻漸之始也，終可以得志於諸侯。"廆從之。是日，率騎討連、津，大敗斬之，二部悉降，徙之棘城，立遼東郡而歸。

懷帝蒙塵于平陽，王浚承制以廆爲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前鋒大都督、大單于，廆不受。建興中，愍帝遣使拜廆鎮軍將軍、昌黎遼東二國公。建武初，元帝承制拜廆假節、散騎常侍、都督遼左雜夷流人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讓而不受。征虜將軍魯昌説廆曰："今兩京傾没，天子蒙塵，琅邪承制江東，實人命所係。明公雄據海朔，跨總一方，而諸部猶怙衆稱兵，未遵道化者，蓋以官非王命，又自以爲强。今宜通使琅邪，勸承大統，然後敷宣帝命，以伐有罪，誰敢不從！"廆善之，乃遣其長史王濟浮海勸進。及帝即尊位，遣謁者陶遼重申前命，授廆將軍、單于，廆固辭公封。

時二京傾覆，幽冀淪陷，廆刑政修明，虚懷引納，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廆乃立郡以統流人，冀州人爲冀陽郡，豫州人爲成周郡，青州人爲營丘郡，并州人爲唐國郡。於是推舉

家業，流亡異地而前來歸附的百姓前後接踵而至。慕容廆子慕容翰對慕容廆説："求助諸侯不如勤王，自古以來，有所作爲的君主無不憑藉勤王而成就事業。現在素連、木津驕横跋扈，王師覆没，百姓任人宰割，還有比這更嚴重的嗎！那幾個小人對外以報復龐本爲名，内心實際想乘機爲寇。封使君以殺龐本請和，而毒害更深。遼東傾覆陷落，已近兩年，中原大動干戈，諸州軍隊屢敗，勤王仗義，目前正是其時。單于應表明嚴懲討伐之威，解救身如倒懸的吏民之命，譴責素連、木津之罪，聯合義軍來誅討他們。上則復興遼東國土，下則并吞連、津二部，向本朝彰明忠義，我國則得到私利，這是我們强大的開端，最終可以在諸侯之間實現志向。"慕容廆聽從了。當天，率領騎兵征討素連、木津，大敗敵人并斬殺了他們，二部全都降服，把他們遷到棘城，立遼東郡而歸。

懷帝在平陽蒙難，王浚秉承帝旨任慕容廆爲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前鋒大都督、大單于，慕容廆不接受任命。建興年間，愍帝遣使者任慕容廆爲鎮軍將軍、昌黎遼東二國公。建武初，元帝承制授慕容廆假節、散騎常侍、都督遼左雜夷流人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慕容廆辭讓不受。征虜將軍魯昌勸説慕容廆："如今兩京傾覆，天子蒙難，琅邪王定居江東，實爲人心所向。明公雄踞北地，統轄一方，但諸部依然憑藉人多勢衆興兵作亂，尚未遵循王道教化，其原因是由於官職非由君王任命，又自認爲力量强大。現在應該派使者與琅邪通和，勸勉他繼承大業，然後廣泛傳布帝命，來討伐負罪之人，誰敢不聽從！"慕容廆同意，就派他的長史王濟從海上前往勸諫琅邪登基。元帝繼位後，派遣謁者陶遼再次申明以前的任命，授慕容廆將軍、單于，慕容廆堅决辭讓王室的封授。

當時東西二京傾覆，幽、冀淪陷，慕容廆政令法紀嚴明，虚心納賢，流亡的士族庶人大多携帶家小前來歸附。慕容廆設立郡來統管流民，冀州人歸冀陽郡，豫州人爲成周郡，青州人設營丘郡，并州人屬唐國郡。於是推舉賢才，委托他們

賢才，委以庶政，以河東裴嶷、代郡魯昌、北平陽耽爲謀主，北海逢羨、廣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東裴開爲股肱，渤海封弈、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岌、蘭陵繆愷以文章才俊任居樞要，會稽朱左車、太山胡毋翼、魯國孔纂以舊德清重引爲賓友，平原劉讚儒學該通，引爲東庠祭酒，其世子皝率國胄束脩受業焉。廆覽政之暇，親臨聽之，於是路有頌聲，禮讓興矣。

時平州刺史、東夷校尉崔毖自以爲南州士望，意存懷集，而流亡者莫有赴之。毖意廆拘留，乃陰結高句麗及宇文、段國等，謀滅廆以分其地。太興初，三國伐廆，廆曰："彼信崔毖虛說，邀一時之利，烏合而來耳。既無統一，莫相歸伏，吾今破之必矣。然彼軍初合，其鋒甚鋭，幸我速戰。若逆擊之，落其計矣。靖以待之，必懷疑貳，迭相猜防。一則疑吾與毖譎而覆之，二則自疑三國之中與吾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沮惑，然後取之必矣。"於是三國攻棘城，廆閉門不戰，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大言於衆曰："崔毖昨有使至。"於是二國果疑宇文同於廆也，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兼其國，何用人爲！"盡衆逼城，連營三十里。廆簡鋭士配皝，推鋒於前；翰領精騎爲奇兵，從旁出，直衝其營；廆方陣而進。悉獨官自恃其衆，不設備，見廆軍之至，方率兵距之。前鋒始交，翰已入其營，縱火焚之，其衆皆震擾，不知所爲，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盡俘其衆。於其營候獲皇帝玉璽三紐，遣長史裴嶷送于建鄴。崔毖懼廆之仇己也，使兄子燾僞賀廆。會三國使亦至請和，

處理政務，以河東裴嶷、代郡魯昌、北平陽耽爲謀主，北海逢羨、廣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東裴開爲心腹大臣，渤海封弈、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岌、蘭陵繆愷因文章才能出衆位居樞要，會稽朱左車、泰山胡毋翼、魯國孔纂德高望重引爲賓友，平原劉讚對儒學無所不通，引爲東庠祭酒，世子慕容皝帶領貴族子弟拜師受業。慕容廆在審理政事的閑暇，親臨學堂聽課，於是朗讀詩頌之聲隨處可聞，禮讓之風興起。

當時，平州刺史、東夷校尉崔毖自認爲是南方的有名望之士，有心懷柔聚集流亡之人，但没有人前往歸附。崔毖認爲是慕容廆强留了流民，就暗中勾結高句麗及宇文、段國等，商議消滅慕容廆而瓜分他的土地。太興初，三國聯合討伐慕容廆，慕容廆説："他們相信了崔毖的不實之詞，貪求一時之利，烏合之衆前來罷了。缺乏統一指揮，互不順服，我一定會打敗他們。然而他們軍隊剛會合，鋒芒還相當鋭利，希望我們立即迎戰。如果我們迎擊，便落入了他們的計謀。我們穩住陣脚來等待戰機，他們定會心生疑惑，互相猜疑。一則懷疑我與崔毖設下詭計消滅他們，二則内部猜疑三國之中有與我定下韓魏之謀的，等到他們人心沮喪，然後戰勝他們就必定無疑了。"於是三國攻打棘城，慕容廆城門緊閉而不應戰，派使者送牛送酒去犒賞宇文，大聲對衆人説："崔毖昨天派使者來。"於是二國果然懷疑宇文與慕容廆同心，帶兵而歸。宇文悉獨官説："二國雖然撤回，我當獨自兼并慕容廆的國土，哪裏用得着别人！"帶着全部人馬逼近城池，連營三十里。慕容廆挑選精鋭的士兵分配給慕容皝，衝鋒在前；慕容翰帶領精鋭爲奇兵，從邊路殺出，直搗宇文軍營；慕容廆排列方陣向前推進。悉獨官自恃士兵衆多，不設防備，見到慕容廆軍前來，纔率兵抵擋。前鋒剛兵刃相接，慕容翰已衝入其軍營，放火燒軍營，衆人震恐紛亂，不知所措，隨即大敗，悉獨官隻身逃命，慕容廆軍把他的士衆悉數俘獲。在他們軍營的瞭望臺上

曰："非我本意也，崔平州教我耳。"廆將燾示以攻圍之處，臨之以兵，曰："汝叔父教三國滅我，何以詐來賀我乎?"燾懼，首服。廆乃遣燾歸說毖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以兵隨之。毖與數十騎棄家室奔于高句麗，廆悉降其衆，徙燾及高瞻等于棘城，待以賓禮。明年，高句麗寇遼東，廆遣衆擊敗之。

繳獲皇帝玉璽三紐，派長史裴嶷送到建鄴。崔毖害怕慕容廆仇恨自己，派兄子崔燾假裝來祝賀慕容廆。恰逢三國使者也前來請和，稱："這不是我們的本意，衹是崔平州教我們如此。"慕容廆向崔燾展示突圍的處所，在他面前擺開兵陣，說："你叔父教三國消滅我，爲什麽假裝來祝賀我呢?"崔燾心中恐懼，坦白服罪。慕容廆就派崔燾回去勸說崔毖："投降是上策，逃跑就是下策了。"并派士兵跟隨着崔燾。崔毖與數十名騎兵丢棄家室逃往高句麗，慕容廆全部降服了他的士衆，把崔燾和高瞻等遷到棘城，用賓客的禮節對待他們。第二年，高句麗侵犯遼東，慕容廆派軍隊打敗了他們。

裴嶷至自建鄴，帝遣使者拜廆監平州諸軍事、安北將軍、平州刺史，增邑二千户。尋加使持節、都督幽、平二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進封遼東郡公，邑一萬户，常侍、單于并如故；丹書鐵券，承制海東，命備官司，置平州守宰。

裴嶷從建鄴回來，帝遣使者任慕容廆監平州諸軍事、安北將軍、平州刺史，加二千户食邑。不久加任使持節、都督幽、平二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進封遼東郡公，食邑一萬户，常侍、單于等一并如故；慕容廆手持皇帝所賜世代享有特權的丹書鐵券，受命統轄海東一帶，設置百官，設平州守宰。

段末波初統其國，而不修備，廆遣皝襲之，入令支，收其名馬寶物而還。

段末波剛剛開始統治國家，而不重視武力防備，慕容廆派慕容皝襲擊其國，進入令支，收繳了名馬寶物而返回。

石勒遣使通和，廆距之，送其使於建鄴。勒怒，遣宇文乞得龜擊廆，廆遣皝距之。以裴嶷爲右部都督，率索頭爲右翼，命其少子仁自平郭趣柏林爲左翼，攻乞得龜，克之，悉虜其衆。乘勝拔其國城，收其資用億計，徙其人數萬户以歸。

石勒派遣使者來通和，慕容廆拒絶通和，把使者送到建鄴。石勒大怒，派宇文乞得龜攻打慕容廆，慕容廆派慕容皝抵擋他。任裴嶷爲右部都督，帶領索頭作爲右翼，命其小兒子慕容仁自平郭奔赴柏林作爲左翼，攻打乞得龜獲勝，把他的部衆全部俘虜。乘勝拔取他的國都，收繳數以億計的資財物品，把當地數萬户遷徙而回。

成帝即位，加廆侍中，位特進。咸和五年，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受。

成帝即位，加慕容廆爲侍中，位特進。咸和五年，又加開府儀同三司，慕容廆堅決辭讓不受。

廆嘗從容言曰："獄者，人命之所懸也，不可以不慎。賢人君子，國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穡者，國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亂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乃著《家令》數千言以申其旨。

慕容廆曾從容地說："刑獄之事，牽連到人命，不可以不謹慎。賢人君子，是國家的基礎，不可以不敬重。農業之事，是國家的根本，不可以不抓緊。酒色阿諛之事，是擾亂政德的大禍，不可以不禁止。"曾撰寫數千字的《家令》來説明自己的主張。

遣使與太尉陶侃箋曰：

明公使君轂下：振德曜威，撫寧方夏，勞心文武，士馬無恙，欽高仰止，注情彌久。王塗嶮遠，隔以燕越，每瞻江湄，延首遐外。

天降艱難，禍害屢臻，舊都不守，奄爲虜庭，使皇輿遷幸，假勢吴楚。大晋啓基，祚流萬世，天命未改，玄象著明，是以義烈之士深懷憤踊。猥以功薄，受國殊寵，上不能掃除群羯，下不能身赴國難，仍縱賊臣，屢逼京輦。王敦唱禍於前，蘇峻肆毒於後，凶暴過於董卓，惡逆甚於傕汜，普天率土，誰不同忿！深怪文武之士，過荷朝榮，不能滅中原之寇，刷天下之耻。

君侯植根江陽，發曜荆衡，杖葉公之權，有包胥之志，而令白公、伍員殆得極其暴，竊爲丘明耻之。區區楚國子重之徒，猶耻君弱、群臣不及先大夫，厲己戒衆，以服陳鄭；越之種蠡尚能弼佐句踐，取威黄池；况今吴土英賢比肩，而不輔翼聖主，陵江北伐。以義聲之直，討逆暴之羯，檄命舊邦之士，招懷存本之人，豈不若因風振落，頓坂走輪哉！且孫氏之初，以長沙之衆摧破董卓，志匡漢室。雖中遇寇害，雅志不遂，原其心誠，乃忽身命。及權據揚越，外杖周張，内馮顧陸，距魏赤壁，克取襄陽。自兹以降，世主相襲，咸能侵逼徐豫，令魏朝旰食。不知今之江表爲賢俊匿智，藏其勇略邪？將吕蒙、凌統高踪曠世哉？况今凶羯虐暴，中州人士逼迫勢

慕容廆派遣使者給太尉陶侃送信説：

明公使君轂下：振宏德曜祖威，安撫四方，費心處理文武之事，人馬無恙，欽仰已久，深情愈長。赴京之路險遠，相隔燕越，瞻望江岸，遥望荒外。

天降艱難，禍害屢至，舊都失守，淪作虜庭，皇上外遷，寄居吴楚。大晋開國，福延萬世，天命未改，天象顯明，因此義烈之士深懷激憤之情。我因薄功，受國殊寵，上不能掃除群羯，下不能身赴國難，聽憑賊臣，屢逼王室。王敦發難於前，蘇峻肆虐於後，凶暴過於董卓，惡逆甚於傕汜，普天之下，誰不同怒！深怪文武之士，過分蒙受恩寵，却不能滅中原之寇，刷天下之耻。

君侯植根於江北，揚名於荆衡，仗葉公之權，有包胥之志，而使白公、伍員能極盡其能，爲丘明感到羞耻。區區楚國子重之流，尚以君主幼弱、群臣不及先大夫爲耻，而激勵自己告誡士衆，降服陳鄭；越國文種、范蠡尚能輔佐勾踐，取威黄池；何况當今吴土英才比肩，却不輔佐聖主，跨江北伐。以道義聲討叛逆的羯人，傳命舊邦之士，招集懷鄉之人，豈不是風吹落葉，飛車下坡嗎！再説孫氏當初，以長沙之衆摧毁董卓，志在匡佐漢室。雖中途遇寇害，宿志不得實現，出自一片誠心，不顧自身存亡。孫權據有揚越，外仗周、張，内憑顧、陸，拒魏於赤壁，力克襄陽。從此之後，世主相襲，都能侵逼徐豫，使魏朝無暇安食。不知今日之江表是賢士匿智，藏其勇略？或是缺少吕蒙、凌統這樣的人？何况今日凶羯虐暴，中州人士處境急迫，他們顛沛之苦，甚於累卵之危。名爲强大，非衆人所願，敵人一旦挑釁，易於震蕩顛覆。王郎、袁術雖自詐僞，皆根基淺微，災禍即刻而至，這是君

促，其顛沛之危，甚於累卵。假號之强，衆心所去，敵有釁矣，易可震蕩。王郎、袁術雖自詐僞，皆基淺根微，禍不旋踵，此皆君侯之所聞見者矣。

侯所見所聞的事。

王司徒清虚寡欲，善於全己，昔曹參亦崇此道，著畫一之稱也。庾公居元舅之尊，處申伯之任，超然高蹈，明智之權。廆於寇難之際，受大晋累世之恩，自恨絶域，無益聖朝，徒係心萬里，望風懷憤。今海内之望，足爲楚漢輕重者，惟在君侯。若戮力盡心，悉五州之衆，據兗豫之郊，使向義之士倒戈釋甲，則羯寇必滅，國耻必除。廆在一方，敢不竭命。孤軍輕進，不足使勒畏首畏尾，則懷舊之士欲爲内應，無由自發故也。故遠陳寫，言不宣盡。

王司徒清心寡欲，善於保全自身，從前曹參亦崇尚此道，其德政得到百姓“畫一之歌”的稱頌。庾公位居元舅之尊，身處申伯之任，超然隱退，是明智之策。我於寇難之際，接受大晋累世之恩，自恨身處遠地，無益於聖朝，徒然心繫萬里之外，望風而滿懷激憤之情。如今海内人心所歸，足以承擔國家重任的人，惟有君侯。如若齊心盡力，集結五州之衆，據兗豫之郊，使心懷正義之士倒戈卸甲，則羯寇必滅，國耻必除。我地處一方，怎敢不竭盡心力。孤軍輕易行動，不足以使石勒畏首畏尾，再説懷舊之士欲作内應，不能自發而起。因此遠地傳書陳述己意，不能一一盡述。

廆使者遭風没海。其後廆更寫前箋，并齎其東夷校尉封抽、行遼東相韓矯等三十餘人疏上侃府曰：

慕容廆使者遭遇風浪葬身大海。其後慕容廆再次抄寫前次書箋，并將其東夷校尉封抽、行遼東相韓矯等三十餘人的上疏送達陶侃府説：

自古有國有家，鮮不極盛而衰。自大晋龍興，克平嶓會，神武之略，邁踪前史。惠皇之末，后黨構難，禍結京畿，釁成公族，遂使羯寇乘虚，傾覆諸夏，舊都淪滅，山陵毁掘，人神悲悼，幽明發憤。昔獫狁之强，匈奴之盛，未有如今日羯寇之暴，跨躡華裔，盗稱尊號者也。

自古有國有家，大多極盛而衰。自大晋興起，平定嶓會，神武之略，超過前世。惠帝末年，后黨構禍，京畿受難，公族遇害，使羯寇乘虚而入，顛覆諸夏，舊都淪陷，山陵毁掘，人民悲悼，鬼神發怒。從前獫狁之强，匈奴之盛，皆不如今日羯寇之暴，盗稱尊號，侵凌中原。

天祚有晋，挺授英傑。車騎將軍慕容廆自弱冠莅國，忠於王室，明允恭肅，志在立勛。屬海内分崩，皇輿遷幸，元皇中興，初唱大業，肅祖繼統，蕩平江外。廆雖限以山海，隔以羯寇，翹首引領，係心京師，常假寤

上天福佑大晋，授以英傑。車騎將軍慕容廆成年臨政，忠於王室，公允嚴明，志在立功。逢海内分裂，皇帝外遷，元皇中興，初開大業，肅祖承繼，蕩平江外。慕容廆雖受山海之限，有羯寇相隔，翹首以望，心繫京師，常假寐不安，欲憂國忘身。貢物相接，連舟滿路，兵戈不息，不覺而成義舉。

痳，欲憂國忘身。貢篚相尋，連舟載路，戎不税駕，動成義舉。今羯寇滔天，怙其醜類，樹基趙魏，跨略燕齊。廆雖率義衆，誅討大逆，然管仲相齊，猶曰寵不足以御下，况廆輔翼王室，有匡霸之功，而位卑爵輕，九命未加，非所以寵異藩翰，敦奬殊勛者也。

今羯寇强大，怙恃其同族人多勢衆，在趙魏建立基業，侵凌燕齊。慕容廆雖率領義衆，誅討逆賊，然而管仲輔佐齊桓公時，尚且説自己的尊寵不足以駕馭群臣，何況慕容廆輔佐王室，有匡輔君主以成霸業之功，然而位卑爵輕，未加九命之賜，這不是恩寵同加藩臣、大功者的做法。

方今詔命隔絶，王路嶮遠，貢使往來，動彌年載。今燕之舊壤，北周沙漠，東盡樂浪，西暨代山，南極冀方，而悉爲虜庭，非復國家之域。將佐等以爲宜遠遵周室，近準漢初，進封廆爲燕王，行大將軍事，上以總統諸部，下以割損賊境。使冀州之人望風向化，廆得祇承詔命，率合諸國，奉辭夷逆，以成桓文之功，苟利社稷，專之可也。而廆固執謙光，守節彌高，每詔所加，讓動積年，非將佐等所能敦逼。今區區所陳，不欲苟相崇重，而愚情至心，實爲國計。

如今詔命隔絶，王路險遠，使者往來，動輒一年。目前燕之舊地，北至沙漠，東盡樂浪，西及代山，南至冀方，全部淪爲賊虜的地盤，不再是國家的領域。我們認爲應遠遵周室，近準漢初，進封慕容廆爲燕王，行大將軍事，上以總統諸部，下以減少敵土賊境。使冀州之人望風歸化，慕容廆得以敬承詔命，率合諸國，奉命蕩平逆賊，以成就桓、文般的豐功，若對國家有利，專權是可行的。而慕容廆執意謙讓，堅守志節，每逢詔封，推辭連年，非我們所能敦促。今所陳言，不欲勉强實現，而愚情忠心，實爲國家。

侃報抽等書，其略曰："車騎將軍憂國忘身，貢篚載路，羯賊求和，執使送之，西討段國，北伐塞外，遠綏索頭，荒服以獻。惟北部未賓，屢遣征伐。又知東方官號，高下齊班，進無統攝之權，退無等差之降，欲進車騎爲燕王，一二具之。夫功成進爵，古之成制也。車騎雖未能爲官摧勒，然忠義竭誠。今騰箋上聽，可不遲速，當任天臺也。"朝議未定。八年，廆卒，乃止。時年六十五，在位四十九年。帝遣使者策贈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襄。及儁僭號，僞謚武宣皇帝。

陶侃上報封抽等人的來信，大略説："車騎將軍憂國忘身，貢品盈路，羯賊求和，遣使送之，西討段國，北伐塞外，遠定索頭，遠地來獻。惟北部尚未賓服，屢遣官兵征伐。又知東方官號，高下齊等，進無統攝之權，退無等差之降，欲進車騎爲燕王，他們一一陳述。功成進爵，是古代的定制。慕容廆雖未能爲國摧敗石勒，然而竭盡忠誠。今飛書上達，由聖上决斷，應當任他在尚書臺供職。"朝議未定。八年，慕容廆去世，作罷。當時慕容廆六十五歲，在位四十九年。帝派遣使者以策書封贈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號襄。到慕容儁僭位時，僞謚慕容廆爲武宣皇帝。

## 裴嶷

裴嶷字文冀，河東聞喜人也。父昶，司隸校尉。嶷清方有幹略，累遷至中書侍郎，轉給事黄門郎、滎陽太守。屬天下亂，嶷兄武先爲玄菟太守，嶷遂求爲昌黎太守。至郡，久之，武卒，嶷被徵，乃將武子開送喪俱南。既達遼西，道路梗塞，乃與開投廆。時諸流寓之士見廆草創，并懷去就。嶷首定名分，爲群士啓行。廆甚悦，以嶷爲長史，委以軍國之謀。

裴嶷字文冀，河東聞喜人。父裴昶，任司隸校尉。裴嶷清虚方正有才幹膽略，多次升官遷至中書侍郎，轉任給事黄門郎、滎陽太守。正值天下戰亂，裴嶷兄裴武先任玄菟太守，裴嶷便請求任昌黎太守。到達郡中後，過了很長時間，裴武死去，裴嶷接受徵召，便携帶着裴武子裴開一同送喪去南方。到達遼西後，道路阻塞，就與裴開投奔慕容廆。當時流亡寓居之士見慕容廆正處草創時期，都有離去之心。裴嶷首先確定名分，啓發了群士。慕容廆十分高興，任裴嶷爲長史，委以軍政要事。

及悉獨官寇逼城下，外内騷動，廆問策於嶷，嶷曰："悉獨官雖擁大衆，軍無號令，衆無部陣，若簡精兵乘其無備，則成擒耳。"廆從之，遂陷寇營。廆威德於此甚振，將遣使獻捷於建鄴，妙簡行人，令嶷將命。

悉獨官侵逼城下時，内外騷動，慕容廆向裴嶷詢問對策，裴嶷説："悉獨官雖然擁有大量兵力，但軍中無號令，士衆無戰陣，如若簡選精兵乘其不備，就能擒獲他。"慕容廆聽從，攻陷寇營。慕容廆威德從此大震，將要派遣使者到建鄴去獻戰利品，精選出使之人，裴嶷奉命而行。

初，朝廷以廆僻在荒遠，猶以邊裔之豪處之。嶷既使至，盛言廆威略，又知四海英賢并爲其用，舉朝改觀焉。嶷將還，帝試留嶷以觀之，嶷辭曰："臣世荷朝恩，濯纓華省，因事遠寄，投迹荒遐。今遭開泰，得睹朝廷，復賜恩詔，即留京輦，於臣之私，誠爲厚幸。顧以皇居播遷，山陵幽辱，慕容龍驤將軍越在遐表，乃心王室，慷慨之誠，義感天地，方掃平中壤，奉迎皇輿，故遣使臣，萬里表誠。今若留臣，必謂國家遺其僻陋，孤其丹心，使懷義懈怠。是以微臣區區忘身爲國，貪還反命耳。"帝曰："卿言是也。"乃遣嶷還。廆後謂群僚曰："裴長史名重中朝，而降屈于此，豈非天以授孤也。"出爲遼東相，轉樂浪太守。

當初，朝廷認爲慕容廆遠居荒僻之地，還以邊裔之豪首來對待他。當裴嶷出使到達朝廷後，盛贊慕容廆的威勢和膽略，又瞭解到四海英賢都得到他任用，滿朝對慕容廆改變了看法。裴嶷將返還，皇帝試探着挽留來觀察他，裴嶷推辭道："臣世代承蒙朝恩，有幸在華夏做官，因戰事而遠離，寄居荒遠之地。今遭逢開泰之年，得以瞻仰朝廷，又賜恩詔，有意挽留在京師，對我個人而言，實爲大幸。我考慮因皇上遠遷，山陵受辱，慕容龍驤將軍遠在邊疆，猶心繫王室，慷慨之氣，義感天地，剛掃平中原，奉迎皇上，因而派遣使臣，萬里而來表達忠誠之心。今若留下我，他一定認爲國家遺棄僻陋之人，使他的一片丹心孤存，便懈怠了他心懷朝廷之意。因此微臣區區忘身爲國，請求返還回報此行。"帝説道："你説得對。"便遣裴嶷回去。慕容廆事後對群僚説："裴長史名望重於朝中，却降位屈居於此，難道不是上天把他給我嗎。"裴嶷出任遼東相，轉任樂浪太守。

## 高瞻

高瞻字子前，渤海蓨人也。少

高瞻字子前，渤海蓨人。年少時英姿颯爽

而英爽有俊才，身長八尺二寸。光熙中，調補尚書郎。屬永嘉之亂，還鄉里，乃與父老議曰："今皇綱不振，兵革雲擾，此郡沃壤，憑固河海，若兵荒歲儉，必爲寇庭，非謂圖安之所。王彭祖先在幽薊，據燕代之資，兵强國富，可以托也。諸君以爲何如?"衆咸善之。乃與叔父隱率數千家北徙幽州。既而以王浚政令無恒，乃依崔毖，隨毖如遼東。

毖之與三國謀伐廆也，瞻固諫以爲不可，毖不從。及毖奔敗，瞻隨衆降于廆。廆署爲將軍，瞻稱疾不起。廆敬其姿器，數臨候之，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餘也。今天子播越，四海分崩，蒼生紛擾，莫知所係，孤思與諸君匡復帝室，翦鯨豕于二京，迎天子於吴會，廓清八表，侔勛古烈，此孤之心也，孤之願也。君中州大族，冠冕之餘，宜痛心疾首，枕戈待旦，奈何以華夷之異，有懷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東夷，但問志略何如耳，豈以殊俗不可降心乎!"瞻仍辭疾篤，廆深不平之。瞻又與宋該有隙，該陰勸廆除之。瞻聞其言，彌不自安，遂以憂死。

有才氣，身高八尺二寸。光熙年間，調補尚書郎。時值永嘉之亂，返回鄉里，與父老談論："今皇綱不振，兵革紛擾，我們這一郡土地肥沃，依憑河海，如果兵荒馬亂，收成不好，一定會淪作寇虜的地盤，不是求安逸的處所。王彭祖先在幽薊，依據燕代的財物，兵强國富，可以托身。你們認爲怎樣?"衆人都認爲是好主意。高瞻就與叔父高隱率領數千家向北遷徙到幽州。不久因王浚政令無常，就歸依崔毖，隨崔毖到了遼東。

崔毖與其他三國商議討伐慕容廆時，高瞻極力勸諫認爲不可，崔毖没有聽從。崔毖敗逃後，高瞻隨衆人向慕容廆投降。慕容廆委任他爲將軍，高瞻聲稱有病而不受。慕容廆敬重他的才貌器度，幾番親臨問候，撫摸着他的胸口説："君之病在此，不在他處。如今天子流亡在外，四海分崩離析，蒼生紛擾不安，不知所依，我考慮與諸君匡正復興帝室，在二京消滅强敵，到吴會迎接天子，掃清八方，建立先賢般的功勛，這是我的心願。君爲中州大族，顯官的後代，應痛心疾首，枕戈待旦，怎能因華夏之族與夷族的差異，而耿耿不平呢。再説大禹出自西羌，文王生於東夷，惟問志氣膽略如何，怎能因風俗各異而不一心呢!"高瞻仍然以病重推辭，慕容廆心中深爲不平。高瞻又與宋該有矛盾，宋該暗中勸慕容廆除掉他。高瞻聽説後，更不安心，不久憂慮而死。

# 晉書卷一百九

## 載記第九

### 慕容皝

慕容皝字元真，廆第三子也。龍顏版齒，身長七尺八寸。雄毅多權略，尚經學，善天文。廆爲遼東公，立爲世子。建武初，拜爲冠軍將軍、左賢王，封望平侯，率衆征討，累有功。太寧末，拜平北將軍，進封朝鮮公。廆卒，嗣位，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内。尋而宇文乞得龜爲其别部逸豆歸所逐，奔死於外，皝率騎討之，逸豆歸懼而請和，遂築榆陰、安晉二城而還。

慕容皝字元真，是慕容廆的第三個兒子。眉骨隆起有帝王之相，門牙寬闊整齊，身高七尺八寸。雄俊剛毅，富有權謀策略，崇尚經學，擅長天文。慕容廆任遼東公時，立慕容皝爲世子。建武初年，授冠軍將軍、左賢王，封爲望平侯，帶領軍隊征討，屢建戰功。太寧末年，授平北將軍，晋封朝鮮公。慕容廆死後，慕容皝繼位，以平北將軍的身份兼任平州刺史，總管部内。不久宇文乞得龜遭到别部逸豆歸驅逐，在外地奔走喪命，慕容皝帶領騎兵討伐逸豆歸，逸豆歸畏懼而請求講和，於是築起榆陰、安晋二城而返回。

初，皝庶兄建威翰驍武有雄才，素爲皝所忌，母弟征虜仁、廣武昭并有寵於廆，皝亦不平之。及廆卒，并懼不自容。至此，翰出奔段遼，仁勸昭舉兵廢皝。皝殺昭，遣使按檢仁之虚實，遇仁於險瀆。仁知事發，殺皝使，東歸平郭。皝遣其弟建武幼、司馬佟壽等討之。仁盡衆距戰，幼等大敗，皆没於仁。襄平令王冰、將軍孫機以遼東叛于皝，東夷校尉封抽、護軍乙逸、遼東相韓矯、玄菟太守高詡等棄城奔還。仁於是盡有遼左之地，自稱車騎將軍、平州刺史、遼東公。宇文歸、段遼及鮮卑諸部并爲之援。

當初，慕容皝的庶兄建威慕容翰驍勇有雄武之才，一直受慕容皝嫉恨，同母弟征虜慕容仁、廣武慕容昭都得到慕容廆的寵愛，慕容皝心中也憤憤不平。慕容廆死後，他們都怕自己將不能被慕容皝容納。此時，慕容翰出奔段遼，慕容仁勸慕容昭起兵廢黜慕容皝。慕容皝殺慕容昭，派使者採查慕容仁的虚實，在險瀆與慕容仁遭遇。慕容仁知道事已敗露，殺了慕容皝的使者，向東回到平郭。慕容皝派遣其弟建武慕容幼、司馬佟壽等人討伐他。慕容仁帶領全部人馬抵抗，慕容幼等大敗，都淪入敵手。襄平令王冰、將軍孫機携遼東反叛慕容皝，東夷校尉封抽、護軍乙逸、遼東相韓矯、玄菟太守高詡等棄城逃回。慕容仁於是占有遼東的全部土地，自稱車騎將軍、平州刺史、遼東公。宇文歸、段遼及鮮卑諸部都作爲他的後援。

咸和九年，皝遣其司馬封弈攻鮮卑木堤于白狼，揚威淑虞攻烏丸悉

咸和九年，慕容皝派遣司馬封弈到白狼攻打鮮卑木堤，揚威淑虞在平堈攻打烏丸悉羅侯，

羅候於平堈，皆斬之。材官劉佩攻乙連，不克。段遼遂寇徒河，皝將張萌逆擊，敗之。遼弟蘭與翰寇柳城，都尉石琮擊敗之。旬餘，蘭、翰復圍柳城，皝遣寧遠慕容汗及封弈等救之。皝戒汗曰："賊衆氣鋭，難與爭鋒，宜顧萬全，慎勿輕進，必須兵集陣整，然後擊之。"汗性驍鋭，遣千餘騎爲前鋒而進，封弈止之，汗不從，爲蘭所敗，死者太半。蘭復攻柳城，爲飛梯、地道，圍守二旬，石琮躬勒將士出擊，敗之，斬首千五百級，蘭乃遁歸。

是歲，成帝遣謁者徐孟、閭丘幸等持節拜皝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持節、都督、承制封拜，一如廆故事。

皝自征遼東，克襄平。仁所署居就令劉程以城降，新昌人張衡執縣宰以降。於是斬仁所置守宰，分徙遼東大姓於棘城，置和陽、武次、西樂三縣而歸。

咸康初，遣封弈襲宇文別部涉奕于，大獲而還。涉奕于率騎追戰于渾水，又敗之。皝將乘海討仁，群下咸諫，以海道危阻，宜從陸路。皝曰："舊海水無凌，自仁反已來，凍合者三矣。昔漢光武因滹沱之冰以濟大業，天其或者欲吾乘此而克之乎！吾計決矣，有沮謀者斬！"乃率三軍從昌黎踐凌而進。仁不虞皝之至也，軍去平郭七里，候騎乃告，仁狼狽出戰，爲皝所擒，殺仁而還。

立藉田於朝陽門東，置官司以主之。

段遼遣其將李詠夜襲武興，遇雨，引還，都尉張萌追擊，擒詠。段蘭擁衆數萬屯于曲水亭，將攻柳城，

把他們都斬了。材官劉佩攻打乙連，未能獲勝。段遼不久便劫掠徒河，慕容皝部將張萌迎戰，打敗了他們。段遼弟段蘭與慕容翰劫掠柳城，都尉石琮打敗了他們。十餘天後，段蘭、慕容翰再次包圍柳城，慕容皝派寧遠慕容汗和封弈等人前往解救。慕容皝告誡慕容汗説："賊兵人多氣盛，難與他們一爭勝負，應該考慮全面，慎勿輕易冒進，必須集中兵力整齊陣容，然後再進擊。"慕容汗性格勇猛敏鋭，派千餘騎兵作爲前鋒而展開進攻，封弈制止他，慕容汗不聽從，被段蘭打敗，士兵死亡大半。段蘭又進攻柳城，造飛梯、挖地道，圍困二十日，石琮親自率領將士出擊，打敗了他們，斬首一千五百級，段蘭纔逃回。

這一年，成帝派遣謁者徐孟、閭丘幸等持節授慕容皝爲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持節、都督、承制封拜等事宜，都與先前慕容廆時相同。

慕容皝親自征討遼東，攻克襄平。慕容仁所任命的居就令劉程携城歸降，新昌人張衡拘捕了縣宰而降。於是斬殺了慕容仁所設置的地方官吏，把遼東大姓分遷到棘城，設置和陽、武次、西樂三縣而返回。

咸康初年，派封弈襲擊宇文的別部涉奕于，大勝而還。涉奕于率騎兵追擊，在渾水交戰，又一次打敗了他們。慕容皝將要從海道討伐慕容仁，部將都勸諫他，説海道危險艱難，還是走陸路爲宜。慕容皝説："以往海水不見冰凌，自慕容仁謀反以來，已三次封凍。從前漢光武憑藉着滹沱之冰成就了大業，上天或許想讓我乘此良機而擊敗他吧！我的主意已定，若有誰阻撓我的計謀就斬首！"便率領三軍從昌黎踏着冰凌前進。慕容仁没有料到慕容皝到來，直至三軍距離平郭七里時，瞭望偵察的騎兵纔來報告，慕容仁狼狽出擊，被慕容皝擒獲，慕容皝殺了他而返回。

在朝陽門東規劃好親自耕作、勉勵農事的耕田，設官司來主管此事。

段遼派部將李詠夜襲武興，遇到雨天，撤回，都尉張萌冒雨追擊，擒獲了李詠。段蘭擁有數萬士兵屯於曲水亭，打算攻打柳城，宇文歸入

宇文歸入寇安晋，爲蘭聲援。皝以步騎五萬擊之，師次柳城，蘭、歸皆遁。遣封弈率輕騎追擊，敗之，收其軍實，館穀二旬而還。謂諸將曰："二虜耻無功而歸，必復重至，宜於柳城左右設伏以待之。"遣封弈率騎潛于馬兜山諸道。俄而遼騎果至，弈夾擊，大敗之，斬其將榮保。遣兼長史劉斌、郎中令陽景送徐孟等歸于京師。使其世子儁伐段遼諸城，封弈攻宇文别部，皆大捷而歸。

侵安晋，作爲段蘭的聲援。慕容皝率領五萬步騎迎擊，隊伍在柳城宿營，段蘭、宇文歸聞風而逃。慕容皝派封弈帶輕騎追擊，打敗了他們，繳獲了他們軍中的資糧，在軍中居住就食，二十餘天後返回。慕容皝對各位將領説："二敵爲無功而歸感到耻辱，一定會再次前來，我們應在柳城左右設下伏兵來等候他們。"派封弈帶領騎兵潛伏在馬兜山的各條道路上。不久，段遼的騎兵果然來到，封弈兩路夾擊，大獲全勝，殺了對方的將領榮保。派兼長史劉斌、郎中令陽景送徐孟等回京師。慕容皝派世子慕容儁討伐段遼的諸處城堡，派封弈攻打宇文的别部，都大勝而返。

立納諫之木，以開讜言之路。

樹立求諫言的木柱，以廣開直言之路。

後徙昌黎郡，築好城於乙連東，使將軍蘭勃戍之，以逼乙連。又城曲水，以爲勃援。乙連饑甚，段遼輸之粟，蘭勃要擊獲之。遼遣將屈雲攻興國，與皝將慕容遵大戰於五官水上，雲敗，斬之，盡俘其衆。

後來遷徙到昌黎郡，在乙連以東修築起好城，派將軍蘭勃防守，以對乙連造成威脅。又在曲水築城，作爲蘭勃的後援。乙連遭逢嚴重的饑荒，段遼往那裏運送糧食，蘭勃伏擊攔劫得到了糧食。段遼派部將屈雲攻打興國，與慕容皝將慕容遵在五官水上激戰，屈雲戰敗，慕容遵斬了他，把他的士衆全部俘虜。

封弈等以皝任重位輕，宜稱燕王，皝於是以咸康三年僭即王位，赦其境内。以封弈爲國相，韓壽爲司馬，裴開、陽騖、王寓、李洪、杜群、宋該、劉瞻、石琮、皇甫真、陽協、宋晃、平熙、張泓等并爲列卿將帥。起文昌殿，乘金根車，駕六馬，出入稱警蹕。以其妻段氏爲王后，世子儁爲太子，皆如魏武、晋文輔政故事。

封弈等人認爲慕容皝責任重而權位輕，應稱燕王，慕容皝於是在咸康三年僭就王位，赦免境内囚犯。任封弈爲國相，韓壽爲司馬，裴開、陽騖、王寓、李洪、杜群、宋該、劉瞻、石琮、皇甫真、陽協、宋晃、平熙、張泓等都擔任了列卿將帥。修建了文昌殿，乘坐以黄金爲飾的根車，用六匹馬駕車，出入要清道警戒。以其妻段氏爲王后，世子慕容儁爲太子，一切如同魏武、晋文輔政時一樣。

皝以段遼屢爲邊患，遣將軍宋回稱藩于石季龍，請師討遼。季龍於是總衆而至。皝率諸軍攻遼令支以北諸城，遼遣其將段蘭來距，大戰，敗之，斬級數千，掠五千餘户而歸。季龍至徐無，遼奔密雲山。季龍進入令支，怒皝之不會師也，進軍擊之，至于棘城，戎卒數十萬，四面進攻，郡縣諸部叛應季龍者三十六城。相持旬

慕容皝因段遼常成爲邊境的禍患，派將軍宋回向石季龍稱藩，請求出兵討伐段遼。季龍於是率士卒而至。慕容皝率諸軍攻打段遼的令支以北諸城，段遼派部將段蘭抵抗，雙方大戰，段蘭戰敗，慕容皝軍隊斬殺敵人首級數千，擄掠五千餘户而回。季龍到了徐無，段遼逃往密雲山。季龍進入令支，因慕容皝不來會師而發怒，進軍攻打，直至棘城，數十萬軍士四面進攻，慕容皝所轄郡縣各部有三十六城反叛歸順石季龍。雙方相

餘，左右勸皝降。皝曰："孤方取天下，何乃降人乎！"遣子恪等率騎二千，晨出擊之。季龍諸軍驚擾，棄甲而遁。恪乘勝追之，斬獲三萬餘級，築戍凡城而還。段遼遣使詐降於季龍，請兵應接。季龍遣其將麻秋率衆迎遼，恪伏精騎七千於密雲山，大敗之，獲其司馬陽裕、將軍鮮于亮，擁段遼及其部衆以歸。

持十多天，諸將勸慕容皝投降。慕容皝説："我剛取得天下，怎能投降呢！"派其子慕容恪等帶領二千騎兵，清晨出城攻擊圍城部隊。季龍諸軍驚恐混亂，丢鎧棄甲而逃。慕容恪乘勝追擊，斬殺俘獲三萬餘人，築凡城設下防守而還。段遼派使者向石季龍詐稱投降，請求出兵接應。季龍派將領麻秋率衆迎接段遼，慕容恪在密雲山埋伏了七千精鋭的騎兵，大敗敵軍，擒獲司馬陽裕、將軍鮮于亮，裹挾段遼及其部衆返回。

帝又遣使進皝爲征北大將軍、幽州牧，領平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增邑萬户，持節、都督、單于、公如故。

帝又派使者來晉封慕容皝爲征北大將軍、幽州牧，兼平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增加一萬户食邑，持節、都督、單于、公爵位依舊。

皝前軍帥慕容評敗季龍將石成等于遼西，斬其將呼延晃、張支，掠千餘户以歸。段遼謀叛，皝誅之。

慕容皝前軍帥慕容評在遼西打敗了季龍將石成等，斬殺將領呼延晃、張支，劫掠一千餘户而歸。段遼陰謀反叛，慕容皝殺了他。

季龍又使石成入攻凡城，不克，進陷廣城。

季龍又派石成入侵攻打凡城，未能攻克，進兵攻陷廣城。

皝雖稱燕王，未有朝命，乃遣其長史劉祥獻捷京師，兼言權假之意，并請大舉討平中原。又聞庾亮薨，弟冰、翼繼爲將相，乃表曰：

慕容皝雖然自稱燕王，并未得到朝廷同意，便派他的長史劉祥到京師獻戰利品，同時表明暫時代理其職之意，并請求大規模興兵討伐平定中原。又聽説庾亮逝世，弟庾冰、庾翼繼任將相，便上表説：

> 臣究觀前代昏明之主，若能親賢并建，則功致升平；若親黨后族，必有傾辱之禍。是以周之申伯號稱賢舅，以其身藩于外，不握朝權。降及秦昭，足爲令主，委信二舅，幾至亂國。逮于漢武，推重田蚡，萬機之要，無不决之。及蚡死後，切齒追恨。成帝暗弱，不能自立，内惑艷妻，外恣五舅，卒令王莽坐取帝位。每覽斯事，孰不痛惋！設使舅氏賢若穰侯、王鳳，則但聞有二臣，不聞有二主。若其不才，則有竇憲、梁冀之禍。凡此成敗，亦既然矣。苟能易軌，可無覆墜。

> 我審慎通觀前代昏君明主，如能舉親任賢，則功致天下升平；寵幸后族，必有傾覆遭辱之禍。因此周之申伯號稱賢舅，在外親鎮藩國，不掌握朝廷大權。到了秦昭，足以稱爲賢君，因偏寵親信二位舅舅，幾乎擾亂了國家。及至漢武，推重田蚡，國家大事，無不由他决斷。田蚡死後，切齒追悔。成帝昏弱，不能自立，内惑於艷妻，外縱容五舅，使王莽輕易奪取帝位。每每讀覽這類史實，誰不痛心惋惜！如果舅氏賢良如穰侯、王鳳，則僅聽説有兩位大臣，而不能有兩位君王。如果舅氏没有才能，則必遭竇憲、梁冀之禍。凡此成敗之事，已成過去。若能更改，可不再顛覆毀滅。

陛下命世天挺，當隆晉道，而遭國多難，殷憂備嬰，追述往事，至今楚灼。迹其所由，實因故司空亮居元舅之尊，勢業之重，執政裁下，輕侮邊將，故令蘇峻、祖約不勝其忿，遂致敗國。至令太后發憤，一旦升遐。若社稷不靈，人神無助，豺狼之心當可極邪！前事不忘，後事之表，而中書監、左將軍冰等內執樞機，外擁上將，昆弟并列，人臣莫疇。陛下深敦渭陽，冰等自宜引領。臣常謂世主若欲崇顯舅氏，何不封以藩國，豐其禄賜，限其勢利，使上無偏優，下無私論。如此，榮辱何從而生！噂沓何辭而起！往者惟亮一人，宿有名望，尚致世變，况今居之者素無聞焉！且人情易惑，難以户告，縱令陛下無私於彼，天下之人誰謂不私乎！

陛下乃治世英才，天生超群，本當振興晉道，然而國逢多難，憂患重重，追述往事，至今痛苦不堪。探究其中緣由，實因前司空庾亮居元舅之尊位，權位過重，執政斷事，輕侮邊將，因而使蘇峻、祖約不勝憤怒，而導致敗國。甚而使太后發憤，朝夕間辭世。如若社稷不安，人神無助，豺狼之心實應懲戒！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而今中書監、左將軍庾冰等內掌大權，外擁兵權，兄弟并列，人臣無可攀比。陛下篤重甥舅情誼，庾冰等自應引退。臣常認爲，世主若欲使舅氏尊顯，何不封以藩國，使其俸禄賞賜更加豐厚，而限制其權力，使上無偏愛，下無詆議。如此實行，榮辱從何而生！毁謗從何而起！往日惟庾亮一人，素有名望，尚且導致世道頹變，何况今居其位者本無名望呢！再者人心易受煽惑，難以逐户明告，縱然陛下對他們并無偏私，天下之人誰能説陛下無私呢！

臣與冰等名位殊班，出處懸邈，又國之戚昵，理應降悦，以適事會。臣獨矯抗此言者，上爲陛下，退爲冰計，疾苟容之臣，坐鑒得失。顛而不扶，焉用彼相！昔徐福陳霍氏之戒，宣帝不從，至令忠臣更爲逆族，良由察之不審，防之無漸。臣今所陳，可謂防漸矣。但恐陛下不明臣之忠，不用臣之計，事過之日，更處焦爛之後耳。昔王章、劉向每上封事，未嘗不指斥王氏，故令二子或死或刑。谷永、張禹依違不對，故容身苟免，取譏於世。臣被髮殊俗，位爲上將，夙夜惟憂，罔知所報，惟當外殄寇仇，內盡忠規，陳力輸誠，以答國

臣與庾冰等名位殊異，出處不同，又爲國朝之親寵，理應順服，以應事宜。我却與衆違異，如此直言，上爲陛下考慮，退爲庾冰等計議，我恨那些苟且取容之士，坐觀朝廷得失。勢將顛覆却不予扶持，豈能用這樣的人輔佐朝政！從前徐福陳説霍氏的教訓，宣帝未曾聽從，致使忠臣變爲叛將，實因未能審慎究察，防患於未然之時。我今日所言，可謂防微杜漸。惟恐陛下不明臣之忠心，不用臣之計議，事過之日，更處於窘迫之境。昔日王章、劉向每上封奏，往往指斥王氏，故使二人或被處死，或受刑罰。谷永、張禹順依悖違，不曾指正，因而容身免災，却受到世人譏笑。臣爲披髮異族，位處上將，日夜擔憂，不知何以報恩，惟應外滅敵寇，內盡忠諫，極表竭誠，以報國恩。臣若不直言，還有誰人直言呢！

恩。臣若不言，誰當言者！

又與冰書曰：

君以椒房之親，舅氏之昵，總據樞機，出内王命，兼擁列將州司之位，昆弟網羅，顯布畿甸。自秦漢以來，隆赫之極，豈有若此者乎！以吾觀之，若功就事舉，必享申伯之名；如或不立，將不免梁竇之迹矣。

每睹史傳，未嘗不寵恣母族，使執權亂朝，先有殊世之榮，尋有負乘之累，所謂愛之適足以爲害。吾常忿歷代之主，不盡防萌終寵之術，何不業以一土之封，令藩國相承，如周之齊陳？如此則永保南面之尊，復何黜辱之憂乎！竇武、何進好善虚己，賢士歸心，雖爲閹豎所危，天下嗟痛，猶有能履以不驕，圖國亡身故也。

方今四海有倒懸之急，中夏逋僭逆之寇，家有漉血之怨，人有復仇之憾，寧得安枕逍遥，雅談卒歲邪！吾雖寡德，過蒙先帝列將之授，以數郡之人，尚欲并吞强虜，是以自頃迄今，交鋒接刃，一時務農，三時用武，而猶師徒不頓，倉有餘粟，敵人日畏，我境日廣，況乃王者之威，堂堂之勢，豈可同年而語哉！

冰見表及書甚懼，以其絶遠，非所能制，遂與何充等奏聽皝稱燕王。

其年皝伐高句麗，王釗乞盟而還。明年，釗遣其世子朝於皝。

初，段遼之敗也，建威翰奔于宇文歸，自以威名夙振，終不保全，乃陽狂恣酒，被髮歌呼。歸信而不禁，故得周游自任，至於山川形便，攻戰

又給庾冰寫信道：

君因后妃之親，舅氏之戚，總攬大權，掌握王命，兼有列將州司的職位，兄弟聚居高位，分布在京師四周。自秦漢以來，顯赫之極，豈有如此甚者！依我觀察，如若功成名就，必享申伯之美名；如若功不成名不就，將不免梁竇之下場。

每觀史傳，常見因寵信縱容母族，而使之恃權亂朝，先有顯赫於世的榮耀，不久便招致居非其位的禍患，這便是所謂寵愛過分足以帶來禍害。我常不滿歷代帝王，不行防微杜漸、避免偏寵之法，爲何不始封一方土地，令後代以藩國的方式繼承，如周時的齊陳呢？如果這樣做，就可以永保藩王的尊嚴，還會有什麽被黜受辱的憂患呢！竇武、何進好行善事，虚心待人，賢士同心歸附，雖被宦官危迫，天下嗟嘆痛心，但尚能不恃驕寵，爲報國而亡身。

當今四海危急，中原百姓因僭越稱王之逆賊的侵擾而流離失所，家家有流血的怨仇，人人抱復仇之遺恨，怎能安枕逍遥，以清談來送走歲月呢！我雖然缺才少德，承蒙先帝授予武將之列，憑着手下數郡之人，尚且打算并吞强虜，因此這些年來，鋒刃交接，一時務農，三時用武，士卒不覺困頓，糧倉多有餘粟，敵人越來越害怕我們，我們的領地日見增廣，何況憑藉王者的威嚴，堂堂的氣勢，敵方與我怎能同日而語呢！

庾冰見到所上表奏和書信，十分害怕，因慕容皝相距遥遠，難以控制，於是與何充等人奏報聽憑慕容皝自稱燕王。

這一年慕容皝伐高句麗，高句麗王釗請求結盟而還。第二年，釗派遣其世子朝拜慕容皝。

當初，段遼失敗時，建威慕容翰投奔了宇文歸，自認爲一貫以威武名揚四方，却終未保全，便佯裝瘋癲，放縱飲酒，披頭散髮長歌短呼。宇文歸因信任他而不加禁止，所以他得以自由周

要路，莫不綀之。皝遣商人王車陰使察翰，翰見車無言，撫膺而已。車還以白，皝曰：“翰欲來也。”乃遣車遺翰弓矢，翰乃竊歸駿馬，携其二子而還。

游，以至於山川地形，攻戰要道，無不熟記於心。慕容皝派商人王車暗中觀察慕容翰，慕容翰見到王車後默默無言，衹是撫拍胸口。王車回來把這些情况報告了慕容皝，慕容皝説：“慕容翰想到我們這裏來啊。”就派王車給慕容翰送去弓矢，慕容翰盗得宇文歸的駿馬，帶着他的兩個兒子回來。

皝將圖石氏，從容謂諸將曰：“石季龍自以樂安諸城守防嚴重，城之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冀之北土盡可破也。”於是率騎二萬出蠮螉塞，長驅至于薊城，進渡武遂津，入于高陽，所過焚燒積聚，掠徙幽冀三萬餘户。

慕容皝將攻取石氏，冷静地對各位將領説：“石季龍自認爲樂安諸城防守嚴密，城之南北必不設防，如果出其不意從小路出擊，冀的北方土地可以全部攻占。”於是率領二萬騎兵出蠮螉塞，長驅到達薊城，進兵渡過武遂津，進入高陽，所過之處焚燒財物，劫掠遷徙幽冀三萬餘户。

使陽裕、唐柱等築龍城，構宫廟，改柳城爲龍城縣。於是成帝使兼大鴻臚郭希持節拜皝侍中、大都督河北諸軍事、大將軍、燕王，其餘官皆如故。封諸功臣百餘人。

派陽裕、唐柱等人修築龍城，建造宫廟，改柳城爲龍城縣。此時成帝派兼大鴻臚郭希持節授慕容皝爲侍中、大都督河北諸軍事、大將軍、燕王，其餘官職如故。分封功臣百餘人。

咸康七年，皝遷都龍城。率勁卒四萬，入自南陜，以伐宇文、高句麗，又使翰及子垂爲前鋒，遣長史王寓等勒衆萬五千，從北置而進。高句麗王釗謂皝軍之從北路也，乃遣其弟武統精鋭五萬距北置，躬率弱卒以防南陜。翰與釗戰于木底，大敗之，乘勝遂入丸都，釗單馬而遁。皝掘釗父利墓，載其尸并其母妻珍寶，掠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宫室，毁丸都而歸。明年，釗遣使稱臣於皝，貢其方物，乃歸其父尸。

咸康七年，慕容皝遷都至龍城。率領四萬精兵强將，自南陜入而討伐宇文、高句麗，又派慕容翰及子慕容垂擔任前鋒，派長史王寓等統領一萬五千士衆，從北置而進。高句麗王釗以爲慕容皝軍從北路進犯，便派其弟武統率五萬精兵在北置抵抗，自己帶着弱卒防守南陜。慕容翰與釗在木底接戰，大敗釗軍，乘勝進入丸都，釗單槍匹馬而逃。慕容皝掘開釗父利的墓穴，用車載着尸體及其母妻和珍賓，劫掠了五萬餘男女百姓，焚燒掉釗的宫室，毁滅了丸都而歸。第二年，釗派遣使者向慕容皝稱臣，貢獻地方特産等各類財物，慕容皝這纔把他父親的尸體歸還給他。

宇文歸遣其國相莫淺渾伐皝，諸將請戰，皝不許。渾以皝爲憚之，荒酒縱獵，不復設備。皝曰：“渾奢怠已甚，今則可一戰矣。”遣翰率騎擊之，渾大敗，僅以身免，盡俘其衆。

宇文歸派遣國相莫淺渾討伐慕容皝，諸將請求應戰，慕容皝不答應。莫淺渾以爲慕容皝害怕自己，便沉溺在縱酒田獵之中，不再設防。慕容皝説：“莫淺渾奢侈怠惰已到了極點，現在我們可以一戰了。”派慕容翰帶領騎兵進擊，莫淺渾大敗，僥幸隻身脱逃，慕容翰全部俘虜了他的士卒。

皝躬巡郡縣，勸課農桑，起龍城

慕容皝巡視郡縣，勸勉考核農事，建起龍城

宫闕。

尋又率騎二萬親伐宇文歸，以翰及垂爲前鋒。歸使其騎將涉奕于盡衆距翰，皝馳遣謂翰曰："奕于雄悍，宜小避之，待虜勢驕，然後取也。"翰曰："歸之精鋭，盡在於此，今若克之，則歸可不勞兵而滅。奕于徒有虛名，其實易與耳，不宜縱敵挫吾兵氣。"於是前戰，斬奕于，盡俘其衆，歸遠遁漠北。皝開地千餘里，徙其部人五萬餘落於昌黎，改涉奕于城爲威德城。行飲至之禮，論功行賞各有差。

以牧牛給貧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無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皝記室參軍封裕諫曰：

> 臣聞聖王之宰國也，薄賦而藏於百姓，分之以三等之田，十一而税之；寒者衣之，飢者食之，使家給人足。雖水旱而不爲災者，何也？高選農官，務盡勸課，人治周田百畝，亦不假牛力；力田者受旌顯之賞，惰農者有不齒之罰。又量事置官，量官置人，使官必稱須，人不虛位，度歲入多少，裁而禄之。供百僚之外，藏之太倉，三年之耕，餘一年之粟。以斯而積，公用於何不足？水旱其如百姓何！雖務農之令屢發，二千石令長莫有志勤在公、鋭盡地利者。故漢祖知其如此，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是以明章之際，號次升平。

自永嘉喪亂，百姓流亡，中

宫闕。

不久，慕容皝又率領二萬騎兵討伐宇文歸，以慕容翰及慕容垂作爲前鋒。宇文歸指使他的騎兵將領涉奕于帶領全部人馬抵擋慕容翰，慕容皝速派人對慕容翰説："奕于勇武强悍，應該稍稍迴避，等到他們滋長了驕氣，然後攻克他們。"慕容翰説："宇文歸的精鋭部隊，全部在此，現在如果戰勝他們，我們可以不費兵力就滅掉宇文歸。奕于徒有虛名，其實容易攻取，不應放縱敵人而挫傷我們士兵的鋭氣。"於是前行交戰，斬了奕于，全部俘虜他的士兵，宇文歸遠逃大漠以北。慕容皝得到千餘里土地，把他的部人五萬餘户遷徙到昌黎，改涉奕于城爲威德城。舉行祭告宗廟并飲酒慶功的典禮，論功行賞各有等級。

把牧牛分給貧苦人家，在皇家園林中耕作，公家收取其八分，其餘的二分收成歸私家所有。有牛而無地的人家，也在苑中耕作，公家收取七成，三成歸於私家。慕容皝記室參軍封裕勸諫説：

> 我聽説聖王統治國家，薄取賦税而把財富藏在百姓手中，分配給百姓三等田地，收取十分之一的賦税；遇寒的人有衣穿，飢餓的人有飯吃，使家家自給人人豐足。即便遇到洪水、乾旱之年也不會造成災害，這是什麼原因呢？選取賢良之士作爲農官，努力盡職勸勉并考核農事，每人治理百畝土地，也不用憑藉耕牛之力；努力耕作的人接受表彰獎賞，怠惰的人給予輕蔑鄙視的懲罰。又依據事務而設置官職，依據官職而安排人員，使官職必定稱職，不虛居官位，計算每年收成多少，裁定而分發俸禄。除供給各級官員之外，糧食收藏在太倉，耕作三年，便聚集一年的餘糧。以這種方式積儲，公家所需怎會不足？洪水、乾旱又怎能使百姓飢餓呢！雖然務農的命令常常下達，但郡守縣令没有立志奉公、竭盡地利。因此漢祖瞭解到這些情況，因墾田狀况不好，殺了數以十計的郡守，因此明章之際，被稱爲升平之年。

自永嘉之亂後，百姓流亡，中原蕭條，

原蕭條，千里無烟，飢寒流隕，相繼溝壑。先王以神武聖略，保全一方，威以殄奸，德以懷遠，故九州之人，塞表殊類，襁負萬里，若赤子之歸慈父，流人之多舊土十倍有餘，人殷地狹，故無田者十有四焉。殿下以英聖之資，克廣先業，南摧强趙，東滅句麗，開境三千，户增十萬，繼武闡廣之功，有高西伯。宜省罷諸苑，以業流人。人至而無資産者，賜之以牧牛。人既殿下之人，牛豈失乎！善藏者藏於百姓，若斯而已矣。邇者深副樂土之望，中國之人皆將壺餐奉迎，石季龍誰與居乎！且魏晋雖道消之世，猶削百姓不至於七八，持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與官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悦樂。臣猶曰非明王之道，而况增乎！且水旱之厄，堯湯所不免，王者宜浚治溝澮，循鄭白、西門、史起溉灌之法，旱則决溝爲雨，水則入於溝瀆，上無《雲漢》之憂，下無昏墊之患。

千里不見炊烟，人們飢寒交迫，相繼死於溝壑。先王憑藉神武大略，保全一方，憑着威嚴消滅逆賊，藉着恩德安撫邊遠之人。因而九州之民，邊遠異族，扶老携幼，負重萬里，有如赤子歸附慈父，流亡而來的人比原有居民多了十倍有餘，人多地狹，所以十分之四的人没有土地。殿下以英明聖武之天資，開拓了前輩的事業，在南方摧毁了强趙，在東方消滅了句麗，開闢三千里疆境，增加十萬户人口，繼承偉業開闢疆界的功勞，高於西伯。應該減少停止諸苑，使流民立業。來到這裏而没有資産的人，賞賜他們牧牛。人既已是殿下之人，牛還會丢失嗎！善於收藏的人把糧食財物藏在百姓手中，就是這樣做的。近處的百姓滿足了安於本土的願望，中原之人都將壺漿簞食前來奉迎，石季龍能在何地立足！再説魏晋雖是政道淪陷之世，取百姓所得不過十分之七八，持有官牛官田的官府得六分，百姓得四分，持私牛而種官田的與官府平分，百姓安心務農，人人都安樂。這種情况我尚且要説不合明王之道，何况還要增加税收呢！再説水旱之災，堯、湯也在所難免，君王應疏浚河流，遵循鄭白、西門、史起的灌溉之法，天旱則開决水溝灌溉，天澇則引水入於溝瀆，上無《雲漢》所説天旱渴雨的慨嘆，下無困於水災的憂患。

句麗、百濟及宇文、段部之人，皆兵勢所徙，非如中國慕義而至，咸有思歸之心。今户垂十萬，狹湊都城，恐方將爲國家深害，宜分其兄弟宗屬，徙于西境諸城，撫之以恩，檢之以法，使不得散在居人，知國之虚實。

句麗、百濟及宇文、段部之人，都因轉戰四方而遷徙，而不同中原之人慕義而至，都懷有歸鄉之心。現在諸部有近十萬户，密集在都城，恐怕將成爲國家大害，應該按其兄弟宗屬分别安置，把他們遷至西部邊城，用恩惠來安撫他們，用法律來檢束他們，使他們不能散居在我們的居民中，知道國家的虚實真情。

今中原未平，資畜宜廣，官司猥多，游食不少，一夫不耕，歲受其飢。必取於耕者而食之，

如今中原尚未安定，應多養殖牲畜廣種莊稼，官員繁多，不勞而食者不少，一個人不耕作，將會挨餓。必定會從農民那裏取得

一人食一人之力，游食數萬，損亦如之，安可以家給人足，治致升平！殿下降覽古今之事多矣，政之巨患莫甚於斯。其有經略出世，才稱時求者，自可隨須置之列位。非此已往，其耕而食，蠶而衣，亦天之道也。

食物，一人依賴另一人而食，不勞而食者達數萬之多，損耗數萬人生産的糧食，怎能做到家家自給人人豐足，使國家治理達到升平的境界呢！殿下縱覽衆多古今之事，治政最大的隱患没有比這一點更嚴重的了。如果有經世之才，可以隨時安置在適當的官位上。以前不是如此者，耕者得食，蠶農得衣，也是由於天道。

殿下聖性寬明，思言若渴，故人盡芻蕘，有犯無隱。前者參軍王憲、大夫劉明并竭忠獻款，以貢至言，雖頗有逆鱗，意在無責。主者奏以妖言犯上，致之於法，殿下慈弘苞納，恕其大辟，猶削黜禁錮，不齒於朝。其言是也，殿下固宜納之；如其非也，宜亮其狂狷。罪諫臣而求直言，亦猶北行詣越，豈有得邪！右長史宋該等阿媚苟容，輕劾諫士，己無骨鯁，嫉人有之，掩蔽耳目，不忠之甚。

殿下聖明寬宏，求言若渴，因此人人都呈上淺陋的見解，有所冒犯也無所隱諱。前時參軍王憲、大夫劉明竭誠獻忠，奉送至言，雖頗有違逆之辭，原想不會受到罪責。主管官吏奏報二人以妖言犯上，要訴諸刑法，殿下仁慈寬弘，兼容廣納，寬恕了他們的死刑，但仍削官幽囚，在朝廷上遭到羞辱。如果他們説得正確，殿下當然應該采納；如果説得不對，也應諒解他們的偏執狷介。罪罰諫臣而欲求直言，猶如想到越地却向北行走，怎能有所得呢！右長史宋該等阿諛諂媚，苟且求榮，輕易彈劾直諫之士，自己本無骨鯁之氣，却嫉恨别人，欲掩人耳目，不忠到了極點。

四業者國之所資，教學者有國盛事。習戰務農，尤其本也。百工商賈，猶其末耳。宜量軍國所須，置其員數，已外歸之於農，教之戰法，學者三年無成，亦宜還之於農，不可徒充大員，以塞聰俊之路。

士、工、農、商四民之業，是國家的依靠，教學是執掌政權者的大事。習戰務農，尤爲根本。百工商賈，是其末業。應根據軍隊國家的需要，設置人員數目，其餘回歸農業，教他們作戰的方法，如果學生三年學無所成，也應回去務農，不能用他們充頂官員數額，而堵塞了聰明傑出人才之路。

臣之所言當也，願時速施行；非也，登加罪戮，使天下知朝廷從善如流，罰惡不淹。王憲、劉明，忠臣也，願宥忤鱗之愆，收其藥石之效。

如我的話恰當，希望殿下及時迅速地施行；如有不當，倍加罪罰，使天下人知道朝廷從善如流，罰惡不留。王憲、劉明，都是忠臣，希望赦免他們犯上的罪過，而用其規勸的忠心。

皝乃令曰："覽封記室之諫，孤實懼焉。君以黎元爲國，黎元以穀爲命。然則農者，國之本也，而二千石令長不遵孟春之令，惰農弗勸，宜以尤不修闢者措之刑法，肅厲屬城。主

慕容皝便下令道："看了封記室的諫言，我實在内心恐懼。國君以百姓作爲國家的基礎，百姓以糧食作爲生命的依靠。這樣説來，農業是國家之本，但郡守縣令不遵守孟春之令，怠惰了農事而不加勸勉，應該對特别懈怠而未修治農田者

者明詳推檢，具狀以聞。苑囿悉可罷之，以給百姓無田業者。貧者全無資産，不能自存，各賜牧牛一頭。若私有餘力，樂取官牛墾官田者，其依魏晋舊法。溝洫溉灌，有益官私，主者量造，務盡水陸之勢。中州未平，兵難不息，勛誠既多，官僚不可以减也。待克平凶醜，徐更議之。百工商賈數，四佐與列將速定大員，餘者還農。學生不任訓教者，亦除員録。夫人臣關言於人主，至難也，妖妄不經之事皆應蕩然不問，擇其善者而從之。王憲、劉明雖其罪應禁黜，亦猶孤之無大量也。可悉復本官，仍居諫司。封生蹇蹇，深得王臣之體。《詩》不云乎：'無言不酬。'其賜錢五萬，明宣内外，有欲陳孤過者，不拘貴賤，勿有所諱。"

施以刑法，使下屬的地方官員肅整嚴厲地對待此事。主管官員要詳盡地探究檢查，寫明具體情况而上報。苑囿可停止使用，以分配給無田業的百姓。貧窮毫無資産、不能養活自己的人，各賜牧牛一頭。如果私家有餘力，願意用官牛開墾官田，依照魏晋舊法執行。溝洫灌溉之事，對公對私皆有益處，請主管官吏度量修造，務求利用水陸地勢。中原尚未平定，戰亂不息，竭誠建功者很多，官僚不可以减裁。待到戰勝逆賊異類，逐步再作商議。百工商賈的數量，四佐與諸將速定數額，其餘的人回歸務農。學生中不能承受訓誡教誨的人，也要除名。臣子稟白君主，是最難的事，對於妖妄無據之事，君主應全然不問，擇其善言而聽從采納。王憲、劉明雖然依罪應受禁黜，但也好像是我没有寬宏的度量。可以讓他們官復原職，仍然在諫司供職。封生蹇蹇之誠，深合王臣的行事原則。《詩》上不是説嗎：'對於諫言要作出報答。'賜錢五萬，明確告知朝廷内外，有誰想陳述我的過錯，不論身份貴賤，都不要有所避諱。"

時有黑龍白龍各一，見于龍山，皝親率群僚觀之，去龍二百餘步，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大悦，還宫，赦其境内，號新宫曰和龍，立龍翔佛寺于山上。

當時龍山出現白龍黑龍各一條，慕容皝親自率領群僚去觀賞，在距離龍二百餘步的地方，用太牢祭祀。二龍龍首相交，嬉戲飛翔，脱角而去。慕容皝十分高興，返回宫内，赦免境内囚犯，把新宫命名爲和龍，在山上建起龍翔佛寺。

賜其大臣子弟爲官學生者號高門生，立東庠于舊宫，以行鄉射之禮，每月臨觀，考試優劣。皝雅好文籍，勤於講授，學徒甚盛，至千餘人。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誡》十五篇，以教胄子。

賜大臣子弟中爲官學生的稱高門生，在舊宫建立東學，用以舉行射箭飲酒的禮儀，每月親臨視察，考察優劣。慕容皝非常喜愛文籍，勤於講授，學徒甚衆，達一千餘人。親自撰《太上章》以取代《急就》，又著《典誡》十五篇，教授貴族子弟。

慕容恪攻高句麗南蘇，克之，置戍而還。十三年，遣其世子儁與恪率騎萬七千東襲夫餘，克之，虜其王及部衆五萬餘口以還。

慕容恪進攻高句麗南蘇，獲勝，設守所而返回。十三年，慕容皝遣其世子慕容儁與慕容恪帶領一萬七千名騎兵東襲夫餘，又獲勝，俘虜了夫餘王及其部衆五萬餘口而返回。

皝親臨東庠考試學生，其經通秀異者，擢充近侍。以久旱，丐百姓田租。罷成周、冀陽、營丘等郡。以勃海人爲興集縣，河間人爲寧集縣，廣

慕容皝親臨東學考核學生，精通經籍成績優異的人，提拔他們補充近侍。因長期乾旱，免除百姓田租。取消成周、冀陽、營丘等郡。以勃海人設興集縣，河間人設寧集縣，廣平、魏郡人設

平、魏郡人爲興平縣，東萊、北海人爲育黎縣，吴人爲吴縣，悉隸燕國。

皝嘗畋于西鄙，將濟河，見一父老，服朱衣，乘白馬，舉手麾皝曰："此非獵所，王其還也。"秘之不言，遂濟河，連日大獲。後見白兔，馳射之，馬倒被傷，乃説所見。輦而還宫，引儁屬以後事。以永和四年死，在位十五年，時年五十二。儁僭號，追謚文明皇帝。

興平縣，東萊、北海人設育黎縣，吴人設吴縣，都隸屬燕國。

慕容皝曾在西部邊邑打獵，將要渡河時，見到一位老者，身着紅衣，騎着白馬，舉手向慕容皝揮動説："這裏不是打獵的場所，王還是回去吧。"慕容皝對這件事密而不宣，於是渡河，連日獵獲極多。後來見到一隻白兔，馳馬射箭，馬倒人傷，慕容皝纔説出見到老者一事。乘輦回宫，召見慕容儁等托付後事。慕容皝於永和四年死，在位十五年，死時五十二歲。慕容儁僭承王號，追謚慕容皝爲文明皇帝。

## 慕容翰

慕容翰字元邕，廆之庶長子也。性雄豪，多權略，猨臂工射，膂力過人。廆甚奇之，委以折衝之任。行師征伐，所在有功，威聲大振，爲遠近所憚。作鎮遼東，高句麗不敢爲寇。善撫接，愛儒學，自士大夫至于卒伍，莫不樂而從之。

慕容翰字元邕，是慕容廆的庶出長子。性情勇武豪放，足智多謀，臂長過人，善於射箭，體力超群。慕容廆很器重他的奇才，托付給他殺敵陷陣的重任。率領軍隊行進征伐，在所過之處建立功勛，威聲大震，遠近敵人都懼怕他。在遼東建鎮駐守，高句麗不敢前來擄掠。慕容翰善於待人接物，喜愛儒學，自士大夫至於軍中士卒，無不樂於跟隨着他。

及奔段遼，深爲遼所敬愛。柳城之敗，段蘭欲乘勝深入，翰慮成本國之害，詭説於蘭，蘭遂不進。後石季龍征遼，皝親將三軍略令支以北，遼議欲追之，翰知皝躬自總戎，戰必克勝，乃謂遼曰："今石氏向至，方對大敵，不宜復以小小爲事。燕王自來，士馬精鋭。兵者凶器，戰有危慮，若其失利，何以南禦乎！"蘭怒曰："吾前聽卿誑説，致成今患，不復入卿計中矣。"乃率衆追皝，蘭果大敗。翰雖處仇國，因事立忠，皆此類也。

投奔段遼後，深得段遼敬愛。柳城之敗後，段蘭想乘勝深入，慕容翰顧慮將會構成對自己國家的危害，編出理由説服了段蘭，段蘭便不再堅持前進。後來石季龍征討段遼，慕容皝親率三軍奪取令支以北之地，段遼謀議欲追擊，慕容翰知道慕容皝親自總領部隊，每戰必勝，就對段遼説："現在石氏向我們攻來，我們面臨大敵，不應再計較小的得失。燕王親自前來，人馬精鋭。戰爭是個禍害，交戰將有危險，如果失利，靠什麼力量來防禦來自南方的威脅呢！"段蘭憤怒地説："我前次聽信了你的謊言，導致眼前的禍患，我不再中你的詭計。"於是率領衆人追慕容皝，段蘭果然大敗。慕容翰雖身陷敵國，利用事機表現出自己忠誠本國，類似的事例很多。

及遼奔走，翰又北投宇文歸。既而逃，歸乃遣勁騎百餘追之。翰遥謂追者曰："吾既思戀而歸，理無反面。吾之弓矢，汝曹足知，無爲相逼，自取死也。吾處汝國久，恨不殺汝。汝

段遼逃亡後，慕容翰又到北方投奔宇文歸。不久出逃，宇文歸派百餘名强健的騎兵追捕他。慕容翰遠遠地對追捕的人説："我既然因思鄉戀國而歸，義無反顧。我操弓射箭的技術，你們都是熟悉的，不要逼迫我而自取滅亡。我身處你們

可百步豎刀，吾射中者，汝便宜反；不中者，可來前也。”歸騎解刀豎之，翰一發便中刀鐶，追騎乃散。

國家時間長久，恨自己未能殺了你們。你們可以在百步之外豎起戰刀，如果我射中刀，你們應返回；如果射不中，你們可上前來。”宇文歸的騎兵解下戰刀豎在地上，慕容翰一箭射中刀鐶，追兵便散去。

既至，皝甚加恩禮。建元二年，從皝討宇文歸，臨陣爲流矢所中，卧病積時。後疾漸愈，於其家中騎馬自試，或有人告翰私習騎，疑爲非常。皝素忌之，遂賜死焉。翰臨死謂使者曰：“翰懷疑外奔，罪不容誅，不能以骸骨委賊庭，故歸罪有司。天慈曲愍，不肆之市朝，今日之死，翰之生也。但逆胡跨據神州，中原未靖，翰常剋心自誓，志吞醜虜，上成先王遺旨，下謝山海之責。不圖此心不遂，没有餘恨，命也奈何！”仰藥而死。

歸來後，慕容皝厚加禮遇。建元二年，跟隨慕容皝征討宇文歸，在戰場上被流箭射傷，卧床多時。後來漸漸痊愈，在家中騎馬試試自己的身體狀況，有人報告慕容皝，説慕容翰私自練習騎馬，懷疑他將有非常之舉。慕容皝一貫忌恨慕容翰，便賜他自殺。慕容翰臨死對來人説：“我被懷疑要外奔投敵，罪不容誅，我不能把骸骨交付賊廷，故在執法官面前自盡。上天慈悲，憐憫我的冤屈，不讓我陳尸市朝，今日之死，是我的再生。衹是逆胡越過國土占據神州，中原未平，我常把仇恨銘刻在心，暗自發誓，志在消滅賊虜，對上成就先王遺志，對下回報山海之願。不料此心不得順遂，我没有遺憾，命運如此，我又奈何！”仰頭服藥而死。

## 陽裕

陽裕字士倫，右北平無終人也。少孤，兄弟皆早亡，單煢獨立，雖宗族無能識者，惟叔父耽幼而奇之，曰：“此兒非惟吾門之標秀，乃佐時之良器也。”刺史和演辟爲主簿。王浚領州，轉治中從事，忌而不能任。

陽裕字士倫，右北平無終人。少時父母雙亡，兄弟都早年死去，獨自一人生活，即使是宗族之内也無人能知道他的才能，惟叔父陽耽在他小時候就看出他不凡，説：“這孩子不僅是我們一門的出色人才，而且是輔佐時世的好官。”刺史和演起用他爲主簿。王浚兼管本州時，轉任治中從事，因忌恨陽裕而不能任用他。

石勒既克薊城，問棗嵩曰：“幽州人士，誰最可者？”嵩曰：“燕國劉翰，德素長者。北平陽裕，幹事之才。”勒曰：“若如君言，王公何以不任？”嵩曰：“王公由不能任，所以爲明公擒也。”勒方任之，裕乃微服潛遁。

石勒攻克薊城後，問棗嵩説：“幽州人士，誰最可任用？”棗嵩答道：“燕國劉翰，素有道德。北平陽裕，幹事之才。”石勒問：“如果像你所説，王公爲何不任用他？”棗嵩答：“由於王公不能任用他，所以被明公您得到了。”石勒正要任用陽裕，陽裕身穿普通人的服裝潛逃了。

時鮮卑單于段眷爲晉驃騎大將軍、遼西公，雅好人物，虚心延裕。裕謂友人成泮曰：“仲尼喜佛肸之召，以匏瓜自喻，伊尹亦稱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聖賢尚如此，况吾曹乎！眷

當時鮮卑單于段眷任晉驃騎大將軍、遼西公，非常喜愛人才，虚心延納陽裕。陽裕對友人成泮説：“仲尼欲應佛肸的召唤，以匏瓜無用自喻，伊尹也説爲何事奉非君之主，爲何役使非民之衆，聖賢尚且如此，何况我輩呢！段眷現在召

今召我，豈徒然哉！”泮曰：“今華夏分崩，九州幅裂，軌迹所及，易水而已。欲偃蹇考槃，以待大通者，俟河之清也。人壽幾何？古人以爲白駒之嘆。少游有云，郡掾足以廕後，况國相乎！卿追踪伊、孔，抑亦知機其神也。”裕乃應之。拜郎中令、中軍將軍，處上卿位。歷事段氏五主，甚見尊重。

段遼與皝相攻，裕諫曰：“臣聞親仁善鄰，國之寶也。慕容與國世爲婚姻，且皝令德之主，不宜連兵構怨，凋殘百姓。臣恐禍害之興，將由於此。願兩追前失，通款如初，使國家有太山之安，蒼生蒙息肩之惠。”遼不從。出爲燕郡太守。石季龍克令支，裕以郡降，拜北平太守，徵爲尚書左丞。

段遼之請迎於季龍也，裕以左丞領征東麻秋司馬。秋敗，裕爲軍人所執，將詣皝。皝素聞裕名，即命釋其囚，拜郎中令，遷大將軍左司馬。東破高句麗，北滅宇文歸，皆豫其謀，皝甚器重之。及遷都和龍，裕雅有巧思，皝所制城池宫閣，皆裕之規模。裕雖仕皝日近，寵秩在舊人之右，性謙恭清儉，剛簡慈篤，雖歷居朝端，若布衣之士。士大夫流亡羈絶者，莫不經營收葬，存恤孤遺，士無賢不肖皆傾身待之，是以所在推仰。

初，范陽盧諶每稱之曰：“吾及晋之清平，歷觀朝士多矣，忠清簡毅，篤信義烈，如陽士倫者，實亦未幾。”及死，皝甚悼之，時年六十二。

我，豈不是徒然嗎！”成泮説：“如今華夏分崩，九州離散，所能統治之處，僅是易水之濱。想高傲隱居，以待聖明，這猶如等待黄河之清。人壽有多長？古人因此而有歲月如白駒過隙之嘆。少游有言道，郡吏的功績足以蔭庇後代，何况國相呢！卿追踪伊、孔，也應能預見隱微的徵兆。”陽裕便應召。任郎中令、中軍將軍，處上卿之位。先後事奉段氏五主，很受尊重。

段遼與慕容皝交戰，陽裕勸諫説：“我聽説對鄰國親善仁義，是立國的法寶。慕容氏與我們國家世代締結婚姻，再説慕容皝是品德高尚的君主，不應集結軍隊構成怨恨，使百姓受害。我恐怕禍害的興起，將由於此舉。希望雙方追悔先前的失誤，通和如初，使國家如泰山般安穩，百姓得以休養生息。”段遼不聽從。陽裕出任燕郡太守。石季龍攻克令支，陽裕以郡投降，任爲北平太守，徵爲尚書左丞。

季龍派使臣往迎段遼，陽裕以左丞兼征東麻秋司馬。麻秋敗，陽裕被軍人拘捕，將見慕容皝。慕容皝早已聽説陽裕的名聲，立即命人放開陽裕，任郎中令，升大將軍左司馬。東破高句麗，北滅宇文歸，都是他預先謀劃的，慕容皝很器重他。遷都和龍時，陽裕有巧妙的構想，慕容皝所建的城池宫閣，都由陽裕設計規劃。陽裕雖然在慕容皝身邊任職日見親近，官職在舊臣之上，但謙恭儉約，剛直仁慈，雖然位居朝廷高官，如同布衣之士。對於流亡客死的士大夫，陽裕無不收葬善後，恤養遺孤，無論賢愚之士都傾心待他，因此他在任職之所都受到推崇敬仰。

當初，范陽盧諶常稱贊他説：“我在晋清平之世，一一觀察了許多朝士，忠毅清儉，誠信重義如同陽士倫的，實在没見幾人。”陽裕死時，慕容皝甚表哀悼，死時六十二歲。

# 晉書卷一百十

## 載記第十

### 慕容儁

慕容儁字宣英，皝之第二子也。初，廆常言："吾積福累仁，子孫當有中原。"既而生儁，廆曰："此兒骨相不恒，吾家得之矣。"及長，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魁偉，博觀圖書，有文武幹略。皝爲燕王，拜儁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燕王世子。

慕容儁字宣英，是慕容皝的第二個兒子。當初，慕容廆常說："我積累福德仁義，我的子孫應當擁有中原。"不久慕容儁出生，慕容廆說："這個小兒骨相不尋常，我家後繼有人了。"等到慕容儁長大後，身高八尺二寸，身材魁偉，博覽圖書，有文才武略。慕容皝爲燕王，任慕容儁爲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燕王世子。

皝死，僭即燕王位，元年春正月，依春秋列國故事稱元年，赦于境內。是時石季龍死，趙魏大亂，儁將圖兼并之計，以慕容恪爲輔國將軍，慕容評爲輔弼將軍，陽騖爲輔義將軍，慕容垂爲前鋒都督、建鋒將軍，簡精卒二十餘萬以待期。是歲，穆帝使謁者陳沈拜儁爲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冀并平四州牧、大將軍、大單于、燕王，承制封拜一如廆、皝故事。

慕容皝死，慕容儁繼燕王位，永和元年春正月，依照春秋列國的慣例改稱元年，在境内實施大赦。此時石季龍死，趙魏大亂，慕容儁準備兼并趙魏，任慕容恪爲輔國將軍，慕容評爲輔弼將軍，陽騖爲輔義將軍，慕容垂爲前鋒都督、建鋒將軍，挑選了二十餘萬精兵等待行動的日期。這一年，穆帝派謁者陳沈任慕容儁爲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冀并平四州牧、大將軍、大單于、燕王，成立府署封拜官職都同慕容廆、慕容皝以前一樣。

明年，儁率三軍南伐，出自盧龍，次于無終。石季龍幽州刺史王午棄城走，留其將王他守薊。儁攻陷其城，斬他，因而都之。徙廣寧、上谷人于徐無，代郡人于凡城而還。

第二年，慕容儁率領三軍南征，從盧龍出發，到了無終。石季龍幽州刺史王午棄城而逃，留下他的部將王他守衛薊。慕容儁攻陷了薊城，殺掉王他，於是以薊爲都。把廣寧、上谷的人遷徙到徐無，把代郡人遷徙到凡城後返回。

及冉閔攻石祗，僭稱大號，遣其使人常煒聘於儁。儁引之觀下，使其記室封裕詰之曰："冉閔養息常才，負恩篡逆，有何祥應而僭稱大號?"煒曰："天之所興，其致不同，狼烏

冉閔攻打石祗，僭稱帝號，派遣使者常煒到慕容儁那裏訪問。慕容儁把他請到宮門外雙闕下，讓記室封裕詰問他說："冉閔是石氏的養子才能平庸，辜負恩德篡位行逆，有什麽祥瑞應兆而越禮妄稱帝號?"常煒答道："上天要振興的帝

紀于三王，麟龍表于漢、魏。寡君應天馭曆，能無祥乎！且用兵殺伐，哲王盛典，湯、武親行誅放，而仲尼美之。魏武養於宦官，莫知所出，衆不盈旅，遂能終成大功。暴胡酷亂，蒼生屠膾，寡君奮劍而誅除之，黎元獲濟，可謂功格皇天，勛侔高祖。恭承乾命，有何不可？”裕曰：“石祗去歲使張舉請救，云璽在襄國，其言信不？又聞閔鑄金爲己象，壞而不成，奈何言有天命？”煒曰：“誅胡之日，在鄴者略無所遺，璽何從而向襄國，此求救之辭耳。天之神璽，實在寡君。且妖孽之徒，欲假奇眩衆，或改作萬端，以神其事。寡君今已握乾府，類上帝，四海懸諸掌，大業集於身，何所求慮而取信此乎！鑄形之事，所未聞也。”儁既鋭信舉言，又欣于閔鑄形之不成也，必欲審之，乃積薪置火於其側，命裕等以意喻之。煒神色自若，抗言曰：“結髮已來，尚不欺庸人，況千乘乎！巧詐虛言以救死者，使臣所不爲也。直道受戮，死自分耳。益薪速火，君之大惠。”左右勸儁殺之，儁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此亦人臣常事。”遂赦之。

王，其深奧之理各不相同，三王時爲狼烏，漢、魏時爲麟龍。我們的君主順應天命主宰一國，能没有祥瑞嗎！再説使用兵力實行殺伐，是賢明君主重要的典章制度，湯放逐桀、武王伐紂，但孔子贊美他們。魏武帝曹操是宦官的養子，没有人確知他的出身，兵衆不滿一旅，但最終能成就大業。野蠻的胡人殘暴作亂，屠殺宰割百姓，我們的君主拔劍消滅了他們，百姓得到解救，可以稱得上功高蒼天，勛同高祖。恭敬地順承天命，有什麽不可以呢？”封裕説：“石祗去年派張舉請求救援，説傳國璽留在襄國，他的話真實嗎？又聽説冉閔爲自己鑄造金像，金像壞裂而没有鑄成，怎麽能聲稱有天命呢？”常煒説：“討伐胡人的時候，鄴地的人幾乎無所遺留，璽印由什麽途徑而到襄國，這衹不過是求救的托辭罷了。上天賦予的神璽，其實在我們的君主那裏。再説邪惡之徒，想假藉奇異來迷惑大衆，有人改成各式各樣的説法，來神化這件事。我們的君主現在已經握有受命於天的符瑞，禰祭上帝把這件事告訴了天神，掌握四海，大業集於一身，你們還考慮什麽而聽信那些話呢！鑄金像的事，我没有聽説過。”慕容儁既已堅信張舉的話，又對冉閔鑄像不成功一事很得意，想一定要弄清原委，於是在常煒身旁堆積柴薪點起火，命令封裕等人暗示他。常煒神色自若，直言道：“從成年時起，我連普通的人都不曾欺騙過，何況對於千乘之主呢！利用巧詐荒誕的謊言來挽救垂死之人，是使臣我所不會做的事。直言而遭殺戮，死得其所。添上柴薪加大火勢，是君王對我的恩惠。”左右的人勸慕容儁殺了他，慕容儁説：“古代雙方交戰，使者處於其間，這也是爲人臣者通常的事。”於是釋放了常煒。

遣慕容恪略地中山，慕容評攻王午于魯口。恪次唐城，冉閔將白同、中山太守侯龕固守不下。恪留其將慕容彪攻之，進討常山。評次南安，王午遣其將鄭生距評。評逆擊，斬之，侯龕逾城出降。恪進克中山，斬白同。儁軍令嚴明，諸將無所犯。閔

派遣慕容恪去占領中山的土地，派慕容評到魯口攻打王午。慕容恪到唐城，因冉閔部將白同、中山太守侯龕堅守而不能攻克。慕容恪留下部將慕容彪攻打中山，自己進兵常山。慕容評屯兵南安，王午派部將鄭生抵抗慕容評。慕容評迎擊鄭生，殺了他，侯龕越過城墻出來投降。慕容恪進軍攻克中山，殺了白同。慕容儁軍令嚴明，

章武太守賈堅率郡兵邀評戰于高城，擒堅於陣，斬首三千餘級。

各位將領不違犯軍令。冉閔章武太守賈堅率領郡兵在高城截擊慕容評，慕容評在陣上擒獲了賈堅，斬殺三千餘人。

是歲丁零翟鼠及冉閔將劉準等率其所部降于儁，封鼠歸義王，拜準左司馬。

這一年丁零翟鼠和冉閔部將劉準等人率領他們的部隊向慕容儁投降，封翟鼠爲歸義王，任劉準爲左司馬。

時鮮卑段勤初附於儁，其後復叛。儁遣慕容恪及相國封弈討冉閔于安喜，慕容垂討段勤于繹幕，儁如中山，爲二軍聲勢。閔懼，奔于常山，恪追及於泒水。閔威名素振，衆咸憚之。恪謂諸將曰："閔師老卒疲，實爲難用；加其勇而無謀，一夫之敵耳。雖有甲兵，不足擊也。吾今分軍爲三部，掎角以待之。閔性輕鋭，又知吾軍勢非其敵，必出萬死衝吾中軍。吾今貫甲厚陣以俟其至，諸君但厲卒，從旁須其戰合，夾而擊之，蔑不克也。"及戰，敗之，斬首七千餘級，擒閔，送之，斬於龍城。恪屯軍呼沲。閔將蘇亥遣其將金光率騎數千襲恪，恪逆擊，斬之，亥大懼，奔于并州。恪進據常山，段勤懼而請降，遂進攻鄴。閔將蔣幹閉城距守。儁又遣慕容評等率騎一萬會攻鄴。是時燕巢于儁正陽殿之西椒，生三雛，項上有竪毛；凡城獻異鳥，五色成章。儁謂群僚曰："是何祥也?"咸稱："燕者，燕鳥也。首有毛冠者，言大燕龍興，冠通天章甫之象也。巢正陽西椒者，言至尊臨軒朝萬國之徵也。三子者，數應三統之驗也。神鳥五色，言聖朝將繼五行之籙以御四海者也。"儁覽之大悦。既而蔣幹率鋭卒五千出城挑戰，慕容評等擊敗之，斬首四千餘級，幹單騎還鄴。於是群臣勸儁稱尊號，儁答曰："吾本幽漠射獵之鄉，被髮左衽之俗，曆數之籙寧有分邪！卿等苟相褒舉，以覬非望，

當時鮮卑人段勤初附於慕容儁，後來又一次反叛。慕容儁派慕容恪和相國封弈到安喜討伐冉閔，派慕容垂到繹幕討伐段勤，慕容儁抵達中山，爲二軍聲援。冉閔很恐懼，逃往常山，慕容恪在泒水追上了他。冉閔素來享有威名，衆人都害怕他。慕容恪對諸位將領說："冉閔軍隊長久在外士卒疲憊不堪，實在難以用來作戰；加之他有勇無謀，衹有匹夫之勇。他們雖然擁有精兵，但不值一擊。我們現在把部隊分成三部，形成掎角之勢來等待戰機。冉閔有輕捷精鋭之兵，又瞭解我們軍隊的勢力不能與他抗衡匹敵，一定會竭盡全力衝擊我們的中軍。我們現在穿好鎧甲加固軍陣等待他們到來，諸君衹需整肅激勵士兵，從旁等待他們與我們的中軍交戰，夾擊他們，無往而不勝。"作戰開始後，打敗了冉閔軍隊，斬首七千餘人，擒獲了冉閔，將他遣送，在龍城斬了他。慕容恪在呼沲屯兵。冉閔部將蘇亥派手下的將領金光率領數千騎兵襲擊慕容恪，慕容恪迎戰，斬了金光，蘇亥大爲恐懼，逃往并州。慕容恪進兵占據常山，段勤畏懼而請求投降，慕容恪繼而進兵攻打鄴。冉閔部將蔣幹關閉城門堅守。慕容儁又派慕容評等率領一萬騎兵共同攻打鄴。此時燕子在慕容儁正陽殿的西椒房上築巢，生下三隻雛燕，脖子上有竪毛；凡城獻上怪鳥，身上有五色構成的圖案。慕容儁對群官說："這是什麼徵兆?"官員們都說："燕，是燕鳥。頭上有毛冠，指大燕如龍騰般興起，毛冠竪指通天是仕宦之冠的徵象。在正陽殿西椒房築巢，是至尊的君王親臨前殿使萬國來朝的徵象。三隻雛燕，是應合了天地星三統的應驗。神鳥由五種顏色構成，指的是聖明的王朝將繼承上天賜予的五行圖籙符命來統轄天下。"慕容儁看後非常高興。不久蔣幹率領五千精兵出城挑戰，慕容評等迎擊并

實匪寡德所宜聞也。”慕容恪、封奕討王午于魯口，降之。尋而慕容評攻克鄴城，送冉閔妻子僚屬及其文物于中山。

戰敗了他們，斬殺四千餘人，蔣幹獨自騎馬返回鄴。於是群臣勸慕容儁稱帝，慕容儁回答說：“我原本屬於大漠射獵之鄉，遵從披散頭髮衣襟朝左的風俗，曆數的圖籙符命難道有我的份嗎！你們如果褒美推舉我，貪求非分的願望，這實在不是我所應聽到的事情。”慕容恪、封奕在魯口討伐王午，王午投降。不久慕容評攻克鄴城，把冉閔的妻子兒女、屬下官吏及其文物送到中山。

先是，蔣幹以傳國璽送于建鄴，儁欲神其事業，言曆運在己，乃詐云閔妻得之以獻，賜號曰“奉璽君”，因以永和八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建元曰元璽，署置百官。以封奕爲太尉，慕容恪爲侍中，陽鶩爲尚書令，皇甫真爲尚書左僕射，張希爲尚書右僕射，宋活爲中書監，韓恒爲中書令，其餘封授各有差。追尊廆爲高祖武宣皇帝，皝爲太祖文明皇帝。時朝廷遣使詣儁，儁謂使者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爲中國所推，已爲帝矣。”初，石季龍使人探策于華山，得玉版，文曰：“歲在申酉，不絕如綫。歲在壬子，真人乃見。”及此，燕人咸以爲儁之應也。改司州爲中州，置司隸校尉官。群下言：“大燕受命，上承光紀黑精之君，運曆傳屬，代金行之后，宜行夏之時，服周之冕，旗幟尚黑，牲牡尚玄。”儁從之。其從行文武、諸藩使人及登號之日者，悉增位三級。泒河之師，守鄴之軍，下及戰士，賜各有差。臨陣戰亡者，將士加贈二等，士卒復其子孫。殿中舊人皆隨才擢叙。立其妻可足渾氏爲皇后，世子曄爲皇太子。

在此之前，蔣幹把傳國璽送到建鄴，慕容儁想神化他的事業，説明天象運行所顯示的運數已應驗於自己，就詐稱是冉閔之妻得到傳國璽并獻上，賜予“奉璽君”之號，於是在永和八年登上皇帝之位，大赦境內囚犯，建年號爲元璽，設置百官。任封奕爲太尉，慕容恪爲侍中，陽鶩爲尚書令，皇甫真爲尚書左僕射，張希爲尚書右僕射，宋活爲中書監，韓恒爲中書令，其餘官員封官授職各有等級。爲慕容廆追加尊號爲高祖武宣皇帝，慕容皝爲太祖文明皇帝。當時朝廷派遣使者來見慕容儁，慕容儁對使者説：“你回去告訴你們的天子，我承擔了百姓的困苦，被中原的人們推舉，已經稱帝了。”當初，石季龍派人去華山求簽，得到一塊玉版，上面的字是：“申酉之年，不絕如綫。壬子之年，真人顯現。”到了此時，燕人都認爲是慕容儁的應兆。改置司州爲中州，設置司隸校尉。群臣説：“大燕接受天命，上承北方之帝黑精之君，命運傳承相連，取代晉執掌天下，應該實行夏的曆法，用周的官冕，旗幟崇尚黑色，祭祀用牲應爲玄黑色。”慕容儁同意了這些建議。隨從他的文官武將、各藩屬國的使臣中參加登基日儀式的人，都升官位三級。泒河參戰的軍隊，守衛鄴城的軍隊，下至戰士，各有不同的賞賜。陣亡將士，將士加贈二等，士卒則免除子孫的賦稅。殿中舊時的臣吏都根據才能提拔叙用。立慕容儁的妻子可足渾氏爲皇后，世子慕容曄爲皇太子。

晉寧朔將軍榮胡以彭城、魯郡叛降于儁。

晉寧朔將軍榮胡以彭城、魯郡向慕容儁投降。

常山人李犢聚衆數千，反于普壁壘，儁遣慕容恪率衆討降之。

常山人李犢聚集起數千人，在普壁壘謀反，慕容儁派慕容恪率領士衆討伐他們并使他們投

初，冉閔既敗，王午自號安國王。午既死，呂護復襲其號，保于魯口。恪進討走之，遣前軍悦綰追及于野王，悉降其衆。

姚襄以梁國降于儁。以慕容評爲都督秦、雍、益、梁、江、揚、荆、徐、兖、豫十州河南諸軍事，權鎮于洛水；慕容彊爲前鋒都督、都督荆徐二州緣淮諸軍事，進據河南。

儁自和龍至薊城，幽冀之人以爲東遷，互相驚擾，所在屯結。其下請討之，儁曰："群小以朕東巡，故相惑耳。今朕既至，尋當自定。然不虞之備亦不可不爲。"於是令内外戒嚴。

苻生河内太守王會、黎陽太守韓高以郡歸儁。晋蘭陵太守孫黑、濟北太守高柱、建興太守高瓮各以郡叛歸于儁。初，儁車騎大將軍、范陽公劉寧屯據蕃城，降于苻氏，至此，率户二千詣薊歸罪，拜後將軍。高句麗王釗遣使謝恩，貢其方物。儁以釗爲營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營州刺史，封樂浪公，王如故。

儁給事黄門侍郎申胤上言曰：

夫名尊禮重，先王之制。冠冕之式，代或不同。漢以蕭曹之功，有殊群辟，故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世無其功，則禮宜闕也。至於東宫，體此爲儀，魏晋因循，制不納舄。今皇儲過謙，準同百僚，禮卑逼下，有違朝式。太子有統天之重，而與諸王齊冠遠游，非所以辨章貴賤也。

祭饗朝慶，宜正服衮衣九文，冠冕九旒。

降。

當初，冉閔失敗後，王午自封爲安國王。王午死後，呂護又沿襲了他的封號，在魯口駐守自保。慕容恪進軍討伐并趕跑了他，派前軍悦綰在野王追上呂護，他的部衆全部投降。

姚襄帶着梁國向慕容儁投降。任慕容評爲都督秦、雍、益、梁、江、揚、荆、徐、兖、豫十州河南諸軍事，暫時鎮守洛水；慕容彊任前鋒都督、都督荆、徐二州緣淮諸軍事，進據黄河以南。

慕容儁自和龍抵達薊城，幽、冀的百姓以爲他將東遷，互相驚慌擾亂，在他們的所在地集結。部下請求討伐他們，慕容儁説："他們認爲朕去東部巡視，所以産生疑惑。現在朕既已至此，不久他們會自行安定。然而我們也應作發生意外的準備。"於是命令内外戒嚴。

苻生河内太守王會、黎陽太守韓高以所轄郡歸附慕容儁。晋蘭陵太守孫黑、濟北太守高柱、建興太守高瓮各以所轄郡反叛歸附慕容儁。當初，慕容儁的車騎大將軍、范陽公劉寧屯兵蕃城，向苻氏投降，到了此時，率領兩千户人到薊歸附謝罪，授他爲後將軍。高句麗王釗派遣使者來謝恩，貢獻地方特産。慕容儁任釗爲營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營州刺史，封爲樂浪公，高句麗王同以前一樣。

慕容儁的給事黄門侍郎申胤進言説：

尊重名禮，是先王的制度。冠冕的樣式，各代或有不同。漢代因蕭何、曹參的功勞，與群官不同，故可以佩劍著履上殿，入朝不必小步急趨。世上若無這般功勞，那麽相應的禮法應該空缺。至於東宫太子，也以此定爲禮儀，魏晋沿襲，規定太子不必著履上殿。現在皇儲過分謙恭，同百官遵守相同的規定，禮儀謙卑接近官員，違背了朝廷的制度。太子有統領天下的重任，而與諸王戴着同樣的冠去遠游，這不是辨明貴賤的做法。

祭祀宴饗朝慶，應穿正式的禮服即有九種圖案的衮袍，戴有九根飄帶的冠冕。

又仲冬長至，太陰數終，黄鍾産氣，綿微於下，此月閉關息旅，后不省方。《禮記》曰："是月也，事欲静，君子齋戒去聲色。"唯《周官》有天子之南郊從八能之説。或以有事至靈，非朝饗之節，故有樂作之理。王者慎微，禮從其重。前來二至闕鼓，不宜有設，今之鏗鏘，蓋以常儀。二至之禮，事殊餘節，猥動金聲，驚越神氣，施之宣養，實爲未盡。

另外仲冬十一月到來，太陰的終極，黄鐘律管聚集起陽氣，微弱地處在下方，這一月要閉關停止商旅活動，君主不視察四方。《禮記》中説："這一個月，應該寧静，君子要沐浴更衣整潔身心并遠離聲色。"惟有《周官》中有天子到南郊調和陰陽律曆五音的説法。有人認爲有大事時十分靈驗，而不是朝拜宴饗的禮節，所以有作樂之規定。身爲君王應謹慎，定禮儀要依據前例。從前夏至、冬至之日不擊鼓，不宜陳設，現在鏗鏘有聲，也是依常儀而定。夏至、冬至的禮儀，與其他節氣的禮儀不同，任意敲起金鼓之聲，驚動神氣，宣養六氣，實在不合宜。

又朝服雖是古禮，絳褠始於秦漢，迄于今代，遂相仍準。朔望正旦，乃具衮舄。禮，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事者三，雨沾服失容，其在一焉。今或朝日天雨，未有定儀。禮貴適時，不在過恭。近以地濕不得納舄，而以衮襆改履。案言稱朝服，所以服之而朝，一體之間，上下二制，或廢或存，實乖禮意。大燕受命，侔踪虞夏，諸所施行，宜損益定之，以爲皇代永制。

另外朝服雖然依據古禮，絳色的狹袖單衣自秦漢時起，直到現在，依然以前代爲準。每月朔日望日和正月初一，纔要把衮衣和複底之舄穿着整齊。按照禮儀，諸侯共同拜見天子，影響此事不得圓滿的有三種情况，雨沾濕朝服改變了正常的儀容，是其中之一。現在有時朝拜之日天上下雨，没有一定的禮儀規定。禮貴在適合天時，而并不在於過分恭敬。最近因爲地濕不能著舄，而在衮服的下緣改穿單底之履。我認爲之所以稱作朝服，是穿着朝見，同一個身體，上下的穿着分屬兩種禮儀制度，有的廢除而有的保留，這實在有悖禮儀本意。大燕承受天命，步虞夏的後塵，各項施行的制度，應該或減或加而成定規，作爲皇朝永久的制度。

儁曰："其劍舄不趨，事下太常參議。太子服衮冕，冠九旒，超級逼上，未可行也。冠服何容一施一廢，皆可詳定。"

慕容儁説："關於有特殊功勞的人上朝不解劍不脱鞋不快步急趨的規定，交付到太常那裏商議。太子穿衮袍戴冕，冠上飾九根飄帶，超越等級接近君王的服飾規定，不可行。冠冕服飾怎能時而施行時而廢止，都應詳細審定。"

初，段蘭之子龕因冉閔之亂，擁衆東屯廣固，自號齊王，稱藩于建鄴，遣書抗中表之儀，非儁正位。儁遣慕容恪、慕容塵討之。恪既濟河。龕弟羆驍勇有智計，言於龕曰："慕容恪善用兵，加其衆旅既盛，恐不可

當初，段蘭的兒子段龕趁着冉閔之亂，集聚衆人到東部屯兵廣固，自稱齊王，對建鄴自稱藩屬，送文書呈上宫廷内外的禮儀，指責慕容儁非正統。慕容儁派慕容恪、慕容塵討伐他。慕容恪渡過了黄河。段龕的弟弟段羆驍勇而有智謀，他對段龕説："慕容恪善於用兵，加上他的士衆人

抗也。若頓兵城下，雖復請降，懼終不聽。王但固守，羆請率精銳距之。若其戰捷，王可馳來追擊，使虜匹馬無反。如其敗也，遽出請降，不失千户侯也。”龕弗從。羆固請行，龕怒斬之，率衆三萬來距恪。恪遇龕於濟水之南，與戰，大敗之，遂斬其弟欽，盡俘其衆。恪進圍廣固，諸將勸恪宜急攻之，恪曰：“軍勢有宜緩以克敵，有宜急而取之。若彼我勢均，且有强援，慮腹背之患者，須急攻之，以速大利。如其我强彼弱，外無寇援，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此之謂也。龕恩結賊黨，衆未離心，濟南之戰，非不鋭也，但其用之無術，以致敗耳。今憑固天險，上下同心，攻守勢倍，軍之常法。若其促攻，不過數旬，克之必矣，但恐傷吾士衆。自有事已來，卒不獲寧，吾每思之，不覺忘寢，亦何宜輕殘人命乎！當持久以取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乃築室反耕，嚴固圍壘。龕所署徐州刺史王騰、索頭單于薛雲降于恪。段龕之被圍也，遣使詣建鄴請救。穆帝遣北中郎將荀羡赴之，憚虜强還延不敢進。攻破陽都，斬王騰以歸。恪遂克廣固，以龕爲伏順將軍，徙鮮卑胡羯三千餘户于薊，留慕容塵鎮廣固，恪振旅而歸。

多氣盛，恐怕不可抵抗。如若他們在城下聚兵圍困，儘管我們再請求投降，恐怕他們終究不會同意。齊王衹需固守，我請求率領精鋭的隊伍去抵禦他們。如果此戰告捷，王可以馳馬追擊而來，使他們連一匹馬都回不去。如果這一戰打敗了，馬上出城請求投降，也不失千户侯的身份。”段龕不聽從。段羆執意要求出兵，段龕一怒之下斬殺了他，率領三萬士衆來抵禦慕容恪。慕容恪與段龕在濟水南遭遇，與之相戰，把他們打得慘敗，斬了段龕之弟段欽，俘虜了全部士衆。慕容恪進兵包圍廣固，諸位將領勸他應該迅速攻城，慕容恪説：“作戰之勢有時應以等待來制服敵人，有時應迅速戰勝他們。如果對方和我方勢均力敵，而且他們有强大的後援，考慮到腹背受敵的困難形勢，我們必須急速進攻，迅速得到大的戰果。如果我强敵弱，又没有外來敵人的增援，我們的力量足以制勝的話，應當防守控制他們，等待他們自己困乏。兵法上有十圍五攻的説法，説的就是這個意思。段龕靠小恩惠集結起黨羽，衆人并没有離散之心，濟南一戰，并非他們兵力不精鋭，衹是用兵之術有誤，而導致失敗。現在固守天險，上下同心，攻守都會力量倍增，這是軍事常用之法。如果我們急速進攻，不過幾十天，必定可以攻克，但恐怕會對我們的士兵造成死傷。自從發生戰事以來，士卒不得安寧，想到這些，我常常無法安睡，爲什麽如此輕視人的生命呢！我們應當用持久之法來取得勝利。”諸將都説：“這是我們所不曾考慮到的。”於是築造房屋屯田耕種，嚴密地加固包圍的壁壘。段龕所任命的徐州刺史王騰、索頭單于薛雲向慕容恪投降。段龕被圍困，派使者到建鄴去請求救援。穆帝派遣北中郎將荀羡趕赴那裏，荀羡害怕敵虜勢力强大徘徊不敢前進。攻克陽都，斬了王騰後返回。慕容恪於是攻克了廣固，授段龕爲伏順將軍，把鮮卑胡羯三千餘户遷到薊，留下慕容塵鎮守廣固，慕容恪整隊班師。

儁太子曄死，僞謚獻懷。升平元年，復立次子暐爲皇太子，赦其境内，改元曰光壽。

慕容儁太子慕容曄死，謚號獻懷。升平元年，又立第二個兒子慕容暐爲皇太子，在管轄的境内實行大赦，改年號爲光壽。

遣其撫軍慕容垂、中軍慕容虔與護軍平熙等率步騎八萬討丁零敕勒于塞北，大破之，俘斬十餘萬級，獲馬十三萬匹，牛羊億餘萬。

初，廆有駿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季龍之伐棘城也，皝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蹄嚙，人莫能近。皝曰："此馬見異先朝，孤常仗之濟難，今不欲者，蓋先君之意乎!"乃止。季龍尋退，皝益奇之。至是，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虧，儁比之於鮑氏驄，命鑄銅以圖其象，親爲銘贊，鎸勒其旁，置之薊城東掖門。是歲，象成而馬死。

匈奴單于賀賴頭率部落三萬五千降于儁，拜寧西將軍、雲中郡公，處之于代郡平舒城。

晉太山太守諸葛攸伐其東郡。儁遣慕容恪距戰，王師敗績。北中郎將謝萬先據梁宋，懼而遁歸。恪進兵入寇河南，汝、潁、譙、沛皆陷，置守宰而還。

儁自薊城遷于鄴，赦其境内，繕修宫殿，復銅雀臺。

廷尉監常煒上言："大燕雖革命創制，至於朝廷銓謨，亦多因循魏晋，唯祖父不殯葬者，獨不聽官身清朝，斯誠王教之首，不刊之式。然禮貴適時，世或損益，是以高祖制三章之法，而秦人安之。自頃中州喪亂，連兵積年，或遇傾城之敗，覆軍之禍，坑師沈卒，往往而然，孤孫煢子，十室而九。兼三方岳峙，父子異邦，存亡吉凶，杳成天外。或便假一時，或依嬴博之制，孝子糜身無補，順孫心喪靡及，雖招魂虚葬以叙罔極之情，又禮無招葬之文，令不此載。

派遣撫軍慕容垂、中軍慕容虔與護軍平熙等人率領八萬步卒騎兵到塞北地區討伐丁零敕勒，大敗敵方，斬殺俘獲共十餘萬人，繳獲十三萬匹馬，牛羊不計其數。

當初，慕容廆有一匹駿馬名叫赭白，外觀奇特足力超群。石季龍討伐棘城時，慕容皝準備出城避難，想騎這匹馬，馬放聲悲鳴又踢又咬，没有人能够接近它。慕容皝説："這匹馬在前朝就被視爲奇馬，我常依靠它度過難關，現在不願意讓我乘騎，大概是先父的意思吧!"於是打消了出城的念頭。季龍不久撤兵，慕容皝更加認爲此馬不凡。到了此時，馬已四十九歲，但奔馳疾速不減當年，慕容儁將其比作從前鮑氏曾三代同乘的一匹馬，下令鑄這匹馬的銅像，親自爲之寫了銘文贊辭，刻在銅像旁邊，把銅像立在薊城東掖門。當年，銅像鑄成而這匹馬死去。

匈奴單于賀賴頭率領三萬五千名同部落士卒向慕容儁投降，授他爲寧西將軍、雲中郡公，把他安置在代郡平舒城。

晉太山太守諸葛攸討伐東郡。慕容儁派慕容恪抵禦迎戰，王室軍隊大敗。北中郎將謝萬原先據守梁宋，因害怕而跑回。慕容恪進兵侵犯黄河以南地區，汝、潁、譙、沛全都攻克，設置了地方長官而返回。

慕容儁從薊城遷到鄴，在境内實施赦令，修繕宫殿，恢復了銅雀臺。

廷尉監常煒進言説："大燕雖然改换朝代創建制度，至於朝廷考核選拔人才的辦法，也大多因循魏晋的做法，惟有不能爲祖父和父親殯尸下葬的人，纔不允許在清明的朝廷躋身爲官，這是王道教化的首要原則，是不可删改的制度。然而禮儀貴在適應時勢，每一朝代都有增有减，因此漢高祖率兵入咸陽時約法三章，而秦人安定。自近來中原遭到戰亂，連年打仗，有時遭遇城池淪陷，全軍覆滅的災禍，軍隊士卒被坑埋水淹的事，常常發生，家中僅剩下孤苦伶仃的兒孫，十家中有九家如此。加之三方對峙如山頭聳立，父子處在不同的邦域，存亡吉凶的音訊，杳然如隔天外。有的從簡操辦，有的依照季札於異鄉嬴

若斯之流，抱琳琅而無申，懷英才而不齒，誠可痛也。恐非明揚側陋，務盡時珍之道。吴起、二陳之疇，終將無所展其才幹。漢祖何由免於平城之圍？郅支之首何以懸於漢闕？謹案《戊辰詔書》，蕩清瑕穢，與天下更始，以明惟新之慶。五六年間，尋相違伐，於則天之體，臣竊未安。”儁曰：“煒宿德碩儒，練明刑法，覽其所陳，良足采也。今六合未寧，喪亂未已，又正當搜奇拔異之秋，未可才行兼舉，且除此條，聽大同更議。”

博之間葬子的做法，孝子粉身碎骨也無補益，賢孫肝腸寸斷也挽救不及，雖然可以用招回魂靈以形式上的安葬來表達無盡的哀思，但禮法上没有招魂安葬的條文，法令上不登載這一類規定。如遇到這種情况，負有琳琅般的才華而無處施展，懷着傑出的才智却不能列於官位，這實在值得痛惜。恐怕不合乎明察薦舉出身微陋之人，務求充分利用當代賢才的用人之道。吴起、二陳之類的人才，終將没有機會施展才幹。漢祖爲什麼能解脱平城之圍？郅支的首級怎樣懸挂到了漢闕？我恭謹地認爲《戊辰詔書》，蕩滌了瑕疵污穢，天下更新，以昭明共創新業的吉慶之情。五六年間，轉而互相抵觸，對於以天爲法，我暗中認爲不甚安妥。”慕容儁説：“常煒是德高望重的大儒，精通刑法，觀察他所陳述的看法，非常值得采納。現在天下尚未安寧，喪亂還未平息，又正值搜尋提拔非凡人才的時候，不可能才能和品行兼備，暫且除去這一條規定，到天下統一後再重新商議。”

使昌黎、遼東二郡營起廆廟，范陽、燕郡構皝廟，以其護軍平熙領將作大匠，監造二廟焉。

指派昌黎、遼東二郡營建慕容廆廟，范陽、燕郡構築慕容皝廟，任護軍平熙兼任將作大匠，監管建造這兩座廟。

苻堅平州刺史劉特率户五千降于儁。

苻堅平州刺史劉特率領五千户向慕容儁投降。

河間李黑聚衆千餘，攻略州郡，殺棗彊令衛顏，儁長樂太守傅顏討斬之。

河間人李黑聚集一千多人，攻略州郡，殺了棗彊令衛顏，慕容儁長樂太守傅顏討伐并殺了他。

常山大樹自拔，根下得璧七十、珪七十三，光色精奇，有異常玉。儁以爲岳神之命，遣其尚書郎段勤以太牢祀之。

常山有棵大樹自身拔地而出，在樹根下得到七十塊璧、七十三塊珪，這些玉石光彩和顏色都精緻奇特，與通常的玉石不同。慕容儁認爲這是山神之命，派尚書郎段勤用太牢禮祭祀。

初，冉閔之僭號也，石季龍將李歷、張平、高昌等并率其所部稱藩於儁，遣子入侍。既而投款建鄴，結援苻堅，并受爵位，羈縻自固，雖貢使不絶，而誠節未盡。吕護之走野王也，遣弟奉表謝罪於儁，拜寧南將軍、河内太守。又上黨馮鴦自稱太守，附于張平，平屢言之，儁以平

當初，冉閔僭稱王號時，石季龍部將李歷、張平、高昌等都帶領所轄的隊伍向慕容儁自稱藩屬，派遣各自的兒子入慕容儁處侍奉。不久又向建鄴投誠，與苻堅結交爲援，都接受了爵位，控制局勢固守，雖然向慕容儁進貢的使者來往不絶，但并未極盡忠誠之禮。吕護逃到野王時，派他的弟弟捧着奏表向慕容儁謝罪，被任命爲寧南將軍、河内太守。另外上黨馮鴦自稱爲太守，

故，赦其罪，以爲京兆太守。護、鴦亦陰通京師。張平跨有新興、雁門、西河、太原、上黨、上郡之地，壘壁三百餘，胡晋十餘萬户，遂拜置征、鎮，爲鼎峙之勢。儁遣其司徒慕容評討平，領軍慕輿根討鴦，司空陽鶩討昌，撫軍慕容臧攻歷。并州壘壁降者百餘所，以尚書右僕射悦綰爲安西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并州刺史以撫之。平所署征西諸葛驤、鎮北蘇象、寧東喬庶、鎮南石賢等率壘壁百三十八降于儁，儁大悦，皆復其官爵。既而平率衆三千奔于平陽，鴦奔于野王，歷走滎陽，昌奔邵陵，悉降其衆。

依附於張平，張平多次爲他説話，慕容儁因爲張平的緣故，赦免了馮鴦的罪過，任他爲京兆太守。吕護、馮鴦也暗中與王室的軍隊有聯係。張平跨踞新興、雁門、西河、太原、上黨、上郡之地，有三百餘處防守工事，十餘萬户胡晋，又授官設置征東、鎮西等將軍的稱號，形成鼎立對峙的局面。慕容儁派司徒慕容評討伐張平，領軍慕輿根討伐馮鴦，司空陽鶩討伐高昌，撫軍慕容臧攻打李歷。并州投降的防禦堡壘有一百餘處，任命尚書右僕射悦綰爲安西將軍、兼護匈奴中郎將、并州刺史來安撫他們。張平所任命的征西諸葛驤、鎮北蘇象、寧東喬庶、鎮南石賢等人以防禦堡壘中的一百三十八處投降了慕容儁，慕容儁非常高興，讓他們都恢復了官職和爵位。不久張平帶領三千士衆逃到平陽，馮鴦逃到野王，李歷逃到滎陽，高昌逃到邵陵，他們的士衆全部投降了慕容儁。

儁于是復圖入寇，兼欲經略關西，乃令州郡校閲見丁，精覆隱漏，率户留一丁，餘悉發之，欲使步卒滿一百五十萬，期明年大集，將進臨洛陽，爲三方節度。武邑劉貴上書極諫，陳百姓凋弊，召兵非法，恐人不堪命，有土崩之禍，并陳時政不便于時者十有三事。儁覽而悦之，付公卿博議，事多納用，乃改爲三五占兵，寬戎備一周，悉令明年季冬赴集鄴都。

此時慕容儁圖謀再度侵犯内地，并企圖侵占關西，就下令各州郡清點檢查現有的兵丁，檢查核實户口，一律各家各户僅留一成年人，其他全部徵發入伍，想使步卒達到一百五十萬，希望第二年會合全部兵力，準備進軍洛陽，能指揮調度三方力量。武邑人劉貴上書極力勸諫，陳説百姓生活困乏，召兵不合乎法律，恐怕百姓不堪承受，會有如土崩塌的大禍，并且陳述當時不適合時勢的政治事務十三件。慕容儁讀完諫書同意劉貴的意見，交付公卿廣泛商議，劉貴所言之事多數采用，於是改爲五丁抽三制，放寬一周的戰備時間，命令他們在第二年冬末全部趕赴鄴都集結。

是歲，晋將荀羨攻山茌，拔之，擒儁太山太守賈堅。儁青州刺史慕容塵遣司馬悦明救之，羡師敗績，復陷山茌。

這一年，晋將荀羡攻打山茌，攻克，擒獲了慕容儁太山太守賈堅。慕容儁青州刺史慕容塵派司馬悦明去解救他，荀羡的軍隊大敗，又一次攻克山茌。

儁立小學于顯賢里以教胄子。封其子泓爲濟北王，冲爲中山王。宴群臣於蒲池，酒酣，賦詩，因談經史，語及周太子晋，潸然流涕，顧謂群臣曰："昔魏武追痛倉舒，孫權悼登無

慕容儁在顯賢里設立小學來教育貴族子弟。封他的兒子慕容泓爲濟北王，慕容冲爲中山王。在蒲池宴會群臣，酒興正濃時，賦詩，接着談經論史，談到周太子晋時，潸然淚下，轉過頭對群臣説："昔日魏武帝追念痛悼倉舒，孫權不斷地

已，孤常謂二主緣愛稱奇，無大雅之體。自曄亡以來，孤鬚髮中白，始知二主有以而然。卿等言曄定何如也？孤今悼之，得無貽怪將來乎？”其司徒左長史李績對曰：“獻懷之在東宮，臣爲中庶子，既忝近侍，聖質志業，臣實不敢不知。臣聞道備無愆，其唯聖人乎。先太子大德有八，未見闕也。”儁曰：“卿言亦以過矣，然試言之。”績曰：“至孝自天，性與道合，此其一也。聰敏慧悟，機思若流，此其二也。沈毅好斷，理詣無幽，此其三也。疾諛亮物，雅悦直言，此其四也。好學愛賢，不耻下問，此其五也。英姿邁古，藝業超時，此其六也。虛襟恭讓，尊師重道，此其七也。輕財好施，勤恤民隱，此其八也。”儁泣曰：“卿雖褒譽，然此兒若在，吾死無憂也。吾既不能追踪唐虞，官天下以禪有德，近模三王，以世傳授。景茂幼冲，器藝未舉，卿以爲何如？”績曰：“皇太子天資岐嶷，聖敬日躋，而八德闕然，二闕未補，雅好游田，娛心絲竹，所以爲損耳。”儁顧謂暐曰：“伯陽之言，藥石之惠，汝宜戢之。”因問高年疾苦、孤寡不能自存者，賜穀帛有差。

悼念皇太子孫登，我常認爲這兩位君主喜愛奇才，缺乏大雅的風範。自慕容曄去世以來，我的鬚髮變白，纔懂得兩位君主這種哀思是確有緣由的。你們説慕容曄究竟怎樣？我現在悼念他，是否會爲將來留下責怪的議論呢？”司徒左長史李績對答説：“獻懷太子在東宫時，我任中庶子，既然忝居在近旁侍奉太子的職位，對於太子神聖的稟性以及志向學業，臣下實在不敢説不瞭解。我聽説道義齊備而没有過失的，恐怕惟有聖人吧。先太子大德有八個方面，没有什麼闕失。”慕容儁説：“你未免太言過其實了，但試着説説吧。”李績説：“天性極端孝順，性情與道義相合，這是其一。聰明慧悟，機智之思順暢如流，這是其二。沉穩剛毅有決斷，通曉義理無所不通，這是其三。仇恨諂諛待人坦蕩，喜歡直言，這是其四。好學愛賢，不耻下問，這是其五。英俊卓越，技藝和學業冠蓋當世，這是其六。虚懷若谷恭順謙讓，尊敬師輩崇尚道義，這是其七。輕視錢財樂於施捨，體恤百姓困苦，這是其八。”慕容儁哭泣着説：“你雖然褒揚贊譽有些過獎了，但這個兒子如果還活在世上，我死而無憂了。我既然不能效法唐虞，把統治天下的權力用禪讓之法交給有德之人，但可以模仿三王，通過世代相傳的辦法授予權力。景茂年幼，才藝未成，你認爲怎麼樣？”李績説：“皇太子天資聰慧，人們對他的敬意日見增進，但是尚不具備八德，兩方面的缺點尚未改正，他非常喜歡郊游田獵，陶醉在音樂之中，這是對他有損害的。”慕容儁回頭對慕容暐説：“伯陽的話，有靈丹妙藥般的益處，你應該約束自己。”接着又詢問了年老貧病、孤兒寡母生活難以自立者的情況，賞賜他們各不相等的穀物和布帛。

儁夜夢石季龍嚙其臂，寤而惡之，命發其墓，剖棺出尸，蹋而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遣其御史中尉陽約數其殘酷之罪，鞭之，棄于漳水。

慕容儁半夜夢見石季龍咬自己的胳膊，醒來後便憎惡石季龍，命令掘開他的墳墓，劈開棺木取出尸體，慕容儁邊踢邊駡他説：“死去的胡人怎敢讓活着的天子夢見！”派御史中尉陽約歷數石季龍殘酷的罪行，用鞭子抽打尸體，把尸體丢棄在漳水中。

諸葛攸又率水陸三萬討儁，入自

諸葛攸又率領三萬水軍陸軍討伐慕容儁，自

石門，屯于河渚。攸部將匡超進據嶠嶅，蕭館屯于新柵，又遣督護徐冏率水軍三千泛舟上下，爲東西聲勢。儁遣慕容評、傅顏等統步騎五萬，戰于東阿，王師敗績。

石門入，屯兵黄河邊。諸葛攸部將匡超進軍占據嶠嶅，蕭館屯兵新柵，又派督護徐冏率領三千水兵乘船在黄河中巡游，作東西部軍的聲援。慕容儁派慕容評、傅顏等人帶領五萬步卒騎兵，在東阿作戰，王室軍隊大敗。

塞北七國賀蘭、涉勒等皆降。

長城以北賀蘭、涉勒等七國全部投降。

俄而儁寢疾，謂慕容恪曰："吾所疾惙然，當恐不濟。修短命也，復何所恨！但二寇未除，景茂冲幼，慮其未堪多難。吾欲遠追宋宣，以社稷屬汝。"恪曰："太子雖幼，天縱聰聖，必能勝殘刑措，不可以亂正統也。"儁怒曰："兄弟之間豈虚飾也！"恪曰："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寧不能輔少主乎！"儁曰："若汝行周公之事，吾復何憂！李績清方忠亮，堪任大事，汝善遇之。"

不久慕容儁病重，對慕容恪説："我病得很虚弱，恐怕不行了。人生的長短是命中注定的，還有什麽遺憾呢！衹是兩方敵寇還未消滅，景茂年齡幼小，我擔心他無力承受過多的苦難。我想遠步宋宣的後塵，把國家交給你。"慕容恪説："太子雖然年幼，但天性聰慧，必定能遏制凶殘的敵人，使天下安定刑法措置不用，不能亂了正統。"慕容儁生氣地説："兄弟之間哪裏用得着説客氣話！"慕容恪説："陛下如果認爲我能够承擔天下重任，我怎能不輔佐少主呢！"慕容儁説："如果你如周公那樣輔政，我還憂慮什麽呢！李績清廉方正忠誠坦蕩，能够勝任大事，你要善待他。"

是時兵集鄴城，盗賊互起，每夜攻劫，晨昏斷行。於是寬常賦，設奇禁，賊盗有相告者賜奉車都尉，捕誅賊首木穀和等百餘人，乃止。

此時軍隊集中在鄴城，盗賊相繼興起，每天夜晚搶劫攻殺，早晨和黄昏阻斷道路。於是放寬賦税，發布特殊的禁令，强盗有互相告發的賜予奉車都尉，捕捉殺了賊人首領木穀和等一百餘人，盗賊纔平息。

升平四年，儁死，時年四十二，在位十三年。僞謚景昭皇帝，廟號烈祖，墓號龍陵。

升平四年，慕容儁去世，時年四十二歲，在位十三年。謚號景昭皇帝，廟號烈祖，墓號龍陵。

儁雅好文籍，自初即位至末年，講論不倦，覽政之暇，唯與侍臣錯綜義理，凡所著述四十餘篇。性嚴重，慎威儀，未曾以慢服臨朝，雖閑居宴處亦無懈怠之色云。

慕容儁非常喜愛文章典籍，從初即位到執政的最後一年，不倦地講經論史，在處理政務的閑暇，衹與侍臣綜論義理，他的著述共四十餘篇。性格嚴肅穩重，保持威嚴儀容，不曾穿隨意的服飾臨朝，即便在閑居無事時也没有懈怠的樣子。

## 韓恒

韓恒字景山，灌津人也。父默，以學行顯名。恒少能屬文，師事同郡張載，載奇之，曰："王佐才也。"身長八尺一寸，博覽經籍，無所不通。

韓恒字景山，灌津人。父親韓默，以學識德行有名。韓恒年少時能寫文章，拜師於同郡人張載，張載認爲他不同尋常，説："這是輔佐君王之才。"韓恒身高八尺一寸，博覽經籍，無所不通。

永嘉之亂，避地遼東。廆既逐崔

永嘉之亂時，韓恒到遼東避難。慕容廆驅逐

崧，復徙昌黎，召見，嘉之，拜參軍事。咸和中，宋該等建議以廆立功一隅，勤誠王室，位卑任重，不足以鎮華夷，宜表請大將軍、燕王之號。廆納之，命群僚博議，咸以爲宜如該議。恒駁曰：“自群胡乘間，人嬰荼毒，諸夏蕭條，無復綱紀。明公忠武篤誠，憂勤社稷，抗節孤危之中，建功萬里之外，終古勤王之義，未之有也。夫立功者患信義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故桓文有寧復一匡之功，亦不先求禮命以令諸侯。宜繕甲兵，候機會，除群凶，靖四海，功成之後，九錫自至。且要君以求寵爵者，非爲臣之義也。”廆不平之，出爲新昌令。

崔崧，便又遷至昌黎，召見韓恒，很欣賞他，任爲參軍事。咸和年間，宋該等人提出建議認爲慕容廆建立功勛於一方，辛勤忠誠事奉王室，地位低微而責任重大，不足以威懾華夷各族，應該請求封以大將軍、燕王的稱號。慕容廆接納了這項建議，命令群臣廣泛議論，群臣都認爲應該像宋該等人所建議的那樣。韓恒反駁説：“自從諸胡乘虚進攻我們，百姓飽受苦難，華夏蕭條，綱紀敗壞。明公忠誠勇武，對國家竭盡心力，在孤立危難之中保持氣節，於萬里之外建立功勛，自古以來的勤王者，不曾有如此忠義。立功的人憂慮忠信誠義不能昭彰於世，而不擔心聲名不顯地位不高，因此齊桓、晋文都寧可建立匡正天下的功業，也不先請求取得領導諸侯的地位。應該修繕兵器，等候機會，剪除群凶，安定四海，功成名就之後，皇室自然給予最高的地位。再説向君王要求尊寵爵位的行動，不符合身爲臣子的道理。”慕容廆心中不平，派他外任新昌令。

皝爲鎮軍，復參軍事。遷營丘太守，政化大行。儁爲大將軍，徵拜諮議參軍，加揚烈將軍。

慕容皝爲鎮軍時，恢復韓恒參軍事職位。升任營丘太守，在當地大行教化。慕容儁任大將軍時，徵召韓恒任爲諮議參軍，加授揚烈將軍。

儁僭位，將定五行次，衆論紛紜。恒時疾在龍城，儁召恒以决之。恒未至而群臣議以燕宜承晋爲水德。既而恒至，言於儁曰：“趙有中原，非唯人事，天所命也。天實與之，而人奪之，臣竊謂不可。且大燕王迹始自於震，於《易》，震爲青龍。受命之初，有龍見於都邑城，龍爲木德，幽契之符也。”儁初雖難改，後終從恒議。儁秘書監清河聶熊聞恒言，乃嘆曰：“不有君子，國何以興，其韓令君之謂乎!”後與李產俱傅東宫，從太子暐入朝，儁顧謂左右曰：“此二傅一代偉人，未易繼也。”其見重如此。

慕容儁登上王位，即將决定五行的位次，衆人議論紛紛。韓恒當時因病正在龍城，慕容儁命令韓恒來决定這件事。韓恒還未到而群臣議論説燕應承續晋爲水德。不久韓恒來到，對慕容儁説：“趙占有中原地區，不僅在於人事，也是天命。天確實要給予，而人却要奪走，我認爲不可如此。再者大燕成立於八卦之一的震，在《易經》中，震象徵青龍。君王受天命之初，在都邑的城上有龍顯現，龍在五行中是木德，這是相合的徵兆。”慕容儁最初雖然難以改變，後來終於聽從了韓恒的建議。慕容儁的秘書監清河人聶熊聽説了韓恒的話，感嘆説：“没有君子，國家怎能興旺，這説的就是韓令君吧!”後來韓恒與李產都任太子太傅，跟隨太子慕容暐入朝，慕容儁轉過頭對左右臣子説：“這二位太傅是一代偉人，很難繼承。”韓恒就是這樣受到重視。

## 李產

李產字子喬，范陽人也。少剛

李產字子喬，范陽人。年輕時剛正嚴厲，有

厲，有志格。永嘉之亂，同郡祖逖擁衆部於南土，力能自固，產遂往依之。逖素好從横；弟約有大志，產微知其旨，乃率子弟十數人間行還鄉里，仕於石氏，爲本郡太守。

志向操守。永嘉之亂時，同郡人祖逖在南方有諸多部衆，憑藉這些兵力防守，李產前往依附他。祖逖懷有横行天下的志向，弟弟祖約也胸懷大志，李產暗中知道他們的打算，便率領十幾個子弟走小路返回鄉里，在石氏那裹做官，任本郡太守。

及慕容儁南征，前鋒達郡界，鄉人皆勸產降，產曰："夫受人之禄，當同其安危，今若舍此節以圖存，義士將謂我何！"衆潰，始詣軍請降。儁嘲之曰："卿受石氏寵任，衣錦本鄉，何故不能立功於時，而反委質乎！烈士處身於世，固當如是邪?"產泣曰："誠知天命有歸，非微臣所抗。然犬馬爲主，豈忘自效，但以孤窮勢蹙，致力無術，僶俛歸死，實非誠款。"儁嘉其慷慨，顧謂左右曰："此真長者也。"乃擢用之，歷位尚書。性剛正，好直言，每至進見，未曾不論朝政之得失，同輩咸憚焉，儁亦敬其儒雅。前後固辭年老，不堪理劇。轉拜太子太保。謂子績曰："以吾之才而致於此，始者之願亦已過矣，不可復以西夕之年取笑於來今也。"固辭而歸，死於家。子績。

慕容儁南征時，前鋒部隊到達郡界，鄉人都勸李產投降，李產說："接受别人的俸禄，應當與之同度安危，現在如果丢棄氣節來求得生存，義士們將怎樣說我呢！"士兵們潰散，李產纔到慕容儁的軍隊中請求投降。慕容儁嘲諷他說："你受到石氏的親寵任用，顯貴於本鄉，爲什麽不能建功於當世，反而對别人稱臣呢！節烈之士在世上安身立命，應當這樣嗎?"李產哭泣着說："我確實知道天命有歸宿，不是我所能抗拒的。然而犬馬爲主人效忠，怎能忘記報效主人，但因爲孤獨困厄形勢蹙迫，報效無術，隨俗沉浮歸於死地，實在不是投降。"慕容儁欣賞他的慷慨，回頭對左右的人說："這真是個值得尊敬的人。"於是提拔任用他，官職達到尚書。李產性格剛烈正直，喜歡直言，每逢入朝進見，都要議論朝政得失，同輩官員都害怕他，慕容儁也尊敬他的儒雅風度。李產先後以年老爲由堅決推辭高官，認爲自己不能治理繁雜的事務。調任太子太保。李產對兒子李績說："憑着我的才能而達到現在的地位，已經超過了我當初的願望，不能再以夕陽西下的年齡被後來人取笑。"堅決辭官返鄉，死在家中。兒子李績。

### 李績

績字伯陽，少以風節知名，清辯有辭理。弱冠爲郡功曹。時石季龍親征段遼，師次范陽，百姓饑儉，軍供有闕。季龍大怒，太守惶怖避匿。績進曰："郡帶北裔，與寇接壤，疆埸之間，人懷危慮。聞輿駕親戎，將除殘賊，雖嬰兒白首，咸思效命，非唯爲國，亦自求寧，雖身膏草野，猶甘爲之，敢有私吝而闕軍實！但比年災儉，家有菜色，困弊力屈，無所取

李績字伯陽，年輕時以風度氣節而知名，清談善辯。二十歲時任郡功曹。當時石季龍親自討伐段遼，軍隊在范陽，百姓過着飢餓儉約的日子，軍隊的供給不足。季龍十分生氣，太守驚慌恐懼地躲避藏匿。李績進言說："這一郡連接着北部邊境，與賊寇接壤，在邊境地帶，人人面臨危險憂慮。聽說大王親自征伐，將要消滅殘存的賊寇，即便是嬰孩和白髮老人，也都想效力，不僅爲了國家，也求得自身的安寧，雖肝腦塗地，也心甘情願，怎敢保存私家財產而使軍隊供養短

濟，逋廢之罪，情在可矜。”季龍見績年少有壯節，嘉而恕之，於是太守獲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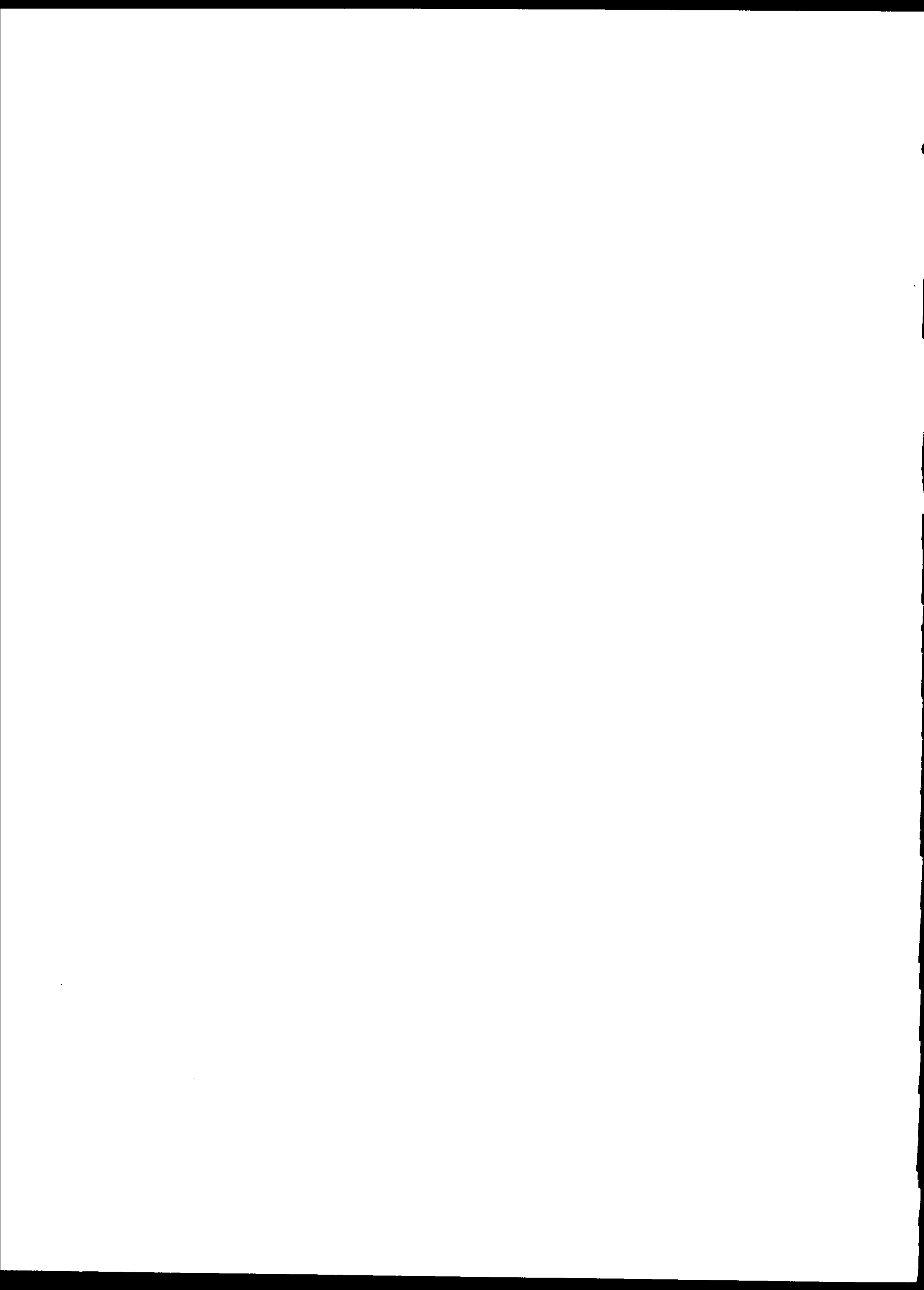
缺呢！但是連年遇災歉收，家家餓得面有菜色，窮困潦倒財力匱乏，没有東西可以拿來接濟軍隊，拖欠延誤軍隊給養的罪過，可以寬恕。”季龍見李績年輕而有忠節，很喜歡他而寬恕了這件事，於是郡太守免於問罪。

刺史王午辟爲主簿。儁之南征也，隨午奔魯口。鄧恒謂午曰：“績鄉里在北，父已降燕，今雖在此，終不爲用，方爲人患。”午曰：“績於喪亂之中捐家立義，情節之重，有侔古烈，若懷嫌害之，必駭衆望。”恒乃止。午恐績終爲恒所害，乃資遣之。及到，儁責其背親後至，績答曰：“臣聞豫讓報智伯仇，稱于前史。既官身所在，何事非君！陛下方弘唐虞之化，臣實未謂歸順之晚也。”儁曰：“此亦事主之一節耳。”累遷太子中庶子。

刺史王午徵用李績任主簿。慕容儁南征時，李績跟隨王午逃到魯口。鄧恒對王午説：“李績的家鄉在北方，父親已經投降了燕，現在李績雖然人在此地，始終得不到重用，將成爲災禍。”王午説：“李績在喪亂之中棄家守義，很有氣節，可與古代的壯烈之士相比，如果心懷嫌忌而謀害他，會失去人心。”鄧恒便停止了行動。王午怕李績終將被鄧恒謀害，就拿出錢財遣送他回鄉。到了慕容儁那裏，慕容儁責備李績背離親人而來遲，李績回答説：“我聽説豫讓爲智伯報仇，被人稱道。既在所在之處任官，怎能事奉别人呢！陛下正弘揚唐虞的教化，我實在不能説是歸順得太晚。”慕容儁説：“這也是事奉君主的氣節。”多次升官至太子中庶子。

及暐立，慕容恪欲以績爲尚書右僕射，暐憾績往言，不許。恪屢請，乃謂恪曰：“萬機之事委之叔父，伯陽一人，暐請獨裁。”績遂憂死。

慕容暐繼位時，慕容恪想任李績爲尚書右僕射，慕容暐不滿李績以往的言論，没有允許。慕容恪屢次請求，慕容暐就對慕容恪説：“所有國家大事我都交付叔父處理，惟有伯陽一個人，請允許我獨自裁定。”不久李績因憂憤而死。



# 晋書卷一百十一

## 載記第十一

### 慕容暐

慕容暐字景茂，儁第三子也。初封中山王，尋立爲太子。及儁死，群臣欲立慕容恪，恪辭曰："國有儲君，非吾節也。"於是立暐。

慕容暐字景茂，是慕容儁的第三個兒子。最初被封爲中山王，不久立爲太子。慕容儁死時，群臣想立慕容恪爲王，慕容恪推辭説："國家已經確立皇位繼承人，這不合乎我的志節。"於是立慕容暐爲王。

升平四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元曰建熙，立其母可足渾氏爲皇太后。以慕容恪爲太宰、録尚書，行周公事；慕容評爲太傅，副贊朝政；慕輿根爲太師；慕容垂爲河南大都督、征南將軍、兖州牧、荆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鎮梁國；孫希爲安西將軍、并州刺史；傅顔爲護軍將軍；其餘封授各有差。

升平四年，慕容暐僭即皇帝位，在所轄境内實行大赦，改年號爲建熙，立他的母親可足渾氏爲皇太后。任慕容恪爲太宰、録尚書，像周公當年那樣輔佐君王；任慕容評爲太傅，輔助朝政；慕輿根爲太師；慕容垂爲河南大都督、征南將軍、兖州牧、荆州刺史，兼護南蠻校尉，鎮守梁國；任孫希爲安西將軍、并州刺史；傅顔爲護軍將軍；其他人封官授職各不相同。

暐既庸弱，國事皆委之於恪。慕輿根自恃勛舊，驕傲有無上之心，忌恪之總朝權，將伺隙爲亂，乃言於恪曰："今主上幼冲，母后干政，殿下宜慮楊駿、諸葛元遜之變，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兄亡弟及，先王之成制，過山陵之後，可廢主上爲一國王，殿下踐尊位，以建大燕無窮之慶。"恪曰："公醉乎？何言之勃也！昔曹臧、吴札并於家難之際，猶曰爲君非吾節，况今儲君嗣統，四海無虞，宰輔受遺，奈何便有私議！公忘先帝之言乎？"根大懼，陳謝而退。恪以告慕容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今新遭大凶，二虜伺隙，

慕容暐平庸暗弱，國家大事全部交付給慕容恪。慕輿根自恃是故舊和功臣，有驕傲而無視君主之心，忌恨慕容恪統領朝廷大權，準備伺機作亂，於是對慕容恪説："現在君王年齡幼小，母后干預朝政，殿下應該防備楊駿、諸葛元遜那樣的政變，考慮保全自己的策略。再説天下安定，是殿下的功勞，兄長死去就由弟弟繼位，這是先王的制度，拜謁先主的陵墓之後，可以廢黜當今主上爲封國之王，殿下登上帝位，來建立大燕無窮的功業。"慕容恪説："你醉了嗎？你的話何等違背事理！昔日曹臧、吴札都處於家族危難之際，尚且説做君王不是我的志節，何况現在皇太子繼承皇位，四海没有憂患，各位輔佐大臣接受先帝的遺命，怎麽又産生私下的議論呢！你忘記了先帝的話嗎？"慕輿根十分恐懼，表示謝罪而

山陵未建，而宰輔自相誅滅，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容忍之。”根與左衛慕輿干潛謀誅恪及評，因而篡位。入白可足渾氏及暐曰：“太宰、太傅將謀爲亂，臣請率禁兵誅之，以安社稷。”可足渾氏將從之，暐曰：“二公國之親穆，先帝所托，終應無此，未必非太師將爲亂也。”於是使其侍中皇甫真、護軍傅顔收根等，於禁中斬之，大赦境内。遣傅顔率騎二萬觀兵河南，臨淮而還，軍威甚盛。

退下。慕容恪把此事告訴慕容垂，慕容垂勸他殺了慕輿根。慕容恪説：“如今先帝剛逝世，兩方賊虜都在窺伺可乘之機，先帝的陵墓尚未修建完，而輔政大臣却自相殘殺，恐怕有悖於遠近之人對我們的期望，暫且可以容忍他。”慕輿根與左衛慕輿干密謀殺慕容恪及慕容評，篡奪皇位。入朝對可足渾氏及慕容暐説：“太宰、太傅將要策劃作亂，我請求率領禁兵去討伐他們，來安定國家。”可足渾氏準備聽從他的意見，慕容暐説：“二公是國家的親族，先帝所遺托的大臣，不會是這樣的人，不要非難太師準備作亂。”於是派侍中皇甫真、護軍傅顔拘捕了慕輿根等人，在宫中殺了他們，在所轄地區施行大赦。派傅顔率領二萬騎兵到黄河以南去顯示兵力，行進到淮河而返回，顯示出强大的軍威。

初，儁所署寧南將軍呂護據野王，陰通京師，穆帝以護爲前將軍、冀州刺史。儁死，謀引王師襲鄴，事覺，暐使慕容恪等率衆五萬討之。傅顔言於恪曰：“護窮寇假合，王師既臨，則上下喪氣，曾不敢窺兵中路，展其螗螂之心。此則士卒懾魂，敗亡之驗也。殿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爲長久之策。今賊形便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爲備之道，未易卒平。今圍之窮城，樵采路絶，内無蓄積，外無强援，不過十旬，其斃必矣，何必遽殘士卒之命而趣一時之利哉！吾嚴浚圍壘，休養將卒，以重官美貨間而離之。事淹勢窮，其釁易動；我則未勞，而寇已斃。此爲兵不血刃，坐以制勝也。”遂列長圍守之。護遣其將張興率勁卒七千出戰，傅顔擊斬之。自三月至八月而野王潰，護南奔于晋，悉降其衆。尋復叛歸于暐，暐待之如初。因遣傅顔與護率衆據河陰。顔北襲勑勒，大獲而還。護攻洛陽，中流矢而

當初，慕容儁任命的寧南將軍呂護據守野王，暗中與晋聯係，穆帝任呂護爲前將軍、冀州刺史。慕容儁死後，呂護謀劃引領晋軍襲擊鄴，事情被發覺後，慕容暐派慕容恪等率領五萬士衆討伐他們。傅顔對慕容恪説：“呂護他們是走投無路的賊寇暫時湊集，晋軍雖已來到，但自上而下缺乏士氣，竟不敢在中路開戰，表現出他們的螳螂之心。這就是士卒喪魂落魄，失敗滅亡的驗證。殿下以前因廣固地勢險峻，易於防守而難於進攻，所以制定持久對峙的戰略。現在賊兵地理形勢與往日不同，應該急速進攻他們，以便節省軍費。”慕容恪説：“呂護老奸巨猾，經歷過各種變故。觀察他用來防備的方法，不容易即刻消滅。如果把他們圍困在進退無據的城中，斷絶砍伐采摘的道路，城内没有積蓄，城外没有强大的後援，過不了一百天，他們必定會餓死，爲什麽非要急劇地殘害士卒的生命來追求一時的利益呢！我們深挖好包圍的營壘，讓將士們休生養息，用高官厚禄尋找可利用的間隙來離間他們。事情拖延長久氣勢便窮盡了，他們因間隙隔閡而容易動摇；我方還没有付出多少勞苦，而賊寇已斃命。這就叫作兵不血刃，坐觀而克敵制勝。”於是排列開長長的包圍圈困住野王。呂護派將領張興帶着七千精鋭士卒出城作戰，傅顔攻打斬殺了他

死。將軍段崇收軍北渡，屯于野王。

們。從三月到八月而野王城敗，吕護往南逃亡到晋，吕護的部下全部投降。不久吕護又叛晋而歸降慕容暐，慕容暐待他如當初一樣。慕容暐派傅顔與吕護帶領士衆占據河陰。傅顔北襲勑勒，繳獲了許多戰利品而返回。吕護進攻洛陽，被飛箭射中而死。將軍段崇攏集起隊伍北渡黄河，屯兵野王。

暐遣其寧東慕容忠攻陷滎陽，又遣鎮南慕容塵寇長平。時晋冠軍將軍陳祐戍洛陽，遣使請救，帝遣桓温援之。

慕容暐派寧東將軍慕容忠攻克滎陽，又派鎮南將軍慕容塵侵犯長平。當時晋冠軍將軍陳祐防守洛陽，派人請求救援，穆帝派桓温去增援他。

興寧初，暐復使慕容評寇許昌、懸瓠、陳郡，并陷之，遂略汝南諸郡，徙萬餘户于幽、冀。暐豫州刺史孫興上疏，請步卒五千先圖洛陽。暐納之，遣其太宰司馬悦希軍于盟津，孫興分戍成皋，以爲之聲援。尋而陳祐率衆奔陸渾，河南諸壘悉陷于希。慕容恪攻陷金墉，害揚威將軍沈勁。以其左中郎將慕容筑爲假節、征虜將軍、洛州刺史，鎮金墉，慕容垂爲都督荆揚洛徐兖豫雍益梁秦等十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荆州牧，配兵一萬，鎮魯陽。

興寧初年，慕容評又派慕容評侵犯許昌、懸瓠、陳郡，都一一攻克，接着侵犯汝南諸郡，把一萬多户人家遷徙到幽、冀二州。慕容暐的豫州刺史孫興上疏，請求用五千步兵先行攻打洛陽。慕容暐采納了他的意見，派太宰司馬悦希屯兵盟津，孫興分兵防守成皋，作爲悦希的聲援。不久陳祐率領士衆逃往陸渾，黄河以南各營壘都被悦希攻克。慕容恪攻克金墉，殺揚威將軍沈勁。任左中郎將慕容筑爲假節、征虜將軍、洛州刺史，鎮守金墉，任慕容垂都督荆、揚、洛、徐、兖、豫、雍、益、梁、秦等十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荆州牧，配給他一萬士兵，鎮守魯陽。

時暐境内多水旱，慕容恪、慕容評并稽首歸政，請遜位還第，曰："臣以朽暗，器非經國，過荷先帝拔擢之恩，又蒙陛下殊常之遇，猥以輕才，竊位宰録，不能上諧陰陽，下厘庶政，致使水旱愆和，彝倫失序，輈弱任重，夕惕唯憂。臣聞王者則天建國，辨方正位，司必量才，官惟德舉。台傅之重，參理三光，苟非其人，則靈曜爲虧。尸禄貽殃，負乘招悔，由來常道，未之或差。以姬旦之勋聖，猶近則二公不悦，遠則管蔡流言，況臣等寵緣戚來，榮非才授，而可久點天官，塵蔽賢路！是以中年拜表，披陳丹款。聖恩齒舊，未忍遐

當時慕容暐統轄的地域内多發水旱災害，慕容恪、慕容評都行稽首禮交還政權，請求退位，説："臣老朽愚昧，不能够治理國家，過分承受了先帝選拔任用的恩寵，又承蒙陛下不同尋常的厚遇，不稱職地憑着淺薄的才能，竊居宰相的職位，不能對上協調陰陽之氣，對下治理各種政務，致使水旱失和，天地人之間的常道失去秩序，車輈力弱而負任沉重，朝夕憂慮。臣聽説君王遵照上天的法則建立國家，辨别方向端正位置，任官者要衡量他的才能，爲官者惟靠德行得到舉薦。太傅之重任，參與調理日月星三光，如果任用了不稱職的人，日月就會虧失。空食俸禄會貽留禍殃，居於不能勝任的職位會招致悔恨，這是從來如此的常理，不曾有過差錯。以周公姬旦的功勛與聖德，尚且論近則引起太公、召公

棄，奄冉偷榮，愆責彌厚。自待罪鼎司，歲餘辰紀；忝冒宰衡，七載于兹。雖乃心經略，而思不周務，至令二方干紀，跋扈未庭，同文之咏，有慚盛漢，深乖先帝托付之規，甚違陛下垂拱之義。臣雖不敏，竊聞君子之言，敢忘虞丘避賢之美，輒循兩疏知止之分，謹送太宰、大司馬、太傅、司徒章綬，惟垂昭許。”暐曰：“朕以不天，早傾乾覆，先帝所托，唯在二公。二公懿親碩德，勳高魯、衛，翼贊王室，輔導朕躬，宣慈惠和，坐而待旦，虔誠夕惕，美亦至矣。故能外掃群凶，内清九土，四海晏如，政和時洽。雖宗廟社稷之靈，抑亦公之力也。今關右有未賓之氐，江吴有遺燼之虜，方賴謀猷，混寧六合，豈宜虚己謙冲，以違委任之重！王其割二疏獨善之小，以成公旦復衮之大。”恪、評等固請致政，暐曰：“夫建德者必以終善爲名，佐命者則以功成爲效。公與先帝開構洪基，膺天明命，將廓夷群醜，紹復隆周之迹。災眚横流，乾光墜曜。朕以眇躬，猥荷大業，不能上成先帝遺志，致使二虜游魂，所以功未成也，豈宜冲退。且古之王者，不以天下爲榮，憂四海若荷擔，然後仁讓之風行，則比屋而可封。今道化未純，鯨鯢未殄，宗社之重，非唯朕身，公所憂也。當思所以寧濟兆庶，靖難敦風，垂美將來，侔踪周、漢，不宜崇飾常節，以違至公。”遂斷其讓表，恪、評等乃止。

的不悦，論遠則産生管叔、蔡叔的流言，何况我們恩寵緣於親戚關係而來，顯貴非由自身才幹而致，怎能長期玷污高官的職位，如塵埃遮蔽了進賢的途徑！因此在中世拜呈奏章，披露陳述赤誠的心懷。聖上施恩録用舊臣，不忍心抛棄我們，因循苟且竊取榮禄，罪責更爲深重。自從我在重臣的職位惶恐任職，歲月荏苒；愧任宰相，至此已有七年。雖然盡心謀略，但謀劃未能成就諸事，致使二方賊虜干犯法紀，揚威天下的事業未能實現，人們歌頌的一統天下，我們與盛漢相比自愧弗如，與先帝托付的規制相距甚遠，嚴重違背了陛下放手而天下大治的目的。臣雖然愚鈍，但聽從君子之言，怎敢忘記虞丘爲賢臣讓路的美德，於是遵循漢代疏廣、疏受叔侄的適可而止，恭敬地呈送太宰、大司馬、太傅、司徒的印章綬帶，希望得到允許。”慕容暐説：“朕因不爲天所庇佑，早年喪父，先帝囑托惟有依靠二公。二公是品德高尚的皇室宗親，功勛超過魯、衛，輔翼王室，輔導朕，博愛衆人仁慈和順，坐而等待黎明，虔誠輔政朝夕戒懼，美德達到了極至。因而能對外掃除群凶，對内治理九州，四海平安，政通人和。由於宗廟社稷的神靈庇佑，但也是二公的功勞。現在關右有尚未臣服的氐人，長江吴地有戰火後殘存的賊虜，正要仰仗二公出謀劃策，來統一安定天下，怎能謙虚讓位，而辜負授予要職的重托！二位王公請捨棄二疏獨善其身的小德，而成就周公復興功業的大志。”慕容恪、慕容評等堅决請求還政，慕容暐説：“建立功德的人一定要以善始善終爲名節，輔佐王命的人則以成就大業爲功。二公與先帝開創宏偉的基業，順應上天之命，將要掃蕩平定諸路賊寇，繼承恢復盛周般的事業。災禍横流，日月失去光輝。朕以區區一身，不稱職地擔負起宏大的事業，不能實現先帝的遺志，致使兩方賊虜陰魂不散，所以功業未見成就，怎可身退。再則古來爲王的人，不以擁有天下爲榮，而心憂四海勇挑重擔，這樣纔能使天下盛行仁義禮讓的風氣，而使家家都有淳美之風值得稱頌。現在道德教化還不純净，敵寇如鯨鯢尚未消滅，宗廟社稷的重任，不僅是朕一

人，也是王公憂慮之事。應當思考用什麽辦法來安定拯救萬民，平息災難使世風敦厚純樸，流芳百世，步周漢遺踪，而不應崇尚追求個人的名節，而違背大公。”於是拒絶他們辭讓的奏表，慕容恪、慕容評等便作罷。

暐鍾律郎郭欽奏議以暐承石季龍水爲木德，暐從之。

慕容暐的鍾律郎郭欽呈奏章建議以慕容暐承續石季龍之水德而爲木德，慕容暐聽從了。

太和元年，暐遣撫軍慕容厲攻晋太山太守諸葛攸。攸奔于淮南，厲悉陷兖州諸郡，置守宰而還。

太和元年，慕容暐派撫軍慕容厲攻打晋太山太守諸葛攸。諸葛攸逃到淮南，慕容厲攻克了兖州各郡，設置了地方長官而返回。

慕容恪有疾，深慮暐政不在己，慕容評性多猜忌，大司馬之位不能允授人望，乃召暐兄樂安王臧謂之曰：“今勁秦跋扈，强吴未賓，二寇并懷進取，但患事之無由耳。夫安危在得人，國興在賢輔，若能推才任忠，和同宗盟，則四海不足圖，二虜豈能爲難哉！吾以常才，受先帝顧托之重，每欲掃平關隴，蕩一甌吴，庶嗣成先帝遺志，謝憂責于當年。而疾固彌留，恐此志不遂，所以没有餘恨也。吴王天資英傑，經略超時，司馬職統兵權，不可以失人，吾終之後，必以授之。若以親疏次第，不以授汝，當以授沖。汝等雖才識明敏，然未堪多難，國家安危，實在于此，不可昧利忘憂，以致大悔也。”又以告評。月餘而死，其國中皆痛惜之。

慕容恪患病，十分憂慮慕容暐不能把政權控制在手，慕容評性格多疑，大司馬的地位不能受到衆人矚望，於是慕容恪召見慕容暐之兄樂安王慕容臧并對他説：“現在强秦依然飛揚跋扈，强吴尚未順服，兩方敵寇都懷有進攻掠取之心，祇是找不到理由而已。安危在於得到勝任其職的人，國家興旺在於有賢能之才輔佐，如果能推舉賢良任用忠臣，家族和睦，那麽天下不足我們圖謀，二方賊虜怎能作亂呢！我以平庸之才，受到先帝顧命囑托之重任，常想掃平關隴，蕩滌甌吴，希望繼承實現先帝的遺志，在適當的時機推辭重任。疾病難治而我不久於人世，恐怕意願不能實現，所以死而有憾。吴王天生才智傑出，謀略超越一世，司馬的職責是統領兵權，不可以任非其人，我病終之後，一定要把職位授予他。如果論親疏關係的順序，不授予你，就應當授給慕容沖。你們雖然才識聰明，但尚未能經歷災難，國家的安危，確實在於這一點，不可被私利蒙住雙眼而忘記憂患，招致終身悔恨。”又把這事告訴了慕容評。過了一個多月慕容恪去世，其封國都爲他哀痛惋惜。

先是，晋南陽督護趙弘以宛降于暐，暐遣其南中郎將趙盤自魯陽戍宛。至此，晋右將軍桓豁攻宛，拔之，趙盤退奔魯陽。豁遣輕騎追盤，及於雉城，大戰敗之，執盤，戍宛而歸。

此前，晋南陽督護趙弘以宛投降慕容暐，慕容暐派南中郎將趙盤自魯陽到宛防守。到了這時，晋右將軍桓豁攻打宛，攻克，趙盤退兵逃往魯陽。桓豁派輕騎追趕趙盤，追到雉城，展開激戰打敗了趙盤，逮捕了他，駐兵於宛後返回。

苻堅將苻謏據陝，降于暐。時有圖書云：“燕馬當飲渭水。”堅恐暐乘

苻堅部將苻謏守陝，向慕容暐投降。當時有圖書説：“燕地的馬應當飲渭河之水。”苻堅恐怕

釁入關，大懼，乃盡精鋭以備華陰。暐群下議欲遣兵救謏，因圖關右。慕容評素無經略，又受苻堅間貨，沮議曰："秦雖有難，未易可圖。朝廷雖明，豈如先帝，吾等經略，又非太宰之匹，終不能平秦也。但可閉關息旅，保寧疆埸足矣。"暐魏尹慕容德上疏曰："先帝應天順時，受命革代，方以文德懷遠，以一六合。神功未就，奄忽升遐。昔周文既没，武王嗣興。伏惟陛下則天比德，揆聖齊功，方闡崇乾基，纂成先志。逆氐僭據關隴，號同王者，惡積禍盈，自相疑戮，釁起蕭墻，勢分四國，投誠請援，旬日相尋，豈非凶運將終，數歸有道。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機之上也。今秦土四分，可謂弱矣。時來運集，天贊我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吴越之鑒，我之師也。宜應天人之會，建牧野之旗。命皇甫真引并冀之衆，徑趣蒲坂；臣垂引許洛之兵，馳解謏圍；太傅總京都武旅，爲二軍後繼。飛檄三輔，仁聲先路，獲城即侯，微功必賞，此則鬱概待時之雄，抱志未申之傑，必岳峙灞上，雲屯隴下。天羅既張，内外勢合，區區僭豎，不走則降，大同之舉，今其時也。願陛下獨斷聖慮，無訪仁人。"暐覽表大悦，將從之。評固執不許，乃止。苻謏知評、暐之無遠略，恐救師弗至，乃箋於慕容垂、皇甫真曰："苻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爲燕患，爲日久矣。今若乘機不赴，恐燕之君臣將有甬東之悔。"垂得書，私於真曰："方爲人患者必在於秦，主上富於春秋，未能留心政事，觀太傅度略，豈能抗苻堅、王猛乎？"真曰："然，繞朝有云，謀之不從可如何！"

慕容暐趁機進入函谷關，非常恐懼，就用全部精兵鋭卒來充備華陰的守衛。慕容暐的部下議論想派兵解救苻謏，并乘機謀取函谷關以西。慕容評從來没有謀略，又接受了苻堅用以離間而送來的財物，提出異議説："秦雖然有難，但謀取其地未必容易。朝廷雖然聖明，豈能比得上先帝，我們的謀略，又不能同太宰慕容恪相比，終究不能平定秦地。僅可關閉關塞停息軍旅，保疆界安寧就足够了。"慕容暐魏尹慕容德上疏説："先帝順應天時，改朝换代，正要用文章道德懷柔遠方之人，統一天下。神聖的功業尚未成就，忽然仙逝。從前周文王去世後，武王繼位振興。希望陛下以天爲德，功比前聖，開創帝業，繼承先王遺志。叛逆的氐人占據關隴，自稱爲王，罪惡滿盈，自相懷疑殺戮，禍起蕭墻，割據分裂四國，投誠求援相繼不斷，難道不是凶運即將終結，命運歸於掌握道義的一方嗎。兼并弱國攻打昏昧的君王，奪取政權消滅敵國，是最好的時機。現在秦地土地分割成四塊，可以稱得上弱了。時機來到運氣匯集，上天在幫助我們呵。上天給予却不去獲取，反而遭受禍殃。吴越的教訓，是我們應記取的。應當順應天人都有利的時機，如武王伐紂那樣竪起牧野的旗幟。命令皇甫真帶領并冀二州的士衆，直接趕赴蒲坂；指派慕容垂帶領許洛二地的兵馬，飛奔解救被圍困的苻謏；太傅總領京城軍隊，作爲這兩支軍隊的後援。向京城附近地區迅速傳送檄文，仁義之聲先行，獲取城池即封侯，微小的功績必受賞，這樣鬱悶憤慨等待時機的英雄，胸懷大志未得實現的豪傑，必定會在灞上如山岳聳立，在隴下屯兵如流雲匯集。張開天羅地網，内外接應會合，區區僭禮小人，不是逃跑就是投降，統一天下的行動，現在正當其時。希望陛下精審思慮獨自裁斷，不要再向仁人詢問。"慕容暐讀了奏章後非常高興，準備采納這個建議。慕容評堅決不同意，纔停止實施。苻謏瞭解慕容評、慕容暐没有遠大的謀略，擔心救兵不會來到，便給慕容垂、皇甫真寫信道："苻堅、王猛都是人中豪傑，預謀給燕造成禍亂，由來已久。眼下如果不抓住時機趕赴而

來，恐怕燕之君臣將產生吴王滅國後幽居甬東那樣的悔恨。”慕容垂收到信後，私下對皇甫真説：“將造成禍亂的人必定在秦，主上年輕，未能多留意事務，觀察太傅的膽略，怎能抵抗苻堅、王猛呢?”皇甫真説：“是這樣的，昔日秦大夫繞朝曾有這樣的話，爲君王策謀而不被采用又能怎樣呢！”

暐僕射悦綰言於暐曰：“太宰政尚寬和，百姓多有隱附。《傳》曰，唯有德者可以寬臨衆，其次莫如猛。今諸軍營户，三分共貫，風教陵弊，威綱不舉，宜悉罷軍封，以實天府之饒，肅明法令，以清四海。”暐納之。綰既定制，朝野震驚，出户二十餘萬。慕容評大不平，尋賊綰，殺之。

慕容暐的僕射悦綰對慕容暐説：“太宰輔政崇尚寬和，百姓很多都暗中歸附他。《傳》上説，惟有道德的人可以用寬和的政策統治大衆，其次没有比威猛的政策更好的了。現在各軍中管轄的民户，分爲不同部分但貫通一體，風俗教化衰敗，威嚴的法綱不能建立，應該全部撤銷諸軍的封界，充實朝廷府庫的豐饒，嚴明法令，來廓清天下。”慕容暐接受了他的建議。悦綰定下制度後，朝廷内外震驚，有二十餘萬户外逃。慕容評大爲不滿，不久便傷殘悦綰，殺了他。

晋大司馬桓温、江州刺史桓冲、豫州刺史袁真率衆五萬伐暐，前兖州刺史孫元起兵應之。温部將檀玄攻胡陸，執暐寧東慕容忠。暐遣其將慕容厲與温戰于黄墟，厲師大敗，單馬奔還。高平太守徐翻以郡歸順。温前鋒朱序又破暐將傅顔于林渚，温軍大振，次于枋頭。暐懼，謀奔和龍。慕容垂曰：“不然。臣請擊之，若戰不捷，走未晚也。”乃以垂爲使持節、南討大都督，慕容德爲征南將軍，率衆五萬距温，使其散騎侍郎樂嵩乞師於苻堅。堅遣將軍苟池率衆二萬，出自洛陽，師于潁川，外爲赴援，内實觀隙，有兼并之志矣。慕容德屯于石門，絶温糧漕。豫州刺史李邦率州兵五千斷温餽運。温頻戰不利，糧運復絶，及聞堅師之至，乃焚舟棄甲而退。德率勁騎四千，先温至襄邑東，伏於澗中，與垂前後夾擊，王師大敗，死者三萬餘人。苟池聞温班師，邀擊於譙，温衆又敗，死者萬計。

晋大司馬桓温、江州刺史桓冲、豫州刺史袁真率領五萬士卒討伐慕容暐，前兖州刺史孫元起兵響應他們。桓温部將檀玄攻打胡陸，逮捕了慕容暐寧東將軍慕容忠。慕容暐派部將慕容厲與桓温在黄墟交戰，慕容厲的軍隊大敗，慕容厲單槍匹馬地逃回。高平太守徐翻以一郡歸順。桓温前鋒朱序又在林渚戰勝了慕容暐的部將傅顔，桓温軍隊士氣大振，在枋頭駐兵。慕容暐懼怕，謀劃要逃到和龍。慕容垂説：“不能如此。請允許我攻打他們，如果不能戰勝，再跑也不晚。”便任慕容垂爲使持節、南討大都督，慕容德爲征南將軍，率領五萬士衆抵禦桓温，派散騎侍郎樂嵩向苻堅請求出兵。苻堅派將軍苟池率領二萬士衆，從洛陽出兵，駐兵在潁川，表面是趕赴增援，實際想觀察間隙，有兼并慕容暐勢力的打算。慕容德駐兵在石門，從水路斷絶桓温的糧食運輸。豫州刺史李邦帶領本州的五千名士兵截斷了桓温的給養輸送道路。桓温多次出兵不利，糧食運輸又斷絶，聽説苻堅的軍隊來到，就焚燒舟船丢棄鎧甲而撤退。慕容德帶領四千强悍的騎兵，趕在桓温之前到達襄邑以東，埋伏在山澗中，與慕容垂前後夾擊，晋軍大敗，死了三萬餘人。苟池聽説

桓溫班師，在譙攔擊他，桓溫士衆再次失敗，死者數以萬計。

垂既有大功，威德彌振，慕容評素不平之。垂又言其將孫蓋等摧鋒陷鋭，宜論功超授，評寢而不録。垂數以爲言，頗與評廷爭。可足渾氏素惡垂，毁其戰功，遂與評謀殺垂。垂懼，奔于苻堅。

慕容垂立下大功，威嚴恩德聲名愈震，慕容評平素就對他不服氣。慕容垂又提出他的部將孫蓋等人摧堅折鋭，應該論功越級授官，慕容評把此事擱置不予登記辦理。慕容垂多次談到此事，常與慕容評當廷爭論。可足渾氏一慣不喜歡慕容垂，便詆毁他的戰功，又與慕容評謀算殺害慕容垂。慕容垂很害怕，逃到苻堅那裏。

先是，暐使其黄門侍郎梁琛聘于堅。琛還，言於評曰："秦揚兵講武，運粟陝東，以琛觀之，無久和之理。兼吴王西奔，必有覷覺之計，深宜備之。"評曰："不然。秦豈可受吾叛臣而不懷和好哉！"琛曰："鄰國相并，有自來矣。况今并稱大號，理無俱存。苻堅機明好斷，納善如流。王猛有王佐之才，鋭於進取。觀其君臣相得，自謂千載一時。桓溫不足爲慮，終爲人患者，其唯王猛乎？"暐、評不以爲虞。皇甫真又陳其事曰："苻堅雖聘使相尋，托輔車爲諭，然抗均鄰敵，勢同戰國，明其甘於取利，無慕善之心，終不能守信存和，以崇久要也。頃來行人累續，兼師出洛川，夷險要害，具之耳目。觀虚實以措奸圖，聽風塵而伺國隙者，寇之常也。又吴王外奔，爲之謀主，伍員之禍，不可不慮。洛陽、并州、壺關諸城，并宜增兵益守，以防未兆。"暐召評而謀之。評曰："秦國小力弱，杖我爲援，且苻堅庶幾善道，終不納叛臣之言。不宜輕自擾懼，以動寇心也。"暐從之。

此前，慕容暐派他的黄門侍郎梁琛去向苻堅通好。梁琛回來後，對慕容評説："秦操練兵士講習武藝，把糧食運到陝東，依我看來，没有長久和平之理。加上吴王逃往西部，肯定有窺測間隙的計謀，應當慎重地防備他們。"慕容評説："不對。秦怎能接受我方的叛逆之臣而不考慮和好呢！"梁琛説："鄰國間互相兼并，由來已久。何况現在兩國都稱帝王之號，按常理不能共存。苻堅機智聰明長於決斷，從善如流。王猛有輔佐君王的才能，鋭意進取。看他們君臣配合得當，自認爲是千載難逢。桓溫不值得憂慮，最終製造人爲禍亂的，惟有王猛吧？"慕容暐、慕容評都不把他們視爲憂患。皇甫真又陳述此事説："苻堅雖然不斷地派使者來訪，藉輔車相依作爲兩國關係的比喻，然而對立抗衡以鄰國爲敵，形勢如同戰國，可以知道他們喜歡獲取利益，没有仰慕善道之心，終將不能信守諾言保持和平，而崇尚舊日的約定。近來使者相連不斷，加上軍隊從洛川出發，所有險峻要害的地勢，都耳聞目睹。觀察虚實以實施邪惡的計劃，窺聽風聲而伺機乘隙侵犯，這是敵寇行動的常規。加上吴王外逃，爲他們出謀劃策，伍員般的禍患，不可不考慮對策。洛陽、并州、壺關幾座城市，都應增添兵力加强防守，防患於未然。"慕容暐召見慕容評商議這件事。慕容評説："秦國家小勢力弱，依仗我們作爲後援，而且苻堅施行善道，最終不會聽信叛臣的話。不應該輕易自找煩擾恐懼，而激起敵寇侵犯之心。"慕容暐聽從了他。

俄而堅遣其將王猛率衆伐暐，攻慕容筑于金墉。暐遣慕容臧率衆救

不久苻堅派他的部將王猛率領士衆攻打慕容暐，在金墉攻打慕容筑。慕容暐派慕容臧帶兵解

之。臧次滎陽，猛部將梁成、洛州刺史鄧羌與臧戰于石門，臧師敗績，死者萬餘，遂相持于石門。筑以救兵不至，以金墉降于猛。梁成又敗慕容臧，斬首三千餘級，獲其將軍楊璩，臧遂城新樂而還。

救他。慕容臧駐在滎陽，王猛部將梁成、洛州刺史鄧羌與慕容臧在石門交戰，慕容臧的軍隊大敗，死者達一萬餘人，接着雙方又在石門相持。慕容筑因增援部隊没有來到，以金墉投降了王猛。梁成再次打敗慕容臧，斬了三千餘人的首級，俘獲了慕容臧的將軍楊璩，慕容臧於是築起新樂城墻而返回。

桓温之敗也，歸罪于豫州刺史袁真。真怒，以壽陽降暐，暐遣其大鴻臚温統署真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領護南蠻校尉、揚州刺史，封宣城公，未至而真、統俱卒。真黨朱輔立真子瑾爲建威將軍、豫州刺史，以固壽陽。

桓温失敗後，把罪責歸咎於豫州刺史袁真。袁真一氣之下，以壽陽投降了慕容暐，慕容暐派他的大鴻臚温統任命袁真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征南大將軍、兼護南蠻校尉、揚州刺史，封爲宣城公，任命尚未到達而袁真、温統都死了。袁真同黨朱輔立袁真之子袁瑾爲建威將軍、豫州刺史，以守壽陽。

時外則王師及苻堅交侵，兵革不息；内則暐母亂政，評等貪冒，政以賄成，官非才舉，群下切齒焉。其尚書左丞申紹上疏曰：

當時外有晋軍以及苻堅交相侵犯，戰争不斷；内有慕容暐之母干擾政務，慕容評等人貪圖財利，爲政受賄，官并非因才能而得到舉薦，官吏對此切齒痛恨。慕容暐的尚書左丞申紹上疏説：

> 臣聞漢宣有言："與朕共治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是以特重此選，必妙盡英才，莫不拔自貢士，歷資内外，用能仁感猛獸，惠致群祥。今者守宰或擢自匹夫兵將之間，或因寵戚，藉緣時會，非但無聞於州閭，亦不經于朝廷。又無考績，黜陟幽明。貪惰爲惡，無刑戮之懼；清勤奉法，無爵賞之勸。百姓窮弊，侵賕無已，兵士逋逃，乃相招爲賊盗。風頽化替，莫相糾擿。且吏多則政煩，由來常患。今之見户，不過漢之一大郡，而備置百官，加之新立軍號，兼重有過往時。虚假名位，廢棄農業，公私驅擾，人無聊生。宜并官省職，務勸農桑。秦吴二虜僻僭一時，尚能任道捐情，肅諧僞部，况大燕累聖重光，君臨四

> 我聽説漢宣帝曾説："與朕共同治理國家的人，惟有二千石官俸的官員吧！"因此特别重視這類官員的人選，必定要選拔最出色的英才，無不從地方推薦的貢士中選拔，歷任朝廷内外之職，所以纔能以仁政感化猛獸，以恩惠導致祥和。現在守宰一級地方長官有的從普通的兵將之中選拔，有的來自受寵的皇戚貴族，憑藉着機遇登上官位，不僅在本州閭里間默默無聞，也没有在朝廷任職的經歷。又不考核他們的政績，黜退昏愚而晋升賢明。貪婪怠惰爲非作歹，對法律的制裁毫無畏懼；清廉勤政奉公守法，没有封爵受賞的勉勵。百姓窮困，侵害貪污没有止息，士兵逃跑，使他們結爲賊盜。世風衰頽教化廢敗，没有人來督責整飭。再説臣吏衆多則政務煩瑣，這是歷來常有的弊病。如今的户數，不過相當於漢朝一個大郡，却一一設置了各種官吏，加上新設的軍隊名號，兼職的現象超過以往。名位虚假，荒廢農業，公私繁擾，民不聊生。應該合并官位減省職

海，而可美政或虧，取陵奸寇哉！鄰之有善，衆之所望，我之不修，彼之願也。

數，努力勸勉農桑。秦吴兩方賊虜僭位一時，尚且能够任用可肩負重任的人而捐棄私情，嚴加整治僞部，何况我們大燕承蒙歷代聖人重重光耀，統治天下，而能够使完美的政治或有虧缺，甘受奸邪賊寇的淩侮嗎！鄰國有善道，成爲衆望所歸，我們不修整政務，正符合他們的心願。

秦吴狡猾，地居形勝，非唯守境而已，乃有吞噬之心。中州豐實，户兼二寇，弓馬之勁，秦晋所憚，雲騎風馳，國之常也，而比赴敵後機，兵不速濟者何也？皆由賦法靡恒，役之非道。郡縣守宰每於差調之際，無不舍越殷强，首先貧弱，行留俱窘，資贍無所，人懷嗟怨，遂致奔亡，進闕供國之饒，退離蠶農之要。兵豈在多，貴於用命。宜嚴制軍科，務先饒復，習兵教戰，使偏伍有常，從戎之外，足營私業，父兄有陟岵之觀，子弟懷孔爾之顧，雖赴水火，何所不從！

秦吴狡猾，占據着有利的地形，不僅爲了守衛疆界而已，而有吞并境外土地的野心。中原豐饒富有，户數是兩方賊寇之和，弓矢戰馬之强勁，爲秦晋所害怕，馳馬如飛雲疾風，是我們慣常的事，但到了趕赴敵陣時却錯過時機，軍隊不能迅速到達的原因是什麼呢？都是因爲兵役法規無常，又不以正常的手段來役使士卒。郡縣的官員們每當差遣調兵之際，無不避開殷實富有的强族，首當其衝的都是貧苦無依靠的人家，應徵或居家都面臨窘迫的處境，供養無着落，人人心懷怨恨，於是致使逃亡，進則缺乏供給國家的大量資財，退則離開了養蠶務農的基礎。士兵豈在於數量衆多，貴在獻身。應該嚴格制定軍隊條例，務求首先大量免除賦役，操練武藝教授戰術，使軍隊中各種編制保持正常的人數，從事戰争之外，有足够的力量經營私家的産業，父子互相懷念，兄弟彼此眷顧，縱然赴湯蹈火，有什麽不能去的呢！

節儉約費，先王格謨；去華敦朴，哲后恒憲。故周公戒成王以畜財爲本，漢文以皂幃變俗，孝景官人弗過千餘，魏武寵賜不盈十萬，薄葬不墳，儉以率下，所以割肌膚之惠，全百姓之力。謹案後宫四千有餘，僮侍厮養通兼十倍，日費之重，價盈萬金，綺縠羅紈，歲增常調，戎器弗營，奢玩是務。今帑藏虚竭，軍士無襜褕之賚，宰相侯王迭以侈麗相尚，風靡之化，積習成俗，

節省儉約杜絶浪費，是古代先王的格言；除去奢華崇尚淳樸，是哲人的常制。因此周公勸誡成王以珍惜資財爲根本，漢文帝用黑色幃帳改變了習俗，孝景王宫人不超過一千餘名，魏武帝對寵臣的賞賜不滿十萬，喪葬從簡不壘高墳，用儉約的做法爲下屬作表率，這是以割捨自己利益，來保全百姓的財力。我謹慎地查考當今後宫有四千餘人，奴婢侍從劈柴養馬的僕役總計有十倍，每日費用之大，達到萬金之多，綺縠羅紈，每年增添徵調，不修繕武器，却追求奢侈的玩物。現在國庫空虚殆

卧薪之諭，未足甚焉。宜罷浮華非要之役，峻明婚姻喪葬之條，禁絶奢靡浮煩之事，出傾宫之女，均商農之賦。公卿以下以四海爲家，信賞必罰，綱維肅舉者，温、猛之首可懸之白旗，秦、吴二主可以禮之歸命，豈唯不復侵寇而已哉！陛下若不遠追漢宗弋綈之模，近崇先帝補衣之美，臣恐頽風弊俗亦革變靡途，中興之歌無以軫之弦咏。

盡，士兵連單衣都不能賞予，宰相侯王爭相崇尚奢侈華麗，競相效仿華靡之風，積習成俗，卧薪嘗膽的比喻，不足以壓倒世風的影響。應該停止浮華而無關緊要的工役，嚴格明確婚娶喪葬的條文，禁絶奢靡虚浮之事，讓後宫美女出宫回鄉，使商人農民賦税均一。公卿以下官員以四海爲家，獎賞一定兑現懲罰必無遺漏，政令法綱建立嚴明的話，桓温、王猛的首級可以懸挂到投降的白旗上，秦、吴二主可以以禮相待使他們歸順，豈止是不再侵犯掠奪而已！陛下如果不遠追漢文帝身着粗厚黑衣以提倡淳樸的楷模，近推先帝補衣的美德，臣惟恐無法改變衰頹的風俗，中興之歌也無法撥弦吟唱。

又拓宇兼并，不在一城之地；控制戎夷者，懷之以德。今魯陽、上郡重山之外，雲陰之北，四百有餘，而未可以懾服塞表，爲平寇之基，徒孤危托落，令善附内駭。宜攝就并、豫，以臨二河，通接漕轂，擬之丘後；重晋陽之戍，增南藩之兵，戰守之備，銜以千金之餌，蓄力待時，可一舉而滅。如其虔劉送死，俟入境而斷之，可令匹馬不反。非唯絶二賊窺鬧，乃是戡殄之要，惟陛下覽焉。

再説開拓疆域兼并天下，不在於一城之地；控制戎夷的方法，是用道德來使他們歸順。現在魯陽、上郡在崇山之外，雲陰之北，四百餘里，而不能用來控制懾服長城以北地區，作爲蕩平賊寇的基地，徒有孤立高峻的防守之勢，使人容易前去依附而引起我們内部恐慌。應當就近歸入并、豫二州，以此控制黄河中下游，連接水路陸路，作爲大後方；加重晋陽的防守，增添南部邊境的兵力，攻守兼備，用千金的誘餌炫耀招引對方，積蓄力量等待時機，可以一舉把他們消滅。如果他們前來劫掠送死，等待他們進入我方境内後斷絶退路，可以讓他們連一匹馬都無法返回。不僅斷絶了兩方賊虜窺伺圖謀的野心，也是平定消滅賊寇的首務，希望陛下審閲。

暐不納。

慕容暐没有聽從。

苻堅又使王猛、楊安率衆伐暐，猛攻壺關，安攻晋陽。暐使慕容評等率中外精卒四十餘萬距之。猛、安進師潞川。州郡盗賊大起，鄴中多怪異，暐憂懼不知所爲，乃召其使而問曰："秦衆何如？今大師既出，猛等能戰不？"或對曰："秦國小兵弱，豈

苻堅又派王猛、楊安帶領衆人討伐慕容暐，王猛攻打壺關，楊安攻打晋陽。慕容暐派慕容評等人率領本族與外族四十餘萬精鋭士卒抵禦。王猛、楊安進兵潞川。各州郡中盗賊興起，鄴城中發生很多怪異現象，慕容暐憂慮恐懼不知所措，便召見使臣來詢問："秦的士衆怎麼樣？現在大部隊已經派出，能戰勝王猛等人嗎？"有的使臣

王師之敵，景略常才，又非太傅之匹，不足憂也。”黄門侍郎梁琛、中書侍郎樂嵩進曰：“不然。兵書之義，計敵能鬥，當以算取之。若冀敵不鬥，非萬全之道也。慶鄭有云：‘秦衆雖少，戰士倍我。’衆之多少，非可問也。且秦行師千里，固戰是求，何不戰之有乎！”暐不悦。

對答説：“秦國家小兵力弱，豈是本朝軍隊的對手，景略才能平庸，也不能與我們太傅相匹敵，不值得憂慮。”黄門侍郎梁琛、中書侍郎樂嵩進言説：“不對。按照兵書上的道理，如果認爲敵方能够打仗，應當用計謀來戰勝他們。如果寄希望於敵方不打仗，并不是萬無一失的辦法。慶鄭有這樣的話：‘秦國士衆雖少，善戰的士兵是我們的兩倍。’士衆的多少，很難干預。再説秦軍進兵千里，一來就是要求來作戰的，怎能不戰而勝呢！”慕容暐不高興。

猛與評等相持。評以猛懸軍遠入，利在速戰，議以持久制之。猛乃遣其將郭慶率騎五千，夜從間道起火高山，燒評輜重，火見鄴中。評性貪鄙，鄣固山泉，賣樵鬻水，積錢絹如丘陵，三軍莫有鬥志。暐遣其侍中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也，宜以宗廟社稷爲憂，奈何不務撫養勛勞，專以聚斂爲心乎！府藏之珍貨，朕豈與王愛之！若寇軍冒進，王持錢帛安所置也！皮之不存，毛將安傅！錢帛可散之三軍，以平寇凱旋爲先也。”評懼而與猛戰于潞川，評師大敗，死者五萬餘人，評等單騎遁還。猛遂長驅至鄴，堅復率衆十萬會猛攻暐。

王猛軍隊與慕容評等對峙。慕容評認爲王猛軍隊前後無援深入遠方，速戰速決對他們有利，建議以持久的戰術來制服他們。王猛便派他的部將郭慶帶領五千名騎兵，趁夜色走小道登上高山點火，燒毁慕容評的輜重，火勢在鄴城中都可望見。慕容評生性貪婪鄙俗，阻隔山泉，賣柴售水，積攢的錢和絹帛如丘陵一樣高，三軍將士都喪失鬥志。慕容暐派侍中蘭伊指責慕容評説：“你，是高祖的兒子，應該以宗廟社稷爲憂，怎能不力求建立功勛，而專門聚斂財富呢！國家府庫中收藏的珍貴財物，朕怎能對你有所吝惜呢！如果賊寇軍隊冒犯推進，你拿着錢帛放到哪裏去呢！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錢帛可以散發給三軍，以掃平敵寇勝利班師爲首要任務吧！”慕容評害怕而與王猛在潞川交戰，慕容評軍隊大敗，死者有五萬多人，慕容評等獨自騎馬逃回。王猛於是長驅直入到達鄴，苻堅又率領十萬士衆與王猛會合共同攻打慕容暐。

先是，慕容桓以衆萬餘屯于沙亭，爲評等後繼。聞評敗，引屯内黄。堅遣將鄧羌攻信都，桓率鮮卑五千退保和龍。散騎侍郎徐蔚等率扶餘、高句麗及上黨質子五百餘人，夜開城門以納堅軍。暐與評等數十騎奔于昌黎。堅遣郭慶追及暐于高陽，堅將巨武執暐，將縛之，暐曰：“汝何小人而縛天子！”武曰：“我梁山巨武，受詔縛賊，何謂天子邪！”遂送暐于堅。堅詰其奔狀，暐曰：“狐死

此前，慕容桓帶領一萬多人屯兵沙亭，作爲慕容評等人的後援。聽説慕容評戰敗，帶兵到内黄。苻堅派部將鄧羌攻打信都，慕容桓率領五千鮮卑人撤退而去保衛和龍。散騎侍郎徐蔚等率領扶餘、高句麗及上黨派來作爲人質的五百餘人，半夜打開城門迎納了苻堅軍隊。慕容暐與慕容評等幾十人騎馬逃往昌黎。苻堅派郭慶在高陽追上了慕容暐，苻堅部將巨武拘捕了慕容暐，將要把他捆綁起來時，慕容暐説：“你是何等小人却來捆縛天子！”巨武説：“我是梁山巨武，接受詔命捆縛賊虜，還稱什麽天子呢！”於是送慕容暐

首丘，欲歸死于先人墳墓耳！”堅哀而釋之，令還宫率文武出降。郭慶遂追評、桓于和龍。桓殺其鎮東慕容亮而并其衆，攻其遼東太守韓稠于平川。郭慶遣將軍朱嶷擊桓，執而送之。

到苻堅處。苻堅詰問他逃亡的情由，慕容暐說：“狐狸臨死時頭向着巢穴所在的山丘，我衹是想回去死在祖先的墳墓而已！”苻堅同情他而釋放了他，命令他返回宫中率領文武官員出來投降。郭慶追擊慕容評、慕容桓到和龍。慕容桓殺了他的鎮東將軍慕容亮而兼并了他的人馬，到平川攻打他的遼東太守韓稠。郭慶派將軍朱嶷攻擊慕容桓，逮捕了他并把他送回。

堅徙暐及其王公已下并鮮卑四萬餘户于長安，封暐新興侯，署爲尚書。堅征壽春，以暐爲平南將軍、别部都督。淮南之敗，隨堅還長安。既而慕容垂攻苻丕于鄴，慕容冲起兵關中，暐謀殺堅以應之，事發，爲堅所誅，時年三十五。及德僭稱尊號，僞謚幽皇帝。

苻堅把慕容暐及其王公以下的臣僚族人與鮮卑人四萬餘户遷徙到長安，封慕容暐爲新興侯，暫爲尚書。苻堅征伐壽春，以慕容暐爲平南將軍、别部都督。在淮河以南戰敗後，慕容暐跟隨苻堅回到長安。不久慕容垂在鄴攻打苻丕，慕容冲從關中起兵，慕容暐策劃殺害苻堅來響應他們，事情敗露，慕容暐被苻堅殺掉，當時他三十五歲。慕容德僭位稱帝時，謚號幽皇帝。

始廆以武帝太康六年稱公，至暐四世。暐在位一十一年，以海西公太和五年滅，通廆、皝凡八十五年。

從慕容廆在武帝太康六年自稱爲公始，到慕容暐共經歷了四代。慕容暐在位十一年，於海西公太和五年被消滅，與慕容廆、慕容皝等在位時間共計八十五年。

### 慕容恪

慕容恪字玄恭，皝之第四子也。幼而謹厚，沈深有大度。母高氏無寵，皝未之奇也。年十五，身長八尺七寸，容貌魁傑，雄毅嚴重，每所言及，輒經綸世務，皝始異焉，乃授之以兵。數從皝征伐，臨機多奇策。使鎮遼東，甚有威惠，高句麗憚之，不敢爲寇。皝使恪與儁俱伐夫餘，儁居中指授而已，恪身當矢石，推鋒而進，所嚮輒潰。

慕容恪字玄恭，是慕容皝的第四個兒子。年少時謹慎厚道，深沉而大度。母親高氏不得寵幸，慕容皝也不認爲慕容恪有與衆不同之處。十五歲時，身高八尺七寸，容貌魁偉英俊，剛毅凝重，每當談論時，總是談到如何治理天下，慕容皝纔對他刮目相看，於是讓他帶兵。多次跟隨慕容皝四處征伐，面對形勢多有奇特的對策。派他鎮守遼東，在當地有威嚴仁惠的聲望，高句麗害怕他，不敢前來劫掠。慕容皝派慕容恪與慕容儁共同討伐夫餘，慕容儁衹是在帳中指揮授意，慕容恪身先士卒，衝鋒前進，所到之處敵人大敗而逃。

皝將終，謂儁曰：“今中原未一，方建大事，恪智勇俱濟，汝其委之。”及儁嗣位，彌加親任。累戰有大功，封太原王，拜侍中、假節、大都督、録尚書。儁寢疾，引恪與慕容評屬以後事。及暐之世，總攝朝權。初，建

慕容皝臨終前，對慕容儁說：“如今中原尚未統一，我們建立大業不久，慕容恪智勇雙全，你可委之以重任。”慕容儁繼位後，對慕容恪愈加親近信任。慕容恪屢戰建立大功，封爲太原王，任命爲侍中、假節、大都督、録尚書。慕容儁病重，召見慕容恪及慕容評囑托後事。慕容暐

鄴聞儁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温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爲大耳。"

繼位時，慕容恪總管朝廷大權。當初，建鄴聽到了慕容儁死去的消息，人們說："可以考慮占有中原了。"桓温說："慕容恪尚且活着，我們所應擔憂的事反而大了。"

慕輿根之就誅也，内外危懼。恪容止如常，神色自若，出入往還，一人步從。或有諫之者，恪曰："人情懷懼，且當自安以靖之。吾復不安，則衆何瞻仰哉！"於是人心稍定。恪虛襟待物，諮詢善道，量才處任，使人不逾位。朝廷謹肅，進止有常度，雖執權政，每事必諮之於評。罷朝歸第，則盡心色養，手不釋卷。其百僚有過，未嘗顯之，自是庶僚化德，稀有犯者。

慕輿根被殺，宫廷内外一片恐懼。慕容恪神色舉止一如往常，泰然自若，出入往返，惟有一人步行隨從。有人勸他，慕容恪說："人們都心懷恐懼，應當使自己從容不迫來安定他們。我再惶惶不安，衆人該矚望誰呢！"於是人心漸漸安定。慕容恪待人謙虛大度，咨詢執政之道擇善而從，衡量臣下的才能而授以官職，使各人不超越自己的職權範圍。在朝廷上謹慎肅穆，進退舉止都有規範，雖然執掌政權，每件事必定向慕容評咨詢。退朝回到自己家裏，則盡心孝養侍奉長輩，手不釋卷。如果百官中誰有了過錯，并不在公衆面前顯露出來，從此衆臣接受教化崇尚道德，很少有違犯的。

恪之圍洛陽也，秦中大震，苻堅親將以備潼關，軍迴乃定。恪爲將不尚威嚴，專以恩信御物，務於大略，不以小令勞衆。軍士有犯法，密縱舍之，捕斬賊首以令軍。營内不整似可犯，而防禦甚嚴，終無喪敗。

慕容恪包圍洛陽時，秦中震驚，苻堅親自帶部隊防守潼關，軍隊返回後纔安定。慕容恪治軍不推崇威嚴，僅以恩惠信用的方法來統治士衆，注重大事，不以細小事務興師動衆。軍士如果違犯法令，秘密放他出走，捕殺元凶來告誡全軍。軍營内部表面不嚴整似乎可以進犯，但防禦十分嚴密，始終没有戰敗。

臨終，暐親臨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薦士，板築猶可，而况國之懿藩！吴王文武兼才，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之以政，國其少安。不然，臣恐二寇必有窺關之計。"言終而死。

臨終前，慕容暐親自前來詢問後事，慕容恪說："我聽説報恩最好的辦法是推薦賢士，板築之類地位低微的隱士尚且可以舉薦，何况國朝的至親呢！吴王有文才武略，是管仲蕭何一類人才，陛下如果把政事委任他，國家會稍稍安定。不這樣的話，我擔心二方賊寇一定會窺伺侵犯。"説完便去世。

陽騖

陽騖字士秋，右北平無終人也。父耽，仕廆，官至東夷校尉。騖少清素好學，器識沈遠。起家爲平州别駕，屢獻安時强國之術，事多納用，廆甚奇之。

陽騖字士秋，右北平無終人。父陽耽，在慕容廆那裏做官，官位到東夷校尉。陽騖年輕時清静好學，器量見識深遠。剛出來做官時任平州别駕，常呈獻平定時局使國家富强的計策，所談的内容經常被接納采用，慕容廆認爲他非同尋常。

皝即王位，遷左長史。東西征

慕容皝即位，陽騖升任左長史。四處征伐，

伐，參謀幃幄。㑺臨終謂儁曰：“陽士秋忠幹貞固，可托付大事，汝善待之。”儁之將圖中原也，騖制勝之功亞于慕容恪。

出謀劃策。慕容㑺臨終前對慕容儁説：“陽士秋忠誠有才幹，可以托以大事，你要好好對待他。”慕容儁準備謀取中原時，陽騖克敵制勝的功勞僅次於慕容恪。

暐既嗣僞位，申以師傅之禮，親遇日隆。及爲太尉，慨然而嘆曰：“昔常林、徐邈先代名臣，猶以鼎足任重而終辭三事。以吾虛薄，何德以堪之！”固求罷職，言甚懇至，暐優答不許。

慕容暐繼承皇位後，對陽騖待以師傅之禮，親寵日重一日。陽騖任太尉後，慨然而嘆：“昔日常林、徐邈爲前代名臣，尚且以一鼎之足負任過重而最終推辭了諸多職事。以我的空虛淺薄，有什麽德行來勝任職務呢！”堅决請求免去官職，言語十分懇切，慕容暐下褒獎詔書不允許他辭職。

騖清貞謙謹，老而彌篤，既以宿望舊齒，自慕容恪已下莫不畢拜。性儉約，常乘弊車瘠馬，及死，無斂財。

陽騖清廉堅貞謙虛謹慎，年老後更爲誠篤，已是素有名望的老臣，自慕容恪以下無不對他敬服揖拜。生性儉省節約，常乘坐舊車瘦馬，直到死也没有聚斂財富。

## 皇甫真

皇甫真字楚季，安定朝那人也。弱冠，以高才，廆拜爲遼東國侍郎。㑺嗣位，遷平州别駕。時内難連年，百姓勞瘁，真議欲寬减歲賦，休息力役。不合旨，免官。後以破麻秋之功，拜奉車都尉，守遼東、營丘二郡太守，皆有善政。及儁僭位，入爲典書令。後從慕容評攻拔鄴都，珍貨充溢，真一無所取，唯存恤人物，收圖籍而已。儁臨終，與慕容恪等俱受顧托。

皇甫真字楚季，安定朝那人。二十歲左右，因有突出的才能，慕容廆任他爲遼東國侍郎。慕容㑺繼位後，升任他爲平州别駕。當時連年内戰，百姓勞累困苦，皇甫真建議要放寬减免每年的賦税，使服勞役的民力休生養息。這一建議不符合聖上的意旨，皇甫真被免去官職。後來因攻克麻秋的戰功，任爲奉車都尉，代理遼東、營丘二郡太守，把這兩個郡都治理得很好。慕容儁僭位稱帝後，皇甫真入宫任典書令。後來跟隨慕容評進攻并奪取了鄴都，皇甫真不拿任何財物，衹是體恤别人，收圖書典籍而已。慕容儁臨終前，皇甫真與慕容恪等人受托爲顧命大臣。

慕輿根將謀爲亂，真陰察知之，乃言於恪，請除之。恪未忍顯其事。俄而根謀發伏誅，恪謝真曰：“不從君言，幾成禍敗。”吕護之叛，恪謀於朝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今護宜以恩詔降乎，不宜以兵戈取也?”真曰：“護九年之間三背王命，揆其奸心，凶勃未已。明公方飲馬江湘，勒銘劍閣，况護蕞爾近畿而不梟戮，宜以兵算取之，不可復以文檄喻也。”恪從之。以真爲冠軍將軍、别

慕輿根將要圖謀叛亂時，皇甫真暗中覺察了這件事，就告訴了慕容恪，請求除掉慕輿根。慕容恪没有揭露這件事。不久慕輿根陰謀未遂而被殺，慕容恪對皇甫真承認自己的失誤：“没有聽從你的建議，差點兒釀成災禍。”吕護叛亂時，慕容恪在朝廷上謀議：“遠方之人不順服，應修治文德而使他們前來歸附。現在對吕護應該用降恩的詔書來勸降，還是以武力攻打他?”皇甫真説：“吕護在九年之間三次違背王命，測度他的奸邪之心，依舊凶狠乖戾。明公在江湘邊飲馬，把碑銘刻上劍閣，何能讓區區吕護接近京畿而不

部都督。師還，拜鎮西將軍、并州刺史，領護匈奴中郎將。徵還，拜侍中、光禄大夫，累遷太尉、侍中。

討伐殺戮，應該采用軍事謀略戰勝他，不能再用檄文來曉之以理了。”慕容恪聽從了他。任皇甫真爲冠軍將軍、别部都督。軍隊返回後，任他爲鎮西將軍、并州刺史，兼護匈奴中郎將。徵召回朝後，任侍中、光禄大夫，多次升遷至太尉、侍中。

苻堅密謀兼并，欲觀釁隙，乃遣其西戎主簿郭辯潛結匈奴左賢王曹轂，令轂遣使詣鄴，辯因從之。真兄典仕苻堅爲散騎常侍，從子奮、覆并顯關西。辯既至鄴，歷造公卿，言于真曰：“辯家爲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兄弟并相知在素。”真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斯言何以及我！君似奸人，得無因緣假托乎！”乃白暐請窮詰之，暐、評不許。辯還謂堅曰：“燕朝無綱紀，實可圖之。鑒機識變，唯皇甫真耳。”堅曰：“以六州之地，豈無智識士一人哉！真亦秦人，而燕用之，固知關西多君子矣。”

苻堅秘密謀劃兼并，觀察等待可乘之機，就派西戎主簿郭辯暗中結交匈奴左賢王曹轂，讓曹轂派遣使者到鄴，郭辯跟隨。皇甫真的哥哥皇甫典在苻堅手下任散騎常侍，侄子皇甫奮、皇甫覆在關西都頗有名望。郭辯到達鄴後，一一拜訪公卿，對皇甫真説：“郭辯一家被秦所殺，所以寄身在曹王那裏，貴兄散騎常侍皇甫典以及皇甫奮、皇甫覆平素和我都是知心朋友。”皇甫真氣憤地説：“臣没有國境以外的交往，剛纔的話爲什麽涉及到我！你像個奸邪之人，該不是藉着機緣假托吧！”於是把此事告訴慕容暐請求詳細地審問郭辯，慕容暐、慕容評都不答應。郭辯回去後對苻堅説：“燕朝没有法紀，確實可以攻取他們。洞察時機認識形勢的，惟有皇甫真而已。”苻堅説：“擁有六州之地，怎能没有一個明智之士呢！皇甫真也是秦人，而燕任用了他，可見關西多君子啊。”

真性清儉寡欲，不營産業，飲酒至石餘不亂，雅好屬文，凡著詩賦四十餘篇。

皇甫真生性清静儉樸没有過多的欲望，不經營産業，酒量達到一石多也不會胡言亂語，非常喜歡寫文章，他寫的詩賦共四十餘篇。

王猛入鄴，真望馬首拜之。明日更見，語乃卿猛。猛曰：“昨拜今卿，何恭慢之相違也？”真答曰：“卿昨爲賊，朝是國士，吾拜賊而卿國士，何所怪也？”猛大嘉之，謂權翼曰：“皇甫真故大器也。”從堅入關，爲奉車都尉，數歲而死。

王猛進入鄴都，皇甫真望着王猛的馬首而揖拜。第二天再次相見，談話間稱王猛爲卿。王猛説：“昨天向我揖拜今天呼我爲卿，爲什麽恭敬怠慢相差這麽大？”皇甫真答道：“卿昨天是賊，今天是國士，我對賊揖拜而稱國士爲卿，有什麽可奇怪的呢！”王猛非常贊賞他，對權翼説：“皇甫真真是個不凡的人啊。”皇甫真跟隨苻堅入關，任奉車都尉，幾年後去世。

史臣曰：觀夫北陰衍氣，醜虜彙生，隔閡諸華，聲教莫之漸，雄據殊壤，貪悍成其俗，先叛後服，蓋常性也。自當塗紊紀，典午握符，推亡之

史臣曰：觀察北方雲氣演變，異族會集而强大，隔絶了華夏民族，聲威教化不能到達，雄據一方，貪婪慓悍形成當地的風俗，先叛亂後歸服，大概是他們的本性。自從綱紀紊亂，晋朝掌

功，掩岷吴而可録，御遠之策，懷戎狄而猶漏。慕容廆英姿偉量，是曰邊豪，釁迹奸圖，實惟亂首。何者？無名而舉，表深譏於魯册；象龔致罰，昭大訓於姚典。况乎放命挻禍，距戰發其狼心；剽邑屠城，略地騁其蝥賊。既而二帝遘平陽之酷，按兵窺運；五鐸啓金陵之祚，率禮稱藩。勤王之誠，當君危而未立；匡主之節，俟國泰而將徇。適所謂相時而動，豈素蓄之款哉！然其制敵多權，臨下以惠，勸農桑，敦地利，任賢士，該時傑，故能恢一方之業，創累葉之基焉。

握了天賜的符命，推翻亡國的功勞，蓋過吴蜀而可載入史册，懷柔遠方之策，使戎狄歸順但尚有遺漏。慕容廆雄姿英發，可稱作邊塞之豪傑，但劣迹累累居心險惡，實在是叛亂之賊首。爲什麽？無名而起兵，《春秋》上早就譴責過；奸邪無道而導致受懲罰，《尚書》中已提出明確的警戒。何況違抗君命引發禍亂，在戰爭中表現他的狼子野心；劫掠鄉邑屠戮城池，侵占土地實施他禍國殃民的陰謀。不久二帝遇平陽之災，他按兵不動窺測時機；五鐸開啓金陵的福運，他又率先遵照禮儀自稱藩屬。盡心於勤王，面臨君主之危而未能立功；匡救君主的節操，等到國家安泰纔準備履行。這正是所謂見風使舵隨機應變，豈是蓄於内心的誠意呢！然而他制服敵寇善於權變，以恩惠統領下屬，勸勉農桑，而地盡其利，任用賢士，招攬當世豪傑，所以能恢宏一方之功績，開創累世之基業。

元真體貌不恒，暗符天表，沈毅自處，頗懷奇略。于時群雄角立，爭奪在辰，顯宗主祭于冲年，庾亮竊政于元舅，朝綱不振，天步孔艱，遂得據已成之資，乘土崩之會。揚兵南騖，則烏丸卷甲；建旆東征，則宇文摧陣。乃負險自固，恃勝而驕，端拱稱王，不待朝命。昔鄭武職居三事，爵不改伯；齊桓績宣九合，位止爲侯。瞻曩烈而功微，徵前經而禮縟，谿壑難滿，此之謂乎？

慕容皝身材相貌不同常人，偶合天子的儀容，安身處世沉穩剛毅，胸懷神奇的策略。當時群雄割據，爭奪在即，顯宗幼年便做帝王，庾亮從大舅手中竊取政權，朝綱不振，國家舉步維艱，於是使異族得以憑藉已成的勢力，利用土崩瓦解的機會。慕容皝發兵南進，烏丸敗逃；舉旗東征，宇文慘敗。於是憑藉着險峻的地勢固守一方，依恃着連戰告捷而盛氣凌人，自稱爲王，不聽朝命。昔日鄭武身居三公之職，但不把爵位改爲伯；齊桓有九合諸侯的功績，爵位僅是侯。遠瞻先輩而功業微小，運用前代經典而禮節繁縟，欲壑難填，說的大概就是這類情况吧？

宣英文武兼優，加之以機斷，因石氏之釁，首圖中原，燕士協其籌，冀馬爲其用，一戰而平巨寇，再舉而拔堅城，氣讋傍鄰，威加邊服。便謂深功被物，天數在躬，遽竊鴻名，偷安寶錄。猶將席卷京洛，肆其蟻聚之徒；宰割黎元，縱其鯨吞之勢。使江左疲於奔命，職此之由。非夫天厭素靈而啓異類，不然者，其鋒何以若斯！

慕容儁文武雙全，又能臨機決斷，利用石氏的可乘之機，首先占有了中原，燕地之士與他協同謀劃，冀地之馬爲他所用，一戰而消滅了强大的賊寇，再戰而攻克堅固的城池，氣勢震懾了附近鄰國，威風施加到邊地。於是認爲有功於天下，天命在於己身，隨即竊取天子之名，苟安於天子之位。還準備席捲京洛，利用其烏合之衆；宰割百姓，施展其侵吞之技。致使長江以東的士衆疲於奔命，主要是他所造成。該不是上天厭倦了晋朝而開啓異族之運，不然的話，他們的鋒芒

何以如此銳利！

景茂庸材，不親厥務，賢輔攸賴，逆臣挫謀，於是陷金墉而款河南，包銅城而臨漠北，西秦勁卒頓函關而不進，東夏遺黎企鄴宫而授首。當此之時也，凶威轉熾。及玄恭即世，虐媪亂朝。垂以勛德不容，評以黷貨干政，志士絶忠貞之路，讒人襲交亂之風。輕鄰反速其咎，禦敵罕修其備，以携離之衆，抗敢死之師。鋒鏑未交，白溝淪境；衝軿暫擬，紫陌成墟。是知由余出而戎亡，子常升而郢覆，終於身死異域，智不自全，吉凶惟人，良所謂也。

慕容暐才能平庸，不親自執掌國務，依賴賢臣的輔佐，挫敗了叛逆之臣的陰謀，於是攻克金墉而平定河南，包圍銅城而逼近北方大漠，西秦强悍的士卒屯守函關而不敢冒犯，東夏遺民企望鄴宫而俯首聽命。正當此時，凶狠淫威之氣漸見熾盛。到慕容恪去世後，凶殘的老婦攪亂了朝政。慕容垂功勛卓著而不見容於君王，慕容評貪污納賄干預執政，有志之士斷絶了奉獻忠貞之路，進讒言者沿襲了勾結作亂的風氣。輕視鄰國反而招致過錯，抵禦敵寇却很少加强防備，憑着涣散的士衆，抵抗拼死作戰的軍隊。尚未交戰，而白溝淪陷；戰車剛準備出發，通往京師之路已成廢墟。由此可見由余出奔而戎亡，子常逃亡而郢傾覆，終於死在異域，才智不能保全自己，吉凶在人，這的確是有道理的説法。

贊曰：青山徙構，玄塞分疆。蠢兹雜種，奕世彌昌。角端掩月，步摇翻霜。乘危猬起，怙險鴟張。假竊神器，憑陵帝鄉。守不以德，終致餘殃。

贊曰：青山易地建宫，長城重分疆域，異族蠢動作亂，代代盛昌。角端弓遮掩明月，步摇冠翻動晨霜。趁着危機而蜂起，依恃險峻而凶暴囂張。竊取帝位，凌駕於帝王之鄉。不以德義守位，終受禍殃。

# 晋書卷一百十二

## 載記第十二

### 苻洪

苻洪字廣世，略陽臨渭氐人也。其先蓋有扈之苗裔，世爲西戎酋長。始其家池中蒲生，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爲氏焉。父懷歸，部落小帥。先是，隴右大雨，百姓苦之，謡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因名曰洪。好施，多權略，驍武善騎射。

苻洪字廣世，是略陽臨渭的氐人。他的祖先大概是有扈的後代子孫，世代爲西戎酋長。當初他家池中長出蒲草，有五丈長，有五節像竹子，當時都叫他家爲“蒲家”，於是就把“蒲”當作姓。父蒲懷歸，是部落小帥。在此之前，隴西下大雨，百姓受雨之苦，民謡説：“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所以就起名叫洪。好施捨，多機變謀略，驍勇善於騎馬射箭。

屬永嘉之亂，乃散千金，召英傑之士訪安危變通之術。宗人蒲光、蒲突遂推洪爲盟主。劉曜僭號長安，光等逼洪歸曜，拜率義侯。曜敗，洪西保隴山。石季龍將攻上邽，洪又請降。季龍大悦，拜冠軍將軍，委以西方之事。季龍滅石生，洪説季龍宜徙關中豪傑及羌戎内實京師。季龍從之，以洪爲龍驤將軍、流人都督，處于枋頭。累有戰功，封西平郡公，其部下賜爵關内侯者二千餘人，以洪爲關内領侯將。冉閔言於季龍曰：“苻洪雄果，其諸子并非常才，宜密除之。”季龍待之愈厚。及石遵即位，閔又以爲言，遵乃去洪都督，餘如前。洪怨之，乃遣使降晋。後石鑒殺遵，所在兵起，洪有衆十餘萬。

碰上永嘉之亂，就散發千金，召集英傑之士詢問安危變通的計策。同族人蒲光、蒲突便推舉蒲洪爲盟主。劉曜在長安自封帝號，蒲光等逼蒲洪歸附劉曜，授爲率義侯。劉曜失敗，蒲洪向西保守隴山。石季龍將進攻上邽，蒲洪又請求投降。石季龍大喜，授任冠軍將軍，交付給他西面的事務。石季龍消滅石生，蒲洪勸説石季龍應當遷徙關中豪傑以及羌戎充實京都。石季龍聽從他的建議，授蒲洪爲龍驤將軍、流人都督，住在枋頭。屢有戰功，封爲西平郡公，他的部下有兩千多人賜給關内侯爵位，以蒲洪爲關内領侯將。冉閔對石季龍説：“苻洪威武果敢，他的兒子們都不是常才，宜秘密地把他除掉。”石季龍待他更加優厚。石遵即位後，冉閔又對他説這件事，石遵就解除蒲洪的都督職務，其他的官爵都如以前。蒲洪很怨恨，就派人投降晋。後來石鑒殺了石遵，各地兵起，蒲洪擁兵十餘萬。

永和六年，帝以洪爲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廣川郡公。時有説洪稱尊號者，洪亦以讖文有“草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有

永和六年，皇帝授蒲洪爲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廣川郡公。這時有勸説蒲洪稱帝號的人，蒲洪也因讖文有“草付應稱王”的話，又他的孫子蒲堅背上有“草付”字

"草付"字，遂改姓苻氏，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洪謂博士胡文曰："孤率衆十萬，居形勝之地，冉閔、慕容儁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克之在吾數中，孤取天下，有易於漢祖。"初，季龍以麻秋鎮枹罕，冉閔之亂，秋歸鄴，洪使子雄擊而獲之，以秋為軍師將軍。秋説洪西都長安，洪深然之。既而秋因宴酖洪，將并其衆，世子健收而斬之。洪將死，謂健曰："所以未入關者，言中州可指時而定。今見困豎子，中原非汝兄弟所能辦。關中形勝，吾亡後便可鼓行而西。"言終而死，年六十六。健僭位，僞謚惠武帝。

樣，於是改姓苻，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苻洪對博士胡文説："孤率衆十萬人，占據地形優越之處，冉閔、慕容儁可指日消滅，戰勝姚襄父子也在我的算計之中，孤取天下，易於漢祖。"當初，石季龍用麻秋鎮守枹罕，冉閔之亂時，麻秋回鄴，苻洪派兒子苻雄攻打并擒獲了他，任麻秋爲軍師將軍。麻秋勸説苻洪向西定都長安，苻洪深以爲然。不久後麻秋趁酒宴用毒酒毒死苻洪，要吞并他的軍隊，世子苻健把他抓住殺了。苻洪將要死時，對苻健説："之所以没有入關，是説中原指日可定。現在被小子所害，中原不是你們兄弟能拿下來的。關中地勢優越，我死後就可以大張旗鼓西進。"説完就死了，時年六十六歲。苻健自立爲帝，苻洪僞謚叫惠武帝。

**苻健**

苻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初，母姜氏夢大羆而孕之，及長，勇果便弓馬，好施，善事人，甚爲石季龍父子所親愛。季龍雖外禮苻氏，心實忌之，乃陰殺其諸兄，而不害健也。及洪死，健嗣位，去秦王之號，稱晋爵，遣使告喪于京師，且聽王命。

苻健字建業，是苻洪的第三個兒子。當初，其母姜氏夢見大羆而懷孕，等長大後，勇猛果敢擅長騎馬射箭，好施捨，善於侍奉人，很受石季龍父子的親近喜愛。石季龍雖然表面上禮遇苻氏，心中其實很嫉恨，就秘密地殺掉他的各位兄長，而不害苻健。到苻洪死後，苻健繼位，取消秦王的稱號，稱晋的爵號，派人到京都報喪，而且服從朝廷命令。

時京兆杜洪竊據長安，自稱晋征北將軍、雍州刺史，戎夏多歸之。健密圖關中，懼洪知之，乃僞受石祗官，繕宫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以徇。既而自稱晋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盡衆西行，起浮橋於盟津以濟。遣其弟雄率步騎五千入潼關，兄子菁自軹關入河東。健執菁手曰："事若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不及黄泉，無相見也。"既濟，焚橋，自統大衆繼雄而進。杜洪遣其將張先要健於潼關，健逆擊破之。健雖戰勝，猶修箋于洪，并送名馬珍寶，請至長安上尊號。洪曰：

這時京兆杜洪竊據長安，自稱晋征北將軍、雍州刺史，戎夏之人多歸附他。苻健暗中打關中的主意，擔心杜洪知道，就假裝接受石祗的官職，在枋頭修繕宫室，督促部下種麥子，做出没有向西進意圖的樣子，有知道内情不肯種麥子的人，苻健把他殺了示衆。不久後自稱晋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出動所有的人馬向西進軍，在盟津搭浮橋渡過黄河。派其弟苻雄率步騎兵五千人入潼關，兄之子苻菁從軹關入河東。苻健拉着苻菁的手説："事情如果不成功，你死在河北，我死在河南，不到九泉之下，不相見了。"渡過黄河後，焚毁浮橋，自率大軍隨苻雄之後進軍。杜洪派部將張先在潼關截擊苻健，苻健迎戰打敗了他。苻健雖然打了勝仗，還是寫信給杜洪，并送上名馬珍寶，請求到長安擁奉杜

“幣重言甘，誘我也。”乃盡召關中之衆來距。健筮之，遇《泰》之《臨》，健曰：“小往大來，吉亨。昔往東而小，今還西而大，吉孰大焉！”是時衆星夾河西流，占者以爲百姓還西之象。健遂進軍，次赤水，遣雄略地渭北，又敗張先於陰槃，擒之，諸城盡陷，菁所至無不降者，三輔略定。健引兵至長安，洪奔司竹。健入而都之，遣使獻捷京師，并修好於桓温。

洪爲帝。杜洪説：“禮物貴重説話好聽，這是引誘我。”就把關中的軍隊全部召集起來抵抗。苻健算卦，遇到《泰》之《臨》卦，苻健説：“小去大來，吉利。從前向東去時小，現在歸向西時大，没有比這更吉利的了！”這時天象群星夾銀河兩邊向西流動，占卦的人認爲這是百姓向西歸還的徵兆。苻健於是進軍，駐扎在赤水，派苻雄占領渭北，又在陰槃打敗了張先，擒獲了他，諸城都攻陷了，苻菁所到之處無不投降，長安附近三輔地區都攻克平定了。苻健率兵到長安，杜洪逃奔到司竹。苻健進入長安城并定都於此，派人到京都報捷，并與桓温建立友好關係。

健軍師將軍賈玄碩等表健爲侍中、大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單于、秦王，健怒曰：“我官位輕重，非若等所知。”既而潛使諷玄碩等使上尊號。永和七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赦境内死罪，建元皇始，繕宗廟社稷，置百官于長安。立妻强氏爲天王皇后，子萇爲天王皇太子，弟雄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雍州刺史，自餘封授各有差。

苻健的軍師將軍賈玄碩等上表請任苻健爲侍中、大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單于、秦王，苻健發怒説：“我的官位高低，不是你們這些人所能知道的。”不久後暗中派人暗示賈玄碩等尊奉他爲帝。永和七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赦免境内的死刑罪犯，年號爲皇始，修建宗廟社稷，在長安設置百官。立妻子强氏爲天王皇后，兒子苻萇爲天王皇太子，弟苻雄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雍州刺史，其他的人封賞任命各有等差。

初，杜洪之奔也，招晋梁州刺史司馬勳。至是，勳率步騎三萬入秦川，健敗之於五丈原。

當初，杜洪逃奔之時，招來晋梁州刺史司馬勳。到此時，司馬勳率步騎兵三萬人進入秦川，苻健在五丈原打敗了他。

八年，健僭即皇帝位于太極前殿，諸公進爲王，以大單于授其子萇。

八年，苻健在太極前殿僭登皇帝位，諸公進位爲王，把大單于授給其子苻萇。

杜洪屯宜秋，爲其將張琚所殺，琚自立爲秦王，置百官。健率步騎二萬攻琚，斬其首。健至自宜秋，遣雄、菁率衆掠關東，并援石季龍豫州刺史張遇於許昌，與晋鎮西將軍謝尚戰于潁水之上，王師敗績。雄乘勝逐北，至于壘門，殺傷太半，遂虜遇及其衆歸于長安，拜遇司空、豫州刺史，鎮許昌。雄攻王擢於隴上，擢奔凉州，雄屯隴東。張重華拜擢征東大將軍，使與其將張弘、宋脩連兵伐

杜洪在宜秋屯兵，被部將張琚殺死，張琚自立爲秦王，設置百官。苻健率步騎兵兩萬攻打張琚，斬了他的頭。苻健從宜秋返回，派苻雄、苻菁率軍攻占關東，并且到許昌援助石季龍的豫州刺史張遇，與晋鎮西將軍謝尚在潁水之上交戰，晋軍戰敗。苻雄乘勝追擊，直到營門，殺傷大半，於是虜獲張遇及其手下軍衆回到長安，授張遇爲司空、豫州刺史，鎮守許昌。苻雄在隴上攻打王擢，王擢逃奔凉州，苻雄屯兵在隴東。張重華授王擢爲征東大將軍，派他與部將張弘、宋脩聯兵進攻苻雄。苻雄與苻菁率兵擊敗了他們，擒

雄。雄與菁率衆擊敗之，獲弘、脩送長安。

獲張弘、宋脩送往長安。

初，張遇自許昌來降，健納遇後母韓氏爲昭儀，每於衆中謂遇曰："卿，吾子也。"遇慚恨，引關中諸將欲以雍州歸順，乃與健中黄門劉晃謀夜襲健，事覺，遇害。於是孔特起池陽，劉珍、夏侯顯起鄠，喬景起雍，胡陽赤起司竹，呼延毒起霸城，衆數萬人，并遣使詣征西桓温、中軍殷浩請救。

當初，張遇從許昌來投降，苻健娶張遇的後母韓氏爲昭儀，常常在衆人面前對張遇說："卿就是我的兒子。"張遇羞愧怨恨，帶領關中諸將想以雍州歸順朝廷，就和苻健的中黄門劉晃密謀夜襲苻健，事情泄露，遇害。這時孔特便在池陽起兵，劉珍、夏侯顯在鄠起兵，喬景在雍起兵，胡陽赤在司竹起兵，呼延毒在霸城起兵，有幾萬人，都派人到征西將軍桓温、中軍殷浩處求救。

雄遣菁掠上洛郡，於豐陽縣立荆州，以引南金奇貨、弓竿漆蠟，通關市，來遠商，於是國用充足，而異賄盈積矣。

苻雄派苻菁攻占上洛郡，在豐陽縣設立荆州，以吸引南方産的銅等奇貨、弓竿漆蠟，開放邊境市場，招引遠方商販，於是國家的用度充足，而財貨盈積。

十年，温率衆四萬趨長安，遣别將從均口入淅川，攻上洛，執健荆州刺史郭敬，而遣司馬勳掠西鄙。健遣其子萇率雄、菁等衆五萬，距温于堯柳城愁思堆。温轉戰而前，次于灞上，萇等退營城南。健以羸兵六千固守長安小城，遣精鋭三萬爲游軍以距温。三輔郡縣多降于温。健别使雄領騎七千，與桓冲戰于白鹿原，王師敗績，又破司馬勳于子午谷。初，健聞温之來也，收麥清野以待之，故温衆大飢。至是，徙關中三千餘户而歸。及至潼關，又爲萇等所敗，司馬勳奔還漢中。

十年，桓温率軍四萬指向長安，派遣偏將從均口進入淅川，進攻上洛，抓獲苻健的荆州刺史郭敬，派司馬勳攻占西部邊邑。苻健派其子苻萇率苻雄、苻菁等領兵五萬，在堯柳城愁思堆抵抗桓温。桓温轉戰而來，駐扎在灞上，苻萇等退兵在城南扎營。苻健率弱兵六千人固守長安小城，派精鋭部隊三萬人作爲機動作戰的兵力抵禦桓温。長安附近的郡縣多數投降桓温。苻健另派苻雄率領七千騎兵，在白鹿原與桓冲交戰，桓温的軍隊戰敗，又在子午谷擊敗司馬勳。當初，苻健聽説桓温要來進攻時，就收割地裏的麥子堅壁清野等着他們來，因此桓温軍非常缺糧。到此時，遷徙關中居民三千餘户而回。等到了潼關時，又被苻萇等打敗，司馬勳逃回漢中。

其年，西虜乞没軍邪遣子入侍，健于是置來賓館于平朔門以懷遠人。起靈臺於杜門。與百姓約法三章，薄賦卑宫，垂心政事，優禮耆老，修尚儒學，而關右稱來蘇焉。

當年，西虜乞没軍邪派兒子入侍，於是苻健在平朔門設來賓館以懷柔遠方之人。在杜門建起靈臺。與老百姓約法三章，薄徵賦税不大修宫殿，專心於政事，優待禮遇老年人，崇尚儒學，關右可算得上獲得復蘇生息的時機。

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泰。"問姓名，弗答，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爲妖，下靖獄。會大雨霖，河、渭溢，蒲津監寇

新平有個高個子的人出現，對百姓張靖說："苻氏應天受命，現在正當太平，在外的歸附中間就能安泰。"問他的姓名，不回答，一會兒就不見了。新平令報告了這件事，苻健認爲是妖怪，把張靖關進監獄。正碰上大雨不停，黄河、

登得一屐於河，長七尺三寸，人迹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嘆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赦之。蝗蟲大起，自華澤至隴山，食百草無遺。牛馬相啖毛，猛獸及狼食人，行路斷絶。健自蠲百姓租稅，減膳徹懸，素服避正殿。

渭水漲水，蒲津監寇登從河中得到一隻木屐，有七尺三寸長，與人的脚印相像，脚趾有一尺長，脚印有一寸深。苻健嘆息說："天地之間什麼東西都有，張靖所說的一定不假。"就赦免了他。蝗蟲大起，從華澤到隴山，把各種草木都吃光了。牛馬互相吃身上的毛，猛獸和狼吃人，路人斷絶。苻健自行免除百姓的租稅，減少膳食撤去樂器，穿白衣避開正殿。

初，桓溫之入關也，其太子萇與溫戰，爲流矢所中死。至是，立其子生爲太子。健寢疾，菁勒兵入東宮，將殺苻生自立。時生侍健疾，菁以健爲死，迴攻東掖門。健聞變，升端門陳兵，衆皆舍杖逃散，執菁殺之。數日，健死，時年三十九，在位四年。僞謚明皇帝，廟號世宗，後改曰高祖。

當初，桓溫入關時，苻健太子苻萇與桓溫交戰，被流箭射中而死，到此時，立兒子苻生爲太子。苻健卧病，苻菁率兵進入東宮，想殺苻生自立。這時苻生正在伺候苻健的病，苻菁以爲苻健已經死了，回兵進攻東掖門。苻健聽說發生叛亂，登上端門布兵排陣，苻菁手下的人都丟下武器四散而逃，抓住苻菁殺掉了。過了幾天，苻健死，死時三十九歲，在位四年。僞謚號叫明皇帝，廟號爲世宗，後來改爲高祖。

### 苻生

生字長生，健第三子也。幼而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一目，爲兒童時，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鞭捶。"洪曰："汝爲爾不已，吾將以汝爲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懼，跣而掩其口，謂健曰："此兒狂勃，宜早除之，不然，長大必破人家。"健將殺之，雄止之曰："兒長成自當修改，何至便可如此!"健乃止。及長，力舉千鈞，雄勇好殺，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絶一時。桓溫之來伐也，生單馬入陣，搴旗斬將者前後十數。

苻生字長生，是苻健的第三個兒子。從小是無賴，祖苻洪很討厭他。苻生少一隻眼，當兒童時，苻洪開玩笑，問侍者說："我聽說瞎子一行眼淚，真的嗎?"侍者說："是的。"苻生發怒，用佩刀刺自己身上流出血來，說："這也是一行眼淚。"苻洪大吃一驚，用鞭子抽打他。苻生說："生來不怕刀刺，受不了鞭打。"苻洪說："你如果這樣下去不改，我把你貶作奴隸。"苻生說："可不如石勒了。"苻洪害怕了，光着脚掩住他的嘴，對苻健說："這孩子很殘暴，要早除掉他，不然的話，長大了必然會禍害家人。"苻健要殺他，苻雄阻止說："小孩子長大後自然會學好，何必這樣呢!"苻健纔作罷。長大後，力能舉千鈞，雄健勇猛好殺，能徒手與猛獸格鬥，跑得比馬快，擊刺騎射，超絶一時。桓溫來攻打時，苻生單騎入敵陣，前後斬將奪旗十餘次。

萇既死，健以讖言三羊五眼應符，故立爲太子。健卒，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年壽光，時永和十二年也。尊其母强氏爲皇太后，立妻梁氏爲皇后。以吕婆樓爲侍中、左大

苻萇死後，苻健因讖言中説三羊五眼應驗符命，所以立他爲太子。苻健死後，僭即皇帝位，在境内大赦，改年號爲壽光，這時是永和十二年。尊其母强氏爲皇太后，立妻子梁氏爲皇后，任吕婆樓爲侍中、左大將軍，苻安領太尉，苻柳

將軍，苻安領太尉，苻柳爲征東大將軍、并州牧，鎮蒲坂，苻諼爲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陝城，自餘封授有差。

初，生將强懷與桓温戰没，其子延未及封而健死。會生出游，懷妻樊氏於道上書，論懷忠烈，請封其子。生怒，射而殺之。僞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言於生曰："比頻有客星孛于大角，熒惑入于東井。大角爲帝坐，東井秦之分野，於占，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陛下遠追周文，修德以禳之，惠和群臣，以成康哉之美。"生曰："皇后與朕對臨天下，亦足以塞大喪之變。毛太傅、梁車騎、梁僕射受遺輔政，可謂大臣也。"於是殺其妻梁氏及太傅毛貴，車騎、尚書令梁楞，左僕射梁安。未幾，又誅侍中、丞相雷弱兒及其九子、二十七孫。諸羌悉叛。弱兒，南安羌酋也，剛鯁好直言，見生嬖臣趙韶、董榮亂政，每大言於朝，故榮等譖而誅之。

生雖在諒闇，游飲自若，荒耽淫虐，殺戮無道，常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錘鉗鋸鑿備置左右。又納董榮之言，誅其司空王墮以應日蝕之災。饗群臣于太極前殿，飲酣樂奏，生親歌以和之。命其尚書令辛牢典勸，既而怒曰："何不强酒？猶有坐者！"引弓射牢而殺之。於是百僚大懼，無不引滿昏醉，污服失冠，蓬頭僵仆，生以爲樂。

生聞張祚見殺，玄靚幼冲，命其征東苻柳參軍閻負、梁殊使凉州，以書喻之。負、殊至姑臧，玄靚年幼，不見殊等。其凉州牧張瓘謂負、殊曰："孤之本朝，世執忠節，遠宗大晉，臣無境外之交，君等何爲而至？"

爲征東大將軍、并州牧，鎮守蒲坂，苻諼爲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守陝城，其他的人封賞任命各有不同。

當初，苻生部將强懷與桓温作戰陣亡，其子强延還没有受封苻健就死了。碰到苻生出游，强懷之妻樊氏在路上上書，陳述强懷忠烈，請求封其子。苻生發怒，用箭把她射死了。僞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對苻生説："近來有客星之光頻頻照射到大角星，熒惑星進入東井宿。大角星是皇帝的星座，東井宿是秦的對應，根據占卜，不出三年，國家將有大喪，大臣被誅殺而死。希望陛下遠效法周文，修養德行以禳除災禍，對群臣仁愛和順，以成就太平盛世。"苻生説："皇后和朕共同治理天下，足以抵擋大喪的變故。毛太傅、梁車騎、梁僕射受遺命輔政，可以算是大臣。"於是殺了他的妻子梁氏以及太傅毛貴，車騎、尚書令梁楞，左僕射梁安。不久，又誅殺侍中、丞相雷弱兒及其九個兒子、二十七個孫子。諸羌全部反叛。雷弱兒是南安羌人的首領，剛正耿直好直言，看到苻生的近臣趙韶、董榮亂政，常在朝廷上大聲説話，所以董榮等誣陷他把他殺了。

苻生雖然在服孝期間，但是游玩宴飲自如，荒誕淫虐，殺戮無辜不講道義，常常是劍拔弩張地朝見群臣，各種刑具全都放在身邊。又采納董榮的話，誅殺司空王墮以應日食的災禍。在太極前殿饗宴會群臣，酣飲奏樂，苻生親自唱歌和樂。命尚書令辛牢掌管勸酒，不久又發怒説："爲什麽不强令群臣喝酒，怎麽還有坐着的？"拉開弓把辛牢射死了。於是百官害怕，無不滿飲昏醉，衣服搞髒了，官帽落地，頭髮蓬散，醉卧在地，苻生以此爲樂。

苻生聽説張祚被殺，張玄靚年幼，派他的征東將軍苻柳參軍閻負、梁殊出使凉州，用書信曉諭他。閻負、梁殊到姑臧，張玄靚年幼，不見梁殊等。他的凉州牧張瓘對閻負、梁殊説："孤的本朝，世代保持忠誠的節義，遥奉大晉，作臣子的没有境外之交，君等來幹什麽？"閻負、梁殊

負、殊曰："晉王以鄰藩義好，有自來矣。雖擁阻山河，然風通道會，不欲使羊、陸二公獨美於前。主上以欽明紹統，八表宅心，光被四海，格于天地。晉王思與張王齊曜大明，交玉帛之好，兼與君公同金蘭之契，是以不遠而來，有何怪乎！"瓘曰："羊、陸一時之事，亦非純臣之義也。本朝六世重光，固忠不貳，若與苻征東交玉帛之好者，便是上違先公純誠雅志，下乖河右遵奉之情。"負、殊曰："昔微子去殷，項伯歸漢，雖背君違親，前史美其先覺。亡晉之餘，遠逃江會，天命去之，淪絶已久，故尊先王翻然改圖，北面二趙，蓋神算無方，鑒機而作。君公若欲稱制河西，衆旅非秦之敵，如欲宗歸遺晉，深乖先君雅旨，孰若遠踪竇融附漢之規，近述先王歸趙之事，垂祚無窮，永享遐祉乎？"瓘曰："中州無信，好食誓言。往與石氏通好，旋見寇襲。中國之風，誠在昔日，不足復論通和之事也。"負、殊曰："三王異政，五帝殊風，趙多奸詐，秦以義信，豈可同年而語哉！張先、楊初皆擅兵一方，不供王貢，先帝命將擒之，宥其難恕之罪，加以爵封之榮。今上道合二儀，慈弘山海，信符陰陽，御物無際，不可以二趙相況也。"瓘曰："秦若兵强化盛，自可先取江南，天下自然盡爲秦有，何辱征東之命！"負、殊曰："先帝以大聖神武，開構鴻基，强燕納款，八州順軌。主上欽明，道必隆世，慨徽號擁于河西，正朔未加吴會，以吴必須兵，凉可以義，故遣行人先申大好。如君公不能蹈機而發者，正可緩江南數年之命，迴師西旆，恐凉州弗可保也。"瓘曰："我跨據三州，帶甲十萬，西包崑域，東阻

説："晉王以鄰藩之義友好，有很長時間了。雖然山河阻隔，然而風尚相通道義相合，不想使羊、陸二公獨爲美好。主上以敬肅明察繼承大統，八方歸心，光照四海，通達天地。晉王想和張王共放光明，交結玉帛之好，再加上與君公作兄弟之盟，因此不遠而來，有什麽可奇怪的？"張瓘説："羊、陸衹是一時之事，也不是純正之臣應有的事。本朝六代重光，忠貞不貳，如果與苻征東交結玉帛之好，就是上違先公純厚忠誠的美好願望，下違河西之人遵奉大晉的感情。"閻負、梁殊説："從前微子離開殷，項伯歸依漢，雖然是背叛君主違背親人，但是前代史書贊美他們及早覺悟。亡晉的殘餘，遠逃到江會，天命拋棄了他們，淪喪絶滅已久，所以尊先王迅速改變主意，稱臣二趙，這是神算不拘泥定法，見機而作。君公如果想在河西秉承皇帝旨意行事，軍隊不是秦的對手，如果想尊奉歸附遺晉，就大大違背了先君的良圖，哪裏比得上遠效法從前竇融附漢的榜樣，近依循先王歸趙的道理，傳位無窮，永享大福呢？"張瓘説："中原不講信用，好違反誓言。從前與石氏通好，轉眼就遭到侵襲。中原的風尚如此，昔日已有借鑒，不足以再討論通和的事情。"閻負、梁殊説："三王的政治不同，五帝的風尚相異，趙多奸詐，秦講信義，怎麽能同日而語呢！張先、楊初都在一方擁兵擅權，不進貢王朝，先帝派將領擒獲他們，寬赦他們不可饒恕的罪責，賜以爵位封賞的榮耀。當今皇上道義合於天地，慈愛大於山海，信義符合陰陽，駕御無窮的萬物，不能用二趙來相比。"張瓘説："秦如果兵力强大教化美好，自可先取江南，天下自然全部歸秦所有，爲何要委屈自己使征東來講和呢？"閻負、梁殊説："先帝以大聖神武，開創鴻大的基業，强燕臣服，八州歸順。主上敬肅明察，國運必將隆盛，慷慨地讓河西擁有美號，政令未加於吴會，是因爲吴要用武力征服，凉可以用義感化，所以派使者先通友好。如果君公不能够見機行事，正好可以緩延江南幾年的命運，回師西指，恐怕凉州難以保全。"張瓘説："我們跨有三州，擁兵十萬，西面包括昆侖

大河，伐人有餘，而況自固！秦何能爲患！”負、殊曰：“貴州險塞，孰若崤函？五郡之衆，何如秦雍？張琚、杜洪因趙之成資，據天阻之固，策三秦之鋭，藉陸海之饒，勁士風集，驍騎如雲，自謂天下可平，關中可固，先帝神矛一指，望旗冰解，人咏來蘇，不覺易主。燕雖武視關東，猶以地勢之義，逆順之理，北面稱藩，貢不逾月。致肅慎楛矢，通九夷之珍；單于屈膝，名王内附。控弦之士百有餘萬，鼓行而濟西河者，君公何以抗之？盍追遵先王臣趙故事，世享大美，爲秦之西藩。”瓘曰：“然秦之德義加於天下，江南何以不賓？”負、殊曰：“文身之俗，負阻江山，道洿先叛，化盛後賓，自古而然，豈但今也！故《詩》曰：‘蠢爾蠻荆，大邦爲仇。’言其不可以德義懷也。”瓘曰：“秦據漢舊都，地兼將相，文武輔臣，領袖一時者誰也？”負、殊曰：“皇室懿藩，忠若公旦者，則大司馬、武都王安，征東大將軍、晋王柳；文武兼才，神器秀拔，入可允厘百工，出能折衝萬里者，衛大將軍、廣平王黄眉，後將軍、清河王法，龍驤將軍、東海王堅之兄弟；其耆年碩德，德侔尚父者，則太師、録尚書事、廣甯公魚遵；其清素剛嚴，骨鯁貞亮，則左光禄大夫强平，金紫光禄程肱、牛夷；博聞强識，探賾索幽，則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黄門侍郎李柔；雄毅厚重，權智無方，則左衛將軍李威，右衛將軍苻雅；才識明達，令行禁止，則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特進、光禄大夫强汪，侍中、尚書吕婆樓；文史富贍，鬱爲文宗，則尚書右僕射董榮，秘書監王颺，著作郎梁讜；驍勇多權略，攻必

山區，東面依據大河，進攻别人尚有餘力，何況自守呢！秦哪能禍害我們！”閻負、梁殊説：“貴州的險要，比崤函怎麽樣？五郡的軍衆，比秦雍怎麽樣？張琚、杜洪憑藉趙現成的資財，依據天險的鞏固，指揮三秦的鋭卒，利用海陸的富饒，猛士雲集，驍騎盛多，自以爲天下可以平定，關中可以穩固，先帝神矛一指，望旗瓦解，人人歌頌得以蘇息，不覺得换了君主。燕雖然虎視關東，還是因地勢的緣故，逆順的道理，北面稱臣，進貢不過月。東北藩屬進貢的肅慎的楛木箭，招引來九夷的珍寶；單于屈膝折服，名王向内歸附。拿武器的戰士有一百多萬，如果大張旗鼓渡過西河，君公怎麽能抵抗得住？何不追循先王向趙稱臣的舊事，世代享有美福，作秦的西藩？”張瓘説：“既然秦的德義行於天下，江南爲何不歸服？”閻負、梁殊説：“文身之俗的地方，自恃江山阻隔，道行污穢的先叛，教化隆盛的後服，自古以來就是如此，豈衹是今天呢？所以《詩經》説：‘爾等蠻荆不恭順，視我大邦爲仇人。’就是説他們不能用德義來懷柔。”張瓘説：“秦據有漢的舊都，擁有將帥和宰相之才，在文武輔佐大臣中，誰算得上當代的領袖人物？”閻負、梁殊説：“皇室的藩王中，像公旦那樣忠貞的，有大司馬、武都王苻安，征東大將軍、晋王苻柳；文武兼才，神奇卓越英武，在内可治理百官，在外可萬里禦敵制勝的，有衛大將軍、廣平王黄眉，後將軍、清河王苻法，龍驤將軍、東海王苻堅的兄弟；説到德高望重，德行與尚父齊同的，有太師、録尚書事、廣甯公魚遵；説到清正廉潔剛直嚴肅，耿直堅貞高尚，有左光禄大夫强平，金紫光禄程肱、牛夷；博聞强記，探索奥秘，有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黄門侍郎李柔；威武剛毅厚重，機智權變不拘泥定規，有左衛將軍李威，右衛將軍苻雅；才識明達，令行禁止，有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特進、光禄大夫强汪，侍中、尚書吕婆樓；文史淵博，成爲文人宗師，有尚書右僕射董榮，秘書監王颺，著作郎梁讜；驍勇而有計謀，攻必克，戰必勝，如關、張之流，可敵萬人者，有前將軍、新興王

取，戰必勝，關、張之流，萬人之敵者，則前將軍、新興王飛，建節將軍鄧羌，立忠將軍彭越，安遠將軍俱難，建武將軍徐盛；常伯納言，卿校牧守，則人皆文武，莫非才賢；其餘懷經世之才，蘊佐時之略，守南山之操，遂而不奪者，王猛、朱彤之倫，相望於岩谷。濟濟多士，焉可罄言！姚襄、張平一時之傑，各擁衆數萬，狼顧偏方，皆委忠獻款，請爲臣妾。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惟君公圖之。”瓘笑曰：“此事决之主上，非身所了。”負、殊曰：“凉王雖天縱英睿，然尚幼冲，君公居伊、霍之任，安危所繫，見機之義，實在君公。”瓘新輔政，河西所在兵起，懼秦師之至，乃言於玄靚，遣使稱藩，生因其所稱而授之。

苻飛，建節將軍鄧羌，立忠將軍彭越，安遠將軍俱難，建武將軍徐盛；常伯納言之官，卿校牧守之職，人人都是文武兼備，個個賢能；其餘胸懷治世之才，身藏輔佐時事的大略，持守南山之節操，匹夫不可奪志的，有王猛、朱彤之輩，舉不勝舉。衆多的賢能之士，怎麽能説得盡呢？姚襄、張平是一時的豪傑，各擁兵數萬，占據一方之地狼顧虎視，都獻納忠誠，請求爲臣。小國不臣服事大國，是《春秋》所譴責的，請君公考慮。”張瓘笑道：“這件事由主上决斷，不是我所能解决的。”閻負、梁殊説：“凉王雖然天生英明聰慧，然而還很年幼，君公身居伊、霍之位，是安危的依賴，見機行事的道理，其實就在君公之身。”張瓘剛輔政，河西各地有兵亂，恐怕秦軍來犯，就向張玄靚説了這件事，派使者稱藩國，苻生就根據他們提出來的條件授予。

慕容儁遣將慕輿長卿等率衆七千入自軹關，攻幽州刺史張哲于裴氏堡。晋將軍劉度等率衆四千，攻青州刺史袁朗于盧氏。生遣其前將軍苻飛距晋，建節鄧羌距燕。飛未至而度退。羌及長卿戰于堡南，大敗之，獲長卿及甲首二千七百餘級。

慕容儁派部將慕輿長卿等率軍七千人從軹關入犯，在裴氏堡進攻幽州刺史張哲。晋將軍劉度等率軍四千人，在盧氏進攻青州刺史袁朗。苻生派遣他的前將軍苻飛抵禦晋軍，建節鄧羌抵禦燕軍。苻飛還没到劉度就退走了。鄧羌與慕輿長卿在堡南交戰，大敗燕軍，擒獲慕輿長卿及斬殺甲士二千七百餘級。

姚襄率衆萬餘，攻其平陽太守苻産于匈奴堡，苻柳救之，爲襄所敗，引還蒲坂。襄遂攻堡，克之，殺苻産，盡坑其衆，遣使從生假道，將還隴西。生將許之，苻堅諫曰：“姚襄，人傑也，今還隴西，必爲深害，不如誘以厚利，伺隙而擊之。”生乃止。遣使拜襄官爵，襄不受，斬其使者，焚所送章策，寇掠河東。生怒，命其大將軍張平討之。襄乃卑辭厚幣與平結爲兄弟，平更與襄通和。

姚襄率軍一萬餘人，在匈奴堡進攻他的平陽太守苻産，苻柳去援救他，被姚襄擊敗，退還蒲坂。姚襄於是進攻匈奴堡，攻克了，殺了苻産，把他手下的人全部活埋，派使者向苻生借路，將要返回隴西。苻生想同意，苻堅勸諫説：“姚襄是人傑，如果回到隴西，必然成爲大禍害，不如用厚利引誘他，找機會攻打他。”苻生便不借給他通路。派使者授姚襄官爵，姚襄不接受，斬了使者，燒掉送來的策書，侵犯擄掠河東。苻生大怒，命令他的大將軍張平征討他。姚襄纔説好話送厚禮與張平結爲兄弟，張平又與姚襄通和。

生發三輔人營渭橋，金紫光禄大夫程肱以妨農害時，上疏極諫。生怒，殺之。

苻生徵發長安附近人力修建渭橋，金紫光禄大夫程肱認爲妨害農時，上疏極力勸諫，苻生大怒，把他殺了。

長安大風，發屋拔樹，行人顛頓，宫中奔擾，或稱賊至，宫門晝閉，五日乃止。生推告賊者，殺之，刳而出其心。左光禄大夫强平諫曰："元正盛旦，日有蝕之，正陽神朔，昏風大起，兼水旱不時，獸災未息，此皆由陛下不勉强於政事，乖和氣所致也。願陛下務養元元，平章百姓，棄纖介之嫌，含山岳之過，致敬宗社，愛禮公卿，去秋霜之威，垂三春之澤，則奸回寢止，妖祲自消，乾靈祗祐皇家，永保無窮之美矣。"生怒，以爲妖言，鑿其頂而殺之。

長安颳大風，颳塌房屋拔起樹木，行人都被吹倒，宫中亂作一團，有人説賊寇來了，白天把宫門關閉，五天纔平息。苻生追查説有賊寇的人，把他殺了，剖開他的肚子挖出他的心來。左光禄大夫强平勸諫説："元旦佳日，日食，四月初一，黄風大起，再加上風雨不調，獸災没有停息，這都是由於陛下不勤勉於政事，違背了陰陽相和之氣而導致的。希望陛下努力休養黎民，辨别彰明貴族，捨棄小的猜嫌，包涵山岳大的過失，恭敬宗廟社稷，愛護禮待公卿，除去秋霜般的威嚴，賜予三春般的恩澤，奸邪之事就能止息，凶災禍亂自然會消失，上天佑助皇家，永保無窮的美好。"苻生發怒，認爲這是妖言，鑿他的頭頂把他殺死了。

平之囚也，僞衛將軍苻黄眉、前將軍苻飛、建節鄧羌侍宴禁中，叩頭固諫，以太后爲言。平即生母强氏之弟也。生既弗許，强氏憂恨而死。

强平被囚禁的時候，僞衛將軍苻黄眉、前將軍苻飛、建節鄧羌在宫中侍宴，叩頭再三勸諫，讓他看太后的面子。强平就是苻生母强氏之弟。苻生不答應，强氏後來憂恨而死。

生下書曰："朕受皇天之命，承祖宗之業，君臨萬邦，子育百姓，嗣統已來，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扇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刑虐。行者比肩，未足爲稀。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時猛獸及狼大暴，晝則斷道，夜則發屋，惟害人而不食六畜。自生立一年，獸殺七百餘人，百姓苦之，皆聚而邑居。爲害滋甚，遂廢農桑，内外凶懼。群臣奏請禳災，生曰："野獸飢則食人，飽當自止，終不能累年爲患也。天豈不子愛群生，而年年降罰，正以百姓犯罪不已，將助朕專殺而施刑教故耳。但勿犯罪，何爲怨天而尤人哉！"

苻生下書説："朕接受皇天之命，繼承祖宗的大業，統治萬邦，撫育百姓，繼承大統以來，有什麽地方做得不對，而誹謗的話到處傳播！殺人不過千，而説是刑罰暴虐。人口衆多，不足爲奇。將要使刑法更嚴峻極盡誅罰，又能把朕怎麽樣！"當時猛獸和狼非常凶暴，白天斷絶道路，晚上就毁壞房屋，衹吃人而不吃牲畜。從苻生即位起一年，野獸咬死了七百多人，老百姓深受其害，都聚集在一起居住。災害更加厲害，因此荒廢了農桑，内外恐懼。群臣奏告請求祭天消災，苻生説："野獸餓了就吃人，吃飽了就會停止，總不能連年爲害罷。天哪能不像對兒子一樣愛護萬民，然而年年降下懲罰，正是因爲百姓犯罪不止，將要幫助朕主持誅殺而實施刑罰教令。衹要是不犯罪，爲什麽要怨天尤人呢！"

生如阿房，遇兄與妹俱行者，逼令爲非禮，不從，生怒殺之。又宴群臣于咸陽故城，有後至者，皆斬之。嘗使太醫令程延合安胎藥，問人參好惡并藥分多少，延曰："雖小小不具，自可堪用。"生以爲譏其目，鑿延目

苻生到阿房，遇見兄妹在一起行走的，就逼迫人家行非禮之事，人家不幹，苻生發怒把他們殺了。又在咸陽故城宴飲群臣，有來得晚的，都把他們斬了。曾經讓太醫令程延配安胎藥，問他人參的好壞以及藥分的多少，程延説："雖然有小小的不全，也可以用。"苻生以爲是諷刺他少

出，然後斬之。

有司奏："太白犯東井。東井，秦之分也；太白罰星，必有暴兵起于京師。"生曰："星入井者，必將渴耳，何所怪乎！"

姚襄遣姚蘭、王欽盧等招動鄜城、定陽、北地、芹川諸羌胡，皆應之，有衆二萬七千，進據黃落。生遣苻黃眉、苻堅、鄧羌率步騎萬五千討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説黃眉曰："傷弓之鳥，落於虛發。襄頻爲桓温、張平所敗，鋭氣喪矣。今謀固壘不戰，是窮寇也。襄性剛很，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直壓其壘，襄必忿而出師，可一戰擒也。"黃眉從之，遣羌率騎三千軍於壘門。襄怒，盡鋭出戰。羌僞不勝，引騎而退，襄追之于三原，羌迴騎距襄。俄而黃眉與堅至，大戰，斬之，盡俘其衆，黃眉等振旅而歸。黃眉雖有大功，生不加旌賞，每於衆中辱之。黃眉怒，謀殺生自立，事發，伏誅，其王公親戚多有死者。

初，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謡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便爲王女爲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苻堅封也，時爲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生不知是堅，以謡夢之故，誅其侍中、太師、録尚書事魚遵及其七子、十孫。時又謡曰："百里望空城，鬱鬱何青青。瞎兒不知法，仰不見天星。"於是悉壞諸空城以禳之。金紫光禄大夫牛夷懼不免禍，請出鎮上洛。生曰："卿忠肅篤敬，宜左右朕躬，豈有外鎮之理。"改授中軍。夷懼，歸而自殺。

初，生少凶暴嗜酒，健臨死，恐

一隻眼，把程延的眼睛挖出來，然後把程延斬了。

有關部門奏報："太白星侵入東井宿。東井是秦的對應；太白是誅伐之星，必有暴兵起於京都。"苻生説："星進入井，一定是渴了，有什麽可奇怪的！"

姚襄派姚蘭、王欽盧等招募鼓動鄜城、定陽、北地、芹川諸羌胡反叛，都響應他，有兩萬七千人，進占黃落。苻生派苻黃眉、苻堅、鄧羌率步騎兵一萬五千人征討。姚襄深溝高壘，固守不出戰。鄧羌對苻黃眉説："受了箭傷的鳥，聽到空放的弓弦聲也會被驚落。姚襄連連被桓温、張平挫敗，鋭氣已經喪失了。現在他用固壘不戰之計，這是窮寇。姚襄性格剛猛凶狠，容易用强硬的方式刺激他，如果大張旗鼓長驅直入，直壓他的營壘，姚襄必定忿怒而出戰，可一戰而擒獲他。"苻黃眉采用了他的計策，派鄧羌率三千騎兵到營門前。姚襄激怒，盡起精鋭出戰。鄧羌假裝戰敗，率騎兵而退，姚襄追擊到三原，鄧羌回兵迎戰。一會兒苻黃眉與苻堅到了，大戰，斬殺了姚襄，全部俘獲他的士卒，苻黃眉等整隊班師。苻黃眉雖然有大功，苻生不給予嘉獎封賞，常在衆人之中侮辱他。苻黃眉發怒，密謀殺掉苻生自立，事情泄露，被處死，許多王公親戚都被殺。

當初，苻生夢見大魚吃蒲草，長安又有民謡説："東海的大魚變成龍，男的爲王女的是公。要問什麽地方在洛門東。"東海，是苻堅的封地，當時他是龍驤將軍，宅第在洛門之東。苻生不知道是苻堅，因民謡和夢境的原因，誅殺他的侍中、太師、録尚書事魚遵及其七子、十孫。這時又有民謡説："百里望空城，何等鬱鬱葱葱。瞎子不知法，仰頭不見天星。"於是把所有的空城都毁掉以消禍。金紫光禄大夫牛夷擔心不能免禍，請求出鎮上洛。苻生説："卿忠肅篤敬，應該在朕的左右，哪有外鎮的道理。"改任他爲中軍。牛夷很恐懼，回家自殺了。

當初，苻生從小凶暴好喝酒，苻健臨死時，

其不能保全家業，誡之曰："酋帥、大臣若不從汝命，可漸除之。"及即僞位，殘虐滋甚，耽湎於酒，無復晝夜。群臣朔望朝謁，罕有見者，或至暮方出，臨朝輒怒，惟行殺戮。動連月昏醉，文奏因之遂寢。納奸佞之言，賞罰失中。左右或言陛下聖明宰世，天下惟歌太平。生曰："媚于我也。"引而斬之。或言陛下刑罰微過。曰："汝謗我也。"亦斬之。所幸妻妾小有忤旨，便殺之，流其尸于渭水。又遣宫人與男子裸交於殿前。生剥牛羊驢馬，活爓鷄豚鵝，三五十爲群，放之殿中。或剥死囚面皮，令其歌舞，引群臣觀之，以爲嬉樂。宗室、勳舊、親戚、忠良殺害略盡，王公在位者悉以疾告歸，人情危駭，道路以目。既自有目疾，其所諱者不足、不具、少、無、缺、傷、殘、毁、偏、隻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勝紀，至於截脛、刳胎、拉脅、鋸頸者動有千數。

太史令康權言于生曰："昨夜三月并出，孛星入於太微，遂入于東井。兼自去月上旬沈陰不雨，迄至于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深願陛下修德以消之。"生怒，以爲妖言，撲而殺之。

生夜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是夜清河王苻法夢神告之曰："旦將禍集汝門，惟先覺者可以免之。"寤而心悸。會侍婢來告，乃與特進梁平老、强汪等率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門，苻堅與吕婆樓率麾下三百餘人鼓譟繼進，宿衛將士皆舍杖歸堅。生猶昏寐未寤。堅衆既至，引生置於别室，廢之爲越王，俄而殺之。生臨死猶飲酒數斗，昏醉無所知矣。時年二十三，在位三年，僞

惟恐他不能保全家業，告誡他説："如果酋帥、大臣不聽從你的命令，可漸漸地除掉。"到苻生即僞位，殘虐更甚，沉溺於酒中，不分晝夜。群臣每月初一、十五朝見，很少能見到他，有時到天黑了纔出來，上朝就發怒，大行殺戮。動輒昏醉幾個月，奏告文書因此被擱置。采納奸邪諂諛之言，賞罰不公。左右之人有説陛下聖明治世，天下都歌頌太平的，苻生説："這是討好我。"拉出去斬首。有説陛下刑罰稍微過分的，他説："你誹謗我。"也斬首。他的妻妾略有一點違背意旨，就斬掉，尸體丢到渭水中。又讓宫女與男子在殿前裸體而交。活剥牛羊驢馬、活燒鷄猪鵝，三五十爲一群，放在殿中。有時剥死刑犯的面皮，讓他們唱歌跳舞，讓群臣觀看，作爲娱樂。皇族、有功勳的舊臣、親戚、忠良之人差不多都被殺光了，在位的王公都稱病告歸，人心惶恐驚駭，路上相遇衹敢相視不敢交談。他自己有眼疾，忌諱的詞如不足、不全、少、無、缺、傷、殘、毁、偏、隻等都不准説，左右因觸犯而被處死的不可勝數，至於截斷人的肢體、剖開孕婦的肚子挖出胎兒、拉斷人的脅骨，鋸斷人的脖子動輒上千人。

太史令康權對苻生説："昨夜有三個月亮一起出現，彗星進入太微，最後進入東井宿。加上上個月上旬連陰不下雨，直到現在，將有在下之人謀害主上的禍殃，深深希望陛下修養德行以消災。"苻生大怒，認爲這是妖言，猛擊他致死。

苻生晚上對侍女説："阿法兄弟也不可相信，明天要除掉他。"這天晚上清河王苻法夢見神人告訴他説："天亮後將有禍殃降臨你家，衹有先知道了纔可免除。"醒過來後心跳得厲害。正好侍女來告知他將被殺害，就和特進梁平老、强汪等率領幾百名壯士潛入雲龍門，苻堅和吕婆樓率領部下三百多人擊鼓吶喊隨後跟進，值宿護衛的將士都放下武器歸附苻堅。苻生還昏睡没有醒。苻堅的人到了後，把苻生拉到另外的房間裏，廢他爲越王，一會兒就把他殺了。苻生臨死還喝了幾斗酒，昏醉没有知覺。死時二十三歲，在位三

謚厲王。

年，僞謚號厲王。

苻雄

苻雄字元才，洪之季子也。少善兵書，而多謀略，好施下士，便弓馬，有政術。健僭位，爲佐命元勛，權侔人主，而謙恭奉法。健常曰："元才，吾姬旦也。"及卒，健哭之歐血，曰："天不欲吾定四海邪？何奪元才之速也！"子堅，別有載記。

苻雄字元才，是苻洪的小兒子。自幼熟讀兵書，有謀略，好施捨，能謙恭對待士人，弓馬嫻熟，有政治方略。苻健僭即皇帝位，他是輔佐創業的元勛，權勢與主上同等，而能謙恭奉法。苻健常說："元才是我的姬旦。"到他去世時，苻健爲他慟哭嘔血，說："天不想讓我平定四海嗎？爲何這麼快把元才奪去呢？"子苻堅，本書另有載記。

王墮

王墮字安生，京兆霸城人也。博學有雄才，明天文圖緯。苻洪征梁犢，以墮爲司馬，謂洪曰："讖言苻氏應王，公其人也。"洪深然之。及爲宰相，著匪躬之稱。健常嘆曰："天下群官皆如王令君者，陰陽曷不和乎！"甚敬重之。

王墮字安生，是京兆霸城人。博學有雄才，懂天文圖讖和緯書。苻洪征伐梁犢，任王墮爲司馬，他對苻洪說："讖言說苻氏將稱王，公就是這個人。"苻洪認爲他說得對。到當宰相時，以忠心耿耿不顧自身著稱。苻健常常贊嘆說："天下的官員如果都像王令君，陰陽怎麼會不和諧呢！"對他很敬重。

性剛峻疾惡，雅好直言。疾董榮、强國如仇讎，每於朝見之際，略不與言。人謂之曰："董尚書貴幸一時，公宜降意。"墮曰："董龍是何鷄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榮聞而慚恨，遂勸生誅之。及刑，榮謂墮曰："君今復敢數董龍作鷄狗乎？"墮瞋目而叱之。龍，榮之小字也。

性格剛嚴疾惡如仇，很好直言。恨董榮、强國如同仇人，每次朝見之時，從不與他們說話。有人對他說："董尚書很得親貴寵幸，公應當抑制心意。"王墮說："董龍是什麼鷄狗，而想讓國士跟他說話！"董榮聽說後很慚愧怨恨，於是勸苻生殺他。臨刑時，董榮對王墮說："君今天還敢數落董龍作鷄狗嗎？"王墮瞪着眼睛叱駡他。龍，是董榮的小名。

# 晉書卷一百十三

## 載記第十三

### 苻堅(上)

苻堅字永固，一名文玉，雄之子也。祖洪，從石季龍徙鄴，家於永貴里。其母苟氏嘗游漳水，祈子於西門豹祠，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堅焉。有神光自天燭其庭。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草付臣又土王咸陽”。臂垂過膝，目有紫光。洪奇而愛之，名曰堅頭。

苻堅字永固，又名文玉，是苻雄之子。祖苻洪，跟隨石季龍遷徙到鄴，住在永貴里。其母苟氏曾經在漳水游覽，在西門豹祠求子，這天晚上做夢與神同房，於是懷孕，懷胎十二個月纔生下苻堅。出生時有神光從天上照耀他家中。背上有赤色紋路，隱隱地隆起成字，説是“草付臣又土王咸陽”。垂下手臂超過膝蓋，眼睛中有紫光。苻洪認爲很奇特而愛他，起名叫堅頭。

年七歲，聰敏好施，舉止不逾規矩。每侍洪側，輒量洪舉措，取與不失機候。洪每曰：“此兒姿貌瓌偉，質性過人，非常相也。”高平徐統有知人之鑒，遇堅於路，異之，執其手曰：“苻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敢戲於此，不畏司隸縛邪?”堅曰：“司隸縛罪人，不縛小兒戲也。”統謂左右曰：“此兒有霸王之相。”左右怪之，統曰：“非爾所及也。”後又遇之，統下車屏人，密謂之曰：“苻郎骨相不恒，後當大貴，但僕不見，如何!”堅曰：“誠如公言，不敢忘德。”八歲，請師就家學。洪曰：“汝戎狄異類，世知飲酒，今乃求學邪!”欣而許之。健之入關也，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爲龍驤將軍，健翌日爲壇於曲沃以授之。健泣謂堅曰：“汝祖昔受此號，今汝復爲神明所命，可不勉之!”堅揮劍捶馬，志氣感厲，士卒莫不憚服焉。性至孝，博學多才

年齡七歲，聰敏好施捨，舉止不違規矩。每次陪在苻洪身邊，總是酌量苻洪的舉措，取給符合時機。苻洪常説：“這孩子姿貌奇偉，品性過人，不是普通的相貌。”高平徐統有知人之明，在路上遇見苻堅，覺得他很不一般，拉着他的手説：“苻郎，這是皇帝出行的街道，小孩子敢在這裏玩耍，不怕司隸把你綁起來嗎?”苻堅説：“司隸綁罪人，不綁玩耍的小孩。”徐統對左右之人説：“這孩子有霸王之相。”左右覺得很奇怪，徐統説：“這不是你們能知道的。”後來又遇見他，徐統下車避開人，秘密地對他説：“苻郎骨相不尋常，將來會大貴，衹是我見不到，怎麽辦!”苻堅説：“真的如公所言，不敢忘德。”八歲時，請老師到家中讀書。苻洪説：“你們戎狄異族，世代衹知道喝酒，今天却要求學呀！”欣然應允。苻健入關時，夢見天神派來朱衣赤冠的使者，命令授苻堅爲龍驤將軍，第二天苻健在曲沃設壇授予他。苻健流着眼淚對苻堅説：“你祖父從前受此號，現在你又受神明之命，能不奮發嗎?”苻堅揮劍策馬，意氣風發，士卒無不畏服。極孝順，博學多才，有經世濟民之志，結納英雄

藝，有經濟大志，要結英豪，以圖緯世之宜。王猛、吕婆樓、强汪、梁平老等并有王佐之才，爲其羽翼。太原薛讚、略陽權翼見而驚曰："非常人也!"

豪傑，以圖天下大計。王猛、吕婆樓、强汪、梁平老等都有王者的輔佐之才，是他的羽翼。太原薛讚、略陽權翼看見了驚嘆説："不是普通的人啊！"

及苻生嗣僞位，讚、翼説堅曰："今主上昏虐，天下離心。有德者昌，無德受殃，天之道也。神器業重，不可令他人取之，願君王行湯武之事，以順天人之心。"堅深然之，納爲謀主。生既殘虐無度，梁平老等亟以爲言，堅遂弑生，以僞位讓其兄法。法自以庶孽，不敢當。堅及母苟氏并慮衆心未服，難居大位，群僚固請，乃從之。以升平元年僭稱大秦天王，誅生佞倖臣董龍、趙韶等二十餘人，赦其境内，改元曰永興。追謚父雄爲文桓皇帝，尊母苟氏爲皇太后，妻苟氏爲皇后，子宏爲皇太子。兄法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録尚書，從祖侯爲太尉，從兄柳爲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封弟融爲陽平公，雙河南公，子丕長樂公，暉平原公，熙廣平公，叡鉅鹿公。李威爲衛將軍、尚書左僕射；梁平老爲右僕射；强汪爲領軍將軍；仇騰爲尚書，領選；席寶爲丞相長史、行太子詹事；吕婆樓爲司隸校尉；王猛、薛讚爲中書侍郎；權翼爲給事黄門侍郎，與猛、讚并掌機密。追復魚遵、雷弱兒、毛貴、王墮、梁楞、梁安、段純、辛牢等本官，以禮改葬之，其子孫皆隨才擢授。初，堅母以法長而賢，又得衆心，懼終爲變，至此，遣殺之。堅性仁友，與法訣于東堂，慟哭嘔血，贈以本官，謚曰哀，封其子陽爲東海公，敷爲清河公。於是修廢職，繼絶世，禮神祇，課農桑，立學校，鰥寡孤獨高年不自存者，賜穀帛

到苻生繼承僞位，薛讚、權翼勸苻堅説："現在主上昏庸暴虐，天下離心。有德之人昌，無德之人遭殃，這是天道。國家的大業重要，不能讓别人奪去，希望君王實行湯武之事，以順應天人之心。"苻堅深以爲然，用他們爲主謀。苻生在位殘虐無度，梁平老等多次進言，苻堅便殺了苻生，把帝位讓給其兄苻法。苻法認爲自己是庶出之子，不敢當。苻堅及其母苟氏都擔心衆人不服，難以居帝位，群僚堅决請求，苻堅就順從了。在升平元年稱大秦天王，殺苻生寵幸的諂諛之臣董龍、趙韶等二十多人，在境内大赦，改年號永興。追謚父苻雄爲文桓皇帝，尊母苟氏爲皇太后，立妻苟氏爲皇后，立子苻宏爲皇太子。任兄苻法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録尚書，從祖苻侯爲太尉，從兄苻柳爲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封弟苻融爲陽平公，苻雙爲河南公，子苻丕爲長樂公，苻暉爲平原公，苻熙爲廣平公，苻叡爲鉅鹿公。任李威爲衛將軍、尚書左僕射；梁平老爲右僕射；强汪爲領軍將軍；仇騰爲尚書，領選；席寶爲丞相長史、行太子詹事；吕婆樓爲司隸校尉；王猛、薛讚爲中書侍郎；權翼爲給事黄門侍郎，與王猛、薛讚一同執掌機要大事。追復魚遵、雷弱兒、毛貴、王墮、梁楞、梁安、段純、辛牢等人原官，依禮改葬他們，他們的子孫都根據才能提拔任用。當初，苻堅之母因苻法年長而賢能，又很得人心，擔心最終會有變故，到此時，派人殺他。苻堅性格仁義友愛，與苻法在東堂訣别，慟哭嘔血，追贈他本官，謚號哀，封其子苻陽爲東海公，苻敷爲清河公。於是恢復已廢棄的機構及職事，承續已斷絶的後代，禮敬神靈，督促農桑，建立學校，鰥寡孤獨年老不能養活自己的人，賜給穀帛各有差别，那些有特殊的才能和品行、孝友忠義、德操業績可稱贊者，讓所在地上報。

有差，其殊才異行、孝友忠義、德業可稱者，令在所以聞。

其將張平以并州叛，堅率衆討之，以其建節將軍鄧羌爲前鋒，率騎五千據汾上。堅至銅壁，平盡衆拒戰，爲羌所敗，獲其養子蚝，送之，平懼，乃降于堅。堅赦其罪，署爲右將軍，蚝武賁中郎將，加廣武將軍，徙其所部三千餘户于長安。

他的將領張平在并州反叛，苻堅率軍征討，令建節將軍鄧羌爲先鋒，率騎兵五千人占據汾上。苻堅到銅壁，張平盡起其衆迎戰，被鄧羌打敗，俘獲他的養子張蚝，送他回去，張平恐懼，向苻堅投降。苻堅赦免他的罪過，暫爲右將軍，張蚝爲武賁中郎將，加廣武將軍，遷徙他管轄的居民三千多户到長安。

堅自臨晋登龍門，顧謂其群臣曰：“美哉山河之固！婁敬有言‘關中四塞之國’，真不虛也。”權翼、薛讚對曰：“臣聞夏殷之都非不險也，周秦之衆非不多也，終於身竄南巢，首懸白旗，軀殘於犬戎，國分於項籍者何也？德之不修故耳。吴起有言：‘在德不在險。’深願陛下追踪唐虞，懷遠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堅大悦，乃還長安。賜爲父後者爵一級，鰥寡高年穀帛有差，丐所過田租之半。是秋，大旱，堅減膳徹懸，金玉綺綉皆散之戎士，後宫悉去羅紈，衣不曳地。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偃甲息兵，與境内休息。

苻堅從臨晋登龍門，回頭對他的群臣説：“真壯美呀，險固的山河！婁敬説過‘關中是四周都有天險之地’，此言不虛。”權翼、薛讚説：“臣聽説夏殷的京都并非不險，周秦的人并非不多，最後逃奔南巢，頭顱懸挂於白旗，身軀被犬戎殘傷，國家被項籍瓜分是什麽原因呢？是不修養德行的緣故。吴起有這樣的話：‘在於德不在於險。’深切地希望陛下效法唐虞，以恩德懷柔遠方，山河的險固不足以依靠。”苻堅非常高興，就回到長安。賜給繼承父親的人爵位一級，鰥寡年老者穀帛各有等差，這些施予超過所收田租的一半。當年秋天，大旱，苻堅減省膳食撤去音樂，把金玉綺綉都散給將士，後宫之人都不穿精美的絲織品，衣服長度不得拖地。開放山澤之禁，公私共同獲取其中的出産，偃甲息兵，使境内休養生息。

王猛親寵愈密，朝政莫不由之。特進樊世，氐豪也，有大勛於苻氏，負氣倨傲，衆辱猛曰：“吾輩與先帝共興事業，而不預時權；君無汗馬之勞，何敢專管大任？是爲我耕稼而君食之乎！”猛曰：“方當使君爲宰夫，安直耕稼而已。”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于長安城門，不爾者，終不處于世也。”猛言之於堅，堅怒曰：“必須殺此老氐，然後百僚可整。”俄而世入言事，堅謂猛曰：“吾欲以楊璧尚主，璧何如人也？”世勃然曰：“楊璧，臣之婿也，婚已久定，陛下安得令之尚主乎！”猛讓世曰：“陛下帝有

王猛更受親近恩寵，朝政無不由他處理。特進樊世，是氐中豪傑，爲苻氏立了大功，仗恃有功爲人傲慢，當衆侮辱王猛説：“我們這些人與先帝共創事業，而不干預朝政，君没有汗馬之勞，怎麽敢專攬大任？這是我們耕種而君來白吃啊！”王猛説：“將要讓君去當厨子，豈衹是耕種而已。”樊世大怒説：“一定要把你的頭挂在長安的城門上，不這樣，我就不活在世上。”王猛告訴了苻堅，苻堅發怒説：“必須殺掉這個老氐，然後百官纔會整肅。”不久後樊世入内議事，苻堅對王猛説：“我想讓楊璧娶公主爲妻，楊璧這人怎麽樣？”樊世發怒説：“楊璧是臣的女婿，早就定了婚，陛下怎麽能讓他娶公主！”王猛斥責樊世説：“陛下統治海内，而君膽敢争婚，這是

海内，而君敢競婚，是爲二天子，安有上下!”世怒起，將擊猛，左右止之。世遂醜言大罵，堅由此發怒，命斬之于西厩。諸氐紛紜，競陳猛短，堅恚甚，慢罵，或有鞭撻於殿庭者。權翼進曰：“陛下宏達大度，善馭英豪，神武卓犖，録功捨過，有漢祖之風。然慢易之言，所宜除之。”堅笑曰：“朕之過也。”自是公卿以下無不憚猛焉。

堅起明堂，繕南北郊，郊祀其祖洪以配天，宗祀其伯健于明堂以配上帝。親耕藉田，其妻苟氏親蠶於近郊。

堅南游霸陵，顧謂群臣曰：“漢祖起自布衣，廓平四海，佐命功臣孰爲首乎?”權翼進曰：“《漢書》以蕭曹爲功臣之冠。”堅曰：“漢祖與項羽爭天下，困於京索之間，身被七十餘創，通中六七，父母妻子爲楚所囚。平城之下，七日不火食，賴陳平之謀，太上、妻子克全，免匈奴之禍。二相何得獨高也！雖有人狗之喻，豈黄中之言乎!”于是酣飲極歡，命群臣賦詩。大赦，復改元曰甘露。以王猛爲侍中、中書令、京兆尹。

其特進强德，健妻之弟也，昏酒豪横，爲百姓之患。猛捕而殺之，陳尸於市。其中丞鄧羌，性鯁直不撓，與猛協規齊志，數旬之間，貴戚强豪誅死者二十有餘人。於是百僚震肅，豪右屏氣，路不拾遺，風化大行。堅嘆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爲尊也!”於是遣使巡察四方及戎夷種落，州郡有高年孤寡，不能自存，長吏刑罰失中、爲百姓所苦，清修疾惡、勸課農桑、有便於俗，篤學至孝、義烈力田者，皆令具條以聞。

時匈奴左賢王衛辰遣使降于堅，

想要變成兩個天子，哪裏還有上下！”樊世發怒起身，要打王猛，左右之人制止了他。於是樊世惡言大罵，苻堅因此發怒，下令在西厩把他斬了。諸氐紛亂，爭着數説王猛的壞處，苻堅很惱怒，謾罵諸氐，有的還在殿庭中鞭撻。權翼進言説：“陛下爲人宏達大度，善於駕馭英雄豪傑，神武卓絶，記載功勞寬恕過失，有漢高祖的風度。然而輕慢之言，是應當杜絶的。”苻堅笑着説：“這是朕的過失。”此後公卿以下的人無不懼怕王猛。

苻堅建明堂，修繕南北郊廟，祭其祖苻洪以配享天，在明堂祭祀其伯苻建以配享上帝。親自耕種藉田，其妻苟氏在近郊養蠶。

苻堅南游霸陵，回頭對群臣説：“漢高祖出身平民，掃平四海，輔佐創業的功臣誰爲首?”權翼進言説：“《漢書》以蕭曹爲功臣之首。”苻堅説：“漢祖與項羽爭天下，在京索之間受困，身受七十餘處傷，穿透身體的傷六七處，父母妻兒被楚俘獲。在平城之下，七天没有舉火做飯，依靠陳平的計謀，太上皇、妻子兒女得以保全，免遭匈奴之禍。兩個丞相怎麽能單單比别人高呢！雖然有獵人與狗的比喻，難道是帝王發自内心之言嗎！”於是酣飲盡歡，令群臣賦詩。大赦，又改年號甘露。任王猛爲侍中、中書令、京兆尹。

他的特進强德，是苻健的妻弟，酗酒强横，是百姓的禍患。王猛拘捕他殺掉，在市上陳尸示衆。他的中丞鄧羌，性格鯁直不屈撓，與王猛共同謀劃齊心協力，在幾旬之間，殺貴戚豪强二十多人。於是百官震恐，豪門大族畏懼謹慎，國中路不拾遺，風化大行。苻堅嘆息説：“我到今天纔知道天下有法律，天子是多麽尊貴!”於是派使者巡察四方及戎夷種族村落，州郡中老年孤寡不能養活者，官長刑罰不公受到百姓的埋怨者，操行好而疾惡如仇者、勉勵督促農桑、對風俗有利者，學業專誠極其孝順、忠義節烈努力耕種者，都詳細列舉上報。

這時匈奴左賢王衛辰派使者向苻堅歸降，請

遂請田内地，堅許之。雲中護軍賈雍遣其司馬徐斌率騎襲之，因縱兵掠奪。堅怒曰："朕方修魏絳和戎之術，不可以小利忘大信。昔荆吴之戰，事興蠶婦；澆瓜之惠，梁宋息兵。夫怨不在大，事不在小，擾邊動衆，非國之利也。所獲資產，其悉以歸之。"免雍官，以白衣領護軍，遣使修和，示之信義。辰於是入居塞内，貢獻相尋。烏丸獨孤、鮮卑没奕于率衆數萬又降於堅。堅初欲處之塞内，苻融以"匈奴爲患，其興自古。比虜馬不敢南首者，畏威故也。今處之于内地，見其弱矣，方當窺兵郡縣，爲北邊之害。不如徙之塞外，以存荒服之義"。堅從之。

求在内地居住耕作，苻堅同意。雲中護軍賈雍派他的司馬徐斌率騎兵襲擊他們，縱兵掠奪。苻堅發怒説："朕正要實行魏絳和戎之策，不能因小利而不顧信義。從前荆吴交戰，事情由蠶婦興起；給對方澆瓜的好處，使梁、宋停戰。怨恨不在大，事情不在小，擾亂邊境擾動衆人，不是國家的有利之事。掠奪的物資，應全部送回。"免去賈雍的官職，讓他以平民的身份領護軍，派使者謀求和好，向他們表示信義。於是衛辰到塞内居住，貢獻不斷。烏丸獨孤、鮮卑没奕于率數萬人又向苻堅歸降。苻堅起初想讓他們在塞内居住，苻融認爲"匈奴成爲禍患，是從古代興起的。近來虜馬不敢南向的原因，就是畏懼威勢的緣故。如果讓他們住在内地，就顯得軟弱了，將要向郡縣炫耀武力，成爲北方邊境上的禍害。不如遷徙到塞外，以保存國家邊遠地區的名義"。苻堅聽從了。

堅僭位五年，鳳皇集於東闕，大赦其境内，百僚進位一級。初，堅之將爲赦也，與王猛、苻融密議於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爲赦文，猛、融供進紙墨。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於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市里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猛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泄也?"於是敕外窮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嘆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諺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爲。'聲無細而弗聞，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之謂也。"堅廣修學官，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孫并遣受業。其有學爲通儒、才堪幹事、清修廉直、孝悌力田者，皆旌表之。于是人思勸勵，號稱多士，盗賊止息，請托路絶，田疇修闢，帑藏充盈，典章法物靡不悉備。堅親臨太學，考學生經義優劣，品而

苻堅即位五年，有鳳凰停在東闕上，在境内大赦，百官都進位一級。起初，苻堅將要大赦時，與王猛、苻融在露堂秘密商議，讓左右之人全都避開。苻堅親自寫赦文，王猛、苻融拿紙墨。有一隻大蒼蠅從窗户進來，鳴聲很大，停在筆上，趕走了又飛來。過了一會兒長安街上市人相互告知説："皇帝將要大赦。"有關部門報告了這件事。苻堅驚奇地對苻融、王猛説："禁中没有竊聽的道理，這事從哪裏泄露的呢?"於是敕令外面徹底追查，都説有一個穿黑衣服的小人，在街市上大聲叫喊説："皇帝將要大赦了。"一會兒就不見了。苻堅嘆息説："大概就是那隻蒼繩罷，聲音形狀都不同尋常，我本很厭惡。諺語説：'想要人不知，不如己莫爲。'聲音無論多細小都能被聽到，事情還没形成而必然顯露，大概説的就是這個罷。"苻堅廣泛修建學校，召集郡國通曉一經以上的學生入學，公卿以下的子孫都讓他們去受業。那些有學問的通達學者、有才能辦事幹練、操行潔美廉明正直、孝順友悌努力耕種的人，都予以表彰。於是人人力求上進，號稱多士，盜賊止息，托辦私事之路不通，土地開墾整治，財物儲備充足，各種典章法律制度完備。

第之。問難五經，博士多不能對。堅謂博士王寔曰："朕一月三臨太學，黜陟幽明，躬親獎勵，罔敢倦違，庶幾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墜，漢之二武其可追乎！"寔對曰："自劉石擾覆華畿，二都鞠爲茂草，儒生罕有或存，墳籍滅而莫紀，經淪學廢，奄若秦皇。陛下神武撥亂，道隆虞夏，開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風，化盛隆周，垂馨千祀，漢之二武焉足論哉！"堅自是每月一臨太學，諸生競勸焉。

苻堅親臨太學，考查檢驗學生理解經義的優劣，品評劃分等次。考問五經，博士大多回答不了。苻堅對博士王寔說："朕一個月三次到太學，進升好的黜退壞的，親自給予獎賞勉勵，不敢倦怠躲避，希望周孔的精微之言不因朕而墜失，漢的二武的業迹可以追隨呀！"王寔說："自從劉石擾亂顛覆華夏，兩都盡成茂草，儒生很少還有存在的，典籍磨滅失傳，經典淪喪學校廢壞，就如秦皇之時。陛下神武撥亂反正，國運隆於虞夏，開闢學校的美事，弘揚儒教的風尚，教化盛於隆周，流芳千古，漢的二武哪裏值得一提呢！"苻堅從此每月到太學一次，諸學生都競相好學。

屠各張罔聚衆數千，自稱大單于，寇掠郡縣。堅以其尚書鄧羌爲建節將軍，率衆七千討平之。

屠各張罔聚衆數千人，自稱大單于，搶掠郡縣。苻堅以尚書鄧羌爲建節將軍，率軍七千人討伐平定張罔之亂。

時商人趙掇、丁妃、鄒瓫等皆家累千金，車服之盛，擬則王侯，堅之諸公競引之爲國二卿。黄門侍郎程憲言於堅曰："趙掇等皆商販醜豎，市郭小人，車馬衣服僭同王者，官齊君子，爲藩國列卿，傷風敗俗，有塵聖化，宜肅明典法，使清濁顯分。"堅於是推檢引掇等爲國卿者，降其爵。乃下制："非命士已上，不得乘車馬於都城百里之內。金銀錦繡，工商、皂隸、婦女不得服之，犯者棄市。"

這時商人趙掇、丁妃、鄒瓫等家中都積累千金，車服的盛美，比照王侯，苻堅的諸公都争相延聘爲藩國的二卿。黄門侍郎程憲對苻堅說："趙掇等都是商販惡奴，市井小人，車馬衣服與王公相同，官位與君子齊等，當藩國的列卿，傷風敗俗，有污聖化，應當嚴肅申明典章法規，使得清濁有顯著的區分。"苻堅就追查引薦延聘趙掇等作國卿的人，降他的爵位。於是下詔書說："不是受有爵命的士以上的人，不准在都城百里之内乘坐車馬。金銀錦綉，工商、奴隸、婦女不准服用，違反者棄尸於市。"

興寧三年，堅又改元爲建元。慕容暐遣其太宰慕容恪攻拔洛陽，略地至於崤澠。堅懼其入關，親屯陝城以備之。

興寧三年，苻堅又改元建元。慕容暐派他的太宰慕容恪攻拔洛陽，攻占土地到了崤澠。苻堅擔心他入關，親自屯兵陝城防備。

匈奴右賢王曹轂、左賢王衛辰舉兵叛，率衆二萬攻其杏城已南郡縣，屯於馬蘭山。索虜烏延等亦叛堅而通于辰、轂。堅率中外精鋭以討之，以其前將軍楊安、鎮軍毛盛等爲前鋒都督。轂遣弟活距戰于同官川，安大敗之，斬活并四千餘級，轂懼而降。堅徙其酋豪六千餘户於長安。進擊烏延，斬之。鄧羌討衛辰，擒之於木根

匈奴右賢王曹轂、左賢王衛辰舉兵反叛，率兩萬人進攻杏城以南的郡縣，在馬蘭山駐扎。索虜烏延等也反叛苻堅而與衛辰、曹轂交結。苻堅率朝廷内外的精鋭討伐他們，令前將軍楊安、鎮軍毛盛等爲先鋒都督。曹轂派其弟曹活在同官川迎戰，楊安大敗曹活，斬殺曹活及四千多人，曹轂恐懼而投降。苻堅遷徙他的部落六千多户到長安。進擊烏延，斬殺了他。鄧羌討伐衛辰，在木根山擒獲了他。苻堅從驄馬城到朔方，巡察安

山。堅自驄馬城如朔方，巡撫夷狄，以衛辰爲夏陽公以統其衆。㲉尋死，分其部落，貳城已西二萬餘落封其長子璽爲駱川侯，貳城已東二萬餘落封其小子寅爲力川侯，故號東、西曹。

撫夷狄，封衛辰爲夏陽公以統領他的人。曹㲉不久就死了，劃分他的部落，貳城以西兩萬餘落封他的長子曹璽爲駱川侯，貳城以東兩萬餘落封他的小兒子曹寅爲力川侯，所以號稱東、西曹。

秦、雍二州地震裂，水泉涌出，金象生毛，長安大風震雹，壞屋殺人，堅懼而愈修德政焉。

秦、雍兩州地震裂，地下水涌出，金象長毛，長安大風打雷閃雹，毁壞房屋擊死人，苻堅恐懼，因而更加修明德政。

使王猛、楊安等率衆二萬寇荆州北鄙諸郡，掠漢陽萬餘户而還。羌斂岐叛堅，自稱益州刺史，率部落四千餘家西依張天錫叛將李儼。堅遣王猛與隴西太守姜衡、南安太守邵羌討斂岐於略陽。張天錫率步騎三萬擊李儼，攻其大夏、武始二郡，克之。天錫將掌據又敗儼諸軍於葵谷，儼懼，遣兄子純謝罪於堅，仍請救。尋而猛攻破略陽，斂岐奔白馬。堅遣楊安與建威王撫率衆會猛以救儼。猛遣邵羌追斂岐，使王撫守侯和，姜衡守白石。猛與楊安救枹罕，及天錫將楊遹戰于枹罕東，猛不利。邵羌擒斂岐於白馬，送之長安。天錫遂引師而歸。儼猶憑城未出，猛乃服白乘輿，從數十人，請與相見。儼開門延之，未及設備，而將士續入，遂虜儼而還。堅以其將軍彭越爲平西將軍、凉州刺史，鎮枹罕。以儼爲光禄勛、歸安侯。

派王猛、楊安等率兩萬人進犯荆州北部邊外諸郡，擄掠漢陽一萬多户居民返回。羌斂岐反叛苻堅，自稱益州刺史，率四千多家向西依靠張天錫的叛將李儼。苻堅派王猛與隴西太守姜衡、南安太守邵羌到略陽討伐斂岐。張天錫率步騎兵三萬人攻打李儼，進攻他的大夏、武始兩郡，攻克。張天錫部將掌據又在葵谷打敗李儼諸軍，李儼恐懼，派兄子李純向苻堅認罪，頻頻求救。不久王猛攻破略陽，斂岐逃奔白馬。苻堅派楊安與建威將軍王撫率軍會合王猛救援李儼。王猛派邵羌追擊斂岐，讓王撫守侯和，姜衡守白石。王猛與楊安救援枹罕，與張天錫部將楊遹在枹罕之東交戰，王猛不利。邵羌在白馬擒獲斂岐，送往長安。張天錫於是率軍返回。李儼據城堅守，王猛穿白衣乘車，帶幾十個人，請他相見。李儼開城迎入，没來得及設防備，而王猛的將士接着入城，於是俘虜李儼而回。苻堅以彭越爲平西將軍、凉州刺史，鎮守枹罕。李儼爲光禄勛、歸安侯。

是歲，苻雙據上邽、苻柳據蒲坂叛於堅，苻庾據陜城、苻武據安定并應之，將共伐長安。堅遣使諭之，各嚙梨以爲信，皆不受堅命，阻兵自守。堅遣後禁將軍楊成世、左將軍毛嵩等討雙、武，王猛、鄧羌攻蒲坂，楊安、張蚝攻陜城。成世、毛嵩爲雙、武所敗，堅又遣其武衛王鑒、寧朔吕光等率中外精鋭以討之，左衛苻雅、左禁竇衝率羽林騎七千繼發。

這一年，苻雙占據上邽、苻柳占據蒲坂反叛苻堅，苻庾占據陜城、苻武占據安定一起響應，將共同進攻長安。苻堅派人勸説他們，他們咬梨發誓，都不接受苻堅的旨令，擁兵自守。苻堅派後禁將軍楊成世、左將軍毛嵩等征討苻雙、苻武，王猛、鄧羌攻打蒲坂，楊安、張蚝攻打陜城。楊成世、毛嵩被苻雙、苻武打敗，苻堅又派他的武衛王鑒、寧朔吕光等率領朝廷内外的精鋭軍隊討伐他們，左衛苻雅、左禁竇衝率羽林軍騎兵七千相繼出發。苻雙、苻武乘勝進軍到榆眉，

雙、武乘勝至於榆眉，鑒等擊敗之，斬獲萬五千人。武棄安定，隨雙奔上邽，鑒等攻之。苻柳出挑戰，猛閉壘不應。柳以猛爲憚己，留其世子良守蒲坂，率衆二萬，將攻長安。去蒲坂百餘里，鄧羌率勁騎七千夜襲敗之，柳引軍還，猛又盡衆邀擊，悉俘其卒，柳與數百騎入於蒲坂。鑒等攻上邽，克之，斬雙、武。猛又尋破蒲坂，斬柳及其妻子，傳首長安。猛屯蒲坂，遣鄧羌與王鑒等攻陷陝城，克之，送庾於長安，殺之。

王鑒等打敗了他們，斬獲一萬五千人。苻武放棄安定，跟隨苻雙逃奔上邽，王鑒等進攻他們。苻柳出兵挑戰，王猛閉壘不應戰。苻柳以爲王猛害怕自己，留下他的世子苻良守蒲坂，率軍兩萬將要進攻長安。從蒲坂行百餘里，鄧羌率精鋭騎兵七千人乘夜襲擊打敗了他，苻柳率軍返回，王猛又率全部人馬截擊，全部俘獲他的步卒，苻柳與數百騎進入蒲坂。王鑒等攻上邽，攻克，斬了苻雙、苻武。王猛接着又攻破了蒲坂，斬了苻柳及其妻子兒女，送首級到長安。王猛屯兵於蒲坂，派鄧羌與王鑒等攻陷陝城，攻克後，把苻庾送到長安，殺掉。

太和四年，晉大司馬桓温伐慕容暐，次於枋頭。暐衆屢敗，遣使乞師於堅，請割武牢以西之地。堅亦欲與暐連横，乃遣其將苟池等率步騎二萬救暐。王師尋敗，引歸，池乃還。

太和四年，晉大司馬桓温討伐慕容暐，駐扎在枋頭。慕容暐軍屢遭失敗，派人請求苻堅出兵救援，割武牢以西的地方給苻堅。苻堅也想與慕容暐成連横之勢，就派部將苟池等率步騎兵兩萬人援救慕容暐。王師不久就戰敗，退回，苟池回兵。

是時慕容垂避害奔於堅，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燕之戚屬，世雄東夏，寬仁惠下，恩結士庶，燕趙之間咸有奉戴之意。觀其才略，權智無方，兼其諸子明毅有幹藝，人之傑也。蛟龍猛獸，非可馴之物，不如除之。"堅曰："吾方以義致英豪，建不世之功。且其初至，吾告之至誠，今而害之，人將謂我何！"

這時慕容垂避害投奔苻堅，王猛對苻堅説："慕容垂是燕的宗室親戚，世代稱雄東夏，寬厚仁愛對下人慈惠，以恩德結納士民，燕趙之間的人都有擁戴他的心意。觀察他的才能韜略，權變智謀無與倫比，加上他的諸子都明智剛毅有才幹，是人中之傑。蛟龍猛獸，不是可馴服的，不如除掉他。"苻堅説："我正要以道義招致英雄豪傑，建立非凡的功業。再説他剛來時，我以極誠摯的話與他交談，如果殺他，人們會説我是什麽人呢！"

王師既旋，慕容暐悔割武牢之地，遣使謂堅曰："頃者割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分災救患，理之常也。"堅大怒，遣王猛與建威梁成、鄧羌率步騎三萬，署慕容垂爲冠軍將軍，以爲鄉導，攻暐洛州刺史慕容筑於洛陽。暐遣其將慕容臧率精卒十萬，將解筑圍。猛使梁成等以精鋭萬人卷甲赴之，大破臧於滎陽。筑懼而請降，猛陳師以受之，留鄧羌鎮金墉，猛振旅而歸。

王師退回後，慕容暐後悔割武牢之地給苻堅，派使者對苻堅説："不久前割地，是使者辭令不當。有國有家，爲人分災救難，是常理。"苻堅大怒，派王猛與建威梁成、鄧羌率步騎兵三萬人，以慕容垂爲冠軍將軍作嚮導，在洛陽攻打慕容暐的洛州刺史慕容筑。慕容暐派部將慕容臧率精兵十萬，將要爲慕容筑解圍。王猛派梁成等率一萬精兵輕裝疾進迎戰，在滎陽大敗慕容臧。慕容筑恐懼而請求投降，王猛擺開陣勢受降，留下鄧羌鎮守金墉，王猛整頓隊列凱旋。

太和五年，又遣猛率楊安、張蚝、鄧羌等十將率步騎六萬伐暐。堅親送猛於霸東，謂曰："今授卿精兵，委以重任，便可從壺關、上黨出潞川，此捷濟之機，所謂捷雷不及掩耳。吾當躬自率衆以繼卿後，於鄴相見。已敕運漕相繼，但憂賊，不煩後慮也。"猛曰："臣庸劣孤生，操無豪介，蒙陛下恩榮，内侍帷幄，出總戎旅，藉宗廟之靈，稟陛下神算，殘胡不足平也。願不煩鑾軫，冒犯霜露。臣雖不武，望克不淹時。但願速敕有司，部置鮮卑之所。"堅大悦。於是進師。楊安攻晋陽。猛攻壺關，執暐上黨太守慕容越，所經郡縣皆降於猛，猛留屯騎校尉苟萇戍壺關。會楊安攻晋陽，爲地道，遣張蚝率壯士數百人入其城中，大呼斬關，猛、安遂入晋陽，執暐并州刺史慕容莊。暐遣其太傅慕容評率衆四十餘萬以救二城，評憚猛不敢進，屯於潞川。猛留將軍毛當戍晋陽，進師與評相持。遣游擊郭慶以鋭卒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傍山起火，燒其輜重，火見鄴中。暐懼，遣使讓評，催之速戰。猛知評賣水鬻薪，有可乘之會，評又求戰，乃陣於渭原而誓衆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内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宜各勉進，不可退也。願戮力行間，以報恩顧，受爵明君之朝，慶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勇奮，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望評師之衆也，惡之，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莫可以捷。成敗之機，在斯一舉。將軍其勉之！"羌曰："若以司隸見與者，公無以爲憂。"猛曰："此非吾之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户侯相處。"羌不悦而退。俄而兵交，猛召之，羌寢而弗應。猛馳就許之，羌

太和五年，又派王猛率楊安、張蚝、鄧羌等十將率領步騎兵六萬人討伐慕容暐。苻堅親自送王猛到霸東，對他説："現在給卿精兵，委以重任，可從壺關、上黨出潞川，這是快速成功的關鍵，可謂迅雷不及掩耳。我將親自率軍接續在後，在鄴相見。已敕令運糧相繼出發，衹管考慮與賊交戰，不要有後顧之憂。"王猛説："臣平庸低劣孤陋之人，没有豪邁耿介的操行，承蒙陛下恩寵榮耀，在内奉侍帝側，出兵統率軍旅，憑藉宗廟的神靈，受陛下的神算，殘胡不值得煩心。希望不勞煩陛下，以免勞苦生病。臣雖然不勇武，也希望能迅速取勝。但願速令有關部門，安排好鮮卑的居處。"苻堅很高興。於是進兵。楊安進攻晋陽。王猛進攻壺關，俘虜了慕容暐的上黨太守慕容越，所經過的郡縣都向王猛投降，王猛留下屯騎校尉苟萇戍守壺關。會合楊安攻打晋陽，挖掘地道，派張蚝率幾百名壯士進入城中，大聲呼喊砍開城門，王猛、楊安進入城中，俘虜了慕容暐的并州刺史慕容莊。慕容暐派他的太尉慕容評率軍四十多萬人救援兩城，慕容評畏懼王猛而不敢進兵，駐扎在潞川。王猛留下將軍毛當戍守晋陽，進兵與慕容評相持。派游擊將軍郭慶率精兵五千，夜間從小路到慕容評營後，挨着山放火，燒他的輜重，鄴城中可以看見火光。慕容暐恐懼，派人斥責慕容評，催促他速戰。王猛知道慕容評賣水賣柴，有可乘之機，慕容評又求戰，就在渭原列陣誓師説："王景略我受國家厚恩，兼任内外重任，現在與諸君深入賊地，各人都應當勉力前進，不可後退。希望在軍中協力同心，以報國恩，在明君的朝廷上接受封賞，在父母的庭中舉杯慶賀，這不也很美好嗎！"衆人都奮勇，砸破鍋拋棄糧草，大聲呼喊着争先前進。王猛遠望着慕容評軍人多勢衆，很擔心，對鄧羌説："今天之戰，除了將軍誰也難以取勝。勝敗的關鍵，在此一戰。將軍要奮勉啊！"鄧羌説："如果給我司隸的職位，公就不用操心了。"王猛説："司隸不是我可以説了就算的。一定給你安定太守、萬户侯。"鄧羌不高興地退下。一會兒交戰，王猛召唤鄧羌，他睡着不理睬。王猛急馳

於是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入評軍，出入數四，旁若無人，搴旗斬將，殺傷甚衆。及日中，評衆大敗，俘斬五萬有餘，乘勝追擊，又降斬十萬，於是進師圍鄴。堅聞之，留李威輔其太子宏守長安，以苻融鎮洛陽，躬率精鋭十萬向鄴。七日而至於安陽，過舊閭，引諸耆老語及祖父之事，泫然流涕，乃停信宿。猛潛至安陽迎堅，堅謂之曰："昔亞夫不出軍迎漢文，將軍何以臨敵而棄衆也?"猛曰："臣每覽亞夫之事，嘗謂前却人主，以此而爲名將，竊未多之。臣奉陛下神算，擊垂亡之虜，若摧枯拉朽，何足慮也！監國冲幼，鑾駕遠臨，脱有不虞，其如宗廟何!"堅遂攻鄴，陷之。慕容暐出奔高陽，堅將郭慶執而送之。堅入鄴宫，閲其名籍，凡郡百五十七，縣一千五百七十九，户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萬七千九百三十五。諸州郡牧守及六夷渠帥盡降於堅。郭慶窮追餘燼，慕容評奔於高句麗，慶追至遼海，句麗縛評送之。堅散暐宫人珍寶以賜將士，論功封賞各有差。以王猛爲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牧，鎮鄴，以郭慶爲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揚武將軍、幽州刺史，鎮薊。

到鄧羌帳中答應他的要求，鄧羌就在帳中大飲，然後與張蚝、徐成等跨馬操矛，衝入慕容評軍中，多次衝進衝出，如入無人之境，斬將奪旗，殺傷很多。到中午，慕容評軍大敗，俘虜斬殺五萬多人，乘勝追擊，又斬殺納降十萬人，於是進兵包圍鄴城。苻堅聽説後，留下李威輔佐他的太子苻宏守長安，命苻融鎮守洛陽，親自率領十萬精兵向鄴進發。七天到了安陽，經過故居時，領着諸老人説起祖父的事情，悲傷落淚，於是停下來住了兩宿。王猛秘密地到安陽迎接苻堅，苻堅對他説："從前周亞夫不出軍營迎接漢文，將軍爲什麼臨敵丢下衆人呢?"王猛説："臣每次讀到周亞夫的事，常認爲他在前爲皇帝退敵，因此而成爲名將，不贊賞他。臣倚仗陛下的神算，進攻垂死的賊虜，如同摧枯拉朽，有什麼可擔心的！太子年幼，鑾駕遠臨，倘若出現不測，怎麼對得起祖先！"苻堅於是進攻鄴，攻克。慕容暐出奔高陽，苻堅部將郭慶抓住他送回。苻堅進入鄴宫中，查閲燕的名册，共計有一百五十七郡，一千五百七十九縣，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九百六十九户，九百九十八萬七千九百三十五口。諸州郡的牧守及六夷的首領全部歸降苻堅。郭慶窮追殘敵，慕容評逃奔到高句麗，郭慶追到遼海，句麗把慕容評綁住送來。苻堅遣散慕容暐的宫女珍寶賞賜將士，論功封賞各有差别。任王猛爲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牧，鎮守鄴，任郭慶爲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揚武將軍、幽州刺史，鎮守薊。

堅自鄴如枋頭，宴諸父老，改枋頭爲永昌縣，復之終世。堅至自永昌，行飲至之禮，歌勞止之詩，以饗其群臣。赦慕容暐及其王公已下，皆徙於長安，封授有差。堅於是行禮於辟雍，祀先師孔子，其太子及公侯卿大夫士之元子，皆束脩釋奠焉。徙關東豪傑及諸雜夷十萬户於關中，處烏丸雜類於馮翊、北地，丁零翟斌于

苻堅從鄴到枋頭，宴飲諸父老，把枋頭改爲永昌縣，永世免除賦税徭役。苻堅從永昌回，行飲至之禮，唱慰勞辛苦之詩，以宴賜群臣。寬赦慕容暐及其王公以下的人，把他們都遷徙到長安，封爵任命各有差别。苻堅於是到學校行禮，祭祀先師孔子，他的太子及公侯卿大夫的嫡長子，都入學行敬師之禮。遷徙關東豪傑以及諸雜夷十萬户到關中，把烏丸雜類安置在馮翊、北地，把丁零翟斌安置在新安，遷徙陳留、東阿一

新安，徙陳留、東阿萬户以實青州。諸因亂流移，避仇遠徙，欲還舊業者，悉聽之。

萬户人家以充實青州。那些因戰亂漂泊流離，躲避仇人遠遷的人，想要歸還舊業的，都允許。

晉叛臣袁瑾固守壽春，爲大司馬桓溫所圍，遣使請救於堅。堅遣王鑒、張蚝率步騎二萬救之，鑒據洛澗，蚝屯八公山。桓溫遣諸將夜襲鑒、蚝，敗之，鑒、蚝屯慎城。

晉叛臣袁瑾固守壽春，被大司馬桓溫包圍，派使者向苻堅求救。苻堅派王鑒、張蚝率步騎兵兩萬人救援他，王鑒占據洛澗，張蚝屯兵八公山。桓溫派諸將夜襲王鑒、張蚝，打敗了他們，王鑒、張蚝在慎城屯守。

初，仇池氐楊世以地降於堅，堅署爲平南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既而歸順於晉。世死，子纂代立，遂受天子爵命而絶於堅。世弟統驍武得衆，起兵武都，與纂分爭。堅遣其將苻雅、楊安與益州刺史王統率步騎七萬，先取仇池，進圖寧益。雅等次于鷲陜，纂率衆五萬距雅。晉梁州刺史楊亮遣督護郭寶率騎千餘救之，戰於陜中，爲雅等所敗，纂收衆奔還。雅進攻仇池，楊統帥武都之衆降於雅。纂將楊他遣子碩密降於雅，請爲内應。纂懼，面縛出降。雅釋其縛，送之長安。以楊統爲平遠將軍、南秦州刺史，加楊安都督，鎮仇池。

當初，仇池氐人楊世以仇池投降苻堅，苻堅暫任他爲平南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不久後他歸順晉。楊世死後，子楊纂繼位，便接受天子的爵命而與苻堅斷絶往來。楊世之弟楊統驍勇得人心，在武都起兵與楊纂相爭。苻堅派部將苻雅、楊安與益州刺史王統率步騎兵七萬，先取仇池，然後進兵謀取寧益。苻雅等在鷲陜駐扎，楊纂率五萬人抵禦苻雅。晉梁州刺史楊亮派督護郭寶率騎兵千餘人救援，在陜中交戰，被苻雅等打敗，楊纂收集敗兵逃回。苻雅進兵攻仇池，楊統率武都的人向苻雅投降。楊纂的部將楊他派其子楊碩秘密向苻雅投降，請求作内應。楊纂恐懼，把兩手綁在背後出城投降，苻雅爲他鬆綁，把他送往長安。任楊統爲平遠將軍、南秦州刺史，加楊安都督，鎮守仇池。

先是，王猛獲張天錫將敦煌陰據及甲士五千，堅既東平六州，西擒楊纂，欲以德懷遠，且跨威河右，至是悉送所獲還涼州。天錫懼而遣使謝罪稱藩，堅大悦，即署天錫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右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西域都護、西平公。

在此之前，王猛俘獲張天錫部將敦煌陰據及士卒五千人，苻堅向東平定六州，在西面擒獲楊纂後，想以恩德懷柔遠人，而且揚威河右，到此時就把所俘獲的人全部送回涼州。張天錫感到恐懼而派使者稱藩，苻堅很高興，就暫任張天錫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右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西域都護、西平公。

吐谷渾碎奚以楊纂既降，懼而遣使送馬五千匹、金銀五百斤。堅拜奚安遠將軍、漒川侯。

吐谷渾碎奚因楊纂已經投降，很恐懼而派使者送來五千匹馬、五百斤金銀。苻堅授碎奚爲安遠將軍、漒川侯。

堅嘗如鄴，狩于西山，旬餘，樂而忘返。伶人王洛叩馬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故文帝馳車，袁公止轡；孝武好田，相如獻規。陛下爲百姓父母，蒼

苻堅曾經到鄴，在西山狩獵，持續十多天，樂而忘返。伶人王洛拉住馬繮繩勸説："臣聽説千金之子不靠近堂邊上坐着，萬乘之主不在有危險的地方行走。所以文帝駕車快跑，袁公止住繮繩；孝武好田獵，相如獻辭規諫。陛下是百姓的

生所繫，何可盤于游田，以玷聖德。若禍起須臾，變在不測者，其如宗廟何！其如太后何！”堅曰：“善。昔文公悟愆於虞人，朕聞罪於王洛，吾過也。”自是遂不復獵。

父母，蒼生的依靠，怎麽能够盤桓流連於游獵，以玷污聖德呢？如果突然間發生災禍，出現不測的變故，怎麽對得起祖先，怎麽對得起太后！”苻堅説：“説得對。從前文公因虞人的話領悟到自己的過失，朕從王洛這裏知道了罪過，我錯了。”從此就不再打獵。

堅聞桓温廢海西公也，謂群臣曰：“温前敗灞上，後敗枋頭，十五年間，再傾國師。六十歲公舉動如此，不能思愆免退，以謝百姓，方廢君以自悦，將如四海何！諺云‘怒其室而作色於父’者，其桓温之謂乎！”

苻堅聽説桓温廢黜了海西公，對群臣説：“桓温先在灞上戰敗，後在枋頭戰敗，十五年之間，兩次使國家軍隊覆滅。六十歲的人行爲如此，不能思過引退，以向百姓謝罪，反而廢除主上以使自己高興，怎麽對得起天下呢！諺語説‘在家中發怒而拿臉色給父親看’，大概就是指桓温這種人！”

堅以境内旱，課百姓區種。懼歲不登，省節穀帛之費，太官、後宫減常度二等，百僚之秩以次降之。復魏晉士籍，使役有常，諸非正道，典學一皆禁之。堅臨太學，考學生經義，上第擢敘者八十三人。自永嘉之亂，庠序無聞，及堅之僭，頗留心儒學，王猛整齊風俗，政理稱舉，學校漸興。關隴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于諸州，皆夾路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於途，工商貿販於道。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夾樹楊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栖。英彦雲集，誨我萌黎。”

苻堅因境内乾旱，督促百姓用區種法耕作。擔心年成不好，節省穀帛的消費，太官、後宫減省平常用度兩等，百官的俸禄依次降低。恢復魏晉的門閥士族名籍，使勞役有常規，凡不是正道的東西，在學校中一律禁止。苻堅親臨太學，考試學生的經義，提拔任用上等學生八十三人。自從永嘉之亂以來，學校已經不見，到苻堅即位，很注重儒學，王猛整頓風俗，政務清明，學校逐漸又興起。關隴清平安寧，百姓樂業，從長安到各州，沿路兩旁栽種槐柳，二十里設一亭，四十里一個驛站，旅行的人都可沿路獲取供給，工商者在道路上販運貿易。百姓唱道：“長安大街，夾種楊槐。下面走朱輪，上面鸞鳥栖。英豪雲集，教我黎民。”

是歲，有大風從西南來，俄而晦冥，恒星皆見，又有赤星見於西南。太史令魏延言於堅曰：“於占西南國亡，明年必當平蜀漢。”堅大悦，命秦梁密嚴戎備。乃以王猛爲丞相，以苻融爲鎮東大將軍，代猛爲冀州牧。融將發，堅祖於霸東，奏樂賦詩。堅母苟氏以融少子，甚愛之，比發，三至灞上，其夕又竊如融所，内外莫知。是夜，堅寢於前殿，魏延上言：“天市南門屏内后妃星失明，左右閽寺不見，后妃移動之象。”堅推

這一年，有大風從西南方向來，不久天變黑，恒星都能見，又有赤星在西南方出現。太史令魏延對苻堅説：“根據占候西南方向國家滅亡，明年必定能平定蜀漢。”苻堅大喜，命令秦梁嚴密作好戰備。於是任王猛爲丞相，任苻融爲鎮東大將軍，代替王猛任冀州牧。苻融將要起程，苻堅在霸東爲他餞行，奏樂賦詩。苻堅的母親苟氏因爲苻融是小兒子，很愛他，將要起程時，三次到灞上，這天晚上又悄悄到苻融的住處，宫禁内外誰也不知道。這天晚上，苻堅住在前殿，魏延進言道：“天市星南門屏内的后妃星失明，左右的閽寺不見了，這是后妃移動之象。”苻堅追問

問知之，驚曰："天道與人何其不遠！"遂重星官。王猛至長安，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辭讓再三，堅不許。

其後天鼓鳴，有彗星出於尾箕，長十餘丈，名蚩尤旗，經太微，掃東井，自夏及秋冬不滅。太史令張孟言於堅曰："彗起尾箕，而掃東井，此燕滅秦之象。"因勸堅誅慕容暐及其子弟。堅不納，更以暐爲尚書，垂爲京兆尹，冲爲平陽太守。苻融聞之，上疏於堅曰："臣聞東胡在燕，曆數彌久，逮于石亂，遂據華夏，跨有六州，南面稱帝。陛下爰命六師，大舉征討，勞卒頻年，勤而後獲，本非慕義懷德歸化。而今父子兄弟列官滿朝，執權履職，勢傾勞舊，陛下親而幸之。臣愚以爲猛獸不可養，狼子野心。往年星異，災起於燕，願少留意，以思天戒。臣據可言之地，不容默已。《詩》曰'兄弟急難'，'朋友好合'。昔劉向以肺腑之親，尚能極言，况於臣乎！"堅報之曰："汝爲德未充而懷是非，立善未稱而名過其實。《詩》云：'德輶如毛，人鮮克舉。'君子處高，戒懼傾敗，可不務乎！今四海事曠，兆庶未寧，黎元應撫，夷狄應和，方將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於赤子，汝其息之，勿懷耿介。夫天道助順，修德則禳災。苟求諸己，何懼外患焉。"

晉梁州刺史楊亮遣子廣襲仇池，與堅將楊安戰，廣敗績，晉沮水諸戍皆委城奔潰，亮懼而退守磐險，安遂進寇漢川。堅遣王統、朱彤率卒二萬爲前鋒寇蜀，前禁將軍毛當、鷹揚將軍徐成率步騎三萬入自劍閣。楊亮率巴獠萬餘拒之，戰于青谷，王師不

知道了内情，驚訝地説："天道與人事多麽相近呀！"於是很看重星官。王猛到長安，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王猛再三辭讓，苻堅不同意。

後來天神之鼓震響，有彗星從尾箕出現，有十餘丈長，叫做蚩尤旗，經過太微垣，掃過東井宿，從夏天到秋天不消失。太史令張孟對苻堅説："彗星起於尾箕，而掃過東井宿，這是燕滅秦的徵兆。"於是勸苻堅殺慕容暐及其子弟。苻堅不采納，又任慕容暐爲尚書，慕容垂爲京兆尹，慕容冲爲平陽太守。苻融聽説了，上疏給苻堅説："臣聽説東胡在燕，曆數很長久，到了石亂之時，就據有了華夏，跨過六州，南面稱帝。陛下命令六師，大舉征討，士卒勞苦連年，盡力然後取勝，本來并不是慕義懷德而歸化的。而今他們父子兄弟爲官站滿朝廷，執掌大權履行職守，權勢壓過有功的舊臣，陛下親近寵幸他們。臣認爲猛獸不可以養，狼子野心。往年星象異常，災禍起於燕，希望稍微留意，考慮上天的警戒。臣處於可以説話的地位，不能沉默不言。《詩經》説'兄弟相互解救危難'，'朋友友好投合'。從前劉向憑着宗室近親的關係，尚且能够盡言，何况臣呢！"苻堅回答説："你修養德行還不充分而心懷是非，行善還不著稱而名過其實。《詩經》説：'像毛髮那麽細小的德行，可很少有人去施行。'君子處於高位，警惕傾覆失敗，能不勉力嗎！現在四海之事荒廢，萬民不得安寧，百姓需要安撫，夷狄需要和好，將要統一天下爲一家，爲百姓混同天下有形之物，你應當止息這種想法，不要耿耿於懷。天道助順，修養德行就能禳除災禍。如果能從自身尋找原因，怕什麽外患呢。"

晉梁州刺史楊亮派其子楊廣襲擊仇池，與苻堅部將楊安交戰，楊廣大敗，晉的沮水各防衛地都棄城潰逃，楊亮恐懼而退守磐險，楊安於是進兵侵犯漢川。苻堅派王統、朱彤率軍兩萬作先鋒進犯蜀，前禁將軍毛當、鷹揚將軍徐成率步騎兵三萬從劍閣入蜀。楊亮率巴獠一萬多人抵禦，在青谷交戰，王師失利，楊亮奔走固守西城。朱

利，亮奔固西城。彤乘勝陷漢中，徐成又攻二劍，克之，楊安進據梓潼。晉奮威將軍、西蠻校尉周虓降于彤。揚武將軍、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距彤等于綿竹，聞堅將毛當將至成都，仲孫率騎五千奔於南中。安、當進兵，遂陷益州。於是西南夷邛、莋、夜郎等皆歸之。堅以安爲右大將軍、益州牧，鎮成都；毛當爲鎮西將軍、梁州刺史，鎮漢中；姚萇爲寧州刺史、領西蠻校尉；王統爲南秦州刺史，鎮仇池。

彤乘勝攻陷漢中，徐成又進攻二劍，攻陷，楊安進占梓潼。晉奮威將軍、西蠻校尉周虓向朱彤投降。揚武將軍、益州刺史周仲孫率軍在綿竹抵禦朱彤等，聽説苻堅部將毛當將到成都，周仲孫率騎兵五千奔往南中。楊安、毛當進兵，攻陷益州。於是西南夷邛、莋、夜郎等都歸附苻堅。苻堅任楊安爲右大將軍、益州牧，鎮守成都；毛當爲鎮西將軍、梁州刺史，鎮守漢中；姚萇爲寧州刺史、領西蠻校尉；王統爲南秦州刺史，鎮守仇池。

蜀人張育、楊光等起兵，與巴獠相應，以叛於堅。晉益州刺史竺瑤、威遠將軍桓石虔率衆三萬據墊江。育乃自號蜀王，遣使歸順，與巴獠酋帥張重、尹萬等五萬餘人進圍成都。尋而育與萬争權，舉兵相持，堅遣鄧羌與楊安等擊敗之，育、光退屯綿竹。安又敗張重、尹萬于成都南，重死之，及首級二萬三千。鄧羌復擊張育、楊光于綿竹，皆害之。桓石虔敗姚萇於墊江，萇退據五城，石虔與竺瑤移屯巴東。

蜀人張育、楊光等起兵，與巴僚相應，反叛苻堅。晉益州刺史竺瑤、威遠將軍桓石虔率三萬人占據墊江。張育自稱蜀王，派使者歸順，與巴僚首領張重、尹萬等五萬人進兵包圍成都。不久張育與尹萬争權，舉兵相持，苻堅派鄧羌與楊安等打敗他們，張育、楊光退兵駐在綿竹。楊安又在成都之南打敗張重、尹萬，張重戰死，斬殺兩萬三千人。鄧羌又在綿竹進攻張育、楊光，都殺了他們。桓石虔在墊江打敗姚萇，姚萇退兵據守五城，桓石虔與竺瑤移兵駐扎巴東。

時有人於堅明光殿大呼謂堅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秘書監朱彤等因請誅鮮卑，堅不從。遣使巡行四方，觀風俗，問政道，明黜陟，恤孤獨不能自存者。以安車蒲輪徵隱士樂陵王歡爲國子祭酒。及王猛卒，堅置聽訟觀於未央之南。禁《老》、《莊》、圖讖之學。中外四禁、二衛、四軍長上將士，皆令修學。課後宫，置典學；立内司，以授于掖庭，選閹人及女隸有聰識者署博士以授經。

這時有人在苻堅的明光殿大聲對苻堅説："甲申乙酉，魚羊吃人，悲哉，没有人能逃脱！"苻堅命令捉拿他，忽然就不見了。秘書監朱彤等因此請求誅殺鮮卑，苻堅不同意。派人巡視四方，觀察風俗，察問政績，審明升降，賑濟孤獨不能養活自己的人。用安車輪上墊着蒲草徵召隱士樂陵王歡爲國子祭酒。王猛去世後，苻堅在未央之南設聽訟觀。禁止《老》、《莊》、圖讖之學。内外四禁、二衛、四軍的長官將士，全讓他們讀書。督促後宫，設置典學，設立内司，在後宫授學，挑選聰慧有學識的閹人及女僕暫爲博士講授經義。

遣其武衛苟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等率騎十三萬伐張天錫於姑臧。遣尚書郎閻負、

派他的武衛苟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等率騎兵十三萬到姑臧攻伐張天錫。派尚書郎閻負、梁殊在軍前接受使命，下

梁殊銜命軍前，下書徵天錫。堅嚴飾鹵簿，親餞萇等於城西，賞行將各有差。又遣其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辯、凉州刺史王統，率三州之衆以繼之。閻負等到凉州，天錫自以晋之列藩，志在保境，命斬之，遣將軍馬建出距萇等。俄而梁熙、王統等自清石津攻其將梁濟於河會城，陷之。苟萇濟自石城津，與梁熙等會攻纏縮城，又陷之。馬建懼，自楊非退還清塞。天錫又遣將軍掌據率衆三萬，與馬建陣於洪池。苟萇遣姚萇以甲卒三千挑戰，諸將勸據擊之，以挫其鋒，據不從。天錫乃率中軍三萬次金昌。萇、熙聞天錫來逼，急攻據、建，建降於萇，遂攻據，害之，及其軍司席仂。萇進軍入清塞，乘高列陣。天錫又遣司兵趙充哲爲前鋒，率勁勇五萬，與萇等戰於赤岸，哲大敗。天錫懼而奔還，致箋請降。萇至姑臧，天錫乘素車白馬，面縛輿櫬，降於軍門。萇釋縛焚櫬，送之於長安，諸郡縣悉降。堅以梁熙爲持節、西中郎將、凉州刺史，領護西羌校尉，鎮姑臧。徙豪右七千餘户於關中，五品税百姓金銀一萬三千斤以賞軍士，餘皆安堵如故。堅封天錫重光縣之東寧鄉二百户，號歸義侯。初，萇等將征天錫，堅爲其立第於長安，至是而居之。

書徵召張天錫。苻堅盛飾儀仗，親自在城西爲苟萇等餞行，獎賞出征將士各有差别。又派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辯、凉州刺史王統，率領三州之軍爲後續。閻負等到達凉州，張天錫自認爲是晋的藩國，志在保全境土，命令斬了使者，派將軍馬建出兵迎戰苟萇等。不久梁熙、王統等從清石津到河會城進攻他的部將梁濟，攻陷城池。苟萇從石城津渡河，與梁熙等會合進攻纏縮城，又攻陷。馬建恐懼，從楊非退回清塞。張天錫又派將軍掌據率三萬人，與馬建在洪池布陣。苟萇派姚萇率三千甲士挑戰，衆將勸掌據出戰，以挫敗秦軍的鋒芒，掌據不聽。張天錫就率三萬京城之軍駐扎在金昌。苟萇、梁熙聽説張天錫來到，就急攻掌據、馬建，馬建向苟萇投降，便進攻掌據，殺死了他及其軍司席仂。苟萇進軍進入清塞，居高臨下列陣。張天錫又派司兵趙充哲爲前鋒，率五萬强勇士卒，與苟萇等在赤岸交戰，趙充哲大敗。張天錫恐懼而奔回，致信請求投降。苟萇到達姑臧，張天錫乘白車白馬，自己反綁雙手，車上載着棺木，到軍門投降。苟萇爲他鬆綁并燒掉棺木，把他送到長安，各郡縣全部投降。苻堅任梁熙爲持節、西中郎將、凉州刺史，領護西羌校尉，鎮守姑臧。遷徙豪强大族七千多户到關中，徵收百姓五品税金銀一萬三千斤以獎賞將士，其他都安居如舊。苻堅封給張天錫重光縣東寧鄉二百户，號歸義侯。當初，苟萇等將出兵征討張天錫時，苻堅給他在長安修了宅第，到此就讓他居住。

堅既平凉州，又遣其安北將軍、幽州刺史苻洛爲北討大都督，率幽州兵十萬討代王涉翼犍。又遣後將軍俱難與鄧羌等率步騎二十萬東出和龍，西出上郡，與洛會於涉翼犍庭。翼犍戰敗，遁於弱水。苻洛逐之，勢窘迫，退還陰山。其子翼圭縛父請降，洛等振旅而還，封賞有差。堅以翼犍荒俗，未參仁義，令入太學習

苻堅平定凉州後，又派他的安北將軍、幽州刺史苻洛爲北討大都督，率領幽州兵十萬征討代王涉翼犍。又派後將軍俱難與鄧羌等率步騎兵二十萬東出和龍，西出上郡，與苻洛在涉翼犍王庭會合。涉翼犍戰敗，逃往弱水。苻洛追擊他，形勢窘迫，退回陰山。其子涉翼圭綁來父親請求投降，苻洛等整頓隊伍凱旋，封賞各有等差。苻堅因涉翼犍地處荒蠻，不懂仁義，讓他入太學學禮。因涉翼圭捆綁父親不孝，遷徙到蜀。分散他

禮。以翼圭執父不孝，遷之於蜀。散其部落於漢鄣邊故地，立尉、監行事，官僚領押，課之治業營生，三五取丁，優復三年無税租。其渠帥歲終令朝獻，出入行來爲之制限。堅嘗之太學，召涉翼犍問曰："中國以學養性，而人壽考，漠北啖牛羊而人不壽，何也？"翼犍不能答。又問："卿種人有堪將者，可召爲國家用。"對曰："漠北人能捕六畜，善馳走，逐水草而已，何堪爲將！"又問："好學否？"對曰："若不好學，陛下用教臣何爲？"堅善其答。

的部落到漢障邊舊地，設立尉、監行事，官僚兼管，督促他們治理産業營生，實行五丁抽三制，優待免除三年的租税。讓他們的首領到年終朝覲進貢，出入往來有一定限制。苻堅曾經到太學，召來涉翼犍問道："中原以學培養德性，而人長壽，漠北吃牛羊肉而人不長壽，這是爲什麽呢？"涉翼犍不能回答。又問："你種族的人有能當將領的，可以召來爲國家效力。"回答説："漠北人衹能捕捉六畜，善於奔馳，追隨有水草的地方而已，豈能當將領！"又問："漠北人好學嗎？"回答説："如果不好學，陛下把臣弄來教導幹什麽？"苻堅認爲他的回答很得體。

堅以關中水旱不時，議依鄭白故事，發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隸三萬人，開涇水上源，鑿山起堤，通渠引瀆，以溉岡鹵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賴其利。以凉州新附，復租賦一年。爲父後者賜爵一級，孝悌力田爵二級，孤寡高年穀帛有差，女子百户牛酒，大酺三日。

苻堅因爲關中水旱不合時，商議依照鄭白的舊事，徵發他的王侯以下豪門望族富貴人家的奴僕三萬人，開挖涇水上游，挖山築堤，開渠引水，灌溉鹽碱地。到春天完工，百姓得到好處。因凉州新歸附，免除租賦一年。賜給繼承父親的人爵位一級，孝順友愛努力耕作者爵位兩級，賜給孤寡年老之人穀帛各有等差，女子每百户賜牛肉和酒，大宴三天。

遣其尚書令苻丕率司馬慕容暐、苟萇等步騎七萬寇襄陽。使楊安將樊鄧之衆爲前鋒，屯騎校尉石越率精騎一萬出魯陽關，慕容垂與姚萇出自南鄉，苟池等與强弩王顯將勁卒四萬從武當繼進，大會漢陽。師次沔北，晉南中郎將朱序以丕軍無舟楫，不以爲虞，石越遂游馬以渡。序大懼，固守中城。越攻陷外郭，獲船百餘艘以濟軍。丕率諸將進攻中城，遣苟池、石越、毛當以衆五萬屯於江陵。晉車騎將軍桓沖擁衆七萬爲序聲援，憚池等不進，保據上明。兖州刺史彭超遣使上言於堅曰："晉沛郡太守戴逯以卒數千戍彭城，臣請率精鋭五萬攻之，願更遣重將討淮南諸城。"堅於是又遣其後將軍俱難率右將軍毛當、後禁毛盛、陵江邵保等步騎七萬寇淮陰、

派尚書令苻丕率司馬慕容暐、苟萇等率步騎兵七萬人進犯襄陽。令楊安率樊鄧之軍爲前鋒，屯騎校尉石越率精鋭騎兵一萬人出魯陽關，慕容垂與姚萇從南鄉出，苟池等與强弩將軍王顯率精兵四萬從武當繼發，大會於漢水之南。駐軍在沔北，晉南中郎將朱序因苻丕軍没有船隻，不作防備，石越便縱馬游水渡河。朱序大爲恐懼，固守中城。石越攻陷外城，擄獲一百多艘船渡過大軍。苻丕率領衆將進攻中城，派苟池、石越、毛當率軍五萬駐扎在江陵。晉車騎將軍桓冲擁兵七萬作爲朱序的聲援，擔心苟池等不敢進兵，保守上明。兖州刺史彭超派人向苻堅進言説："晉沛郡太守戴逯率幾千人戍守彭城，臣請求率精兵五萬進攻他，希望再派大將征討淮南各城。"苻堅於是又派後將軍俱難率右將軍毛當、後禁毛盛、陵江邵保等率步騎兵七萬進犯淮陰、盱眙。揚武彭超進犯彭城。梁州刺史韋鍾進犯魏興，在西城進攻太守吉挹。晉將軍毛武生率軍五萬抵禦他

盱眙。揚武彭超寇鼓城。梁州刺史韋鍾寇魏興，攻太守吉挹於西城。晋將軍毛武生率衆五萬距之，與俱難等相持於淮南。

們，與俱難等在淮南相持。

先是，梁熙遣使西域，稱揚堅之威德，并以繒綵賜諸國王，於是朝獻者十有餘國。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鬣、五色、鳳膺、麟身，及諸珍異五百餘種。堅曰："吾思漢文之返千里馬，咨嗟美咏。今所獻馬，其悉返之，庶克念前王，仿佛古人矣。"乃命群臣作《止馬詩》而遣之，示無欲也。其下以爲盛德之事，遠同漢文，於是獻詩者四百餘人。

在此之前，梁熙派人出使西域，稱揚苻堅的威德，并賜給諸國王綵帛，於是有十幾國來朝拜進貢。大宛獻上天馬千里駒，都是汗血、朱鬣、五色、鳳膺、麟身，以及各種珍異五百多種。苻堅說："我想到漢文送回千里馬，贊美嗟嘆。現在獻來的馬，將全部送還，希望能够不忘前王，效法古人。"就命令群臣作《止馬詩》而把馬送回，表示没有貪欲。其屬下認爲這是大德之事，與從前的漢文齊同，於是有四百多人作詩獻上。

是時苻丕久圍襄陽，御史中丞李柔劾丕以師老無功，請徵下廷尉。堅曰："丕等費廣無成，實宜貶戮。但師已淹時，不可虚然中返，其特原之，令以功成贖罪。"因遣其黄門郎韋華持節切讓丕等，仍賜以劍，曰："來春不捷者，汝可自裁，不足復持面見吾也。"初，丕之寇襄陽也，將急攻之，荀萇諫曰："今以十倍之衆，積粟如山，但掠徙荆楚之人内於許洛，絶其糧運，使外援不接，糧盡無人，不攻自潰，何爲促攻以傷將士之命?"丕從之。及堅讓至，衆咸疑懼，莫知所爲。征南主簿河東王施進曰："以大將軍英秀，諸將勇鋭，以攻小城，何異洪爐燎羽毛。所以緩攻，欲以計制之。若决一旦之機，可指日而定。今破襄陽，上明自遁，復何所疑！願請一旬之期，以展三軍之勢。如其不捷，施請爲戮首。"丕於是促圍攻之。堅將親率衆助丕等，使苻融將關東甲卒會于壽春，梁熙統河西之衆以繼中軍。融、熙并上言，以爲未可興師，乃止。

這時苻丕久圍襄陽，御史中丞李柔彈劾苻丕使軍隊疲憊而無功，請求召回交廷尉處置。苻堅說："苻丕等耗費巨大而無功，確實應當貶黜誅戮。但出兵時間已久，不能白白地中途返回，所以特地寬恕他們，讓他們立功贖罪。"於是派黄門郎韋華持符節責備苻丕等，又賜給他劍，說："如果來年春天還不能取勝，你就自殺，不能再來見我了。"當初，苻丕進犯襄陽時，想急攻，荀萇勸諫說："現在以十倍於敵的大軍，糧草堆積如山，衹要擄掠荆楚的人送往許洛，斷絶敵軍的糧食運輸，讓他們外援接應不上，糧盡無人，不攻自潰，爲什麽要急於進攻傷亡將士的生命呢?"苻丕采納了他的意見。等到苻堅的指責到來，衆人都很疑慮恐懼，不知道怎麽辦好。征南主簿河東王施進言說："憑着大將軍的卓越才能，衆將的勇猛，用來攻一座小城，與用大爐子燎羽毛有什麽區别。之所以緩攻，是想用計策制勝。如果一旦决戰，可以指日而定。如果攻破襄陽，上明之敵自然遁逃，有什麽可疑慮的！希望請求以十天爲期，以發揮三軍的威勢。如果不能取勝，王施我情願砍下自己的腦袋。"於是苻丕督促圍攻襄陽。苻堅想親自率軍爲苻丕等助戰，令苻融率關東戰士到壽春會合，梁熙統河西之兵作爲後續。苻融、梁熙都進言，認爲不可用兵，纔作罷。

太元四年，晉兖州刺史謝玄率衆數萬次于泗汭，將救彭城。苻丕陷襄陽，執南中郎將朱序，送于長安，堅署爲度支尚書。以其中壘梁成爲南中郎將、都督荆揚州諸軍事、荆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配兵一萬鎮襄陽，以征南府器杖給之。彭超圍彭城也，置輜重於留城。至是，晉將謝玄遣將軍何謙之、高衡率衆萬餘，聲趣留城，超引軍赴之。戴逯率彭城之衆奔於謝玄，超留其治中徐褒守彭城而復寇盱眙。俱難既陷淮陰，留邵保戍之，與超會師而南。晉將毛武生救魏興，遣前鋒督護趙福、將軍袁虞等將水軍一萬，溯江而上。堅南巴校尉姜宇遣將張紹、仇生等水陸五千距之，戰於南縣，王師敗績。尋而韋鍾攻陷魏興，執太守吉挹。毛當與王顯自襄陽而東，會攻淮南。彭超陷盱眙，獲晉建威將軍、高密内史毛璪之，遂攻晉幽州刺史田洛於三阿，去廣陵百里，京都大震，臨江列戍。孝武帝遣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于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游擊將軍河間王曇之次于堂邑，謝玄自廣陵救三阿。毛當、毛盛馳襲安之，王師敗績。玄率衆三萬次於白馬塘，俱難遣其將都顏率騎逆玄，戰於塘西，玄大敗之，斬顏。玄進兵至三阿，與難、超戰，超等又敗，退保盱眙。玄進次石梁，與田洛攻盱眙，難、超出戰，復敗，退屯淮陰。玄遣將軍何謙之、督護諸葛侃率舟師乘潮而上，焚淮橋，又與難等合戰，謙之斬其將邵保，難、超退師淮北。難歸罪彭超，斬其司馬柳渾。堅聞之，大怒，檻車徵超下獄，超自殺，難免爲庶人。

太元四年，晉兖州刺史謝玄率數萬軍進駐泗水彎曲處，將要援救彭城。苻丕攻陷襄陽，俘虜南中郎將朱序，送往長安，苻堅任命他爲度支尚書。任中壘梁成爲南中郎將、都督荆揚州諸軍事、荆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配給他一萬兵鎮守襄陽，把征南府的兵器給他。彭超圍攻彭城時，把輜重放在留城。這時，晉將謝玄派將軍何謙之、高衡率軍萬餘人，聲言向留城進攻，彭超領兵赴留城。戴逯率彭城之軍投奔謝玄，彭超留下治中徐褒守彭城而又進犯盱眙。俱難攻陷淮陰後，留下邵保戍守，與彭超會師南進。晉將毛武生救魏興，派前鋒都督趙福、將軍袁虞等率水軍一萬逆江而上。苻堅的南巴校尉姜宇派部將張紹、仇生等率水陸軍五千抵抗，在南縣交戰，王師戰敗。不久韋鍾攻陷魏興，捉住太守吉挹。毛當與王顯從襄陽向東進，會攻淮南。彭超攻陷盱眙，俘獲晉建威將軍、高密内史毛璪之，接着又在三阿進攻晉幽州刺史田洛，離廣陵百里，京都大爲震撼，臨江防備。孝武帝派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在涂中駐扎，右衛將軍毛安之、游擊將軍河間王司馬曇之在堂邑駐扎，謝玄從廣陵救援三阿。毛當、毛盛奔襲毛安之，王師戰敗。謝玄率軍三萬在白馬塘駐扎，俱難派他的部將都顏率騎兵迎擊，在塘西交戰，謝玄大敗都顏，斬了他。謝玄進兵到三阿，與俱難、彭超交戰，彭超等又戰敗，退守盱眙。謝玄進駐石梁，與田洛進攻盱眙，俱難、彭超出戰，又戰敗，退兵駐在淮陰。謝玄派將軍何謙之、督護諸葛侃率水軍乘潮水而上，燒毁淮橋，又與俱難等交戰，何謙之斬了部將邵保，俱難、彭超等退兵到淮北。俱難歸罪於彭超，斬了他的司馬柳渾。苻堅聽説後，大怒，用囚車召彭超下獄，彭超自殺，俱難被免爲平民。

堅以毛當爲平南將軍、徐州刺史，鎮彭城；毛盛爲平東將軍、兖州

苻堅以毛當爲平南將軍、徐州刺史，鎮守彭城；毛盛爲平東將軍、兖州刺史，鎮守胡陸；王

刺史，鎮胡陸；王顯爲平吳校尉、揚州刺史，戍下邳：賞堂邑之功也。又以苻洛爲散騎常侍、持節、都督益寧西南夷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領護西夷校尉，鎮成都，命從伊闕自襄陽溯漢而上。洛，健之兄子也。雄勇多力，而猛氣絶人，堅深忌之，故常爲邊牧。洛有征伐之功而未賞，及是遷也，恚怒，謀於衆曰："孤於帝室，至親也，主上不能以將相任孤，常擯孤於外，既投之西裔，復不聽過京師，此必有伏計，令梁成沈孤於漢水矣。爲宜束手就命，爲追晉陽之事以匡社稷邪？諸君意如何?"其治中平顏妄陳祥瑞，勸洛舉兵。洛因攘袂大言曰："孤計决矣，沮謀者斬!"於是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秦王，署置官司，以平顏爲輔國將軍、幽州刺史，爲其謀主。分遣使者徵兵於鮮卑、烏丸、高句麗、百濟及薛羅、休忍等諸國，并不從。洛懼而欲止，平顏曰："且宜聲言受詔，盡幽并之兵出自中山、常山，陽平公必郊迎於路，因而執之，進據冀州，總關東之衆以圖秦雍，可使百姓不覺易主而大業定矣。"洛從之，乃率衆七萬發和龍，將圖長安。於是關中騷動，盜賊并起。堅遣使數之曰："天下未一家，兄弟匪他，何爲而反？可還和龍，當以幽州永爲世封。"洛謂使者曰："汝還白東海王，幽州褊厄，不足容萬乘，須還王咸陽，以承高祖之業。若能候駕潼關者，位爲上公，爵歸本國。"堅大怒，遣其左將軍竇衝及呂光率步騎四萬討之，右將軍都貴馳傳詣鄴，率冀州兵三萬爲前鋒，以苻融爲大都督，授之節度。使石越率騎一萬，自東萊出石徑，襲和龍，海行四百餘里。苻重亦盡薊城之衆會

顯爲平吳校尉、揚州刺史，戍守下邳：這是獎賞堂邑之戰的功勞。又任苻洛爲散騎常侍、持節、都督益寧西南夷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領護西夷校尉，鎮守成都，命令從伊闕從襄陽逆漢水而上。苻洛是苻健的兄子。雄壯勇猛有力，勇氣超人，苻堅很畏忌他，所以總讓他任邊邑州牧。苻洛有征戰之功而没有受賞，到這次升任時，很惱怒，與衆人謀議道："我在帝室是至親，主上不能任我爲將相，常把我排斥在外，這次把我投往西部邊遠地區，又不准經過京城，這必然有計謀，讓梁成把我沉到漢水中去。是束手聽命，還是效法晉陽之事以匡救國家呢？諸君之意如何?"他的治中平顏胡説有吉兆，勸苻洛舉兵。苻洛就捋起衣袖大聲説："我已經决定了，阻撓者斬首！"於是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秦王，設置任命百官，任平顏爲輔國將軍、幽州刺史，作爲他的主謀。分派使者向鮮卑、烏丸、高句麗、百濟以及薛羅、休忍等國徵召出兵，都不聽從他。苻洛害怕而想作罷，平顏説："可以聲張説接受詔命，盡起幽并之兵從中山、常山而出，陽平公必然郊迎，趁此機會把他捉住，進占冀州，統率關東的軍隊圖謀秦雍，可以使百姓不覺得换了主上而大業已定。"苻洛聽從了他，就率軍七萬從和龍出發，將要圖謀長安。於是關中騷動，盜賊并起。苻堅派人指責説："天下還没統一，兄弟不是外人，爲什麼謀反？可返回和龍，將把幽州世代永久作爲封地。"苻洛對來人説："你回去對東海王説，幽州狹窄，不足以容納萬乘之主，要回咸陽稱王，以繼承高祖的大業。如果他能到潼關候駕，讓他位爲上公，回本國稱王。"苻堅大怒，派他的左將軍竇衝及呂光率步騎兵四萬征討，驛馬奔馳召右將軍都貴到鄴，率冀州兵三萬爲前鋒，任苻融爲大都督，授予調度指揮之權。令石越率一萬騎兵，從東萊出石徑，襲擊和龍，在海上行駛四百多里。苻重也盡起薊城之兵會合苻洛，駐扎在中山，有十萬人。竇衝等與苻洛在中山交戰，大敗苻洛，俘虜苻洛及部將蘭殊，送往長安。呂光在幽州追上苻重把他斬了，石越攻克和龍，斬殺平顏及其黨羽

洛，次於中山，有衆十萬。衡等與洛戰於中山，大敗之，執洛及其將蘭殊，送於長安。呂光追斬苻重於幽州，石越克和龍，斬平顏及其黨與百餘人。堅赦蘭殊，署爲將軍，徙洛於涼州，徵苻融爲車騎大將軍、領宗正、録尚書事。

一百多人。苻堅赦免蘭殊，任他爲將軍，流放苻洛到涼州，召入苻融任車騎大將軍、領宗正、録尚書事。

洛既平，堅以關東地廣人殷，思所以鎮静之，引其群臣於東堂議曰："凡我族類，支胤彌繁，今欲分三原、九嵕、武都、汧、雍十五萬户於諸方要鎮，不忘舊德，爲磐石之宗，於諸君之意如何?"皆曰："此有周所以祚隆八百，社稷之利也。"於是分四帥子弟三千户，以配苻丕鎮鄴，如世封諸侯，爲新券主。堅送丕於灞上，流涕而别。諸戎子弟離其父兄者，皆悲號哀慟，酸感行人，識者以爲喪亂流離之象。於是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爲平州刺史，領護鮮卑中郎將，鎮龍城；大鴻臚韓胤領護赤沙中郎將，移烏丸府于代郡之平城；中書令梁讜爲安遠將軍、幽州刺史，鎮薊城；毛興爲鎮西將軍、河州刺史，鎮枹罕；王騰爲鷹揚將軍、并州刺史，領護匈奴中郎將，鎮晋陽；二州各配支户三千；苻暉爲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洛陽；苻叡爲安東將軍、雍州刺史，鎮蒲坂。

平定苻洛後，苻堅認爲關東地廣人衆，考慮鎮撫安靖的辦法，與群臣在東堂商議説："所有我們種族的人，後代子孫繁衍，現在想從三原、九嵕、武都、汧、雍分出十五萬户到各方重鎮，不忘舊德，成爲磐石般的宗族，諸君之意認爲如何?"都説："這是有周之所以國運隆盛八百年采用的措施，對國家有利。"於是分出四帥子弟三千户，配給苻丕鎮守鄴，如同世代封的諸侯，作爲新的券約之主。苻堅到灞上送苻丕，流淚告别。與父兄離别的諸戎子弟，都悲哀號哭，使行人心酸，有識者認爲這是戰亂喪亡流離的徵兆。於是從幽州分出一部分設置平州，任石越爲平州刺史，領護鮮卑中郎將，鎮守龍城；大鴻臚韓胤領護赤沙中郎將，把烏丸府遷移到代郡的平城；中書令梁讜爲安遠將軍、幽州刺史，鎮守薊城；毛興爲鎮西將軍、河州刺史，鎮守枹罕；王騰爲鷹揚將軍、并州刺史，領護匈奴中郎將，鎮守晋陽；兩州各配給支户三千；苻暉爲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守洛陽；苻叡爲安東將軍、雍州刺史，鎮守蒲坂。

先是，高陸人穿井得龜，大三尺，背有八卦文，堅命太卜池養之，食以粟，及此而死，藏其骨於太廟。其夜廟丞高虜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隕命秦庭。"又有人夢中謂虜曰："龜三千六百歲而終，終必妖興，亡國之徵也。"

在此之前，高陸有人挖井挖到一隻烏龜，有三尺大，背上有八卦文，苻堅令太卜在池中養這隻烏龜，用粟米喂它，到這時龜死了，把它的殼藏在太廟中。這天晚上廟丞高虜夢見烏龜對他説："我本是出來要回江南，時運不好，死在秦王庭。"又有人在夢中對高虜説："烏龜三千六百歲纔死，死了必有妖孽興起，這是亡國的徵兆。"

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内殷實，遂示人以侈，懸珠簾于正殿，以朝群臣，宫宇車乘，器物服御，悉以珠

苻堅自從平定諸國後，國内殷實，於是表現出奢侈，在正殿懸挂珠簾，來朝會群臣，宫宇車駕，日用器物，都用珠璣、琅玕、奇寶、珍怪裝

璣、琅玕、奇寶、珍怪飾之。尚書郎裴元略諫曰："臣聞堯舜茅茨，周卑宮室，故致和平，慶隆八百。始皇窮極奢麗，嗣不及孫。願陛下則采椽之不琢，鄙瓊室而不居，敷純風於天下，流休範於無窮，賤金玉，珍穀帛，勤恤人隱，勸課農桑，捐無用之器，棄難得之貨，敦至道以厲薄俗，修文德以懷遠人。然後一軌九州，同風天下，刑措既登，告成東嶽，踪軒皇以齊美，哂二漢之徙封，臣之願也。"堅大悦，命去珠簾，以元略爲諫議大夫。

飾。尚書郎裴元略勸諫説："臣聽説堯舜住茅屋，周宮室簡陋，所以能導致和平安寧，福慶隆盛八百年。秦始皇窮極奢侈華麗，傳位到不了孫子輩。希望陛下仿效采椽不雕琢，鄙視瓊室而不去居住，在天下傳播純樸的風尚，世代無窮地流傳美好的風範，以金玉爲賤，以穀帛爲貴，關心百姓的疾苦，勉勵督促農桑，放棄没有用的器物和難以得到的財物，使高尚的道德敦厚，以改變風俗，修明文德以懷柔遠人。然後統一九州，使天下同風，刑罰擱置不用，在東嶽向上天祭告成功，追踪軒皇與他一樣聖明，嘲笑兩漢的封賞，這是臣的心願。"苻堅聽了很高興。命令撤掉珠簾，以裴元略爲諫議大夫。

鄯善王、車師前部王來朝，大宛獻汗血馬，肅愼貢楛矢，天竺獻火浣布，康居、於闐及海東諸國，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貢其方物。

鄯善王、車師前部王來朝拜，大宛獻來汗血馬，肅愼進貢楛木箭，天竺獻來火浣布，康居、於闐及東海各國，共六十二王，都派使者進貢他們的地方特産。

初，堅母少寡，將軍李威有辟陽之寵，史官載之。至是，堅收起居注及著作所録而觀之，見其事，慚怒，乃焚其書而大檢史官，將加其罪。著作郎趙泉、車敬等已死，乃止。

當初，苻堅的母親年輕守寡，將軍李威有辟陽之寵與她私通，史官記載了這件事。到此時，苻堅收來起居注及著作官的載録觀看，看見了這件事，很慚愧惱怒，就燒掉了這本書而嚴厲追查史官，將要治他們的罪。著作郎趙泉、車敬已經死了，纔作罷。

荆州刺史都貴遣其司馬閻振、中兵參軍吴仲等率衆二萬寇竟陵，留輜重于管城，水陸輕進。桓冲遣南平太守桓石虔、竟陵太守郭銓等水陸二萬距之，相持月餘，戰於激水。振等大敗，退保管城。石虔乘勝攻破之，斬振及仲，俘斬萬七千。

荆州刺史都貴派他的司馬閻振、中兵參軍吴仲等率兵兩萬進犯竟陵，把輜重留在管城，水陸輕裝進兵。桓冲派遣南平太守桓石虔、竟陵太守郭銓等率水陸軍兩萬抵禦，相持一個多月，在激水交戰。閻振等大敗，退守管城。桓石虔乘勝攻破管城，斬殺閻振及吴仲，俘虜斬殺一萬七千人。

# 晋書卷一百十四

## 載記第十四

**苻堅(下)**

太元七年，堅饗群臣於前殿，樂奏賦詩。秦州別駕天水姜平子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足獻也。”堅笑曰：“名不虚行。”因擢爲上第。

堅兄法子東海公陽與王猛子散騎侍郎皮謀反，事泄，堅問反狀，陽曰：“《禮》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齊襄復九世之仇，而况臣也！”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勋，而臣不免貧餧，所以圖富也。”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薨，事不在朕，卿寧不知之！”讓皮曰：“丞相臨終，托卿以十具牛爲田，不聞爲卿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徵也！”皆赦不誅，徙陽於高昌，皮於朔方之北。苻融以位忝宗正，不能肅遏奸萌，上疏請待罪私藩。堅不許。將以融爲司徒，融固辭。堅鋭意荆、揚，將謀入寇，乃改授融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新平郡獻玉器。初，堅即僞位，新平王彫陳説圖讖，堅大悦，以彫爲太史令。嘗言於堅曰：“謹案讖云：‘古月之末亂中州，洪水大起健西流，惟有雄子定八州。’此即三祖、陛下之聖諱也。又曰：‘當有草付臣又土，滅東燕，破白虜，氐在中，華在表。’

太元七年，苻堅在前殿宴飲群臣，奏樂賦詩。秦州别駕天水姜平子的詩中有“丁”字，剛直而不委婉曲折。苻堅問他原因，姜平子説：“臣丁至剛，不可以屈撓，再説曲折低下的是不正之物，不值得獻上。”苻堅笑着説：“名不虚傳。”於是提拔他爲高官。

苻堅兄苻法之子東海公苻陽與王猛之子散騎侍郎王皮謀反，事情泄露了，苻堅問他們謀反的原因，苻陽説：“《禮》説，父母之仇，不共戴天。臣父哀公，死於非罪，齊襄報九代之仇，何况臣呢！”王皮説：“臣父丞相有輔佐受命創業的大功，而臣不免受貧困飢餓，我這是爲了圖富貴。”苻堅流着淚對苻陽説：“哀公之薨，責任不在朕，卿難道不知道嗎！”指責王皮説：“丞相臨終，托付卿以十套牛具種田，没聽説爲卿求職位。知子莫如父，這話多麽有應驗呀！”都寬赦他們不殺，把苻陽流放到高昌，王皮流放到朔方之北。苻融認爲自己位居宗正之職，不能肅清制止奸邪的發生，上疏請求到自己的封地等待處分。苻堅不同意。想任苻融爲司徒，苻融堅决辭讓。苻堅鋭意要取荆、揚，將要計劃入侵，就改任苻融爲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新平郡獻上玉器。當初，苻堅即僞位時，新平人王彫陳述解説圖讖，苻堅聽了很高興，任王彫爲太史令。曾經對苻堅説：“謹案讖語説：‘古月之末亂中州，洪水大起健西流，惟有雄子定八州。’這就是三位祖宗和陛下的聖諱。又説：‘當有草付臣又土，滅東燕，破白虜，氐在中，華在表。’根據圖讖所説，陛下當滅燕，平定六州。

案圖讖之文，陛下當滅燕，平六州。願徙汧、隴諸氐於京師，三秦大户置之於邊地，以應圖讖之言。”堅訪之王猛，猛以彫爲左道惑衆，勸堅誅之。彫臨刑上疏曰：“臣以趙建武四年，從京兆劉湛學，明于圖記，謂臣曰：‘新平地古顓頊之墟，里名曰雞閭。記云，此里應出帝王寶器，其名曰延壽寶鼎。顓頊有云，河上先生爲吾隱之於咸陽西北，吾之孫有草付臣又土應之。’湛又云：‘吾嘗齋於室中，夜有流星大如半月，落於此地，斯蓋是乎！’願陛下誌之，平七州之後，出於壬午之年。”至是而新平人得之以獻，器銘篆書文題之法，一爲天王，二爲王后，三爲三公，四爲諸侯，五爲伯子男，六爲卿大夫，七爲元士。自此已下，考載文記，列帝王名臣，自天子王后，内外次序，上應天文，象紫宫布列，依玉牒版辭，不違帝王之數。從上元人皇起，至中元，窮於下元，天地一變，盡三元而止。堅以彫言有徵，追贈光禄大夫。

希望遷移汧、隴諸氐到京都，把三秦的大户安置到邊遠之地，以應驗圖讖之言。”苻堅咨詢王猛，王猛認爲王彫是從旁門左道蠱惑人心，勸苻堅誅殺他。王彫臨刑上疏説：“臣在趙建武四年，跟隨京兆劉湛學習，精通圖讖，劉湛對臣説：‘新平是古顓頊舊地，里名叫雞閭。書中説，此里應出帝王的寶器，名字叫延壽寶鼎。顓頊説過，河上先生爲我把它藏在咸陽西北，我的孫子有草付臣又土應承它。’劉湛又説：‘我曾經在家中齋戒，晚上有流星像半個月亮那麽大，落在此地，大概就是這個罷！’希望陛下記住，平定七州之後，在壬午之年出現。”到這時新平人得到這件寶器獻上，上有篆書的紋理題寫的樣式，一爲天王，二爲王后，三爲三公，四爲諸侯，五爲伯子男，六爲卿大夫，七爲元士。從這往下，是考載文記之文，排列帝王名臣，從天子王后開始，内外有序，上應天文，照紫宫排列分布，依照玉牒的記載，符合帝王的譜系曆數。從上元人皇起，到中元，到下元爲止，天地變化一次，三元都盡了爲止。苻堅因王彫的話得到了驗證，追贈他爲光禄大夫。

幽州蝗，廣袤千里，堅遣其散騎常侍劉蘭持節爲使者，發青、冀、幽、并百姓討之。

幽州發生蝗災，覆蓋千里，苻堅派他的散騎常侍劉蘭持符節爲使者，徵發青、冀、幽、并的百姓滅蝗。

以苻朗爲使持節、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青州刺史，以諫議大夫裴元略爲陵江將軍、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密授規模，令與王撫備舟師於蜀，將以入寇。

任苻朗爲使持節、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青州刺史，任諫議大夫裴元略爲陵江將軍、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秘密授予規劃，命他們與王撫在蜀準備水師，將用於入侵。

車師前部王彌寘、鄯善王休密馱朝於堅，堅賜以朝服，引見西堂。寘等觀其宫宇壯麗，儀衛嚴肅，甚懼，因請年年貢獻。堅以西域路遥，不許，令三年一貢，九年一朝，以爲永制。寘等請曰：“大宛諸國雖通貢獻，然誠節未純，請乞依漢置都護故

車師前部王彌寘、鄯善王休密馱朝拜苻堅，苻堅賜給他們朝會的禮服，在西堂接見。彌寘等看到宫宇壯麗，儀仗衛士威嚴莊重，很畏懼，於是請求每年都進貢。苻堅因西域路途遥遠，不同意，讓他們三年一貢，九年一朝，作爲長期的規定。彌寘等奏請説：“大宛各國雖然已通貢獻，但是忠誠的節義還不篤厚，乞請按照漢時設置都

事。若王師出關，請爲鄉導。”堅於是以驍騎呂光爲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與陵江將軍姜飛、輕騎將軍彭晃等配兵七萬，以討定西域。苻融以虛耗中國，投兵萬里之外，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可耕，固諫以爲不可。堅曰：“二漢力不能制匈奴，猶出師西域。今匈奴既平，易若摧朽，雖勞師遠役，可傳檄而定，化被崑山，垂芳千載，不亦美哉！”朝臣又屢諫，皆不納。

晉將軍朱綽焚踐沔北屯田，掠六百餘户而還。堅引群臣會議，曰：“吾統承大業垂三十載，芟夷逋穢，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賓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嘗不臨食輟餔，今欲起天下兵以討之。略計兵杖精卒，可有九十七萬，吾將躬先啓行，薄伐南裔，於諸卿意何如？”秘書監朱彤曰：“陛下應天順時，恭行天罰，嘯咤則五嶽摧覆，呼吸則江海絶流，若一舉百萬，必有征無戰。晉主自當銜璧輿櫬，啓顙軍門，若迷而弗悟，必逃死江海，猛將追之，即可賜命南巢。中州之人，還之桑梓。然後迴駕岱宗，告成封禪，起白雲於中壇，受萬歲於中嶽，爾則終古一時，書契未有。”堅大悦曰：“吾之志也。”左僕射權翼進曰：“臣以爲晉未可伐。夫以紂之無道，天下離心，八百諸侯不謀而至，武王猶曰彼有人焉，迴師止旆。三仁誅放，然後奮戈牧野。今晉道雖微，未聞喪德，君臣和睦，上下同心。謝安、桓沖，江表偉才，可謂晉有人焉。臣聞師克在和，今晉和矣，未可圖也。”堅默然久之，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石越對曰：“吴人恃險偏隅，不賓王命，陛下親御六師，問罪衡、越，誠合人神

護的舊事。如果王師出關，請求作嚮導。”苻堅於是任驍騎呂光爲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與陵江將軍姜飛、輕騎將軍彭晃等配備七萬軍，以征討平定西域。苻融認爲耗費中原國力，出兵萬里之外，得到那裏的人不能役使，得到那裏的地不能耕種，再三勸諫不可出兵。苻堅說：“兩漢的國力不能制服匈奴，尚且出兵西域。現在匈奴已經平定，出兵西域易如摧枯拉朽，雖然軍隊勞苦遠征，但可傳檄而定，教化普蓋崑崙山，流芳千古，不也很美好嗎！”朝臣又屢屢諫止，都不聽取。

晉將軍朱綽焚燒踐踏沔北的屯田，擄掠六百多户人家而回。苻堅召群臣聚議說：“我繼承大業將近三十年，掃蕩鏟平盜賊奸邪，四方逐漸平定，衹有東南一角没有歸服王化。我常想着天下不統一，總是食不甘味，現在想要發動天下的兵力征討東南。大概地統計兵杖精卒，可有九十七萬人，我將親自率先啓行，征伐南方，諸卿之意以爲如何？”秘書監朱彤說：“陛下應天順時，恭敬地執行上天的懲罰，呼嘯時五嶽爲之摧崩傾覆，呼吸時江海爲之斷流，如果一舉發兵百萬，必將有征無戰。晉主必當口銜玉璧車載棺木，在軍門前叩頭跪拜，如果執迷不悟，必然逃奔到江海之上，派猛將去追擊，就可以使王命達於南巢了。中原之人，返回家園。然後回駕到泰山，築土爲壇祭祀天地報告成功，中壇上興起白雲，在嵩山接受萬歲的歡呼，那是萬古一時，書籍中没有記載的事情。”苻堅很高興地說：“這是我的心願。”左僕射權翼進言說：“臣認爲晉不可以討伐。以紂那樣的無道，天下離心，八百諸侯不謀而至，武王還說他有人，回兵掩旗。三位仁者被誅殺流放，然後纔在牧野揮戈討伐。現在晉國運雖然衰微，但没有聽說喪失德行，君臣和睦，上下同心。謝安、桓沖，是江表才能卓越的人，晉可以說有人。臣聽說軍隊的勝利在於和，現在晉可以稱和，不可圖謀。”苻堅沉默了很久，說：“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石越回答說：“吴人在一角憑仗險阻，不臣服王命，陛下親率六軍，到衡、越問罪，確實符合人神和四海的想

四海之望。但今歲鎮星守斗牛，福德在吴。懸象無差，弗可犯也。且晉中宗，藩王耳，夷夏之情，咸共推之，遺愛猶在於人。昌明，其孫也，國有長江之險，朝無昏貳之釁。臣愚以爲利用修德，未宜動師。孔子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願保境養兵，伺其虚隙。"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天道幽遠，未可知也。昔夫差威陵上國，而爲句踐所滅。仲謀澤洽全吴，孫晧因三代之業，龍驤一呼，君臣面縛，雖有長江，其能固乎！以吾之衆旅，投鞭於江，足斷其流。"越曰："臣聞紂爲無道，天下患之，夫差淫虐，孫晧昏暴，衆叛親離，所以敗也。今晉雖無德，未有斯罪，深願厲兵積粟以待天時。"群臣各有異同，庭議者久之。堅曰："所謂築室于道，沮計萬端，吾當内斷於心矣。"群臣出後，獨留苻融議之。堅曰："自古大事，定策者一兩人而已，群議紛紜，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融曰："歲鎮在斗牛，吴、越之福，不可以伐一也。晉主休明，朝臣用命，不可以伐二也。我數戰，兵疲將倦，有憚敵之意，不可以伐三也。諸言不可者，策之上也，願陛下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天下之事，吾當誰與言之！今有衆百萬，資仗如山，吾雖未稱令主，亦不爲暗劣。以累捷之威，擊垂亡之寇，何不克之有乎！吾終不以賊遺子孫，爲宗廟社稷之憂也。"融泣曰："吴之不可伐昭然，虚勞大舉，必無功而反。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諸畿甸，舊人族類，斥徙遐方。今傾國而去，如有風塵之變者，其如宗廟何！監國以弱卒數萬留守京師，鮮卑、

望。祇是今年鎮星守在斗牛，福德在吴。天象没有差錯，不可冒犯。再説晉中宗，是藩王，夷夏之人心都共同擁戴他，他的遺愛還在人間。司馬昌明是他的孫子，國家有長江的險阻，朝中没有昏亂不忠的可乘之隙。臣愚意以爲利於修養德行，不宜動兵。孔子説：'遠方的人不歸服，就修明仁義禮樂的政教招致他們。'希望保守境地訓練軍隊，等待出現機會。"苻堅説："我聽説武王伐紂，逆犯星歲。天道幽深遥遠，不可知了。從前夫差侵犯中原華夏之國，而被勾踐消滅。孫仲謀恩德遍及全吴，孫晧繼承三代的大業，龍驤將軍一聲大叫，君臣反綁雙手投降，雖然有長江，難道能靠得住嗎！以我的軍隊，把馬鞭投到長江中，足以造成投鞭斷流之勢。"石越説："臣聽説紂行無道，天下人把他看作禍患，夫差過於殘暴，孫晧昏庸暴虐，衆叛親離，這是敗亡的原因。現在晉雖然無德，但還没有這樣的罪行，深深地希望陛下磨礪兵器積聚糧草以等待天時。"群臣的看法各不相同，在庭中議論很久。苻堅説："所謂在路邊蓋房子，計劃受阻是由於出主意的人太多，我將自己在心中作出決斷。"群臣出去後，祇留下苻融商量。苻堅説："自古以來遇有大事，作決策的祇是一兩個人而已，衆人的議論紛亂，白白地擾亂人心，我將和你議決。"苻融説："今年鎮星在牛斗，是吴、越的福分，這是第一個不可征伐的原因。晉主善美明智，朝廷奮勉，這是第二個不可征伐的原因。我軍作戰頻繁，兵倦將疲，有畏敵之心，這是不可征伐的第三個原因。各位説不可征伐的，是上策，希望陛下采納。"苻堅變了臉色説："你再如此，天下的事，我和誰去説！現在有百萬之衆，物資甲杖堆積如山，我雖然稱不上十全十美之主，也不算昏亂惡劣。憑着多次勝利的威勢，打擊垂死的寇賊，有什麽不能取勝的道理！我終不能把賊寇留給子孫，成爲宗廟國家的憂慮。"苻融流着淚説："吴不可征伐的道理很顯然，徒勞大舉，必然無功而返。臣所擔憂的，不僅是如此。陛下對鮮卑、羌、羯人恩寵撫育，他們布滿了京都地區，同族類的舊人，排斥遷徙到遠方。如果傾國而

羌、羯攢聚如林，此皆國之賊也，我之仇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亦未必萬全。臣智識愚淺，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奇士，陛下每擬之孔明，其臨終之言不可忘也。”堅不納。游於東苑，命沙門道安同輦。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清道而行，進止有度。三代末主，或虧大倫，適一時之情，書惡來世。故班姬辭輦，垂美無窮。道安毀形賤士，不宜參穢神輿。”堅作色曰：“安公道冥至境，德爲時尊，朕舉天下之重，未足以易之。非公與輦之榮，此乃朕之顯也。”命翼扶安升輦，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游吴、越，整六師而巡狩，謁虞陵於疑嶺，瞻禹穴於會稽，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維，逍遥順時，以適聖躬，動則鳴鑾清道，止則神栖無爲，端拱而化，與堯、舜比隆，何爲勞身於馳騎，口倦於經略，櫛風沐雨，蒙塵野次乎？且東南區區，地下氣癘，虞舜游而不返，大禹適而弗歸，何足以上勞神駕，下困蒼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苟文德足以懷遠，可不煩寸兵而坐賓百越。”堅曰：“非爲地不廣、人不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濟蒼生。天生蒸庶，樹之君者，所以除煩去亂，安得憚勞！朕既大運所鍾，將簡天心以行天罰。高辛有熊泉之役，唐堯有丹水之師，此皆著之前典，昭之後王。誠如公言，帝王無省方之文乎？且朕此行也，以義舉耳，使流度衣冠之胄，還其墟墳，復其桑梓，止爲濟難銓才，不欲窮兵極武。”安曰：“若鑾駕必欲親動，猶不願遠涉江、淮，可暫幸洛陽，明授勝略，馳紙檄於丹楊，開其改迷之路。

去，一旦發生戰亂之變，怎麽對得起宗廟！太子以幾萬弱兵留守京城，鮮卑、羌、羯密集如林，這都是國家的大敵，我們的仇人。臣擔心不僅是徒勞往返而已，也怕未必萬全無憂。臣智力見識愚淺，確實不值得采納；王景略是一代奇士，陛下常把他比作孔明，他的臨終之言不能忘記。”苻堅不采納。在東苑游玩，令和尚道安同車。權翼勸諫説：“臣聽説天子的法駕，由侍中陪乘，把路上行人驅散後行走，行進停止都有規矩。三代的亡國之君，有的損害基本的倫理，滿足一時的感情，醜行被記載下來遺臭後世。所以班姬辭車，流傳美譽於後代。道安是毁壞形體的賤士，不宜參雜褻瀆神輿。”苻堅變了臉色説：“安公之道精妙達到最高的境界，德行受世人尊崇，朕以天下之重，不足與他交换。不是此公與朕同車有榮耀，而是朕因此得以顯揚。”令權翼扶道安上車，回頭對道安説：“朕將與公一起南游吴、越，整頓六軍巡視天下，在疑嶺拜謁虞陵，到會稽瞻仰大禹的居室，泛舟長江，直臨滄海，不也是很快樂嗎！”道安説：“陛下應天治世，居中土而控制四方，安閑自得順應時運，以使聖體暢快，動則鳴響鑾鈴肅清道路，止則清静無爲，端坐拱手而教化大行，隆盛可與堯、舜相比，爲什麽要使身體因騎馬奔馳而勞頓，口舌因謀劃策略而疲倦，奔波勞累，蒙受風塵野餐露宿呢？而且東南區區一隅，地勢低下有瘟疫之氣，虞舜去了不返回，大禹到那裏不歸回，怎麽值得上勞動聖駕，下使蒼生困頓呢？《詩經》説：‘愛護中原之人，以安撫四方之人。’如果仁義禮教足以懷柔遠方之人，就可以不動寸兵而安坐使百越臣服。”苻堅説：“不是因爲地方不廣大、人口不多，衹想統一天下，以拯救百姓。天生黎民，爲他們樹立君主，就是爲了除煩去亂，怎麽能害怕勞苦呢！朕既然順應大運，就要關注天心以替天行罰。高辛有熊泉之戰，唐堯有丹水之兵，這些都記載在前代的典籍中，昭示給後世的王者。如果真的如公所言，帝王不就没有巡視四方的文字了嗎？再説朕此行，仗義舉兵，要使流亡漂泊的士大夫的後代，回到他們的故鄉，恢復他們的家園，衹爲

如其不庭，伐之可也。”堅不納。先是，群臣以堅信重道安，謂安曰：“主上欲有事於東南，公何不爲蒼生致一言也！”故安因此而諫。苻融及尚書原紹、石越等上書面諫，前後數十，堅終不從。堅少子中山公詵有寵於堅，又諫曰：“臣聞季梁在隨，楚人憚之；宫奇在虞，晋不窺兵。國有人焉故也。及謀之不用，而亡不淹歲。前車之覆軌，後車之明鑒。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晋有謝安、桓冲，而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竊惑焉。”堅曰：“國有元龜，可以决大謀；朝有公卿，可以定進否。孺子言焉，將爲戮也。”

拯救危難選拔人才，不想窮兵黷武。”道安說：“如果聖駕一定要親自出動，也希望不要遠涉江、淮，可以暫時移駕到洛陽，明白地授予高超的戰略，發送檄文到丹楊，啓發他們改正迷誤的路子。如果他們不臣服，再征伐他們。”苻堅不聽。在此之前，群臣因苻堅信服尊重道安，對道安說：“主上想要對東南用兵，公何不爲百姓致一言呢！”所以道安就勸諫苻堅。苻融及尚書原紹、石越等上疏當面勸諫，前後數十次，苻堅始終不接受。苻堅的小兒子中山公苻詵受苻堅寵愛，又勸諫說：“臣聽説季梁在隨，楚人畏懼；宫奇在虞，晋不敢舉兵。這是國家有人的緣故。等到他們的謀略不被采用，國家滅亡不過一年。前車傾覆的軌轍，是後車的明鑒。陽平公是國家的主謀之人，而陛下不聽他的計謀；晋有謝安、桓冲這樣的人，而陛下要去攻伐。這次出兵，臣感到疑惑。”苻堅說：“國家有占卜的大龜，可以決斷大事；朝中有公卿，可以確定進退。你小子說這些事，是要遭誅戮的。”

所司奏劉蘭討蝗幽州，經秋冬不滅，請徵下廷尉詔獄。堅曰：“災降自天，殆非人力所能除也。此自朕之政違所致，蘭何罪焉！”

主管官員奏告劉蘭在幽州治蝗蟲，經過了秋冬兩季還没滅完，請求把他召回交給廷尉判罪。苻堅說：“災害從天上降下，恐怕不是人力所能除去的。這是因爲朕的政務有失所致的，劉蘭有什麽罪！”

明年，吕光發長安，堅送於建章宫，謂光曰：“西戎荒俗，非禮義之邦。羈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國之威，導以王化之法，勿極武窮兵，過深殘掠。”加鄯善王休密馱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域諸軍事、寧西將軍，車師前部王彌寘使持節、平西將軍、西域都護，率其國兵爲光鄉導。

第二年，吕光從長安出發，苻堅在建章宫送行，對吕光說：“西戎荒遠鄙俗，不是禮義之邦。籠絡懷柔之道，衹要歸服就寬赦他們，向他們顯示中原的威武，用王化之法開導他們，不要窮兵黷武，過分殘殺掠奪。”加鄯善王休密馱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域諸軍事、寧西將軍，車師前部王彌寘使持節、平西將軍、西域都護，率領本國軍兵作吕光的嚮導。

是年，益州西南夷、海東諸國皆遣使貢其方物。

這一年，益州西南夷、海東各國都派使者進貢本地特産。

堅南游灞上，從容謂群臣曰：“軒轅，大聖也，其仁若天，其智若神，猶隨不順者從而征之，居無常所，以兵爲衛，故能日月所照，風雨

苻堅南游到灞上，從容地對群臣說：“軒轅是大聖啊，他的仁愛如天，他的智慧如神，還跟着不順從者征討，住没有常處，以兵爲護衛，因而能使日月照射到的地方，風雨吹拂飄落到的地

所至，莫不率從。今天下垂平，惟東南未殄。朕忝荷大業，巨責攸歸，豈敢優游卒歲，不建大同之業！每思桓温之寇也，江東不可不滅。今有勁卒百萬，文武如林，鼓行而摧遺晋，若商風之隕秋籜。朝廷内外，皆言不可，吾實未解所由。晋武若信朝士之言而不征吴者，天下何由一軌！吾計决矣，不復與諸卿議也。”太子宏進曰：“吴今得歲，不可伐也。且晋主無罪，人爲之用；謝安、桓冲兄弟皆一方之俊才，君臣戮力，阻險長江，未可圖也。但可厲兵積粟，以待暴主，一舉而滅之。今若動而無功，則威名損於外，資財竭於内。是故聖王之行師也，内斷必誠，然後用之。彼若憑長江以固守，徙江北百姓於江南，增城清野，杜門不戰，我已疲矣。彼未引弓，土下氣癘，不可久留，陛下將若之何？”堅曰：“往年車騎滅燕，亦犯歲而捷之。天道幽遠，非汝所知也。昔始皇之滅六國，其王豈皆暴乎？且吾内斷於心久矣，舉必克之，何爲無功！吾方命蠻夷以攻其内，精甲勁兵以攻其外，内外如此，安有不克！”道安曰：“太子之言是也，願陛下納之。”堅弗從。冠軍慕容垂言於堅曰：“陛下德侔軒、唐，功高湯、武，威澤被於八表，遠夷重譯而歸。司馬昌明因餘燼之資，敢距王命，是而不誅，法將安措！孫氏跨僭江東，終并於晋，其勢然也。臣聞小不敵大，弱不御强，况大秦之應符，陛下之聖武，强兵百萬，韓、白盈朝，而令其偷魂假號，以賊虜遺子孫哉！《詩》云：‘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陛下内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昔晋武之平吴也，言可者張、杜數賢而已，若采群

方，無不服從。現在天下將近平定，祇有東南未滅。朕很慚愧地承擔大業，負有巨大的責任，豈敢從容閑暇過日子，不建立大同的功業！每次想到桓温的進犯，覺得江東不可不滅。現在有精兵百萬，文武官員如林，擊鼓進兵摧毁殘餘之晋，如同秋風掃落葉。可是朝廷内外都説不可行，我實在不明白爲什麽。晋武如果聽信朝臣之言而不征伐吴，天下怎麽能統一！我的計謀已决，不再與諸卿商議了。”太子苻宏進言道：“吴今年得天時，不可征伐。再説晋主無罪，國人爲他效力；謝安、桓冲兄弟都是一方的優秀人才，君臣同心合力，憑藉長江險阻，不可圖謀。祇能磨礪刀槍積聚糧草，等晋出了暴虐之主，可以一舉消滅它。現在如果出兵而無功，那麽在外損害威名，在内耗費資財。因此聖明之王用兵，内心的决斷必須信實，然後可行。他們如果憑依長江之險固守，把江北的百姓遷徙到江南，堅壁清野，閉門不戰，我軍就會被拖疲憊。他們還没有開弓，地勢低下有瘴癘之氣，不能久留，陛下將怎麽辦？”苻堅説：“往年車騎滅燕，也觸犯歲星而取勝。天道幽深高遠，不是你能知道的。從前始皇滅六國，他們的君主難道全都暴虐嗎？而且我内心作决斷已經很久了，舉兵必勝，怎麽會無功！我將令南方各族攻他的内部，用精甲强兵攻他的外面，内外如此夾攻，哪有不勝的！”道安説：“太子的話是對的，希望陛下采納。”苻堅不聽。冠軍慕容垂對苻堅説：“陛下德行與軒、唐相同，功勞比湯、武還高，威名恩澤普及八方遥遠之地，遠方之夷重重地翻譯語言來歸附。司馬昌明靠着殘餘的資本，膽敢抗拒王命，這樣的人不誅戮，還有什麽王法！孫氏跨江東僭稱王號，最終被晋吞并，是形勢的必然。臣聽説小不敵大，弱不勝强，何况大秦順應符命，陛下聖武，有强兵百萬，韓、白那樣的將領滿朝，而讓他苟延殘喘假稱帝號，把賊虜留給子孫嗎！《詩經》説：‘在道路旁邊蓋房子與人商量，因此不能够成功。’陛下自己内心决斷的神謀足够了，不必麻煩廣泛地咨詢朝臣而擾亂聖慮。從前晋武平吴時，説可以的祇有張、杜幾個賢者而已，如果采納群臣的

臣之言，豈能建不世之功！諺云憑天俟時，時已至矣，其可已乎！”堅大悦，曰：“與吾定天下者，其惟卿耳。”賜帛五百匹。

彗星掃東井。自堅之建元十七年四月，長安有水影，遠觀若水，視地則見人，至是則止。堅惡之。上林竹死，洛陽地陷。

晉車騎將軍桓冲率衆十萬伐堅，遂攻襄陽。遣前將軍劉波、冠軍桓石虔、振威桓石民攻沔北諸城；輔國楊亮伐蜀，攻拔伍城，進攻涪城，龍驤胡彬攻下蔡；鷹揚郭銓攻武當；冲别將攻萬歲城，拔之。堅大怒，遣其子征南叡及冠軍慕容垂、左衛毛當率步騎五萬救襄陽，揚武張崇救武當，後將軍張蚝、步兵校尉姚萇救涪城。叡次新野，垂次鄧城。王師敗張崇於武當，掠二千餘户而歸。叡遣垂及驍騎石越爲前鋒，次於沔水。垂、越夜命三軍人持十炬火，繫炬於樹枝，光照十數里中。冲懼，退還上明。張蚝出斜谷，楊亮亦引兵退歸。

堅下書悉發諸州公私馬，人十丁遣一兵。門在灼然者，爲崇文義從。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武藝驍勇，富室材雄者，皆拜羽林郎。下書期克捷之日，以帝爲尚書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尚書，桓冲爲侍中，并立第以待之。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其秦州主簿金城趙盛之爲建威將軍、少年都統。遣征南苻融、驃騎張蚝、撫軍苻方、衛軍梁成、平南慕容暐、冠軍慕容垂率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旗鼓相望。堅至項城，凉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於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於汝、

意見，哪能建立不平凡的功業呢！諺語説靠天等待時機，現在時機已經到了，怎麽能停止呢！”苻堅很高興，説：“能與我一道平定天下的，也就衹有卿了。”賜給他五百匹帛。

彗星掃過東井宿。從苻堅的建元十七年四月起，長安有水影，遠看像水，看地可以見人，到這時就没有了。苻堅很厭惡。上林苑中竹子枯死，洛陽地塌陷。

晉車騎將軍桓冲率軍十萬討伐苻堅，於是進攻襄陽。派前將軍劉波、冠軍桓石虔、振威桓石民進攻沔水以北諸城；輔國楊亮伐蜀，攻克伍城，進兵攻涪城，龍驤胡彬進攻下蔡；鷹揚郭銓進攻武當；桓冲的偏師將領進攻萬歲城，攻拔了。苻堅大怒，派其子征南苻叡及冠軍慕容垂、左衛毛當率步兵騎兵五萬援救襄陽，揚武張崇援救武當，後將軍張蚝、步兵校尉姚萇救援涪城。苻叡進駐新野，慕容垂進駐鄧城。王師在武當擊敗張崇，擄掠兩千多户人家而回。苻叡派慕容垂及驍騎石越爲前鋒，進駐沔水。慕容垂、石越命令三軍每人在晚上手持十個火炬，把火炬繫在樹枝上，光照十幾里。桓冲恐懼，退回上明。張蚝出斜谷，楊亮也引兵退回。

苻堅下書徵發各州全部的公私馬匹，每十人丁派一兵。門第顯赫的，爲崇文義從。良家子弟二十歲以下，武藝驍勇，家富人豪者，都拜爲羽林郎。下書限定取勝之期，任皇帝爲尚書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尚書，桓冲爲侍中，并給他們都建了宅第等他們來住。良家子弟有三萬餘騎前來。他的秦州主簿金城趙盛之任建威將軍、少年都統。派征南苻融、驃騎張蚝、撫軍苻方、衛軍梁成、平南慕容暐、冠軍慕容垂率步騎兵二十五萬爲前鋒。苻堅從長安出發，步卒六十多萬，騎兵二十七萬，前後綿延千里，旗鼓相連。苻堅到了項城，凉州兵纔到達咸陽，蜀漢之軍順水而下，幽、冀之衆到了彭城，東西長萬里，水陸并進。漕運船隻上萬艘，從黄河入石門，直達汝水、潁水。

頴。

融等攻陷壽春，執晉平虜將軍徐元喜、安豐太守王先。垂攻陷鄖城，害晉將軍王太丘。梁成與其揚州刺史王顯、弋陽太守王詠等率衆五萬，屯於洛澗，柵淮以遏東軍。成頻敗王師。晉遣都督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豫州刺史桓伊、輔國謝琰等水陸七萬，相繼距融，去洛澗二十五里，憚成不進。龍驤將軍胡彬先保硤石，爲融所逼，糧盡，詐揚沙以示融軍，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見大軍。"融軍人獲而送之。融乃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但懼其越逸，宜速進衆軍，掎禽賊帥。"堅大悅，恐石等遁也，捨大軍於項城，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令軍人曰："敢言吾至壽春者拔舌。"故石等弗知。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勁卒五千，夜襲梁成壘，克之，斬成及王顯、王詠等十將，士卒死者萬五千。謝石等以既敗梁成，水陸繼進。堅與苻融登城而望王師，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鋭，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也，何謂少乎！"憮然有懼色。初，朝廷聞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助於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見草木狀人，若有力焉。

堅遣其尚書朱序說石等以衆盛，欲脅而降之。序詭謂石曰："若秦百萬之衆皆至，則莫可敵也。及其衆軍未集，宜在速戰。若挫其前鋒，可以得志。"石聞堅在壽春也，懼，謀不戰以疲之。謝琰勸從序言，遣使請戰，許之。時張蚝敗謝石於肥南，謝玄、謝琰勒卒數萬，陣以待之。蚝乃退，列陣逼肥水。王師不得渡，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置陣逼水，

苻融等攻陷壽春，俘獲晉平虜將軍徐元喜、安豐太守王先。慕容垂攻陷鄖城，殺死晉將軍王太丘。梁成與他的揚州刺史王顯、弋陽太守王詠等率軍五萬，駐扎在洛澗，在淮水上建起柵欄以遏阻東軍。梁成屢次擊敗王師。晉派都督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豫州刺史桓伊、輔國謝琰等率水陸軍七萬，相繼抵禦苻融，離洛澗二十五里，畏懼梁成不敢進兵。龍驤將軍胡彬先在硤石防守，被苻融逼攻，糧草吃完了，就揚起沙子假裝糧米給苻融軍看，暗中派使者告訴謝石等說："現在賊勢盛大我軍糧盡，恐怕看不到大軍前來了。"苻融手下的人抓住了使者送往大營。苻融就派使者急馳告訴苻堅說："賊軍人少易擒，衹是擔心他們逃脱，宜速進大軍，擒拿賊帥。"苻堅非常高興，擔心謝石等逃走，把大軍留在項城，率輕騎八千兼程奔赴，命令軍人說："有敢説我到壽春的人拔掉舌頭。"所以謝石等不知道。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勁卒五千人，夜襲梁成營寨，戰勝了他，斬殺梁成及王顯、王詠等十個將領，士卒被殺死一萬五千人。謝石等因已經擊敗了梁成，率水陸軍相繼進兵。苻堅與苻融登上城頭遠望王師，看到陣勢整齊，將士精鋭，又向北觀望八公山上的草木，都像人的形狀，回頭對苻融說："這也是强敵呀，怎麼説少呢！"茫然有恐懼之色。當初，朝廷聽説苻堅入侵，會稽王司馬道子用武衛儀仗鼓吹向鍾山之神求助，奉山神相國之號。到苻堅看見山中草木像人形，如同有力氣一般。

苻堅派他的尚書朱序勸説謝石等，説苻堅軍力强盛，想脅迫他們投降。朱序違反苻堅之意對謝石說："如果秦百萬之衆全部到齊，那就没法相敵了。趁他的衆軍還没聚集，宜於速戰。如果挫敗了他的前鋒，可以取得成功。"謝石聽説苻堅在壽春，很恐懼，想不交戰而拖疲秦軍。謝琰勸説聽從朱序的話，派使者請戰，同意了。這時張蚝在肥水南擊敗謝石，謝玄、謝琰率軍數萬，列陣以待。張蚝就向後退，逼近肥水列陣。王師不能渡水，派使者對苻融說："君孤軍深入，逼

此持久之計，豈欲戰者乎？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融於是麾軍却陣，欲因其濟水，覆而取之。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融馳騎略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王師乘勝追擊，至於青岡，死者相枕。堅爲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於淮北，飢甚，人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大悦，曰：“昔公孫豆粥何以加也！”命賜帛十匹，綿十斤。辭曰：“臣聞白龍厭天池之樂而見困豫且，陛下目所睹也，耳所聞也。今蒙塵之難，豈自天乎！且妄施不爲惠，妄受不爲忠。陛下，臣之父母也，安有子養而求報哉！”弗顧而退。堅大慚，顧謂其夫人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邪！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乎？”潸然流涕而去。聞風聲鶴唳，皆謂晉師之至。其僕射張天錫、尚書朱序及徐元喜等皆歸順。初，諺言“堅不出項”，群臣勸堅停項，爲六軍聲鎮，堅不從，故敗。

諸軍悉潰，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垂不從，乃以兵屬堅。初，慕容暐屯鄖城，姜成等守漳口，晉隨郡太守夏侯澄攻姜成，斬之，暐棄其衆奔還。堅收離集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百官威儀軍容粗備。未及關而垂有貳志，説堅請巡撫燕岱，并求拜墓，堅許之。權翼固諫以爲不可，堅不從。尋懼垂爲變，悔之，遣驍騎石越率卒三千戍鄴，驃騎張蚝率羽林五千戍并州，留兵四千配鎮軍毛當戍洛陽。堅至自淮南，次於長安東之行宫，哭苻融而後入，告罪於其太廟，赦殊死已下，文武增位一級，厲兵課農，存恤孤老，諸士卒不返者皆復其

水布陣，這是持久之計，哪裏是想速戰呢？如果稍微退後一些，讓將士們周旋，我與君緩馬觀看，不是也很美嗎？”苻融於是揮軍後退，想趁晉軍渡水時，掩殺取勝。軍隊就奔退，失去了控制制止不住。苻融馳馬巡視陣地，馬摔倒被殺，於是秦軍大敗。王師乘勝追擊，直到青岡，戰死者相枕藉。苻堅被流箭射中，單騎逃回到淮北，很飢餓，有人獻上用壺盛的湯飯熱食猪腿肉，苻堅吃了，很高興，説：“從前公孫的豆粥也不比這個好！”命賜給那人十匹帛，十斤綿。那人辭謝説：“臣聽説白龍厭倦了天池的歡樂而在豫且受困，這是陛下眼睛所看見，耳朵所聽見的。現在蒙受風塵之難，難道是來自上天嗎！而且隨便的施予不算恩惠，隨便的受賜不算忠誠。陛下是臣的父母，哪有子養父母而求回報的呢！”説完頭也不回地退下去了。苻堅很慚愧，回頭對他夫人張氏説：“朕如果聽信朝臣的話，哪有今天的事情呢！我還有什麽面目統治天下？”潸然流淚而去。聽到風聲鶴鳴，都以爲是晉軍追上來了。他的僕射張天錫、尚書朱序及徐元喜等都歸順了。當初，諺語説“堅不出項”，群臣勸苻堅留在項，作爲六軍的聲威依靠，苻堅不聽，因此遭受失敗。

諸軍全部潰敗，衹有慕容垂一支軍隊得以保全，苻堅率一千餘騎奔赴慕容垂軍。慕容垂之子慕容寶勸慕容垂殺掉苻堅，慕容垂不聽，把軍隊交給苻堅。起初，慕容暐在鄖城駐扎，姜成等守漳口，晉隨郡太守夏侯澄進攻姜成，把他殺了，慕容暐棄軍逃回。苻堅收集離散之衆，等到洛陽時，有十餘萬人，百官儀仗軍容都大致具備。還没到關時慕容垂有了二心，勸説苻堅請求巡撫燕岱，并請求去拜祖墓，苻堅同意了。權翼再三勸諫説不能同意，苻堅不聽。不久擔心慕容垂有變，後悔了，派驍騎石越率三千兵戍守鄴，驃騎張蚝率羽林軍五千人戍守并州，留下四千兵配給鎮軍毛當戍守洛陽。苻堅從淮南返回，住在長安之東的行宫，哭吊苻融後纔進城，向他的太廟告罪，赦免死刑以下犯人，文武官員進位一級，訓練軍隊督促農桑，慰問賑濟孤老之人，没有返回

家終世。贈融大司馬，謚曰哀公。

的士卒終生都免除其家中的賦役。追贈苻融大司馬，謚號叫哀公。

衛軍從事中郎丁零翟斌反於河南，長樂公苻丕遣慕容垂及苻飛龍討之。垂南結丁零，殺飛龍，盡坑其衆。豫州牧、平原公苻暉遣毛當擊翟斌，爲斌所敗，當死之。垂子農亡奔列人，招集群盜，衆至萬數千。丕遣石越擊之，爲農所敗，越死之。垂引丁零、烏丸之衆二十餘萬，爲飛梯地道以攻鄴城。

衛軍從事中郎丁零翟斌在河南反叛，長樂公苻丕派慕容垂及苻飛龍征討他。慕容垂向南勾結丁零，殺了苻飛龍，把他的人全都活埋了。豫州牧、平原公苻暉派毛當征伐翟斌，被翟斌打敗了，毛當戰死。慕容垂之子慕容農逃奔到列人，招集盜賊，人數達到一萬幾千。苻丕派石越去討伐，被慕容農擊敗，石越戰死。慕容垂帶領丁零、烏丸民衆二十多萬，用飛梯地道進攻鄴城。

慕容暐弟燕故濟北王泓先爲北地長史，聞垂攻鄴，亡命奔關東，收諸馬牧鮮卑，衆至數千，還屯華陰。慕容暐乃潛使諸弟及宗人起兵於外。堅遣將軍强永率騎擊之，爲泓所敗，泓衆遂盛，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陜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推叔父垂爲丞相、都督陜東諸軍事、領大司馬、冀州牧、吴王。

慕容暐弟原燕濟北王慕容泓先是任北地長史，聽説慕容垂圍攻鄴城，亡命逃奔關東，募集鮮卑牧民，人衆達幾千，還屯於華陰。慕容暐就暗中讓諸弟以及同族之人在外起兵。苻堅派將軍强永率騎兵攻擊，被慕容泓擊敗，慕容泓軍勢更盛，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陜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推舉叔父慕容垂爲丞相、都督陜東諸軍事、領大司馬、冀州牧、吴王。

堅謂權翼曰："吾不從卿言，鮮卑至是。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争，將若泓何?"翼曰："寇不可長。慕容垂正可據山東爲亂，不暇近逼。今暐及宗族種類盡在京師，鮮卑之衆布於畿甸，實社稷之元憂，宜遣重將討之。"堅乃以廣平公苻熙爲使持節、都督雍州雜戎諸軍事、鎮東大將軍、雍州刺史，鎮蒲坂。徵苻叡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大將軍、司隸校尉、録尚書事，配兵五萬，以左將軍竇衝爲長史，龍驤姚萇爲司馬，討泓於華澤。平陽太守慕容沖起兵河東，有衆二萬，進攻蒲坂，堅命竇衝討之。苻叡勇果輕敵，不恤士衆。泓聞其至也，懼，率衆將奔關東，叡馳兵要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叡弗從，戰於華澤，叡敗績，被殺。堅大怒。

苻堅對權翼説："我不聽從卿言，使鮮卑鬧成這樣。關東之地，我不再跟他們争了，對慕容泓該怎麽辦呢?"權翼説："賊寇的氣焰不可助長。慕容垂正依據山東作亂，無暇近逼。現在慕容暐及其同族同種的人都在京都，鮮卑的人布滿了京城地區，實在是國家的大憂，應派大將征討他。"苻堅就任廣平公苻熙爲使持節、都督雍州雜戎諸軍事、鎮東大將軍、雍州刺史，鎮守蒲坂。召入苻叡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大將軍、司隸校尉、録尚書事，配給五萬兵，任左將軍竇衝爲長史，龍驤姚萇爲司馬，到華澤征討慕容泓。平陽太守慕容沖在河東起兵，有兩萬人，進兵攻擊蒲坂，苻堅令竇衝征討他。苻叡勇猛果敢輕敵，不撫恤士卒。慕容泓聽説他來了，很害怕，率衆要奔往關東，苻叡率兵奔馳截擊。姚萇勸諫説："鮮卑有思歸之心，可以驅趕讓他們出關，不可阻遏。"苻叡不聽，在華澤交戰，苻叡戰敗被殺。苻堅大怒。姚萇害怕被誅殺，就叛變了。竇衝在河東攻擊慕容沖，大敗他，慕容沖率騎兵

萇懼誅，遂叛。竇衝擊慕容冲於河東，大破之，冲率騎八千奔於泓軍。泓衆至十餘萬，遣使謂堅曰："秦爲無道，滅我社稷。今天誘其衷，使秦師傾敗，將欲興復大燕。吴王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并宗室功臣之家。泓當率關中燕人，翼衛皇帝，還返鄴都，與秦以武牢爲界，分王天下，永爲鄰好，不復爲秦之患也。鉅鹿公輕戆鋭進，爲亂兵所害，非泓之意。"堅大怒，召慕容暐責之曰："卿父子干紀僭亂，乖逆人神，朕應天行罰，盡兵勢而得卿。卿非改迷歸善，而合宗蒙宥，兄弟布列上將、納言，雖曰破滅，其實若歸。奈何因王師小敗，便猖悖若此！垂爲長蛇於關東，泓、冲稱兵内侮。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殆不可以國士期也。"暐叩頭流血，泣涕陳謝。堅久之曰："《書》云，父子兄弟無相及也。卿之忠誠，實簡朕心，此自三豎之罪，非卿之過。"復其位而待之如初。命暐以書招喻垂及泓、冲，使息兵還長安，恕其反叛之咎。而暐密遣使者謂泓曰："今秦數已終，長安怪異特甚，當不復能久立。吾既籠中之人，必無還理。昔不能保守宗廟，致令傾喪若斯，吾罪人也，不足復顧吾之存亡。社稷不輕，勉建大業，以興復爲務。可以吴王爲相國，中山王爲太宰、領大司馬，汝可爲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即尊位。"泓於是進向長安，改年曰燕興。是時鬼夜哭，三旬而止。

八千投奔慕容泓軍中。慕容泓之衆達到十餘萬，派使者對苻堅説："秦行無道之事，滅我國家。現在上天引導他，使秦軍大敗，將要復興大燕。吴王已平定關東，可趕快準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以及宗室功臣之家。慕容泓將率關中的燕人，保衛皇帝，返回鄴都，與秦以武牢爲界，分割天下而統治，永遠作爲友好鄰邦，不再成爲秦的禍患。鉅鹿公輕敵無謀急進，被亂兵所害，并不是慕容泓的本意。"苻堅大怒，召來慕容暐斥責説："卿父子違反法紀僭越暴亂，忤逆人神，朕順應天命實行懲罰，發揮軍威而擒獲了卿。卿没有改惡歸善，而全族之人蒙受寬恕，兄弟列爲上將、納言，雖然説是國家破滅，其實如同回到了自己家中。怎麽能因爲王師小敗，就如此猖狂悖亂！慕容垂在關東成爲大凶，慕容泓、慕容冲舉兵在内欺侮。慕容泓寫如此書信，卿如果要走，朕將給予資助。卿的宗族，可以説是人面獸心，恐怕不能期望你們成爲國家的文武人才。"慕容暐叩頭流血，哭泣謝罪。過了許久苻堅纔説："《尚書》説，父子兄弟不相株連。卿的忠誠，實在合乎朕心，這本來是三個小子之罪，不是卿的過錯。"恢復他的官職對他像原來一樣。令慕容暐寫信招撫慕容垂及慕容泓、慕容冲，讓他們罷兵返回長安，寬赦他們的反叛之罪。而慕容暐却秘密派使者對慕容泓説："現在秦的氣數已盡，長安怪異現象很多，將不再能久存。我既然是籠中之人，必然難以回還。從前不能保住宗廟，使得傾覆喪亡如此，我是罪人，不值得再顧念我的存亡。國家事關重大，要勉力建立大業，以復興爲重。可以讓吴王任相國，中山王爲太宰、領大司馬，你可任大將軍、領司徒，秉承帝旨封任。聽到我的死訊，你就登大位。"慕容泓於是向長安進兵，改年號叫燕興。這時夜晚有鬼哭聲，三十天纔停止。

堅率步騎二萬討姚萇於北地，次於趙氏塢，使護軍楊壁游騎三千，斷其奔路，右軍徐成、左軍竇衝、鎮軍毛盛等屢戰敗之，仍斷其運水之路。

苻堅率步兵騎兵兩萬到北地征討姚萇，駐扎在趙氏塢，派護軍楊壁率機動騎兵三千，斷絶他的退逃之路，右軍徐成、左軍竇衝、鎮軍毛盛等屢屢擊敗姚萇軍，又斷絶了他們的運水之路。馮

馮翊游欽因淮南之敗，聚衆數千，保據頻陽，遣軍運水及粟，以饋姚萇，楊璧盡獲之。萇軍渴甚，遣其弟鎮北尹買率勁卒二萬决堰。竇衝率衆敗其軍於鸛雀渠，斬尹買及首級萬三千。萇衆危懼，人有渴死者。俄而降雨於萇營，營中水三尺，周營百步之外，寸餘而已，於是萇軍大振。堅方食，去案怒曰："天其無心，何故降澤賊營！"萇又東引慕容泓爲援。

泓謀臣高蓋、宿勤崇等以泓德望後冲，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冲爲皇太弟，承制行事，自相署置。

姚萇留其弟征虜緒守楊渠川大營，率衆七萬來攻堅。堅遣楊璧等擊之，爲萇所敗，獲楊璧、毛盛、徐成及前軍齊午等數十人，皆禮而遣之。

苻暉率洛陽、陝城之衆七萬歸於長安。益州刺史王廣遣將軍王蚝率蜀漢之衆來赴難。堅聞慕容冲去長安二百餘里，引師而歸，使撫軍苻方戍驪山，拜苻暉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録尚書，配兵五萬距冲，河間公苻琳爲中軍大將軍，爲暉後繼。冲乃令婦人乘牛馬爲衆，揭竿爲旗，揚土爲塵，督厲其衆，晨攻暉營於鄭西。暉出距戰，冲揚塵鼓噪，暉師敗績。堅又以尚書姜宇爲前將軍，與苻琳率衆三萬，擊冲於灞上，爲冲所敗，宇死之，琳中流矢，冲遂據阿房城。初，堅之滅燕，冲姊爲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宫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宫。"咸懼爲亂。王猛切諫，堅乃出冲。長安又謡曰："鳳皇鳳皇止阿房。"堅以鳳

翊游欽趁淮南之敗，聚衆幾千人，占據頻陽，派軍運水和糧送給姚萇，全部被楊璧截獲。姚萇軍嚴重缺水，派其弟鎮北尹買率兩萬勁卒去决堤。竇衝率軍在鸛雀渠擊敗其軍，斬尹買以及其衆一萬三千人。姚萇之衆驚恐，有人被渴死了。不久天下雨到姚萇營中，營中積水三尺深，而營周圍百步之外，衹有一寸多點，於是姚萇軍心大振。苻堅正在吃飯，推開几案發怒説："上天大概没有心，爲什麽在賊營中降下雨露！"姚萇又向東引慕容泓爲援。

慕容泓的謀臣高蓋、宿勤崇等因慕容泓的德望不如慕容冲，而且執法苛嚴，就殺了慕容泓，立慕容冲爲皇太弟，秉承帝旨行事，自行設置任命官員。

姚萇留下其弟征虜姚緒守楊渠川大營，率七萬軍來攻苻堅。苻堅派楊璧等與他交戰，被姚萇擊敗，俘獲楊璧、毛盛、徐成及前軍齊午等數十人，都以禮相待而送回。

苻暉率洛陽、陝城之軍七萬人歸回長安。益州刺史王廣派將軍王蚝率蜀漢之衆前來赴難。苻堅聽説慕容冲離長安二百餘里，就撤兵而回，令撫軍苻方戍守驪山，拜苻暉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録尚書，配給五萬兵抵禦慕容冲，河間公苻琳爲中軍大將軍，作苻暉的後援。慕容冲就命婦人乘牛馬充數，舉竿子爲旗，揚土爲灰塵，督促勉勵他的軍衆，早晨在鄭西進攻苻暉軍營。苻暉出兵拒戰，慕容冲揚塵擊鼓吶喊，苻暉軍戰敗。苻堅又任尚書姜宇爲前將軍，與苻琳率軍三萬，到灞上攻擊慕容冲，被慕容冲打敗，姜宇戰死，苻琳中流箭，慕容冲就占據了阿房城。當初，苻堅滅燕，慕容冲之姊是清河公主，十四歲，有美色，苻堅娶了她爲妃，在後宫中最受寵愛。慕容冲十二歲，也有龍陽一樣的姿貌，苻堅又寵幸他。姐弟獨占寵愛，其他的宫女全都失寵。長安兒歌唱道："一雌又一雄，雙飛入紫宫。"人們都擔心成爲禍亂。王猛懇切勸諫，苻堅就把慕容冲送出宫。長安又有民謠説："鳳凰鳳凰停在阿房。"苻堅認爲鳳凰除了梧桐不栖息，除了竹子

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乃植桐竹數十萬株於阿房城以待之。冲小字鳳皇，至是，終爲堅賊，入止阿房城焉。

的子實不吃，就在阿房城種植梧桐竹子數十萬株等待鳳凰。慕容冲的小名叫鳳皇，到此時，終於成爲苻堅的禍害，入住於阿房城。

晋西中郎將桓石虔進據魯陽，遣河南太守高茂北戍洛陽。晋冠軍謝玄次於下邳，徐州刺史趙遷棄彭城奔還。玄前鋒張願追遷及於碭山，轉戰而免。玄進據彭城。

晋西中郎將桓石虔進占魯陽，派河南太守高茂向北戍守洛陽。晋冠軍將軍謝玄駐扎在下邳，徐州刺史趙遷放棄彭城逃回。謝玄的前鋒張願在碭山追上趙遷，趙遷轉戰而免難。謝玄進占彭城。

時吕光討平西域三十六國，所獲珍寶以萬萬計。堅下書以光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進封順鄉侯，增邑一千户。

這時吕光征討平定了西域三十六國，獲得的珍寶以萬萬計算。苻堅下詔任吕光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進封爲順鄉侯，增加采邑一千户。

劉牢之伐兗州，堅刺史張崇棄鄄城奔於慕容垂。牢之遣將軍劉襲追崇，戰於河南，斬其東平太守楊光而退。牢之遂據鄄城。

劉牢之進攻兗州，苻堅的刺史張崇放棄鄄城投奔慕容垂。劉牢之派將軍劉襲追擊張崇，在河南交戰，斬殺他的東平太守楊光後退兵。於是劉牢之占據鄄城。

慕容冲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嘆曰："此虜何從出也？其强若斯！"大言責冲曰："爾輩群奴正可牧牛羊，何爲送死！"冲曰："奴則奴矣，既厭奴苦，復欲取爾見代。"堅遣使送錦袍一領遺冲，稱詔曰："古人兵交，使在其間。卿遠來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懷。朕於卿恩分如何，而於一朝忽爲此變！"冲命詹事答之，亦稱"皇太弟有令：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便可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寬貸苻氏，以酬曩好，終不使既往之施獨美於前"。堅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於此。"

慕容冲進逼長安，苻堅登上城頭觀望，嘆息道："這些虜賊從哪裏出來的？這麽强盛！"大聲斥責慕容冲説："你們這些群奴正好放牧牛羊，爲什麽來送死！"慕容冲説："奴就奴罷，已經厭倦了爲奴之苦，又要把你取而代之。"苻堅派使者送一領錦袍給慕容冲，稱詔旨説："古人交戰，使者在中間往來。卿遠來諸事草創，能不勞苦嗎？現贈送一領錦袍，以表明本心。朕對卿的恩分怎麽樣，而一夜之間出現這樣的變故！"慕容冲命詹事回答，也稱"皇太弟有令：孤現在心在天下，豈能顧念一領錦袍的小恩惠。如果能知道天命，就可以君臣束手，停止交戰，早點把皇帝送出來，自然會寬赦苻氏，以酬報舊好，終將不讓以往所做的善事成爲没有可相提并論的獨美"。苻堅大怒説："我不聽從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得白虜敢到這樣的地步。"

苻丕在鄴糧竭，馬無草，削松木而食之。會丁零叛慕容垂，垂引師去鄴，始具西問，知苻叡等喪敗，長安危逼，乃遣其陽平太守邵興率騎一千，將北引重合侯苻謨、高邑侯苻

苻丕在鄴糧盡，馬没有草料，砍削松木喂馬。正好丁零背叛慕容垂，慕容垂引兵離開鄴，纔有了西邊的消息，知道苻叡等喪亡敗逃，長安危急，就派他的陽平太守邵興率騎一千，將向北到常山聯絡重合侯苻謨、高邑侯苻亮、阜城侯

亮、阜城侯苻定于常山，固安侯苻鑒、中山太守王兗於中山，以爲己援。垂遣將軍張崇要興，獲之於襄國南。又遣其參軍封孚西引張蚝、并州刺史王騰於晋陽，蚝、騰以衆寡不赴。丕進退路窮，乃謀於群僚。司馬楊膺唱歸順之計，丕猶未從。會晋遣濟北太守丁匡據碻磝，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將軍顔肱、劉襲次於河北，丕遣將軍桑據距之，爲王師所敗。襲等進攻黎陽，克之。丕懼，乃遣從弟就與參軍焦逵請救於謝玄。丕書稱假途求糧，還赴國難，須軍援既接，以鄴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没，請率所領保守鄴城。乃羈縻一方，文降而已。逵與參軍姜讓密謂楊膺曰："今禍難如此，京師阻隔，吉凶莫審，密邇寇仇，三軍罄絶，傾危之甚，朝不及夕。觀公豪氣不除，非救世之主，既不能竭盡誠款，速致糧援，方設兩端，必無成也。今日之殆，疾於轉機，不容虚設，徒成反覆。宜正書爲表，以結殷勤。若王師之至，必當致身。如其不從，可逼縛與之。苟不義服，一人力耳。古人行權，寧濟爲功，况君侯累葉載德，顯祖初著名於晋朝，今復建崇勳，使功業相繼，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膺素輕丕，自以力能逼之，乃改書而遣逵等，并遣濟南毛蜀、毛鮮等分房爲任於晋。

堅遣鴻臚郝稚徵處士王嘉於到獸山。既至，堅每日召嘉與道安於外殿，動静諮問之。慕容暐入見東堂，稽首謝曰："弟冲不識義方，孤背國恩，臣罪應萬死。陛下垂天地之容，臣蒙更生之惠。臣二子昨婚，明當三日，愚欲暫屈鑾駕，幸臣私第。"堅許之。暐出，嘉曰："椎蘆作蘧篨，不成文章，會天大雨，不得殺羊。"

苻定，到中山聯絡固安侯苻鑒、中山太守王兗，作爲自己的聲援。慕容垂派將軍張崇截擊邵興，在襄國之南俘獲了他。苻丕又派他的參軍封孚向西到晋陽聯絡張蚝、并州刺史王騰，張蚝、王騰因軍隊太少而不肯前來。苻丕進退之路都不通，就與群僚商議。司馬楊膺首先提出歸順之計，苻丕還不肯聽從。正好晋派濟北太守丁匡占據碻磝，濟陽太守郭滿占據滑臺，將軍顔肱、劉襲駐扎在河北，苻丕派將軍桑據抵禦，被王師擊敗。劉襲等進軍攻黎陽，攻克了。苻丕恐懼，就派堂弟苻就與參軍焦逵向謝玄求救。苻丕信中稱借路求糧，向西奔赴國難，等到軍援接續之後，把鄴城給謝玄，如果西方道路不通，長安陷落，則請率所部保守鄴城。這是他籠絡一方，表面上投降而已。焦逵與參軍姜讓秘密對楊膺説："現在禍難如此，京都阻隔，吉凶不知，寇仇逼近，三軍糧草盡絶，危險之極，朝不保夕。而公豪氣不去，不是救世之主，既不能竭盡誠心，迅速招致糧草援兵，采取游移於兩頭的態度，必然無成。今天的危險，比轉動機杼還快，不容虚設，徒然造成反覆。應該改正這封信作表，以交結懇切之情。如果王師來到，必當以身投誠。如果他不同意，可以逼迫綁縛他一起去。如果不能以義服從，衹需一人之力就可以了。古人行變通之事，安定匡濟就是功績，何况君侯世代道德高尚，祖先當初在晋朝著名，現在再建大功，使得功業相繼，千載一時的機會，不可失去。"楊膺素來看不起苻丕，自以爲能够逼迫苻丕，就改寫了書信派焦逵等送去，并派濟南毛蜀、毛鮮等分房在晋任職。

苻堅派鴻臚郝稚到到獸山徵召隱士王嘉。來了以後，苻堅每天在外殿召見王嘉和道安，一舉一動都咨詢他們。慕容暐在東堂入見，跪拜叩頭謝罪説："弟慕容冲不懂道理，辜負國恩，臣罪該萬死。陛下降天地般的寬容，臣蒙受再生的恩惠。臣的第二子昨天結婚，明天是三日，臣想暫屈鑾駕，駕幸私宅。"苻堅同意了。慕容暐出去後，王嘉説："椎蘆葦做粗席，没有花紋，碰上天下大雨，不能殺羊。"苻堅和群臣都不懂是什

堅與群臣莫之能解。是夜大雨，晨不果出。初，暐之遣諸弟起兵於外也，堅防守甚嚴，謀應之而無因。時鮮卑在城者猶有千餘人，暐乃密結鮮卑之衆，謀伏兵請堅，因而殺之。令其豪帥悉羅騰、屈突鐵侯等潛告之曰："官今使侯外鎮，聽舊人悉隨，可於某日會集某處。"鮮卑信之。北部人突賢與其妹别，妹爲左將軍竇衝小妻，聞以告衝，請留其兄。衝馳入白堅，堅大驚，召騰問之，騰具首服。堅乃誅暐父子及其宗族，城内鮮卑無少長及婦女皆殺之。

慕容垂復圍鄴城。焦逵既至，朝廷果欲徵丕任子，然後出師。逵固陳丕款誠無貳，并宣楊膺之意，乃遣劉牢之等率衆二萬，水陸運漕救鄴。

時長安大飢，人相食，諸將歸而吐肉以飴妻子。

慕容沖僭稱尊號於阿房，改年更始。堅與沖戰，各有勝負。嘗爲沖軍所圍，殿中上將軍鄧邁、左中郎將鄧綏、尚書郎鄧瓊相謂曰："吾門世荷榮寵，先君建殊功於國家，不可不立忠效節，以成先君之志。且不死君難者，非丈夫也。"於是與毛長樂等蒙獸皮，奮矛而擊沖軍。沖軍潰，堅獲免，嘉其忠勇，并拜五校，加三品將軍，賜爵關内侯。沖又遣其尚書令高蓋率衆夜襲長安，攻陷南門，入於南城。左將軍竇衝、前禁將軍李辯等擊敗之，斬首千八百級，分其尸而食之。堅尋敗沖於城西，追奔至於阿城。諸將請乘勝入城，堅懼爲沖所獲，乃擊金以止軍。

是時劉牢之至枋頭。征東參軍徐義、宦人孟豐告苻丕，楊膺、姜讓等謀反，丕收膺、讓戮之。牢之以丕自相屠戮，盤桓不進。

麼意思。這天夜裏下大雨，早晨不能出門。當初，慕容暐派諸弟在外面起兵時，苻堅防守很嚴，想要接應没有機會。這時鮮卑人在城裏還有一千多，慕容暐就秘密糾結鮮卑之人，密謀伏兵請苻堅來，趁機殺了他。令其首領悉羅騰、屈突鐵侯等暗中通知説："官府將派侯外鎮，允許舊人全部跟隨，可在某日在某處會集。"鮮卑人都相信了。北部人突賢與其妹告别，其妹是左將軍竇衝的妾，聽説後告訴竇衝，請他留下其兄。竇衝奔馳入宫告訴苻堅，苻堅大驚，召悉羅騰追問，悉羅騰全部招供。苻堅就誅殺了慕容暐父子及其宗族，城内的鮮卑人不論男女老少都殺掉了。

慕容垂又包圍鄴城。焦逵到後，朝廷果然要召苻丕作人質，然後出兵。焦逵再三陳述苻丕誠懇没有二心，并且傳達了楊膺的意思，就派劉牢之等率軍兩萬，從水陸運輸糧草救鄴。

這時長安大饑荒，吃人肉，諸將回到家中把肉吐出來給妻子兒女吃。

慕容沖在阿房僭稱帝號，改年號爲更始。苻堅與慕容沖交戰，各有勝負。曾經被慕容沖軍包圍，殿中上將軍鄧邁、左中郎將鄧綏、尚書郎鄧瓊相互説："我們家世代蒙受榮耀寵貴，先君爲國家建立了大功，不能不盡忠效節，以繼承先君之志。再説不能爲君主之難獻身者，不是大丈夫。"於是與毛長樂等蒙上獸皮，揚戈奮勇攻擊慕容沖軍。慕容沖軍潰敗，苻堅得以免難，嘉獎他們的忠勇，都拜授五校，加三品將軍，賜爵爲關内侯。慕容沖又派他的尚書令高蓋率軍夜襲長安，攻陷南門，進入南城。左將軍竇衝、前禁將軍李辯等把他擊敗了，斬首一千八百人，分了這些尸體吃了。接着苻堅又在城西打敗慕容沖，追擊敗軍到阿房城。衆將請求乘勝入城，苻堅擔心被慕容沖俘獲，就鳴鑼罷兵。

這時劉牢之到了枋頭。征東參軍徐義、宦人孟豐報告苻丕，楊膺、姜讓等要謀反，苻丕把楊膺、姜讓抓住殺了。劉牢之因苻丕自相殘殺，徘徊不進。

苻暉屢爲冲所敗，堅讓之曰："汝，吾之子也，擁大衆，屢爲白虜小兒所摧，何用生爲!"暉憤恚自殺。關中堡壁三千餘所，推平遠將軍馮翊趙敖爲統主，相率結盟，遣兵糧助堅。左將軍苟池、右將軍俱石子率騎五千，與冲爭麥，戰於驪山，爲冲所敗，池死之，石子奔鄴。堅大怒，復遣領軍楊定率左右精騎二千五百擊冲，大敗之，俘掠鮮卑萬餘而還。堅怒，悉坑之。定果勇善戰，冲深憚之，遂穿馬埳以自固。

苻暉屢次被慕容冲擊敗，苻堅斥責他說："你是我的兒子，擁有重兵，屢次被白虜小兒摧敗，還活着幹什麽！"苻暉憤懣惱怒而自殺。關中三千餘所堡壘，推舉平遠將軍馮翊趙敖爲統領，相互結盟，派兵送糧援助苻堅。左將軍苟池、右將軍俱石子率騎兵五千，與慕容冲搶麥子，在驪山交戰，被慕容冲擊敗，苟池戰死，俱石子逃奔鄴。苻堅大怒，又派領軍楊定率身邊的精鋭騎兵二千五百人攻擊慕容冲，大敗他，俘獲擄掠鮮卑人一萬多而回。苻堅發怒，把這些鮮卑人全部活埋了。楊定勇猛善戰，慕容冲很害怕他，就挖了陷馬坑以鞏固防地。

劉牢之至鄴，慕容垂北如新城。鄴中飢甚，丕率鄴城之衆就晋穀于枋頭。牢之入屯鄴城。慕容垂軍人飢甚，多奔中山，幽、冀人相食。初，關東謡曰："幽州𩦎，生當滅。若不滅，百姓絶。"𩦎，垂之本名。與丕相持經年，百姓死幾絶。

劉牢之到了鄴，慕容垂向北到新城。鄴城中很缺糧，苻丕率鄴城之軍到枋頭去吃晋的穀糧。劉牢之入駐鄴城。慕容垂軍中大飢，士卒很多逃奔中山，幽、冀之人吃人肉。當初，關東民謡說："幽州𩦎，活着應當消滅。如果不消滅，百姓絶。"𩦎，是慕容垂的原名。與苻丕相持一年多，百姓死亡將絶。

先是，姚萇攻新平，新平太守苟輔將降之，郡人遼西太守馮傑、蓮勺令馮翊等諫曰："天下喪亂，忠臣乃見。昔田單守一城而存齊，今秦之所有，猶連州累鎮，郡國百城。臣子之於君父，盡心焉，盡力焉，死而後已，豈宜貳哉!"輔大悦，於是憑城固守。萇爲土山地道，輔亦爲之。或戰山峰，萇衆死者萬有餘人。輔乃詐降，萇將入，覺之，引衆而退。輔馳出擊之，斬獲萬計。至是，糧竭矢盡，外救不至，萇遣吏謂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仇忠臣乎? 卿但率見衆男女還長安，吾須此城置鎮。"輔以爲然，率男女萬五千口出城，萇圍而坑之，男女無遺。初，石季龍末，清河崔悦爲新平相，爲郡人所殺。悦子液後仕堅，爲尚書郎，自表父仇不同天地，請還冀州。堅愍之，禁錮新平人，缺其城角以耻之。新平

在此之前，姚萇進攻新平，新平太守苟輔想投降，郡人遼西太守馮傑、蓮勺令馮翊等勸諫說："天下動亂，纔能看出忠臣來。從前田單堅守一座城池而保存了齊，現在秦所擁有的地方，還連州累鎮，有郡國百姓。臣子對於君父，要盡心，要盡力，死而後已，怎麽能有二心呢！"苟輔很高興，於是據城固守。姚萇堆土山挖地道攻城，苟輔也堆土山挖地道防守。有時在土山之頂交戰，姚萇軍死了一萬多人。苟輔詐降，姚萇將要入城，發覺不對，引軍後退。苟輔率軍衝出攻擊，斬殺俘獲數以萬計。到此時，城中糧食弓矢竭盡，外援不到，姚萇派官員對苟輔說："我將要以義取天下，怎麽會仇視忠臣呢? 卿祇管率城中衆男女回長安，我要將這座城池設鎮。"苟輔以爲是真的，率城中衆男女一萬五千人出城，姚萇把他們圍住活埋了，男男女女一個不剩。當初，在石季龍末年，清河崔悦當新平相，被郡人殺死了。崔悦之子崔液後來在苻堅朝中供職，任尚書郎，自己上表稱父仇不共戴天，請求回冀州。苻堅哀憐他，禁錮新平人，在城角上挖一個

酋望深以爲慚，故相率距萇，以立忠義。

時有群烏數萬，翔鳴於長安城上，其聲甚悲，占者以爲鬥羽不終年，有甲兵入城之象。沖率衆登城，堅身貫甲冑，督戰距之，飛矢滿身，血流被體。時雖兵寇危逼，馮翊諸堡壁猶有負糧冒難而至者，多爲賊所殺。堅謂之曰："聞來者率不善達，誠是忠臣赴難之義。當今寇難殷繁，非一人之力所能濟也。庶明靈有照，禍極災返，善保誠順，爲國自愛，蓄糧厲甲，端聽師期，不可徒喪無成，相隨獸口。"三輔人爲沖所略者，咸遣使告堅，請放火以爲内應。堅曰："哀諸卿忠誠之意也，何復已已。但時運圮喪，恐無益於國，空使諸卿坐自夷滅，吾所不忍也。且吾精兵若獸，利器如霜，而衄於烏合疲鈍之賊，豈非天也！宜善思之。"衆固請曰："臣等不愛性命，投身爲國，若上天有靈，單誠或冀一濟，没無遺恨矣。"堅遣騎七百應之。而沖營放火者爲風焰所燒，其能免者十有一二。堅深痛之，身爲設祭而招之曰："有忠有靈，來就此庭。歸汝先父，勿爲妖形。"歔欷流涕，悲不自勝。衆咸相謂曰："至尊慈恩如此，吾等有死無移。"沖毒暴關中，人皆流散，道路斷絶，千里無烟。堅以甘松護軍仇騰爲馮翊太守，加輔國將軍，與破虜將軍蜀人蘭犢慰勉馮翊諸縣之衆。衆咸曰："與陛下同死共生，誓無有貳。"

每夜有人周城大呼曰："楊定健兒應屬我，宫殿臺觀應坐我，父子同出不共汝。"且尋而不見人迹。城中有書曰《古符傳賈録》，載"帝出五將久長得"。先是，又謡曰："堅入五

缺口作爲耻辱的標志。新平有聲望的頭面人物都很慚愧，因此相互團結抵禦姚萇，以樹立忠義。

這時有群烏數萬隻，在長安城上飛翔鳴叫，聲音很悲哀，占卜者認爲鬥羽過不了年，是有甲兵入城的徵兆。慕容沖率軍登城，苻堅身披鎧甲，督戰抵禦，渾身中箭，血流遍體。當時雖然兵寇危逼，馮翊各堡壘還是有背着糧食冒險而來的人，大多被賊軍殺害。苻堅對他們説："聽説來送糧的人大多不能順利到達，這確實是忠臣赴難的大義。當今寇難深重，不是靠一人之力所能解救的。希望神明有鑒，災禍到了極點而消退，好好地保佑誠順之人，爲國家愛護自己，積蓄糧草磨礪甲兵，静聽王師之期，不要白白地喪亡而没有效用，一個接一個地進入獸嘴。"被慕容沖擄掠的三輔人士，都派使者告訴苻堅，請求放火作爲内應。苻堅説："很喜愛諸卿的忠誠之意，不能停止。衹是時運喪毁，恐怕這樣做無益於國，白白地使諸卿無故遭到夷滅，這是我不忍心的。再説我精兵如猛獸，利刃如霜雪，却被烏合疲憊之賊挫敗，豈不是天意嗎！你們要好好考慮。"衆人再三請求説："臣等不吝惜生命，願意爲國獻身，如果上天有靈，竭盡忠誠或許希望能有挽救的可能，死無遺恨。"苻堅派七百騎兵去接應。可是在慕容沖營中放火的人被風吹火焰燒着了，衹有十分之一二的人免於死難。苻堅很痛心，親自爲他們設祭招魂説："有忠有靈，來到這個庭中。歸向你們的先父，不要成爲鬼妖。"哽咽流淚，不勝悲傷。衆人都相互説："至尊如此恩慈，我們這些人至死不變。"慕容沖在關中殘暴肆虐，百姓都流亡失散，道路斷絶，方圓千里没有人烟。苻堅任甘松護軍仇騰爲馮翊太守，加輔國將軍，與破虜將軍蜀人蘭犢撫慰勉勵馮翊各縣之衆。衆人都説："與陛下同生共死，誓死不貳。"

每夜都有人繞城大聲呼喊："楊定健兒應屬我，宫殿臺觀應坐我，父子同出不共你。"天亮了去尋找又不見人迹。城中有書名叫《古符傳賈録》，載有"帝出五將久長得"的話。在此之前，又有民謡説："苻堅入五將山長得。"苻堅很相

將山長得。”堅大信之，告其太子宏曰：“脱如此言，天或導予。今留汝兼總戎政，勿與賊爭利，朕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天其或者正訓予也。”於是遣衛將軍楊定擊冲於城西，爲冲所擒。堅彌懼，付宏以後事，將中山公詵、張夫人率騎數百出如五將，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宏尋將母妻宗室男女數千騎出奔，百僚逃散。慕容冲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

信，告訴他的太子苻宏説：“如果像這些話所説的，上天可能是開導我。現在留下你總領軍政，不要與賊爭利，朕將出隴收集兵員運送糧草供給你。上天或許在訓誡我。”於是派衛將軍楊定在城西攻擊慕容冲，被慕容冲擒獲。苻堅更加恐懼，把後面的事交付給苻宏，帶着中山公苻詵、張夫人率騎兵數百到五將山，遍告州郡，約定初冬救長安。苻宏不久就帶着母妻宗室男女幾千騎出奔，百官逃散。慕容冲進占長安，縱兵大肆擄掠，死者不計其數。

初，秦之未亂也，關中土然，無火而烟氣大起，方數十里中，月餘不滅。堅每臨聽訟觀，令百姓有怨者舉烟於城北，觀而録之。長安爲之語曰：“欲得必存當舉烟。”又爲謡曰：“長鞘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復虜。”秦人呼鮮卑爲白虜。慕容垂之起於關東，歲在癸未。堅之分氐户於諸鎮也，趙整因侍，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舊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堅笑而不納。至是，整言驗矣。

當初，秦還没有大亂時，關中的地燃燒，没有火焰而烟氣大起，方圓幾十里，一個多月不滅。苻堅每次到聽訟觀，讓心裏有怨氣的百姓在城北放烟火，觀看記録下來。長安人因此説：“欲要必存就舉烟。”又有民謡説：“長鞘的馬鞭打左腿，太歲星南行將復興虜。”秦人稱鮮卑爲白虜。慕容垂在關東起兵的時候，歲星在癸未。苻堅把氐人分到各鎮去的時候，趙整在侍奉苻堅時彈琴唱道：“阿得脂，阿得脂，普遍勞苦舊父老而使仇人安泰，尾長翼短不能飛，把同族人遠遷而留下鮮卑，一旦有危急跟誰説！”苻堅笑了却不采納。到此時，趙整的話應驗了。

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吴忠圍之。堅衆奔散，獨侍御十數人而已。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忠至，執堅以歸新平，幽之於别室。萇求傳國璽於堅曰：“萇次膺符曆，可以爲惠。”堅瞋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羌也。圖緯符命，何所依據？五胡次序，無汝羌名。違天不祥，其能久乎！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又遣尹緯説堅，求爲堯、舜禪代之事。堅責緯曰：“禪代者，聖賢之事。姚萇叛賊，奈何擬之古人！”堅既不許萇以禪代，罵而求死，萇乃縊堅於新平佛寺中，時年四十八。中山公詵及

苻堅到五將山，姚萇派將軍吴忠包圍了他。苻堅手下的人都逃散了，衹剩下十幾個侍御之人。他神色自若，坐着等待，召唤厨師進膳。一會兒吴忠到了，抓獲苻堅送往新平，關押在側室之中。姚萇向苻堅要傳國之璽説：“姚萇我依次序承受符命曆數，可交出傳國璽。”苻堅瞪大眼睛叱責説：“小羌竟敢冒犯逼迫天子，怎麽能把傳國璽給你呢。圖讖緯書的符命，有什麽依據？五胡的次序，没有你們羌的名字。違天不祥，能够長久嗎！玉璽已經送給晉，你得不到了。”姚萇又派尹緯勸説苻堅，請求行堯、舜禪讓接替帝位之事。苻堅斥責尹緯説：“禪讓接替帝位是聖賢的事。姚萇是個叛賊，怎麽能與古人相比擬！”苻堅拒絶姚萇禪讓接替的要求後，大罵衹求早死，姚萇就在新平的佛寺中把苻堅勒死了，當時

張夫人并自殺。是歲，太元十年也。

他四十八歲。中山公苻詵和張夫人都自殺了。這一年是太元十年。

宏之奔也，歸其南秦州刺史楊璧於下辯，璧距之，乃奔武都氐豪強熙，假道歸順，朝廷處宏於江州。宏歷位輔國將軍。桓玄篡位，以宏爲梁州刺史。義熙初，以謀叛被誅。

苻宏逃奔時，到下辯投奔他的南秦州刺史楊璧，楊璧拒絶接納他，就投奔武都氐人首領強熙，借路歸順，朝廷把苻宏安置在江州。苻宏歷任輔國將軍。桓玄篡位後，任苻宏爲梁州刺史。義熙初年，因謀叛被誅殺。

初，堅強盛之時，國有童謡云："河水清復清，苻詔死新城。"堅聞而惡之，每征伐，戒軍候云："地有名新者避之。"時又童謡云："阿堅連牽三十年，若後欲敗當在江、淮間。"堅在位二十九年，因壽春之敗，其國大亂，後二年，竟死於新平佛寺，咸應謡言矣。丕僭號，僞追謚堅曰世祖宣昭皇帝。

當初，苻堅強盛的時候，國中有童謡説："河水清又清，苻詔死在新城。"苻堅聽説後很厭惡，每次征伐，告誡軍將説："凡是有新字的地名都避開。"當時又有童謡説："阿堅連綿三十年，今後如要他失敗將在江、淮之間。"苻堅在位二十九年，因爲壽春之敗，國家大亂，過了兩年，竟死在新平佛寺中，都應驗了童謡中的話。苻丕僭稱帝號，僞追謚苻堅叫世祖宣昭皇帝。

**王猛**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於魏郡。少貧賤，以鬻畚爲業。嘗貨畚於洛陽，乃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自言家去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深山，見一父老，鬚髮皓然，踞胡床而坐，左右十許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償畚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

王猛字景略，是北海劇人，住在魏郡。從小貧賤，以賣畚箕爲業。曾經到洛陽販賣畚箕，有一個人出高價買他的畚箕，却説身上没帶錢，自稱其家離得不遠，可跟他去取錢。王猛貪他給的價錢高就跟他去了，走時并不覺得路遠，忽然到了深山中，見一老人，鬚髮皓白，伸開腿坐在胡床上，左右有十來個人，有一個人引王猛上前拜見。老人説："王公爲何要拜！"就給了價值十倍的錢來買他的畚箕，派人送他回去。王猛出山後，回頭一看，原來是嵩高山。

猛瓌姿儁偉，博學好兵書，謹重嚴毅，氣度雄遠，細事不干其慮，自不參其神契，略不與交通，是以浮華之士咸輕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屑懷。少游於鄴都，時人罕能識也。惟徐統見而奇之，召爲功曹。遁而不應，遂隱於華陰山。懷佐世之志，希龍顔之主，斂翼待時，候風雲而後動。桓温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虱而言，旁若無人。温察而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鋭師十萬，杖義討逆，爲百姓除殘

王猛容貌英俊身材魁梧，博學喜歡讀兵書，爲人謹嚴莊重剛毅，氣度雄渾，不把小事放在心中，如果不是與他心神相合的人，一概不交往，因此浮華之士都看不起他笑話他。王猛悠然自得，不屑一顧。少年時到鄴都游歷，當時的人都不能瞭解他。衹有徐統看見了他以之爲奇才，召他任功曹。他逃走了不應召，於是在華陰山隱居。胸懷輔佐明君治理國家的大志，企盼出現龍顔之主，暫時隱退等待時運，等候風雲而動。桓温入關，王猛身穿褐衣去見他，一面談當今天下之事，一面捉虱子，旁若無人。桓温觀察後覺得他有奇才，問他説："我奉天子之命，率十萬精

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見公心故也，所以不至。”温默然無以酬之。温之將還，賜猛車馬，拜高官督護，請與俱南。猛還山諮師，師曰：“卿與桓温豈并世哉！在此自可富貴，何爲遠乎!”猛乃止。

苻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吕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及堅僭位，以猛爲中書侍郎。時始平多枋頭西歸之人，豪右縱横，劫盗充斥，乃轉猛爲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澄察善惡，禁勒强豪。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司劾奏，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堅親問之，曰：“爲政之體，德化爲先，莅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治亂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謹爲明君翦除凶猾。始殺一奸，餘尚萬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軌法者，敢不甘心鼎鑊，以謝孤負。酷政之刑，臣實未敢受之。”堅謂群臣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子産之儔也。”於是赦之。

遷尚書左丞、咸陽内史、京兆尹。未幾，除吏部尚書、太子詹事，又遷尚書左僕射、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時猛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内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數譖毁之，堅大怒，黜騰爲甘松護軍，寶白衣領長史。爾後上下咸服，莫有敢言。頃之，遷尚書令、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猛頻表累讓，堅竟不許。又轉司徒、録尚書事，餘如

鋭之師，仗義討逆，爲百姓掃除殘賊，而三秦的豪傑却没有人到來是爲什麼呢?”王猛説：“公不遠數千里，深入賊境，長安近在咫尺却不渡灞水，是因爲百姓没有瞭解公的心裏是怎麼想的，所以豪傑不到來。”桓温沉默無話回答。桓温將要退兵時，賜給王猛車馬，拜任高官督護，請他一起南行。王猛回山請問老師，老師説：“卿和桓温怎麼能并存呢！在此地自可富貴，爲什麼要遠行！”王猛就留下來了。

苻堅將舉大事，聽説王猛的名氣，派吕婆樓請他來，一見面如同多年故交，説到天下廢興的大事，就如不同的符紋圖案刻在一張契紙上，就像玄德遇見孔明一樣。到苻堅僭位後，任王猛爲中書侍郎。當時始平有很多從枋頭西歸的人，豪門大族横行，盗賊滿地，就轉任王猛任始平令。王猛到任後，嚴明刑法，審明善惡，遏止强豪。鞭打死一個官員，百姓上書告他，有關部門奏請治他的罪，用囚車把他召回交付廷尉審判。苻堅親自審問説：“政教的根本，德化爲先，到任没多久而殺戮的人無數，多麼殘酷啊！”王猛説：“臣聽説治理安寧的國家用禮，治理混亂的國家用法。陛下不認爲臣無才，把一個煩亂的縣邑交給臣，恭謹地爲明君剪除凶惡奸猾之人。纔殺了一個奸人，還剩下成千上萬，如果認爲臣不能徹底鏟除殘暴之人，肅清地方合於法軌，敢不甘心情願接受鼎鑊之刑罰，以謝辜負之罪。酷政的指責懲處，臣實在不敢接受。”苻堅對群臣説：“王景略本是夷吾、子産之流。”於是赦免了他。

遷任尚書左丞、咸陽内史、京兆尹。没多久，拜任吏部尚書、太子詹事，又遷任尚書左僕射、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加騎都尉，住在宫中值宿護衛。當時王猛三十六歲，一年之中五次遷升，權傾朝廷内外，宗室親戚舊臣都嫉妒他的寵貴。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屢次誣陷詆毁他，苻堅大怒，黜仇騰爲甘松護軍，席寶爲平民領長史。之後上下都鎮服，没有誰敢再説什麼。不久，遷任尚書令、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王猛頻頻上表謙讓，苻堅都不同意。又轉任司徒、録尚書事，其他都如舊。王猛以無功爲由辭讓，不

故。猛辭以無功，不拜。

後率諸軍討慕容暐，軍禁嚴明，師無私犯。猛之未至鄴也，劫盜公行，及猛之至，遠近帖然，燕人安之。軍還，以功進封清河郡侯，賜以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二人，中妓三十八人，馬百匹，車十乘。猛上疏固辭不受。

時既留鎮冀州，堅遣猛於六州之内聽以便宜從事，簡召英俊，以補關東守宰，授訖，言臺除正。居數月，上疏曰："臣前所以朝聞夕拜，不顧艱虞者，正以方難未夷，軍機權速，庶竭命戎行，甘驅馳之役，敷宣皇威，展筋骨之效，故僶俛從事，叨據負乘，可謂恭命於濟時，俟太平於今日。今聖德格于皇天，威靈被于八表，弘化已熙，六合清泰，竊敢披貢丹誠，請避賢路。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豈應孤任愚臣，以速傾敗！東夏之事，非臣區區所能康理，願徙授親賢，濟臣顛墜。若以臣有鷹犬微勤，未忍捐棄者，乞待罪一州，效盡力命。徐方始賓，淮、汝防重，六州處分，府選便宜，輒以悉停。督任弗可虛曠，深願時降神規。"堅不許，遣其侍中梁讜詣鄴喻旨，猛乃視事如前。

俄入爲丞相、中書監、尚書令、太子太傅、司隸校尉，持節、常侍、將軍、侯如故。稍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堅曰："卿昔螭蟠布衣，朕龍潛弱冠，屬世事紛紜，厲王之際，顛覆厥德。朕奇卿於暫見，擬卿爲卧龍，卿亦異朕於一言，迴《考槃》之雅志，豈不精契神交，千載之會！雖傅巖入夢，姜公悟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自卿輔政，幾將

肯就任。

後來率諸軍征討慕容暐，軍令嚴明，秋毫無犯。王猛還没到鄴的時候，盜賊公行，等王猛一到，遠近都很安定，燕人安寧。回兵後，因功進封爲清河郡侯，賜美妾五人，上等女妓十二人，中等女妓三十八人，馬一百匹，車十輛。王猛上疏堅辭不受。

這時既已留下鎮守冀州，苻堅派王猛在六州之内隨意見機行事，選拔招募英俊人才，以補授關東的守宰之官，授任後，言臺拜任正官。過了幾個月，上疏説："臣從前之所以早晚拜見，不顧艱辛，正因爲大難未平，軍機急重，希望能竭力征戰，甘心情願接受奔馳的役使，宣揚皇威，施展筋骨之勞，所以勤勉從事，占居不應有的職位，可以説是爲拯救時難而奉命，等待今日之太平。現在聖德直達皇天，威靈普及八方，宏大的教化已經隆盛，天下清平安泰，私下大膽地打開丹誠之心獻上，請求避讓進賢之路。設官分職，各有職掌，哪能衹是信任愚臣一人，以加速傾敗！東夏之事，不是臣這樣的區區之人所能治理得了的，希望調任拜授親賢之人，以補救臣的失誤。如果認爲臣有鷹犬那樣的小功勞，不忍拋棄，請求委任一州之職，竭盡全力效命。徐方剛歸服，淮、汝的防務重要，六州的管理處置，選拔任命官員的便宜行事之權，就請全部停止。都督之任不可久缺，深切希望及時降下聖明的安排。"苻堅不同意，派他的侍中梁讜到鄴宣諭旨意，王猛纔像以前那樣處理事務。

不久後召入任丞相、中書監、尚書令、太子太傅、司隸校尉，持節、常侍、將軍、侯如舊。逐漸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王猛上表辭讓了很久。苻堅説："卿從前是如螭龍蟠據的平民，朕不滿二十歲還没即位，正值世事紛亂，暴虐之王當政之時，他的德行敗壞。朕剛見面就以卿才爲奇，把卿比作卧龍崗的孔明，卿也看重朕的一句話，改變其《考槃》中的成德樂道之高雅志向，難道不是心神相合，千載一時的機遇！即使是傅巖入夢，姜公應驗卜卦，空前絶後，也不過分。自從

二紀，内厘百揆，外蕩群凶，天下向定，彝倫始叙。朕且欲從容於上，望卿勞心於下，弘濟之務，非卿而誰！”遂不許。其後數年，復授司徒。猛復上疏曰：“臣聞乾象盈虚，惟后則之；位稱以才，官非則曠。鄭武翼周，仍世載咏；王叔昧寵，政替身亡，斯則成敗之殷監，爲臣之炯戒。竊惟鼎宰崇重，參路太階，宜妙盡時賢，對揚休命。魏祖以文和爲公，貽笑孫后；千秋一言致相，匈奴哂之。臣何庸猥，而應斯舉！不但取嗤鄰遠，實令爲虜輕秦。昔東野窮馭，顔子知其將弊。陛下不復料度臣之才力，私懼敗亡是及。且上虧憲典，臣何顔處之！雖陛下私臣，其如天下何！願迴日月之鑒，矜臣後悔，使上無過授之謗，臣蒙覆燾之恩。”堅竟不從。猛乃受命。軍國内外萬機之務，事無巨細，莫不歸之。

卿輔政以來，將近二十四年，在内治理百官，在外掃蕩群凶，天下望風而定，國家纔走上了正軌。朕正想在上悠然從容，看着卿在下費心政教，廣濟天下的重任，除了卿還有誰能承擔！”於是就不同意。此後幾年，又拜任司徒。王猛又上疏說：“臣聽說天象的盈虚，祇有君王能效法；以才授職，用人不當職事就要荒廢。鄭武輔佐周，世代受稱頌；王叔有負恩寵，政廢身亡，這是成敗的借鑒，是臣的大戒。私下裏認爲宰相司徒之位崇高重要，并列爲三公，應當妥善地選用時代的賢才，報答頌揚聖明的旨意。魏祖以文和爲相，被孫后嘲笑；千秋因一句話當宰相，匈奴譏笑。臣何等庸碌狹隘，而受到這樣的任命！不但取笑於遠近，實在也讓外族輕視秦。從前東野極盡駕馭之能，顔子看出他即將傾覆。陛下不再度量臣的才力，私下擔心將要敗亡。再說損害了國家的大法，臣有什麽臉面擔任這個職務！雖然陛下袒護臣，但怎麽向天下交待呢！希望改變聖明的決定，可憐臣不使後悔，使主上不受過分授職的批評，臣蒙受無邊的恩澤。”苻堅最終不同意。王猛就接受任命。軍國内外繁忙的政務，事無巨細，一概交給他處理。

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内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耻，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庶績咸熙，百揆時叙。於是兵强國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堅嘗從容謂猛曰：“卿夙夜匪懈，憂勤萬機，若文王得太公，吾將優游以卒歲。”猛曰：“不圖陛下知臣之過，臣何足以擬古人！”堅曰：“以吾觀之，太公豈能過也。”常敕其太子宏、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其見重如此。

王猛治政公平，流放居位食禄而不盡職的人，提拔被埋没，没得到重用的人，顯揚賢才，對外整頓武備，在内崇尚儒學，勉勵督促農桑，教育人民懂得廉耻，不放過任何罪行，不隱没任何有才能的人，各種事業都很興旺，各項政務很有次序。於是國富兵强，接近於太平，都是王猛的功勞。苻堅曾經閑暇時對王猛說：“卿日夜不懈怠，奮勉考慮繁忙的政務，如同文王得到了太公，我將悠閑地度過終生。”王猛說：“没想到陛下這樣過分地信任臣，臣哪能與古人相比！”苻堅說：“依我看來，太公哪能超過卿。”常敕告他的太子苻宏、長樂公苻丕等說：“你們要像奉事我一樣奉事王公。”他就是這樣得到器重。

廣平麻思流寄關右，因母亡歸葬，請還冀州。猛謂思曰：“便可速裝，是暮已符卿發遣。”及始出關，郡縣已被符管攝。其令行禁整，事無

廣平麻思漂泊寄居關右，因母亡要回家安葬，請求回冀州。王猛對麻思說：“可立即收拾上路，今晚就已下文讓卿出發。”等他剛出關，各郡縣已收到公文辦理。他的令行禁止，事務從

留滯，皆此類也。性剛明清肅，於善惡尤分。微時一餐之惠，睚眦之忿，靡不報焉，時論頗以此少之。

不拖延，都如此類。性情剛毅嚴明清正，善惡尤其分明。貧賤時的一飯之恩，極小的怨恨，無不回報，當時人很因此批評他。

其年寢疾，堅親祈南北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禱河岳諸祀，靡不周備。猛疾未瘳，乃大赦其境内殊死已下。猛疾甚，因上疏謝恩，并言時政，多所弘益。堅覽之流涕，悲慟左右。及疾篤，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晋雖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没之後，願不以晋爲圖。鮮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死，時年五十一。堅哭之慟。比斂，三臨，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贈侍中，丞相餘如故。給東園温明秘器，帛三千匹，穀萬石。謁者僕射監護喪事，葬禮一依漢大將軍霍光故事。謚曰武侯。朝野巷哭三日。

這年他卧病不起，苻堅親自到南北郊、宗廟、社稷祈禱，分派侍臣向河岳諸祀祈禱，祛病之事無不全備。王猛的病没有痊愈，就大赦境内死刑以下的罪犯。王猛的病更重了，就上疏謝恩，并論及政事，很有補益。苻堅看後流淚，左右之人爲之悲慟。到他彌留之際，苻堅親自前往探視病情，問他後事。王猛説："晋雖然處在僻陋的吴、越之地，却是正統朝廷的延續。親近賢能仁義之人搞好鄰邦關係，這是國家的法寶。臣死之後，希望不要圖謀晋地。鮮卑、羌虜，是我們的仇敵，終究要成爲禍患，應當逐漸除去，以利國家。"説完就死了，當時五十一歲。苻堅哭得很悲痛。到入殮時，三次去哭吊，對太子苻宏説："上天是不願讓我統一天下嗎？爲什麽這麽快就奪去了王景略呢！"追贈侍中，丞相等如舊。賜給東園葬器棺材，帛三千匹，穀一萬石。謁者僕射監護喪事，喪禮全部依照漢大將軍霍光的舊例。謚號叫武侯。朝野人士在里巷中聚集哭泣三天。

## 苻融

苻融字博休，堅之季弟也。少而岐嶷夙成，魁偉美姿度。健之世封安樂王，融上疏固辭，健深奇之，曰："且成吾兒箕山之操。"乃止。苻生愛其器貌，常侍左右，未弱冠便有台輔之望。長而令譽彌高，爲朝野所屬。

苻融字博休，是苻堅的小弟弟。從小聰慧早成，身材魁梧相貌英俊。苻健在世時封他爲安樂王，苻融上疏再三辭讓，苻健覺得很奇異，説："姑且成全我兒的隱居不仕的節操。"就作罷了。苻生喜愛他的器度才貌，常讓他在身邊陪伴，不滿二十歲就有宰輔大臣的聲望。長大後美名更高，爲朝野所矚目。

堅僭號，拜侍中，尋除中軍將軍。融聰辯明慧，下筆成章，至於談玄論道，雖道安無以出之。耳聞則誦，過目不忘，時人擬之王粲。嘗著《浮圖賦》，壯麗清贍，世咸珍之。未有升高不賦，臨喪不誄，朱彤、趙整等推其妙速。旅力雄勇，騎射擊刺，百夫之敵也。銓綜内外，刑政修理，進才理滯，王景略之流也。尤善斷

苻堅僭稱帝號，拜授侍中，不久除授中軍將軍。苻融聰慧明辯，下筆成章，至於談玄論道，即使是道安也不能超過他。耳朵聽過一遍就能背誦，過目不忘，當時人把他與王粲相比。曾著《浮圖賦》，文辭壯麗清新豐富，世人都很珍愛。從未登高不作賦，臨喪不作誄，朱彤、趙整等都推許他的文思美妙敏捷。力氣雄勇，善於騎射擊刺，是百夫之敵。綜合衡量内外政務，整頓刑法政令，進用賢才處理積壓的事務，是王猛之流的

獄，奸無所容，故爲堅所委任。

後爲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爲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疑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以不？"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返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於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爲不祥。還之夜，復夢如初。問之筮者，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爲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爲水，馬爲《離》，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爲中女，《坎》爲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爲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承易位。《離》下《坎》上，《既濟》，文王遇之囚牖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馬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推檢，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枕枕爲驗，是以誤中婦人。"在冀州，有老母遇劫於路，母揚聲唱盜，行人爲母逐之。既擒劫者，劫者返誣行人爲盜。時日垂暮，母及路人莫知孰是，乃俱送之。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并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既而還入，融正色謂後出者曰："汝真是盜，何以誣人!"其發奸摘伏，皆此類也。所在盜賊止息，路不拾遺。堅及朝臣雅皆嘆服，

人。尤其善於斷案，奸邪無所逃避，所以受到苻堅的委任。

後來任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在外游學三年後回來，路過在妻子家住宿。這天晚上妻子被賊人殺害，妻兄懷疑是董豐殺的，把董豐送官。董豐受不了刑罰拷打，屈打成招承認自己殺妻。苻融審察後懷疑，問他說："你出門往返，路上有什麼怪異的事以及卜筮過嗎?"董豐說："當初將要出發時，晚上夢見乘馬南渡河流，返過來又北渡，又從北向南，馬停在水中，鞭打也不走。低下頭看，看見有兩個太陽在水中，馬左邊白而濕，右邊黑而乾。醒來後心跳，竊以爲不吉祥。回來的晚上，又做了同樣的夢。去問占卜的人，占卜的人說：'有刑獄之憂，遠離三枕，避開三沐。'到家後，妻子爲我打水沐浴，晚上給我枕頭。我記起占卜人的話，都避開了。妻子就自己沐浴，枕着枕頭睡覺。"苻融說："我已經知道了。《周易》中《坎》爲水，馬爲《離》，夢乘馬南渡，接着從北往南，從《坎》到《離》。三爻相同而變，變而成爲《離》。《離》爲仲女，《坎》爲仲男。兩個太陽，是二夫的象徵。《坎》是執法官吏。官吏訊問其夫，婦人流血而死。《坎》卦二陰一陽，《離》卦二陽一陰，相接續交換位置。《離》下《坎》上，《既濟》，文王遇到被囚在牖里，有禮則能活，無禮就會死。馬左邊濕，濕，是水，左邊水右邊馬，是個馮字。兩個日，是個昌字。是馮昌殺了她罷！"於是追查，抓到了馮昌審問，馮昌全都招供了，說："本來與他妻子謀殺董豐，約好了以新沐浴枕着枕頭爲記號，是此誤殺了婦人。"在冀州時，有個老太婆在路上碰到强盜搶劫她，老太婆高喊抓强盜，路上的行人替她去追趕。抓到强盜後，强盜反而誣賴是這個行人搶劫。當時天色已晚，老太婆和路上的人誰也分不清孰是孰非，就把他們倆人一起送官。苻融看見了笑着說："這很容易搞清楚，讓兩個人一起跑，先跑出鳳陽門的不是强盜。"一會兒他們回來了，苻融嚴厲地對跑在後面的那個人說："你是真正的强盜，爲什麼要誣賴别人!"他揭發隱蔽的奸邪，都類似這樣。所在之

州郡疑獄莫不折之於融。融觀色察形，無不盡其情狀。雖鎮關東，朝之大事靡不馳驛與融議之。

性至孝，初届冀州，遣使參問其母動止，或日有再三。堅以爲煩，月聽一使。後上疏請還侍養，堅遣使慰喻不許。久之，徵拜侍中、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太子太傅、領宗正、録尚書事。俄轉司徒，融苦讓不受。

融爲將善謀略，好施愛士，專方征伐，必有殊功。

堅既有意荆、揚，時慕容垂、姚萇等常説堅以平吴封禪之事，堅謂江東可平，寢不暇旦。融每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且國家，戎族也，正朔會不歸人。江東雖不絶如綖，然天之所相，終不可滅。"堅曰："帝王曆數豈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大運。劉禪可非漢之遺祚，然終爲中國之所并。吾將任汝以天下之事，奈何事事折吾，沮壞大謀！汝尚如此，況於衆乎！"堅之將入寇也，融又切諫曰："陛下聽信鮮卑、羌虜諂諛之言，采納良家少年利口之説，臣恐非但無成，亦大事去矣。垂、萇皆我之仇敵，思聞風塵之變，冀因之以逞其凶德。少年等皆富足子弟，希關軍旅，苟説佞諂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不足采也。"堅弗納。及淮南之敗，垂、萇之叛，堅悼恨彌深。

地盜賊止息，路不拾遺。苻堅及朝廷大臣都很嘆服，州郡中的疑案無不請苻融判定。苻融觀色察形，無不徹底查清案情。他雖然鎮守關東，朝廷的大事無不用驛馬奔馳來與他商議。

極孝順，剛到冀州時，派人詢問他母親的情況，有時一天兩三次。苻堅認爲太頻繁，准許他每月派一次人。後來上疏請求回京侍養，苻堅派使者慰問曉諭不同意。過了很久，召入拜任侍中、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太子太傅、領宗正、録尚書事。不久轉任司徒，苻融苦苦辭讓不受。

苻融當將領善用謀略，好施捨愛護士卒，主持一方征伐，必定有大功。

苻堅有了奪取荆、揚之意後，當時慕容垂、姚萇等常以平吴封禪的事勸説苻堅，苻堅認爲江東可以平定，也就是不到睡一宿覺的事。苻融總是勸諫説："知足不辱，知止不危，窮兵黷武，没有不滅亡的。而且國家是戎族，正統朝廷不會歸我們。江東雖然很微弱，然而得到上天幫助，終究不可滅亡。"苻堅説："帝王的曆數哪有不變的呢，祇授予有德之人！你之所以不如我，就是有不識變通大運的毛病。劉禪可不就是漢的後代，然而最終被中原所吞并。我將要把天下大事交付給你，怎麽事事都逆着我，敗壞大計！你尚且如此，何况衆人呢！"苻堅將要入侵中原時，苻融又深切勸諫説："陛下聽信鮮卑、羌虜的諂諛之言，采納良家少年能言善辯的話，臣擔心不但不會成功，而且要壞大事。慕容垂、姚萇都是我們的仇敵，希望聽到有風雲變化，企圖藉此以逞凶狂。少年等都是富家子弟，希望參與軍旅之事，隨便説花言巧語巴結人的話，以迎合陛下的心意，不足以采納。"苻堅不聽。等到在淮南大敗，慕容垂、姚萇反叛時，苻堅的哀傷遺憾更加深切。

苻朗

苻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性宏達，神氣爽邁，幼懷遠操，不屑時榮。堅嘗目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徵拜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封樂安

苻朗字元達，是苻堅的堂兄之子。性情宏達，精神爽朗超逸，從小胸懷高遠的情操，不屑於世俗的榮耀。苻堅曾經稱贊他説："這是我家的千里駒。"召他拜授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封

男，不得已起而就官。及爲方伯，有若素士，耽玩經籍，手不釋卷，每談虚語玄，不覺日之將夕；登涉山水，不知老之將至。在任甚有稱績。

後晋遣淮陰太守高素伐青州，朗遣使詣謝玄於彭城求降，玄表朗許之，詔加員外散騎侍郎。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得，志陵萬物，所與悟言，不過一二人而已。驃騎長史王忱，江東之俊秀，聞而詣之，朗稱疾不見。沙門釋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爲誰? 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兄弟者乎?"王忱醜而才慧，國寶美貌而才劣于弟，故朗云然。汰悵然自失。其忤物侮人，皆此類也。

謝安常設宴請之，朝士盈坐，并机褥壺席。朗每事欲誇之，唾則令小兒跪而張口，既唾而含出，頃復如之，坐者以爲不及之遠也。又善識味，鹹酢及肉皆別所由。會稽王司馬道子爲朗設盛饌，極江左精肴。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鷄以食之，既進，朗曰："此鷄栖恒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鵝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毫厘之差。時人咸以爲知味。

後數年，王國寶譖而殺之。王忱將爲荆州刺史，待殺朗而後發。臨刑，志色自若，爲詩曰："四大起何因? 聚散無窮已。既過一生中，又入一死理。冥心乘和暢，未覺有終始。如何箕山夫，奄焉處東市! 曠此百年期，遠同嵇叔子。命也歸自天，委化任冥紀。"著《苻子》數十篇行於世，亦《老》《莊》之流也。

爲樂安男，没辦法衹得出來任職。擔任地方長官後，如同布衣之士，專心研讀經籍，手不釋卷，常常談論玄虚，不覺日之將晚；登山涉水，不覺老之將至。在任上很有政績。

後來晋派淮陰太守高素討伐青州，苻朗派使者到彭城向謝玄請求投降，謝玄上表奏請同意，詔令加員外散騎侍郎。到揚州後，風流超過當時之人，超然自得，志高壓倒萬物，能和他交談的，不過一兩個人而已。驃騎長史王忱，是江東的俊傑人物，聽説後拜訪他，苻朗稱病不見他。和尚釋法汰問苻朗説："見了王吏部的兄弟嗎?"苻朗説："吏部是誰? 不就是人面狗心、狗面人心的兄弟嗎?"王忱長得醜而有才氣，王國寶美貌而才能比其弟低劣，所以苻朗這樣説。釋法汰悵然自失。他忤侮人都像這樣。

謝安常設宴席請他，朝中之士都來參加，并排坐在褥席上依着几案喝酒。苻朗事事都要誇耀，吐唾沫時讓僮僕跪着張嘴接住，含着他的唾沫到外面去，過一會兒又這樣，在座的人都覺得比他差許多。又善於品嘗味道，鹹酸及肉都知道是怎麽回事。會稽王司馬道子爲苻朗設盛宴，極盡江東的美味。吃完後，問他説："關中的菜肴比這個怎麽樣?"回答説："都好，衹是鹽味還没有十分進去。"後來問厨子，果然都像他説的。有人殺鷄做給他吃，端上來後，苻朗説："這隻鷄栖息時常常一半露天。"察看一下，果然如此。又吃鵝肉，能知道鵝什麽部分長白毛什麽部位長黑毛。有人不信，記下來去試他，結果毫厘不差。當時人都認爲他懂得品嘗味道。

後來過了幾年，王國寶誣陷他把他殺了。王忱將要出任荆州刺史，等着殺了苻朗然後出發。臨刑時，神色自如，作詩説："四大起自何處? 聚散無窮盡。已經過了一生，又遇到死亡。泯滅俗念駕着和諧通暢的天地之氣，不覺得有始有終。怎麽使箕山之人，忽然死在刑場！悠悠的一生，與古人嵇叔子相同。生命歸於天，死生任由天意神旨的安排。"著有《苻子》數十篇流行於世，也是《老》《莊》一派的觀點。

# 晉書卷一百十五

## 載記第十五

### 苻丕

苻丕字永叔，堅之長庶子也。少而聰慧好學，博綜經史。堅與言將略，嘉之，命鄧羌教以兵法。文武才幹亞于苻融，爲將善收士卒情，出鎮于鄴，東夏安之。

堅敗歸長安，丕爲慕容垂所逼，自鄴奔枋頭。堅之死也，丕復入鄴城，將收兵趙、魏，西赴長安。會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苻沖頻爲垂將平規等所敗，乃遣昌黎太守宋敞焚燒和龍、薊城宫室，率衆三萬進屯壺關，遣使招丕。丕乃去鄴，率男女六萬餘口進如潞川。驃騎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之，入據晉陽，始知堅死問，舉哀于晉陽，三軍縞素。王永留苻沖守壺關，率騎一萬會丕，勸稱尊號，丕從之，乃以太元十年僭即皇帝位于晉陽南。立堅行廟，大赦境内，改元曰太安。置百官，以張蚝爲侍中、司空，封上黨郡公；王永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令，進封清河公；王騰爲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司隸校尉、陽平郡公；苻沖爲左光禄大夫、尚書左僕射、西平王；俱石子爲衛將軍、濮陽公；楊輔爲尚書右僕射、濟陽公；王亮爲護軍將軍、彭城公；强益耳、梁暢爲侍中，徐義爲吏部尚書，并封縣公。自餘封授各有差。

苻丕字永叔，是苻堅庶出的長子。從小聰慧好學，博覽經史。苻堅與他談論用兵的謀略，很嘉許他，命鄧羌教他兵法。文武才幹不如苻融，率兵善於收取士卒之心，出鎮鄴，東夏得以安定。

苻堅敗歸長安，苻丕被慕容垂逼迫，從鄴奔往枋頭。苻堅死時，苻丕又進入鄴城，想到趙、魏收集兵力，向西赴長安之難。正好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苻沖頻頻被慕容垂部將平規等打敗，派昌黎太守宋敞焚燒和龍、薊城的宫室，率軍三萬進據壺關，派使者招苻丕。苻丕就離開鄴，率城中男女六萬多人進到潞川。驃騎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接他，入據晉陽，這時纔知道苻堅的死訊，在晉陽舉哀，三軍皆穿白色喪服。王永留下苻沖守壺關，率騎兵一萬與苻丕會合，勸苻丕稱帝號，苻丕同意了，於是在太元十年在晉陽南僭登皇帝位。立苻堅的行廟，在境内大赦，改元爲太安。設置百官，任張蚝爲侍中、司空，封爲上黨郡公；任王永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令，進封爲清河公；任王騰爲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司隸校尉、陽平郡公；任苻沖爲左光禄大夫、尚書左僕射、西平王；任俱石子爲衛將軍、濮陽公；任楊輔爲尚書右僕射、濟陽公；任王亮爲護軍將軍、彭城公；任强益耳、梁暢爲侍中，徐義爲吏部尚書，都封爲縣公。其他的人封賜任命各有等差。

是時安西呂光自西域還師，至于宜禾，堅凉州刺史梁熙謀閉境距之。高昌太守楊翰言于熙曰："呂光新定西國，兵强氣鋭，其鋒不可當也。度其事意，必有異圖。且今關中擾亂，京師存亡未知，自河已西迄于流沙，地方萬里，帶甲十萬，鼎峙之勢實在今日。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測。高梧谷口，水險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渴，自然投戈。如其以遠不守，伊吾之關亦可距也。若度此二要，雖有子房之策，難爲計矣。地有所必争，真此機也。"熙弗從。美水令犍爲張統説熙曰："主上傾國南討，覆敗而還。慕容垂擅兵河北，泓、冲寇逼京師，丁零雜虜，跋扈關、洛，州郡奸豪，所在風扇，王綱弛絶，人懷利己。今呂光回師，將軍何以抗也?"熙曰："誠深憂之，未知計之所出。"統曰："光雄果勇毅，明略絶人，今以蕩西域之威，擁歸師之鋭，鋒若猛火之盛於原，弗可敵也。將軍世受殊恩，忠誠夙著，立勳王室，宜在于今。行唐公洛，上之從弟，勇冠一時。爲將軍計者，莫若奉爲盟主，以攝衆望，推忠義以總率群豪，則光無異心也。資其精鋭，東兼毛興，連王統、楊璧，集四州之衆，掃凶逆於諸夏，寧帝室于關中，此桓、文之舉也。"熙又不從。殺洛于西海，以子胤爲鷹揚將軍，率衆五萬距光于酒泉。敦煌太守姚靜、晋昌太守李純以郡降光。胤及光戰于安彌，爲光所敗。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迎光，光殺之。建威、西郡太守索泮，奮威、督洪池已南諸軍事、酒泉太守宋皓等，并爲光所殺。

這時安西呂光從西域回兵，到了宜禾，苻堅的凉州刺史梁熙想封閉邊境抵禦他。高昌太守楊翰對梁熙説："呂光剛剛平定西方各國，兵强氣鋭，他的鋒芒不可抵擋。推測他的意圖，必然有異謀。而且現在關中混亂，京都的存亡還無法預測，從黄河往西直到沙漠，地廣萬里，甲兵十萬，鼎足之勢確實現在就要形成。如果呂光從沙漠進兵，形勢很難預料。高梧谷口，是水險的要塞，宜先守住那裏奪取他的水源。他們缺水非常乾渴，自然會放下兵戈。如果因爲太遠難守，伊吾之關也可以據以抵禦。如果他過了這兩處險要，即使有張良的良謀，也難以策劃了。有的地方是必須要争奪的，這確實是關鍵呀。"梁熙不聽。美水令犍爲張統勸説梁熙説："主上傾國出動南征，大敗而回。慕容垂在黄河北獨攬兵權，慕容泓、慕容冲侵犯京城，丁零小民族，在關、洛跋扈飛揚，州郡中横行不法的豪猾之人，到處煽動，國家的法紀敗壞，人人衹考慮私利。現在呂光回兵，將軍用什麽辦法與他抗拒呢?"梁熙説："確實很憂慮，不知用什麽辦法好。"張統説："呂光勇猛果敢堅毅，謀略過人，現在憑着掃蕩西域的威勢，擁有回師的鋭氣，其鋒如烈火燎原，不可抵擋。將軍世代蒙受大恩，早就以忠誠著稱，爲王室立大功，就在今天。行唐公苻洛，是皇上的堂弟，勇冠當時。爲將軍考慮，不如奉他爲盟主，以吸引衆望，推行忠義以統率群豪，那樣呂光就不會有異心了。利用他的精鋭，東面帶上毛興，聯合王統、楊璧，集中四州之衆，到諸夏掃蕩凶逆，到關中安定帝室，這是桓、文之舉。"梁熙又不聽。在西海殺了苻洛，任子梁胤爲鷹揚將軍，率軍五萬到酒泉抵禦呂光。敦煌太守姚靜、晋昌太守李純率郡投降呂光。梁胤與呂光在安彌交戰，被呂光擊敗。武威太守彭濟捉住梁熙迎接呂光，呂光把他殺了。建威、西郡太守索泮，奮威、督洪池以南諸軍事、酒泉太守宋皓等都被呂光殺了。

堅尚書令、魏昌公苻纂自關中來奔，拜太尉，進封東海王。以中山

苻堅的尚書令、魏昌公苻纂從關中來投奔，拜任太尉，進封爲東海王。任中山太守王兖爲平

太守王兖爲平東將軍、平州刺史、阜城侯，苻定爲征東將軍、冀州牧、高城侯，苻紹爲鎮東將軍、督冀州諸軍事、重合侯，苻謨爲征西將軍、幽州牧、高邑侯，苻亮爲鎮北大將軍、督幽、并二州諸軍事，并進爵郡公。定、紹據信都，謨、亮先據常山，慕容垂之圍鄴城也，并降于垂，聞丕稱尊號，遣使謝罪。王兖固守博陵，與垂相持。左將軍竇衝、秦州刺史王統、河州刺史毛興、益州刺史王廣、南秦州刺史楊壁、衛將軍楊定，并據隴右，遣使招丕，請討姚萇。丕大悦，以定爲驃騎大將軍、雍州牧，衝爲征西大將軍、梁州牧，統鎮西大將軍，興車騎大將軍，壁征南大將軍，并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廣安西將軍，皆進位州牧。

東將軍、平州刺史、阜城侯，苻定爲征東將軍、冀州牧、高城侯，苻紹爲鎮東將軍、督冀州諸軍事、重合侯，苻謨爲征西將軍、幽州牧、高邑侯，苻亮爲鎮北大將軍、督幽、并二州諸軍事，都進爵爲郡公。苻定、苻紹據守信都，苻謨、苻亮原先據守常山，慕容垂圍攻鄴城時，他們都向慕容垂投降，聽説苻丕稱帝號，派使者謝罪。王兖固守博陵，與慕容垂相持。左將軍竇衝、秦州刺史王統、河州刺史毛興、益州刺史王廣、南秦州刺史楊壁、衛將軍楊定，都據守在隴右，派使者招苻丕，請求征討姚萇。苻丕大喜，任楊定爲驃騎大將軍、雍州牧，竇衝爲征西大將軍、梁州牧，王統爲鎮西大將軍，毛興爲車騎大將軍，楊壁爲征南大將軍，都爲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王廣爲安西將軍，都進位爲州牧。

於是王永宣檄州郡曰："大行皇帝棄背萬國，四海無主。征東大將軍、長樂公，先帝元子，聖武自天，受命荆南，威振衡海，分陝東都，道被夷夏，仁澤光于宇宙，德聽侔于《下武》。永與司空蚝等謹順天人之望，以季秋吉辰奉公紹承大統，銜哀即事，栖谷總戎，枕戈待旦，志雪大耻。慕容垂爲封豕于關東，泓、冲繼凶于京邑，致乘輿播越，宗社淪傾。羌賊姚萇，我之牧士，乘釁滔天，親行大逆，有生之巨賊也。永累葉受恩，世荷將相，不與驪山之戎、滎澤之狄共戴皇天，同履厚土。諸牧伯公侯或宛、沛宗臣，或四七勛舊，豈忍捨破國之醜竪，縱殺君之逆賊乎！主上飛龍九五，實協天心，靈祥休瑞，史不輟書，投戈效義之士三十餘萬，少康、光武之功可旬朔而成。今以衛將軍俱石子爲前軍師，司空張蚝爲中軍都督。武將猛士，風烈雷震，志殄

於是王永向各州郡發送檄文説："剛去世的先皇帝拋棄了天下，現在四海無主。征東大將軍、長樂公，是先帝的長子，有天賜的聖武，受命於荆南，威震於衡海，到東都任地方長官，道義普及夷夏，仁澤光照宇宙，德聲與《下武》齊同。王永與司空張蚝等恭謹順從天人的願望，於晚秋的吉日奉公繼承大統，含哀就事，栖身山谷統領軍旅，枕戈待旦，立志洗雪大耻。慕容垂在關東行大暴虐，慕容泓、慕容冲在京都接着行凶殘，以致使皇上流亡，宗廟社稷淪喪傾覆。羌賊姚萇，是我們的牧民，乘隙作惡滔天，親自實行大逆不道之事，是有生命的人的大賊。王永幾代受恩，世世爲將相，不能與驪山之戎、滎澤之狄共戴皇天，同踏后土。各位牧伯公侯和宛、沛同宗之臣，和各位開國功臣，難道能忍心放過破滅國家的醜類，放縱殺君的逆賊嗎！主上登九五之尊，確實合於天意，瑞祥的美好徵兆，史書上斷有記載，揮戈效義的士卒三十多萬，少康、光武那樣的功業可在旬月之間建立。現任衛將軍俱石子爲前軍師，司空張蚝爲中軍都督。武將猛士，如風狂雷震，誓滅元凶，義無反顧。王永謹奉皇

元凶，義無他顧。永謹奉乘輿，恭行天罰。君臣終始之義，在三忘軀之誠，戮力同之，以建晉、鄭之美。”

先是，慕容驎攻王兖于博陵，至是糧竭矢盡，郡功曹張猗逾城聚衆應驎。兖臨城數之曰：“卿，秦之人也。吾，卿之君也。起衆應賊，號稱義兵，何名實相違之甚！卿兄往合鄉宗，親逐城主，天地不容，爲世大戮。身滅未幾，卿復續之。卿見爲吾吏，親尋干戈，競爲戎首，爲爾君者，不亦難乎！今人可取卿一切之功，寧能忘卿不忠不孝之事！古人有云，求忠臣必出孝子之門，卿母在城，不能顧之，何忠義之可望！惡不絶世，卿之謂也。不圖中州禮義之邦，而卿門風若斯。卿去老母如脱屣，吾復何論哉！”既而城陷，兖及固安侯苻鑒并爲驎所殺。

丕復以王永爲司徒、録尚書事，徐義爲尚書令，加右光禄大夫。

初，王廣還自成都也，奔其兄秦州刺史統。及長安不守，廣攻河州牧毛興于枹罕。興遣建節將軍、臨清伯衛平率其宗人千七百夜襲廣軍，大敗之。王統復遣兵助廣，興於是嬰城固守。既而襲王廣，敗之，廣亡奔秦州，爲隴西鮮卑匹蘭所執，送詣姚萇。興既敗王廣，謀伐王統，平上邽。枹罕諸氐皆窘於兵革而疲不堪命，乃殺興，推衛平爲使持節、安西將軍、河州刺史，遣使請命。

刁雲殺慕容忠，乃推慕容永爲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凉四州牧、録尚書事、河東王，稱藩于垂。征東苻定、鎮東苻紹、征北苻謨、鎮北苻亮皆降于慕容垂。

丕又進王永爲左丞相，苻纂爲大

上，恭敬地替上天行懲罰。君臣有始有終之義，禮敬君父之誠，合力同心，以建立晉、鄭的美好業績。”

在此之前，慕容驎在博陵進攻王兖，到這時糧草弓箭都竭盡了，郡功曹張猗出城聚衆接應慕容驎。王兖在城頭上斥責他説：“您是秦人。我是您的長官。聚衆接應賊人，還號稱義兵，名和實相差多遠啊！您兄從前聚集同族鄉親，驅逐城主，爲天地所不容，受到極刑。身死不久，您又接着做這種事。您是我的屬吏，親自動用干戈，争當禍首，做你的長官，不也是很難的嗎！現在人們可以取消你所有的功勞，但是能忘記你的不忠不孝的事情嗎！古人説過，要找忠臣必然出自孝子之家，您母親在城裏，尚且不顧念，怎麽能指望你有忠義呢！壞人壞事也是一代接一代不斷絶，説的就是你。没想到中原禮義之邦，而你的門風竟是這樣。你抛棄老母如同脱掉破鞋子，我還有什麽好説的！”不久城池被攻破，王兖及固安侯苻鑒都被慕容驎殺了。

苻丕又任王永爲司徒、録尚書事，徐義爲尚書令，加右光禄大夫。

當初，王廣從成都回來，投奔其兄秦州刺史王統。長安失守時，王廣在枹罕進攻河州牧毛興。毛興派建節將軍、臨清伯衛平率他的同族之人一千七百人夜襲王廣軍，大敗王廣。王統又派兵援助王廣，毛興於是環城固守。不久襲擊王廣，擊敗了他，王廣逃奔秦州，被隴西鮮卑匹蘭擒獲，送到姚萇那裏。毛興打敗王廣後，就想進攻王統，平定上邽。枹罕諸氐族都因戰亂而困窘疲憊不堪，就殺了毛興，推舉衛平爲使持節、安西將軍、河州刺史，派使者請示。

刁雲殺了慕容忠，於是推舉慕容永爲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凉四州牧、録尚書事、河東王，向慕容垂稱藩臣。征東苻定、鎮東苻紹、征北苻謨、鎮北苻亮都向慕容垂投降。

苻丕又進升王永爲左丞相，苻纂爲大司馬，

司馬，張蚝爲太尉，王騰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徐義爲司空，苻冲爲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儀同三司，俱石子爲衛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領官皆如故。永又檄州郡曰："昔夏有窮夷之難，少康起焉；王莽毒殺平帝，世祖重光漢道；百六之運，何代無之！天降喪亂，羌胡猾夏，先帝晏駕賊庭，京師鞠爲戎穴，神州蕭條，生靈塗炭。天未亡秦，社稷有奉。主上聖德恢弘，道侔光武，所在宅心，天人歸屬，必當隆中興之功，復配天之美。姚萇殘虐，慕容垂凶暴，所過滅户夷烟，毀發丘墓，毒遍存亡，痛纏幽顯，雖黄巾之害于九州，赤眉之暴于四海，方之未爲甚也。今素秋將及，行師令辰，公侯牧守，壘主鄉豪，或戮力國家，乃心王室，各率所統，以孟冬上旬會大駕于臨晋。"於是天水姜延、馮翊寇明、河東王昭、新平張晏、京兆杜敏、扶風馬郎、建忠高平牧官都尉王敏等咸承檄起兵，各有衆數萬，遣使應丕。皆就拜將軍、郡守，封列侯。冠軍鄧景擁衆五千據彭池，與竇衝爲首尾，擊萇平凉太守金熙。安定北部都尉鮮卑没奕于率鄯善王胡員吒、護羌中郎將梁苟奴等，與萇左將軍姚方成、鎮遠强京戰于孫丘谷，大敗之。

張蚝爲太尉，王騰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徐義爲司空，苻冲爲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儀同三司，俱石子爲衛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領官都如舊。王永又傳檄州郡說："從前夏有窮夷之難，少康興起了；王莽毒殺平帝，世祖重新光大漢運；一百零六的厄運，哪個朝代没有！天降下喪亂，羌胡擾亂華夏，先帝在賊營駕崩，京城淪爲賊巢，神州衰敗凋零，生靈塗炭。上天没有滅亡秦，社稷有主祀之人。主上聖德宏大，德行與光武齊同，各地歸心，天人依附，必將使中興之功隆盛，恢復與天相配之美。姚萇暴虐，慕容垂凶殘，所過之處人烟滅絶，毁壞挖掘墳墓，活人死人都受其毒害，使陰間陽世的人都很悲痛，即使是黄巾在九州的禍害，赤眉在四海的凶暴，與他們相比也不爲過。現在秋季將臨，是行軍作戰的好時候，公侯牧守，壘主鄉豪，都要爲國效力，心向王室，各率所部，在冬季第一個月的上旬到臨晋與大駕會合。"於是天水姜延、馮翊寇明、河東王昭、新平張晏、京兆杜敏、扶風馬郎、建忠高平牧官都尉王敏等都承檄起兵，各有衆數萬，派使者響應苻丕。都拜任將軍、郡守，封爲列侯。冠軍鄧景擁兵五千占據彭池，與竇衝首尾呼應，攻擊姚萇的平凉太守金熙。安定北部都尉鮮卑没奕于率鄯善王胡員吒、護羌中郎將梁苟奴等，與姚萇的左將軍姚方成、鎮遠强京在孫丘谷交戰，大敗他們。

枹罕諸氐以衛平年老，不可以成事業，議廢之，而憚其宗强，連日不决。氐有啖青者，謂諸將曰："大事宜定，東討姚萇，不可沈吟猶豫。一旦事發，反爲人害。諸軍但請衛公會集衆將，青爲諸軍决之。"衆以爲然。於是大饗諸將，青抽劍而前曰："今天下大亂，豺狼塞路，吾曹今日可謂休戚是同，非賢明之主莫可濟艱難也。衛公朽耄，不足以成大事，宜反

枹罕諸氐族因衛平年老，不能成就事業，商議要廢掉他，而害怕他的家族强盛，連日作不了決斷。有個叫啖青的氐人，對衆將領說："大事應當决定，東征姚萇，不能反復思量猶豫。一旦事情泄露，反而要受人之害。諸軍衹管請衛公會集衆將領，請讓我來爲諸君作決斷。"衆人都認爲他說得對。於是大宴衆將，啖青抽劍上前說："現在天下大亂，豺狼充滿道路，我們這些人今天可以說是休戚與共，如果不是賢明之主不能度過艱難。衛公已經老朽，不足以成就大事，應該

初服，以避賢路。狄道長苻登雖王室疏屬，而志略雄明，請共立之，以赴大駕。諸君若有不同者，便下異議。”乃奮劍攘袂，將斬貳己者，衆皆從之，莫敢仰視。於是推登爲帥，遣使于丕請命。丕以登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持節及州郡督因其所稱而授之。又以徐義爲右丞相。

退位，以避讓進賢之路。狄道長苻登雖然是王室的遠親，然而才略雄明，請共同擁立他，以奔赴大駕。諸君如有不同意的，就提出意見來。”於是舉劍捋袖，要斬殺有異議的人，衆人都同意了，没有誰敢抬頭看他。於是推舉苻登爲帥，派使者向苻丕請示。苻丕任苻登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持節及州郡督依據他所稱的而授予。又任徐義爲右丞相。

丕留王騰守晉陽，楊輔戍壺關，率衆四萬進據平陽。王統以秦州降姚萇。慕容永以丕至平陽，恐不自固，乃遣使求假道還東，丕弗許。遣王永及苻纂攻之，以俱石子爲前鋒都督，與慕容永戰于襄陵。王永大敗，永及石子皆死之。

苻丕留下王騰守晉陽，楊輔戍守壺關，率軍四萬進據平陽。王統以秦州投降姚萇。慕容永因苻丕到了平陽，恐怕難以保全自己，就派使者請求借路東回，苻丕不同意。派王永及苻纂進攻他，任俱石子爲前鋒都督，與慕容永在襄陵交戰。王永大敗，王永和俱石子都戰死。

初，苻纂之奔丕也，部下壯士三千餘人，丕猜而忌之。及永之敗，懼爲纂所殺，率騎數千南奔東垣。晉揚威將軍馮該自陝要擊，敗之，斬丕首，執其太子寧、長樂王壽，送于京師，朝廷赦而不誅，歸之于苻宏。徐義爲慕容永所獲，械埋其足，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中，土開械脱，於重禁之中若有人導之者，遂奔楊佺期，佺期以爲洛陽令。苻纂及弟師奴率丕餘衆數萬，奔據杏城。苻登稱尊號，僞謚丕爲哀平皇帝。丕之臣佐皆没慕容永，永乃進據上黨之長子，僭稱大號，改元曰中興。丕在位二年而敗。

當初，苻纂投奔苻丕時，部下有壯士三千多人，苻丕對他很猜忌。到王永戰敗時，擔心被苻纂所殺，率幾千騎兵向南奔往東垣。晉揚威將軍馮該從陝截擊，打敗了他，斬了苻丕之首，抓獲他的太子苻寧、長樂王苻壽，送到京都，朝廷赦免了他們不殺，把他們送到苻宏那裏。徐義被慕容永俘虜，鎖住他的手埋没他的脚，將要殺他。徐義念誦《觀世音經》，到半夜，土鬆開了，枷鎖脱落，在重重禁閉之中如同有人引導，於是投奔楊佺期，楊佺期任他爲洛陽令。苻纂及弟苻師奴率苻丕的殘兵數萬，奔往杏城據守。苻登稱帝號，僞謚苻丕爲哀平皇帝。苻丕的臣佐都被慕容永殺死或俘獲，慕容永於是進占上黨的長子，僭稱帝號，改元叫中興。苻丕在位兩年後失敗了。

## 苻登

登字文高，堅之族孫也。父敞，健之世爲太尉司馬、隴東太守、建節將軍，後爲苻生所殺。堅即僞位，追贈右將軍、凉州刺史，以登兄同成嗣。毛興之鎮上邽，以爲長史。登少而雄勇，有壯氣，粗險不修細行，故堅弗之奇也。長而折節謹厚，頗覽書

苻登字文高，是苻堅的族孫。父苻敞，苻健在世時是太尉司馬、隴東太守、建節將軍，後來被苻生殺了。苻堅即僞位後，追贈右將軍、凉州刺史，讓苻登兄苻同成繼位。毛興鎮上邽時，任他爲長史。苻登從小勇猛，有豪氣，粗暴狠毒不注意細節，所以苻堅不以他爲奇。長大後改變平素的志行恭謹忠厚，讀了不少書。任殿上將軍，

傳。拜殿上將軍，稍遷羽林監、揚武將軍、長安令，坐事黜爲狄道長。

逐漸遷任羽林監、揚武將軍、長安令，因犯事被黜任爲狄道長。

及關中亂，去縣歸毛興。同成言於興，請以登爲司馬，常在營部。登度量不群，好爲奇略，同成常謂之曰："汝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無數干時，將爲博識者不許。吾非疾汝，恐或不喜人妄豫耳，自是可止。汝後得政，自可專意。"時人聞同成言，多以爲疾登而抑蔽之。登乃屏迹不妄交游。興有事則召之，戲謂之曰："小司馬可坐評事。"登出言輒析理中，興内服焉，然敬憚而不能委任。姚萇作亂，遣其弟碩德率衆伐毛興，相持久之。興將死，告同成曰："與卿累年共擊逆羌，事終不克，何恨之深！可以後事付卿小弟司馬，殄碩德者，必此人也。卿可換攝司馬事。"

到關中動亂時，離開本縣歸附毛興。苻同成向毛興舉薦，請求任苻登爲司馬，常常在營房中。苻登器量不凡，好用奇計，苻同成常對他說："你聽説過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不要屢屢干預時事，否則會受到有識者的否定。我不是嫉妒你，是擔心有人不喜歡别人隨便參預，從此就應該改正這種做法。以後你得到權力，自然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行事。"當時的人聽説了苻同成的話，大都以爲是嫉妒苻登而抑制他。苻登就收斂了不再隨便交游。毛興有事就召見他，開玩笑説："小司馬可坐下評議事情。"苻登一説話就切中事理，毛興内心很佩服他，然而敬畏而不能委以重任。姚萇作亂時，派他弟弟姚碩德率軍進攻毛興，相持了很久。毛興將死時，對苻同成説："與卿一起連年共擊羌賊，最終没有成功，遺恨何等深切！可以把後事交付給卿小弟司馬，消滅姚碩德的，必定是這個人。卿可與他交换代理司馬職務。"

登既代衛平，遂專統征伐。是時歲旱衆飢，道殣相望，登每戰殺賊，名爲熟食，謂軍人曰："汝等朝戰，暮便飽肉，何憂於飢！"士衆從之，啖死人肉，輒飽健能鬥。姚萇聞之，急召碩德曰："汝不來，必爲苻登所食盡。"碩德於是下隴奔萇。

苻登代替衛平後，就獨統征伐之權。這時發生旱災鬧饑荒，餓死了很多人，苻登每次作戰殺敵，叫做吃熟食，對軍人説："你們早上打仗，晚上就可以吃肉，還擔心什麽饑荒！"士卒都聽從他，吃死人的肉，總能吃飽健勇能戰。姚萇聽説後，急忙召姚碩德説："你還不回來的話，必將被苻登吃盡。"姚碩德於是下隴逃回姚萇處。

及丕敗，丕尚書寇遺奉丕子渤海王懿、濟北王昶自杏城奔登。登乃具丕死問，於是爲丕發喪行服，三軍縞素。登請立懿爲主，衆咸曰："渤海王雖先帝之子，然年在幼冲，未堪多難。國亂而立長君，《春秋》之義也。三虜跨僭，寇旅殷强，豺狼梟鏡，舉目而是，自古厄運之極，莫甚于斯。大王挺劍西州，鳳翔秦、隴，偏師暫接，姚萇奔潰，一戰之功，可謂光格天地。宜龍驤武奮，拯拔舊京，以社稷宗廟爲先，不可顧曹臧、

到苻丕失敗時，苻丕的尚書寇遺奉苻丕之子渤海王苻懿、濟北王苻昶從杏城來投奔苻登。苻登纔得知苻丕的死訊，於是爲苻丕發喪穿孝服守孝，三軍都穿白色喪服。苻登請立苻懿爲主，衆人都説："渤海王雖然是先帝之子，但是年紀太小，不堪承擔多難之事。國亂而立年長之君，是《春秋》所載。三虜相連僭稱帝號，賊軍强盛，豺狼忘恩負義之人，到處都是，自古以來極端的厄運，没有比現在更厲害的了。大王在西州作戰，如鳳鳥在秦、隴飛翔，偏師一接戰，姚萇潰逃，一戰之功，可説是光照天地。應當如龍飛躍奮發武威，拯救舊都，以社稷宗廟爲先，不可

吴札一介微節，以失圖運之機，不建中興之業也。”登於是以太元十一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元曰太初。

立堅神主于軍中，載以輜軿，羽葆青蓋，車建黄旗，武賁之士三百人以衛之，將戰必告，凡欲所爲，啓主而後行。繕甲纂兵，將引師而東，乃告堅神主曰：“維曾孫皇帝臣登，以太皇帝之靈恭踐寶位。昔五將之難，賊羌肆害于聖躬，實登之罪也。今合義旅，衆餘五萬，精甲勁兵，足以立功，年穀豐穰，足以資贍。即日星言電邁，直造賊庭，奮不顧命，隕越爲期，庶上報皇帝酷冤，下雪臣子大耻。惟帝之靈，降監厥誠。”因歔欷流涕。將士莫不悲慟，皆刻鉾鎧爲“死休”字，示以戰死爲志。每戰以長矟鈎刃爲方圓大陣，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爲戰，所向無前。

初，長安之將敗也，堅中壘將軍徐嵩、屯騎校尉胡空各聚衆五千，據險築堡以自固，而受姚萇官爵。及萇之害堅，嵩等以王禮葬堅于二堡之間。至是，各率衆降登。拜嵩鎮軍將軍、雍州刺史，空輔國將軍、京兆尹。登復改葬堅以天子之禮。又僭立其妻毛氏爲皇后，弟懿爲皇太弟。遣使拜苻纂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進封魯王，纂弟師奴爲撫軍大將軍、并州牧、朔方公。纂怒謂使者曰：“渤海王世祖之孫，先帝之子，南安王何由不立而自尊乎?”纂長史王旅諫曰：“南安已立，理無中改。賊虜未平，不可宗室之中自爲仇敵，願大王遠踪光武推聖公之義，梟二虜之後，徐更圖之。”纂乃受命。於是貳縣虜帥彭沛穀、屠各董成、張龍世、新平羌

衹顧曹臧、吴札那樣的微末節義，而失去謀取國運之機，不建復興帝業之業。”於是苻登在太元十一年僭登皇帝位，在境内大赦，改元叫太初。

在軍中立苻堅的牌位，載在有屏蓋的車中，用鳥羽連綴的青蓋作車蓋，車上竪黄旗，用武賁勇士三百人護衛，將要作戰必定告請，凡是想做什麽，啓奏之後再施行。修繕兵甲，將率軍向東，就禀告苻堅的牌位說：“曾孫皇帝臣苻登，憑着太皇帝之靈恭敬地登上寶位。從前五將的災難，賊羌肆害聖身，實在是苻登的罪過。現在集合義軍，有五萬餘衆，精甲勁兵，足以建功，年成豐登，足以供給軍用。即日如流星閃電，直撲賊庭，奮不顧身，抱定必死的决心，因失職失敗的時候怎能上報皇帝的大冤，下雪臣子的大耻。請皇帝的神靈，降臨監督忠誠之志。”因而抽泣流淚。將士無不悲痛慟哭，都在長矛鎧甲上刻上“死休”字樣，表示决一死戰的决心。每次作戰用長矛鈎刃列成方圓大陣，知道陣勢的厚薄，從中分配布置將士，所以人自爲戰，所向無敵。

當初，長安將要陷落時，苻堅的中壘將軍徐嵩、屯騎校尉胡空各聚衆五千人，依據險阻修築堡壘保全自己，接受姚萇授予的官爵。到姚萇殺了苻堅時，徐嵩等用王者的禮節把苻堅葬在兩個堡壘之間。到此時，都率衆向苻登投降。拜任徐嵩爲鎮軍將軍、雍州刺史，胡空爲輔國將軍、京兆尹。苻登又用天子之禮改葬苻堅。又僭立其妻毛氏爲皇后，弟苻懿爲皇太弟。派使者拜苻纂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進封爲魯王，苻纂弟苻師奴爲撫軍大將軍、并州牧、朔方公。苻纂對使者發怒說：“渤海王是世祖之孫，先帝之子，南安王爲什麽不立他而自稱皇帝?”苻纂的長史王旅勸諫說：“南安王已經即位，必然没有中途改變的道理。賊虜還没平定，不能在宗室内部自相仇視，願大王效法光武推崇聖公之義，剿滅二虜之後，再從長計議。”苻纂纔接受任命。於是貳縣的虜帥彭沛穀、屠各董成、張龍世、新平羌雷惡地等都響應苻登，有十多萬人。苻纂派苻師奴進攻上郡羌首領金

雷惡地等盡應之，有衆十餘萬。纂遣師奴攻上郡羌酋金大黑、金洛生，大黑等逆戰，大敗之，斬首五千八百。

大黑、金洛生，金大黑等迎戰，被打得大敗，斬首五千八百人。

登以竇衝爲車騎大將軍、南秦州牧，楊定爲大將軍、益州牧，楊壁爲司空、梁州牧。

苻登任竇衝爲車騎大將軍、南秦州牧，楊定爲大將軍、益州牧，楊壁爲司空、梁州牧。

苻纂敗姚碩德于涇陽，姚萇自陰密距纂，纂退屯敷陸。竇衝攻萇汧、雍二城，克之，斬其將軍姚元平、張略等。又與萇戰于汧東，爲萇所敗。登次于瓦亭。萇攻彭沛穀堡，陷之，沛穀奔杏城，萇還陰密。登征虜、馮翊太守蘭櫝率衆二萬自頻陽入于和寧，與苻纂首尾，將圖長安。師奴勸其兄纂稱尊號，纂不從，乃殺纂，自立爲秦公。蘭櫝絶之，皆爲姚萇所敗。

苻纂在涇陽擊敗姚碩德，姚萇從陰密抵禦苻纂，苻纂退兵屯於敷陸。竇衝進攻姚萇的汧、雍兩城，攻克了，斬殺他的將軍姚元平、張略等。又與姚萇在汧東交戰，被姚萇擊敗。苻登在瓦亭駐扎。姚萇進攻彭沛穀堡，攻陷了，彭沛穀逃奔杏城，姚萇轉移到陰密。苻登的征虜、馮翊太守蘭櫝率兩萬軍從頻陽進入和寧，與苻纂首尾呼應，將要謀取長安。苻師奴勸其兄苻纂稱帝號，苻纂不同意，就殺了苻纂，自立爲秦公。蘭櫝與他斷絶往來，結果都被姚萇擊敗了。

登進據胡空堡，戎夏歸之者十有餘萬。姚萇遣其將軍姚方成攻陷徐嵩堡，嵩被殺，悉坑戎士。登率衆下隴入朝那，姚萇據武都相持，累戰互有勝負。登軍中大饑，收葚以供兵士。立其子崇爲皇太子，弁爲南安王，尚爲北海王。姚萇退還安定。登就食新平，留其大軍于胡空堡，率騎萬餘圍萇營，四面大哭，哀聲動人。萇惡之，乃命三軍哭以應登，登乃引退。

苻登進攻占據了胡空堡，戎夏之人來歸附的有十餘萬。姚萇派他的將軍姚方成攻陷了徐嵩堡，徐嵩被殺，衆軍士全部被活埋。苻登率軍下隴進入朝那，姚萇依據武都與他相持，多次交戰互有勝負。苻登軍中缺糧大飢，采收桑葚給士兵吃。立其子苻崇爲皇太子，苻弁爲南安王，苻尚爲北海王。姚萇退回安定。苻登到新平獲取軍糧，留下大軍在胡空堡，率騎兵萬餘人包圍姚萇營寨，在四面放聲大哭，哀聲震撼人心。姚萇很厭惡，就令三軍也痛哭與苻登軍相應，苻登就率軍退走了。

萇以登頻戰輒勝，謂堅有神驗，亦於軍中立堅神主，請曰："往年新平之禍，非萇之罪。臣兄襄從陜北渡，假路求西，狐死首丘，欲暫見鄉里。陛下與苻眉要路距擊，不遂而没。襄敕臣行殺，非臣之罪。苻登陛下末族，尚欲復仇，臣爲兄報耻，於情理何負！昔陛下假臣龍驤之號，謂臣曰：'朕以龍驤建業，卿其勉之！'明詔昭然，言猶在耳。陛下雖過世爲

姚萇因苻登屢戰屢勝，認爲苻堅有神顯靈，也在軍中設立苻堅的牌位，祈求説："往年新平的災禍，不是姚萇的罪過。臣兄姚襄從陜北渡，借路向西。狐狸臨死時頭還朝着山丘，想要暫且回到鄉里。陛下與苻眉在半路攔截攻擊，姚襄未遂心願而亡。姚襄敕令臣殺陛下，不是臣的罪過。苻登是陛下的遠親，尚且要復仇，臣爲兄雪恨，在情理上有什麼不對！從前陛下授予臣龍驤之號，對臣説：'朕憑着龍驤之號建立大業，卿要奮勉！'明詔昭著，言猶在耳。陛下雖然過世

神，豈假手于苻登而圖臣，忘前征時言邪！今爲陛下立神象，可歸休于此，勿計臣過，聽臣至誠。”登進師攻萇，既而升樓謂萇曰：“自古及今，安有殺君而反立神象請福，望有益乎！”大呼曰：“殺君賊姚萇出來，吾與汝决之，何爲枉害無辜！”萇憚而不應。萇自立堅神象，戰未有利，軍中每夜驚恐，乃嚴鼓斬象首以送登。

爲神，難道會通過苻登之手來對付臣，忘記從前征戰之時的話嗎！現在爲陛下立神像，可歸來在此安息，不要計較臣的過失，聽取臣的至誠之言。”苻登進兵攻擊姚萇，不久他登上樓車對姚萇說：“從古到今，哪有殺了君王又爲君王立神像求福的，想從中得到什麽好處嗎！”大叫說：“殺君之賊姚萇你出來，我和你决鬥，不要枉害無辜之人！”姚萇害怕不敢答應。姚萇自從立了苻堅的神像後，作戰不見有利，軍中每夜都驚恐騷動，就急促地擊鼓把神像的頭斬下送給苻登。

登將軍竇洛、竇于等謀反發覺，出奔于萇。登進討彭池不克，攻彌姐營及繁川諸堡，皆克之。萇連戰屢敗，乃遣其中軍姚崇襲大界，登引師要之，大敗崇于安丘，俘斬二萬五千。進攻萇將吴忠、唐匡于平凉，克之，以尚書苻碩原爲前禁將軍、滅羌校尉，戍平凉。登進據苟頭原以逼安定。萇率騎三萬夜襲大界營，陷之，殺登妻毛氏及其子弁、尚，擒名將數十人，驅掠男女五萬餘口而去。

苻登的將軍竇洛、竇于等謀反被發覺，出奔到姚萇那裏。苻登進兵征討彭池不克，進攻彌姐營及繁川各堡壘，都攻克了。姚萇連戰連敗，就派他的中軍姚崇襲擊大界，苻登率軍截擊，在安丘大敗姚崇，俘虜斬殺兩萬五千人。進兵在平凉攻擊姚萇部將吴忠、唐匡，攻克了平凉，任尚書苻碩原爲前禁將軍、滅羌校尉，戍守平凉。苻登進據苟頭原以逼安定。姚萇率三萬騎兵夜襲大界營，攻陷了，殺了苻登妻毛氏及其子苻弁、苻尚，擒獲名將數十人，驅逐擄掠男女五萬餘人而離去。

登收合餘兵，退據胡空堡，遣使齎書加竇衝大司馬、驃騎將軍、前鋒大都督、都督隴東諸軍事，楊定左丞相、上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楊璧大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遣衝率見衆爲先驅，自繁川趣長安。登率衆從新平徑據新豐之千户固。使定率隴上諸軍爲其後繼，璧留守仇池。又命其并州刺史楊政、冀州刺史楊楷率所統大會長安。萇遣其將軍王破虜略地秦州，楊定及破虜戰于清水之格奴坂，大敗之。登攻張龍世于鵞泉堡，姚萇救之，登引退。萇密遣其將任瓫、宗度詐爲内應，遣使招登，許開門納之。登以爲然。雷惡地馳謂登曰：“姚萇多計略，善御人，必爲奸變，願深宜詳思。”登乃止。萇聞惡地之詣登也，謂諸將曰：“此羌多奸

苻登收集餘兵，退據胡空堡，派使者送詔書加竇衝爲大司馬、驃騎將軍、前鋒大都督、都督隴東諸軍事，楊定爲左丞相、上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楊璧爲大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派竇衝率現有之兵爲先驅，從繁川奔赴長安。苻登率軍從新平直往新豐的千户固。派楊定率隴上諸軍爲後續，楊璧留守仇池。又令他的并州刺史楊政、冀州刺史楊楷率所部大舉在長安會合。姚萇派他的將軍王破虜到秦州攻占地方，楊定與王破虜在清水的格奴坂交戰，大敗王破虜。苻登在鵞泉堡進攻張龍世，姚萇去援救他，苻登率軍退走。姚萇秘密派他的部將任瓫、宗度假裝作内應，派使者招苻登，説要開城門接應他進來。苻登以爲是真的。雷惡地奔來對苻登説：“姚萇計謀多端，善於操縱人，必定設下奸計，希望深思熟慮。”苻登就停下來了。姚萇聽説雷惡地到了苻登那裏，對衆將説：“這個羌人很有奸智，現在他到了苻登那裏，事情必定不成了。”苻登聽

智，今其詣登，事必無成。”登聞萇懸門以待之，大驚，謂左右曰：“雷征東其殆聖乎！微此公，朕幾爲竪子所誤。”萇攻陷新羅堡。萇扶風太守齊益男奔登。登將軍路柴、强武等并以衆降於萇。登攻萇將張業生于隴東，萇救之，不克而退。登將軍魏褐飛攻姚當成于杏城，爲萇所殺。

說姚萇懸起城門等他中計，大驚，對左右之人說：“雷征東大概是聖人罷！没有此公，朕幾乎被小人誤了。”姚萇攻陷新羅堡。姚萇的扶風太守齊益男投奔苻登。苻登的將軍路柴、强武等都率衆向姚萇投降。苻登在隴東攻擊姚萇部將張業生，姚萇去救援，不勝而退兵。苻登的將軍魏褐飛在杏城攻擊姚當成，被姚萇殺死了。

馮翊郭質起兵廣鄉以應登，宣檄三輔曰：“義感君子，利動小人。吾等生逢先帝堯、舜之化，累世受恩，非常伯納言之子，即卿校牧守之胤，而可坐視豺狼忍害君父！裸尸薦棘，痛結幽泉，山陵無松隧之兆，靈主無清廟之頌，賊臣莫大之甚，自古所未聞。雖茹荼之苦，銜蓼之辛，何以諭之！姚萇窮凶肆害，毒被人神，於圖讖曆數萬無一分，而敢妄竊重名，厚顔瞬息，日月固所不照，二儀實亦不育。皇天雖欲絶之，亦將假手於忠節。凡百君子，皆夙漸神化，有懷義方，含耻而存，孰若蹈道而没乎！”衆咸然之。唯鄭縣人苟曜不從，聚衆數千應姚萇。登以質爲平東將軍、馮翊太守。質遣部將伐曜，大敗而歸。質乃東引楊楷，以爲聲援，又與曜戰于鄭東，爲曜所敗，遂歸于萇，萇以爲將軍。質衆皆潰散。

馮翊郭質在廣鄉起兵響應苻登，在長安附近地區傳發檄文說：“義感動君子，利打動小人。我們生逢先帝堯、舜一般的教化，世代受恩，不是常伯納言之子，就是卿校牧守的後代，而能够坐視豺狼殘忍地殺害君父嗎！尸骨暴露在野外用荆棘墊着，悲痛鬱結在九泉之下，陵墓没有松柏墓道，靈位没有太廟祭祀祖先的樂歌，如此大逆不道的賊臣，自古以來没有聽説過。即使是忍受吃荼菜的苦楚，含着蓼草的辛辣，也不能用來比喻！姚萇窮凶極惡，毒及人神，在圖讖曆數中萬中無一，却膽敢妄竊重名，突然間厚顔無耻，日月本不照耀他，天地實不養育他。皇天雖然要滅絶他，也要通過忠義之人的手。所有的有名君子，都早就受到神明的教化的浸潤，心懷道義，與其含耻而活，不如赴義而死！”衆人都同意。祇有鄭縣人苟曜不聽，聚集幾千人響應姚萇。苻登任郭質爲平東將軍、馮翊太守。郭質派部將討伐苟曜，大敗而回。郭質就向東結引楊楷，作爲聲援，又與苟曜在鄭東交戰，被苟曜擊敗，於是歸附姚萇，姚萇任他爲將軍，郭質手下的人都潰散了。

登自雍攻萇將金温于范氏堡，克之，遂渡渭水，攻萇京兆太守韋范于段氏堡，不克，進據曲牢。苟曜有衆一萬，據逆方堡，密應登，登去曲牢繁川，次于馬頭原。萇率騎來距，大戰敗之，斬其尚書吴忠，進攻新平。萇率衆救之，登引退，復攻安定，爲萇所敗，據路承堡。

苻登從雍到范氏堡進攻姚萇部將金温，攻克了，於是渡過渭水，到段氏堡進攻姚萇的京兆太守韋范，没有攻克，進據曲牢。苟曜有一萬軍，據守逆方堡，暗中與苻登聯絡響應，苻登離開曲牢繁川，到馬頭原駐扎。姚萇率騎兵來拒戰，大戰擊敗了他，斬了他的尚書吴忠，進兵攻新平。姚萇率軍來救援，苻登率兵退去，又進攻安定，被姚萇擊敗，占據路承堡。

是時萇疾病，見苻堅爲祟。登聞之，秣馬厲兵，告堅神主曰：“曾孫

這時姚萇病重，看見苻堅的鬼魂作祟要害他。苻登聽説了，厲兵秣馬，稟告苻堅的牌位

登自受任執戈，幾將一紀，未嘗不上天錫祐，皇鑒垂矜，所在必克，賊旅冰摧。今太皇帝之靈降災疢于逆羌，以形類推之，醜虜必將不振。登當因其隕斃，順行天誅，拯復梓宮，謝罪清廟。”於是大赦境內，百僚進位二等。與萇將姚崇爭麥于清水，累爲崇所敗。進逼安定，去城九十餘里。萇疾小瘳，率衆距登，登去營逆萇，萇遣其將姚熙隆別攻登營，登懼，退還。萇夜引軍過登營三十餘里以躡登後。旦而候人告曰：“賊諸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此爲何人，去令我不知，來令我不覺，謂其將死，忽然復來，朕與此羌同世，何其厄哉！”遂罷師還雍。

說：“曾孫苻登自從受任執戈以來，將近十二年，一向得到上天賜福保祐，皇帝明察降下哀憐，所向必勝，賊軍如冰雪消融般被摧垮。現在太皇帝之靈降下災病到逆羌身上，根據情形推算，醜虜必將不能復原了。苻登當趁他斃命之機，順行上天的誅罰，拯拔恢復皇帝的棺椁，向太廟謝罪。”於是在境內大赦，百官進位兩等。與姚萇部將姚崇在清水爭奪麥子，屢次被姚崇擊敗。進逼安定，離城九十餘里。姚萇的病稍爲好一些，率軍抵禦苻登，苻登離營迎擊姚萇，姚萇另派他的部將姚熙隆去進攻苻登的營寨，苻登恐懼，退回。姚萇連夜率軍過了苻登的營寨三十多里，追踪在苻登後面。早晨守望的士兵報告說：“賊軍諸營寨都空了，不知去向。”苻登吃驚地說：“這是什麽人呀？走了使我不知，來了使我不覺，説他快死了，忽然又來了，朕和這個羌人同在一個世上，多麽的不幸！”於是罷兵回雍。

以竇衝爲右丞相。尋而衝叛，自稱秦王，建年號。登攻之于野人堡，衝請救于姚萇，萇遣其太子興攻胡空堡以救之。登引兵還赴胡空堡，衝遂與萇連和。

任竇衝爲右丞相。不久後竇衝反叛，自稱秦王，建立年號。苻登到野人堡進攻他，竇衝向姚萇求救，姚萇派他的太子姚興進攻胡空堡以援救竇衝。苻登率軍回奔胡空堡，竇衝於是與姚萇聯合。

至是萇死，登聞之喜曰：“姚興小兒，吾將折杖以笞之。”於是大赦，盡衆而東，攻屠各姚奴、帛蒲二堡，克之，自甘泉向關中。興追登不及數十里，登從六陌趣廢橋，興將尹緯據橋以待之。登爭水不得，衆渴死者十二三。與緯大戰，爲緯所敗，其夜衆潰，登單馬奔雍。

到這時姚萇死了，苻登聽説後高興地說：“姚興小兒，我將用刑法鞭撻他。”於是大赦，率全軍向東，進攻屠各姚奴、帛蒲兩個堡壘，攻克了，從甘泉向關中進兵。姚興追趕苻登落後幾十里，苻登從六陌奔向廢橋，姚興的部將尹緯占據橋頭等待苻登。苻登奪不到水，軍人渴死了十分之二三。與尹緯大戰，被尹緯擊敗，這天夜裏軍隊潰散，苻登單人匹馬逃奔雍。

初，登之東也，留其弟司徒廣守雍，太子崇守胡空堡。廣、崇聞登敗，出奔，衆散。登至，無所歸，遂奔平涼，收集遺衆入馬毛山。興率衆攻之，登遣子汝陰王宗質于隴西鮮卑乞伏乾歸，結婚請援，乾歸遣騎二萬救登。登引軍出迎，與興戰于山南，爲興所敗，登被殺。在位九年，時年五十二。崇奔于湟中，僭稱尊

當初，苻登東征時，留下其弟司徒苻廣守雍，太子苻崇守胡空堡。苻廣、苻崇聽説苻登戰敗，就出逃了，軍衆潰散。苻登到了後，無家可歸，於是奔往平涼，收集殘餘人馬進了馬毛山。姚興率軍進攻他，苻登派其子汝陰王苻宗到隴西鮮卑乞伏乾歸那裏作人質，結爲婚姻請求援救，乞伏乾歸派兩萬騎兵救苻登。苻登率軍出迎，與姚興在山南交戰，被姚興擊敗，苻登被殺。在位九年，死時五十二歲。苻崇奔往湟中，

號，改元延初。僞謚登曰高皇帝，廟號太宗。崇爲乾歸所逐，崇、定皆死。

僭稱帝號，改元叫延初。僞謚苻登叫高皇帝，廟號叫太宗。苻崇被乞伏乾歸驅逐，苻崇、楊定都死了。

始，健以穆帝永和七年僭立，至登五世，凡四十有四歲，以孝武帝太元十九年滅。

開始，苻健於穆帝永和七年僭立，到苻登五代，總共四十四年，於孝武帝太元十九年滅亡。

索泮

索泮字德林，敦煌人也。世爲冠族。泮少時游俠，及長，變節好學，有佐世才器。張天錫輔政，以泮爲冠軍、記室參軍。天錫即位，拜司兵，歷位禁中録事。執法御掾，州府肅然，郡縣改迹。遷羽林左監，有勤幹之稱。出爲中壘將軍、西郡武威太守、典戎校尉。政務寬和，戎夏懷其惠，天錫甚敬之。苻堅見而嘆曰："凉州信多君子！"既而以泮河西德望，拜别駕。

索泮字德林，是敦煌人。世代都是豪門大族。索泮少年時豪爽好行俠義，長大後改變以往的志向而好學，有濟世之才。張天錫輔政時，任索泮爲冠軍、記室參軍。張天錫即位後，拜任司兵，歷任禁中録事。執法掌管佐助的官吏，州府恭敬整肅，郡縣改變行迹。遷任羽林左監，有勤勉幹練之稱。出任中壘將軍、西郡武威太守、典戎校尉。政務寬和，戎夏之人都感戴他的惠政，張天錫很敬重他。苻堅見到他嘆息説："凉州確實有很多君子！"不久因索泮是河西有德望的人，拜任别駕。

吕光既克姑臧，泮固郡不降，光攻而獲之。光曰："孤既平西域，將赴難京師，梁熙無狀，絶孤歸路，此朝廷之罪人，卿何意阻郡固迷，自同元惡！"泮厲色責光曰："將軍受詔討叛胡，可受詔亂凉州邪？寡君何罪，而將軍害之？泮但苦力寡，不能固守以報君父之仇，豈如逆氏彭濟望風反叛！主滅臣死，禮之常也。"乃就刑于市，神色不變。

吕光攻克姑臧後，索泮固守本郡不投降，吕光進攻擒獲了他。吕光説："孤已經平定了西域，將要奔赴京都之難，梁熙不像話，斷絶孤的歸路，這是朝廷的罪人，卿爲何依據本郡執迷不悟，把自己混同於首惡之人！"索泮嚴肅地斥責吕光説："將軍受詔征討叛胡，可曾受詔擾亂凉州呢？寡君有什麽罪，而將軍把他殺害了？索泮我衹是苦於勢力寡弱，不能够固守以報君父之仇，怎麽能像逆氏彭濟那樣望風反叛！主滅臣死，這是禮義之常。"於是在街市上受刑，神色不變。

弟菱有俊才，仕張天錫爲執法中郎、冗從右監。苻堅世至伏波將軍、典農都尉，與泮俱被害。

弟索菱有俊傑之才，在張天錫朝中任執法中郎、冗從右監。苻堅在世時任伏波將軍、典農都尉，與索泮一同被害。

徐嵩

徐嵩字元高，盛之子也。少以清白著稱。苻堅時舉賢良，爲郎中，稍遷長安令，貴戚子弟犯法者，嵩一皆考竟，請托路絶。堅甚奇之，謂其叔父成曰："人爲長吏，故當應耳。此年少落落，有端貳之才。"遷守始平

徐嵩字元高，是徐盛之子。從小以品行純潔著稱。苻堅時以賢良科被舉薦，任郎中，不久遷任長安令，貴戚子弟有犯法的，徐嵩一概追查，托關係説情的門路根本不通。苻堅很欣賞他，對他叔父徐成説："人當了官長，就應當這樣。這人年紀輕輕就卓越不凡，有尚書僕射之才。"遷

郡，甚有威惠。

及壘陷，姚方成執而數之，嵩厲色謂方成曰："汝姚萇罪應萬死，主上止黄眉之斬而宥之，叨據内外，位爲列將，無犬馬識養之誠，首爲大逆。汝曹羌輩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早見先帝，取姚萇于地下。"方成怒，三斬嵩，漆其首爲便器。登哭之哀慟，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忠武。

任始平郡太守，很有威望恩惠。

到堡壘被攻陷時，姚方成抓住他并斥責他，徐嵩嚴厲地對姚方成説："你們姚萇本來罪該萬死，主上不行黄眉之斬而寬赦他，占據不應有的官職，位爲列將，没有犬馬感戴豢養的忠誠，爲首行大逆。你們這幫羌人不能用人的道理來期望！爲什麽不趕快殺了我，讓我早些去見先帝，到地底下去殺姚萇。"姚方成大怒，把徐嵩斬爲三截，把他的頭骨塗上漆作便盆。苻登爲他慟哭，追贈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號叫忠武。

史臣曰：自兩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蛇豕之墟，紫宸遷蛙黽之穴，干戈日用，戰爭方興，猶逐鹿之并驅，若瞻烏之靡定。苻洪擅蠻陬之桀黠，乘羯虜之危亡，乃附款江東而志圖關右，禍生蠆毒，未逞狼心。健既承家，克隆凶緒，率思歸之衆，投山西之隙，據億丈之岩險，總三秦之果鋭，敢窺大寶，遂竊鴻名，校數奸雄，有可言矣。長生慘虐，稟自率由。睹辰象之災，謂法星之夜飲；忍生靈之命，疑猛獸之朝飢。但肆毒于刑殘，曾無心於戒懼。招亂速禍，不亦宜乎！

永固雅量瑰姿，變夷從夏，叶魚龍之謡咏，挺草付之休徵，克翦奸回，纂承僞曆，遵明王之德教，闡先聖之儒風，撫育黎元，憂勤庶政。王猛以宏材緯軍國，苻融以懿戚贊經綸，權、薛以諒直進規謨，鄧、張以忠勇恢威略，雋賢效足，杞梓呈才，文武兼施，德刑具舉。乃平燕定蜀，擒代吞涼，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遐荒慕義，幽險宅心，因止馬而獻歌，托栖鸞以成頌，因以功侔曩烈，豈直化洽當年！雖五胡之盛，莫之比也。

史臣曰：自從兩京覆没，九州分崩，赤縣成爲蛇豕之廢墟，宫廷變成了蛙類之洞穴，干戈日動，戰爭正在興起，如同并駕齊驅追逐野鹿，就像無所歸依之人没有安定。苻洪獨擅蠻區的强悍狡黠，利用羯虜危亡之機，於是向江東獻納忠誠而立志謀取關右，被人用鴆酒毒死，未能實現他的野心。苻健繼承家業後，能够使狠毒的緒業興旺，率領思歸之衆，乘山西之隙，依據萬丈的陡崖險阻，統領三秦的精鋭，膽敢窺視帝位，於是竊取了帝號，列舉他的奸雄，很值得一説。長生殘暴，任性妄爲。看到天象的災變，説是法星自己要飲水；殘忍地對待人民的生命，説是猛獸早晨飢餓。祇用嚴刑肆行毒害，竟不考慮有所戒懼。招來禍亂，不也是當然的嗎！

永固有雅量偉姿，改變夷俗服從華夏，應驗魚龍的民謡，實現草付的吉兆，剪除奸凶，繼承僞位，遵循明王的德教，發揚先聖的儒風，撫育黎民，勤勉用心於政務。王猛以宏大的才幹治理軍國，苻融以美德近親協助治理，權、薛以誠信正直進獻規諫謀劃，鄧、張以忠勇發揚威武謀略，聚集賢才效力，優秀人才呈獻才能，文武兼施，德刑并舉。於是平燕定蜀，擒代吞涼，占據天下的三分之二，居有九州中的七個，遠方荒涼之地仰慕道義，險阻僻遠之地歸心，於是停止戰爭而獻歌，因鳳凰來栖寄托頌美，功業可與古代英烈齊同，豈止是當時受到教化的潤澤！雖然那時五胡强盛，但都比不上他。

既而足已夸世，愎諫違謀，輕敵怒鄰，窮兵黷武。懟三正之未叶，耻五運之猶乖，傾率土之師，起滔天之寇，負其犬羊之力，肆其吞噬之能。自謂戰必勝，攻必取，便欲鳴鸞禹穴，駐蹕疑山，疏爵以侯楚材，築館以須歸命。曾弗知人道助順，神理害盈，雖矜涿野之强，終致昆陽之敗。遂使凶渠候隙，狡寇伺間，步摇啓其禍先，燒當乘其亂極，宗社遷於他族，身首罄于賊臣，貽戒將來，取笑天下，豈不哀哉！豈不謬哉！

苻丕承亂僭竊，尋及傾敗，斯可謂天之所廢，人不能支。苻登集離散之兵，厲死休之志，雖衆寡不敵，難以立功，而義烈慷慨，有足稱矣。

贊曰：洪惟壯勇，威棱氐種。健藉世資，遂雄關、隴。長生昏虐，敗不旋踵。永固禎祥，肇自龍驤。垂旒負扆，竊帝圖王。患生縱敵，難起矜强。丕、登僭假，淪胥以亡。

不久實力强大足以向天下誇耀，不聽勸諫和良謀，輕敵激怒鄰邦，窮兵黷武。怨恨天地人之道不和洽，耻於統一天下的氣運不順遂，出動全境之師，掀起滔天的寇難，自負犬羊之力，極盡侵奪吞并之能。自認爲戰必勝，攻必克，就想在禹穴鳴響鑾鈴，在疑山暫駐車駕，給楚地的人才分封爵位，修築宅第等待來歸附的人。竟不料人道扶助正義，天理使驕傲自滿者受禍害，雖然誇耀涿鹿之野的威强，最終導致昆陽的慘敗。因而使得凶徒的首領等到了時機，狡猾的寇賊窺測可乘之隙，燕、代開啓禍亂之先，羌人利用動亂之極的局勢，宗廟社稷移到外族之手，身首死在賊臣手下，給後人留下戒鑒，被天下所取笑，豈不悲哀！豈不荒謬！

苻丕乘亂僭稱帝號，不久就傾敗，這可以説天要廢棄的，人力不能支撑。苻登收集離散之兵，激勵死休之志，雖然衆寡不敵，難以建功，然而義烈慷慨，有可稱之處。

贊曰：苻洪剛勇，使氐族有了威勢。苻健憑藉祖傳緒業，因而雄霸關、隴。長生昏庸暴虐，轉眼就傾敗了。永固有吉祥的徵兆，從龍驤將軍起家。頭戴冕冠坐上龍椅，竊取帝王之位。禍患生於放縱强敵，災難起於誇耀强盛。苻丕、苻登僭稱帝號，相繼滅亡。



# 晉書卷一百十六

## 載記第十六

### 姚弋仲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於西戎，世爲羌酋。其後燒當雄於洮、罕之間，七世孫填虞，漢中元末寇擾西州，爲楊虛侯馬武所敗，徙出塞。虞九世孫遷那率種人內附，漢朝嘉之，假冠軍將軍、西羌校尉、歸順王，處之於南安之赤亭。那玄孫柯迴爲魏鎮西將軍、綏戎校尉、西羌都督。迴生弋仲，少英毅，不營產業，唯以收恤爲務，衆皆畏而親之。永嘉之亂，東徙榆眉，戎夏襁負隨之者數萬，自稱護西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風公。

姚弋仲，是南安赤亭羌人。他的祖先是有虞氏的遠末子孫。禹把舜的小兒子封在西戎，世代爲羌的首領。後來燒當在洮、罕之間稱雄，七代孫填虞，在漢中元末年侵犯西州，被楊虛侯馬武擊敗，遷徙出塞。虞的九世孫遷那率同族人歸附內地，漢朝嘉賞他，任他爲冠軍將軍、西羌校尉、歸順王，安置在南安的赤亭。遷那的玄孫柯迴是魏鎮西將軍、綏戎校尉、西羌都督。柯迴生姚弋仲，從小英明剛毅，不經營産業，祇致力於收容救濟貧困之人，衆人都畏懼而又親近他。永嘉之亂時，東遷到榆眉，戎夏之人有幾萬携帶子女跟他遷徙，自稱爲護西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風公。

劉曜之平陳安也，以弋仲爲平西將軍，封平襄公，邑之于隴上。及石季龍克上邽，弋仲說之曰："明公握兵十萬，功高一時，正是行權立策之日。隴上多豪，秦風猛勁，道隆後服，道洿先叛，宜徙隴上豪强，虛其心腹，以實畿甸。"季龍納之，啓勒以弋仲行安西將軍、六夷左都督。後晉豫州刺史祖約奔於勒，勒禮待之，弋仲上疏曰："祖約殘賊晉朝，逼殺太后，不忠於主，而陛下寵之，臣恐奸亂之萌，此其始矣。"勒善之，後竟誅約。

劉曜平定陳安時，任姚弋仲爲平西將軍，封爲平襄公，在隴上賜給他采邑。到石季龍攻克上邽時，姚弋仲勸説他道："明公握有十萬大軍，功勞高過世人，現在正是行使權勢確定謀略的時候。隴上豪傑衆多，秦地風俗剛猛强勁，教化隆盛時他們最後歸服，時局動亂時他們最先反叛，應當遷徙隴上的豪强之人，可以使他們可信任的人減少，又充實京都地區。"石季龍采納了，啓奏石勒以姚弋仲代理安西將軍、六夷左都督。後來晉豫州刺史祖約來投奔石勒，石勒以禮待他，姚弋仲上疏説："祖約殘害晉朝，逼殺太后，不忠於主上，而陛下尊崇他，臣擔心奸亂之禍的發生，現在就是開端。"石勒認爲他説得對，最終誅殺了祖約。

勒既死，季龍執權，思弋仲之

石勒死後，石季龍執政，想到姚弋仲的話，

言，遂徙秦、雍豪傑於關東。弋仲率部衆數萬遷于清河，拜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封襄平縣公。及季龍廢石弘自立，弋仲稱疾不賀。季龍累召之，乃赴，正色謂季龍曰："奈何把臂受托而反奪之乎！"季龍憚其强正而不之責。遷持節、十郡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軍。性清儉鯁直，不修威儀，屢獻讜言，無所迴避，季龍甚重之。朝之大議，靡不參决，公卿亦憚而推下之。武城左尉，季龍寵姬之弟也，曾擾其部，弋仲執尉，數以迫脅之狀，命左右斬之。尉叩頭流血，左右諫，乃止。其剛直不回，皆此類也。

就遷徙秦、雍的豪傑到關東。姚弋仲率部下數萬人遷到清河，拜授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封爲襄平縣公。石季龍廢掉石弘自立時，姚弋仲托疾不祝賀。石季龍多次召他，纔前往，嚴肅地對石季龍説："怎麽能握着手受托付反過來廢除石弘呢！"石季龍畏忌他的强盛正直而不責罰他。遷任持節、十郡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軍。性情清廉儉樸耿直，不注重服飾儀表，多次進獻直言，無所避忌，石季龍很器重他。朝中的大事，無不參與决斷，公卿也都畏忌而對他謙讓。武城左尉，是石季龍寵妃之弟，曾經侵擾他的部屬，姚弋仲拘捕這個左尉，列舉他脅迫的罪狀，命左右斬了他。左尉叩頭流血，衆人勸諫，纔作罷。他的剛直不阿，都類似這樣。

季龍末，梁犢敗李農於滎陽，季龍大懼，馳召弋仲。弋仲率其部衆八千餘人屯于南郊，輕騎至鄴。時季龍病，不時見弋仲，引入領軍省，賜其所食之食。弋仲怒不食，曰："召我擊賊，豈來覓食邪！我不知上存亡，若一見，雖死無恨。"左右言之，乃引見。弋仲數季龍曰："兒死來愁邪？乃至於疾！兒小時不能使好人輔相，至令相殺。兒自有過，責其下人太甚，故反耳。汝病久，所立兒小，若不差，天下必亂。當宜憂此，不煩憂賊也。犢等因思歸之心，共爲奸盗，所行殘賊，此成擒耳。老羌請效死前鋒，使一舉而了。"弋仲性狷直，俗無尊卑皆汝之，季龍恕而不責，於坐授使持節、侍中、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以不？"於是貫鉀跨馬于庭中，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滅梁犢。以功加劍履上殿，入朝不趨，進封西平郡公。

石季龍末年，梁犢在滎陽擊敗李農，石季龍很驚恐，急召姚弋仲。這時姚弋仲率部屬八千人在南郊駐扎，輕裝馳奔到鄴。這時石季龍正生病，没有及時見姚弋仲，把他引到領軍省，賜給他自己吃的東西。姚弋仲發怒不吃，説："召我來擊賊，難道是來找吃的嗎！我不知道主上存亡如何，如果能見一面，雖死無恨。"左右之人轉告石季龍，就召見他。姚弋仲指責石季龍説："你兒子死了發愁嗎？竟至於生病！你兒子小時候没能讓好人輔佐教育，以致他們自相殘殺。你兒子也有過失，要求下人太過分，所以反叛。你病了很久了，立作太子的兒子又太小，如果你的病不好，天下必亂。你應該擔心這個，不必煩心憂慮賊亂。梁犢等利用衆人思歸之心，共行奸盗，所到之處殘害百姓，這是必定被擒獲的。老羌我請當前鋒效死，可使一舉了結。"姚弋仲性情急躁直爽，對人無論尊卑都用"汝"相稱，石季龍也不責怪他，就在座上拜任使持節、侍中、征西大將軍，賜給鎧馬。姚弋仲説："你看老羌我能破賊否？"於是在庭中披甲跨馬，催馬南馳，不告辭就出征了，於是消滅了梁犢。因功加賞可以帶劍穿鞋上殿，入朝不用小步急行，進封爲西平郡公。

冉閔之亂，弋仲率衆討閔，次於

冉閔作亂時，姚弋仲率軍征討冉閔，駐扎在

混橋。石祇僭號于襄國，以弋仲爲右丞相，待以殊禮。祇與閔相攻，弋仲遣其子襄救祇，戒襄曰："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不須復見我也。"襄擊閔於常盧澤，大破之而歸。弋仲怒襄之不擒閔也，杖之一百。

混橋。石祇在襄國僭稱帝號，任姚弋仲爲右丞相，以厚禮相待。石祇與冉閔交戰，姚弋仲派其子姚襄援救石祇，告誡姚襄說："你的才能比冉閔高十倍，如果不能將他擒獲斬首，不用再來見我了。"姚襄在常盧澤攻擊冉閔，大敗他而回。姚弋仲生氣姚襄没有擒獲冉閔，打了他一百棍。

弋仲部曲馬何羅博學有文才，張豺之輔石世也，背弋仲歸豺，豺以爲尚書郎。豺敗，復歸，咸勸殺之。弋仲曰："今正是招才納奇之日，當收其力用，不足害也。"以爲參軍。其寬恕如此。

姚弋仲的部屬馬何羅博學有文才，張豺輔佐石世時，馬何羅背叛姚弋仲歸附張豺，張豺任他爲尚書郎。張豺失敗後，又歸附姚弋仲，衆人都勸姚弋仲把他殺了。姚弋仲說："現在正當招納奇才之時，應當收用他的才力，不足以爲害。"任他爲參軍。他就是這樣對人寬恕。

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常戒諸子曰："吾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吾厚，故欲討其賊臣以報其德。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當竭盡臣節，無爲不義之事。"乃遣使請降。永和七年，拜弋仲使持節、六夷大都督、都督江、淮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單于，封高陵郡公。八年，卒，時年七十三。

姚弋仲有四十二個兒子，常常告誡兒子們說："我本來因晉室大亂，石氏厚待我，所以想征討他的賊臣以報答恩德。現在石氏已經滅亡，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没有戎狄當天子的。我死後，你們就歸附晉，應當竭盡臣的節義，不要做不義之事。"於是派使者請求投降。永和七年，拜授姚弋仲爲使持節、六夷大都督、都督江、淮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單于，封爲高陵郡公。永和八年，去世，享年七十三歲。

子襄之入關也，爲苻生所敗，弋仲之柩爲生所得，生以王禮葬之於天水冀縣。萇僭位，追謚曰景元皇帝，廟號始祖，墓曰高陵，置園邑五百家。

子姚襄入關時，被苻生擊敗，姚弋仲的靈柩落到苻生手裏，苻生用王禮把他葬在天水冀縣。姚萇即僭位後，追謚爲景元皇帝，廟號始祖，墓地叫高陵，設置園邑五百家。

**姚襄**

襄字景國，弋仲之第五子也。年十七，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雄武多才藝，明察善撫納，士衆愛敬之，咸請爲嗣。弋仲弗許，百姓固請者日有千數，乃授之以兵。石祇僭號，以襄爲使持節、驃騎將軍、護烏丸校尉、豫州刺史、新昌公。晉遣使拜襄持節、平北將軍、并州刺史、即丘縣公。

姚襄字景國，是姚弋仲的第五子。十七歲時，身高八尺五寸，垂臂過膝，雄武多才多藝，明察善於安撫籠絡人，官民都敬愛他，請求讓他作繼承人。姚弋仲不同意，百姓來再三請求的每天都有上千人，於是授予他兵權。石祇僭稱帝號，任姚襄爲使持節、驃騎將軍、護烏丸校尉、豫州刺史、新昌公。晉派使者拜任姚襄爲持節、平北將軍、并州刺史、即丘縣公。

弋仲死，襄秘不發喪，率户六萬南攻陽平、元城、發干，皆破之，殺

姚弋仲死時，姚襄秘不發喪，率六萬户南攻陽平、元城、發干，都攻破了，斬殺掠奪三千多

掠三千餘家，屯於碻磝津。以太原王亮爲長史，天水尹赤爲司馬，略陽伏子成爲左部帥，南安斂岐爲右部帥，略陽王黑那爲前部帥，强白爲後部帥，太原薛讚、略陽權翼爲參軍。南至滎陽，始發喪行服。與高昌、李歷戰於麻田，馬中流矢死，賴其弟萇以免。晉處襄於譙城，遣五弟爲任，單騎度淮，見豫州刺史謝尚於壽春。尚命去仗衞，幅巾以待之，一面交款，便若平生。

家，駐扎在碻磝津。任太原王亮爲長史，天水尹赤爲司馬，略陽伏子成爲左部帥，南安斂岐爲右部帥，略陽王黑那爲前部帥，强白爲後部帥，太原薛讚、略陽權翼爲參軍。南到滎陽後，纔發喪穿孝服。與高昌、李歷在麻田交戰，馬中流箭而死，靠其弟姚萇救護免難。晉把姚襄安置在譙城，派他的五個弟弟赴任，自己單騎渡淮到壽春見豫州刺史謝尚。謝尚讓撤掉儀仗護衛，頭戴幅巾接待他，倆人第一次見面交往，就如同多年的故交。

襄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好學博通，雅善談論，英濟之稱著于南夏。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殷浩憚其威名，乃因襄諸弟，頻遣刺客殺襄，刺客皆推誠告實，襄待之若舊。浩潛遣將軍魏憬率五千餘人襲襄，襄乃斬憬而并其衆。浩愈惡之，乃使將軍劉啓守譙，遷襄于梁國蠡臺，表授梁國内史。襄遣權翼詣浩，浩曰："姚平北每舉動自由，豈所望也。"翼曰："將軍輕納奸言，自生疑貳，愚謂猜嫌之由，不在於彼。"浩曰："姚君縱放小人，盜竊吾馬，王臣之體固若是乎?"翼曰："將軍謂姚平北以威武自强，終爲難保，校兵練衆，將懲不恪，取馬者欲以自衞耳。"浩曰："何至是也。"浩遣謝萬討襄，襄逆擊破之。浩甚怒，會聞關中有變，浩率衆北伐，襄乃要擊浩於山桑，大敗之，斬獲萬計，收其資仗。使兄益守山桑壘，復如淮南。浩遣劉啓、王彬之伐山桑，襄自淮南擊滅之，鼓行濟淮，屯于盱眙，招掠流人，衆至七萬，分置守宰，勸課農桑，遣使建鄴，罪狀殷浩，并自陳謝。

姚襄自幼有很高的名望，雄武蓋世，好學博能，特别善於談論，在南夏以才能見識著稱。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殷浩忌畏他的威名，於是通過姚襄的諸弟，頻頻派刺客刺殺姚襄，刺客都坦誠地把實情告訴他，姚襄待他們如故友。殷浩秘密派將軍魏憬率五千多人襲擊姚襄，姚襄斬殺魏憬而吞并了他的軍隊。殷浩更加憎惡他，就派將軍劉啓戍守譙，把姚襄遷到梁國蠡臺，上表奏拜姚襄爲梁國内史。姚襄派權翼到殷浩那裏，殷浩説："姚平北舉動總是自己作主，豈不辜負了對他的期望。"權翼説："將軍輕信奸言，自己多心猜疑，我認爲出現猜疑的原因，不是在他。"殷浩説："姚君放縱小人，偷盜我的馬匹，王臣之禮本來是這樣的嗎?"權翼説："將軍認爲姚平北以威武自己圖强，最終難以保全，訓練兵卒，將懲治不敬，取馬衹是想用來自衛罷了。"殷浩説："怎麽到了這個地步。"殷浩派謝萬征討姚襄，姚襄迎擊戰敗了他。殷浩很生氣，正好聽説關中有變，殷浩率軍北伐，姚襄就在山桑截擊殷浩，大敗他，斬殺擒獲上萬人，繳獲他的物資甲仗。讓其兄姚益守山桑壘，又到淮南。殷浩派劉啓、王彬之進攻山桑，姚襄從淮南出擊消滅了他們，大張旗鼓渡淮，駐扎在盱眙，招募掠取流浪在外的人，軍隊達到七萬人，分設守宰之官，勉勵督促農桑，派使者到建鄴，陳述殷浩的罪狀，并自表謝罪。

流人郭斁等千餘人執晉堂邑内史劉仕降于襄，朝廷大震，以吏部尚

被流放的人郭斁等一千多人抓獲了晉堂邑内史劉仕向姚襄投降，朝廷大受震動，任吏部尚

書周閔爲中軍將軍，緣江備守。襄將佐部衆皆北人，咸勸襄北還。襄方軌北引，自稱大將軍、大單于，進攻外黄，爲晋邊將所敗。襄收散卒而勤撫恤之，於是復振。乃據許昌，將如河東以圖關右，自許遂攻洛陽，逾月不克。其長史王亮諫襄曰："公英略蓋天下，士衆思效力命，不可損威勞衆，守此孤城。宜還河北，以弘遠略。"襄曰："洛陽雖小，山河四塞之固，亦是用武之地。吾欲先據洛陽，然後開建大業。"俄而亮卒，襄哭之甚慟，曰："天將不欲成吾事乎？王亮捨我去也！"

晋征西大將軍桓温自江陵伐襄，戰於伊水北，爲温所敗，率麾下數千騎奔于北山。其夜，百姓棄妻子隨襄者五千餘人，屯據陽鄉，赴者又四千餘户。襄前後敗喪數矣，衆知襄所在，輒扶老携幼奔馳而赴之。時或傳襄創重不濟，温軍所得士女莫不北望揮涕。其得物情如此。先是，弘農楊亮歸襄，襄待以客禮。後奔桓温，温問襄於亮，亮曰："神明器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其見重如是。

襄尋徙北屈，將圖關中，進屯杏城，遣其從兄輔國姚蘭略地鄜城，使其兄益及將軍王欽盧招集北地戎夏，歸附者五萬餘户。苻生遣其將苻飛拒戰，蘭敗，爲飛所執。襄率衆西引，生又遣苻堅、鄧羌等要之。襄將戰，沙門智通固諫襄，宜厲兵收衆，更思後舉。襄曰："二雄不俱立，冀天不棄德以濟黎元，吾計决矣。"會羌師來逼，襄怒，遂長驅而進，戰于三原。襄敗，爲堅所殺，時年二十七，是歲晋升平元年也。苻生以公禮葬之。萇僭號，追謚魏武王，封襄孫延

書周閔爲中軍將軍，沿江設防。姚襄的將佐部屬都是北方人，都勸姚襄回北方。姚襄車輛并排行進向北去，自稱大將軍、大單于，進兵攻外黄，被晋守邊將領擊敗。姚襄收攏散兵盡力撫慰照顧，於是又重新振起。就據守許昌，準備到河東以圖取關右，從許昌進攻洛陽，一個多月没有攻克。他的長史王亮勸諫説："公的英明謀略超過天下之人，士衆都願意效力犧牲，不可損害威勢辛勞官民，守着這座孤城。應當回河北，以弘揚遠大的戰略。"姚襄説："洛陽城雖小，但是四面有險要的山河作屏障，也是用武之地。我想先占據洛陽，然後開創大業。"不久王亮去世了，姚襄哭得很悲痛，説："天將不想成全我的事業嗎？王亮捨棄我離去了！"

晋征西大將軍桓温從江陵進攻姚襄，在伊水之北交戰，被桓温擊敗，率部下幾千騎逃奔到北山。這天夜晚，抛棄妻子兒女跟隨姚襄的百姓有五千多人，駐扎在陽鄉，來投奔的人又有四千多户。姚襄前後幾次慘敗，衆人打聽到姚襄在什麽地方，就扶老携幼奔馳去投奔。有時傳説姚襄受重創不行了，桓温軍俘獲的男女無不向北流淚。他就是這樣得人心。在此之前，弘農楊亮歸附姚襄，姚襄用客禮待他。後來他投奔桓温，桓温向他問姚襄的情况，楊亮説："精神器宇，屬於孫策一流，而雄武超過他。"他就是這樣被人看重。

不久姚襄遷到北屈，將要圖取關中，進駐杏城，派堂兄輔國姚蘭到鄜城攻占地方，讓其兄姚益及將軍王欽盧招集北地的戎夏之人，歸附者五萬多户。苻生派他的部將苻飛拒戰，姚蘭戰敗，被苻飛擒獲。姚襄率衆西退，苻生又派苻堅、鄧羌等截擊他。姚襄將要作戰，和尚智通再三勸諫姚襄，説應當訓練軍隊擦磨兵器收集軍衆，待機再圖後舉。姚襄説："二雄不能并立，希望上天不抛棄有德之人而救助黎民，我已作了决斷了。"正好羌兵逼近，姚襄發怒，於是長驅進兵，在三原交戰。姚襄戰敗，被苻堅所殺，當時他二十七歲，這年是晋升平元年。苻生用公禮安葬他。姚萇僭稱帝號後，追謚爲魏武王，封姚襄孫姚延

定爲東城侯。

**姚萇**

萇字景茂，弋仲第二十四子也。少聰哲，多權略，廓落任率，不修行業，諸兄皆奇之。隨襄征伐，每參大謀。襄之寇洛陽也，夢萇服袞衣，升御坐，諸酋長皆侍立，旦謂將佐曰："吾夢如此，此兒志度不恒，或能大起吾族。"襄之敗于麻田也，馬中流矢死，萇下馬以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萇曰："但令兄濟，豎子安敢害萇!"會救至，俱免。

及襄死，萇率諸弟降於苻生。苻堅以萇爲揚武將軍。歷左衛將軍，隴東、汲郡、河東、武都、武威、巴西、扶風太守，寧、幽、兗三州刺史，復爲揚武將軍，步兵校尉，封益都侯。爲堅將，累有大功。

初，萇隨楊安伐蜀，嘗晝寢水旁，上有神光煥然，左右咸異之。及苻堅寇晉，以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竇衝進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祥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

堅既敗於淮南，歸長安，慕容泓起兵叛堅。堅遣子叡討之，以萇爲司馬。爲泓所敗，叡死之。萇遣龍驤長史趙都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於渭北，遂如馬牧。西州豪族尹詳、趙曜、王欽盧、牛雙、狄廣、張乾等率五萬餘家，咸推萇爲盟主。萇將距之，天水尹緯說萇曰："今百六之數既臻，秦亡之兆已見，以將軍威靈命世，必能匡濟時艱，故豪傑驅馳，咸同推仰。明公宜降心從議，以副群望，不可坐觀沈溺而不拯救之。"

定爲東城侯。

姚萇字景茂，是姚弋仲的第二十四個兒子。從小聰慧，有機變謀略，豁達任情率真不做作，不注重操行學業，諸兄都以之爲奇。跟隨姚襄征戰，常常參預大謀。姚襄進犯洛陽時，夢見姚萇身穿龍袍，登上皇帝御座，衆首領都在旁侍立，早晨對將佐們說："我做了這樣的夢，這孩子器度不凡，或許能大大地使我們宗族興旺。"姚襄在麻田打敗仗時，馬被流箭射死，姚萇下馬把自己的馬給姚襄，姚襄說："你用什麼逃脱? 姚萇說："衹要兄長渡過厄難，這些混小子哪裏敢害姚萇!"正好救兵來到，兩人都免於難。

姚襄死後，姚萇率諸弟向苻生投降。苻堅任姚萇爲揚武將軍。歷任左衛將軍，隴東、汲郡、河東、武都、武威、巴西、扶風太守，寧、幽、兗三州刺史，又任揚武將軍，步兵校尉，封爲益都侯。當苻堅的部將，屢立大功。

當初，姚萇隨楊安攻蜀，有一次白天睡在水邊，上面有神光燦爛，左右之人都覺得很奇異。到苻堅進犯晉時，任姚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對姚萇說："朕原來就是從龍驤開始創業的，龍驤之號從未授給別人，現在特以之授給你，山南之事全部交付給你。"苻堅的左將軍竇衝進言說："王者没有戲言，這將是不祥的徵兆，希望陛下慎重考慮。"苻堅沉默不説話。

苻堅在淮南大敗後，回到長安，慕容泓舉兵反叛苻堅。苻堅派其子苻叡征討，任姚萇爲司馬。被慕容泓擊敗，苻叡戰死。姚萇派龍驤長史趙都向苻堅謝罪，苻堅發怒，殺了趙都。姚萇恐懼，奔往渭北，於是到了馬牧。西州豪門望族尹詳、趙曜、王欽盧、牛雙、狄廣、張乾等率五萬多家人，都推舉姚萇爲盟主。姚萇想要拒絶，天水尹緯勸説姚萇說："現在百六的厄運已經到來，秦滅亡之兆已經出現，以將軍的威靈著稱於當世，必定能匡救時艱，所以豪傑奔走，共同推舉仰望。明公應該抑制心志聽從衆人的提議，以符合衆望，不能坐視沉溺而不去拯救。"姚萇就

萇乃從緯謀，以太元九年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大赦境內，年號白雀，稱制行事。以天水尹詳、南安龐演爲左右長史，南安姚晃、尹緯爲左右司馬，天水狄伯支、焦虔、梁希、龐魏、任謙爲從事中郎，姜訓、閻遵爲掾屬，王據、焦世、蔣秀、尹延年、牛雙、張乾爲參軍，王欽盧、姚方成、王破虜、楊難、尹嵩、裴騎、趙曜、狄廣、党刪等爲帥。

聽從了尹緯的謀劃，於太元九年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在境內大赦，年號叫白雀，秉承皇帝旨意行事。任天水尹詳、南安龐演爲左右長史，南安姚晃、尹緯爲左右司馬，天水狄伯支、焦虔、梁希、龐魏、任謙爲從事中郎，姜訓、閻遵爲掾屬，王據、焦世、蔣秀、尹延年、牛雙、張乾爲參軍，王欽盧、姚方成、王破虜、楊難、尹嵩、裴騎、趙曜、狄廣、党刪等爲帥。

時慕容沖與苻堅相攻，衆甚盛。萇將西上，恐沖遏之，乃遣使通和，以子崇爲質於沖，進屯北地，厲兵積粟，以觀時變。苻堅先徙晉人李詳等數千户于敷陸，至是，降於萇，北地、新平、安定羌胡降者十餘萬户。堅率諸將攻之，不能克。

這時慕容沖與苻堅相互攻戰，軍勢很盛。姚萇想要西上，擔心慕容沖阻遏他，就派使者與他通和，送兒子姚崇到慕容沖那裏做人質，進駐北地，練兵聚糧，以觀望時局的變化。先前苻堅遷徙晉人李詳等幾千户到敷陸，到此時，歸降姚萇，北地、新平、安定羌胡歸降的有十多萬户。苻堅率衆進攻他，不能取勝。

萇聞慕容沖攻長安，議進趨之計，群下咸曰："宜先據咸陽以制天下。"萇曰："燕因懷舊之士而起兵，若功成事捷，咸有東歸之思，安能久固秦川！吾欲移兵嶺北，廣收資實，須秦弊燕迴，然後垂拱取之。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此卞莊得二之義也。"堅寧朔將軍宋方率騎三千從雲中將赴長安，萇自貳縣要破之，方單馬奔免，其司馬田晃率衆降萇。萇遣諸將攻新平，克之，因略地至安定，嶺北諸城盡降之。

姚萇聽説慕容沖進攻長安，商議進退趨向大計，群下都説："宜先占據咸陽以控制天下。"姚萇説："燕利用懷舊之士而起兵，如果功成事捷，衆人都有東歸之心，哪裏會久守秦川！我想移兵到嶺北，廣泛收集物資，等到秦衰敗燕東回，然後毫不費力地奪取。兵不血刃，坐定天下，這是卞莊一舉二得的道理。"苻堅的寧朔將軍宋方率三千騎兵從雲中將要奔赴長安，姚萇從貳縣截擊打敗了他，宋方單人匹馬逃脱，他的司馬田晃率衆投降姚萇。姚萇派諸將進攻新平，攻克了，於是攻占地方到了安定，嶺北諸城全都歸降。

時苻堅爲慕容沖所逼，走入五將山。沖入長安。堅司隸校尉權翼、尚書趙遷、大鴻臚皇甫覆、光禄大夫薛讚、扶風太守段鏗等文武數百人奔於萇。萇遣驍騎將軍吴忠率騎圍堅，萇如新平。俄而忠執堅，送之。

這時苻堅被慕容沖逼迫，逃入五將山。慕容沖進入長安。苻堅的司隸校尉權翼、尚書趙遷、大鴻臚皇甫覆、光禄大夫薛讚、扶風太守段鏗等文武官員數百人逃奔到姚萇這裏。姚萇派驍騎將軍吴忠率騎兵包圍苻堅，姚萇到了新平。不久吴忠捉住了苻堅，送到新平。

慕容沖遣其車騎大將軍高蓋率衆五萬來伐，戰於新平南，大破之，蓋率麾下數千人來降，拜散騎常侍。

慕容沖派他的車騎大將軍高蓋率軍五萬來進攻，在新平南交戰，大敗高蓋，高蓋率部下數千人來投降，拜任散騎常侍。

冲既率衆東下，長安空虛。盧水郝奴稱帝於長安，渭北盡應之。扶風王驎有衆數千，保據馬嵬。奴遣弟多攻驎。萇伐驎，破之，驎走漢中。執多而進攻奴，降之。

慕容冲率衆東下後，長安空虛。盧水郝奴在長安稱帝，渭北都響應他。扶風王驎有數千人，據守馬嵬。郝奴派其弟郝多進攻王驎。姚萇攻打王驎，擊敗了他，王驎逃往漢中。抓獲郝多後進攻郝奴，降服了他。

以太元十一年萇僭即皇帝位于長安，大赦，改元曰建初，國號大秦，改長安曰常安。立妻蚍氏爲皇后，子興爲皇太子，置百官。自謂以火德承苻氏木行，服色如漢氏承周故事。徙安定五千餘户于長安。以弟征虜緒爲司隸校尉，鎮長安。

姚萇於太元十一年在長安僭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叫建初，國號叫大秦，把長安改名叫常安。立其妻蚍氏爲皇后，子姚興爲皇太子，設置百官。自稱以火德承續苻氏木行，車馬和祭牲的顔色依照漢代承續周的舊例。遷徙安定五千餘户到長安。任其弟征虜姚緒爲司隸校尉，鎮守長安。

萇如安定，擊平凉胡金熙、鮮卑没奕干，大破之。遂如秦州，與苻堅秦州刺史王統相持，天水屠各、略陽羌胡應萇者二萬餘户，統懼，乃降。因饗將士于上邽，南安人古成詵進曰："臣州人殷地險，雋傑如林，用武之國也。王秦州不能收拔賢才，三分鼎足，而坐玩珠玉，以至于此。陛下宜散秦州金帛以施六軍，旌賢表善以副鄙州之望。"萇善之，擢爲尚書郎。拜弟碩德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將軍、秦州刺史，領護東羌校尉，鎮上邽。

姚萇到安定，攻擊平凉胡金熙、鮮卑没奕干，大敗他們。於是到秦州，與苻堅的秦州刺史王統相持，天水屠各、略陽羌胡兩萬多户響應姚萇，王統害怕，就投降了。於是在上邽宴飲將士，南安人古成詵進言道："臣之州人多地險，俊傑如林，是用武之地。王秦州不能招募選拔賢才，成鼎足三分之勢，而空玩珠玉，以至於到了這個地步。陛下應散發秦州的金帛給六軍，表彰賢能善美之人以孚鄙州人之望。"姚萇認爲他説得很好，提拔爲尚書郎。拜任其弟姚碩德爲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將軍、秦州刺史，領護東羌校尉，鎮守上邽。

萇還安定，修德政，布惠化，省非急之費，以救時弊，閭閻之士有豪介之善者，皆顯異之。

姚萇回安定，修明德政，施行惠政教化，減省不急的花費，以拯救當世的弊病，民間凡有一絲一毫好處的人，都爲之顯揚。

萇復如秦州，爲苻登所敗，語在《登傳》。以其太子興鎮長安，而與登相距。登馮翊太守蘭犢與苻師奴離貳，慕容永攻之，犢遣使請救。萇將赴救，尚書令姚旻、左僕射尹緯等言於萇曰："苻登近在瓦亭，陛下未宜輕舉。"萇曰："登遲重少决，每失時機，聞吾自行，正當廣集兵資，必不能輕軍深入。兩月之間，足可克此三豎，吾事必矣。"遂師次於涅源。師奴率衆來距，大戰，敗之，盡俘其

姚萇又到秦州，被苻登擊敗，事情記載在《苻登傳》中。讓他的太子姚興鎮守長安，而與苻登相拒。苻登的馮翊太守蘭犢與苻師奴有異心，慕容永進攻他，蘭犢派使者求救。姚萇想要前去援救，尚書令姚旻、左僕射尹緯等對姚萇説："苻登就近在瓦亭，陛下不宜輕動。"姚萇説："苻登遲緩笨重少決斷，常常坐失良機，聽説我親自出征，他正好廣爲積聚兵甲物資，必定不會輕裝疾進深入。兩個月之間，足以戰勝這三個小子，我的事必定成功。"於是出兵駐扎在涅源。苻師奴率軍來拒戰，兩軍大戰，擊敗苻師

衆。又擒蘭犢，收其士馬。萇乃掘苻堅尸，鞭撻無數，裸剥衣裳，薦之以棘，坎土而埋之。慕容永征西將軍王宣率衆降萇。

初，關西雄傑以苻氏既終，萇雄略命世，天下之事可一旦而定。萇既與苻登相持積年，數爲登所敗，遠近咸懷去就之計，唯征虜齊難、冠軍徐洛生、輔國劉郭單、冠威彌姐婆觸、龍驤趙惡地、鎮北梁國兒等守忠不貳，并留子弟守營，供繼軍糧，身將精卒，隨萇征伐。時諸營既多，故號萇軍爲大營，大營之號自此始也。時天大雪，萇下書深自責罰，散後宫文綺珍寶以供戎事，身食一味，妻不重綵。將帥死王事者，加秩二等，士卒戰没，皆有褒贈。立太學，禮先賢之後。

敦煌索盧曜請刺苻登，萇曰："卿以身徇難，將爲誰乎？"曜曰："臣死之後，深以友人隴西辛暹仰托。"萇遣之。事發，爲登所殺，萇以暹爲騎都尉。

登進逼安定，諸將勸萇决戰，萇曰："與窮寇競勝，兵家之下。吾將以計取之。"於是留其尚書令姚旻守安定，夜襲登輜重於大界，克之。諸將或欲因登駭亂擊之，萇曰："登衆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萇以安定地狹，且逼苻登，使姚碩德鎮安定，徙安定千餘家安于陰密，遣弟征南靖鎮之。

立社稷于長安。百姓年七十有德行者，拜爲中大夫，歲賜牛酒。

尹緯、姚晃謂古成詵曰："苻登窮寇，歷年未滅，奸雄鴟峙，所在糾扇，夷夏皆貳，將若之何？"詵曰："主上權略無方，信賞必罰，賢能之士，咸懷樂推，豈慮大業不成，氐賊

奴，全部俘獲他的士卒。又擒獲蘭犢，收取他的人馬。姚萇就掘出苻堅的尸體，鞭撻無數次，剥下他身上的衣服，用荆棘墊着，挖個土坑埋了。慕容永的征西將軍王宣率軍向姚萇投降。

當初，關西豪傑因苻氏已滅亡，姚萇雄略蓋世，天下之事可以轉眼就定了。姚萇與苻登相持多年後，屢次被苻登擊敗，遠近之人都在考慮去留的問題，衹有征虜齊難、冠軍徐洛生、輔國劉郭單、冠威彌姐婆觸、龍驤趙惡地、鎮北梁國兒等忠誠不貳，都留下子弟守營，供給軍糧，自己率領精兵，跟隨姚萇征戰。這時諸營很多，所以稱姚萇軍爲大營，大營之號就從這開始的。當時天降大雪，姚萇下書深切責罰自己，散發後宫的華麗絲織品珍寶以供給軍用，自己吃飯衹一樣菜，妻子不穿重叠的絲綢衣服。有爲國死亡的將帥，加俸禄二等，士卒戰死的，都得到褒獎賞賜。設立太學，禮待先代賢者的後人。

敦煌索盧曜請求去刺殺苻登，姚萇説："卿以身殉難，是要爲了誰呢？"索盧曜説："臣死之後，深切地以友人隴西辛暹相托。"姚萇派他去了。事情泄露，被苻登所殺，姚萇任辛暹爲騎都尉。

苻登進逼安定，衆將勸姚萇與他决戰，姚萇説："與窮寇争勝負，是兵家的下策。我將用計戰勝他。"於是留下他的尚書令姚旻守安定，在大界夜襲苻登的輜重，戰勝了。衆將中有人想乘苻登軍驚恐混亂之時去攻擊他，姚萇説："苻登軍雖然驚亂，但怒氣還很盛，不可輕動。"於是作罷。姚萇因安定地方狹小，又被苻登逼近，派姚碩德鎮守安定，遷徙安定一千餘户到陰密，派其弟征南姚靖鎮守。

在長安設社稷之廟。老百姓中七十歲以上有德行的人，拜任中大夫，年年賞賜牛酒。

尹緯、姚晃對古成詵説："苻登這個窮寇，經過多年未能消滅，奸雄據地對抗，在各地糾合煽動，夷夏之人都懷二心，該怎麽辦？"古成詵説："主上謀略無與倫比，信賞必罰，賢能之士都願意歸附擁戴，難道還擔心大業不成，氐賊不

不滅乎！”緯曰：“登窮寇未滅，奸雄所在扇合，吾等寧無懼乎？”詵曰：“三秦天府之國，主上十分已有其八。今所在可慮者，苻登、楊定、雷惡地耳，自餘瑣瑣，焉足論哉！然惡地地狹衆寡，不足爲憂。苻登藉烏合犬羊，偷存假息，料其智勇，非至尊之匹。霸王之起，必有驅除，然後克定大業。昔漢、魏之興也，皆十有餘年，乃能一同於海內，五六年間未爲久也。主上神略内明，英武外發，可謂無敵於天下耳，取登有餘力。願布德行仁，招賢納士，厲兵秣馬，以候天機。如其鴻業不成者，詵請腰斬以謝明公。”緯言之於萇，萇大悦，賜詵爵關内侯。

雷惡地率衆降萇，拜爲鎮東將軍。魏褐飛自稱大將軍、衝天王，率氐胡數萬人攻安北姚當城於杏城，雷惡地應之，攻鎮東姚漢得於李潤。萇議將討之，群臣咸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褐飛？”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褐飛，東結董成，甘言美説以成奸謀，若得杏城、李潤，惡地據之，控制遠近，相爲羽翼，長安東北非復吾有。”於是潛軍赴之。萇時衆不滿二千，褐飛、惡地衆至數萬，氐胡赴之者首尾不絶。萇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群下怪而問之，萇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餘也。”褐飛等以萇兵少，盡衆來攻。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子崇率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褐飛兵擾亂，萇遣鎮遠王超、平遠譚亮率步騎擊之，褐飛衆大潰，斬褐飛及首級萬餘。惡地請降，萇待之如初。惡地每謂人曰：

滅嗎？”尹緯説：“苻登窮寇未滅，奸雄到處煽動糾合，我們難道就不怕嗎？”古成詵説：“三秦是天府之國，主上已占有了十分之八。現在值得憂慮的，衹有苻登、楊定、雷惡地，其他的猥瑣末微，哪裏值得一提呢！然而雷惡地地方狹小人馬很少，不足爲憂。苻登依靠烏合犬羊之衆，苟延殘喘，估量他的智勇，不是主上的對手。霸王的興起，必有一番驅逐争鬥，然後纔能奠定大業。從前漢、魏的興起，都經過了十多年，纔統一了天下，五六年不算久。主上内心明察有神略，外表英武勃發，可以説是無敵於天下，戰勝苻登是有餘力的。希望能布施恩德實行仁政，招賢納士，礪兵秣馬，以等待天機。如果大業不能成功，古成詵請受腰斬之刑以向明公謝罪。”尹緯向姚萇轉述了這些話，姚萇非常高興，賜古成詵爵位爲關内侯。

雷惡地率衆向姚萇投降，拜爲鎮東將軍。魏褐飛自稱大將軍、衝天王，率氐胡數萬人在杏城進攻安北姚當城，雷惡地響應他，在李潤進攻鎮東姚漢得。姚萇商議要征討他，群臣都説：“陛下不憂慮衹離六十里遠的苻登，却憂慮六百里外的魏褐飛嗎？姚萇説：“苻登不能一下子全部消滅，我的城池也不是苻登能全部占領的。雷惡地計謀多端，不是常人。南面援引魏褐飛，東面交結董成，用好言好語説服他們構成奸謀，如果占有了杏城、李潤，由雷惡地依據，控制遠近各地，互相作羽翼，長安東北之地就不再爲我所有了。”於是秘密出兵前往。當時姚萇軍不到兩千人，魏褐飛、雷惡地的人達到數萬，前來響應的氐胡前後想連。姚萇每看到來了一支軍隊，就面有喜色。屬下很奇怪就問他，姚萇説：“現在同惡相濟，都來這裏會集，我正好可以乘勝席捲，一舉搗毁他們的巢穴，東北就没有後患了。”魏褐飛等因姚萇兵少，就全部出動來進攻。姚萇固守營壘不出戰，以向他們示弱，暗中派其子姚崇率數百騎兵，出其不意，掩襲他們的後方。魏褐飛軍騷亂，姚萇派鎮遠王超、平遠譚亮率步騎兵出擊，魏褐飛軍大潰，斬殺魏褐飛及萬餘人。雷惡地請求投降，姚萇對他像當初一樣。雷惡地常

"吾自言智勇所施，足爲一時之傑。校數諸雄，如吾之徒，皆應跨據一方，歗嘯千里。遇姚公智力摧屈，是吾分也。"惡地猛毅清肅，不可干以非義，嶺北諸豪皆敬憚之。

萇命其將當城於營處一柵孔中蒔樹一根，以旌戰功。歲餘，問之，城曰："營所至小，已廣之矣。"萇曰："少來鬥戰無如此快，以千六百人破三萬衆，國之事業，由此克舉。小乃爲奇，大何足貴！"

貳城胡曹寅、王達獻馬三千匹。以寅爲鎮北將軍、并州刺史，達鎮遠將軍、金城太守。

萇性簡率，群下有過，或面加罵辱。太常權翼言於萇曰："陛下弘達自任，不修小節，駕馭群雄，苞羅俊異，棄嫌録善，有高祖之量。然輕慢之風，所宜除也。"萇曰："吾之性也。吾於舜之美，未有片焉；漢祖之短，已收其一。若不聞讜言，安知過也！"

南羌竇鴦率户五千來降，拜安西將軍。

萇下書，有復私仇者，皆誅之。將吏亡滅者，各隨所親以立後，振給長育之。

鎮東苟曜據逆萬堡，密引苻登。萇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衆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上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既失利，而更逼賊者，必有由也。"萇聞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徑據吾東，必苟曜豎子與之連結也。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使豎子謀之未就，好之未深，散敗其事耳。"進戰，大敗之，登退屯于郿。登將金槌以新平降萇，萇輕將數百騎入槌營。群下諫之，萇曰：

對人說："我自認爲智勇的行爲，足以成爲當代的豪傑。與諸雄相比較，像我這樣的人，都應該占據一方，呼嘯千里。遇上姚公受挫窘迫，這是我命該如此。"雷惡地勇猛剛毅清正嚴明，不可用不義的行爲冒犯，嶺北諸豪傑都敬畏他。

姚萇命其部將姚當城在營寨的柵欄每一孔中種一棵樹，以表志戰功。過了一年多，問他種樹的情況，姚當城說："營寨地方太少，已經擴大了。"姚萇說："向來作戰時沒有這麼快，以一千六百人勝三萬人，國家的事業，由此能成。小纔爲奇，大有什麼可貴！"

貳城胡曹寅、王達獻三千匹馬。任曹寅爲鎮北將軍、并州刺史，王達爲鎮遠將軍、金城太守。

姚萇性情簡樸直率，下屬有過失時，有時當面辱罵。太常權翼對姚萇說："陛下豁達以天下爲己任，不注重小節，駕馭群雄，包羅俊傑，不記前嫌録用善人，有高祖的器量。然而輕慢的作風，也是應當去除的。"姚萇說："這是我的天性。舜的美德，我一星半點也沒有；漢祖的毛病，已經有了其一。如果不是聽到直言，哪能知道過失！"

南羌竇鴦率五千户歸降，拜任安西將軍。

姚萇下詔書，凡是報私仇的人，全部誅殺。死亡的將吏，都依親屬關係確立繼承人，賑濟撫育。

鎮東苟曜據守逆萬堡，秘密勾結苻登。姚萇與苻登交戰，在馬頭原吃了敗仗，收集敗兵再戰。姚碩德對衆將說："主上慎於輕率作戰，總是想用計取勝。現在作戰已經失利，反而再逼近賊軍，必定有原因。"姚萇聽說後對姚碩德說："苻登用兵遲緩，分不清虛實，現在他輕裝直進，直接占據我軍之東，必定是苟曜小子與他勾結。事情久了變故就構成了，禍害難以預料。之所以要速戰，想要趁小子的計謀還沒成功，他們的交好還不深，破壞他們的事。"進兵交戰，大敗苻登，苻登退駐郿。苻登部將金槌率新平投降姚萇，姚萇輕裝率數百騎進入金槌營壘。群臣勸諫

"槌既去苻登，復欲圖我，將安所歸！且懷德初附，推款委質，吾復以不信待之，何以御物乎！"群氐果有異謀，槌不從而止。

他，他說："金槌已經離開了苻登，如果又想打我的主意，他將歸向哪裏！而且要安撫新歸附的人，應該推心置腹，我再用不信任的態度對待他，怎麽能用人呢！"群氐果然有異謀，金槌不聽從他們纔作罷。

萇如陰密攻登，敕其太子興曰："苟曜好奸變，將爲國害，聞吾還北，必來見汝，汝便執之。"苟曜果見興于長安，興遣尹緯讓而誅之。

姚萇到陰密進攻苻登，敕令他的太子姚興說："苟曜好行奸變，將成爲國家的禍害，聽説我北回，必定來見你，你就把他抓起來。"苟曜果然到長安來見姚興，姚興派尹緯斥責他把他誅殺了。

萇大敗登于安定東，置酒高會，諸將咸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萇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當十萬之衆，與天下爭衡，望麾而進，前無横陣，二也；温古知今，講論道藝，駕馭英雄，收羅儁異，三也；董率大衆，履險若夷，上下咸允，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策任群賢者，正望算略中一片耳。"群臣咸稱萬歲。

姚萇在安定東大敗苻登，設酒歡宴，衆將都說："如果是魏武王，不會讓此賊到今天，陛下過分持重了。"姚萇笑着說："我不如亡兄的地方有四點：身高八尺五寸，垂手過膝，人們一看就畏懼，這是一；有十萬之衆，與天下較量高低，看帥旗的指揮進兵，前面没有横排的陣勢，這是二；温古知今，研討學問技藝，駕馭英雄，網羅豪傑，這是三；統率大軍，履險如夷，上下都誠信，人人盡死效力，這是四。之所以能建立功業，驅使任用群賢，正是指望籌算謀略有一兩分得當。"群臣都稱萬歲。

萇下書令留臺諸鎮各置學官，勿有所廢，考試優劣，隨才擢敘。苻登驃騎將軍没奕于率户六千降，拜使持節、車騎將軍、高平公。

姚萇下詔書令留守京城的官署及諸鎮各自設置學官，不要有所荒廢，考試檢驗優劣，依才能提拔任用。苻登的驃騎將軍没奕于率六千户歸降，拜任使持節、車騎將軍、高平公。

萇寢疾，遣姚碩德鎮李潤，尹緯守長安，召其太子興詣行營。征南姚方成言於興曰："今寇賊未滅，上復寢疾，王統、苻胤等皆有部曲，終爲人害，宜盡除之。"興於是誅苻胤、王統、王廣、徐成、毛盛，乃赴召。興至，萇怒曰："王統兄弟是吾州里，無他遠志，徐成等昔在秦朝，并爲名將。天下小定，吾方任之，奈何輒便誅害，令人喪氣！"

姚萇卧病，派姚碩德鎮守李潤，尹緯守長安，召他的太子姚興到行營來。征南姚方成對姚興說："現在寇賊未滅，主上又卧病，王統、苻胤等都有部屬，終究要成爲禍害，應當全部除掉。"於是姚興誅殺了苻胤、王統、王廣、徐成、毛盛，纔應召前往。姚興到了後，姚萇發怒說："王統兄弟是我們的同鄉，没有别的企望，徐成等從前在秦朝，都是名將。天下剛剛稍微安定一點，我正要用他們，怎麽隨便加以誅殺，讓人喪氣！"

萇下書，兵吏從征伐，户在大營者，世世復其家，無所豫。

姚萇下詔書，跟隨征伐的兵吏，家在大營的，世世代代免除他家的賦役，不再改變。

苻登與竇衝相持，萇議擊之，尹

苻登與竇衝相持，姚萇商議去進攻，尹緯對

緯言於萇曰："太子純厚之稱，著于遐邇，將領英略，未爲遠近所知。宜遣太子親行，可以漸廣威武，防窺鬩之原。"萇從之，戒興曰："賊徒知汝轉近，必相驅入堡，聚而掩之，無不克矣。"比至胡空堡，衝圍自解。登聞興向胡空堡，引還，興因襲平涼，大獲而歸，咸如萇策。使興還鎮長安。

姚萇説："太子純厚的名聲，遠近著稱，作爲將領的英明謀略，還不被遠近所知。宜派太子親征，可以藉此逐漸擴大他的威武之名，防止伺機而動之心的興起。"姚萇聽從了，告誡姚興説："賊人得知你迫近，必定爭相進入堡壘，聚兵掩襲其後，必無不勝。"等到了胡空堡，竇衝的圍困自然解除了。苻登聽説姚興奔向胡空堡，撤兵，姚興於是襲擊平涼，大勝而回，都如姚萇授予的計策一樣。讓姚興回鎮長安。

萇下書除妖謗之言及赦前奸穢，有相劾舉者，皆以其罪罪之。

姚萇下詔禁止妖邪毀謗之言并赦免以前的邪惡污穢行爲，有互相檢舉的，都按所檢舉的罪行治檢舉人的罪。

晉平遠將軍、護氏校尉楊佛嵩率胡蜀三千餘户降于萇，晉將楊佺期、趙睦追之。遣姚崇赴救，大敗晉師，斬趙睦。以佛嵩爲鎮東將軍。

晉平遠將軍、護氏校尉楊佛嵩率胡蜀三千多户向姚萇投降，晉將楊佺期、趙睦追擊他。派姚崇前去援救，大敗晉軍，斬殺趙睦。任楊佛嵩爲鎮東將軍。

萇如長安，至於新支堡，疾篤，輿疾而進。夢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入宫，宫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萇遂狂言，或稱"臣萇，殺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願不枉臣"。至長安，召太尉姚旻、尚書左僕射尹緯、右僕射姚晃、尚書狄伯支等入，受遺輔政。萇謂興曰："有毁此諸人者，慎勿受之。汝撫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黔首以恩，四者既備，吾無憂矣。"以太元十八年死，時年六十四，在位八年。僞謚武昭皇帝，廟號太祖，墓稱原陵。

姚萇到長安，到達新支堡時，病重，卧在車中行進。夢見苻堅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衝入營中，姚萇恐懼，逃入宫中，宫人迎姚萇刺殺鬼，誤中姚萇陰部，這些鬼相互説："正中要害。"拔出矛來，出了一石多血。醒來後心驚膽戰，於是患陰腫病，醫生刺腫處，像夢中那樣出血。於是姚萇胡言亂語，有時説"臣是姚萇，殺陛下的人是兄姚襄，不是臣的罪過，請不要冤枉臣"。到了長安後，召太尉姚旻、尚書左僕射尹緯、右僕射姚晃、尚書狄伯支等入宫，接受遺命輔政。姚萇對姚興説："如有詆毁這幾個人的，千萬不要聽信。你用仁愛撫育骨肉，用禮義對待大臣，用誠信對人，用恩惠對待百姓，這四件事都具備了，我就没有憂慮了。"於太元十八年死，當時他六十四歲，在位八年。僞謚號叫武昭皇帝，廟號叫太祖，墓地叫原陵。



# 晋書卷一百十七

## 載記第十七

### 姚興(上)

姚興字子略，萇之長子也。苻堅時爲太子舍人。萇之在馬牧，興自長安冒難奔萇，萇立爲皇太子。萇出征討，常留統後事。及鎮長安，甚有威惠。與其中舍人梁喜、洗馬范勖等講論經籍，不以兵難廢業，時人咸化之。

姚興字子略，是姚萇的長子。苻堅在位的時候任太子舍人。姚萇在馬牧的時候，姚興從長安冒着危險投奔姚萇。姚萇把他立爲皇太子。姚萇出外征伐時，常常留下他統管後方事情。到他鎮守長安時，很有威信和仁愛。和他的中書舍人梁喜、洗馬范勖等人研究討論經書典籍，不因爲戰亂而荒廢學業，當時的人都受到他的影響。

萇死，興秘不發喪，以其叔父緒鎮安定，碩德鎮陰密，弟崇守長安。碩德將佐言於碩德曰："公威名宿重，部曲最强，今喪代之際，朝廷必相猜忌，非永安之道也。宜奔秦州，觀望事勢。"碩德曰："太子志度寬明，必無疑阻。今苻登未滅而自尋干戈，所謂追二袁之踪，授首與人。吾死而已，終不若斯。"及至，興優禮而遣之。

姚萇死後，姚興封鎖消息不發喪，委派他的叔父姚緒鎮守安定，姚碩德鎮守陰密，弟弟姚崇鎮守長安。碩德的將領部屬對碩德說："公的威名一向很重，部隊最强大，現在是皇位交替的時候，朝廷必定會猜忌您，這不是長久安身的辦法。應該到秦州去，觀望事態的勢頭。"碩德說："太子志向度量寬宏高明，一定不會有疑慮阻礙。如今苻登還没有滅亡就自己動起干戈來，那正是步袁紹、袁術的後塵，將腦袋送給別人了。我就是死了，也不會那麽幹。"等見到姚興時，姚興對他隆重禮遇并讓他上任。

興自稱大將軍，以尹緯爲長史，狄伯支爲司馬，率衆伐苻登。咸陽太守劉忌奴據避世堡以叛，興襲忌奴，擒之。苻登自六陌向廢橋，始平太守姚詳據馬嵬堡以距登。登衆甚盛，興慮詳不能遏，乃自將精騎以迫登，遣尹緯領步卒赴詳。緯用詳計，據廢橋以抗登。登因急攻緯，緯將出戰，興馳遣狄伯支謂緯曰："兵法不戰而制人者，蓋爲此也。苻登窮寇，宜持重，不可輕戰。"緯曰："先帝登遐，

姚興自稱爲大將軍，任命尹緯爲長史，狄伯支爲司馬，率領部衆討伐苻登。咸陽太守劉忌奴憑據着避世堡來反叛，姚興襲擊劉忌奴，活捉了他。苻登從六陌前往廢橋，始平太守姚詳依憑馬嵬堡來抵禦苻登。苻登的部衆氣勢很盛，姚興擔心姚詳不能抵擋他們，就親自帶領精鋭騎兵逼近苻登，派遣尹緯帶領步兵赴援姚詳。尹緯采用姚詳的計謀，憑據廢橋來抗擊苻登。於是苻登猛烈攻打尹緯，尹緯將要出去迎戰，姚興派遣狄伯支飛騎趕來對尹緯說："兵法中不交戰而制服敵人的情況，大概指的就是現在。苻登是無路可走的

人情擾懼，今不因思奮之力，梟殄逆豎，大事去矣。緯敢以死争。"遂與登戰，大破之，登衆渴死者十二三，其夜大潰，登奔雍。興乃發喪行服。太元十九年，僭即帝位于槐里，大赦境内，改元曰皇初，遂如安定。

窮寇，應該耐心慎重，不能輕易出戰。"尹緯說："先帝去世，人心紛亂而害怕，如今不藉着因哀思而奮發的力量，鏟除消滅逆賊小人，大事就完了。尹緯將冒昧地用死來争取它。"於是和苻登交戰，大敗他們，苻登的部衆渴死的有十分之二三，那天夜裏徹底崩潰，苻登逃奔雍。姚興這纔發喪穿孝服。太元十九年，在槐里僭登皇帝位，大赦轄境内的罪人，改年號爲皇初，接着到安定去。

先是，苻登使弟廣守雍，子崇屯胡空堡，聞登敗，各棄守走。登無所投據，遂奔平凉，率其餘衆入馬毛山。興自安定如涇陽，與登戰于山南，斬登。散其部衆，歸復農業。徙陰密三萬户于長安，分大營户爲四，置四軍以領之。

在此之前，苻登讓弟弟苻廣守衛雍，兒子苻崇駐屯胡空堡，聽到苻登戰敗，各自放棄守地逃走了。苻登没有地方投奔依靠，於是逃奔平凉，率領他的殘部進入馬毛山。姚興從安定去涇陽，和苻登在山南交戰，斬了苻登。遣散他的部衆，讓他們回家務農。將陰密的三萬户人家遷移到長安，分大營的兵户爲四個部分，設置四軍來統領他們。

安南强熙、鎮遠楊多叛，推竇衝爲盟主，所在擾亂。興率諸將討之，軍次武功，多兄子良國殺多而降。衝弟彰武與衝離貳，衝奔强熙。熙聞興將至，率户二千奔秦州。竇衝走汧川，汧川氐仇高執送之。衝從弟統率其衆降于興。

安南將軍强熙、鎮遠將軍楊多反叛，推舉竇衝爲盟主，到處騷擾作亂。姚興率領諸將討伐他們，大軍駐扎在武功，楊多哥哥的兒子良國殺死楊多來投降。竇衝的弟弟彰武和竇衝不和，竇衝投奔强熙。强熙聽説姚興將要到來，率領二千兵户逃奔秦州。竇衝前往汧川，汧川的氐人仇高抓住他送來。竇衝的從弟竇統率領他的部衆向姚興投降。

封征虜緒爲晋王，征西碩德爲隴西王，征南靖等及功臣尹緯、齊難、楊佛嵩等并爲公侯，其餘封爵各有差。

封征虜將軍姚緒爲晋王，征西將軍碩德爲隴西王，征南將軍姚靖等和功臣尹緯、齊難、楊佛嵩等人全都爲公侯，其餘的人封賞爵位各有等次。

鮮卑薛勃於貳城爲魏軍所伐，遣使請救，使姚崇赴救。魏師既還，薛勃復叛，崇伐而執之，大收其士馬而還。

鮮卑的薛勃在貳城遭到魏軍討伐，派遣使者請求救援，讓姚崇前往援救。魏的軍隊回去後，薛勃又反叛，姚崇討伐并俘虜了他，收繳他的大量士兵馬匹後纔返回。

興追尊其庶母孫氏爲皇太后，配饗太廟。

姚興追尊他的庶母孫氏爲皇太后，供在太廟裏配饗。

楊盛保仇池，遣使請命，拜使持節、鎮南將軍、仇池公。鮮卑越質詰歸率户二萬叛乞伏乾歸，降于興，興處之于成紀，拜使持節、鎮西將

楊盛保守着仇池，派遣使者請求封命，拜授他使持節、鎮南將軍、仇池公。鮮卑的越質詰歸率二萬兵户背叛乞伏乾歸，向姚興投降，姚興把他安置在成紀，拜授他使持節、鎮西將軍、平襄

軍、平襄公。

姚碩德討平凉胡金豹于洛城，克之。初，上邽姜乳據本縣以叛，自稱秦州刺史。碩德進討之，乳率衆降。以碩德爲秦州牧，領護東羌校尉，鎮上邽。徵乳爲尚書。强熙及略陽豪族權千城率衆三萬圍上邽，碩德擊破之。熙南奔仇池，遂假道歸晋。碩德西討千城，千城降。

興令郡國各歲貢清行孝廉一人。

慕容永既爲慕容垂所滅，河東太守柳恭等各阻兵自守，姚興遣姚緒討之。恭等依河距守，緒不得濟。鎮東薛彊先據楊氏壁，引緒從龍門濟河，遂入蒲坂。恭勢屈，請降。徙新平、安定新户六千于蒲坂。

興母蛇氏死，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群臣議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即吉。興尚書郎李嵩上疏曰“三王異制，五帝殊禮。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道訓。既葬之後，應素服臨朝，率先天下，仁孝之舉也”。尹緯駁曰：“帝王喪制，漢魏爲準。嵩矯常越禮，愆于軌度，請付有司，以專擅論。既葬即吉，乞依前議。”興曰：“嵩忠臣孝子，有何咎乎？尹僕射棄先王之典，而欲遵漢魏之權制，豈所望於朝賢哉！其一依嵩議。”

鮮卑薛勃叛奔嶺北，上郡、貳川雜胡皆應之，遂圍安遠將軍姚詳於金城。遣姚崇、尹緯討之。勃自三交趣金城，崇列營掎之，而租運不繼，三軍大飢。緯言於崇曰：“輔國彌姐高地、建節杜成等皆諸部之豪，位班三品，督運稽留，令三軍乏絶，宜明置刑書，以懲不肅。”遂斬之。諸部

公。

姚碩德在洛城討伐平凉的胡人金豹，戰勝了他。當初，上邽人姜乳占據本縣而反叛，自稱爲秦州刺史。碩德進兵討伐他，姜乳率部衆投降。任命碩德爲秦州牧，兼任護東羌校尉，鎮守上邽。徵召姜乳爲尚書。强熙和略陽的豪族權千城率部衆三萬人圍攻上邽，碩德打敗了他們。强熙往南逃往仇池，接着借道投奔晋。碩德往西討伐千城，千城投降。

姚興下令讓各郡國每年貢舉一名行爲清正的孝廉。

慕容永被慕容垂消滅以後，河東太守柳恭等人各自擁兵自守，姚興派遣姚緒討伐他們。姚恭等人依仗黄河防守，姚緒無法渡過去。鎮東將軍薛彊先占據楊氏壁，領着姚緒從龍門渡過河，接着攻進蒲坂。柳恭大勢已去，請求投降。將新平、安定的六千新兵户遷到蒲坂。

姚興的母親蛇氏死了，姚興哀傷過度，不理政事。群臣商議請求依照漢魏的先例，一安葬就可以穿吉服。姚興的尚書郎李嵩上疏說：“三王制度不同，五帝禮儀不一樣。根據孝治理天下，是先王的大事，應該遵行聖人的想法，來發揚光大聖明的教化。安葬之後，應當穿素服臨朝，爲天下人做榜様，這纔是仁孝的行爲。”尹緯反駁說：“帝王服喪的制度，以漢魏的作爲準則。李嵩違反常規背越禮法，超出軌範，請交付有關部門，以專擅的罪名審判他。安葬之後就穿吉服，乞請依從先前的意見。”姚興說：“李嵩是忠臣孝子，有什麼過錯呢？尹僕射放棄先王的典法，而想要遵行漢魏權宜制度，哪裹是我對朝廷賢人所希望的呢！還是一概依從李嵩的意見。”

鮮卑的薛勃叛逃到嶺北，上郡、貳川的雜胡都響應他，於是在金城圍攻安遠將軍姚詳。派遣姚崇、尹緯討伐他。薛勃從三交趕往金城，姚崇排列陣營截住他，可是軍糧運輸接濟不上，三軍非常飢餓。尹緯對姚崇進言說：“輔國將軍彌姐高地、建節將軍杜成等都是各部的首領，地位達到三品，可是督運糧草却遲滯拖拉，使三軍缺糧斷頓，應該公開按照刑法處置，藉以懲罰不在乎

大震，租入者五十餘萬。興率步騎二萬親討之，勃懼，棄其衆奔于高平公没奕于，于執而送之。

軍紀的人。”於是斬了他們。各部非常震驚，軍糧很快運到五十多萬。姚興率領步兵騎兵共二萬人親自來討伐，薛勃害怕了，拋棄他的部衆逃奔到高平公没奕于那裏，没奕于捉住他送給姚興。

泫氏男姚買得欲因興葬母蛇氏殺興，會有告之者，興未之信，遣李嵩詐往。買得具以告嵩，嵩還，以聞，興乃賜買得死，誅其黨與。

泫氏男姚買得想要乘姚興安葬母親蛇氏時殺死姚興，當時有人告發他，姚興還不相信，派李嵩僞裝前往。買得把計劃全告訴了李嵩，李嵩返回後，把聽到的情况説給姚興知道，姚興於是賜買得自殺，誅殺他的黨羽同謀。

興下書禁百姓造錦綉及淫祀。

姚興下書禁止百姓織造錦綉以及淫祀。

興率衆寇湖城，晋弘農太守陶仲山、華山太守董遹皆降於興。遂如陜城，進寇上洛，陷之。遣姚崇寇洛陽，晋河南太守夏侯宗之固守金墉，崇攻之不克，乃陷柏谷，徙流人西河嚴彦、河東裴岐、韓襲等二萬餘户而還。興下書，令士卒戰亡者守宰所在埋藏之，求其近親爲之立後。

姚興率領部衆侵擾湖城，晋弘農太守陶仲山、華山太守董遹都投降了姚興。接着往陜城去，進犯侵擾上洛，攻陷了它。派遣姚崇侵擾洛陽，晋河南太守夏侯宗之固守金墉，姚崇攻打不下來，就攻陷柏谷，遷走流民西河嚴彦、河東裴岐、韓襲等二萬多户之後返回。姚興下書，命令對於陣亡的士卒由當地官員負責埋葬，并尋求他們的近親作爲他們的繼承人。

武都氐屠飛、啖鐵等殺隴東太守姚迴，略三千餘家，據方山以叛。興遣姚紹等討之，斬飛、鐵。遣狄伯支迎流人曹會、牛壽萬餘户于漢中。

武都的氐人屠飛、啖鐵等殺死隴東太守姚迴，搶掠三千多家，占據方山來反叛。姚興派遣姚紹等人討伐他們，斬了屠飛、啖鐵。派遣狄伯支迎接流民曹會、牛壽等一萬多户到漢中。

興留心政事，苞容廣納，一言之善，咸見禮異。京兆杜瑾、馮翊吉默、始平周寶等上陳時事，皆擢處美官。天水姜龕、東平淳于岐、馮翊郭高等皆耆儒碩德，經明行修，各門徒數百，教授長安，諸生自遠而至者萬數千人。興每於聽政之暇，引龕等于東堂，講論道藝，錯綜名理。凉州胡辯，苻堅之末，東徙洛陽，講授弟子千有餘人，關中後進多赴之請業。興敕關尉曰：“諸生諮訪道藝，修己厲身，往來出入，勿拘常限。”於是學者咸勸，儒風盛焉。給事黄門侍郎古成詵、中書侍郎王尚、尚書郎馬岱等，以文章雅正，參管機密。詵風韵秀舉，確然不群，每以天下是非爲己任。時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爲人，

姚興對政事很留心，包容不同意見而廣泛接納人才，衹要有一點好的見解，都能受到特殊的禮遇。京兆人杜瑾、馮翊人吉默、始平人周寶等上書陳述對當時政事的意見，都被提拔擔任了很好的官職。天水的姜龕、東平的淳于岐、馮翊的郭高等都是德高望重的耆儒，通曉經學而品行端正，各自有門徒幾百人，在長安教授學生時，各地儒生從遠方來求學的人有成千上萬。姚興常常在理政務的空閑時間裏，請姜龕等人到東堂，研究討論道術經藝，分析名和理的關係。凉州的胡辯，在苻堅的末年，往東遷到洛陽，聽他講授的弟子有一千多人，關中的後進學子多數都趕往他那裏請教受業。姚興敕令守關的軍尉説：“儒生們去求教道術經藝，努力提高自身修養，對他們的往來出入，不得拘守常規。”於是學習的人都受到鼓舞，儒學的風氣盛行起來。給事黄門侍郎古成詵、中書侍郎王尚、尚書郎馬岱等，因爲文

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而泣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劍求高。高懼，逃匿，終身不敢見詵。

章寫得雅正，參與負責機密事宜。古成詵風韵超群，不同凡響，常常把分辨天下的是與非作爲自己的責任。當時京兆的韋高仰慕阮籍的爲人，在爲母親守喪時，彈琴飲酒。古成詵聽説後流着淚説："我要用我的刀斬了他，來振興風俗教化。"於是手持寶劍去找韋高。韋高害怕了，逃走藏了起來，一輩子不敢見古成詵。

興遣將鎮東楊佛嵩攻陷洛陽。

姚興派遣部將鎮東將軍楊佛嵩攻陷洛陽。

班命郡國，百姓因荒自賣爲奴婢者，悉免爲良人。興以日月薄蝕，災眚屢見，降號稱王，下書令群公卿士、將牧守宰各降一等。於是其太尉趙公旻等五十三人上疏諫曰："伏惟陛下勳格皇天，功濟四海，威靈振於殊域，聲教暨於遐方，雖成湯之隆殷基，武王之崇周業，未足比喻。方當廓靖江吴，告成中岳，豈宜過垂冲損，違皇天之眷命乎!"興曰："殷湯、夏禹德冠百王，然猶順守謙冲，未居崇極，况朕寡昧，安可以處之哉!"乃遣旻告于社稷宗廟，大赦，改元弘始。賜孤獨鰥寡粟帛有差，年七十已上加衣杖。始平太守周班、槐里令李彭皆以黷貨誅，於是郡國肅然矣。洛陽既陷，自淮漢已北諸城，多請降送任。

頒發命令給各郡國，百姓中因爲荒年而賣身做人奴婢的，一律免去而做良人。姚興由於日月接連發生食的現象，災害和異常現象屢屢出現，自降稱號爲王，下書命令群公卿士、將牧守宰各降一級。於是他的太尉趙公姚旻等五十三人上疏諫阻説："伏惟陛下功勛齊天，功業遍及四海，顯赫的聲威顯揚於異域，聲教達到遥遠的地方，即使是成湯使殷的基業興隆，武王使周的基業强盛，也還不够用來比較。正應當掃平江吴，統掌中原山川，怎麽能過於拘禮而損傷自己，違背皇天的眷顧委命呢!"姚興説："殷湯、夏禹德行冠蓋衆王，却仍然奉行并保侍着謙冲的態度，没有讓自己處於地位的最高點，何况朕寡德糊塗，怎麽可以處在那樣的地位上呢!"於是派遣姚旻奉告給社稷宗廟，大赦，改年號爲弘始。賜給孤獨鰥寡的人相應數量的糧食和布帛，年齡在七十歲以上的加賜衣服和手杖。始平太守周班、槐里令李彭都因爲貪污納賄被處死，於是郡國風紀嚴明起來了。洛陽被攻陷以後，從淮漢往北的各個城池，多半請求投降和送來子弟作爲人質。

興下書聽祖父母昆弟得相容隱。姚緒、姚碩德以興降號，固讓王爵，興弗許。

姚興下書允許祖孫父母兄弟之間可以爲對方隱瞞包庇。姚緒、姚碩德因爲姚興降了稱號，堅持辭讓王的爵位，姚興不允許。

京兆韋華、譙郡夏侯軌、始平龐眺等率襄陽流人一萬叛晋，奔于興。興引見東堂，謂華曰："晋自南遷，承平已久，今政化風俗何如?"華曰："晋主雖有南面之尊，無總御之實，宰輔執政，政出多門，權去公家，遂成習俗。刑網峻急，風俗奢宕。自桓温、謝安已後，未見寬猛之

京兆的韋華、譙郡的夏侯軌、始平的龐眺等率領襄陽的一萬流民背叛晋，投奔姚興。姚興在東堂接見，對韋華説："晋自從南遷以後，治平相承的時間已經很久了，如今政事教化民風習俗的情况怎麽樣?"韋華説："晋的君主雖然有皇帝的尊位，却没有統理駕御的實權，宰輔大臣執掌政權，政出多門，權力離開了皇室，這已經成了習俗慣例。刑律法網非常嚴厲，民風習俗奢侈放

中。”興大悦，拜華中書令。

縱。自從桓温、謝安以後，還没有見到理政能够做到寬猛適中的人。”姚興非常高興，拜授韋華爲中書令。

興如河東。時姚緒鎮河東，興待以家人之禮。下書封其先朝舊臣姚驢磑、趙惡地、王平、馬萬載、黄世等子爲五等子男。命百僚舉殊才異行之士，刑政有不便於時者，皆除之。兵部郎金城邊熙上陳軍令煩苛，宜遵簡約。興覽而善之，乃依孫吴誓衆之法以損益之。興立律學于長安，召郡縣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還之郡縣，論决刑獄。若州郡縣所不能决者，讞之廷尉。興常臨諮議堂聽斷疑獄，于時號無冤滯。

姚興前往河東。當時姚緒鎮守河東，姚興用對待家人的禮數對待他。下書封他先朝的舊臣姚驢磑、趙惡地、王平、馬萬載、黄世等人的兒子爲五等子男。讓百僚舉薦有特殊才幹或品行不凡的人，對刑律政令中所有的不利於當時情況的部分，全部删除。兵部郎金城的邊熙上疏陳述軍令煩瑣苛刻，應當遵行簡明扼要的原則。姚興看後認爲提得好，於是依照孫吴誓衆的辦法來增損修訂它。姚興在長安設立法律學校，召集郡縣裏的散吏來聽課。其中通曉明白了的人被送回郡縣，審定判决刑事案件。如果有州郡縣不能决斷的案件，再到廷尉那裏解决。姚興常常親臨諮議堂旁聽審判疑難案件，在當時號稱没有冤案積案。

姚緒、姚碩德固讓王爵，許之。緒、碩德威權日盛，興恐奸佞小人沮惑之，乃簡清正君子爲之輔佐。

姚緒、姚碩德堅持辭讓王的爵位，允許了他們。姚緒、碩德的威勢權力越來越大，姚興擔心有奸佞的小人去蠱惑他們，就挑選了清雅正直的君子去做他們的輔佐。

興以司隸校尉郭撫、扶風太守强超、長安令魚佩、槐里令彭明、倉部郎王年等清勤貞白，下書褒美，增撫邑一百户，賜超爵關内侯，佩等進位一級。

姚興由於司隸校尉郭撫、扶風太守强超、長安令魚佩、槐里令彭明、倉部郎王年等人清正勤勉而有操守，下書褒揚，增授給郭撫一百户的領地，賜給强超關内侯的爵位，魚佩等人都晋升官位一級。

使碩德率隴右諸軍伐乞伏乾歸，興潛軍赴之，乾歸敗走，降其部衆三萬六千，收鎧馬六萬匹。軍無私掠，百姓懷之。興進如枹罕，班賜王公以下，遍於卒伍。

派遣碩德率領隴右的各部隊討伐乞伏乾歸，姚興秘密率軍趕去參戰，乾歸敗逃，收降敵人的部衆三萬六千人，收繳披鎧甲的戰馬六萬匹。全軍没有私自搶掠的，百姓很感激他們。姚興進軍到枹罕，頒賞賜給王公及以下將領，直到每個士兵。

興之西也，没奕于密欲乘虚襲安定，長史皇甫序切諫乃止。于自恨失言，陰欲殺序。

姚興西征的時候，没奕于密謀想要乘虚襲擊安定，長史皇甫序正言極力諫阻纔作罷。没奕于自悔失言，陰謀想要殺掉皇甫序。

乞伏乾歸以窮蹙來降，拜鎮遠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復以其部衆配之。

乞伏乾歸因爲走投無路而又困苦不堪來投降，拜授爲鎮遠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又將他的部衆配屬給他。

興下書，將帥遭大喪，非在疆埸

姚興下書，將帥遇到有大喪事，如果不是在

險要之所，皆聽奔赴，及期，乃從王役。臨戎遭喪，聽假百日。若身爲邊將，家有大變，交代未至，敢輒去者，以擅去官罪罪之。遣晉將軍劉嵩等二百三十七人歸于建鄴。

邊境要塞之類的地方，都允許奔喪，等到期滿後，再去爲王服役。臨到有戰事時遭逢喪事，給假一百天。如果自身是邊關將領，家中有了大變故，不等交割完軍務，而敢自行離去的人，根據擅自離職罪論處。遣返晉的將軍劉嵩等二百三十七人回建鄴去。

魏人襲没奕于，于棄其部衆，率數千騎與赫連勃勃奔于秦州。魏軍進次瓦亭，長安大震，諸城閉門固守。魏平陽太守貳塵入侵河東。興於是練兵講武，大閱于城西，幹勇壯異者召入殿中，引見群臣于東堂，大議伐魏。群臣咸諫以爲不可，興不從。司隸姚顯進曰："陛下天下之鎮，不宜親行，可使諸將分討，授以廟勝之策。"興曰："王者正以廓土靖亂爲務，吾焉得而辭之！"

魏人襲擊没奕于，没奕于拋棄他的部衆，率領數千騎兵和赫連勃勃逃往秦州。魏軍進駐瓦亭，長安很受震動，各城閉門固守。魏的平陽太守貳塵入侵河東。姚興在這種情况下練兵講武，在城西大閱兵，將驃悍勇猛健壯不凡的人召進宫中，在東堂接見群臣，大規模討論討伐魏的事情。群臣都諫阻他認爲不能那麽做，姚興不聽。司隸姚顯進言説："陛下是天下的根基，不應當親自出行，可以派各位將軍分兵討伐，授給他們制勝的良策。"姚興説："王者正是要把安定國土平息戰亂作爲自己的使命，我怎麽能推辭呢！"

興立其子泓爲皇太子，大赦境内，賜男子爲父後者爵一級。

姚興立他的兒子姚泓爲皇太子，大赦境内，賜給作爲父親繼承人的男子一級爵位。

遣姚平、狄伯支等率步騎四萬伐魏，姚碩德、姚穆率步騎六萬伐吕隆。平等軍次河東，興遣其光遠党娥、立節雷星、建忠王多等率杏城及嶺北突騎自和寧赴援，越騎校尉唐小方、積弩姚良國率關中勁卒爲平後繼，姚緒統河東見兵爲前軍節度，姚紹率洛東之兵，姚詳率朔方見騎，并集平望，以會于興。使没奕于權鎮上邽，中軍、廣陵公斂權鎮洛陽，姚顯及尚書令姚晃輔其太子泓，入直西宫。

派遣姚平、狄伯支等率領步兵騎兵共四萬人討伐魏，姚碩德、姚穆率步兵騎兵共六萬人討伐吕隆。姚平等人的軍隊駐扎在河東，姚興派遣他的光遠將軍党娥、立節將軍雷星、建忠將軍王多等率領杏城和嶺北的突擊騎兵從和寧趕赴增援，越騎校尉唐小方、積弩將軍姚良國率領關中精鋭士兵作爲姚平的後續部隊，姚緒統領河東現有兵卒作爲前綫軍隊的節度，姚紹率領洛東的部隊，姚詳率領朔方現有的騎兵，一起集結在平望，等待和姚興會合。讓没奕于臨時鎮守上邽，中軍、廣陵公斂權鎮守洛陽，姚顯和尚書令姚晃輔佐他的太子姚泓，進到西宫内當直。

碩德至姑臧，大敗吕隆之衆，俘斬一萬。隆將吕他等率衆二萬五千，以東苑來降。先是，禿髮利鹿孤據西平，沮渠蒙遜據張掖，李玄盛據敦煌，與吕隆相持。至是，皆遣使降。

碩德到了姑臧，大敗吕隆的軍隊，俘虜和斬首共一萬人。吕隆的部將吕他等人率領部衆二萬五千人，以及東苑來投降。在此之前，禿髮利鹿孤占據西平，沮渠蒙遜占據張掖，李玄盛占據敦煌，和吕隆相抗衡。到這時候，都派遣使者來投降。

興率戎卒四萬七千，自長安赴姚平。平攻魏乾城，陷之，遂據柴壁。

姚興率領四萬七千兵馬，從長安奔赴姚平那裏。姚平進攻魏的乾城，攻陷了它，於是占據柴

魏軍大至，攻平，截汾水以守之。興至蒲坂，憚而不進。

壁。魏軍大批趕到，攻打姚平，在汾水邊截擊守禦。姚興到達蒲坂，因害怕而不前進。

時碩德攻吕隆，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糧積粟，爲持久之計。隆懼，遂降。碩德軍令齊整，秋毫無犯，祭先賢，禮儒哲，西土悦之。

這時碩德攻打吕隆，安撫接納夷人漢人，分别設置守宰，節約糧食屯積粟米，作爲長久堅持下去的打算。吕隆害怕了，於是投降。碩德的軍隊軍令嚴整，秋毫無犯，祭祀先代賢人，禮遇儒生哲士，西部地區很滿意他。

姚平糧竭矢盡，將麾下三十騎赴汾水而死，狄伯支等十將四萬餘人，皆爲魏所擒。興下書，軍士戰没者，皆厚加褒贈。魏軍乘勝進攻蒲坂，姚緒固守不戰，魏乃引還。

姚平糧食吃光箭矢用盡，率領部下三十個騎兵投汾水而死，狄伯支等十個將領和四萬多人，都被魏俘虜。姚興下書，對軍士中陣亡的，都加以優厚的褒獎。魏軍乘勝進攻蒲坂，姚緒堅守不出戰，魏軍纔撤回去。

興徙河西豪右萬餘户于長安。

姚興將河西的一萬多户豪强大户遷到長安。

晋輔國將軍袁虔之、寧朔將軍劉壽、冠軍將軍高長慶、龍驤將軍郭恭等貳于桓玄，懼而奔興。興臨東堂引見，謂虔之等曰："桓玄雖名晋臣，其實晋賊，其才度定何如父也？能辦成大事以不？"虔之曰："玄藉世資，雄據荆楚，屬晋朝失政，遂偷竊宰衡。安忍無親，多忌好殺，位不才授，爵以愛加，無公平之度，不如其父遠矣。今既握朝權，必行篡奪，既非命世之才，正可爲他人驅除耳。此天以機便授之陛下，願速加經略，廓清吴楚。"興大悦，以虔之爲大司農，餘皆有拜授。虔之固讓，請疆埸自效，改授假節、寧南將軍、廣州刺史。

晋輔國將軍袁虔之、寧朔將軍劉壽、冠軍將軍高長慶、龍驤將軍郭恭等人和桓玄不一心，因畏懼他而投奔姚興。姚興親臨東堂接見，對虔之等人説："桓玄雖然名義上是晋的臣子，其實是晋的賊子，他的才能度量和他父親比怎麽樣？能辦成大事嗎？"虔之説："桓玄憑藉家世的資本，雄據荆楚一帶，正遇上晋朝政治混亂，於是竊居宰相地位，習慣於殘忍而没有人親近他，猜忌很多而喜好殺人，官位不根據才能授予，爵位因爲個人喜好加授，没有公平的法度，比他的父親差遠了。如今既然掌握了朝政的權柄，必定進行篡號奪位，却又不是蓋世的英才，恰恰衹可以替别人做前驅去掃除障礙罷了。這正是上天將機會方便授給陛下，希望儘快加以謀劃布置，掃清吴楚。"姚興大悦，任命虔之爲大司農，其餘的人都授予了官職。虔之堅持辭讓，請求到邊疆戰場上去效力，於是改授他假節、寧南將軍、廣州刺史。

興立其昭儀張氏爲皇后，封子懿、弼、洸、宣、諶、愔、璞、質、逵、裕、國兒皆爲公。遣其兼大鴻臚梁斐，以新平張構爲副，拜禿髮傉檀車騎將軍、廣武公，沮渠蒙遜鎮西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李玄盛安西將軍、高昌侯。

姚興立他的昭儀張氏作爲皇后，封兒子姚懿、姚弼、姚洸、姚宣、姚諶、姚愔、姚璞、姚質、姚逵、姚裕、國兒皆爲公。派遣他的兼任大鴻臚的梁斐，任命新平的張構爲副手，拜授禿髮傉檀爲車騎將軍、廣武公，沮渠蒙遜爲鎮西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李玄盛爲安西將軍、高昌侯。

興遣鎮遠趙曜率衆二萬西屯金

姚興派遣鎮遠將軍趙曜率領二萬部衆駐守在

城，建節王松忩率騎助吕隆等守姑臧。松忩至魏安，爲傉檀弟文真所圍，衆潰，執松忩，送于傉檀。傉檀大怒，送松忩還長安，歸罪文真，深自陳謝。

西面的金城，建節將軍王松忩率領騎兵協助吕隆等人守衛姑臧。松忩走到魏安，被傉檀的弟弟文真包圍，部衆潰散，俘虜了松忩，送給傉檀。傉檀非常生氣，送松忩返回長安，把罪責歸在文真身上，自己深深地表示道歉。

興下書，録馬嵬戰時將吏，盡擢叙之，其堡户給復二十年。興性儉約，車馬無金玉之飾，自下化之，莫不敦尚清素。然好游田，頗損農要。京兆杜挺以僕射齊難無匡輔之益，著《豐草詩》以箴之，馮翊相雲作《德獵賦》以諷焉。興皆覽而善之，賜以金帛，然終弗能改。

姚興下書，對馬嵬戰役時期的將領和吏員，全部提升任用，他們的堡户免除二十年徭役。姚興生性儉樸，車馬没有金玉一類的裝飾，部下受他的影響，没有人不遵行崇尚清正樸素的。但是喜好游獵，對農事較有損害。京兆的杜挺因爲僕射齊難没有起匡正輔佐的作用，作《豐草詩》來告誡他，馮翊的相雲作《德獵賦》來諷勸這件事。姚興都看過了并認爲寫得好，賜給他們金錢財物，却始終不能改正。

晋順陽太守彭泉以郡降興，興遣楊佛嵩率騎五千，與其荆州刺史趙曜迎之，遂寇陷南鄉，擒建威將軍劉嵩，略地至于梁國而歸。又遣其兼散騎常侍席確詣凉州，徵吕隆弟超入侍，隆遣之。吕隆懼禿髮傉檀之逼，表請内徙。興遣齊難及鎮西姚詰、鎮遠乞伏乾歸、鎮遠趙曜等步騎四萬，迎隆于河西。難至姑臧，以其司馬王尚行凉州刺史，配兵三千鎮姑臧，以將軍閻松爲倉松太守，郭將爲番禾太守，分戍二城，徙隆及其宗室僚屬于長安。沮渠蒙遜遣弟挐貢其方物。王尚綏撫遺黎，導以信義，百姓懷其惠化，翕然歸之。北部鮮卑并遣使貢款。

晋的順陽太守彭泉率全郡投降姚興，姚興派遣楊佛嵩率領五千騎兵，和他的荆州刺史趙曜迎接彭泉，接着進犯攻陷南鄉，活捉建威將軍劉嵩，搶掠地方直到梁國纔返回。又派遣他的兼散騎常侍席確到凉州去，徵召吕隆的弟弟吕超入京奉職，吕隆讓弟弟來了。吕隆畏懼禿髮傉檀的威逼，上表請求往内地遷移。姚興派遣齊難以及鎮西將軍姚詰、鎮遠將軍乞伏乾歸、鎮遠將軍趙曜等步兵騎兵四萬人，在河西迎接吕隆。齊難到達姑臧，讓他的司馬王尚代行凉州刺史，配置三千兵馬鎮守姑臧，讓將軍閻松任倉松太守，郭將任番禾太守，分别守衛這兩座城池，將吕隆和他的宗室人員以及部僚屬下遷到長安。沮渠蒙遜派弟弟沮渠挐來進貢他們地方上的物産。王尚安撫遺民，用信義引導他們，百姓感激他的恩惠教化，一致歸服他。北部的鮮卑人一起派使者來表示服順。

桓玄遣使來聘，請辛恭靖、何澹之。興留恭靖而遣澹之，謂曰：“桓玄不推計曆運，將圖篡逆，天未忘晋，必將有義舉，以吾觀之，終當傾覆。卿今馳往，必逢其敗，相見之期，遐不云遠。”初，恭靖至長安，引見興而不拜，興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靖曰：“我寧爲國家鬼，

桓玄派使者來訪問，請求接回辛恭靖、何澹之。姚興留下恭靖而讓澹之走，對他説：“桓玄不推究考慮曆數天命，將要圖謀篡位，上天還没有忘記晋，必將會有人起義反對他。據我看來，終歸會倒臺覆滅。卿現在趕往他那裏，必定會趕上他的失敗，相見的日子，不會太遠的。”當初，恭靖到長安，會見姚興却不下拜，姚興説：“朕打算把東南方面的事務委托給你。”恭靖説：“我

不爲羌賊臣。”興怒，幽之別室。至是，恭靖亦逾墻遁歸。

寧肯做國家的鬼，也不做羌賊的臣。”姚興很生氣，把他幽禁在另設的房間。到了這個時候，恭靖也翻墻潛逃回去了。

興遣其將姚碩德、姚斂成、姚壽都等率衆三萬，伐楊盛于仇池。壽都等入自宕昌，斂成從下辯而進。盛遣其弟壽距成，從子斌距都。都逆擊擒之，盡俘其衆。楊壽等懼，率衆請降。碩德還師。

姚興派遣他的將領姚碩德、姚斂成、姚壽都等率領部衆三萬人，到仇池討伐楊盛。壽都等從宕昌進攻，斂成從下辯進攻。楊盛派他的弟弟楊壽抵禦斂成，從子楊斌抵禦壽都。壽都迎擊并活捉了他，全部俘虜了他的部衆。楊壽等害怕了，率領部衆請求投降。碩德凱旋回師。

晋汝南太守趙策委守奔于興。

晋汝南太守趙策拋棄職守投奔姚興。

興如逍遥園，引諸沙門于澄玄堂聽鳩摩羅什演説佛經。羅什通辯夏言，尋覽舊經，多有乖謬，不與胡本相應。興與羅什及沙門僧略、僧䂮、道標、僧叡、道恒、僧肇、曇順等八百餘人，更出大品，羅什持胡本，興執舊經，以相考校，其新文異舊者皆會於理義。續出諸經并諸論三百餘卷。今之新經皆羅什所譯。興既托意於佛道，公卿已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圖於永貴里，立波若臺于中宫，沙門坐禪者恒有千數。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

姚興到逍遥園，領着沙門們在澄玄堂聽鳩摩羅什演繹解説佛經。羅什通曉華夏語言，閲讀舊經時，發現有很多乖謬的地方，和原文本不相符。姚興和羅什以及沙門僧略、僧䂮、道標、僧叡、道恒、僧肇、曇順等八百多人，依次拿出重要的經品，羅什拿着原文本，姚興拿着舊經，來互相考訂校勘，其中新的譯文不同於舊譯的地方全都符合道理經義。接着譯出各種經和各種論共三百多卷。如今的新經都是羅什譯的。姚興既寄托心意在佛道上，公卿以下官員没有不欽仰歸附的，沙門從遠方而來的達五千多人。在永貴里建起浮圖，在中宫建波若臺，坐禪的沙門經常有上千人。州郡受到影響，事佛的人十家就有九家。

使姚碩德及冠軍徐洛生等伐仇池，又遣建武趙琨自宕昌而進，遣其將斂俱寇漢中。

派遣姚碩德和冠軍將軍徐洛生等討伐仇池，又派建武將軍趙琨從宕昌進攻，派他的部將斂俱侵擾漢中。

時劉裕誅桓玄，迎復安帝，玄衛將軍、新安王桓謙，臨原王桓怡，雍州刺史桓蔚，左衛將軍桓謐，中書令桓胤，將軍何澹之等奔于興。劉裕遣大參軍衡凱之詣姚顯，請通和，顯遣吉默報之，自是聘使不絶。晋求南鄉諸郡，興許之。群臣咸諫以爲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萃起微，匡輔晋室，吾何惜數郡而不成其美乎!”遂割南鄉、順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歸於晋。

當時劉裕誅滅桓玄，迎接安帝復位，桓玄的衛將軍、新安王桓謙，臨原王桓怡，雍州刺史桓蔚，左衛將軍桓謐，中書令桓胤，將軍何澹之等投奔姚興。劉裕派遣大參軍衡凱之來見姚顯，請求通和，姚顯派吉默回訪，從此訪問的使節來往不絶。晋要求歸還南鄉各郡，姚興同意了。群臣都諫阻認爲不可以，姚興説："天下的善事是一樣的，劉裕才能出類拔萃而振興衰微，匡輔晋國皇朝，我爲什麽捨不得幾個郡而不成其美呢!”於是割讓南鄉、順陽、新野、舞陰等十二個郡歸屬給晋。

姚碩德等頻敗楊盛，盛懼，請

姚碩德等接連打敗楊盛，楊盛害怕了，請求

降，遣子難當及僚佐子弟數十人爲質，碩德等引還。署盛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益寧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益州牧、武都侯。斂俱陷城固，徙漢中流人郭陶等三千餘家於關中。

投降，派兒子難當和部僚將佐的子弟幾十人來做人質，碩德等撤兵回師。委任楊盛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益寧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益州牧、武都侯。斂俱攻陷城固，將漢中的流民郭陶等三千多家遷到關中。

興班告境内及在朝文武，立名不得犯叔父緒及碩德之名，以彰殊禮。興謙恭孝友，每見緒及碩德，如家人之禮，整服傾悚，言則稱字，車馬服玩，必先二叔，然後服其次者，朝廷大政，必諮之而後行。

姚興向境内和在朝的文武官員頒布告令，立名不能犯叔父姚緒和碩德的名諱，以此表示特殊的禮遇。姚興謙遜恭謹而孝友，每當見到姚緒或碩德，以家人的身份行禮，整齊服飾傾身站立，説話時稱他們的字，車馬衣服玩好，必定先讓二位叔叔，然後用其中剩下的，朝廷上大的政事，必定詢問過他們然後纔實行。

太史令郭黁言於興曰：“戊亥之歲，當有孤寇起於西北，宜慎其鋒。起兵如流沙，死者如亂麻，戎馬悠悠會隴頭，鮮卑、烏丸居不安，國朝疲於奔命矣。”時所在有泉水涌出，傳云飲則愈病，後多無驗。屢有妖人自稱神女，戮之乃止。

太史令郭黁向姚興進言説：“戊亥年的時候，會有孤寇在西北方出現，應該謹慎對付他的鋒芒。起兵像流沙，死人像亂麻，戰馬悠悠會集隴頭，鮮卑、烏丸不安分，國朝要疲於奔命了。”當時那個地方有泉水涌出來，傳説喝了就能治好病，後來多半没有應驗。屢次出現妖人自稱是神女，殺了她們纔制止住。

興大閲，自杜郵至於羊牧。興以姚碩德來朝，大赦其境内。及碩德歸於秦州，興送之，及雍乃還。

姚興大閲兵，從杜郵直到羊牧。姚興因爲姚碩德來朝，在他的境内大赦。到碩德回秦州的時候，姚興送他，到雍纔回來。

禿髮傉檀獻興馬三千匹，羊三萬頭。興以爲忠於己，乃署傉檀爲涼州刺史，徵涼州刺史王尚還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二百餘人，遣主簿胡威詣興，請留尚，興弗許。引威見之，威流涕謂興曰：“臣州奉國五年，王威不接，銜膽栖冰、孤城獨守者，仰恃陛下威靈，俯杖良牧惠化。忽違天人之心，以華土資狄。若傉檀才望應代，臣豈敢言。竊聞乃以臣等貿馬三千匹，羊三萬口，如所傳實者，是爲棄人貴畜。苟以馬供軍國，直煩尚書一符，三千餘家户輸一匹，朝下夕辦，何故以一方委此奸胡！昔漢武傾天下之資，開建河西，隔絶諸戎，斷匈奴右臂，所以終能屠大宛王毋寡。

禿髮傉檀獻給姚興三千匹馬，三萬頭羊。姚興以爲他忠於自己，就委任傉檀爲涼州刺史，召涼州刺史王尚回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二百多人，派主簿胡威拜見姚興，請求留下王尚，姚興不同意。領胡威來見，胡威流着眼淚對姚興説：“臣所在的州奉侍國家五年了，領受不到王威，如同銜着苦膽睡在冰上、而獨守着孤城的原因，是對上憑恃着陛下的威靈，下仰仗着良牧的恩惠教化。忽然間違背上天和人民的心願，把華夏的土地送給狄人。如果傉檀才能聲望很高，臣哪敢説什麽。竊聞竟然是用臣等换三千匹馬，三萬口羊，如果傳聞的是事實，那就是拋棄人民而看重牲畜。但凡要用馬來供軍國使用，衹要麻煩尚書出一道命令，三千多家每户送一匹，早晨下令而黄昏就能辦齊，爲什麽把一方土地人民交給此奸猾的胡人！從前漢武帝用天下的全部資財，開闢

今陛下方布政玉門，流化西域，奈何以五郡之地資之玁狁，忠誠華族棄之虐虜！非但臣州里塗炭，懼方爲聖朝旰食之憂。”興乃遣西平人車普馳止王尚，又遣使喻傉檀。會傉檀已至姑臧，普以狀先告之。傉檀懼，脅遣王尚，遂入姑臧。

建立河西，隔斷各個戎人的部落，斬斷匈奴的右臂，所以最終能够屠滅大宛王毋寡。如今陛下剛剛發布政令達到玉門，教化流布西域，怎麽就將五郡的地域送給玁狁，將忠誠的華夏族人抛棄給凶虐的胡虜！不僅是臣的州郡鄉里遭受塗炭，恐怕正要成爲神聖朝廷的心腹大患。”姚興這纔派西平人車普飛馳前往止住王尚，又派使者告訴傉檀。這時傉檀已經到達姑臧，東普將情况先告訴了他。傉檀害怕了，脅逼走了王尚，接着進入姑臧。

尚既至長安，坐匿吕氏宫人，擅殺逃人薄禾等，禁止南臺。凉州别駕宗敞、治中張穆、主簿邊憲、胡威等上疏理尚曰：

臣州荒裔，鄰帶寇仇，居泰無垂拱之安，運否離傾覆之難。自張氏頹基，德風絶而莫扇；吕數將終，梟鶚以之翻翔。群生嬰罔極之痛，西夏有焚如之禍。幸皇鑒降眷，純風遠被。刺史王尚受任垂滅之州，策成難全之際，輕身率下，躬儉節用，勞逸豐約，與衆同之，勸課農桑，時無廢業。然後振王威以掃不庭，迴天波以蕩氛穢。則群逆冰摧，不俟朱陽之曜；若秋霜隕籜，豈待勁風之威。何定遠之足高，誉平之獨美！經始甫爾，會朝算改授，使希世之功不終於必成，易失之機踐之而莫展。當其時而明其事者，誰不慨然！

王尚到長安後，牽連到藏匿吕氏宫人，擅自殺死逃人薄禾等案件中，被軟禁在南臺。凉州别駕宗敞、治中張穆、主簿邊憲、胡威等人上疏爲王尚申辯説：

臣下的州處在荒遠的邊境，緊鄰着敵寇仇人，太平時期没有垂拱之治的安寧，遭逢亂世就要承受傾毁覆滅的危難。自從張氏的基業頹敗，仁德的風習絶迹而無人重振；吕氏的運數將終，狠毒的梟鶚因此而翻飛翱翔。群生陷入無邊的痛苦，西夏遭受戰火災禍。幸有皇帝明察而賜給眷顧，純德的風氣被及遠方。刺史王尚接受委任到這將要滅亡的州郡，想辦法在難以保全的時刻完成使命，屈身爲部下作表率，自己儉樸節約，無論辛勞安逸豐盛簡約，都和衆人一樣，鼓勵督促從事農桑，應時季節裏没有荒廢農事的。然後發揚王威來掃除不歸附的人，捲起天波來蕩滌妖氛污穢。於是所有的逆賊像冰塊被摧碎，不必等待紅日的光芒照耀；好比秋天的寒霜使枝葉隕落，哪裏需要勁風的威勢。真是足以和定遠侯比高低，使誉平侯不能獨美！經營創始剛剛如此，趕上朝廷决定改而委任他人，使希世的功績在必然可以完成的情况下没有得到結果，容易啓動的機關被踏住了而不能打開。處在那個時候而明白當時情况的人，誰不爲之感慨！

既遠役遐方，劬勞于外，雖效未酬恩，而在公無闕。自至京師，二旬于今，出車之命莫逮，

既然遠行到邊遠地方服務，在外面辛苦操勞，雖然做的事還没有够得上報答皇恩，可是一心爲公没有什麽過失。自從到了京

萋斐之責惟深。以取呂氏宮人裴氏及殺逃人薄禾等爲南臺所禁，天鑒玄鏡，暫免囹圄，譏繩之文，未離簡墨。裴氏年垂知命，首髮二毛，嫠居本家，不在尚室，年邁姿陋，何用送爲！邊藩要捍，衆力是寄，禾等私逃，罪應憲墨，以殺止殺，安邊之義也。假若以不送裴氏爲罪者，正闕奚官之一女子耳。論勛則功重，言瑕則過微。而執憲吹毛求疵，忘勞記過，斯先哲所以泣血於當年，微臣所以仰天而洒淚。

師，至今纔過了二十天，出征還朝後接受慰勞的命令没有得到一個，讒言誹謗一類的指責却非常深重。因爲奪取呂氏的宮人裴氏和殺死逃人薄禾等罪名被南臺軟禁，上天明察如鏡，暫時避免了陷入囹圄，但是指責和想要用法律制裁的文字，一直出現在簡牘墨迹之中。裴氏年近五十，頭髮斑白，寡居在自己家中，不在王尚的家裏，年紀已大姿色粗陋，用得着送回去嗎？邊境的屏障和要塞的保衛，寄托在衆人的力量上，薄禾等人私自逃跑，他的罪行理應依法處置，用殺戮制止殺戮，是安定邊關的原則。假如認爲不送回裴氏就是犯罪的話，那祇不過是奚官的部門裏少了一個女子罷了。論起成績來是有大功的，説到不足祇是微小過失。可是執法部門吹毛求疵，不記得功勞祇盯着過失，這正是先朝哲人在當年泣血，微臣今日仰天灑淚的原因。

且尚之奉國，歷事二朝，能否效于既往，優劣簡在聖心，就有微過，功足相補，宜弘罔極之施，以彰覆載之恩。

況且王尚爲國效勞，已經事奉了兩朝，有没有才能在過去已經有事實可以證明，優劣在皇上聖明的心中自然會有所辨别，就算有了些微的過失，功勞足够彌補它，應當弘揚無邊的施惠，來彰明蓋天遮地的恩德。

臣等生自西州，無翰飛之翼；久沈僞政，絶進趣之途。及皇化既沾，投竿之心冥發，遂策名委質，位忝吏端。主辱臣憂，故重繭披款，惟陛下亮之。

臣等生長在西部的州郡，没有翰飛於天的翅膀；長久沉淪於僞政的統治，斷絶了進取上進的途徑。受皇朝的教化感化之後，悄然萌發了投竿報效的念頭，這纔出來報名獻身，忝居吏屬部僚的首位。主人受辱臣子憂懼，所以不辭萬死披陳心中的想法，希望陛下諒解我們的行爲。

興覽之大悦，謂其黄門侍郎姚文祖曰：“卿知宗敞乎?”文祖曰：“與臣州里，西方之英雋。”興曰：“有表理王尚，文義甚佳，當王尚研思耳。”文祖曰：“尚在南臺，禁止不與賓客交通，敞寓於楊桓，非尚明矣。”興曰：“若爾，桓爲措思乎?”文祖曰：“西方評敞甚重，優於楊桓。敞昔與呂超周旋，陛下試可問之。”興因謂

姚興看了之後很高興，對他的黄門侍郎姚文祖説：“卿知道宗敞嗎?”文祖説：“和臣是州裏鄉親，他是西方的英才雋士。”姚興説：“有表章來爲王尚辯護，文章和内容都很好，該當是王尚推敲出來的吧。”文祖説：“王尚住在南臺，被禁止了不能和賓客交往通消息，宗敞寄住在楊桓那裏，顯然不是王尚指使的。”姚興曰：“如果像你説的那樣，是楊桓爲他們構思的嗎?”文祖説：“在西方對宗敞評價很高，超過楊桓。宗敞從前

超曰："宗敞文才何如？可是誰輩？"超曰："敞在西土，時論甚美，方敞魏之陳、徐，晋之潘、陸。"即以表示超，曰："凉州小地，寧有此才乎？"超曰："臣以敞餘文比之，未足稱多。琳琅出于崑嶺，明珠生於海濱，若必以地求人，則文命大夏之棄夫，姬昌東夷之擯士。但當問其文彩何如，不可以區宇格物。"興悦，赦尚之罪，以爲尚書。

和吕超打過交道，陛下可以試着問問他。"姚興於是對吕超説："宗敞的文才怎麽樣？可以和誰相比？"吕超説："宗敞在西土，時人評價非常好，把宗敞比作魏的陳、徐，晋的潘、陸。"於是就拿表章給吕超看，説："凉州那樣的小地方，難道有這樣的才子嗎？"吕超説："臣用宗敞其餘的文章和這個相比，這個還不值得稱道。琳琅美玉出在崑嶺，明珠生在海濱，如果一定要根據地區來尋求人才，那麽文命是大夏被抛棄的人，姬昌是東夷所排除的人。祇應當問他的文采怎麽樣，不能根據地區來評價事物。"姚興滿意了，赦免了王尚的罪，任命他爲尚書。

# 晋書卷一百十八

## 載記第十八

### 姚興(下)

晋義熙三年，平北將軍、梁州督護苻宣入漢中，興梁州别駕吕營、漢中徐逸、席難起兵應宣，求救於楊盛。盛遣軍臨濜口，南梁州刺史王敏退守武興。楊盛復通於晋。興以太子泓録尚書事。慕容超司徒、北地王鍾，右僕射、濟陽王嶷，高都公始，皆來奔。華山郡地涌沸，廣袤百餘步，燒生物皆熟，歷五月乃止。赫連勃勃殺高平公没奕于，收其衆以叛。

晋義熙三年，平北將軍、梁州督護苻宣攻入漢中，姚興的梁州别駕吕營、漢中的徐逸、席難起兵迎擊苻宣，并向楊盛求救。楊盛派遣軍隊進到濜口，南梁州刺史王敏退守到武興。楊盛又和晋交往。姚興任命太子姚泓録尚書事。慕容超的司徒、北地王慕容鍾，右僕射、濟陽王慕容嶷，高都公慕容始，都來投奔。華山郡地下涌出沸水，方圓一百多步，燒得生物都熟了，過了五個月纔止息。赫連勃勃殺了高平公没奕于，收編了他的部衆而背叛。

先是，魏主拓跋珪送馬千匹，求婚于興，興許之。以魏别立后，遂絶婚，故有柴壁之戰。至是，復與魏通和，魏放狄伯支、姚伯禽、唐小方、姚良國、康宧還長安，皆復其爵位。時禿髮傉檀、沮渠蒙遜迭相攻擊，傉檀遂東招河州刺史西羌彭奚念，奚念阻河以叛。蜀譙縱遣使稱藩，請桓謙，欲令順流東伐劉裕。興以問謙，謙請行，遂許之。

在此之前，魏主拓跋珪送來一千匹馬，向姚興要求通婚，姚興答應了他。因爲魏另外立了皇后，於是斷絶婚姻關係，所以有了柴壁之戰。到了這時，再次和魏交往和好，魏釋放狄伯支、姚伯禽、唐小方、姚良國、康宧回到長安，都恢復了他們的爵位。當時禿髮傉檀、沮渠蒙遜相繼攻擊，傉檀就東招河州刺史西羌的彭奚念，奚念依仗河而背叛。蜀譙縱派遣使者來表示願爲藩屬，請求派桓謙去，想要讓他順流東下討伐劉裕。姚興用這件事詢問桓謙，桓謙請求允許他去，於是答應了他。

使中軍姚弼、後軍姚斂成、鎮遠乞伏乾歸等率步騎三萬伐傉檀，左僕射齊難等率騎二萬討勃勃。吏部尚書尹昭諫曰："傉檀恃遠，輕敢違逆，宜詔蒙遜及李玄盛，使自相攻擊。待其斃也，然後取之，此卞莊之舉也。"興不從。勃勃退保河曲。弼濟自金城，弼部將姜紀言於弼曰："今王師

派中軍將軍姚弼、後軍將軍姚斂成、鎮遠將軍乞伏乾歸等率領三萬步兵騎兵討伐傉檀，左僕射齊難等率領二萬騎兵討伐勃勃。吏部尚書尹昭諫阻説："傉檀憑恃距離遠，輕易就敢違命叛逆，應當詔令蒙遜和李玄盛，讓他們自相攻擊。等他們疲敝的時候，然後攻取他們，這是卞莊式的辦法。"姚興不聽。勃勃退守河曲。姚弼從金城渡河，姚弼的部將姜紀對姚弼説："如今王師聲討

擊討勃勃，傉檀猶豫，未爲嚴防，請給輕騎五千，掩其城門，則山澤之人皆爲吾有，孤城獨立，坐可克也。”弼不從，進拔昌松，長驅至姑臧。傉檀嬰城固守，出其兵擊弼，弼敗，退據西苑。興又遣衛大將軍姚顯率騎二萬，爲諸軍節度。至高平，聞弼敗績，兼道赴之，撫慰河外，率衆而還。傉檀遣使人徐宿詣興謝罪。齊難爲勃勃所擒。興遣平北姚冲、征虜狄伯支、輔國斂曼嵬、鎮東楊佛嵩率騎四萬討勃勃。冲次于嶺北，欲回師襲長安，伯支不從，乃止，懼其謀泄，遂鴆殺伯支。

勃勃，傉檀正猶豫不定，還没有設立嚴密的城防，請給我五千輕裝的騎兵，奔襲到他們城門下，那麼山野湖澤地區的人就都會歸服我們，城池孤立，是可以很容易攻克的。”姚弼不聽從，進兵攻取了昌松，長驅直到姑臧。傉檀環城固守，派出部隊襲擊姚弼，姚弼戰敗，退守到西苑。姚興又派遣衛大將軍姚顯率領二萬騎兵，作爲各軍的節度。到達高平，聽説姚弼戰敗了，兼程趕去接應，安撫慰問河外的軍民，率部衆回來。傉檀派遣使者徐宿來拜見姚興謝罪。齊難被勃勃俘虜。姚興派平北將軍姚冲、征虜將軍狄伯支、輔國將軍斂曼嵬、鎮東將軍楊佛嵩率領四萬騎兵討伐勃勃。姚冲在嶺北扎營，想回師襲擊長安，伯支不同意，纔作罷，害怕他的圖謀泄露出去，就毒死了伯支。

時王師伐譙縱，大敗之，縱遣使乞師于興。興遣平西姚賞、南梁州刺史王敏率衆二萬救之，王師引還。縱遣使拜師，仍貢其方物。興遣其兼司徒韋華持節策拜縱爲大都督、相國、蜀王，加九錫，備物典策一如魏晋故事，承制封拜悉如王者之儀。

當時王師討伐譙縱，大敗他們，譙縱派使者向姚興討救兵。姚興派平西將軍姚賞、南梁州刺史王敏率二萬人救援他，王師撤回。譙縱派使者拜謝援軍，并進貢他的地方上的特産。姚興派他的兼司徒韋華持節策命拜授譙縱爲大都督、相國、蜀王，加授九錫，備有的物品典策一概和魏晋舊有的先例一樣，秉承詔令進行的封官拜職完全像王者的儀式。

興自平凉如朝那，聞冲謀逆，以其弟中最少，雄武絶人，猶欲隱忍容之。姚斂成泣謂興曰：“冲凶險不仁，每侍左右，臣常寢不安席，願早爲之所。”興曰：“冲何能爲也！但輕害名將，吾欲明其罪於四海。”乃下書賜冲死，葬以庶人之禮。

姚興從平凉到朝那，聽説姚冲圖謀叛逆，因爲他是弟弟當中最小的，雄武絶人，就還想隱忍寬容他。姚斂成流着淚對姚興説：“姚冲凶惡險詐不仁，每當他侍奉君王左右，臣常常寢不安席，希望早早處理他。”姚興説：“姚冲能幹什麼！不過他輕易害死名將，我想向四海公布他的罪行。”於是下書賜姚冲自殺，按庶人的禮儀下葬。

晋河間王子國璠、章武王子叔道來奔，興謂之曰：“劉裕匡復晋室，卿等何故來也？”國璠等曰：“裕與不逞之徒削弱王室，宗門能自修立者莫不害之。是避之來，實非誠款，所以避死耳。”興嘉之，以國璠爲建義將軍、揚州刺史，叔道爲平南將軍、交州刺史，賜以甲第。

晋河間王的兒子國璠、章武王的兒子叔道來投奔，姚興對他們説：“劉裕挽救了晋室，卿等人爲什麼來這兒呢？”國璠等説：“劉裕和爲非作歹的人一起削弱王室的力量，宗室門中有能力自我修身立世的人没有不被他們謀害的。這次是逃避他們而來，其實不是誠心地要向你盡忠，而是爲了逃避死亡。”姚興贊賞他們，任命國璠爲建義將軍、揚州刺史，叔道爲平南將軍、交州刺

史，賜給他們宅第。

興如貳城，將討赫連勃勃，遣安遠姚詳及斂曼嵬、鎮軍彭白狼分督租運。諸軍未集而勃勃騎大至，興欲留步軍，輕如嵬營。衆咸惶懼，群臣固以爲不可，興弗納。尚書郎韋宗希旨勸興行，蘭臺侍御史姜楞越次而進曰："韋宗傾險不忠，沮敗國計，宜先腰斬以謝天下。脱車駕動軫，六軍駭懼，人無守志，取危之道也。宜遣單使以徵詳等。"興默然。右僕射韋華等諫曰："若車騎輕動，必不戰自潰，嵬營亦未必可至，惟陛下圖之。"興乃遣左將軍姚文宗率禁兵距戰，中壘齊莫統氐兵以繼之。文宗與莫皆勇果兼人，以死力戰，勃勃乃退。留禁兵五千配姚詳守貳城，興還長安。

姚興到貳城，打算討伐赫連勃勃，遣安遠將軍姚詳和斂曼嵬、鎮軍將軍彭白狼分頭督察軍糧運輸。各軍還没有集結勃勃的騎兵就大批來到。姚興想留下步軍，輕裝前往斂曼嵬的軍營。衆人都驚惶恐懼，群臣堅持認爲不能那樣，姚興不采納。尚書郎韋宗迎合他的意旨勸姚興行動，蘭臺侍御史姜楞越過自己的位次進前説："韋宗陰險不忠實，破壞國家大計，應當首先腰斬了他來告慰天下。扔下車駕而走，六軍驚駭恐懼，人人没有堅守的想法,，是自取危險的途徑。應該派遣一名使者去徵召姚詳等人。"姚興一言不發。右僕射韋華等人諫阻説："如果車騎兵馬輕易行動，必定不戰自潰，斂曼嵬的軍營也不一定能到得了，希望陛下考慮。"姚興就派左將軍姚文宗率領禁衛軍迎戰，中壘齊莫統領氐兵接應他。文宗和齊莫都有超人的勇猛果毅，拼死奮力作戰，勃勃纔退兵。留下五千禁衛軍配給姚詳守護貳城，姚興回到長安。

譙縱遣其侍中譙良、太常楊軌朝於興，請大舉以寇江東。遣其荆州刺史桓謙、梁州刺史譙道福率衆二萬東寇江陵。興乃遣前將軍苟林率騎會之。謙屯枝江，林屯江津。謙，江左貴族，部曲遍於荆楚，晋之將士皆有叛心。荆州刺史劉道規大懼，嬰城固守。雍州刺史魯宗之率襄陽之衆救之，道規乃留宗之守江陵，率軍逆戰。謙等舟師大盛，兼列步騎以待之。大戰枝江，謙敗績，乘輕舸奔就苟林，晋人獲而斬之。苟林懼而引歸。

譙縱派他的侍中譙良、太常楊軌來朝見姚興，請求大舉出兵侵擾江東。派他的荆州刺史桓謙、梁州刺史譙道福率二萬部衆侵擾江陵。姚興於是派前將軍苟林率騎兵和他們會合。桓謙駐扎在枝江，苟林駐扎在江津。桓謙，是江左的貴族，部屬遍布荆楚，晋的將士都有背叛的想法。荆州刺史劉道規非常擔心，環城固守。雍州刺史魯宗之率襄陽的兵衆救援他，道規就留下宗之守衛江陵，率軍迎戰。桓謙等人的舟船水師非常强盛，又擺好步兵騎兵等待他們。在枝江大戰，桓謙大敗，乘坐輕便的小船逃奔苟林，晋人抓獲了他而斬了。苟林因爲害怕而撤兵回來了。

興以國用不足，增關津之税，鹽竹山木皆有賦焉。群臣咸諫，以爲天殖品物以養群生，王者子育萬邦，不宜節約以奪其利。興曰："能逾關梁通利於山水者，皆豪富之家。吾損有餘以裨不足，有何不可！"乃遂行之。

姚興由於國家財用不够，增加關隘渡口的税收，鹽竹山木都有賦税。群臣全都諫阻，認爲上天繁殖各種物産來養活所有的人，稱王的人撫育萬邦，不應該過度節制約束他們而奪走他們的利益。姚興説："能够跨越關隘橋梁在山山水水間來往謀利的人，都是豪富的人家。我減損有富餘的來填補不足的，有什麽不可以！"於是就實行

興從朝門游於文武苑，及昏而還，將自平朔門入。前驅既至，城門校尉王滿聰被甲持杖，閉門距之，曰："今已昏暗，奸良不辨，有死而已，門不可開。"興乃迴從朝門而入。旦而召滿聰，進位二等。

乞伏乾歸以衆叛，攻陷金城，執太守任蘭。蘭厲色責乾歸以背恩違義，乾歸怒而囚之，蘭遂不食而死。

赫連勃勃遣其將胡金纂將萬餘騎攻平涼。興如貳城，因救平涼，纂衆大潰，生擒纂。勃勃遣兄子提攻陷定陽，執北中郎將姚廣都。興將曹熾、曹雲、王肆佛等各將數千户避勃勃内徙，興處佛于湟山澤，熾、雲於陳倉。勃勃寇隴右，攻白崖堡，破之，遂趣清水。略陽太守姚壽都委守奔秦州，勃勃又收其衆而歸。興自安定追之，至壽渠川，不及而還。

初，天水人姜紀，吕氏之叛臣，阿諂奸詐，好間人之親戚。興子弼有寵於興，紀遂傾心附之。弼時爲雍州刺史，鎮安定，與密謀還朝，令傾心事常山公顯，樹黨左右。至是，興以弼爲尚書令、侍中、大將軍。既居將相，虚襟引納，收結朝士，勢傾東宫，遂有奪嫡之謀矣。

興以勃勃、乾歸作亂西北，傉檀、蒙遜擅兵河右，疇咨將帥之臣，欲鎮撫二方。隴東太守郭播言於興曰："嶺北二州鎮户皆數萬，若得文武之才以綏撫之，足以靖塞奸略。"興曰："吾每思得廉頗、李牧鎮撫四方，使便宜行事。然任非其人，恒致負敗。卿試舉之。"播曰："清潔善撫邊，則平陸子王元始；雄武多奇略，

了。

姚興從朝門出去到文武苑游玩，到黄昏時纔回來，打算從平朔門進去。前導到達後，城門校尉王滿聰身穿鎧甲手持長杖，關閉城門擋住他們，説："現在天色已經昏暗，分不清奸徒良人，就是死了，門也不能開。"姚興於是繞到朝門纔進去。天亮時召見滿聰，晋升官位二級。

乞伏乾歸率衆人反叛，攻陷金城，捉住太守任蘭。任蘭正言厲色地斥責乾歸背棄恩德違背道義，乾歸發怒而囚禁了他，任蘭於是絶食而死。

赫連勃勃派他的部將胡人金纂領一萬多騎兵攻打平涼。姚興前往貳城，於是救援平涼，金纂的兵衆大潰敗，活捉金纂。勃勃派哥哥的兒子赫連提攻陷了定陽，捉住了北中郎將姚廣都。姚興的部將曹熾、曹雲、王肆佛等人各領數千户百姓躲避勃勃而向内地遷徙，姚興安置王肆佛在湟山澤，曹熾、曹雲在陳倉。勃勃侵擾隴右，攻打白崖堡，攻破了，接着直取清水。略陽太守姚壽都拋棄所守的地方逃奔秦州，勃勃又收編他的部衆然後回去。姚興從安定去追擊他，到了壽渠川，没趕上纔返回來。

當初，天水人姜紀，是吕氏的叛臣，阿諛諂媚奸猾詭詐，喜好離間别人的親戚。姚興的兒子姚弼被姚興寵愛，姜紀就一門心思阿附他。姚弼當時任雍州刺史，鎮守安定，與他密謀回到朝中，讓他傾心事奉常山公顯，在他身邊結樹自己的黨羽。到這時候，姚興任命姚弼爲尚書令、侍中、大將軍。位居將相之後，虚懷接納，收買結交朝中人士，勢力蓋過了東宫太子，於是有了奪取嫡子繼承權的圖謀。

姚興由於勃勃、乾歸在西北作亂，傉檀、蒙遜在河右掌握着兵權，和將帥臣僚們商議，想要平定這兩個方面。隴東太守郭播對姚興説："嶺北的兩個州管轄的民户有好幾萬，如果找到文武兼備的人才來安撫那裏，足以平定制止奸人的作亂企圖。"姚興説："我常常想得到廉頗、李牧來鎮守安撫四方，讓他們便宜行事。可是任命的都不是合適的人，常常導致失敗。卿不妨舉薦幾個人來。"郭播説："清正守節操而又善於安撫邊地

則建威王煥；賞罰必行，臨敵不顧，則奮武彭蚝。”興曰：“蚝令行禁止則有之，非綏邊之才也。始、煥年少，吾未知其爲人。”播曰：“廣平公弼才兼文武，宜鎮督一方，願陛下遠鑒前車，近悟後轍。”興不從，以其太常索棱爲太尉，領隴西内史，綏誘乾歸。政績既美，乾歸感而歸之。太史令任猗言於興曰：“白氣出於北方，東西竟天五百里，當有破軍流血。”乞伏乾歸遣使送所掠守宰，謝罪請降。興以勃勃之難，權宜許之，假乾歸及其子熾磐官爵。

的，就算平陸子王元始；英雄勇武又多有奇妙謀略的，有建威將軍王煥；賞罰嚴明，臨敵交戰勇往直前的，有奮武將軍彭蚝。”姚興說：“彭蚝在令行禁止方面是不錯，但不是安定邊境的人才。王元始、王煥年輕，我還不瞭解他們的爲人。”郭播說：“廣平公姚弼文武全才，適合鎮守都督一方，希望陛下參考前車之鑒，領悟後來者的道路。”姚興没有聽從，任命他的太常索棱爲太尉，兼任隴西内史，安撫誘降乾歸。政績非常好，乾歸受到感化而歸降他。太史令任猗向姚興進言說：“白氣出現在北方，東西寬五百里直達天際，會有敗軍流血發生。”乞伏乾歸派使者送來俘虜的守宰官員，認罪請降。姚興由於勃勃形成的危難，暫且接受了他的認罪，授予乾歸和他的兒子熾磐非正式的官爵。

姚詳時鎮杏城，爲赫連勃勃所逼，糧盡委守，南奔大蘇。勃勃要之，衆散，爲勃勃所執。時遣衛大將軍顯迎詳，詳敗，遂屯杏城，因令顯都督安定嶺北二鎮事。

姚詳當時鎮守杏城，被赫連勃勃逼攻，糧食用盡後丢棄了所守的地方，往南逃奔大蘇。勃勃攔截他，部衆潰散，被勃勃捉住。當時派衛大將軍姚顯迎接姚詳，姚詳失敗後，就屯兵在杏城，於是命令姚顯都督安定嶺北二鎮事務。

潁川太守姚平都自許昌來朝，言於興曰：“劉裕敢懷奸計，屯聚芍陂，有擾邊之志，宜遣燒之，以散其衆謀。”興曰：“裕之輕弱，安敢窺吾疆埸！苟有奸心，其在子孫乎！”召其尚書楊佛嵩謂之曰：“吴兒不自知，乃有非分之意。待至孟冬，當遣卿率精騎三萬焚其積聚。”嵩曰：“陛下若任臣以此役者，當從肥口濟淮，直趣壽春，舉大衆以屯城，縱輕騎以掠野，使淮南蕭條，兵粟俱了，足令吴兒俯仰回惶，神爽飛越。”興大悦。

潁川太守姚平都從許昌來朝見，向姚興進言說：“劉裕竟敢胸藏奸計，屯糧集結在芍陂，有侵擾邊境的意圖，應當派人去燒了它，來破壞他興師動衆的圖謀。”姚興說：“劉裕還弱小，怎麽敢打我邊境的主意！如果有奸險的打算，恐怕要等到他的兒子孫子吧！”召他的尚書楊佛嵩對他說：“吴兒不自量力，纔有非分的想法。等到孟冬時節，會派卿率三萬精鋭騎兵去燒掉他們積聚的糧草。”楊佛嵩說：“陛下如果把這件事交給我辦，將從肥口渡過淮河，直取壽春，率大部隊駐守城池，讓輕騎縱横搜掠四野，使淮南蕭條下去，兵丁糧食一起完結，足够讓吴兒張惶失措，魂飛魄散。”姚興很高興。

時西胡梁國兒於平凉作壽冢，每將妻妾入冢飲宴，酒酣，升靈床而歌。時人或譏之，國兒不以爲意。前後征伐，屢有大功，興以爲鎮北將軍，封平輿男，年八十餘乃死。

當時西部胡人梁國兒在平凉造了一個壽冢，常常帶着妻妾到冢裏飲宴，酒酣時，就登上靈床唱歌。人們有的就批評他，國兒却不以爲意。前後多次出征討伐，屢次建立大功，姚興任命他爲鎮北將軍，封爲平輿男，八十多歲纔死。

時客星入東井，所在地震，前後

當時有客星進入東井，分野所在的地方發生

一百五十六。興公卿抗表請罪，興曰："災譴之來，咎在元首；近代或歸罪三公，甚無謂也。公等其悉冠履復位。"

仇池公楊盛叛，侵擾祁山。遣建威趙琨率騎五千爲前鋒，立節楊伯壽統步卒繼之，前將軍姚恢、左將軍姚文宗入自鷩陜，鎮西、秦州刺史姚嵩入羊頭陜，右衛胡翼度從陰密出自汧城，討盛。興將輕騎五千，自雍赴之，與諸將軍會于隴口。天水太守王松忩言于嵩曰："先皇神略無方，威武冠世，冠軍徐洛生猛毅兼人，佐命英輔，再入仇池，無功而還。非楊盛智勇能全，直是地勢然也。今以趙琨之衆，使君之威，準之先朝，實未見成功。使君具悉形便，何不表聞?"嵩不從。盛率衆與琨相持，伯壽畏懦弗進，琨衆寡不敵，爲盛所敗，興斬伯壽而還。嵩乃具陳松忩之言，興善之。

乾歸爲其下人所殺，子熾磐新立，群下咸勸興取之。興曰："乾歸先已返善，吾方當懷撫，因喪伐之，非朕本志也。"

以楊佛嵩都督嶺北討虜諸軍事、安遠將軍、雍州刺史，率嶺北見兵以討赫連勃勃。嵩發數日，興謂群臣曰："佛嵩驍勇果鋭，每臨敵對寇，不可制抑，吾常節之，配兵不過五千。今衆旅既多，遇賊必敗。今去已遠，追之無及，吾深憂之。"其下咸以爲不然。佛嵩果爲勃勃所執，絶亢而死。

興立昭儀齊氏爲皇后。又下書以其故丞相姚緒、太宰姚碩德、太傅姚旻、大司馬姚崇、司徒尹緯等二十四人配饗於萇廟。興以大臣屢喪，令所

地震，前後一百五十六次。姚興的公卿上表請罪，姚興說："災害天譴的來臨，責任在元首；近代以來有的歸罪於三公，實在没有道理。公等還是全都穿戴好官服回到位置上去。"

仇池公楊盛背叛，侵犯騷擾祁山。派建威將軍趙琨率五千騎兵作爲前鋒，立節將軍楊伯壽統領步卒作爲後續，前將軍姚恢、左將軍姚文宗從鷩陜進攻，鎮西將軍、秦州刺史姚嵩進入羊頭陜，右衛胡翼度從陰密出經汧城，討伐楊盛。姚興帶領五千精鋭騎兵，從雍趕去，和各將軍在隴口會合。天水太守王松忩向姚嵩進言說："先朝皇帝神奇謀略無可比擬，威武蓋世，冠軍將軍徐洛生勇猛果毅超過常人，是輔佐上命賢能的輔臣，兩次進攻仇池，没有成功而返回。不是楊盛智勇兼備，僅僅是地理形勢造成的。如今憑趙琨的部衆，使君的威風，和先朝的情況對照，實在看不到成功的可能。使君完全清楚地形便利的地方，爲什麼不上表奏聞呢?"姚嵩不聽從。楊盛率部衆和趙琨相持不下，伯壽畏懼懦弱不往前進，趙琨因衆寡不敵，被楊盛打敗，姚興斬了伯壽而返回。姚嵩於是向姚興詳細陳述了松忩的話，姚興認爲很好。

乾歸被他部下的人殺死，兒子熾磐新近繼立，群臣都勸姚興攻取他。姚興說："乾歸生前已經回返善道，我正應該關心安撫他，趁喪事討伐他，不是朕本來的願望。"

任命楊佛嵩都督嶺北討虜諸軍事、安遠將軍、雍州刺史，率嶺北現有的兵力去討伐赫連勃勃。楊佛嵩出發幾天後，姚興對群臣說："佛嵩驍勇果敢而敏鋭，每當臨陣對敵，不能控制自己，我常常節制着他，配給兵力時不超過五千。如今兵衆隊伍多了，碰到敵人必定吃敗仗。現在已經走遠了，追也追不上，我非常擔憂。"他的臣下都認爲不會那樣。佛嵩果然被勃勃捉住，斷喉而死。

姚興將昭儀齊氏立爲皇后。又下書將他已故的丞相姚緒、太宰姚碩德、太傅姚旻、大司馬姚崇、司徒尹緯等二十四人配饗在姚萇廟中。姚興由於大臣一個接一個死去，命令有關部門改訂臨

司更詳臨赴之制。所司白興，依故事東堂發哀。興不從，每大臣死，皆親臨之。

吊的制度。有關部門報告姚興，依照先例在東堂發哀。姚興不聽從，每當大臣死了，都是親自到場吊唁。

姚文宗有寵於姚泓，姚弼深疾之，誣文宗有怨言，以侍御史廉桃生爲證。興怒，賜文宗死。是後群臣累足，莫敢言弼之短。

姚文宗受寵於姚泓，姚弼深深地嫉恨他，誣蠛文宗有怨言，讓侍御史廉桃生做證。姚興發怒了，賜文宗自殺。此後群臣畏懼，没有人敢説姚弼的短處。

時貳縣羌叛興，興遣後將軍斂成、鎮軍彭白狼、北中郎將姚洛都討之。斂成爲羌所敗，甚懼，詣趙興太守姚穆歸罪。穆欲送殺之，成怒，奔赫連勃勃。

當時貳縣的羌人背叛姚興，姚興派後將軍斂成、鎮軍將軍彭白狼、北中郎將姚洛都討伐他們。斂成被羌人打敗，非常害怕，前往趙興太守姚穆那兒認罪。姚穆想送他回去殺掉，斂成發怒了，投奔赫連勃勃。

興遣姚紹與姚弼率禁衛諸軍鎮撫嶺北。遼東侯彌姐亭地率其部人南居陰密，劫掠百姓。弼收亭地送之，殺其衆七百餘人，徙二千餘户于鄭城。

姚興派姚紹和姚弼率禁衛軍各部鎮撫嶺北。遼東侯彌姐亭地率他的部屬衆人往南遷居到陰密，搶劫掠奪百姓。姚弼捉住亭地送回來，殺了他的部衆七百多人，將兩千多户遷徙到鄭城。

弼寵愛方隆，所欲施行，無不信納。乃以嬖人尹冲爲給事黄門侍郎，唐盛爲治書侍御史，左右機要，皆其黨人，漸欲廣樹爪牙，彌縫其闕。右僕射梁喜、侍中任謙、京兆尹尹昭承間言於興曰："父子之際，人罕得而言。然君臣亦猶父子，臣等理不容默。并后匹嫡，未始不傾國亂家。廣平公弼奸凶無狀，潛有陵奪之志，陛下寵之不道，假其威權，傾險無賴之徒莫不鱗湊其側。市巷諷議，皆言陛下欲有廢立之志。誠如此者，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興曰："安有此乎!"昭等曰："若無廢立之事，陛下愛弼，適所以禍之，願去其左右，減其威權。非但弼有太山之安，宗廟社稷亦有磐石之固矣。"興默然。

姚弼正是受寵愛最盛的時候，想要施行的，没有不被信任采納的。於是就讓嬖人尹冲任給事黄門侍郎，唐盛任治書侍御史，皇上左右的機要人員，都是他的黨羽，漸漸想大量培植爪牙心腹，補救他的闕失。右僕射梁喜、侍中任謙、京兆尹尹昭找到機會向姚興進言説："父子間的事，别人很少能説得上話。不過君臣也就好比是父子，臣等依理不能沉默。和皇后并駕以及和嫡嗣匹敵，這樣的人没有不毁國亂家的。廣平公姚弼奸猾凶險没有常性，暗地裏懷有凌駕太子篡奪寶座的志向。陛下寵愛他過度了，給他威勢權力，使危險無賴的人没有不像魚鱗那樣湊到他身邊。市井里巷的議論，都説陛下有了想要廢立的打算。真要是那樣的話，臣等寧死罷了，不敢奉行詔令。"姚興説："哪裏有這種事呢!"尹昭等人説："如果没有廢立的打算，陛下寵愛姚弼，恰恰是害了他。希望摒去他的左右，減除他的威勢權力。不僅是姚弼有了泰山一樣的安穩，宗廟社稷也有了磐石一樣的堅固。"姚興沉默不語。

興寢疾，妖賊李弘反于貳原，貳原氐仇常起兵應弘。興輿疾討之，斬常，執弘而還，徙常部人五百餘户

姚興卧病，妖賊李弘在貳原造反，貳原的氐人仇常起兵響應李弘。姚興乘車抱病去討伐他們，斬了仇常，捉住李弘而回師，將仇常的部落

于許昌。

興疾篤，其太子泓屯兵于東華門，侍疾於諮議堂。姚弼潛謀爲亂，招集數千人，被甲伏于其第。撫軍姚紹及侍中任謙、右僕射梁喜、冠軍姚讚、京兆尹尹昭、輔國斂曼嵬并典禁兵，宿衛于内。姚裕遣使告姚懿于蒲坂，并密信諸藩，論弼逆狀。懿流涕以告將士曰："上今寢疾，臣子所宜冠履不整。而廣平公弼擁兵私第，不以忠於儲宫，正是孤徇義亡身之日。諸君皆忠烈之士，亦當同孤徇斯舉也。"將士無不奮怒攘袂曰："惟殿下所爲，死生不敢貳。"於是盡赦囚徒，散布帛數萬匹以賜其將士，建牙誓衆，將赴長安。鎮東、豫州牧姚洸起兵洛陽，平西姚諶起兵於雍，將以赴泓之難。興疾瘳，朝其群臣，征虜劉羌泣謂興曰："陛下寢疾數旬，奈何忽有斯事！"興曰："朕過庭無訓，使諸子不穆，愧于四海。卿等各陳所懷，以安社稷。"尹昭曰："廣平公弼恃寵不虔，阻兵懷貳，自宜置之刑書，以明典憲。陛下若含忍未便加法者，且可削奪威權，使散居藩國，以紓窺闟之禍，全天性之恩。"興謂梁喜曰："卿以爲何如？"喜曰："臣之愚見，如昭所陳。"興以弼才兼文武，未忍致法，免其尚書令，以將軍、公就第。懿等聞興疾瘳，各罷兵還鎮。懿、恢及弟諶等皆抗表罪弼，請致之刑法，興弗許。

中的五百多户人遷移到許昌。

姚興病重，他的太子姚泓在東華門屯兵，到諮議堂侍奉養病。姚弼暗地裏圖謀作亂，招集了數千人，披挂鎧甲藏在他的府第裏。撫軍將軍姚紹和侍中任謙、右僕射梁喜、冠軍將軍姚讚、京兆尹尹昭、輔國將軍斂曼嵬一起統領禁衛兵馬，日夜守衛在大内。姚裕派使者到蒲坂告知姚懿，并且送密信給各藩鎮屬國，列舉姚弼謀逆的罪狀。姚懿流着淚把情況告訴給將士説："皇上現在卧病，臣子所應做到的是不顧穿戴是否整齊而一心效力。可是廣平公姚弼召集兵丁到自己的府第，不在這樣的時候效忠於儲宫，這正是孤家依照義去獻身的日子。各位都是忠誠壯烈的士人，也應當和孤家一起爲這次行動獻身。"將領士卒們没有不感奮發怒掖起衣袂説："祇照殿下做的去做，生死不敢變心。"於是盡赦囚徒，散發數萬匹布帛來賜給將士們，樹起牙旗率衆宣誓，準備奔赴長安。鎮東將軍、豫州牧姚洸在洛陽起兵，平西將軍姚諶在雍起兵，打算前去解救姚泓的危難。姚興病好了，讓群臣來朝見，征虜將軍劉羌流着淚對姚興説："陛下卧病數十天，没想到會有這樣的事！"姚興説："朕在家没有教好孩子，使他們不和睦，真是有愧於四海。卿等各自陳述心中的想法，來安定社稷。"尹昭説："廣平公姚弼仗恃恩寵而不敬上，擁兵而有二心，自然應該按照刑法處置，來彰明國法。陛下如果心有不忍而不想立刻依法處治的話，可以姑且先削弱他的威勢而剥奪他的權力，讓他住到藩國裏去，來緩解覬覦皇位的禍患，成全父子天性的恩惠。"姚興對梁喜説："卿認爲怎麽樣？"姚喜説："臣的愚見，和尹昭陳述的一樣。"姚興由於姚弼才能兼備文武，還不忍心依法處置，罷免了他的尚書令，以將軍、公的身份住在家裏。姚懿等人聽到姚興病好了，各自罷兵回到鎮守的地方。姚懿、姚恢以及弟弟姚諶等人都上表直言要論姚弼的罪，請求按刑法處治他，姚興不同意。

時魏遣使聘于興，且請婚。會平陽太守姚成都來朝，興謂之曰："卿久處東藩，與魏鄰接，應悉彼事形。

當時魏派遣使者來和姚興通好，并且請求通婚。正逢平陽太守姚成都來朝見，姚興對他説："卿住在東邊很久了，和魏相鄰交接，應當瞭解

今來求婚，吾已許之，終能分災共患，遠相接援以不?”成都曰：“魏自柴壁克捷已來，戎甲未曾損失，士馬桓桓，師旅充盛。今修和親，兼婚姻之好，豈但分災共患而已，實亦永安之福也。”興大悦，遣其吏部郎嚴康報聘，并致方物。

他們的情況。如今他們來求婚，我已經答應了他們，到底能不能分災共患，互相接應援助呢?”成都說：“魏自從柴壁獲勝以後，戎車鎧甲還没有損失過，將士兵馬强盛，師旅軍隊充足。如今要和親，兼有婚姻的關係，哪裏衹是分災共患而已，實在也是永久安寧的福分啊。”姚興很高興，派他的吏部郎嚴康回訪，并送去地方特産。

時姚懿、姚洸、姚宣、姚諶來朝，使姚裕言於興曰：“懿等今悉在外，欲有所陳。”興曰：“汝等正欲道弼事耳，吾已知之。”裕曰：“弼苟有可論，陛下所宜垂聽。若懿等言違大義，便當肆之刑辟，奈何距之!”於是引見諮議堂。宣流涕曰：“先帝以大聖起基，陛下以神武定業，方隆七百之祚，爲萬世之美，安可使弼謀傾社稷。宜委之有司，肅明刑憲。臣等敢以死請。”興曰：“吾自處之，非汝等所憂。”

當時姚懿、姚洸、姚宣、姚諶來朝見，讓姚裕向姚興進言說：“姚懿等人如今全都在外面，想要陳述他們的意見。”姚興說：“你們就是想説姚弼的事罷了，我已經知道了。”姚裕說：“姚弼的事如果有值得討論的，陛下就應該聽聽。如果姚懿等人説話違反大義，就應當按刑法處治，怎麼能拒絶見他們呢!”於是在諮議堂接見。姚宣流着淚說：“先帝憑偉大聖明開創基業，陛下憑神勇英武安定江山，正應該傳承七百年，成爲萬代傳頌的美事，怎麼可以讓姚弼陰謀顛覆社稷。應當把他交給有司，使法規整肅彰明。臣等冒昧地用死來請求。”姚興說：“我自會處置他，這件事不是你們憂慮的。”

先是，大司農竇温、司徒左長史王弼皆有密表，勸興廢立。興雖不從，亦不以爲責。撫軍東曹屬姜虬上疏曰：“廣平公弼懷奸積年，謀禍有歲，傾諂群竪爲之畫足，釁成逆著，取嗤戎裔。文王之化，刑于寡妻；聖朝之亂，起自爱子。今雖欲含忍其瑕，掩蔽其罪，而逆黨猶繁，扇惑不已，弼之亂心其可革耶！宜斥散凶徒，以絶禍始。”興以虬表示梁喜曰：“天下之人莫不以吾兒爲口實，將何以處之?”喜曰：“信如虬言，陛下宜早裁决。”興默然。

在此之前，大司農竇温、司徒左長史王弼都有秘密表章，勸姚興廢掉太子另立。姚興雖然没有聽從，也不因爲這個而責怪他們。撫軍東曹屬姜虬上疏說：“廣平公姚弼胸懷奸謀已經多年了，圖謀禍害的時間不短，依附阿諛他的那些小人替他策劃補足，漸漸使逆反的行爲變得顯著起來，而被戎狄之類的人嗤笑。文王教化天下，先讓妻子做表率；聖朝的禍亂，從寵愛的兒子開始。如今即使想隱忍他的瑕疵，掩蔽他的罪行，然而謀逆的黨羽仍然很多，不斷煽動蠱惑，姚弼的作亂念頭能消除掉嗎！應當斥退解散凶頑的徒黨，來消除禍亂的苗頭。”姚興將姜虬的表章出示給梁喜說：“天下的人没有不用我的兒子作爲口實的，我應該怎麼處置這件事呢?”梁喜說：“姜虬説的是有道理，陛下應當及早裁决。”姚興不説話了。

太子詹事王周亦虚襟引士，樹黨東宫。弼惡之，每規陷害周。周抗志確然，不爲之屈。興嘉其守正，以周

太子詹事王周也虚懷接納人才，爲東宫聚集黨羽。姚弼對他很反感，常常想辦法陷害他。王周意志堅定，没有因爲這個而屈服。姚興贊賞他

爲中書監。

興如三原，顧謂群臣曰："古人有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三秦饒俊異，汝潁多奇士。吾應天明命，跨據中原，自流沙已東，淮漢已北，未嘗不傾己招求，冀匡不逮。然明不照下，弗感懸魚。至於智效一官，行著一善，吾歷級而進之，不使有後門之嘆。卿等宜明揚仄陋，助吾舉之。"梁喜對曰："奉旨求賢，弗曾休倦，未見儒亮大才王佐之器，可謂世之乏賢。"興曰："自古霸王之起也，莫不將則韓吴，相兼蕭鄧，終不采將於往賢，求相於後哲。卿自識拔不明，求之不至，奈何厚誣四海乎！"群臣咸悦。

堅持正道，任命王周爲中書監。

姚興到三原去，對左右的群臣説："古人有話説，關東出相，關西出將，三秦有很多俊傑異人，汝潁有很多奇士。我順應上天聖明的使命，統領占據着中原，從流沙往東，淮漢以北，没有不傾心招納訪求過，希望匡正我不足的地方。可是光明没有照亮下方，没有被懸魚的行爲感化。對於才智足以勝任某一官職，行爲足以發揚某一善道的人，我將越級提拔他們，别讓我有望塵莫及的感嘆。卿等應當公開選拔處在偏僻低下地位的人才，幫助我起用他們。"梁喜回答説："奉旨尋求賢才，從没有休止倦怠過，還没有見到儒雅正直的大才或能輔佐帝王的人，可説得上是世間缺乏賢才。"姚興説："自古以來霸主王者興起的時候，没有不是將軍像韓信吴漢，宰相像蕭何鄧禹，終歸不能從以往的賢人中選拔將領，從以後的哲人中尋求宰相。卿自己識别選拔時不能明察，訪求不到，怎麽能深深地指責四海呢！"群臣都很欣喜。

晋荆州刺史司馬休之據江陵，雍州刺史魯宗之據襄陽，與劉裕相攻，遣使求援。興遣姚成王、司馬國璠率騎八千赴之。

晋的荆州刺史司馬休之據守江陵，雍州刺史魯宗之據守襄陽，和劉裕互相攻打，派使者來求援。姚興派遣姚成王、司馬國璠率八千騎兵去救援。

弼恨姚宣之毁己，遂譖宣於興。會宣司馬權丕至長安，興責丕以無匡輔之益，將戮之。丕性傾巧，因誣宣罪狀。興大怒，遂收宣于杏城，下獄，而使弼將三萬人鎮秦州。尹昭言於興曰："廣平公與皇太子不平，握强兵於外，陛下一旦不諱，恐社稷必危。小不忍以致大亂者，陛下之謂也。"興弗納。赫連勃勃攻杏城，興又遣弼救之，至冠泉而杏城陷。興如北地，弼次於三樹，遣弼及斂曼嵬向新平，興還長安。

姚弼怨恨姚宣説了自己的壞話，於是在姚興面前説姚宣的不是。正趕上姚宣的司馬權丕到了長安，姚興指責權丕没有給予姚宣匡正輔佐的幫助，準備殺了他。權丕爲人反覆投機，因此誣指姚宣犯罪的情况。姚興非常生氣，於是在杏城逮捕姚宣，關進監獄，而讓姚弼領三萬人鎮守秦州。尹昭向姚興進言説："廣平公和皇太子不和，在外面掌握着强大的軍隊，陛下一旦有不能再避諱的事情，恐怕社稷就會危險。小事上不能忍耐而導致大禍亂發生的情况，指的就是陛下。"姚興没有采納。赫連勃勃進攻杏城，姚興又派姚弼去救援，走到冠泉時杏城就失陷了。姚興到北地去，姚弼駐扎在三樹，派姚弼和斂曼嵬往新平去，姚興返回長安。

姚成王至于南陽，司馬休之等爲劉裕所敗，引歸。休之、宗之等遂與

姚成王到達南陽，司馬休之等已被劉裕打敗，就率軍回去了。休之、宗之等人就和譙王

譙王文思，新蔡王道賜，寧朔將軍、梁州刺史馬敬，輔國將軍、竟陵太守魯軌，寧朔將軍、南陽太守魯範奔于興。

文思，新蔡王道賜，寧朔將軍、梁州刺史馬敬，輔國將軍、竟陵太守魯軌，寧朔將軍、南陽太守魯範投奔姚興。

勃勃遣其將赫連建率衆寇貳縣，數千騎入平涼。姚恢與建戰于五井，平涼太守姚興都爲建所獲，遂入新平。姚弼討之，戰于龍尾堡，大破之，擒建，送於長安。初，勃勃攻彭雙方于石堡，方力戰距守，積年不能克。至是，聞建敗，引歸。

勃勃派他的部將赫連建率部衆侵擾貳縣，數千騎兵攻入平涼。姚恢在五井和赫連建交戰，平涼太守姚興都被赫連建俘獲，於是攻入新平。姚弼去討伐他們，在龍尾堡交戰，大敗他們，活捉赫連建，送到長安。當初，勃勃在石堡進攻彭雙方，彭雙方力戰堅守，過了一年都不能攻破。到這時，聽到赫連建戰敗，就率軍回去了。

休之等至長安，興謂之曰："劉裕崇奉晋帝，豈便有闕乎?"休之曰："臣前下都，琅邪王德文泣謂臣曰：'劉裕供御主上，克薄奇深。'以事勢推之，社稷之憂方未可測。"興將以休之爲荆州刺史，任以東南之事。休之固辭，請與魯宗之等擾動襄陽、淮、漢。乃以休之爲鎮南將軍、揚州刺史，宗之等并有拜授。休之將行，侍御史唐盛言於興曰："符命所記，司馬氏應復河洛。休之既得濯鱗南翔，恐非復池中之物，可以崇禮，不宜放之。"興曰："司馬氏脱如所記，留之適足爲患。"遂遣之。

休之等人到了長安，姚興對他們說："劉裕尊崇事奉晋的皇帝，難道會有不足的地方嗎?"休之説："臣以前離開都城時，琅邪王德文哭泣着對我說：'劉裕在供應主上的用品方面，剋扣苛薄得出奇地深。'根據事情的態勢推想，社稷的憂患真正是不能想象的。"姚興打算任命休之爲荆州刺史，將東南方面的事務交給他負責。休之堅決推辭，請求讓他和魯宗之等人去擾動襄陽、淮、漢。於是就任命休之爲鎮南將軍、揚州刺史，對宗之等人都拜官授職。休之將要出發，侍御史唐盛向姚興進言說："符命上記載的是，司馬氏會收復河洛。休之既然得以洗净鱗甲往南游去，恐怕不會再是池中之物了，可以尊重禮遇他，不應當放他走。"姚興說："司馬氏倘若真像記載的那樣，留下他們正足以成爲禍患。"於是派他們去了。

揚武、安鄉侯康宦驅略白鹿原氐胡數百家奔上洛，太守宋林距之。商洛人黄金等起義兵以掎宦，宦乃率衆歸罪。興赦之，復其爵位。

揚武將軍、安鄉侯康宦驅使挾持白鹿原的數百家氐胡人奔往上洛，太守宋林擋住了他。商洛人黄金等興起義兵來夾擊康宦，康宦纔率衆返回認罪。姚興赦免了他，恢復了他的爵位。

時白虹貫日，有術人言於興曰："將有不祥之事，終當自消。"時興藥動，姚弼稱疾不朝，集兵於第。興聞之怒甚，收其黨殿中侍御史唐盛、孫玄等殺之。泓言於興曰："臣誠不肖，不能訓諧於弟，致弼構造是非，仰慚天日。陛下若以臣爲社稷之憂，除臣而國寧，亦家之福也。若垂天性之

當時有白虹貫日，有個行方術的人向姚興進言說："將會有不祥的事情發生，最終會自行消除。"當時姚興正因病服藥，姚弼聲稱有病而不上朝，在府第裏集聚了兵丁。姚興聽說這件事後氣極了，逮捕了他的黨羽殿中侍御史唐盛、孫玄等并殺了他們。姚泓向姚興進言說："臣確實是不肖，不能够教好并團結弟弟，致使姚弼如今釀出是非，對上有愧於天日。陛下如果認爲臣是社

恩，不忍加臣刑戮者，乞聽臣守藩。”興慘然改容，召姚讚、梁喜、尹昭、斂曼嵬於諮議堂，密謀收弼。時姚紹屯兵雍城，馳遣告之，數日不决。弼黨凶懼。興慮其爲變，乃收弼，囚之中曹，窮責黨與，將殺之。泓流涕固請之，乃止。興謂梁喜曰：“泓天心平和，性少猜忌，必能容養群賢，保全吾子。”於是皆赦弼黨。

稷的憂患，除掉臣而使國家安寧，也是國家的福分。如果顧及天倫之情而降恩，不忍心將刑罰誅戮加在臣身上，就乞求允許臣去邊境藩國鎮守。”姚興慘然變了臉色，召集姚讚、梁喜、尹昭、斂曼嵬到諮議堂，秘密商議逮捕姚弼。當時姚紹屯兵在雍城，派人飛騎告訴他，好幾天不能决斷。姚弼的黨羽非常恐懼。姚興擔心他們生變，就逮捕姚弼，把他囚禁在中曹，盡數搜捕他的同黨，準備殺了他們。姚泓流着眼淚執意請求，纔作罷。姚興對梁喜說：“姚泓天生性情平和，很少猜疑忌妒，一定能容納安撫群賢，保全你們。”於是盡數赦免了姚弼的同黨。

靈臺令張泉又言於興曰：“熒惑入東井，旬紀而返，未餘月，復來守心。王者惡之，宜修仁虛己，以答天譴。”興納之。

靈臺令張泉又向姚興進言說：“熒惑星進入東井，滿十二天纔出去，不到一個月，又來呆在心宿裏。王者當把它作爲凶兆，應該修行仁教嚴格律己，來表示對上天譴責的回答。”姚興接受了他的意見。

正旦，興朝群臣于太極前殿，沙門賀僧慟泣不能自勝，衆咸怪焉。賀僧者，莫知其所從來也，言事皆有效驗，興甚神禮之，常與隱士數人預於宴會。

正月初一，姚興在太極前殿朝會群臣，沙門賀僧痛哭流涕不能自已，大家都感到奇怪。賀僧這個人，没有人知道他從什麽地方來，説的事都能應驗，姚興對他非常崇拜和禮遇，常常和幾個隱士參預宴飲集會。

興如華陰，以泓監國，入居西宮。因疾篤，還長安。泓欲出迎，其宮臣曰：“今主上疾篤，奸臣在側，廣平公每希覬非常，變故難測。今殿下若出，進則不得見主上，退則有弼等之禍，安所歸乎！自宜深抑情禮，以寧宗社。”泓從之，乃拜迎於黄龍門樽下。弼黨見興升輿，咸懷危懼。尹冲等先謀欲因泓出迎害之，尚書姚沙彌曰：“若太子有備，不來迎侍，當奉乘輿直趣公第。宿衛者聞上在此，自當來奔，誰與太子守乎！吾等以廣平公之故，陷身逆節。今以乘輿南幸，自當是杖義之理，匪但救廣平之禍，足可以申雪前愆。”冲等不從，欲隨興入殿中作亂，復未知興之存亡，疑而不發。興命泓録尚書事，使

姚興去華陰，讓姚泓監理國事，住進西宮。由於病重，回到長安。泓想出城迎接，他的宮臣説：“如今主上病重，奸臣就在一旁，廣平公總是妄想發生不同尋常的事情，變故難以預料。現在殿下如果出城，進不能見到主上，退又有姚弼一類的人起禍，還有什麽地方可以去呢！理應深深克制感情和禮節，來使宗廟社稷安寧。”姚泓聽從了他，於是在黄龍門宴席前跪拜迎接。姚弼的黨羽見姚興上了車，都感到危險而害怕起來。尹冲等首先圖謀想趁姚泓出城迎接時害死他，尚書姚沙彌説：“如果太子有了防範，不出來迎接侍奉，就應該奉請車駕直奔公的府第。宿衛的人聽説皇上在這裏，自然會趕來，誰還守着太子呀！我們因爲廣平公的事，身陷到逆節的罪名裏。如今帶着車駕往南行幸，自然是符合主持正義的道理，不但救了廣平的禍難，也足够申雪以前的罪愆。”尹冲等人不聽，想隨着姚興進入殿

姚紹、胡翼度典兵禁中，防制内外，遣斂曼嵬收弼第中甲杖，内之武庫。

裏作亂，又因爲還不清楚姚興的死活，猶疑而没有行動。姚興任命姚泓録尚書事，派姚紹、胡翼度在禁中掌管兵丁，防範控制内外，派斂曼嵬收繳姚弼府第中的鎧甲兵器，存進武庫裏。

興疾轉篤，興妹僞南安長公主問疾，不應。興少子耕兒出告其兄愔曰："上已崩矣，宜速决計。"於是愔與其屬率甲士攻端門，殿中上將軍斂曼嵬勒兵距戰，右衛胡翼度率禁兵閉四門。愔等遣壯士登門，緣屋而入，及于馬道。泓時侍疾於諮議堂，遣斂曼嵬率殿中兵登武庫距戰，太子右衛率姚和都率東宫兵入屯馬道南。愔等既不得進，遂燒端門。興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興，喜躍，貫甲赴賊，賊衆駭擾。和都勒東宫兵自後擊之，愔等奔潰，逃于驪山，愔黨吕隆奔雍，尹冲等奔于京師。興引紹及讚、梁喜、尹昭、斂曼嵬入内寢，受遺輔政。義熙十二年，興死，時年五十一，在位二十二年。僞謚文桓皇帝，廟號高祖，墓曰偶陵。

姚興的病變重，姚興的妹妹僞南安長公主探問病情，不回答。姚興的小兒子耕兒出去告訴他的哥哥姚愔説："皇上已經駕崩了，應當趕快决定。"於是姚愔和他的屬下率領甲士攻打端門，殿中上將軍斂曼嵬督兵迎戰，右衛胡翼度率禁兵關閉四面的宫門。姚愔等派壯士攀登宫門，緣着屋頂進入，到達馬道。姚泓當時在諮議堂侍候病人，派斂曼嵬率殿中的兵丁登上武庫迎戰，太子右衛率姚和都率東宫的兵丁入宫屯駐在馬道南側。姚愔等攻不進去了，就燒了端門，姚興抱病到前殿，賜姚弼死。禁兵見到姚興，歡喜雀躍，披挂上甲胄衝向賊兵，叛賊們驚駭動摇。和都統領東宫的兵丁從後面攻擊他們，姚愔等奔逃潰散，逃到驪山，姚愔的黨徒吕隆逃奔雍，尹冲等逃奔到京師。姚興領着姚紹和姚讚、梁喜、尹昭、斂曼嵬進入内寢，讓他們接受遺命輔佐朝政。義熙十二年，姚興死，時年五十一歲，在位二十二年。僞謚文桓皇帝，廟號爲高祖，墓叫偶陵。

## 尹緯

尹緯字景亮，天水人也。少有大志，不營産業。身長八尺，腰帶十圍，魁梧有爽氣。每覽書傳至宰相立勳之際，常輟書而嘆。苻堅以尹赤之降姚襄，諸尹皆禁錮不仕。緯晚乃爲吏部令史，風志豪邁，郎皆憚之。堅末年，祅星見于東井，緯知堅將滅，喜甚，向天再拜，既而流涕長嘆。友人略陽桓識怪而問之，緯曰："天時如此，正是霸王龍飛之秋，吾徒杖策之日。然知己難遭，恐不得展吾才志，是以欣懼交懷。"

尹緯字景亮，是天水人。少年時就有遠大志向，不經營産業。身高八尺，腰粗達十圍，魁梧而有豪爽氣概。每當閲讀史書傳記看到宰相建立功勛的時候，往往停止讀書而感嘆。苻堅因爲尹赤降歸姚襄的事，將所有姓尹的人都禁錮起來不讓出仕。尹緯到晚年纔任吏部令史，風度志向豪爽超邁，郎官都忌憚他。苻堅的末年祅星出現在東井，尹緯知道苻堅將要覆滅，高興極了，向蒼天再拜行禮，然後流淚長嘆。友人略陽的桓識感到奇怪而問他，尹緯説："天時到了這個地步，正是霸王像龍一樣騰飛的時候，我們這些人執鞭長驅的時機。可是知己難以遇到，恐怕不能施展我的才志，因此欣喜和擔心交雜在胸間。"

及姚萇奔馬牧，緯與尹詳、龐演等扇動群豪，推萇爲盟主，遂爲佐命

到姚萇奔往馬牧的時候，尹緯和尹詳、龐演等人煽動群豪，推舉姚萇做盟主，於是成爲輔佐

元功。萇既敗苻堅，遣緯說堅，求禪代之事。堅問緯曰：“卿於朕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嘆曰：“宰相之才也，王景略之儔。而朕不知卿，亡也不亦宜乎！”

緯性剛簡清亮，慕張子布之爲人。馮翊段鏗性傾巧，萇愛其博識，引爲侍中。緯固諫以爲不可，萇不從。緯屢衆中辱鏗，鏗心不平之。萇聞而謂緯曰：“卿性不好學，何爲憎學者？”緯曰：“臣不憎學，憎鏗不正耳。”萇因曰：“卿好不自知，每比蕭何，真何如也？”緯曰：“漢祖與蕭何俱起布衣，是以相貴。陛下起貴中，是以賤臣。”萇曰：“卿實不及，胡爲不也？”緯曰：“陛下何如漢祖？”萇曰：“朕實不如漢祖，卿遠蕭何，故不如甚也！”緯曰：“漢祖所以勝陛下者，以能遠段鏗之徒故耳。”萇默然，乃出鏗爲北地太守。

萇死，緯與姚興滅苻登，成興之業，皆緯之力也。歷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尚書左右僕射、清河侯。

緯友人隴西牛壽率漢中流人歸興，謂緯曰：“足下平生自謂：‘時明也，才足以立功立事；道消也，則追二疏、朱雲，發其狂直，不能如胡廣之徒洿隆隨俗。’今遇其時矣，正是垂名竹素之日，可不勉歟！”緯曰：“吾之所庶幾如是，但未能委宰衡於夷吾，識韓信於羈旅，以斯爲愧耳。立功立事，竊謂未負昔言。”興聞而謂緯曰：“君之與壽言也，何其誕哉！立功立事，自謂何如古人？”緯曰：“臣實未愧古人。何則？遇時來之運，則輔翼太祖，建八百之基。及陛下龍飛之始，翦滅苻登，蕩清秦雍，生

大命的元勛。姚萇打敗苻堅之後，派尹緯游說苻堅謀求禪代的事。苻堅問尹緯說：“卿在朕這裏是什麼官職？”尹緯說：“尚書令史。”苻堅嘆道：“宰相之才也，王景略似的人。可是朕不能瞭解任用卿，滅亡不也是應當的嗎！”

尹緯的性格剛直清正，仰慕張子布的爲人。馮翊的段鏗性格反覆投機，姚萇喜歡他的廣博知識，讓他擔任侍中。尹緯執意諫阻認爲不可以，姚萇不依從。尹緯多次當衆使段鏗受辱，段鏗心中對此憤憤不平。姚萇聽說後對尹緯說：“卿的性情不喜好學問，爲什麼憎惡學者？”尹緯說：“臣并不憎惡學問，衹是憎惡段鏗的不正派罷了。”姚萇就說：“卿好没有自知之明，總是自比蕭何，真的情況是怎樣的呢？”尹緯說：“漢高祖和蕭何都是布衣出身，因此互相看重。陛下是貴族出身，因此看不起臣。”姚萇曰：“卿確實趕不上人家，爲什麼否認呢？”尹緯說：“陛下和漢高祖比怎麼樣？”姚萇說：“朕確實不如漢高祖，卿遠不如蕭何，所以更談不上了！”尹緯說：“漢高祖之所以勝過陛下，在於能够疏遠段鏗之類的人罷了。”姚萇不說話了，就讓段鏗出京任北地太守。

姚萇死後，尹緯和姚興滅了苻登，成就姚興的功業，都是尹緯的力量。歷任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尚書左右僕射、清河侯。

尹緯的友人隴西的牛壽率漢中流人歸順姚興，對尹緯說：“足下平生常常自稱：‘時代開明的話，才能足够立功立事；道德消亡的話，就追效二疏、朱雲，發泄那種狂激率直，不能像胡廣之類的人那樣跟隨世俗浮沉。’如今遇到好時候了，正是名垂竹帛的機會，能不努力嗎！”尹緯說：“我所希望的正是這樣，衹是還没有能够把像夷吾那樣的人委任做宰相，把像韓信那樣的人從羈旅中識别出來，因此感到慚愧罷了。立功立事方面，竊以爲還没有背負昔日的話。”姚興聽說後對尹緯說：“君和牛壽說的話，多麼荒誕呀！立功立事方面，自認爲比古人怎麼樣？”尹緯說：“臣確實没有愧對古人。爲什麼呢？遇到應時而來的運氣，就有了機會輔佐幫助太祖，建立八百

極端右，死饗廟庭，古之君子，正當爾耳。”興大悦。及死，興甚悼之，贈司徒，謚曰忠成侯。

年基業。等到陛下如龍飛騰的時候，又殲滅掉了苻登，蕩滌乾净了秦州雍州一帶，活着位極皇上身右，死後配饗宗廟殿堂，古時候的君子，正應當這樣纔是。”姚興非常高興。到他死後，姚興很傷悼他，追贈司徒，謚號忠成侯。

# 晋書卷一百十九

## 載記第十九

### 姚泓

姚泓字元子，興之長子也。孝友寬和而無經世之用，又多疾病，興將以爲嗣而疑焉。久之，乃立爲太子。興每征伐巡游，常留總後事。博學善談論，尤好詩咏。尚書王尚、黄門郎段章、尚書郎富允文以儒術侍講，胡義周、夏侯稚以文章游集。時尚書王敏、右丞郭播以刑政過寬，議欲峻制，泓曰："人情挫辱，則壯厲之心生；政教煩苛，則苟免之行立。上之化下，如風靡草。君等參贊朝化，弘昭政軌，不務仁恕之道，惟欲嚴法酷刑，豈是安上馭下之理乎！"敏等遂止。泓受經於博士淳于岐。岐病，泓親詣省疾，拜于床下。自是公侯見師傅皆拜焉。

姚泓字元子，是姚興的長子。孝敬友愛寬宏和氣但没有治理國家的才能，又常常生病，姚興打算讓他做繼承人而又信不過他。過了很久，纔立爲太子。姚興每當征伐巡游，常留下他總管後方事務。博學而善於清談論辯，尤其愛好作詩吟咏。尚書王尚、黄門郎段章、尚書郎富允文憑藉儒術擔任侍講，胡義周、夏侯稚憑藉文章和他交游。當時尚書王敏、右丞郭播認爲刑律政紀過於寬緩，商議想要嚴格法紀，姚泓説："人如果受到挫折侮辱，就會産生壯烈奮發的雄心；政令教化如果煩瑣苛薄，就會出現苟且狡猾的行爲。上面教化下面，像風吹草低一樣。君等參與協助朝廷教化，弘揚彰明政治法度，不務求仁德寬恕的原則，衹想要使法律刑罰嚴酷，哪裏是安定上面駕馭下面的道理呢！"王敏等人纔作罷。姚泓從博士淳于岐受讀經學。淳于岐患病時，姚泓親自上門問候病況，在床邊拜見老師。從此公侯見到師傅都下拜。

興之如平凉也，馮翊人劉厥聚衆數千，據萬年以叛。泓遣鎮軍彭白狼率東宫禁兵討之，斬厥，赦其餘黨。諸將咸勸泓曰："殿下神算電發，蕩平醜逆，宜露布表言，廣其首級，以慰遠近之情。"泓曰："主上委吾後事，使式遏寇逆。吾綏御失和，以長奸寇，方當引咎責躬，歸罪行間，安敢過自矜誕，以重罪責乎！"其右僕射韋華聞而謂河南太守慕容筑曰："皇太子實有恭惠之德，社稷之福

姚興去平凉的時候，馮翊人劉厥聚衆數千人，占據萬年反叛。姚泓派鎮軍將軍彭白狼率東宫的禁衛兵丁去討伐他，斬了劉厥，赦免了他的餘黨。部將們都勸姚泓説："殿下神機妙算，蕩平了那群敗類叛逆，應當用露布宣揚這件事，傳示首級，來告慰各地的人。"姚泓説："主上將後方事務委托給我，讓我遏制寇賊叛逆。我安撫管理不當，助長了奸人寇賊，正應當引咎自責，待罪於軍中，哪裏敢過分地妄自誇功，來加重罪責呢！"他的右僕射韋華聽到後對河南太守慕容筑説："皇太子真是具有謙恭仁惠的品德，是社稷

也。”其弟弼有奪嫡之謀，泓恩撫如初，未嘗見於色。姚紹每爲弼羽翼，泓亦推心宗事，弗以爲嫌。及僭位，任紹以兵權，紹亦感而歸誠，卒守其忠烈。其明識寬裕，皆此類也。

的福氣呀。”他的弟弟姚弼有奪取繼承權的陰謀，姚泓施恩撫慰和以前一樣，從沒有現於神色表示不滿。姚紹常常替姚弼出謀劃策，姚泓仍然傾心按宗親對待他，不猜忌他。到僭位之後，交給姚紹兵權，姚紹也被感動而歸心效忠，最終堅持了他的忠誠義烈。他的開明遠見寬宏大度，皆是這一類情況。

興既死，秘不發喪。南陽公姚愔及大將軍尹元等謀爲亂，泓皆誅之。命其齊公姚恢殺安定太守呂超，恢久乃誅之。泓疑恢有陰謀，恢自是懷貳，陰聚兵甲焉。泓發喪，以義熙十二年僭即帝位，大赦殊死已下，改元永和，廬于諮議堂。既葬，乃親庶政，內外百僚增位一等，令文武各盡直言，政有不便于時、事有光益宗廟者，極言勿有所諱。

姚興死後，保密不發喪。南陽公姚愔和大將軍尹元等圖謀作亂，姚泓一起誅殺了他們。命令他的齊公姚恢殺安定太守呂超，姚恢經過了很久纔殺了他。姚泓懷疑姚恢有陰謀，姚恢從這以後懷有二心，暗暗準備兵馬鎧甲。姚泓發喪，在義熙十二年僭即皇帝位，大赦殊死以下的罪犯，改年號爲永和，廬居在諮議堂。安葬之後，纔親理政務，內外百官增加一級品位，下令讓文武官員各自儘管直言，對於不利於當時的政令、有益於宗廟的事情，都徹底説出來而不要有什麼忌諱。

初，興徙李閏羌三千家於安定，尋徙新支。至是，羌酋党容率所部叛還，遣撫軍姚讚討之。容降，徙其豪右數百户于長安，餘遣還李閏。北地太守毛雍據趙氏塢以叛于泓，姚紹討擒之。姚宣時鎮李閏，未知雍敗，遣部將姚佛生等來衛長安。衆既發，宣參軍韋宗奸諂好亂，説宣曰：“主上初立，威化未著，勃勃强盛，侵害必深，本朝之難未可弭也。殿下居維城之任，宜深慮之。邢望地形險固，總三方之要，若能據之，虛心撫禦，非但克固維城，亦霸王之業也。”宣乃率户三萬八千，棄李閏，南保邢望。宣既南移，諸羌據李閏以叛，紹進討破之。宣詣紹歸罪，紹怒殺之。初，宣在邢望，泓遣姚佛生諭宣，佛生遂贊成宣計。紹數其罪，又戮之。

當初，姚興把李閏的羌人三千多家遷到安定，不久又遷到新支。到這時候，羌人首領党容率領部落的人叛逃回原籍，派撫軍將軍姚讚討伐他們。党容投降，將他們中的豪强大户數百户遷到長安，其餘的遣送回李閏。北地太守毛雍占據趙氏塢而背叛姚泓，姚紹討伐并捉住了他。姚宣當時鎮守李閏，還不知道毛雍已失敗，派部將姚佛生等人來保衛長安。兵衆已經出發，姚宣的參軍韋宗奸詐諂媚而喜好作亂，勸説姚宣：“主上剛剛即位，威望教化還不够顯著，勃勃勢力强盛，侵害必然很大，本朝的困難是不能克服消除的。殿下身爲宗室人員，應當認真考慮這個問題。邢望地形險要堅固，是三方面會合的要衝，如果能够占據它，虛心安撫百姓，不但能加固自己在宗室中的地位，也是霸主王侯一類的基業。”姚宣就率領三萬八千户人，放棄李閏，往南去守邢望。姚宣往南遷移之後，羌人各部落占據李閏而背叛，姚紹進兵討伐打敗了他們。姚宣到姚紹那裏去認罪，姚紹大怒而殺了他。當初，姚宣在邢望時，姚泓派姚佛生告諭姚宣，佛生後來竟贊成姚宣的主意。姚紹數落他的罪過，又殺了他。

泓下書，士卒死王事，贈以爵位，永復其家。將封宮臣十六人五等子男，姚讚諫曰："東宮文武，自當有守忠之誠，未有赫然之效，何受封之多乎？"泓曰："懸爵於朝，所以懲勸來效，標明盛德。元子遭家不造，與宮臣同此百憂，獨享其福，得不愧於心乎！"讚默然。姚紹進曰："陛下不忘報德，封之是也。古者敬其事，命之以始，可須來春，然後議之。"乃止。并州、定陽、貳城胡數萬落叛泓，入于平陽，攻立義姚成都於匈奴堡，推匈奴曹弘爲大單于，所在殘掠。征東姚懿自蒲坂討弘，戰于平陽，大破之，執弘，送於長安，徙其豪右萬五千落于雍州。

姚泓下書規定，士卒爲王事戰死，追贈給他爵位，永遠免除他家的勞役。打算封原東宮的十六個臣子爲五等子男的爵位，姚讚諫阻說："東宮的文武官員，自然應當要保持忠誠，但還没有赫然突出的功績，爲什麼受封的人那麼多呢？"姚泓說："朝廷設置爵位，是用來鼓勵人民來效力，并顯示盛德的。元子我遭逢家中失去了依靠，和東宮的臣屬共同經歷這巨大的憂患，現在我獨自享福，能不有愧於心嗎！"姚讚無言以對。姚紹進言說："陛下没有忘記報德，封賞他們是不錯的。古人在這些事情上很慎重，要在一年開始的時候頒發命令，可以等到來年春天，然後再議定這件事情。"這纔作罷。并州、定陽、貳城胡人的數萬村落背叛姚泓，進入平陽，在匈奴堡攻打立義將軍姚成都，推舉匈奴人曹弘爲大單于，所到之處，殘殺搶掠。征東將軍姚懿從蒲坂出發去討伐曹弘，在平陽交戰，大敗他們，捉住曹弘，送到長安，將他們中的豪族大户一萬五千落遷徙到雍州。

仇池公楊盛攻陷祁山，執建節王總，遂逼秦州。泓遣後將軍姚平救之，盛引退。姚嵩與平追盛及于竹嶺，姚讚率隴西太守姚秦都、略陽太守王煥以禁兵赴之。讚至清水，嵩爲盛所敗，嵩及秦都、王煥皆戰死。讚至秦州，盛退還仇池。先是，天水冀縣石鼓鳴，聲聞數百里，野雉皆雊。秦州地震者三十二，殷殷有聲者八，山崩舍壞，咸以爲不祥。及嵩將出，群僚固諫止之。嵩曰："若有不祥，此乃命也，安所逃乎！"遂及於難。識者以爲秦州泓之故鄉，將滅之徵也。

仇池公楊盛攻陷了祁山，捉住建節將軍王總，接着進逼秦州。姚泓派遣後將軍姚平救援，楊盛撤兵退走。姚嵩和姚平在竹嶺追上了楊盛，姚讚率領隴西太守姚秦都、略陽太守王煥帶禁衛軍趕赴援助。姚讚到清水，姚嵩被楊盛打敗，姚嵩和秦都、王煥都戰死了。姚讚趕到秦州，楊盛退回到仇池。在此之前，天水的冀縣有石鼓自鳴，聲音傳出數百里，野鷄都叫起來。秦州三十二處地方發生地震，發出隆隆響聲的有八處，山峰崩塌房舍毁壞，都認爲是不祥之兆。到姚嵩將要出發時，僚屬們一再諫阻不讓他走。姚嵩說："如果有不祥的事，這也是天命，能逃到哪裏去呢！"終於遭了難。有識之士認爲秦州是姚泓的故鄉，發生那些事是姚氏將要滅亡的徵兆。

赫連勃勃攻陷陰密，執秦州刺史姚軍都，坑將士五千餘人。軍都瞋目厲聲數勃勃殘忍之罪，不爲之屈，勃勃怒而殺之。勃勃既克陰密，進兵侵雍，嶺北雜户悉奔五將山。征北姚恢棄安定，率户五千奔新平，安定人胡

赫連勃勃攻陷了陰密，捉住秦州刺史姚軍都，活埋俘虜的官兵五千多人。軍都怒睜雙目厲聲斥責勃勃殘忍的罪行，不向他屈服，勃勃大怒而殺了他。勃勃攻克陰密後，進兵入侵雍，嶺北散居的民户全都逃奔到五將山。征北將軍姚恢放棄安定，率五千户人逃奔新平，安定人胡儼、華

儼、華韜等率衆距恢，恢單騎歸長安。立節彌姐成、建武裴岐爲儼所殺，鎮西姚諶委鎮東走。勃勃遂據雍，抄掠郿城。姚紹及征虜尹昭、鎮軍姚洽等率步騎五萬討勃勃，姚恢以精騎一萬繼之。軍次横水，勃勃退保安定，胡儼閉門距之，殺鮮卑數千人，據安定以降。紹進兵躡勃勃，戰于馬鞍坂，敗之，追至朝那，不及而還。

楊盛遣兄子倦入寇長蛇。平陽氐苟渴聚衆千餘，據五丈原以叛，遣鎮遠姚萬、恢武姚難討之，爲渴所敗。姚諶討渴，擒之。泓使輔國斂曼嵬、前將軍姚光兒討楊倦于陳倉，倦奔于散關。勃勃遣兄子提南侵池陽，車騎姚裕、前將軍彭白狼、建義蛇玄距却之。

尋而晉太尉劉裕總大軍伐泓，次于彭城，遣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入自淮、肥，攻漆丘、項城，將軍沈林子自汴入河，攻倉垣。泓將王苟生以漆丘降鎮惡，徐州刺史姚掌以項城降道濟，王師遂入潁口，所至多降服。惟新蔡太守董遵固守不降，道濟攻破之，縛遵而致諸軍門。遵厲色曰："古之王者伐國，待士以禮。君奈何以不義行師，待國士以非禮乎!"道濟怒殺之。姚紹聞王師之至，還長安，言于泓曰："晉師已過許昌，豫州、安定孤遠，卒難救衛，宜遷諸鎮户内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足以横行天下。假使二寇交侵，無深害也。如其不爾，晉侵豫州，勃勃寇安定者，將若之何！事機已至，宜在速决。"其左僕射梁喜曰："齊公恢雄勇有威名，爲嶺北所憚，鎮人已與勃勃深仇，理應守死無貳，勃勃終不能棄安定遠寇京畿。若無安定，虜

韜等率領衆人抗拒姚恢，姚恢單人獨騎回到長安。立節將軍彌姐成、建武將軍裴岐被胡儼殺死，鎮西將軍姚諶委棄所鎮守的地方往東逃跑。勃勃於是占據雍，搶掠郿城。姚紹和征虜將軍尹昭、鎮軍將軍姚洽等率領五萬步騎兵討伐勃勃，姚恢領一萬精鋭騎兵爲後援。大軍駐扎在横水，勃勃退守安定，胡儼緊閉城門抵禦他，殺死數千鮮卑人，占據着安定城投降。姚紹進兵緊追勃勃，在馬鞍坂交戰，打敗了他，追到朝那，趕不上了纔回來。

楊盛派遣兄長的兒子楊倦入侵長蛇。平陽的氐人苟渴聚衆一千多人，占據五丈原反叛，派遣鎮遠將軍姚萬、恢武將軍姚難討伐他，被苟渴打敗。姚諶討伐苟渴，捉住了他。姚泓派輔國將軍斂曼嵬、前將軍姚光兒到陳倉討伐楊倦，楊倦逃奔到散關。勃勃派遣兄長的兒子赫連提往南入侵池陽，車騎將軍姚裕、前將軍彭白狼、建義將軍蛇玄抵禦打退了他。

不久之後晉太尉劉裕總領大軍討伐姚泓，駐扎在彭城，派遣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自淮、肥攻入，攻打漆丘、項城，將軍沈林子自汴進入黄河，攻打倉垣。姚泓的部將王苟生帶漆丘投降鎮惡，徐州刺史姚掌帶項城投降道濟，王師於是進入潁口，所到之處多半都投降歸服。惟有新蔡太守董遵堅守不投降，道濟攻破城池，綁縛董遵送到軍營門前。董遵嚴正地説："古代王天下的人討伐諸侯國，用禮對待士。你怎麽能憑着不義興師動衆，用非禮的手段對待國士呢!"道濟大怒而殺了他。姚紹聽説王師來到，回到長安，向姚泓進言説："晉的軍隊已經過了許昌，豫州、安定勢力孤單而路途遥遠，一時難以救援守衛，應當遷徙各鎮的民户到内地來充實京畿，就能獲得十萬精兵，足够用來横行天下。假使兩方面的敵寇交相入侵，也没有大妨害。如果不這麽做，晉侵入豫州，勃勃侵擾安定的話，將怎麽辦！事情的關鍵時機已經到了，應當趕快決斷。"他的左僕射梁喜説："齊公恢英雄勇武很有威名，被嶺北的敵人所忌憚。當地的人已經和勃勃有很深的怨仇，理應死守而不動摇，勃勃終歸不

馬必及於鄜、雍。今關中兵馬足距晉師，豈可未有憂危先自削損也。”泓從之。吏部郎懿横密言於泓曰：“齊公恢於廣平之難有忠勛於陛下，自陛下龍飛紹統，未有殊賞以答其意。今外則致之死地，内則不豫朝權，安定人自以孤危逼寇，欲思南遷者十室而九，若擁精兵四萬，鼓行而向京師，得不爲社稷之累乎！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泓曰：“恢若懷不逞之心，徵之適所以速禍耳。”又不從。

能拋下安定而遠道來犯京畿。如果没有安定，他們的兵馬必定會打到鄜、雍。如今關中的兵馬足够抵禦晉師，怎麼能還没有憂患危難就首先自己削弱減損自己呢。”姚泓聽從了他。吏部郎懿横秘密地向姚泓進言説：“齊公姚恢在廣平之難時對陛下有忠勇的功勛，自從陛下繼承大位以來，還没有給他特殊的獎賞來報答他的忠心。如今在外讓他處在危險的地方，在内不讓他有參預朝政的權力，安定的人們自認爲孤單危險被敵寇逼迫，想要往南遷徙的十家就有九家，如果擁有四萬精兵，鳴鼓而向京師走來，能不成爲社稷的麻煩嗎！應當徵召回朝廷來，以此撫慰他的心。”姚泓説：“姚恢如果懷有作亂的想法，徵召他衹能加速災禍的發生罷了。”又不聽從。

王師至成皋，征南姚洸時鎮洛陽，馳使請救。泓遣越騎校尉閻生率騎三千以赴之，武衛姚益男將步卒一萬助守洛陽，又遣征東、并州牧姚懿南屯陜津爲之聲援。洸部將趙玄説洸曰：“今寇逼已深，百姓駭懼，衆寡勢殊，難以應敵。宜攝諸戍兵士，固守金墉，以待京師之援，不可出戰。如脱不捷，大事去矣。金墉既固，師無損敗，吴寇終不敢越金墉而西。困之於堅城之下，可以坐制其弊。”時洸司馬姚禹潛通於道濟，主簿閻恢、楊虔等皆禹之黨，嫉玄忠誠，咸共毁之，固勸洸出戰。洸從之，乃遣玄率精兵千餘南守柏谷塢，廣武石無諱東戍鞏城，以距王師。玄泣謂洸曰：“玄受三帝重恩，所守正死耳。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爲奸孽所誤，後必悔之，但無及耳。”會陽城及成皋、滎陽、武牢諸城悉降，道濟等長驅而至。無諱至石關，奔還。玄與晉將毛德祖戰于柏谷，以衆寡而敗，被瘡十餘，據地大呼。玄司馬騫鑒冒刃抱玄而泣，玄曰：“吾瘡已重，君宜速去。”鑒曰：“若將軍不濟，當與俱

王師到達成皋，征南將軍姚洸當時鎮守洛陽，派使者飛騎去請求救援。姚泓派遣越騎校尉閻生率領三千騎兵趕往那裏，武衛將軍姚益男統領一萬步兵協助守衛洛陽，又派遣征東將軍、并州牧姚懿南下駐屯在陜津作爲聲援。姚洸的部將趙玄勸説姚洸道：“如今敵寇已經逼近，百姓們驚駭懼怕，衆寡實力懸殊，難以應敵。最好統攝各守備部隊，去固守金墉，等待京師派來的援兵，不能出去迎戰。如若不勝，大事就完了。金墉固守住了，軍隊没有損失，吴地來的敵寇終歸不敢越過金墉而往西去。把他們困在堅固的城池下面，可以坐着控制他們的弱點。”當時姚洸的司馬姚禹暗地裏溝通道濟，主簿閻恢、楊虔等人都是姚禹的同黨，嫉妒趙玄忠誠，一起詆毁他，堅持勸説姚洸出戰。姚洸聽從了他們，就派趙玄率精兵一千多人往南去守衛柏谷塢，廣武將軍石無諱往東去戍守鞏城，來抵禦王師。趙玄流着淚對姚洸説：“趙玄受到三代皇帝的重恩，惟有守正效死罷了。衹是明公不采納忠臣的意見，被奸人孽種所迷誤，以後一定會後悔的，不過那就來不及了。”當時陽城和成皋、滎陽、武牢各城都投降了，道濟等長驅而來。無諱到石關，又逃奔回來。趙玄和晉的將軍毛德祖在柏谷交戰，因爲衆寡不敵而失敗，受傷十多處，撑着地大聲呼喊。趙玄的司馬騫鑒冒着刀劍抱住趙玄而哭泣，

死，去將安之!”皆死於陣。姚禹逾城奔于王師。道濟進至洛陽，洸懼，遂降。時閻生至新安，益男至湖城，會洛陽已没，遂留屯不進。

趙玄説：“我的傷很重，你最好趕快離開。”騫鑒説：“如果將軍不行了，會和你一起死的，離開的話能去哪兒呢!”都死在陣中。姚禹逃出城外投奔了王師。道濟進兵到洛陽，姚洸懼怕，於是投降了。當時閻生到了新安，益男到了湖城，趕上洛陽已經失陷，於是留駐下來不往前走了。

姚懿險薄，惑於信受，其司馬孫暢奸巧傾佞，好亂樂禍，勸懿襲長安，誅姚紹，廢泓自立。懿納之，乃引兵至陜津，散穀以賜河北夷夏，欲虚損國儲，招引和戎諸羌，樹己私惠。懿左常侍張敞、侍郎左雅固諫懿曰：“殿下以母弟之親，居分陜之重，安危休戚，與國共之。漢有七國之難，實賴梁王。今吴寇内侵，四州傾没，西虜擾邊，秦涼覆敗，朝廷之危有同累卵，正是諸侯勤王之日。穀者，國之本也，而今散之。若朝廷問殿下者，將何辭以報?”懿怒，笞而殺之。泓聞之，召姚紹等密謀於朝堂。紹曰：“懿性識鄙近，從物推移，造成此事，惟當孫暢耳。但馳使徵暢，遣撫軍讚據陜城，臣向潼關爲諸軍節度。若暢奉詔而至者，臣當遣懿率河東見兵共平吴寇。如其逆釁已成，違距詔敕者，當明其罪於天下，聲鼓以擊之。”泓曰：“叔父之言，社稷之計也。”於是遣姚讚及冠軍司馬國璠、建義蛇玄屯陜津，武衛姚驢屯潼關。

姚懿爲人乖僻輕薄，被信從奉承他的人迷惑，他的司馬孫暢奸猾諂巧反覆媚佞，喜好動亂而以災禍爲樂事，勸説姚懿襲擊長安，殺死姚紹，廢掉姚泓而自立爲皇帝。姚懿采納了他的意見，於是帶兵到了陜津，散發糧食給河北一帶的各族人們，想要消耗掉國家的儲備糧，招引和戎的各個羌人部落，樹立自己私人的恩惠。姚懿的左常侍張敞、侍郎左雅堅持諫阻姚懿説：“殿下憑着與皇上有同母弟弟的親情，位居分陜而治的重任，安危休戚，都和國家的命運相聯。漢代有七國之難，全依仗梁王。如今吴寇入侵，四個州陷落，西有胡虜擾亂邊地，秦涼二州不保，朝廷的危險好比累叠的鷄蛋，這正是諸侯勤王的時候。糧食，是國家的根本，如今散發掉了。如果朝廷責問殿下的話，將説什麽來回答?”姚懿很生氣，笞殺了他們。姚泓聽説了，召姚紹等人在朝堂秘密商議。姚紹説：“姚懿的性格見識鄙陋短淺，隨事變化，造成這種情况，衹能是孫暢。衹管派使者飛騎去徵召孫暢，遣撫軍將軍姚讚據守陜城，臣往潼關任各軍的節度。如果孫暢奉詔而來的話，臣當派遣姚懿率領河東現有的兵卒共同平定吴寇。如果他叛逆的意圖已經確定，違抗詔敕的話，就當向天下公布他的罪行，鳴鼓而討伐他。”姚泓説：“叔父的話，是社稷安定的大計。”於是派遣姚讚和冠軍將軍司馬國璠、建義將軍蛇玄屯兵陜津，武衛將軍姚驢屯兵潼關。

懿遂舉兵僭號，傳檄州郡，欲運匈奴堡穀以給鎮人。寧東姚成都距之，懿乃卑辭招誘，深自結托，送佩刀爲誓，成都送以呈泓。懿又遣驍騎王國率甲士數百攻成都，成都擒國，囚之，遣讓懿曰：“明公以母弟之親，受推轂之寄，今社稷之危若綴旒然，

姚懿終於起兵僭稱尊號，傳送檄文給各州郡，想要運匈奴堡的糧食來發給鎮人。寧東將軍姚成都拒絶了他，姚懿就用謙恭的言辭招徠引誘他，極力主動結交他，贈送自己的佩刀來起誓，成都將刀呈送給姚泓。姚懿又派遣驍騎將軍王國率領甲士數百人攻打成都，成都活捉了王國，囚禁起來，派人指責姚懿説：“明公憑同母弟的親

宜恭恪憂勤，匡輔王室。而更包藏奸宄，謀危宗廟，三祖之靈豈安公乎！此鎮之糧，一方所寄，鎮人何功？而欲給之！王國爲蛇畫足，國之罪人，已就囚執，聽詔而戮之。成都方糾合義衆，以懲明公之罪，復須大兵悉集，當與明公會於河上。”乃宣告諸城，勉以忠義，厲兵秣馬，徵發義租。河東之兵無詣懿者，懿深患之。臨晉數千户叛應懿。姚紹濟自蒲津，擊臨晉叛户，大破之，懿等震懼。鎮人安定郭純、王奴等率衆圍懿。紹入於蒲坂，執懿囚之，誅孫暢等。

情，被皇帝托以重任，現在社稷的危險就像被人摇晃的旗幟，應當恭敬忠恪憂憤努力，匡扶輔佐王室。却反而包藏奸謀不軌之心，陰謀使宗廟陷入危境，三代祖宗的神靈難道會容忍你嗎！這裏的糧食，是一方軍民的命根子，鎮人有什麽功勞？竟想給他們！王國給蛇畫足，是國家的罪人，已經被囚禁起來了，聽候詔令就殺了他。成都正聚集忠義的民衆，來懲治明公的罪行，等大軍全部集結之後，定要和明公在黄河邊相會。”於是宣告各城，用忠義勉勵人們，厲兵秣馬，徵集義租。河東的士兵没有到姚懿那兒去的，姚懿深深地擔憂起來。臨晉有數千户背叛而響應姚懿。姚紹從蒲津渡河，攻擊臨晉的背叛者，大敗他們，姚懿等人震驚恐懼。鎮人安定的郭純、王奴等率衆人圍住姚懿。姚紹進入蒲坂，捉住姚懿囚禁起來，誅殺孫暢等人。

泓以内外離叛，王師漸逼，歲旦朝群臣于其前殿，悽然流涕，群臣皆泣。時征北姚恢率安定鎮户三萬八千，焚燒室宇，以車爲方陣，自北雍州趣長安，自稱大都督、建義大將軍，移檄州郡，欲除君側之惡。揚威姜紀率衆奔之。建節彭完都聞恢將至，棄陰密，奔還長安。恢至新支，姜紀説恢曰：“國家重將在東，京師空虚，公可輕兵徑襲，事必克矣。”恢不從，乃南攻郿城。鎮西姚諶爲恢所敗，恢軍勢彌盛，長安大震。泓馳使徵紹，遣姚裕及輔國胡翼度屯于澧西。扶風太守姚儁、安夷護軍姚墨蠡、建威姚娥都、揚威彭蚝皆懼而降恢。恢舅苟和時爲立節將軍，守忠不貳，泓召而謂之曰：“衆人咸懷去就，卿何能自安邪？”和曰：“若天縱妖賊，得肆其逆節者，舅甥之理，不待奔馳而加親。如其罪極逆銷，天盈其罰者，守忠執志，臣之體也。違親叛君，臣之所耻。”泓善其忠恕，加金章紫綬。姚紹率輕騎先赴難，使姚

姚泓因爲内外離心背叛，王師漸漸逼近，元旦那天在他的前殿朝會群臣，悽然流淚，群臣都哭了。當時征北將軍姚恢率安定的三萬八千鎮户，焚燒掉居室房屋，用車作成方陣，從北雍州直奔長安，自稱大都督、建義大將軍，移檄文給各州郡，要清除掉君主身邊的惡人。揚威將軍姜紀率部衆投奔他。建節將軍彭完都聽説姚恢將要到了，放棄陰密，逃回長安。姚恢到達新支，姜紀勸説姚恢道：“國家重要的將領都在東邊，京師裏空虚，公可以用輕兵徑直襲擊，大事就必定能成了。”姚恢不聽，反而南攻郿城。鎮西將軍姚諶被姚恢打敗，姚恢軍勢力更大，長安大受震動。姚泓派使者飛騎徵召姚紹，派遣姚裕和輔國將軍胡翼度屯兵在澧西。扶風太守姚儁、安夷護軍姚墨蠡、建威將軍姚娥都、揚威將軍彭蚝都害怕而投降了姚恢。姚恢的舅舅苟和當時是立節將軍，忠心不二，姚泓召見他而對他説：“衆人都想離開，卿爲什麽能安心呢？”苟和説：“如果上天放縱妖賊，讓他叛逆的事得逞，憑舅甥關係，不需要投奔鑽營來增加親情。如果他的罪惡到頭叛逆失敗，上天要徹底懲罰他的話，保持忠誠而不改變志向，是臣的本分。違反親情背叛國君，是臣感到耻辱的行爲。”姚泓讚賞他的忠恕，加

洽、司馬國璠將步卒三萬赴長安。恢從曲牢進屯杜成，紹與恢相持于靈臺。姚讚聞恢漸逼，留寧朔尹雅爲弘農太守，守潼關，率諸軍還長安。泓謝讚曰："元子不能崇明德義，導率群下，致禍起蕭墻，變自同氣，既上負祖宗，亦無顔見諸父。懿始構逆滅亡，恢復擁衆内叛，將若之何？"讚曰："懿等所以敢稱兵内侮者，諒由臣等輕弱，無防遏之方故也。"因攘袂大泣曰："臣與大將軍不滅此賊，終不持面復見陛下！"泓於是班賜軍士而遣之。恢衆見諸軍悉集，咸懼而思善，其將齊黄等棄恢而降。恢進軍逼紹，讚自後要擊，大破之，殺恢及其三弟。泓哭之悲慟，葬以公禮。

授給他金章紫綬。姚紹率領輕騎先趕赴發難地點，讓姚洽、司馬國璠統領三萬步兵奔赴長安。姚恢從曲牢進駐杜成，姚紹和姚恢在靈臺相持着。姚讚聽説姚恢漸漸逼近，留下寧朔將軍尹雅任弘農太守，守衛潼關，率領各部回長安來。姚泓感謝姚讚説："元子不能够發揚光大德義，引導統率群臣屬下，以至於禍起蕭墻，變亂出自同胞兄弟，既對上有負於祖宗，又無顔見各位叔父。姚懿先謀逆而滅亡，姚恢又帶領部衆在内反叛，該怎麽辦呢？"姚讚説："姚懿等敢於稱兵犯上的原因，諒必是由於臣等大意軟弱，没有防止遏制的方法。"於是拉起衣角掩面大哭説："臣和大將軍不消滅這個叛賊，就無顔再來見陛下！"姚泓於是班賜財物給軍士而派他們出征。姚恢的部衆見各軍都集結來了，全都恐懼而想歸服，他的部將齊黄等拋棄姚恢來投降。姚恢進軍逼近姚紹，姚讚從後面夾擊，大破姚恢的軍隊，殺了姚恢和他的三弟。姚泓悲傷慟哭，用公的禮儀安葬他們。

至是，王鎮惡至宜陽。毛德祖攻弘農太守尹雅于蠡城，衆潰，德祖使騎追獲之，既而殺晋守者奔固潼關。

這時，王鎮惡到達了宜陽。毛德祖在蠡城進攻弘農太守尹雅，衆人潰敗，德祖派騎兵追趕捕獲了他，不久尹雅殺死晋的看守逃奔潼關固守。

檀道濟、沈林子攻拔襄邑堡，建威薛帛奔河東。道濟自陝北渡，攻蒲坂，使將軍苟卓攻匈奴堡，爲泓寧東姚成都所敗。泓遣姚驢救蒲坂，胡翼度據潼關。泓進紹太宰、大將軍、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黄鉞，改封魯公，侍中、司隷、宗正、節録并如故，朝之大政皆往决焉。紹固辭，弗許。於是遣紹率武衛姚鸞等步騎五萬，距王師于潼關。姚驢與并州刺史尹昭爲表裏之勢，夾攻道濟。道濟深壁不戰，沈林子説道濟曰："今蒲坂城堅池浚，非可卒克，攻之傷衆，守之引日，不如棄之，先事潼關。潼關天岨，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危力寡，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矣。如克潼關，紹可不戰而服。"道濟從之，

檀道濟、沈林子攻陷襄邑堡，建威將軍薛帛逃奔河東。道濟從陝向北渡河，攻打蒲坂，讓將軍苟卓攻打匈奴堡，被姚泓的寧東將軍姚成都打敗。姚泓派遣姚驢救援蒲坂，胡翼度據守潼關。姚泓進姚紹爲太宰、大將軍、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黄鉞，改封魯公，侍中、司隷、宗正、節録一并和從前一樣，朝廷的重大政事全都由他決斷。姚紹執意推辭，不許。於是派遣姚紹率武衛將軍姚鸞等五萬步騎兵，在潼關抵禦王師。姚驢和并州刺史尹昭形成表裏呼應的態勢，夾攻道濟。道濟深溝高壘不出戰，沈林子勸説道濟道："如今蒲坂城關堅固護城河深，不是一時能够攻克的，攻打它會傷亡部衆，守下去拖延日子，不如放棄它，先打潼關。潼關天險，地形極好，鎮惡率領孤軍，形勢危險而實力不足，如果讓姚紹據守住那裏，就很難辦了。如果攻克潼關，就可以不戰而制服姚紹。"道濟聽從了他的

乃棄蒲坂，南向潼關。姚讚率禁兵七千，自渭北而東，進據蒲津。劉裕使沈田子及傅弘之率衆萬餘人入上洛，所在多委城鎮奔長安。田子等進及青泥，姚紹方陣而前，以距道濟。道濟固壘不戰，紹乃攻其西營，不克，遂以大衆逼之。道濟率王敬、沈林子等逆衝紹軍，將士驚散，引還定城。紹留姚鸞守險，絶道濟糧道。

意見，於是放棄蒲坂，往南前往潼關。姚讚率七千禁衛軍，從渭北往東，進兵據守蒲津。劉裕讓沈田子和傅弘之率一萬多部衆進入上洛郡。所到之處的守官多半拋下城鎮逃往長安。田子等進到青泥，姚紹擺好方陣而前進，來迎擊道濟。道濟堅守在營壘裏不出戰，姚紹就攻打他的西營，没攻下，就帶大部隊逼近他們。道濟率王敬、沈林子等迎面衝擊姚紹的軍隊，將士們受驚四散，撤回定城。姚紹留下姚鸞守衛險地，斷絶了道濟的糧道。

時裕别將姚珍入自子午，竇霸入自洛谷，衆各數千人。泓遣姚萬距霸，姚彊距珍。姚鸞遣將尹雅與道濟司馬徐琰戰于潼關南，爲琰所獲，送之劉裕。裕以雅前叛，欲殺之。雅曰："前活本在望外，今死寧不甘心。明公將以大義平天下，豈可使秦無守信之臣乎！"裕嘉而免之。

當時劉裕的别將姚珍從子午攻入，竇霸從洛谷攻入，部衆各有數千人。姚泓派遣姚萬抵禦竇霸，姚彊抵禦姚珍。姚鸞派遣部將尹雅在潼關南面和道濟的司馬徐琰交戰，被徐琰俘虜，送到劉裕那裏。劉裕因爲尹雅以前的背叛，想殺了他。尹雅説："以前能活命是出乎意料的，如今的死却怎麽也不甘心。明公將要靠大義來平定天下，怎能讓秦没有堅守信義的臣子呢！"劉裕嘉賞他而没有殺他。

泓遣給事黄門侍郎姚和都屯于堯柳，以備田子。姚紹謂諸將曰："道濟等遠來送死，衆旅不多，嬰壘自固者，正欲曠日持久，以待繼援耳。吾欲分軍徑據閿鄉，以絶其糧運，不至一月，道濟之首可懸之麾下矣。濟等既没，裕計自沮。"諸將咸以爲然。其將胡翼度曰："軍勢宜集不可以分，若偏師不利，人心駭懼，胡可以戰！"紹乃止。薛帛據河曲以叛。紹分道置諸軍爲掎角之勢，遣輔國胡翼度據東原，武衛姚鸞營於大路，與晋軍相接。沈林子簡精鋭銜枚夜襲之，鸞衆潰戰死，士卒死者九千餘人。

姚泓派遣給事黄門侍郎姚和都屯兵在堯柳，來防備田子。姚紹對部將們説："道濟等人遠道而來送死，兵將不多，圍起營壘堅守的原因，就是想要曠日持久，來等待後援罷了。我想分兵徑直去據守閿鄉，斷絶他的糧道，不到一個月，道濟的頭可以挂在旗杆上了。道濟等如果完了，劉裕的計劃自然破滅。"部將們都認爲有道理。他的將領胡翼度説："軍事形勢决定兵力應當集中而不能分散，如果偏師失利，軍心恐懼，怎麽能打下去呢！"姚紹於是没有行動。薛帛憑據河曲背叛。姚紹分兵部署各部形成掎角式的態勢，派遣輔國將軍胡翼度據守東原，武衛將軍姚鸞在大路上扎營，和晋軍相對。沈林子挑選精鋭兵卒在夜晚銜枚偷襲他們，姚鸞的部衆潰散而姚鸞戰死，士卒死了的有九千多人。

姚讚屯于河上，遣恢武姚難運蒲坂穀以給其軍，至香城，爲王師所敗。時泓遣姚諶守堯柳，姚和都討薛帛於河東，聞王師要難，乃兼道赴救，未至而難敗，因破裕裨將于河

姚讚屯兵在河岸邊，派遣恢武將軍姚難運送蒲坂的糧食供給他的軍隊，到香城後，被王師打敗。當時姚泓派遣姚諶守在堯柳，姚和都在河東討伐薛帛，聽到王師夾攻姚難，就兼程趕去救援，還没趕到而姚難已失敗，於是在河曲攻破劉

曲，遂屯蒲坂。姚讚爲林子所敗，單馬奔定城。紹遣左長史姚洽及姚墨蠡等率騎三千屯于河北之九原，欲絶道濟諸縣租輸。洽辭曰："夫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今兵衆單弱，而遠在河外，雖明公神武，然鞭短勢殊，恐無所及。"紹不聽。沈林子率衆八千，要洽于河上，洽戰死，衆皆没。紹聞洽等敗，忿恚發病，托姚讚以後事，使姚難屯關西，紹嘔血而死。

泓以晋師之逼，遣使乞師于魏。魏遣司徒、南平公拔拔嵩，正直將軍、安平公乙旃眷，進據河内，游擊將軍王洛生屯于河東，爲泓聲援。

劉裕次于陜城，遣沈林子率精兵萬餘，越山開道，會沈田子等于青泥，將攻堯柳。泓使姚裕率步騎八千距之，泓躬將大衆繼發。裕爲田子所敗，泓退次于灞上，關中郡縣多潛通于王師。劉裕至潼關，遣將軍朱超石、徐猗之會薛帛于河北，以攻蒲坂。姚讚距裕于關西，姚難屯于香城。裕遣王鎮惡、王敬自秋社西渡渭，以逼難軍。鎮東姚璞及姚和都擊敗猗之等於蒲坂，猗之遇害，超石棄其衆奔于潼關。姚讚遣司馬休之及司馬國璠自軹關向河内，引魏軍以躡裕後。姚難既爲鎮惡所逼，引師而西。時大霖雨，渭水泛溢，讚等不得北渡。鎮惡水陸兼進，追及姚難。泓自灞上還軍，次于石橋以援之。讚退屯鄭城。鎮北姚彊率郡人數千，與姚難陣于涇上，以距鎮惡。鎮惡遣毛德祖擊彊，大敗，彊戰死，難遁還長安。

劉裕進據鄭城。泓使姚裕、尚書龐統屯兵宫中，姚洸屯于灃西，尚書姚白瓜徙四軍雜户入長安，姚丕守渭橋，胡翼度屯石積，姚讚屯霸東，泓

裕的裨將，接着屯兵蒲坂。姚讚被林子打敗，單人獨騎逃奔定城。姚紹派遣左長史姚洽和姚墨蠡等率領三千騎兵駐屯在河北岸的九原，想要斷絶道濟的從各縣送來的租賦補給。姚洽推辭説："輕視敵人的力量，祇看重敵人的短處。如今兵衆勢孤力單，却遠征到河對岸去，雖然明公神武得很，可是鞭長莫及而且勢力懸殊，恐怕不會有什麽好結果。"姚紹不聽。沈林子率八千兵衆，在河岸邊夾擊姚洽，姚洽戰死，部衆全被殲滅。姚紹得知姚洽等戰敗，激怒而引發疾病，把後事托付給姚讚，讓姚難屯兵關西，姚紹嘔血而死。

姚泓因爲晋師逼近，派遣使者向魏求援。魏派遣司徒、南平公拔拔嵩，正直將軍、安平公乙旃眷，進據河内，游擊將軍王洛生屯兵在河東，作爲姚泓的聲援。

劉裕駐扎在陜城，派沈林子率一萬多精兵，翻越山嶺開闢通道，在青泥和沈田子等會合，準備攻打堯柳。姚泓派姚裕率八千步騎兵抵禦他們，姚泓親自統領大軍接着進發。姚裕被田子打敗，姚泓退兵駐扎在灞上，關中各郡縣多數都秘密地和王師交往。劉裕到達潼關，派將軍朱超石、徐猗之在河北和薛帛會合，去攻打蒲坂。姚讚把劉裕擋在關西，姚難屯兵在香城。劉裕派王鎮惡、王敬從秋社向西渡過渭水，威逼姚難的軍隊。鎮東將軍姚璞和姚和都在蒲坂打敗了猗之等人，猗之遇害，超石丢下他的部衆逃奔到潼關。姚讚派司馬休之和司馬國璠從軹關前往河内，引領魏軍來攻擊劉裕的後方。姚難在遭受鎮惡逼近的情况下，向西撤軍。當時連日下大雨，渭水泛濫，姚讚等無法渡河。鎮惡水陸兼程推進，追趕上姚難。姚泓從灞上回兵，駐扎在石橋來援助他。姚讚退兵屯守在鄭城。鎮北將軍姚彊率領郡中數千人馬，與姚難在涇水岸邊列陣，以抵禦鎮惡。鎮惡派毛德祖攻擊姚彊，大敗他，姚彊戰死，姚難逃回到長安。

劉裕進兵占據鄭城。姚泓讓姚裕、尚書龐統在宫中駐兵，姚洸守在灃西，尚書姚白瓜將四軍雜户遷進長安，姚丕把守渭橋，胡翼度駐在石積，姚讚屯兵在霸東，姚泓駐在逍遥園。鎮惡沿

軍于逍遥園。鎮惡夾渭進兵，破姚丕于渭橋。泓自逍遥園赴之，逼水地狹，因丕之敗，遂相踐而退。姚諶及前軍姚烈、左衛姚寶安、散騎王帛、建武姚進、揚威姚蚝、尚書右丞孫玄等皆死於陣，泓單馬還宫。鎮惡入自平朔門，泓與姚裕等數百騎出奔于石橋。讚聞泓之敗也，召將士告之，衆皆以刀擊地，攘袂大泣。胡翼度先與劉裕陰通，是日棄衆奔裕。讚夜率諸軍，將會泓于石橋，王師已固諸門，讚軍不得入，衆皆驚散。

渭水兩岸進兵，在渭橋攻破姚丕。姚泓從逍遥園去救援，臨近水邊而地方狹隘，加上姚丕的敗軍，於是互相踐踏而退回。姚諶和前軍將軍姚烈、左衛將軍姚寶安、散騎王帛、建武將軍姚進、揚威將軍姚蚝、尚書右丞孫玄等都戰死在陣中，姚泓單騎回到宫中。鎮惡從平朔門入城，姚泓和姚裕等數百騎兵出宫逃到石橋。姚讚得知姚泓失敗的消息後，召集將士告訴了他們，衆人都用刀撞擊地，捋起衣袖大哭起來。胡翼度原先和劉裕秘密來往，這一天拋下部衆投奔劉裕。姚讚在夜晚率領各部，打算去石橋和姚泓會合，王師已經控制了各個城門，姚讚的部衆無法進入，衆人全驚惶潰散了。

泓計無所出，謀欲降于裕。其子佛念，年十一，謂泓曰："晋人將逞其欲，終必不全，願自裁决。"泓憮然不答。佛念遂登宫墻自投而死。泓將妻子詣壘門而降。讚率宗室子弟百餘人亦降于裕，裕盡殺之，餘宗遷于江南。送泓于建康市斬之，時年三十，在位二年。建康百里之内，草木皆燋死焉。

姚泓考慮到没有出路，想要向劉裕投降。他的兒子佛念，十一歲，對姚泓説："晋人將會隨心所欲，我們最終一定不能保住性命，希望還是自己了斷。"姚泓茫然若失而没有回答。佛念於是登上宫墻投地而死。姚泓帶着妻妾子女到營壘門前投降。姚讚率領宗室子弟一百多人也向劉裕投降，劉裕把他們全殺了，其餘的宗族成員被遷到江南。把姚泓送到建康的鬧市中斬了，時年三十歲，在位兩年。建康方圓百里之内，草木都枯死了。

姚萇以孝武太元九年僭立，至泓三世，以安帝義熙十三年而滅，凡三十二年。

姚萇在孝武帝太元九年僭立，到姚泓共三代，在安帝義熙十三年滅亡，共三十二年。

史臣曰：自長江徙御，化龍創業，巨寇乘機而未寧，戎馬交馳而不息，晦重氛于六漠，鼓洪流於八際，天未厭亂，凶旅實繁。弋仲越自金方，言歸石氏，抗直詞於暴主，闡忠訓於危朝，貽厥之謀，在乎歸順，鳴哀之義，有足稱焉。景國弱歲英奇，見方孫策，詳其幹識，無忝斯言，遽踐迷途，良可悲矣！

史臣曰：自從遷過了長江，化龍創業，巨寇乘機作亂而没有安寧的時候，戎馬交相馳逐而不曾停息下來，沉重的氣氛暗淡地籠罩着上下四方，滔滔的洪流鼓動冲激着每一個地方，上天還没有看够動亂，凶險的征戰正在頻繁地發生。弋仲遠在西部，歸附石氏，向暴主抗言直陳，在危險的朝堂上闡發忠誠的言論，教導子孫，要他們歸順晋室，臨終時的囑咐，有值得稱道的地方。景國年輕時就英武不凡，人們將他比作孫策，詳細考察他的才幹見識，確實無愧於這種評價，却一下子誤入迷途，真是可悲呀！

景茂因仲、襄之緒，躡苻亡之

景茂承接仲、襄的統緒，緊跟在苻氏滅亡之

會，嘯命群豪，恢弘霸業，假容冲之銳，俯定函、秦；挫雷惡之鋒，載寧東北。在兹奸略，實冠凶徒。列樹而表新營，雖云效績；荐棘而陵舊主，何其不仁！安枕而終，斯爲幸也。

後，聚集號令各方豪傑，開拓擴大他的霸業，藉着慕容冲的鋭勢，平定函、秦；挫敗雷惡的鋒芒，安撫東北。在這些事件中顯示出來的奸謀，確實是凶徒中的頭號人物。種樹表功而終於連成新的營壘，雖然可以説是戰績輝煌；受到扶持而反來凌逼舊主人，却是何等的不仁！能安卧枕席上而死，這就是幸運的了。

子略克摧勍敵，荷成先構，虚襟訪道，側席求賢，敦友弟以睦其親，明賞罰以臨其下，英髦盡節，爪牙畢命。取汾、絳，陷許、洛，款僭燕而藩僞蜀，夷隴右而静河西，俗阜年豐，遠安邇輯，雖楚莊、秦穆何以加焉！既而逞志矜功，弗虞後患。委凉都於秃髮，授朔方於赫連，專己生灾，邊城繼陷；距諫招禍，蕭墻屢發。戰無寧歲，人有危心。豈宜騁彼雄圖，被深恩於介士；翻崇詭説，加殊禮於桑門！當有爲之時，肆無爲之業，麗衣腴食，殆將萬數；析實談空，靡然成俗。夫以漢朝殷廣，猶鄙鴻都之費；况乎僞境日侵，寧堪永貴之役！儲用殫竭，山林有税，政荒威挫，職是之由，坐致淪胥，非天喪也。

子略摧敗勁敵，完成先輩的大業，虚懷訪求大道，側席而坐求教於賢人，善待兄弟來使親族和睦，賞罰分明來統治他的部下，英才俊傑全都盡心盡力，爪牙腹心全都聽命效忠。奪取汾、絳，攻陷許、洛，使僭號的燕國來通好而使僞蜀國來稱藩，平定隴右而安靖河西，民富年豐，遠安近和，即使是楚莊王、秦穆公又憑什麽超過他！接着就放任自己而誇耀功績，不考慮後患。把凉都交給秃髮，把朔方授與赫連，專擅而産生災難，邊城相繼失陷；拒絶勸諫而招來禍害，多次發生在蕭墻之内。戰争没有停止的時候，人人抱有不安的擔憂。正應施展他的雄圖大略，加深恩給甲士；怎能反推崇奇詭的學説，用特殊禮遇對待僧侣！在有所作爲的時代，一心去做無意義的事情，以至於在華麗的衣服和豐美的飲食上，花費成千上萬；破除實際的學問而談論空虚的道理，靡然成風。憑漢朝的殷富廣大，尚且因在鴻都門辦學的花費而受到輕視；何况在邊境日夜受到侵擾的情况下，哪裏受得了永貴那樣的役使！儲備耗費竭盡，山林都要交税，政令荒唐威望受挫，主要就是這樣一些原因，導致淪喪遭難，而不是上天讓他滅亡的。

元子以庸懦之質，屬傾擾之餘，内難方殷，外禦斯輟。王師杖順，弭節而下長安；凶嗣失圖，係組而降軹道。物極則反，抑斯之謂歟！

元子憑庸劣懦弱的資質，適逢社稷傾覆，時世煩擾之後，内部的動亂正激烈，外來的敵人又接踵而至。王師應順時勢，從容驅車直下長安；凶徒的後嗣走投無路，像秦王子嬰一樣在頸上繫上繩子而站在軹道邊投降。物極必反，難道就是指這樣的事情嗎！

贊曰：弋仲剛烈，終表奇節。襄實英果，萇惟奸桀。興始崇構，泓遂摧滅。貽誡將來，無蹊危轍。

贊曰：弋仲剛烈，其不凡的節操終得顯揚。姚襄確實英雄果毅，姚萇衹是奸雄。姚興開始擴大基業，姚泓接着使之摧敗覆滅。留下這教訓給將來的人，不要踏上危險的道路。

# 晋書卷一百二十

## 載記第二十

### 李特

李特字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廩君之苗裔也。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者，名曰務相，姓巴氏。有出于黑穴者，凡四姓：曰曎氏、樊氏、相氏、鄭氏。五姓俱出，皆争爲神，於是相與以劍刺穴屋，能著者以爲廩君。四姓莫著，而務相之劍懸焉。又以土爲船，雕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存者，以爲廩君。"務相船又獨浮。於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當夷水而下，至於鹽陽。鹽陽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當爲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宿，旦輒去爲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晝昏。廩君欲殺之不可，别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廩君乃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即宜之，與汝俱生；弗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君立碭石之上，望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群神與俱飛者皆去，天乃開朗。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廩君望如穴狀，嘆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即爲崩，廣三丈餘，而階陛相乘，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方一丈，長五尺，廩

李特字玄休，巴西宕渠人，他的祖先是廩君的後裔。從前，武落的鍾離山崩塌，有兩處石洞，其中一個像丹砂一樣赤紅，一個像漆一樣黑。有人在赤穴中生出，名叫務相，姓巴氏。有在黑穴中生出的，共四姓：叫作曎氏、樊氏、相氏、鄭氏。五姓同時出世，都争着當神，於是一起用劍刺洞穴屋頂，讓能够刺住的人當廩君。四姓中没有一個刺住的，可是務相的劍懸在那裏了。又用土做船，雕刻塗畫之後讓它漂浮在水上，説："如果誰的船浮在水上時間最久，就讓他做廩君。"務相的船又是惟一浮着的。於是就號稱廩君，乘坐他的土船，率領他的徒衆兵卒，順夷水而下，到達鹽陽。鹽陽水中女神挽留廩君説："這裏出産魚和鹽，土地又廣大，我和你一起生活，請留下不要走了。"廩君説："我應當爲你尋求廩地，不能留下。"鹽陽水神夜晚和廩君同宿，天亮就離開而變成飛蟲，其他的神都跟着她飛，遮蔽了太陽使白晝昏暗。廩君想要殺掉她又不能做到，别她而去又不知天上地下東南西北。這樣過了十天，廩君就用青色絲縷送給鹽陽水神説："繞上這個，如果合適，就和你一起生活；如果不合適，就離開你。"鹽陽水神接過去繞上了。廩君就站在碭石的上面，望見胸前有青色絲縷的，跪下來射它，射中鹽陽水神。鹽陽水神死了，群神中和她一起飛的全都離去了，天空纔開闊明朗起來。廩君又乘上土船，下行到夷城，夷城的石頭岸彎彎曲曲的，泉水也隨之彎曲。廩君望見像洞穴的樣子，感嘆地説："我新近從洞穴裏出來，現在又進入到這樣的地方，怎

君休其上，投策計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類遂繁。秦并天下，以爲黔中郡，薄賦斂之，口歲出錢四十。巴人呼賦爲賨，因謂之賨人焉。及漢高祖爲漢王，募賨人平定三秦，既而求還鄉里。高祖以其功，復同豐、沛，不供賦税，更名其地爲巴郡。土有鹽鐵丹漆之饒，俗性剽勇，又善歌舞。高祖愛其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漢末，張魯居漢中，以鬼道教百姓，賨人敬信巫覡，多往奉之。值天下大亂，自巴西之宕渠遷于漢中楊車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號爲楊車巴。魏武帝克漢中，特祖武將五百餘家歸之，魏武帝拜爲將軍，遷於略陽，北土復號之爲巴氏。

麽辦！”岸馬上就崩塌了，寬三丈多，臺階丹陛相接，廩君登了上去。岸上有平坦的石頭將近一丈左右，長有五尺，廩君在它上面休息，投策計算，策都插在石頭上了，於是在它旁邊建造城池而住了下來。從那以後部落的人口就越來越多。秦兼并天下後，把那裏劃爲黔中郡，減少徵斂的賦税，每口人每年出四十錢。巴人叫賦作賨，所以稱他們爲賨人。到漢高祖作漢王的時候，招募賨人平定三秦一帶，事後要求回鄉去。高祖因爲他們的功勞，讓他們和豐、沛一樣，免除他們的賦税，改稱那個地方叫巴郡。當地盛産鹽鐵丹漆，風俗習性崇尚剽悍驍勇，又善於歌舞。高祖喜歡他們的舞蹈，令樂府向他們學習，現在的《巴渝舞》就是。漢朝末年，張魯住在漢中，用鬼道教化百姓，賨人敬仰信奉巫覡，多數都去供奉他。正當天下大亂，從巴西的宕渠遷到漢中的楊車坂，搶掠行人商旅，百姓把他們當作禍患，稱他們爲楊車巴。魏武帝攻克漢中，李特的先祖李武領着五百多家歸順他，魏武帝授任他爲將軍，遷到略陽，北方一帶又稱他們爲巴氏。

特父慕爲東羌獵將。

李特的父親李慕擔任過東羌的獵將。

特少仕州郡，見異當時，身長八尺，雄武善騎射，沈毅有大度。元康中，氐齊萬年反，關西擾亂，頻歲大飢，百姓乃流移就穀，相與入漢川者數萬家。特隨流人將入于蜀，至劍閣，箕踞太息，顧眄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才邪！”同移者閻式、趙肅、李遠、任回等咸嘆異之。

李特年輕時在州郡任職，見解很不尋常，身高八尺，雄武而善於騎馬射箭，沉穩剛毅很有度量。元康年間，氐人齊萬年造反，關西被擾亂，連年大荒，百姓於是流浪逃荒，在一起進入漢川的有數萬户人家。李特跟隨流人打算進入蜀地，到劍閣時，隨意張開兩腿坐在地上嘆息，四下裏觀看險峻的地勢説：“劉禪有像這樣的地勢却還向人投降，難道不是庸才嗎！”一同逃荒的閻式、趙肅、李遠、任回等人都驚嘆他的不同凡響。

初，流人既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不許，遣侍御史李苾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劍閣。苾至漢中，受流人貨賂，反爲表曰：“流人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贍，東下荆州，水湍迅險，又無舟船。蜀有倉儲，人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之，由是散在益、梁，不可禁止。

當初，流人到達漢中後，上書要求在巴蜀寄食，朝廷不同意，派侍御史李苾持節前往慰勞，并且監察他們，不讓進入劍閣。李苾到達漢中，接受流人的賄賂，反而寫表説：“流人共有十萬多人，不是漢中一個郡所能賑濟救贍的，如果往東去荆州，水流湍急而危險，又没有船隻。蜀地有倉庫儲備，民衆又趕上豐收，應該讓他們去謀食。”朝廷聽從了他的意見，從此散居在益、梁，無法管理約束他們。

永康元年，詔徵益州刺史趙廞爲大長秋，以成都内史耿滕代廞。廞遂謀叛，潛有劉氏割據之志，乃傾倉廩，振施流人，以收衆心。特之黨類皆巴西人，與廞同郡，率多勇壯，廞厚遇之，以爲爪牙，故特等聚衆，專爲寇盜，蜀人患之。滕密上表，以爲流人剛剽而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制，必爲亂階，宜使移還其本。若致之險地，將恐秦、雍之禍萃於梁、益，必貽聖朝西顧之憂。廞聞而惡之。時益州文武千餘人已往迎滕，滕率衆入州，廞遣衆逆滕，戰于西門，滕敗，死之。

永康元年，下詔徵召益州刺史趙廞任大長秋，任命成都内史耿滕代替趙廞。趙廞於是謀劃叛亂，暗地裏有了像劉氏割據那樣的想法，於是就將倉庫裏的糧食全部拿出來，施放給流人，以此收買人心。李特的黨羽徒衆都是巴西人，和趙廞同在一個郡，大部分都很勇敢健壯，趙廞厚待他們，作爲心腹，所以李特等人聚集徒衆，專做强盜，蜀地的人把他們當作禍害。耿滕秘密上表給朝廷，認爲流人剛强剽悍而蜀人懦弱，主人制不住客人，必定會導致動亂，應該讓他們遷回故鄉。如果把他們放在這個險要的地方，恐怕秦、雍的禍害都集中到梁、益來，必然會給聖朝帶來西方的憂患。趙廞得知後非常恨他。當時益州的文武官員一千多人已經去迎接耿滕了，耿滕率領衆人進入州城，趙廞派徒衆迎擊耿滕，在西門交戰，耿滕戰敗而死。

廞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特弟庠與兄弟及妹夫李含、任回、上官晶、扶風李攀、始平費佗、氐苻成、隗伯等以四千騎歸廞。廞以庠爲威寇將軍，使斷北道。庠素東羌良將，曉軍法，不用麾幟，舉矛爲行伍，斬部下不用命者三人，部陣肅然。廞惡其齊整，欲殺之而未言。長史杜淑、司馬張粲言於廞曰："傳云'五大不在邊'，將軍起兵始爾，便遣李庠握强兵於外，愚竊惑焉。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倒戈授人，竊以爲不可，願將軍圖之。"廞斂容曰："卿言正當吾意，可謂'起予者商'，此天使卿等成吾事也。"會庠在門，請見廞，廞大悦，引庠見之。庠欲觀廞意旨，再拜進曰："今中國大亂，無復綱維，晉室當不可復興也。明公道格天地，德被區宇，湯、武之事，實在於今。宜應天時，順人心，拯百姓於塗炭，使物情知所歸，則天下可定，非但庸蜀而已。"廞怒曰："此豈人臣所宜言！"令淑等議之。於是

趙廞自稱爲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李特的弟弟李庠和兄弟以及妹夫李含、任回、上官晶、扶風人李攀、始平人費佗、氐人苻成、隗伯等率領四千騎兵歸附趙廞。趙廞任李庠爲威寇將軍，派他封鎖北方道路。李庠過去是東羌的良將，通曉兵法，不用旌麾旗幟，高舉長矛指揮隊伍，斬了三名不聽指揮的部下，於是隊伍行陣嚴整。趙廞很不喜歡他的齊整，想要殺掉他而没有説出來。長史杜淑、司馬張粲對趙廞説："古書上講'五大不在邊'，將軍剛剛起兵，就派遣李庠到外面去掌握重兵，我們爲此感到困惑不解。況且不是我們同一個民族的人，他們的心思必定和我們不同，倒轉戈予來遞給别人，我們認爲是不可以的，希望將軍考慮。"趙廞嚴肅地説："卿的話正合我的心意，可以説是像孔子説的'能發明我的意思的人是子夏'那樣，這是上天讓你們來助成我的事業呀。"正趕上李庠來到了門外，請求見趙廞，趙廞很高興，讓李庠進去見了面。李庠想要瞭解趙廞的心意打算，就再拜進言説："如今中原大亂，不再有國家法紀，晉室一定是不可能再興盛的。明公道行和天地相齊，仁德遍及區宇，湯、武那樣的事業，其實就可以從現在開始。應該順應天時，順應人心，將百姓從塗炭

淑等上庠大逆不道，廞乃殺之，及其子侄宗族三十餘人。廞慮特等爲難，遣人喻之曰："庠非所宜言，罪應至死，不及兄弟。"以庠尸還特，復以特兄弟爲督將，以安其衆。牙門將許弇求爲巴東監軍，杜淑、張粲固執不許。弇怒，於廞閤下手刃殺淑、粲，淑、粲左右又殺弇，皆廞腹心也。

的境地拯救出來，使民情知道自己的歸宿，那麽天下可以平定，不祇是庸蜀而已。"趙廞發怒説："這哪裏是人臣所應該講的話！"命令杜淑等人論他的罪。於是杜淑等人上報稱李庠大逆不道，趙廞就殺了他，同時殺了他的子侄宗族三十多人。趙廞顧慮李特等發難，派人曉諭他説："李庠説了不該説的話，應當是死罪，不牽連到兄弟。"把李庠的尸體送還李特，又任李特兄弟爲督將，以此安撫他們。牙門將許弇請求擔任巴東監軍，杜淑、張粲堅執不同意。許弇發怒，在趙廞的閤下親手用刀殺死了杜淑、張粲，杜淑、張粲的部下又殺死了許弇，都是趙廞的心腹。

特兄弟既以怨廞，引兵歸綿竹。廞恐朝廷討己，遣長史費遠、犍爲太守李苾、督護常俊督萬餘人斷北道，次綿竹之石亭。特密收合得七千餘人，夜襲遠軍，遠大潰，因放火燒之，死者十八九。進攻成都。廞聞兵至，驚懼不知所爲。李苾、張徵等夜斬關走出，文武盡散。廞獨與妻子乘小船走至廣都，爲下人朱竺所殺。特至成都，縱兵大掠，害西夷護軍姜發，殺廞長史袁治及廞所置守長，遣其牙門王角、李基詣洛陽陳廞之罪狀。

李特兄弟因爲怨恨趙廞，帶兵回綿竹。趙廞擔心朝廷討伐自己，派長史費遠、犍爲太守李苾、督護常俊統領一萬多人封鎖北方道路，駐扎在綿竹的石亭。李特秘密收集共得七千多人，夜晚襲擊費遠的部隊，費遠大潰敗，於是放火燒他們，死者有十之八九。進而攻打成都。趙廞得知兵馬到來，驚慌害怕不知如何是好。李苾、張徵等人在夜晚破開城門出逃，文武官員全都逃散。趙廞衹和妻子兒女乘坐小船逃到廣都，被下人朱竺殺死。李特到了成都，放任兵士大肆搶掠，害死西夷護軍姜發，殺了趙廞的長史袁治和趙廞設置的官長，派他的牙門王角、李基前往洛陽上陳趙廞的罪狀。

先是，惠帝以梁州刺史羅尚爲平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督牙門將王敦、上庸都尉義歆、蜀郡太守徐儉、廣漢太守辛冉等凡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其弟驤於道奉迎，并貢寶物。尚甚悦，以驤爲騎督。特及弟流復以牛酒勞尚於綿竹。王敦、辛冉并説尚曰："特等流人，專爲盗賊，急宜梟除，可因會斬之。"尚不納。冉先與特有舊，因謂特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矣。"特深自猜懼。

在此之前，惠帝任梁州刺史羅尚爲平西將軍、兼任護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督率牙門將王敦、上庸都尉義歆、蜀郡太守徐儉、廣漢太守辛冉等共七千多人進入蜀地。李特等得知羅尚到來，很害怕，讓他的弟弟李驤在大道上奉迎，并且獻上寶物。羅尚很高興，任李驤爲騎督。李特和弟弟李流又用牛酒到綿竹犒勞羅尚。王敦、辛冉都勸羅尚説："李特等人是流人，衹會做盗賊，應該儘早斬除，可以藉會面的機會殺了他。"羅尚没有采納。辛冉以前和李特有過交往，因此對李特説："故人相逢，如果没有吉利的事就會有凶險的事了。"李特私下裏深深地猜疑和害怕。

尋有符下秦、雍州，凡流人入漢川者，皆下所在召還。特兄輔素留鄉

不久有符下到秦、雍州，凡是進入漢川的流人，都傳達到他們所在的地方召他們還鄉。李特

里，托言迎家，既至蜀，謂特曰："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以爲然，乃有雄據巴蜀之意。朝廷以討趙廞功，拜特宣威將軍，封長樂鄉侯，流爲奮威將軍、武陽侯。璽書下益州，條列六郡流人與特協同討廞者，將加封賞。會辛冉以非次見徵，不願應召，又欲以滅廞爲己功，乃寢朝命，不以實上。衆咸怨之。羅尚遣從事催遣流人，限七月上道。辛冉性貪暴，欲殺流人首領，取其資貨，乃移檄發遣。又令梓潼太守張演於諸要施關，搜索寶貨。特等固請，求至秋收。流人布在梁、益，爲人傭力，及聞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爲。又知特兄弟頻請求停，皆感而恃之。且水雨將降，年穀未登，流人無以爲行資，遂相與詣特。特乃結大營於綿竹，以處流人，移冉求自寬。冉大怒，遣人分榜通逵，購募特兄弟，許以重賞。特見，大懼，悉取以歸，與驤改其購云："能送六郡之豪李、任、閻、趙、楊、上官及氐、叟侯王一首，賞百匹。"流人既不樂移，咸往歸特，騁馬屬鞬，同聲雲集，旬月間衆過二萬。流亦聚衆數千。特乃分爲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

的兄長李輔一直留在家鄉，托辭説迎接家人，到了蜀地，告訴李特説："中原正動亂，不值得再回去。"李特認爲有道理，於是有了占據巴蜀稱雄的意思。朝廷因爲討平趙廞的功勞，拜李特爲宣威將軍，封爲長樂鄉侯，李流任奮威將軍、武陽侯。璽書下到益州，逐個羅列六郡的流人中和李特協力同心討平趙廞的人，準備加以封賞。正逢辛冉因爲不是按常規被徵來的，不願意應召，又想把滅掉趙廞的事作爲自己的功勞，就扣下朝廷的命令，不根據實際情況向上報告。衆人都抱怨朝廷。羅尚派從事催促遣返流人，限定七月份上路。辛冉性情貪婪凶暴，想殺掉流人首領，奪取他們的資財，於是傳送檄文到各地要求開始遣返。又命令梓潼太守張演在各個要道加設關卡，搜求索取財寶。李特等人一再請示，要求等到秋收之後。流人散布在梁、益，給人當雇工，得知州郡逼迫遣返，人人發愁抱怨，不知如何是好。又知道李特兄弟頻頻請求留一段時間，都感激并依賴他們。况且雨季就要到來，當年的莊稼還没有收割，流人没有上路的盤費，於是結伴去見李特。李特就在綿竹建起大營，用來安置流人，寫信給辛冉請求寬限自己。辛冉大怒，派人分頭在大路要口張榜，懸賞抓住李特兄弟，許願要給重賞。李特見到後，非常害怕，將榜全部取下帶回，和李驤改寫懸賞内容爲："能够送來六郡的豪强李、任、閻、趙、楊、上官以及氐、叟的侯王首級一個，賞布帛百匹。"流人本來不樂意被遣返，都前往歸附李特，騎着馬帶着弓箭，衆口一詞像雲一樣會集，不到一個月就超過了兩萬徒衆。李流也聚集了數千徒衆。李特就分成兩個營盤，李特住在北營，李流住在東營。

特遣閻式詣羅尚，求申期。式既至，見冉營柵衝要，謀掩流人，嘆曰："無寇而城，讎必保焉。今而速之，亂將作矣！"又知冉及李苾意不可迴，乃辭尚還綿竹。尚謂式曰："子且以吾意告諸流人，今聽寬矣。"式曰："明公惑於奸説，恐無寬理。弱而不可輕者百姓也，今促之不以

李特派遣閻式去見羅尚，請求寬限日期。閻式到達後，看到辛冉在要衝設立營盤栅欄，想要截捕流人，嘆息説："没有來犯的敵人而建城墻，對頭必定要想法自保。現在反而加速修築營寨，戰亂將要發生了！"又瞭解到辛冉和李苾的主意不可能再改變，於是就辭别羅尚回綿竹。羅尚對閻式説："你姑且把我的意思告訴流人，現在允許延期了。"閻式説："明公被奸説迷惑，恐怕没

理，衆怒難犯，恐爲禍不淺。”尚曰：“然。吾不欺子，子其行矣。”式至綿竹，言於特曰：“尚雖云爾，然未可必信也。何者？尚威刑不立，冉等各擁强兵，一旦爲變，亦非尚所能制，深宜爲備。”特納之。冉、苾相與謀曰：“羅侯貪而無斷，日復一日，流人得展姧計。李特兄弟并有雄才，吾屬將爲竪子虜矣。宜爲决計，不足復問之。”乃遣廣漢都尉曾元、牙門張顯、劉並等潜率步騎三萬襲特營。羅尚聞之，亦遣督護田佐助元。特素知之，乃繕甲厲兵，戒嚴以待之。元等至，特安卧不動，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殺傷者甚衆，害田佐、曾元、張顯，傳首以示尚、冉。尚謂將佐曰：“此虜成去矣，而廣漢不用吾言，以張賊勢，今將若之何！”

有寬限的道理。弱小却不能輕視的是百姓，如今不按道理地催促他們，衆怒難犯，恐怕造成的禍患會不小。”羅尚説：“對。我不騙你，你還是回去吧。”閻式到了綿竹，告訴李特説：“羅尚雖然説了這樣的話，却不能完全相信。爲什麽呢？羅尚的權威和法紀没有建立起來，辛冉等人各自掌握着强兵，一旦發生事變，也不是羅尚所能控制的，應當好好防備。”李特采納了他的意見。辛冉、李苾在一起商議説：“羅侯貪婪而没有決斷，日復一日，流人將有機會施展奸計。李特兄弟都有雄才，我們恐怕會成爲這些竪子的俘虜了。應該最後下决心，不必再去問他。”就派廣漢都尉曾元、牙門張顯、劉並等悄悄率領三萬步騎兵襲擊李特的營盤。羅尚得知後，也派督護田佐去援助曾元。李特原來就掌握着情况，就修理甲胄磨好兵器，嚴密戒備着等待他們。曾元等到來後，李特安然躺着不動，等他們的人馬進來一半時，發動伏兵攻擊他們，殺傷了很多，殺死田佐、曾元、張顯，將首級送去給羅尚、辛冉看。羅尚對部將們説：“這些家夥本來已經談好了能離去的，可是廣漢不聽我的話，結果擴大了賊人的勢力，現在怎麽辦！”

於是六郡流人推特爲主。特命六郡人部曲督李含、上邽令任臧、始昌令閻式、諫議大夫李攀、陳倉令李武、陰平令李遠、將兵都尉楊褒等上書，請依梁統奉竇融故事，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其弟流行鎮東將軍，以相鎮統。於是進兵攻冉於廣漢。冉衆出戰，特每破之。尚遣李苾及費遠率衆救冉，憚特不敢進。冉智力既窘，出奔德陽。特入據廣漢，以李超爲太守，進兵攻尚於成都。閻式遺尚書，責其信用讒構，欲討流人，又陳特兄弟立功王室，以寧益土。尚覽書，知特等將有大志，嬰城固守，求救於梁、寧二州。於是特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一依竇融在河西故事。兄輔爲驃

於是六郡的流人推舉李特做首領。李特讓六郡流人的部曲督李含、上邽令任臧、始昌令閻式、諫議大夫李攀、陳倉令李武、陰平令李遠、將兵都尉楊褒等人上書，請求依照梁統奉竇融的舊事，推舉李特爲行鎮北大將軍，承旨得到封拜，同時他的弟弟李流被任爲行鎮東將軍，以便一起鎮守統管。於是進兵到廣漢攻打辛冉。辛冉的部衆出戰，李特總是打敗他們。羅尚派李苾和費遠率部救援辛冉，畏懼李特而不敢靠近。辛冉計窮力竭，出奔到德陽。李特占領廣漢城，任命李超爲太守，進兵到成都攻打羅尚。閻式寫信給羅尚，責備他相信任用了讒言構陷的人，想要討伐流人，又陳述李特兄弟爲王室立功，來使益州地方安寧。羅尚看了信，知道李特等人將有更大的圖謀，環城固守，向梁、寧二州求救。於是李特自稱爲使持節、大都督、鎮北大將軍，秉承旨意進行封拜，完全依照竇融在河西時的舊事。任

騎將軍，弟驤爲驍騎將軍，長子始爲武威將軍，次子蕩爲鎮軍將軍，少子雄爲前將軍，李含爲西夷校尉，含子國離、任回、李恭、上官晶、李攀、費佗等爲將帥，任臧、上官惇、楊褒、楊珪、王達、麴歆等爲爪牙，李遠、李博、夕斌、嚴檉、上官琦、李濤、王懷等爲僚屬，閻式爲謀主，何世、趙肅爲腹心。時羅尚貪殘，爲百姓患，而特與蜀人約法三章，施捨振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百姓爲之謠曰："李特尚可，羅尚殺我。"尚頻爲特所敗，乃阻長圍，緣水作營，自都安至犍爲七百里，與特相距。

河間王顒遣督護衙博、廣漢太守張徵討特，南夷校尉李毅又遣兵五千助尚，尚遣督護張龜軍繁城，三道攻特。特命蕩、雄襲博。特躬擊張龜，龜衆大敗。蕩又與博接戰連日，博亦敗績，死者太半。蕩追博至漢德，博走葭萌。蕩進寇巴西，巴西郡丞毛植、五官襄珍以郡降蕩。蕩撫恤初附，百姓安之。蕩進攻葭萌，博又遠遁，其衆盡降於蕩。

太安元年，特自稱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大將軍、大都督，改年建初，赦其境内。於是進攻張徵。徵依高據險，與特相持連日。時特與蕩分爲二營，徵候特營空虚，遣步兵循山攻之，特逆戰不利，山險窘逼，衆不知所爲。羅準、任道皆勸引退，特量蕩必來，故不許。徵衆至稍多，山道至狹，唯可一二人行，蕩軍不得前，謂其司馬王辛曰："父在深寇之中，是我死日也。"乃衣重鎧，持長矛，大呼直前，推鋒必死，殺十餘人。徵衆來相救，蕩軍皆殊死戰，徵軍遂潰。特議欲釋徵還涪，蕩與王辛進曰："徵軍連戰，士卒傷殘，智

兄長李輔爲驃騎將軍，弟弟李驤爲驍騎將軍，長子李始爲武威將軍，次子李蕩爲鎮軍將軍，少子李雄爲前將軍，李含爲西夷校尉，李含的兒子李國離、任回、李恭、上官晶、李攀、費佗等人爲將帥，任臧、上官惇、楊褒、楊珪、王達、麴歆等爲衛士，李遠、李博、夕斌、嚴檉、上官琦、李濤、王懷等人爲僚屬，閻式爲謀主，何世、趙肅爲心腹。當時羅尚貪婪殘暴，成爲百姓的禍患，而李特和蜀人約法三章，施捨救濟借貸，禮遇賢人提拔人才，軍政有條有理。百姓做謠諺說："李特還可以，羅尚要我命。"羅尚頻頻被李特打敗，就設立長長的河防工事，沿郫水建造營壘，從都安直到犍爲達七百里，和李特相對峙。

河間王司馬顒派督護衙博、廣漢太守張徵征討李特，南夷校尉李毅又派兵五千援助羅尚，羅尚派督護張龜駐軍繁城，三路進攻李特。李特令李蕩、李雄襲擊衙博。李特親自攻打張龜，張龜部大敗。李蕩又和衙博連日接戰，衙博也被打敗，死了一大半。李蕩追趕衙博到了漢德，衙博逃往葭萌。李蕩進擾巴西，巴西的郡丞毛植、五官襄珍率郡投降李蕩。李蕩撫恤新歸附的人，百姓安定。李蕩進兵攻打葭萌，衙博又逃往遠方，他的部衆全部投降了李蕩。

太安元年，李特自稱爲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大將軍、大都督，改年號爲建初，赦免他轄境内的罪人。於是進兵攻打張徵。張徵倚仗地勢高而憑據險隘，和李特相持了好多天。當時李特和李蕩分成兩個營寨，張徵偵察到李特的營寨空虚，派步兵沿着山繞過去攻打他，李特迎戰不利，山勢險要狹隘而逼仄，衆人不知如何是好。羅準、任道都勸説撤退，李特估計李蕩必定會救援，所以不答應。張徵的部衆到來的越來越多，山路非常狹窄，衹能一兩個人通過，李蕩的軍隊不能前進，他對司馬王辛説："父親在敵人重圍中，今天就是我死的日子。"於是身穿雙重鎧甲，手持長矛，大聲呼喊着一直向前，攔阻他的必死無疑，連殺了十多人。張徵的部衆過來相救，李蕩的兵卒都拼死作戰，張徵的軍隊終於潰

勇俱竭，宜因其弊遂擒之。若舍而寬之，徵養病收亡，餘衆更合，圖之未易也。”特從之，復進攻徵，徵潰圍走。蕩水陸追之，遂害徵，生擒徵子存，以徵喪還之。

敗。李特提出想要放張徵回涪，李蕩和王辛進言說：“張徵的軍隊連續作戰，兵丁傷殘，智謀和勇氣都用盡了，應該利用他們的疲敝制服他們。如果寬大而放掉了他們，張徵養好傷員收拾停當陣亡的，餘下的兵衆再次集合，要對付他們就不容易了。”李特聽從了他們的意見，又進攻張徵，張徵突圍逃走。李蕩水陸兩路追趕他，終於殺害了張徵，活捉張徵的兒子張存，因爲張徵的喪事而把他放回去了。

以騫碩爲德陽太守，碩略地至巴郡之墊江。

任命騫碩爲德陽太守，騫碩奪取的土地直到巴郡的墊江。

特之攻張徵也，使李驤與李攀、任回、李恭屯軍毗橋，以備羅尚。尚遣軍挑戰，驤等破之。尚又遣數千人出戰，驤又陷破之，大獲器甲，攻燒其門。流進次成都之北。尚遣將張興僞降於驤，以觀虛實。時驤軍不過二千人，興夜歸白尚，尚遣精勇萬人銜枚隨興夜襲驤營。李攀逆戰死，驤及將士奔于流柵，與流并力迴攻尚軍。尚軍亂，敗還者十一二。晉梁州刺史許雄遣軍攻特，特陷破之，進擊，破尚水上軍，遂寇成都。蜀郡太守徐儉以小城降，特以李璜爲蜀郡太守以撫之。羅尚據大城自守。流進屯江西，尚懼，遣使求和。

李特攻打張徵的時候，派李驤和李攀、任回、李恭屯兵在毗橋，來防備羅尚。羅尚派兵挑戰，李驤等打敗了他們。羅尚又派數千人出戰，李驤又衝垮了他們，繳獲大量器物甲仗，攻打焚燒他們的寨門。李流進兵駐扎在成都的北面。羅尚派部將張興向李驤詐降，藉以觀察虛實情況。當時李驤的部隊不到二千人，張興在夜裏回去向羅尚報告，羅尚派遣上萬名精壯勇士銜枚跟隨張興夜襲李驤的軍營。李攀在迎戰時戰死，李驤和將士們逃往李流的營寨，和李流合力回頭攻打羅尚的部隊。羅尚的部隊亂了，敗逃回去的衹有十分之一二。晉的梁州刺史許雄派兵攻打李特，李特衝鋒擊敗了他們，接着進兵攻打，擊敗了羅尚的水上部隊，於是占領成都。蜀郡太守徐儉率小城軍民投降，李特任命李璜爲蜀郡太守來安撫那裏。羅尚占據大城自衛。李流進兵屯駐在江的西岸，羅尚害怕了，派使者求和。

是時蜀人危懼，并結村堡，請命于特，特遣人安撫之。益州從事任明說尚曰：“特既凶逆，侵暴百姓，又分人散衆，在諸村堡，驕怠無備，是天亡之也。可告諸村，密剋期日，內外擊之，破之必矣。”尚從之。明先僞降特，特問城中虛實，明曰：“米穀已欲盡，但有貨帛耳。”因求省家，特許之。明潛說諸村，諸村悉聽命。還報尚，尚許如期出軍，諸村亦許一時赴會。

這時期蜀人感到危險而恐懼，都連結村莊建起營壘，向李特請命，李特派人一一安撫他們。益州從事任明勸說羅尚說：“李特本來就是個凶徒叛逆，侵害百姓，又分散兵馬，放到各個村寨去，驕傲懈怠没有防備，這是上天要滅亡他。可以通告各村，秘密約定日期，內外攻擊他，打敗他是没問題的。”羅尚聽從了他的意見。任明先假裝投降李特，李特詢問城中的虛實情況，任明說：“穀米快要吃光，衹有錢財而已。”接着要求探家，李特允許了他。任明秘密說服各村，各村全都聽候命令。回去報告羅尚，羅尚答應按期出

兵，各村也同意到時候赴會。

二年，惠帝遣荆州刺史宋岱、建平太守孫阜救尚。阜已次德陽，特遣蕩督李璜助任臧距阜。尚遣大衆奄襲特營，連戰二日，衆少不敵，特軍大敗，收合餘卒，引趣新繁。尚軍引還，特復追之，轉戰三十餘里。尚出大軍逆戰，特軍敗績，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尸，傳首洛陽。在位二年。其子雄僭稱王，追謚特景王，及僭號，追尊曰景皇帝，廟號始祖。

二年，惠帝派荆州刺史宋岱、建平太守孫阜援救羅尚。孫阜已經駐扎在德陽，李特派李蕩督領李璜協助任臧抵禦孫阜。羅尚派大部隊掩襲李特的營盤，連續戰鬥了兩天，兵少打不過，李特的軍隊大敗，收集餘下的部衆，退往新繁。羅尚的軍隊撤回時，李特又追擊他們，轉戰三十多里。羅尚派出大軍迎戰，李特的軍隊大敗，斬了李特和李輔、李遠，都被焚燒了尸體，將首級傳送到洛陽。在位共兩年。他的兒子李雄僭稱爲王，追謚李特爲景王，等到僭稱帝號時，追尊爲景皇帝，廟號爲始祖。

## 李流

李流字玄通，特第四弟也。少好學，便弓馬，東羌校尉何攀稱流有賁育之勇，舉爲東羌督。及避地益州，刺史趙廞器異之。廞之使庠合部衆也，流亦招鄉里子弟得數千人。庠爲廞所殺，流從特安慰流人，破常俊於綿竹，平趙廞於成都。朝廷論功，拜奮威將軍，封武陽侯。

李流字玄通，是李特的第四個弟弟。年少時好學，弓馬嫻熟，東羌校尉何攀稱贊李流有賁育一樣的勇力，舉薦他爲東羌督。避地來益州後，刺史趙廞對他的才能很驚異。趙廞讓李庠聚集部衆的時候，李流也招集到數千名同鄉人的子弟。李庠被趙廞殺死後，李流跟從李特安慰流人，在綿竹攻破常俊，在成都討平趙廞。朝廷根據他的功勞，拜他爲奮威將軍，封爲武陽侯。

特之承制也，以流爲鎮東將軍，居東營，號爲東督護。特常使流督鋭衆，與羅尚相持。特之陷成都、小城，使六郡流人分口入城，壯勇督領村堡。流言於特曰："殿下神武，已克小城，然山藪未集，糧仗不多，宜録州郡大姓子弟以爲質任，送付廣漢，縶之二營，收集猛鋭，嚴爲防衛。"又書與特司馬上官惇，深陳納降若待敵之義。特不納。

李特秉承皇帝旨意任職的時候，任命李流爲鎮東將軍，住在東營，號稱爲東督護。李特常派李流統領精鋭兵衆，和羅尚對陣。李特攻陷成都、小城，讓六郡流人分出家口進城，壯丁兵勇去統管村寨。李流對李特説："殿下神勇英武，已經攻克小城，但是山林澤藪的物産没有得到，軍糧器械不够多，應當拘捕州郡中大姓人家的子弟作爲人質，送往廣漢，扣在兩個大營裏，選拔募集猛士精鋭，嚴密防衛。"又寫信給李特的司馬上官惇，深刻闡述接納投降者好比對敵作戰一樣的道理。李特不采納。

特既死，蜀人多叛，流人大懼。流與兄子蕩、雄收遺衆，還赤祖，流保東營，蕩、雄保北營。流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

李特死後，蜀人多半背叛，流人非常恐懼。李流和兄長的兒子李蕩、李雄收集剩下的兵衆，回到赤祖，李流守東營，李蕩、李雄守北營。李流自稱爲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

時宋岱水軍三萬，次于墊江，前鋒孫阜破德陽，獲特所置守將騫碩，太守任臧等退屯涪陵縣。羅尚遣督護

當時宋岱統領水軍三萬，駐扎在墊江，前鋒孫阜攻破德陽，俘獲李特所安排的守將騫碩，太守任臧等退兵屯駐在涪陵縣。羅尚派督護常深屯

常深軍毗橋，牙門左氾、黄訇、何冲三道攻北營。流身率蕩、雄攻深柵，克之，深士衆星散。追至成都，尚閉門自守，蕩馳馬追擊，觸倚矛被傷死。流以特、蕩并死，而岱、阜又至，甚懼。太守李含又勸流降，流將從之。雄與李驤迭諫，不納，流遣子世及含子胡質於阜軍。胡兄含子離聞父欲降，自梓潼馳還，欲諫不及，退與雄謀襲阜軍，曰："若功成事濟，約與君三年迭爲主。"雄曰："今計可定，二翁不從，將若之何？"離曰："今當制之，若不可制，便行大事。翁雖是君叔，勢不得已，老父在君，夫復何言！"雄大喜，乃攻尚軍。尚保大城。雄渡江害汶山太守陳圖，遂入郫城，流移營據之。三蜀百姓并保險結塢，城邑皆空，流野無所略，士衆飢困。涪陵人范長生率千餘家依青城山，尚參軍涪陵徐轝求爲汶山太守，欲要結長生等，與尚犄角討流。尚不許，轝怨之，求使江西，遂降於流，説長生等使資給流軍糧。長生從之，故流軍復振。

兵毗橋，牙門左氾、黄訇、何冲分三路進攻北營。李流親率李蕩、李雄攻打常深的營寨，攻克了它，常深的士兵徒衆星散潰逃。追到成都，羅尚閉門自衛，李蕩縱馬追擊，撞上倚矛受了傷而死去。李流因爲李特、李蕩都死了，而宋岱、孫阜又攻來，非常恐懼。太守李含又勸李流投降，李流打算聽他的。李雄和李驤一再諫阻，不聽，李流派兒子李世和李含的兒子李胡到孫阜的軍中做人質。李胡的兄長李含的兒子李離得知父親想投降，從梓潼飛馬趕回來，想要諫阻却没趕上，下來和李雄商議襲擊孫阜的軍營，説："如果功成事情辦妥，約好和你三年輪換作首領。"李雄説："如今辦法可以定了，二位老人家不聽從，那怎麽辦？"李離説："現在應當控制他們，如果不能控制，就實行大事。老人家雖然是你的叔叔，情勢也是不得已的，我的老父親在你看來，還能説什麽！"李雄非常高興，就攻打羅尚的軍隊。羅尚據守大城。李雄渡江殺害汶山太守陳圖，接着進入郫城，李流將營盤移入城中據守。三蜀之地的百姓都憑據險要地勢營造小型堡壘，城邑都空了，李流在郊野搶不到東西，士兵徒衆飢餓困厄。涪陵人范長生率領一千多家依仗青城山，羅尚的參軍涪陵人徐轝要求擔任汶山太守，想要邀結長生等，和羅尚成犄角之勢征討李流。羅尚不同意，徐轝怨恨他，請求出使到江的西岸，然後投降了李流，勸説長生等人資助軍糧給李流。長生聽了他的話，所以李流的軍隊又振作起來。

流素重雄有長者之德，每云："興吾家者，必此人也。"敕諸子尊奉之。流疾篤，謂諸將曰："驍騎高明仁愛，識斷多奇，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於前軍，以爲成都王。"遂死，時年五十六。諸將共立雄爲主。雄僭號，追謚流秦文王。

李流一向看重李雄有長者的德行，常常説："振興我們家族的，必定是此人。"告誡子侄們尊奉他。李流病重時，對部將們説："驍騎將軍高明仁愛，見識決斷往往不凡，固然足以成就大業，但是前將軍英雄勇武，大概是上天幫助的人，可以共同聽命於前將軍，讓他做成都王。"不久就死了，時年五十六歲。部將們共同推立李雄爲首領。李雄僭號，追謚李流爲秦文王。

## 李庠

李庠字玄序，特第三弟也。少以烈氣聞。仕郡督郵、主簿，皆有當官

李庠字玄序，李特的第三個弟弟。年輕時以剛烈豪氣聞名。出仕任郡督郵、主簿時，都有任

之稱。元康四年，察孝廉，不就。後以善騎射，舉良將，亦不就。州以庠才兼文武，舉秀異，固以疾辭。州郡不聽，以其名上聞，中護軍切徵，不得已而應之，拜中軍騎督。弓馬便捷，膂力過人，時論方之文鴦。

以洛陽方亂，稱疾去官。性任俠，好濟人之難，州黨爭附之。與六郡流人避難梁、益，道路有飢病者，庠常營護隱恤，振施窮乏，大收衆心。至蜀，趙廞深器之，與論兵法，無不稱善，每謂所親曰："李玄序蓋亦一時之關、張也。"及將有異志，委以心膂之任，乃表庠爲部曲督，使招合六郡壯勇，至萬餘人。以討叛羌功，表庠爲威寇將軍，假赤幢曲蓋，封陽泉亭侯，賜錢百萬，馬五十匹。被誅之日，六郡士庶莫不流涕，時年五十五。

事稱職的美譽。元康四年，被推薦爲孝廉，没有到任。後來因爲善於騎馬射箭，被推薦爲良將，也没有到任。州裏因爲李庠文武全才，推薦他爲特殊人才，他堅持以有病推辭。州郡方面不予理睬，把他的名字報上去了，中護軍急切地徵召，不得已纔應召了，拜爲中軍騎督。弓馬嫻熟，膂力過人，時論把他比作文鴦。

因爲洛陽正亂，稱病離職。性情重任俠，喜歡幫助有困難的人，州中人爭相依附他。和六郡的流人避難到梁、益，在路上遇到飢餓染病的人，李庠常常營救照護關心撫慰他們，向貧窮無計的人施捨，很得人心。到蜀地後，趙廞很器重他，和他研討兵法，總是稱贊他，常常對自己的親信説："李玄序差不多也算是現今的關羽、張飛了。"等到圖謀割據時，委派給他心腹股肱般的重任，上表請求委任李庠爲部曲督，讓他招集六郡流人中的壯丁勇士，達一萬多人。因爲征討反叛的羌人有功，上表請求委任李庠爲威寇將軍，假赤幢曲蓋，封爲陽泉亭侯，賜錢百萬，馬五十匹。被誅殺的時候，六郡的士人庶民没有不流淚的，時年五十五歲。

# 晋書卷一百二十一

## 載記第二十一

### 李雄

李雄字仲儁，特第三子也。母羅氏，夢雙虹自門升天，一虹中斷，既而生蕩。後羅氏因汲水，忽然如寐，又夢大蛇繞其身，遂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常言吾二子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貴。蕩竟前死。雄身長八尺三寸，美容貌。少以烈氣聞，每周旋鄉里，識達之士皆器重之。有劉化者，道術士也，每謂人曰："關、隴之士皆當南移，李氏子中惟仲儁有奇表，終爲人主。"

李雄字仲儁，李特的第三個兒子。母親羅氏，夢見兩道彩虹從門口升向天空，其中一道虹中間斷開，事後生下李蕩。後來羅氏因爲去打水，忽然間像是睡着了，又夢見大蛇繞在她的身上，於是有了身孕，十四個月之後纔生下李雄。常常説我的兩個兒子如果有先死的，活着的必定有大富貴。李蕩終於死在前面。李雄身高八尺三寸，容貌俊美。少年時以剛烈氣概聞名，常常在鄉里間周旋，有見識的人士都很器重他。有個叫劉化的，是道家術士，常對人説："關、隴一帶的士人都將往南去，李家兒子中衹有仲儁有非凡的儀表，終歸會成爲人主的。"

特起兵於蜀，承制，以雄爲前將軍。流死，雄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都於郫城。羅尚遣將攻雄，雄擊走之。李驤攻犍爲，斷尚運道，尚軍大餒，攻之又急，遂留牙門羅特固守，尚委城夜遁。特開門内雄，遂克成都。于時雄軍飢甚，乃率衆就穀於郪，掘野芋而食之。蜀人流散，東下江陽，南入七郡。雄以西山范長生岩居穴處，求道養志，欲迎立爲君而臣之。長生固辭。雄乃深自挹損，不敢稱制，事無巨細，皆决於李國、李離兄弟。國等事雄彌謹。

李特在蜀起兵，承皇帝旨意，任命李雄爲前將軍。流死後，李雄自稱是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住在郫城。羅尚派部將攻打李雄，李雄打跑了他們。李驤攻打犍爲，切斷羅尚運糧路綫，羅尚的軍隊非常缺糧，攻打得又很急，於是留下牙門羅特固守，羅尚棄城在夜晚逃走。羅特打開城門迎李雄進城，接着攻克成都。在當時李雄的軍隊非常飢餓，於是就率部衆到郪去就食，挖掘野芋頭來吃。蜀人流亡逃散，往東下到江陽，往南進入七郡。李雄因爲西山的范長生居住在山崖洞穴裏，求道養志，想要迎他來立爲君而自己做他的臣子。長生執意推辭。李雄於是儘量避讓，不敢稱制，無論大小事情，都由李國、李離兄弟决斷。李國等人事奉李雄更加恭謹。

諸將固請雄即尊位，以永興元年僭稱成都王，赦其境内，建元爲建興，除晋法，約法七章。以其叔父驤

將領們執意請李雄即尊位，在永興元年僭稱爲成都王，赦免他的轄境内的罪人，建年號爲建興，廢除晋朝法律，約法七章。任命他的叔父李

爲太傅，兄始爲太保，折衝李離爲太尉，建威李雲爲司徒，翊軍李璜爲司空，材官李國爲太宰，其餘拜授各有差。追尊其曾祖武曰巴郡桓公，祖慕隴西襄王，父特成都景王，母羅氏曰王太后。范長生自西山乘素輿詣成都，雄迎之於門，執版延坐，拜丞相，尊曰范賢。長生勸雄稱尊號，雄於是僭即帝位，赦其境内，改年曰晏平。追尊父特曰景帝，廟號始祖，母羅氏爲太后。加范長生爲天地太師，封西山侯，復其部曲不豫軍征，租稅一入其家。雄時建國草創，素無法式，諸將恃恩，各爭班位。其尚書令閻式上疏曰："夫爲國制法，勳尚仍舊。漢、晉故事，惟太尉、大司馬執兵，太傅、太保父兄之官，論道之職，司徒、司空掌五教九土之差。秦置丞相，總領萬機。漢武之末，越以大將軍統政。今國業初建，凡百未備，諸公大將班位有差，降而兢請施置，不與典故相應，宜立制度以爲楷式。"雄從之。

遣李國、李雲等率衆二萬寇漢中，梁州刺史張殷奔于長安。國等陷南鄭，盡徙漢中人于蜀。

先是，南土頻歲饑疫，死者十萬計。南夷校尉李毅固守不降，雄誘建寧夷使討之。毅病卒，城陷，殺壯士三千餘人，送婦女千口於成都。

時李離據梓潼，其部將羅羕、張金苟等殺離及閻式，以梓潼歸于羅尚。尚遣其將向奮屯安漢之宜福以逼雄，雄率衆攻奮，不克。時李國鎮巴西，其帳下文碩又殺國，以巴西降尚。雄乃引還，遣其將張寶襲梓潼，陷之。會羅尚卒，巴郡亂，李驤攻涪，又陷之，執梓潼太守譙登，遂乘勝進軍討文碩，害之。雄大悅，赦其

驤爲太傅，兄長李始爲太保，折衝李離爲太尉，建威將軍李雲爲司徒，翊軍將軍李璜爲司空，材官李國爲太宰，其餘的人委任各自不同。追尊他的曾祖李武爲巴郡桓公，祖父李慕爲隴西襄王，父親李特爲成都景王，母親羅氏爲王太后。范長生從西山乘坐素車到成都，李雄在門口迎接，執版讓坐，拜爲丞相，尊稱爲范賢。長生勸李雄稱尊號，李雄於是僭即皇帝位，赦免他境内的罪人，改年號叫晏平。追尊父親李特爲景帝，廟號爲始祖，母親羅氏爲太后。加授范長生爲天地太師，封爲西山侯，允許他的部下不參與軍事征伐，租稅全部歸入他的家裏。李雄當時建國初始，本來没有法紀禮儀，將軍們仗着恩情，各自爭奪班次位置。他的尚書令閻式上疏説："凡是治理國家制定法紀，總是以遵循舊制度爲好。漢、晉舊例，衹有太尉、大司馬執掌兵權，太傅、太保是父兄一樣的官，講論道義的職位，司徒、司空掌管五教九土的事情。秦代設置丞相，統掌各類政務。漢武末期，破例讓大將軍統掌政務。如今國家的基業剛剛建立，百事還没有周全，諸公大將們的班列位次有不同，隨之競相請求設置官職，和典章舊制不相符合，應該建立制度來作爲楷模法式。"李雄聽從了他。

派李國、李雲等率領徒衆二萬攻入漢中，梁州刺史張殷逃奔到長安。李國等人攻陷南鄭，將漢中人全部遷到蜀地。

在此之前，南方連年饑荒瘟疫，死者以十萬計。南夷校尉李毅固守而不投降，李雄誘使建寧夷人去征討李毅。李毅病死，城被攻陷，殺死壯士三千多人，送上千名婦女到成都。

當時李離占據梓潼，他的部將羅羕、張金苟等殺了李離和閻式，以梓潼歸降羅尚。羅尚派他的部將向奮屯兵在安漢的宜福來威逼李雄，李雄率徒衆攻打向奮，没打下來。當時李國鎮守巴西，他帳下的文碩又殺死李國，以巴西投降羅尚。李雄於是退回去，派他的部將張寶襲擊梓潼，攻陷了它。正逢羅尚去世，巴郡混亂，李驤攻打涪，又攻陷了它，捉住梓潼太守譙登，接着乘勝進軍討伐文碩，殺死了他。李雄很高興，赦

境内，改元曰玉衡。

免他境内的罪人，改年號叫玉衡。

雄母羅氏死，雄信巫覡者之言，多有忌諱，至欲不葬。其司空趙肅諫，雄乃從之。雄欲申三年之禮，群臣固諫，雄弗許。李驤謂司空上官惇曰："今方難未弭，吾欲固諫，不聽主上終諒闇，君以爲何如？"惇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故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但漢魏以來，天下多難，宗廟至重，不可久曠，故釋縗絰，至哀而已。"驤曰："任回方至，此人决於行事，且上常難違其言，待其至，當與俱請。"及回至，驤與回俱見雄。驤免冠流涕，固請公除。雄號泣不許。回跪而進曰："今王業初建，凡百草創，一日無主，天下惶惶。昔武王素甲觀兵，晋襄墨絰從戎，豈所願哉？爲天下屈己故也。願陛下割情從權，永隆天保。"遂强扶雄起，釋服親政。

李雄的母親羅氏死了，李雄相信巫覡者的話，有很多忌諱，以至於想不入葬。他的司空趙肅諫阻他，李雄纔聽從了。李雄想行三年守喪之禮，群臣執意諫阻，李雄不聽。李驤對司空上官惇說："如今正有急難還没有消解，我想堅持諫阻，不讓主上最終守居喪之禮，你認爲怎麽樣？"上官惇說："三年的喪制，從天子直到庶人，所以孔子說：'不一定是高宗，古時候的人都是這樣。'但是漢魏以後，天下多難，宗廟是最重要的，不能長時間無人管理，所以不行縗絰一類的禮，盡哀就罷了。"李驤說："任回將要到來，這個人在處事方面很有决斷，而且主上常常很難不聽他的話，等他到了，就和他一起去請求。"任回抵達後，李驤和任回一同去見李雄。李驤脱去冠流着淚，一再請求因公除去喪服。李雄大哭不答應。任回跪着上前說："如今王業剛剛開始建立，各種事情都在草創階段，一天没有主上，天下人心惶惶。從前武王披着素甲檢閱軍隊，晋襄公繫着墨絰出征，難道是他們希望做的嗎？是爲了天下人而委屈自己的原故呀！希望陛下割捨親情順從權宜的方法，以使國運永遠興隆。"於是强行扶李雄起來，脱去喪服親理政事。

是時南得漢嘉、涪陵，遠人繼至，雄於是下寬大之令，降附者皆假復除。虚己愛人，授用皆得其才，益州遂定。僞立其妻任氏爲皇后。氐王楊難敵兄弟爲劉曜所破，奔葭萌，遣子入質。隴西賊帥陳安又附之。

這時往南得到了漢嘉、涪陵，遠方的人相繼歸附，李雄於是下了有關寬大的命令，對投降依附的人都寬免他們的徭役賦税。虚心而愛惜人才，授職任用都符合接受者的才能，益州於是安定下來。僞立他的妻子任氏爲皇后。氐王楊難敵兄弟被劉曜打敗，逃奔葭萌，派兒子來作人質。隴西賊人的統帥陳安又依附他。

遣李驤征越巂，太守李釗降。驤進軍由小會攻寧州刺史王遜，遜使其將姚岳悉衆距戰。驤軍不利，又遇霖雨，驤引軍還，争濟瀘水，士衆多死。釗到成都，雄待遇甚厚，朝廷儀式，喪紀之禮，皆决於釗。

派李驤征伐越巂，太守李釗投降。李驤進兵從小會攻打寧州刺史王遜，王遜讓他的部將姚岳率全部兵衆迎戰。李驤的軍隊失利，又遇上連日大雨，李驤領軍隊撤回，争着渡過瀘水，士卒死了很多。李釗到了成都，李雄對待他非常優厚，朝廷的儀式，喪期的禮節，都由李釗决定。

楊難敵之奔葭萌也，雄安北李稚厚撫之，縱其兄弟還武都，難敵遂恃險多爲不法，稚請討之。雄遣中領軍

楊難敵逃奔葭萌的時候，李雄的安北將軍李稚優厚地撫慰他們，放他們兄弟回武都，難敵於是仗着天險幹了很多不守法紀的事，李稚請求討

玝及將軍樂次、費佗、李乾等由白水橋攻下辯，征東李壽督玝弟玝攻陰平。難敵遣軍距之，壽不得進，而玝、稚長驅至武街。難敵遣兵斷其歸道，四面攻之，獲玝、稚，死者數千人。玝、稚，雄兄蕩之子也。雄深悼之，不食者數日，言則流涕，深自咎責焉。

其後將立蕩子班爲太子。雄有子十餘人，群臣咸欲立雄所生。雄曰："起兵之初，舉手捍頭，本不希帝王之業也。值天下喪亂，晉氏播蕩，群情義舉，志濟塗炭，而諸君遂見推逼，處王公之上。本之基業，功由先帝。吾兄適統，丕祚所歸，恢懿明睿，殆天所命，大事垂克，薨于戎戰。班姿性仁孝，好學夙成，必爲名器。"李驤與司徒王達諫曰："先王樹冢適者，所以防篡奪之萌，不可不慎。吴子捨其子而立其弟，所以有專諸之禍；宋宣不立與夷而立穆公，卒有宋督之變。猶子之言，豈若子也？深願陛下思之。"雄不從，竟立班。驤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

張駿遣使遺雄書，勸去尊號，稱藩于晉。雄復書曰："吾過爲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也，進思爲晉室元功之臣，退思共爲守藩之將，掃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晉室陵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貺，情在暗室，有何已已。知欲遠遵楚漢，尊崇義帝，《春秋》之義，於斯莫大。"駿重其言，使聘相繼。巴郡嘗告急，云有東軍。雄曰："吾嘗慮石勒跋扈，侵逼琅邪，以爲耿耿。不圖乃能舉兵，使人欣然。"雄之雅譚，多如此類。

伐他。李雄派中領軍李玝和將軍樂次、費佗、李乾等從白水橋進攻下辯，征東將軍李壽督統李玝的弟弟李玝攻打陰平。難敵派軍隊抵禦他們，李壽不能推進，可是李玝、李稚長驅直入到達武街。難敵派兵切斷他們的後路，四面圍攻，俘虜李玝、李稚，死了數千人。李玝、李稚，是李雄的兄長李蕩的兒子。李雄深深痛悼他們，幾天不吃飯，説起來就流淚，深深地責備自己。

此後打算立李蕩的兒子李班作爲太子。李雄有十多個兒子，群臣都想立李雄親生的。李雄説："當初起兵，好比常人舉手保護腦袋一樣，本來不希求帝王的基業。適逢天下喪亂，晉氏皇室流離，群情舉兵起義，志在拯救塗炭的生靈，而各位於是推舉我，處在王公的地位之上。這一份基業的建立，功勞本來是先帝的。我兄長是嫡親血統，大祚應歸他繼承，恢弘懿美明智聰睿，就像是上天賦予了他這一使命，大事垂成，薨於戰場。李班姿質性情仁厚孝順，好學素有所成，必定會成爲大器。"李驤和司徒王達諫阻説："先王樹立太子的原因，是用來防止篡位奪權的萌芽産生，不能不慎重。吴子捨棄他的兒子而立他的弟弟，所以會有專諸行刺的大禍；宋宣不立與夷而立穆公，終於導致宋督的事變。説到像兒子的話，哪裏比得上真兒子呢？懇請陛下深思。"李雄不聽從，終於立了李班。李驤退下後流着淚説："禍亂從此開始了！"

張駿派遣使者給李雄一封信，勸他去掉皇帝尊號，向晉稱藩做屬臣。李雄回信説："我以前被士大夫們推舉，却原本無心做帝王，進一步説想成爲晉室有大功的臣子，退一步説想和你一樣同爲守禦邊藩的將領，掃除亂氛塵埃，以使皇帝的天下安康太平。可是晉室衰微頽敗，恩德聲譽都没有，我引領東望，有些年月了。正好收到你的來信，在暗室獨處時體會你的真情，感慨無限。知道你想要按照古時候楚漢的舊事，尊奉義帝，《春秋》的大義，在這方面没有人比得上你。"張駿很重視他的話，不斷派使者來往。巴郡曾告急，説有東面來的軍隊。李雄説："我曾憂慮石勒飛揚跋扈，侵犯威逼琅邪，爲這點耿耿

於懷。没想到竟然能够舉兵，使人感到欣然。”李雄平時清談，有很多這類的話。

雄以中原喪亂，乃頻遣使朝貢，與穆帝分天下。張駿領秦梁，先是，遣傅穎假道于蜀，通表京師，雄弗許。駿又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于蜀，托以假道。雄大悦，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强，何不自稱帝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世濟忠良，未能雪天下之耻，解衆人之倒懸，日昃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中興江東，故萬里翼戴，將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取邪!”雄有慚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晋臣，往與六郡避難此地，爲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晋於中夏，亦當率衆輔之。”淳還，通表京師，天子嘉之。

李雄因爲中原地區喪亡禍亂，就頻繁派遣使者朝貢，和穆帝分割天下。張駿統領秦梁二州，在這之前，派傅穎向蜀借道，以便向京師報送表章，李雄不答應。張駿又派治中從事張淳向蜀自稱藩屬，以此來借道。李雄很高興，對張淳説：“貴主英名蓋世，地形險要兵馬强盛，爲什麽不自己在一方稱帝?”張淳説：“寡君因爲先祖世代是忠良，没能够爲天下雪耻，解衆人於倒懸，因而日頭偏西還想不起吃飯，枕戈待旦。想憑藉琅邪來中興江東，所以遠隔萬里仍然翼戴朝廷，打算成就齊桓、晋文一樣的事業，説什麽自取天下呢!”李雄表情慚愧，説：“我的先祖先父也是晋朝臣民，從前和六郡人避難到此，被同盟的人推舉，纔有今天。琅邪如果能在中原使大晋中興，我也會率衆人助他一臂之力。”張淳回去後，向京師報送了表章，天子贊揚了他們。

時李驤死，以其子壽爲大將軍、西夷校尉，督征南費黑、征東任昭攻陷巴東，太守楊謙退保建平。壽别遣費黑寇建平，晋巴東監軍毌丘奥退保宜都。雄遣李壽攻朱提，以費黑、卬攀爲前鋒，又遣鎮南任回征木落，分寧州之援。寧州刺史尹奉降，遂有南中之地。雄於是赦其境内，使班討平寧州夷，以班爲撫軍。

當時李驤死了，任命他的兒子李壽爲大將軍、西夷校尉，督率征南將軍費黑、征東將軍任昭攻陷巴東，太守楊謙退守建平。李壽另派費黑侵擾建平，晋的巴東監軍毌丘奥退守宜都。李雄派李壽進攻朱提，任命費黑、卬攀爲先鋒，又派鎮南將軍任回征伐木落，分散寧州的援兵。寧州刺史尹奉投降，於是占有南中地區。李雄在這種情況下赦免他境内的罪人，派李班討伐平定寧州的夷人，任命李班爲撫軍。

咸和九年，雄生瘍於頭，六月死，時年六十一，在位三十一年。僞謚武帝，廟曰太宗，墓號安都陵。

咸和九年，李雄頭上生毒瘡，六月死，時年六十一歲，在位三十一年。僞謚爲武帝，廟號叫太宗，墓號爲安都陵。

雄性寬厚，簡刑約法，甚有名稱。氐苻成、隗文既降復叛，手傷雄母，及其來也，咸釋其罪，厚加待納。由是夷夏安之，威震西土。時海内大亂，而蜀獨無事，故歸之者相尋。雄乃興學校，置史官，聽覽之暇，手不釋卷。其賦男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户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稀，百姓富實，閭門不

李雄性情寬厚，簡省刑律法紀，很有聲望。氐人苻成、隗文投降後又背叛，親手傷了李雄的母親，他們又歸降時，都寬恕了他們的罪過，優厚地加以對待而接納了他們。由此夷夏各族人心安定，威震西方。當時海内大亂，而蜀地單單平安無事，所以歸附的人一批接一批。李雄於是興辦學校，設置史官，聽政處事之後的空閑時間裏，手不釋卷。其賦税是一個成年男子每年交三斛穀，成年女子减半，每户調綢不過幾丈，絲綿

閉，無相侵盜。然雄意在招致遠方，國用不足，故諸將每進金銀珍寶，多有以得官者。丞相楊褒諫曰："陛下爲天下主，當網羅四海，何有以官買金邪！"雄遜辭謝之。後雄嘗酒醉而推中書令，杖太官令，褒進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安有天子而爲酗也！"雄即捨之。雄無事小出，褒於後持矛馳馬過雄。雄怪問之，對曰："夫統天下之重，如臣乘惡馬而持矛也，急之則慮自傷，緩之則懼其失，是以馬馳而不制也。"雄寤，即還。雄爲國無威儀，官無祿秩，班序不別，君子小人服章不殊；行軍無號令，用兵無部隊，戰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攻城破邑動以虜獲爲先。此其所以失也。

數兩。公事少而勞役不常有，百姓富庶殷實，閭門不關，没有搶劫偷盜的。但是李雄的心意在於招引遠方人，國家用度不足，所以將領們往往進獻金銀珍寶，有不少人因此而得到官職。丞相楊褒諫阻説："陛下作爲天下的君主，應當網羅四海人才，怎麽能用官位買金錢呢！"李雄婉言向他道歉。後來李雄曾因醉酒而推操中書令，杖打太官令，楊褒進言説："天子端莊肅穆，諸侯也端莊有威儀，哪有身爲天子而酗酒的！"李雄就戒了酒。李雄没事時出門散心，楊褒從後面手持矛縱馬奔馳超過了李雄。李雄感到奇怪就問他，回答説："統治天下這樣的重任，就好像臣騎着劣馬而拿着矛一樣，太着急了就恐怕會傷害自己，太不上心就擔心會喪失他，因此馬跑起來了却不去控制它。"李雄醒悟了，立即返回。李雄治國没有威儀，官員没有俸禄等級，排列位次没有區别，君子小人服飾一樣；行軍時没有統一的指揮，打仗時没有部曲隊伍，戰鬥時獲勝了不互相謙讓，失敗了不互相救援，攻打城池營壘常以擄獲爲先。此是他失誤的地方。

## 李班

班字世文。初署平南將軍，後立爲太子。班謙虚博納，敬愛儒賢，自何點、李釗，班皆師之，又引名士王嘏及隴西董融、天水文夔等以爲賓友。每謂融等曰："觀周景王太子晉、魏太子丕、吴太子孫登，文章鑒識，超然卓絶，未嘗不有慚色。何古賢之高朗，後人之莫逮也！"爲性泛愛，動修軌度。時諸李子弟皆尚奢靡，而班常戒厲之。每朝有大議，雄輒令豫之。班以古者墾田均平，貧富獲所，今貴者廣占荒田，貧者種殖無地，富者以己所餘而賣之，此豈王者大均之義乎！雄納之。及雄寢疾，班晝夜侍側。雄少數攻戰，多被傷夷，至是疾甚，痕皆膿潰，雄子越等惡而遠之。班爲吮膿，殊無難色，每嘗藥流涕，不脱衣冠，其孝誠如此。

李班字世文。起初暫任平南將軍，後立爲太子。李班爲人謙虚能廣泛采納意見，尊敬愛護儒士賢人，從何點、李釗以下，李班皆以他們爲老師，又接納名士王嘏和隴西人董融、天水人文夔等作爲賓客朋友。常常對董融等人説："看到周景王的太子晉、魏的太子丕、吴的太子孫登，文章審察辨識的能力，超然出群，自己總是感到慚愧。怎麽古代的賢人那樣高明，而後人就是望塵莫及呀！"爲人性情博愛，行爲符合軌範法度。當時李氏的子弟都崇尚奢侈靡費，可是李班常常戒備自勉。每當朝廷上有重大問題要討論，李雄總是讓他參與。李班認爲古時候開墾的田地平均分配，不論貧富可以一樣獲得土地，如今顯貴人物占有大面積的荒田，貧苦人想耕種却没有土地，占地多的人將自己多餘的土地出售給他們，這哪裏是王者使天下均等的大義呀！李雄采納了他的意見。到李雄卧病不起的時候，李班日夜侍奉在身邊。李雄年輕時頻頻作戰，受了很多傷，

到這時病重，疤痕全部化膿潰爛，李雄的兒子李越等人厭惡這些而不靠近。李班替他吸吮膿汁，毫無爲難的表情，往往在嘗藥時流淚，不脱衣冠地服侍，他的孝心誠意就是這樣的。

雄死，嗣僞位，以李壽録尚書事輔政。班居中執喪禮，政事皆委壽及司徒何點、尚書令王瓌等。越時鎮江陽，以班非雄所生，意甚不平。至此，奔喪，與其弟期密計圖之。李玝勸班遣越還江陽，以期爲梁州刺史，鎮葭萌。班以未葬，不忍遣，推誠居厚，心無纖芥。時有白氣二道帶天，太史令韓約奏："宫中有陰謀兵氣，戒在親戚。"班不悟。咸和九年，班因夜哭，越殺班于殯宫，時年四十七，在位一年，遂立雄之子期嗣位焉。

李雄死後，李班接嗣僞皇帝位，任命李壽爲録尚書事來輔佐朝政。李班在宫中依禮服喪，政事都委托給李壽和司徒何點、尚書令王瓌等人。李越當時鎮守江陽，因爲李班不是李雄的親生兒子，心中很不滿。到這時，來奔喪，和他的弟弟李期密謀搞掉他。李玝勸李班讓李越回江陽去，任命李期爲梁州刺史，鎮守葭萌。李班認爲還未下葬，不忍心讓他們走，推誠待人而心地仁厚，没有一點芥蒂。當時有兩道白氣出現在天空中，太史令韓約奏道："宫中有秘密圖謀的殺氣，要對親戚加以戒備。"李班没有明白。咸和九年，李班因爲夜晚去哭靈，李越在殯宫殺了李班，時年四十七歲，在位一年，於是立李雄的兒子李期繼位。

## 李期

期字世運，雄第四子也。聰慧好學，弱冠能屬文，輕財好施，虚心招納。初爲建威將軍，雄令諸子及宗室子弟以恩信合衆，多者不至數百，而期獨致千餘人。其所表薦，雄多納之，故長史列署頗出其門。

李期字世運，是李雄的第四個兒子。聰慧好學，弱冠時就能作文章，輕財物而好施捨，虚心招納人才。開始任建威將軍，李雄讓兒子們和宗室的子弟們各自憑恩德信義聚集徒衆，多的不到數百人，可是李期單單招到了上千人。他推薦的人，李雄多半任用，所以長史列署有不少出自他的門下。

既殺班，欲立越爲主，越以期雄妻任氏所養，又多才藝，乃讓位于期。于是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元玉恒。誅班弟都。使李壽伐都弟玝于涪，玝棄城降晋。封壽漢王，拜梁州刺史、東羌校尉、中護軍、録尚書事；封兄越建寧王，拜相國、大將軍、録尚書事。立妻閻氏爲皇后。以其衛將軍尹奉爲右丞相、驃騎將軍、尚書令，王瓌爲司徒。期自以謀大事既果，輕諸舊臣，外則信任尚書令景騫、尚書姚華、田褒。褒無他才藝，雄時勸立期，故寵待甚厚。内則信宦

殺了李班之後，想要立李越爲君主，李越認爲李期是李雄的妻子任氏生的，又很有才能，就讓位給李期。於是李期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的罪人，改年號爲玉恒。誅殺李班的弟弟李都。派李壽到涪討伐李都的弟弟李玝，李玝棄城投降了晋。封李壽爲漢王，拜爲梁州刺史、東羌校尉、中護軍、録尚書事；封兄長李越爲建寧王，拜爲相國、大將軍、録尚書事。立妻子閻氏爲皇后。任命他的衛將軍尹奉爲右丞相、驃騎將軍、尚書令，王瓌爲司徒。李期自認爲圖謀大事已經成功，不重視各位舊臣，在外則信任尚書令景騫、尚書姚華、田褒。田褒没有别的才能，在李雄的時候勸過李雄立李期爲太子，所以非常寵幸厚待

豎許涪等。國之刑政，希復關之卿相，慶賞威刑，皆决數人而已，于是綱維紊矣。乃誣其尚書僕射、武陵公李載謀反，下獄死。

先是，晉建威將軍司馬勳屯漢中，期遣李壽攻而陷之，遂置守宰，戍南鄭。

雄子霸、保并不病而死，皆云期鴆殺之，於是大臣懷懼，人不自安。天雨大魚于宮中，其色黄。又宮中豕犬交。期多所誅夷，籍没婦女資財以實後庭，内外凶凶，道路以目，諫者獲罪，人懷苟免。期又鴆殺其安北李攸。攸，壽之養弟也。於是與越及景騫、田褒、姚華謀襲壽等，欲因燒市橋而發兵。期又累遣中常侍許涪至壽所，伺其動静。及殺攸，壽大懼，又疑許涪往來之數也，乃率步騎一萬，自涪向成都，表稱景騫、田褒亂政，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以李奕爲先登。壽到成都，期、越不虞其至，素不備設，壽遂取其城，屯兵至門。期遣侍中勞壽，壽奏相國建寧王越、尚書令河南公景騫、尚書田褒、姚華、中常侍許涪、征西將軍李遐及將軍李西等，皆懷奸亂政，謀傾社稷，大逆不道，罪合夷滅。期從之，於是殺越、騫等。壽矯任氏令，廢期爲邛都縣公，幽之别宫。期嘆曰："天下主乃當爲小縣公，不如死也！"咸康四年，自縊而死，時年二十五，在位五年。謚曰幽公。及葬，賜鸞輅九旒，餘如王禮。雄之子皆爲壽所殺。

他。對内則相信宦官許涪等人。國家的刑獄政事，很少讓卿相過問，獎賞和刑罰，都由幾個人決定，於是國家的法紀紊亂了。竟然誣指他的尚書僕射、武陵公李載謀反，關進牢獄而死去。

在此之前，晉建威將軍司馬勳屯兵漢中，李期派李壽攻陷了那裏，於是設置守官，設防於南鄭。

李雄的兒子李霸、李保都没有病就死了，都説是李期毒死了他們，於是大臣們心懷恐懼，人人不能心安。天上降雨有大魚落到宮中，顏色是黄的。此外宮中的猪和狗相交配。李期誅殺夷滅了很多人家，抄没他們的婦女和財物來充實自己的後庭，宮内宮外人心惶惶，路上相見也衹敢用目光打招呼，諫阻的人都定了罪，人人衹想苟且免禍。李期又毒死了他的安北將軍李攸。李攸，是李壽的養弟。於是和李越以及景騫、田褒、姚華商議襲擊李壽等人，打算藉着燒毁市橋而發兵。李期又多次派中常侍許涪到李壽那兒去，察看他的動静。等到殺了李攸，李壽非常害怕，又疑心許涪往來頻繁的情況，於是率領一萬步騎兵，從涪出發前往成都，聲稱景騫、田褒擾亂朝政，所以發動晉陽之甲，以清除君主身邊的惡人。任李奕爲先鋒。李壽到了成都，李期、李越没料到他會來，一向不加防備，李壽於是占領了城池，駐兵到宮門前。李期派侍中慰勞李壽，李壽上奏章説相國建寧王李越、尚書令河南公景騫、尚書田褒、姚華、中常侍許涪、征西將軍李遐和將軍李西等人，都是心懷奸詐擾亂朝政，圖謀傾覆社稷，大逆不道，罪該誅殺。李期順從了他，於是殺了李越、景騫等人。李壽假托任氏名義下令，將李期廢掉而任他爲邛都縣公，幽禁在别宫裏。李期嘆息説："天下的君主竟然成了小小的縣公，不如死呀！"咸康四年，自縊而死，時年二十五歲，在位五年。謚號爲幽公。下葬時，賜給他鸞輅和九旒，其餘的按王的禮儀辦。李雄的兒子全被李壽殺了。

## 李壽

壽字武考，驤之子也。敏而好學，雅量豁然，少尚禮容，異於李氏

李壽字武考，是李驤的兒子。聰敏好學，雅量大度，從小崇尚禮儀容止，不同於李氏的其他

諸子。雄奇其才，以爲足荷重任，拜前將軍、督巴西軍事，遷征東將軍。時年十九，聘處士譙秀以爲賓客，盡其讜言，在巴西威惠甚著。驤死，遷大將軍、大都督、侍中，封扶風公，録尚書事。征寧州，攻圍百餘日，悉平諸郡，雄大悦，封建寧王。雄死，受遺輔政。期立，改封漢王，食梁州五郡，領梁州刺史。

孩子。李雄認爲他才能不凡，足以擔負重任，拜爲前將軍、督巴西軍事，升任征東將軍。當時十九歲，聘請處士譙秀作賓客，完全聽從他正直的話，在巴西威信惠政都很突出。李驤死後，升任大將軍、大都督、侍中，封爲扶風公，録尚書事。征討寧州，包圍攻打了一百多天，將各郡全部平定，李雄非常高興，封爲建寧王。李雄死後，接受遺命輔佐朝政。李期立爲皇帝後，改封他爲漢王，食梁州五郡，兼任梁州刺史。

壽威名遠振，深爲李越、景騫等所憚，壽深憂之。代李玝屯涪，每應期朝覲，常自陳邊疆寇警，不可曠鎮，故得不朝。壽又見期、越兄弟十餘人年方壯大，而并有强兵，懼不自全，乃數聘禮巴西龔壯。壯雖不應聘，數往見壽。時岷山崩，江水竭，壽惡之，每問壯以自安之術。壯以特殺其父及叔，欲假手報仇，未有其由，因說壽曰："節下若能捨小從大，以危易安，則開國裂土，長爲諸侯，名高桓文，勛流百代矣。"壽從之，陰與長史略陽羅恒、巴西解思明共謀據成都，稱藩歸順。乃誓文武，得數千人，襲成都，克之，縱兵虜掠，至乃奸略雄女及李氏諸婦，多所殘害，數日乃定。

李壽威名遠揚，深受李越、景騫等人忌憚，李壽也很擔憂。代替李玝屯守涪，每當到了朝見的日期，常常托辭邊疆軍情緊急，不能没有人鎮守，所以能够不去朝見。李壽又看到李期、李越兄弟十多人正當壯年，而且都擁有强兵，害怕自己難以保全，就多次以禮聘請巴西人龔壯。龔壯雖然没有應聘，但多次去見李壽。當時岷山山崩，江水枯竭，李壽認爲不祥，往往問龔壯保全自己的辦法。龔壯因爲李特殺了他的父親和叔父，想要藉别人的手報仇，還没有合適的機會，於是勸說李壽道："節下如果能够拋棄小節而順從大業，把危險變成安全，那麽開國割據，長久地做一個諸侯，聲名要超過齊桓晋文，功勛將流傳百代了。"李壽聽從了他的意見，私下和長史略陽人羅恒、巴西人解思明共同計議占據成都，向晋稱藩歸順。於是和文武官員盟誓，共有數千人，襲擊成都，攻克了它，縱容士兵搶掠，以至於强奸搶掠了李雄的女兒和李氏的婦女們，殘害了很多人，好幾天纔安定下來。

恒與思明及李奕、王利等勸壽稱鎮西將軍、益州牧、成都王，稱藩于晋；而任調與司馬蔡興、侍中李艷及張烈等勸壽自立。壽命筮之，占者曰："可數年天子。"調喜曰："一日尚爲足，而况數年乎！"思明曰："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任侯之言，策之上也。"遂以咸康四年僭即僞位，赦其境内，改元爲漢興。以董皎爲相國，羅恒、馬當爲股肱，李奕、任調、李

羅恒和思明以及李奕、王利等人勸李壽自稱爲鎮西將軍、益州牧、成都王，向晋稱藩；而任調和司馬蔡興、侍中李艷以及張烈等勸李壽自立爲皇帝。李壽下令占筮，占者說："可以當數年的天子。"任調欣喜地說："當一天尚且可以滿足了，何况當數年呢！"思明說："當數年的天子，哪裏比得上當百世的諸侯！"李壽說："朝聞道，夕死可矣。任侯的話，是上策。"於是在咸康四年僭即僞皇帝位，赦免他的境内的罪人，改年號爲漢興。任命董皎爲相國，羅恒、馬當爲股肱，李奕、任調、李閎爲爪牙，解思明爲謀主。用安

閎爲爪牙，解思明爲謀主。以安車束帛聘龔壯爲太師，壯固辭，特聽縞巾素帶，居師友之位。拔擢幽滯，處之顯列。追尊父驤爲獻帝，母昝氏爲太后；立妻閻氏爲皇后，世子勢爲太子。

車和束帛聘請龔壯擔任太師，龔壯堅決推辭，特許他穿戴縞巾素帶，處於師友的地位。提拔幽滯的人才，給他們顯要的身份。追尊父親李驤爲獻帝，母親昝氏爲太后；立妻閻氏爲皇后，世子李勢爲太子。

有告廣漢太守李乾與大臣通謀，欲廢壽者。壽令其子廣與大臣盟于前殿，徙乾漢嘉太守。大風暴雨，震其端門。壽深自悔責，命群臣極盡忠言，勿拘忌諱。

有人告發廣漢太守李乾和大臣相通謀劃，想要廢掉李壽。李壽命令他的兒子李廣和大臣在前殿盟誓，調李乾任漢嘉太守。有大風暴雨，雷擊他的端門。李壽深深地悔恨自責，下令群臣極盡忠言，不要拘泥於忌諱。

遣其散騎常侍王嘏、中常侍王廣聘於石季龍。先是，季龍遺壽書，欲連横入寇，約分天下。壽大悦，乃大修船艦，嚴兵繕甲，吏卒皆備糇糧。以其尚書令馬當爲六軍都督，假節鉞，營東場大閲，軍士七萬餘人，舟師泝江而上。過成都，鼓噪盈江，壽登城觀之。其群臣咸曰：“我國小衆寡，吴會險遠，圖之未易。”解思明又切諫懇至，壽於是命群臣陳其利害。龔壯諫曰：“陛下與胡通，孰如與晋通？胡，豺狼國也。晋既滅，不得不北面事之。若與之争天下，則强弱勢異。此虞虢之成範，已然之明戒，願陛下熟慮之。”群臣以壯之言爲然，叩頭泣諫，壽乃止，士衆咸稱萬歲。

派他的散騎常侍王嘏、中常侍王廣去和石季龍通好。在此之前，季龍寫信給李壽，想連横而入侵中原，約好平分天下。李壽很高興，於是大規模修造船艦，整修兵器鎧甲，軍吏兵卒都備好乾糧。任命他的尚書令馬當爲六軍都督，假節鉞，扎營在東場準備大閲兵，軍士七萬多人，水軍沿江逆流而上。經過成都，鼓噪的聲音滿江都是，李壽登上城樓觀看他們。他的群臣都説：“我們國家小兵衆少，吴會遥遠而路途艱險，打他們的主意可不容易。”解思明又懇切至誠地極力諫阻，李壽於是下令群臣陳述事情的利害。龔壯諫阻説：“陛下與胡人交往，哪裏比得上與晋交往？胡，是豺狼一樣的國家。晋被滅掉之後，不可能不朝着北方事奉他。如果和他争天下，那强弱形勢又不同了。這屬於虞虢一類的現成範例，已經是十分明瞭的教訓，希望陛下深思熟慮。”群臣認爲龔壯的話有道理，叩着頭流着淚諫阻，李壽纔作罷，士兵徒衆都歡呼萬歲。

遣其鎮東大將軍李奕征牂柯，太守謝恕保城距守者積日，不拔。會奕糧盡，引還。

派他的鎮東大將軍李奕征討牂柯，太守謝恕守城抵禦了好些日子，不能攻下來。正逢李奕的軍糧將盡，就撤回來了。

壽以其太子勢領大將軍、録尚書事。

李壽任命他的太子李勢代理大將軍、録尚書事。

壽承雄寬儉，新行篡奪，因循雄政，未逞其志欲。會李閎、王嘏從鄴還，盛稱季龍威强，宫觀美麗，鄴中殷實。壽又聞季龍虐用刑法，王遜亦以殺罰御下，并能控制邦域，壽心欣

李壽繼承了李雄寬和儉樸的作風，新篡奪了帝位，因此遵行李雄的政策，還没有放縱他自己的欲望。正逢李閎、王嘏從鄴回來，極力稱道季龍威武强盛，宫殿壯美華麗，鄴地百姓殷實富裕。李壽又得知季龍肆虐地濫用刑法，王遜也憑

慕，人有小過，輒殺以立威。又以郊甸未實，都邑空虛，工匠器械，事未充盈，乃徙旁郡户三丁已上以實成都，興尚方御府，發州郡工巧以充之，廣修宫室，引水入城，務於奢侈。又廣太學，起讌殿。百姓疲於使役，呼嗟滿道，思亂者十室而九矣。其左僕射蔡興切諫，壽以爲誹謗，誅之。右僕射李嶷數以直言忤旨，壽積忿非一，托以他罪，下獄殺之。

殺罰駕馭部下，都能控制自己統治的邦域，李壽心中欣然仰慕，於是部下的人有了小小的過失，就殺掉他們來樹立威勢。又因爲郊野地區人口不多，都市裏没什麽東西，工匠器械，各方面都缺乏，於是將附近郡中有三個壯丁以上的人家遷來充實成都，建立尚方御府，調各州郡的能工巧匠到那裏，大規模修造宫室，引水進城，一味追求奢侈。又擴建太學，起造讌殿。百姓被驅使服役弄得疲於奔命，哭喊嘆息聲到處都可以聽到，想要造反的人十家就有九家了。他的左僕射蔡興極力諫阻，李壽認爲是誹謗，誅殺了他。右僕射李嶷屢次用率直的言辭反駁他的旨意，李壽多次感到不滿，假托别的罪名，把他關進監獄殺了。

壽疾篤，常見李期、蔡興爲祟。建元元年，壽死，時年四十四，在位六年。僞謚昭文帝，廟曰中宗，墓曰安昌陵。

李壽病重，常常見到李期、蔡興的鬼魂作怪。建元元年，李壽死，時年四十四歲，在位六年。僞謚號爲昭文帝，廟號爲中宗，墓叫安昌陵。

壽初爲王，好學愛士，庶幾善道，每覽良將賢相建功立事者，未嘗不反覆誦之，故能征伐四克，闢國千里。雄既垂心於上，壽亦盡誠於下，號爲賢相。及即僞位之後，改立宗廟，以父驤爲漢始祖廟，特、雄爲大成廟，又下書言與期、越别族，凡諸制度，皆有改易。公卿以下，率用己之僚佐，雄時舊臣及六郡士人，皆見廢黜。壽初病，思明等復議奉王室，壽不從。李演自越嶲上書，勸壽歸正返本，釋帝稱王，壽怒殺之，以威龔壯、思明等。壯作詩七篇，托言應璩以諷壽。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賢哲之話言也。古人所作，死鬼之常辭耳!"動慕漢武、魏明之所爲，耻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化，自以己勝之也。

李壽開始做王的時候，好學而愛護士人，還希望行正道，每當閲讀到良將賢相建功立業的故事，没有不反復誦讀的，所以能征伐四方而取勝，開闢千里國土。李雄既然在上位非常虚心，李壽也在下位極盡忠誠，被稱爲賢相。到了登上僞皇帝位之後，改立宗廟，將父親李驤作爲漢始祖廟，李特、李雄爲大成廟，又下書説和李期、李越不是一族，但凡各種制度，都有所改换。公卿以下的官員，大部分任用自己的僚屬部下，李雄那時的舊臣和六郡的士人，都被廢黜。李壽剛生病的時候，思明等人又一次提議事奉王室，李壽不答應。李演從越嶲上書，勸李壽回歸正統，去掉帝號而稱王，李壽大怒而殺了他，藉以威脅龔壯、思明等人。龔壯寫了七首詩，假托説是應璩寫的來諷勸李壽。李壽回答説："讀了詩知道意思。如果是現在的人的作品，那是賢哲的話。如果是古人寫的，不過是死鬼的套話罷了!"平時仰慕漢武帝、魏明帝的作爲，耻於聽人講他父兄時期的事情，上書的人不能説先世的政績教化，因爲他自認爲自己超過了先輩。

## 李勢

勢字子仁，壽之長子也。初，壽

李勢字子仁，是李壽的長子。當初，李壽的

妻閻氏無子，驤殺李鳳，爲壽納鳳女，生勢。期愛勢姿貌，拜翊軍將軍、漢王世子。勢身長七尺九寸，腰帶十四圍，善於俯仰，時人異之。壽死，勢嗣僞位，赦其境内，改元曰太和。尊母閻氏爲太后，妻李氏爲皇后。

妻子閻氏没生兒子，李驤殺了李鳳，給李壽娶了李鳳的女兒作妾，生下李勢。李期喜愛李勢的姿質相貌，拜爲翊軍將軍、漢王世子。李勢身高七尺九寸，腰粗十四圍，善於俯仰，時人都感到很奇怪。李壽死後，李勢繼嗣僞皇帝位，赦免他轄境内的罪人，改年號叫太和。尊奉母親閻氏爲太后，立妻子李氏爲皇后。

太史令韓皓奏熒惑守心，以宗廟禮廢，勢命群臣議之。其相國董皎、侍中王嘏等以爲景武昌業，獻文承基，至親不遠，無宜疏絶。勢更令祭特、雄，同號曰漢王。

太史令韓皓奏報熒惑星停留在心宿裏，是因爲宗廟的禮儀被廢置了，李勢下令群臣議論這件事。他的相國董皎、侍中王嘏等認爲景武創業，獻文接着發展了基業，又是至親，不應該疏遠而斷了祭祀的香火。李勢就下令祭祀李特、李雄，同稱爲漢王。

勢弟大將軍、漢王廣以勢無子，求爲太弟，勢弗許。馬當、解思明以勢兄弟不多，若有所廢，則益孤危，固勸許之。勢疑當等與廣有謀，遣其太保李奕襲廣於涪城，命董皎收馬當、思明斬之，夷其三族。貶廣爲臨邛侯，廣自殺。思明有計謀，强諫諍，馬當甚得人心，自此之後，無復紀綱及諫諍者。

李勢的弟弟大將軍、漢王李廣因爲李勢没有兒子，請求立爲太弟，李勢不答應。馬當、解思明因爲李勢兄弟不多，如果有什麼廢置的事，就更加孤單危險，所以執意勸説他同意這件事。李勢懷疑馬當等人和李廣有陰謀，派他的太保李奕到涪城襲擊李廣，命令董皎收捕馬當、思明斬了他們，滅了他們的三族。將李廣貶爲臨邛侯，李廣自殺。思明有計謀，敢諫諍，馬當很得人心，自從此事發生之後，不再有法度和諫諍的人了。

李奕自晋壽舉兵反之，蜀人多有從奕者，衆至數萬。勢登城距戰。奕單騎突門，門者射而殺之，衆乃潰散。勢既誅奕，大赦境内，改年嘉寧。

李奕從晋壽起兵反對他，蜀人有很多跟從李奕的，徒衆達到數萬人。李勢登上城頭迎戰。李奕單人獨騎衝向城門，守門的人射死了他，衆人纔潰散。李勢誅殺李奕之後，大赦轄境内的罪人，改年號叫嘉寧。

初，蜀土無獠，至此，始從山而出，北至犍爲、梓潼，布在山谷，十餘萬落，不可禁制，大爲百姓之患。勢既驕吝，而性愛財色，常殺人而取其妻，荒淫不恤國事。夷獠叛亂，軍守離缺，境宇日蹙。加之荒儉，性多忌害，誅殘大臣，刑獄濫加，人懷危懼。斥外父祖臣佐，親任左右小人，群小因行威福。又常居内，少見公卿。史官屢陳災譴，乃加董皎太師，以名位優之，實欲與分災眚。

當初，蜀地没有僚人，到這時，開始從山裏出來，往北到犍爲、梓潼，散布在山谷間，十多萬處，不能控制，給百姓帶來很大禍患。李勢不但已經是驕狂吝嗇，而且還生性貪財好色，常常殺掉人再去奪取他的妻子，荒淫無度而不關心國事。僚人叛亂，軍士守將離職缺員，境内情况一天天嚴峻。加上荒淫吝嗇，性情愛猜忌害人，誅殺殘害大臣，濫用刑法，人人感到危險恐懼。排斥不信任父親祖父的臣子僚屬，親近任用身邊的小人，那些小人們因而作威作福。又常常呆在宫内，很少會見公卿。史官多次陳述災害天譴，竟

大司馬桓温率水軍伐勢。温次青衣，勢大發軍距守，又遣李福與昝堅等數千人從山陽趣合水距温。謂温從步道而上，諸將皆欲設伏於江南以待王師，昝堅不從，率諸軍從江北鴛鴦碕渡向犍爲。而温從山陽出江南，昝堅到犍爲，方知與温異道，乃迴從沙頭津北渡。及堅至，温已造成都之十里陌，昝堅衆自潰。温至城下，縱火燒其大城諸門。勢衆惶懼，無復固志，其中書監王嘏、散騎常侍常璩等勸勢降。勢以問侍中馮孚，孚言：“昔吴漢征蜀，盡誅公孫氏。今晋下書，不赦諸李，雖降，恐無全理。”勢乃夜出東門，與昝堅走至晋壽，然後送降文於温曰：“僞嘉寧二年三月十七日，略陽李勢叩頭死罪。伏惟大將軍節下，先人播流，恃險因釁，竊自汶蜀。勢以暗弱，復統末緒，偷安荏苒，未能改圖。猥煩朱軒，踐冒險阻。將士狂愚，干犯天威。仰慚俯愧，精魂飛散，甘受斧鑕，以釁軍鼓。伏惟大晋，天網恢弘，澤及四海，恩過陽日。逼迫倉卒，自投草野。即日到白水城，謹遣私署散騎常侍王幼奉箋以聞，并敕州郡投戈釋杖。窮池之魚，待命漏刻。”勢尋輿櫬面縛軍門，温解其縛，焚其櫬，遷勢及壽弟福、從兄權親族十餘人于建康，封勢歸義侯。升平五年，死于建康。在位五年而敗。

始，李特以惠帝永寧元年起兵，至此六世，凡四十七年，以穆帝永和三年滅。

加董皎爲太師，用名譽地位優禮對待他，實際上是想要讓他和自己分擔引起天災的責任。

大司馬桓温率領水軍討伐李勢。桓温駐扎在青衣，李勢調大軍抵禦固守，又派李福和昝堅等數千人從山陽奔赴合水抵禦桓温。認爲桓温衹能從步行的小路過來，將領們都想在江的南岸設置伏兵來對付王師，昝堅不同意，率領各部從江的北岸的鴛鴦碕渡江往犍爲去。可是桓温從山陽走了江南的路，昝堅到了犍爲，纔知道和桓温走岔了道，於是回頭從沙頭津往北渡江。昝堅到達時，桓温已經到了成都的十里陌，昝堅的部衆不戰自潰。桓温到了城下，縱火燒大城的各個門。李勢的徒衆驚惶恐懼，不再有堅守的打算，他的中書監王嘏、散騎常侍常璩等人勸李勢投降。李勢以這件事詢問侍中馮孚，馮孚説：“從前吴漢征伐蜀，殺光了公孫氏。如今晋下書説，不赦免李家人，即使投降，恐怕也没有活命的機會。”李勢就在夜晚逃出東門，和昝堅逃到晋壽，然後送投降文書給桓温説：“僞嘉寧二年三月十七日，略陽人李勢叩頭死罪。伏惟大將軍節下，先人遭難流亡，憑恃險要的地勢而趁着局勢的空子，竊據汶蜀。李勢因爲愚昧無知，又接掌了末期的統緒，偷安推移，没有能够改變主意。竟然麻煩了大駕，來到這險峻崎嶇的地方。將士狂妄愚魯，干犯了天威。慚愧悔恨，精魂飛散，甘願承受刀斧，來祭大軍的戰鼓。伏惟大晋，天網恢弘博大，恩澤遍及四海，超過太陽。緊迫匆忙，逃到草野。今天到白水城，謹派私自委任的散騎常侍王幼奉箋呈交，并命令州郡放下武器。枯池中的魚，時刻等待着救命的消息。”李勢不久就用車拉着棺木而捆綁起來到軍營門前，桓温解開他的綁繩，焚燒他的棺木，將李勢和李壽的弟弟李福、從兄李權等親族十多人遷到建康，封李勢爲歸義侯。升平五年，死在建康。在位五年而敗亡。

初始的時候，李特在惠帝永寧元年起兵，到這時經歷了六代，共四十七年，在穆帝永和三年滅亡。

史臣曰：昔周德方隆，古公切逾梁之患；漢祚斯永，宣后興渡湟之師。是知戎狄亂華，釁深自古，况乎巴濮雜種，厥類實繁，資剽竊以全生，習獷悍而成俗。李特世傳凶狡，早擅梟雄，太息劍門，志吞井絡。屬晉綱之落紐，乘羅侯之無斷，騁馬屬鞬，同聲雲集，殲殄蜀漢，薦食巴梁，沃野無半菽之資，華陽有析骸之爨。蓋上失其道，覆敗之至於斯！

史臣曰：從前周的仁德正隆盛的時候，古公有翻越梁山的憂患；漢的運祚如此長久，宣帝曾興師渡湟水討伐反叛的羌人。因此知道戎狄擾亂華夏，禍端自古就有，何况巴濮一帶種族紛雜，類別繁多，靠搶劫偷盜來維持生計，習慣於粗獷剽悍而成爲風俗。李特家傳就凶猛狡猾，早就成爲梟雄，對劍門太息，想吞占岷山。正逢晉的綱紀鬆弛，乘羅尚缺乏決斷，跨上馬拿起弓箭，同類的人雲集到一起，殄滅了蜀漢地區，占據着巴梁一帶，肥沃的田野没有半棵豆子的收成，華陽境内竟有劈白骨做飯的事情。這是因爲上面喪失了統治之道，顛覆敗落到了這樣的地步！

仲儁天挺英姿，見稱奇偉，摧鋒累載，克隆霸業。蹈玄德之前基，掩子陽之故地，薄賦而綏弊俗，約法而悦新邦，擬於其倫，實孫權之亞也。若夫立子以嫡，往哲通訓；繼體承基，前修茂範。而雄暗經國之遠圖，蹈匹夫之小節，傳大統於猶子，托强兵於厥胤。遺骸莫斂，尋戈之釁已深；星紀未周，傾巢之釁便及。雖云天道，抑亦人謀。

仲儁英姿卓越，人人稱道他的奇偉不凡，衝鋒陷陣多年，霸業興隆。重蹈玄德的前朝基業，掩有子陽的舊時地域，减輕賦税而整頓弊俗，簡約法規而使新邦安樂，要找和他相比擬的人，就是孫權與其相當。至於立太子要立嫡子，是以往哲人的常訓；自己的後代承嗣基業，是前代做出的最好典範。可是李雄不明白治國的長遠大計，行的是匹夫俗人的小節，傳大統給侄子，交强兵給兒子。遺體還没有殮葬，動干戈的分歧已經很深；星紀還没過去一周，顛覆巢窩的災難已經降臨。雖然説是天意，也可以説是人爲。

班以寬愛罹災，期以暴戾速禍，殊塗并失，異術同亡。武考憑藉世資，竊兵竊位，罪百周帶，毒甚楚圍，獲保歸全，何其幸也！子仁承緒，繼傳昏虐，驅率餘燼，敢距大邦。授甲晨征，則理均於困獸；斬關宵遁，則義殊於前禽。宜其懸首國門，以明大戮；遂得禮同劉禪，不亦優乎！

李班因爲寬大愛人而遭難，李期因爲暴虐乖戾而招禍，不同的道路却都失敗了，不同的方法却都滅亡了。武考憑藉原有的資歷，起兵竊據寶座，罪惡百倍於周朝的王子帶，毒辣遠過於楚國的公子圍，得以保全一生到死，多麽幸運呀！子仁繼位，繼承了昏庸暴虐，驅使率領着餘燼似的徒衆，膽敢抗拒大邦。早晨授甲出征，其理就好比是困獸的掙扎；夜晚斬關逃跑，其義就不同於眼前的飛鳥。本當將首級懸挂在國都的城門上示衆，來顯示最大的懲罰，竟然得到的是像對待劉禪一樣的禮遇，不也太優待了嗎！

贊曰：晉圖弛馭，百六斯鍾。天垂伏鱉，野戰群龍。李特窺釁，盗我巴庸。世歷五朝，年將四紀。篡殺移國，昏狂繼軌。德之不修，險亦難恃。

贊曰：晉朝失治，厄運匯集。天降伏鱉，野戰群龍。李特乘機，盗我巴庸。傳代五朝，將近四紀。篡位和謀殺傳國，昏庸和猖狂相接。不能修行仁德，天險也難倚仗。

# 晋書卷一百二十二

## 載記第二十二

### 吕光

吕光字世明，略陽氐人也。其先吕文和，漢文帝初，自沛避難徙焉，世爲酋豪。父婆樓，佐命苻堅，官至太尉。光生于枋頭，夜有神光之異，故以光爲名。年十歲，與諸童兒游戲邑里，爲戰陣之法，儔類咸推爲主。部分詳平，群童嘆服。不樂讀書，唯好鷹馬。及長，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沈毅凝重，寬簡有大量，喜怒不形于色。時人莫之識也，惟王猛異之，曰："此非常人。"言之苻堅，舉賢良，除美陽令，夷夏愛服。遷鷹揚將軍。從堅征張平，戰于銅壁，刺平養子蚝，中之，自是威名大著。

苻雙反于秦州，堅將楊成世爲雙將苟興所敗，光與王鑒討之。鑒欲速戰，光曰："興初破成世，奸氣漸張，宜持重以待其弊。興乘勝輕來，糧竭必退，退而擊之，可以破也。"二旬而興退，諸將不知所爲，光曰："揆其奸計，必攻榆眉。若得榆眉，據城斷路，資儲復贍，非國之利也，宜速進師。若興攻城，尤須赴救。如其奔也，彼糧既盡，可以滅之。"鑒從焉，果敗興軍。從王猛滅慕容暐，封都亭侯。

吕光字世明，是略陽的氐人。他的祖先吕文和，在漢文帝初年，從沛避難遷到那裏，世代爲酋長。父親婆樓，輔佐苻堅，官做到太尉。吕光出生在枋頭，當夜有神奇的光這種異常現象發生，所以用光作爲名字。十歲的時候，和兒童們在巷子裏做游戲，玩的是交戰布陣，同伴們都推舉他作首領。分派得周詳合理，孩子們都服他。不喜歡讀書，衹愛好架鷹跑馬。長大後，身高八尺四寸，眼中有重瞳子，左肘上有肉印。沉着剛毅穩重，寬厚簡省有大度量，喜怒不形於色。當時的人没有誰看重他，衹有王猛認爲他不尋常，説："這不是一般人。"告訴苻堅，推舉爲賢良，任命爲美陽令，各族百姓都對他心悦誠服。升任鷹揚將軍。跟隨苻堅征討張平，在銅壁交戰，刺張平的養子張蚝，擊中了他，從此威名大震。

苻雙在秦州反叛，苻堅的部將楊成世被苻雙的部將苟興打敗，吕光和王鑒討伐他。王鑒想儘快交戰，吕光説："苟興剛打敗成世，奸氣正在高漲，應該持重地等待他們的弊端出現。苟興乘勝輕裝而來，糧食吃光了必然撤退，退的時候攻擊他，可以打敗他。"二十天後苟興退兵了，將領們不知怎麽辦，吕光説："推測他們的奸計，必定會攻打榆眉。如果得到榆眉，憑據城池攔住要道，積儲的物資再次豐富起來，不是我們國家的好事，應當儘快進軍。如果苟興攻打城池，就更應該趕去救援。如果他們逃跑，他們的糧草已經没了，完全可以消滅他們。"王鑒聽從了他的意見，果然打敗了苟興的軍隊。跟從王猛滅了慕容暐，封爲都亭侯。

苻重之鎮洛陽，以光爲長史。及重謀反，苻堅聞之，曰："吕光忠孝方正，必不同也。"馳使命光檻重送之。尋入爲太子右率，甚見敬重。

苻重鎮守洛陽的時候，任吕光爲長史。到苻重謀劃反叛的時候，苻堅得知後，説："吕光忠孝方正，一定不會參與。"派使者飛騎傳令讓吕光逮捕苻重并用囚車送來。不久調入爲太子右率，很受敬重。

蜀人李焉聚衆二萬，攻逼益州。堅以光爲破虜將軍，率兵討滅之，遷步兵校尉。苻洛反，光又擊平之，拜驍騎將軍。

蜀人李焉聚集兩萬徒衆，進攻益州。苻堅任吕光爲破虜將軍，率兵征討消滅了他們，升爲步兵校尉。苻洛反叛，吕光又攻打平定了他，被拜爲驍騎將軍。

堅既平山東，士馬强盛，遂有圖西域之志，乃授光使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率將軍姜飛、彭晃、杜進、康盛等總兵七萬，鐵騎五千，以討西域。以隴西董方、馮翊郭抱、武威賈虔、弘農楊穎爲四府佐將。堅太子宏執光手曰："君器相非常，必有大福，宜深保愛。"行至高昌，聞堅寇晋，光欲更須後命。部將杜進曰："節下受任金方，赴機宜速，有何不了，而更留乎！"光乃進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色。光曰："吾聞李廣利精誠玄感，飛泉涌出，吾等豈獨無感致乎！皇天必將有濟，諸君不足憂也。"俄而大雨，平地三尺。進兵至焉耆，其王泥流率其旁國請降。龜兹王帛純距光，光軍其城南，五里爲一營，深溝高壘，廣設疑兵，以木爲人，被之以甲，羅之壘上。帛純驅徙城外人入于城中，附庸侯王各嬰城自守。

苻堅平定山東以後，兵馬强盛，於是有了圖謀西域的志向，就授予吕光使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率領將軍姜飛、彭晃、杜進、康盛等人統領七萬兵丁，五千鐵騎，去討伐西域。任命隴西人董方、馮翊人郭抱、武威人賈虔、弘農人楊穎爲四府的佐將。苻堅的太子苻宏拉着吕光的手説："你器宇相貌不同尋常，必定有大福，應該好好保重自愛。"走到高昌，得知苻堅攻打晋，吕光想要再等待下一步的命令。部將杜進説："節下受命去西方，應當儘快參與戰事，有什麽不明白的，還要等待呢！"吕光纔進軍到流沙，三百多里没有水草，官兵很恐懼。吕光説："我聽説李廣利精誠感動天地，涌出飛泉，我們難道就没有一點可以感動天地的嗎！皇天必定會幫助我們，各位不必擔憂。"不久下起大雨，平地漲起三尺水。進兵到達焉耆，那裏的王泥流率領他旁邊的屬國請求投降。龜兹王帛純抗拒吕光，吕光在他的城南扎營，隔五里立一個營寨，深溝高壘，到處設下疑兵，用木頭做成人形，給他們穿上鎧甲，羅列在營壘上。帛純驅趕城外的人遷進城裏，附庸的侯王各自環城固守。

至是，光左臂内脉起成字，文曰"巨霸"。營外夜有一黑物，大如斷堤，摇動有頭角，目光若電，及明而雲霧四周，遂不復見。旦視其處，南北五里，東西三十餘步，鱗甲隱地之所，昭然猶在。光笑曰："黑龍也。"俄而雲起西北，暴雨滅其迹。杜進言於光曰："龍者神獸，人君利見之象。《易》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到這時，光的左臂内側脉管鼓起成完整的字樣，是"巨霸"。營壘外夜晚有一個黑色物體，像斷堤那麽大，晃動着有頭有角，目光像電光，到天亮時四周出現雲霧，接着就不見了。天亮後看那個地方，南北長五里，東西寬三十多步，鱗甲着地的地方，清清楚楚地還看得出來。吕光笑着説："是黑龍。"隨即有雲從西北方涌起，下起暴雨冲掉了那些痕迹。杜進對吕光進言説："龍是神獸，是人君快要出現的徵兆。《易經》上説：

斯誠明將軍道合靈和，德符幽顯。願將軍勉之，以成大慶。”光有喜色。

‘龍出現在田野，是仁德普遍施予世人的徵兆。’這其實説明將軍符合道而精神和諧，仁德與天地相應。希望將軍努力，以成就大業。”呂光的表情顯得很高興。

又進攻龜兹城，夜夢金象飛越城外。光曰：“此謂佛神去之，胡必亡矣。”光攻城既急，帛純乃傾國財寶請救獪胡。獪胡弟吶龍、侯將馗率騎二十餘萬，并引温宿、尉頭等國王，合七十餘萬以救之。胡便弓馬，善矛矟，鎧如連鎖，射不可入，以革索爲羂，策馬擲人，多有中者。衆甚憚之。諸將咸欲每營結陣，案兵以距之。光曰：“彼衆我寡，營又相遠，勢分力散，非良策也。”於是遷營相接陣，爲勾鎖之法，精騎爲游軍，彌縫其闕。戰于城西，大敗之，斬萬餘級。帛純收其珍寶而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大饗將士，賦詩言志。見其宫室壯麗，命參軍京兆段業著《龜兹宫賦》以譏之。胡人奢侈，厚於養生，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經十年不敗，士卒淪没酒藏者相繼矣。諸國憚光威名，貢款屬路，乃立帛純弟震爲王以安之。光撫寧西域，威恩甚著，桀黠胡王昔所未賓者，不遠萬里皆來歸附，上漢所賜節傳，光皆表而易之。

又在進攻龜兹城的時候，夜晚夢見有金象飛越到城外來。呂光説：“這説明神佛離開了他們，胡人必定要滅亡了。”呂光攻城很急，帛純就用全國的財寶去向獪胡請求救援。獪胡的弟弟吶龍、侯將馗率二十多萬騎兵，并且領着温宿、尉頭等國國王，共七十多萬人來救他。胡人熟悉弓馬，善於用矛矟，鎧甲像連鎖，射不進去，用皮革繩索做成套索，縱馬向人投擲，有很多人被套中。衆人非常怕他們。將領們都想將各營結成陣勢，部署軍隊來抗擊他們。呂光説：“敵衆我寡，營壘相距又遠，力量分散，不是好辦法。”於是遷移營壘互相連結成陣勢，操練勾鎖戰法，用精鋭騎兵做游軍，彌補有缺縫的地方。在城西交戰，大敗他們，斬首一萬多級。帛純收聚起他的珍寶逃走，王爺諸侯投降的有三十多個。呂光進入他們的城池，大宴官兵，作詩表達自己的心情志向。看到他們的宫殿很壯麗，就讓參軍京兆人段業作《龜兹宫賦》來譏刺他們。胡人很奢侈，注重生活享樂，家中貯藏有葡萄酒，有的達到上千斛，歷經十年不腐敗，士卒中有不少人先後沉溺在美酒裏了。各國畏懼呂光的威名，紛紛來表示效忠歸附，於是立帛純的弟弟帛震爲王來安撫他們。呂光平定西域，威信恩德都很高，胡人王公中桀驁狡黠而以前没有賓服的，現在不遠萬里都來歸附，獻上漢朝賜給他們的符節印信，呂光都給予表彰并换發了符信。

堅聞光平西域，以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道絶不通。光既平龜兹，有留焉之志。時始獲鳩摩羅什，羅什勸之東還，語在《藝術傳》。光於是大饗文武，博議進止。衆咸請還，光從之，以駝二萬餘頭致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怪獸千有餘品，駿馬萬餘匹。而苻堅高昌太守楊翰説

苻堅得知呂光平定了西域，任命他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道路斷絶未能通達。呂光平定龜兹後，有留在那裏的意思。當時剛得到鳩摩羅什，羅什勸他回東方，事情記載在《藝術傳》。呂光於是大宴文武，廣泛討論留下還是回去。衆人都請求回去，呂光同意了，用兩萬多頭駱駝運回外國的珍寶和有奇妙技藝的人、罕見的珍禽異獸一千多種，駿馬一萬多匹。然而苻堅的高昌太

其凉州刺史梁熙距守高桐、伊吾二關，熙不從。光至高昌，翰以郡迎降。初，光聞翰之説，惡之，又聞苻堅喪敗，長安危逼，謀欲停師。杜進諫曰："梁熙文雅有餘，機鑒不足，終不能納善從説也，願不足憂之。聞其上下未同，宜在速進，進而不捷，請受過言之誅。"光從之。及至玉門，梁熙傳檄責光擅命還師，遣子胤與振威姚皓、别駕衛翰率衆五萬，距光于酒泉。光報檄凉州，責熙無赴難之誠，數其遏歸師之罪。遣彭晃、杜進、姜飛等爲前鋒，擊胤，大敗之。胤輕將麾下數百騎東奔，杜進追擒之。於是四山胡夷皆來款附。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請降。光入姑臧，自領凉州刺史、護羌校尉，表杜進爲輔國將軍、武威太守，封武始侯，自餘封拜各有差。

守楊翰勸説他的凉州刺史梁熙據守高桐、伊吾兩個關口來攔阻他們，梁熙不聽從。吕光抵達高昌，楊翰率郡迎接并投降了他。開始，吕光得知楊翰勸説的事，對他很反感，又得知苻堅喪敗，長安處境危險，打算停止軍隊的行進。杜進勸諫説："梁熙文雅有餘，鑒識不足，終歸不能够接納聽從好的意見，不值得爲他擔憂。聽説他和部下不能同心同德，應該加速推進，如果進兵而不獲勝，願意承受言過其實的處罰。"吕光聽從了他的意見。等到到達玉門，梁熙發布檄文責備吕光擅自作主回師，派兒子梁胤和振威將軍姚皓、别駕衛翰率五萬兵衆，在酒泉抵禦吕光。吕光回送檄文到凉州，斥責梁熙没有奔赴國難的誠意，數落他阻止回來的軍隊的罪責。派彭晃、杜進、姜飛等人作爲前鋒，攻擊梁胤，大敗了他。梁胤輕騎率部下數百騎兵往東逃跑，杜進追捕到他們。在這種情况下四山的胡人夷人都來歸附。武威太守彭濟捉住梁熙請求投降。吕光進入姑臧，自任凉州刺史、護羌校尉，上表請任杜進爲輔國將軍、武威太守，封爲武始侯，自他以下封官拜爵各有等次。

光主簿尉祐，奸佞傾薄人也，見棄前朝，與彭濟同謀執梁熙，光深見寵任，乃譖誅南安姚皓、天水尹景等名士十餘人，遠近頗以此離貳。光尋擢祐爲寧遠將軍、金城太守。祐次允吾，襲據外城以叛，祐從弟隨據鸇陰以應之。光遣其將魏真討隨，隨敗，奔祐，光將姜飛又擊敗祐衆。祐奔據興城，扇動百姓，夷夏多從之。飛司馬張象、參軍郭雅謀殺飛應祐，發覺，逃奔。

吕光的主簿尉祐，是個奸猾諂佞陰險薄情的人，没有受到前朝的重用，和彭濟同謀捉住梁熙，很受吕光的寵信，於是譖言使吕光殺了南安人姚皓、天水人尹景等十多位名士，遠近人們爲此而很有些疏遠吕光了。吕光不久提拔尉祐爲寧遠將軍、金城太守。尉祐駐在允吾，襲擊占據了外城而反叛，尉祐的堂弟尉隨占據鸇陰來響應他。吕光派他的部將魏真討伐尉隨，尉隨戰敗，逃奔尉祐，吕光的部將姜飛又打敗尉祐的兵衆。尉祐逃奔興城據守，煽動百姓，夷人夏人多半跟從他。姜飛的司馬張象、參軍郭雅圖謀殺害姜飛響應尉祐，被發覺，逃跑了。

初，苻堅之敗，張天錫南奔，其世子大豫爲長水校尉王穆所匿。及堅還長安，穆將大豫奔秃髮思復鞬，思復鞬送之魏安。是月，魏安人焦松、齊肅、張濟等起兵數千，迎大豫於揟次，陷昌松郡。光遣其將杜進討之，

當初，苻堅失敗的時候，張天錫南逃了，他的世子大豫被長水校尉王穆藏了起來。苻堅回長安的時候，王穆領着大豫逃奔秃髮思復鞬，思復鞬送他們到魏安。當月，魏安人焦松、齊肅、張濟等人起兵數千人，在揟次迎接大豫，攻陷昌松郡。吕光派他的將軍杜進討伐他們，被大豫打

爲大豫所敗。大豫遂進逼姑臧，求决勝負，王穆諫曰："吕光糧豐城固，甲兵精鋭，逼之非利。不如席卷嶺西，厲兵積粟，東向而争，不及期年，可以平也。"大豫不從，乃遣穆求救於嶺西諸郡，建康太守李隰、祁連都尉嚴純及閻襲起兵應之。大豫進屯城西，王穆率衆三萬及思復鞬子奚于等陣于城南。光出擊，破之，斬奚于等二萬餘級。光謂諸將曰："大豫若用王穆之言，恐未可平也。"諸將曰："大豫豈不及此邪！皇天欲贊成明公八百之業，故令大豫迷於良算耳。"光大悦，賜金帛有差。大豫自西郡詣臨洮，驅略百姓五千餘户，保據俱城。光將彭晃、徐炅攻破之，大豫奔廣武，穆奔建康。廣武人執大豫，送之，斬于姑臧市。

敗。大豫接着進逼姑臧，尋求决一勝負，王穆勸阻説："吕光糧草豐足城池堅固，裝備精良，進逼他不會有利的。不如掃平嶺西一帶，練兵積糧，再向東争戰，不滿一年，可以平定。"大豫不聽，於是派王穆向嶺西各郡求救，建康太守李隰、祁連都尉嚴純和閻襲起兵響應他。大豫進兵駐在城西，王穆率三萬部衆和思復鞬的兒子奚于等在城南列陣。吕光出擊，攻破了他們，斬了奚于等二萬餘人的首級。吕光對部將們説："大豫如果采用了王穆的意見，恐怕還不能平定。"部將們説："大豫難道想不到這一步嗎！皇天想要贊助成就明公八百年的基業，所以使大豫看不明白良策是什麽罷了。"吕光非常高興，賜給金帛不等。大豫從西郡前往臨洮，驅趕搶走五千多户百姓，據守在俱城。吕光的部將彭晃、徐炅攻破了他，大豫逃奔廣武，王穆逃奔建康。廣武人捉住大豫，送他來，在姑臧鬧市裏斬首。

光至是始聞苻堅爲姚萇所害，奮怒哀號，三軍縞素，大臨于城南，僞謚堅曰文昭皇帝，長吏百石已上服斬縗三月，庶人哭泣三日。光於是大赦境内，建元曰太安，自稱使持節、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凉州牧、酒泉公。王穆襲據酒泉，自稱大將軍、凉州牧。時穀價踊貴，斗直五百，人相食，死者太半。光西平太守康寧自稱匈奴王，阻兵以叛，光屢遣討之，不捷。

吕光到這時纔得知苻堅被姚萇害死，悲憤哀號，三軍身穿白色喪服，在城南大祭，僞謚苻堅爲文昭皇帝，長吏中百石以上的服斬縗服三個月，庶人哭泣三天。吕光在這種情况下大赦轄境内的罪人，稱年號爲太安，自稱爲使持節、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凉州牧、酒泉公。王穆襲擊占據了酒泉，自稱爲大將軍、凉州牧。當時穀子的價格暴漲，一斗值五百，人吃人，死的人占大半數。吕光的西平太守康寧自稱爲匈奴王，擅兵反叛，吕光多次派兵討伐他，没有獲勝。

初，光之定河西也，杜進有力焉，以爲輔國將軍、武威太守。既居都尹，權高一時，出入羽儀，與光相亞。光甥石聰至自關中，光曰："中州人言吾政化何如？"聰曰："止知有杜進耳，實不聞有舅。"光默然，因此誅進。光後宴群僚，酒酣，語及政事。時刑法峻重，參軍段業進曰："嚴刑重憲，非明王之義也。"光曰：

當初，吕光平定河西的時候，杜進出了很大的力，任命爲輔國將軍、武威太守。官居都尹之後，權力一時很高，出入的儀仗，和吕光差不多。吕光的外甥石聰從關中來，吕光説："中州的人説我的政治教化怎麽樣？"石聰説："衹知道有杜進罷了，實在没聽説有舅舅。"吕光一言不發，因爲這個誅殺了杜進。吕光後來宴請群僚，酒酣時，談到政事。當時刑法嚴厲苛重，參軍段業進言説："嚴峻的刑法和苛刻的規章，是不合

"商鞅之法至峻，而兼諸侯；吴起之術無親，而荆蠻以霸，何也?"業曰："明公受天眷命，方君臨四海，景行堯舜，猶懼有弊，奈何欲以商申之末法臨道義之神州，豈此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光改容謝之，於是下令責躬，及崇寬簡之政。

明王的道義的。"呂光説："商鞅的法規至爲嚴峻，可是兼并了諸侯；吴起的政術不考慮親情，可是荆蠻因此稱霸，這是爲什麽?"段業説："明公受到上天的眷顧和托付，纔君臨四海，行爲光明偉大像堯舜那樣，還擔心有弊病，怎麽能想到用商、申的末流法術來統治充滿道義的神州呢，這難道是州中士女對明公的希望所在嗎!"呂光嚴肅地表示道歉，於是下令自責，并且崇尚寬容簡約的政治。

其將徐炅與張掖太守彭晃謀叛，光遣師討炅，炅奔晃。晃東結康寧，西通王穆，光議將討之，諸將咸曰："今康寧在南，阻兵伺隙，若大駕西行，寧必乘虚出于嶺左。晃、穆未平，康寧復至，進退狼狽，勢必大危。"光曰："事勢實如卿言。今而不往，當坐待其來。晃、穆共相唇齒，寧又同惡相救，東西交至，城外非吾之有，若是，大事去矣。今晃叛逆始爾，寧、穆與之情契未密，及其倉卒，取之爲易。且隆替命也，卿勿復言。"光於是自率步騎三萬，倍道兼行。既至，攻之二旬，晃將寇顗斬關納光，於是誅彭晃。王穆以其黨索嘏爲敦煌太守，既而忌其威名，率衆攻嘏。光聞之，謂諸將曰："二虜相攻，此成擒也。"光將攻之，衆咸以爲不可。光曰："取亂侮亡，武之善經，不可以累征之勞而失永逸之舉。"率步騎二萬攻酒泉，克之，進次凉興。穆引師東還，路中衆散，穆單騎奔騂馬，騂馬令郭文斬首送之。

他的部將徐炅和張掖太守彭晃圖謀反叛，呂光派軍隊討伐徐炅，徐炅逃奔彭晃。彭晃往東和康寧結交，往西和王穆來往，呂光商議討伐他，部將們都説："如今康寧在南面，擁兵尋找機會，如果大駕往西去，康寧必定會乘虚從嶺東出兵。彭晃、王穆還没有平定，康寧又來到，進退都很艱難窘迫，形勢必定非常危險。"呂光説："事情的態勢確實像卿説的。但是現在如果不去，衹能坐等他們來。彭晃、王穆在一起互爲唇齒，康寧又一同作惡互相救援，東方西方一起來到，城外不是我們能占有的，像這樣，大事就完了。如今彭晃剛開始叛逆，康寧、王穆和他的交情還不深，在他倉猝應付的時候，打敗他最容易。况且興隆或更替是命運安排的，卿不要再説了。"呂光於是親自率領三萬步騎兵，兼程出征。到達之後，攻打了他們二十天，彭晃的部將寇顗砍開城門接納呂光，於是誅殺了彭晃。王穆任命他的黨羽索嘏爲敦煌太守，事後忌憚他的威信名聲，又率部衆攻打索嘏。呂光得知後，對部將們説："二虜自相攻打，這是成全我們去制服他們。"呂光打算攻打他們，衆人都認爲不行。呂光説："攻取動亂的，打擊將要滅亡的，是軍事上的重要原則，不能因爲連續征伐的疲勞就放棄永遠安逸的行動。"率領二萬步騎兵攻打酒泉，攻克了它，進兵駐扎到凉興。王穆領兵往東回來，途中部衆逃散，王穆單人獨騎逃奔騂馬，騂馬令郭文斬下他的首級送來。

是時麟見金澤縣，百獸從之，光以爲己瑞，以孝武太元十四年僭即三河王位，置百官自丞郎已下，赦其境

當時有麒麟出現在金澤縣，各種走獸跟着它走，呂光認爲是自己的祥瑞，就在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僭即三河王的王位，設置丞和郎以下的各類

内，年號麟嘉。光妻石氏、子紹、弟德世至自仇池，光迎于城東，大饗群臣。遣其弟左將軍他、子武賁中郎將纂討北虜匹勤于三巖山，大破之。立妻石氏爲王妃，子紹爲世子。宴其群臣于内苑新堂。太廟新成，追尊其高祖爲敬公，曾祖爲恭公，祖爲宣公，父爲景昭王，母曰昭烈妃。其中書侍郎楊穎上疏，請依三代故事，追尊吕望爲始祖，永爲不遷之廟，光從之。

官職，赦免轄境内的罪人，年號爲麟嘉。吕光的妻子石氏、兒子吕紹、弟弟德世從仇池來到，吕光在城東迎接，大宴群臣。派他的弟弟左將軍吕他、兒子武賁中郎將吕纂到三巖山討伐北虜匹勤，大敗他們。立妻子石氏爲王妃，兒子吕紹爲世子。在内苑新堂宴請他的群臣。太廟新近落成，追尊他的高祖爲敬公，曾祖父爲恭公，祖父爲宣公，父親爲景昭王，母親稱昭烈妃。他的中書侍郎楊穎上疏，請求依照三代的先例，追尊吕望作爲始祖，永遠作爲不變的祖廟，吕光聽從了他的意見。

是歲，張掖督郵傅曜考核屬縣，而氐池令尹興殺之，投諸空井。曜見夢於光曰："臣張掖郡小吏，案校諸縣，而氐池令尹興贓狀狼藉，懼臣言之，殺臣投於南亭空井中。臣衣服形狀如是。"光寤而猶見，久之乃滅。遣使覆之如夢，光怒，殺興。著作郎段業以光未能揚清激濁，使賢愚殊貫，因療疾于天梯山，作表志詩《九歎》、《七諷》十六篇以諷焉。光覽而悦之。

這一年，張掖的督郵傅曜考核下屬各縣，可是氐池令尹興殺了他，投入空井裏。傅曜顯夢給吕光説："臣是張掖郡的小官，巡察考核各縣，然而氐池令尹興貪贓枉法聲名狼藉，害怕臣説出來，殺死臣投到南亭的空井裏。臣的衣服模樣就像現在這個樣子。"吕光醒來後還能見到，很長時間纔消失。派使者查核這件事的結果和夢中一樣，吕光很生氣，殺了尹興。著作郎段業因爲吕光没有能够揚善斥惡，以使賢者愚人受到完全不同的對待，所以在天梯山養病，寫作表達志意的詩《九歎》、《七諷》共十六篇來諷諫這些事。吕光讀後很悦服。

南羌彭奚念入攻白土，都尉孫峙退奔興城。光遣其南中郎將吕方及其弟右將軍吕寶、振威楊範、强弩竇苟討乞伏乾歸于金城。方屯河北，寶進師濟河，爲乾歸所敗，寶死之。武賁吕纂、强弩竇苟率步騎五千南討彭奚念，戰于盤夷，大敗而歸。光親討乾歸、奚念，遣纂及揚武楊軌、建忠沮渠羅仇、建武梁恭軍于左南。奚念大懼，于白土津累石爲堤，以水自固，遣精兵一萬距守河津。光遣將軍王寶潛趣上津，夜渡湟河。光濟自石堤，攻克枹罕，奚念單騎奔甘松，光振旅而旋。

南羌人彭奚念入侵攻打白土，都尉孫峙退往興城。吕光派他的南中郎將吕方和他的弟弟右將軍吕寶、振威將軍楊範、强弩將軍竇苟到金城征討乞伏乾歸。吕方屯兵在黄河北岸，吕寶進軍渡黄河，被乾歸打敗，吕寶戰死。武賁中郎將吕纂、强弩將軍竇苟率五千步騎兵往南討伐彭奚念，在盤夷交戰，大敗而回。吕光親自討伐乾歸、奚念，派吕纂和揚武將軍楊軌、建忠將軍沮渠羅仇、建武將軍梁恭在左南扎營。奚念非常恐懼，在白土津壘石成堤，用水加固自己的防衛，派一萬精兵在黄河渡口據守。吕光派將軍王寶秘密前往上游渡口，乘夜渡過湟河。吕光從石堤渡河，攻克枹罕，奚念單人獨騎逃奔甘松，吕光整隊凱旋。

初，光徙西海郡人於諸郡，至是，謡曰："朔馬心何悲？念舊中心

當初，吕光把西海郡的人遷到其他各郡，到這時，有歌謡説："朔方的馬兒心中多麽悲哀，

勢。燕雀何徘徊？意欲還故巢。”頃之，遂相扇動，復徙之於西河樂都。

群議以高昌雖在西垂，地居形勝，外接胡虜，易生翻覆，宜遣子弟鎮之。光以子覆爲使持節、鎮西將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西域大都護，鎮高昌，命大臣子弟隨之。

光於是以太元二十一年僭即天王位，大赦境内，改年龍飛。立世子紹爲太子，諸子弟爲公侯者二十人。中書令王詳爲尚書左僕射，段業等五人爲尚書。

乾歸從弟軻彈來奔，光下書曰："乾歸狼子野心，前後反覆。朕方東清秦、趙，勒銘會稽，豈令豎子鴟峙洮南！且其兄弟内相離間，可乘之機，勿過今也。其敕中外戒嚴，朕當親討。”光於是次于長最，使吕纂率楊軌、竇苟等步騎三萬攻金城。乾歸率衆二萬救之。光遣其將王寶、徐炅率騎五千邀之，乾歸懼而不進。光又遣其將梁恭、金石生以甲卒萬餘出陽武下峽，與秦州刺史没奕于攻其東，光弟天水公延以枹罕之衆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克之。吕纂克金城，擒乾歸金城太守衛犍，犍瞋目謂光曰："我寧守節斷頭，不爲降虜也。”光義而免之。乾歸因大震，泣嘆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也。”乃縱反間，稱乾歸衆潰，東奔成紀。吕延信之，引師輕進。延司馬耿稚諫曰："乾歸雄勇過人，權略難測，破王廣，克楊定，皆羸師以誘之，雖蕞爾小國，亦不可輕也。困獸猶鬥，況乾歸而可望風自散乎？且告者視高而色動，必爲奸計。而今宜部陣而前，步騎相接，徐待諸軍大集，可一舉滅之。”延不

想念舊時的地方憂心忡忡。燕雀爲什麽在那裏徘徊，是想要返回從前的窩巢。”不久，就互相鼓動，又遷到西河樂都。

衆人商議認爲高昌雖然在西部邊陲，但是地形位置很好，外部和胡虜相鄰，很容易發生反覆，應該派子弟鎮守那裏。吕光任命兒子吕覆爲使持節、鎮西將軍、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西域大都護，鎮守高昌，命令大臣們的子弟隨從他去。

吕光在這種情況下於太元二十一年僭即天王位，大赦轄境以内的罪人，改年號爲龍飛。立世子吕紹爲太子，子弟中做了公侯的有二十人。中書令王詳擔任尚書左僕射，段業等五人擔任尚書。

乾歸的堂弟軻彈來投奔，吕光下書説："乾歸狼子野心，反覆無常。朕正要往東清除秦、趙，在會稽勒石銘記功業，怎能讓豎子像猫頭鷹似的氣勢威猛地在洮河以南與我對峙！況且他們兄弟内部互相離間，可以利用的機會，没有比得過現在的。特命内外嚴加戒備，朕當親自討伐他。”吕光於是駐扎在長最，派吕纂率楊軌、竇苟等三萬步騎兵進攻金城。乾歸率部衆二萬人去救援。吕光派他的部將王寶、徐炅率五千騎兵攔擊他，乾歸害怕而不前進。吕光又派他的部將梁恭、金石生率一萬多甲士從陽武的下峽出兵，和秦州刺史没奕于進攻他的東翼，吕光的弟弟天水公吕延率枹罕的部衆進攻臨洮、武始、河關，都攻克了。吕纂攻克金城，捉住乾歸的金城太守衛犍，衛犍瞪着眼對吕光説："我寧肯守節操斷頭顱，也不做降虜。”吕光認爲他忠義而没有處死他。乾歸因此很受震動，流着淚感嘆説："死裏求生，正是在今天。”於是用反間計，聲稱乾歸的部衆潰逃，往東奔往成紀。吕延相信了，率軍輕率地突進。吕延的司馬耿稚勸阻説："乾歸雄奇勇武過人，權變謀略難以測度，擊破王廣，戰勝楊定，都是用没有戰鬥力的部隊引誘他們，即使是蕞爾小國，也不能輕視。困獸猶鬥，何況乾歸能望風自散嗎？再説來報告的人目光高傲而表情不定，必定是奸計。如今應該列好陣勢再前

從，與乾歸相遇，戰敗，死之。耿稚及將軍姜顯收集散卒，屯于枹罕。光還于姑臧。

光荒耄信讒，殺尚書沮渠羅仇、三河太守沮渠麴粥。羅仇弟子蒙遜叛光，殺中田護軍馬邃，攻陷臨松郡，屯兵金山，大爲百姓之患。蒙遜從兄男成先爲將軍，守晋昌，聞蒙遜起兵，逃奔貲虜，扇動諸夷，衆至數千，進攻福禄、建安。寧戎護軍趙策擊敗之，男成退屯樂涫。吕纂敗蒙遜于忽谷。酒泉太守壘澄率將軍趙策、趙陵步騎萬餘討男成于樂涫，戰敗，澄、策死之。男成進攻建康，説太守段業曰："吕氏政衰，權臣擅命，刑罰失中，人不堪役，一州之地，叛者連城，瓦解之勢，昭然在目，百姓嗷然，無所宗附。府君豈可以蓋世之才，而立忠於垂亡之世！男成等既唱大義，欲屈府君撫臨鄙州，使塗炭之餘蒙來蘇之惠。"業不從。相持二旬而外救不至，郡人高逵、史惠等言於業曰："今孤城獨立，臺無救援，府君雖心過田單，而地非即墨，宜思高算，轉禍爲福。"業先與光侍中房晷、僕射王詳不平，慮不自容，乃許之。男成等推業爲大都督、龍驤大將軍、凉州牧、建康公。光命吕纂討業，沮渠蒙遜進屯臨洮，爲業聲勢。戰于合離，纂師大敗。

光散騎常侍、太常郭黁明天文，善占候，謂王詳曰："於天文，凉之分野將有大兵。主上老病，太子冲暗，纂等凶武，一旦不諱，必有難作。以吾二人久居内要，常有不善之言，恐禍及人，深宜慮之。田胡王乞基部衆最强，二苑之人多其故衆。吾今與公唱義，推基爲主，則二苑之

進，步兵騎兵相連接，從容地等待各部完全集中了，就可以一舉消滅他。"吕延不聽從，和乾歸相遇，戰敗而死。耿稚和將軍姜顯收集打散了的兵士，駐扎在枹罕。吕光回到姑臧。

吕光荒唐昏耄相信讒言，殺了尚書沮渠羅仇、三河太守沮渠麴粥。羅仇弟弟的兒子蒙遜背叛吕光，殺了中田的護軍馬邃，攻陷了臨松郡，屯兵在金山，成爲百姓的大患。蒙遜的堂兄男成起先是個將軍，駐守晋昌，得知蒙遜起兵，就逃奔到貲虜，煽動夷人各部落，徒衆達到數千人，進兵攻打福禄、建安。寧戎護軍趙策打敗了他，男成退駐到樂涫。吕纂在忽谷打敗蒙遜。酒泉太守壘澄率領將軍趙策、趙陵等一萬多步騎兵到樂涫討伐男成，戰敗，壘澄、趙策死了。男成進攻建康，勸説太守段業道："吕氏的政治衰亡，有權的大臣專擅政令，刑罰不公正，人們受不了役使，一個州的地區裏，一個城接連一個城的人背叛，瓦解的趨勢，清清楚楚就在眼前，百姓叫苦連天，没有地方依附。府君怎能憑蓋世的才能，却在即將滅亡的時代去樹立忠節！男成等既然倡言大義，想要委屈府君安撫治理本州，使得處於塗炭地步的人們承蒙再生的恩惠。"段業不同意。相持了二十天而外來的援兵還没有到達，郡人高逵、史惠等對段業説："如今孤城單獨立在這裏，没有救兵援軍，府君即使忠心超過田單，可地方不是即墨，應該想想另謀高就，轉禍爲福。"段業先前和吕光的侍中房晷、僕射王詳不和，擔心不能容身，就答應了。男成等推舉段業爲大都督、龍驤大將軍、凉州牧、建康公。吕光命令吕纂討伐段業，沮渠蒙遜進兵駐在臨洮，爲段業張大聲勢。在合離交戰，吕纂的軍隊大敗。

吕光的散騎常侍、太常郭黁懂天文，善於觀察天象變化以附會人事，預言吉凶，對王詳説："從天文看，凉的分野内將有大戰。主上年老有病，太子虚弱暗昧，吕纂等人凶暴勇武，一旦主上有不測，必定會有大災難發生。我們兩人長時間擔任宫内要職，常常有不利於人的言論，恐怕大禍會涉及到我們，應該好好考慮考慮。田胡的王乞基部衆最强盛，兩個苑裏的人很多是他以前

衆盡我有也。克城之後，徐更圖之。”詳以爲然。夜燒光洪範門，二苑之衆皆附之，詳爲内應。事發，光誅之。麐遂據東苑以叛。光馳使召纂，諸將勸纂曰：“業聞師迴，必躡軍後。若潛師夜還，庶無後患矣。”纂曰：“業雖憑城阻衆，無雄略之才，若夜潛還，張其奸志。”乃遣使告業曰：“郭麐作亂，吾今還都。卿能决者，可出戰。”於是引還。業不敢出。纂司馬楊統謂其從兄桓曰：“郭麐明善天文，起兵其當有以。京城之外非復朝廷之有，纂今還都，復何所補！統請除纂，勒兵推兄爲盟主，西襲吕弘，據張掖以號令諸郡，亦千載一時也。”桓怒曰：“吾聞臣子之事君親，有隕無二，吾未有包胥存救之效，豈可安榮其禄，亂增其難乎！吕宗若敗，吾爲弘演矣。”統懼，至番禾，遂奔郭麐。麐遣軍邀纂于白石，纂大敗。光西安太守石元良率步騎五千赴難，與纂共擊麐軍，破之，遂入于姑臧。麐之叛也，得光孫八人于東苑。及軍敗，恚甚，悉投之于鋒刃之上，枝分節解，飲血盟衆，衆皆掩目，不忍視之，麐悠然自若。

的部下。我如今和公一起起義，推舉王乞基作首領，那麽兩個苑的部衆等於都成了我們的人。攻下城池之後，再慢慢解决他。”王詳認爲有道理。夜晚焚燒吕光的洪範門，兩個苑的兵衆皆投附他們，王詳做内應。事情被發覺，吕光殺了他。郭麐於是占據東苑來反叛。吕光派使者飛騎徵召吕纂，部將們勸吕纂説：“段業得知大軍返回，必定會跟在大軍後面。如果秘密行軍乘夜返回，大概就没有後患了。”吕纂説：“段業雖然憑藉城池擁有兵衆，却没有雄才大略，如果乘夜晚秘密回師，反而長了這個奸賊的志氣。”於是派使者告訴段業説：“郭麐作亂，我現在回都城去。卿能够决戰的話，可以出來交戰。”於是撤回。段業不敢出戰。吕纂的司馬楊統對他的堂兄楊桓説：“郭麐精通天文，起兵必定有他的原因。京城的外面不再是朝廷的天下，吕纂如今回都城去，又能有什麽作用！楊統請求除掉吕纂，統領兵馬推舉兄長做盟主，往西襲擊吕弘，占據張掖號令各郡，也是千載一時的事。”楊桓生氣地説：“我聽説臣子事奉君父，至死不變心，我雖没有包胥存孤救主的事迹，怎能够安居榮耀於他給我的禄位，叛亂而增添他的災難呢！吕家人如果失敗，我就做個弘演一樣的人。”楊統害怕，到了番禾，就投奔郭麐了。郭麐派人馬在白石攔擊吕纂，吕纂大敗。吕光的西安太守石元良率領五千步騎兵趕去救援，和吕纂共同攻擊郭麐的軍隊，擊破了他，於是進入了姑臧。郭麐反叛的時候，在東苑捉住了吕光的八個孫子。等到軍隊打了敗仗，氣壞了，把他們全都投放到利刃上面，肢體被分割斷裂，他却喝他們的血來和兵衆盟誓，衆人都掩住眼睛，不忍看那場景，郭麐始終悠然自若。

麐推後將軍楊軌爲盟主，軌自稱大將軍、凉州牧、西平公。吕纂擊麐將王斐于城西，大破之，自是麐勢漸衰。光遺楊軌書曰：“自羌胡不靖，郭麐叛逆，南藩安否，音問兩絶。行人風傳，云卿擁逼百姓，爲麐唇齒。卿雅志忠貞，有史魚之操，鑒察成敗，遠侔古人，豈宜聽納奸邪，以虧

郭麐推舉後將軍楊軌做盟主，楊軌自稱爲大將軍、凉州牧、西平公。吕纂在城西攻擊郭麐的部將王斐，大破了他，從此郭麐的氣勢漸漸衰減。吕光給楊軌寫信説：“自從羌胡不安寧，郭麐成了叛逆，南藩是否安好，音信都斷了。來往的人風傳，説卿逼迫許多百姓，做了郭麐的唇齒相依的盟友。卿素來志向忠貞，有史魚一樣的操守，鑒别成敗，可以上比古人，怎能聽從采納奸

大美！陵霜不凋者松柏也，臨難不移者君子也，何圖松柏凋於微霜，鷄鳴已於風雨！郭麐巫卜小數，時或誤中，考之大理，率多虛謬。朕宰化寡方，澤不逮遠，致世事紛紜，百城離叛。戮力一心，同濟巨海者，望之於卿也。今中倉積粟數百千萬，東人戰士一當百餘，入則言笑晏晏，出則武步凉州，吞麐咀業，綽有餘暇。但與卿形雖君臣，心過父子，欲全卿名節，不使貽笑將來。”軌不答，率步騎二萬北赴郭麐。至姑臧，壘于城北。軌以士馬之盛，議欲大决成敗，麐每以天文裁之。呂弘爲段業所逼，光遣呂纂迎之。軌謀於衆曰：“呂弘精兵一萬，若與光合，則敵强我弱。養獸不討，將爲後患。”遂率兵邀纂，纂擊敗之。郭麐聞軌敗，東走魏安，遂奔于乞伏乾歸。楊軌聞麐走，南奔廉川。

邪小人的意見，來損害重大的美德呀！在霜雪中不凋零的是松柏，面臨危難而不動摇的是君子，爲什麽想要讓松柏在薄霜下凋零，鷄鳴聲在風雨中停止呢！郭麐衹懂巫卜一類的微末道術，有時偶爾誤打誤撞地料中了，但是用大理來考察，多半是虛妄荒謬的。朕治理教化小小的地方，恩澤够不到遠方，以至於世事紛紜，很多城邑背叛而離去。能够努力同心，共渡大海，是我對卿的希望。如今中倉裏屯積的糧食數百千萬，東人中的戰士以一當百，入内便言笑晏晏而和睦相處，出征就能漫步凉州，吞食郭麐和段業，還從容有閑暇。衹是和卿形式上雖然是君臣，心中其實超過父子，想要保全卿的名節，不讓將來被人耻笑。”楊軌不回信，率二萬步騎兵往北去郭麐那兒。到達姑臧，在城北築起營壘。楊軌由於兵馬很强盛，商議想要大戰一場决出成敗，郭麐常常根據天文來判定行動的可否。呂弘被段業逼迫，呂光派呂纂去接他。楊軌和衆人謀劃説：“呂弘有一萬精兵，如果和呂光合到一處，那就會使敵强我弱了。留下猛獸不去制服，將會成爲後患。”於是率兵攔擊呂纂，呂纂打敗了他們。郭麐得知楊軌敗了，往東逃往魏安，接着逃奔乞伏乾歸。楊軌得知郭麐逃走了，往南逃奔廉川。

光疾甚，立其太子紹爲天王，自號太上皇帝。以呂纂爲太尉，呂弘爲司徒。謂紹曰：“吾疾病唯增，恐將不濟。三寇窺闞，迭伺國隙。吾終之後，使纂統六軍，弘管朝政，汝恭己無爲，委重二兄，庶可以濟。若内相猜貳，釁起蕭墻，則晋趙之變旦夕至矣。”又謂纂、弘曰：“永業才非撥亂，直以正嫡有常，猥居元首。今外有强寇，人心未寧，汝兄弟緝穆，則貽厥萬世。若内自相圖，則禍不旋踵。”纂、弘泣曰：“不敢有二心。”光以安帝隆安三年死，時年六十三，在位十一年。僞謚懿武皇帝，廟號太祖，墓號高陵。

呂光病重，立他的太子呂紹爲天王，自號太上皇帝。任命呂纂爲太尉，呂弘爲司徒。對呂紹説：“我的病勢衹是加重，恐怕治不好了。三方寇賊在窺視着，相繼等待着國家出現漏隙。我死後，讓呂纂統領六軍，呂弘掌管朝政，你謙恭無爲，委托藉重二位兄長，就可以渡過難關。如果内部互相猜疑有二心，禍起蕭墻，那麽晋、趙那樣的變亂很快就會到來。”又對呂纂、呂弘説：“永業的才能不是撥亂一類的，衹是因爲正嫡繼位是通常的規矩，纔居於元首地位。如今外面有强大的寇賊，人心没有安定，你們兄弟和睦，就能傳於萬代。如果内部自相圖謀，那麽災禍轉眼就會降臨。”呂纂、呂弘流着淚説：“不敢有二心。”呂光在安帝隆安三年死去，時年六十三歲，在位十一年。僞謚號爲懿武皇帝，廟號爲太祖，墓號爲高陵。

## 吕纂

纂字永緒，光之庶長子也。少便弓馬，好鷹犬。苻堅時入太學，不好讀書，唯以交結公侯聲樂爲務。及堅亂，西奔上邽，轉至姑臧，拜武賁中郎將，封太原公。

吕纂字永緒，是吕光的庶長子。少年時弓馬嫻熟，喜好鷹和獵犬。苻堅時期進入太學，不喜歡讀書，衹是一心結交公侯縱情聲樂。苻堅内亂時，往西逃奔上邽，轉到姑臧，拜爲武賁中郎將，封爲太原公。

光死，吕紹秘不發喪，纂排閤入哭，盡哀而出。紹懼爲纂所害，以位讓之，曰："兄功高年長，宜承大統，願兄勿疑。"纂曰："臣雖年長，陛下國家之冢嫡，不可以私愛而亂大倫。"紹固以讓纂，纂不許之。及紹嗣僞位，吕超言於紹曰："纂統戎積年，威震内外，臨喪不哀，步高視遠，觀其舉止亂常，恐成大變，宜早除之，以安社稷。"紹曰："先帝顧命，音猶在耳，兄弟至親，豈有此乎！吾弱年而荷大任，方賴二兄以寧家國。縱其圖我，我視死如歸，終不忍有此意也，卿慎勿過言。"超曰："纂威名素盛，安忍無親，今不圖之，後必噬臍矣。"紹曰："吾每念袁尚兄弟，未曾不痛心忘寢食，寧坐而死，豈忍行之。"超曰："聖人稱知機其神，陛下臨機不斷，臣見大事去矣。"既而纂見紹於湛露堂，超執刀侍紹，目纂請收之，紹弗許。

吕光死後，吕紹秘不發喪，吕纂闖進宫哭靈，盡情表達哀思後纔出來。吕紹害怕被吕纂謀害，把王位讓給他，説："兄長功高年長，應該繼承大統，希望兄長不要推辭。"吕纂説："臣雖然年長，陛下是國家的嫡長子，不能因爲私情而亂了大倫。"吕紹堅持要讓給吕纂，吕纂不同意。等到吕紹承嗣了僞位，吕超對吕紹説："吕纂統兵多年，威震内外，臨喪事不悲哀，步子邁得高而目光看人頭頂，看他舉止不合乎常規，恐怕會形成大變故，應該早點除掉他，來安定社稷。"吕紹説："先帝臨終遺命，音猶在耳，兄弟是至親，哪能這樣做！我在弱冠之年肩負大任，正要依仗二位兄長來安定家國。縱使他們圖謀我，我視死如歸，終歸不忍心有這樣的意圖，卿要慎重不要説過頭的話。"吕超説："吕纂威名一向很大，殘忍而無視親情，現在不解决他，以後必定要後悔莫及。"吕紹説："我常想到袁尚兄弟，没有不痛心得忘掉寢食的，寧肯坐等着死，哪裏忍心做那種事。"吕超説："聖人説能看透機微的人是神人，陛下面臨關鍵時機不下决斷，我看大事要完了。"不久吕纂在湛露堂見吕紹，吕超拿着刀侍衛吕紹，看着吕纂示意收捕他，吕紹不同意。

初，光欲立弘爲世子，會聞紹在仇池，乃止，弘由是有憾於紹。遣尚書姜紀密告纂曰："先帝登遐，主上暗弱，兄總攝内外，威恩被于遐邇，輒欲遠追廢昌邑之義，以兄爲中宗何如？"纂於是夜率壯士數百，逾北城，攻廣夏門，弘率東苑之衆斫洪範門。左衛齊從守融明觀，逆問之曰："誰也？"衆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

當初，吕光想要立吕弘爲世子，正逢得知吕紹在仇池，纔作罷，吕弘因此對吕紹不滿。派尚書姜紀秘密告訴吕纂説："先帝去世，主上昏昧懦弱，兄長統掌内外，威信恩德遍及遠近，想要效仿當年廢昌邑的義舉，讓兄長成爲中宗怎麽樣？"吕纂於是在夜晚率領數百壯士，翻越北城，進攻廣夏門，吕弘率領東苑的兵衆劈洪範門。左衛將軍齊從守護融明觀，迎住問他們説："是誰？"衆人説："太原公。"齊從説："國家有大事，主上剛即位，太原公走的不是該走的路，夜

夜入禁城，將爲亂邪?”因抽劍直前，斫纂中額。纂左右擒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紹遣武賁中郎將吕開率其禁兵距戰于端門，驍騎吕超率卒二千赴之。衆素憚纂，悉皆潰散。

纂入自青角門，升于謙光殿。紹登紫閣自殺，吕超出奔廣武。纂憚弘兵强，勸弘即位。弘曰：“自以紹弟也而承大統，衆心不順，是以違先帝遺敕，慚負黄泉。今復越兄而立，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大兄長且賢，威名振于二賊，宜速即大位，以安國家。”纂以隆安三年遂僭即天王位，大赦境内，改元爲咸寧。謚紹爲隱王。以弘爲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録尚書事，改封番禾郡公，其餘封拜各有差。

纂謂齊從曰：“卿前斫我，一何甚也!”從泣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時，而微心未達，惟恐陛下不死，何謂甚也!”纂嘉其忠，善遇之。纂遣使謂征東吕方曰：“超實忠臣，義勇可嘉，但不識經國大體，權變之宜。方賴其忠節，誕濟世難，可以此意諭之。”超上疏陳謝，纂復其爵位。

吕弘自以功名崇重，恐不爲纂所容，纂亦深忌之。弘遂起兵東苑，劫尹文、楊桓以爲謀主，請宗燮俱行。燮曰：“老臣受先帝大恩，位爲列棘，不能隕身授命，死有餘罪，而復從殿下，親爲戎首者，豈天地所容乎！且智不能謀，衆不足恃，將焉用之!”弘曰：“君爲義士，我爲亂臣!”乃率兵攻纂。纂遣其將焦辨擊弘，弘衆潰，出奔廣武。纂縱兵大掠，以東苑婦女賞軍，弘之妻子亦爲士卒所辱。

晚進入禁城，想要作亂嗎?”於是抽出劍直往前衝，劈中吕纂的額頭。吕纂左右的人捉住了他，吕纂説：“是個義士，不要殺他。”吕紹派武賁中郎將吕開率領他的禁兵在端門迎戰，驍騎將軍吕超率二千兵卒去救援。部衆一向害怕吕纂，全都潰散了。

吕纂從青角門進宫，在謙光殿升座。吕紹登上紫閣自殺，吕超出奔到廣武。吕纂忌憚吕弘的兵勢强盛，勸説吕弘即位。吕弘説：“以前因爲吕紹是弟弟却繼承了大統，衆人心中不服氣，因此違背了先帝的遺命，感到慚愧對不起在黄泉的先帝。如今再越過兄長而立的話，有什麽臉在世間生活下去！大哥年長而且賢明，威名震動二賊，應該儘快登上大位，以安定國家。”吕纂於是在隆安三年僭即天王位，大赦轄境内的罪人，改年號爲咸寧。謚吕紹爲隱王。任命吕弘爲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録尚書事，改封爲番禾郡公，其餘的人封官拜爵各有不同。

吕纂對齊從説：“卿以前劈我，多麽過分呀!”齊從流着淚説：“隱王是先帝立的，陛下雖然順應天意，可是我心中不明白，衹怕陛下不死，哪裏説得上是過分呀!”吕纂贊賞他的忠誠，很好地對待他。吕纂派使者對征東將軍吕方説：“吕超實在是忠臣，義勇的精神可嘉，但是不明白治國的大體，權變的事宜。正想依仗他的忠誠節操，救濟世間的苦難，可以把這個意思告訴他。”吕超上疏表示感謝，吕纂恢復了他的爵位。

吕弘自認爲功高名重，擔心不能被吕纂容留，吕纂也深深地忌憚他。吕弘終於在東苑起兵，劫持尹文、楊桓作爲謀主，請宗燮一同行動。宗燮説：“老臣受了先帝的大恩，身居高位，不能以身效命，已經是死有餘辜，如果再跟從殿下，親自去充當戰争的主謀，難道天地能容嗎！况且才智不足以出謀劃策，兵衆不足以作爲可依仗的力量，還能有什麽用!”吕弘説：“君是義士，我是亂臣。”於是率兵攻打吕纂。吕纂派他的部將焦辨攻擊吕弘，吕弘的部衆潰散，出奔到廣武。吕纂放縱士兵大肆搶掠，把東苑的婦女賞

纂笑謂群臣曰："今日之戰何如？"其侍中房晷對曰："天禍涼室，釁起戚藩。先帝始崩，隱王幽逼，山陵甫訖，大司馬驚疑肆逆，京邑交兵，友于接刃。雖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義。宜考己責躬，以謝百姓，而反縱兵大掠，幽辱士女。釁自由弘，百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弟婦也；弘女，陛下之侄女也，奈何使無賴小人辱爲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遂歔欷悲泣。纂改容謝之，召弘妻及男女于東宫，厚撫之。吕方執弘繫獄，馳使告纂，纂遣力士康龍拉殺之。是月，立其妻楊氏爲皇后，以楊氏父桓爲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涼都尹，封金城侯。

賜給軍士們，吕弘的妻女也被士卒凌辱。吕纂笑着對群臣説："今天的戰鬥怎麽樣？"他的侍中房晷回答説："上天降禍給涼室，災難從親戚藩屏中興起。先帝剛剛駕崩，隱王被逼迫，山陵剛剛崩塌，大司馬驚疑放肆而叛逆，在京城交戰，兄弟之間兵刃相接。即使是吕弘自取滅亡，也是由於陛下没有兄弟間的道義。應該反省責備自己，來向百姓道歉，却反而縱容士兵大肆搶掠，侮辱士女。問題本來出自吕弘，百姓們有什麽罪！况且吕弘的妻子，是陛下的弟媳婦；吕弘的女兒，是陛下的侄女，怎麽能讓無賴小人把她們當作婢子妾婦。天地神明，難道忍心見到這種情况發生！"於是歔欷悲泣。吕纂收起笑容向他道歉，在東宫召見吕弘的妻子和子女，優厚地撫慰他們。吕方捉住吕弘關進牢獄，派使者飛騎向吕纂報告，吕纂派力士康龍去把他殺了。這個月，立他的妻子楊氏爲皇后，任命楊氏的父親楊桓爲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涼都尹，封爲金城侯。

纂將伐禿髮利鹿孤，中書令楊穎諫曰："夫起師動衆，必參之天人，苟非其時，聖賢所不爲。禿髮利鹿孤上下用命，國未有釁，不可以伐。宜繕甲養鋭，勸課農殖，待可乘之機，然後一舉蕩滅。比年多事，公私罄竭，不深根固本，恐爲患將來，願抑赫斯之怒，思萬全之算。"纂不從。度浩亹河，爲鹿孤弟傉檀所敗，遂西襲張掖。姜紀諫曰："方今盛夏，百姓廢農，所利既少，所喪者多。若師至嶺西，虜必乘虚寇抄都下，宜且迴師以爲後圖。"纂曰："虜無大志，聞朕西征，正可自固耳。今速襲之，可以得志。"遂圍張掖，略地建康。聞傉檀寇姑臧，乃還。

吕纂將要征伐禿髮利鹿孤，中書令楊穎諫阻説："凡是興師動衆，必定考查驗證天時人事，如果不是合適的時機，聖賢就不會行動。禿髮利鹿孤的上下同心同德，國家没有什麽事端，不能討伐他。應該修繕甲仗培養精鋭，鼓勵農桑耕種，等待可利用的時機，然後一舉蕩平掃滅他。近年來事故很多，公私的財産都用得快没有了，如果不加固根本，恐怕會成爲將來的禍患，希望抑制興兵的怒氣，思考一個萬全的打算。"吕纂不聽。渡浩亹河，被鹿孤的弟弟傉檀打敗，於是向西襲擊張掖。姜紀諫阻説："如今是盛夏，百姓要是不管農事，得利的地方少，喪失的方面多。如果軍隊到達嶺西，虜人必定乘虚侵入都城一帶，應該暫且回師來爲以後作打算。"吕纂説："虜人没有大的志向，得知朕西征，以爲正可以自保罷了。如今迅速襲擊他，就可以成功。"於是圍攻張掖，占據建康一帶。聽説傉檀侵擾姑臧，纔回去。

即序胡安據盗發張駿墓，見駿貌如生，得真珠簾、琉璃榼、白玉樽、赤玉簫、紫玉笛、珊瑚鞭、馬腦鍾，

即序胡的安據盗掘了張駿的墓，見到張駿的面貌還像活着似的，得到了珍珠簾、琉璃榼、白玉樽、赤玉簫、紫玉笛、珊瑚鞭、瑪瑙鐘，水陸

水陸奇珍不可勝紀。纂誅安據黨五十餘家，遣使吊祭駿，并繕修其墓。

奇珍異寶不可勝記。吕纂誅殺安據的黨羽共五十多家，派使者吊祭張駿，并且修繕好他的墓。

道士句摩羅耆婆言於纂曰："潛龍屢出，豕犬見妖，將有下人謀上之禍，宜增修德政，以答天戒。"纂納之。耆婆，即羅什之別名也。

道士句摩羅耆婆對吕纂說："潛藏的龍多次出現，猪狗現出妖形，將會有下人謀害皇上的禍害，應該進一步修行德政，來回答上天的告誡。"吕纂采納了他的意見。耆婆，即是羅什的别名。

纂游田無度，荒耽酒色，其太常楊穎諫曰："臣聞皇天降鑒，惟德是與。德由人弘，天應以福，故勃焉之美奄在聖躬。大業已爾，宜以道守之，廓靈基於日新，邀洪福於萬祀。自陛下龍飛，疆宇未闢，崎嶇二嶺之內，綱維未振於九州。當兢兢夕惕，經略四方，成先帝之遺志，拯蒼生於荼蓼。而更飲酒過度，出入無恒，宴安游盤之樂，沈湎樽酒之間，不以寇仇爲慮，竊爲陛下危之。糟丘酒池，洛汭不返，皆陛下之殷鑒。臣蒙先帝夷險之恩，故不敢避干將之戮。"纂曰："朕之罪也。不有貞亮之士，誰匡邪僻之君！"然昏虐自任，終不能改。常與左右因醉馳獵於坑澗之間，殿中侍御史王回、中書侍郎王儒扣馬諫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清道而行，奈何去輿輦之安，冒奔騎之危！銜橛之變，動有不測之禍。愚臣竊所不安，敢以死爭。願陛下遠思袁盎攬轡之言，不令臣等受譏千載。"纂不納。

吕纂出游打獵没有節制，沉溺於酒色，他的太常楊穎諫阻說："臣聽說皇天明察人間，衹幫助有德的人。德要靠人來光大，上天然後降福給他，所以興隆的美事落在聖上的身上。大業已經得到了，應該用道來維護它，在盛德的基礎上發展基業，謀求萬年的洪福。自從陛下登基，疆土没有開闢，處在崎嶇的二嶺之內，法紀没有在九州施行。本當兢兢業業小心謹慎，治理四方，完成先帝的遺志，從苦難中拯救蒼生。却反而飲酒過度，出入没有定時，安於宴游的快樂，沉湎在美酒裏，不把仇敵放在心中，竊爲陛下感到危險。糟丘酒池，回不了洛汭，都是陛下的殷鑒。臣蒙受先帝救難的大恩，所以不敢迴避干將所受的那種殺戮。"吕纂說："是我的過錯，如果没有忠誠耿直的人士，誰來匡正邪僻不正的君主！"然而昏昧暴虐放縱自己，終歸不能改正。常常和左右乘酒醉而在坑窪溝澗中追逐打獵，殿中侍御史王回、中書侍郎王儒攔在馬前諫阻說："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清了道纔出行，爲什麽不要車馬的安全，冒着奔馳騎射的危險！車馬傾覆似的意外事故，常常會有預料不到的災禍。愚臣對此感到不安，冒昧地拼死來争。希望陛下想想從前袁盎攬住馬繮繩說的話，不要使臣子們被子孫後代指責。"吕纂不聽。

纂番禾太守吕超擅伐鮮卑思盤，思盤遣弟乞珍訴超於纂，纂召超將盤入朝。超至姑臧，大懼，自結於殿中監杜尚。纂見超，怒曰："卿恃兄弟桓桓，欲欺吾也，要當斬卿，然後天下可定。"超頓首不敢。纂因引超及其諸臣宴于內殿。吕隆屢勸纂酒，已至昏醉，乘步挽車將超等游于內。至琨華堂東閤，車不得過，纂親將竇

吕纂的番禾太守吕超擅自討伐鮮卑的思盤，思盤派弟弟乞珍向吕纂投訴吕超，吕纂召吕超帶着思盤入京朝見。吕超到了姑臧，非常害怕，主動和殿中監杜尚結交。吕纂見到吕超，怒氣衝衝地說："卿仗着兄弟很威武，想欺負我呀，非得斬了卿，天下纔能安定。"吕超頓首連稱不敢。吕纂接着帶吕超和他的臣子們在內殿宴飲。吕隆多次勸吕纂喝酒，已經到了昏醉的地步，乘坐步挽車帶着吕超等在宫内游覽。到達琨華堂的東小

川、駱騰倚劍於壁，推車過閤。超取劍擊纂，纂下車擒超，超刺纂洞胸，奔于宣德堂。川、騰與超格戰，超殺之。纂妻楊氏命禁兵討超，杜尚約兵舍杖。將軍魏益多入，斬纂首以徇曰："纂違先帝之命，殺害太子，荒耽酒獵，昵近小人，輕害忠良，以百姓爲草芥。番禾太守超以骨肉之親，懼社稷顛覆，已除之矣。上以安宗廟，下爲太子報仇。凡我士庶，同兹休慶。"

門，車子過不去，呂纂親自領着竇川、駱騰把劍靠在墻壁上，去推車過門。呂超拿起劍刺呂纂，呂纂下了車來抓呂超，呂超刺穿了呂纂的胸部，逃到宣德堂。竇川、駱騰和呂超格鬥，呂超殺了他們。呂纂的妻子楊氏命令禁兵討伐呂超，杜尚約束士兵放下兵器。將軍魏益多進宫，斬下呂纂的首級傳示宣告説："呂纂違背先帝的遺命，殺害太子，沉溺在飲酒田獵上，親近小人，輕視并殺害忠良，把百姓當作草芥。番禾太守呂超憑骨肉親情的關係，擔心社稷被顛覆，已經除掉他了。對上可以使宗廟安穩，對下是爲太子報仇。凡是我國的士人百姓，共同享有這和平吉慶的事情吧。"

僞巴西公呂他、隴西公呂緯時在北城，或説緯曰："超陵天逆上，士衆不附。明公以懿弟之親，投戈而起，姜紀、焦辨在南城，楊桓、田誠在東苑，皆我之黨也，何慮不濟!"緯乃嚴兵謂他曰："隆、超弑逆，所宜擊之。昔田恒之亂，孔子鄰國之臣，猶抗言於哀公，况今蕭墻有難，而可坐觀乎!"他將從之，他妻梁氏止之曰："緯、超俱兄弟之子，何爲舍超助緯而爲禍首乎!"他謂緯曰："超事已立，據武庫，擁精兵，圖之爲難。且吾老矣，無能爲也。"超聞，登城告他曰："纂信讒言，將滅超兄弟。超以身命之切，且懼社稷覆亡，故出萬死之計，爲國家唱義，叔父當有以亮之。"超弟邈有寵於緯，説緯曰："纂殘國破家，誅戮兄弟，隆、超此舉應天人之心，正欲尊立明公耳。先帝之子，明公爲長，四海顒顒，人無異議。隆、超雖不達臧否，終不以孽代宗，更圖異望也，願公勿疑。"緯信之，與隆、超結盟，單馬入城，超執而殺之。

僞巴西公呂他、隴西公呂緯當時在北城，有人勸説呂緯道："呂超欺天叛上，士衆不服，明公憑兄弟的親情關係，舉兵起義，姜紀、焦辨在南城，楊桓、田誠在東苑，都是我們的人，何愁不能成功!"呂緯於是整兵對呂他説："呂隆、呂超弑君叛逆，應該攻打他們。從前田恒叛亂，孔子是鄰國的臣子，尚且向哀公直言，況且如今蕭墻内有難，反而能够坐着觀望嗎!"呂他打算聽從他，呂他的妻子梁氏制止他説："呂緯、呂超都是兄弟的兒子，爲什麼捨棄呂超而幫助呂緯來當個禍首呀!"呂他對呂緯説："呂超大事已成，占據了武庫，擁有精兵，圖謀他很難。況且我老了，没有能力幹了。"呂超得知後，登上城頭告訴呂他説："呂纂聽信讒言，打算滅掉呂超及兄弟。呂超由於身家性命的關係，又擔心社稷傾覆滅亡，所以冒着萬死的危險，爲國家舉起義旗，叔父自當會原諒的吧。"呂超的弟弟呂邈在呂緯那裏很得寵，勸説呂緯道："呂纂使得國殘家破，誅殺兄弟，呂隆、呂超的這次行動順應上天和人民的心願，正打算推尊擁立明公。先帝的兒子中，明公最年長，四海顒顒仰慕，人們没有異議。呂隆、呂超雖然不明白好歹，終歸不會用孽生的代替正宗的，另外謀求不同於衆望的結局，希望公不要懷疑了。"呂緯相信了他，和呂隆、呂超結盟，單騎進城，呂超捉住他就把他殺了。

初，纂嘗與鳩摩羅什棋，殺羅什

當初，呂纂曾和鳩摩羅什下棋，吃掉羅什的

子，曰："斫胡奴頭。"羅什曰："不斫胡奴頭，胡奴斫人頭。"超小字胡奴，竟以殺纂。纂在位三年，以隆安五年死。隆既篡位，僞謚纂靈皇帝，墓號白石陵。

棋子時，説："砍掉胡奴的頭。"羅什説："不砍胡奴頭，胡奴砍人的頭。"呂超小名叫胡奴，到底是他殺了呂纂。呂纂在位三年，死於隆安五年。呂隆篡位以後，僞謚呂纂爲靈皇帝，墓號叫做白石陵。

**呂隆**

隆字永基，光弟寶之子也。美姿貌，善騎射。光末拜北部護軍，稍歷顯位，有聲稱。

呂隆字叫永基，是呂光的弟弟呂寶的兒子。身形容貌很美，善於騎射。呂光在位的末期被任爲北部護軍，漸漸擔任顯要的職務，有了名聲。

超既殺纂，讓位於隆，隆有難色。超曰："今猶乘龍上天，豈可中下！"隆以安帝隆安五年遂僭即天王位。超先於番禾得小鼎，以爲神瑞，大赦，改元爲神鼎。追尊父寶爲文皇帝，母衛氏爲皇太后，妻楊氏爲皇后。以弟超有佐命之勳，拜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司隸校尉、録尚書事，封安定公。

呂超殺死呂纂之後，讓位給呂隆，呂隆面有難色。呂超説："如今好比駕着龍上了天，怎麽可以處於下層呢！"呂隆在安帝隆安五年終於僭即天王位。呂超事先在番禾得到一個小鼎，認爲是神靈降下的吉兆，大赦，改年號爲神鼎。追尊父親呂寶爲文皇帝，母親衛氏爲皇太后，妻子楊氏爲皇后。因爲弟弟呂超有輔佐大命的功勳，拜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司隸校尉、録尚書事，封爲安定公。

隆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内外囂然，人不自固。魏安人焦朗遣使説姚興將姚碩德曰："呂氏因秦之亂，制命此州，自武皇棄世，諸子競尋干戈，德刑不恤，殘暴是先，饑饉流亡，死者太半，唯泣訴昊天，而精誠無感。伏惟明公道邁前賢，任尊分陝，宜兼弱攻昧，經略此方，救生靈之沈溺，布徽政于玉門。篡奪之際，爲功不難。"遣妻子爲質。碩德遂率衆至姑臧。其部將姚國方言於碩德曰："今懸師三千，後無繼援，師之難也。宜曜勁鋒，示其威武。彼以我遠來，必決死距戰，可一舉而平。"碩德從之。呂超出戰，大敗，遁還。隆收集離散，嬰城固守。

呂隆殺了許多豪門望族，來樹立威名，内外擾攘不寧，人人不能自保。魏安人焦朗派使者去勸説姚興部將姚碩德道："呂氏藉着秦的動亂，在這個州發號施令，自從武皇去世，兒子們競相動起干戈，不顧及德政法紀，推行殘酷的暴政，飢餓流亡，死了一多半人，衹有哭着向昊天傾訴，可是精誠没有得到上天的感應。伏惟明公道義超過前賢，地位尊貴分掌陝地，應當兼并弱者而攻伐昏昧者，治理這一方，從沉淪中救出生靈，在玉門推行美好的政治。在這篡位奪權的時候，不難獲得成功。"派妻子和兒子去作人質。碩德於是率部衆到達姑臧。他的部將姚國方對碩德説："如今軍隊遠征三千里，後面没有增援，這是用兵的大難題。應當顯示强大的實力，向敵方表現出威風勇武。他們以爲我們遠道而來，必定會拼死迎戰，就可以一戰而平定了。"碩德聽從了他的意見。呂超出戰，大敗，逃了回去。呂隆收集散兵，環城固守。

時熒惑犯帝坐，有群雀鬥于太廟，死者數萬。東人多謀外叛，將軍

當時熒惑星衝犯帝星的星座，有成群的雀兒在太廟相鬥，死了上萬隻。東部的人多數想叛投

魏益多又唱動群心，乃謀殺隆、超，事發，誅之，死者三百餘家。於是群臣表求與姚興通好，隆弗許。吕超諫曰："通塞有時，艱泰相襲，孫權屈身於魏，譙周勸主迎降，豈非大丈夫哉？勢屈故也。天錫承七世之資，樹恩百載，武旅十萬，謀臣盈朝，秦師臨境，識者導以見機，而愎諫自專，社稷爲墟。前鑒不遠，我之元龜也。何惜尺書單使，不以危易安！且令卑辭以退敵，然後内修德政，廢興由人，未損大略。"隆曰："吾雖常人，屬當家國之重，不能嗣守成基，保安社稷，以太祖之業委之於人，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超曰："應龍以屈伸爲靈，大人以知機爲美。今連兵積歲，資儲内盡，强寇外逼，百姓嗷然無糊口之寄，假使張、陳、韓、白，亦無如之何！陛下宜思權變大綱，割區區常慮。苟卜世有期，不在和好。若天命去矣，宗族可全。"隆從之，乃請降。碩德表隆爲使持節、鎮西大將軍、凉州刺史、建康公。於是遣母弟、愛子、文武舊臣慕容筑、楊穎、史難、閻松等五十餘家質于長安，碩德乃還。姚興謀臣皆曰："隆藉伯父餘資，制命河外。今雖飢窘，尚能自支。若將來豐贍，終非國有。凉州險絶，世難先違，道清後順，不如因其飢弊而取之。"興乃遣使來觀虚實。

别處，將軍魏益多又煽動民心，於是圖謀殺死吕隆、吕超，事情暴露，誅殺了他，死了三百多家。在這種情况下群臣上表請求和姚興通好，吕隆不同意。吕超勸諫説："交往和斷交各有適宜的時候，艱難和太平更相交替，孫權向魏低頭，譙周勸主公投降，難道不是大丈夫嗎？是形勢逼迫的緣故。張天錫繼承綿延了七代的統治，樹恩近百年，雄兵十萬，謀臣滿朝，秦的軍隊來臨時，有見識的人開導他要見機行事，可是他剛愎專斷，社稷成了廢墟。前車之鑒相去不遠，是我們的元龜借鑒。何必捨不得一封書信一個使者，而不把危險變成安全！况且讓恭敬謙虚的言辭來打退敵人，然後在内部推行德政，衰亡和興盛都由人决定，不會損害國家大計。"吕隆説："我雖然是普通人，正承當家國重任，不能够繼承守住已成的基業，保衛安定社稷，將太祖的基業交給他人，有什麽臉去地下見先帝！"吕超説："應龍把屈伸變化作爲靈氣，大人把明瞭事機作爲美事。如今連年兵戈，資財儲備快要用光，强敵從外面進逼，百姓嗷然没有一點糊口的辦法，即使是張良、陳平、韓信、白起，也不知道該怎麽辦！陛下應該想想權宜變通的大計，割捨區區常人的顧慮。如果傳國的世數有限，也就無所謂和好。如果天命已離去了，宗族還可以保全。"吕隆聽從了，這纔請求投降。碩德上表奏請任吕隆爲使持節、鎮西大將軍、凉州刺史、建康公。於是派同母的弟弟、愛子、文武舊臣慕容筑、楊穎、史難、閻松等五十多家到長安作人質，碩德這纔回去。姚興的謀臣都説："吕隆憑藉伯父的餘業，統治河外。如今雖然飢餓窘迫，還能够支撑自己。如果將來物資豐富起來，終歸不是我們國家所能據有的。凉州地勢非常險要，世道艱難時就違逆謀反，世道清平時就歸順降服，不如乘他饑荒的時候滅了他。"姚興就派使者來觀察虚實。

沮渠蒙遜又伐隆，隆擊敗之，蒙遜請和結盟，留穀萬餘斛以振飢人。姑臧穀價踊貴，斗直錢五千文，人相食，餓死者十餘萬口。城門晝閉，樵

沮渠蒙遜又攻打吕隆，吕隆打敗了他，蒙遜請求議和并結盟，留下一萬多斛穀來救濟飢民。姑臧穀的價格飛漲，一斗值五千文錢，人吃人，餓死十多萬人。城門在白天就閉上，路上見不到

采路絶，百姓請出城乞爲夷虜奴婢者日有數百。隆懼沮動人情，盡坑之，於是積尸盈于衢路。

秃髮傉檀及蒙遜頻來伐之，隆以二寇之逼也，遣超率騎二百，多齎珍寶，請迎于姚興。興乃遣其將齊難等步騎四萬迎之。難至姑臧，隆素車白馬迎于道旁。使胤告光廟曰："陛下往運神略，開建西夏，德被蒼生，威振遐裔。枝嗣不臧，迭相篡弑。二虜交逼，將歸東京，謹與陛下奉訣於此。"歔欷慟泣，酸感興軍。隆率户一萬，隨難東遷，至長安，興以隆爲散騎常侍，公如故；超爲安定太守；文武三十餘人皆擢叙之。其後隆坐與子弼謀反，爲興所誅。

樵夫和拾柴的人，百姓中請求出城去給夷虜當奴婢的人每天有幾百個。吕隆擔心這樣會擾亂人心，全部坑殺了他們，於是尸骸堆滿在道路上。

秃髮傉檀和蒙遜頻頻來攻打他，吕隆由於二寇的逼迫，派遣吕超率二百騎兵，帶了很多珍寶，去請姚興來接他。姚興就派他的部將齊難等率四萬步騎兵來迎他。齊難到達姑臧，吕隆乘素車駕白馬在道旁迎接。派吕胤向吕光廟告别説："陛下從前運籌神策，開土建國於西夏，德被蒼生，威震四方。旁枝後嗣的人不好，一個接一個互相篡位殺戮。二虜交相逼迫，打算投歸東京，謹和陛下在此訣别。"歔欷大哭，酸楚感動了姚興的軍士。吕隆率一萬多户，跟隨齊難東遷，到達長安，姚興任命吕隆爲散騎常侍，公的爵位照舊；任命吕超爲安定太守；對文武官員三十多人都提拔任用。後來吕隆因爲和兒子吕弼謀反，被姚興誅殺。

吕光以孝武太元十年定涼州，十四年僭立，至隆凡十有三載，以安帝元興二年滅。

吕光在孝武帝太元十年平定涼州，十四年僭立，到吕隆共十三年，在安帝元興二年滅亡。

史臣曰：自晋室不綱，中原蕩析，苻氏乘釁，竊號神州。世明委質僞朝，位居上將，爰以心膂，受脤遐征。鐵騎如雲，出玉門而長騖；雕戈耀景，捐金丘而一息。蕞爾夷陬，承風霧卷，宏圖壯節，亦足稱焉。屬永固運銷，群雄競起，班師右地，便有覬覦。於是要結六戎，潛窺雁鼎；并吞五郡，遂假鴻名。控黄河以設險，負玄漠而爲固，自謂克昌霸業，貽厥孫謀。尋而耄及政昏，親離衆叛，瞑目甫爾，釁發蕭墻。紹纂凡才，負乘致寇；弘超凶狡，職爲亂階；永基庸庸，面縛姚氏。昔竇融歸順，榮焕累葉；隗囂干紀，靡終身世。而光棄兹勝躅，遵彼覆車，十數年間，終致殘滅。向使矯邪歸正，革僞爲忠，鳴檄而蕃晋朝，仗義而誅醜虜，則燕秦之

史臣曰：自從晋室亂了綱紀，中原一帶動蕩分裂，苻氏趁機，在神州竊奪了尊號。世明委身於僞朝廷，位居上將，作爲心腹股肱，受命遠征。鐵騎如雲，出玉門而長驅縱横；雕戈耀日，轉眼間將西方平定。小小的夷人異邦，像風捲雲霧一樣被掃清，宏偉的謀略壯烈的節操，也很值得稱道一番。正逢苻堅的氣運消散，群雄并起，從西方班師而歸時，就有了非分的希求。在這種情況下勾結六戎，悄悄窺視百官之上的位置；吞并五郡，終於弄到崇高的名聲。控制黄河來設置險阻，背依大漠來作爲防衛，自以爲能够使霸業昌盛，一心想給子孫留下江山。不久就年老而政治昏昧，衆叛親離，剛剛瞑目，蕭墻禍起。吕紹和吕纂才能平凡，竊居高位却引來敵寇；吕弘和吕超凶頑狡詐，衹能帶來禍亂；永基庸庸碌碌，投降了姚氏。從前竇融歸順劉秀，榮華富貴顯赫了好幾代；隗囂違犯綱紀，自身都没有得到善終。可是吕光抛棄這好的榜樣，仿效那顛覆的先

地可定，桓文之功可立，郭黁、段業豈得肆其奸，蒙遜、烏孤無所窺其隙矣。而猥竊非據，何其謬哉！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非其人而處其位者，其禍必速；在其位而忘其德者，其殃必至。天鑒非遠，庸可濫乎！

例，十幾年裏，終於導致滅亡。假如改邪歸正，去僞號而做忠臣，傳發檄文維護晉朝，仗義秉公誅除醜虜，那麽燕秦地區可以平定，像齊桓晉文那樣的功績可以建立，郭黁、段業哪裏能够逞行奸志，蒙遜、烏孤也無機可乘了。驟然竊取不是他所應據有的，多麽的謬誤呀！天地間的大德叫做生，聖人們的大寶叫做位。不是那塊材料而占據那個位置的人，他的災禍必定很快到來；在其位而忘其德的人，不幸必定會降臨。上天的考察并非離得很遠，怎麽能够不知道節制呀！

贊曰：金行不競，寶業斯屯。瓜分九宇，沴聚三秦。呂氏伺隙，欺我人神。天命難假，終亦傾淪。

贊曰：晉朝衰微，寶業艱難。叛逆瓜分了九宇，不祥籠罩着三秦。呂氏乘此機會，欺凌我人民和神靈。上天的意志難以違背，終於逃脱不了傾覆滅亡。

# 晋書卷一百二十三

## 載記第二十三

### 慕容垂

慕容垂字道明，皝之第五子也。少岐嶷有器度，身長七尺七寸，手垂過膝。皝甚寵之，常目而謂諸弟曰："此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業，恩遇逾于世子儁，故儁不能平之。以滅宇文之功，封都鄉侯。石季龍來伐，既還，猶有兼并之志，遣將鄧恒率衆數萬屯于樂安，營攻取之備。垂戍徒河，與恒相持，恒憚而不敢侵。垂少好畋游，因獵墜馬折齒。慕容儁僭即王位，改名𨶹，外以慕郤𨶹爲名，内實惡而改之。尋以讖記之文，乃去夬，以"垂"爲名焉。

慕容垂字道明，是慕容皝的第五個兒子。少年時聰慧而有器量，身高七尺七寸，手垂着能長過膝蓋。慕容皝很寵愛他，常看着他而對弟弟們説："這個孩子寬宏通達聰明不凡，終歸會破壞人的家業，或者是成就人的家業。"所以取名爲霸，字叫道業，對他的知遇超過了世子慕容儁，因此慕容儁不滿意。憑滅了宇文的功績，封爲都鄉侯。石季龍來侵伐，撤兵回去後，還有想來兼并的意圖，派部將鄧恒率衆數萬人屯駐在樂安，從事進攻的準備。慕容垂駐防徒河，和鄧恒對峙，鄧恒畏懼他而不敢入侵。慕容垂少年時喜歡出去打獵，因爲打獵時墜馬而摔折了牙齒。慕容儁僭即王位以後，給他改名叫𨶹，表面上是仰慕郤𨶹，實際上是討厭他原來的名字而改掉了它。隨後因爲讖諱一類的記載，而去掉"夬"旁，用"垂"作爲名字。

石季龍之死也，趙魏亂，垂謂儁曰："時來易失，赴機在速，兼弱攻昧，今其時矣。"儁以新遭大喪，不許。慕輿根言於儁曰："王子之言，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儁乃從之，以垂爲前鋒都督。儁既克幽州，將坑降卒，垂諫曰："吊伐之義，先代常典。今方平中原，宜綏懷以德，坑戮之刑不可爲王師之先聲。"儁從之。及儁僭稱尊號，封垂吴王，徙鎮信都，以侍中、右禁將軍録留臺事，大收東北之利。又爲征南將軍、荆兗二州牧，有聲於梁楚之南。再爲司隸，

石季龍死的時候，趙魏一帶動亂，慕容垂對慕容儁説："時機到來了容易喪失，抓住機會要靠行動迅速，兼并弱者攻打昏昧者，現在是時候了。"慕容儁因爲剛有大喪事，不同意。慕輿根對慕容儁説："王子説的，正是千載難逢的機會，不能失掉它呀。"慕容儁纔同意了，任命慕容垂爲前鋒都督。慕容儁攻克幽州後，打算殺死所有投降來的兵卒，慕容垂勸阻説："吊民伐罪的道理，是先代留下的常理。如今剛剛平定中原，應該用德來安撫，坑殺一類的刑罰不能用來作爲王師的先聲。"慕容儁聽從了他。到慕容儁僭稱了尊號，封慕容垂爲吴王，調他鎮守信都，以侍中、右禁將軍的身份録留臺事，在東北一帶

僞王公已下莫不累迹。時慕容暐嗣僞位，慕容恪爲太宰。恪甚重垂，常謂暐曰："吴王將相之才十倍於臣，先帝以長幼之次，以臣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委政吴王，可謂親賢兼舉。"及敗桓温于枋頭，威名大振。慕容評深忌惡之，乃謀誅垂。垂懼禍及己，與世子全奔于苻堅。

取得很大成績。又擔任征南將軍、荆兖二州牧，在梁楚以南很有聲望。再次擔任司隸，僞王朝中王公以下的官員没有不畏懼他的。當時慕容暐承嗣僞位，慕容恪任太宰。慕容恪很看重慕容垂，常常對慕容暐説："吴王將相般的才能超過臣十倍，先帝因爲長幼順序，讓臣位居他的前面，臣死了以後，希望陛下把政務交付給吴王，可以稱得上既舉用親戚又舉用賢才。"他在枋頭打敗桓温後，威名大震。慕容評非常忌恨他，於是想誅殺慕容垂。慕容垂害怕災禍落到自己頭上，和世子慕容全投奔了苻堅。

自恪卒後，堅密有圖暐之謀，憚垂威名而未發。及聞其至，堅大悦，郊迎執手，禮之甚重。堅相王猛惡垂雄略，勸堅殺之。堅不從，以爲冠軍將軍，封賓都侯，食華陰之五百户。王猛伐洛，引全爲參軍。猛乃令人詭傳垂語於全曰："吾已東還，汝可爲計也。"全信之，乃奔暐。猛表全叛狀，垂懼而東奔，及藍田，爲追騎所獲。堅引見東堂，慰勉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志不忘本，猶懷首丘。《書》不云乎：'父父子子，無相及也。'卿何爲過懼而狼狽若斯也！"於是復垂爵位，恩待如初。

自從慕容恪死後，苻堅暗地裏有了搞掉慕容暐的圖謀，因爲忌憚慕容垂的威名而没有實施。等到得知他來了，苻堅非常高興，在城郊迎接時拉着他的手，隆重地禮待他。苻堅的相王猛不喜歡慕容垂的雄才大略，勸苻堅殺了他。苻堅不同意，任命他爲冠軍將軍，封爲賓都侯，食邑爲華陰的五百户。王猛征伐洛，用慕容全做參軍。王猛於是讓人假傳慕容垂的話給慕容全説："我已經回東邊去了，你可以自己想辦法了。"慕容全相信了，就逃到慕容暐那裏去了。王猛上表説慕容全背叛的情况，慕容垂害怕而往東逃走，到藍田，被追趕的騎兵抓住。苻堅在東堂接見他，安慰鼓勵他説："卿家國不和，委身投靠朕。賢子立志不忘本，仍然惦念着故土。《書》不是説嗎：'父父子子，無相及也。'卿何必過於害怕而落得如此狼狽呢！"於是恢復慕容垂的爵位，恩遇他和當初一樣。

及堅擒暐，垂隨堅入鄴，收集諸子，對之悲慟，見其故吏，有不悦之色。前郎中令高弼私於垂曰："大王以命世之姿，遭無妄之運，迍邅栖伏，艱亦至矣。天啓嘉會，靈命暫遷，此乃鴻漸之始，龍變之初，深願仁慈有以慰之。且夫高世之略必懷遺俗之規，方當網漏吞舟，以弘苞養之義；收納舊臣之胄，以成爲山之功。奈何以一怒捐之？竊爲大王不取。"垂深納之。垂在堅朝，歷位京兆尹，

等到苻堅捉住慕容暐，慕容垂跟隨苻堅進入鄴，和兒子們團聚，對着他們痛哭，見到他從前的部下，就有不高興的神色。前郎中令高弼私下對慕容垂説："大王有蓋世的才能，却遭到無妄的噩運，困頓難行栖身隱伏，也是極其艱難的了。上天給了美好的相見機會，天命一旦有所轉移，這是鵬程萬里的開端，變化爲龍的起始，深深地希望仁慈的您能够有安慰部下的表示。况且高於世人的謀略必定有不同於流俗的規則，正應該有能够漏掉吞舟之魚的大網一樣的度量，來弘揚包容養士的精神；接納舊臣的後代，來完成山

進封泉州侯，所在征伐，皆有大功。

岳一樣的功業。怎能因爲一時的怒氣而拋棄他們呢？我替大王感到不可取。”慕容垂完全接受了他的意見。慕容垂在苻堅的朝代，歷任到京兆尹，進封爲泉州侯，凡是出去征伐，都建有大功。

堅之敗於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垂。垂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喪，皇綱廢弛，至尊明命著之圖籙，當隆中興之業，建少康之功。但時來之運未至，故韜光俟奮耳。今天厭亂德，凶衆土崩，可謂乾啓神機，授之于我。千載一時，今其會也，宜恭承皇天之意，因而取之。且夫立大功者不顧小節，行大仁者不念小惠。秦既蕩覆三京，竊辱神器，仇耻之深，莫甚於此，願不以意氣微恩而忘社稷之重。五木之祥，今其至矣。”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若何害之！苟天所棄，圖之多便。且縱令北還，更待其釁，既不負宿心，可以義取天下。”垂弟德進曰：“夫鄰國相吞，有自來矣。秦强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爲報仇雪辱，豈所謂負宿心也！昔鄧祁侯不納三甥之言，終爲楚所滅；吴王夫差違子胥之諫，取禍句踐。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表也。願不棄湯武之成踪，追韓信之敗迹，乘彼土崩，恭行天罰，斬逆氐，復宗祀，建中興，繼洪烈，天下大機，弗宜失也。若釋數萬之衆，授干將之柄，是却天時而待後害，非至計也。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兄無疑。”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投身於秦主，又爲王猛所譖，復見昭亮，國士之禮每深，報德之分未一。如使秦運必窮，曆數歸我者，授首之便，何慮無之。關西之地，會非吾有，自當有擾之者，吾可端拱而定關東。君子不怙

苻堅在淮南失敗的時候，慕容垂的部隊單單保全下來了，苻堅率一千多騎兵逃奔慕容垂。慕容垂的世子慕容寶對慕容垂說：“我們的家國傾覆喪滅，皇朝的綱紀被廢置，至尊被明確著録在圖籙上，自然應當建立中興的功業，像夏朝的少康一樣。衹是時運還没有到，所以韜光養晦等候奮發罷了。如今上天厭倦了亂德的人，凶頑的徒衆土崩瓦解，可以說是乾坤打開了神妙的機關，授給了我們。千載一時，如今是機會了，應當恭謹地秉承皇天的意思，順應它來取得天下。況且建立大功的人不顧慮小節，推行大仁的人不計較小恩惠。秦既然掃蕩了三京，竊奪侮辱了神器，冤仇耻辱的深度，没有比得上這個的了，希望不要因爲意氣微恩而忘了社稷的大事。五木象徵的吉利祥瑞，現在恐怕該實現了。”慕容垂說：“你的話是對的。但是他一片真心地來投奔，怎麼能害他！如果上天拋棄他，要對付他是有很多機會的。姑且讓他回北方去，等待别的機會，既可以不用對不起從前的友情，又可以用道義取得天下。”慕容垂的弟弟慕容德進言說：“鄰國互相吞并，很久以來就是這樣了。秦强大就兼并了燕，秦弱了就去對付它，這是報仇雪辱，怎麼說得上是對不起從前的友情呢！從前鄧祁侯不聽三個外甥的話，終於被楚國滅掉了；吴王夫差不聽從子胥的勸阻，有了勾踐的禍患。前事不忘，是後事的師表。希望不要放棄湯武成功的道路，重蹈韓信失敗的覆轍，乘他們土崩瓦解的時候，恭謹地執行上天的懲罰，斬除氐人的統治，恢復祖宗的基業，建立中興的功績，繼承盛大的事業，奪取天下的重大機會，不應該失去呀。如果放棄數萬人的部衆，把利劍的柄送給對方，是放過天時而等待後患，不是最好的辦法呀。俗話說：‘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希望兄長不要遲疑。”慕容垂說：“我從前爲太傅所不能容納，投身於

亂，不爲禍先，且可觀之。”乃以兵屬堅。初，寶在長安，與韓黄、李根等因宴摴蒱，寶危坐整容，誓之曰：“世云摴蒱有神，豈虚也哉！若富貴可期，頻得三盧。”於是三擲盡盧，寶拜而受賜，故云五木之祥。

秦主，又被王猛陷害，再次被諒解，國士般的禮遇一再加深，報答恩德的方面却不足萬一。假如秦的運數必定結束，該當我們接掌天下的話，除掉他的機會，何愁没有。關西地區，必定不是我們的，自會有征服那地方的人，我可以不用出手就平定關東。君子不乘亂取利，不帶頭造成禍患，姑且觀望一陣。”於是率兵馬做苻堅的下屬。當初，慕容寶在長安的時候，曾經和韓黄、李根等人在宴席上玩摴蒱的游戲，慕容寶正襟危坐而神色嚴肅，祈願説：“世人説摴蒱能通神靈，總不會是空話吧！如果能有希望得到富貴，就連得三盧。”結果擲三次全是盧，慕容寶拜受了這上天的恩賜，所以叫做五木的祥瑞。

堅至澠池，垂請至鄴展拜陵墓，因張國威刑，以安戎狄。堅許之。權翼諫曰：“垂爪牙名將，所謂今之韓白，世豪東夏，志不爲人用。頃以避禍歸誠，非慕德而至，列土千城未可以滿其志，冠軍之號豈足以稱其心！且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便高揚，遇風塵之會，必有陵霄之志。惟宜急其羈靽，不可任其所欲。”堅不從，遣其將李蠻、閔亮、尹國率衆三千送垂，又遣石越戍鄴，張蚝戍并州。

苻堅到了澠池，慕容垂請求到鄴去祭拜陵墓，藉機會張大國家的威儀綱紀，來安撫戎狄。苻堅批准了他。權翼諫阻説：“慕容垂是勇武的名將，稱得上是當代的韓信白起，世代稱雄於東方，志向遠大不會被人驅使。以前因爲躲避災禍來歸附投誠，并不是仰慕仁德而來，封給他一千城池還不能使他滿意，冠軍將軍的稱號哪裏够得上讓他稱心！况且慕容垂好比是鷹，飢餓時依附人，飽了就高飛遠走，遇到風雲變幻的機會，必定想展翅凌霄。衹應當加强對他的約束，不能聽任他爲所欲爲。”苻堅不同意，派他的部將李蠻、閔亮、尹國率三千兵馬送慕容垂，又派石越駐防鄴，張蚝駐防并州。

時堅子丕先在鄴，及垂至，丕館之于鄴西，垂具説淮南敗狀。會堅將苻暉告丁零翟斌聚衆謀逼洛陽，丕謂垂曰：“翟斌兄弟因王師小失，敢肆凶勃，子母之軍，殆難爲敵，非冠軍英略，莫可以滅也。欲相煩一行可乎？”垂曰：“下官殿下之鷹犬，敢不惟命是聽。”於是大賜金帛，一無所受，惟請舊田園。丕許之，配垂兵二千，遣其將苻飛龍率氐騎一千爲垂之副。丕戒飛龍曰：“卿王室肺腑，年秩雖卑，其實帥也。垂爲三軍之統，卿爲謀垂之主，用兵制勝之權，防微

當時苻堅的兒子苻丕先期在鄴，等慕容垂到達後，苻丕招待他住在鄴西，慕容垂詳細述説了在淮南失敗的情况。正趕上苻堅的部將苻暉報告丁零翟斌聚衆想要進逼洛陽，苻丕對慕容垂説：“翟斌兄弟因爲王師小敗，就敢於逞凶，兩軍好比孩子和母親，很難爲敵，非得靠冠軍將軍的英才大略，不然没法消滅他們。想要麻煩你去一趟可以嗎？”慕容垂説：“下官是殿下的鷹犬，哪敢不惟命是聽。”於是賜給大量金銀財物，慕容垂一件都不接受，衹請求賜給他舊有的田園。苻丕答應了，配給慕容垂二千兵卒，派自己的部將苻飛龍率氐人騎兵一千擔任慕容垂的副將。苻丕告誡飛龍説：“卿是王室的親戚，職位雖然低，其

杜貳之略，委之於卿，卿其勉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丕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之在燕，破國亂家，及投命聖朝，蒙超常之遇，忽敢輕侮方鎮，殺吏焚亭，反形已露，終爲亂階。將老兵疲，可襲而取之矣。”丕曰：“淮南之敗，衆散親離，而垂侍衛聖躬，誠不可忘。”越曰：“垂既不忠於燕，其肯盡忠於我乎！且其亡虜也，主上寵同功舊，不能銘澤誓忠，而首謀爲亂，今不擊之，必爲後害。”丕不從。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好存小仁，不顧天下大計，吾屬終當爲鮮卑虜矣。”

實就是主帥。慕容垂是三軍的統帥，卿是慕容垂的謀主，用兵制勝的權變，防微杜逆的謀略，交給卿了，卿要努力呀。”慕容垂請求進入鄴城拜祭祖廟，苻丕不同意。於是更换衣服秘密進城，亭吏阻止他，慕容垂發怒，斬吏燒亭之後離去。石越對苻丕説：“慕容垂在燕的時候，破國亂家，到投奔聖朝後，蒙受超常的禮遇，如此怠慢膽敢輕視侮辱方鎮官府，殺吏燒亭，造反的形迹已經暴露，終歸會成爲禍亂的起源。他的將士疲敝，可以襲擊他而制服他了。”苻丕説：“淮南失敗的時候，衆散親離，可是慕容垂侍衛在聖上身邊，誠然是不能忘記的。”石越説：“慕容垂既然不效忠於燕，就肯效忠於我們嗎！况且他是個逃亡的人，主上寵任他就像對待功臣舊部，他不能銘感恩澤而誓死盡忠，却挑頭作亂，如今不打他，必定成爲以後的大害。”苻丕不聽。石越退下後告訴人説：“公父子二人喜好抱着小小仁義，不顧天下大計，我們終歸會成爲鮮卑的俘虜呀。”

垂至河内，殺飛龍，悉誅氐兵，召募遠近，衆至三萬，濟河焚橋，令曰：“吾本外假秦聲，内規興復。亂法者軍有常刑，奉命者賞不逾日。天下既定，封爵有差，不相負也。”

慕容垂到達河内，殺了飛龍，把氐兵全部殺了，招募遠近的人，兵衆達到三萬，渡河後燒掉橋，下令説：“我本來是外表上藉助秦的名義，内地裏規劃興復故國。對犯法者軍中自有刑律，對奉命者獎賞不拖過當天。天下平定之後，按功勞分别封官拜爵，决不相負。”

翟斌聞垂之將濟河也，遣使推垂爲盟主。垂距之曰：“吾父子寄命秦朝，危而獲濟，荷主上不世之恩，蒙更生之惠，雖曰君臣，義深父子，豈可因其小隙，便懷二三。吾本救豫州，不赴君等，何爲斯議而及於我！”垂進欲襲據洛陽，故見苻暉以臣節，退又未審斌之誠款，故以此言距之。垂至洛陽，暉閉門距守，不與垂通。斌又遣長史河南郭通説垂，乃許之。斌率衆會垂，勸稱尊號，垂曰：“新興侯，國之正統，孤之君也。若以諸君之力，得平關東，當以大義喻秦，奉迎反正。無上自尊，非孤心也。”謀于衆曰：“洛陽四面受敵，北阻大

翟斌得知慕容垂將要渡河，派使者去表示推舉慕容垂當盟主。慕容垂拒絶説：“我父子依靠秦朝，在危難中獲得幫助，受了主上無比的大恩，再生的大德，雖然説是君臣，情義深過父子，怎能因爲有了小的磨擦，就想變心。我本想去救豫州，没有告訴你們，爲什麽提出這樣的建議而且涉及到我！”慕容垂進是想襲擊占據洛陽，所以用臣子的節義表現給苻暉看，退又不瞭解翟斌的真心，因此用這些話拒絶他。慕容垂抵達洛陽，苻暉關閉城門堅守，不和慕容垂交往。翟斌又派長史河南人郭通勸説慕容垂，這纔答應了他。翟斌率衆人來拜會慕容垂，勸他稱尊號，慕容垂説：“新興侯，是國家的正統，我的君主。如果憑藉各位的幫助，能够平定關東，當用大義説服秦，奉迎他回到正位上來。不要君上而自己

河，至於控馭燕趙，非形勝之便，不如北取鄴都，據之而制天下。”衆咸以爲然。乃引師而東，遣建威將軍王騰起浮橋于石門。

稱尊，不是孤的本心。”和衆人商議説：“洛陽四面受敵，北面又有大河阻隔，説到控制燕趙，不是很有利的地方，不如往北奪取鄴都，占據它來征服天下。”衆人都認爲有道理。於是率師向東，派建威將軍王騰在石門起造浮橋。

初，垂之發鄴中，子農及兄子楷、紹，弟子宙，爲苻丕所留。及誅飛龍，遣田生密告農等，使起兵趙魏以相應。於是農、宙奔列人，楷、紹奔辟陽，衆咸應之。農西招庫辱官偉于上黨，東引乞特歸于東阿，各率衆數萬赴之，衆至十餘萬。丕遣石越討農，爲農所敗，斬越于陳。

當初，慕容垂從鄴中出發的時候，兒子慕容農和哥哥的兒子慕容楷、慕容紹，弟弟的兒子慕容宙，被苻丕留下了。誅殺飛龍之後，派田生秘密告知慕容農等人，讓他們在趙魏起兵來互相呼應。於是慕容農、慕容宙奔往列人，慕容楷、慕容紹奔往辟陽，衆人都響應他們。慕容農往西在上黨收招了庫辱官偉，往東在東阿接納了乞特歸，分别率領數萬人衆投奔他，部衆達到十多萬人。苻丕派石越討伐慕容農，被慕容農打敗，在陣中斬了石越。

垂引兵至滎陽，以太元九年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建元曰燕元。令稱統府，府置四佐，王公已下稱臣，凡所封拜，一如王者。以翟斌爲建義大將軍，封河南王；翟檀爲柱國大將軍、弘農王；弟德爲車騎大將軍、范陽王；兄子楷征西大將軍、太原王。衆至二十餘萬，濟自石門，長驅攻鄴。農、楷、紹、宙等率衆會垂。立子寶爲燕王太子，封功臣爲公侯伯子男者百餘人。

慕容垂領兵到了滎陽，在太元九年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秉承皇帝旨意處理事務，設年號爲燕元。發令時自稱統府，府中設置四佐，王公以下的稱爲臣，凡封官拜爵的，各種待遇都和王一樣。任命翟斌爲建義大將軍，封爲河南王；任命翟檀爲柱國大將軍、弘農王；任命弟弟慕容德爲車騎大將軍、范陽王；任命哥哥的兒子慕容楷爲征西大將軍、太原王。部衆達到二十多萬，從石門渡河，長驅直攻鄴。慕容農、慕容楷、慕容紹、慕容宙等率衆和慕容垂會合。立兒子慕容寶爲燕王太子，封功臣爲公侯伯子男各等爵位的有一百多人。

苻丕乃遣侍郎姜讓謂垂曰：“往歲大駕失據，君保衛鑾輿，勤王誠義，邁蹤前烈。宜述修前規，終忠貞之節，奈何棄崇山之功，爲此過舉！過貴能改，先賢之嘉事也。深宜詳思，悟猶未晚。”垂謂讓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盡衆赴京師，然後修復家國之業，與秦永爲鄰好。何故暗於機運，不以鄴見歸也？大義滅親，況於意氣之顧！公若迷而不返者，孤亦欲窮兵勢耳。今事已然，恐單馬乞命不可得也。”讓

苻丕在這種情况下派侍郎姜讓去對慕容垂説：“去年大駕失去依靠時，君保衛了鑾輿，勤王的誠心忠義，遠追前代的功臣。應當發揚從前的行爲，成全忠貞的節義，怎麽能抛棄高山一樣的功業，做出這樣的錯誤舉動！有了過失貴在能够改正，這是先賢們稱道的美事。應該好好地考慮，明白過來還不算晚。”慕容垂對姜讓説：“孤受了主上無比的恩德，所以想保全長樂公，讓部衆全部前往京師，然後恢復家國的基業，和秦成爲永久和好的鄰邦。爲什麽不明白這種大局的變化，不肯讓我回到鄴呢？大義可以滅親，何况意氣之類的關係！公如果痴迷不悟的話，孤也想統

厲色責垂曰：“將軍不容於家國，投命於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别，臭味不同，奇將軍於一見，托將軍以斷金，寵逾宗舊，任齊懿藩，自古君臣冥契之重，豈甚此邪！方付將軍以六尺之孤，萬里之命，奈何王師小敗，便有二圖！夫師起無名，終則弗成，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將軍起無名之師，而欲興天所廢，竊未見其可。長樂公主上之元子，聲德邁于唐衛，居陝東之任，爲朝廷維城，其可束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大夫死王事，國君死社稷，將軍欲裂冠毁冕，拔本塞源者，自可任將軍兵勢，何復多云。但念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忽爲逆鬼，竊爲將軍痛之。”垂默然。左右勸垂殺之，垂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犬各吠非其主，何所問也！”乃遣讓歸。

兵決戰一番。如今事情已經到了這個地步，恐怕單騎求得活命也做不到了。”姜讓板着臉指責慕容垂説：“將軍不被家國容納，投奔到聖朝，燕的土地，將軍難道有一尺一寸的主權嗎！主上和將軍風俗不同種族不同，情趣好惡也不同，一見面就認爲將軍是奇才，和將軍結下可以斷金的深厚友情，寵信超過對待宗族舊臣，委任的職位相當於王侯，自古以來君臣之間投合的情況，哪裏有比這個更深的！正當將未成年的孤兒托付給將軍，交給將軍重大的使命時，不料想王師打了小小的敗仗，將軍便有了另外的打算！但凡起兵而没有正當的名義，結果就不會成功，上天要除掉的，人力就無法支撑住。將軍興起没有名義的軍隊，而想扶起上天要摧毁的東西，竊以爲是不可能的。長樂公是主上的長子，聲譽德行超過了衛康叔，身負陝東的重任，作爲朝廷的藩屏，怎麽能將擁有百座城池的土地拱手送給將軍！大夫爲王事而死，國君爲社稷而死，將軍如果想要毁掉現有的冠冕制度，拔掉根本堵塞源頭的話，自然可以任意使用將軍的兵馬，何必還要多説。衹是顧念將軍七十歲的年齡，却將要懸挂自己的首級在白旗上面，超凡的忠誠，忽然成爲叛逆的鬼魂，竊替將軍感到痛心。”慕容垂默然不語。左右部屬勸慕容垂殺了他，慕容垂説：“自古交兵，使者來往於他們的中間，犬各自對着不是自己主人的人叫，何必管他。”於是讓姜讓回去了。

垂上表于苻堅曰：“臣才非古人，致禍起蕭墻，身嬰時難，歸命聖朝。陛下恩深周漢，猥叨微顧之遇，位爲列將，爵忝通侯，誓在戮力輸誠，常懼不及。去夏桓冲送死，一擬雲消，迴討鄖城，俘馘萬計，斯誠陛下神算之奇，頗亦愚臣忘死之效。方將飲馬桂州，懸旌閩會，不圖天助亂德，大駕班師。陛下單馬奔臣，臣奉衛匪貳，豈陛下聖明鑒臣單心，皇天后土實亦知之。臣奉詔北巡，受制長樂。然丕外失衆心，内多猜忌，今臣野次外庭，不聽謁廟。丁零逆竪寇逼

慕容垂上表給苻堅説：“臣的才能比不上古人，以至於禍起蕭墻，身遭大難，投奔了聖朝。陛下恩德深過周漢，承蒙深深地知遇，讓我位爲將軍，忝爲侯爵，一心想盡力效忠，常常擔心做得不够。去年夏天桓冲來送死，一擊而潰，回兵討伐鄖城，俘虜斬首數以萬計，這固然是陛下的神機妙算，也還有愚臣捨生忘死的作用。正打算到桂州去飲馬，把旌旗插上閩會的城頭，不料上天幫助亂德之人，大駕班師而歸。陛下單騎跑到臣這裏，臣侍奉保衛毫不變心，豈止陛下聖明能够看出臣的忠心不二，皇天后土實在也明白這一點。臣奉詔到北方來巡察，受到長樂公的制約。可是苻丕在外失去了人心，在内多所猜忌，

豫州，丕迫臣單赴，限以師程，惟給弊卒二千，盡無兵杖，復令飛龍潛爲刺客。及至洛陽，平原公暉復不信納。臣竊惟進無淮陰功高之慮，退無李廣失利之愆，懼有青蠅，交亂白黑。丁零夷夏以臣忠而見疑，乃推臣爲盟主。臣受托善始，不遂令終，泣望西京，揮涕即邁。軍次石門，所在雲赴，雖復周武之會於孟津，漢祖之集于垓下，不期之衆，實有甚焉。欲令長樂公盡衆赴難，以禮發遣，而丕固守匹夫之志，不達變通之理。臣息農收集故營，以備不虞，而石越傾鄴城之衆，輕相掩襲，兵陣未交，越已隕首。臣既單車懸軫，歸者如雲，斯實天符，非臣之力。且鄴者臣國舊都，應即惠及，然後西面受制，永守東藩，上成陛下遇臣之意，下全愚臣感報之誠。今進師圍鄴，并喻丕以天時人事。而丕不察機運，杜門自守，時出挑戰，鋒戈屢交，恒恐飛矢誤中，以傷陛下天性之念。臣之此誠，未簡神聽，輒遏兵止鋭，不敢窮攻。夫運有推移，去來常事，惟陛下察之。”

讓臣駐在郊野，不許拜謁祖廟。丁零的叛逆侵逼豫州，苻丕强迫臣孤軍前往，限定行軍的日程，衹給二千疲敝的士卒，全都没有兵器甲仗，又派飛龍秘密做刺客。到了洛陽，平原公苻暉又不相信接納。臣竊想進没有淮陰侯功高震主的憂慮，退没有李廣行軍失利的罪愆，害怕的是有進讒言的佞人，顛倒混淆了黑白。丁零的夷人夏人因爲臣忠心而被猜疑，就推舉臣做盟主。臣接受托付是好的開始，却不能得到好的終結，哭泣眺望西京，流淚走上征途。軍隊駐在石門，所到之處人們雲集而來，即使周武王在孟津大會諸侯，漢高祖在垓下集結大軍的情景再現，不約而來的民衆，事實上還要超過他們。想讓長樂公盡調部衆前往救援，按常規派遣，可是苻丕堅持抱着匹夫的想法，不明白變通的道理。臣的兒子慕容農收集舊部，以防備不測，而石越却率鄴城的所有部衆，輕裝前去襲擊，兵陣還没有接觸，石越已經掉了腦袋。臣雖然單車匹馬，可是歸者如雲，這實際上是上天的意旨，不是臣的力量。况且鄴是臣的國家的故都，應該馬上惠賜給臣，然後臣向西接受制約，永遠守衛在東邊，上可以成全陛下對待臣的心意，下可以成全愚臣感恩報德的誠心。如今進兵包圍鄴，并告知苻丕天時人事。可是苻丕看不清局勢，關閉城門自守，時時出來挑戰，鋒芒戈矛常常相交，一直擔心亂飛的箭誤中了他，因而有損陛下天性的挂念。臣的這片誠心，不敢欺騙神明，所以約束兵卒收斂鋭氣，不敢一味攻打。但凡氣運總有推移，去或來是常事，希望陛下看清這些。”

堅報曰：“朕以不德，忝承靈命，君臨萬邦，三十年矣。遐方幽裔，莫不來庭，惟東南一隅，敢違王命。朕爰奮六師，恭行天罰，而玄機不吊，王師敗績。賴卿忠誠之至，輔翼朕躬，社稷之不隕，卿之力也。《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方任卿以元相，爵卿以郡侯，庶弘濟艱難，敬酬勛烈，何圖伯夷忽毁冰操，柳惠倏爲淫夫！覽表惋然，有慚朝士。卿

苻堅回函説：“朕憑稱不上的德行，忝承天命，統治萬邦，已經三十年了。遠方偏地，没有不來朝見的，衹有東南方一個角落，膽敢違抗王命。朕調發六軍，恭謹地執行上天的懲罰，可是玄機不測，王師敗績。幸虧卿忠誠至極，輔佐了朕，社稷没有被毁掉，是卿的功勞。《詩經》説：‘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正要委任卿做首相，封卿爲郡侯一級的爵位，希望做臣的大力拯救國家的艱難，做君的尊敬地酬勞功勛烈績。没想到伯夷忽然毁掉自己冰雪般的節操，柳下惠頃刻間成

既不容於本朝，匹馬而投命，朕則寵卿以將位，禮卿以上賓，任同舊臣，爵齊勛輔，歃血斷金，披心相付。謂卿食椹懷音，保之偕老。豈意畜水覆舟，養獸反害，悔之噬臍，將何所及！誕言駭衆，誇擬非常，周武之事，豈卿庸人所可論哉！失籠之鳥，非羅所羈；脱網之鯨，豈罟所制！翹陸任懷，何須聞也。念卿垂老，老而爲賊，生爲叛臣，死爲逆鬼，侏張幽顯，布毒存亡，中原士女，何痛如之！朕之曆運興喪，豈復由卿！但長樂、平原以未立之年，遇卿於兩都，慮其經略未稱朕心，所恨者此焉而已。"

了淫夫！觀看表章不禁惋惜，怎麽有臉見朝中人士。卿既然不被原來的朝廷相容，匹馬來投奔，朕却寵信卿而委任給將軍的職位，禮遇卿好比對待上等佳賓，委任等同於故舊臣子，爵位比得上大功臣，歃血結盟而深交，推心置腹地來往。以爲卿能感念情義，相安到老。没料想蓄積的水翻了自己的船，豢養了野獸反而身受其害，後悔痛恨，有什麽能比得上！誕妄的言辭驚駭衆人，誇張虚擬得非同尋常，周武王的事，難道是卿這樣的庸人可以相提并論的！逃出牢籠的鳥，不是羅網所能留住的；衝脱大網的鯨，哪裏是用罟能制得住的！跳梁之類的事儘管任意去做，何必告知呢。想到卿年紀垂老，年老了而去做賊人，活着是叛臣，死了是逆鬼，放肆囂張於天地之間，廣布流毒於存亡之中，中原的士女，有什麽痛苦比得上這個！朕的運數興衰，難道還要由卿决定！衹是長樂、平原憑着不到而立之年的閲歷，在兩都對付卿，擔心他們處理得不能符合朕的心意，遺憾的衹有這一點罷了。"

垂攻拔鄴郛，丕固守中城，垂塹而圍之，分遣老弱於魏郡、肥鄉，築新興城以置輜重，擁漳水以灌之。

慕容垂攻下了鄴的外城，苻丕固守内城，慕容垂在四周挖下塹壕，分派老弱的人去魏郡、肥鄉，起造新興城來放置輜重，引漳水來淹城。

翟斌潛諷丁零及西人，請斌爲尚書令。垂訪之群僚，其安東將軍封衡厲色曰："馬能千里，不免羈靽，明畜生不可以人御也。斌戎狄小人，遭時際會，兄弟封王，自驩兜已來，未有此福。忽履盈忘止，復有斯求，魂爽錯亂，必死不出年也。"垂猶隱忍容之，令曰："翟王之功宜居上輔，但臺既未建，此官不可便置。待六合廓清，更當議之。"斌怒，密應苻丕，潛使丁零决防潰水。事泄，垂誅之。斌兄子真率其部衆北走邯鄲，引兵向鄴，欲與丕爲内外之勢，垂令其太子寶、冠軍慕容隆擊破之。真自邯鄲北走，又使慕容楷率騎追之，戰于下邑，爲真所敗，真遂屯于承營。垂謂諸將曰："苻丕窮寇，必守死不降。

翟斌暗中指使丁零人和西方來的人，去請求讓翟斌當尚書令。慕容垂徵求僚屬們的意見，他的安東將軍封衡嚴厲地説："馬能行千里，少不了戴籠頭，這説明對畜生不能像對人似的。翟斌是個戎狄小人，遇上時運機會，兄弟都被封爲王，從驩兜以來，還没有誰有這樣的福氣。一下子得意忘形，又有這樣的要求，精神錯亂，不出一年必死無疑。"慕容垂仍然容忍了他，下令説："翟王的功績應當位居宰相，衹是還没有設立臺省，這一官職不能馬上設置。等掃清六合之後，自然會商議這件事。"翟斌怒，秘密聯絡苻丕，悄悄派丁零人挖開堤防使水潰出。事情泄露，慕容垂誅殺了他。翟斌哥哥的兒子翟真率領他的部衆向北逃往邯鄲，領兵馬指向鄴，想要和苻丕構成内外呼應的形勢，慕容垂讓他的太子慕容寶、冠軍將軍慕容隆打敗了他。翟真從邯鄲往北逃，又派慕容楷率領騎兵追趕他，在下邑交戰，被翟

丁零叛擾，乃我腹心之患。吾欲還師新城，開其逸路，進以謝秦主疇昔之恩，退以嚴擊真之備。"於是引師去鄴，北屯新城。慕容農進攻翟嵩于黃泥，破之。垂謂其范陽王德曰："苻丕吾縱之不能去，方引晉師規固鄴都，不可置也。"進師又攻鄴，開其西奔之路。

真打敗，翟真於是屯兵在承營。慕容垂對部將們說："苻丕是窮寇，必定死守而不投降。丁零人叛亂，是我的心腹大患。我想移兵到新城，放開他們逃走的路，用這個來感謝秦主從前的恩義，同時加强攻擊翟真的準備。"於是率軍離開鄴，往北屯駐在新城。慕容農在黃泥進攻翟嵩，打敗了他。慕容垂對他的范陽王慕容德說："我放了苻丕可他却不離去，正想引晉軍來加固鄴都的防守，不能置之不理。"又進兵攻打鄴，放開他們往西逃奔的路。

垂將有北都中山之意，農率衆數萬迎之。群僚聞慕容暐爲苻堅所殺，勸垂僭位。垂以慕容冲稱號關中，不許。

慕容垂萌生了往北到中山建都的意圖，慕容農率領數萬部衆迎接他。僚屬們得知慕容暐被苻堅殺了，勸慕容垂僭登帝王位。慕容垂因爲慕容冲在關中稱帝王號了，不同意。

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衆救苻丕，至鄴，垂逆戰，敗績，遂徹鄴圍，退屯新城。垂自新城北走，牢之追垂，連戰皆敗。又戰于五橋澤，王師敗績，德及隆引兵要之於五丈橋，牢之馳馬跳五丈澗，會苻丕救至而免。

晉的龍驤將軍劉牢之率部衆援救苻丕，到達鄴，慕容垂迎戰，戰敗了，於是解除鄴的包圍，退兵屯駐在新城。慕容垂從新城往北跑，牢之追擊慕容垂，連續交戰慕容垂都失敗了。又在五橋澤交戰，王師戰敗，慕容德和慕容隆領兵在五丈橋夾攻他，牢之縱馬跳過了五丈澗，遇到苻丕來救纔逃脱。

翟真去承營，徙屯行唐，真司馬鮮于乞殺真，盡誅翟氏，自立爲趙王。營人攻殺乞，迎立真從弟成爲主，真子遼奔黎陽。

翟真離開承營，移駐到行唐，翟真的司馬鮮于乞殺了翟真，將翟家的人全部誅殺光了，自立爲趙王。營人攻打殺了鮮于乞，接來翟真的堂弟翟成立爲主，翟真的兒子翟遼逃奔黎陽。

高句驪寇遼東，垂平北慕容佐遣司馬郝景率衆救之，爲高句驪所敗，遼東、玄菟遂没。

高句驪侵入遼東，慕容垂的平北將軍慕容佐派司馬郝景率部衆去救援，被高句驪打敗，遼東、玄菟於是陷落。

建節將軍徐巖叛于武邑，驅掠四千餘人，北走幽州。垂馳敕其將平規曰："但固守勿戰，比破丁零，吾當自討之。"規違命距戰，爲巖所敗。巖乘勝入薊，掠千餘户而去，所過寇暴，遂據令支。

建節將軍徐巖在武邑反叛，驅趕四千多人，往北前往幽州。慕容垂飛騎傳令給他的將領平規說："祇管固守不要接戰，等破了丁零人，我會親自來討伐他。"平規違背命令迎戰，被徐巖打敗。徐巖乘勝進入薊，擄掠一千多户而去，經過的地方都被搶掠施虐，於是占據了令支。

翟成長史鮮于得斬成而降，垂入行唐，悉坑其衆。

翟成的長史鮮于得斬了翟成後投降，慕容垂進入行唐，將其兵衆全部坑殺。

苻丕棄鄴城，奔于并州。

苻丕放棄鄴城，逃奔到并州。

慕容農攻克令支，斬徐巖兄弟。進伐高句驪，復遼東、玄菟二郡，還

慕容農攻克了令支，斬了徐巖兄弟。進兵討伐高句驪，收復遼東、玄菟二郡，回師屯兵在龍

屯龍城。

垂定都中山，群僚勸即尊號，具典儀，修郊燎之禮。垂從之，以太元十一年僭即位，赦其境內，改元曰建興，置百官，繕宗廟社稷，立寶爲太子。以其左長史庫辱官偉、右長史段崇、龍驤張崇，中山尹封衡爲吏部尚書，慕容德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領司隸校尉，撫軍慕容麟爲衛大將軍，其餘拜授有差。追尊母蘭氏爲文昭皇后，遷𨱍后段氏，以蘭氏配饗。博士劉詳、董謐議以堯母妃位第三，不以貴陵姜嫄，明聖王之道以至公爲先。垂不從。

遣其征西慕容楷、衛軍慕容麟、鎮南慕容紹、征虜慕容宙等攻苻堅冀州牧苻定、鎮東苻紹、幽州牧苻謨、鎮北苻亮。楷與定等書，喻以禍福，定等悉降。

垂留其太子寶守中山，率諸將南攻翟遼，以楷爲前鋒都督。遼之部衆皆燕趙人也，咸曰："太原王之子，吾之父母。"相率歸附。遼懼，遣使請降。垂至黎陽，遼肉袒謝罪，垂厚撫之。

爲其太子寶起承華觀，以寶録尚書政事，巨細皆委之，垂總大綱而已。立其夫人段氏爲皇后。又以寶領侍中、大單于、驃騎大將軍、幽州牧。建留臺于龍城，以高陽王慕容隆録留臺尚書事。時慕容暐及諸宗室爲苻堅所害者，并招魂葬之。

清河太守賀耕聚衆定陵以叛，南應翟遼，慕容農討斬之，毀定陵城。進師入鄴，以鄴城廣難固，築鳳陽門大道之東爲隔城。

其尚書郎婁會上疏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兵荒殺禮，遂以一

城。

慕容垂在中山定都，僚屬們勸他稱尊號，設典章禮儀，行郊燎的儀式。慕容垂聽從了，在太元十一年僭即位，赦免他的轄境以內的罪人，改年號爲建興，設置百官，修繕宗廟社稷，立慕容寶爲太子。任命了他的左長史庫辱官偉、右長史段崇、龍驤將軍張崇，任命中山尹封衡爲吏部尚書，任命慕容德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領司隸校尉，任命撫軍將軍慕容麟爲衛大將軍，對其餘人封官拜爵各有不同。追尊母親蘭氏爲文昭皇后，移走慕容𨱍的皇后段氏，用蘭氏配饗。博士劉詳、董謐提出堯的母親是第三位的妃子，没有因爲堯而凌駕在姜嫄的上面，説明聖王是把至公放在第一位的。慕容垂不聽。

派他的征西將軍慕容楷、衛軍將軍慕容麟、鎮南將軍慕容紹、征虜將軍慕容宙等人攻打苻堅的冀州牧苻定、鎮東將軍苻紹、幽州牧苻謨、鎮北將軍苻亮。慕容楷給苻定等人寫信，説明禍福，苻定等人全都投降了。

慕容垂留下他的太子慕容寶鎮守中山，自己率領部將往南進攻翟遼，任命慕容楷爲前鋒都督。翟遼的部衆都是燕趙一帶的人，都説："太原王的兒子，好比是我們的父母。"一批跟着一批地來歸附。翟遼害怕了，派使者請求投降。慕容垂到達黎陽，翟遼脱光上衣表示認罪，慕容垂厚加安撫。

爲他的太子慕容寶起造承華觀，任命慕容寶爲録尚書事，大小事全都交給他，慕容垂統掌大的綱紀罷了。立他的夫人段氏爲皇后。又任命慕容寶爲領侍中、大單于、驃騎大將軍、幽州牧。在龍城建立留臺，任命高陽王慕容隆爲録留臺尚書事。當時慕容暐和各位宗室中被苻堅殺害了的，都招魂安葬了他們。

清河太守賀耕在定陵聚集徒衆反叛，響應在南邊又反叛了的翟遼，慕容農討伐并斬了他，毁掉了定陵城的城墻。進兵進入鄴，因爲鄴城區大難以防守，在鳳陽門大道的東面築起隔城。

他的尚書郎婁會上疏説："服喪三年，是天下通行的制度，兵荒馬亂時减省禮數，於是根據

切取士。人心奔競，苟求榮進，至乃身冒縗絰，以赴時役，豈必殉忠於國家，亦昧利于其間也。聖王設教，不以顛沛而虧其道，不以喪亂而變其化，故能杜豪競之門，塞奔波之路。陛下鍾百王之季，廓中興之業，天下漸平，兵革方偃，誠宜蠲蕩瑕穢，率由舊章。吏遭大喪，聽終三年之禮，則四方知化，人斯服禮。"垂不從。

權宜之計選取士人。人心總想追逐名利，苟且追求榮耀進升，以至於身穿縗絰喪服，去擔任當時的差事，哪裏是向國家效忠，是想在其中謀取私利罷了。聖王設置教化，不因爲動亂顛沛而減損，不因爲喪亡變故而改變，所以能够杜絶强横權貴的門路，堵塞奔波鑽營者的途徑。陛下繼承了百王的傳統，發展了中興的大業，天下漸漸平定，戰事正要停止，正應當捐棄瑕疵滌蕩污穢，一切遵循舊有的章程。官吏遭到大喪事，允許他完成守喪三年的禮數，那麼四方懂得了教化，人們這纔會遵守禮法。"慕容垂不聽。

翟遼死，子釗代立，攻逼鄴城，慕容農擊走之。垂引師伐釗于滑臺，次于黎陽津，釗于南岸距守，諸將惡其兵精，咸諫不宜濟河。垂笑曰："豎子何能爲，吾今爲卿等殺之。"遂徙營就西津，爲牛皮船百餘艘，載疑兵列杖，泝流而上。釗先以大衆備黎陽，見垂向西津，乃棄營西距。垂潛遣其桂林王慕容鎮、驃騎慕容國於黎陽津夜濟，壁于河南。釗聞而奔還，士衆疲渴，走歸滑臺，釗携妻子率數百騎北趣白鹿山。農追擊，盡擒其衆，釗單騎奔長子。釗所統七郡户三萬八千皆安堵如故。徙徐州流人七千餘户于黎陽。

翟遼死後，兒子翟釗繼他而立，攻打逼近鄴城，慕容農打跑了他。慕容垂領兵在滑臺討伐翟釗，駐扎在黎陽津，翟釗在南岸據守，將領們認爲他的兵馬精鋭，都勸阻説不應該渡河。慕容垂笑着説："豎子能做什麼，我現在就給你們殺了他。"於是遷移營寨到西津，造一百多艘牛皮船，上面載着疑兵排列着儀仗，逆流而上。翟釗起先率大部隊守備黎陽，見慕容垂去了西津，就捨棄營寨到西邊去抵擋。慕容垂秘密派遣他的桂林王慕容鎮、驃騎將軍慕容國夜晚在黎陽津渡過黄河，在河的南岸建立壁壘。翟釗得知後趕回來，士衆疲憊飢渴，跑回滑臺去了。翟釗携妻子兒女率數百騎兵往北投奔白鹿山。慕容農追擊，將他的部衆全部捉住，翟釗單人獨騎逃奔長子。翟釗所統治的七個郡三萬八千户都安然如故。遷徐州的流人七千多户到黎陽。

於是議征長子。諸將咸諫，以慕容永未有釁，連歲征役，士卒疲怠，請俟他年。垂將從之，及聞慕容德之策，笑曰："吾計决矣。且吾投老，扣囊底智，足以克之，不復留逆賊以累子孫也。"乃發步騎七萬，遣其丹楊王慕容瓚、龍驤張崇攻永弟支于晋陽。永遣其將刁雲、慕容鍾率衆五萬屯潞川。垂遣慕容楷出自滏口，慕容農入自壺關，垂頓于鄴之西南，月餘不進。永謂垂詭道伐之，乃攝諸軍還杜太行軹關。垂進師入自天井關，

於是商議征討長子。部將們都諫阻，原因是慕容永還没有什麼破綻，加上連年征戰，士卒疲乏倦怠，請求等待以後再説。慕容垂將要聽從，但是聽了慕容德的計策，笑着説："我的主意已經定了。况且我臨到老年，傾囊較量智謀，足够戰勝他們，不必留下逆賊去拖累我們的子孫。"於是調動七萬步騎兵，派他的丹楊王慕容瓚、龍驤將軍張崇到晋陽攻打慕容永的弟弟慕容支。慕容永派遣他的部將刁雲、慕容鍾率五萬部衆屯駐在潞川。慕容垂派慕容楷從滏口出兵，慕容農從壺關攻入，慕容垂停駐在鄴的西南，一個多月不進兵。慕容永認爲慕容垂正從秘密途徑來攻打

至于臺壁。永率精卒五萬來距，阻河曲以自固，馳使請戰。垂列陣于臺壁之南，農、楷分爲二翼，慕容國伏千兵于深澗，與永大戰。垂引軍僞退，永追奔數里，國發伏兵馳斷其後，楷、農夾擊之，永師大敗，斬首八千餘級，永奔還長子。慕容瓚攻克晋陽。垂進圍長子，永將賈韜等潛爲内應。垂進軍入城，永奔北門，爲前驅所獲，於是數而戮之，并其所署公卿刁雲等三十餘人。永所統新舊八郡户七萬六千八百及乘輿、服御、伎樂、珍寶悉獲之，於是品物具矣。

他，就領各部撤回去在太行的軹關設防。慕容垂進兵從天井關攻入，到達臺壁。慕容永統領五萬精兵前來抵禦，在河曲憑險設防，派使者要求交戰。慕容垂在臺壁的南面列好陣勢，慕容農、慕容楷分成兩翼，慕容國率千餘兵馬埋伏在深澗，和慕容永大戰。慕容垂領兵僞裝敗退，慕容永追趕好幾里，慕容國發動伏兵衝出截斷了他的後路，慕容楷、慕容農夾攻他，慕容永的軍隊大敗，斬下首級八千多個，慕容永逃回長子。慕容瓚攻克了晋陽。慕容垂進兵圍攻長子，慕容永的部將賈韜等私下作爲内應。慕容垂進軍攻入城内，慕容永逃奔北門，被前鋒部隊俘虜，於是列舉他的罪狀而殺了他，同時殺了他所設立的公卿刁雲等三十多人。慕容永所統治的新舊八個郡七萬六千八百户以及車輛、服飾、舞女樂師、珍奇寶貝等全被繳獲，從此以後應用的物品就具備了。

使慕容農略地河南，攻廩丘、陽城，皆克之，太山、琅邪諸郡皆委城奔潰，農進師臨海，置守宰而還。垂告捷于龍城之廟。

派慕容農到河南侵占土地，攻打廩丘、陽城，都攻克了，太山、琅邪各郡都棄城潰逃，慕容農進軍到海邊，設置了守宰後回師。慕容垂到龍城祖廟告捷。

遣其太子寶及農與慕容麟等率衆八萬伐魏，慕容德、慕容紹以步騎一萬八千爲寶後繼。魏聞寶將至，徙往河西。寶進師臨河，懼不敢濟。還次參合，忽有大風黑氣，狀若堤防，或高或下，臨覆軍上。沙門支曇猛言於寶曰："風氣暴迅，魏軍將至之候，宜遣兵禦之。"寶笑而不納。曇猛固以爲言，乃遣麟率騎三萬爲後殿，以禦非常。麟以曇猛言爲虚，縱騎游獵。俄而黄霧四塞，日月晦冥，是夜魏師大至，三軍奔潰，寶與德等數千騎奔免，士衆還者十一二，紹死之。初，寶至幽州，所乘車軸無故自折。術士靳安以爲大凶，固勸寶還，寶怒不從，故及於敗。

派他的太子慕容寶以及慕容農和慕容麟等率領八萬兵馬討伐魏，慕容德、慕容紹率領一萬八千步騎兵作爲慕容寶的後援。魏得知慕容寶將要到來，遷往河西。慕容寶進兵到河邊，害怕而不敢渡河。回師駐扎在參合，忽然有大風黑氣，形狀像長堤，或升高或降下，覆蓋在軍營上面。沙門支曇猛對慕容寶説："風氣來得突然，是魏軍將要到來的徵候，應該派兵防禦他們。"慕容寶笑而不聽。曇猛一再提出這個問題，纔派慕容麟率三萬騎兵作爲殿後，以防備意外。慕容麟認爲曇猛的話没有根據，放任騎兵們巡游打獵。不一會兒黄霧籠罩四野，日月無光，當晚魏軍大批殺到，三軍奔逃潰散，慕容寶和慕容德等數千騎兵逃脱，士兵中逃回來的十個裏衹有一兩個，慕容紹戰死。當初，慕容寶到達幽州時，乘車的車軸無緣無故地自己折斷了，術士靳安認爲是大凶兆，執意勸慕容寶回師，慕容寶發怒而不聽從，所以最終失敗了。

寶恨參合之敗，屢言魏有可乘之機。慕容德亦曰："魏人狃於參合之役，有陵太子之心，宜及聖略，摧其鋭志。"垂從之，留德守中山，自率大衆出參合，鑿山開道，次于獵嶺。遣寶與農出天門，征北慕容隆、征西慕容盛逾青山，襲魏陳留公泥于平城，陷之，收其衆三萬餘人而還。

慕容寶對參合的大敗心中不服，多次説魏有可以利用的機會。慕容德也説："魏人對參合之戰很得意，有凌辱太子的意思，應該拿出聖略大計，摧垮他們的鋭氣。"慕容垂聽從了他，留下慕容德守衛中山，親自率大軍從參合出兵，鑿山開道，駐扎到獵嶺。派慕容寶和慕容農從天門出兵，征北將軍慕容隆、征西將軍慕容盛越過青山，到平城襲擊魏的陳留公拓跋泥，攻陷了他，收聚了他的三萬多部衆回來。

垂至參合，見往年戰處積骸如山，設吊祭之禮，死者父兄一時號哭，軍中皆慟。垂慚憤歐血，因而寢疾，乘馬輿而進，過平城北三十里疾篤，築燕昌城而還。寶等至雲中，聞垂疾，皆引歸。及垂至于平城，或有叛者奔告魏曰："垂病已亡，輿尸在軍。"魏又聞參合大哭，以爲信然，乃進兵追之，知平城已陷而退，還館陰山。垂至上谷之沮陽，以太元二十一年死，時年七十一，凡在位十三年。遺令曰："方今禍難尚殷，喪禮一從簡易，朝終夕殯，事訖成服，三日之後，釋服從政。强寇伺隙，秘勿發喪，至京然後舉哀行服。"寶等遵行之。僞謚成武皇帝，廟號世祖，墓曰宣平陵。

慕容垂抵達參合，見到過去的戰場上尸體堆積如山，就安排吊祭的禮儀，死者的父兄親屬一時間放聲大哭，軍中人都很悲痛。慕容垂慚愧憤恨以致嘔血，於是卧床不起，乘馬車前進，過平城往北走了三十里而病重，築成燕昌城就回師了。慕容寶等人到達雲中，得知慕容垂病了，都撤回來了。當慕容垂到達平城時，有叛逃的人告訴魏説："慕容垂已經病死了，尸體用車裝着在軍營裏。"魏人又聽到了參合的大哭聲，以爲是真的，就進兵追擊，得知平城已經陷落纔退走，回師在陰山住下。慕容垂到達上谷的沮陽，於太元二十一年死去，時年七十一歲，共在位十三年。遺令説："當今禍難還是很多，喪禮一概從簡，早上死的話黄昏就殯殮，殯殮後成服，三天過後，就可脱去喪服處理政事。强敵正在尋找機會，要保密不舉喪，回到京城後舉哀服喪。"慕容寶等人遵照他的話辦了。僞謚號爲成武皇帝，廟號爲世祖，墓叫宣平陵。

# 晉書卷一百二十四

## 載記第二十四

### 慕容寶

慕容寶字道祐，垂之第四子也。少輕果無志操，好人佞己。苻堅時爲太子洗馬、萬年令。堅淮肥之役，以寶爲陵江將軍。及爲太子，砥礪自修，敦崇儒學，工談論，善屬文，曲事垂左右小臣，以求美譽。垂之朝士翕然稱之，垂亦以爲克保家業，甚賢之。

慕容寶字道祐，是慕容垂的第四個兒子。少年時輕捷果敢，没有什麽志向操守，喜歡别人奉承自己。苻堅在位時爲太子洗馬、萬年令。苻堅在淮肥之戰時，任命慕容寶爲陵江將軍。到慕容寶當了太子的時候，刻苦磨礪自己，加强自我修養，篤信和推崇儒學，擅長言談辯論和寫文章，曲意事奉慕容垂身邊的小臣，用來求得美好的名聲。慕容垂朝裹的官吏都一致稱贊他，慕容垂也認爲他能够保住家業，很看重他。

垂死，其年寶嗣僞位，大赦境内，改元爲永康。以其太尉庫辱官偉爲太師、左光禄大夫，段崇爲太保，其餘拜授各有差。遵垂遺令，校閲户口，罷諸軍營分屬郡縣，定士族舊籍，明其官儀，而法峻政嚴，上下離德，百姓思亂者十室而九焉。

慕容垂死後，慕容寶當年繼承了僞皇位，在全境内實行大赦，改元爲永康。任命他的太尉庫辱官偉爲太師、左光禄大夫，任命段崇爲太保，其餘的都授任了各種不同的官職。遵行慕容垂遺令，查核户數和人口，把各軍營解散，分屬各郡縣，確定士族原來的户籍，明確官府的禮儀，但是慕容寶的政令刑法太苛酷細嚴，上下離德，想作亂的老百姓十家有九家。

初，垂以寶冢嗣未建，每憂之。寶庶子清河公會多材藝，有雄略，垂深奇之。及寶之北伐，使會代攝官事、總録，禮遇一同太子，所以見定旨也。垂之伐魏，以龍城舊都，宗廟所在，復使會鎮幽州，委以東北之重，高選僚屬以崇威望。臨死顧命，以會爲寶嗣，而寶寵愛少子濮陽公策，意不在會。寶庶長子長樂公盛自以同生年長，耻會先之，乃盛稱策宜爲儲貳，而非毁會焉。寶大悦，乃訪其趙王麟、高陽王隆，麟等咸希

當初，慕容垂因爲慕容寶還没有立太子，常常爲這件事情犯愁。慕容寶的庶子清河公慕容會很有才幹，有雄才大略，慕容垂非常看重他。到了慕容寶北伐時，慕容垂讓慕容會代理宫廷事務、統領事務，禮遇全都和太子一樣，可以看出想立他爲太子。慕容垂攻打魏國時，因爲龍城是舊都，是宗廟所在之地，再讓慕容會鎮守幽州，把守衛東北方的重任交給他，選派官位高的僚屬給他，以增加他的威望。臨死前發出遺詔，把慕容會作爲慕容寶的繼承人。但是慕容寶寵愛小兒子濮陽公慕容策，心意不在慕容會身上。慕容寶庶出的長子長樂公慕容盛因爲自己和慕容會

旨贊成之。寶遂與麟等定計，立策母段氏爲皇后，策爲皇太子，盛、會進爵爲王。策字道符，年十一，美姿貌，而蠢弱不慧。

同母生而且年紀大，把慕容會地位比自己重要看作是耻辱，就極力説慕容策應該作太子，詆毁慕容會。慕容寶很高興，於是和趙王慕容麟、高陽王慕容隆商議，慕容麟等人全都迎合慕容寶的意思，促成這件事。慕容寶就和慕容麟等人定下計策，立慕容策的母親段氏爲皇后，慕容策爲皇太子，慕容盛、慕容會的爵位進升爲王。慕容策字道符，年紀十一歲，姿態容貌都很美，但是愚蠢懦弱不聰明。

魏伐并州，驃騎農逆戰，敗績，還于晋陽，司馬慕輿嵩閉門距之。農率騎數千奔歸中山，行及潞川，爲魏追軍所及，餘騎盡没，單馬遁還。寶引群臣于東堂議之。中山尹苻謨曰："魏軍强盛，千里轉鬥，乘勝而來，勇氣兼倍，若逸騎平原，形勢彌盛，殆難爲敵，宜度險距之。"中書令眭邃曰："魏軍多騎，師行剽鋭，馬上齎糧，不過旬日。宜令郡縣聚千家爲一堡，深溝高壘，清野待之，至無所掠，資食無出，不過六旬，自然窮退。"尚書封懿曰："今魏師十萬，天下之勍敵也。百姓雖欲營聚，不足自固，是則聚糧集兵以資强寇，且動衆心，示之以弱。阻關距戰，計之上也。"慕容麟曰："魏今乘勝氣鋭，其鋒不可當，宜自完守設備，待其弊而乘之。"於是修城積粟，爲持久之備。

魏國攻打并州，驃騎慕容農迎戰，軍隊潰敗，退回到晋陽，司馬慕輿嵩關起城門不讓他們入城。慕容農率領數千名騎兵逃往中山，人馬走到潞川時，被魏國的追兵追上，餘下的騎兵全都被殺死，慕容農一個人逃了回來。慕容寶率領群臣在東堂上討論這件事情。中山尹苻謨説："魏軍强盛，輾轉戰鬥了千餘里，乘勝而來，勇氣倍增，如果在平原上騎着戰馬戰鬥，他們的勢頭會更加强盛，恐怕難以打敗，應該等到在險要的地方抵抗他們。"中書令眭邃説："魏軍騎兵數量大，行進又快又急，軍隊携帶的物資糧草，頂多能支持十天。最好是命令各郡縣每一千户集中爲一堡，深挖溝壑，高築壘壁，把糧食財物都收起來對付他們，他們到來後搶不到東西，財物糧食没有來源，過不了六十天，自然就會没有物資糧食而退走。"尚書封懿説："現在魏國的軍隊有十萬，這是天下的勁敵。百姓即使想集中起來居住，也不足以使自己固守，那麽這就是積聚糧食兵馬來資助强大的敵寇了，而且這會動摇大家的鬥志，示人以弱。在險要的關隘抵禦敵人，是最好的計策。"慕容麟説："魏國現在乘着勝利，氣勢鋭利，鋒芒不可抵擋，我們應該自己修好防守設備，等到他們疲困的時候再戰勝他們。"於是修築城墻，積聚糧食，作長久的打算。

魏攻中山不克，進據博陵魯口，諸將望風奔退，郡縣悉降于魏。寶聞魏有内難，乃盡衆出距，步卒十二萬，騎三萬七千，次于曲陽柏肆。魏軍進至新梁。寶憚魏師之鋭，乃遣征北隆夜襲魏軍，敗績而還。魏軍方

魏國没有攻下中山，向前占據了博陵魯口，各路將領望風而逃，郡縣全都向魏國投降。慕容寶聽説魏國内部有災難，就率領全部的軍隊出來迎戰，有步兵十二萬，騎兵三萬七千，駐在曲陽柏肆。魏軍前進到了新梁。慕容寶害怕魏軍的猛鋭，就派征北慕容隆夜晚偷襲魏軍，大敗而歸。

軌而至，對營相持，上下凶懼，三軍奪氣。農、麟勸寶還中山，乃引歸。魏軍追擊之，寶、農等棄大軍，率騎二萬奔還。時大風雪，凍死者相枕于道。寶恐爲魏軍所及，命去袍杖戎器，寸刃無返。

魏軍跟着追到，就在軍營的對面相持，慕容寶軍隊上下都很害怕，三軍喪失了士氣。慕容農、慕容麟勸慕容寶返回中山，慕容寶便帶領部隊回中山。魏軍追擊他們，慕容寶、慕容農等人丟棄大部隊，率領二萬騎兵逃奔回來。當時正下暴風雪，凍死的人在路上一個挨着一個。慕容寶擔心被魏軍追上，命令部下除掉戰袍和兵器，未帶回一樣兵器回到了中山。

魏軍進攻中山，屯于芳林園。其夜尚書慕容皓謀殺寶，立慕容麟。皓妻兄蘇泥告之，寶使慕容隆收皓，皓與同謀數十人斬關奔魏。麟懼不自安，以兵劫左衛將軍、北地王精，謀率禁旅弑寶。精以義距之，麟怒，殺精，出奔丁零。

魏軍進攻中山，駐在芳林園。當天晚上尚書慕容皓策劃殺掉慕容寶，立慕容麟爲王。慕容皓妻子的哥哥蘇泥告發了他，慕容寶命令慕容隆捉拿慕容皓，慕容皓和幾十個同謀殺出城門投奔魏軍。慕容麟很害怕，心裏惴惴不安，用武力劫持了左衛將軍、北地王慕容精，想率領禁軍殺慕容寶。慕容精講大義，拒絕了慕容麟，慕容麟很憤怒，殺了慕容精，出奔到丁零。

初，寶聞魏之來伐也，使慕容會率幽并之衆赴中山。麟既叛，寶恐其逆奪會軍，將遣兵迎之。麟侍郎段平子自丁零奔還，説麟招集丁零，軍衆甚盛，謀襲會軍，東據龍城。寶與其太子策及農、隆等萬餘騎迎會于薊，以開封公慕容詳守中山。會傾身誘納，繕甲厲兵，步騎二萬，列陣而進，迎寶薊南。寶分其兵給農、隆，遣西河公庫辱官驥率衆三千助守中山。會以策爲太子，有恨色。寶以告農、隆，俱曰："會一年少，專任方事，習驕所致，豈有他也。臣當以禮責之。"幽平之士皆懷會威德，不樂去之，咸請曰："清河王天資神武，權略過人，臣等與之誓同生死，感王恩澤，皆勇氣自倍。願陛下與皇太子、諸王止駕薊宮，使王統臣等進解京師之圍，然後奉迎車駕。"寶左右皆害其勇略，譖而不許，衆咸有怨言。左右勸寶殺會，侍御史仇尼歸聞而告會曰："左右密謀如是，主上將從之。大王所恃唯父母也，父已異

當初，慕容寶聽到魏國要來攻打，命令慕容會率領幽州并州的軍隊奔赴中山。慕容麟叛逃以後，慕容寶擔心他搶奪走慕容會的軍隊，準備派兵去迎接慕容會。慕容麟的侍郎段平子從丁零逃回來，勸説慕容麟在丁零招集人馬，軍隊很多，謀劃襲擊慕容會的軍隊，往東占據龍城。慕容寶和太子慕容策以及慕容農、慕容隆等一萬多騎兵在薊地迎接慕容會，讓開封公慕容詳守衛中山。慕容會竭力招引接納，厲兵秣馬，步兵騎兵二萬人列陣前進，在薊南迎接慕容寶。慕容寶把慕容會的軍隊都分配給了慕容農、慕容隆，派西河公庫辱官驥率領三千兵馬協助守衛中山。慕容會因爲慕容策是太子，對他懷有怨恨之心。慕容寶把這事跟慕容農、慕容隆説了，這兩人都説："慕容會是個年輕人，單獨承當地方事務，他這是驕横慣了所造成的，没有别的原因。我們準備按禮義來責問他。"幽州平州的人士都感懷慕容會的聲威德行，不願意離開他，都去請求説："清河王天生神明威武，權謀出衆，我們發誓和他同生共死，感懷大王的恩澤，勇氣都倍增。希望陛下與皇太子、各位大王在薊宫中歇息，讓清河王率領我們去解除京師的圍困，然後迎接皇上回京師。"慕容寶身邊的人都妒忌他的

圖；所杖者兵也，兵已去手，進退路窮，恐無自全之理。盍誅二王，廢太子，大王自處東宮，兼領將相，以匡社稷。”會不從。寶謂農、隆曰：“觀會爲變，事當必然，宜早殺之。不爾，恐成大禍。”農曰：“寇賊内侮，中州紛亂，會鎮撫舊都，安衆寧境，及京師有難，萬里星赴，威名之重，可以振服戎狄。又逆迹未彰，宜且隱忍。今社稷之危若綴旒然，復内相誅戮，有損威望。”寶曰：“會逆心已成，而王等仁慈，不欲去之，恐一旦釁發，必先害諸父，然後及吾。事敗之後，當思朕言。”農等固諫，乃止。會聞之彌懼，奔于廣都黄榆谷。會遣仇尼歸等率壯士二十餘人分襲農、隆，隆是夜見殺，農中重創。既而會歸于寶，寶意在誅會，誘而安之，潜使左衛慕輿騰斬會，不能傷。會復奔其衆，於是勒兵攻寶。寶率數百騎馳如龍城，會率衆追之，遣使請誅左右佞臣，并求太子，寶弗許。會圍龍城，侍御郎高雲夜率敢死士百餘人襲會，敗之，衆悉逃散，單馬奔還中山，乃逾圍而入，爲慕容詳所殺。

勇略，誣讒他，不被允許。衆人都有怨言。慕容寶身邊的人勸他殺掉慕容會，侍御史仇尼歸聽到了，告訴慕容會説：“主上身邊的人密謀，主上也準備聽從。大王所依靠的衹有父母，父親已經有别的想法；所依靠的是武器，武器已經脱離手中，進和退都無路可走，恐怕没有保全自己的辦法了。你爲什麽不誅殺慕容農、慕容隆二王，廢黜太子，自己做太子，兼任將相，用以匡輔社稷呢。”慕容會不聽從。慕容寶對慕容農、慕容隆説：“我看慕容會作亂的事是一定會發生的，應當及早殺了他。不這樣，恐怕會釀成大禍。”慕容農説：“寇賊在境内作亂，中州又大亂，慕容會安撫舊都，使人民得到安寧，到了京師有災難的時候，又從萬里之遥疾速趕來，他聲威之大，可以使戎狄威服。而且他作亂的迹象還不明顯，還是應該暫且忍耐。現在江山的危急就像皇冠上的垂珠，又加上内部互相殘殺，對威望有損害。”慕容寶説：“慕容會叛逆之心已成，而你們仁慈，不想除掉他，恐怕一旦生出禍亂，一定會先殺害諸父，然後輪到我。事情敗壞以後，應當回想起我的話。”慕容農等人竭力規諫，慕容寶纔作罷。慕容會聽到了這件事，更加害怕，逃奔廣都黄榆谷。慕容會派仇尼歸等人率領二十多名壯士分頭襲擊慕容農、慕容隆，慕容隆當晚被殺掉，慕容農受了重傷。接着，慕容會歸附慕容寶，慕容寶一心想殺慕容會，引誘并穩住他，暗中派左衛慕輿騰殺慕容會，没有能够傷着。慕容會再次逃回自己的軍隊裏，於是統率軍隊攻打慕容寶。慕容寶率領數百名騎兵奔馳到龍城，慕容會帶領軍隊追趕，派人請求慕容寶殺掉身邊的奸臣，并交出太子，慕容寶不答應。慕容會圍攻龍城，侍御郎高雲連夜率領一百多名敢死隊員襲擊慕容會，打敗了慕容會，慕容會的軍隊紛紛逃散，慕容會獨自騎馬逃回中山，於是越過包圍圈進了城，被慕容詳殺掉。

詳僭稱尊號，置百官，改年號。荒酒奢淫，殺戮無度，誅其王公以下五百餘人，内外震局，莫敢忤視。城中大飢，公卿餓死者數十人。麟率丁

慕容詳僞稱皇帝，設置百官，更改年號。荒於酒色，殺人没有節制，共殺了王公以下的人五百多名，内外驚恐，不敢有不滿的眼色。城裏大鬧饑荒，餓死的公卿有數十人。慕容麟率領丁零

零之衆入中山，斬詳及其親黨三百餘人，復僭稱尊號。中山飢甚，麟出據新市，與魏師戰於義臺，麟軍敗績。魏師遂入中山，麟乃奔鄴。

的軍隊攻進中山，殺了慕容詳和他的親信同黨三百多人，自己又冒稱皇帝。中山饑荒很嚴重，慕容麟出中山，占據了新市，和魏國的軍隊在義臺交戰，慕容麟的軍隊大敗。魏國軍隊於是攻入了中山，慕容麟逃奔到鄴。

慕容德遣侍郎李延勸寶南伐，寶大悦。慕容盛切諫，以爲兵疲師老，魏新平中原，宜養兵觀釁，更俟他年。寶將從之。撫軍慕輿騰進曰："今衆旅已集，宜乘新定之機以成進取之功。人可使由之，而難與圖始，惟當獨决聖慮，不足廣采異同，以沮亂軍議也。"寶曰："吾計决矣，敢諫者斬！"寶發龍城，以慕輿騰爲前軍大司馬，慕容農爲中軍，寶爲後軍，步騎三萬，次于乙連。長上段速骨、宋赤眉因衆軍之憚役也，殺司空、樂浪王宙，逼立高陽王崇。寶單騎奔農，仍引軍討速骨。衆咸憚征幸亂，投杖奔之。騰衆亦潰，寶、農馳還龍城。蘭汗潛與速骨通謀，速骨進師攻城，農爲蘭汗所譎，潛出赴賊，爲速骨所殺。衆皆奔散，寶與慕容盛、慕輿騰等南奔。蘭汗奉太子策承制，遣使迎寶，及于薊城。寶欲還北，盛等咸以汗之忠款虚實未明，今單馬而還，汗有貳志者，悔之無及。寶從之，乃自薊而南。至黎陽，聞慕容德稱制，懼而退。遣慕輿騰招集散兵于鉅鹿，慕容盛結豪桀于冀州，段儀、段温收部曲于内黄，衆皆響會，剋期將集。會蘭汗遣左將軍蘇超迎寶，寶以汗垂之季舅，盛又汗之婿也，必謂忠款無貳，乃還至龍城。汗引寶入于外邸，弑之，時年四十四，在位三年，即隆安二年也。汗又殺其太子策及王公卿士百餘人。汗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昌黎王。盛僭位，僞謚寶惠愍皇帝，廟號烈宗。

慕容德派侍郎李延勸説慕容寶往南進攻魏，慕容寶很高興。慕容盛直言極諫，認爲軍隊疲乏，魏國剛剛平定中原，我們應該休整兵力，伺機而動，以後再戰。慕容寶正想聽從他。撫軍慕輿騰進言説："現在軍隊已經集合，理應趁着新定的機會完成進取的功業。人可以受指揮，難和他們謀劃，應當由皇上决定，不值得廣泛聽取不同的意見，來擾亂軍中的主張。"慕容寶説："我主意拿定了，膽敢再諫的殺！"慕容寶從龍城啓程，以慕輿騰爲前軍大司馬，慕容農爲中軍，慕容寶作後軍，步兵騎兵共有三萬人，中途在乙連止宿。長上段速骨、宋赤眉趁着士兵們害怕戍守邊疆，殺了司空、樂浪王慕容宙，逼立高陽王慕容崇爲皇帝。慕容寶孤身一人騎馬逃奔到慕容農那裏，又率領軍隊討伐段速骨。士兵們都害怕打仗，希望内亂，扔了兵器逃跑。慕輿騰的軍隊也潰散。慕容寶、慕容農騎馬奔回龍城。蘭汗暗地裏和段速骨合謀，段速骨率領軍隊前去攻城，慕容農被蘭汗欺騙，暗中出城投入逆賊那裏，被段速骨殺掉。軍隊全都潰散，慕容寶和慕容盛、慕輿騰等人南逃。蘭汗奉立太子慕容策登上皇位，派人把慕容寶接回來，到了薊城。慕容寶想返回北方，慕容盛等人都認爲蘭汗是否真誠、虚實如何還没有弄清楚，現在就這樣空着手回去，如果蘭汗有異心，就後悔都來不及了。慕容寶聽從了這個意見，就從薊城往南走。到了黎陽，聽説慕容德稱制，心裏害怕，慌忙後退。派慕輿騰到鉅鹿招集散兵，慕容盛到冀州交結豪傑，段儀、段温到内黄招集豪門大族的家兵，大家都答應，約定日期準備集合。適逢蘭汗派左將軍蘇超來迎接慕容寶，慕容寶認爲蘭汗是慕容垂的小舅，慕容盛又是蘭汗的女婿，一定會忠心不二，就回到龍城。蘭汗帶領慕容寶進入了外舍，殺了他，當時四十四歲，在位共三年，即隆安二年。

蘭汗又殺了太子慕容策以及王公卿士一百多人。蘭汗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昌黎王。慕容盛僭登上皇位，僞謚慕容寶爲惠愍皇帝，廟號烈宗。

䟽之遷于龍城也，植松爲社主。及秦滅燕，大風吹拔之。後數年，社處忽有桑二根生焉。先是，遼川無桑，及廆通于晋，求種江南，平州桑悉由吴來。廆終而垂以吴王中興，寶之將敗，大風又拔其一。

在慕容䟽遷到龍城的時候，種植松樹作爲土地神的神主。到了秦滅燕的時候，大風把松樹給吹倒了。過了數年，在土地神的神主處忽然有二棵桑樹生長在那兒。在此之前，遼川并没有桑，到了慕容廆和晋國通好，從江南找到了種子，平州的桑樹都是從吴地來的。慕容廆死後，慕容垂以吴王的身份中興，慕容寶將要敗落時，大風又拔掉了一棵。

**慕容盛**

盛字道運，寶之庶長子也。少沈敏，多謀略。苻堅誅慕容氏，盛潛奔于冲。及冲稱尊號，有自得之志，賞罰不均，政令不明。盛年十二，謂叔父柔曰："今中山王智不先衆，才不出下，恩未施人，先自驕大，以盛觀之，鮮不覆敗。"俄而冲爲段木延所殺，盛隨慕容永東如長子，謂柔曰："今崎嶇於鋒刃之間，在疑忌之際，愚則爲人所猜，智則危甚巢幕，當如鴻鵠高飛，一舉萬里，不可坐待罟網也。"於是與柔及弟會間行東歸于慕容垂。遇盗陝中，盛曰："我六尺之軀，入水不溺，在火不焦，汝欲當吾鋒乎！試竪爾手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慎爾命，如其不中，當束身相授。"盗乃竪箭，盛一發中之。盗曰："郎貴人之子，故相試耳。"資而遣之。歲餘，永誅儁、垂之子孫，男女無遺。盛既至，垂問以西事，畫地成圖。垂笑曰："昔魏武撫明帝之首，遂乃侯之，祖之愛孫，有自來矣。"於是封長樂公。驍勇剛毅，有伯父全之風烈。

慕容盛字道運，是慕容寶的庶出長子。少年時沉着聰慧，富有謀略。苻堅殺慕容氏時，慕容盛秘密逃到慕容冲那兒。到了慕容冲稱帝，心中洋洋自得，賞罰不均，政令不明。慕容盛當時十二歲，對叔父慕容柔説："現在中山王智謀不出衆，才能不够，還没有向人施行恩惠，就驕傲自大，照我慕容盛看起來，少有不覆滅失敗的。"不久，慕容冲被段木延殺掉，慕容盛跟隨慕容永往東到了長子，對慕容柔説："我們現在的處境就好比是處在刀槍的鋒刃之間，在受人疑忌的時候，表現出愚蠢就會被人猜忌，表現出有謀略就比帷幕上的鳥巢還危險，我們應該像鴻鵠高飛一樣，一飛就是一萬里，不能在這兒坐着等捕殺。"於是和慕容柔以及弟弟慕容會秘密地往東走，歸附慕容垂。在狹道中碰到了盗寇，慕容盛説："我堂堂六尺身軀，進到水裏淹不死，處在火中燒不焦，你們想抵擋我的鋒刃嗎！試在百步之外把你手中的箭竪起來，我如果能射中，你們就應該小心自己的性命，如果我射不中，就理應把自己交給你們，隨你們處置。"盗賊就竪起箭，慕容盛一箭就射中了目標。盗賊説："你是貴人的子弟，所以特意試一試你罷了。"用錢財送走了他們。一年多以後，慕容永殺了慕容儁、慕容垂的子孫，男女一個不留。慕容盛到了以後，慕容垂詢問他西邊的情況，慕容盛在地上畫了地圖。慕容垂笑着説："從前魏武帝撫摸魏明帝的頭，

寶即僞位，進爵爲王。寶自龍城南伐，盛留統後事。及段速骨作亂，馳出迎衛。寶幾爲速骨所獲，賴盛以免。盛屢進奇策於寶，寶不能從，是以屢敗。寶既如龍城，盛留在後。寶爲蘭汗所殺，盛馳進赴哀，將軍張真固諫以爲不可。盛曰："我今投命，告以哀窮。汗性愚近，必顧念婚姻，不忍害我。旬月之間，足展吾志。"遂入赴喪。汗妻乙氏泣涕請盛，汗亦哀之，遣其子穆迎盛，舍之宫内，親敬如舊。汗兄提、弟難勸汗殺盛，汗不從。慕容奇，汗之外孫也，汗亦宥之。奇入見盛，遂相與謀。盛遣奇起兵于外，衆至數千。汗遣蘭提討奇。提驕很淫荒，事汗無禮，盛因間之於汗曰："奇，小兒也，未能辦此，必内有應之者。提素驕，不可委以大衆。"汗因發怒，收提誅之，遣其撫軍仇尼慕率衆討奇。汗兄弟見提之誅，莫不危懼，皆阻兵背汗，襲敗慕軍。汗大懼，遣其子穆率衆討之。穆謂汗曰："慕容盛，我之仇也，奇今起逆，盛必應之。兼内有蕭墻之難，不宜養心腹之疾。"汗將誅盛，引見察之。盛妻以告，於是僞稱疾篤，不復出入，汗乃止。有李旱、衛雙、劉志、張豪、張真者，皆盛之舊昵，蘭穆引爲腹心。旱等屢入見盛，潛結大謀。會穆討蘭難等斬之，大饗將士，汗、穆皆醉。盛夜因如厠，袒而逾墻，入于東宫，與李旱等誅穆，衆皆踴呼，進攻汗，斬之。汗二子魯公和、陳公楊分屯令支、白狼，遣李旱、張真襲誅之。於是内外怗然，士女咸悦。盛謙揖自卑，不稱尊號。其

就封他作侯，祖父喜愛孫子，很早就是如此。"於是封爲長樂公。慕容盛驍勇剛毅，有伯父慕容全的遺風。

慕容寶登上帝位，慕容盛的爵位進升爲王。慕容寶從龍城向南攻打時，慕容盛留在那裏管理後方事務。到了段速骨作亂時，慕容盛迅速地出去迎戰保衛。慕容寶差一點被速骨抓獲，憑着慕容盛得以脱身。慕容盛多次向慕容寶獻奇策，慕容寶没有聽從，所以屢屢失敗。慕容寶到了龍城以後，慕容盛留在後方。慕容寶被蘭汗殺死後，慕容盛飛速去吊喪，將軍張真極力規勸，認爲不能去。慕容盛説："我現在捨出性命，把我悲哀和困厄的情形告訴他。蘭汗生性愚笨淺陋，一定會顧念到親家的情分，不忍心殺我。個把月的時間，就足以伸展我的大志。"於是進入龍城吊喪。蘭汗的妻子乙氏流着眼淚接見慕容盛，蘭汗也很憐愛他，派兒子蘭穆迎接慕容盛，把他安置在宫内，像當初那樣和他相親相敬。蘭汗的哥哥蘭提、弟弟蘭難勸蘭汗殺掉慕容盛，蘭汗不同意。慕容奇是蘭汗的外孫，蘭汗也寬免了他。慕容奇進去見慕容盛，就一起策劃。慕容盛派慕容奇在城外起兵，軍隊達到數千人。蘭汗派蘭提討伐慕容奇。蘭提傲慢而荒淫，事奉蘭汗無禮，慕容盛便向蘭汗離間他們説："慕容奇是個小孩子，做不成這種事情，一定是城内有接應的人。蘭提向來傲慢，不能把大部隊交給他。"蘭汗由此發怒，把蘭提抓起來殺了，派他的撫軍仇尼慕帶領軍隊討伐慕容奇。蘭汗的弟兄們看到蘭提被殺，没有不擔心害怕的，都恃軍背叛蘭汗，打敗了仇尼慕的部隊。蘭汗很害怕，派兒子蘭穆率領軍隊去討伐。蘭穆對蘭汗説："慕容盛和我們是仇人，慕容奇現在起兵反叛，慕容盛一定會接應他。加上兄弟相殺，不宜養成心腹大患。"蘭汗將要殺掉慕容盛，就引見并觀察他。慕容盛的妻子把這件事告訴了慕容盛，於是假裝説病重，不再出入，蘭汗纔作罷。李旱、衛雙、劉志、張豪、張真幾個人，都是慕容盛從前的密友，蘭穆把他們用作自己的心腹。李旱等人多次去見慕容盛，暗中商定大計。適逢蘭穆討伐蘭難等人，殺死了他們，

年，以長樂王稱制，赦其境内，改元曰建平。諸王降爵爲公，文武各復舊位。

大張宴席犒勞將士，蘭汗、蘭穆都喝醉了。慕容盛晚上趁着上厠所，袒衣露體越過墻頭，進入東宫，和李旱等人殺了蘭穆，士兵們都高興歡呼，進去攻打蘭汗，殺了他。蘭汗的兩個兒子魯公蘭和、陳公蘭楊分别屯駐在令支、白狼，慕容盛派李旱、張真攻打并殺了他們。龍城内外平服，男女都怡悦。慕容盛謙慕而不驕傲，不稱皇帝。當年，以長樂王身份行使皇帝權力，國内大赦，改元建平。各王的爵位降爲公，文武百官各自恢復原位。

初，慕容奇聚衆于建安，將討蘭汗，百姓翕然從之。汗遣兄子全討奇，奇擊滅之，進屯乙連。盛既誅汗，命奇罷兵，奇遂與丁零嚴生、烏丸王龍之阻兵叛盛，引軍至横溝，去龍城十里。盛出兵擊敗之，執奇而還，斬龍、生等百餘人。盛於是僭即尊位，大赦殊死已下，追尊伯考獻莊太子全爲獻莊皇帝，尊寶后段氏爲皇太后，全妃丁氏爲獻莊皇后，謚太子策爲獻哀太子。盛幽州刺史慕容豪、尚書左僕射張通、昌黎尹張順謀叛，盛皆誅之。改年爲長樂。有犯罪者，十日一自决之，無搒捶之罰，而獄情多實。

當初，慕容奇在建安招聚兵馬，準備討伐蘭汗，百姓們聚集跟從他。蘭汗派哥哥的兒子蘭全討伐慕容奇，慕容奇打敗并消滅了他，進駐乙連。慕容盛殺了蘭汗以後，命令慕容奇收兵，慕容奇便和丁零嚴生、烏丸王龍之依仗軍隊反叛慕容盛，率領軍隊到達了横溝，離龍城有十里遠。慕容盛派出軍隊攻打，俘獲了慕容奇回來，殺了王龍之、嚴生等一百多人。慕容盛便登上皇位，大赦刑罰在斬首以下的罪人，爲已死的伯父獻莊太子慕容全加尊號爲獻莊皇帝，給慕容寶的妻子段氏加尊號爲皇太后，慕容全的妃丁氏爲獻莊皇后，給太子慕容策謚號爲獻哀太子。慕容盛的幽州刺史慕容豪、尚書左僕射張通、昌黎尹張順陰謀反叛，慕容盛都殺了他們。改年號爲長樂。凡犯罪的人，十日之内全部判定，没有拷打之類的刑罰逼供，但是案情大多屬實。

高句驪王安遣使貢方物。有雀素身緑首，集于端門，栖翔東園，二旬而去，改東園爲白雀園。

高句驪王安派來使者進獻土産。有白身緑頭的鳥聚集在宫殿南面的正門上，在東園栖息飛翔，二十天以後纔離開，把東園改名爲白雀園。

盛聽詩歌及周公之事，顧謂群臣曰："周公之輔成王，不能以至誠感上下，誅兄弟以杜流言，猶擅美於經傳，歌德於管弦。至如我之太宰桓王，承百王之季，主在可奪之年，二寇窺闕，難過往日，臨朝輔政，群情緝穆，經略外敷，闢境千里，以禮讓維宗親，德刑制群后，敦睦雍熙，時無二論。勛道之茂，豈可與周公同日而言乎！而燕咏闕而不論，盛德掩而

慕容盛聽了歌頌周公的事迹後，轉過頭來對大臣們説："周公輔佐成王，不能用至誠之心來感動上下，殺了兄弟來杜絶流言，還在經傳上專有美名，歌頌他的美德。至於我們太宰桓王，繼承了先前百王的末世，皇上還不能主持朝政，兩個敵國待機而動，禍難超過了以往，他輔佐國政，文武百官都很和睦，統率軍隊打仗，開闢數以千里計的國土，用禮讓維係皇室兄弟，用德政和刑罰約束諸王和睦和樂，當時没有異議。功勛之多，豈可和周公同日而語！但是燕歌中竟然没

不述，非所謂也。”乃命中書更爲《燕頌》以述恪之功焉。又引中書令常忠、尚書陽璆、秘書監郎敷于東堂，問曰：“古來君子皆謂周公忠聖，豈不謬哉！”璆曰：“周公居攝政之重，而能達君臣之名，及流言之謗，致烈風以悟主，道契神靈，義光萬代，故累葉稱其高，後王無以奪其美。”盛曰：“常令以爲何如？”忠曰：“昔武王疾篤，周公有請令之誠，流言之際，義感天地，楚撻伯禽以訓就王德。周公爲臣之忠，聖達之美，《詩》《書》已來未之有也。”盛曰：“異哉二君之言！朕見周公之詐，未見其忠聖也。昔武王得九齡之夢，白文王，文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及文王之終，已驗武王之壽矣。武王之算未盡而求代其死，是非詐乎！若惑于天命，是不聖也。據攝天位而丹誠不見，致兄弟之間有干戈之事。夫文王之化自近及遠，故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周公親違聖父之典而蹈嫌疑之踪，戮罰同氣以逞私忿，何忠之有乎！但時無直筆之史，後儒承其謬談故也。”忠曰：“啓金縢而返風，亦足以明其不詐。遭二叔流言之變，而能大義滅親，終安宗國，復子明辟，輔成大業，以致太平，制禮作樂，流慶無窮，亦不可謂非至德也。”盛曰：“卿徒因成文而未原大理，朕今相爲論之。昔周自后稷積德累仁，至于文武。文武以大聖應期，遂有天下。生靈仰其德，四海歸其仁。成王雖幼統洪業，而卜世修長，加吕、召、毛、畢爲之師傅。若無周公攝政，王道足以成也。周公無故以安危爲己任，專臨朝之權，闕北面之禮。管蔡忠存王室，以爲周公代主非人臣之道，故言公將不利於孺

有説到，他的大德被埋没而没有記述，這是不對的。”於是命令中書改寫《燕頌》以記述慕容恪的功勛。又把中書令常忠、尚書陽璆、秘書監郎敷帶到東堂，問他們説：“自古以來君子都説周公是忠聖，豈不是大謬嗎！”陽璆説：“周公處在攝政之位，君臣的名分上却能做得很得體，到了流言誹謗他的時候，招致暴風來使主上覺悟，道和神相助，萬代流光，所以世代都稱贊他的高風，後世的王侯没有超過他的。”慕容盛説：“常令認爲怎麽樣？”常忠説：“從前武王病重的時候，周公有顧命大臣的忠誠，有流言的時候，道義感動天地，拷打伯禽以使他順從王德。周公的忠誠，聖明至極。自從《詩經》、《尚書》以來没有超過的。”慕容盛説：“你們二位的話真是奇怪啊！我見周公的虚僞，没有見他的忠聖。從前周武王做了能活九十歲的夢，告訴周文王，文王説：‘我能活一百歲，你能活九十歲，我給你三歲吧。’到了文王死的時候，已經證實武王的壽命。武王的壽數還没有完周公就請求代他死，這不是虚僞嗎！如果對天命糊塗，這就不是聖。居攝政之位而不誠心，致使兄弟之間出現殘殺。再説文王的教化是從近到遠，所以説刑於嫡妻，至於兄弟。周公自己違背文王聖父的常道，走招人嫌疑之路，殺害兄弟以泄私忿，這有什麽忠的呢！衹是當時没有敢於如實記載的史官，後世的儒生沿襲謬誤的緣故。”常忠説：“打開收藏書契的櫃子，風向倒轉，也足以表明他不虚僞。遭到管叔蔡叔的流言，却能大義滅親，最終安定了宗國，又使成王成爲明君，輔助成王完成大業，以致天下太平，製作禮樂，流芳百世，這是最高尚的道德了。”慕容盛説：“你衹會沿襲書上現成的説法，没能探究大的道理，我現在給你論説。以前周自從后稷積累仁德，直到了文王武王。文王武王以大聖順應天運，擁有天下。芸芸衆生都景仰他們的恩德，四海之内都歸順他們。成王雖然年輕就登上了王位，但是世數久長，再加上吕公、召公、毛公、畢公做他的師傅。如果没有周公攝政，王道也足以完成。周公無緣無故把國家安危當作自己的職責，把處理國事的大權集

子。周公當明大順之節，陳誠義以曉群疑，而乃阻兵都邑，擅行誅戮。不臣之罪彰于海内，方貽王《鴟鴞》之詩，歸非於主，是何謂乎！又周公舉事，稱告二公，二公足明周公之無罪而坐觀成王之疑，此則二公之心亦有猜於周公也。但以疏不間親，故寄言於管蔡，可謂忠不見於當時，仁不及於兄弟。知群望之有歸，天命之不在己，然後返政成王，以爲忠耳。大風拔木之徵，乃皇天祐存周道，不忘文武之德，是以赦周公之始愆，欲成周室之大美。考周公之心，原周公之行，乃天下之罪人，何至德之謂也！周公復位，二公所以杜口不言其本心者，以明管蔡之忠也。"

於一身，没有一點兒爲臣的大節。管叔蔡叔對王室懷有忠心，認爲周公代替主上的職位不合人臣之道，所以他們説周公將會對成王不利。周公應當明瞭大順之節，表明自己的忠誠來解開大家的疑團，竟然把軍隊開到都邑，擅自施行殺戮。不臣的罪名已在海内昭著，便呈送成王《鴟鴞》的詩篇，把錯誤歸到主上身上，這叫什麽呢？還有，周公舉事時，説已明告二公，二公足以明白周公無罪，却坐觀成王的猜疑，既是這樣，那麽二公對周公也是存有猜疑的。但因疏不間親，所以把話讓管叔蔡叔去説，真可以説是當時没有表現出忠心，仁義没有行到兄弟身上。周公明知大家把期望都已放在成王身上，天命不在自己身上，然後纔把國政歸還成王，以此作爲忠誠。大風拔木的徵兆，是皇天保祐周，不忘文王武王的德政，所以赦免周公過去的罪過，想成就周室的大美。考求周公的心，探究周公的行爲，他是天下的罪人，有什麽至德可説的！周公歸還國政以後，二公閉口不説他的本心的原因，是要表明管叔蔡叔的忠心。"

又謂常忠曰："伊尹、周公孰賢？"忠曰："伊尹非有周公之親而功濟一代，太甲亂德，放於桐宫，思愆改善，然後復之。使主無怨言，臣無流謗，道存社稷，美溢來今。臣謂伊尹之勳有高周旦。"盛曰："伊尹以舊臣之重，顯阿衡之任，太甲嗣位，君道未洽，不能竭忠輔導，而放黜桐宫，事同夷羿，何周公之可擬乎！"郎敷曰："伊尹處人臣之位，不能匡制其君，恐成湯之道墜而莫就，是以居之桐宫，與小人從事，使知稼穡之艱難，然後返之天位，此其忠也。"盛曰："伊尹能廢而立之，何不能輔之以至於善乎？若太甲性同桀紂，則三載之間未應便成賢后。如其性本休明，義心易發，當務盡匡規之理以弼成君德，安有人臣幽主而據其位哉！且臣之事君，惟力是視，奈何挾

慕容盛又對常忠説："伊尹和周公哪一個更賢？"常忠説："伊尹并不像周公一樣和皇帝是親人，却能功成一代，太甲亂德，伊尹把他放逐在桐宫，讓他反省自己改正過錯，然後恢復他的王位。使得主上没有怨言，臣下没有流言，江山保存正道，美名流傳。我認爲伊尹的功勳比周公高。"慕容盛説："伊尹憑着老臣的重要地位，處在主持國政的重要位置上，太甲登上帝位的時候，所作所爲還不符合君主之道，伊尹不能竭盡忠誠輔導太甲，却把他放黜到桐宫，同夷羿一樣，和周公怎麽可以相提并論！"郎敷説："伊尹處在人臣之位，不能糾正君主，擔心成湯之道毁敗了而無所依循，所以把太甲安置在桐宫，和下等人一起勞動，讓他知道耕耘的艱難，然後讓他回復帝位，這就是伊尹的忠誠。"慕容盛説："伊尹能够放黜了又扶立他，爲什麽不能輔助他，讓他達到完善呢？如果太甲生性就和桀紂一樣，那麽三年之間不應該就變成了賢明的君主。如果太甲生性就美善，仁義之心容易顯現，那麽，伊

智藏仁以成君惡！夫太甲之事，朕已鑒之矣。太甲，至賢之主也，以伊尹歷奉三朝，績無異稱，將失顯祖委授之功，故匿其日月之明，受伊尹之黜，所以濟其忠貞之美。夫非常之人，然後能立非常之事，非常人之所見也，亦猶太伯之三讓，人無德而稱焉。”敷曰：“太伯三以天下讓，至仲尼而後顯其至德。太甲受謗於天下，遭陛下乃申其美。”因而談讌賦詩，賜金帛各有差。

尹就應該竭力地把規勸的理由全部都說出來，扶成君主的德政，豈有人臣把君主拘禁起來而占據他的位置呢！況且人臣事奉君主，應當竭盡全力，爲什麽要挾持智慧，懷藏仁義來促成君主的惡行！太甲的事情，我已經明察了。太甲，是極賢明的君主，因爲伊尹先後爲三代國君效力，政績沒有值得稱道之處，將會失去祖上給的功勛，所以太甲藏起自己那像日月一般的聖明，接受伊尹的放黜，用以成全伊尹忠貞的美名。祇有不平凡的人，纔會做不平凡的事情，這并不是一般的人能看得到的，也好比太伯的三次謙讓，人們也没有稱譽他的品德。”郎敷說：“太伯三次把國家讓給别人，到了孔子的時候纔顯出了他的大德。太甲被天下人責駡，碰到了陛下纔彰明他的善美。”於是君臣喝酒叙談賦詩，賞賜群臣錢財布帛各人不等。

遼西太守李朗在郡十年，威制境内，盛疑之，累徵不赴。以母在龍城，未敢顯叛，乃陰引魏軍，將爲自安之計，因表請發兵以距寇。盛曰：“此必詐也。”召其使而詰之，果驗，盡滅其族，遣輔國將軍李旱率騎討之。師次建安，召旱旋師。朗聞其家被誅也，擁三千餘户以自固。及聞旱中路而還，謂有内變，不復爲備，留其子養守令支，躬迎魏師于北平。旱候知之，襲克令支，遣廣威孟廣平率騎追朗，及于無終，斬之。初，盛之追旱還也，群臣莫知其故。旱既斬朗，盛謂群臣曰：“前以追旱還者，正爲此耳。朗新爲叛逆，必忌官威，一則鳩合同類，劫掠良善，二則亡竄山澤，未可卒平，故非意而還，以盈怠其志，卒然掩之，必克之理也。”群臣皆曰：“非所及也。”

遼西太守李朗在遼西郡統治了十年，威力控制了境内，慕容盛懷疑他，多次徵召他，他都没有來朝。因爲李朗的母親在龍城，所以他還不敢公開反叛，他暗中派人引導魏國的軍隊入境，作爲自己安身的計策，便上表請求出兵抵抗敵寇。慕容盛說：“這一定是假的。”把來人叫來審問，果然證實，全部殺了李朗家族，派輔國將軍李旱率領騎兵討伐李朗。軍隊駐在建安，命令李旱率兵返回。李朗聽説家族人被殺，就聚集三千多户人固守。等到聽到李旱半路上折回去了，就説内部有變故，不再作防，留下兒子李養守衛令支，自己去北平迎接魏軍。李旱等到知道了這件事，襲擊并攻克了令支，派遣廣威孟廣平率領騎兵追擊李朗，在無終追上，殺了他。當初，慕容盛命令把李旱追回來，各位大臣都不明白是什麽原因。李旱殺掉李朗以後，慕容盛對大臣們說：“早先把李旱追回來，正是爲了這個緣故。李朗剛叛逆不久，一定忌憚官家的威勢，一方面聚集同類，搶掠良善人家，另一方面是逃竄在深山大澤中，不能一下子平定，所以出其不意地撤回來，使他們意志驕盈怠懈，再突然襲擊他們，這是必勝的道理。”大臣們都說：“這是我們所比不上的。”

李旱自遼西還，聞盛殺其將衛雙，懼，棄軍奔走。既而歸罪，復其爵位。盛謂侍中孫勍曰：“旱總三軍之任，荷專征之重，不能杖節死綏，無故逃亡，考之軍正，不赦之罪也。然當先帝之避難，衆情離貳，骨肉忘其親，股肱失忠節，旱以刑餘之體，效力盡命，忠款之至，精貫白日。朕故録其忘身之功，免其丘山之罪耳。”

李旱從遼西回來，聽説慕容盛殺了他的部將衛雙，心裏害怕，扔下部隊逃跑。不久返回來認罪，慕容盛恢復他的爵位。慕容盛對侍中孫勍説：“李旱統領三軍的大權，擔負着能够自行出兵的重任，没能够執符節爲軍敗而死，無故逃跑，按軍法論處，這是不可赦免的罪行。但是在先帝避難的時候，衆人都懷着背叛的念頭，親生骨肉忘掉了親情，股肱大臣失去了忠節，李旱用他受過刑罰的身軀，爲先帝效力拼命，極爲忠誠，精誠之氣直衝白日。所以我記録他捨身的功勞，赦免他的重大罪行。”

盛去皇帝之號，稱庶人大王。

慕容盛免去了皇帝的稱號，稱庶人大王。

魏襲幽州，執刺史盧溥而去。遣孟廣平援之，無及。

魏國襲擊幽州，把刺史盧溥俘獲走了。慕容盛派孟廣平去支援，未追上。

盛率衆三萬伐高句驪，襲其新城、南蘇，皆克之，散其積聚，徙其五千餘户于遼西。

慕容盛率領三萬軍隊攻打高句驪，襲擊新城、南蘇，都攻下來了，散發他們的資産，把他們的五千多户遷到遼西。

盛引見百遼于東堂，考詳器藝，超拔者十有二人。命百司舉文武之士才堪佐世者各一人。立其子遼西公定爲太子，大赦殊死已下。宴其群臣于新昌殿，盛曰：“諸卿各言其志，朕將覽之。”七兵尚書丁信年十五，盛之舅子也，進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臣之願也。”盛笑曰：“丁尚書年少，安得長者之言乎！”盛以威嚴馭下，驕暴少親，多所猜忌，故信言及之。

慕容盛在東堂召見百官，詳細考核他們的才能，破格提拔的有十二人。命令百司每人推舉一位才幹足以輔佐治理天下文武雙全的人。慕容盛立自己的兒子遼西公慕容定爲太子，大赦死刑以下的犯人。在新昌殿設宴款待群臣，慕容盛説：“各位愛卿説説自己的心裏話，我會接受的。”七兵尚書丁信十五歲，是慕容盛舅舅的兒子，走上前説：“處在皇位上的人不驕横，地位雖高却不危險，這是我的願望。”慕容盛笑着説：“丁尚書年齡不大，怎麽能説長者的話呢！”慕容盛用嚴厲的辦法控制下屬，驕暴没有親情，對臣下猜忌很多，所以丁信説到這些話。

盛討庫莫奚，大虜獲而還。左將軍慕容國與殿中將軍秦輿、段讚等謀率禁兵襲盛，事覺，誅之，死者五百餘人。前將軍、思悔侯段璣、輿子興、讚子泰等，因衆心動揺，夜於禁中鼓譟大呼。盛聞變，率左右出戰，衆皆披潰。俄而有一賊從暗中擊傷盛，遂輦升前殿，申約禁衛，召叔父河間公熙屬以後事。熙未至而盛死，時年二十九，在位三年。僞謚昭武皇

慕容盛討伐庫莫奚，俘獲了很多人和財物回來。左將軍慕容國和殿中將軍秦輿、段讚等人策劃率領禁軍襲擊慕容盛，事情被發覺，慕容盛誅殺他們，殺死了五百多人。前將軍、思悔侯段璣、秦輿的兒子秦興、段讚的兒子段泰等人，趁着人心動揺，夜裏在皇宫中大聲喧鬧呼叫。慕容盛聽到變故，率領左右親信出戰，衆人都潰敗。忽然有一賊徒從暗中擊傷了慕容盛，於是慕容盛就乘輦上了前殿，斥責約束禁衛，把叔父河間公慕容熙召來交待後事。慕容熙還没來到，慕容盛

帝，墓號興平陵，廟號中宗。

就死了，死時二十九歲，在位三年。謚號昭武皇帝，陵墓稱作興平陵，廟號中宗。

盛幼而羈賤流漂，長則遭家多難，夷險安危，備嘗之矣。懲寶暗而不斷，遂峻極威刑，纖芥之嫌，莫不裁之於未萌，防之於未兆。於是上下振局，人不自安，雖忠誠親戚亦皆離貳，舊臣靡不夷滅，安忍無親，所以卒于不免。是歲隆安五年也。

慕容盛幼年貧賤，到處漂泊，長大後又碰上家族多難，平安和危險，全都經歷過。鑒於慕容寶能力差而沒有決斷，於是極爲嚴厲地動用刑法，凡有很小的嫌疑，無不在事前消滅，防患於未然。於是上下都害怕，人人自危，即使是親戚好友也都背叛了他，老臣沒有不被殺的，最後舉目無親，所以終不免於死。那一年是隆安五年。

**慕容熙**

熙字道文，垂之少子也。初封河間王。段速骨之難，諸王多被其害，熙素爲高陽王崇所親愛，故得免焉。蘭汗之篡也，以熙爲遼東公，備宗祀之義。盛初即位，降爵爲公，拜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領中領軍。從征高句驪、契丹，皆勇冠諸將。盛曰：“叔父雄果英壯，有世祖之風，但弘略不如耳。”

慕容熙字道文，是慕容垂的小兒子。最初被封爲河間王。段速骨那場災難，諸王被殺害，慕容熙向來受到高陽王慕容崇喜愛，所以能幸免於難。蘭汗篡位時，封慕容熙爲遼東公，這也是宗族繼承之意。慕容盛剛即位的時候，把他的爵位降爲公，授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兼任中領軍。跟隨征伐高句驪、契丹，每次都是將領中最勇敢的。慕容盛說：“叔父英武果敢，有世祖之風，衹是韜略不如他。”

及盛死，其太后丁氏以國多難，宜立長君。群望皆在平原公元，而丁氏意在於熙，遂廢太子定，迎熙入宮。群臣勸進，熙以讓元，元固以讓熙，熙遂僭即尊位。誅其大臣段璣、秦興等，并夷三族。元以嫌疑賜死。元字道光，寶之第四子也。赦殊死已下，改元曰光始，改北燕臺爲大單于臺，置左右輔，位次尚書。

慕容盛死時，太后丁氏認爲國家多難之際，應該立年紀大的國君。大家都希望立平原公慕容元，但是丁氏打算立慕容熙，於是廢黜太子慕容定，把慕容熙迎進皇宮。大臣們勸他登皇位，慕容熙把皇位讓給慕容元，慕容元堅決地讓給慕容熙，慕容熙於是登皇位。殺了大臣段璣、秦興等，全都滅了三族。慕容元因爲有嫌疑，賜死。慕容元字道光，是慕容寶的第四個兒子。大赦罪在殺頭以下的犯人，改元光始，改稱北燕臺爲大單于臺，設置左輔右輔，地位僅次於尚書。

初，熙烝于丁氏，故爲所立。及寵幸苻貴人，丁氏怨恚咒詛，與兄子七兵尚書信謀廢熙。熙聞之，大怒，逼丁氏令自殺，葬以后禮，誅丁信。

當初，慕容熙與丁氏私通，所以被丁氏立爲皇帝。到了慕容熙寵幸苻貴人，丁氏對慕容熙有怨憤，詛咒他，和哥哥的兒子、七兵尚書丁信策劃廢黜慕容熙。慕容熙聽到這件事，非常憤怒，逼迫丁氏，讓她自殺，用皇后的禮節埋葬她，殺了丁信。

熙狩于北原，石城令高和殺司隸校尉張顯，閉門距熙。熙率騎馳返，和衆皆投杖，熙入誅之。於是引見州郡及單于八部耆舊于東宮，問以疾

慕容熙到北原狩獵，石城令高和殺了司隸校尉張顯，關閉城門不讓慕容熙入城。慕容熙率領人馬飛速地返回，高和的士兵都扔掉兵器，慕容熙攻進去殺了他。於是在東宮召見各州郡和單于

苦。

大築龍騰苑，廣袤十餘里，役徒二萬人。起景雲山于苑内，基廣五百步，峰高十七丈。又起逍遥宫、甘露殿，連房數百，觀閣相交。鑿天河渠，引水入宫。又爲其昭儀苻氏鑿曲光海、清凉池。季夏盛暑，士卒不得休息，暍死者太半。熙游於城南，止大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大王且止。"熙惡之，伐其樹，乃有蛇長丈餘，從樹中而出。

立其貴嬪苻氏爲皇后，赦殊死已下。

熙北襲契丹，大破之。

昭儀苻氏死，僞謚愍皇后。贈苻謨太宰，謚文獻公。二苻并美而艷，好微行游宴，熙弗之禁也。請謁必從，刑賞大政無不由之。初，昭儀有疾，龍城人王温稱能療之，未幾而卒。熙忿其妄也，立於公車門支解温而焚之。其后好游田，熙從之，北登白鹿山，東過青嶺，南臨滄海，百姓苦之，士卒爲豺狼所害及凍死者五千餘人矣。會高句驪寇燕郡，殺略百餘人。熙伐高句驪，以苻氏從，爲衝車地道以攻遼東。熙曰："待鏟平寇城，朕當與后乘輦而入，不聽將士先登。"於是城内嚴備，攻之不能下。會大雨雪，士卒多死，乃引歸。

擬鄴之鳳陽門，作弘光門，累級三層。

熙與苻氏襲契丹，憚其衆盛，將還，苻氏弗聽，遂棄輜重，輕襲高句驪，周行三千餘里，士馬疲凍，死者屬路。攻木底城，不克而還。

盡殺寶諸子。大城肥如及宿軍；以仇尼倪爲鎮東大將軍、營州刺史，

八部年高望重的人，詢問他們的疾苦。

大規模地建築龍騰苑，方圓十多里，用二萬多人服役。在苑内築起景雲山，廣五百步，山峰高十七丈。又建起逍遥宫、甘露殿，房挨着房有數百間，樓臺相接。開鑿天河渠，引水進入宫裏。又爲他的昭儀苻氏挖曲光海、清凉池。在六月的酷暑天氣，營建的士卒不得休息，中暑而死的人超過一半。慕容熙出游到城南，在一棵大柳樹下停下，仿佛有人呼喊道："大王停止營造吧。"慕容熙憎惡它，砍伐了這棵樹，竟然有一條一丈多長的大蛇從樹裏爬出來。

立貴嬪苻氏爲皇后，赦免罪在斬首以下的犯人。

慕容熙向北攻打契丹，大敗契丹。

昭儀苻氏死，謚愍皇后。追封苻謨爲太宰，謚文獻公。皇后和昭儀二苻都很美麗，喜歡私下出外游玩宴樂，慕容熙不加禁止。慕容熙對二苻的要求一定聽從，行刑論賞的大政事没有不聽她們的。當初，昭儀病了，龍城人王温稱説能治療，没過多久昭儀就死了。慕容熙痛恨王温荒誕，馬上在公車的門前肢解了王温并焚燒。皇后喜好游玩打獵，慕容熙聽從她，北登白鹿山，往東越過了青嶺，往南到了大海，百姓爲此困苦不堪，士卒有五千多人被豺狼咬死或被凍死。適逢高句驪侵犯燕郡，殺死搶走了一百多人。慕容熙攻打高句驪，讓苻氏跟隨，以衝車地道攻打遼東。慕容熙説："等到鏟平敵寇的城邑，我將要和皇后乘坐輦車進去，不讓官兵們先登城。"於是城中嚴格地防備，無法攻下。適逢下大雪，士兵死了很多，便率兵返回。

模仿鄴城的鳳陽門，建造弘光門，臺階共建三層。

慕容熙和苻氏襲擊契丹，害怕契丹軍隊强大，準備返回，苻氏不聽從，便丢棄輜重，輕裝襲擊高句驪，繞行三千多里，兵馬又累又冷，死掉的人一個挨着一個。攻打木底城，没有攻下而返回。

慕容熙全部殺掉了慕容寶的兒子。大規模地興建肥如城和宿軍城，任命仇尼倪爲鎮東大將

鎮宿軍，上庸公懿爲鎮西將軍、幽州刺史，鎮令支；尚書劉木爲鎮南大將軍、冀州刺史，鎮肥如。

軍、營州刺史，鎮守宿軍；上庸公慕容懿爲鎮西將軍、幽州刺史，鎮守令支；尚書劉木爲鎮南大將軍、冀州刺史，鎮管肥如。

爲苻氏起承華殿，高承光一倍。負土於北門，土與穀同價。典軍杜静載棺詣闕，上書極諫。熙大怒，斬之。苻氏嘗季夏思凍魚膾，仲冬須生地黄，皆下有司切責，不得，加以大辟，其虐也如此。苻氏死，熙悲號躃踊，若喪考妣，擁其尸而撫之曰："體已就冷，命遂斷矣！"於是僵仆氣絶，久而乃蘇。大斂既訖，復啓其棺而與交接。服斬縗，食粥。制百僚於宫内哭臨，令沙門素服。使有司案檢哭者，有淚以爲忠孝，無則罪之，於是群臣震懼，莫不含辛以爲淚焉。慕容隆妻張氏，熙之嫂也，美姿容，有巧思。熙將以爲苻氏之殉，欲以罪殺之，乃毁其襚靴，中有弊氈，遂賜死。三女叩頭求哀，熙不許。制公卿已下至于百姓，率户營墓，費殫府藏。下錮三泉，周輪數里，内則圖畫尚書八坐之象。熙曰："善爲之，朕將隨后入此陵。"識者以爲不祥。其右僕射韋璆等并懼爲殉，沐浴而待死焉。號苻氏墓曰徽平陵。熙被髮徒跣，步從苻氏喪。轜車高大，毁北門而出。長老竊相謂曰："慕容氏自毁其門，將不久也。"

爲苻氏興建承華殿，比承光殿高一倍。把土背到北門，泥土和糧食的價格一樣。典軍杜静拉着棺材趕到慕容熙的庭殿前，上書力諫。慕容熙極爲憤怒，殺了他。苻氏曾經在六月想吃精細的凍魚肉，在十一月要生地黄，慕容熙都給有關部門下令一定辦到，找不到，就加以處死，慕容熙就是這麽殘暴。苻氏死時，慕容熙悲傷地號哭，捶胸頓足，就像死了父母一樣，抱着苻氏的尸首，撫摸着説："身體已經快凉了，生命就要完結了。"於是慕容熙倒下昏死過去，很久纔蘇醒過來。尸體都已經入了棺材了，慕容熙又再打開棺材，和苻氏交媾。穿着斬縗喪服，吃粥。詔令百官在宫裏集體舉哀，命令僧徒穿白衣服。指令官員查考哀哭的人，有眼淚的就認爲是忠孝，没有眼淚的就處罪，於是大臣們都特别恐懼，没有不含着辛辣的東西來使自己流眼淚的。慕容隆的妻子張氏，是慕容熙的嫂子，姿態容貌都很好，經常有巧妙的想法。慕容熙準備用她爲苻氏殉葬，想用罪名殺了她，毁壞她給苻氏送來的靴子，發現裏面有破氈，於是張氏賜死。張氏的三個女兒給慕容熙叩頭求他可憐，不要殺，慕容熙不聽。詔令公卿以下直到老百姓率領全家去建造陵墓，費盡了倉庫裏積儲的財物。陵墓深處有三個墓大，外圍周長有數里長，裏邊繪有尚書八座的畫像。慕容熙説："好好建造它，我隨後就要進入這個陵墓了。"有識之士認爲這不吉利。右僕射韋璆等害怕被殉葬，都洗乾净身子等死。把苻氏的陵墓稱作徽平陵。慕容熙披頭散髮，光着脚，步行跟在苻氏的轜車後面發喪。轜車太高太大，無法出城門，就拆毁北門出去。長老私下裏互相説道："慕容氏自己毁掉自己的大門，他的日子不會長久了。"

中衛將軍馮跋、左衛將軍張興，先皆坐事亡奔，以熙政之虐也，與跋從兄萬泥等二十二人結盟，推慕容雲爲主，發尚方徒五千餘人閉門距守。

中衛將軍馮跋、左衛將軍張興，先前都因事獲罪出逃在外，因爲慕容熙施政暴虐，與馮跋的堂兄馮萬泥等二十二人結盟，推舉慕容雲爲首領，派出五千多服役囚徒關閉城門拒守。中黄門

中黄門趙洛生奔告之，熙曰："此鼠盗耳，朕還當誅之。"乃收髮貫甲，馳還赴難。夜至龍城，攻北門不克，遂敗，走入龍騰苑，微服隱于林中，爲人所執，雲得而弑之，及其諸子同殯城北。時年二十三，在位七年。雲葬之于苻氏墓，僞謚昭文皇帝。

趙洛生趕去報告慕容熙，慕容熙説："這夥人不過是小盗賊而已，我回去以後將要殺掉他們。"於是整理好頭髮，穿好甲胄，奔馳回去趕赴禍難。晚上回到了龍城，攻打北門未攻下，敗逃進了龍騰苑，穿着便服躲在樹林裏，被人抓住，慕容雲得到弑殺了他，和他的兒子們一同埋葬在城北。當時慕容熙二十三歲，在位七年。慕容雲把慕容熙葬到苻氏陵墓裏，謚號昭文皇帝。

垂以孝武帝太元九年僭立，至熙四世，凡二十四年，以安帝義熙三年滅。初，童謡曰："一束藁，兩頭然，秃頭小兒來滅燕。"藁字上有草，下有禾，兩頭然則禾草俱盡而成高字。雲父名拔，小字秃頭，三子，而雲季也。熙竟爲雲所滅，如謡言焉。

慕容垂在孝武帝太元九年僭立爲皇帝，到了慕容熙共四代，一共二十四年，在安帝義熙三年滅亡。當初，有童謡唱道："一束藁，兩頭燃，秃頭小兒來滅燕。"藁字上邊是草頭，下邊有禾字，兩頭燃則禾草都没有了而成高字。慕容雲的父親叫慕容拔，小字秃頭，有三個兒子，慕容雲最小。慕容熙最終被慕容雲殺掉，正像童謡説的那様。

## 慕容雲

慕容雲字子雨，寶之養子也。祖父和，高句驪之支庶，自云高陽氏之苗裔，故以高爲氏焉。雲沈深有局量，厚重希言，時人咸以爲愚，唯馮跋奇其志度而友之。寶之爲太子，雲以武藝給事東宫，拜侍御郎，襲敗慕容會軍。寶子之，賜姓慕容氏，封夕陽公。

慕容雲字子雨，是慕容寶的養子。祖父慕容和，是高句驪的旁支宗族，自稱是高陽氏的後代，所以用高作姓。慕容雲深沉有器量，忠厚穩重，沉默寡言，當時人都認爲他愚笨，衹有馮跋很驚異他的志度而和他交朋友。慕容寶爲太子時，慕容雲憑着武藝在東宫裏效力，任侍御郎，襲擊并打敗慕容會的軍隊。慕容寶把他當兒子看待，賜姓慕容氏，封夕陽公。

熙之葬苻氏也，馮跋詣雲，告之以謀。雲懼曰："吾嬰疾歷年，卿等所知，願更圖之。"跋逼曰："慕容氏世衰，河間虐暴，惑妖淫之女而逆亂天常，百姓不堪其害，思亂者十室九焉，此天亡之時也。公自高氏名家，何能爲他養子！機運難邀，千歲一時，公焉得辭也！"扶之而出。雲曰："吾疾苦日久，廢絶世務。卿今興建大事，謬見推逼。所以徘徊，非爲身也，實惟否德不足以濟元元故耳。"跋等强之，雲遂即天王位，復姓高氏，大赦境内殊死以下，改元曰正始，國號大燕。署馮跋侍中、都督中

慕容熙葬苻氏時，馮跋謁見慕容雲，把圖謀告訴慕容雲。慕容雲害怕地説："我患病多年，你們都是知道的，希望你們考慮别的辦法。"馮跋脅迫説："慕容氏衰落，河間王慕容熙凶惡殘酷，被妖淫的女人迷惑，逆亂天常，老百姓忍受不了他的毒害，想反叛的人十家有九家，這正是天要滅亡慕容氏的時候。你出身於高氏名家，怎麽能做别人的養子！機運難求，千載難逢，你怎麽能够推辭！"馮跋扶着慕容雲出來。慕容雲説："我患病很久了，全與世事隔絶。你現在興建大事，錯誤地推舉逼迫我。我猶豫不决的原因，并不是爲了我自己，實在是考慮到我的品德不足以濟助百姓的緣故。"馮跋等人强迫他，慕容雲於是登上天王的位置，恢復高氏的姓，大赦

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録尚書事、武邑公，封伯、子、男，鄉、亭侯者五十餘人，士卒賜穀帛有差。熙之群官，復其爵位。立妻李氏爲天王后，子彭爲太子。

境内死罪以下的犯人，改元正始，國號大燕。暫任馮跋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録尚書事、武邑公，又封了五十多人爲伯、子、男、鄉、亭侯，賞賜士兵穀帛各不等。慕容熙的官僚都恢復爵位。立妻子李氏爲天王后，兒子慕容彭爲太子。

越騎校尉慕輿良謀叛，雲誅之。

越騎校尉慕輿良謀劃反叛，慕容雲殺了他。

雲臨東堂，幸臣離班、桃仁懷劍執紙而入，稱有所啓，拔劍擊雲，雲以几距班，桃仁進而弑之。馮跋遷雲尸于東宫，僞謚惠懿皇帝。雲自以無功德而爲豪桀所推，常内懷懼，故寵養壯士以爲腹心。離班、桃仁等并專典禁衛，委之以爪牙之任，賞賜月至數千萬，衣食卧起皆與之同，終以此致敗云。

慕容雲到了東堂，他寵信的臣子離班、桃仁懷藏着劍、拿着紙進來，稱説有事情要啓奏，拔出劍擊殺慕容雲，慕容雲用几桌抵抗離班，桃仁上前殺了慕容雲。馮跋把慕容雲的尸首移到東宫，謚號爲惠懿皇帝。慕容雲自認爲没有功德却被豪傑們推舉爲皇帝，内心常常懷有恐懼，所以寵養勇壯之士作爲心腹。離班、桃仁等人專門掌管宫廷内的警備守衛，讓他們作親信，每月的賞賜多到數千萬，穿衣吃飯和起居都和自己在一起，終於爲此而導致殺身之禍。

史臣曰：四星東聚，金陵之氣已分；五馬南浮，玉塞之雄方擾。市朝屢改，艱虞靡息。慕容垂天資英傑，威震本朝，以雄略見猜而庇身寬政，永固受之而以禮，道明事之而畢力。然而隼質難羈，狼心自野。淮南失律，三甥之謀已構；河朔分麾，五木之祥云啓。斬飛龍而遐舉，逾石門而長邁，遂使翟氏景從，鄴師宵逸，收羅趙魏，驅駕英雄。叩囊餘奇，摧五萬於河曲；浮船秘策，招七郡於黎陽。返遼陰之舊物，創中山之新社，類帝禋宗，僭擬斯備。夫以重耳歸晋，賴五臣之功；句踐紿吴，資五千之卒。惡有業殊二霸，衆微一旅，掎拔而傾山岳，騰嘯而御風雲！雖衛人忘亡復傳於東國，任好餘裕伊愧於西鄰，信苻氏之奸回，非晋室之鯨鯢矣。

史臣曰：四星東聚，金陵的氣數已經分散；五馬南游，玉塞内群雄正亂。朝代多次改變，禍難没有停止。慕容垂天資超群，威震本朝，因爲有雄才大略而被猜忌，用爲政寬大來保存自身，苻堅以禮接待他，慕容垂盡力事奉他。但是他凶殘的本性難以抑制，貪婪狠毒之心放縱。淮南失去控制，三個外甥的謀略已成；黄河以北出現分裂，五木刑具的徵祥已經形成。斬飛龍遠走高飛，越過石門而大步前進，於是使得翟氏像影子隨形一樣跟從，鄴城的軍隊連夜逃跑，收羅了趙魏等地的英雄人物以供驅使。打開錦囊取出剩下的計策，在河曲一帶摧毁五萬敵人；浮船之神妙策略，就在黎陽讓七郡歸順。返回遼陰的舊物，又在中山創立出新的宗社，祭祀天帝和祖宗，僭立之舉於是具備條件。從前重耳返回晋國，依賴五大臣的功勛；勾踐欺誑吴國，憑藉着五千軍隊。豈有功業與這二霸不同，軍隊不到一旅，却能挺拔而超，排山倒海，奔騰長嘯駕御風雲！即使是衛國人忘記了亡國又流傳到了東方，任好寬裕對西鄰有愧，實在是苻氏邪惡，不是晋朝的凶惡。

寶以浮譽獲升，峻文御俗，蕭墻内憒，勍敵外陵，雖毒不被物而惡足自剿。盛則孝友冥符，文武不墜，韜光而夷仇賊，罪己而遜高危，翩翩然濁世之佳虜矣。熙乃地非奥主，舉因淫德。驪戎之態，取悦於匡床；玄妻之姿，見奇於鬒髮。蕩輕舟於曲光之海，望朝涉於景雲之山，飾土木於驕心，窮怨嗟於蔓壤，宗祀夷滅，爲馮氏之驅除焉。

慕容寶憑着虚名得到升遷，用苛酷繁細的條文來統治，兄弟紛争，國外强敵入侵，即使慕容寶没有毒害到别人，但他的惡行已經足以使自己滅亡。慕容盛則所作所爲暗合孝友之道，文武都不喪失，韜光養晦鏟除了仇賊，責罰自己辭掉了君位，風采翩翩是濁世中的好胡虜。慕容熙論身份不應是國君，舉止又有損德行。驪戎的醜態，取悦於帝王；慕容玄妻子的姿色，是在黑髮上表現出新奇。在曲光湖摇蕩輕舟，在景雲山上觀看早晨涉水的人，大興土木以滿足驕縱之心，荒野上給百姓留下無窮的怨嘆，宗族滅絶，被馮氏驅除。

贊曰：戎狄憑陵，山川沸騰。天未悔禍，人非與能。疾走而捷，先鳴則興。道明烈烈，鞭笞豪傑。掃燕夷魏，剑屠永滅。大盜潜移，鴻名遂竊。寶心生亂，盛清家難。熙極驕淫，人懷憤惋。孽貽身咎，災無以逭。

贊曰：戎狄侵逼，各地沸騰。天不悔禍，人非有能。快捷的人取得勝利，争先吶喊的人就能興起。慕容垂威武，驅使各路豪傑。掃平燕和魏地，剑和永屠滅。大盜改名，竊取大名。慕容寶内心混亂，慕容盛清除家難。慕容熙極其驕奢，人人悲憤。災孽給自己帶來了禍患，無以逃難。

# 晉書卷一百二十五

## 載記第二十五

### 乞伏國仁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也。在昔有如弗與斯引、出連、叱盧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路，狀若神龜，大如陵阜，乃殺馬而祭之，祝曰："若善神也，便開路；惡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在焉。時又有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請養爲子，衆咸許之。老父欣然自以有所依憑，字之曰紇干。紇干者，夏言依倚也。年十歲，驍勇善騎射，彎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爲統主，號之曰乞伏可汗託鐸莫何。托鐸者，言非神非人之稱也。其後有祐鄰者，即國仁五世祖也。泰始初，率户五千遷于夏緣，部衆稍盛。鮮卑鹿結七萬餘落，屯于高平川，與祐鄰迭相攻擊。鹿結敗，南奔略陽，祐鄰盡并其衆，因居高平川。祐鄰死，子結權立，徙于牽屯。結權死，子利那立，擊鮮卑吐賴于烏樹山，討尉遲渴權于大非川，收衆三萬餘落。利那死，弟祁埿立。祁埿死，利那子述延立，討鮮卑莫侯于苑川，大破之，降其衆二萬餘落，因居苑川。以叔父軻埿爲師傅，委以國政，斯引烏埿爲左輔將軍，鎮蔡園川，出連高胡爲右輔將軍，鎮至便川，叱盧那胡爲率義將軍，鎮牽屯山。述延死，子傉大寒立。會石勒滅劉曜，懼而遷于麥田

乞伏國仁是隴西鮮卑人。從前有如弗與斯引、出連、叱盧三部，從漠北往南走出大陰山，在途中碰到一隻巨大的野獸，形狀像神龜一樣，有土山那麼大，於是就殺了馬匹祭奠，祝禱説："你如果是善神，就讓開道路；如果是凶神，就堵塞不通。"一會兒野獸就不見了，却有一個小男孩在那裏。當時又有乞伏部一個没有兒子的老父，請求收養他爲兒子，大家全都答應了。老父很高興地認爲自己有了依靠，給小男孩取名叫紇干。紇干就是華夏人所説依靠的意思。紇干十歲時，驍勇而善於騎馬射箭，能够拉開需要五百斤力氣的弓。四部的人都折服他的雄武，推舉他爲首領，稱他作乞伏可汗託鐸莫何。托鐸的意思是非神非人。後來有個叫祐鄰的，就是國仁的五世祖。泰始初年，祐鄰率領五千家遷移到夏緣，部落人馬漸漸强盛。鮮卑鹿結有七萬多落，住在高平川，和祐鄰互相攻打。鹿結失敗，往南逃到略陽，祐鄰全部兼并了鹿結的人馬，於是在高平川定居下來。祐鄰死，他兒子結權立爲首領，遷移到牽屯。結權死，他兒子利那立爲首領，在烏樹山攻打鮮卑吐賴，在大非川討伐尉遲渴權，收取人馬三萬多落。利那死，他弟弟祁埿立爲首領。祁埿死，利那的兒子述延立爲首領，在苑川討伐鮮卑莫侯，大敗鮮卑莫侯，使他的二萬多落人馬投降，於是定居在苑川。述延把叔父軻埿當作師傅，把國政交給他，斯引烏埿爲左輔將軍，鎮守蔡園川，出連高胡爲右輔將軍，鎮守至便川，叱盧那胡爲率義將軍，鎮守牽屯山。述延死，他兒子傉大寒立爲首領。適逢石勒消滅了劉

无孤山。大寒死，子司繁立，始遷于度堅山。尋爲苻堅將王統所襲，部衆叛降于統。司繁嘆謂左右曰："智不距敵，德不撫衆，劍騎未交而本根已敗，見衆分散，勢亦難全。若奔諸部，必不我容，吾將爲呼韓邪之計矣。"乃詣統降于堅。堅大悦，署爲南單于，留之長安。以司繁叔父吐雷爲勇士護軍，撫其部衆。俄而鮮卑勃寒侵斥隴右，堅以司繁爲使持節、都督討西胡諸軍事、鎮西將軍以討之。勃寒懼而請降，司繁遂鎮勇士川，甚有威惠。

曜，因爲害怕而遷移到了麥田无孤山。大寒死，他兒子司繁立爲首領，遷居到度堅山。不久後被苻堅的將領王統襲擊，部裏的人反叛投降了王統。司繁嘆息着對身邊的人説："我才智不足以抵抗敵人，德行不足以安撫民衆，軍隊還没有交鋒，但是根基已經敗壞，現在人馬已經分散，大勢難以保全。如果投奔各部，他們一定不容我們，我準備采用呼韓邪之計了。"便到王統那裏投降了苻堅。苻堅非常高興，封他爲南單于，把他留在長安。任命司繁的叔父吐雷爲勇士護軍，安撫他們部的人馬。不久鮮卑勃寒侵犯隴右，苻堅任命司繁爲使持節、都督討西胡諸軍事、鎮西將軍，討伐勃寒。勃寒恐懼，請求投降，司繁便鎮管了勇士川，很有威望和恩惠。

司繁卒，國仁代鎮。及堅興壽春之役，徵爲前將軍，領先鋒騎。會國仁叔父步積叛於隴西，堅遣國仁還討之。步積聞而大悦，迎國仁於路。國仁置酒高會，攘袂大言曰："苻氏往因趙石之亂，遂妄竊名號，窮兵極武，跨僭八州。疆宇既寧，宜綏以德，方虚廣威聲，勤心遠略，騷動蒼生，疲弊中國，違天怒人，將何以濟！且物極則虧、禍盈而覆者，天之道也。以吾量之，是役也，難以免矣。當與諸君成一方之業。"及堅敗歸，乃招集諸部，有不附者，討而并之，衆至十餘萬。及堅爲姚萇所殺，國仁謂其豪帥曰："苻氏以高世之姿而困於烏合之衆，可謂天也。夫守常迷運，先達耻之；見機而作，英豪之舉。吾雖薄德，藉累世之資，豈可睹時來之運而不作乎！"以孝武太元十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建元曰建義。以其將乙旃音埿爲左相，屋引出支爲右相，獨孤匹蹄爲左輔，武群勇士爲右輔，弟乾歸爲上將軍，自餘拜授各有差。置武城、武陽、安固、武始、漢陽、

司繁死，國仁接替鎮守勇士川。苻堅發動壽春戰役時，徵召國仁爲前將軍，兼先鋒騎。適逢國仁的叔父步積在隴西叛亂，苻堅派國仁回來討伐他。步積聽到後，很高興，在路上迎接國仁。國仁舉行宴會，興奮地捲袖捋臂，大聲地説："苻氏從前趁着趙石之亂，就狂妄地竊取名號，窮兵黷武，占據了八個州。國土安寧以後，就應該用德政來安撫百姓，却虚張聲勢，一心向遠方掠奪，騷擾百姓，使中原一帶民生凋敝，天怨人怒，怎能成功！而且物極必反，福滿而覆，是天道。依我估計，這一仗難以避免失敗。我準備和各位一起成就一方大業。"苻堅失敗回來，招集各部，有不依附的，就討伐兼并，達到十多萬人。苻堅被姚萇殺死後，國仁對他的豪帥説："苻氏憑着超乎世俗的能力却被烏合之衆打敗，可以説是天意。循守常法，迷信期運，這是前輩們引以爲耻的；見機而作，是英豪之舉。我雖然德行淺薄，但是憑世代之德，豈能看着時運到來却不行動嗎！"在孝武太元十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兼秦、河二州牧，建年號建義。任命他的將領乙旃音埿爲左相，屋引出支爲右相，獨孤匹蹄爲左輔，武群勇士爲右輔，弟弟乾歸爲上將軍，其餘的人任授官職各有不同。設置武城、武陽、安固、武始、漢陽、天水、略陽、湿川、甘松、匡朋、白馬、苑川十二郡，營建勇

天水、略陽、湿川、甘松、匡朋、白馬、苑川十二郡，築勇士城以居之。

士城居住在裏面。

鮮卑匹蘭率衆五千降。明年，南安祕宜及諸羌虜來擊國仁，四面而至。國仁謂諸將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不可坐待其至。宜抑威餌敵，羸師以張之，軍法所謂怒我而怠寇也。"於是勒衆五千，襲其不意，大敗之。祕宜奔還南安，尋與其弟莫侯悌率衆三萬餘户降於國仁，各拜將軍、刺史。

鮮卑匹蘭率領五千人來投降。第二年，南安祕宜以及各部羌人來攻打國仁，從四面八方逼到。國仁對將領們説："搶先下手就能削弱敵人的勇氣，不能坐等敵人來到。應該收斂我們的威勢，引誘敵人，用病弱的軍隊來讓敵人自高自大，即兵法上説的使我軍士氣高漲，使來犯之敵懈怠。"於是率領五千軍隊，出其不意襲擊他們，把他們打得大敗。祕宜逃回南安，不久，和他弟弟莫侯祕悌率領三萬多户向國仁投降，國仁分别授任他們爲將軍、刺史。

苻登遣使者署國仁使持節、大都督、都督雜夷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苑川王。國仁率騎三萬襲鮮卑大人密貴、裕苟、提倫等三部於六泉。高平鮮卑没奕于、東胡金熙連兵來襲，相遇于渴渾川，大戰敗之，斬級三千，獲馬五千匹。没奕于及熙奔還，三部震懼，率衆迎降。署密貴建義將軍、六泉侯，裕苟建忠將軍、蘭泉侯，提倫建節將軍、鳴泉侯。

苻登派出使者暫任國仁爲使持節、大都督、都督雜夷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苑川王。國仁率領三萬騎兵在六泉襲擊鮮卑大人密貴、裕苟、提倫等三部。高平鮮卑没奕于、東胡金熙合軍來襲擊，在渴渾川相遇，展開激戰，國仁打敗了他們，殺了三千人，繳獲五千匹馬。没奕于和金熙逃回，三部都很恐懼，率領軍隊前來投降。暫任密貴爲建義將軍、六泉侯，任裕苟爲建忠將軍、蘭泉侯，任提倫爲建節將軍、鳴泉侯。

國仁建威將軍叱盧烏孤跋擁衆叛，保牽屯山。國仁率騎七千討之，斬其部將叱羅侯，降者千餘户。跋大懼，遂降，復其官位。因討鮮卑越質叱黎于平襄，大破之，獲其子詰歸、弟子復半及部落五千餘人而還。

國仁的建威將軍叱盧烏孤跋聚兵反叛，據守在牽屯山。國仁率領七千騎兵討伐他，殺了他的部將叱羅侯，有一千多户投降。叱盧烏孤跋非常害怕，投降，國仁恢復了他的官位。接着在平襄討伐鮮卑越質叱黎，把他打得大敗，俘獲他的兒子詰歸、他弟弟的兒子復半及其部落五千多人回來。

太元十三年，國仁死，在位四年，僞謚宣烈王，廟號烈祖。

太元十三年，國仁死，在位四年，僞謚宣烈王，廟號叫烈祖。

**乞伏乾歸**

乾歸，國仁弟也。雄武英傑，沈雅有度量。國仁之死也，其群臣咸以國仁子公府冲幼，宜立長君，乃推乾歸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赦其境内，改元曰太初。立其妻邊氏爲王后，以出連乞都爲丞相，鎮南將軍、南梁州刺史悌眷爲御史大

乾歸是國仁的弟弟。雄武英俊，深沉雅正有度量。國仁死的時候，大臣們都認爲國仁的兒子公府年幼，應該立年歲大的國君，就推舉乾歸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國内實行大赦，改年號叫太初。立他妻子邊氏爲王后，任出連乞都爲丞相，任鎮南將軍、南梁州刺史悌眷爲御史大夫，其餘的封官拜職各有不同。遷都到金

夫，自餘封拜各有差。遂遷于金城。

太元十四年，苻登遣使署乾歸大將軍、大單于、金城王。南羌獨如率衆七千降之。休官阿敦、侯年二部各擁五千餘落，據牽屯山，爲其邊害。乾歸討破之，悉降其衆，於是聲振邊服。吐谷渾大人視連遣使貢方物。鮮卑豆留鞬、叱豆渾及南丘鹿結并休官曷呼奴、盧水尉地跋并率衆降于乾歸，皆署其官爵。隴西太守越質詰歸以平襄叛，自稱建國將軍、右賢王。乾歸擊敗之，詰歸東奔隴山。既而擁衆來降，乾歸妻以宗女，署立義將軍。

苻登將没奕于遣使結好，以二子爲質，請討鮮卑大兜國。乾歸乃與没奕于攻大兜於安陽城，大兜退固鳴蟬堡，乾歸攻陷之，遂還金城。爲吕光弟寶所攻，敗於鳴雀峽，退屯青岸。寶進追乾歸，乾歸使其將彭奚念斷其歸路，躬貫甲冑，連戰敗之，寶及將士投河死者萬餘人。

苻登遣使署乾歸假黄鉞、大都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左丞相、大將軍、河南王，領秦梁益凉沙五州牧，加九錫之禮。時登爲姚興所逼，遣使請兵，進封乾歸梁王，命置官司，納其妹東平長公主爲梁王后。乾歸遣其前將軍乞伏益州、冠軍翟瑥率騎二萬救之。會登爲興所殺，乃還師。

氐王楊定率步騎四萬伐之。乾歸謂諸將曰："楊定以勇虐聚衆，窮兵逞欲。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定之此役，殆天以之資我也。"於是遣其凉州牧乞伏軻殫、秦州牧乞伏益州、立義將軍詰歸距之。定敗益州於平川，軻殫、詰歸引衆而退。翟瑥奮劍諫曰："吾王以神武之姿，開基隴右，東征西討，靡不席卷，威震秦

城。

太元十四年，苻登派使者暫任乾歸爲大將軍、大單于、金城王。南羌獨如率領七千人投降乾歸。休官阿敦、侯年二部各自擁有五千多落盤據在牽屯山，成爲乾歸邊境上的禍害。乾歸討伐并打敗了他們，使他們的人全都投降，於是名聲大震鄰國。吐谷渾大人視連派使者來進貢地方物産。鮮卑豆留鞬、叱豆渾以及南丘鹿結和休官曷呼奴、盧水尉地跋全都率領人馬投降乾歸，乾歸給他們暫任官職爵位。隴西太守越質詰歸在平襄反叛，自稱建國將軍、右賢王。乾歸打敗了他，詰歸往東逃到了隴山。不久，他帶領兵馬來投降，乾歸把宗女嫁給他作妻子，暫任立義將軍。

苻登的將領没奕于派使者來結好，用兩個兒子做人質，請求討伐鮮卑大兜國。乾歸就同没奕于在安陽城攻打大兜，大兜退守鳴蟬堡，乾歸攻陷了鳴蟬堡，返回金城。乾歸被吕光的弟弟吕寶攻打，在鳴雀峽被打敗，後退駐在青岸。吕寶向前追擊，乾歸派出將領彭奚念截斷吕寶的歸路，自己穿上甲冑，接連打敗了吕寶，吕寶和將士們有一萬多人投河而死。

苻登派使者暫任乾歸假黄鉞、大都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左丞相、大將軍、河南王，兼領秦梁益凉沙五州牧，加九錫之禮。當時苻登被姚興攻逼，派使者來請求救兵，并進封乾歸爲梁王，命令他設置百官，娶苻登的妹妹東平長公主爲梁王后。乾歸派遣前將軍乞伏益州、冠軍翟瑥率領二萬騎兵去救援他。適逢苻登被姚興殺掉，便率領軍隊返回。

氐王楊定率領四萬步兵騎兵攻打乾歸。乾歸對將領們説："楊定憑着暴虐招集兵馬，窮兵黷武以逞其私欲。打仗好比玩火，不熄滅，就會焚燒自己。楊定這一仗，是老天資助我。"便派遣凉州牧乞伏軻殫、秦州牧乞伏益州、立義將軍詰歸抵抗楊定。楊定在平川打敗了益州，軻殫、詰歸率領軍隊後退。翟瑥揮着劍勸諫説："大王憑藉神武雄姿，在隴右開拓基業，東征西討，席捲各地，威震秦梁，聲勢達到巴漢。將軍處在

梁，聲光巴漢。將軍以維城之重，受閫外之寄，宜宣力致命，輔寧家國。秦州雖敗，二軍猶全，奈何不思赴救，便逆奔敗，何面目以見王乎！昔項羽斬慶子以寧楚，胡建戮監軍以成功，將軍之所聞也。瑥誠才非古人，敢忘項氏之義乎！”軻殫曰：“向所以未赴秦州者，未知衆心何如耳。敗不相救，軍罰所先，敢自寧乎！”乃率騎赴之。益州、詰歸亦勒衆而進，大敗定，斬定及首虜萬七千級。於是盡有隴西、巴西之地。

皇室宗族的重要位置，受委托將兵在外，理應捨命致力，安定國家。秦州雖然失敗，但其餘二軍還保全完好，爲什麽不考慮去救援，就先行敗逃，有什麽面目回去見大王呢！從前項羽殺了慶子來使楚安定，胡建殺了監軍而成就功業，這是將軍聽説過的。翟瑥我確實才能比不上古人，但是豈敢忘記項氏的大義呢！”軻殫説：“以前我不去救援秦州的原因，就是不知道大家的心思怎麽樣。自己人被打敗却不去救援，軍法首先不容，我豈敢衹顧自己平安呢！”便率領騎兵去救援。益州、詰歸也帶領部隊前進，把楊定打得大敗，殺了楊定以及一萬七千人。於是占據了隴西、巴西的全部地方。

太元十七年，赦其境内殊死以下，署其長子熾磐領尚書令，左長史邊芮爲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祕宜爲右僕射，翟瑥爲吏部尚書，翟勍爲主客尚書，杜宣爲兵部尚書，王松壽爲民部尚書，樊謙爲三公尚書，方弘、麴景爲侍中，自餘拜授一如魏武、晋文故事。猶稱大單于、大將軍。

太元十七年，大赦國内死罪以下的犯人，任他的長子熾磐兼領尚書令，任左長史邊芮爲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祕宜爲右僕射，翟瑥爲吏部尚書，翟勍爲主客尚書，杜宣爲兵部尚書，王松壽爲民部尚書，樊謙爲三公尚書，方弘、麴景爲侍中，其餘授官全依魏武帝、晋文帝時的舊例。乾歸本人仍稱大單于、大將軍。

楊定之死也，天水姜乳襲據上邽。至是，遣乞伏益州討之。邊芮、王松壽言於乾歸曰：“益州以懿弟之親，屢有戰功，狃於累勝，常有驕色。若其遇寇，必將易之。且未宜專任，示有所先。”乾歸曰：“益州驍勇，善御衆，諸將莫有及之者，但恐其專擅耳。若以重佐輔之，當無慮也。”於是以平北韋虔爲長史、散騎常侍務和爲司馬。至大寒嶺，益州恃勝自矜，不爲部陣，命將士解甲游畋縱飲，令曰：“敢言軍事者斬！”虔等諫曰：“王以將軍親重，故委以專征之任，庶能摧彼凶醜，以副具瞻。賊已垂逼，奈何解甲自寬，宴安鴆毒，竊爲將軍危之。”益州曰：“乳以烏合之衆，聞吾至，理應遠竄。今乃與吾決戰者，斯成擒也。吾自揣之有方，

楊定死時，天水人姜乳襲擊并占據上邽。到此時，乾歸派乞伏益州去討伐他。邊芮、王松壽對乾歸説：“益州憑着是主上弟弟的身份，屢次立有戰功，習慣於打勝仗，經常驕傲。如果他碰到敵人，一定會輕視他們。而且不應該專任一人，以示還有更好的。”乾歸説：“益州驍勇，善於統領軍隊，衆將都不如他，擔心的是他獨斷專行。如果用得力的佐將輔助他，就不會有什麽憂慮的了。”於是以平北韋虔爲長史、散騎常侍務和爲司馬。軍隊到了大寒嶺，益州仗着强大傲慢自大，不布隊列陣，命令將士們解下甲衣出游打獵，縱酒狂歡，下令説：“膽敢談論軍事者殺！”韋虔等人進諫説：“大王因爲將軍是親人，纔把專征的重任交給將軍，希望將軍能够摧毁那些凶醜之人，以不辜負重任。賊寇已經逼近，爲什麽要解甲自慰，宴安鴆毒呢，我們替將軍感到危險。”益州説：“姜乳帶着一群烏合之衆，聽到我來了，理應逃得遠遠的。如果現在和我决戰，祇

卿等不足慮也。”乳率衆距戰，益州果敗。乾歸曰：“孤違蹇叔，以至於此。將士何爲，孤之罪也。”皆赦之。

能成爲俘虜。我自然有辦法揣量，你們不值得憂慮。”姜乳率領軍隊抵抗，益州果然失敗。乾歸說：“我没有聽蹇叔的話，纔到了這個地步。將士們有什麽過錯，這是我的罪過。”全都赦免了他們。

索虜秃髮如苟率户二萬降之，乾歸妻以宗女。

索虜秃髮如苟率領兩萬户來投降，乾歸把宗女嫁給他。

吕光率衆十萬，將伐乾歸，左輔密貴周、左衛莫者羖羝言於乾歸曰：“光旦夕將至。陛下以命世雄姿，開業洮罕，克翦群凶，威振遐邇，將鼓淳風於東夏，建八百之鴻慶。不忍小屈，與奸豎競於一時，若機事不捷，非國家利也。宜遣愛子以退之。”乾歸乃稱藩於光，遣子敕勃爲質。既而悔之，遂誅周等。

吕光率領十萬軍隊準備攻打乾歸，左輔密貴周、左衛莫者羖羝對乾歸說：“吕光即將來了。陛下以聖上之姿，在洮罕一帶開創基業，打敗并消滅了凶惡的敵人，威震遠近，將要在東夏吹進淳正之風，建立宏偉的事業。如果忍受不了小小的屈辱，和小人争競一時，萬一大事不成功，對國家没有好處。最好是派一個心愛的兒子去作人質以使他們撤退。”乾歸便向吕光稱藩，派兒子敕勃作人質。不久又後悔，殺了密貴周等人。

乞伏軻殫與乞伏益州不平，奔于吕光。光又伐之，咸勸其東奔成紀，乾歸不從，謂諸將曰：“昔曹孟德敗袁本初於官渡，陸伯言摧劉玄德於白帝，皆以權略取之，豈在衆乎！光雖舉全州之軍，而無經遠之算，不足憚也。且其精卒盡在吕延，延雖勇而愚，易以奇策制之。延軍若敗，光亦遁還，乘勝追奔，可以得志。”衆咸曰：“非所及也。”隆安元年，光遣其子纂伐乾歸，使吕延爲前鋒。乾歸泣謂衆曰：“今事勢窮蹙，逃命無所，死中求生，正在今日。凉軍雖四面而至，然相去遼遠，山河既阻，力不周接，敗其一軍而衆軍自退。”乃縱反間，稱秦王乾歸衆潰，東奔成紀。延信之，引師輕進，果爲乾歸所敗，遂斬之。

乞伏軻殫和乞伏益州不和，投奔吕光。吕光又攻打乾歸，大家都勸乾歸往東投奔成紀，乾歸不同意，對將領們說：“從前曹孟德在官渡打敗了袁本初，陸伯言在白帝挫敗了劉玄德，都是用權謀打敗了對方，豈在於人多！吕光雖然率領來了全州的軍隊，但是没有遠大的謀略，不值得害怕，而且他的精兵全在吕延手下，吕延雖然勇猛却很愚蠢，容易用奇計制服他。吕延的軍隊如果失敗了，吕光也會逃跑，我們乘勝追趕，就可以成功。”大家都說：“大王的聖明我們趕不上。”隆安元年，吕光派他兒子吕纂攻打乾歸，讓吕延爲前鋒。乾歸哭泣着對大家說：“現在事勢急迫，没有逃命的地方，死裏求生，正在今天。凉軍雖然從四面逼來，但他們相距遥遠，路上有山河阻隔，軍隊不連接，衹要打敗他們的一支軍隊，其他的軍隊就會自己撤退。”就派人去行反間計，詭稱秦王乾歸的軍隊潰敗，往東投奔成紀。吕延相信了這話，帶領軍隊急速前進，果然被乾歸打敗，於是殺了吕延。

秃髮烏孤遣使來結和親。使乞伏益州攻克支陽、鸇武、允吾三城，俘獲萬餘人而還。又遣益州與武衛慕容兀、冠軍翟瑥率騎二萬伐吐谷渾視

秃髮烏孤派使者來和親。乾歸派乞伏益州攻下了支陽、鸇武、允吾三城，俘獲了萬餘人回來。又派益州和武衛慕容兀、冠軍翟瑥率領二萬騎兵攻打吐谷渾視羆，到了度周川，把視羆打

羆，至于度周川，大破之。視羆遁保白蘭山，遣使謝罪，貢其方物，以子宕豈爲質。鮮卑疊掘河内率户五千，自魏降乾歸。

得大敗。視羆逃跑到白蘭山據守，派使者來請罪，并進貢地方物產，把兒子宕豈當作人質。鮮卑疊掘河内率領五千户從魏國投降乾歸。

乾歸所居南景門崩，惡之，遂遷于苑川。姚興將姚碩德率衆五萬伐之，入自南安峽。乾歸次于隴西以距碩德。興潛師繼發。乾歸聞興將至，謂諸將曰："吾自開建以來，屢摧勍敵，乘機藉算，舉無遺策。今姚興盡中國之師，軍勢甚盛。山川阻狹，無縱騎之地，宜引師平川，伺其怠而擊之。存亡之機，在斯一舉，卿等戮力勉之。若梟翦姚興，關中之地盡吾有也。"於是遣其衛軍慕容允率中軍二萬屯于柏陽，鎮軍羅敦將外軍四萬屯于侯辰谷，乾歸自率輕騎數千候興軍勢。俄而大風昏霧，遂與中軍相失，爲興追騎所逼，入于外軍。旦而交戰，爲興所敗。乾歸遁還苑川，遂走金城，謂諸豪帥曰："吾才非命世，謬爲諸君所推，心存撥亂，而德非時雄，叨竊名器，年逾一紀，負乘致寇，傾喪若斯！今人衆已散，勢不得安，吾欲西保允吾，以避其鋒。若方軌西邁，理難俱濟，卿等宜安土降秦，保全妻子。"群下咸曰："昔古公杖策，豳人歸懷；玄德南奔，荆楚襁負。分岐之感，古人所悲，况臣等義深父子，而有心離背！請死生與陛下俱。"乾歸曰："自古無不亡之國，廢興命也。苟天未亡我，冀興復有期。德之不建，何爲俱死！公等自愛，吾將寄食以終餘年。"於是大哭而别，乃率騎數百馳至允吾。秃髮利鹿孤遣弟傉檀迎乾歸，處之於晋興。

乾歸所住城市的南景門崩塌，乾歸憎惡，遷居到苑川。姚興的將領姚碩德率領五萬人攻打乾歸，從南安峽進入。乾歸駐扎在隴西抵抗碩德。姚興秘密率領軍隊陸續出發。乾歸聽説姚興將要到來，就對將領們説："我自從開創事業以來，多次摧毀强大的敵人，神機妙算，没有失策過。現在姚興把中原的軍隊全都帶來，兵勢很盛。這裏有山川阻隘，没有騎兵奔馳的地方，最好是把軍隊帶到平原，等他們倦怠了再攻打。存亡之機，在此一舉，你們同心協力努力吧。如果能斬除姚興，關中就歸我們所有了。"於是派他的衛軍慕容允率領二萬中軍移到柏陽，鎮軍羅敦率領四萬外軍移到侯辰谷，乾歸自己率領數千名輕騎兵等待姚興的部隊。不久颳起大風，天昏地暗，乾歸和中軍斷了聯係，被姚興追兵逼近，進入了外軍。天亮後交戰，乾歸被姚興打敗。乾歸逃回苑川，接着到金城，對各位主帥説："我没有治國之才，被諸君推爲首領，想要治理亂世，但是我的品德没有超出世人，空有大權，已經超過十二年，居非其位，才不稱職，招致了外敵，造成這樣的慘敗。現在人衆已經散失，勢必不能安寧，我打算往西據守允吾，用以躲避敵人的鋒芒。如果大家共同向西前進，難以都成功，你們各位最好是停在此地投降秦，保全妻兒。"部下們都説："從前古公拄着拐杖，豳人有歸附相從之意；玄德南逃，荆、楚人背着東西跟隨。相别之感，古人就很哀痛。何况我們與陛下義深如父子，怎能有分離之心！請讓我們和陛下同生共死。"乾歸説："自古以來没有不滅亡的國家，衰敗與興旺都是命定。假如上天讓我不滅亡，希望還有復興的時候。還没有立德，爲什麼要一齊去死！你們保重自己，我要去依附别人生活以了此一生。"於是大哭而别，乾歸率領數百名騎兵到允吾。秃髮利鹿孤派弟弟傉檀迎接乾歸，把乾歸安置在晋興。

南羌梁弋等遣使招之。乾歸將叛，謀泄，利鹿孤遣弟吐雷屯于捫天嶺。乾歸懼爲利鹿孤所害，謂其子熾磐曰："吾不能負荷大業，致兹顛覆。以利鹿孤義兼姻好，冀存唇齒之援，方乃忘義背親，謀人父子，忌吾威名，勢不全立。姚興方盛，吾將歸之。若其俱去，必爲追騎所及。今送汝兄弟及汝母爲質，彼必不疑。吾既在秦，終不害汝。"於是送熾磐兄弟於西平，乾歸遂奔長安。姚興見而大悦，署乾歸持節、都督河南諸軍事、鎮遠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遣乾歸還鎮苑川，盡以部衆配之。乾歸既至苑川，以邊芮爲長史，王松壽爲司馬，公卿大將已下悉降號爲偏裨。

南羌梁弋等人派使者來招撫乾歸。乾歸準備反叛，謀劃泄露，利鹿孤派弟弟吐雷屯駐在捫天嶺。乾歸害怕被利鹿孤殺害，對他兒子熾磐説："我不能擔當大事，導致了現在的失敗。因爲利鹿孤講義氣而且是姻親，纔希望脣齒相依，現在却忘義背親，謀害我們父子，忌憚我的威名，勢不兩立。姚興正當强盛，我準備去投奔他。如果我們一起離開，一定會被騎兵追上。現在送你們兄弟和你母親作人質，利鹿孤一定不會懷疑我。我到秦以後，他們便不會殺你們。"於是把熾磐兄弟送到西平，乾歸投奔長安。姚興看到乾歸，非常高興，暫任乾歸爲持節、都督河南諸軍事、鎮遠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派乾歸返回苑川鎮守，把軍隊全都配給他。乾歸到了苑川，以邊芮爲長史，王松壽爲司馬，公卿大將以下全都降號爲將佐。

元興元年，熾磐自西平奔長安，姚興以爲振忠將軍、興晋太守。尋遣使者加乾歸散騎常侍、左賢王。遣隨興將齊難迎吕隆于河西，討叛羌党龍頭于滋川，攻楊盛將苻帛于皮氏堡，并克之。又破吐谷渾將大孩，俘獲萬餘人而還。尋復率衆攻楊盛將楊玉于西陽堡，克之。既而苑川地震裂生毛，狐雉入于寢内，乾歸甚惡之。姚興慮乾歸終爲西州之患，因其朝也，興留爲主客尚書，以熾磐爲建武將軍、行西夷校尉，監撫其衆。

元興元年，熾磐從西平投奔長安，姚興任命他爲振忠將軍、興晋太守。不久，派使者加封乾歸爲散騎常侍、左賢王。派他跟隨姚興的大將齊難在河西迎擊吕隆，在滋川討伐叛羌党龍頭，在皮氏堡攻打楊盛的將領苻帛，全都打敗了他們。又打敗吐谷渾的將領大孩，俘獲一萬多人回來。不久又率領軍隊在西陽堡攻打楊盛的將領楊玉，打敗了楊玉。不久苑川的地面震裂并長出草，又有狐雉進入寢宫内，乾歸很痛恨這些惡兆。姚興擔心乾歸終究會成爲西州的禍患，趁着乾歸來朝見的時候，姚興留下他爲主客尚書，任命熾磐爲建武將軍、行西夷校尉，監撫他的軍隊。

熾磐以長安兵亂將始，乃招結諸部二萬七千，築城于嵻峎山以據之。熾磐攻克枹罕，遣使告之，乾歸奔還苑川。鮮卑悦大堅有衆五千，自龍馬苑降乾歸。乾歸遂如枹罕，留熾磐鎮之。乾歸收衆三萬，還于度堅山。群下勸乾歸稱王，乾歸以寡弱弗許。固請曰："夫道應符曆，雖廢必興；圖籙所棄，雖成必敗。本初之衆，非不多也，魏武運籌，四州瓦解。尋、

熾磐因爲長安戰亂將要開始，就招集各部共二萬七千人，在嵻峎山築城占據這裏。熾磐攻克枹罕，派使者報告乾歸，乾歸趕回苑川。鮮卑悦大堅有五千人馬，在龍馬苑向乾歸投降。乾歸就到了枹罕，留下熾磐鎮守。乾歸招集了三萬人馬，還到度堅山。下臣勸乾歸稱王，乾歸因爲力量單薄不同意。下臣們極力請求説："天道和符曆相應，即使衰敗的也一定會興旺；圖籙所遺棄的，即使成功了也一定會失敗。袁本初的軍隊不少，魏武帝使用策略，使袁本初四州瓦解。王

邑之兵，非不盛也，世祖龍申，亡新鳥散。固天命不可虚邀，符籙不可妄冀。姚數將終，否極斯泰，乘機撫運，實係聖人。今見衆三萬，足可以疆理秦隴，清蕩洮河。陛下應運再興，四海鶴望，豈宜固守謙冲，不以社稷爲本！願時即大位，允副群心。”乾歸從之。義熙五年，僭稱秦王，赦其境内，改元更始，置百官，公卿已下皆復本位。

尋、王邑的兵力强盛，世祖大顯身手，亡新就作鳥獸散。這是天命不能憑空强求，符籙不能有非分之想。姚興氣數將盡，我們否極泰來，趁此機遇，實在是聖人的事。現在我們有三萬人馬，足可以統治秦隴，平定洮河。陛下順應天命第二次興起，四海仰望，豈能固守謙虚，不以國家爲本！希望陛下應時登上王位，以副衆望。”乾歸聽從了他們。義熙五年，僭稱秦王，大赦境内罪犯，改年號更始，設置百官，公卿以下都恢復原位。

遣熾磐討諭薄地延，師次煩于，地延率衆出降，署爲尚書，徙其部落于苑川。又遣隴西羌昌何攻克姚興金城郡，以其驍騎乞伏務和爲東金城太守。乾歸復都苑川，又攻克興略陽、南安、隴西諸郡，徙二萬五千户於苑川、枹罕。姚興力未能西討，恐更爲邊害，遣使署乾歸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隴西嶺北匈奴雜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牧、大單于、河南王。乾歸方圖河右，權宜受之，遂稱藩于興。

派遣熾磐討伐薄地延，軍隊駐扎在煩于，地延帶領軍隊出來投降，被任爲尚書。乾歸把地延的部落遷移到苑川。乾歸又派隴西羌昌何攻克姚興金城郡，任命他的驍騎乞伏務和爲東金城太守。乾歸還都苑川，又攻克姚興略陽、南安、隴西各郡，把二萬五千户遷移到苑川、枹罕。姚興没有力量向西討伐，又擔心乾歸成爲邊境上的禍患，就派使者暫任乾歸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隴西嶺北匈奴雜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牧、大單于、河南王。乾歸正在圖謀河西，權且接受了這些封號，就向姚興稱藩。

遣熾磐與其次子中軍審虔率步騎一萬伐秃髮傉檀，師濟河，敗傉檀太子武臺于嶺南，獲牛馬十餘萬而還。又攻克興别將姚龍于伯陽堡，王憬于水洛城，徙四千餘户於苑川，三千餘户于譚郊。乾歸率步騎三萬征西羌彭利髮於枹罕，師次于奴葵谷，利髮棄其部衆南奔。乾歸遣其將公府追及于清水，斬之。乾歸入枹罕，收羌户一萬三千。因率騎二萬討吐谷渾支統阿若干于赤水，大破降之。

派熾磐和他的次子中軍審虔率領一萬步兵騎兵攻打秃髮傉檀，軍隊渡過黄河，在嶺南打敗了傉檀的太子武臺，繳獲十多萬牛馬回來。又在伯陽堡攻克姚興的别將姚龍，在水洛城攻克王憬，把四千多户遷徙到苑川，三千多户遷徙到譚郊。乾歸率領步兵騎兵三萬人在枹罕攻打西羌彭利髮，軍隊駐扎在奴葵谷，利髮丢棄部衆往南逃跑。乾歸派將領公府在清水追上利髮并殺了他。乾歸進入枹罕，收納了羌人一萬三千户。接着率領二萬騎兵在赤水討伐吐谷渾支統阿若干，把他們打得大敗并使他們投降。

乾歸畋于五谿，有梟集于其手，甚惡之。八年，爲兄子公府所弑，并其諸子十餘人。公府奔固大夏。熾磐與乾歸弟廣武智達、揚武木奕于討之。公府走，達等追擒于嵻峎南山，并其四子，轘之於譚郊。葬乾歸于枹

乾歸在五谿畋獵，有梟鳥停留在他手上，乾歸非常憎惡。八年，乾歸被他哥哥的兒子公府所殺，被殺的還有十多個兒子。公府逃到大夏固守。熾磐和乾歸的弟弟廣武智達、揚武木奕于一起討伐他。公府敗逃，智達等人在嵻峎南山追上并抓住了他，連同他的四個兒子，在譚郊把他

罕，僞謚武元王，在位二十四年。

## 乞伏熾磐

熾磐，乾歸長子也。性勇果英毅，臨機能斷，權略過人。初，乾歸爲姚興所敗，熾磐質於禿髮利鹿孤。後自西平逃而降興，興以爲振忠將軍、興晋太守，又拜建武將軍、行西夷校尉，留其衆鎮苑川。及乾歸返政，復立熾磐爲太子，領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後乾歸稱藩于姚興，興遣使署熾磐假節、鎮西將軍、左賢王、平昌公，尋進號撫軍大將軍。

乾歸死，義熙八年，熾磐襲僞位，大赦，改元曰永康。署翟勍爲相國，麴景爲御史大夫，段暉爲中尉，弟延祚爲禁中録事，樊謙爲司直。罷尚書令、僕射、尚書、六卿、侍中、散騎常侍、黄門郎官，置中左右常侍、侍郎各三人。

義熙九年，遣其龍驤乞伏智達、平東王松壽討吐谷渾樹洛干於澆河，大破之，獲其將呼那烏提，虜三千餘户而還。又遣其鎮東曇達與松壽率騎一萬，東討破休官權小郎、吕破胡于白石川，虜其男女萬餘口，進據白石城，休官降者萬餘人。後顯親休官權小成、吕奴迦等叛保白坑，曇達謂將士曰："昔伯珪憑嶮，卒有滅宗之禍；韓約肆暴，終受覆族之誅。今小成等逆命白坑，宜在除滅。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粤爾輿人，戮力勉之！"衆咸拔劍大呼，於是進攻白坑，斬小成、奴迦及首級四千七百，隴右休官悉降。遣安北烏地延、冠軍翟紹討吐谷渾別統句旁于泣勤川，大破之，俘獲甚衆。熾磐率諸將討吐谷渾別統支旁于長柳川，掘達于渴渾川，

們車裂。把乾歸安葬在枹罕，僞謚武元王，在位二十四年。

熾磐是乾歸的長子。生性勇敢果斷堅毅，臨機善決斷，權略過人。當初，乾歸被姚興打敗，熾磐在禿髮利鹿孤那裏作人質。後來從西平逃出來，投降了姚興，姚興任命他爲振忠將軍、興晋太守，又任爲建武將軍、行西夷校尉，把他的軍隊留在苑川鎮守。到了乾歸再次稱王的時候，又立熾磐爲太子，兼領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後來乾歸向姚興稱藩，姚興派使者暫任熾磐爲假節、鎮西將軍、左賢王、平昌公，不久進號爲撫軍大將軍。

乾歸死後，義熙八年，熾磐繼任僞位，大赦，改年號永康。暫任翟勍爲相國，麴景爲御史大夫，段暉爲中尉，弟弟延祚爲禁中録事，樊謙爲司直。取消尚書令、僕射、尚書、六卿、侍中、散騎常侍、黄門郎官，設置中左右常侍、侍郎各三人。

義熙九年，熾磐派龍驤乞伏智達、平東王松壽在澆河討伐吐谷渾樹洛干，大敗他們，俘獲將領呼那烏提，俘獲了三千多户回來。又派鎮東曇達和王松壽率領一萬騎兵向東討伐，在白石川打敗休官權小郎、吕破胡，俘獲其男女一萬多人，進據白石城，休官有一萬多人投降。後來顯親休官權小成、吕奴迦等人反叛，在白坑自守，曇達對將士們説："從前伯珪憑險頑抗，最終有滅族之禍；韓約恣行暴虐，終於受到覆族之災。現在小成等人在白坑反叛，應該消滅掉。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你們各位，共同努力！"大家都拔出劍來大聲呼喊，於是進攻白坑，殺了小成、奴迦以及四千七百人，隴右休官全都投降。熾磐派安北烏地延、冠軍翟紹在泣勤川討伐吐谷渾別統句旁，大敗句旁，俘獲很多人。熾磐率領各路將領在長柳川討伐吐谷渾別統支旁，在渴渾川討伐掘達，打敗了他們，前後俘獲男女二萬八千人。

皆破之，前後俘獲男女二萬八千。

僭立三年，有雲五色，起於南山。熾磐以爲己瑞，大悦，謂群臣曰："吾今年應有所定，王業成矣!"於是繕甲整兵，以待四方之隙。聞禿髮傉檀西征乙弗，投劍而起曰："可以行矣!"率步騎二萬襲樂都。禿髮武臺憑城距守，熾磐攻之，一旬而克。遂入樂都，論功行賞各有差。遣平遠犍虔率騎五千追傉檀，徙武臺與其文武及百姓萬餘户于枹罕。傉檀遂降，署爲驃騎大將軍、左南公。隨傉檀文武，依才銓擢之。熾磐既兼傉檀，兵强地廣，置百官，立其妻禿髮氏爲王后。

十一年，熾磐攻克沮渠蒙遜湟河太守沮渠漢平，以其左衛匹逵爲湟河太守，因討降乙弗窟乾而還。遣其將曇達、王松壽等討南羌彌姐康薄于赤水，降之。

熾磐攻溼川，師次沓中，沮渠蒙遜率衆攻石泉以救之。熾磐聞而引還，遣曇達與其將出連虔率騎五千赴之。蒙遜聞曇達至，引歸，遣使聘于熾磐，遂結和親。又遣曇達、王松壽等率騎一萬伐姚艾于上邽。曇達進據蒲水，艾距戰，大敗之，艾奔上邽。曇達進屯大利，破黄石、大羌二戍，徙五千餘户于枹罕。

令其安東木奕于率騎七千討吐谷渾樹洛干于塞上，破其弟阿柴於堯扞川，俘獲五千餘口而還，洛干奔保白蘭山而死。熾磐聞而喜曰："此虜矯矯，所謂有豕白蹢。往歲曇達東征，姚艾敗走；今木奕于西討，黠虜遠逃。境宇稍清，奸凶方殄，股肱惟良，吾無患矣。"於是以曇達爲左丞相，其子元基爲右丞相，麴景爲尚書令，翟紹爲左僕射。遣曇達、元基東

僭立三年，有五色雲在南山上升起。熾磐認爲這是自己的吉兆，非常高興，對大臣們説："我今年應該能平定天下，大業就要告成了!"於是整修武器，訓練兵馬，以等待天下大亂。他聽説禿髮傉檀向西征討乙弗，揮劍而起説："可以行動了!"率領二萬步兵騎兵襲擊樂都。禿髮武臺倚仗城垣抵抗守衛，熾磐攻打，十天就攻克。於是進入了樂都，論功行賞，各有不同。派遣平遠犍虔率領五千騎兵追擊傉檀，把武臺和他的文武百官以及一萬多户百姓遷徙到枹罕。傉檀於是投降，被暫任爲驃騎大將軍、左南公。隨從傉檀的文武百官，按照才幹選授或提拔官職。熾磐兼并傉檀以後，兵强地廣，設置百官，立妻子禿髮氏爲王后。

十一年，熾磐攻克沮渠蒙遜湟河太守沮渠漢平，任命他的左衛匹逵爲湟河太守，接着討伐并降服了乙弗窟乾回來。派他的大將曇達、王松壽等人在赤水討伐南羌彌姐康薄，并使他投降。

熾磐攻打溼川，軍隊駐扎在沓中，沮渠蒙遜率領軍隊攻打石泉以救援溼川。熾磐聽到後率領軍隊往回撤，派曇達和他的將領出連虔率領五千騎兵趕去救援。蒙遜聽説曇達到來，領兵返回，派使者向熾磐行聘，於是就結姻和親。熾磐又派曇達、王松壽等率領一萬騎兵在上邽攻打姚艾。曇達進據蒲水，姚艾抵抗，曇達把他打得大敗，姚艾逃到上邽。曇達進駐大利，攻破黄石、大羌兩個營壘，把五千多户遷徙到枹罕。

命令安東木奕于率領七千騎兵在塞上討伐吐谷渾樹洛干，在堯扞川打敗他弟弟阿柴，俘獲五千多人回來，洛干退守白蘭山而死。熾磐聽説後，高興地説："這人卓爾不群，真是《詩經》中所説的有豕白蹢啊。往年曇達東征，姚艾大敗而逃；現在木奕于西討，狡猾的敵人遠逃。國土日漸安寧，奸凶正在被消滅，衆位大臣又都賢良，我没有什麽可擔心的了。"於是任命曇達爲左丞相，兒子元基爲右丞相，麴景爲尚書令，翟紹爲左僕射。派曇達、元基向東討伐姚艾，姚艾

討姚艾，降之。

至是，乙弗鮮卑烏地延率户二萬降于熾磐，署爲建義將軍。地延尋死，弟他子立，以子軻蘭質于西平。他子從弟提孤等率户五千以西遷，叛于熾磐。凉州刺史出連虔遣使喻之，提孤等歸降。熾磐以提孤奸猾，終爲邊患，税其部中戎馬六萬匹。後二歲而提孤等扇動部落，西奔出塞。他子率户五千入居西平。

先是，姚艾叛降蒙遜，蒙遜率衆迎之。艾叔父儁言于衆曰："秦王寬仁有雅度，自可安土事之，何爲從凉主西遷?"衆咸以爲然，相率逐艾，推儁爲主，遣使請降。熾磐大悦，徵儁爲侍中、中書監、征南將軍，封隴西公，邑一千户。

使征西孔子討吐谷渾覓地于弱水南，大破之。覓地率衆六千降于熾磐，署爲弱水護軍。遣其左衛匹逵、建威梯君等討彭利和于漒川，大破之，利和單騎奔仇池，獲其妻子。徙羌豪三千户于枹罕，漒川羌三萬餘户皆安堵如故。

元熙二年，立其第二子慕末爲太子，領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赦境内，改元曰建弘，其臣佐等多所封授。熾磐在位九年而宋氏受禪，以宋元嘉五年死。子慕末嗣僞位，在位四年，爲赫連定所殺。

始，國仁以孝武太元十年僭位，至慕末四世，凡四十有六載而滅。

史臣曰：夫天地閉，大祲生；雲雷屯，群凶作。自晋室遘孽，胡兵肆禍，封域無紀，干戈是務。國仁陰山遺噍，難以義服，伺我阽危，長其陵暴。向使偶欽明之運，遭雄略之主，已當褫魂沙漠，請命藁街，豈暇

投降。

這時，乙弗鮮卑烏地延率領兩萬户向熾磐投降，熾磐暫任他爲建義將軍。不久地延死，他弟弟他子當立，把兒子軻蘭放在西平作人質。他子的堂弟提孤等率領五千户向西遷徙，反叛熾磐。凉州刺史出連虔派使者去勸説他，提孤等回來投降。熾磐認爲提孤這人奸猾，終究會成爲邊境上的禍患，就在他的部落中徵收六萬匹戰馬。過了兩年提孤等人煽動部落往西逃到塞外。他子率領五千户進入西平居住。

在此之前，姚艾反叛投降蒙遜，蒙遜率領人馬歡迎他。姚艾的叔父姚儁對大家説："秦王寬仁有雅量，本來可以安居在這塊土地上事奉他，爲什麽要跟着凉主往西遷移?"大家都認爲這話有理，一起驅逐姚艾，推舉姚儁爲首領，派使者向熾磐請降。熾磐非常高興，徵召姚儁爲侍中、中書監、征南將軍，封爲隴西公，食邑一千户。

命令征西孔子在弱水南邊討伐吐谷渾覓地，大敗覓地。覓地率領六千人向熾磐投降，熾磐暫任他爲弱水護軍。熾磐派左衛匹逵、建威梯君等在漒川討伐彭利和，大敗他們，利和單槍匹馬逃到仇池，匹逵、梯君等俘獲了利和的妻子兒女。把羌三千豪户遷徙到枹罕，漒川羌人三萬多户都像原來一樣安居。

元熙二年，立第二子慕末爲太子，兼領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赦境内，改年號建弘，對很多大臣將佐都封授官爵。熾磐在位的第九年，宋氏受禪，在宋元嘉五年去世。他兒子慕末繼承僞位，在位四年，被赫連定殺死。

起初，國仁於孝武太元十年僭位，到慕末經歷了四代，四十六年後滅亡。

史臣曰：天地閉窒，妖氛出現；雲聚雷鳴，奸凶作惡。自從晋室造成災孽，胡兵恣意爲禍，國家没有了綱紀，以興兵打仗爲事。國仁是陰山的殘存者，難以用義讓他臣服，趁着面臨危險時，滋長他的暴行。假使他遇到英明皇帝，遇到有雄才大略的帝王，那麽他早已應該在沙漠被奪

竊據近郊，經綸王業者也。

乾歸智不及遠而以力詐自矜。陷吕延之師，奸謀潛斷；俘視羆之衆，威策遐舉。便欲誓汧隴之餘卒，窺崤函之奥區，秣疲馬而宵征，翦勍敵而朝食。既而控弦鳴鏑，厥志未逞，沮岸崩山，其功已喪。履重氛於外難，幸以討全；貽巨釁於蕭墻，終成凶禍，宜哉！

熾磐叱咤風雲，見機而動，牢籠俊傑，决勝多奇，故能命將掩澆河之酋，臨戎襲樂都之地，不盈數載，遂隆僞業。覽其遺迹，盗亦有道乎！

去魂魄，在藁街上祈求保全性命了，豈能竊據近郊，籌劃王者之業。

乾歸才智不能遠慮，憑武力和詐謀自我誇耀。他打敗吕延的軍隊，奸謀暗定，俘獲視羆的人馬，聲威遠傳。就想發動汧隴的殘兵，窺伺崤山函谷腹地，喂飽了疲憊的馬匹連夜出征，發誓要消滅强勁的敵人纔吃早飯。不久就戰火紛飛，他的願望没有得逞，山岸崩裂，事業毁滅。在外難面前遇到災禍，僥幸地保全性命；在兄弟之間挑起不和，終於造成凶禍，罪有應得！

熾磐叱咤風雲，見機而動，籠絡豪傑，攻戰有奇策，所以能够命令將領襲擊澆河一帶的頭領，在戰爭中襲擊樂都，不到幾年時間，就使僞業興旺發達。察看他們留下來的事迹，真是盗也有道啊！

## 馮跋

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也，小字乞直伐，其先畢萬之後也。萬之子孫有食采馮鄉者，因以氏焉。永嘉之亂，跋祖父和避地上黨。父安，雄武有器量，慕容永時爲將軍。永滅，跋東徙和龍，家于長谷。幼而懿重少言，寬仁有大度，飲酒一石不亂。三弟皆任俠，不修行業，惟跋恭慎，勤於家産，父母器之。所居上每有雲氣若樓閣，時咸異之。嘗夜見天門開，神光赫然燭於庭内。及慕容寶僭號，署中衛將軍。

初，跋弟素弗與從兄萬泥及諸少年游于水濱，有一金龍浮水而下。素弗謂萬泥曰："頗有見否?"萬泥等皆曰："無所見也。"乃取龍而示之，咸以爲非常之瑞。慕容熙聞而求焉，素弗秘之，熙怒，及即僞位，密欲誅跋兄弟。其後跋又犯熙禁，懼禍，乃與其諸弟逃于山澤。每夜獨行，猛獸常爲避路。時賦役繁數，人不堪命，跋兄弟謀曰："熙今昏虐，兼忌吾兄弟，

馮跋字文起，是長樂信都人，小字乞直伐，祖先是畢萬的後代。畢萬的子孫有得到馮鄉爲食邑的，就把馮作爲姓氏。永嘉之亂時，馮跋的祖父馮和到上黨避亂。父親馮安，勇武有器量，在慕容永的時候做將軍。慕容永滅亡後，馮跋往東遷徙到和龍，在長谷安家。馮跋年幼時就持重寡言，寬仁大度，喝一石酒也不醉。他的三個弟弟都仗義，不修行業，惟有馮跋恭敬謹慎，致力於家業，父母都很器重他。在馮跋居住的地方上空經常有像樓閣一樣的雲氣，當時的人都很驚異。曾經在晚上見到天門打開，神光很明亮地照在門庭内。慕容寶僭稱大號時，被暫任爲中衛將軍。

當初，馮跋的弟弟素弗和堂兄萬泥以及衆位少年在河邊游泳，有一條金龍浮在水面上游來。素弗對萬泥説："你們可看見什麼東西没有?"萬泥等人都説："什麼都没看見。"素弗就拿龍來給大家看。大家都認爲這是不平常的吉兆。慕容熙聽到了，就向素弗要這條金龍，素弗把龍藏了起來，慕容熙很憤怒，到了登上僞位的時候，想秘密地殺掉馮跋兄弟。後來馮跋又違犯了慕容熙的禁令，害怕災禍臨頭，就和他的弟弟們逃到荒山大澤。每當晚上獨自走路時，猛獸常常讓開道

既還首無路，不可坐受誅滅。當及時而起，立公侯之業。事若不成，死其晚乎！"遂與萬泥等二十二人結謀。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城，匿于北部司馬孫護之室。遂殺熙，立高雲爲主。雲署跋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録尚書事、武邑公。

跋宴群僚，忽有血流其左臂，跋惡之。從事中郎王垂因説符命之應，跋戒其勿言。雲爲其幸臣離班、桃仁所殺，跋升洪光門以觀變。帳下督張泰、李桑謂跋曰："此竪勢何所至！請爲公斬之。"於是奮劍而下，桑斬班于西門，泰殺仁于庭中。衆推跋爲主，跋曰："范陽公素弗才略不恒，志於靖亂，掃清凶桀，皆公勳也。"素弗辭曰："臣聞父兄之有天下，傳之於子弟，未聞子弟藉父兄之業而先之。今鴻基未建，危甚綴旒，天工無曠，業係大兄。願上順皇天之命，下副元元之心。"群臣固請，乃許之，於是以太元二十年乃僭稱天王于昌黎，而不徙舊號，即國曰燕，赦其境内，建元曰太平。分遣使者巡行郡國，觀察風俗。追尊祖和爲元皇帝，父安爲宣皇帝，尊母張氏爲太后，立妻孫氏爲王后，子永爲太子。署弟素弗爲侍中、車騎大將軍、録尚書事，弘爲侍中、征東大將軍、尚書右僕射、汲郡公，從兄萬泥爲驃騎大將軍、幽平二州牧，務銀提爲上大將軍、遼東太守，孫護爲侍中、尚書令、陽平公，張興爲衛將軍、尚書左僕射、永寧公，郭生爲鎮東大將軍、領右衛將軍、陳留公，從兄子乳陳爲征西大將軍、并青二州牧、上谷公，

路。當時賦税徭役繁多，人民都承受不了，馮跋兄弟商量説："現在慕容熙昏庸暴虐，又忌恨我們兄弟，既然没有路回去，就不能坐着等待被殺。應該及時起來，建立公侯大業。事情如果不成功，再死也不晚。"就和萬泥等二十二人策劃。馮跋和兩個弟弟乘車，讓婦女駕車，潛入龍城，隱藏在北部司馬孫護的房子裏。於是殺死了慕容熙，推舉高雲爲首領。高雲暫任馮跋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録尚書事、武邑公。

馮跋大宴群僚，忽然有血從他的左臂流出，馮跋很討厭。從事中郎王垂便講説應驗符命的事，馮跋告誡他别説出來。高雲被近臣離班、桃仁殺死，馮跋登上洪光門觀察形勢的變化。帳下督張泰、李桑對馮跋説："這幫小子的氣勢怎麽這麽囂張！請允許我們替你殺了他們。"於是揮着刀劍下去，李桑在西門殺了離班，張泰在庭中殺了桃仁。大家推舉馮跋爲首領，馮跋説："范陽公素弗才略非凡，立志平定戰亂，掃清凶暴，都是范陽公的功勞。"素弗推辭説："我聽説過父親或哥哥有了天下，纔傳給兒子或弟弟，没聽説過兒子或弟弟憑藉着父親哥哥的功業却先成爲帝王。現在王業還没有建立，情形比大權旁落還要危險，上天的職任不能空曠，王業就在哥哥的身上。希望對上順從皇天之命，對下符合百姓的心願。"大臣們極力請求，馮跋纔答應，便在太元二十年在昌黎僭稱天王，不改舊的國號，國號就叫燕，大赦境内，立年號叫太平。分别派使者到郡國裏巡行，觀察風俗。追尊祖父馮和爲元皇帝，父親馮安爲宣皇帝，尊母親張氏爲太后，立妻子孫氏爲王后，兒子馮永爲太子。任弟弟素弗爲侍中、車騎大將軍、録尚書事，馮弘爲侍中、征東大將軍、尚書右僕射、汲郡公，堂兄萬泥爲驃騎大將軍、幽平二州牧，務銀提爲上大將軍、遼東太守，孫護爲侍中、尚書令、陽平公，張興爲衛將軍、尚書左僕射、永寧公，郭生爲鎮東大將軍、領右衛將軍、陳留公，堂兄的兒子乳陳爲征西大將軍、并青二州牧、上谷公，姚昭爲鎮南大將軍、司隸校尉、上黨公，馬弗勤爲吏部尚

姚昭爲鎮南大將軍、司隸校尉、上黨公，馬弗勤爲吏部尚書、廣宗公，王難爲侍中、撫軍將軍、潁川公，自餘拜授，文武進位各有差。尋而萬泥抗表請代，跋曰："猥以不德，謬爲群賢所推，思與兄弟同茲休戚。今方難未寧，維城任重，非明德懿親，孰克居也！且折衝禦侮，爲國藩屏，雖有他人，不如我弟兄，豈得如所陳也。"於是加開府儀同三司。

義熙六年，跋下書曰："昔高祖爲義帝舉哀，天下歸其仁。吾與高雲義則君臣，恩逾兄弟。其以禮葬雲及其妻子，立雲廟於韮町，置園邑二十家，四時供薦。"

初，跋之立也，萬泥、乳陳自以親而有大功，謂當入爲公輔，跋以二藩任重，因而弗徵，并有憾焉。乳陳性粗獷，勇氣過人，密遣告萬泥曰："乳陳有至謀，願與叔父圖之。"萬泥遂奔白狼，阻兵以叛。跋遣馮弘與將軍張興將步騎二萬討之。弘遣使喻之曰："昔者兄弟乘風雲之運，撫翼而起。群公以天命所鍾，人望攸係，推逼主上光踐寶位。裂土疏爵，當與兄弟共之，奈何欲尋干戈於蕭墻，棄友于而爲閼伯！過貴能改，善莫大焉。宜舍茲嫌，同獎王室。"萬泥欲降，乳陳按劍怒曰："大丈夫死生有命，决之于今，何謂降也！"遂剋期出戰。興謂弘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來驚我營，宜命三軍以備不虞。"弘乃密嚴人課草十束，畜火伏兵以待之。是夜，乳陳果遣壯士千餘人來斫營。衆火俱起，伏兵邀擊，俘斬無遺。乳陳等懼而出降，弘皆斬之。

書、廣宗公，王難爲侍中、撫軍將軍、潁川公，其餘的人拜官授職、文武百官的進位各有不等。不久萬泥上表請求讓别人替代自己，馮跋說："我没有德行，被群賢推爲王，正想和兄弟們共分這種喜樂和憂愁。現在各方的災難還没有停息，連城衛國的重任，如果不是有完美德行的皇室宗親，誰能擔當！而且打敗敵人，抵禦侵侮，保衛國家，即使有别的人，也不如我的弟兄，豈能照你說的那樣去做。"於是給萬泥加開府儀同三司。

義熙六年，馮跋下詔書說："從前漢高祖爲義帝舉哀，天下人歸服他的仁德。我和高雲從義理上說是君臣，恩德超過了兄弟。應依禮安葬高雲和他的妻子兒女，在韮町給高雲立廟，設置二十家的園邑，一年四季給他供薦。"

當初，馮跋立爲王時，萬泥、乳陳自以爲是親人，而且立了大功，認爲應當進入朝廷擔當三公和輔相，馮跋認爲兩個藩國責任重大，因而未讓他們進入朝廷，這兩個人心裏都有怨恨。乳陳生性粗獷，勇氣過人，秘密地派人告訴萬泥說："乳陳有極好的計劃，希望和叔父一起實行。"萬泥於是跑到白狼，率領軍隊反叛。馮跋派馮弘和將軍張興率領二萬步兵騎兵討伐他。馮弘派人去和萬泥講道理說："從前咱們兄弟順應時勢，展翅奮起。諸公認爲是天命所授，百姓所願，强行推舉主上榮耀地登上寶位。分封土地和官爵，要和兄弟們共享，爲什麽要在兄弟之間大動干戈，拋棄兄弟之情去做閼伯這樣的人！犯了錯誤貴在能改正，再也没有比這樣更好的了。最好是捨棄這些嫌隙，共同輔助王室。"萬泥想投降，乳陳握着劍生氣地說："大丈夫生死有命，就在現在抉擇，還說什麽投降呢！"於是就限定日期出戰。張興對馮弘說："反賊明天出戰，今晚一定會來擾亂我軍營地，應當命令三軍防備意外情况。"馮弘秘密地讓每人交出十束乾草，積蓄火把埋伏軍隊等着乳陳。當天晚上，乳陳果然派出一千多精壯士兵來偷襲軍營。大家的火把同時燒起來，伏兵從半道上發起攻擊，把所有偷襲的敵人都俘虜或殺死了。乳陳等人害怕，出來投降，馮弘把

他們全都殺了。

署素弗爲大司馬，改封遼西公；馮弘爲驃騎大將軍，改封中山公。

暫任素弗爲大司馬，改封遼西公；馮弘爲驃騎大將軍，改封中山公。

跋下書曰："自頃多故，事難相尋，賦役繁苦，百姓困窮。宜加寬宥，務從簡易，前朝苛政，皆悉除之。守宰當垂仁惠，無得侵害百姓，蘭臺都官明加澄察。"初，慕容熙之敗也，工人李訓竊寶而逃，貲至巨萬，行貨于馬弗勤，弗勤以訓爲方略令。既而失志之士書之於闕下碑，馮素弗言之於跋，請免弗勤官，仍推罪之。跋曰："大臣無忠清之節，貨財公行於朝，雖由吾不明所致，弗勤宜肆諸市朝，以正刑憲。但大業草創，彝倫未敘，弗勤拔自寒微，未有君子之志，其特原之。李訓小人，污辱朝士，可東市考竟。"於是上下肅然，請賕路絶。

馮跋下詔書說："近來國事多變，禍患相繼而來，賦税繁多，徭役繁重，百姓艱難困苦。應當從寬，爲政簡易，前朝的苛政，全部都取消。地方官吏應該施行仁惠，不得侵害百姓，蘭臺都官加以考察。"當初，在慕容熙失敗時，有個工匠李訓偷了財賨逃跑，數量極大，他向馬弗勤行賄，馬弗勤任命李訓爲方略令。不久有失志的人把這事寫在了宫闕下的碑石上，馮素弗告訴了馮跋，請馮跋免除馬弗勤的官職，并追究他的罪責。馮跋說："大臣没有忠清的節操，竟在朝中公然賄賂，雖然因爲我不聖明所致，馬弗勤理應被陳尸市朝上以正刑法。但大業草創，常道還没有頒行，馬弗勤是從貧賤人家中選拔出來的，没有君子之志，特地原諒他。李訓小人，行賄朝廷官吏，可以在東市上打死。"於是上下整肅，賄賂絶迹。

蝚蠕斛律遣使求跋女僞樂浪公主，獻馬三千匹，跋命其群下議之。素弗等議曰："前代舊事，皆以宗女妻六夷，宜許以妃嬪之女，樂浪公主不宜下降非類。"跋曰："女生從夫，千里豈遠！朕方崇信殊俗，奈何欺之！"乃許焉。遣其游擊秦都率騎二千，送其女歸于蝚蠕。庫莫奚虞出庫真率三千餘落請交市，獻馬千匹，許之，處之於營丘。

蝚蠕斛律派使者要求娶馮跋的女兒僞樂浪公主，獻來三千匹馬，馮跋命令下臣們討論這件事。素弗等人商量說："根據前代的舊例，都是用宗族的女子嫁給六夷，應該是把妃嬪的女兒許嫁給他，樂浪公主不宜下嫁給異族人。"馮跋說："女人生來是隨從丈夫的，一千里也不能算遠，朕正在尊崇不同民族的風俗，爲什麽要欺侮他們！"就答應了斛律。派游擊秦都率領二千騎兵送他的女兒嫁給蝚蠕。庫莫奚虞出庫真率領三千多落前來請求通商互市，獻上一千匹馬，馮跋答應了，把他們安置在營丘。

分遣使者巡行郡國，孤老久疾不能自存者，振穀帛有差，孝悌力田閨門和順者，皆褒顯之。昌黎郝越、營丘張買成、周刁、温建德、何纂以賢良皆擢敘之。遣其太常丞劉軒徙北部人五百户于長谷，爲祖父園邑。以其太子永領大單于，置四輔。跋勵意農桑，勤心政事，乃下書省徭薄賦，墮農者戮之，力田者褒賞，命尚

馮跋分頭派出使者到各郡國巡行，凡有不能養活自己的孤寡老人或長久生病的，都救濟糧食布帛各不等，凡有孝悌、努力耕田或者是全家和順的，都進行表彰。昌黎郝越、營丘張買成、周刁、温建德、何纂因爲賢良，都得到選拔授官。又派太常丞劉軒把五百户北部人遷徙到長谷，作爲他祖父的園邑。任命太子馮永領大單于，設置四輔。馮跋重視農桑，勤於政事，下詔減省徭役賦税，對農事懈怠的人要殺死，對努力

書紀達爲之條制。每遣守宰，必親見東堂，問爲政事之要，令極言無隱，以觀其志。於是朝野競勸焉。

耕田的人進行獎賞，命令尚書紀達制定各項規定。每次派出地方官吏之前，一定要在東堂親自接見，詢問處理政事的要務，讓他暢所欲言，用以觀察他的志向。於是朝廷内外都勤奮務政。

先是，河間人褚匡言於跋曰："陛下至德應期，龍飛東夏，舊邦宗族，傾首朝陽，以日爲歲。若聽臣往迎，致之不遠。"跋曰："隔絶殊域，阻迴數千，將何可致也?"匡曰："章武郡臨海，船路甚通，出於遼西臨渝，不爲難也。"跋許之，署匡游擊將軍、中書侍郎，厚加資遣。匡尋與跋從兄買、從弟睹自長樂率五千餘户來奔，署買爲衛尉，封城陽伯，睹爲太常、高城伯。

早些時候，河間人褚匡對馮跋説："陛下憑着至德受天命，在東夏興起，故鄉的宗族仰望東方，度日如年。如果陛下允許我前去把他們接來，用不了多久就能辦到。"馮跋説："國家隔絶，數千里險要，你怎麽能把他們接來?"褚匡説："章武郡臨近海邊，水路很通暢，從遼西臨渝出來，不算困難。"馮跋聽從了他，暫任褚匡爲游擊將軍、中書侍郎，送給他很多路費錢財。褚匡不久就和馮跋的堂兄馮買、堂弟馮睹從長樂率領五千多户人來投奔，馮跋任馮買爲衛尉，封城陽伯，馮睹爲太常，封高城伯。

契丹庫莫奚降，署其大人爲歸善王。

契丹庫莫奚投降，馮跋暫任其大人爲歸善王。

跋又下書曰："今疆宇無虞，百姓寧業，而田畝荒穢，有司不隨時督察，欲令家給人足，不亦難乎！桑柘之益，有生之本。此土少桑，人未見其利，可令百姓人殖桑一百根，柘二十根。"又下書曰："聖人制禮，送終有度。重其衣衾，厚其棺槨，將何用乎？人之亡也，精魂上歸於天，骨肉下歸於地，朝終夕壞，無寒暖之期，衣以錦綉，服以羅紈，寧有知哉！厚於送終，貴而改葬，皆無益亡者，有損於生。是以祖考因舊立廟，皆不改營陵寢。申下境内，自今皆令奉之。"

馮跋又下詔説："現在國内没有戰患，百姓安居樂業，但是田地荒穢，有關官吏不按時督察，想要家給人足，不是很難嗎！種植可養蠶的桑樹柘樹好處多，是人們生活的根本。這個地方桑樹少，人們還没有得到好處，可命令百姓每人種植一百棵桑樹，二十棵柘樹。"又下詔説："聖人制定禮法，送終有規定。重視衣衾，講究棺槨，又有什麽用呢？人一死去，靈魂歸天，肉體歸地，人在早上死去，晚上肉體就壞了，再没有冷暖的感覺，給他穿錦綉羅紈的衣服，難道他能知道嗎！花費厚重的財物來送終，花大量資産來改葬，對死者没有好處，對生者有損失。因此爲祖父、父親立廟都應在原來的地方，不改建陵寢。在境内下達命令，從現在開始執行。"

魏使耿貳至其國，跋遣其黄門郎常陋迎之於道。跋爲不稱臣，怒而不見。及至，跋又遣陋勞之。貳忿而不謝。跋散騎常侍申秀言於跋曰："陛下接貳以禮，而敢驕蹇若斯，不可容也。"中給事馮懿以傾佞有幸，又盛稱貳之陵慠以激跋。跋曰："亦各其志也。匹夫尚不可屈，况一方之主

魏國派耿貳來出使，馮跋派黄門郎常陋在大路上迎接。馮跋因爲耿貳不向他稱臣，生氣不接見。耿貳到後，馮跋又派常陋慰勞他。耿貳憤怒，也不拜謝。馮跋的散騎常侍申秀對馮跋説："陛下按禮節接待耿貳，但他竟敢這麽傲慢，不能容忍。"中給事馮懿因爲想受到寵幸，極力訴説耿貳的凌傲來激怒馮跋。馮跋説："這也是人各有志，匹夫尚且不能使他屈服，何况一方之主

乎！”請幽而降之，跋乃留貳不遣。

呢！”馮懿請求把耿貳關起來逼他投降，馮跋於是把耿貳留下，不讓他回去。

是時，井竭三日而復。其尚書令孫護里有犬與豕交，護見而惡之，召太史令閔尚筮之。尚曰：“犬豕異類而交，違性失本，其於《洪範》爲犬禍，將勃亂失衆，以至敗亡。明公位極冢宰，遐邇具瞻，諸弟并封列侯，貴傾王室，妖見里庭，不爲他也。願公戒滿盈之失，修尚恭儉，則妖怪可消，永享元吉。”護默然不悦。

當時，有水井乾了三天又流出水來。尚書令孫護的宅院裏有狗和猪交配，孫護看見了很憎惡，叫太史令閔尚占卜。閔尚説：“狗猪不同類却交配，違失本性，《洪範》裏説這是犬禍，將要違背事理，失去衆心，以至於敗亡。明公位極宰臣，遠近的人都仰望明公，各個弟弟都封爲侯，權力傾倒王室，妖像出現在宅院，并不是因爲别的。希望明公去掉驕傲自滿這一闕失，崇尚恭謹儉樸，則妖怪可以消除，永遠享受大福。”孫護不説話，很不高興。

昌黎尹孫伯仁、護弟叱支、叱支弟乙拔等俱有才力，以驍勇聞。跋之立也，并冀開府，而跋未之許，由是有怨言。每於朝饗之際，常拔劍擊柱曰：“興建大業，有功力焉，而滯於散將，豈是漢祖河山之義乎！”跋怒，誅之，進護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録尚書事以慰之。護自三弟誅後，常怏怏有不悦之色，跋怒，鴆之。尋而遼東太守務銀提自以功在孫護、張興之右，而出爲邊郡，抗表有恨言，密謀外叛。跋怒，殺之。

昌黎尹孫伯仁、孫護的弟弟叱支、叱支的弟弟乙拔等都有才力，以驍勇聞名。馮跋立爲王的時候，他們都希望得開府，但是馮跋没有許可，因此有怨言。每當馮跋祭太廟的時候，他們經常拔出劍來砍着柱子説：“興建大業，我有功勞，官職却還停留在散將上，這難道是漢祖共享河山的大義嗎！”馮跋很憤怒，殺了他們，進升孫護爲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録尚書事來安慰他。孫護自從三個弟弟被殺後，常常怏怏不樂，馮跋憤怒，毒死了他。不久遼東太守務銀提認爲自己功勞比孫護、張興大，却出任邊郡上的官職，上表有怨恨的話，秘密策劃反叛。馮跋憤怒，殺了他。

跋下書曰：“武以平亂，文以經務，寧國濟俗，實所憑焉。自頃喪難，禮崩樂壞，閭閻絶諷誦之音，後生無庠序之教，子衿之嘆復興于今，豈所以穆章風化，崇闡斯文！可營建太學，以長樂劉軒、營丘張熾、成周翟崇爲博士郎中，簡二千石已下子弟年十五已上教之。”

馮跋下詔説：“武是用來平息戰亂的，文是用來治理政務的，安定國家，匡救時俗，實是憑藉這兩樣。近來死喪禍難，禮崩樂壞，民間没有歌頌之聲，年輕人没有學校的教育，‘子衿’之嘆現在又出現了，這難道是整肅和彰明風化，崇尚斯文的做法嗎！可以營建太學，讓長樂劉軒、營丘張熾、成周翟崇爲博士郎中，擇録二千石以下的子弟十五歲以上的來接受教育。”

跋弟丕，先是，因亂投於高句麗，跋迎致之，至龍城，以爲左僕射、常山公。

馮跋的弟弟馮丕，在早些時候因爲動蕩投奔了高句麗，馮跋把他迎接回來，到了龍城，任爲左僕射、常山公。

蝚蠕斛律爲其弟大但所逐，盡室奔跋，乃館之于遼東郡，待之以客禮。跋納其女爲昭儀。時三月不雨，

蝚蠕斛律被弟弟大但驅逐，全家投奔了馮跋，馮跋把他安置在遼東郡住下，用賓客的禮節接待他。馮跋娶斛律的女兒爲昭儀。當時三個月

至于夏五月。斛律上書請還塞北，跋曰："棄國萬里，又無内應。若以强兵相送，糧運難繼；少也，勢不能固。且千里襲國，古人爲難，況數千里乎！"斛律固請曰："不煩大衆，願給騎三百足矣。得達敕勒國，人必欣而來迎。"乃許之，遣單于前輔萬陵率騎三百送之。陵憚遠役，至黑山，殺斛律而還。

不下雨，一直到夏五月。斛律上書請求返回塞北，馮跋説："你離自己的國家有萬里之遠，又没有内應。如果用强大的軍隊送你，糧草的運輸難以爲繼；兵力太少，又勢必不能穩固，而且越過千里去襲擊一個國家，古人都感到困難，何況是數千里！"斛律堅决地請求説："不用麻煩很多人，希望提供三百騎兵就足够了。如果能到達敕勒國，人們一定高興地前來迎接。"馮跋同意了他，派單于前輔萬陵率領三百騎兵護送他。萬陵害怕到遠地去，到了黑山，殺死斛律而回。

晋青州刺史申永遣使浮海來聘，跋乃使其中書郎李扶報之。蠕蠕大但遣使獻馬三千匹，羊萬口。

晋青州刺史申永派使者乘船從海上來修好，馮跋派中書郎李扶去回聘。蠕蠕大但派使者來獻三千匹馬，一萬頭羊。

有赤氣四塞，太史令張穆言於跋曰："兵氣也。今大魏威制六合，而聘使斷絶。自古未有鄰國接境，不通和好。違義怒鄰，取亡之道。宜還前使，修和結盟。"跋曰："吾當思之。"尋而魏軍大至，遣單于右輔古泥率騎候之。去城十五里，遇軍奔還。又遣其將姚昭、皇甫軌等距戰，軌中流矢死。魏以有備，引還。

有赤氣充滿四方，太史令張穆對馮跋説："這是兵氣。現在大魏威力統治天下，但和我們却没有使者往來修好。自古以來没有和鄰國接壤，却不通好的。違背道義激怒鄰國，這是自取滅亡的做法。應該遣還以前的使者，和他們講和結盟。"馮跋説："我會考慮這件事。"不久魏軍大規模到來，馮跋派單于右輔古泥率領騎兵去偵察。出城剛十五里，遇到魏軍，逃了回來。又派將領姚昭、皇甫軌等迎戰，皇甫軌中亂箭而死。魏軍因爲馮跋有戒備，領兵退回。

跋境地震山崩，洪光門鸛雀折。又地震，右寢壞。跋問閔尚曰："比年屢有地動之變，卿可明言其故。"尚曰："地，陰也，主百姓。震有左右，比震皆向右，臣懼百姓將西移。"跋曰："吾亦甚慮之。"分遣使者巡行郡國，問所疾苦，孤老不能自存者，賜以穀帛有差。

馮跋的境内地震山崩，洪光門的鸛雀折毁。又地震，右寢被震壞。馮跋問閔尚："近年多次有地動變故，你可以明白地説出原因。"閔尚説："地是陰，主百姓。震有左右，每次地震都向右，我擔心老百姓要往西遷移。"馮跋説："我也很擔心這件事。"馮跋分别派人到各郡國巡行，詢問百姓疾苦，孤老没有生活能力的，賞賜穀物布帛各不等。

跋立十一年，至是，元熙元年也，此後事入于宋。至元嘉七年死。弟弘殺跋子翼自立，後爲魏所伐，東奔高句麗。居二年，高句麗殺之。

馮跋立爲王已經十一年，此時，已是元熙元年，此後的事情記入宋書。到元嘉七年死。馮跋的弟弟馮弘殺死馮跋的兒子馮翼自立爲王，後來被魏攻打，東逃高句麗。過了兩年，高句麗殺死了他。

始，跋以孝武太元二十年僭號，至弘二世，凡二十有八載。

當初，馮跋於孝武帝太元二十年僭稱帝號，到馮弘，經歷了兩代，共二十八年。

馮素弗

馮素弗，跋之長弟也。慷慨有大志，姿貌魁偉，雄傑不群，任俠放蕩，不修小節，故時人未之奇，惟王齊異焉，曰："撥亂才也。"惟交結時豪爲務，不以産業經懷。弱冠，自詣慕容熙尚書左丞韓業請婚，業怒而距之。復求尚書郎高邵女，邵亦弗許。南宫令成藻，豪俊有高名，素弗造焉，藻命門者勿納。素弗徑入，與藻對坐，旁若無人。談飲連日，藻始奇之，曰："吾遠求騏驥，不知近在東鄰，何識子之晚也！"當世俠士莫不歸之。及熙僭號，爲侍御郎、小帳下督。

馮素弗是馮跋的大弟弟。慷慨有大志，容貌魁偉，雄傑不群，任俠放蕩，不拘小節，所以當時人還没有把他看得奇特，祇有王齊很驚異，説："這是治理亂世的人才。"素弗致力於結交當時的豪傑，不把家産放在心上。二十歲左右，自己到慕容熙的尚書左丞韓業那裏請求娶他家的女兒爲妻，韓業憤怒地拒絶了。又求娶尚書郎高邵的女兒，高邵也不答應。南宫令成藻，是個豪傑，有盛名，素弗前往造訪，成藻命令看門人不讓他進來。素弗徑直進入，和成藻面對面坐下，旁若無人。一連清談喝酒好幾天，成藻纔對他表示驚奇，説："我到遠方去找人才，不知道就近在東鄰，認識你太遲了！"當世的俠士没有不歸附素弗的。到了慕容熙僭號的時候，素弗爲侍御郎、小帳下督。

跋之僞業，素弗所建也。及爲宰輔，謙虚恭慎，非禮不動，雖廝養之賤，皆與之抗禮。車服屋宇，務於儉約，修己率下，百僚憚之。初爲京尹。及鎮營丘，百姓歌之。嘗謂韓業曰："君前既不顧，今將自取，何如？"業拜而陳謝。素弗曰："既往之事，豈復與君計之！"然待業彌厚。好存亡繼絶，申拔舊門，問侍中陽哲曰："秦趙勳臣子弟今何在乎？"哲曰："皆在中州，惟桃豹孫鮮在焉。"素弗召爲左常侍，論者歸其有宰衡之度。

馮跋的大業，是素弗輔助建立的。素弗當了馮跋的輔政大臣後，謙虚恭慎，非禮勿動，即使是廝役這樣地位低賤的人，也都和他行對等禮。他的車馬服飾和房屋，都儘量地儉約，自己修行，作表率，官吏們都害怕他。最初做京尹。到鎮守營丘時，老百姓都歌頌他。素弗曾經對韓業説："你從前看不起我，現在要自作自受了，怎麼樣？"韓業拜而謝罪。素弗説："已經過去的事情，豈能再計較！"對待韓業更加親厚。他喜歡尋找絶户的後代，提拔當年的豪門子弟，曾經問侍中陽哲説："秦趙功臣的後代現在在哪裏？"陽哲説："都在中原，惟有桃豹的孫子桃鮮在這裏。"素弗徵召來做左常侍，評論者説他有宰相的度量。

跋之七年死，跋哭之哀慟。比葬，七臨之。

素弗在馮跋稱王七年時死去，馮跋哭得非常傷心。到了安葬的時候，馮跋來了七次。

史臣曰：自五胡縱慝，九域淪胥，帝里神州，遂混之於荒裔；鴻名寶位，咸假之於雜種。嘗謂戎狄凶嚚，未窺道德，欺天擅命，抑乃其常。而馮跋出自中州，有殊醜類，因鮮卑之昏虐，亦盜名於海隅。然其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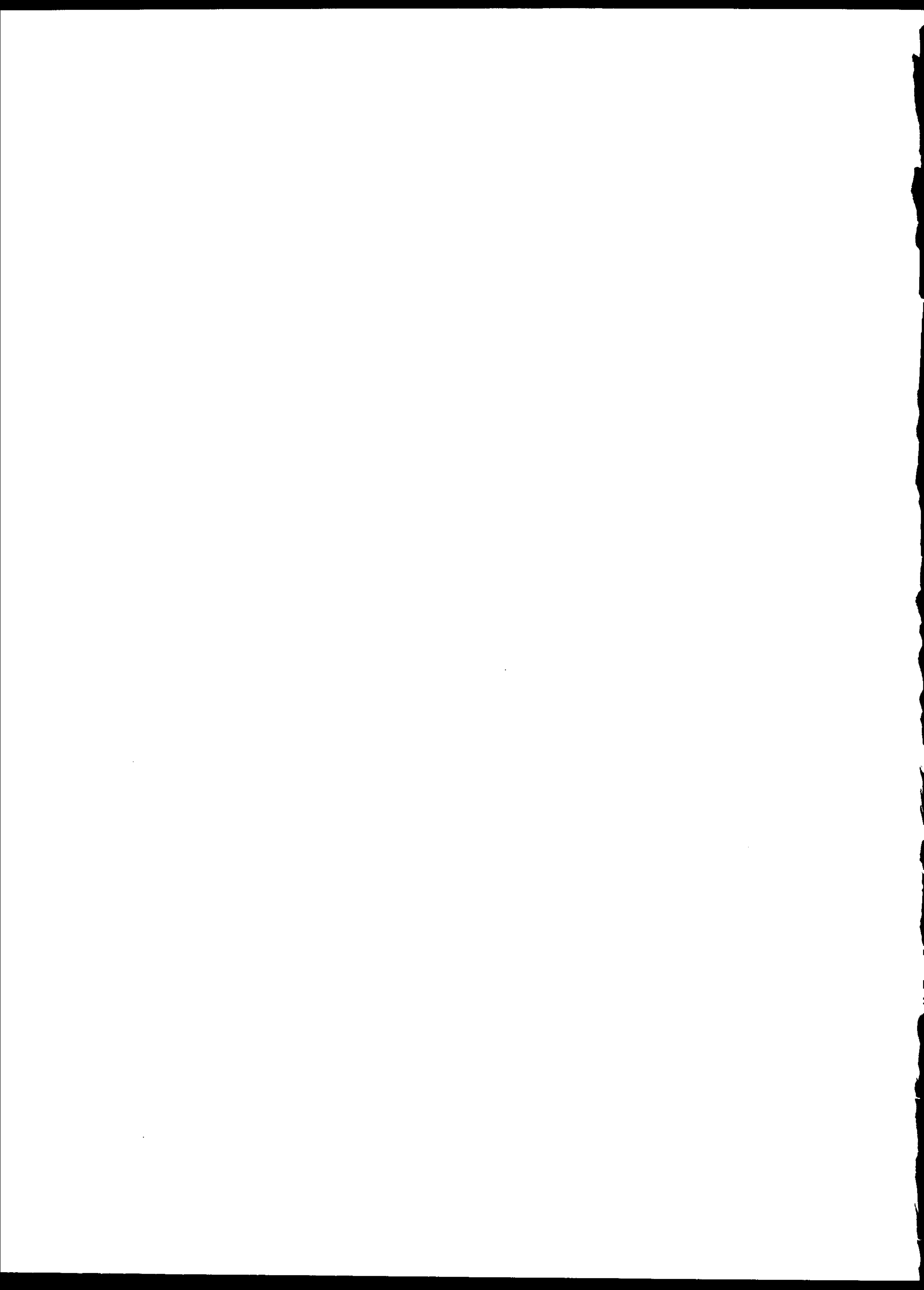
史臣曰：自從五胡作惡，九州淪陷，京都已經和邊遠地區一樣；大名帝位，都讓給了胡人。戎狄凶惡嚚狠，不懂得道德，欺騙上天專擅天命，是他們的常態。然而馮跋出生在中原，和胡人不同，因襲了鮮卑的暴虐，也在海邊欺世盜名。但是他在遷徙之餘，還算不上是雄傑，僥幸

徙之餘，少非雄傑，幸以寬厚爲衆所推。初雖砥礪，終罕成德，舊史稱其信惑妖祀，斥黜諫臣，無開馭之才，異經決之士，信矣。速禍致寇，良謂在兹。猶能撫育黎萌，保守疆宇，發號施令，二十餘年，豈天意乎，非人事也！

贊曰：國仁驍武，乾歸勇悍。矯矯熾磐，臨機能斷。孰謂獯虜，亦懷沈算。文起常才，憑時叛换。咸竊大寶，爲我多難。

地因爲寬厚被大家推舉。在開始時他雖然也磨礪自己，但終究難以成就大德，舊史説他相信并被妖邪所迷惑，驅逐和罷黜諫臣，没有駕馭局勢的才能，不同於經世果决之士，確實如此。招致敵寇禍患，原因確實就是在這裏。但他能撫育百姓，保衛國土，發號施令，有二十多年，這是天意，還是人爲呢！

贊曰：國仁驍武，乾歸勇悍。熾磐勇武，臨機能斷。雖説是夷狄，他們也老謀深算。馮文起是個庸才，趁時機叛逆换位。他們全都竊取了帝位，使我國多災多難。



# 晋書卷一百二十六

## 載記第二十六

### 禿髮烏孤

禿髮烏孤，河西鮮卑人也。其先與後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遷于河西，其地東至麥田、牽屯，西至濕羅，南至澆河，北接大漠。匹孤卒，子壽闐立。初，壽闐之在孕，母胡掖氏因寢而産於被中，鮮卑謂被爲“禿髮”，因而氏焉。壽闐卒，孫樹機能立，壯果多謀略。泰始中，殺秦州刺史胡烈於萬斛堆，敗凉州刺史蘇愉于金山，盡有凉州之地，武帝爲之旰食。後爲馬隆所敗，部下殺之以降。從弟務丸立。死，孫推斤立。死，子思復鞬立，部衆稍盛。烏孤即思復鞬之子也。及嗣位，務農桑，修鄰好。吕光遣使署爲假節、冠軍大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統、廣武縣侯。烏孤謂諸將曰：“吕氏遠來假授，當可受不?”衆咸曰：“吾士衆不少，何故屬人!”烏孤將從之，其將石真若留曰：“今本根未固，理宜隨時。光德刑修明，境内無虞，若致死于我者，大小不敵，後雖悔之，無所及也。不如受而遵養之，又待其釁耳。”烏孤乃受之。

禿髮烏孤是河西鮮卑人。他和後魏同出一個祖先。八世祖匹孤率領他的部落從塞北遷徙到河西，他的地盤東邊到達麥田、牽屯，西邊到達濕羅，南邊到達澆河，北邊和大漠相接。匹孤死，兒子壽闐立。當初，壽闐還在母親孕期的時候，他母親胡掖氏因爲睡覺而在被子裏生了他，鮮卑稱被子爲“禿髮”，因此用“禿髮”來作姓氏。壽闐死，孫子樹機能立，他雄壯果斷多謀略。泰始年間，樹機能在萬斛堆殺死了秦州刺史胡烈，在金山打敗了凉州刺史蘇愉，全部占據了凉州的地方，晋武帝爲了這些事情忙得没能按時吃飯。後來被馬隆打敗，部下殺了樹機能投降馬隆。堂弟務丸立。務丸死，孫子推斤立。推斤死，兒子思復鞬立，部落人馬漸漸强盛。烏孤就是思復鞬的兒子。到了烏孤繼位的時候，致力於農業桑蠶業，和鄰國修好。吕光派使者暫任他爲假節、冠軍大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統、廣武縣侯。烏孤對將領們説：“吕氏從遠方來暫授官職，我們能不能接受呢?”大家都説：“我們人馬不少，爲什麽要依附别人!”烏孤準備同意，將領石真若留説：“現在根基還不穩固，按理説應該順應時勢。吕光德政和威刑都整飭清明，國内没有什麽憂患，如果要讓我們滅亡，敵我之間力量太懸殊，以後即使後悔，也來不及了。不如接受官職，遵循天道，保養實力，等待時機。”烏孤便接受了官職。

烏孤討乙弗、折掘二部，大破之，遣其將石亦干築廉川堡以都之。烏孤登廉川大山，泣而不言。石亦干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

烏孤討伐乙弗、折掘兩部，大敗他們，派將領石亦干建造廉川堡，把他們全都聚集在那裏。烏孤登上廉川大山，流着淚不説話。石亦干上前説：“我聽説主上有憂愁是臣子的耻辱，主上受

大王所爲不樂者，將非吕光乎？光年已衰老，師徒屢敗。今我以士馬之盛，保據大川，乃可以一擊百，光何足懼也。”烏孤曰：“光之衰老，亦吾所知。但我祖宗以德懷遠，殊俗憚威，盧陵、契汗萬里委順。及吾承業，諸部背叛，邇既乖違，遠何以附，所以泣耳。”其將苻渾曰：“大王何不振旅誓衆，以討其罪。”烏孤從之，大破諸部。吕光封烏孤廣武郡公。又討意云鮮卑，大破之。

辱，臣子就應該去死，大王不高興的原因，難道不是由於吕光嗎？吕光年紀已經衰老，軍隊多次失敗。現在我們憑着人馬强盛，守衛和占據住大川，就可以用一個人打一百個人，吕光哪裏值得害怕呢。”烏孤説：“吕光衰老了，這也是我所知道的。但我們的祖宗用恩德來懷柔遠人，别的部落國家害怕我們的威名，盧陵、契汗從萬里以外來歸順。到了我承繼祖業，各部都背叛了，鄰近的已經不依附我們了，距離遠的爲什麽要依附我們呢，這就是我流淚的原因。”將領苻渾説：“大王爲什麽不整頓軍隊，告誡將士，討伐他們的罪行。”烏孤聽從了，把各部打得大敗。吕光封烏孤爲廣武郡公。又討伐意云鮮卑，大敗他們。

光又遣使署烏孤征南大將軍、益州牧、左賢王。烏孤謂使者曰：“吕王昔以專征之威，遂有此州，不能以德柔遠，惠安黎庶。諸子貪淫，三甥肆暴，郡縣土崩，下無生賴。吾安可違天下之心，受不義之爵！帝王之起，豈有常哉！無道則滅，有德則昌。吾將順天人之望，爲天下主。”留其鼓吹羽儀，謝其使而遣之。

吕光又派使者暫任烏孤爲征南大將軍、益州牧、左賢王。烏孤對使者説：“吕王從前憑藉自行出兵征伐的威勢，占有了益州，不能用恩德懷柔遠人，用仁愛來安撫百姓。各個兒子貪得無厭，三個外甥恣行暴虐，郡縣土崩瓦解，下民的生活没有依靠。我怎麽能違背天下人民的心願，接受這不義的爵位！帝王的興起，難道有永久的嗎！無道就滅亡，有德就昌盛。我將要順應上天和百姓的願望，做天下之主。”留下使者的鼓吹和羽儀，送給使者禮物并把他送走。

隆安元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赦其境内，年號太初。曜兵廣武，攻克金城。光遣將軍竇苟來伐，戰于街亭，大敗之。降光樂都、湟河、澆河三郡，嶺南羌胡數萬落皆附之。光將楊軌、王乞基率户數千來奔。烏孤更稱武威王。後三歲，徙于樂都，署弟利鹿孤爲驃騎大將軍、西平公，鎮安夷，傉檀爲車騎大將軍、廣武公，鎮西平。以楊軌爲賓客。金石生、時連珍，四夷之豪雋；陰訓、郭倖，西州之德望；楊統、楊貞、衛殷、麴丞明、郭黄、郭奮、史暠、鹿嵩，文武之秀傑；梁昶、韓疋、張昶、郭韶，中州之才令；金樹、薛翹、趙振、王忠、趙

隆安元年，烏孤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在境内赦免罪犯，年號稱太初。在廣武興兵打仗，攻克了金城。吕光派將軍竇苟來攻打，在街亭交戰，竇苟被打得大敗。使吕光的樂都、湟河、澆河三郡投降，嶺南羌胡數萬落都來歸附。吕光的將領楊軌、王乞基率領數千户來投奔。烏孤改稱武威王。其後第三年，遷徙到樂都，暫任弟弟利鹿孤爲驃騎大將軍、西平公，鎮守安夷，傉檀爲車騎大將軍、廣武公，鎮守西平。以楊軌爲賓客。金石生、時連珍，是四夷的豪傑；陰訓、郭倖，是西州德高望重的人；楊統、楊貞、衛殷、麴丞明、郭黄、郭奮、史暠、鹿嵩，是文武百官裏的英傑；梁昶、韓疋、張昶、郭韶，是中原有才智的人；金樹、薛翹、趙振、王忠、趙晁、蘇霸，是秦、雍地方的豪門大族，這些人或在内處在顯赫的位置，或在朝廷外

晁、蘇霸，秦、雍之世門，皆内居顯位，外宰郡縣。官方授才，咸得其所。

統治郡縣。官府的設立，官吏的任用，都很合宜。

烏孤從容謂其群下曰："隴右區區數郡地耳！因其兵亂，分裂遂至十餘。乾歸擅命河南，段業阻兵張掖，虐氐假息，偷據姑臧。吾藉父兄遺烈，思廓清西夏，兼弱攻昧，三者何先？"楊統進曰："乾歸本我所部，終必歸服。段業儒生，才非經世，權臣擅命，制不由己，千里伐人，糧運懸絶，且與我鄰好，許以分災共患，乘其危弊，非義舉也。呂光衰老，嗣紹冲暗，二子纂、弘，雖頗有文武，而内相猜忌。若天威臨之，必應鋒瓦解。宜遣車騎鎮浩亹，鎮北據廉川，乘虚迭出，多方以誤之，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纂疲於奔命，人不得安其農業。兼弱攻昧，於是乎在，不出二年，可以坐定姑臧。姑臧既拔，二寇不待兵戈，自然服矣。"烏孤然之，遂陰有吞并之志。

烏孤從容地對下臣們説："隴西不過區區幾個郡罷了！因爲戰亂，竟然分裂成十多塊地盤。乾歸在河南發號施令，段業在張掖恃仗軍隊横行，暴虐的氐人苟延殘喘，占據姑臧。我憑藉着父親和哥哥遺留下來的功業，意欲平定西夏，兼并弱小之國和攻打愚暗之邦，這三處先打哪一處？"楊統進言説："乾歸本來就是我們的部屬，最終一定會歸附。段業是個儒生，没有治理國家的才幹，有權勢的大臣獨斷專行，由不得他自己，到千里以外去攻打他們，糧草的運輸斷絶，而且他們和我們友好，答應了和他們共擔患難，如果乘他們危難而攻打他們，不是義舉。呂光衰老，繼承人呂紹年幼無知，兩個兒子呂纂、呂弘，雖然有文武之才，但是互相猜忌。如果大王率兵攻打，他們一定會臨陣敗逃。最好是派車騎將軍鎮守浩亹，鎮北將軍占據廉川，乘着敵人的空虚輪流出擊，多方面擾亂他們，敵人援救右邊就攻打他們的左邊，援救左邊就攻打右邊，使呂纂疲於奔命，使他們的人不能安心從事農業生産。兼并弱小攻打愚暗，就在此舉，不出兩年，就可以坐定姑臧。姑臧攻下以後，其餘二寇不等我們前去攻打，自然就歸附了。"烏孤認爲這話很對，暗中有了吞并的欲望。

段業爲呂纂所侵，遣利鹿孤救之。纂懼，燒氐池、張掖穀麥而還。以利鹿孤爲凉州牧，鎮西平，追傉檀入録府國事。

段業被呂纂侵犯，烏孤派利鹿孤去救援。呂纂害怕，放火燒了氐池、張掖的穀麥回去了。烏孤任命利鹿孤爲凉州牧，鎮守西平，授傉檀入朝任録府國事。

是歲，烏孤因酒墜馬傷脅，笑曰："幾使呂光父子大喜。"俄而患甚，顧謂群下曰："方難未静，宜立長君。"言終而死。在王位三年，僞謚武王，廟號烈祖。弟利鹿孤立。

這一年，烏孤因爲喝了酒從馬上摔下來傷了脅骨，笑着説："差一點兒就讓呂光父子大爲高興。"不久病情嚴重，他對下臣們説："各方禍難還没有平息，應該讓年長的人即位。"説完就死了。烏孤在王位三年，僞謚武王，廟號烈祖。弟弟利鹿孤繼立爲王。

## 禿髮利鹿孤

利鹿孤以隆安三年即僞位，赦其境内殊死已下，又徙居于西平。使記

利鹿孤於隆安三年即僞位，赦免境内犯死罪以下的罪犯，又遷居到西平。派記室監麴梁明到

室監麴梁明聘于段業。業曰："貴主先王創業啓運，功高先世，宜爲國之太祖，有子何以不立?"梁明曰："有子羌奴，先王之命也。"業曰："昔成王弱齡，周、召作宰；漢昭八歲，金霍夾輔。雖嗣子沖幼，而二叔休明，左提右挈，不亦可乎?"明曰："宋宣能以國讓，《春秋》美之；孫伯符委事仲謀，終開有吴之業。且兄終弟及，殷湯之制也，亦聖人之格言，萬代之通式，何必胤己爲是，紹兄爲非。"業曰："美哉！使乎之義也。"

段業那裏通問修好。段業説："貴主先王烏孤草創大業開啓世運，功高於先世，理應爲國家的太祖，他有兒子，爲什麽不繼立?"麴梁明説："先王有個兒子叫羌奴，不讓他繼立是先王的遺命。"段業説："從前周成王年紀小，周公、召公做宰輔；漢昭帝纔八歲，金日磾、霍光輔弼。雖然繼位的兒子年幼，但是兩個叔叔善美，左右輔佐，不也可以嗎?"麴梁明説："宋宣公能把國家讓出來，《春秋》中贊美他；孫堅把國事交給孫權，終於開創了吴國的大業。而且哥哥死後弟弟接替，這是殷湯的成法，也是聖人的格言，千秋萬代的通則，爲什麽一定要兒子繼承就對，弟弟接替哥哥就不對呢。"段業説："説得好啊！使者的話有理。"

利鹿孤聞吕光死，遣其將金樹、蘇翹率騎五千屯于昌松漢口。

利鹿孤聽到吕光的死訊，派將領金樹、蘇翹率領五千騎兵屯駐昌松漢口。

既逾年，赦其境内，改元曰建和。二千石長吏清高有惠化者，皆封亭侯、關内侯。

一年以後，赦免境内，改年號建和。二千石長吏凡是清廉高尚有好的政績教化的，都封亭侯、關内侯。

吕纂來伐，使傉檀距之。纂士卒精鋭，進度三堆，三軍擾懼。傉檀下馬據胡床而坐，士衆心乃始安。與纂戰，敗之，斬二千餘級。纂西擊段業，傉檀率騎一萬，乘虚襲姑臧。纂弟緯守南北城以自固。傉檀置酒于朱明門上，鳴鍾鼓以饗將士，耀兵于青陽門，虜八千餘户而歸。

吕纂前來攻打，利鹿孤讓傉檀去抵抗。吕纂士卒精鋭，向前越過了三堆，傉檀三軍混亂恐懼。傉檀下馬，靠着胡床坐下，兵衆的心情纔開始平静。和吕纂作戰，打敗了他們，殺了二千多人。吕纂往西攻打段業，傉檀率領一萬騎兵乘虚襲擊姑臧。吕纂的弟弟吕緯堅守南北城而自保。傉檀在朱明門上設酒，擂響鐘鼓來犒賞官兵，在青陽門顯示武力，俘虜了八千多户回去。

乞伏乾歸爲姚興所敗，率騎數百來奔，處之晋興，待以上賓之禮。乾歸遣子謙等質于西平。鎮北將軍俱延言於利鹿孤曰："乾歸本我之屬國，妄自尊立，理窮歸命，非有款誠。若奔東秦，必引師西侵，非我利也。宜徙於乙弗之間，防其越逸之路。"利鹿孤曰："吾方弘信義以收天下之心，乾歸投誠而徙之，四海將謂我不可以誠信托也。"俄而乾歸果奔于姚興。利鹿孤謂延曰："不用卿言，乾歸果叛，卿爲吾行也。"延追乾歸至河，

乞伏乾歸被姚興打敗，率領數百名騎兵來投奔，利鹿孤把他安置在晋興，以上賓的禮節來接待他。乾歸派兒子乞伏謙等到西平作人質。鎮北將軍俱延對利鹿孤説："乾歸本來是我們的屬國，自立爲王，走投無路纔來歸順，并不是真心實意。如果他投奔東邊的秦國，一定會領兵向西邊侵犯，這對我們没有好處。應該把他們遷到乙弗部的中間，防止逃跑。"利鹿孤説："我正在弘揚信義以收天下人心，乾歸向我投誠却把他遷走，四海的人都會説我不能以誠信相托。"不久乾歸果然投奔姚興。利鹿孤對俱延説："我没有采納你的話，乾歸果然叛逃了，你爲我走一趟吧。"

不及而還。

俱延追乾歸到黄河，没有追上而返回。

利鹿孤立二年，龍見于長寧，麒麟游于綏羌，於是群臣勸進，以隆安五年僭稱河西王。其將鍮勿崘進曰："昔我先君肇自幽朔，被髮左衽，無冠冕之儀，遷徙不常，無城邑之制，用能中分天下，威震殊境。今建大號，誠順天心。然寧居樂土，非貽厥之規；倉府粟帛，生敵人之志。且首兵始號，事必無成，陳勝、項籍，前鑒不遠。宜置晋人於諸城，勸課農桑，以供軍國之用，我則習戰法以誅未賓。若東西有變，長算以縻之；如其敵强於我，徙而以避其鋒，不亦善乎!"利鹿孤然其言。

利鹿孤立後第二年，有龍在長寧出現，麒麟在綏羌游走，於是大臣都勸利鹿孤即帝位，利鹿孤在隆安五年僭稱河西王。將領鍮勿崘上前説："從前先君從邊遠的北方開始創業，披頭散髮，衣襟向左邊開着，没有戴冠冕的法度，到處遷徙不定，没有建造城邑的制度，因而能够中分天下，威震鄰國。現在建大號稱王，確實順應天意。但是居住在安樂之地，并不是留給子孫的好辦法；儲存在府庫裏的糧食絲綢，滋長敵人來搶掠的欲望。而且帶頭興兵稱王稱帝的，一定不會成功，陳勝、項籍之事，這些前車之鑒不是太遥遠。應該把晋人安置到各城裏，勉勵和督責農業生産，用來供給軍隊和國家的需用，我們就練習作戰用以誅伐還没有歸附的人。如果東邊或西邊的敵人對我們有什麽舉動，用長遠的計策來牽制他們；如果敵人比我們强大，我們就遷移以躲避鋒芒，不也很好嗎!"利鹿孤認爲他的話很對。

於是率師伐吕隆，大敗之，獲其右僕射楊桓。傉檀謂之曰："安寢危邦，不思擇木，老爲囚虜，豈曰智也!"桓曰："受吕氏厚恩，位忝端貳，雖洪水滔天，猶欲濟彼俱溺，實耻爲叛臣以見明主。"傉檀曰："卿忠臣也!"以爲左司馬。

於是率領軍隊攻打吕隆，打得他大敗，抓獲他的右僕射楊桓。傉檀對楊桓説："安逸地處於危險之境，不想擇主而事，年老以後當了囚虜，難道這叫做智嗎!"楊桓説："我受了吕氏的厚恩，讓我慚愧地當到了尚書省的官職，即使是洪水滔天，我還要救主俱死，實在耻於做叛臣來見明主。"傉檀説："你真是個忠臣!"任命他爲左司馬。

利鹿孤謂其群下曰："吾無經濟之才，忝承業統，自負乘在位，三載于兹。雖夙夜惟寅，思弘道化，而刑政未能允中，風俗尚多凋弊；戎車屢駕，無闢境之功；務進賢彦，而下猶蓄滯。豈所任非才，將吾不明所致也？二三君子其極言無諱，吾將覽焉。"祠部郎中史暠對曰："古之王者，行師以全軍爲上，破國次之，拯溺救焚，東征西怨。今不以綏寧爲先，惟以徙户爲務，安土重遷，故有離叛，所以斬將克城，土不加廣。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馬，文章學藝爲無

利鹿孤對他的大臣們説："我没有經國濟世的才能，慚愧地繼承了大業，自從我登上王位到今天，已經三年了。我雖然日夜操勞，考慮着弘揚道化，但刑罰和政令没有能够平允適中，風俗仍多衰敗；戰車多次駕駛，却没有開闢疆土的功績；努力地引用賢士，但是民間還留有許多人才。難道是任用了没有才能的人，還是我不明察造成的？你們幾位把話全都説出來，不要有忌諱，我準備考慮。"祠部郎中史暠回答説："古代的帝王，用兵以保全軍隊爲上策，打敗敵國其次，拯救水深火熱中的人們，征討東方時西方的百姓有怨憤。現在不把安定百姓爲首務，僅致力於遷徙人户，人們願意在本土安居，不願輕易遷

用之條，非所以來遠人，垂不朽也。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宜建學校，開庠序，選耆德碩儒以訓冑子。”利鹿孤善之，於是以田玄冲、趙誕爲博士祭酒，以教冑子。

移，所以纔會有背離反叛，這就是我們斬將取城，土地却没有擴展的原因。現在選拔人才，把騎馬射箭放在首位，把才藝文章列爲無用的條目，這不是招徠遠方還没歸化的人們的不朽的好辦法。孔子説：‘不學禮，無以立足。’應該建立學校，發展教育，挑選德高博學者來訓教帝王和公卿貴族的子弟。”利鹿孤認爲這話很好，任命田玄冲、趙誕爲博士祭酒，用以教育帝王公卿的子弟。

時利鹿孤雖僭位，尚臣姚興。楊桓兄經佐命姚萇，早死，興聞桓有德望，徵之。利鹿孤餞桓于城東，謂之曰：“本期與卿共成大業，事乖本圖，分歧之感，實情深古人。但鯤非溟海，無以運其軀；鳳非修梧，無以晞其翼。卿有佐時之器，夜光之寶，當振纓雲閣，耀價連城，區區河右，未足以逞卿才力。善勖日新，以成大美。”桓泣曰：“臣往事吕氏，情節不建。陛下宥臣於俘虜之中，顯同賢舊，每希攀龍附鳳，立尺寸之功。龍門既開，而臣違離，公衡之戀，豈曰忘之！”利鹿孤爲之流涕。

當時利鹿孤雖然僭位，但還向姚興稱臣。楊桓的哥哥楊經輔佐姚萇，早死，姚興聽説楊桓德行聲望都很好，就徵召他。利鹿孤在城東給楊桓餞行，對楊桓説：“本來期望和你共成大業，但是事情和我原來的考慮相違，分別的感傷之情，實在比古人還要深。但是鯤如果不是在溟海裏，就無法轉動身軀；鳳凰如果没有高大的梧桐，就無法展開翅膀。你有匡輔時世的才能，像夜光珠那樣寶貴，應當在高聳的樓閣裏出仕，顯示出連城一樣的價值，區區河西，不足以舒展你的才力。好好努力而日新月異，用以成就大美。”楊桓哭泣着説：“我從前服事吕氏，没有建立起情義。陛下從俘虜之中寬免我，把我和賢良老臣一樣來特别對待。我經常希望能够攀龍附鳳，建立一點小小的功業。龍門已經開啓，但是我又離陛下而去，公衡那樣的依戀，怎麽能忘記！”利鹿孤爲之流淚。

遣傉檀又攻吕隆昌松太守孟禕于顯美，克之。傉檀執禕而數之曰：“見機而作，賞之所先；守迷不變，刑之所及。吾方耀威玉門，掃平秦、隴，卿固守窮城，稽淹王憲，國有常刑，於分甘乎？”禕曰：“明公開翦河右，聲播宇内，文德以綏遠人，威武以懲不恪。況禕蕞爾，敢距天命！釁鼓之刑，禕之分也。但忠於彼者，亦忠於此。荷吕氏厚恩，受藩屏之任，明公至而歸命，恐獲罪於執事，惟公圖之。”傉檀大悦，釋其縛，待之客禮。徙顯美、麗軒二千餘户而歸。嘉

派傉檀在顯美又攻打吕隆的昌松太守孟禕，打敗了他。傉檀抓住了孟禕責駡説：“見機而行，這是獎賞所優先的；守迷不變，刑罰就要加到身上了。我正要在玉門顯耀神威，掃平秦、隴，你却死守困厄的城邑，阻滯王法，國家有制定的刑法，你難道想試一試嗎？”孟禕説：“明公開闢河西，聲威傳遍宇内，用文德來安撫遠方未歸化的人，用武力來懲罰不恭敬的人。何況我小小的孟禕，豈敢和天命對抗！釁鼓之刑，正是我孟禕該受的。但忠於那邊，也能忠於這邊。我受了吕氏的厚恩，接受了保衛國家的重任，明公來到了我就歸順，恐怕會得罪您，由明公考慮怎麽辦。”傉檀非常高興，解開了綁在他身上的繩索，用對

禕忠烈，拜左司馬。禕請曰："吕氏將亡，聖朝之并河右，昭然已定。但爲人守而不全，復忝顯任，竊所未安。明公之恩，聽禕就戮於姑臧，死且不朽。"傉檀義而許之。

待客人的禮節來對待他。把顯美、麗靬的二千多户遷了回來。傉檀嘉許孟禕的忠烈，任他爲左司馬。孟禕請求説："吕氏就要滅亡，聖朝吞并河西，已成定局。但我給吕氏守衛國土却没有守住，又愧在你們顯赫的位置上，我心裏不安。明公的恩情，讓我孟禕在姑臧被殺，就是死了也將會不朽。"傉檀認爲他很有節義，准許了。

吕隆爲沮渠蒙遜所伐，遣使乞師，利鹿孤引群下議之。尚書左丞婆衍崘曰："今姑臧饑荒殘弊，穀石萬錢，野無青草，資食無取。蒙遜千里行師，糧運不屬，使二寇相殘，以乘其釁。若蒙遜拔姑臧，亦不能守，適可爲吾取之，不宜救也。"傉檀曰："崘知其一，未知其二。姑臧今雖虚弊，地居形勝，河西一都之會，不可使蒙遜據之，宜在速救。"利鹿孤曰："車騎之言，吾之心也。"遂遣傉檀率騎一萬救之。至昌松而蒙遜已退，傉檀徙涼澤、段冢五百餘家而歸。

吕隆被沮渠蒙遜攻打，派使者來請求救兵，利鹿孤率領下臣們討論這件事。尚書左丞婆衍崘説："現在姑臧正鬧饑荒，民生凋敝，一石糧食值萬錢，野外連青草也没有，没有地方能得到糧食供給。蒙遜的軍隊從千里以外趕來，糧食的運輸接連不上，讓這二寇互相殘殺，以待時機。如果蒙遜攻下姑臧，也守不住，正好能讓我們攻取。我們不應該去援救。"傉檀説："婆衍崘衹知其一，不知其二。姑臧現在雖然空虚破敝，但是處在優越便利的位置上，是河西的一都之會，不能讓蒙遜占了去，應該火速去救援。"利鹿孤説："車騎將軍的話正説出了我的心意。"於是派傉檀率領一萬騎兵去救援吕隆。到了昌松，蒙遜已經撤退，傉檀把涼澤、段冢的五百多户遷徙而回。

利鹿孤寢疾，令曰："内外多虞，國機務廣，其令車騎嗣業，以成先王之志。"在位四年而死，葬于西平之東南，僞謚曰康王。弟傉檀嗣。

利鹿孤病重，命令説："内外多憂患，國事繁多，命令車騎將軍傉檀繼承大業，以成就先王的願望。"在位四年而死，安葬在西平東南，僞謚康王。弟弟傉檀繼位。

**秃髮傉檀**

傉檀少機警，有才略。其父奇之，謂諸子曰："傉檀明識幹藝，非汝等輩也。"是以諸兄不以授子，欲傳之於傉檀。及利鹿孤即位，垂拱而已，軍國大事皆以委之。以元興元年僭號涼王，遷于樂都，改元曰弘昌。

傉檀年輕時就很機警，有才幹膽略。他的父親很驚奇，對其他的幾個兒子説："傉檀見識高明，有才藝，不是你們能比得上的。"所以幾個哥哥都不把王位傳給兒子，想傳給傉檀。到了利鹿孤即位時，不管事，軍隊和國家的大事都交給傉檀去辦。傉檀於元興元年僭號涼王，遷都到樂都，改年號弘昌。

初，乞伏乾歸之在晋興也，以世子熾磐爲質。後熾磐逃歸，爲追騎所執，利鹿孤命殺之。傉檀曰："臣子逃歸君父，振古通義，故魏武善關羽之奔，秦昭恕頃襄之逝。熾磐雖逃叛，孝心可嘉，宜垂全宥以弘海岳之

當初，乞伏乾歸在晋興的時候，把太子熾磐作爲人質。後來熾磐逃回，被騎兵追趕抓住，利鹿孤命令殺掉他。傉檀説："大臣、兒子逃回國君、父親那裏，這是自古以來的通義，所以魏武帝善待關羽逃跑，秦昭王寬恕頃襄王離去。熾磐雖然叛逃，但是孝心可嘉，應該保全寬赦他用以

量。”乃赦之。至是，熾磐又奔允街，傉檀歸其妻子。

弘揚我們像大海高山一樣的器量。”於是就赦免了熾磐。到此時，熾磐又逃到允街，傉檀把他的妻子兒女送回去。

姚興遣使拜傉檀車騎將軍、廣武公。傉檀大城樂都。姚興遣將齊難率衆迎呂隆于姑臧，傉檀攝昌松、魏安二戍以避之。

姚興派使者任傉檀爲車騎將軍、廣武公。傉檀大規模地建造樂都。姚興派將領齊難率領軍隊去姑臧迎接呂隆，傉檀暫領昌松、魏安兩個戍守地以躲避。

興涼州刺史王尚遣主簿宗敞來聘。敞父燮，呂光時自湟河太守入爲尚書郎，見傉檀于廣武，執其手曰：“君神爽宏拔，逸氣陵雲，命世之傑也，必當克清世難。恨吾年老不及見耳，以敞兄弟托君。”至是，傉檀謂敞曰：“孤以常才，謬爲尊先君所見稱，每自恐有累大人水鏡之明。及忝家業，竊有懷君子。《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不圖今日得見卿也。”敞曰：“大王仁侔魏祖，存念先人，雖朱暉眄張堪之孤，叔向撫汝齊之子，無以加也。”酒酣，語及平生。傉檀曰：“卿魯子敬之儔，恨不與卿共成大業耳。”

姚興的涼州刺史王尚派主簿宗敞來修好。宗敞的父親宗燮，在呂光的時候從湟河太守入任尚書郎，在廣武見到傉檀，握住傉檀的手說：“先生精神俊爽瀟灑挺拔，逸氣凌雲，是當世的豪傑，一定會清除世上的禍難。遺憾的是我年老，來不及看到了，我把宗敞和他的兄弟都交給先生了。”此時，傉檀對宗敞說：“我才能平庸，被您先君謬獎，經常擔心自己有愧於他水鏡一般的明鑒。到我愧承父兄的功業時，常想念着君子。《詩經》上說：‘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没想到今天能够見到你。”宗敞說：“大王您仁德比得上魏祖，心裏還想着先父，即使是朱暉眷顧張堪的孤兒，叔向撫養汝齊的兒子，也超不過大王。”喝酒正酣，談到平生志向。傉檀說：“您是魯子敬一流的人物，衹恨不能和你一起共成大業啊。”

傉檀以姚興之盛，又密圖姑臧，乃去其年號，罷尚書丞郎官，遣參軍關尚聘于興。興謂尚曰：“車騎投誠獻款，爲國藩屏，擅興兵衆，輒造大城，爲臣之道固若是乎？”尚曰：“王侯設險以自固，先王之制也，所以安人衛衆，預備不虞。車騎僻在遐藩，密邇勍寇，南則逆羌未賓，西則蒙遜跋扈，蓋爲國家重門之防，不圖陛下忽以爲嫌。”興笑曰：“卿言是也。”

傉檀因爲姚興强盛，又秘密地算計姑臧，就去掉年號，罷去尚書丞郎官，派參軍關尚去向姚興修好。姚興對關尚說：“車騎將軍傉檀向我獻忠歸附，作我國的藩屏，却擅自興師動衆，擅自建造大城邑，爲臣之道難道是像這樣的嗎？”關尚說：“王侯設置險阻來保衛自己，這是先王的制度，是用來保衛大家的安全，預防意外情況。車騎將軍處在偏遠的藩國，靠近强大的敵人，南邊的逆羌還没有歸附，西邊的蒙遜飛揚跋扈，原想爲國家多設屏障防守，没有想到陛下忽然産生了疑慮。”姚興笑着說：“你的話很對。”

傉檀遣其將文支討南羌、西虜，大破之。上表姚興，求涼州，不許，加傉檀散騎常侍，增邑二千户。傉檀於是率師伐沮渠蒙遜，次于氐池。蒙遜嬰城固守，芟其禾苗，至于赤泉而還。獻興馬三千匹，羊三萬頭。興乃

傉檀派將領文支討伐南羌、西虜，大敗他們。上表姚興，請求得到涼州，姚興不同意，加封傉檀爲散騎常侍，增加食邑二千户。傉檀於是率領軍隊攻打沮渠蒙遜，駐扎在氐池。蒙遜環城固守，傉檀鏟除了禾苗，一直到赤泉而返回。傉檀向姚興獻上三千匹馬，三萬頭羊。姚興便任傉

署傉檀爲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刺史，常侍、公如故，鎮姑臧。傉檀率步騎三萬次于五澗，興涼州刺史王尚遣辛晁、孟禕、彭敏出迎。尚出自清陽門，鎮南文支入自涼風門。宗敞以别駕送尚還長安，傉檀曰："吾得涼州三千餘家，情之所寄，唯卿一人，奈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舊君，所以忠於殿下。"傉檀曰："吾今新牧貴州，懷遠安邇之略，爲之若何?"敞曰："涼土雖弊，形勝之地，道由人弘，實在殿下。段懿、孟禕，武威之宿望；辛晁、彭敏，秦、隴之冠冕；裴敏、馬輔，中州之令族；張昶，涼國之舊胤；張穆、邊憲、文齊、楊班、梁崧、趙昌，武同飛、羽。以大王之神略，撫之以威信，農戰并修，文教兼設，可以從横於天下，河右豈足定乎!"傉檀大悦，賜敞馬二十匹。於是大饗文武於謙光殿，班賜金馬各有差。

遣西曹從事史暠聘于姚興。興謂暠曰："車騎坐定涼州，衣錦本國，其德我乎?"暠曰："車騎積德河西，少播英問，王威未接，投誠萬里。陛下官方任才，量功授職，彝倫之常，何德之有!"興曰："朕不以州授車騎者，車騎何從得之!"暠曰："使河西雲擾、吕氏顛狽者，實由車騎兄弟傾其根本。陛下雖鴻羅遐被，涼州猶在天網之外。故征西以周、召之重，力屈姑臧；齊難以王旅之盛，勢挫張掖。王尚孤城獨守，外逼群狄，陛下不連兵十年，殫竭中國，涼州未易取也。今以虚名假人，内收大利，乃知妙算自天，聖與道合，雖云遷授，蓋亦時宜。"興悦其言，拜騎都尉。

傉檀爲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刺史，常侍、公依舊，鎮守姑臧。傉檀率領三萬步兵騎兵屯駐在五澗，姚興的涼州刺史王尚派辛晁、孟禕、彭敏出來迎接。王尚從清陽門出城，鎮南文支從涼風門入城。宗敞以别駕的身份送王尚回長安，傉檀說："我得到涼州三千多家，心裏所牽挂的惟有你一個人，爲什麽要離我而去?"宗敞說："現在我送原來的主人，正是忠於殿下。"傉檀說："我現在剛掌管涼州，實行懷遠安近的策略，應怎麽辦?"宗敞說："涼州雖然破敝，却是形勝之地，道是由人弘大的，這個人就是殿下。段懿、孟禕是武威德高望重之人；辛晁、彭敏，是秦、隴的首領人物；裴敏、馬輔，是中原的望族；張昶是涼國原來公族的後代；張穆、邊憲、文齊、楊班、梁崧、趙昌，勇武和張飛、關羽一樣。憑着大王的神略，用威望和信用去安撫他們，農事和戰事一齊整治，禮樂法度和教化同時設置，就可以縱横天下，平定河西不值得一提!"傉檀非常高興，賞賜宗敞二十匹馬。於是在謙光殿大宴文武百官，頒賜金馬各人不等。

傉檀派西曹從事史暠向姚興修好。姚興對史暠說："車騎將軍安坐而平定涼州，在本地榮顯，他會感激我嗎?"史暠說："車騎將軍在河西積德行善，英名遠揚，與陛下之地不相鄰，從萬里以外前來歸順。陛下設置官職，任用有才幹的人，根據功勞來授予官職，這是常道，有什麽可感激的!"姚興說："我要是不把涼州授給車騎將軍，他何能得到!"史暠說："讓河西紛亂如雲、吕氏傾覆的原因，實在是因爲車騎兄弟幾個使他的根基倒塌。陛下雖然羅網遠覆，但是涼州還是在天網之外。所以征西憑着像周公、召公一樣的重要地位，力量却在姑臧被摧毁；齊難憑着帝王軍隊的强盛，氣勢却在張掖受到了挫折。王尚孤城獨守，外近群狄，陛下如果不連打十年仗，竭盡中原的人力物力，涼州也不容易得到。現在把虚名授予别人，自己從中收取巨大的好處，我這纔知道神機妙算出於上天，聖明與天道相契，雖説是

傉檀宴群僚于宣德堂，仰視而嘆曰："古人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孟禕進曰："張文王築城苑，繕宗廟，爲貽厥之資，萬世之業，秦師濟河，漼然瓦解。梁熙據全州之地，擁十萬之衆，軍敗於酒泉，身死于彭濟。吕氏以排山之勢，王有西夏，率土崩離，銜璧秦、雍。寬饒有言：'富貴無常，忽輒易人。'此堂之建，年垂百載，十有二主，唯信順可以久安，仁義可以永固，願大王勉之。"傉檀曰："非君無以聞讜言也。"傉檀雖受制于姚興，然車服禮章一如王者。以宗敞爲太府主簿、録記室事。

傉檀僞游澆河，襲徙西平、湟河諸羌三萬餘户于武興、番禾、武威、昌松四郡。徵集戎夏之兵五萬餘人，大閲于方亭，遂伐沮渠蒙遜，入西陝。蒙遜率衆來距，戰于均石，爲蒙遜所敗。傉檀率騎二萬，運穀四萬石以給西郡。蒙遜攻西郡，陷之。其後傉檀又與赫連勃勃戰于陽武，爲勃勃所敗，將佐死者十餘人，傉檀與數騎奔南山，幾爲追騎所得。傉檀懼東西寇至，徙三百里内百姓入于姑臧，國中駭怨。屠各成七兒因百姓之擾也，率其屬三百人叛傉檀於北城。推梁貴爲盟主，貴閉門不應。一夜衆至數千。殿中都尉張猛大言於衆曰："主上陽武之敗，蓋恃衆故也。責躬悔過，明君之義，諸君何故從此小人作不義之事！殿内武旅正爾相尋，目前之危，悔將無及。"衆聞之，咸散。七兒奔晏然，殿中騎將白路等追斬之。軍諮祭酒梁裒、輔國司馬邊憲等七人謀反，傉檀悉誅之。

給車騎升授職位，也是時勢所宜。"姚興聽了這話很高興，任史暠爲騎都尉。

傉檀在宣德堂大宴衆官，仰着臉嘆息説："古人説建造殿堂的人不住，住殿堂的人不用建造，確實是啊。"孟禕向前説："張文王建造城苑，修繕宗廟，準備留給子孫，作萬世之業，秦軍渡過黄河，張文王就土崩瓦解。梁熙占據了整個州的地方，擁有十萬軍隊，結果軍隊在酒泉被打敗，自己死在彭濟。吕氏以排山倒海之勢，占有西夏，却分崩離析，在秦、雍戰敗出降。寬饒有這樣的話：'富貴無常，不知不覺就會换成别人的。'宣德堂的建造，將近有一百年，换了十二個主人，惟有信順可以長治久安，仁義可以永保穩固，希望大王努力。"傉檀説："如果不是你，我就無法聽到正直的話。"傉檀雖然受制於姚興，但是車馬服飾禮儀法規全都和稱王一樣。任命宗敞爲太府主簿、録記室事。

傉檀假裝出游澆河，襲擊西平、湟河諸羌，把三萬多户遷徙到武興、番禾、武威、昌松四郡。徵集戎夏的軍士五萬多人，在方亭舉行大檢閲，於是攻打沮渠蒙遜，進入西陝。蒙遜率領軍隊來抵抗，在均石交戰，傉檀被蒙遜打敗。傉檀率領兩萬騎兵運載四萬石糧食補給西郡。蒙遜攻打西郡，攻克。後來傉檀又和赫連勃勃在陽武交戰，被勃勃打敗，將領有十多人死亡，傉檀和數名騎兵逃往南山，差一點兒被追趕的騎兵抓住。傉檀害怕東西面敵人來攻，把三百里内的百姓遷進姑臧，境内的百姓都驚駭怨恨。屠各成七兒趁着百姓驚擾，率領部屬三百人在城北反叛傉檀。推舉梁貴爲盟主，梁貴緊閉大門不肯應允。一夜間人數到了幾千。殿中都尉張猛大聲地對他們喊道："主上在陽武打敗仗，是因爲憑着人多勢衆的緣故。責備自己，悔改過錯，是聖明君主的大義，各位爲什麽跟着小人做出這樣不義的事情！宫裏勇猛的軍隊正在尋找你們，眼下的危險，你們以後後悔都來不及。"衆人聽到了，全都散走。七兒逃往晏然，殿中騎將白路等追上并殺了他。軍諮祭酒梁裒、輔國司馬邊憲等七人謀反，傉檀全都殺了他們。

姚興以傉檀外有陽武之敗，內有邊、梁之亂，遣其尚書郎韋宗來觀釁。傉檀與宗論六國從横之規，三家戰争之略，遠言天命廢興，近陳人事成敗，機變無窮，辭致清辯。宗出而嘆曰："命世大才、經綸名教者，不必華宗夏士；撥煩理亂、澄氣濟世者，亦未必《八索》、《九丘》。《五經》之外，冠冕之表，復自有人。車騎神機秀發，信一代之偉人，由余、日磾豈足爲多也！"宗還長安，言於興曰："凉州雖殘弊之後，風化未頹；傉檀權詐多方，憑山河之固，未可圖也。"興曰："勃勃以烏合之衆尚能破之，吾以天下之兵，何足克也！"宗曰："形移勢變，終始殊途，陵人者易敗，自守者難攻。陽武之役，傉檀以輕勃勃致敗。今以大軍臨之，必自固求全，臣竊料群臣無傉檀匹也。雖以天威臨之，未見其利。"興不從，乃遣其將姚弼及斂成等率步騎三萬來伐，又使其將姚顯爲弼等後繼，遺傉檀書云："遣尚書左僕射齊難討勃勃，懼其西逸，故令弼等於河西邀之。"傉檀以爲然，遂不設備。弼衆至漠口，昌松太守蘇霸嬰城固守，弼喻霸令降，霸曰："汝違負盟誓，伐委順之藩，天地有靈，將不祐汝！吾寧爲凉鬼，何降之有！"城陷，斬霸。弼至姑臧，屯于西苑。州人王鍾、宋鍾、王娥等密爲內應，候人執其使送之。傉檀欲誅其元首，前軍伊力延侯曰："今强敵在外，內有奸豎，兵交勢蹙，禍難不輕，宜悉坑之以安內外。"傉檀從之，殺五千餘人，以婦女爲軍賞。命諸郡縣悉驅牛羊於野，斂成縱兵虜掠。傉檀遣其鎮北俱延、鎮軍敬歸等十將率騎分擊，大敗之，斬首七千餘級。姚弼固壘不出，傉檀

姚興因爲傉檀外有陽武的失敗，內有邊憲、梁裒的反叛，就派尚書郎韋宗來觀察動静，尋找機會。傉檀和韋宗縱論戰國時六國縱横之術，三國時三家戰争的策略，遠的説到天命的廢興，近的陳述了當世人事的成敗，談論時隨機應變，辭令明辯。韋宗出來後贊嘆説："治理天下的大才、籌劃名教的，用不着一定是華夏之人；撥亂反正、澄俗濟世的，也用不着一定依《八索》、《九丘》。《五經》之外，仕宦之外，還自有人。車騎將軍神機妙算超出一般人，確實是一代偉人，由余、日磾豈能算得上强呢！"韋宗回到長安，對姚興説："凉州雖然經歷了毁敗，但是風俗教化還没有衰敗；傉檀權詐而學識淵博，憑恃山河險固，還不能去圖謀他。"姚興説："勃勃用烏合之衆還能打敗他，我用天下的精兵，何愁不克！"韋宗説："形勢不一樣了，始末也不一樣，侵侮别人的人容易被打敗，固守自己的人難以攻取。陽武之戰，傉檀因爲輕視勃勃招致了失敗。現在如果用大軍去攻打他，他一定會固守尋求保全自己，我認爲大臣當中没有能比得上傉檀的。即使陛下親征，也看不到有利的地方。"姚興不聽，就派將領姚弼和斂成等率領三萬步兵騎兵去攻打，又讓將領姚顯作爲姚弼等人的後續兵力，送給傉檀一封信説："我派尚書左僕射齊難討伐勃勃，擔心勃勃向西逃跑，所以命令姚弼等人在河西阻截他。"傉檀相信了，就不設防。姚弼的軍隊到了漠口，昌松太守蘇霸環城固守，姚弼勸蘇霸投降，蘇霸説："你們違背盟誓，攻打順服的藩國，如果天地有靈，也將不會保佑你們！我寧作凉州的鬼，怎能投降！"城攻陷後，蘇霸被殺。姚弼到了姑臧，屯駐在西苑。州人王鍾、宋鍾、王娥等人秘密地作內應，候吏抓住了他們的信使，送到傉檀那裏。傉檀想殺掉他們的首領，前軍伊力延侯説："現在强敵在外，內有奸賊，馬上就要開戰，形勢緊迫，禍難不輕，應該全部坑殺他們，用以安定內外人心。"傉檀聽從了，殺了五千多人，把他們的婦女都作爲軍中的獎賞。命令各郡縣把牛羊全都趕到野外，斂成派兵去搶掠。傉檀派他的鎮北將軍俱延、鎮軍將軍敬歸等

攻之未克，乃斷水上流，欲以持久斃之。會雨甚，堰壞，弼軍乃振。姚顯聞弼敗，兼道赴之，軍勢甚盛。遣射將孟欽等五人挑戰於涼風門，弦未及發，材官將軍宋益等馳擊斬之。顯乃委罪斂成，遣使謝傉檀，引師而歸。

十個將領率領騎兵分頭攻打，大敗斂成，殺了七千多敵人。姚弼在營壘裏固守，不出來交戰，傉檀攻打，没有攻克，就在河流的上游截斷水源，想長時間圍困來困死他們。適逢下大雨，堤壩被冲壞，姚弼的軍隊纔振作起來。姚顯得到姚弼失敗的消息，兼程趕來救援，軍隊的氣勢很旺盛。姚顯派射將孟欽等五人在涼風門前挑戰，箭還没來得及發射，材官將軍宋益等騎馬奔馳過來殺了他們。姚顯於是把罪過都推在斂成頭上，派出使者向傉檀謝罪，帶領軍隊撤回。

傉檀於是僭即涼王位，赦其境内，改年爲嘉平，置百官。立夫人折掘氏爲王后，世子武臺爲太子、録尚書事，左長史趙晁、右長史郭倖爲尚書左右僕射，鎮北俱延爲太尉，鎮軍敬歸爲司隸校尉，自餘封署各有差。

傉檀於是僭即涼王位，赦免境内犯人，改年號爲嘉平，設置百官。立夫人折掘氏爲王后，長子武臺爲太子、録尚書事，左長史趙晁、右長史郭倖爲尚書左右僕射，鎮北將軍俱延爲太尉，鎮軍將軍敬歸爲司隸校尉，其餘的人封任不同的官職。

遣其左將軍枯木、駙馬都尉胡康伐沮渠蒙遜，掠臨松人千餘户而還。蒙遜大怒，率騎五千至于顯美方亭，破車蓋鮮卑而還。俱延又伐蒙遜，大敗而歸。傉檀將親率衆伐蒙遜，趙晁及太史令景保諫曰："今太白未出，歲星在西，宜以自守，難以伐人。比年天文錯亂，風霧不時，唯修德責躬可以寧吉。"傉檀曰："蒙遜往年無狀，入我封畿，掠我邊疆，殘我禾稼。吾蓄力待時，將報東門之耻。今大軍已集，卿欲沮衆邪?"保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臣主察乾象，若見事不言，非爲臣之體。天文顯然，動必無利。"傉檀曰："吾以輕騎五萬伐之，蒙遜若以騎兵距我，則衆寡不敵；兼步而來，則舒疾不同；救右則擊其左，赴前則攻其後，終不與之交兵接戰，卿何懼乎?"保曰："天文不虚，必將有變。"傉檀怒，鎖保而行，曰："有功當殺汝以徇，無功封汝百户侯。"既而蒙遜率衆來距，戰于窮泉，傉檀大敗，單馬奔還。景保爲蒙

傉檀派左將軍枯木、駙馬都尉胡康攻打沮渠蒙遜，擄掠了臨松一千多户回來。蒙遜非常憤怒，率領五千騎兵到了顯美方亭，打敗了車蓋鮮卑纔返回。俱延又攻打蒙遜，大敗而回。傉檀準備親自率領軍隊攻打蒙遜，趙晁和太史令景保勸諫說："現在太白星還没有出現，歲星在西邊，適宜於自守，難於攻打别人。近年來天文錯亂，風霧不時，惟有修養德行自責反省能够平安吉祥。"傉檀說："蒙遜往年罪大惡極，進入我的封畿，侵掠我的邊疆，毁壞我的莊稼。我積蓄力量等待時機，準備洗雪東門之耻。現在大軍已經聚集，你們想敗壞士氣嗎?"景保說："陛下不把我當成不肖之人，讓我掌管察看天象，如果看到了情况不報告，這不是做臣子的規矩。天文明明白白，行動一定不利。"傉檀說："我用五萬輕騎兵攻打他，蒙遜如果用騎兵抵抗我，那麽他會寡不敵衆；如果他用步兵騎兵一起來，那麽又快慢不一；他救右邊我就打他的左邊，他趕到前頭我就攻他的後頭，始終不和他决戰，你們害怕什麽呢?"景保說："天文不會虚假，必定會發生變故。"傉檀憤怒，把景保鎖起來帶着出發，說："我打了勝仗就殺了你向大家宣示，如果没有戰功就封你爲百户侯。"不久蒙遜率領軍隊來抵抗，

遜所擒，讓之曰："卿明於天文，爲彼國所任，違天犯順，智安在乎?"保曰："臣匪爲無智，但言而不從。"蒙遜曰："昔漢祖困于平城，以婁敬爲功；袁紹敗于官渡，而田豐爲戮。卿策同二子，貴主未可量也。卿必有婁敬之賞者，吾今放卿，但恐有田豐之禍耳。"保曰："寡君雖才非漢祖，猶不同本初，正可不得封侯，豈慮禍也。"蒙遜乃免之。至姑臧，傉檀謝之曰："卿，孤之蓍龜也，而不能從之，孤之深罪。"封保安亭侯。

蒙遜進圍姑臧，百姓懲東苑之戮，悉皆驚散。疊掘、麥田、車蓋諸部盡降于蒙遜。傉檀遣使請和，蒙遜許之，乃遣司隸校尉敬歸及子他爲質，歸至胡坑，逃還，他爲追兵所執。蒙遜徙其衆八千餘户而歸。右衛折掘奇鎮據石驢山以叛。傉檀懼爲蒙遜所滅，又慮奇鎮克嶺南，乃遷于樂都，留大司農成公緒守姑臧。傉檀始出城，焦諶、王侯等閉門作難，收合三千餘家，保據南城。諶推焦朗爲大都督、龍驤大將軍，諶爲涼州刺史，降于蒙遜。鎮軍敬歸討奇鎮於石驢山，戰敗，死之。

蒙遜因克姑臧之威來伐，傉檀遣其安北段苟、左將軍雲連乘虛出番禾以襲其後，徙三千餘家於西平。蒙遜圍樂都，三旬不克，遣使謂傉檀曰："若以寵子爲質，我當還師。"傉檀曰："去否任卿兵勢。卿違盟無信，何質以供!"蒙遜怒，築室返耕，爲持久之計。群臣固請，乃以子安周爲質，蒙遜引歸。

吐谷渾樹洛干率衆來伐，傉檀

在窮泉交戰，傉檀被打得大敗，單槍匹馬逃了回來。景保被蒙遜俘虜，蒙遜責駡他説："你知曉天文，被他國任用，違背天意，以逆犯順，你的才能哪裏去了?"景保説："我并不是没有才智，但我説話他不聽從。"蒙遜説："從前漢高祖在平城被圍困，把婁敬當作有功之人；袁紹在官渡被打敗，田豐却被殺死。你的謀略和婁敬、田豐一様，你們主人不知能否善待你。你如果一定會有婁敬那様的獎賞，我現在就放了你，但怕你會有田豐那様的禍難罷了。"景保説："我們國君雖然才能比不上漢高祖，和袁本初却還不一様，即使不得封侯，不用擔心有禍。"蒙遜就釋放了景保。景保回到姑臧，傉檀道歉説："你真是我的能預見吉凶的忠臣，我却没能聽從你，這是我的大罪過。"傉檀封景保爲安亭侯。

蒙遜向前圍攻姑臧，百姓以東苑的屠殺爲鑒戒，全部都驚慌潰散。疊掘、麥田、車蓋各部全都向蒙遜投降。傉檀派使者向蒙遜求和，蒙遜同意了，傉檀就派司隸校尉敬歸和自己的兒子秃髮他去做人質，敬歸到胡坑，逃了回來，秃髮他被追兵抓住。蒙遜把傉檀的八千多户遷了回去。右衛折掘奇鎮占據石驢山反叛。傉檀害怕被蒙遜消滅，又擔心奇鎮攻克嶺南，就遷到樂都，留下大司農成公緒守衛姑臧。傉檀剛出姑臧城，焦諶、王侯等人就關閉城門在裏邊發難，聚集了三千多家，據守南城。焦諶推舉焦朗爲大都督、龍驤大將軍，焦諶爲涼州刺史，向蒙遜投降。鎮軍敬歸在石驢山討伐奇鎮，戰敗身死。

蒙遜乘着攻克姑臧的餘威來攻打，傉檀派安北將軍段苟、左將軍雲連乘虛出番禾襲擊他的後方，把三千多家遷到西平。蒙遜圍攻樂都，三十天没攻下來，就派使者對傉檀説："如果你把寵愛的兒子當作人質，我就撤回軍隊。"傉檀説："撤不撤軍由你，你違背盟約，不講信用，還談什麽給你們人質!"蒙遜憤怒，建造房屋犁地耕種，作長久的打算。大臣們竭力向傉檀請求，傉檀就把兒子安周當作人質，蒙遜率領軍隊回去。

吐谷渾樹洛干率領軍隊來攻打，傉檀派太

遣其太子武臺距之，爲洛干所敗。

傉檀又將伐蒙遜，邯川護軍孟愷諫曰："蒙遜初并姑臧，凶勢甚盛，宜固守伺隙，不可妄動。"不從。五道俱進，至番禾、苕藋，掠五千餘户。其將屈右進曰："陛下轉戰千里，前無完陣，徙户資財，盈溢衢路，宜倍道旋師，早度峻險。蒙遜善於用兵，士衆習戰，若輕軍卒至，出吾慮表，大敵外逼，徙户内攻，危之道也。"衛尉伊力延曰："我軍勢方盛，將士勇氣自倍，彼徒我騎，勢不相及，若倍道旋師，必捐棄資財，示人以弱，非計也。"屈右出而告其諸弟曰："吾言不用，天命也。此吾兄弟死地。"俄而昏霧風雨，蒙遜軍大至，傉檀敗績而還。蒙遜進圍樂都，傉檀嬰城固守，以子染干爲質，蒙遜乃歸。久之，遣安西紇勃耀兵西境。蒙遜侵西平，徙户掠牛馬而還。

子武臺去抵抗，被樹洛干打敗。

傉檀又準備攻打蒙遜，邯川護軍孟愷勸諫說："蒙遜剛剛吞并姑臧，凶惡的氣勢很旺盛，應該固守以等待時機，不能輕舉妄動。"傉檀不聽。五支隊伍分道同時前進，到了番禾、苕藋，擄掠了五千多户。他的將領屈右進言說："陛下轉戰千里，隊伍前頭没有完整的陣勢，遷徙的人口和財物充滿了大小道路，應該讓軍隊日夜兼程地撤回，早日越過險峻地帶。蒙遜善於用兵，他的軍隊又善於作戰，如果他們突然來到，出乎我們的意外，强大的敵人從外部逼來，遷徙的人口在内部夾攻，這是危險的。"衛尉伊力延說："我們的氣勢正盛，將士勇氣倍增，他們徒步走，我們騎馬，他們勢必追不上我們，如果兼程撤退，一定會扔棄財物，向别人顯示我們的怯弱，這不是好辦法。"屈右出來後對他的幾個弟弟說："我的話没有被采用，真是天命啊。這裏就是我們兄弟的葬身之地。"不久大霧瀰漫，風雨交加，蒙遜的軍隊大規模地到來，傉檀大敗而回。蒙遜向前進，圍攻樂都，傉檀環城固守，把兒子染干當作人質，蒙遜纔回去。很久以後，傉檀派安西紇勃在西邊疆界上炫耀兵力。蒙遜侵襲西平，遷徙人口擄掠牛馬而回。

邯川護軍孟愷表鎮南、湟河太守文支荒酒愎諫，不恤政事。傉檀謂伊力延曰："今州土傾覆，所杖者文支而已，將若之何？"延曰："宜召而訓之，使改往修來。"傉檀乃召文支，既到，讓之曰："二兄英姿早世，吾以不才嗣統，不能負荷大業，顛狽如是，胡顔視世，雖存若隕。庶憑子鮮存衛，藉文種復吴，卿之謂也。聞卿唯酒是耽，荒廢庶事。吾年已老，卿復若斯，祖宗之業將誰寄也？"文支頓首陳謝。

邯川護軍孟愷上表陳說鎮南、湟河太守文支沉迷於喝酒，不聽規勸，不留心政事。傉檀對伊力延說："現在州土傾覆，能依仗的人惟有文支，能拿他怎麽辦？"伊力延說："最好是把他叫來教訓一頓，讓他改掉過去的過錯，端正以後的行爲。"傉檀就召見文支，等文支到來以後，責備他說："我的兩個哥哥都英年早逝，我憑着淺薄的才力繼承王位，不能勝任大業，搞得局面如此困頓，有什麽面目面對這個世界，即使活着也和死了一樣。憑藉子鮮保全衛國，依仗文種復興吴國，比喻的就是你。聽說你沉迷於喝酒，荒廢各種事務。我已經年老，你又是這個樣子，祖宗的功業將交給誰呢？"文支頓首謝罪。

邯川人衛章等謀殺孟愷，南啓乞伏熾磐。郭越止之曰："孟君寬以惠下，何罪而殺之！吾寧違衆而死，不

邯川人衛章等謀劃殺害孟愷，向南告知了乞伏熾磐。郭越阻止說："孟君對手下人寬容有恩惠，他有什麽罪要殺他！我寧願違抗衆人而死，

負君以生。”乃密告之愷，誘章等飲酒，殺四十餘人。愷懼熾磐軍之至，馳告文支，文支遣將軍匹珍赴之。熾磐軍到城，聞珍將至，引歸。

也不能對不起孟君而活着。”於是秘密地告訴了孟愷，孟愷引誘衛章等人喝酒，殺了四十多人。孟愷害怕熾磐軍隊到來，就派人飛速地報告了文支，文支派他的將領匹珍趕去救援。熾磐的軍隊到了城外，得到匹珍快要到來的消息，帶領軍隊回去了。

蒙遜又攻樂都，二旬不克而還。鎮南文支以湟河降蒙遜，徙五千餘户于姑臧。蒙遜又來伐，傉檀以太尉俱延爲質，蒙遜乃引還。

蒙遜又攻打樂都，過了二十天未攻下來而回。鎮南將軍文支帶領湟河人馬向蒙遜投降，把五千多户遷到姑臧。蒙遜又來攻打，傉檀把太尉俱延當作人質，蒙遜纔帶兵回去。

傉檀議欲西征乙弗，孟愷諫曰：“連年不收，上下飢弊，南逼熾磐，北迫蒙遜，百姓騷動，下不安業。今遠征雖克，後患必深，不如結盟熾磐，通糴濟難，慰喻雜部，以廣軍資，畜力繕兵，相時而動。《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惟陛下圖之。”傉檀曰：“孤將略地，卿無沮衆。”謂其太子武臺曰：“今不種多年，内外俱窘，事宜西行，以拯此弊。蒙遜近去，不能卒來，旦夕所慮，唯在熾磐。彼名微衆寡，易以討禦，吾不過一月，自足周旋。汝謹守樂都，無使失墜。”傉檀乃率騎七千襲乙弗，大破之，獲牛馬羊四十餘萬。

傉檀和大臣們商議想西征乙弗，孟愷進諫說：“我們連年没有收成，上下都鬧饑荒，南邊逼近熾磐，北邊逼近蒙遜，百姓騷動，下民無法安心從事本業。現在去遠征，即使打贏了，後患也一定很多，不如和熾磐結盟，從他那裏購買糧食來救濟急難，安慰雜部，用以增加軍用物資，積蓄力量，整治軍隊，待時而動。《易》說：‘就要逃亡了呀就要逃亡，趕緊繫牢在桑根上。’希望陛下考慮。”傉檀說：“我正在準備攻占土地，你不要給大家泄氣。”傉檀對太子武臺說：“現在已經有多年不耕種了，内外都困窘，應西去劫掠，用以拯救目前的困難。蒙遜剛離去不久，不能立即來到，早晚所擔心的，衹在熾磐身上。乙弗名聲小軍隊少，容易攻打，我過不了一個月，足以應付過來。你謹慎地守衛樂都，别出了差錯。”傉檀率領七千騎兵襲擊乙弗，大敗他們，繳獲了四十多萬頭牛馬羊。

熾磐乘虛來襲，撫軍從事中郎尉肅言於武臺曰：“今外城廣大，難以固守，宜聚國人於内城，肅等率諸晉人距戰於外，如或不捷，猶有萬全。”武臺曰：“小賊蕞爾，旦夕當走，卿何慮之過也。”武臺懼晉人有二心也，乃召豪望有勇謀者閉之於内。孟愷泣曰：“熾磐不道，人神同憤。愷等進則荷恩重遷，退顧妻子之累，豈有二乎！今事已急矣，人思自效，有何猜邪？”武臺曰：“吾豈不知子忠，實懼餘人脱生慮表，以君等安之耳。”一

熾磐乘虛前來襲擊，撫軍從事中郎尉肅對武臺說：“現在外城太大，很難固守，應該把城邑裏的人都聚集到内城，尉肅等率領各晉人到外面迎戰，如果打敗了，還是萬無一失。”武臺說：“那幫小賊，很快就會跑掉，你怎麽這麽擔心。”武臺害怕晉人有二心，就把那些聲望大又有勇有謀的人關閉在屋裏。孟愷流着眼淚說：“熾磐不道，人神共憤。孟愷等人則是蒙受了主上的恩德看重遷移，顧念連累妻子兒女，豈有二心！現在事情已經很危急了，人人都想着要獻出生命，還有什麽可懷疑的呢？”武臺說：“我難道不知道你忠誠，實際上我是害怕其餘的人逃生發生意

旬而城潰。

安西樊尼自西平奔告傉檀，傉檀謂衆曰："今樂都爲熾磐所陷，男夫盡殺，婦女賞軍，雖欲歸還，無所赴也。卿等能與吾藉乙弗之資，取契汗以贖妻子者，是所望也。不爾，歸熾磐便爲奴僕矣，豈忍見妻子在他懷抱中！"遂引師而西，衆多逃返，遣鎮北段苟追之，苟亦不還。於是將士皆散，惟中軍紇勃、後軍洛肱、安西樊尼、散騎侍郎陰利鹿在焉。傉檀曰："蒙遜、熾磐昔皆委質於吾，今而歸之，不亦鄙哉！四海之廣，匹夫無所容其身，何其痛也！蒙遜與吾名齊年比，熾磐姻好少年，俱其所忌，勢皆不濟。與其聚而同死，不如分而或全。樊尼長兄之子，宗部所寄，吾衆在北者户垂一萬，蒙遜方招懷遐邇，存亡繼絶，汝其西也。紇勃、洛肱亦與尼俱。吾年老矣，所適不容，寧見妻子而死！"遂歸熾磐，唯陰利鹿隨之。傉檀謂利鹿曰："去危就安，人之常也。吾親屬皆散，卿何獨留？"利鹿曰："臣老母在家，方寸實亂。但忠孝之義，勢不俱全。雖不能西哭沮渠，申包胥之誠；東感秦援，展毛遂之操，負羈靮而侍陛下者，臣之分也。惟願開弘遠猷，審進止之算。"傉檀嘆曰："知人固未易，人亦未易知。大臣親戚皆棄我去，終始不虧者，唯卿一人。歲寒不凋，見之於卿。"傉檀至西平，熾磐遣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

初，樂都之潰也，諸城皆降于熾

外，用你來使他們安定而已。"十天而城池陷落。

安西樊尼從西平跑去報告了傉檀，傉檀對大家説："現在樂都已經被熾磐攻陷了，男人都被殺光，婦女被用來賞給了士兵，即使想回去，也没有地方可去了。你們如果能和我一起憑藉着從乙弗那裏繳獲到的物資，攻取契汗來贖回妻子兒女，這是我所希望的。不然，歸附熾磐就成了他的奴僕了，你們難道忍心看見自己的妻子兒女在别人的懷抱裏嗎！"於是率領軍隊往西走，部隊裏有很多人逃了回來，傉檀派鎮北將軍段苟去把人追回來，段苟也逃跑不回來了。於是將領和士兵都逃散，僅有中軍紇勃、後軍洛肱、安西樊尼、散騎侍郎陰利鹿還在身邊。傉檀説："蒙遜、熾磐從前都曾經歸順我，現在去歸附他們，不是太卑賤了嗎！四海之大，一個人却没有容身的地方，多麽痛心啊！蒙遜和我名聲和年紀都差不多，熾磐是姻親少年，都是他所忌怕的，看形勢也都不能成功。與其在一起共同死去，不如分開，能保全一部分。樊尼是我大哥的兒子，是宗族所寄托的人，我在北方的人馬將近有一萬户，蒙遜正在招撫遠近的人，使滅亡的宗族復存，使斷絶的後嗣得以繼續，你還是往西邊去吧。紇勃、洛肱也和樊尼一起走。我年老了，歸附誰都不會容留我，寧願看到妻子兒女而死去！"就歸附了熾磐，惟有陰利鹿跟隨他。傉檀對利鹿説："離開危險走向安全，這是人之常情。我的親屬都各奔東西了，你爲什麽獨自留下來？"利鹿説："我還有老母親在家裏，方寸實在已經亂了。忠孝勢必不能兩全。我雖然不能往西到沮渠那裏去哭求，以申明我像申包胥那樣的忠誠；不能往東去感動秦國援助我們，伸展我像毛遂一樣的志向，我牽着馬絡頭和馬繮服侍陛下，這是做臣子的本分。希望想出遠大的謀略，仔細研究去留的計劃。"傉檀慨嘆説："瞭解人固然不容易，别人也不容易瞭解我。大臣親戚都扔下我離開了，始終不虧待我的，衹有你一個人。天冷而不凋零，在你身上體現出來了。"傉檀回到西平，熾磐派使者到郊外相迎，用上賓的禮節待他。

當初，樂都潰敗的時候，其他各個城邑都投

磐，傉檀將尉賢政固守浩亹不下。熾磐呼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在吾間，孤城獨守，何所爲也！"賢政曰："受涼王厚恩，爲國家藩屏，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爲擒，先歸獲賞，後順受誅，然不知主上存亡，未敢歸命。妻子小事，豈足動懷！昔羅憲待命，晋文亮之；文聘後來，魏武不責。邀一時之榮，忘委付之重，竊用耻焉，大王亦安用之哉！"熾磐乃遣武臺手書喻政，政曰："汝爲國儲，不能盡節，面縛於人，棄父負君，虧萬世之業，賢政義士，豈如汝乎！"既而聞傉檀至左南，乃降。

降了熾磐，傉檀的將領尉賢政固守浩亹攻不下來。熾磐對他呼喊説："樂都已經陷落了，你的妻子兒女都在我這兒，獨守孤城，又有何益！"尉賢政説："我蒙受涼王的厚恩，做國家的屏障，雖然知道樂都已經失陷，妻子兒女被俘虜，率先歸附的人得到獎賞，後來歸順的人會被殺，但是我還不知道主上的生死，所以我還不能歸順你們。妻子兒女是小事，不值得我動心！從前羅憲等待君命，晋文公原諒了他；文聘遲遲歸順，魏武帝并不處罰他。求得一時的尊榮，却忘記了國君托付的重任，我爲此感到羞耻，大王又怎麽會用這種辦法呢！"熾磐就讓武臺寫親筆信去告諭尉賢政，尉賢政説："武臺你身爲太子，不能竭力保全節操，向他人投降，拋棄了父親，辜負了國君的期望，毁壞了萬世大業，我尉賢政是個義士，豈能聽從你！"不久得到傉檀到了左南的消息，便投降了。

熾磐以傉檀爲驃騎大將軍，封左南公。歲餘，爲熾磐所鴆。左右勸傉檀解藥，傉檀曰："吾病豈宜療邪！"遂死，時年五十一，在位十三年，僞謚景王。武臺後亦爲熾磐所殺。傉檀少子保周、臘于破羌、俱延子覆龍、鹿孤孫副周、烏孤孫承鉢皆奔沮渠蒙遜。久之，歸魏，魏以保周爲張掖王，覆龍酒泉公，破羌西平公，副周永平公，承鉢昌松公。

熾磐讓傉檀爲驃騎大將軍，封爲左南公。一年多以後，被熾磐毒死。他旁邊的人勸他吃藥解毒，傉檀説："我的病難道還應該醫治嗎！"於是死去，當時五十一歲，在位十三年，僞謚景王。武臺後來也被熾磐殺死。傉檀的小兒子保周、臘于破羌、俱延的兒子覆龍、鹿孤的孫子副周、烏孤的孫子承鉢都投奔了沮渠蒙遜。很久以後，歸附了魏國，魏國讓保周爲張掖王，覆龍爲酒泉公，破羌爲西平公，副周爲永平公，承鉢爲昌松公。

烏孤以安帝隆安元年僭立，至傉檀三世，凡十八年，以安帝義熙十年滅。

烏孤於晋安帝隆安元年僭立爲王，至傉檀經過了三代，一共十八年，於晋安帝義熙十年滅亡。

史臣曰：秃髮累葉酋豪，擅强邊服，控弦玉塞，躍馬金山，候滿月而窺兵，乘折膠而縱鏑，禮容弗被，聲教斯阻。烏孤納苻渾之策，治兵以討不賓；鹿孤從史暠之言，建學而延胄子。遂能開疆河右，抗衡强國。道由人弘，抑此之謂！

史臣曰：秃髮累世是部落首領，在邊境地區稱强，在玉塞上拉弓殺敵，在金山上躍馬奔騰，等候着在月色明朗的晚上出兵，趁着秋天的好時機向敵陣怒放箭鏃，禮節法度到不了這個地方，聲威教化被阻止。烏孤采納苻渾的計策，訓練軍隊討伐不歸順的人；鹿孤聽從史暠的建議，建立學校把貴族子弟請進來教育。於是能够在河西開闢疆土，和强國抗衡。道由人來弘揚，説的就是

傉檀承累捷之銳，藉二昆之資，摧吕氏算無遺策，取姑臧兵不血刃，武略雄圖，比踪前烈。既而叨竊重位，盈滿易期，窮兵以逞其心，縱慝自貽其弊，地奪於蒙遜，勢衄於赫連，覆國喪身，猶爲幸也。昔宋殤好戰，致災於華督；楚靈黷武，取殺於乾谿。異代同亡，其於傉檀見之矣。

贊曰：秃髮弟兄，擅雄群虜。開疆河外，清氛西土。傉檀傑出，騰駕時英。窮兵黷武，喪國頹聲。

這些吧！

傉檀承襲了多次勝利的鋭氣，憑藉着兩個哥哥累積的基礎，打敗吕氏神機妙算，奪取姑臧兵不血刃，他的軍事謀略和抱負，可以和前賢并駕齊驅。不久竊居王位，氣數盈滿改變命運，窮兵黷武逞其貪心，恣意作惡自取滅亡，土地被蒙遜奪走，勢力被赫連挫敗，國破身亡，還算是幸運的。從前宋殤公好戰，在華督招致災禍；楚靈王濫用武力，在乾谿被殺。在不同的朝代裏同樣是滅亡，從傉檀身上可以看到了。

贊曰：秃髮弟兄，在群虜中稱雄。在河外開拓疆土，在西部澄清妖氛。傉檀才能最爲出衆，凌駕在當時的豪傑之上。窮兵黷武，國家和自己的聲威一起喪失。

# 晋書卷一百二十七

## 載記第二十七

### 慕容德

慕容德字玄明，皝之少子也。母公孫氏夢日入臍中，晝寢而生德。年未弱冠，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雄偉，額有日角偃月重文。博觀群書，性清慎，多才藝。慕容儁之僭立也，封爲梁公，歷幽州刺史、左衛將軍。及暐嗣位，改封范陽王，稍遷魏尹，加散騎常侍。俄而苻堅將苻雙據陝以叛，堅將苻柳起兵枹罕，將應之。德勸暐乘釁討堅，辭旨慷慨，識者言其有遠略。暐竟不能用。德兄垂甚壯之，因共論軍國大謀，言必切至。垂謂之曰："汝器識長進，非復吴下阿蒙也。"枋頭之役，德以征南將軍與垂擊敗晋師。及垂奔苻堅，德坐免職。後遇暐敗，徙于長安，苻堅以爲張掖太守，數歲免歸。

慕容德字玄明，是慕容皝的小兒子。他母親公孫氏夢見太陽進入肚臍裏，在白天睡覺的時候生下了慕容德。慕容德年紀還没到二十歲，身高就已經八尺二寸，身姿體貌很魁偉，額頭上有中央隆起的半月形重紋。慕容德博覽群書，性情清高謹慎，多才多藝。慕容儁僭立爲王的時候，慕容德被封爲梁公，歷任幽州刺史、左衛將軍。到了慕容暐嗣位，改封慕容德爲范陽王，漸漸升遷爲魏尹，加授散騎常侍。不久，苻堅的將領苻雙占據陝地反叛，苻堅的將領苻柳在枹罕起兵準備接應。慕容德勸慕容暐乘機討伐苻堅，言辭慷慨，有識之士説他有遠大的謀略。慕容暐始終不能采用。慕容德的哥哥慕容垂很賞識慕容德，於是和他共同商議軍國大事，慕容德的意見極爲切當。慕容垂對他説："你度量見識大有長進，不再是吴下阿蒙了。"枋頭之戰，慕容德以征南將軍身份和慕容垂一起打敗了晋國的軍隊。慕容垂投奔苻堅時，慕容德因受牽連被免職。後來遇上慕容暐戰敗，遷到長安，苻堅任命他爲張掖太守，數年以後免職回家。

及堅以兵臨江，拜德爲奮威將軍。堅之敗也，堅與張夫人相失，慕容暐將護致之，德正色謂暐曰："昔楚莊滅陳，納巫臣之諫而棄夏姬。此不祥之人，惑亂人主，戎事不邇女器，秦之敗師當由於此。宜掩目而過，奈何將衛之也！"暐不從，德馳馬而去之。還次滎陽，言於暐曰："昔句踐栖於會稽，終獲吴國。聖人

苻堅率領軍隊到達長江時，授任慕容德爲奮威將軍。苻堅失敗時，苻堅和張夫人走散，慕容暐準備護衛送回她，慕容德對慕容暐嚴肅地説："從前楚莊王滅掉陳國，采納巫臣的規諫抛棄了夏姬。這種不祥之人，蠱惑人主，戰争的時候不接近女人，秦國軍隊的失敗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最好是視而不見走過去，爲什麽還準備護衛她！"慕容暐不聽，慕容德騎馬離開了慕容暐。回來以後屯駐在滎陽，慕容德對慕容暐説："從

相時而動，百舉百全。天將悔禍，故使秦師喪敗，宜乘其弊以復社稷。”暐不納。乃從垂如鄴。

前勾踐寄居在會稽，終於得到了吴國。聖人相時而動，所有的舉動都考慮周到，百無一失。老天追悔它所造成的禍亂，所以讓秦軍失敗，理應乘着他們的失敗復興江山社稷。”慕容暐不采納這番話。慕容德便跟隨慕容垂到了鄴城。

及垂稱燕王，以德爲車騎大將軍，復封范陽王，居中鎮衛，參斷政事。久之，遷司徒。于時慕容永據長子，有衆十萬，垂議討之。群臣咸以爲疑，德進曰：“昔三祖積德，遺咏在耳，故陛下龍飛，不謀而會，雖由聖武，亦緣舊愛，燕、趙之士樂爲燕臣也。今永既建僞號，扇動華戎，致令群豎從横，逐鹿不息，宜先除之，以一衆聽。昔光武馳蘇茂之難，不顧百官之疲，夫豈不仁？機急故也。兵法有不得已而用之，陛下容得已乎！”垂笑謂其黨曰：“司徒議與吾同。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吾計决矣。”遂從之。垂臨終，敕其子寶以鄴城委德。寶既嗣位，以德爲使持節、都督冀、兖、青、徐、荆、豫六州諸軍事、特進、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領南蠻校尉，鎮鄴，罷留臺，以都督專總南夏。

慕容垂稱燕王時，任命慕容德爲車騎大將軍，再封爲范陽王，居中鎮守護衛，參預决斷政事。很久以後，升司徒。當時慕容永占據長子，有十萬軍隊，慕容垂和大臣們商議討伐他。大臣們都猶豫不定，慕容德上前説：“當年三代祖先積德，遺言還回響在耳邊，所以陛下興起，不謀而合，雖然是因爲陛下聖明英武，也因爲大臣們對王室原有的愛戴，燕、趙之人樂於做燕臣民的緣故。現在慕容永已經建立僞號，煽動華夏人和戎人作亂，致使豎子恣肆縱横，争奪不休，應該先鏟除他，以統一大家的視聽。從前光武帝急速援救蘇茂之難，不考慮百官疲乏，這難道是不仁嗎？是因爲事情危急的緣故。兵法中有不得已而用之，陛下能這樣做嗎！”慕容垂笑着對同黨們説：“司徒的看法和我一樣。二人同心，利能斷金，我的主意已定。”於是聽從了慕容德的話。慕容垂臨終前，告諭兒子慕容寶把鄴城交給慕容德。慕容寶繼位以後，任命慕容德爲使持節、都督冀、兖、青、徐、荆、豫六州諸軍事、特進、車騎大將軍、冀州牧，兼領南蠻校尉，鎮守鄴城，取消留臺，以都督專門統管南夏。

魏將拓拔章攻鄴，德遣南安王慕容青等夜擊，敗之。魏師退次新城，青等請擊之。别駕韓諱進曰：“古人先决勝廟堂，然後攻戰。今魏不可擊者四，燕不宜動者三。魏懸軍遠入，利在野戰，一不可擊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既敗，後陣方固，三不可擊也。彼衆我寡，四不可擊也。官軍自戰其地，一不宜動。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不宜動。城郭未修，敵來無備，三不宜動。此皆兵家所忌，不如深溝高壘，以逸待勞。彼千里饋糧，野無所

魏國將領拓拔章攻打鄴城，慕容德派南安王慕容青等夜裏襲擊拓拔章，打敗了拓拔章。魏國軍隊退駐新城，慕容青等請求去攻打。别駕韓諱進言説：“古人首先在朝廷裏謀劃勝敗，然後纔作戰。現在不可攻打魏國的原因有四條，燕國軍隊不宜妄動的理由有三條。魏國孤軍深入，野戰最爲有利，這是不能攻打的第一個理由。魏軍深入我們京都附近，把軍隊停留在死地上，這是不能攻打的第二個理由。他們的前鋒打了敗仗之後，後陣剛剛穩固，這是不可攻打的第三個理由。他們人多，我們人少，這是不可攻打的第四個理由。我們的軍隊在自己的領土上作戰，這是不宜妄動的第一個理由。去攻打如果不能取勝，

掠，久則三軍靡資，攻則衆旅多斃，師老釁生，詳而圖之，可以捷矣。”德曰：“韓别駕之言，良、平之策也。”於是召青還師。魏又遣遼西公賀賴盧率騎與章圍鄴，德遣其參軍劉藻請救於姚興，且參母兄之問，而興師不至，衆大懼。德於是親饗戰士，厚加撫接，人感其恩，皆樂爲致死。會章、盧内相乖争，各引軍潛遁。章司馬丁建率衆來降，言章師老，可以敗之。德遣將追破章軍，人心始固。

軍心就難以安定，這是不宜妄動的第二個理由。城郭還没有修築完善，敵人來了無法防備，這是不宜妄動的第三個理由。這些都是兵家的大忌，不如把溝壑再加深，把壘壁再加高，以逸待勞。他們從千里之外運送糧食，曠野上没有能搶掠的東西，時間一長，三軍就會耗盡資財，攻打起來就會死掉很多兵馬，士氣一衰落，軍心就會離散，那時我們再周密地謀劃攻打他們，就可以取勝了。”慕容德説：“韓别駕的話，是張良、陳平的計策。”於是命令慕容青撤回軍隊。魏國又派遼西公賀賴盧率領騎兵和拓拔章一起圍攻鄴城，慕容德派參軍劉藻向姚興請求救援，并且致以同母之兄的問候，但是姚興的軍隊不來，大家非常恐懼。慕容德便親自犒賞戰士，多加撫慰，人人感激他的恩德，都樂意爲他效命。適逢拓拔章、賀賴盧内部互相紛争，各自率領軍隊暗中逃跑。拓拔章的司馬丁建率領軍隊來投降，并説拓拔章的軍隊士氣低落，可以打敗他們。慕容德派將領去追趕并打敗了拓拔章的軍隊，人心纔開始安定。

時魏師入中山，慕容寶出奔于薊，慕容詳又僭號。會劉藻自姚興而至，興太史令高魯遣其甥王景暉隨藻送玉璽一紐，并圖讖秘文，曰“有德者昌，無德者亡。德受天命，柔而復剛”。又有謡曰：“大風蓬勃揚塵埃，八井三刀卒起來。四海鼎沸中山頹，惟有德人據三臺。”於是德之群臣議以慕容詳僭號中山，魏師盛于冀州，未審寶之存亡，因勸德即尊號。德不從。會慕容達自龍城奔鄴，稱寶猶存，群議乃止。尋而寶以德爲丞相，領冀州牧，承制南夏。

當時魏國的軍隊進入中山，慕容寶出奔到薊，慕容詳又僭稱尊號。適逢劉藻從姚興那裏來到，姚興的太史令高魯派他的外甥王景暉隨從劉藻送來一紐玉璽，并送來圖讖秘文，説：“有德者昌，無德者亡。有德的人接受天命，柔弱會變得剛强。”又有歌謡説：“大風蓬勃揚起塵埃，八井三刀突然來。四海鼎沸中山崩，惟有德人占三臺。”於是慕容德的大臣們一起商議，認爲慕容詳在中山僭稱尊號，魏國的軍隊在冀州勢力强盛，慕容寶的生死還没有知道得十分清楚，就勸慕容德登上王位。慕容德不同意。適逢慕容達從龍城投奔鄴城，稱説慕容寶還活着，大家的議論纔停止。不久，慕容寶任慕容德爲丞相，兼領冀州牧，秉承皇帝旨意在南方自主行事。

德兄子麟自義臺奔鄴，因説德曰：“中山既没，魏必乘勝攻鄴，雖糧儲素積，而城大難固，且人情沮動，不可以戰。及魏軍未至，擁衆南渡，就魯陽王和，據滑臺而聚兵積

慕容德哥哥的兒子慕容麟從義臺投奔鄴城，向慕容德游説道：“中山覆没以後，魏軍一定會乘勝攻打鄴，鄴雖然積儲了糧食，但是城大難以固守，而且士氣低落，不能戰鬥。趁着魏軍還没有到來，聚集軍隊南渡，依附魯陽王慕容和，

穀，伺隙而動，計之上也。魏雖拔中山，勢不久留，不過驅掠而返。人不樂徙，理自生變，然後振威以援之，魏則内外受敵，使戀舊之士有所依憑，廣開恩信，招集遺黎，可一舉而取之。”先是，慕容和亦勸德南徙，於是許之。隆安二年，乃率户四萬、車二萬七千乘，自鄴將徙于滑臺。遇風，船没，魏軍垂至，衆懼，議欲退保黎陽。其夕流澌凍合，是夜濟師，旦，魏師至而冰泮，若有神焉。遂改黎陽津爲天橋津。及至滑臺，景星見于尾箕。漳水得白玉，狀若璽。於是德依燕元故事，稱元年，大赦境内殊死已下，置百官。以慕容麟爲司空、領尚書令，慕容法爲中軍將軍，慕輿拔爲尚書左僕射，丁通爲尚書右僕射，自餘封授各有差。初，河間有麟見，慕容麟以爲己瑞。及此，潛謀爲亂，事覺，賜死。其夏，魏將賀賴盧率衆附之。

占據滑臺，招集兵馬，積聚糧食，伺機而動，這是上策。魏軍即使攻下中山，勢必不會久留，不過是驅趕人口和搶掠財物回去。人們不喜歡遷徙，自然會發生變故，然後，我們振奮威武前去救援，魏國就會内外受敵，使迷戀舊土的人有所依靠，廣泛地顯示恩愛信義，招集遺民，就可以一舉而攻取。”早些時候，慕容和也勸慕容德南遷，這時就同意了慕容麟的主張。隆安二年，率領四萬户、二萬七千乘車，從鄴準備遷移到滑臺。遇到大風，船沉没，魏軍將要趕到，大家都害怕，商議想退守黎陽。那天晚上河面上漂浮的冰塊凍合在一起，封住了河面，當夜軍隊渡過了河，第二天早晨，魏軍來到，但是河面上的冰塊已經分裂了，就像有神幫助一樣。慕容德便把黎陽津改叫天橋津。到達了滑臺，景星在尾宿箕宿出現。又在漳水得到了白玉，形狀像是璽。於是慕容德依照燕元舊例，稱元年，大赦境内死罪以下的罪犯，設置百官。任命慕容麟爲司空、兼領尚書令，慕容法爲中軍將軍，慕輿拔爲尚書左僕射，丁通爲尚書右僕射，其餘人封授官職各有不等。當初，河間有麟出現，慕容麟認爲是自己的祥瑞。到了這時，秘密地策劃反叛，事情被發覺，賜死。當年夏天，魏國將領賀賴盧率領軍隊歸附慕容德。

至是，慕容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遣其中黄門令趙思召慕容鍾來迎。鍾本首議勸德稱尊號，聞而惡之，執思付獄，馳使白狀。德謂其下曰：“卿等前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吾亦以嗣帝奔亡，人神曠主，故權順群議，以繫衆望。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將具駕奉迎，謝罪行闕，然後角巾私第，卿等以爲何如?”其黄門侍郎張華進曰：“夫争奪之世，非雄才不振；從横之時，豈懦夫能濟！陛下若蹈匹婦之仁，捨天授之業，威權一去，則身首不保，何退讓之有乎！”德曰：“吾以古人逆取順守，其道未足，所以中路徘徊，悵然未决

這時，慕容寳從龍城向南逃到了黎陽，派他的中黄門令趙思去叫慕容鍾來迎接自己。慕容鍾本來是首先倡議慕容德稱王的，聽到趙思來了，很是憎惡，把他抓起來送到監獄，然後派人飛速地向慕容德報告情況。慕容德對下臣們説：“你們以前爲了國家大計，勸我攝政。我也因爲繼位的國君逃亡在外，人神都没有了君主，所以權且服從大家的建議，以孚衆望。現在上天正在追悔所造成的禍難，繼位國君能够回來，我將準備車駕去迎接，并在行宫前謝罪，然後回家隱居，各位以爲如何?”黄門侍郎張華進言説：“在争奪天下的時代，没有雄才不能奮起；在兵馬馳騁之年，豈是懦夫能够成大事的！陛下如果施行匹婦之仁，捨棄上天授予的大業，威勢和權力一去，就會性命都保不住，還會有什麼退讓之事呢！”

耳。”慕輿護請馳問寶虚實，德流涕而遣之。乃率壯士數百，隨思而北，因謀殺寶。初，寶遣思之後，知德攝位，懼而北奔。護至無所見，執思而還。德以思閑習典故，將任之。思曰：“昔關羽見重曹公，猶不忘先主之恩。思雖刑餘賤隸，荷國寵靈，犬馬有心，而况人乎！乞還就上，以明微節。”德固留之，思怒曰：“周室衰微，晉、鄭夾輔；漢有七國之難，實賴梁王。殿下親則叔父，位則上台，不能率先群后以匡王室，而幸根本之傾爲趙倫之事。思雖無申胥哭秦之效，猶慕君賓不生莽世。”德怒，斬之。

晉南陽太守閭丘羡、寧朔將軍鄧啓方率衆二萬來伐，師次管城。德遣其中軍慕容法、撫軍慕容和等距之，王師敗績。德怒法不窮追晉師，斬其撫軍司馬靳瓌。

初，苻登既爲姚興所滅，登弟廣率部落降於德，拜冠軍將軍，處之乞活堡。會熒惑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興者，廣乃自稱秦王，敗德將慕容鍾。時德始都滑臺，介于晉、魏之間，地無十城，衆不過數萬。及鍾喪師，反側之徒多歸于廣。德乃留慕容和守滑臺，親率衆討廣，斬之。

初，寶之至黎陽也，和長史李辯勸和納之，和不從。辯懼謀泄，乃引晉軍至管城，冀德親率師，於後作亂。會德不出，愈不自安。及德此行也，辯又勸和反，和不從。辯怒，殺

慕容德説：“我因爲像古人那樣逆取順守，統治之道不足，所以在中途徘徊猶豫，没下決心而已。”慕輿護請求火速去探問慕容寶的虚實，慕容德流着眼淚送走了他。慕輿護於是率領數百名勇士，跟着趙思北去，謀劃殺死慕容寶。當初，慕容寶派趙思出去以後，知道了慕容德替代了自己登上王位，很害怕，就向北逃跑。慕輿護到了黎陽未見到慕容寶，就押着趙思回來。慕容德因爲趙思熟習典制掌故，準備任用他。趙思説：“當年關羽被曹操看重，還忘不了先主的恩德。我趙思雖然是死而後生的役隸，但是蒙受了國家的恩寵，犬馬尚且有報恩之心，何况人呢！請允許我回去，以表明我的節操。”慕容德堅決留他，趙思憤怒地説：“周室衰微時，晉國、鄭國輔佐；漢朝有七國之難，依賴梁王扶持。殿下從親戚上説是主上的叔父，從地位上説是三公，不能率領公卿匡扶王室，却希望王室傾覆而去做趙倫之事。我趙思雖然無法仿效申包胥到秦國哭求援軍，却羡慕君賓不活在王莽稱帝之時。”慕容德很憤怒，殺了趙思。

晉國南陽太守閭丘羡、寧朔將軍鄧啓方率領二萬軍隊來攻打，軍隊駐扎在管城。慕容德派出他的中軍慕容法、撫軍慕容和等人去抵抗，晉軍被打得大敗。慕容德對慕容法没有窮追猛打晉軍很生氣，殺了他的撫軍司馬靳瓌。

當初，苻登被姚興消滅以後，苻登的弟弟苻廣率領部落向慕容德投降，慕容德任命他爲冠軍將軍，安置在乞活堡。此時有火星停留在井宿，有人説秦國將會重新興起，苻廣於是自稱秦王，打敗了慕容德的將領慕容鍾。當時慕容德初定都在滑臺，介於晉、魏之間，地没有十城，軍隊不過數萬。到了慕容鍾打了敗仗，反覆無常之人大多歸附苻廣。慕容德就留下慕容和守滑臺，親自率領軍隊討伐苻廣，殺了苻廣。

當初，慕容寶到黎陽的時候，慕容和的長史李辯勸慕容和接納慕容寶，慕容和不同意。李辯害怕計謀泄露，就帶領晉軍來到管城，希望慕容德能親自率領軍隊出戰，自己在後面作亂。但慕容德不出來，李辯更加不安。到了慕容德這次出

和，以滑臺降于魏。時將士家悉在城內，德將攻之，韓範言於德曰："魏師已入城，據國成資，客主之勢，翻然復異，人情既危，不可以戰。宜先據一方，爲關中之基，然後畜力而圖之，計之上也。"德乃止。德右衛將軍慕容雲斬李辯，率將士家累二萬餘人而出，三軍慶悦。德謀於衆曰："苻廣雖平，而撫軍失據，進有强敵，退無所托，計將安出?"張華進曰："彭城阻帶山川，楚之舊都，地嶮人殷，可攻而據之，以爲基本。"慕容鍾、慕輿護、封逞、韓諄等固勸攻滑臺，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强秦，此二國者，未可以高枕而待之。彭城土曠人稀，地平無嶮，晋之舊鎮，必距王師。又密邇江、淮，水路通浚，秋夏霖潦，千里爲湖。且水戰國之所短，吴之所長，今雖克之，非久安之計也。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土方二千，户餘十萬，四塞之固，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三齊英傑，蓄志以待，孰不思得明主以立尺寸之功！廣固者，曹嶷之所營，山川阻峻，足爲帝王之都。宜遣辯士馳說于前，大兵繼進于後。辟閭渾昔負國恩，必翻然向化。如其守迷不順，大軍臨之，自然瓦解。既據之後，閉關養鋭，伺隙而動，此亦二漢之有關中、河内也。"德猶豫未决。沙門朗公素知占候，德因訪其所適。朗曰："敬覽三策，潘尚書之議可謂興邦之術矣。今歲初，長星起於奎婁，遂掃虚危，而虚危，齊之分野，除舊布新之象。宜先定舊魯，巡撫琅邪，待秋風戒節，然後北轉臨齊，天之道也。"德大悦，引師而南，兖州北鄙諸縣悉降，置守宰以撫之。存問高年，軍無

征時，李辯又勸慕容和謀反，慕容和不聽從。李辯很憤怒，殺了慕容和，以滑臺投降了魏。當時將士們的家全都在滑臺城内，慕容德準備攻打滑臺，韓範對慕容德說："魏軍已經進城，占據了國都作爲資本，客主之間的形勢，已經顛倒，人情已經改變，不能够攻打。應該首先占據一方，作爲關中的基地，然後再積蓄力量攻打，這是上策。"慕容德纔停止攻城的計謀。慕容德的右衛將軍慕容雲殺了李辯，率領將士的二萬多家屬衝出了滑臺城，三軍歡慶。慕容德和大家一起商議說："苻廣雖然被平定了，但撫軍進退兩難，進有强大的敵人，退又没有安身的地方，諸位有何良策?"張華進言說："彭城這個地方有山川阻隔，是楚國的舊都，地形險要，人口衆多，可以攻打占領其地，作爲發展的基地。"慕容鍾、慕輿護、封逞、韓諄等堅決勸慕容德攻打滑臺，潘聰說："滑臺四通八達，不是帝王長住的地方。而且北邊和强大的魏相通，西邊和强盛的秦接連，這兩個國家，都不是可以高枕無憂來對待的。彭城地廣人稀，地平而没有險要之處，又是晋的舊鎮，一定會受到抵抗。又和江、淮靠近，水路通達，秋夏連日大雨，千里之地變成了湖泊。而且水戰是我國的短處，是吴國的長處，即使攻下了彭城，也不是長久之計。青、齊土地肥沃，號稱'東秦'，土地方圓二千里，人口超過十萬户，四面險要，背靠大海，可以說是用武之地。三齊的豪傑，立志以待，誰不想得遇聖明的君主建立功業！廣固是曹嶷營建的，山川險峻，足以作爲帝王之都。最好先派一個能言善辯的人飛速前去游說，然後大軍跟着前進。辟閭渾從前辜負過國家的恩德，現在一定會翻然悔悟。如果他還是堅持錯誤不歸順，大軍到達之時，他們自然土崩瓦解。占據廣固以後，閉關而養精蓄鋭，伺機而動，這也是像二漢占據了關中、河内地區。"慕容德猶豫不决。和尚朗公素來懂得通過觀察天象變化來預測吉凶，慕容德於是去拜訪他。朗公說："我恭敬地看了這三個策略，潘尚書的言論可以說是興邦之術。今年初，長星在奎宿婁宿之間出現，進而掃過虚宿危宿，而虚危二

私掠，百姓安之，牛酒屬路。

宿對應齊地，是除舊布新之象。應當首先平定魯地，巡撫琅邪，等到秋風當令，然後轉向北到達齊地，這是天道。”慕容德非常高興，帶領軍隊向南走，兖州北部邊界各縣全都投降，慕容德設置地方官吏安撫他們。慕容德訪問當地的老年人，軍隊没有搶掠的，老百姓感到平安，犒勞慕容德的牛和酒絡繹不絶。

德遣使喻齊郡太守辟閭渾，渾不從，遣慕容鍾率步騎二萬擊之。德進據琅邪，徐、兖之士附者十餘萬，自琅邪而北，迎者四萬餘人。德進寇莒城，守將任安委城而遁，以潘聰鎮莒城。鍾傳檄青州諸郡曰："隆替有時，義列昔經；困難啓聖，事彰中籙。是以宣王龍飛於危周，光武鳳起於絶漢，斯蓋曆數大期，帝王之興廢也。自我永康多難，長鯨逸網，華夏四分，黎元五裂。逆賊辟閭渾父蔚，昔同段龕阻亂淄川，太宰東征，剿絶凶命。渾於覆巢之下，蒙全卵之施，曾微犬馬識養之心，復襲凶父樂禍之志，盜據東秦，遠附吴、越，割剥黎元，委輸南海。皇上應期，大命再集，矜彼營丘，暫阻王略，故以七州之衆二十餘萬，巡省岱宗，問罪齊、魯。昔韓信以裨將伐齊，有征無戰；耿弇以偏軍討步，克不移朔。況以萬乘之師，掃一隅之寇，傾山碎卵，方之非易。孤以不才，忝荷先驅，都督元戎一十二萬，皆烏丸突騎，三河猛士，奮劍與夕火争光，揮戈與秋月競色。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衆戰，何敵不平！昔竇融以河西歸漢，榮被於後裔；彭寵盜逆漁陽，身死於奴僕。近則曹嶷跋扈，見擒於後趙；段龕干紀，取滅於前朝。此非古今之吉凶，已然之成敗乎？渾若先迷後悟，榮寵有加。如其敢抗王師，敗滅必無遺燼。稷下之雄，岱北之士，有

慕容德派人勸導齊郡太守辟閭渾，辟閭渾不聽從，慕容德派慕容鍾率領二萬步兵騎兵攻打辟閭渾。慕容德進據琅邪，徐、兖兩州有十多萬人歸附，從琅邪而北，有四萬多人迎接。慕容德前進攻打莒城，守城的將領任安放棄城邑逃跑，慕容德讓潘聰鎮守莒城。慕容鍾把檄文傳發到青州各郡，檄文説："興衰有時，大義陳述在從前的經典中；艱難的處境能啓發聖賢，事情都明寫在内藏的符命之書中。所以周宣王在周朝危急的時候興起，光武帝在漢朝衰絶的時刻興起，這是曆數生死，帝王的興廢。自從我朝永康多災多難，巨寇逃脱羅網，華夏四分五裂，百姓流離無主。逆賊辟閭渾的父親辟閭蔚，從前就和段龕在淄川叛亂，太宰東征，消滅了惡運。辟閭渾在覆巢之下，承蒙了全卵的恩惠，竟然没有犬馬報恩之心，又承襲他父親想要作亂，盜據了東秦，遠附吴、越，殘害百姓，會集南海。皇上順應期運，天命再集，他依恃營丘，暫時阻礙了君王的策略，所以君王率領七州的二十多萬軍隊，巡行視察岱宗，向齊、魯問罪。當年韓信用副將攻伐齊地，征討不需大戰；耿弇用偏軍討伐張步，取勝没用一月時間。何況皇帝的軍隊，掃蕩一個小地方的賊寇，以山碎卵，也難以相比。孤没有德才，愧充先鋒，統領十二萬軍隊，全都是烏丸的驍騎，三河的猛士，舞長劍和夕陽争光，揮戈和秋月比色。用這樣的軍隊攻打城池，什麼樣的城池攻不下來；用這樣的軍隊打仗，什麼樣的敵人不能降服！從前竇融以河西歸附漢朝，榮寵流傳到子孫後代；彭寵在漁陽叛逆，自己被奴僕殺死。新近的事，有曹嶷驕横强暴，被後趙擒獲；段龕違犯法紀，被前朝消滅。這不是古今的吉凶，已有的成敗嗎？辟閭渾如果是先前迷惑，現

能斬送渾者，賞同佐命。脱履機不發，必玉石俱摧。”渾聞德軍將至，徙八千餘家入廣固。諸郡皆承檄降于德。渾懼，將妻子奔于魏。德遣射聲校尉劉綱追斬於莒城。渾參軍張瑛常與渾作檄，辭多不遜。及此，德擒而讓之。瑛神色自若，徐對曰：“渾之有臣，猶韓信之有蒯通。通遇漢祖而蒙恕，臣遭陛下而嬰戮，比之古人，竊爲不幸。防風之誅，臣實甘之，但恐堯、舜之化未弘於四海耳。”德初善其言，後竟殺之。德遂入廣固。

在醒悟，就可以榮寵有加。如果膽敢抗拒皇上的軍隊，必然被斬盡殺絶。稷下的英雄，岱北的壯士，有能够殺死辟閭渾并送來的，能得到和佐命之臣那樣的獎賞。假如時機到來還不改變，一定會玉石俱焚。”辟閭渾聽説慕容德的軍隊將要到來，就把八千多户遷進廣固。各郡都在接到檄文後向慕容德投降。辟閭渾很害怕，帶着妻子兒女投奔魏。慕容德派射聲校尉劉綱追趕辟閭渾，在莒城追上并殺了他。辟閭渾的參軍張瑛常給辟閭渾作檄文，文辭大多傲慢。這時，慕容德俘獲并責駡他。張瑛神色自若，從容地回答説：“辟閭渾有了我，就像韓信有了蒯通。蒯通碰到漢高祖後得到了寬恕，我碰到陛下却受到殺戮，跟古人相比，我認爲是不幸。受到像防風氏那樣的誅殺，我心甘情願，但恐堯、舜那樣的教化不能弘揚四海。”慕容德開始很贊賞他的話，後來終於殺了他。慕容德進入廣固。

三年，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爲建平。設行廟於宫南，遣使奉策告成焉。進慕容鍾爲司徒，慕輿拔爲司空，封孚爲左僕射，慕輿護爲右僕射。遣其度支尚書封愷、中書侍郎封逞觀省風俗，所在大饗將士。以其妻段氏爲皇后。建立學官，簡公卿已下子弟及二品士門二百人爲太學生。

隆安三年，慕容德在南郊僭即皇帝位，大赦，改年號爲建平。在宫廷南設立臨時宗廟，派人拿着策書去報告事成。進升慕容鍾爲司徒，慕輿拔爲司空，封孚爲左僕射，慕輿護爲右僕射。派度支尚書封愷、中書侍郎封逞去觀察風俗得失，大宴將士。立他妻子段氏爲皇后。建立學官，簡選公卿以下子弟和二品士門共二百人爲太學生。

後因宴其群臣，酒酣，笑而言曰：“朕雖寡薄，恭己南面而朝諸侯，在上不驕，夕惕於位，可方自古何等主也?”其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興之聖后，少康、光武之儔也。”德顧命左右賜仲帛千匹。仲以賜多爲讓，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乎！卿飾對非實，故亦以虚言相賞。賞不謬加，何足謝也!”韓範進曰：“臣聞天子無戲言，忠臣無妄對。今日之論，上下相欺，可謂君臣俱失。”德大悦，賜範絹五十匹。自是昌言競進，朝多直士矣。

後來慕容德乘着宴會群臣，喝酒正酣時，笑着説道：“朕雖然德行寡薄，但是莊嚴端正地坐在朝廷上接受諸侯的朝見，在上位却不傲慢，整天爲自己的職責不敢怠慢，可以和自古以來什麽樣的君主相比?”青州刺史鞠仲説：“陛下是中興的聖明君主，是少康、光武帝一類的皇帝。”慕容德回過頭命令侍臣賞賜鞠仲一千匹帛。鞠仲以賞賜太多爲由推讓，慕容德説：“你懂得嘲笑我，我就不懂得嘲笑你嗎！你的回答誇大而不符合實際，所以我也用假話來獎賞你。獎賞并没有錯加到你頭上，哪裏值得推辭呢！”韓範進言説：“我認爲天子無戲言，忠臣無亂答。今天的談論，上下相欺，可以説是君臣都不對。”慕容德非常高

興，賞賜韓範五十匹絹。從此以後人們争着進獻正直有益的言論，朝廷多耿直之士。

德母兄先在長安，遣平原人杜弘如長安問存否。弘曰："臣至長安，若不奉太后動止，便即西如張掖，以死爲效。臣父雄年逾六十，未沾榮貴，乞本縣之禄，以申烏鳥之情。"張華進曰："杜弘未行而求禄，要利情深，不可使也。"德曰："吾方散所輕之財，招所重之死，況爲親尊而可吝乎！且弘爲君迎親，爲父求禄，雖外如要利，内實忠孝。"乃以雄爲平原令。弘至張掖，爲盗所殺，德聞而悲之，厚撫其妻子。

慕容德的母親和哥哥原先在長安，慕容德派平原人杜弘去長安探問他們是否還活着。杜弘説："我到了長安，如果不能知道太后的情況，當即就西去張掖，用死來報效。我的父親杜雄年過六十，還没有得到過榮華富貴，懇請給予本縣的俸禄，用以表達我烏鴉反哺那樣的孝心。"張華進言説："杜弘還没有動身就請求禄利，求取利益之心太重，不能派他去。"慕容德説："我正在散我所看輕的錢財，招致我所看重的效死之士，何況爲了我的母親，能捨不得錢財嗎！況且杜弘爲君主迎接親人，爲父親求取禄利，雖然從表面看來是求取私利，内心却是忠孝。"任命杜雄爲平原令。杜弘到了張掖，被盗賊殺死，慕容德知道後很悲傷，優待撫恤杜弘的妻子兒女。

明年，德如齊城，登營丘，望晏嬰冢，顧謂左右曰："禮，大夫不逼城葬。平仲古之賢人，達禮者也，而生居近市，死葬近城，豈有意乎？"青州秀才晏謨對曰："孔子稱臣先人平仲賢，則賢矣。豈不知高其梁，豐其禮？蓋政在家門，故儉以矯世。存居湫隘，卒豈擇地而葬乎！所以不遠門者，猶冀悟平生意也。"遂以謨從至漢城陽景王廟，宴庶老于申池，北登社首山，東望鼎足，因目牛山而嘆曰："古無不死！"愴然有終焉之志。遂問謨以齊之山川丘陵，賢哲舊事。謨歷對詳辯，畫地成圖。德深嘉之，拜尚書郎。立冶於商山，置鹽官于烏常澤，以廣軍國之用。

第二年，慕容德去齊城，登上營丘，看見了晏嬰之墓，對身邊的人説："根據禮法，大夫不靠近城裏安葬。晏平仲是古代的賢人，是通達禮法的人，但他活着的時候居住在靠近市肆的地方，死後埋葬在城附近，難道有什麽深意嗎？"青州秀才晏謨回答説："孔子稱贊我的先人晏平仲是賢人，那就是賢人了。難道還不懂得增高其屋梁，豐富其禮儀嗎？大概是政令出自大夫之家，所以用儉樸來矯正世俗。活着的時候居住在低下狹小的地方，死後難道還挑選安葬的地方嗎！不遠離家門安葬的原因，仍然是希望人們理解他平生的心志。"慕容德就讓晏謨跟隨自己到了漢城陽景王廟，在申池宴請老人，往北登上社首山，向東看鼎足，注視着牛山感嘆説："自古以來没有不死的人！"悲愴而有死後葬在這裏的心意。接着詢問晏謨關於齊地的山川丘陵，以及賢哲們的舊事。晏謨一一詳細地回答，并在地上畫出了圖。慕容德非常贊賞晏謨，任他爲尚書郎。慕容德在商山安排了鑄造器具的工匠，在烏常澤設置鹽官，用以擴大軍隊和國家的物資供給。

德故吏趙融自長安來，始具母兄凶問。德號慟吐血，因而寢疾。其司

慕容德原來的官員趙融從長安來，説到了慕容德母親和哥哥的死訊。慕容德放聲痛哭以至於

隸校尉慕容達因此謀反，遣牙門皇璆率衆攻端門，殿中帥侯赤眉開門應之。中黄門孫進扶德踰城，隱於進舍。段宏等聞宫中有變，勒兵屯四門。德入宫，誅赤眉等，達懼而奔魏。慕容法及魏師戰于濟北之摽榆谷，魏師敗績。

其尚書韓諄上疏曰："二寇逋誅，國耻未雪，關西爲豺狼之藪，揚、越爲鴟鴞之林，三京社稷，鞠爲丘墟，四祖園陵，蕪而不守，豈非義夫憤嘆之日，烈士忘身之秋。而皇室多難，威略未振，是使長蛇弗翦，封豕假息。人懷憤慨，常謂一日之安不可以永久，終朝之逸無卒歲之憂。陛下中興大業，務在遵養，矜遷萌之失土，假長復而不役，愍黎庶之息肩，貴因循而不擾。斯可以保寧于營丘，難以經措于秦、越。今群凶僭逆，實繁有徒，據我三方，伺國瑕釁。深宜審量虚實，大校成敗，養兵厲甲，廣農積糧，進爲雪耻討寇之資，退爲山河萬全之固。而百姓因秦、晋之弊，迭相蔭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依托城社，不懼熏燒，公避課役，擅爲奸宄，損風毁憲，法所不容。但檢令未宣，弗可加戮。今宜隱實黎萌，正其編貫，庶上增皇朝理物之明，下益軍國兵資之用。若蒙采納，冀裨山海，雖遇商鞅之刑，悦綰之害，所不辭也。"德納之，遣其車騎將軍慕容鎮率騎三千，緣邊嚴防，備百姓逃竄。以諄爲使持節、散騎常侍、行臺尚書，巡郡縣隱實，得蔭户五萬八千。諄公廉正直，所在野次，人不擾焉。

吐血，因而卧病不起。司隸校尉慕容達因此策劃反叛，派牙門皇璆率領軍隊攻打端門，殿中帥侯赤眉打開城門接應。中黄門孫進扶着慕容德越過城墻，躲到孫進房舍裏。段宏等人聽説宫中有變故，就率領軍隊駐守四門。慕容德入宫，殺了侯赤眉等人，慕容達害怕而投奔魏。慕容法和魏的軍隊在濟水北邊的摽榆谷交戰，魏軍被打得大敗。

尚書韓諄上疏説："二寇逃脱了懲罰，國耻還没有洗雪，關西是豺狼聚集的地方，揚、越是鴟鴞集中之處，三京社稷，都成爲廢墟，四祖的陵墓，全都荒蕪不能守衛，這難道不是正義之士悲憤嘆息的日子，有志建立功業的人們忘我爲國的時刻嗎？但是皇室多難，威武還没有施展，使得像大蛇一樣凶狠的人還没有被消滅，像野猪那樣暴烈的惡人苟延殘喘。人人心裏都感到憤慨，常常説一日之安不可以永久，一夕之樂没有一年的憂愁。陛下中興大業，要致力於遵奉養育，哀憐流民之離失土地，准予他們長久地返回不再役使，哀憐百姓卸去他們的負擔，貴在沿守舊法，不加以破壞。這樣，可以在營丘維持安寧，難以對秦、越經營安置。現在凶人反亂，人多地廣，占據在我們的三個方向，窺測着國家的間隙。應該周詳地測度虚實，廣泛地審察成敗，休養軍隊，修煉兵器，擴大農耕，積儲糧食，進可以爲雪耻討寇的資本，退可以使山河穩固。而百姓沿襲秦、晋的弊端，互相庇護，有的是百家合爲一户，有的是千丁共在一籍，依仗勢力，不懼怕懲罰，公然逃避賦税和徭役，隨意爲非作歹，毁壞風俗和法令，國法不能容忍。但是法度還没有廣爲宣示，不能殺戮百姓。現在應該審核百姓，核實他們的户籍，以增加皇朝治理萬物的聖明，同時增加國家和軍隊的資用。如果我的辦法能承蒙采納，希望能有益於荒遠偏僻之地，即使遭受商鞅那樣的刑罰，悦綰那樣的禍患，我也在所不辭。"慕容德采納了韓諄的建議，派車騎將軍慕容鎮率領三千騎兵，沿着邊界嚴密地設防，防備老百姓逃跑。任命韓諄爲使持節、散騎常侍、行臺尚書，巡行到各郡縣進行審核，查得佃客五萬

德大集諸生，親臨策試。既而饗宴，乘高遠矚，顧謂其尚書魯邃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時，接、慎、巴生、淳于、鄒、田之徒，蔭修檐，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劍，恣非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指麾則紅紫成章，俯仰則丘陵生韵。至於今日，荒草頹墳，氣消烟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邃答曰："武王封比干之墓，漢祖祭信陵之墳，皆留心賢哲，每懷往事。陛下慈深二主，澤被九泉，若使彼而有知，寧不銜荷矣！"

先是，妖賊王始聚衆于太山，自稱太平皇帝，號其父爲太上皇，兄爲征東將軍，弟征西將軍。慕容鎮討擒之，斬於都市。臨刑，或問其父及兄弟所在，始答曰："太上皇帝蒙塵於外，征東、征西亂兵所害。惟朕一身，獨無聊賴。"其妻怒之曰："止坐此口，以至於此，奈何復爾！"始曰："皇后！自古豈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國邪！"行刑者以刀鐶築之，仰視曰："崩即崩矣，終不改帝號。"德聞而哂之。

時桓玄將行篡逆，誅不附己者。冀州刺史劉軌、襄城太守司馬休之、征虜將軍劉敬宣、廣陵相高雅之、江都長張誕并内不自安，皆奔於德。於是德中書侍郎韓範上疏曰："夫帝王之道，必崇經略。有其時無其人，則弘濟之功闕；有其人無其時，則英武之志不申。至於能成王業者，惟人時合也。自晋國内難，七載于兹。桓玄

八千人。韓諱公正廉潔，到了哪裏都是在野外住宿，不打擾當地人民。

慕容德大規模地聚集儒生，親自策試。又設宴招待，慕容德登上高處眺望遠方，回過頭對尚書魯邃説："齊、魯一帶本來就多君子，在從前全盛的時代，接、慎、巴生、淳于、鄒、田這批人，避居在長檐之下，面對着清澈的池水，乘着紅漆輪子的華貴車子飛奔，佩帶長劍，隨意發揮像白馬非馬這樣的雄辯，像鄒衍談天那樣的論辯，揮手則紅紫成爲錦章，前俯後仰則丘陵生出韵律。到了今天，荒草頹墳，氣消烟滅，長言千載流傳，能不依然如故！"魯邃回答説："周武王在比干的墳墓上添土，漢高祖祭奠信陵君的墳墓，這都是重視聖賢的人，常常思念他們過去的事迹。陛下比周武王和漢高祖還要仁慈，德澤施到了九泉之下，如果他們地下有知，難道還不感恩戴德！"

在此之前，妖賊王始在泰山聚集人馬，自稱太平皇帝，稱他父親爲太上皇，哥哥爲征東將軍，弟弟爲征西將軍。慕容鎮討伐并擒獲了他，要在都市斬首。在即將行刑的時候，有人問王始他父親和哥哥弟弟在什麽地方，王始回答説："太上皇帝流亡在外，征東將軍、征西將軍被亂軍殺害，惟有朕一人，孤獨没有了依賴。"他的妻子生氣地説："就是因爲你這張嘴，纔到了這一地步，爲什麽又胡説八道！"王始説："皇后！自古以來難道有永不破敗的家，永不滅亡的國嗎！"行刑的人用刀鐶擊打他，他兩眼仰視，説："駕崩就駕崩，永遠不改帝號。"慕容德聽到這件事後笑了。

當時桓玄準備篡權，誅殺不歸附自己的人。冀州刺史劉軌、襄城太守司馬休之、征虜將軍劉敬宣、廣陵相高雅之、江都長張誕都心裏不安，全部投奔了慕容德。慕容德的中書侍郎韓範上疏説："帝王之道，一定是崇尚籌劃和治理。有時機却没有人才，濟世之功就會落空；有人才却没有時機，英武大志就不能伸展。能够成就王業的，是人才和時機都具備。自從晋國内亂，到現在已經七年。桓玄叛亂，比董卓更加暴虐，神怒

逆篡，虐逾董卓，神怒人怨，其殃積矣。可乘之機，莫過此也。以陛下之神武，經而緯之，驅樂奮之卒，接厭亂之機，譬猶聲發響應，形動影隨，未足比其易也。且江、淮南北户口未幾，公私戎馬不過數百，守備之事蓋亦微矣。若以步騎一萬，建雷霆之舉，卷甲長驅，指臨江、會，必望旗草偃，壺漿屬路。跨地數千，衆逾十萬，可以西并强秦，北抗大魏。夫欲拓境開疆，保寧社稷，無過今也。如使後機失會，豪桀復起，梟除桓玄，布惟新之化，遐邇既寧，物無異望，非但建鄴難屠，江北亦不可冀。機過患生，憂必至矣。天與不取，悔將及焉。惟陛下覽之。”德曰：“自頃數纏百六，宏綱暫弛，遂令奸逆亂華，舊京墟穢，每尋否運，憤慨兼懷。昔少康以一旅之衆，復夏配天，况朕據三齊之地，藉五州之衆，教之以軍旅，訓之以禮讓，上下知義，人思自奮，繕甲待釁，爲日久矣。但欲先定中原，掃除逋孽，然後宣布淳風，經理九服，飲馬長江，懸旌隴坂。此志未遂，且韜戈耳。今者之事，王公其詳議之。”咸以桓玄新得志，未可圖，乃止。於是講武於城西，步兵三十七萬，車一萬七千乘，鐵騎五萬三千，周亘山澤，旌旗彌漫，鉦鼓之聲，振動天地。德登高望之，顧謂劉軌、高雅之曰：“昔郤克忿齊，子胥怨楚，終能暢其剛烈，名流千載。卿等既知投身有道，當使無慚昔人也。”雅之等頓首答曰：“幸蒙陛下天覆之恩，大造之澤，存亡繼絶，實在聖時，雖則萬隕，何以上報！”俄聞桓玄敗，德以慕容鎮爲前鋒，慕容鍾爲大都督，配以步卒二萬，騎五千，剋期將發，而德寢疾，於是罷兵。

人怨，他的禍殃已經積累了。可乘之機，没有比現在更適合的了。憑着陛下的神武，規劃這件事情，指揮着樂於奮勇的士兵，乘人民厭惡禍亂的時機，就好像是發出聲音後馬上就有回聲，身形一動影子馬上跟着，還不足以比喻事情的容易。而且江、淮南北的人口不多，公私人馬不過數百，守備之事也很少。如果用一萬騎兵步兵，發動雷霆萬鈞的攻勢，長驅直入，直指江、會，一定會使敵人見我們的戰旗而投降，老百姓犒勞我們的酒食擺滿道路。地方跨越數千里，軍隊超過十萬人，可以向西兼并强秦，向北抵抗大魏。想要開拓邊境，使國家安定，再没有比現在更好的時機了。如果錯過時機，豪傑們再次興起，誅滅了桓玄，推行維新教化，遠近都安定，人們没有其他的想望，不但建鄴難以攻滅，就連江北也没有希望。時機錯過，禍難滋生，憂患一定會到來。天意給與却不去獲取，悔恨就要降臨。希望陛下看我的奏章。”慕容德説：“近來多次遭受厄運，國家綱紀突然廢弛，使得奸逆禍亂華夏，原來的京都成了廢墟，每次遭逢惡運，我都是感到憤憤不平。從前少康用一旅的軍隊，恢復夏朝配享上天，何况朕占據着三齊之地，憑藉着五州之衆，把打仗的本領教給他們，用禮讓的道理引導他們，上下都懂得大義，人人都發奮而起，整軍待機，已經很久。原想先安定中原，掃除逃亡的罪人，然後廣泛傳播淳樸的風氣，治理全國，飲馬長江，在隴坂挂起旌旗。這個志向還没有實現，暫且收起兵器而已。現在的事情，希望各位王公們詳密地討論。”大家都認爲桓玄剛剛得志，不能攻打他，便作罷。於是在城西講習武藝，共有步兵三十七萬，戰車一萬七千乘，騎兵五萬三千，人馬連山，旌旗遍野，鉦鼓聲震天動地。慕容德登上高處察看，回過頭來對劉軌、高雅之説：“當年郤克怨恨齊國，伍子胥怨恨楚國，終於能够伸張其剛毅勇烈，名聲流傳千古。你們既然知曉投身有道明君，應當使自己無愧於古人啊。”高雅之等頓首回答説：“我們有幸承蒙陛下天大的恩情，地大的德澤，存亡斷絶，正在這聖明的時代，我們即使死上一萬次，也不能上報陛

下的恩德！”不久就聽到了桓玄失敗的消息，慕容德任命慕容鎮爲前鋒，慕容鍾爲大都督，用二萬步兵，五千騎兵，限定日期出發，但慕容德恰巧生病，便停止出兵。

初，德迎其兄子超于長安，及是而至。德夜夢其父曰：“汝既無子，何不早立超爲太子？不爾，惡人生心。”寤而告其妻曰：“先帝神明所敕，觀此夢意，吾將死矣。”乃下書以超爲皇太子，大赦境内，子爲父後者人爵二級。其月死，即義熙元年也，時年七十。乃夜爲十餘棺，分出四門，潛葬山谷，竟不知其尸之所在。在位六年，僞謚獻武皇帝。

當初，慕容德派人去長安接他哥哥的兒子慕容超，到現在纔接到。慕容德晚上夢見父親對他説：“你既然没有兒子，爲什麽不及早立慕容超爲太子？不然，惡人就要篡位了。”慕容德醒後告訴他的妻子説：“這是先帝的神明所告，體會這個夢的意思，我就要死了。”於是下詔立慕容超爲皇太子，大赦境内，兒子繼承父親的每人爵升二級。當月，慕容德去世，當時是義熙元年，死時七十歲。連夜做了十多口棺材，分别從四個門抬出，秘密地安葬在山谷裏，最終無人知道他的尸體葬在什麽地方。慕容德在位六年，僞謚獻武皇帝。

# 晋書卷一百二十八

## 載記第二十八

### 慕容超

慕容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苻堅破鄴，以納爲廣武太守，數歲去官，家于張掖。德之南征，留金刀而去。及垂起兵山東，苻昌收納及德諸子，皆誅之，納母公孫氏以耄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决，囚之于郡獄。獄掾呼延平，德之故吏也，嘗有死罪，德免之。至是，將公孫及段氏逃于羌中，而生超焉。年十歲而公孫氏卒，臨終授超以金刀，曰："若天下太平，汝得東歸，可以此刀還汝叔也。"平又將超母子奔于吕光。及吕隆降于姚興，超又隨凉州人徙于長安。超母謂超曰："吾母子全濟，呼延氏之力。平今雖死，吾欲爲汝納其女以答厚惠。"於是娶之。超自以諸父在東，恐爲姚氏所録，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姚紹見而異焉，勸興拘以爵位。召見與語，超深自晦匿，興大鄙之，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痴骨'，妄語耳。"由是得去來無禁。德遣使迎之，超不告母妻乃歸。及至廣固，呈以金刀，具宣祖母臨終之言，德撫之號慟。

慕容超字祖明，是慕容德的哥哥北海王慕容納的兒子。苻堅攻陷鄴城後，任命慕容納爲廣武太守，幾年以後，慕容納辭去官職，在張掖居住下來。慕容德南征時，留下金刀離開了。到了慕容垂在山東起兵時，苻昌把慕容納和慕容德的兒子們都抓捕起來，全殺掉了，慕容納的母親公孫氏因爲年老得以免去一死，慕容納的妻子段氏正在懷孕，没有處决，囚禁在郡獄裏。管理監獄的掾吏呼延平原來是慕容德手下的小吏，曾經犯了死罪，慕容德赦免了他。到了這個時候，呼延平帶着公孫氏和段氏逃到羌人那裏，生下了慕容超。慕容超十歲那年公孫氏死，臨終前把金刀傳給慕容超，并說："如果天下太平，你能够回到東邊去，可以把這把刀歸還你叔叔。"呼延平又帶着慕容超母子投奔吕光。到了吕隆投降姚興時，慕容超又跟着凉州人遷徙到長安。慕容超的母親對慕容超説："我們母子得以保全性命，都是呼延氏出的力。呼延平現在雖然死了，我打算給你把他的女兒娶過來，用以報答呼延平的厚恩。"於是慕容超娶了呼延平的女兒。慕容超因爲自己的叔父都在東邊，擔心被姚興抓起來，就裝瘋行乞。秦人鄙視他，衹有姚紹見到後很驚異，勸姚興用爵位來牽制他。姚興召見慕容超，和他交談，慕容超不露聲色，姚興很鄙視慕容超，對姚紹説："諺話説的'妍皮不裹痴骨'，真是一句荒誕話而已。"於是慕容超能够來去自由。慕容德派人來接慕容超，慕容超不禀告母親妻子就隨人回去了。等到到達了廣固，慕容超出示金刀，把祖母臨終時的話全都對慕容德説了，慕容

超身長八尺，腰帶九圍，精彩秀發，容止可觀。德甚加禮遇，始名之曰超，封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置佐吏。德無子，欲以超爲嗣，故爲超起第於萬春門內，朝夕觀之。超亦深達德旨，入則盡歡承奉，出則傾身下士，於是內外稱美焉。頃之，立爲太子。

德撫摸着金刀，悲痛地號哭。

慕容超身高八尺，腰帶有九圍，神采秀發，形貌舉動優美。慕容德用很高的禮節對待他，開始給他取名叫慕容超，封爲北海王，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設置佐吏。慕容德没有兒子，打算把慕容超作爲繼嗣，在萬春門裏給慕容超建造宅第，整天觀察。慕容超也非常領會慕容德的意思，在家裏時就極意奉事慕容德，在外邊就謙恭對待賢士，於是裏外都誇贊他。不久以後，立爲太子。

及德死，以義熙元年僭嗣僞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太上。尊德妻段氏爲皇太后。以慕容鍾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慕容法爲征南、都督徐兗揚南兗四州諸軍事，慕容鎮加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封孚爲太尉，鞠仲爲司空，潘聰爲左光禄大夫，封嵩爲尚書左僕射，自餘封拜各有差。後又以鍾爲青州牧，段宏爲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爲武衛將軍、領屯騎校尉，內參政事。封孚言於超曰："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鍾，國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戚懿望，親賢具瞻。正應參翼百揆，不宜遠鎮方外。今鍾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新即位，害鍾等權逼，以問五樓。五樓欲專斷朝政，不欲鍾等在內，屢有間言，孚説竟不行。鍾、宏俱有不平之色，相謂曰："黄犬之皮恐當終補狐裘也。"五樓聞之，嫌隙漸遘。

到慕容德死後，慕容超在義熙元年僭繼僞位，大赦境內，改元叫太上。尊崇慕容德的妻子段氏爲皇太后。任命慕容鍾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任命慕容法爲征南、都督徐州兗州揚州南兗州四州諸軍事，慕容鎮加任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任命封孚爲太尉，鞠仲爲司空，潘聰爲左光禄大夫，封嵩爲尚書左僕射，其餘人封授官爵各有不同。後來又任命慕容鍾爲青州牧，段宏爲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爲武衛將軍、兼領屯騎校尉，內參政事。封孚對慕容超説："臣下聽説太子、母弟、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這五種人不應在邊地戍守，出身賤、年輩小、關係遠、資歷淺、地位低的這五類低微人物不應在朝廷供職。慕容鍾是國家的宗臣，社稷的靠山；段宏是有着美好聲望的外戚，親賢的人們都瞻仰他。這兩個人正應該參與和協助處理國家政事，不宜到遠方去鎮管邊遠地區。現在慕容鍾等人外出邊遠的地方，公孫五樓在朝廷裏輔助國政，臣下私下裏感到不安。"慕容超剛即位，害怕慕容鍾的權勢大自己受到威脅，就拿這件事去問公孫五樓，公孫五樓想專斷朝政，不想讓慕容鍾等人在朝廷裏，多次説了離間的話，封孚的意見到底没有采納。慕容鍾、段宏都有不平的神色，互相交談説："黄狗皮恐怕終究會補狐裘。"公孫五樓聽到了這句話後，和他們二人的仇怨漸漸地産生了。

初，超自長安行至梁父，慕容法時爲兗州，鎮南長史悦壽還謂法曰："向見北海王子，天資弘雅，神爽高邁，始知天族多奇，玉林皆寶。"法

當初，慕容超從長安到達梁父，慕容法當時爲兗州牧，鎮南長史悦壽從梁父回來對慕容法説："我前幾天見到了北海王的兒子，他天資高雅，神采不凡，纔知道皇族裏多奇人，仙境中的

曰："昔成方遂詐稱衛太子，人莫辯之，此復天族乎？"超聞而恚恨，形于言色。法亦怒，處之外館，由是結憾。及德死，法又不奔喪，超遣使讓焉。法常懼禍至，因此遂與慕容鍾、段宏等謀反。超知而徵之，鍾稱疾不赴，於是收其黨侍中慕容統、右衛慕容根、散騎常侍段封誅之，車裂僕射封嵩於東門之外。西中郎將封融奔于魏。

森林全都是珍寶。"慕容法說："當年成方遂假稱衛太子，没有人能够分辨真假，這還是皇族嗎？"慕容超聽到了，很怨恨慕容法，在言談臉色上都顯現了出來。慕容法也很憤怒，把慕容超安置在客舍裏，因此二人結怨。到了慕容德死時，慕容法又不奔喪，慕容超派人去譴責慕容法。慕容法常常害怕災禍到來，因此就和慕容鍾、段宏等人謀反。慕容超知道後徵召他們，慕容鍾稱病不來，於是慕容超把他們的同黨侍中慕容統、右衛慕容根、散騎常侍段封抓起來殺了，在東門外車裂了僕射封嵩。西中郎將封融投奔魏。

超尋遣慕容鎮等攻青州，慕容昱等攻徐州，慕容凝、韓範攻梁父。昱等攻莒城，拔之，徐州刺史段宏奔于魏。封融又集群盗襲石塞城，殺鎮西大將軍餘鬱，青土振恐，人懷異議。慕容凝謀殺韓範，將襲廣固。範知而攻之，凝奔梁父。範并其衆，攻梁父克之，凝奔姚興，慕容法出奔于魏。慕容鎮克青州，鍾殺其妻子，爲地道而出，單馬奔姚興。

慕容超不久以後就派慕容鎮等人攻打青州，慕容昱等人攻打徐州，慕容凝、韓範攻打梁父。慕容昱等進攻莒城，攻了下來，徐州刺史段宏投奔魏。封融又招集盗賊們襲擊石塞城，殺死了鎮西大將軍餘鬱，青州一帶的人都很害怕，人人心裏有着别的想法。慕容凝策劃殺死韓範，準備襲擊廣固。韓範知道了，攻打慕容凝，慕容凝逃往梁父。韓範兼并了慕容凝的軍隊，攻打梁父，攻陷了，慕容凝投奔姚興，慕容法出逃魏。慕容鎮攻克青州，慕容鍾殺了自己的妻子兒女，挖地道出了青州，獨自騎馬投奔姚興。

于時超不恤政事，畋游是好，百姓苦之。其僕射韓諄切諫，不納。超議復肉刑、九等之選，乃下書於境内曰："陽九數纏，永康多難。自北都傾陷，典章淪滅，律令法憲，靡有存者。綱理天下，此焉爲本，既不能導之以德，必須齊之以刑。且虞舜大聖，猶命咎繇作士，刑之不可已已也如是！先帝季興，大業草創，兵革尚繁，未遑修制。朕猥以不德，嗣承大統，撫御寡方，至蕭墻釁發，遂戎馬生郊，典儀寖廢。今四境無虞，所宜修定，尚書可召集公卿。至如不忠不孝若封嵩之輩，梟斬不足以痛之，宜致烹轘之法，亦可附之律條，納以大辟之科。肉刑者，乃先聖之經，不刊之典，漢文易之，輕重乖度。今犯罪

當時慕容超不關心政事，喜愛出游圍獵，百姓深受其害。他的僕射韓諄直言極諫，慕容超不采納。慕容超打算恢復肉刑和九等官制，就在境内頒布詔令說："厄運多次糾纏，永康多災多難。自從北都陷落，典章制度都淪滅了，律令法制，没有存留下來的。治理天下，這是根本，既然不能憑藉道德來誘導百姓，就必須用刑罰來整肅。況且像虞舜這樣的大聖人，還命令咎繇來擔當官吏，刑罰就是如此地不可以廢棄！先帝復興，大業草創，戰爭還很多，來不及修制法典。朕愧無德行，繼承帝位，安撫控制缺少良策，致使兄弟殘殺紛争，終於使戰争在郊野産生，典章禮儀廢棄。現在四面邊境上没有憂患，應該修定法典，尚書可召集公卿議定。至於像封嵩這種不忠不孝的人，斬首示衆也不足以表達對他的痛恨之情，應該給他使用烹煮和車裂的刑法，也可以附在法令條文裏，收在死刑的條目下。肉刑是古代聖人

彌多，死者稍衆。肉刑之于化也，濟育既廣，懲慘尤深，光壽、建興中二祖已議復之，未及而晏駕。其令博士已上參考舊事，依《呂刑》及漢、魏、晋律令，消息增損，議成燕律。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孔子曰：'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轘裂之刑，烹煮之戮，雖不在五品之例，然亦行之自古。渠彌之轘，著之《春秋》；哀公之烹，爰自中代。世宗都齊，亦愍刑罰失中，咨嗟寢食。王者之有刑糾，猶人之左右手焉。故孔子曰：'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是以蕭何定法令而受封，叔孫通以制儀爲奉常。立功立事，古之所重。其明議損益，以成一代準式。周漢有貢士之條，魏立九品之選，二者孰愈，亦可詳聞。"群下議多不同，乃止。

的常典，不能改動的，漢文帝改動了以後，輕重失度。現在犯罪的人更多，死的人也逐漸衆多。肉刑對於教化，救濟撫育廣泛，懲處尤其嚴，光壽、建興時烈祖世祖已經考慮恢復，還没有來得及實施就去世了。命令博士以上的人參考以往的事情，依照《呂刑》以及漢、魏、晋的法律，進行增加或減少，商議成定《燕》律。五刑的種類有三千，而犯罪没有比不孝更大的了。孔子説："非聖人的人没有法律，非孝敬的人没有親人，這是大亂的做法。"車裂和烹煮這兩種刑戮雖不在五品的條例裏，但也是自古就已實行了。渠彌的車裂是明寫在《春秋》上的；哀公的烹刑，來自中世。世宗在齊地建都，也哀傷刑罰失中，睡覺吃飯時都在嘆息。帝王有了刑法，就好像人有了左右手。所以孔子説：'刑罰不得當，老百姓就連一舉一動都不知道該怎麽辦。'所以蕭何制定法令受到了封賞，叔孫通因爲制作禮儀爲奉常。建立功業是自古以來就看重的。希望大家明白地商議條令的增減，用以制定出一代良法。周朝漢朝有貢士一條，魏建立了九品的選拔制度，這兩者哪一個更好，也可以詳細地上奏。"群臣的意見大多數不同意，纔作罷。

超母妻既先在長安，爲姚興所拘，責超稱藩，求太樂諸伎，若不可，使送吴口千人。超下書遣群臣詳議。左僕射段暉議曰："太上囚楚，高祖不迴。今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而降統天之尊。又太樂諸伎皆是前世伶人，不可與彼，使移風易俗，宜掠吴口與之。"尚書張華曰："若侵掠吴邊，必成鄰怨。此既能往，彼亦能來，兵連禍結，非國之福也。昔孫權重黎庶之命，屈己以臣魏；惠施惜愛子之頭，捨志以尊齊。况陛下慈德在秦，方寸崩亂，宜暫降大號，以申至孝之情。權變之道，典謨所許。韓範智能迴物，辯足傾人，昔與姚興俱爲秦太子中舍人，可遣將命，降號修和。所謂屈于一人之下，申于

慕容超的母親妻子原先在長安，被姚興拘禁，姚興要慕容超向他稱藩國，索求太樂的歌舞女，如果不行，就派人送來一千名吴國的人。慕容超下詔令大臣們周詳地商議這件事。左僕射段暉商議説："太上皇被楚霸王囚禁，漢高祖也不改變主意。現在陛下繼承了帝位，不應該因爲自己親屬的緣故降低了皇帝的尊嚴。再説太樂的歌舞女子都是前代的伶人，不能給他們，使他們移風易俗，最好是搶掠吴國的人給他們。"尚書張華説："如果侵掠吴國邊境，一定會構成鄰國的怨恨。我們這邊既然能去侵犯他們，他們那邊也能來侵犯我們，戰禍不斷，不是國家的福祉。從前孫權以百姓的性命爲重，委屈自己臣服魏國；惠施憐惜愛子的性命，捨棄自己的志向去尊崇齊國。何况陛下母親還在秦國，方寸已亂，應該暫且降低尊號，用以表明至誠的孝心。權變之道，是經典所稱許的。韓範這個人智謀能够改易情

萬人之上也。”超大悦曰：“張尚書得吾心矣。”使範聘于興。及至長安，興謂範曰：“封愷前來，燕王與朕抗禮。及卿至也，款然而附。爲依《春秋》以小事大之義？爲當專以孝敬爲母屈也？”範曰：“周爵五等，公侯異品，小大之禮，因而生焉。今陛下命世龍興，光宅西秦，本朝主上承祖宗遺烈，定鼎東齊，中分天曜，南面并帝。通聘結好，義尚廉冲，便至矜誕，苟折行人，殊似吴、晋争盟，滕薛競長，恐傷大秦堂堂之盛，有損皇燕巍巍之美，彼我俱失，竊未安之。”興怒曰：“若如卿言，便是非爲大小而來。”範曰：“雖由大小之義，亦緣寡君純孝過于重華，愿陛下體敬親之道，霈然垂愍。”興曰：“吾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今不及矣。”於是爲範設舊交之禮，申叙平生，謂範曰：“燕王在此，朕亦見之，風表乃可，於機辯未也。”範曰：“大辯若訥，聖人美之，况爾日龍潛鳳戢，和光同塵，若使負日月而行，則無繼天之業矣。”興笑曰：“可謂使乎延譽者也。”範承間逞説，姚興大悦，賜範千金，許以超母妻還之。慕容凝自梁父奔于姚興，言于興曰：“燕王稱藩，本非推德，權爲母屈耳。古之帝王尚興師徵質，豈可虚還其母乎！母若一還，必不復臣也。宜先制其送伎，然後歸之。”興意乃變，遣使聘于超。超遣其僕射張華、給事中宗正元入長安，送太樂伎一百二十人于姚興。興大悦，延華入宴。酒酣，樂作，興黄門侍郎尹雅謂華曰：“昔殷之將亡，樂師歸周；今皇秦道盛，燕樂來庭。廢興之兆，見于此矣。”華曰：“自古帝王，爲道不同，權譎之理，會于功成。故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先與之。’

勢，機辯足以傾倒對方，從前和姚興一起爲秦國的太子中舍人，可以派他去傳話，降低稱號謀求和好。正所謂屈身一人之下，伸於萬人之上。”慕容超非常高興，説：“張尚書明白我的心意啊。”就讓韓範去向姚興通問修好。等到了長安，姚興對韓範説：“以前封愷來時，燕王和朕行對等的禮節。你來了，却款然歸附。是因爲依照《春秋》以小事大的道理，還是因爲專爲孝敬母親而屈身？”韓範説：“周朝的爵位有五等，公侯品位不同，以小事大的禮節因此出現。現在陛下是新興起而聞名的帝王，擁有西秦，本朝主上繼承祖宗遺留的功業，在東齊建立王業，與陛下平分天下，共同稱王稱帝。燕王與陛下修好，崇尚謙讓的大義，如果狂妄自大，隨意折辱使節，就很像吴、晋争當盟主，滕、薛争做高位，恐怕傷害了大秦的堂堂威名，有損皇燕巍巍之美，雙方都無益，我對此感到不安。”姚興生氣地説：“如果像你説的那樣，就并不是因爲以小事大而來的了。”韓範説：“雖然因爲以小事大的道理，也因爲我們君主純篤的孝心超過了虞舜，希望陛下體察孝敬親人的道理，多多施予憐憫。”姚興説：“我長久不見賈生，自以爲超過他，現在看來比不上了。”於是給韓範安排老朋友的禮節，暢叙平生，姚興對韓範説：“燕王在這裏的時候，朕也曾見過他，他儀表風度還可以，在機敏明辯方面不怎麽樣。”韓範説：“大辯若訥，這是聖人贊美的，何况當時燕王還没有做皇帝，正處在等待時機的時候，和光同塵，如果在日月下坦然而行，就不會承繼大業了。”姚興笑着説：“你可以説是來播揚贊譽的。”韓範乘機游説，姚興非常高興賜韓範千金，答應把慕容超的母親和妻子歸還。慕容凝從梁父來投奔姚興，對姚興説：“燕王稱藩，本意并不是擁戴高德明君，僅是權且爲了母親的緣故屈身而已。古代的帝王尚且要發動軍隊去索取人質，怎麽能白白地歸還他母親！他母親一回去，慕容超一定不再稱臣了。應該先命令他把伎人送來，然後再歸還他母親。”姚興於是就改變了主意，派使者向慕容超通問致意。慕容超派他的僕射張華、給事中宗正元去長安，送

今總章西入，必由余東歸，禍福之驗，此其兆乎！”興怒曰：“昔齊楚競辯，二國連師。卿小國之臣，何敢抗衡朝士！”華遜辭曰：“奉使之始，實願交歡上國，上國既遺小國之臣，辱及寡君社稷，臣亦何心，而不仰酬！”興善之，于是還超母妻。

給姚興太樂伎一百二十人。姚興很高興，設宴接待張華。酒酣以後，歌舞開始，姚興的黄門侍郎尹雅對張華説：“想當年殷朝將要滅亡的時候，樂師歸了周；現在皇秦道德興盛，燕樂來到了宫庭。衰敗興旺的徵兆，在這一點上就看出來了。”張華説：“自古以來的帝王們，爲道各有不同，機巧詭詐的道理，都是在於成就功業。所以老子説：‘準備占有它，一定要先放棄它。’現在總章西入長安，一定會像由余一樣回東去，禍福的效驗，這就是徵兆吧！”姚興憤怒地説：“從前齊楚二國互相争辯，導致了連年交戰。你是小國的臣子，怎麽敢和朝士頂撞！”張華謙遜地説：“當初我奉命出使的時候，實在是希望和上國結好，上國既然遺棄小國的臣子，污辱我們的國君和國家，下臣還能有什麽心思，竟然不和你們酬答幾句！”姚興很贊賞他，於是歸還了慕容超的母親和妻子。

義熙四年，追尊其父爲穆皇帝，立其母段氏爲皇太后，妻呼延氏爲皇后。祀南郊，將登壇，有獸大如馬，狀類鼠而色赤，集于圓丘之側，俄而不知所在。須臾大風暴起，天地晝昏，其行宫羽儀皆振裂。超懼，密問其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奸臣，誅戮賢良，賦斂繁多，事役殷苦所致也。”超懼而大赦，譴責公孫五樓等。俄而復之。是歲廣固地震，天齊水涌，井水溢，女水竭，河濟凍合，而澠水不冰。

義熙四年，慕容超追尊父親爲穆皇帝，立母親段氏爲皇太后，立妻子呼延氏爲皇后。在南郊祭祀，準備登上祭壇的時候，有一些像馬那麽大，樣子像是老鼠却是紅色的野獸，聚集在祭壇的邊上，一會兒就不知道到哪裏去了。不一會兒，大風突起，天地昏黑，行宫裏的羽儀全都振裂。慕容超很害怕，暗中詢問太史令成公綏，成公綏回答説：“這是陛下親信和任用奸臣，殺害賢良，賦斂繁多，戰争徭役太艱苦所造成的。”慕容超害怕而大赦天下，譴責公孫五樓等人。不久又恢復了老樣子。這一年廣固地震，天齊發洪水，井水溢滿，女水枯竭，黄河濟水河面上都結冰封凍，但是澠水不結冰。

超正旦朝群臣于東陽殿，聞樂作，嘆音佾不備，悔送伎于姚興，遂議入寇。其領軍韓諄諫曰：“先帝以舊京傾没，戢翼三齊，苟時運未可，上智輟謀。今陛下嗣守成規，宜閉關養士，以待賦釁，不可結怨南鄰，廣樹仇隙。”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于是遣其將斛穀提、公孫歸等率騎寇宿豫，陷之，執陽平太守劉千

慕容超正月初一那天在東陽殿大聚群臣，聽到歌舞聲響了起來，嘆息樂舞不齊備，後悔把伎人送給了姚興，於是商議入侵。領軍韓諄勸諫説：“先帝因爲舊京淪喪，隱匿在三齊，假如時運不許可，上智的人不考慮采取行動。現在陛下恪守成規，應該關起國門休養將士，用以等待天賜機會，不能和南方鄰國結怨，廣泛樹立仇敵。”慕容超説：“我主意已定，不和你廢話了。”於是派大將斛穀提、公孫歸等人率領騎兵入侵宿豫，

載、濟陰太守徐阮，大掠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太樂教之。

攻陷了，抓獲了陽平太守劉千載、濟陰太守徐阮，大肆搶掠後離開。簡選二千五百名男女，交給太樂去教歌舞。

時公孫五樓爲侍中、尚書，領左衛將軍，專總朝政，兄歸爲冠軍、常山公，叔父積爲武衛、興樂公。五樓宗親皆夾輔左右，王公内外無不憚之。

當時公孫五樓爲侍中、尚書，兼領左衛將軍，專擅朝政，他哥哥公孫歸爲冠軍、常山公，叔父公孫積爲武衛、興樂公。公孫五樓的宗族兄弟都在慕容超左右輔助國政，王公内外没有不懼怕公孫五樓的。

超論宿豫之功，封斛穀提等并爲郡、縣公。慕容鎮諫曰："臣聞縣賞待勛，非功不侯。今公孫歸結禍延兵，殘賊百姓，陛下封之，得無不可乎！夫忠言逆耳，非親不發。臣雖庸朽，忝國戚藩，輒盡愚款，惟陛下圖之。"超怒，不答，自是百僚杜口，莫敢開言。

慕容超論攻打宿豫的功勞，斛穀提等人全都封郡、縣公。慕容鎮進諫說："臣下聽説出具賞格等待有功勛的人，没有功績的人得不到封侯。現在公孫歸引起災禍，交兵打仗，殘害百姓，陛下封賞他，這大概不行吧！忠言逆耳，不是親近的人不會説出來。臣下雖然愚昧衰朽，但是忝爲國戚藩王，就要竭盡我的忠誠，希望陛下考慮我的話。"慕容超很生氣，不作回答，從此以後百官都不開口，不敢再説什麼話。

尚書都令史王儼諂事五樓，遷尚書郎，出爲濟南太守，入爲尚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

尚書都令史王儼諂媚公孫五樓，官升尚書郎，出任濟南太守，後入任尚書左丞，當時的人們給他評論説："想要封侯，侍奉五樓。"

又遣公孫歸等率騎三千入寇濟南，執太守趙元，略男女千餘人而去。劉裕率師將討之，超引見群臣于東陽殿，議距王師。公孫五樓曰："吴兵輕果，所利在戰，初鋒勇鋭，不可争也。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鋭氣。可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絶其糧運，别敕段暉率兗州之軍，緣山東下。腹背擊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粟苗，使敵無所資。堅壁清野，以待其釁，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下策也。"超曰："京都殷盛，户口衆多，非可一時入守。青苗布野，非可卒芟。設使芟苗城守，以全性命，朕所不能。今據五州之强，帶山河之固，戰車萬乘，鐵馬萬群，縱令過峴，至

慕容超又派公孫歸等人率領三千騎兵入侵濟南，抓住了太守趙元，搶掠了一千多男女後離開。劉裕準備率領軍隊討伐慕容超，慕容超在東陽殿召見群臣，商討抵抗帝王的軍隊。公孫五樓説："吴兵輕疾果決，利於戰鬥，剛開始的時候鋒芒勇猛鋭利，不能和他們較量。應該占據大峴，不讓他們進來，和他們拖延時間，敗壞他們的鋭氣。然後可以慢慢地挑選二千名精鋭騎兵，沿着海邊向南前進，斷絶他們的糧草運輸，另外命令段暉率領兗州的軍隊沿着山坡向東邊攻下來，在他們的腹背上猛擊，這是上策。命令各地長官憑恃險阻固守，計算好要儲存的物資之外，其餘的全都燒掉，鏟除地裏的莊稼，讓敵人没有供給。堅壁清野，等待時機，這是中策。把盜賊放進大峴，我們出城迎戰，這是下策。"慕容超説："京都地方殷富，人口衆多，不能立即入駐守備。青苗遍布田野，不能全都鏟除。假使用鏟除禾苗來守住都城，用以保全性命，朕做不到。

于平地，徐以精騎踐之，此成擒也。”賀賴盧苦諫，不從，退謂五樓曰：“上不用吾計，亡無日矣。”慕容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用馬爲便，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貽窘逼。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關，終屈于韓信；諸葛瞻不據束馬之嶮，卒擒于鄧艾。臣以爲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超不從。鎮出，謂韓諄曰：“主上既不能芟苗守嶮，又不肯徙人逃寇，酷似劉璋矣。今年國滅，吾必死之，卿等中華之士，復爲文身矣。”超聞而大怒，收鎮下獄。乃攝莒、梁父二戍，修城隍，簡士馬，畜鋭以待之。

現在我們占據了五州的地盤，有山河的堅固，有戰車萬乘，鐵馬萬群，即使讓敵人越過大峴，到了平地，我們慢慢地用精鋭的騎兵去攻打他們，他們就會成爲俘虜。”賀賴盧苦苦規諫，慕容超不聽，賀賴盧退出來後對公孫五樓説：“皇上不用我的計策，眼看就要滅亡了。”慕容鎮説：“如果像聖旨説的那樣，就必須在平原上使用戰馬爲便，應該出大峴迎戰，就算打不赢，還能退守。不應該把敵人放進大峴，自找窘逼。當年成安君没有守住井陘關，終於被韓信降服；諸葛瞻不占據險隘之處，終於被鄧艾擒獲。臣下認爲天時不如地利，固守大峴，這是上策。”慕容超不聽。慕容鎮出來後，對韓諄説：“主上既不能鏟除青苗，堅守要隘，又不願意遷徙人口躲避敵寇，真像劉璋。今年國家滅亡，我一定會爲此而死，你們這些中華男兒，又要像吴越人一樣紋身了。”慕容超聽到這些話後非常生氣，把慕容鎮抓起來關進監獄。慕容超接着就聚集了莒、梁父兩處的守兵，修築城壕，簡選兵馬，養精蓄鋭等待敵人的到來。

其夏，王師次東莞，超遣其左軍段暉、輔國賀賴盧等六將步騎五萬，進據臨朐。俄而王師度峴，超懼，率卒四萬就暉等于臨朐，謂公孫五樓曰：“宜進據川源，晋軍至而失水，亦不能戰矣。”五樓馳騎據之。劉裕前驅將軍孟龍符已至川源，五樓戰敗而返。裕遣諮議參軍檀韶率鋭卒攻破臨朐，超大懼，單騎奔段暉于城南。暉衆又戰敗，裕軍人斬暉。超又奔還廣固，徙郭内人入保小城，使其尚書郎張綱乞師于姚興。赦慕容鎮，進録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引見群臣，謝之曰：“朕嗣奉成業，不能委賢任善，而專固自由，覆水不收，悔將何及！智士逞謀，必在事危，忠臣立節，亦在臨難，諸君其勉思六奇，共濟艱運。”鎮進曰：“百姓之心，係于一人。陛下既躬率六軍，身先奔敗，

那年夏天，劉裕的部隊進駐在東莞，慕容超派左軍段暉、輔國賀賴盧等六人率領五萬步兵騎兵進據臨朐。不久，帝王的軍隊越過了大峴，慕容超害怕，率領四萬士兵到臨朐去向段暉等人靠攏，對公孫五樓説：“應該進據川源，晋軍到來以後没有水，也就無法打仗了。”公孫五樓率領騎兵飛速地去占領川源。劉裕的前驅將軍孟龍符已經到達川源，公孫五樓大敗而回。劉裕派諮議參軍檀韶率領精鋭兵馬攻破了臨朐，慕容超非常害怕，獨自騎馬逃到城南段暉那裏。段暉的軍隊又戰敗，劉裕的部隊殺了段暉。慕容超又逃回廣固，把外城裏的人都遷入小城裏固守，派他的尚書郎張綱向姚興請求援兵。放了慕容鎮，進升録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慕容超召見群臣，對慕容鎮謝罪説：“朕繼承先人創建的大業，没有能够任用賢良，却剛愎自用，倒出去的水已經收不回來了，後悔莫及！有才智的人們施展謀略，一定是在事情危急的時候，忠臣樹立節操，是在面臨災難的時刻，希望諸君盡力想出奇計，共同

群臣解心，士庶喪氣，内外之情，不可復恃。如聞西秦自有内難，恐不暇分兵救人，正當更决一戰，以争天命。今散卒還者，猶有數萬，可悉出金帛、宫女，餌令一戰。天若相我，足以破賊。如其不濟，死尚爲美，不可閉門坐受圍擊。"司徒慕容惠曰："不然。今晋軍乘勝，有陵人之氣，敗軍之將，何以禦之！秦雖與勃勃相持，不足爲患。且二國連横，勢成唇齒，今有寇難，秦必救我。但自古乞援，不遣大臣則不致重兵，是以趙隸三請，楚師不出；平原一使，援至從成。尚書令韓範德望具瞻，燕秦所重，宜遣乞援，以濟時艱。"于是遣範與王蒲乞師于姚興。

度過艱危。"慕容鎮進言説："百姓的心都在陛下一個人身上。陛下既已親自率領軍隊，自己首先敗陣逃跑，群臣没有了信心，士人庶民都灰心喪氣，内外的形勢已經再也没有憑靠了。如令西秦自己有内患，恐怕來不及分出兵力救援别人，我們正當再决一戰，來争天命。現在回來的散兵還有數萬人，可以把金帛、宫女全都拿出來犒賞大家，以此引導和命令大家去戰鬥。上天如果幫助我們，就足以擊破來賊。如果不成功，死了也值得，不能關起門坐等敵人包圍攻打。"司徒慕容惠説："不然。現在晋軍乘着勝利，氣勢逼人，我們這些敗軍之將，怎麽能够抵禦他們！秦國雖然和勃勃相持，但是還不足爲患。况且秦燕二國聯合抗敵，已經成了唇齒相依的形勢，現在我們有外患，秦國一定會來救援。然而自古以來請求救援，如果不派大臣去就請不來重兵，所以趙國的小臣請了三次，楚國不出兵；平原君一出使，援兵到來而解圍。尚書令韓範道德威望都很高，是燕秦兩國都尊重的人，適宜派去請求救援，用以度過現在的艱難。"於是派韓範和王蒲向姚興請求救兵。

未幾，裕師圍城，四面皆合。人有竊告裕軍曰："若得張綱爲攻具者，城乃可得耳。"是月，綱自長安歸，遂奔于裕。裕令綱周城大呼曰："勃勃大破秦軍，無兵相救。"超怒，伏弩射之，乃退。右僕射張華、中丞封愷并爲裕軍所獲。裕令華、愷與超書，勸令早降。超乃遺裕書，請爲藩臣，以大峴爲界，并獻馬千匹，以通和好，裕弗許。江南繼兵相尋而至。尚書張俊自長安還，又降于裕，説裕曰："今燕人所以固守者，外杖韓範，冀得秦援。範既時望，又與姚興舊昵，若勃勃敗後，秦必救燕，宜密信誘範，啖以重利，範來則燕人絶望，自然降矣。"裕從之，表範爲散騎常侍，遺範書以招之。時姚興乃遣其將姚强率步騎一萬，隨範就其將姚紹于

不久，劉裕的軍隊圍攻廣固城，四邊合圍。有人暗地裏告訴劉裕的軍隊説："如果得到張綱攻城，城市就能攻下來。"當月，張綱從長安回來，就投奔了劉裕。劉裕讓張綱繞着城市大聲呼喊説："勃勃大破秦軍，没有救兵來援救我們了。"慕容超惱怒，用暗箭射他，張綱纔退走。右僕射張華、中丞封愷都被劉裕的軍隊抓獲。劉裕讓張華、封愷寫信給慕容超，勸説慕容超及早投降。慕容超就給劉裕送來一封信，請求讓他做藩臣，以大峴爲邊界，并且進獻一千匹馬，以通和好。劉裕不同意。江南的增援部隊接踵而至。尚書張俊從長安回來，又向劉裕投降，對劉裕説："現在燕人固守的原因，是倚仗在外的韓範，希望得到秦人的救援。韓範既是有聲望的人，又和姚興是舊日好友，如果勃勃被打敗後，秦人一定會來援救燕人，我們應該寫密信引誘韓範，許以重利，韓範一被招來，燕人就會絶望，自然會投降。"劉裕聽從了這個建議，表薦韓範爲散騎

洛陽，并兵來援。會赫連勃勃大破秦軍，興追强還長安。範嘆曰："天其滅燕乎！"會得裕書，遂降于裕。裕謂範曰："卿欲立申包胥之功，何以虚還也？"範曰："自亡祖司空世荷燕寵，故泣血秦庭，冀匡禍難。屬西朝多故，丹誠無效，可謂天喪弊邑而贊明公。智者見機而作，敢不至乎！"翌日，裕將範循城，由是人情離駭，無復固志。裕謂範曰："卿宜至城下，告以禍福。"範曰："雖蒙殊寵，猶未忍謀燕。"裕嘉而不强。左右勸超誅範家，以止後叛。超知敗在旦夕，又弟譚盡忠無貳，故不罪焉。是歲東萊雨血，廣固城門鬼夜哭。

常侍，給韓範書信招引他。當時姚興已經派他的將領姚强率領一萬步兵騎兵隨着韓範去洛陽和將領姚紹聚集，聯合兵力來救援。適逢赫連勃勃大敗秦軍，姚興把姚强追回長安。韓範嘆息説："上天要滅亡燕國了吧！"碰巧韓範這時收到了劉裕的信，就向劉裕投降。劉裕對韓範説："你想立申包胥那樣的功業，爲什麽空着手回來了？"韓範説："自從我亡祖司空以來世代承蒙燕主恩寵，所以我到秦庭裏痛泣求援，希望能挽救燕國於禍難之中。適逢秦多變故，我的赤誠没有收到效果，可以説是上天要滅亡敝國，幫助明公。明智的人見機而動，我豈敢不來呢！"第二天，劉裕帶着韓範繞城巡行，因此燕人人心離散害怕，再也没有固守的心思。劉裕對韓範説："你應該到城下去，把生死禍福告訴慕容超。"韓範説："我雖然承蒙你非同一般的恩寵，但是還不忍心去圖謀燕。"劉裕對此很嘉獎，并不勉强他。身邊的人勸慕容超殺了韓範一家，以防止以後再有叛變的人。慕容超知道馬上就要失敗了，又因爲韓範的弟弟韓譚盡忠不貳，所以并不怪罪。這一年東萊下了血雨，廣固城門晚上有鬼哭聲。

明年朔旦，超登天門，朝群臣于城上，殺馬以饗將士，文武皆有遷授。超幸姬魏夫人從超登城，見王師之盛，握超手而相對泣。韓譚諫曰："陛下遭百六之會，正是勉强之秋，而反對女子悲泣，何其鄙也！"超拭目謝之。其尚書令董鋭勸超出降，超大怒，繫之于獄。于是賀賴盧、公孫五樓爲地道出戰王師，不利。河間人玄文説裕曰："昔趙攻曹嶷，望氣者以爲澠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必自陷。石季龍從之，而嶷請降。後慕容恪之圍段龕，亦如之，而龕降。降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舊基猶在，可塞之。"裕從其言。至是，城中男女患脚弱病者太半。超輦而升城，尚書悦壽言于超曰："天地不仁，助寇爲虐，戰士尪病，日就凋隕，守

第二年正月初一，慕容超登上天門，在城上召見群臣，殺馬犒賞將士，文武百官都有升遷封授。慕容超寵幸的姬妾魏夫人跟着登上了城頭，看到劉裕軍隊的强盛，握着慕容超的手，兩個人相對着哭泣。韓譚規諫説："陛下遭逢困厄，正是盡力抗争的時刻，却反而對着女子悲泣，這是多麽庸俗啊！"慕容超擦乾眼淚向韓譚道歉。他的尚書令董鋭勸説慕容超出城投降，慕容超非常憤怒，把董鋭抓起來關進了監獄。賀賴盧、公孫五樓挖地道出去和朝廷的軍隊作戰，不利。河間人玄文向劉裕游説道："從前趙人攻打曹嶷，望氣的人認爲澠水圍繞着城市，不是進攻能够拿下來的，如果堵住五龍口，城市一定會自然陷落。石季龍聽從了這個建議，結果曹嶷請求投降了。後來慕容恪圍攻段龕，也照着這麽辦，段龕投降了。投降後不多久，又將五龍口震開了。現在舊基還在，可以堵住它。"劉裕聽從了玄文的話。到了這個時候，城中的男女有一多半人患了脚弱

困窮城，息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曆運有終，堯舜降位，轉禍爲福，聖達以先。宜追許鄭之踪，以全宗廟之重。”超嘆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劍决死，不能銜璧求生。”於是張綱爲裕造衝車，覆以版屋，蒙之以皮，并設諸奇巧，城上火石弓矢無所施用；又爲飛樓、懸梯、木幔之屬，遥臨城上。超大怒，懸其母而支解之。城中出降者相繼。裕四面進攻，殺傷甚衆，悦壽遂開門以納王師。超與左右數十騎出亡，爲裕軍所執。裕數之以不降之狀，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托劉敬宣而已。送建康市斬之，時年二十六，在位六年。

病。慕容超乘輦登上城頭，尚書悦壽對慕容超説：“天地不仁，助敵寇爲虐，戰士患病，一天比一天衰弱，困守空城，外援没有希望，天時人事，也可以從此知道了。假使國運已盡，堯舜讓位，轉禍爲福，敬奉聖明。最好是追隨許、鄭的踪迹，以保全宗族的繼承人。”慕容超嘆着氣説：“興和衰都是天命。我寧願揮舞寶劍戰死，也不能銜璧投降去求生。”當時張綱給劉裕製造衝車，用木板覆置車上，用皮革蒙上，同時設置各種巧妙的機關，城頭上的火石弓箭等都不起作用；又製造飛樓、懸梯、木幔之類，從遠處逼近城頭。慕容超非常憤怒，把張綱的母親懸挂起來肢解了。城裏出來投降的人接連不斷。劉裕從四面進攻，殺死和打傷了很多敵人，悦壽打開城門接納劉裕的軍隊。慕容超和身邊的數十人出城逃跑，被劉裕的軍隊抓住。劉裕數説慕容超不投降的罪狀，慕容超神色自若，一言不發，衹把母親托付給劉敬宣而已。慕容超被押送到建康，在市上殺了，當時二十六歲，在位六年。

德以安帝隆安四年僭位，至超二世，凡十一年，以義熙六年滅。

慕容德於晋安帝隆安四年僭位，到了慕容超經歷了兩代，共十一年，於義熙六年滅亡。

## 慕容鍾

慕容鍾字道明，德從弟也。少有識量，喜怒不形于色，機神秀發，言論清辯。至于臨難對敵，智勇兼濟，累進奇策，德用之頗中。由是政無大小，皆以委之，遂爲佐命元勛。後公孫五樓規挾威權，慮鍾抑己，因勸超誅之，鍾遂謀反。事敗，奔于姚興，興拜始平太守、歸義侯。

慕容鍾字道明，是慕容德的堂弟。年輕時就有見識和度量，喜怒哀樂從不在臉上表現出來，機靈敏捷才華出衆，言論清晰明辯。每當面臨危難對敵作戰時，他智勇雙全，多次出奇謀，慕容德采納以後都行之有效。因此慕容德的大小政事都托付給慕容鍾，慕容鍾成爲佐命元勛。後來公孫五樓欲把持威勢權力，擔心慕容鍾壓制自己，便勸慕容超殺了他，慕容鍾被逼謀反。事情失敗，投奔姚興，姚興任他爲始平太守、歸義侯。

## 封孚

封孚字處道，渤海蓨人也。祖悛，振威將軍。父放，慕容暐之世吏部尚書。孚幼而聰敏和裕，有士君子之稱。寶僭位，累遷吏部尚書。及蘭汗之篡，南奔辟閭渾，渾表爲渤海太守。德至莒城，孚出降。德曰：“朕平青州，不以爲慶，喜于得卿也。”

封孚字處道，是渤海蓨人。祖父封悛，是振威將軍。父親封放，是慕容暐時代的吏部尚書。封孚幼小時就聰敏寬和，有士君子的美稱。慕容寶僭位後，封孚多次升官到吏部尚書。蘭汗篡位後，封孚南投辟閭渾，辟閭渾表薦封孚爲渤海太守。慕容德到達莒城後，封孚出來投降。慕容德説：“朕平定了青州，并不值得慶賀，却很

常外總機事，内參密謀，雖位任崇重，謙虚博納，甚有大臣之體。及超嗣位，政出權嬖，多違舊章，軌憲日頹，殘虐滋甚，孚屢盡匡救，超不能納也。後臨軒謂孚曰："朕于百王可方誰?"孚對曰："桀紂之主。"超大慚怒。孚徐步而出，不爲改容。司空鞠仲失色，謂孚曰："與天子言，何其亢厲，宜應還謝。"孚曰："行年七十，墓木已拱，惟求死所耳。"竟不謝。以超三年死于家，時年七十一。文筆多傳于世。

高興得到了你。"封孚常常在朝廷外統管軍中的機密要事，在朝廷裏參預國家機密的策劃，他雖然身居要職，却爲人謙虚，廣泛地采納别人的意見，很有大臣的風範。到了慕容超繼承王位以後，政令都是從權臣近臣那裏發出，很多違犯了原來的章程，法規一天天地被毁壞，殘酷暴虐日益嚴重，封孚多次盡力匡輔補救，慕容超不能采納。後來慕容超在正殿前對封孚説："在古來這麽多帝王之中，朕可以和誰相比?"封孚回答説："可和桀、紂這樣的君主相比。"慕容超非常羞愧和憤怒。封孚慢慢地往外走，面不改色。司空鞠仲大驚失色，對封孚説："和天子説話，説得這麽嚴厲，你最好返回去謝罪。"封孚説："我都活七十歲了，墳墓上的樹都應該拱合了，惟求死得其所而已。"始終不向慕容超謝罪。封孚於慕容超當政三年後死在家裏，終年七十一歲。他的文章大多流傳於世。

史臣曰：慕容德以季父之親，居鄴中之重，朝危未聞其節，君存遽踐其位，豈人理哉！然稟俶儻之雄姿，韞從横之遠略，屬分崩之運，成角逐之資，跨有全齊，竊弄神器，撫劍而爭衡秦魏，練甲而志静荆吴，崇儒術以弘風，延讜言而勵己，觀其爲國，有足稱焉。

史臣曰：慕容德憑着是皇帝季父的親重，占據着鄴城的重地，朝廷危急没聽見他有什麽節操，君主還活着他就迫不及待地登上帝位，這難道是做人的道理嗎！但是他秉承了卓異非凡的雄姿，胸懷管理天下的遠略，恰值天下分裂的形勢，成了他争奪天下的依托，占據了整個齊地，竊取了帝位，執掌兵權和秦魏抗衡，整練軍隊而有志平定荆吴，崇尚儒術以弘揚風化，以正直的話來勸勉自己，觀看他的治國，有值得稱道的地方。

超繼已成之基，居霸者之業，政刑莫恤，畋游是好，杜忠良而讒佞進，暗聽受而勳戚離，先緒俄頹，家聲莫振，陷宿豫而貽禍，啓大峴而延敵，君臣就虜，宗廟爲墟。迹其人謀，非不幸也。

慕容超繼承已成的基業，保有霸王的功業，不注重政事刑法，一味地愛好游獵，不任用忠良而進用奸佞小人，聽取接受錯誤作法，而使有功勛的皇族親戚都離散，先王的功業很快就衰敗，家世名聲不能再振興，攻陷宿豫而自取災禍，打開大峴之門而招進了敵人，君臣都成了俘虜，宗廟成了廢墟。推究他的所作所爲，并非不幸。

贊曰：德實奸雄，轉敗爲功。奄有青土，淫名域中。超承僞祚，撓其國步。廟失良籌，庭悲沾露。

贊曰：慕容德實在是奸雄，反敗爲功。占據了青州的土地，在國内的名聲超越本分。慕容超繼承了僞位，擾亂了國運。廟堂裏没有了好計策，朝廷悲於命運短促。

# 晉書卷一百二十九

## 載記第二十九

### 沮渠蒙遜

沮渠蒙遜，臨松盧水胡人也。其先世爲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爲氏焉。蒙遜博涉群史，頗曉天文，雄傑有英略，滑稽善權變，梁熙、呂光皆奇而憚之，故常游飲自晦。

沮渠蒙遜是臨松盧水胡人。他的祖先是匈奴的左沮渠，於是就拿官名作了姓氏。蒙遜廣泛涉獵史書，對天文頗爲通曉，他才智出衆有雄才大略，滑稽善於權變，梁熙、呂光都對他很感詫異而畏懼，所以蒙遜經常游獵飲酒，把自己掩蓋起來。

會伯父羅仇、麴粥從呂光征河南，光前軍大敗，麴粥言于兄羅仇曰："主上荒耄驕縱，諸子朋黨相傾，讒人側目。今軍敗將死，正是智勇見猜之日，可不懼乎！吾兄弟素爲所憚，與其經死溝瀆，豈若勒衆向西平，出苕藋，奮臂大呼，凉州不足定也。"羅仇曰："理如汝言，但吾家累世忠孝，爲一方所歸，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俄而皆爲光所殺。宗姻諸部會葬者萬餘人，蒙遜哭謂衆曰："昔漢祚中微，吾之乃祖翼奬竇融，保寧河右。呂王昏耄，荒虐無道，豈可不上繼先祖安時之志，使二父有恨黄泉！"衆咸稱萬歲。遂斬光中田護軍馬邃、臨松令井祥以盟，一旬之間，衆至萬餘。屯據金山，與從兄男成推光建康太守段業爲使持節、大都督、龍驤大將軍、凉州牧、建康公，改呂光龍飛二年爲神璽元年。業以蒙遜爲張掖太守，男成爲輔國將軍，委以軍國之任。

適逢蒙遜的伯父羅仇、麴粥跟隨呂光征討河南，呂光的前軍打了大敗仗，麴粥對哥哥羅仇説："主上年老昏昧、驕横放縱，諸子結夥互相傾軋，進讒言之人側目。現軍敗將死，正是智勇之人遭受猜忌的時候，難道能够不害怕嗎！我們兄弟倆向來是他們所害怕的人，與其死於山溝，不如率領軍隊開往西平，出苕藋，振臂大呼，平定凉州不在話下。"羅仇説："論道理是像你説的那樣，但是我們家族世代忠孝，爲一方之人所信賴，寧可人負我，我不負人。"不久，羅仇、麴粥都被呂光殺害。宗族姻親各部來會合行葬禮的有一萬多人，蒙遜哭着對大家説："當年漢國運中道衰敗，我先祖輔佐竇融，使河西得到安寧。呂王昏庸，暴虐無道，豈可不繼承先祖安定時局的志向，而讓二父抱恨黄泉呢！"大家都喊萬歲。於是就殺了呂光的中田護軍馬邃、臨松令井祥而進行盟誓，十天時間，人馬聚集一萬多。屯據在金山，和堂兄男成一起推舉呂光的建康太守段業爲使持節、大都督、龍驤大將軍、凉州牧、建康公，改呂光龍飛二年爲神璽元年。段業任命蒙遜爲張掖太守，男成爲輔國將軍，把軍國大事都交給他們。

業將使蒙遜攻西郡，衆咸疑之。

段業準備派蒙遜攻打西郡，大家都很疑惑。

蒙遜曰："此郡據嶺之要，不可不取。"業曰："卿言是也。"遂遣之。蒙遜引水灌城，城潰，執太守呂純以歸。于是王德以晋昌，孟敏以敦煌降業。業封蒙遜臨池侯。呂弘去張掖，將東走，業議欲擊之。蒙遜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弗追，此兵家之戒也。不如縱之，以爲後圖。"業曰："一日縱敵，悔將無及。"遂率衆追之，爲弘所敗。業賴蒙遜而免，嘆曰："孤不能用子房之言，以至于此！"業築西安城，以其將臧莫孩爲太守。蒙遜曰："莫孩勇而無謀，知進忘退，所謂爲之築冢，非築城也。"業不從。俄而爲呂纂所敗。蒙遜懼業不能容己，每匿智以避之。

蒙遜說："這個郡占據了山脉的要害，不能不奪過來。"段業說："你的話很對。"於是派蒙遜去攻打。蒙遜引來河水淹城，城墻倒塌，抓獲太守呂純回來。之後王德以晋昌，孟敏以敦煌向段業投降。段業封蒙遜爲臨池侯。呂弘逃離張掖，準備往東逃跑，段業準備去攻打呂弘。蒙遜勸他說："逃回去的軍隊不要去阻止，窮寇勿追，這是兵家的警告。不如放他走，以後再作打算。"段業說："一旦放了敵人，後悔都來不及。"於是率領軍隊去追，被呂弘打敗。段業有蒙遜相救免於一死，感嘆說："孤不能用張子房的話，以至於到了這個地步！"段業修築西安城，讓他的將領臧莫孩爲太守。蒙遜說："臧莫孩有勇無謀，知進忘退，正所謂給他修築墳墓，不是築城。"段業不聽。不久臧莫孩被呂纂打敗。蒙遜害怕段業容不下自己，經常隱藏智慧躲避段業。

業僭稱涼王，以蒙遜爲尚書左丞，梁中庸爲右丞。

段業僭稱涼王，任命蒙遜爲尚書左丞，梁中庸爲右丞。

呂光遣其二子紹、纂伐業，業請救于禿髮烏孤，烏孤遣其弟鹿孤及楊軌救業。紹以業等軍盛，欲從三門關挾山而東。纂曰："挾山示弱，取敗之道，不如結陣衝之，彼必憚我而不戰也。"紹乃引軍而南。業將擊之，蒙遜諫曰："楊軌恃虜騎之强，有窺覦之志。紹、纂兵在死地，必決戰求生。不戰則有太山之安，戰則有累卵之危。"業曰："卿言是也。"乃按兵不戰。紹亦難之，各引兵歸。

呂光派他的兩個兒子呂紹、呂纂攻打段業，段業向禿髮烏孤求救，烏孤派他弟弟鹿孤以及楊軌救援段業。呂紹因爲段業等的軍隊强盛，想從三門關沿着山勢往東。呂纂說："依靠山勢顯示弱小，是自取失敗的做法，不如結成陣向前衝擊，他們一定害怕我們，不敢出戰。"呂紹就率領軍隊向南開進。段業準備攻打，蒙遜勸諫說："楊軌憑恃着騎兵强大，有乘機而動之心。呂紹、呂纂兵在死地，他們一定會爲求生存而死戰。不打，就有泰山一樣的穩固，出戰，就危若累卵。"段業說："你說得對。"於是按兵不動。呂紹也難以交戰，各自領兵回去。

業憚蒙遜雄武，微欲遠之，乃以蒙遜從叔益生爲酒泉太守，蒙遜爲臨池太守。業門下侍郎馬權雋爽有逸氣，武略過人。業以權代蒙遜爲張掖太守，甚見親重，每輕陵蒙遜。蒙遜亦憚而怨之，乃譖之于業曰："天下不足慮，惟當憂馬權耳。"業遂殺之。蒙遜謂男成曰："段業愚暗，非濟亂之才，信讒愛佞，無鑒斷之明。所憚

段業害怕蒙遜雄武，想遠離他，就讓蒙遜的堂叔益生爲酒泉太守，蒙遜爲臨池太守。段業的門下侍郎馬權才智出衆，氣度非凡，謀略超群。段業讓馬權代替蒙遜爲張掖太守，馬權很受親近和重用，經常欺侮蒙遜。蒙遜也忌憚和怨恨馬權，於是就對段業詆毁馬權說："天下不值得擔憂，應該擔憂的衹是馬權。"段業於是殺了馬權。蒙遜對男成說："段業愚昧，不是救治亂世的人才，聽信讒言，喜歡諂媚，没有鑒别真假的能

惟索嗣、馬權，今皆死矣，蒙遜欲除業以奉兄何如?”男成曰:“業羇旅孤飄，我所建立，有吾兄弟，猶魚之有水。人既親我，背之不祥。”乃止。蒙遜既爲業所憚，内不自安，請爲西安太守。業亦以蒙遜有大志，懼爲朝夕之變，乃許焉。

力。我害怕的衹有索嗣、馬權，現在都死了。我蒙遜打算廢除段業，奉哥哥爲王，怎麽樣?”男成説:“段業一個人寄居他鄉，是我們立他爲國君的，他有了我們倆，就好像魚之有水。他既然親重我們，我們背叛他，不祥。”於是作罷。蒙遜既已被段業忌憚，心裏不安，請求爲西安太守。段業也因爲蒙遜有大志，害怕發生突然的變故，就答應了蒙遜的請求。

蒙遜期與男成同祭蘭門山，密遣司馬許咸告業曰:“男成欲謀叛，許以取假日作逆。若求祭蘭門山，臣言驗矣。”至期日，果然。業收男成，令自殺。男成曰:“蒙遜欲謀叛，先已告臣，臣以兄弟之故，隱忍不言。以臣今在，恐部人不從，與臣剋期祭山，返相誣告。臣若朝死，蒙遜必夕發。乞詐言臣死，説臣罪惡，蒙遜必作逆，臣投袂討之，事無不捷。”業不從。蒙遜聞男成死，泣告衆曰:“男成忠于段公，枉見屠害，諸君能爲報仇乎? 且州土兵亂，似非業所能濟。吾所以初奉之者，以之爲陳、吴耳，而信讒多忌，枉害忠良，豈可安枕卧觀，使百姓離于塗炭。”男成素有恩信，衆皆憤泣而從之。比至氐池，衆逾一萬。鎮軍臧莫孩率部衆附之，羌胡多起兵響應。蒙遜壁于侯塢。

蒙遜和男成約好一起祭奠蘭門山，秘密派司馬許咸報告段業説:“男成想謀反，答應在得到假期的時候作亂。如果他請求去祭奠蘭門山，臣下的話就應驗了。”到了那天，果然如此。段業把男成抓了起來，命令男成自殺。男成説:“蒙遜想謀反，早先已經告訴臣下了，臣下因爲和他是同族兄弟的緣故，没有説出來。他因爲臣下現在還活着，擔心部人不聽從他，就和臣下約定日期祭山，反而來誣告臣下。臣下如果死了，蒙遜一定很快就會發兵叛亂。請陛下放出假話説臣下已經死了，公開臣下的罪惡，蒙遜一定會作亂，臣下馬上去討伐他，事情没有不成功的。”段業不同意。蒙遜聽説男成死了，哭泣着對大家説:“男成忠於段公，却被冤屈殺害，諸君能够爲他報仇嗎? 況且州境戰亂，似乎不是段業所能對付得了的。我當初擁戴他的原因，認爲他是陳勝、吴廣那樣的人，他却聽信讒言，猜忌很多，殺害忠良，我們豈能安心地旁觀，使百姓遭受災難。”男成向來對人有恩德，大家都悲憤哭泣而聽從了蒙遜的話。到達氐池時，軍隊超過了一萬人。鎮軍臧莫孩率領部下歸附蒙遜，羌胡大多起兵響應。蒙遜軍隊駐扎在侯塢。

業先疑其右將軍田昂，幽之于内，至是，謝而赦之，使與武衛梁中庸等攻蒙遜。業將王豐孫言于業曰:“西平諸田，世有反者，昂貌恭而心很，志大而情險，不可信也。”業曰:“吾疑之久矣，但非昂無可以討蒙遜。”豐孫言既不從，昂至侯塢，率騎五百歸于蒙遜。蒙遜至張掖，昂兄子承愛斬關内之，業左右皆散。蒙遜

段業先前對右將軍田昂有疑心，把他關了起來，到這個時候，段業向田昂道歉并放了他，讓他和武衛梁中庸等人攻打蒙遜。段業的將領王豐孫對段業説:“西平各田姓，歷代都有反叛的人，田昂外表謙恭内心狠毒，志向遠大但用心險惡，不能信任。”段業説:“我懷疑他已經很久了，但是除了田昂就没有可以討伐蒙遜的人了。”王豐孫的話不被聽從，田昂到了侯塢，率領五百名騎兵歸附蒙遜。蒙遜到了張掖，田昂哥哥的兒子田

大呼曰："鎮西何在?"軍人曰："在此。"業曰："孤單飄一己，爲貴門所推，可見丐餘命，投身嶺南，庶得東還，與妻子相見。"蒙遜遂斬之。

承愛打開城門讓蒙遜進城，段業身邊的人全都潰散。蒙遜大聲呼喊道："鎮西在哪兒?"士兵說："在這裏。"段業說："孤家孤身一人，被豪門貴族推舉，希望能留我殘餘性命，流亡到嶺南，希望回到東方，和妻子兒女相見。"蒙遜最終殺了段業。

業，京兆人也。博涉史傳，有尺牘之才，爲杜進記室，從征塞表。儒素長者，無他權略，威禁不行，群下擅命，尤信卜筮、讖記、巫覡、徵祥，故爲奸佞所誤。

段業是京兆人。廣泛地涉獵歷史，有書寫記録的才能，做了杜進的記室，跟隨杜進遠征塞外。段業是有儒者品德的長者，没有别的謀略，没有令行禁止的權威，臣下們各自發號施令，他特别相信卜筮、讖記、巫覡、徵祥，所以被奸佞之徒所害。

隆安五年，梁中庸、房晷、田昂等推蒙遜爲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凉州牧、張掖公，赦其境内，改元永安。署從兄伏奴爲鎮軍將軍、張掖太守、和平侯，弟挐爲建忠將軍、都谷侯，田昂爲鎮南將軍、西郡太守，臧莫孩爲輔國將軍，房晷、梁中庸爲左右長史，張騭、謝正禮爲左右司馬。擢任賢才，文武咸悦。

隆安五年，梁中庸、房晷、田昂等人推舉蒙遜爲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凉州牧、張掖公，大赦境内，改年號爲永安。暫任堂兄伏奴爲鎮軍將軍、張掖太守、和平侯，弟弟沮渠挐爲建忠將軍、都谷侯，田昂爲鎮南將軍、西郡太守，臧莫孩爲輔國將軍，房晷、梁中庸分别爲左右長史，張騭、謝正禮分别爲左右司馬。提拔和任用賢才，文武百官都很高興。

時姚興遣將姚碩德攻吕隆于姑臧，蒙遜遣從事中郎李典聘于興，以通和好。蒙遜以吕隆既降于興，酒泉、凉寧二郡叛降李玄盛，乃遣建忠挐、牧府長史張潜見碩德于姑臧，請軍迎接，率郡人東遷。碩德大悦，拜潜張掖太守，挐建康太守。潜勸蒙遜東遷。挐私于蒙遜曰："吕氏猶存，姑臧未拔，碩德糧竭將還，不能久也。何故違離桑梓，受制于人!"輔國莫孩曰："建忠之言是也。"蒙遜乃斬張潜，因下書曰："孤以虚薄，猥忝時運，未能弘闡大猷，戡蕩群孽，使桃蟲鼓翼東京，封豕烝涉西裔，戎車屢動，干戈未戢，農失三時之業，百姓户不粒食。可蠲省百徭，專功南畝，明設科條，務盡地利。"

當時姚興派將領姚碩德到姑臧去攻打吕隆，蒙遜派從事中郎李典拜訪姚興，以通和好。蒙遜因爲吕隆已經投降了姚興，酒泉、凉寧二郡反叛，投降了李玄盛，就派建忠將軍沮渠挐、牧府長史張潜到姑臧去見姚碩德，請求軍隊迎接，率領郡人往東遷移。姚碩德非常高興，任張潜爲張掖太守，沮渠挐爲建康太守。張潜勸蒙遜往東遷移。沮渠挐私下對蒙遜説："吕氏還在，姑臧還没有攻取，姚碩德糧盡，就要返回，不能久留。爲什麽要離開故土，受制於人！"輔國臧莫孩説："建忠的話説得對。"蒙遜便殺了張潜，發布文告説："孤德行淺薄，愧逢時運，没有能够弘揚大道，掃清妖孽，使得奸賊作亂東京，窮凶極惡的人侵擾西部邊地，戰車多次開動，干戈不能收藏，農夫錯過了務農的季節，百姓没有糧食。可免除各種徭役，專門從事農業生産，明立法規條令，一定要做到地盡其利。"

時梁中庸爲西郡太守，西奔李玄

當時梁中庸任西郡太守，往西投奔了李玄

盛。蒙遜聞之，笑曰："吾與中庸義深一體，而不信我，但自負耳，孤豈怪之！"乃盡歸其妻孥。

盛。蒙遜聽説後，笑着説："我和中庸情義深得就像是一個人似的，他却信不過我，這是自負而已，孤哪裏會責怪他！"就把梁中庸的妻子兒女全都送還。

蒙遜下令曰："養老乞言，晋文納輿人之誦，所以能招禮英奇，致時邕之美。况孤寡德，智不經遠，而可不思聞讜言以自鏡哉！内外群僚，其各搜揚賢儁，廣進芻蕘，以匡孤不逮。"

蒙遜下令説："奉養長者求得善言，晋文公采納了輿人的歌謡，因此能够招攬禮待英才，實現時世安定的美業。何况我德行淺薄，才智不能經略遠方，能不想聽到忠直之言作借鑒嗎！内外百官，請各自訪求賢能俊傑，廣泛地推薦隱逸之士，用以匡救我的不足。"

遣輔國臧莫孩襲山北虜，大破之。姚興遣將齊難率衆四萬迎吕隆，隆勸難伐蒙遜，難從之。莫孩敗其前軍，難乃結盟而還。

蒙遜派輔國臧莫孩襲擊山北的敵人，大敗他們。姚興派將領齊難率領四萬軍隊迎接吕隆，吕隆勸齊難攻打蒙遜，齊難聽從。臧莫孩打敗了齊難的前軍，齊難就和蒙遜結盟後返回。

蒙遜伯父中田護軍親信、臨松太守孔篤并驕奢侵害，百姓苦之。蒙遜曰："亂吾國者，二伯父也，何以綱紀百姓乎！"皆令自殺。

蒙遜的伯父中田護軍親信、臨松太守孔篤都驕横奢侈，侵害百姓，百姓遭殃。蒙遜説："攪亂我們國家的，正是二位伯父，還怎麽統治百姓呢！"命令二人都自殺。

蒙遜襲狄洛磐于番禾，不克，遷其五百餘户而還。

蒙遜在番禾襲擊狄洛磐，没有取勝，把五百多户人口遷了回來。

姚興遣使人梁斐、張構等拜蒙遜鎮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時興亦拜秃髮傉檀爲車騎將軍，封廣武公。蒙遜聞之，不悦，謂斐等曰："傉檀上公之位，而身爲侯者何也？"構對曰："傉檀輕狡不仁，款誠未著，聖朝所以加其重爵者，褒其歸善即叙之義耳。將軍忠貫白日，勛高一時，當入諧鼎味，匡贊帝室，安可以不信待也。聖朝爵必稱功，官不越德，如尹緯、姚晃佐命初基，齊難、徐洛元勛驍將，并位纔二品，爵止侯伯。將軍何以先之乎？竇融殷勤固讓，不欲居舊臣之右，未解將軍忽有此問！"蒙遜曰："朝廷何不即以張掖見封，乃更遠封西海邪？"構曰："張掖，規畫之内，將軍已自有之。所以遠授西海者，蓋欲廣大將軍之國耳。"蒙遜大悦，乃受拜。

姚興派使者梁斐、張構等人任蒙遜爲鎮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當時姚興也任秃髮傉檀爲車騎將軍，封廣武公。蒙遜聽到後，不高興，對梁斐等人説："傉檀位居上公，但是我却封了侯，爲什麽？"張構回答説："傉檀狡猾不仁，歸順還未立大功，聖朝給他加封重爵的原因，是要褒揚他歸於善道的大義而已。將軍忠誠之氣直貫白日，功勛高於當世的人，應該入朝佐政，匡扶皇室，怎麽可以不相信呢。聖朝的封爵一定和功勛相稱，官職不會超越德行，例如尹緯、姚晃輔佐開創基業，齊難、徐洛是開國元勛猛將，他們都是官位纔二品，爵位是侯伯。將軍憑什麽要位居他們前頭呢？竇融情真意切地極力謙讓，不想居官在老臣之上，爲何將軍忽然有這種問話！"蒙遜説："朝廷爲什麽不把張掖封給我，却要另外遠封西海呢？"張構説："張掖，是在已劃定的範圍之内的，將軍已經擁有。把遥遠的西海封授給你的原因，就是要擴大將軍的封國而已。"蒙遜非常高興，接受了封任。

時地震，山崩折木。太史令劉梁言于蒙遜曰："辛酉，金也。地動于金，金動剋木，大軍東行無前之徵。"時張掖城每有光色，蒙遜曰："王氣將成，百戰百勝之象也。"遂攻禿髮西郡太守楊統於日勒。統降，拜爲右長史，寵逾功舊。

張掖太守句呼勒出奔西凉。以從弟成都爲金山太守，羅仇子也；鄯爲西郡太守，麴粥子也。句呼勒自西凉奔還，待之如初。

蒙遜率騎二萬東征，次于丹嶺，北虜大人思盤率部落三千降之。

時木連理，生于永安，永安令張披上書曰："異枝同幹，遐方有齊化之應；殊本共心，上下有莫二之固。蓋至道之嘉祥，大同之美徵。"蒙遜曰："此皆二千石令長匪躬濟時所致，豈吾薄德所能感之！"

蒙遜率步騎三萬伐禿髮傉檀，次于西郡。大風從西北來，氣有五色，俄而晝昏。至顯美，徙數千户而還。傉檀追及蒙遜于窮泉，蒙遜將擊之。諸將皆曰："賊已安營，弗可犯也。"蒙遜曰："傉檀謂吾遠來疲弊，必輕而無備，及其壘壁未成，可以一鼓而滅。"進擊，敗之，乘勝至于姑臧，夷夏降者萬數千户。傉檀懼，請和，許之而歸。及傉檀南奔樂都，魏安人焦朗據姑臧自立，蒙遜率步騎三萬攻朗，克而宥之。饗文武將士于謙光殿，班賜金馬有差。以敦煌張穆博通經史，才藻清贍，擢拜中書侍郎，委以機密之任。以其弟挐爲護羌校尉、秦州刺史，封安平侯，鎮姑臧。旬餘而挐死，又以從祖益子爲鎮京將軍、護羌校尉、秦州刺史，鎮姑臧。

當時發生地震，山土崩塌折斷了樹木。太史令劉梁對蒙遜説："辛酉屬金。地震在金，金動克木，這是大軍往東征討一往無前的徵兆。"當時張掖城經常出現彩色的光，蒙遜説："王氣就要形成了，這是百戰百勝的象徵啊。"於是到日勒攻打禿髮的西郡太守楊統。楊統投降，蒙遜任楊統爲右長史，恩寵超過了功臣和舊臣。

張掖太守句呼勒投奔了西凉。蒙遜任命他堂弟成都爲金山太守，是羅仇的兒子；沮渠鄯爲西郡太守，是麴粥的兒子。句呼勒從西凉投奔回來，蒙遜像當初一樣對待他。

蒙遜率領二萬騎兵東征，駐扎在丹嶺，北虜大人思盤率領部落三千投降。

當時永安長出了連理樹，永安令張披上書説："兩樹同根，這是應合遠方要同受教化；不同的根基却有共同的中心，上下堅固無二。這大概是至道的祥瑞，是大同的吉兆。"蒙遜説："這都是郡縣令長盡忠盡職，不顧自身地匡救時世的結果，豈是我的薄德所能感應的！"

蒙遜率領三萬步兵騎兵攻伐禿髮傉檀，屯駐在西郡。大風從西北方來，雲有五種顔色，不一會兒白晝昏暗。軍隊到了顯美，遷了數千户人回來。傉檀在窮泉追上了蒙遜，蒙遜準備攻打傉檀。將領們都説："賊人已經建立了營寨，不能打了。"蒙遜説："傉檀認爲我們從遠方來，人馬疲敝，一定會輕敵而不加防備，趁着他們的軍營還没有修築好，可以一鼓作氣把他們消滅。"蒙遜進擊，打敗了傉檀，乘勝追到姑臧，夷人華夏人投降的有一萬幾千户。傉檀恐懼，請求講和，蒙遜答應了傉檀而回來。傉檀往南逃到樂都，魏安人焦朗占據姑臧自立爲王，蒙遜率領步兵騎兵共三萬人攻打焦朗，打敗了焦朗，又寬赦了他。蒙遜在謙光殿賞賜文武將士，頒賜金、馬各有不等。由於敦煌人張穆通曉經史，才思文采極佳，越級提拔爲中書侍郎，把機密的事務交給他。任命他弟弟沮渠挐爲護羌校尉、秦州刺史，封爲安平侯，鎮守姑臧。十多天後沮渠挐去世，又任命他的從祖沮渠益子爲鎮京將軍、護羌校尉、秦州刺史，鎮守姑臧。

俄而蒙遜遷于姑臧，以義熙八年僭即河西王位，大赦境内，改元玄始。置官僚，如吕光爲三河王故事。繕宫殿，起城門諸觀。立其子政德爲世子，加鎮衛大將軍、録尚書事。

傉檀來伐，蒙遜敗之于若厚塢。傉檀湟河太守文支據湟川，護軍成宜侯率衆降之。署文支鎮東大將軍、廣武太守、振武侯，成宜侯爲振威將軍、湟川太守，以殿中將軍王建爲湟河太守。蒙遜下書曰：“古先哲王應期撥亂者，莫不經略八表，然後光闡純風。孤雖智非靖難，職在濟時，而狡虜傉檀鴟峙舊京，毒加夷夏。東苑之戮，酷甚長平，邊城之禍，害深獫狁。每念蒼生之無辜，是以不遑啓處，身疲甲胄，體倦風塵。雖傾其巢穴，傉檀猶未授首。傉檀弟文支追項伯歸漢之義，據彼重藩，請爲臣妾。自西平已南，連城繼順。惟傉檀窮獸，守死樂都。四支既落，命豈久全！五緯之會已應，清一之期無賒，方散馬金山，黎元永逸。可露布遠近，咸使聞知。”

蒙遜西如苕藋，遣冠軍伏恩率騎一萬襲卑和、烏啼二虜，大破之，俘二千餘落而還。

蒙遜寢于新臺，閹人王懷祖擊蒙遜，傷足，其妻孟氏擒斬之，夷其三族。

蒙遜母車氏疾篤，蒙遜升南景門，散錢以賜百姓。下書曰：“孤庶憑宗廟之靈，乾坤之祐，濟否剥之運會，拯遺黎之荼蓼，上望掃清氛穢，下冀保寧家福。而太后不豫，涉歲彌增，將刑獄枉濫，衆有怨乎？賦役繁重，時不堪乎？群望不潔，神所譴

不久蒙遜遷到姑臧，於義熙八年僭即河西王位，大赦境内，改年號爲玄始。設置官僚，如同吕光爲三河王的舊例。修繕宫殿，建起城門樓觀。立兒子政德爲太子，加鎮衛大將軍、録尚書事。

傉檀前來攻打，蒙遜在若厚塢打敗了他。傉檀的湟河太守文支占據了湟川，護軍成宜侯率領軍隊降服了文支。蒙遜任文支爲鎮東大將軍、廣武太守、振武侯，任成宜侯爲振威將軍、湟川太守，任殿中將軍王建爲湟河太守。蒙遜頒下書説：“古代的聖哲帝王順應期運治理亂世，無不首先謀略邊遠的地方，然後發揚光大純樸之風。孤雖然才智不足以平定禍難，職任在於匡救時世，但是狡虜傉檀憑據着舊京與我們對抗，夷夏的人民都受到他禍害。東苑那次屠殺，比從前長平之難還要殘酷，邊城的禍害，比獫狁還要深。經常想到百姓的無辜，所以没有閑暇的時候，身體因爲披着甲胄奔波而疲倦。雖然搗毁了傉檀的巢穴，但是他還没有投降。傉檀的弟弟文支追循項伯歸附漢朝的大義，占據着傉檀的重鎮，請求爲我們的臣子。從西平往南，城市一個連一個地歸順。惟有傉檀像一隻走投無路的野獸，死守樂都。四肢已經失落，他的命豈能長久地保住！四面八方已經響應，統一的日期不會遥遠，很快就可以放馬金山，老百姓永得安寧。可布告遠近，讓他們全都知道。”

蒙遜往西到了苕藋，派冠軍伏恩率領一萬騎兵襲擊卑和和烏啼，大敗他們，俘虜了二千多帳落而回。

蒙遜在新臺寢息，閹人王懷祖擊打蒙遜，傷了蒙遜的脚，蒙遜的妻子孟氏抓住了王懷祖并殺了他，滅了他三族。

蒙遜的母親車氏病重，蒙遜登上南景門，散發錢財賜給百姓。下詔書説：“孤希望憑靠着宗廟的神靈，天地的保佑，度過困厄的時期，拯救處境苦難的亡國之民，對上企望能掃清妖氛污穢，對下希冀能使家族安寧。但是太后生病，這一年來更加厲害，這難道是濫用刑罰，百姓有怨恨嗎？是賦役繁重，百姓受不了嗎？是臣民欲望

乎？内省諸身，未知罪之攸在。可大赦殊死已下。”俄而車氏死。

不純，天神責罪嗎？我從自身檢查原因，不知道罪過在哪裏。可大赦犯死罪以下的人。”不久車氏去世。

蒙遜遣其將運糧于湟河，自率衆攻克乞伏熾磐廣武郡。以運糧不繼，自廣武如湟河，度浩亹。熾磐遣將乞伏魋尼寅距蒙遜，蒙遜擊斬之。熾磐又遣將王衡、折斐、麴景等率騎一萬據勒姐嶺，蒙遜且戰且前，大破之，擒折斐等七百餘人，麴景奔還。蒙遜以弟漢平爲折衝將軍、湟河太守，乃引還。

蒙遜派他的將領去湟河運糧食，自己率領軍隊攻克了乞伏熾磐的廣武郡。因爲糧食運輸接不上，從廣武去了湟河，越過浩亹。熾磐派出將領乞伏魋尼寅抵抗蒙遜，蒙遜打敗并殺死了他。熾磐又派出將領王衡、折斐、麴景等人率領一萬騎兵占據勒姐嶺，蒙遜邊戰鬥邊前進，大敗他們，俘獲了折斐等七百多人，麴景逃回。蒙遜讓他弟弟漢平爲折衝將軍、湟河太守，帶領軍隊回來。

晋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來聘。蒙遜遣舍人黄迅報聘益州，因表曰："上天降禍，四海分崩，靈耀擁于南裔，蒼生没于醜虜。陛下累聖重光，道邁周、漢，純風所被，八表宅心。臣雖被髮邊徼，才非時雋，謬爲河右遺黎推爲盟主。臣之先人，世荷恩寵，雖歷夷險，執義不回，傾首朝陽，乃心王室。去冬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詣臣，始具朝廷休問。承車騎將軍劉裕秣馬揮戈，以中原爲事，可謂天贊大晋，篤生英輔。臣聞少康之興大夏，光武之復漢業，皆奮劍而起，衆無一旅，猶能成配天之功，著《車攻》之咏。陛下據全楚之地，擁荆、揚之鋭，而可垂拱晏然，棄二京以資戎虜！若六軍北軫，克復有期，臣請率河西戎爲晋右翼前驅。"

晋國的益州刺史朱齡石派使者來通好。蒙遜派舍人黄迅去益州回聘，於是向晋國皇帝上表説："上天降下災禍，四海分崩離析，日月會集到南邊，蒼生淪落在醜虜手中。陛下繼承前王的聖德，王道超過了周朝、漢朝，純樸的風化所到的地方，遥遠的人都歸順。臣下雖然散髮生活在邊境上，才能算不上當代俊傑，被河西的遺民謬推爲盟主。臣下的先人，世代蒙受恩寵，經歷艱險，仍然堅持正義，不改心志，仰頭向着太陽，心中思念王室。去年冬天益州刺史朱齡石派使者到臣下這裏，纔有了朝廷的好消息。承蒙車騎將軍劉裕秣馬厲兵，致力於收復中原，可説是上天幫助大晋，生下傑出的輔弼大臣。臣下知道少康振興大夏，光武帝恢復漢室功業，都是揮劍而起，軍隊不到一旅，還能成就了齊天大功，有了《車攻》的贊咏。陛下占據着全楚的土地，擁有荆州、揚州的精鋭兵馬，怎麽能够袖手不管心情坦然，捨棄二京而爲戎虜所有！如果六軍向北進發，約定收復的日期，那麽臣下請求率領河西的軍隊做晋軍的右翼前鋒。"

熾磐率衆三萬襲湟河，漢平力戰固守，遣司馬隗仁夜出擊熾磐，斬級數百。熾磐將引退，先遣老弱。漢平長史焦昶、將軍段景密信招熾磐，熾磐復進攻漢平。漢平納昶、景之説，面縛出降。仁勒壯士百餘據南門樓上，三日不下，衆寡不敵，爲熾磐所

熾磐率領三萬軍隊襲擊湟河，漢平力戰固守，派司馬隗仁在晚上出擊熾磐，殺了數百人。熾磐準備率兵返回，派老弱先走。漢平的長史焦昶、將軍段景秘密地送信招引熾磐，熾磐又向前攻打漢平。漢平采納焦昶、段景的勸説，反綁雙手出城投降。隗仁率領一百多名勇士盤據在南門城樓上，三天没有攻下來，寡不敵衆，被熾磐俘

擒。熾磐怒，命斬之。段暉諫曰："仁臨難履危，奮不顧命，忠也。宜宥之，以厲事君。"熾磐乃執之而歸。在熾磐所五年，暉又爲之固請，乃得還姑臧。及至，蒙遜執其手曰："卿，孤之蘇武也！"以爲高昌太守。爲政有威惠之稱，然頗以愛財爲失。

獲。熾磐憤怒，命令殺了隗仁。段暉勸諫說："隗仁遇到危難，奮不顧身，這是忠臣。最好寬宥他，用來激勵群臣。"熾磐便把隗仁囚禁而回。隗仁在熾磐那裏的第五年，段暉又爲他極力請求，隗仁纔得以返回姑臧。到了姑臧，蒙遜握住隗仁的手說："愛卿真是我的蘇武啊！"任命隗仁爲高昌太守。隗仁治理政事有威恩并重的美稱，但是也有貪財的缺點。

蒙遜西祀金山，遣沮渠廣宗率騎一萬襲烏啼虜，大捷而還。蒙遜西至苕藋，遣前將軍沮渠成都將騎五千襲卑和虜，蒙遜率中軍三萬繼之，卑和虜率衆迎降。遂循海而西，至鹽池，祀西王母寺。寺中有《玄石神圖》，命其中書侍郎張穆賦焉，銘之于寺前，遂如金山而歸。

蒙遜往西祭祀金山，派沮渠廣宗率領一萬騎兵襲擊烏啼虜，大勝而歸。蒙遜往西到了苕藋，派前將軍沮渠成都率領五千騎兵襲擊卑和虜，蒙遜率領三萬中軍隨後趕到，卑和虜率領軍隊出來投降。蒙遜便沿着湖邊往西，到達了鹽池，祭祀西王母寺。寺中有《玄石神圖》，蒙遜命令中書侍郎張穆作賦，把它銘記在寺前，到了金山後回來。

蒙遜下書曰："頃自春炎旱，害及時苗，碧原青野，倏爲枯壤。將刑政失中，下有冤獄乎？役繁賦重，上天所譴乎？内省多缺，孤之罪也。《書》不云乎：'百姓有過，罪予一人。'可大赦殊死已下。"翌日而澍雨大降。

蒙遜下書說："近來從春天到現在炎熱乾旱，傷害禾苗，碧緑的原野，忽然變成了乾枯的泥土。這難道是刑政失當，下面有冤獄嗎？是賦役繁重，上天怪罪嗎？内省自己有很多闕失，這是我的罪過。《書》上不是說了嗎：'百姓有難，歸罪一人。'可大赦死罪以下的人。"第二天下大雨。

蒙遜聞劉裕滅姚泓，怒甚。門下校郎劉祥言事于蒙遜，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遂殺之。其峻暴如是。顧謂左右曰："古之行師，不犯歲鎮所在。姚氏舜後，軒轅之苗裔也。今鎮星在軒轅，而裕滅之，亦不能久守關中。"

蒙遜聽說劉裕消滅了姚泓，非常憤怒。門下校郎劉祥向蒙遜陳說大事，蒙遜說："你聽說劉裕入關，竟敢洋洋自得！"於是殺了劉祥。蒙遜的暴酷如此。蒙遜對身邊的人說："古代用兵打仗，不犯歲星鎮星所在的地方。姚氏是舜的後代，是軒轅的苗裔。現在鎮星在軒轅，但是劉裕滅了姚泓，也不能長久守住關中。"

蒙遜爲李士業敗于鮮支澗，復收散卒欲戰。前將軍成都諫曰："臣聞高祖有彭城之敗，終成大漢，宜旋師以爲後圖。"蒙遜從之，城建康而歸。

蒙遜在鮮支澗被李士業打敗，又收集散兵想戰鬥。前將軍成都勸諫說："臣下聽說漢高祖曾有彭城之敗，最終成就了大漢，我們最好是把軍隊撤回去，以後再作打算。"蒙遜聽從了，修築建康城而回。

其群下上書曰："設官分職，所以經國濟時；恪勤官次，所以緝熙庶政。當官者以匪躬爲務，受任者以忘身爲效。自皇綱初震，戎馬生郊，公

蒙遜的臣下們上書說："設立各級官職，是治理國家匡救時世的；恭敬勤懇忠於職守，是爲處理好政務。當官者以不顧自身爲急務，任職者應忘身而效忠。自從皇綱初興，戰馬放牧，公私

私草創，未遑舊式。而朝士多違憲制，不遵典章；或公文御案，在家臥署；或事無可否，望空而過。至今黜陟絶于皇朝，駁議寢于聖世，清濁共流，能否相雜，人無勸競之心，苟爲度日之事。豈憂公忘私，奉上之道也！今皇化日隆，遐邇寧泰，宜肅振綱維，申修舊則。”蒙遜納之，命征南姚艾、尚書左丞房晷撰朝堂制。行之旬日，百僚振肅。

草創，没有顧及舊典。而朝廷官吏大多違犯法令，不遵循典章制度；有的公文堆積，却在家中閑居；有的對政事不論可否，衹是望空署白而已。致使現在朝中没有人才的進退，駁議停止，清官和濁官共事，勝任和不勝任的官吏互相混雜，人們没有勸勉争勝之心，苟且度日。這難道是憂公忘私，事奉主上的做法嗎！現在皇化日益隆盛，遠近安寧無事，應該整肅法度，申明修定舊的典章制度。”蒙遜采納，命令征南姚艾、尚書左丞房晷制定朝堂制。施行十多日以後，百官整肅。

太史令張衍言于蒙遜曰：“今歲臨澤城西當有破兵。”蒙遜乃遣其世子政德屯兵若厚塢。蒙遜西至白岸，謂張衍曰：“吾今年當有所定，但太歲在申，月又建申，未可西行。且當南巡，要其歸會，主而勿客，以順天心。計在臨機，慎勿露也。”遂攻浩亹，而蛇盤于帳前。蒙遜笑曰：“前一爲騰蛇，今盤在吾帳，天意欲吾迴師先定酒泉。”燒攻具而還，次于川巖。聞李士業徵兵欲攻張掖，蒙遜曰：“入吾計矣。但恐聞吾迴軍，不敢前也。兵事尚權。”乃露布西境，稱得浩亹，將進軍黄谷。士業聞而大悦，進入都瀆澗。蒙遜潛軍逆之，敗士業于懷城，遂進克酒泉。百姓安堵如故，軍無私焉。以子茂虔爲酒泉太守，士業舊臣皆隨才擢叙。

太史令張衍對蒙遜説：“今年臨澤城西邊將會有戰事。”蒙遜便派他的世子政德在若厚塢屯駐軍隊。蒙遜往西到達了白岸，對張衍説：“我今年將要平定一些地方，但太歲在申，月又建申，不能西去。姑且南巡，讓其回歸，成爲其主，以順應天意。這是臨機應變，小心别泄露了。”於是攻打浩亹，有蛇盤在營帳前。蒙遜笑着説：“前一條是騰蛇，現在盤在我的帳前，天意是要我回師先平定酒泉。”蒙遜焚燒了攻城的器械後帶兵返回，駐在川巖。聽説李士業徵集兵力想攻打張掖，蒙遜説：“落入我的圈套了。衹擔心他聽到我回師，不敢前來。打仗崇尚權變。”就把捷報傳到西邊，稱説已拿下了浩亹，準備進軍黄谷。李士業聽到後十分高興，進入都瀆澗。蒙遜埋伏軍隊迎擊他，在懷城打敗了李士業，攻克了酒泉。百姓安居如故，軍隊没有搶掠。蒙遜讓兒子茂虔爲酒泉太守，李士業的舊臣全都按照才幹選拔任用。

蒙遜以安帝隆安五年自稱州牧，義熙八年僭立，後八年而宋氏受禪，以元嘉十年死，時年六十六，在僞位三十三年。子茂虔立，七年，爲魏所擒，合三十九載而滅。

蒙遜於安帝隆安五年自稱州牧，義熙八年僭立，八年以後宋氏受禪，於元嘉十年去世，當時六十六歲，在僞位三十三年。兒子茂虔立，在位七年後被魏國擒獲，一共三十九年而滅亡。

史臣曰：蒙遜出自夷陬，擅雄邊塞。屬呂光之悖德，深懷仇、粥之冤；推段業以濟時，假以陳、吴之事。稱兵白澗，南凉請和；出師丹嶺，北寇賓服。然而見利忘義，苞禍

史臣曰：蒙遜出自邊遠之地，在邊塞上稱雄。適逢呂光失德，他爲報羅仇、麴粥的冤仇，推舉段業來匡救時世，標榜陳勝、吴廣之事。在白澗興兵，南凉請求講和；出師丹嶺，北方的敵人賓服。然而蒙遜見利忘義，包藏禍心，使親人

滅親，雖能制命一隅，抑亦備諸凶德者矣。

贊曰：光猜人傑，業忌時賢。游飲自晦，匿智圖全。凶心既逞，僞績攸宣。挺兹奸數，馳競當年。

被殺害，雖然能稱王一方，但也是違背仁德的凶惡之人。

贊曰：吕光猜忌人才，段業忌恨時賢。蒙遜游獵飲酒，掩蓋自己，藏匿智慧以圖保全性命。凶惡的野心得以實現，僭僞的業績長久宣揚。施展奸邪之謀，在當年縱横馳騁。

# 晋書卷一百三十

## 載記第三十

### 赫連勃勃

赫連勃勃字屈孑，匈奴右賢王去卑之後，劉元海之族也。曾祖武，劉聰世以宗室封樓煩公，拜安北將軍、監鮮卑諸軍事、丁零中郎將，雄據肆盧川。爲代王猗盧所敗，遂出塞表。祖豹子招集種落，復爲諸部之雄，石季龍遣使就拜平北將軍、左賢王、丁零單于。父衛辰入居塞内，苻堅以爲西單于，督攝河西諸虜，屯于代來城。及堅國亂，遂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萬八千。後魏師伐之，辰令其子力俟提距戰，爲魏所敗。魏人乘勝濟河，克代來，執辰殺之。勃勃乃奔于叱干部。叱干他斗伏送勃勃于魏。他斗伏兄子阿利先戍大洛川，聞將送勃勃，馳諫曰："鳥雀投人，尚宜濟免，况勃勃國破家亡，歸命于我？縱不能容，猶宜任其所奔。今執而送之，深非仁者之舉。"他斗伏懼爲魏所責，弗從。阿利潛遣勁勇篡勃勃于路，送于姚興高平公没奕于，奕于以女妻之。

勃勃身長八尺五寸，腰帶十圍，性辯慧，美風儀。興見而奇之，深加禮敬，拜驍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常參軍國大議，寵遇逾于勳舊。興弟邕言于興曰："勃勃天性不仁，難以親近。陛下寵遇太甚，臣竊惑之。"興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收其藝

赫連勃勃字屈孑，是匈奴右賢王去卑的後代，劉元海的宗族。曾祖劉武，在劉聰的時代因爲是宗室封爲樓煩公，任安北將軍、監鮮卑諸軍事、丁零中郎將，雄據肆盧川。劉武被代王猗盧打敗，就出了塞外。祖父豹子招集部落，再次成爲各部落中最强盛的，石季龍派使者任豹子爲平北將軍、左賢王、丁零單于。父親衛辰入居塞内，苻堅讓他爲西單于，督攝河西各族，屯駐在代來城。到了苻堅國内戰亂，衛辰擁有了朔方之地，軍隊有三萬八千人。後來魏軍來攻打，衛辰命令他兒子力俟提抗戰，被魏軍打敗。魏人乘勝渡過黄河，攻克代來，俘獲衛辰殺掉。勃勃便投奔了叱干部。叱干他斗伏要把勃勃送給魏國。他斗伏哥哥的兒子阿利原先戍守大洛川，聽説準備送走勃勃，飛速前去勸諫説："鳥雀在走投無路時投入人的懷抱，尚且應該幫助免於禍難，何况勃勃國破家亡，向我們歸順呢？即使容不下他，也應該由他投奔别處。現在抓起來把他送給魏，不是仁者的舉動。"他斗伏害怕被魏責罪，没有聽從。阿利暗中派出勇猛之人在路上把勃勃搶走，送給姚興高平公没奕于，没奕于把女兒嫁給了勃勃。

勃勃身高八尺五寸，腰帶十圍，生性善辯聰慧，風度儀表很美。姚興見到他，非常驚奇，對他深表敬重，任爲驍騎將軍，加奉車都尉，經常參預軍事與國政的大事，對他的親寵和厚遇超過了功臣和老臣。姚興的弟弟姚邕對姚興説："勃勃天性不仁，難以親近。陛下對他寵遇太過分，臣下對此有些疑惑。"姚興説："勃勃有匡時救世

用，與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勃勃爲安遠將軍，封陽川侯，使助没奕于鎮高平，以三城、朔方雜夷及衛辰部衆三萬配之，使爲伐魏偵候。姚邕固諫以爲不可。興曰：“卿何以知其性氣？”邕曰：“勃勃奉上慢，御衆殘，貪暴無親，輕爲去就，寵之逾分，終爲邊害。”興乃止。頃之，以勃勃爲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虜二萬餘落，鎮朔方。時河西鮮卑杜崘獻馬八千匹于姚興，濟河，至大城，勃勃留之，召其衆三萬餘人僞獵高平川，襲殺没奕于而并其衆，衆至數萬。

的才能，我正要用他的才藝，和他一起平定天下，有什麽不可以的！”於是任命勃勃爲安遠將軍，封陽川侯，讓他幫助没奕于鎮守高平，把三城、朔方的雜夷以及衛辰的部衆三萬人分給他，讓他爲攻打魏國而偵察敵人。姚邕極力規諫，認爲不能這麽做。姚興説：“你怎麽知道勃勃的性情脾氣？”姚邕説：“勃勃傲慢地奉事主上，殘忍地治理軍隊，貪婪暴虐不講親情，對於去留看得很輕，如果親寵他超過了分寸，最終會成爲邊境上的禍害。”姚興這纔作罷。不久，任命勃勃爲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把三交五部鮮卑以及雜族共二萬多部落配給他，鎮守朔方。當時河西鮮卑杜崘向姚興進獻八千匹馬，渡過黄河，到達大城，勃勃把馬匹扣留了，召集他的三萬多人假裝去高平川游獵，襲擊并殺死了没奕于，兼并了他的軍隊，人馬達到了數萬。

義熙三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赦其境内，建元曰龍昇，署置百官。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國稱大夏。以其長兄右地代爲丞相、代公，次兄力俟提爲大將軍、魏公，叱干阿利爲御史大夫、梁公，弟阿利羅引爲征南將軍、司隸校尉，若門爲尚書令，叱以鞬爲征西將軍、尚書左僕射，乙斗爲征北將軍、尚書右僕射，自餘以次授任。

義熙三年，勃勃僭稱天王、大單于，赦免境内罪人，建年號叫龍昇，設置和任用百官。自稱是匈奴夏后氏的後代，國名叫大夏。任命他長兄右地代爲丞相、代公，次兄力俟提爲大將軍、魏公，叱干阿利爲御史大夫、梁公，弟弟阿利羅引爲征南將軍、司隸校尉，若門爲尚書令，叱以鞬爲征西將軍、尚書左僕射，乙斗爲征北將軍、尚書右僕射，其餘的人依次授任。

其年，討鮮卑薛干等三部，破之，降衆萬數千。進討姚興三城已北諸戍，斬其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諫固險，不從，又復言于勃勃曰：“陛下將欲經營宇内，南取長安，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憑係，然後大業可成。高平險固，山川沃饒，可以都也。”勃勃曰：“卿徒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業草創，衆旅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關中未可圖也。且其諸鎮用命，我若專固一城，彼必并力于我，衆非其敵，亡可立待。吾以雲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其後，救

當年，勃勃討伐鮮卑薛干等三部，打敗了他們，一萬幾千人投降。再往前討伐姚興三城以北的各處邊防駐軍，殺了姚興的將領楊丕、姚石生等。勃勃的各將領勸諫説應堅守，勃勃不聽，各將領又對勃勃説：“陛下準備要統治天下，往南攻取長安，應該首先鞏固根本，使人心有所依托，這樣以後大業纔可以成就。高平險阻堅固，山川肥沃，可以用作國都。”勃勃説：“你們衹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大業草創，軍隊不多，姚興也是當世的雄傑，關中還不能圖謀。而且姚興的各方鎮都服從命令，我們如果專心固守一城，他們一定會合力對付我們，我們的軍隊不是他們的對手，很快就會滅亡。我們風雲般急速前

後則擊其前，使彼疲于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我有也。待姚興死後，徐取長安。姚泓凡弱小兒，擒之方略，已在吾計中矣。昔軒轅氏亦遷居無常二十餘年，豈獨我乎！”于是侵掠嶺北，嶺北諸城門不晝啓。興嘆曰：“吾不用黄兒之言，以至于此！”黄兒，姚邕小字也。

去，出其不意，他們救援前軍我們就攻打後軍，救援後軍就攻打前軍，使他們疲於奔命，我們則從容自若，不到十年，嶺北、河東就會全部歸我所有。等到姚興死後，逐步地攻取長安。姚泓是個平庸懦弱小兒，擒獲他的計謀策略，已經在我的算計中了。從前軒轅氏也曾經有二十多年遷居無常，難道單是我一個人嗎！”於是侵犯掠奪嶺北，嶺北的各個城門白天不敢打開。姚興感嘆説：“我不采用黄兒的話，以致到如此地步！”黄兒是姚邕的小字。

勃勃初僭號，求婚于禿髮傉檀，傉檀弗許。勃勃怒，率騎二萬伐之，自楊非至于支陽三百餘里，殺傷萬餘人，驅掠二萬七千口、牛馬羊數十萬而還。傉檀率衆追之，其將焦朗謂傉檀曰：“勃勃天姿雄驁，御軍齊肅，未可輕也。今因抄掠之資，率思歸之士，人自爲戰，難與争鋒。不如從温圍北渡，趣萬斛堆，阻水結營，制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傉檀將賀連怒曰：“勃勃以死亡之餘，率烏合之衆，犯順結禍，幸有大功。今牛羊塞路，財寶若山，窘弊之餘，人懷貪競，不能督厲士衆以抗我也。我以大軍臨之，必土崩魚潰。今引軍避之，示敵以弱。我衆氣鋭，宜在速追。”傉檀曰：“吾追計决矣，敢諫者斬！”勃勃聞而大喜，乃于陽武下陜鑿凌埋車以塞路。傉檀遣善射者射之，中勃勃左臂。勃勃乃勒衆逆擊，大敗之，追奔八十餘里，殺傷萬計，斬其大將十餘人，以爲京觀，號“髑髏臺”，還于嶺北。

勃勃最初僭稱帝號時，向禿髮傉檀請求娶他女兒，傉檀不答應。勃勃很生氣，率領二萬騎兵攻打傉檀，從楊非打到支陽共三百多里，殺傷一萬多人，搶掠了二萬七千人和數十萬牛馬羊回來。傉檀率領軍隊追趕，將領焦朗對傉檀説：“勃勃天性豪雄，治理軍隊嚴厲整肅，不能輕視。現在他憑着搶掠到的資財，率領着盼望歸去的戰士，人自爲戰，難以和他争勝。不如從温圍向北渡河，到萬斛堆，憑藉河流建造營寨，扼制住咽喉要地，這是百戰百勝的辦法。”傉檀的將領賀連憤怒地説：“勃勃用殘餘之力，率領烏合之衆，反叛作亂，構成禍患，僥幸有了大功績。現在他牛羊多得堵塞了道路，財寶多得像山一樣，窘迫疲敝之餘，人人懷着貪求之心，勃勃再也不能督率策勵士兵來抵抗我們了。我們用大軍去攻打他們，他們一定會徹底崩潰。現在率領軍隊避開他們，是向敵人顯示怯弱。我們的軍隊氣勢正盛，應該迅速追擊。”傉檀説：“我追擊之計已經定了，敢勸諫的人殺死！”勃勃聽到消息後非常高興，就在陽武下狹口處鑿開冰凌埋車輪來堵塞道路。傉檀派善於射箭的人射他們，射中了勃勃的左臂。勃勃率領軍隊迎戰，把傉檀打得大敗，追趕了八十多里，死傷數以萬計，殺死了十多員大將，把尸首堆成了封土的高臺，名叫“髑髏臺”，返回嶺北。

勃勃與姚興將張佛生戰于青石原，又敗之，俘斬五千七百人。興遣將齊難率衆二萬來伐，勃勃退如河曲。難以去勃勃既遠，縱兵掠野，勃

勃勃和姚興的將領張佛生在青石原交戰，又打敗了張佛生，俘獲和殺死了五千七百人。姚興派將領齊難率領二萬軍隊來攻打勃勃，勃勃退到河曲。齊難因爲離勃勃已經很遠，就放縱士兵四

勃潜軍覆之，俘獲七千餘人，收其戎馬兵杖。難引軍而退，勃勃復追擊于木城，拔之，擒難，俘其將士萬有三千，戎馬萬匹。嶺北夷夏降附者數萬計，勃勃于是拜置守宰以撫之。勃勃又率騎二萬入高岡，及于五井，掠平凉雜胡七千餘户以配後軍，進屯依力川。

姚興來伐，至貳城，勃勃候興諸軍未集，率騎擊之。興大懼，遣其將姚文宗距戰，勃勃僞退，設伏以待之。興遣其將姚榆生等追之，伏兵夾擊，皆擒之。興將王奚聚羌胡三千餘户于敕奇堡，勃勃進攻之。奚驍悍有膂力，短兵接戰，勃勃之衆多爲所傷。于是堰斷其水，堡人窘迫，執奚出降。勃勃謂奚曰："卿忠臣也！朕方與卿共平天下。"奚曰："若蒙大恩，速死爲惠。"乃與所親數十人自刎而死。勃勃又攻興將金洛生于黄石固，彌姐豪地于我羅城，皆拔之，徙七千餘家于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領幽州牧以鎮之。

遣其尚書金纂率騎一萬攻平凉，姚興來救，纂爲興所敗，死之。勃勃兄子左將軍羅提率步騎一萬攻興將姚廣都于定陽，克之，坑將士四千餘人，以女弱爲軍賞。拜廣都爲太常。勃勃又攻興將姚壽都于清水城，壽都奔上邽，徙其人萬六千家于大城。是歲，齊難、姚廣都謀叛，皆誅之。

姚興將姚詳棄貳城，南奔大蘇。勃勃遣其將平東鹿奕于要擊之，執詳，盡俘其衆。詳至，勃勃數而斬之。

其年，勃勃率騎三萬攻安定，與姚興將楊佛嵩戰于青石北原，敗之，降其衆四萬五千，獲戎馬二萬匹。進

處搶掠，勃勃秘密地派兵伏擊齊難，俘獲了七千多人，收繳他們的戰馬兵器。齊難領兵後退，勃勃又追擊到木城，攻克木城，擒獲齊難，俘獲一萬三千官兵，一萬匹戰馬。嶺北的夷人、華夏人向勃勃投降歸附的有數萬，勃勃設守宰來安撫他們。勃勃又率領二萬騎兵進入高岡，到達五井，搶掠了七千多户平凉的雜胡分派到後軍裏，進駐依力川。

姚興前來攻打，到達貳城，勃勃趁着姚興各路軍隊還没有會合，率領騎兵攻打他們。姚興非常害怕，派他的將領姚文宗迎戰，勃勃假裝後退，設下埋伏等候。姚興派他的將領姚榆生等率兵追擊，勃勃的伏兵夾擊，把他們全都俘獲。姚興的將領王奚在敕奇堡聚集了三千多户羌人，勃勃去進攻王奚。王奚驍勇有力，短兵相接時，勃勃的士兵有很多被打傷。勃勃便築堤壩截斷水流，敕奇堡裏的人們很窘迫，把王奚抓起來投降。勃勃對王奚説："你是個忠臣！朕正要和你一起平定天下。"王奚説："如能蒙受大恩，讓我早死，這就是恩德。"於是和親近的數十人一起自殺而死。勃勃又到黄石固攻打姚興的將領金洛生，到我羅城攻打彌姐豪地，都攻克，把七千多户遷徙到大城，任命他的丞相右地代領幽州牧來鎮守。

勃勃派尚書金纂率領一萬騎兵攻打平凉，姚興趕來救援，金纂被姚興打敗，戰死。勃勃哥哥的兒子左將軍羅提率領一萬步騎兵到定陽攻打姚興的將領姚廣都，攻克，坑殺了四千多官兵，把婦女作爲軍中的獎賞。任姚廣都爲太常。勃勃又到清水城攻打姚興的將領姚壽都，姚壽都逃到上邽，勃勃把清水城的一萬六千家遷徙到大城。這一年，齊難、姚廣都謀反，勃勃把他們全殺了。

姚興的將領姚詳捨棄貳城，向南逃往大蘇。勃勃派將領平東鹿奕于在路上截擊，抓獲了姚詳，把他的軍隊全都俘虜。姚詳抓回來以後，勃勃責駡并殺死了他。

那一年，勃勃率領三萬騎兵攻打安定，和姚興的將領楊佛嵩在青石北原交戰，打敗了楊佛嵩，他的四萬五千軍士投降，繳獲二萬匹戰馬。

攻姚興將党智隆于東鄉，降之，署智隆光禄勛，徙其三千餘户于貳城。姚興鎮北參軍王買德來奔。勃勃謂買德曰：“朕大禹之後，世居幽朔。祖宗重暉，常與漢魏爲敵國。中世不競，受制于人。逮朕不肖，不能紹隆先構，國破家亡，流離漂虜。今將應運而興，復大禹之業，卿以爲何如？”買德曰：“自皇晋失統，神器南移，群雄岳峙，人懷問鼎，况陛下奕葉載德，重光朔野，神武超于漢皇，聖略邁于魏祖，而不于天啓之機建成大業乎！今秦政雖衰，藩鎮猶固，深願蓄力待時，詳而後舉。”勃勃善之，拜軍師中郎將。

乃赦其境内，改元爲鳳翔。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萬人，于朔方水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勃勃自言：“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可以統萬爲名。”阿利性尤工巧，然殘忍刻暴，乃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并築之。勃勃以爲忠，故委以營繕之任。又造五兵之器，精鋭尤甚。既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如其入也，便斬鎧匠。又造百煉剛刀，爲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吴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逋。如風靡草，威服九區。”世甚珍之。復鑄銅爲大鼓，飛廉、翁仲、銅駝、龍獸之屬，皆以黄金飾之，列于宫殿之前。凡殺工匠數千，以是器物莫不精麗。

于是議討乞伏熾磐。王買德諫曰：“明王之行師也，軌物以德，不以暴。且熾磐我之與國，新遭大喪，今若伐之，豈所謂乘理而動，上感靈

到東鄉進攻姚興的將領党智隆，党智隆投降，勃勃任他爲光禄勛，把三千多户遷徙到貳城。姚興的鎮北參軍王買德來投奔。勃勃對王買德說：“朕是大禹的後裔，世代居住在北方。祖宗有光輝業績，常常與漢魏爲敵國。中期不强大，受制於人。到了朕不肖，不能繼承發揚先輩的功業，國破家亡，流離失所。現在將要應運興起，恢復大禹的偉業，你認爲怎麼樣？”王買德說：“自從皇晋失去綱紀，政權南移，群雄對峙，人人懷有問鼎的雄心，何况陛下累世積德，在北方世代繼承前王的事業，神明威武超過漢皇，謀略超過魏祖，却不在上天開啓之際建成大業嗎！現在秦國國政雖然衰敗，但是藩鎮還穩固，很希望陛下積蓄力量等待機會，詳備後再行動。”勃勃很贊賞他，任他爲軍師中郎將。

於是在境内實行赦免，改年號爲鳳翔。任用叱干阿利兼領將作大匠，徵發嶺北十萬夷人、華夏人，在朔方水北邊、黑水南邊修築都城。勃勃自己説道：“朕正要統一天下，統治萬邦，可以用統萬作名稱。”阿利生性特别工巧，然而殘忍刻暴，竟以塵土修築城墻，如果錐子能插入一寸，就殺了修築的工匠一并築入墻中。勃勃把阿利看作是忠誠，所以把修建都城的任務交給了他。又製造五兵器械，更是極爲精鋭。做成以後呈送上來，一定有送命的工匠：弓箭射不進鎧甲的，就殺死做弓的人；如果射進去了，就殺死製造鎧甲的匠人。又製造百煉鋼刀，上面做了一個龍雀大環，號稱“大夏龍雀”，在刀背上鑄刻銘文說：“古代的鋭利兵器，有吴楚的湛盧。大夏的龍雀寶刀，名冠帝都。可以用來安撫遠方，可以用來懷柔逃亡者。就像風吹小草，威力懾服九州。”世人非常珍愛這把刀。再用銅鑄成大鼓，那些飛廉、翁仲、銅駝、龍獸之類，都用黄金來裝飾，列在宫殿之前。一共殺了數千名工匠，因此器物無不精美華麗。

於是商議討伐乞伏熾磐。王買德勸諫說：“聖賢君主用兵打仗，用德來訓導人，而不凶惡。而且熾磐是我們的友好國家，剛遭受了大喪，如果現在攻打他，這難道是所謂的順理而行，感應

和之義乎！苟恃衆力，因人喪難，匹夫猶耻爲之，而况萬乘哉！”勃勃曰：“甚善。微卿，朕安聞此言！”

祥和之氣的道理嗎！如果憑恃着軍隊强大，趁着别人大喪的災難去攻打，匹夫也羞耻做這種事情，何况皇帝呢！”勃勃説：“很好，要是没有愛卿，朕豈能聽得到這些話！”

其年，下書曰：“朕之皇祖，自北遷幽朔，姓改姒氏，音殊中國，故從母氏爲劉。子而從母之姓，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或以因生爲氏，或以王父之名。朕將以義易之。帝王者，係天爲子，是爲徽赫實與天連，今改姓曰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永享無疆大慶。係天之尊，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統，皆以鐵伐爲氏，庶朕宗族子孫剛鋭如鐵，皆堪伐人。”立其妻梁氏爲王后，子璝爲太子，封子延陽平公，昌太原公，倫酒泉公，定平原公，滿河南公，安中山公。

那一年，勃勃下書説：“朕的祖先，從北遷到幽朔，改姓爲姒氏，因爲語言和中原不一樣，所以隨母氏姓劉。兒子隨母親的姓，不合乎禮。古人氏族没有常規，有的是用出生地作氏，有的是用祖父的稱號作氏。朕準備根據義理改姓。帝王，是上天之子，這就是説美好顯赫實際上和上天連在一起，現在就改姓叫赫連氏，希望能和上天的意願相同，長久地享有無盡的吉慶。是上天之尊，不能讓旁出的宗族共同擁有，不是嫡系子孫的，都用鐵伐作氏，希望朕的宗族子孫像鐵那樣剛强鋭利，都能攻伐别人。”勃勃立妻子梁氏爲王后，兒子赫連璝爲太子，封兒子赫連延爲陽平公，赫連昌爲太原公，赫連倫爲酒泉公，赫連定爲平原公，赫連滿爲河南公，赫連安爲中山公。

又攻姚興將姚逵于杏城。二旬，克之，執逵及其將姚大用、姚安和、姚利僕、尹敵等，坑戰士二萬人。

又到杏城去攻打姚興的將領姚逵。二十天後，攻克了杏城，俘獲了姚逵和他的部將姚大用、姚安和、姚利僕、尹敵等人，活埋了二萬士兵。

遣其御史中丞烏洛孤盟于沮渠蒙遜曰：“自金晋數終，禍纏九服，趙魏爲長蛇之墟，秦隴爲豺狼之穴，二都神京，鞠爲茂草，蠢爾群生，罔知憑賴。上天悔禍，運屬二家，封疆密邇，道會義親，宜敦和好，弘康世難。爰自終古，有國有家，非盟誓無以昭神祇之心，非斷金無以定終始之好。然晋楚之成，吴蜀之約，咸口血未乾，而尋背之。今我二家，契殊曩日，言未發而有篤愛之心，音一交而懷傾蓋之顧，息風塵之警，同克濟之誠，戮力一心，共濟六合。若天下有事，則雙振義旗；區域既清，則并敦魯衛。夷險相赴，交易有無，爰及子孫，永崇斯好。”蒙遜遣其將沮

勃勃派御史中丞烏洛孤去和沮渠蒙遜結盟，説：“自從屬金德的晋氣數終盡，災禍就困擾着九州，趙魏成了長蛇爬行之廢墟，秦隴成了豺狼的巢穴，兩朝的帝都，都變成雜草之地，無知的衆生，不知道依靠誰。上天追悔所造成的禍患，福運分屬兩國，疆界貼近，道義相親，理應敦睦友好，大力救濟世上的災難。自從遠古以來，有國有家，不盟誓就無法顯明神祇的意志，不同心協力就無法定長久的友好。但是晋國楚國的和約，吴國蜀國的盟約，都是血漬還没有乾，很快就違背了。現在我們這兩家，契約不同於往昔，還没有交談互相就有了真誠相愛之心，一交談就懷有一見如故之意，停止了戰争的警報，共同擁有救世的誠心，協力同心，共同匡救天下。如果天下有大事，就雙方舉起義旗；宇内清平，就共同效法魯國衛國。互相分擔平安和

渠漢平來盟。

危險，互通有無，直到子孫，永遠結爲盟好。”蒙遜派他的將領沮渠漢平來結盟。

勃勃聞姚泓將姚嵩與氐王楊盛相持，率騎四萬襲上邽，未至而嵩爲盛所殺。勃勃攻上邽，二旬克之，殺泓秦州刺史姚平都及將士五千人，毁城而去。進攻陰密，又殺興將姚良子及將士萬餘人。以其子昌爲使持節、前將軍、雍州刺史，鎮陰密。泓將姚恢棄安定，奔于長安，安定人胡儼、華韜率户五萬據安定，降于勃勃。以儼爲侍中，韜爲尚書，留鎮東羊苟兒鎮之，配以鮮卑五千。進攻泓將姚諶于雍城，諶奔長安。勃勃進師次郿城，泓遣其將姚紹來距，勃勃退如安定。胡儼等襲殺苟兒，以城降泓。勃勃引歸杏城，笑謂群臣曰：“劉裕伐秦，水陸兼進，且裕有高世之略，姚泓豈能自固！吾驗以天時人事，必當克之。又其兄弟内叛，安可以距人！裕既克長安，利在速返，正可留子弟及諸將守關中。待裕發軫，吾取之若拾芥耳，不足復勞吾士馬。”于是秣馬厲兵，休養士卒。尋進據安定，姚泓嶺北鎮戍郡縣悉降，勃勃于是盡有嶺北之地。

勃勃聽説姚泓的將領姚嵩和氐王楊盛相持不下，就率領四萬騎兵去襲擊上邽，還没有到達，姚嵩已經被楊盛殺死。勃勃攻打上邽，二十天而攻克，殺死了姚泓的秦州刺史姚平都和五千官兵，毁城後離去。進攻陰密，殺死了姚興的將領姚良子和一萬多官兵。任命他兒子赫連昌爲使持節、前將軍、雍州刺史，鎮守陰密。姚泓的將領姚恢丢下安定，逃奔長安，安定人胡儼、華韜率領五萬户人占據安定，向勃勃投降。勃勃任命胡儼爲侍中，華韜爲尚書，留下鎮東羊苟兒鎮守安定，派給他五千鮮卑人。勃勃前去雍城進攻姚泓的將領姚諶，姚諶逃到長安。勃勃率軍前進，駐扎在郿城，姚泓派他的將領姚紹來抵抗，勃勃退到安定。胡儼等人襲擊并殺死了羊苟兒，率領全城人投降了姚泓。勃勃領兵回到杏城，笑着對群臣説：“劉裕攻打秦，水陸并進，而且劉裕有超出世人的謀略，姚泓怎能保住自己！我用天時人事來考察，劉裕一定會打敗姚泓。而且姚氏兄弟内部不和，怎麽可以抵抗别人！劉裕攻克長安以後，最好是迅速回去，留下子弟和各將領守在關中。等到劉裕出發以後，我攻取長安就像撿起地上的草芥那麽容易，不值得再讓我的兵馬辛苦了。”便厲兵秣馬，休養士兵。不久進據安定，姚泓在嶺北鎮戍的郡縣全都投降，勃勃便全部占有了嶺北的地方。

俄而劉裕滅泓，入于長安，遣使遺勃勃書，請通和好，約爲兄弟。勃勃命其中書侍郎皇甫徽爲文而陰誦之，召裕使前，口授舍人爲書，封以答裕。裕覽其文而奇之，使者又言勃勃容儀瓌偉，英武絶人。裕嘆曰：“吾所不如也！”既而勃勃還統萬，裕留子義真鎮長安而還。勃勃聞之，大悦，謂王買德曰：“朕將進圖長安，卿試言取之方略。”買德曰：“劉裕滅秦，所謂以亂平亂，未有德政以濟蒼生。關中形勝之地，而以弱才小兒守

不久，劉裕滅了姚泓，進入長安，派使者送給勃勃書信，請求和好，約爲兄弟。勃勃命令他的中書侍郎皇甫徽寫了回信，自己暗中熟記回信，把劉裕的使者叫到跟前，自己口授舍人寫回信，封上信回覆劉裕。劉裕讀了勃勃的回信，對他很表驚奇，使者又説勃勃容儀奇偉，英武絶人。劉裕贊嘆説：“這是我比不上的啊！”勃勃没多久就回到了統萬，劉裕留下兒子劉義真鎮守長安就回去了。勃勃聽説後非常高興，對王買德説：“朕準備攻打長安，愛卿説説謀取的辦法。”王買德説：“劉裕滅秦，正是所説的以亂平亂，没有用德政來救濟百姓。關中地勢優越，却用能

之，非經遠之規也。狼狽而返者，欲速成篡事耳，無暇有意于中原。陛下以順伐逆，義貫幽顯，百姓以君命望陛下義旗之至，以日爲歲矣。青泥、上洛，南師之衝要，宜置游兵斷其去來之路。然後杜潼關，塞崤陝，絶其水陸之道。陛下聲檄長安，申布恩澤，三輔父老皆壺漿以迎王師矣。義真獨坐空城，逃竄無所，一旬之間必面縛麾下，所謂兵不血刃，不戰而自定也。"勃勃善之，以子璝都督前鋒諸軍事，領撫軍大將軍，率騎二萬南伐長安，前將軍赫連昌屯兵潼關，以買德爲撫軍右長史，南斷青泥，勃勃率大軍繼發。璝至渭陽，降者屬路。義真遣龍驤將軍沈田子率衆逆戰，不利而退，屯劉迴堡。田子與義真司馬王鎮惡不平，因鎮惡出城，遂殺之。義真又殺田子。于是悉召外軍入于城中，閉門距守。關中郡縣悉降。璝夜襲長安，不克。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采路絶。劉裕聞之，大懼，乃召義真東鎮洛陽，以朱齡石爲雍州刺史，守長安。義真大掠而東，至于灞上，百姓遂逐齡石，而迎勃勃入于長安。璝率衆三萬追擊義真，王師敗績，義真單馬而遁。買德獲晋寧朔將軍傅弘之、輔國將軍蒯恩、義真司馬毛脩之于青泥，積人頭以爲京觀。于是勃勃大饗將士于長安，舉觴謂王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周而果效，可謂算無遺策矣。雖宗廟社稷之靈，亦卿謀猷之力也。此觴所集，非卿而誰！"于是拜買德都官尚書，加冠軍將軍，封河陽侯。

力不强的小孩子來鎮守，不是長久之計。劉裕匆忙返回的原因，是想急速地成就他篡奪皇位而已，來不及對中原費心。陛下以順攻逆，大義通達天地，百姓盼望陛下義旗到來，度日如年。青泥和上洛，是南軍的要衝，應該安置流動的兵力截斷敵人來往的通路。然後堵塞潼關和崤陝，斷絶他們的水陸通道。陛下傳檄長安，向百姓宣揚恩德，三輔的父老都會提着酒食歡迎陛下的軍隊。劉義真獨坐空城，没有地方逃竄，十天之内一定會到陛下面前來投降，正所謂兵不血刃，不戰而自定。"勃勃認爲很好，任命兒子赫連璝爲都督前鋒諸軍事，兼領撫軍大將軍，率領二萬騎兵南攻長安，前將軍赫連昌屯兵潼關，任命王買德爲撫軍右長史，往南截斷青泥的道路，勃勃率領大軍接着出發。赫連璝到達渭陽，投降的人一路上接連不斷。劉義真派出龍驤將軍沈田子率領軍隊迎戰，作戰不利，後退，屯駐在劉迴堡。沈田子對劉義真的司馬王鎮惡不滿，趁着王鎮惡出城時，就殺了他。劉義真又殺了沈田子。便把城外的軍隊全都召入城中，關閉城門堅守。關中的郡縣全都向勃勃投降。赫連璝晚上襲擊長安，没有攻下來。勃勃前進占據了咸陽，長安所有的通道都被封鎖。劉裕聽到消息，非常恐懼，就命令劉義真往東鎮守洛陽，任命朱齡石爲雍州刺史，守衛長安。劉義真一路上大肆搶掠着往東走，到了灞上，百姓驅逐朱齡石，把勃勃迎進長安。赫連璝率領三萬軍隊追擊劉義真，義真的軍隊大敗，劉義真獨自騎馬逃跑。王買德在青泥俘獲晋的寧朔將軍傅弘之、輔國將軍蒯恩、劉義真的司馬毛脩之，堆積起人頭封土成冢。於是勃勃在長安宴賜將士，舉起酒杯對王買德説："愛卿前些日子的話，一個來回便應驗，可以説是算無遺策了。這雖然有宗廟社稷的神靈保佑，但也有卿的謀劃之力。這杯酒所要敬的，不是卿還有誰！"於是任王買德爲都官尚書，加冠軍將軍，封河陽侯。

赫連昌攻齡石及龍驤將軍王敬于潼關之曹公故壘，克之，執齡石及敬送于長安。群臣乃勸進，勃勃曰：

赫連昌在潼關的曹公原軍營攻打朱齡石和龍驤將軍王敬，攻克，抓獲了朱齡石和王敬，送到長安。群臣又勸勃勃登上帝位，勃勃説："朕没

"朕無撥亂之才，不能弘濟兆庶，自枕戈寢甲，十有二年，而四海未同，遺寇尚熾，不知何以謝責當年，垂之來葉！將明揚仄陋，以王位讓之，然後歸老朔方，琴書卒歲。皇帝之號，豈薄德所膺！"群臣固請，乃許之。于是爲壇于灞上，僭即皇帝位，赦其境内，改元爲昌武。遣其將叱奴侯提率步騎二萬攻晋并州刺史毛德祖于蒲坂，德祖奔于洛陽。以侯提爲并州刺史，鎮蒲坂。

有治理亂世的才能，不能救助千萬百姓，自從枕戈寢甲以來，已經十二年，但是四海還没有統一，遺留的敵人氣焰還很囂張，不知該怎樣謝罪於當前，流傳將來！朕準備選拔出身卑微但有才幹的人才，把王位讓給他，然後朕就歸老朔方，以彈琴讀書打發時光。皇帝的稱號，豈是我這個寡德的人所能承受的！"群臣堅決請求，勃勃纔答應。便在灞上築起壇場，僭即皇帝位，在境内實行赦免，改年號爲昌武。派他的將領叱奴侯提率領二萬步兵騎兵到蒲坂進攻晋的并州刺史毛德祖，毛德祖逃到洛陽。勃勃任命侯提爲并州刺史，鎮守蒲坂。

勃勃歸于長安，徵隱士京兆韋祖思。既至而恭懼過禮，勃勃怒曰："吾以國士徵汝，奈何以非類處吾！汝昔不拜姚興，何獨拜我？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爲帝王，吾死之後，汝輩弄筆，當置吾何地！"遂殺之。

勃勃回到長安，召隱士京兆人韋祖思。韋祖思到來以後，恭敬恐懼超過了禮節，勃勃憤怒地説："我徵召你爲國士，你爲什麽把我當作不同的種族來看待！你當年不拜姚興，爲什麽單單拜我？我現在還没有死，你還不把我當作帝王，我死了以後，你們摇弄筆杆，將把我置於何地！"於是殺了韋祖思。

群臣勸都長安，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累帝舊都，有山河四塞之固！但荆吴僻遠，勢不能爲人之患。東魏與我同壤境，去北京裁數百餘里，若都長安，北京恐有不守之憂。朕在統萬，彼終不敢濟河，諸卿適未見此耳！"其下咸曰："非所及也！"乃于長安置南臺，以璝領大將軍、雍州牧、録南臺尚書事。

群臣勸勃勃定都長安，勃勃説："朕難道不知道長安是歷朝古都，有着山河環繞的穩固！但是荆吴偏遠，勢必不能成爲大患，東魏和我們有共同的邊境，離北都城纔數百里，如果定都長安，北都城恐怕會有守不住的憂患。朕在統萬，他們不敢渡過黄河，你們没有看到這一點！"臣下全都説："陛下不是我們能比得上的！"就在長安設南臺，任命赫連璝兼領大將軍、雍州牧、録南臺尚書事。

勃勃還統萬，以宫殿大成，于是赦其境内，又改元曰真興。刻石都南，頌其功德，曰：

勃勃回統萬，因爲宫殿大規模建成，於是在境内實行赦免，又改年號真興。在都城南部刻石歌頌勃勃的功德，文詞説：

> 夫庸大德盛者，必建不刊之業；道積慶隆者，必享無窮之祚。昔在陶唐，數鍾厄運，我皇祖大禹以至聖之姿，當經綸之會，鑿龍門而闢伊闕，疏三江而决九河，夷一元之窮災，拯六合之沈溺，鴻績侔于天地，神功邁于造化，故二儀降祉，三靈叶

> 功德盛大的人，一定會建立不可磨滅的事業；道義很高的人，一定會享受無窮的福運。從前在陶唐的時候，多次遭逢厄運，我皇祖大禹以至聖的雄姿，擔當治理大事，鑿通龍門而開闢伊闕，疏通三江而開導九河，鏟除了全國的災難，拯救了天下的困厄，功績和天地相等，神功超過自然，所以天地降下福祉，天地人協同輔佑，把帝位讓給了賢

贊，揖讓受終，光啓有夏。傳世二十，歷載四百，賢辟相承，哲王繼軌，徽猷冠于玄古，高範煥乎疇昔。而道無常夷，數或屯險，王桀不綱，網漏殷氏，用使金暉絶于中天，神轡輟于促路。然純曜未渝，慶綿萬祀，龍飛漠南，鳳峙朔北。長轡遠馭，則西罩崐山之外；密網遐張，則東絙滄海之表。爰始逮今，二千餘載，雖三統迭制于崤、函，五德革運于伊、洛，秦、雍成篡弑之墟，周、豫爲争奪之藪，而幽朔謐爾，主有常尊于上；海代晏然，物無異望于下。故能控弦之衆百有餘萬，躍馬長驅，鼓行秦、趙，使中原疲于奔命，諸夏不得高枕，爲日久矣。是以偏師暫擬，涇陽摧隆周之鋒；赫斯一奮，平陽挫漢祖之鋭。雖霸王繼踪，猶朝日之升扶桑；英豪接踵，若夕月之登濛汜。自開闢已來，未始聞也。非夫卜世與乾坤比長，鴻基與山岳齊固，孰能本枝于千葉，重光于萬祀，履寒霜而逾榮，蒙重氛而彌耀者哉！

明的大禹，開創了夏朝。相傳了二十代，經歷了四百年，賢能的君主相承不絶，聖哲的帝王一個跟着一個，策略的高明超過了遠古，高尚的風範比古代更輝煌。但是道路没有永遠平坦的，命運有時也會碰到艱險，夏桀不守綱紀，法網疏脱了殷氏，因此讓金色的光輝在中天滅絶，神靈的鸞轡在路途停止。但是潔白日光還没有改變，吉慶延續萬年，龍興漠南，鳳立朔北，朝廷長長的繮繩駕馭遠方，往西覆蓋崐山之外；朝廷的細網遠遠地張開，往東連接到了滄海邊上。從開初到現在，二千多年，即使在崤、函三代正朔相繼改制，在伊水、洛水五德更革，秦、雍一帶成了篡權殺君之地，周、豫成爲你争我奪的淵藪，但是北邊安寧無事，君主有恒常的尊貴；海代寧静，人們没有不尋常的欲望。所以能够有一百多萬的戰士，策馬馳騁，直到秦、趙，使中原疲於奔命，諸夏不能高枕無憂，日子已經很久。所以偏師短暫準備，在涇陽摧毁了隆周的鋒芒；憤然行動，像在平陽挫敗漢高祖的鋭氣一樣。即使是霸王一個接着一個，像早晨的太陽升起在扶桑；英豪不斷涌現，就像晚上的月亮升上了濛汜。自從開天闢地以來，還不曾聽説過這樣的盛况。如果不是國運和乾坤一樣長久，鴻大的基業和山岳一樣穩固，誰能够流傳千代，帝王相承萬年，經歷了寒霜却更加繁茂，蒙受了重重凶雲以後却更加明亮！

于是玄符告徵，大猷有會，我皇誕命世之期，應天縱之運，仰協時來，俯順時望。龍升北京，則義風蓋于九區；鳳翔天域，則威聲格于八表。屬奸雄鼎峙之秋，群凶岳立之際，昧旦臨朝，日旰忘膳，運籌命將，舉無遺策。親御六戎，則有征無戰。故僞秦以三世之資，喪魂于關隴；河源望旗而委質，北虜欽風而納款。德音著于柔服，威刑彰

於是玄符明示瑞祥，治國大道會集，我皇生在治世之時，順應上天賦予的期運，仰受時運輔贊，俯順世時厚望。像龍一樣在北都興起，道義覆蓋了九州；像鳳一樣翱翔在天宇，威名傳到了八方。遇到奸雄鼎立的時候，遇到了凶人對抗的時刻，我皇天未亮就上朝，廢寢忘食，策劃謀略任用將領，一舉一動没有失算的地方。親自統率六軍，有征無戰。因此僞秦憑着三世的力量，却在關隴被打得喪魂失魄；黄河上游隨着我皇的旗幟到來而歸順，北方的盜寇聞風而降。頌歌

于伐叛，文教與武功并宣，俎豆與干戈俱運。五稔之間，道風弘著，暨乎七載而王猷允洽。乃遠惟周文，啓經始之基；近詳山川，究形勝之地，遂營起都城，開建京邑。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高隅隱日，崇墉際雲，石郭天池，周綿千里。其爲獨守之形，險絶之狀，固以遠邁於咸陽，超美於周洛。若乃廣五郊之義，尊七廟之制，崇左社之規，建右稷之禮，御太一以繕明堂，模帝坐而營路寢，閶闔披霄而山亭，象魏排虚而岳峙，華林靈沼，崇臺秘室，通房連閣，馳道苑園，可以蔭映萬邦，光覆四海，莫不鬱然并建，森然畢備，若紫微之帶皇穹，閬風之跨后土。然宰司鼎臣，群黎士庶，僉以爲重威之式，有闕前王。于是延王爾之奇工，命班輸之妙匠，搜文梓于鄧林，采綉石于恒嶽，九域貢以金銀，八方獻其瑰寶，親運神奇，參制規矩，營離宫于露寢之南，起别殿于永安之北。高構千尋，崇基萬仞。玄棟鏤棍，若騰虹之揚眉；飛檐舒咢，似翔鵬之矯翼。二序啓矣，而五時之坐開；四隅陳設，而一御之位建。温宫膠葛，凉殿崢嶸，絡以隨珠，綷以金鏡。雖曦望互升于表，而中無晝夜之殊；陰陽迭更于外，而内無寒暑之别。故善目者不能爲其名，博辯者不能究其稱，斯蓋神明之所規模，非人工之所經制。若乃尋名以求類，迹狀以效真，據質以究名，形疑妙出，雖如來須彌之寶塔，帝釋忉利之神宫，尚

在安撫歸附者中高唱，威嚴的刑罰在討伐叛逆者時顯示，文章教化和戰功同時傳布，禮治和征伐一起運用。五年之間，道德教化弘揚，七年以後王道協和。於是遠效周文王，開創基業；走近山川審察，探尋形勝，建起都城，創建京邑。背靠名山而面對洪流，左邊是黄河渡口，右邊是重重關塞。高峻的屋角遮蔽了太陽，高聳的城墻上接雲端，石做的城郭天池，周圍千里。作爲獨守的地形，險絶的狀貌，已經遠遠超過咸陽，比周洛更爲出色。至於弘揚五郊之祭禮，尊崇七廟的制度，推崇左社的規章，建立右稷的禮法，以天神來修繕明堂，模仿天帝的居處來營建住所，宫門上接雲霄而以山爲亭，闕門挺拔凌空而像山岳峙立，繁茂的樹林華美的池沼，高臺秘室，相通的房屋，連接的樓閣，車馬行走的大道，宫禁中的園林，可以覆映萬邦，光照四海，無不建造齊全，應有盡有，就好像紫微星在天空，閬風山跨越大地。但是宰輔官吏王公重臣，士人庶民，全都認爲重威之法，比前王還有闕失。於是招延像王爾那樣的能工，像魯班那樣的巧匠，到鄧林裏搜求斑紋梓木，到恒嶽開采彩色石料，九州進貢金銀，八方獻出瑰寶，親自用神奇的方法，制定規矩，在露寢的南邊營建離宫，在永安的北邊建起别殿。屋宇高千尋，基址高萬仞。玄色棟梁雕刻的檁木，就像飛龍揚起的眉毛；上翹的屋檐伸展，就像翱翔的大鵬矯健的雙翼。東西二房開啓，五時的座位擺列；宫殿四角陳列設置各種物品，帝王的寶座確定。温暖的皇宫寬敞開闊，凉爽的大殿高峻深邃，用隨和珠纏繞，用銅鏡鑲嵌。雖然外面太陽和月亮更相升起，但是宫殿裏没有白晝和夜晚的差别；雖然外面明暗互相更替，但是裏面没有冬季和夏季的不同。所以善於觀測的人不能起名，通達善辯的人無法推求稱謂，這是神明所規制，不是人工所營造。至於尋求名稱以求相似，推究形狀來求真，根據質地來推究名

未足以喻其麗，方其飾矣。

昔周宣考室而咏于詩人，閟宫有侐而頌聲是作。况乃太微肇制，清都啓建，軌一文昌，舊章唯始，咸秩百神，賓享萬國，群生開其耳目，天下咏其來蘇，亦何得不播之管弦，刊之金石哉！乃樹銘都邑，敷贊碩美，俾皇風振于來葉，聖庸垂乎不朽。

其辭曰：

“於赫靈祚，配乾比隆。巍巍大禹，堂堂聖功。仁被蒼生，德格玄穹。帝錫玄珪，揖讓受終。哲王繼軌，光闡徽風。道無常夷，數或不競。金精南邁，天輝北映。靈祉逾昌，世葉彌盛。惟祖惟父，克廣休命。如彼日月，連光接鏡。玄符瑞德，乾運有歸。誕鍾我后，應圖龍飛。落落神武，恢恢聖姿。名教内敷，群妖外夷。化光四表，威截九圍。封畿之制，王者常經。乃延輸爾，肇建帝京。土苞上壤，地跨勝形。庶人子來，不日而成。崇臺霄峙，秀闕雲亭。千榭連隅，萬閣接屏。晃若晨曦，昭若列星。離宫既作，别宇云施。爰構崇明，仰準乾儀。懸甍風閲，飛軒雲垂。温室嵯峨，層城參差。楹雕虬獸，節鏤龍螭。瑩以寶璞，飾以珍奇。稱因褒著，名由實揚。偉哉皇室，盛矣厥章！義高靈臺，美隆未央。邁軌三五，貽則霸王。永世垂範，億載彌光。”

稱，外形神似而更爲精妙，即使是用如來須彌的寶塔，帝釋忉利的神宫，也還不足以比喻其華麗，比擬其裝飾。

從前周宣王在宫殿落成後舉行祭禮而受到詩人咏贊，神廟清静而贊歌傳唱。何况宫廷創制，清都營建，以文昌爲準則，舊章初始，百神都得其位，享宴萬國，衆生大開眼界，天下歌唱獲得了新生，又怎麽能不把這盛事傳揚於音樂，雕刻在金石呢！於是在都邑裏立起碑銘，贊頌美好，使皇化在後世傳揚，讓皇業永垂而不朽。

銘文寫道：

“神明福運，與天相配。巍巍大禹，堂堂聖功。仁愛遍及人間，道德到達上天。帝堯賜大禹玄圭，帝舜把帝位讓給大禹。大禹繼承堯舜的事業，發揚光大美好的風範。大道不會總是平坦，皇運也有不興旺的時候。金色精華向南而去，上天的光輝在北方映照。神明的福佑更加昌盛，世代相傳的事業更加盛大。祖輩父輩，能够光大天子的旨意。就像太陽和月亮，不斷閃耀着光芒。天降祥瑞德運，天命有所歸附。鍾愛於我們的皇帝，順應圖符而龍飛。開朗神武，恢弘聖姿。在内傳揚名教，在外鏟除群妖。教化光照四方，聲威遠播九州。封畿的制度，是帝王的常法。於是招延能工巧匠，開始營建帝京。帝京有沃壤，占據險要的地方。百姓争先效力，帝京很快建成。高大的臺閣矗立霄漢，秀美的宫闕高聳入雲。千萬臺榭相連，無數樓閣相接。像早晨的陽光，夜晚的星星。離宫建成以後，别的屋宇也大量修建。建造高大，以合天道。懸空的瓦甍像風檢閲，飛翹的樓軒像雲垂下。保暖的房屋宏偉壯觀，高大的城闕錯落排列。楹柱上雕刻着虬獸，斗栱上鏤刻着龍螭。讓珍貴的玉石輝映光彩，用奇珍異寶來裝飾。名稱通過贊美而聞名，美譽通過實際情况而傳揚。偉大啊皇室，盛美啊文飾！道義比靈臺還高，秀美超過未央宫。規制超越了三王五帝，給後世

的霸王留下了準則。世代流傳，萬年傳揚。”

其秘書監胡義周之辭也。名其南門曰朝宋門，東門曰招魏門，西門曰服涼門，北門曰平朔門。追尊其高祖訓兜曰元皇帝，曾祖武曰景皇帝，祖豹子曰宣皇帝，父衛辰曰桓皇帝，廟號太祖，母苻氏曰桓文皇后。

這是秘書監胡義周的手筆。給南門取名叫朝宋門，東門叫招魏門，西門叫服涼門，北門叫平朔門。追尊他高祖訓兜爲元皇帝，曾祖武爲景皇帝，祖父豹子爲宣皇帝，父親衛辰爲桓皇帝，廟號爲太祖，母親苻氏爲桓文皇后。

勃勃性凶暴好殺，無順守之規。常居城上，置弓劍于側，有所嫌忿，便手自殺之，群臣忤視者毀其目，笑者决其脣，諫者謂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夷夏囂然，人無生賴。在位十三年而宋受禪，以宋元嘉二年死。子昌嗣僞位，尋爲魏所擒。弟定僭號于平凉，遂爲魏所滅。自勃勃至定凡二十有五載而亡。

勃勃生性凶暴，嗜好殺人，没有常規。常常站在城頭上，把弓劍放在身旁，凡是覺得嫌惡憎恨的人，就親自殺死，大臣們有面對面看他的，就毁壞他的眼睛，有敢發笑的，就毁破他的嘴唇，把進諫的人説成是誹謗，先割下他的舌頭，然後殺了他。夷人、華夏人都躁動不安，民不聊生。勃勃在位十三年後宋受禪，於宋元嘉二年死。兒子赫連昌繼僞位，不久被魏俘獲。弟弟赫連定在平凉僭稱帝號，最終被魏滅亡。從赫連勃勃到赫連定一共存在二十五年後滅亡。

史臣曰：赫連勃勃獯醜種類，入居邊宇，屬中壤分崩，緣間肆慝，控弦鳴鏑，據有朔方。遂乃法玄象以開宫，擬神京而建社，竊先王之徽號，備中國之禮容，驅駕英賢，窺闚天下。然其器識高爽，風骨魁奇，姚興睹之而醉心，宋祖聞之而動色。豈陰山之韞異氣，不然，何以致斯乎！雖雄略過人，而凶殘未革，飾非距諫，酷害朝臣，部內囂然，忠良卷舌，滅亡之禍，宜在厥身，猶及其嗣，非不幸也。

史臣曰：赫連勃勃是獯種族，入居邊疆，恰值中原分崩離析，趁機肆虐，興兵打仗，占據了朔方。於是就以天象開建宫殿，仿帝都建立社廟，竊取了先王的稱號，具備了中原的禮儀，統率英豪賢士，想竊取天下。但是他有度量見識，風骨魁偉奇特，姚興看到他後很佩服，宋祖聽到時面帶敬意。這難道是陰山蘊藏着奇異之氣，不然，怎麽會如此興旺！勃勃雖然雄略過人，但是凶殘的本性不改，文過飾非，拒絶勸諫，殘害朝中大臣，部内人心躁動，忠良閉口不言，滅亡的災禍，應該降落到他的身上，還害及子孫，并非不幸。

贊曰：淳維遠裔，名王之餘。嘯群龍漠，乘釁侵漁。爰創宫宇，易彼氈廬。雖弄神器，猶曰凶渠。

贊曰：勃勃是淳維的遠代後裔，是名王的後代。在塞外的沙漠聚合衆人，乘機侵奪兼并。創建宫殿，替代氈房。雖然暫爲帝王，也應稱爲元凶。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晋书　第四册
作者＝
ＳＳ号＝
页数＝６８９
加密地址＝
下载位置＝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６．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６５／ｄｉｓｋｅｂｐ／ｅｂｐ６５／０５／！００００１．ｐｄｇ
【作　者】许嘉璐主编　许嘉璐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　２７６７
【读秀号】０００００５７６５０７６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２００４
【ＩＳＢＮ号】　７－５４３２－０８７６－８　／　Ｋ２０４．１／Ｘ５７１ｊ
【原书定价】　５５５．００（全四册）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两晋时代　纪传体　晋书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许嘉璐分史主编．　二十四史全译　晋书　第四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２００４．